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史部第一八八冊目次

皇朝編年備要三十卷 （宋）陳均撰 宋紹定刻本 〇〇一
續資治通鑑十五卷 （宋）劉時舉撰 元陳氏餘慶堂刻本 三八五
宋季三朝政要六卷 元皇慶元年陳氏餘慶堂刻本 四八六

皇朝編年備要三十卷

（宋）陳均撰

宋紹定刻本

宋九朝編年備要三十卷（兩淮鹽政採進本）

宋陳均撰。均字平甫，號雲巖，莆田人。端平初有言是書於朝者，敕下福州宣取，賜均官迪功郎。馬端臨文獻通考載均編年舉要三十卷，備要三十卷，又有中興舉要十四卷，備要十四卷。今中興舉要備要皆佚。此書前有紹定二年眞德秀序，稱皇朝編年舉要與備要合若干卷，則當時本共爲一書。今舉要亦佚，存者惟此編耳。其書取日歷實錄及李燾續通鑑長編，删繁撮要，勒成一帙，兼採司馬光徐度趙汝愚等十數家之書，博考互訂，始太祖至欽宗凡九朝事蹟。欲其篇帙省約，便於尋閱，故苟非大事，則略而不書。林岊序謂取司馬氏之綱，而時有修飾，取李氏之目，而頗加節文，足以括其體例。然實以通鑑綱目爲式，特據事直書，不加褒貶耳。觀均自序，其宗旨可見也。

皇朝國史諸書勒琬琰[illegible][illegible]月固將與五三載籍相為無窮均衡芽下士蓋嘗拜手稽首欽袵肅容竊觀

皇綱

帝範巨麗々萬一邈若曾霄莖手漲海有非蠡管所能窺測況以均々資稟魯鈍不能強志輯成此書深以詮次失倫而有所乖剌是懼私賞諸友朋或有請均者曰子志良苦力良勞其如犯三不韙何以私家而裒

國史以偏見而折衷諸書則僭　冊書重大未易編摩而以數十萬言該之則疎諸書雜出寧免牴牾去取之間一或失當則舛均敬應之曰

國朝信史與夫名公鉅儒所纂諸書並行於世家傳人誦今所輯者特欲便繙繹備遺忘固非敢求與之並行而僭傳也奚其僭掎摭所及博參諸書文雖少損於舊事則不

增於前諸書固自若也雖無此書誰無此書寔其陳若夫外識有之無所逃罪抑今所記或原其始或要其終或以附見或以類從舉宏撮要主於事實而不敢必以日月為斷亦信其可信闕其可疑云爾如欲質其疑求其詳則有太史氏及諸書在既以對或人因併書于下方前太學生莆田陳均拜手稽首謹識

莆田陳君均以其所輯皇朝編年舉要與備要之書合若干卷踵門而告曰均之幼也侍從祖丞相正獻公獲觀國朝史錄諸書及眉山李氏續通鑑長編意酷耆之獨患篇帙之繁未易識其本末則欲刪煩撮要為一書以便省閱時方從事舉子業未之能也晚滯場屋決意退藏林壑閒又以出入當世名流之門得盡見先儒所著

次若司馬文正公之稽古錄侍
郎徐公度之國紀以及九朝
通略等書之屬十數家博攷
而互訂之於是輯成此編大
綱本李氏而其異同詳略之
際則或參以它書昔嘗讀朱
文公通鑑綱目歎其義例之
精密蓋所謂綱者春秋書事
之法也而所謂目者左氏備
言之體也自司馬公目錄舉
要之作至是始集大成觀者
亡復遺憾均竊不自揆輒放

而依之並文公所述前代之史
故其書法或寓褒貶於其間
均今所書則惟據事實錄而
已不敢盡同文公之凡也顧一
言以述之何如嘗讀其書隋
月然盡卷則喟然曰美哉書乎
聖祖神孫之功德元臣故老
之事業赫赫乎鏜鏜乎備於此
矣然綜其要而求之則自藝祖
以來凡所以祈天永命垂萬世
無疆之休者大抵弗越數端蓋
其以仁立國而不雜五伯權利之

謀以儒之教而不溷百家邪詖
之說求治之意悠緩而不為一朝
迫切之計用人之樸鈍而不取
小夫輕銳之才嘉祐治平以前
廊廟之訏謨縉紳之論建相與
藩衛扶植如恐失之此其所以大

治也自熙寧輔臣生新意改舊
法高談古始陰祖莊商而國脉
病矣名為尊經實尚空寂而學
術乖矣謂參茯苓者朮不急於
起疾而一切雜進者皆決腸破
胃之藥根本安得而弗傷謂

鼎彝琮璧不足以適用而錯出
前陳者皆奇佹淫靡之具風俗
安得而弗壞至章呂鼓其波二蔡
熾其燄更倡遞述至于靖康極
矣此其所以致亂也凡百有六
十七年之行事可喜可慕可歎

可愕者一擥而盡得之真
我宋千萬年之龜鑑也吁是豈
獨學者所當熟復哉
嚮明在御聖精典訓有高宗成王
之風使是書獲陳于前則所以啓發
天聰緝熙

踐德者何可勝既竊聞下士雖無階可以自進然夜光明月之珍蘊藏山海終有不可揜者安知待從蕃宣之彥無以是聞于 上者乎君逮事巨獻公得其家學既又出從賢士大夫游以博其見聞故於是書斟勻損益皆有條理非安危所繫則略而弗書其志固將有補於世非徒區區事記覽而已也君嘗與計偕續游天子之學今以累舉恩當對大廷不願就獨朝夕矻矻于此既積十餘年之力著而成之又將次及于 中興之後聞四方之士可與商搉者不憚千百里裹其書而從之忘其道塗之囏羈旅之苦也此其用志豈世俗所可量哉迂愚不敏竊獨嘉之故為之述如此若書之凡例則君既列之篇端矣故不復云紹定二年三月

辛卯建安眞德秀謹書

平甫與余遊從廿年
矣足不出書室口不及
世事利害得喪不足以
動其心師友淵源蓋
得所漸孜孜為學未見

其止也一日告余曰
我朝
祖功
宗德相業臣謨惟長
編一書包括無遺本末

可考但浩如烟海學者
莫知涯涘僕之鈍尤不
能強記欲纂作二書
舉其要一備其目事之
相聯屬者亦或互見參

稽國史出入諸書訂
其異以會其同約其
詳而補其略康氏文
公朱先生所修通鑑綱
目之意而非敢僭以自比

焉此書幸成則得以私
便誦寫不敢外示也積
年而書成余與二三同
志先得觀之傳示寖
廣人各欲得其書而

力不能錄遂相與鋟木
頗朋友共之非甫志
也乎甫從容語余而
色不懌余應之曰
祖宗以仁厚得民以

紀綱立國如前代閹寺
女寵外戚強臣與夫大
刑戮之事悉杜其微而
窒其源
聖子神孫世守弗失

蓋將與典與謨並行此
其澤在斯人法垂後
世為君者而得是書
則可以彌綸天道扶
植人紀為臣者而得

是書則可以寅亮天
工補成君德況子之所
纂舉宏綱要在裒務
之繁尤便省覽子其
能總執之而私爲衡茅
書生記誦之具乎平
甫曰不敢遂書於其
后紹定己丑中秋長
樂鄭性之書

國史尚矣 太祖 太宗
真宗爲三朝 仁宗
英宗爲兩朝 神 哲 徽
欽四宗爲四朝史用班馬
軆非一世一有司所能就也
續通鑑長編稽 國史倣溫
公運之左氏則眉山李氏
專其家闕有提綱挈領
之書書未之見今所見
者太學生莆陽陳均爲之
名曰 皇朝編年舉要備
要其取類博其收功精夫

紀事之約未易言也孔子序書及筆削春秋嚴矣司馬溫公雖未為 本朝通鑑先為稽古錄祖春秋意亦 本朝史籍之綱也此書又取司馬氏之綱而時有修飾取李氏之目而頗加節文且綱羅天下放失舊聞質之鉅工中為衡度以裨金匱石室之藏日昃清閒 乙夜觀書庶幾有取焉是於昭代史學不其多益乎我 國家超越漢唐比方虞周若以仁立本也若乃陰陽之消長君子小人之進退前事不志後事之師者二 公既言之茲不贅云紹定二年冬十一月日南至朝議大夫直敷文閣新知漳州林岊敬書

林岊字仲山福州長樂人淳熙十四年王容榜進士開禧三年三月除秘書郎七月除著作佐郎以祖諱改除秘書丞十月出知衢州見中興館閣續錄 大昕記

皇朝編年備要參用凡例

以一字為褒貶者春秋之法也據事實錄而善惡自見者後世作史之體也故自司馬氏以來各立凡例不敢純用春秋之法　朱文公資治通鑑綱目間或參用春秋之法而不盡用今紀載本朝之事則雖綱目之例亦不敢盡用謹撫本朝諸帝紀及　文公綱目參訂立為正例雜例凡十五條其餘變例有該括不盡者隨事斟酌而書之

正例

一災祥

歷代諸紀凡例各不同按文公綱目惟日食地震大水江河決溢旱蝗火災必書

今從其例如只一方小小災變非因事不書自餘星變災異之類或因避殿減膳下詔求言或因臣僚奏論則書之

一沿革

凡制度改更及申明科禁之屬

一號令

凡詔誥命令之屬

以上二條凡有關於治體民俗者必書之

一征伐

正觀三年以李靖為某道行軍總管討突厥四年李靖襲破突厥于陰山頡利可汗遁去夏四月行軍副總管張寶相擒頡利可汗以獻此書大征

伐例也其餘小征伐多書云某國犯
邊命某人禦之
又如　徽宗紀云宣和二年十月睦
州青溪妖賊方臘反十二月以童貫
爲江淮荆浙宣撫使以討之三年春
正月方臘陷婺州又陷衢州守臣彭
汝方死之夏四月賊平此書大盜賊
例也小者書法又從簡略
以上二條今放其例隨事斟酌書
之或疆埸小警及小小寇盜則不
書
一殺生
正觀二年冬十月殺瀛州刺史盧祖
尚○四年秋八月殺大理丞張蘊古
永徽四年二月散騎常侍房遺愛及
高陽公主謀反伏誅

麟德元年郇公孝協坐贓賜死
以上三例今用後二例斟酌書之
一除拜
立后○歷代帝紀皆云立某封某氏
爲皇后封號已見前者不書如自
外聘入者書云納皇后某氏
建儲○武德九年立子承乾爲皇太
子
以上二條今從其例書之
公主下嫁○正觀十一年以南平公
主嫁王敬直○十五年以文成公
主嫁吐蕃
内職○本朝帝紀凡妃號皆書綱目
惟有關繫者則書
以上二條今參酌用之
宰執○本朝帝紀凡宰執拜罷貶降

薨卒皆書
今於宰相必書執政以下有關
繫則書否則略
除拜書法如正觀三年二月以房
元齡杜如晦爲僕射魏徵守祕
書監參預朝政○舊官未見前
則如永徽六年以中書侍郎李
義府參知政事

拜罷並書如 哲宗紀元祐元年
閏二月蔡確罷司馬光爲僕射
兼門下侍郎
以上二條今斟酌用之
罷則前史及綱目其書法不同或
云罷或云免或云罷爲其官
今倣綱目例皆書罷其所除
授之官見於備要注文無甚

關繫則略之
薨卒書法諸史例皆不同
本朝諸帝紀凡大臣在位及雖
去位而非貶責者皆書薨綱目
皆書卒
今從 帝紀在位者皆書去
位者有所關繫則書執政以
下及諸臣之卒有所關繫雖

微必書或附書其官並見備
要注文否則雖貴不書
致仕書法與上同
貶降書法綱目或書貶其人爲其
官或云黜或云降或云削
今隨事斟酌用之
安置居住之屬書法如儀鳳元年
郇王素節袁州安置

又如 哲宗紀紹聖四年二月
追貶呂公著爲建武軍節度副
使司馬光爲清海軍節度副使
王巖叟爲雷州別駕奪趙瞻傅
堯俞贈諡韓維致仕及孫固范
百祿遺表恩澤又云貶呂大防
爲舒州團練副使劉摯爲鼎州
團練副使蘇轍爲化州別駕梁
燾爲雷州別駕范純仁爲武安
軍節度副使安置于循新雷化
永五州劉奉世爲光祿卿分司
南京黜韓維以下三十一人輕
重有差此詳書法也綱目顯慶
二年秋八月貶韓瑗來濟褚遂
良皆爲遠州刺史此略書法也
今隨事斟酌用之所貶之官

所居之州見備要註文
宗室自國公以上及外戚內臣之貴
者其除拜 本朝帝紀皆書
今以有所關繫則書否則略

雜例

一行幸
正觀六年九月如慶善宮此書行幸
近地之例也十二月帝如雒陽觀砥
柱祠禹廟遂至蒲州閏二月朔帝還
宮此書行幸遠地之例也永徽元年
二月御安福門觀百戲此又一例

一賜宴
正觀六年七月宴近臣于丹霄殿十
二月宴五品以上于東宮

一繕修
正觀六年九月修雒陽宮○開元二

年六月作興慶宮○五年以明堂爲
乾元殿十年冬十月復以乾元殿爲
明堂
以上三條今於遠地行幸必書餘
則斟酌有所關繫則書賜宴繕修
亦然大工役如修京城築河隄之
類必書
一郊祠
諸史書例不一
今於郊祀明堂必書郊祀通書曰
郊分祭合祭以其帝配則隨時書
之明堂亦然其餘祠事創始則書
有所關繫則書宗廟升祔之類亦
同
一賞賜
正觀四年加李靖光禄大夫○七年
賜太子庶子于志寧孔穎達等束帛
此皆或因事而書今從之
一進書
正觀十七年房元齡等上高祖今上
實録○開元二十年九月開元禮成
一振卹
正觀七年九月山東四十餘州水遣
使振之
以上二條今斟酌用之
一蠻夷朝貢
正觀三年十二月突厥突利可汗入
朝○閏十二月蠻酋謝元琮等來朝
○四年林邑遣使入貢
今於其始通中國則書或因事而
見則書
一蠻夷君長死立

永徽四年十二月西突厥吐陸可汗死此書死例也正觀十二年西突厥乙毗可汗立此書其國中自立例也開元二十八年以阿史那興爲什姓可汗或書冊或書立此皆書自朝廷立之之例也

今於遼國高麗西夏交趾諸國斟酌輕重書于年末餘則不正之變者例不盡詳

皇朝編年　備要引用諸書

皇朝國史紀志列傳
皇朝實錄
皇朝會要
續會要
稽古錄　司馬文正公
續通鑑長編　李侍郎 燾
國紀　徐侍郎 度
九朝通略　熊舍人 克
中興小曆　前人
東都事略　王公 偁
丙申錄　李公 丙
丁未錄　前人
十朝綱要　李左史 埴
十朝政要　蔡尚書 幼學
開基事要　陳侍郎 傅良

建炎以來繫年録　李祕讀 心傳
經濟録　趙丞相 汝愚
長編紀事本末　楊公 仲良
三朝北盟會編　徐參議 夢莘
八朝名臣言行録　朱文公 熹
中興紀事本末　學士院進
右諸書外他有旁參互證者不盡
録

皇朝編年備要目録

壺山陳均編

第一卷
太祖皇帝
建隆元年　建隆二年
建隆三年　乾德元年
乾德二年　乾德三年
乾德四年
第二卷
太祖皇帝
乾德五年　開寶元年
開寶二年　開寶三年
開寶四年　開寶五年
開寶六年　開寶七年
開寶八年
開寶九年 十二月改太平興國元年

第三卷
太宗皇帝
太平興國二年　太平興國三年
太平興國四年　太平興國五年
太平興國六年　太平興國七年
太平興國八年　雍熙元年
雍熙二年
第四卷
太宗皇帝
雍熙三年　雍熙四年
端拱元年　端拱二年
淳化元年　淳化二年
淳化三年　淳化四年
第五卷
太宗皇帝
淳化五年　至道元年

至道二年　至道三年
第六卷
眞宗皇帝
咸平元年　咸平二年
咸平三年　咸平四年
咸平五年　咸平六年
第七卷
眞宗皇帝
景德元年　景德二年
景德三年　景德四年
大中祥符元年　大中祥符二年
大中祥符三年　大中祥符四年
第八卷
眞宗皇帝
大中祥符五年　大中祥符六年
大中祥符七年　大中祥符八年

大中祥符九年　天禧元年
天禧二年　天禧三年
天禧四年　天禧五年
乾興元年

第九卷
仁宗皇帝
天聖元年　天聖二年
天聖三年　天聖四年
天聖五年　天聖六年
天聖七年　天聖八年
天聖九年　明道元年
明道二年

第十卷
仁宗皇帝
景祐元年　景祐二年
景祐三年　景祐四年

寶元元年　寶元二年

第十一卷
仁宗皇帝
康定元年　慶曆元年
慶曆二年

第十二卷
仁宗皇帝
慶曆三年　慶曆四年

第十三卷
仁宗皇帝
慶曆五年　慶曆六年
慶曆七年　慶曆八年

第十四卷
仁宗皇帝
皇祐元年　皇祐二年
皇祐三年　皇祐四年

皇祐五年

第十五卷

仁宗皇帝

至和元年　至和二年

嘉祐元年　嘉祐二年

嘉祐三年

第十六卷

仁宗皇帝

嘉祐四年　嘉祐五年

嘉祐六年　嘉祐七年

嘉祐八年

第十七卷

英宗皇帝

治平元年　治平二年

治平三年　治平四年

第十八卷

神宗皇帝

熙寧元年　熙寧二年

熙寧三年

第十九卷

神宗皇帝

熙寧四年　熙寧五年

熙寧六年　熙寧七年

第二十卷

神宗皇帝

熙寧八年　熙寧九年

熙寧十年　元豐元年

元豐二年　元豐三年

第二十一卷

神宗皇帝

元豐四年　元豐五年

元豐六年　元豐七年

元豐八年
第二十二卷
哲宗皇帝
元祐元年　元祐二年
元祐三年
第二十三卷
哲宗皇帝
元祐四年　元祐五年
元祐六年　元祐七年
元祐八年
第二十四卷
哲宗皇帝
紹聖元年　紹聖二年
紹聖三年　紹聖四年
第二十五卷
哲宗皇帝
元符元年　元符二年
元符三年
已後五卷見成出售

皇朝編年備要目録

史188-022

補刊編年備要五卷目録

第二十六卷
徽宗皇帝
建中靖國元年　崇寧元年
崇寧二年

第二十七卷
徽宗皇帝
崇寧三年　崇寧四年
崇寧五年　大觀元年
大觀二年　大觀三年
大觀四年

第二十八卷
徽宗皇帝
政和元年　政和二年
政和三年　政和四年
政和五年　政和六年
政和七年　重和元年
宣和元年

第二十九卷
徽宗皇帝
宣和二年　宣和三年
宣和四年　宣和五年
宣和六年　宣和七年

第三十卷
欽宗皇帝
靖康元年
靖康二年正月至四月

皇朝編年備要目録畢

皇朝編年綱目備要卷第一

壷山陳均編

太祖皇帝 起庚申建隆元年止丙寅乾德四年

庚申 **建隆元年** 是歲周禪位唐國主李景吳越王錢俶荊南高保勗湖南周行逢漳泉留從效奉正朔蜀主孟昶廣政二十三年南漢主劉鋹大寶三年北漢主劉鈞天會五年

春正月甲辰上受周禪即皇帝位 辛丑朔北邊奏契丹北漢連兵犯邊周帝命上領宿
衛諸將禦之上在周朝掌軍政凡六年士卒服其恩威數從
征伐立大功於是主少國危中外始有推戴之議壬寅殿前
都副點檢慕容延釗帥前軍先發癸卯大軍繼出軍校苗訓
號知天文見日下復有一日黑光相盪指謂上親吏曰此天
命也是夕次陳橋驛軍士聚于驛門議曰主上幼弱我輩出
死力破賊誰則知之不如先立點檢為天子然後北征都押
衙李處耘具以事白上弟匡乂及掌書記趙普因共以事理
曉譬之諸將不可乃遣人馳告殿前都指揮使石守信都虞
候王審琦二人皆素歸心上者將士環列待旦上醉臥初不
省黎明軍士擐甲執兵直叩寢門曰諸將無主願策太尉為
天子上驚起披衣未及應則相與共扶出聽事或被上身以
黃袍且羅拜庭下呼萬歲上固拒之不可共扶上上馬擁逼
南行匡乂叩馬請曰夫濟天下者當使百姓戴君若父京師
天下根本願號令諸將禁戢攘奪上可其善乃攬轡誓諸將
曰汝等自貪富貴欲立我為天子能從我命則可不然我不
能為若主也眾皆下馬曰唯命是聽上曰少帝及太后我皆
北面事之公卿大臣皆我比肩之人也汝等無得凌暴近世
帝王初入京城皆縱兵大掠擅劫府庫汝等無得復然事定
當厚賞汝不然當族誅汝眾皆拜乃整軍自仁和門入秋毫
無所犯上歸公署諸將擁范質等至上嗚咽流涕曰吾受世
宗厚恩為六軍所逼一旦至此慚負天地將若之何質等未
及對羅彥瓌挺劍而前曰我輩無主今日必得天子上叱之
不退質等不知所為王溥降階先拜質不得已從之乃奉上
詣崇元殿行禪代禮班定獨未有周帝禪位制書翰林承旨
陶穀出於袖中遂用之宣徽使引上就龍墀北面拜受訖宰
相扶上升殿易服東序還即位群臣拜賀奉周帝為鄭王太
后為周太后遷居西京○上一日罷朝坐便殿不樂者久之
左右請其故上曰爾謂為天子容易耶乘快指揮一事而誤
故不樂耳○上之初即位也欲陰察羣情頗為微行或諫上
輕出上笑曰帝王之興自有天命周世宗見諸將方面大耳
者皆殺之我終日侍側不能害也既而微行愈數曰有天命
者任自為之不汝禁也軍校有獻手撾者曰可備不虞上笑
投之地曰使我親用此事將柰何且當是時此物豈足恃乎

乙巳詔定有天下之號曰宋 因所領節度州名也

大赦改元○贈周韓通官 嘉其臨難不苟免也通與上同掌禁衛上之入京師也通時為副都指揮使欲率眾備禦王彥昇殺之上追贈通中書令仍以禮葬之以彥昇棄命專殺終身不授節鉞

超進石守信等官職 守信自殿前都指揮使易鎮為侍衛馬步軍副都指揮使高懷德自馬步軍都指揮使易鎮為殿前副都點檢張令鐸自步軍都指揮使易鎮為馬步軍都虞候王審琦自殿前都虞候升防禦為節度為殿前都指揮使張光翰自虎捷左廂都指揮使為馬步軍都指揮使趙彥徽自虎捷右廂都指揮使為步軍都指揮使

遣使詣諸州振貸○以趙普為右諫議大夫樞密直學士 初上領宋鎮普為書記與節度判官劉熙古觀察判官呂餘慶推官沈義倫皆在幕府至是普以佐命功遷乃召熙古為左諫議大夫餘慶端明殿學士義倫戶部郎中

皇弟匡乂加睦州防

樂使賜名上表立太廟從有司之請也歲以四孟月及季冬凡五享朔望薦食薦新三年一祫以孟冬五年一禘以孟夏其七祀春祀司命及戶夏祀竈季夏祀中霤秋祀門及厲冬祀行皆竇儀所定也○帝上高祖廟諡曰文獻廟號僖祖陵曰欽陵妣翟氏諡曰文懿曾祖妣諡曰惠元廟號順祖陵曰康陵妣桑氏諡曰惠明祖敬諡曰簡恭廟號翼祖陵曰定陵妣劉氏諡曰簡穆考弘殷諡曰昭武廟號宣祖陵曰安陵陵名諡號皆竇儀所撰定也○時聶崇義所上郊廟祭玉新圖尹拙等多所駁難乃悉令儀裁定頒行二月尊母太夫人杜氏爲皇太后○加范質王溥魏仁浦吳延祚官上待周三相並以優禮質自司徒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參知樞密院事加侍中溥自右僕射平章事監修國史參知樞密院事加司空仁浦自樞密使中書侍郎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加右僕射自唐以來三大館職皆宰臣兼之自相昭文次監修次集賢國朝因焉○時質溥皆罷參知樞密又加樞密使吳延祚同二品以其父名璋故避之三月定色尚赤臘用戌有司言周木德木生火故也夏四月定樂名改周樂文舞崇德之舞爲文德之舞武舞象成之舞爲武功之舞十二順爲十二安樂章皆竇儼所定也昭義李筠據澤州命石守信等討之筠在鎮逾八年陰爲跋扈之計周世宗每優容之帝遣使諭以受禪筠既延使者置酒張樂遽索周祖畫像置廳壁泣涕不已尋遣其親吏往北漢納款求援從事閭丘仲卿說筠曰公孤軍舉事其勢甚危雖倚河東之援恐亦不得其力大梁甲兵精銳難與爭鋒不如西下太行直抵懷孟塞虎牢據洛邑東向而爭天下計之上也筠不能用北漢主傾國南下羣臣餞之汾水趙華曰李筠舉事輕易必無成陛下掃境赴之臣未見其可北漢主揮衣上馬軍于太平驛遣其平章事衛融宣徽使盧贊將兵救筠筠留其長子守節守上黨自帥其衆南出與守信等遇于長平守信等大破之盧贊溺死筠走保澤州諸軍進圍之五月己亥朔日有食之○還周廟初詔改作周六廟于西京至是成遣官奉神主遷焉郭進加洺州防禦兼西山巡檢備北漢也上親征李筠六月克之○赦○秋七月上至自澤州筠自焚獲北漢衛融進攻潞州筠子守節以城降北漢主遁歸謂趙華曰果如卿言吾幸全師以歸但恨失衛融盧贊爾由是重文學之士久之華請老時已罷爲左僕射遂使食其祿終身以趙弘泰平章事○帝以融爲太府卿初融之被執也上詰融曰汝教劉鈞助李筠反何也融從容對曰犬各吠非其主臣四十口衣食劉氏誠不忍負之陛下宜速殺臣臣必不爲陛下用縱不殺臣終當間道走河東耳上怒命左右以鐵撾擊其首流血被面融呼曰臣得死所矣上曰忠臣也釋之命以良藥傅其瘡上命融致書于劉鈞求周光遜李廷玉約亦歸融太原鈞不報融遂留以昝居潤權知鎮州初以知州易方鎮也八月朔御崇元殿行入閤儀置待制候對官賜廊下食○入閤唐制起於天寶明皇以無爲守成詔是朔喚仗百官從容至閤門入蓋唐前含元殿非正至大朝會不御大宣政殿謂之正衙每坐朝必立仗於正衙或御紫宸殿即喚正衙仗自宣政殿兩門入是謂東西上閤門故謂之入閤其後遂爲常朝之儀五代以來既廢正衙立仗而入閤亦希闊不講至是復行之然御前殿非唐舊矣崇元殿即大慶殿前殿也待制候對者亦唐制也每正衙待制官兩員正衙退後又令六品以下於延英候對皆所以備顧問其後每入閤即有待制次對官後唐天成中廢至是復行之廊下食起唐正觀其後常參官每日朝退賜食謂之廊飧唐末浸廢但於入閤起居日賜食今復其制以

建隆元年

皇弟光義領泰寧節度○立夫人王氏爲
皇后彰德節度使饒之女也須新權衡○以趙普爲樞
密副使上之征澤潞也普請行上笑曰卿豈勝甲胄乎至是師還論功上曰普宜在優等遂遷九
月命石守信等討淮南李重進重進周太祖之甥也上之
受禪重進請入朝上賜詔止之重進自以前朝近親恐不得全乃決意反遣使請援於唐唐主不敢納荊南
高保勗卒弟保勗領軍務保勗性迂緩御軍治民皆無法高氏始衰貶趙逢官
逢時爲中書舍人上之征澤潞也山徑險隘多石上自取數石於馬上抱之下皆爭負逢憚險僞傷足留懷州及師還將
大有除拜逢又稱疾請於私第世制上怒貶房州司戶吳越権酒酤○冬十
月河決厭次又決靈州荊罕儒襲北漢汾州死之
詔誅其部將不用命者二十九人罕儒時爲晉州鈐轄詔流內銓選士詔吏部流內銓
擧用士人上親征李重進十一月克之重進自焚誅唐叛
臣杜著上使諸軍習戰艦於迎鑾唐主懼甚其小臣杜著頗有辭辯僞作商人由建安度來歸而彭澤令薛
良生事責也州文學亦挺身來奔且獻平南策唐主聞之益懼上命斬著於下蜀市良配隸廬州牙校十二
月上至自揚州○定縣望以戶籍爲率戶四千以上爲望次爲緊爲
上爲中爲中下凡五等三年一定版籍之數國初戶數凡九十六萬七千有奇唐泉州留從
效稱藩○寬商征自唐末藩鎮擅利其後諸國分據故征算尤繁是年詔所在毋得苛

留旅人非有當算之幣勿搜其篋是歲幸國子監通鑑書在四月范祖禹帝學書在正
月次月又幸籍記人才應內外官爲將所推者別籍之以待不次選用
(辛酉)建隆二年唐國吳越荊南湖南漳泉奉正朔蜀稱廣政二十四年南漢大寶四年北
漢天會六年春正月幸造船務閱習水戰○遣使
度民田周末遣使度田多失實至是上精擇其人仍加戒飭未幾館陶令坐括田不實杖流海島而人始知
畏浚蔡渠通淮右之漕也命右領軍陳承昭督其役二月幸飛山營
閱砲車○浚五丈渠通東北之漕也亦命陳承昭督之夫汴河造斗門上曰河渠之
役非獲已煩民奉己之事朕不爲也後改蔡渠爲惠民河五丈渠爲廣濟河○不欲仰給官運歲調丁夫浚河報旨自責
上初即位即詔官給其食遣使監輸民租懲五代藩鎮重斂之弊也時符彥卿在天雄軍
取民尤甚上更賜公粟以媿之後闕式等並坐監輸增羨賜秩常盈者吏以多入民租弃市而民力方少甦唐
李景遷南昌初吳王從嘉爲太子監國守建康以左僕射嚴續知樞密院事湯悅佐之從嘉即殷崇
義也姓犯宣祖諱改焉唐主至南都城邑迫隘宮府營廨十不容一二群臣日夜思歸唐主悔怒欲誅始謀者唐鎬發病
卒三月內酒坊火酒工乘火入三司盜官物酒坊使丁承規等坐棄市誅酒工五十人
宰相趙普上疏命釋之獲免者尚十二人却長春節及他慶賀貢獻
○幸作坊宴射上酒酣顧謂王彥超曰卿曩在復州朕往依卿何不納朕彥超頓首曰當
時臣一刺史耳勺水豈能容神龍乎上笑而罷翌日彥超上表待罪上遣中使慰撫之因謂侍臣曰沈湎於酒何以爲人

朕或因宴會至醉經宿未嘗不悔也**閏月解慕容延釗韓令坤兵權**延釗自殿前都點檢罷為山南西道節度令坤自侍衛親軍都指揮使為成德節度自是殿前都點檢不復除授○京師之兵以殿前侍衛二司領之時殿前司領騎兵之額二十七步兵之額二十六侍衛司領騎兵之額三十五步兵之額八十三**金房等州饑遣使振之○夏四月癸巳朔日有食之○嚴贓吏法**時濟河令李瑤坐贓杖殺自後贓墨之吏間有寘極刑者**寬麴鹽酒禁**漢法犯私麴者並弃市周祖始令至五斤死至是詔犯私麴十五斤以私酒入城至三斗者始處極刑其餘論罪有差又以前朝鹽法太峻定以官鹽闌入禁地貿易至十五斤私煮至三斤者坐死以鈔鹽入城市三十斤以上者奏裁越明年及乾德四年申下詔寬之罪至死者奏裁法益輕而犯者益鮮累朝復從寬減不復用死刑矣**五月赦**皇太后寢疾上憂懼乃降是赦**置諸軍剩員**以處退兵令所在揀閱升驍勇退老弱**罷常參官序遷法**舊制皆以歲月序遷上曰是非循名責實之道會監門衛將軍魏仁濟等治市征有羨並詔增秩自是不以序遷矣**募傳置卒**先是調丁夫為之民以為苦**嚴故入法**五代以來牧守多武人率意用刑至是金州防禦使仇超判官左扶並坐故入抵罪自後人始知奉法**六月皇太后杜氏崩**后聰明有智度每與上參決大事猶呼趙普為書記曰趙書記且為盡心吾兒未更事也及寢疾戒上傳位光義曰若周有長君汝安得至此因命趙普於榻前為誓書其尾曰臣普記藏之金匱**唐主景死**子煜立即從嘉也煜遂以景喪歸金陵尊母鍾氏為太后后父名泰章易號曰聖尊后立妃周氏為國后封其諸弟從善從鎰從謙從度從信以嚴續為

司空平章事湯悅右僕射攝海使罷諸屯田務歸州縣先是唐用李德明等議興復曠土為屯田典掌者非人大為民患至是罷之民稍休息**秋七月解石守信等兵權**上既誅李筠及重進一日召趙普問曰吾欲息天下兵與國家為長久之計其道何如普因言自唐季以來帝王數易由節鎮太重君弱臣強而已今莫若稍奪其權制以錢穀收其精兵則天下自安又言石守信王審琦等皆非統御才宜授以他職上悟於是召守信等宴酒酣屏左右謂曰我非爾曹之力不得至此念爾曹之德無有窮盡然終夕未嘗敢安枕而臥也守信等皆曰何故上曰是不難知居此位者誰不欲為之守信等皆頓首曰陛下何為出此言今天命已定誰敢復有異心上曰不然汝曹雖無異心如麾下之人欲富貴者何一旦以黃袍加汝之身爾雖不欲為其可得乎皆頓首涕泣曰臣等愚不及此惟陛下哀矜指示可生之途上曰人生如白駒過隙所為好富貴者不過欲多積金錢厚自娛樂使子孫無貧乏耳爾曹何不釋去兵權出守大藩擇便好田宅市之為子孫計多置歌兒舞女日飲酒相歡以終其天年我且與爾曹約為婚姻君臣之間兩無猜嫌上下相安不亦善乎皆拜謝曰陛下念臣等至此所謂生死而肉骨也明日皆稱疾請罷乃以侍衛都指揮使石守信為天平節度殿前副點檢高懷德為歸德節度殿前都指揮使王審琦為忠正節度侍衛都虞候張令鐸為鎮寧節度皆罷軍職獨守信兼侍衛都指揮使如故其實兵權不在也殿前副都點檢自是亦不復除授**以皇弟光義為開封尹同平章事○張瓊為殿前都虞候**上謂衛士如虎狼非瓊不能制**內客省使王贊知揚州**上以江南未下素知贊有材有意大用之贊之任舟覆溺死上悼之曰溺吾樞密使也○初唐制百職皆九寺三監分典自開元中置諸司使而寺監之務始多歸焉國朝因之自內客省使至閤門使謂之橫班皇城使以下二

十名謂之東班宮苑使以丁二十名謂之西班 八月削義武孫行友官 行友在鎮逾八年上初即位行友不自安累乞解官歸山上不許行友懼乃繕治甲兵將還據狼山以叛兵馬都監藥表其事上遣閤門副使武懷節馳騎會鎮趙之兵僞稱巡邊直入定州行友不之覺既而出詔示之令舉族歸朝行友倉惶聽命既至削奪官爵禁錮私第 女真貢馬 女真本名朱里真番語舌音訛爲女真或曰慮真避契丹諱又曰女直肅愼之遺種而渤海之別族也或曰本姓拏三韓辰韓之後於夷狄中最微且賤三國志所謂挹婁元魏所謂勿吉唐所謂黑水靺鞨者今其地也有七十二部落不相統制唐貞觀中靺鞨來朝太宗問其風俗因言及女真自是聞于中國契丹阿保機乘唐衰取北方諸番三十六女真在其中自後雖曰臣屬契丹然亦服叛不常契丹羈縻而已與契丹言語不通無文字地皆山林險絶其俗剛勇善射能爲鹿鳴呼羣鹿而射之食生肉飲糜血醉則人爲縛之不然必殺人雖父母不免也其居以樺皮爲屋官之尊者以九曜二十八宿爲號職皆曰勃極列猶中國總管也宗室謂之郎君事無大小必以郎君總之 九月唐主煜使馮謐來貢 至是以名馬來貢唐主手表自陳本志冲淡不得已而紹襲事大國不敢有二柴於吳越恐爲所讒上優詔以答焉初周世宗既取江北貽書江南如唐與回鶻可汗之式呼國王上因之於是始改書稱詔 以高保勗爲荊南節度 保勗淫恣記室孫光憲諫之不聽 遣使如唐弔祭 上召見面賜約束因謂左右曰朕每遣使四方常諭以謹敕頻聞鮮克由禮遠人何觀焉左右請齊之以刑上曰齊之以刑豈若其自耻耶要當審擇其人耳 冬十月禁邊民出塞盜馬 初五代募民盜戎人馬官給其直籍數以補戰騎之闕上欲保境息民遂加禁止前所盜馬盡還之由是夷狄畏慕不敢內侮 明憲皇后祔葬安陵 後改諡昭憲 十一月幸國子監○十二月回鶻于闐來貢 初回鶻既爲黠戛斯及唐將石雄等所破餘衆西奔吐番寘之甘州可汗景瓊其後也至是遣使來貢○于闐王聖文自言出於唐宗室云

壬戌 建隆三年 唐國吳越荊南湖南漳泉奉正朔蜀稱廣政二十五年南漢大寶五年北漢天會七年

春正月振淮南饑 初沈義倫使吳越歸言揚泗饑民多死郡儲尚多可貸之至秋收新粟有司沮曰昔歲荐饑將無所取償上以詰義倫對曰國家方行仁政自宜感召和氣立致豊稔上悅從之 詔長吏勸課農桑 自後或因歲首必下此詔 幸國子監○二月嚴舉主連坐法 去歲太僕少卿王承哲坐舉官失實貶至是命常參官舉幕職令錄有罪連坐○乾德間命陶穀等各舉其充郡佐者謂舉者坐罪 詔百官轉對 每五日內殿起居以次二人轉對指陳時政得失事關急切者許不時上章 定竊盜贓滿法 滿五貫足陌者死 幸國子監○三月定大辟詳覆法 懲五代藩鎮專殺之弊初令諸州奏大辟案委刑部詳覆既又從宗正丞趙邠之請令諸州錄參與司法掾同斷獄○上嘗讀堯典歎曰堯舜之世四凶之罪止從投竄何近代憲網之密耶蓋有意於措刑也故自開寶以後犯大辟非情理深害者多貸其死八年三月有司言自二年至今計所貸死罪凡四千六百八人○上性寬仁多恕尚食供膳有蟲緣食器旁謂左右曰勿令掌膳者知 詔以官車送軍衣 送戍卒衣並官給車乘毋得調民○開寶初詔諸道輦送上供錢帛舟車並從官給勿以擾民 更定合班儀制 月六曹侍郎在給舍上郎中在補闕

上員外郎在拾遺上節度使在六曹侍郎上中書侍郎下故
事北省官爲侍從班五品臺南省四品六品臺南省五品節
度使在諸司二品下至是改焉○又故事臺省官爲侍從班
內殿起居立於一品之前乾德間上見太子太保王溥班在
臺省官後謂左右曰溥舊相當寵異
之乃詔分臺省於東西遂爲定制 禁火葬○留從
效卒 兄從願之子紹鎡總領軍務未幾衙將陳洪進誣紹鎡謀附錢氏執送于唐推張漢思爲留後 夏
四月追冊皇后賀氏 謚曰孝惠 定難李彝興貢
馬 上方命工治玉帶即遣使以帶賜之彝興感服彝興即彝殷也李氏世爲定難軍節度使彝興後唐清泰中襲兄彝超之位周顯德中封西平王 遣使按河北旱田 是年七月復遣○乾德二年詔長吏視旱即蠲其租勿俟報 五月嚴差役法 詔令佐檢察差役有不平許民自相糾舉京百

司補吏須不蠲役乃蠲○差役古法也國初循舊制衙前以
主官物里正戶長鄉書手以課督賦稅耆長弓手壯丁以逐
捕盜賊承符人力手力散從官以奔走驅使在縣曹司至押
錄在州曹司至孔目官下至雜職虞候揀掐等人各以鄉
戶等第差充熙寧四年始議使民出錢官爲雇役謂之免役
錢六年行保甲法置保正副大小保長糾察盜賊七年輪保
丁充甲頭催稅罷戶長壯丁八年罷耆長令保正大保長
管幹別立耆直雇承帖人隸其下元豐八年有言耆壯之役
則歸於保甲之正長戶長之役則歸於催稅甲頭是使民出
錢免役而復使之執役也有旨耆戶長壯丁並募充等第給
雇錢其舊以保正代耆長催稅甲頭代戶長承帖人代壯丁
並罷紹聖元年復雇役法二年始以大保長催稅一稅一替
罷差保頭以舊耆長錢支保正戶長錢支保長壯丁錢支承
帖人建中靖國元年拘收大保長雇錢紹興二年拘收耆戶
長雇錢十二年拘收壯丁雇錢蓋自保正長承帖人雇錢並
起發而充役如故民力於是困矣此其大略也而其患皆起

於以保甲代役戶寬役不均重爲民病 吳延祚罷 自樞密使出領雄武夕陽鎮古伏羌之地也西
北接大藪材植所出戎人久擅其利及吳防知秦州置采造
務簒發大木萬本以給京師西戎酋長帥衆來爭防出兵與
戰上不欲邊境生事命廷祚齎詔
赴秦州釋所縶戎俘罷采造務 六月修學祠 初上命增葺學
舍祠宇至是成上自贊孔顏命宰相以下撰餘贊上一再臨
幸命崔頌判監事頌始聚生徒講書上聞而嘉之遣中使徧
賜酒果又命修武成王廟 秋八月命劇可久致仕 以其年逾七十無請老意也時爲大理卿 九月復書判拔萃科○冬十月班循資
格 及長定格編勑二十條 武平周行逢卒 子保權嗣領軍務衡州太守張文表聞保權立遂作亂自衡州起兵據潭州保權表聞請救 幸岳臺閱騎射○趙普檢

校太保樞密使 樞密使不帶正官自普始 十一月大閱 辛酉大閱
西郊甲子又閱上謂近臣曰晉漢以來衛士不下數十萬
然可用者寡頃聞去冗弱又親校其藝今悉爲精鋭矣 荊
南高保勗卒 兄子繼沖嗣 高麗來貢 其王王昭也 初班
曆于唐○十二月定強盜贓滿法 滿三千足陌者死
復置縣尉 自萬戶至千戶置弓手有差盜賊鬬訟事皆歸令尉五代以來節度使補親隨爲鎮將與令丞抗禮令還統於縣鎮將所領不及鄉村但郭內而已從趙普之請也○乾德三年仍詔諸州監軍巡檢不得與州縣事
以姚內斌爲慶州刺史 時西羌數爲邊患故選用之上曰分邊寄者朕每優
卹其家厚其爵祿多與公錢及屬州課利使得市易特免征
算聽其召募驍勇以爲爪牙朕雖減後宮之數極於儉約以

備邊費亦無所借也時諸僭偽之國未下而西北二虜未賓先是周朝已命李漢超守關南馬繼業守靈武何繼筠守棣州郭進守洺州上受禪皆因其任又益選將帥之忠勇者委以邊寄於是得李繼勳於潞州賀惟忠於易州姚內斌於慶州延州有趙贊原州有王彥昇環州有李謙溥瀛州有馬仁瑀通遠軍有董遵誨其家族在京師者撫之甚厚郡中筦榷之利悉與之恣其圖回貿易免所過征稅許令召募驍勇以為爪牙凡軍中事許從便宜每來朝必召對命坐賜以飲食錫賚殊異以遣之由是邊臣皆富於財得以養募死力使為間諜洞知蕃情每入寇必先知之預為之備設覆掩擊多致克捷自此無西北之虞得以盡力東南取荊湖川廣吳楚之地得猛士守四方推赤心待人之效也○繼筠在北邊前後二十年深沉有智略得士卒死力虜人畏伏○惟忠曉兵法有方略得士卒心用兵所向無敵名振北虜十餘年間不敢寇邊○內斌在州逾十年邊人畏伏目之為姚大蟲

蠲河北租 時天下旱蝗河北尤甚

蜀括逋租 蒙遊令田淳上疏切諫蜀主不能用○淳嘗謂所親曰吾觀僭偽改驛堂為宮殿紫綬為黃服前驅為警蹕儀仗為御猶妻妾為妃后何如常稱成都尹與族之耦乎或謂之曰如君之才固堪重寄宜少低抑淳曰吾安能附狗鼠哉蓋指王昭遠輩也

是歲周鄭王遷居房州 開寶中以辛文悅為知州上幼從文悅肄業及即位召見授太子中允判太府寺鄭王時在房上以文悅長者故用之

(癸亥) **乾德元年** 十一月改元○是歲荊南湖南平唐國吳越漳泉奉正朔蜀廣政二十六年南漢大寶六年北漢天會八年

春二月天雄符彥卿來朝 上欲使之典兵趙普屢諫不聽宣已出復懷入從容言之上曰彥卿豈負朕耶普曰陛下何以能負周世宗上默然事遂寢○彥卿武勇有謀善用兵契丹既滅晉北歸耶律德光母聞其左右曰彥卿安在或對曰在徐州母曰不與彥卿來何失策

之其也

命慕容延釗等會周保權討張文表師出江陵高繼沖降荊南平復以繼沖領荊南 上命延釗等欲因假道取江陵繼沖使來犒師李處耘遂將輕騎徑往襲之繼沖大懼奉表以三州十七縣十四萬二千戶口來歸○初李景威請於荊門中道險隘處設伏襲王師繼沖不從扼吭而死上聞之曰忠臣也命厚卹其家○未幾繼沖表請陪祀詔許之因舉族歸朝十二月命易鎮武寧

澶滑等州饑遣使振之○延釗至湖南保權拒守三月入朗州獲保權湖南平 王師之未至也張文表已敗死保權聞王師既下荊南懼而備守遂命進討平之得州十四監一縣六十六戶九萬七千

定折杖法 徒流笞杖各有數凡流刑四曰加役流杖二十配役三年流三千里杖二十二千五百里杖十八二千里杖十七並配役一年徒刑五曰徒三年杖二十二年半杖十八二年杖十七一年半杖十五一年杖十三杖刑五曰杖一百為杖二十九十為十八八十為十七七十為十五六十為十三笞刑五曰笞五十為十下四十三十為八二十十為七舊據獄官令用杖至是定折杖法常行官杖厚薄長短如周顯德中制徒流笞杖通用常行杖徒罪決而不役徒流皆背受笞杖皆臀受

復義倉 每稅一石別輸一斗○乾德中詔發義倉振饑民者勿待報

夏四月赦荊湖○置諸州通判命文臣知州 分節度使刺史之權也或節度使刺史有闕則以文臣代之於是賈玭等通判湖南等州李昉權衡州○乾德五年仍詔通判鈐轄都監等毋得受節度使添給

幸國子監○幸武成王廟○閱習水戰 鑿池於朱明門

外選卒號水虎捷習戰池中上數臨視焉行膺天曆王處訥所定上爲之序幸玉津

園閱騎射○五月命艾穎致仕先是上命執政擇廷臣耆在京

諸倉頴以工部侍郎先首選自以清望官辭不肯爲上曰惟
致仕乃免頴遂請老○建隆初下揚州以振容院直學士杜
韓監州税以朝臣監諸州税始此○國初承舊制用三司大
將領粮料之職開寶六年改任京官以書作郎陸光鎮爲粮
料使未幾京城左右軍巡院亦改用士人以館陶令李萼安
豐令滿中衡兼左右軍巡按○尋又以京官爲三司孔目官

泉州陳洪進廢張漢思自領軍務○六月

定武成王廟從祀先是上臨幸觀所畫名將指白起曰起殺已降不武命去之乃詔張

昭竇儀高錫等取歷代謀臣名將功業始終無瑕者配享修
梁周翰言昭等所定未當上以升黜之意有所勸懲不報

前代帝王祀典詔先代帝王每三年一享堯廟在臨汾舜廟在河中禹廟在陝湯廟在偃

師文王在鄠武王在鎬漢高祖在長陵宜
更立光武廟于南陽唐太宗廟于澧泉澶濮等州蝗

○定蜡社日太常博士和峴上言蜡蠟之別名聖朝以戌日爲臘而前日辛卯行蜡禮非是按唐

正觀中以前寅蜡百神卯祭社稷辰日臘享宗廟開元定禮
二祭皆用臘辰以應七德有司請依開元禮三祭同用戌日

從之定進馬齋郎員唐制禮部簡試太廟齋郎郊社齋郎文資也兵部簡試千牛備身及

太子千牛武資也遷文武蔭補之制自後唐天成中定齋郎
歲以三十人爲限同光中定千牛左右仗各六員歲以十二
員爲限至是減之兵部每歲補進馬十員禮部補齋郎
十五員臺省六品諸司五品登朝第二任方得蔭補命

朝官知縣大理正奚嶼知館陶縣監察御史王祐知魏縣楊應夢知永濟縣屯田員外郎于繼徽知

臨清縣常參官知縣自嶼等始也○時符彥卿久鎮大名專
恣不法屬邑頗不治故特選強幹者往莅之其後右贊善大
夫周渭亦知永濟彥卿郊迎渭揖于馬上就館始與彥卿相
見略不降屈縣有盜傷人而逸渭捕獲鞫其罪斬之不以送
府渭先是爲白馬主簿縣大吏犯法渭
即斬之上奇其才故擢右贊善大夫秋七月幸武成

王廟○幸新池閱習水戰○八月河決濟

州○頒新刑統竇儀等所定也張瓊自殺時軍校史珪石漢卿等方得幸

瓊輕侮之二人因譖瓊畜部曲百餘人擅威福上召詰之不
伏下有司案鞫瓊自殺上旋聞其家無餘財只有奴三人甚
悔以責漢卿漢卿曰瓊所養一敵
百耳上命優卹瓊家亦不罪漢卿女真來貢蠲登州沙門島居民
租賦令專治舟
船渡所貢馬九月北漢寇平晉軍郭進等救

之未至寇遁時北漢以契丹兵入寇進往救之○進御軍嚴每入北漢境無不克捷上時遣戍卒

必諭之曰汝輩當謹奉法我猶赦汝郭進殺汝矣嘗遣御馬
直三十人隸進麾下押隊虜與北漢人戰往往退怯進斬十
餘人奏至上方聞或使殺厲聲曰御馬直千百人中始得一
二小違節度郭進盡殺之誠如此雖健兒亦不足供之乃
潛遣中使賚詔諭之嘗有軍校詣闕訴進不法事上謂近臣曰
所訴事多非實盡進御下嚴此人有過懼而誣之耳即執付
進令自誅之會北漢入寇進謂之曰我赦汝罪汝能殺寇則
薦汝于朝其人果立功而還奏遷其秩○後上令有司爲進
治第用朝廷有司言惟親王公主始得用此上怒曰郭進
控扼西山逾十年使我無西顧憂我視進豈減兒女耶冬

十月作版籍戶帖戶鈔○十一月陳洪進

稱藩○甲子郊奉宣祖配大赦改元先是詔以冬至

有事南郊。有司言冬至乃十一月晦，前一日皇帝始郊，不應近晦，乃改用十六日甲子。○郊天之禮，唐制每歲冬至圜丘、正月上辛祈穀、孟夏雩祀、季秋大享，凡四祭昊天上帝，親祀則并設皇地祇位。國朝因之，作壇於國城之南，每歲令有司奉事於南郊。其祭皇地祇及神州地祇，亦因唐制。皇地祇祭以夏至，於方丘宮城北十四里；神州地祇祭以孟冬，別爲壇於北郊云。○太常博士和峴言，祭不欲數，今十一月十六日親祀南郊，請權停二十九日南至之祀，從之。○同從權侍中范質爲南郊大禮使，翰林學士承旨、禮部尚書陶穀爲禮儀使，吏部尚書張昭爲鹵簿使，御史中丞劉溫叟爲儀仗使，皇弟開封尹光義爲橋道頓遞使。○先是，上命范質等講求典故，質乃詳定爲南郊行禮圖，令司天監定從祀星辰圖上之。○癸亥，享太廟，是夕陰晦，至夜分開霽。上初詣太廟，乘玉輅，左諫議大夫崔頌攝太僕，上問儀仗名物甚悉，頌應對詳敏，上大悅。將升壇，有司具黃褥爲道，上曰：朕潔誠事天，不必如此。命徹之。還宮，將駕金輅，顧左右曰：於典故可乘輦否？左右對以無害，乃乘輦。壬申，以南郊禮成，大宴廣政殿，號曰飲福，自是爲例。

十二月，皇后王氏崩。諡曰孝明。○后之事昭憲太后也，曲盡孝敬，每得其歡心。

出鄭起、楊徽之爲縣令。起顯德中嘗貽書范質，言上有人望，不宜握禁兵；徽之亦嘗以是言於世宗。上即位，將因事誅之，皇弟光義曰：此周忠臣也，不宜深罪。至是並出之。鄭起，一作孟起。

閏月，覆試拔萃科。○改卜安陵于西京。○北漢寇府州，折德扆敗之。○奉赤帝爲感生帝。從聶崇義之請也。國朝因唐制，每歲四郊迎氣及土王日祀五方五帝，以五人帝配，五官、三辰、七宿從祀。崇義言國家以火德王，宜別祀赤帝，於是以正月上辛祠之，奉宣祖配。

甲子 乾德二年 唐國、吳越、漳泉奉正朔，蜀稱廣政二十七年，南漢大寶七年，北漢天會九年。

春正月，行四時參選法。不俟冬集。以張去華爲右補闕。去華爲秘書郎，上書自薦，願與知制誥張澹並試，上命承旨陶穀試之於講武殿，澹不應業問，責授左司員外郎，以去華爲右補闕。朝議薄去華躁進，以是不遂擢者十六年。

范質、王溥、魏仁浦罷。以質等再表求退故也。○自唐以來，宰相入見，必命坐，大政事則面議之，從容賜茶而退。自餘號令除拜，刑賞廢置，但入熟狀，畫可降出即行之。質等自以前朝舊臣，稍存形迹，每事具劄子進呈，退即批所得聖旨，同列書字以志之。由是奏御寖多，而賜茶之禮遂廢。○未幾，質卒。自質寢疾，上數親臨視，器皿不具，嘗賜之。質以廉介自將，門無私謁。五代以來，宰相多取給方鎮，質始絕之，爲相日，命刺史縣令必以戶口版籍爲急，每遣使者按民田及獄，皆召見爲述天子憂勤之意，時號賢相。上後因講求輔弼，謂左右曰：范質居第之外，不營資產，眞宰相也。太宗亦素重質，以爲前朝宰相循規矩，重名器，持廉節，無出質之右者，但欠世宗一死耳。

以趙普同平章事，李崇矩爲樞密使。上既除普及崇矩，無宰相書勅，使問翰林陶穀，穀謂自昔輔相未嘗虛位，唯唐太和中甘露事數日無宰相，時左僕射令狐楚等奉行制書。今尚書亦南省長官，可以書勅。竇儀曰：穀所陳非承平令典，今皇弟開封尹同平章事，即宰相之任也。上從之。○尋命普監修國史。先是宰相兼職，皆內降制，麻分至是止用勅，非舊典也。

夏四月，親策制科。周設賢良、經學、吏理三科，至是御策賢良科，得博州判官潁贄。

改葬宣祖及昭憲皇后于安陵，以孝明、孝惠二后祔。孝以神主祔別廟，孝明邑上，孝惠次之。

置參知政事。上欲爲普置副，而難其名稱，召問陶穀，下宰相一等何官，穀引唐參知政事爲對。薛居正時爲樞密直學士，呂餘慶爲兵

部侍郎乃命二人並以本官兼之不宣制不押班不知印不升政事堂蓋未欲遽令與普齊也○史臣曰按唐參預朝政參知政事等職皆宰相任也高宗嘗欲用郭待舉參知政事後以其資淺止令同承受平章事則平章事亞於參政矣殺言失之

六月以皇子德昭為防禦使 前代皇子出閤即封王上以德昭未冠特殺其禮非舊典也紹聖中皇子初命即封國公遂為故事

河南北陝西蝗○

秋七月定選法 陶穀所上詔行之自是銓選斯有倫矣初張昭須選凡京官七品以下猶屬銓自後京官以上無選中書門下奏擬除而使府不許辟召幕職悉由銓授

詔吏部奏擢選人 上慮銓衡止憑資歷英俊或沉下僚命取選人堪升擢者上之

八月置榷貨務 置於京師及沿江令商旅入金帛京師執引詣沿江給茶

九月永安折德扆卒 命其子御勳知府州自是世襲

冬十一月命王全斌等伐蜀 蜀主以蠟書遣北漢謀連兵入寇上曰吾西討有名矣命全斌等將兵三萬由鳳州道劉光義等將兵二萬由歸州道進討崔彥進曹彬等副之上詔諸將毋得侵暴違者以軍法從事又為蜀主治第以待其至蜀主聞王師出命王昭遠韓保正李進分兵拒戰全斌攻拔興州又敗昭遠兵于三泉禽保正及進○初蜀於夔州鎖江為浮梁上設敵棚三重夾江列礮上出地圖指其處謂諸將曰泝江至此切勿以舟師爭勝當先遣步騎潛擊俟其稍却乃引戰棹夾攻可必取也光義至如上策攻克之高彥儔戰死於是蜀將望風而遁○時京師大雪上設氊帷於講武殿衣紫貂裘帽以視事忽謂左右曰我被服如此體尚覺寒西征將帥衝犯霜霰何以堪處即解裘帽遣中黃門馳驛齎賜全斌且諭旨諸將以不能遍及也全斌拜賜感泣

乙丑 乾德三年 是歲蜀平唐國吳越漳泉奉正朔南漢大寶八年北漢天會十年 **春**

正月克劍門下劍州孟昶降蜀平 全斌等趨劍門次益光降卒言益光江東越大山數重有狹徑名來蘇蜀人於江西置柵對岸可渡自此出劍門南二十里至青彊與官道合若行此路則劍門不足恃也乃分兵趨來蘇跨江為浮梁以濟蜀人見之棄寨而遁遂至青彊與大軍夾擊劍門破之執王昭遠趙崇韜劉光義進克萬施開忠四州峽中郡縣悉下次遂州知州陳愈舉城降盡出府庫金帛以給將士初諸將辭行上謂之曰所攻郡縣當傾帑藏為朕賞戰士國家所取惟土疆爾故人皆效命所至成功如席卷之易云是時蜀兵所在潰奔蜀主聞之大懼司空李昊勸昶降昶命昊草表前蜀之亡也降表亦昊為之蜀人夜書其門曰世修降表李家表至全斌以聞昶詣軍降自全斌等發京師至昶降凡六十六日得州四十六縣二百四十戶五十三萬四千為西川路○初王師之下西蜀也諸將所過咸欲屠戮以逞獨曹彬禁止之故峽路兵終始秋毫不犯上聞之喜曰吾任得其人矣賜詔褒之王仁贍自蜀返歷詆諸將獨曰清廉畏謹不負陛下使者惟曹彬一人耳上嘗從容問彬以官吏能否彬惟薦沈義倫可任○昶尋至闕上表待罪詔釋罪昶入見上勞撫之賜賚甚厚始議伐蜀也詔有司治昶第一區凡五百餘間遂以賜之加昶檢校太師中書令秦國公仍授其子弟及偽相李昊等官未幾昶卒昶母李氏不哭舉酒酹地曰汝不能死社稷貪生至今日吾所以忍死者為汝在耳今汝既死吾安用生因不食數日亦卒

二月壬寅朔日當食不虧○赦西蜀 賜師所過租除科役賦調之無名者賑貧乏赦群盜訪賢才敘官吏蜀人以安自是下嶺表平江南皆如之○上聞西川行營有大校割民妻乳而殺之者亟召斬之近臣營救頗切上流涕曰興師平伐婦人何罪殘忍至此當速置法以償其寃○時蜀中群盜四起將士多驕恣全斌等不能禁

命呂餘慶知成都餘孽王捕斬軍校為劫者民乃寧居馮瓚知梓州瓚初至絳數日會亂卒聚夜攻州城瓚曰烏合之衆必無固志且自潰矣城中止有兵三百人分守諸門瓚坐城樓密令促其更籌未夜分擊五鼓賊驚遁去 三月令諸州賦入輸京師 自唐天寶以來方鎮屯重兵以賦入自贍上供殊鮮五代方鎮益強率奪自利故趙普勸上革其弊時方鎮闕帥稍命文臣權所在場院間遣京朝官廷臣監臨又置轉運使通判使禁減名由是利歸公上外權削矣○開寶六年令諸州錢物盡數係省毋得妄有支費 置封椿庫 國初貢賦悉入左藏庫及取荊湖下西蜀儲積充羨上顧左右曰軍旅饑饉當預為之備不可臨事厚歛於民乃於講武殿後別為內庫以貯金帛凡歲終用度之餘皆入焉 夏五月大赦○秋七月河決陽武○八月籍諸道驍勇補禁衛 上親臨試之用趙普之謀也○按建隆中以諸郡本城兵皆百役或更代它郡三司禁旅就糧州郡亦不得究坐食於京師自列郡各置禁軍最差出占破之令而壯城作院各置指揮由是禁旅無就糧者而廂軍亦升為禁軍不復戍役矣○按祥符天聖編勅諸郡自騎射至牢城凡名額二百二十三總為本城而已所謂其兵者皆三司之卒分屯而更戍今之屯駐駐泊之名而鈐轄都監監押之官所部領者也三邊之兵罷因事宜升為禁軍者則所謂四十四處禁軍如咸平中升陝西選中保捷慶曆中升河北教閱本城為禁軍之類是已是為就糧自元昊叛而西北有保毅王倫叛而東南有宣毅於是列郡稍置禁軍嘉祐中兩東南帥司各置威果凡二十五指揮亦無過九十郡熙寧按天下廂軍之籍五十萬人而不足以戰於是教閱之法起其後以廂軍屬併為額則今之兩浙崇節福建保節之類是也教閱之兵因別為額而隸之將下則今兩浙雄節福建廣節之類是也元年始排立就糧禁軍之下元豐兵令悉以雄節之類升同禁軍由是禁軍始過天下矣 九月河決澶州 命治之 御講武殿閱兵 以馬軍為驍雄步軍為雄武並屬侍衛司初上命給諸軍婚錢俾取妻王繼勳主雄武軍不能戢下凡百餘人掠人妻女上聞大怒命捕戮之小黃門見而不奏亦杖數十 推蘄黃等州茶 從淮南轉運使蘇曉之請也蘄黃舒廬壽五州歲入百餘萬斛 冬十二月更定舅姑服制 初令婦為舅姑服三年

丙寅 乾德四年 唐國吳越漳泉奉正朔南漢大寶九年北漢天會十一年 春三月廢義倉○夏四月禁獻羨餘 詔曰出納之吝謂之有司張全操所言諸場院有羨餘粟麥者請行賞典此非招來民租私減軍食何以致之宜嚴其事仍嚴加止絕 五月收蜀圖書 上遣使收蜀圖書法物所上法物見昶七寶裝溺器曰自奉如此欲無亡得乎遽命碎之○初上命宰相撰前世所無年號以改今元既平蜀得蜀鑑有乾德四年字上召陶穀竇儀問之儀曰昔偽蜀王衍有此年號上嘆曰宰相須用讀書人由是益重儒臣○嘗謂近臣曰今之武臣欲盡令讀書貴知為治之道近臣莫對○上性嚴重寡言獨喜讀書雖在軍中手不釋卷顯德中從世宗于淮甸或譖上曰趙某下壽州所載數車皆重貨也世宗遣使驗之唯書數千卷無他物世宗召諭曰卿方為朕作將帥何用書為上頓首曰臣無奇謀上贊聖德所以聚書欲廣聞見增智慮也 六月定內侍養子法 年滿三十無養父者聽養一子 策制科 於紫雲樓下上從容謂翰林學士承旨陶穀等曰則天女主耳雖刑罰枉濫而終不殺狄仁傑所以能享國者良由此也因論前代帝王得失日晡乃罷田汝等所試文理疏略並賜酒食遣之 河決觀城○

秋七月置俸户聽州縣官各置俸戶月輸錢五百以安守忠為
漢州刺史上每遣使必戒之曰安守忠在蜀能自律己汝輩宜慕效之八月河
決靈河發丁卒數萬命韓重贇等董其役治之以孔宜為曲阜縣主
簿孔子四十四代孫也舉進士不中用上書述其世家特命之宴近臣於雲樓下上因論及民事
謂趙普等曰愚下之民雖不分菽麥如藩侯不為撫養務行
苛虐朕斷不容之普對曰陛下愛民如此乃堯舜之用心也
○開寶中又嘗謂宰臣曰年穀登豐人物繁盛若非上天垂
祐何以及此所宜共思惠治振舉闕政庶幾開泰平之基也
閏月求遺書○九月寬緣坐法時蜀戍卒有亡命在賊黨中者
或請按誅其妻子上曰朕慮其間有被賊
驅脅非本心者乃盡釋之免者幾萬餘人以党進領侍
衛步軍司先是禁軍校自都虞候以上悉以所掌卒伍之數細書於所執之挺謂之挺記如籌記焉
進本出戎旅不識文字上一日問進兵籍幾何進不能對舉
挺曰盡在是矣上笑謂其忠實益厚之進每擐甲胄則髭髯
皆竪目光如電望之若神人冬十一月初用雅樂日南至上御乾元殿受朝畢常
服御大明殿羣臣上壽初用雅樂登歌文德武功二舞先是
上以禮樂之器尚多淪廢命太常寺和峴講求修復皆如舊
制又以雅樂聲高命峴討論峴請以司天臺景表石尺為律
取王朴所定尺校之短於石尺四分樂聲之高由此乃別造
新尺并黃鍾九寸之管使工人校其聲果下於朴所定
管一律又別造十二律管以取聲音始和暢至是用之十
二月竇儀卒上以儀在滁州不與親吏編每嘉其有守屢欲用儀為相趙普忌儀剛直慮引薛居
正呂餘慶為貳又與陶穀趙逢高錫等共排之事遂寢卒終
於翰林學士上憫然曰天何奪我竇儀之速也○上嘗岸幘

乾德四年

跣足召儀儀不肯入亟索冠帶而後召入儀因進曰陛下創
業垂統宜以禮示天下上斂容謝之由是對近臣未嘗不冠
帶○穀文翰冠一時自以久次意希大用然為人
傾側很媢事魏仁浦望塵而拜上素薄之遂不用

皇朝編年　備要卷第一

皇朝編年備要卷第二　凡十年

太祖皇帝 起丁卯乾德五年止丙子開寶九年

丁卯 乾德五年 唐國吳越戊辰奉正朔南漢大寶十年北漢天會十二年 春正月修河堤○以曹彬為宣徽南院使領義成節度 上賞彬特優彬辭上曰卿有功無過不有纖芥之畢王仁贍豈爲卿隱又以劉光義張廷翰李進卿平蜀不擬命領鎮安彰國保順節度○先是或告王全斌等在蜀豪奪子女隱沒貨財上令併按以擅殺軍士裝錢及殺降致寇之由罪當死上赦之乃責全斌及崔彥進崇義昭化留後王仁贍右衛大將軍 沈義倫為樞密副使 初義倫爲隨軍轉運使入成都獨居僧寺蔬食館蜀群臣有以珍寶奇巧之物爲獻者皆卻之東歸篋中所有篋書數卷而已上聞其清節過人故擢用之 覆試進士 盧多遜知舉上復詔參知政事薛居正於中書覆試皆合格乃賜及第建隆間詔及第人不得於知舉稱門生乾德元年令貢舉不得用朝臣公薦至是又加覆試而貢舉條令益密矣故事每歲知舉官將赴貢院臺閣近臣得薦抱至藝者號曰公薦上去取不能無所私故罷之 韓重贇罷 時爲殿前都指揮使有譖其私取親兵爲腹心者上怒欲誅之趙普曰重贇以讒誅即人人懼罪誰敢爲陛下將者上乃止命重贇出領彰德節度重贇聞普救己他日詣普謝普拒弗見○自重贇罷後殿前都指揮使六年不除至開寶六年始以楊義為之 三月趙普加左僕射○五星聚奎 初竇儼與盧多遜楊徽之周顯德中同爲諫官儼善推步星曆嘗謂徽之等曰丁卯歲五星聚奎自此天下太平二拾遺見之儼不與也 夏四月馬士元致仕 士元時爲給事中謂沈義倫適有吏白事忘關士元士元曰我爲臺省近臣不爲執政所禮可以去矣 六月戊午朔日有食之○秋八月河決衛州入其郛殺數百人 九月李彝興卒 子光叡嗣領軍務 冬十月置綾錦院 因平蜀得錦工數百人而置院

戊辰 開寶元年 十一月改元○唐國吳越戊辰奉正朔南漢大寶十一年北漢主劉繼元立改天會十三年為廣運元年 春正月修京城○修大內 初上命增修大內至是悉緒畢賜諸門名上坐寢殿令洞開諸門皆端直軒豁無有壅塞因謂左右曰此如我心少有邪曲人皆見之矣○上又嘗語宰相曰古之爲君鮮能正身自致無過之地朕常夙夜畏懼防非窒欲庶幾以德化人之義如唐太宗受人諫諍直詆其失曾不愧恥豈若不爲之而使下無間言哉爲臣者或不然其名節陷於不義蓋忠信之薄而獲福亦鮮斯可戒 二月納皇后宋氏 忠武節度使延渥之長女也延渥尋改名偓 行覆試法 王祐知舉陶穀子邴登第上曰穀不能訓子邴安得登第遂命中書覆試因詔自今舉人凡關食祿之家皆令覆試 夏五月賜米麥賑唐饑 唐饑賜米麥十萬斛以振之 六月以董遵誨為通遠軍使 上以通遠軍西戎近邊命遵誨守焉遵誨既至召諸族酋長宴勞之諭以朝廷威德衆皆悅服後數月復入寇遵誨率兵深入俘斬甚衆夷落以定上嘉其功就拜羅州刺史使如故○遵誨嘗遣其外弟劉綜來貢馬及畏上解所服真珠盤龍衣使齎賜之○初遵誨父宗仕漢爲隨州刺史上微時嘗往依焉遵誨憑藉父勢多所陵忽及上即位遵誨累遷至驍武指揮使一日便殿召見遵誨伏地請

死上令左右扶起未幾部下有訴其不法事者遵誨皇恐丹罪上諭之曰朕方赦過責功豈念舊惡遵誨再拜感泣又問遵誨母安在對曰母氏在幽州患難睽隔上乃厚賞賜得其母還之上之不念舊惡推赤心以待臣下類如此○遵誨大平興國中兼領靈州路巡檢在通遠凡十四年

秋七月北漢主鈞卒 養子繼恩立○鈞使告終稱嗣於契丹契丹許之然後即位初漢世祖女適薛氏生子繼恩再適何氏生子繼元俱幼孤世祖以鈞無子使養之皆冒姓劉氏鈞寢疾召平章事郭無爲執繼恩手付以後事繼恩嗣位謚鈞爲孝和皇帝○上自即位數出微行或幸功臣之家不可測趙普每退朝不敢脫衣冠一夕大雪普謂上不復出矣久之聞扣門聲異甚亟出則上立雪中普皇恐迎拜上曰已約吾弟矣已而開封尹光義至即普堂設重裀地坐熾炭燒肉普妻行酒上以嫂呼之普從容問曰夜久寒甚陛下何以出上曰吾睡不能着一榻之外皆他人家也故來見卿普曰陛下小天下耶南征北伐今其時也願聞成筭所向上曰吾欲收太原普默然良久曰非臣所知也上問其故普曰太原當西北二邊使一舉而下則邊患我獨當之何不姑留以俟削平諸國彼彈丸黑子之地將何所逃上笑曰吾意政爾姑試卿耳於是用師荊湖繼取西川嘗因北漢界上諜者謂北漢主曰君家與周氏世仇宜不屈今我與爾無所間何爲困此一方之人也若志中國宜下太行以決勝負北漢主遣諜者復命曰河東土地兵甲不足當中國之十一區區守此蓋懼漢氏之不血食也上哀其言笑謂諜者曰爲我語劉鈞開爾一路以爲生故終劉鈞之世不以大軍北伐

九月嚴銅錢出界禁 五貫以上者死以下坐罪有差

北漢郭無爲弑其主繼恩 弟繼元立改元廣運初北漢主惡無爲之專欲逐之而未果未幾供奉官侯霸榮等作亂弑之繼恩立才六十餘日而難作或言無爲實使之亟誅霸榮以滅口云

李繼勳擊北漢敗之 繼元始立王師已入其境乃亟上表契丹求援又遣將領軍抵團柏谷繼勳及何繼筠等擊破之于銅鍋河北漢再復入遼太原晉絳二州之境

貶雷德驤官 德驤判大理寺其官屬與堂吏附會宰相擅增減刑名德驤憤惋求見欲面白其事未及引對即直詣講武殿奏之辭色俱厲并言趙普強市人第宅聚斂財賄上怒叱之曰鼎鐺猶有耳汝不聞趙普吾之社稷臣乎引柱斧擊折其上齶二齒命左右曳出詔處以極刑既而怒解止用闌入之罪黜焉○上又嘗彈雀後苑或稱有急事請見者亟召見之乃常事上詰之對曰臣以爲尚急於彈雀上愈怒以斧柄撞其口墮兩齒已而復召賜之金帛

冬十月吳越王俶使子惟濬來貢○十一月癸卯郊大赦改元 先是上親享太廟見其所陳籩豆簠簋問曰此何物也左右以禮器對上曰吾祖宗寧識此亟命徹去進常膳如平生既而曰古禮亦不可廢也命復設之於是判太常寺和峴言按唐天寶中享太廟禮料外每室加常食一牙盤五代以來遂廢其禮令請如唐故事乃詔別設牙盤食禘祫時享皆用之

十二月趙普起復

(己巳)開寶二年 唐國吳越漳泉奉正朔南漢大寶十二年北漢廣運二年

春二月命曹彬等伐北漢○上親征三月圍太原 決晉水以灌之從陳承昭之策也後又決汾水灌之

夏四月契丹分道救北漢何繼筠等敗之 初上料契丹必由鎮定入援太原乃使韓重贇倍道兼行趣之又聞契丹兵分道其一自石嶺關入乃驛召繼筠授以方略使往拒之且曰翌日亭午俟御捷書至也繼筠如期果大敗契丹于陽曲重贇亦擊破其衆於定州境

五月命諸州恤刑 上以暑氣方盛深念

縲紲之苦乃詔諸州獄吏五日一檢視洒掃獄戶洗滌杻械貧者給食病者給藥小罪即時決遣自是每歲仲夏必申明是詔 **閏月詔班師** 太原圍急郭無爲勸北漢主出降漢主不聽或言其反狀明白逆殺之以徇○大原賊久不下王廷義石漢卿皆力戰死李懷義亦幾斃趙廷翰後願先登急擊上曰汝曹皆我所訓練無不一當百所以備肘腋同休戚也我寧不得太原豈忍驅汝曹蹈必死之地乎衆皆感泣再拜會暑雨寖疾太常博士李光贊上言請班師上覽其奏甚喜乃詔班師○北漢主籍我所棄軍儲得粟三十萬石茶絹各數萬是敗壘竭賴此少濟北漢主決城下水水注而城多圮契丹使者見曰王師若知先浸而後涸則并人無遺矣○徙太原民萬餘戶於山東河南用辭人薛化光之策也化光言伐木必先取枝葉今河東外有契丹之助內有人戶賦輸恐歲月間未能下宜於太原及河北山東諸處建城寨扼契丹援兵起其部內人戶於襄鄧諸州以絕其供饋上納之 **六月加賀惟忠官** 時知易州上以其捍邊有功遷易州刺史而不易其任仍令兼易定祁等州巡檢使 **唐主煜使弟從謙來貢** 泉芬脉城縣唐水部員外郎查元方掌從謙箋奏上命知制誥盧多遜燕接從謙于館多遜文撲次謂元方曰江南竟如何元方斂衽對曰江南事大朝十餘年拯盡藩臣之禮不如其他多遜慚謝曰孰謂江南無人○去歲唐主納周氏爲后昭惠后之妹也美姿容以姻戚往來先得幸於唐主昭惠既殂常出入禁中至是納以爲后其夕燕群臣韓熙載等皆賦詩以諷唐主亦不之譴也初議昏禮詔中書舍人徐鉉知制誥潘佑與禮官參定婚禮古不用樂佑以爲古今不相沿襲固請用樂又按禮房中樂無鐘鼓佑謂鉉曰窈窕淑女鐘鼓樂之此非房中樂而何若初見帝北齊禮有后先拜後起帝後拜先起之文盡冠禮所謂母答子拜者也鉉以爲夫婦人倫之本所以承宗祖主祭祀請答者拜佑以爲下者於禮不與庶人同請不答拜又車服之制多所駁異議久不決唐主命徐游詳其是非時佑

方有寵游希旨奏用佑議游尋病疽鉉戲謂人曰周孔亦能爲祟乎○唐主既納周后頗留情樂府監察御史張憲上疏其略曰大伶教坊廣開第宅下僚制則數人廉隅頗宮苑則多方奇巧唐主獎諭賜帛然終不能改 **上至自太原** 車駕之次鎮州也幸道士蘇澄居問以養生之術對曰臣養生不過精思練氣耳帝王養生則異於是老子曰我無爲而民自化我無欲而民自正無爲無欲凝神太和昔黃帝唐堯享國永年用此道也上悅厚賜之 **秋九月初收印契錢** 令民典賣田宅限兩月輸錢印契 **以段思恭知靈州** 靈武馮繼業舉族來朝上從繼業領節難以考功郎中段思恭代之仍詔之曰繼業言靈州非藩帥主之戎人不服雖衛霍名將必見逐矣意謂非我他人不能治也思恭至鎮夷民安之○初鼎澧辰沅邵五州蠻同爲邊患上既平荊湖選擢嘗秦再雄知辰州使自辟吏辭賦與一州租稅再雄盡辟辭幾一方以寧 **冬十月鳳翔王彥超等罷節鎮** 用趙普之謀也上宴藩臣於後苑酒酣從容詔之曰卿等皆國家宿舊久臨劇鎮王事鞅掌非朕所以優賢之意也彥超論上指即自陳請老於是及武行德郭從義白重贊楊廷璋五人皆罷 **置豐州** 契丹首長王甲來降置豐州以處之未幾甲卒以其子承美知州事自是世襲 **給西川等路舉人券** 山南荊湖等路往還給券 **十一月以李昉盧多遜直學士院** 直學士院始此 **是歲契丹弑其主述律伯父之子明記立** 述律性嚴忌會醉索食不得欲斬庖者庖者因進食挾刃弒之述律立凡十九年謚穆宗號天順皇帝無子諸部迎立天授皇帝兀欲之子明記號天贊皇帝更名賢改元保寧以高勳守政事令封秦王蕭守興爲尚書令封魏王每朝必命坐議國事納守興女燕燕爲皇后初兀欲與妻同日遇

告明記年九歲有以儲東之藏于積薪中由是得免及即位嬰風疾國事皆燕燕決之太平興國四年明記改元乾亨

庚午 開寶三年 唐國吳越漳泉奉正朔南漢大寶十三年北漢廣運三年 春正月修河隄○詔舉孝悌德行 諸州蒲五千戶聽舉一人司才異行不限此數 三月賜貢士累舉人出身 初詔禮部貢院閱貢士及諸科十五舉以上終場者具名以聞至是籍到司馬浦等一百六人並賜本科出身此初行特奏名恩例也 召處士王昭素對 昭素酸棗人也少篤學有志行上聞其名召見便殿時年已七十餘上問曰何以不仕致拘見之晚昭素謝不能上令講乾卦至九五飛龍在天則斂容曰此爻正當陛下今日之事引援證據因示風諫微旨上甚悅訪以民事昭素所言誠實無隱上益嘉之又問治世養身之術昭素曰治世莫若愛民養身莫若寡慾上愛其語書其几間留月餘數求歸乃命以國子博士致仕年八十九乃卒于家 夏四月辛卯朔日有食之○除河北鹽禁 任商販貿易收其征 五月置便錢務 上取唐朝飛錢故事許民入錢于左藏庫以諸州錢給之至是始置務于京師令入錢者即日賚致而受券於左藏庫仍詔諸州俟券至即給之 秋七月省州縣官增其俸○八月加李謙溥官 謙溥為隰州十年敵人不敢犯其境上令加圍練使部將劉進者勇力絕人謙溥侍之甚厚得其死力北漢乃為蠟彈書以間之謙溥請以舉家四十口保其無他上釋之令自效 九月命潘美伐南漢 初上聞南漢主劉鋹奢侈殘酷曰吾當救此一方之民然猶未欲亟加以兵乃命唐主諭意不聽四其使者上始決意討之美進拔富州賀州昭州桂州所至克捷以次下連州韶州雄州英州 修前代帝王陵 初詔諸道檢校歷代帝王陵寢至是西京鳳翔及雍耀等州奏周文成康三王秦始皇漢高祖文景武元成哀七帝後魏孝文西魏文帝後周太祖文帝唐高祖太中肅代德順文武宣懿僖昭十二宗凡二十八陵並曾經開發詔每帝製造禮衣一副常服一襲具棺槨重葬仍令逐處長吏致祭 冬十一月減冶金額 上覽桂陽軍歲入白金數曰山澤之利雖多頗聞採納不易詔減舊額三分之一 契丹入寇田欽祚敗之 初契丹六萬騎寇定州命欽祚領兵三千禦之上謂欽祚曰彼衆我寡但背城列陣以待之虜至即戰勿與追逐欽祚與虜戰滿城虜騎小卻乘勝至遂城虜圍之數日欽祚度城中糧少整兵開南門突圍一角出是夕至保塞軍中不亡一矢北邊傳言三千打六萬捷奏至上喜謂左右曰虜數犯邊我以二十四絹購一胡人首其精兵不過十萬人止費我一百萬匹絹則虜盡矣自是益修邊備 十二月修河堤

辛未 開寶四年 是歲南漢平唐國吳越漳泉奉正朔北漢廣運四年 春二月潘美克廣州劉鋹降南漢平 鋹先遣使乞降美因諭以上意以為彼若能戰則與之戰不能戰則勸之守不能守則諭之降不降則死不能死則亡非此五者不得受使者逆即部送赴闕未幾鋹復遣其弟保興率衆拒戰鋹衆十五萬阻山谷堅壁以待美用火攻大破之遂至廣州鋹出降美承制釋之有闕工五百餘人並盛服請見悉命斬之凡得州六十縣二百四十戶十七萬 詔特放選 以川縣闕多員少故也乃聽超折注擬 夏四月以潘美尹崇琦同知廣州 美討平諸為亂者嶺表遂安 榷嶺南鹽弛酒麴禁 詔除嶺南苛政惟鹽

許官費以佐用縣之費

五月獻南漢俘 初議其禮朝臣莫能知乃遣使問吏部尚書致仕張昭昭卧病口占以授使者遂用之○上責鋹反覆及焚府庫之罪鋹歸咎龔澄樞李托等詔誅之而釋鋹等封鋹恩赦侯○上嘗賜鋹酒鋹疑不敢飲捧盃乞貸死上笑曰朕推赤心置人腹安有此事取其酒自飲別酌以賜鋹

六月置廣州市舶司 命知州兼

秋七月劉溫叟卒 爲中丞十二年上難其代終不許解職溫叟重厚方正好執禮事繼母孝皇弟開封尹光義嘗送錢五百千遺之溫叟不敢却受而封之及卒上曰必得純厚如溫叟者乃可遂命邊光範兼判御史臺事居半歲始爲中丞○初上以亡蜀故相歐陽炯爲翰林學士炯性坦率無檢束雅善長笛上聞召至便殿奏曲溫叟叩殿門求見諫曰禁署之職典司誥命不可作伶人事上曰朕頃聞孟昶君臣溺於聲樂炯至宰相尚習此技故爲我擒所以召炯欲驗之耳溫叟謝曰臣愚不識陛下鑒戒之微旨自是亦不復召炯矣○溫叟一日晚歸過明德門西闕前上方與中黃門數人登樓溫叟知之令傳呼依常而過翌日請對且言人主非時登樓則下必希望恩賞臣所以呵導而過欲示衆以陛下非時不登遊也上善之

減廣南租耗米 初劉鋹私制大量重斂於民每石凡輸一石八斗運使王明上言乃革之每石輸耗二升○是年右補闕梁周翰上疏請寬民力其畧曰西蜀淮南荊潭桂廣之地皆已爲王土陛下誠能以三方所得之利減諸道租賦之入則德澤均而民力寬矣上嘉納其言初上以周翰有文辭欲用爲知制誥周翰知之遽上表謝上不悅其命遂寢

八月詔却尊號 羣臣請加興化成功答曰予雖以興化爲心未能力致僅使以成功自大實所難安表再上訖不允

冬十月癸亥朔日有食之○

十一月唐主煜使弟從善來貢初去唐號

改印文爲江南國主乞賜詔呼名從之先是唐以銀五萬兩遺宰相趙普普告于上上令受之普辭讓上曰大國之體不可自爲削弱當亦使之勿測及從善入貢常賜外密賚白金如遺普之數江南君臣聞之皆駭服上欲經理江南遂留從善不遣未幾加從善泰寧節度煜聞之大懼始損制度下令貶教改中書門下爲左右内史府尚書省爲司會府御史臺爲司憲府翰林爲修文館樞密院爲光政院從善從鎰從謙皆降封國公上使從善致書風煜入朝不從但增歲貢○朝廷忌唐南都留守林仁肇威名用計間之唐殺仁肇

吳越王俶使子惟濬來貢 上嘗幸趙普第時吳越方遣人遺書及海物十瓶上命啓之則滿貯瓜子黃金也普皇恐謝曰臣未發書實不知上笑曰彼謂國家事皆由汝書生耳因命普謝而受之

癸未郊 初用繡衣鹵簿 大赦○

廢川班内殿直 初上擇蜀兵百餘輩爲川班内殿直稟給與御馬直等至是郊禮行賞上以御馬直扈從特命增給川班内殿直援例擊登聞鼓陳乞上怒曰朕之所與即爲恩澤又安有例哉命斬其妄訴者四十餘人餘悉配隸諸軍遂廢其班○時内臣有李承進者逮事後唐上問曰莊宗以英武定中原享國不久何也承進曰莊宗好畋獵務姑息每出次近郊禁兵衛卒必控馬首求恩賞即隨其所欲給之盡威令不行賞賚無節因以兆亂上撫髀嘆曰二十年夾河戰爭取得天下不能用軍法約束此輩縱其無厭之求以茲臨御誠爲兒戲朕今撫養士卒固不吝惜爵賞苟犯吾法惟有劍耳

河決澶州 東匯于鄆濮壞民田廬上怒官吏不即以聞通判姚恕坐棄市知州杜審肇免官恕初爲開封判官謁趙普閽者不即爲通恕怒而去普亟使人謝焉恕不反普由是憾之後竟坐決誅投其尸于河人謂恕罪不至此蓋普報私怨耳

(壬申) 開寶五年 江南吳越漳泉奉正朔北漢廣運五年

春二月制

放取士榜初歲取進士不過十數人如貢舉奏合格人姓名而已至是禮部試到進士安守亮等十一人及諸科十七人上召對講武殿始下制放榜新制也夏四月大水遣使分視民田省嶺南郡縣○五月廢媚川都先是劉鋹於海門鎮募兵能採珠者三千人號媚川都歲溺死者甚衆鋹所居皆飾以玳瑁珠翠至是詔罷之河大決濮陽未幾又決朝城夬陽武汴水亦決穀熟大霖雨○出宮人○六月塞決河命曹翰董其役上詔翰曰霖雨不止又聞河決朕信宿以來焚香上禱於天若天災流行願在朕躬勿施於民又嘗語宰相曰霖雨不止朕日夜焦勞罔知所措得非時政有闕使之然耶趙普謝曰陛下憂勤庶務苦雨爲災乃是臣等失職上曰朕又慮之恐後宮幽閉者衆昨遣百五十餘人歸其家禁鋪翠皇女承慶公主嘗衣鋪翠襦入宮上謂主曰汝當以此與我自今勿復爲此飾主笑曰此所用翠羽幾何上曰不然主家服此宮闈戚里必相倣京城翠羽價高小民逐利展轉販易傷生寖廣實汝之由主慙謝主又嘗因侍坐與皇后同言曰官家作天子日久豈不能用黃金裝肩輿乘以出入上笑曰我以四海之富宮殿悉以金銀爲飾力亦可辦但念我爲天下守財耳豈可妄用古稱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苟以自奉養爲意使天下之人何仰哉秋八月廣南獠賊反遣內臣李神祐督戰平之嶺南初下所在盜起貢海爲亂尹崇珂擊之上遣神祐督戰未幾盡平其黨內臣督戰始此以李符爲京西轉運符先知歸州轉運司制置有不便者符即上言上嘉之至是上以京西諸州錢幣不登故任之上書李符到處似朕親行八字賜之符前後務奏便宜凡百餘條其四十八事皆施行著于令九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李崇矩罷崇矩與趙普厚相交結以其女妻普子承宗上聞之不悅先是宰相與樞密使候對同止廬中上始令分異之有鄭伸者客崇矩門下僅十年崇矩知其無行待之漸薄伸乃誣告崇矩受舉人金爲私託知舉甚衆引劉審瓊爲證審瓊對上具言其誣上怒稍解崇矩遂罷賜伸同進士出身主酸棗縣主簿後伸死其母貧餓詣崇矩子繼昌乞丐家人競前詬逐繼昌獨召見與金帛人稱其長者更漕運法先是三司言倉備月給又及明年二月請分屯諸軍盡率民船以資江淮漕運上大怒切責三司使楚昭輔以爲不素計度苟有所闕必罪爾以謝衆昭輔皇懼詣皇弟光義求告於上前解釋稍寬其罪使得盡力光義以問牙將陳從信對曰從信嘗游楚泗間見糧運停阻之由良以舟人日食於所歷州縣勤給故多留滯若自起發即計日并支以可以責其程限又楚泗間運米入船至京師輦米入倉宜各宿備運卒令即時出納如此每運可成數十日楚泗至京千里舊定八十日一運一歲三運今若去淹留之處日則歲可增一運矣又聞三司欲籍民船若不許則無以責辦若盡取用之則冬中京師薪炭殆絕不若募其船之堅實者令運糧其損敗者任民載薪炭則公私俱濟又言市中米貴官乃定價斗錢七十商賈以其不獲利無至者富家亦復閉糴光義然之具以告上悉從其言由是衆汴西河漕江淮米十萬至京師倉備無乏昭輔亦免責焉○汴河及黃河惠民河廣濟河歲運粟共止五百五十萬石及至道九年汴河至五百八十萬石張洎因爲上言汴水疏鑿之由曰惠民金水五丈汴水等四渠派引脈分會于天邑舳艫相接贍足京師以無匱乏大饑冬十一月命參政薛居正等提點諸路水陸轉運使事居正兼提點三司淮南湖南嶺南呂餘慶兼提點三司荊南劍南是歲罷階級法詔禁軍將校有帶遥郡者許以客禮見自餘廂都指揮使至負案各依職次一階一級全歸伏事

儀之

癸酉開寶六年江南吳越漳泉奉正湖北漢廣運六年春正月修河隄○二月振曹州饑運京師米二萬石以振之三月周鄭王殂于房州上發哀輟視朝十日命還葬慶陵之側陵曰順陵謚曰恭帝初御殿親試舉人李昉知舉取宋準等十一人上以進士武濟川三傳劉睿材質最陋詰去之濟川者昉鄉人也上頗不悅會有人訴昉用情取人者上乃令籍終場下第人姓名得三百六十人皆召見擇其一百九十五人并準以下乃御講武殿各賜紙札別試詩賦命殿中侍御史李瑩等為考官得進士二十六人五經四人開元禮七人三禮三十八人三傳二十六人三史三人學究十八人明法五人皆賜及第又賜錢二十萬以張宴會壽昉等皆坐責自茲殿試遂為常式夏四月限度僧法諸州僧帳及百人者每歲許度一人行開寶通禮初御史中丞劉溫叟等上開寶通禮二百卷至是翰林學士盧多遜等上開寶通禮義纂一百卷詔付有司施行改鄉貢開元禮為開寶通禮並以新書試問盧多遜使江南及還艤舟宣化口遣白其國主曰朝廷重修天下圖經獨闕江東諸州願各求一本於是江南之十九州地理之遠近戶口多寡多遜盡得之歸言江南可取狀上嘉其謀始有意用之○是歲江南主殺其臣潘佑李平佑為內史舍人平為戶部侍郎最親善佑嘗言於國主曰富國之本在厚農桑因請復井田之法深抑兼并有買貧者田皆令歸之又依周禮造民籍造牛籍使盡闢曠土以種桑為平判司農寺以督之符命行下急於星火百姓大擾國主遂罷之佑疑執政沮己乃歷詆大臣請誅宰相湯悅等數十人又抗疏斥國主以為不及桀紂孫皓國主大怒使按治之佑自殺佑初與張洎為忘形之交其後俱為中書舍人猶相傾軋佑之死洎頗有力焉洎時為清輝殿學士參預機密恩寵莫比清輝殿在苑中國主不欲洎遠離左右故授以此職洎與臨汝郡公徐遼文安郡公徐游別居澄心堂密畫中旨多自澄心堂出遼游從子元瑀等出入宣行之中書密院乃同散地

嚴堂後官選上知堂後官擅權多為姦贓欲更用士人命選令錄簿尉充之而有司所選然不及數乃召堪任者四人面加戒勵令復故五月以馮炳判御史臺上留意聽斷專事欽恤御史大理官屬尤加選擇嘗召炳謂曰朕每讀漢書見張釋之于定國治獄天下無冤民此所望於汝也賜金紫以勉之○京城左右軍巡院典司按鞫舊選乎校任之上哀矜庶獄至是改用士人又改諸州馬步院為司寇院以新及第人為司寇參軍○太宗太平興國五年改司寇參軍為司理參軍令選歷任清白能折獄者為之獄滿免選赴集尋又詔諸州察其不職者以名聞黜陟不舉者罪之授交阯丁璉靜海節度初交阯吳昌文卒安南漢爵命為靜海節度使安南都護乾德初昌文死其參謀吳處玶與諸將爭立擾驩州刺史丁部領與其子璉統兵三萬破處玶等自領交州境內以安其民德之乃推部領為帥號萬勝王私署其子璉為節度使部領立三年璉襲父位至是七年矣聞上平定嶺南攫而上表求內附詔以璉為靜海軍節度使安南都護及八年秋封璉父部領交阯王六月御便殿閱試吏召見百司吏七百餘人親加閱試勸歸農者四百餘人減西川折帛價初蜀民所輸兩稅皆以疋帛折充其後市價愈高而官所收止依舊例上慮其傷民詔準市價令宰執同議政更知印押班○秋七月以辛仲甫為三司戶部判官賜錢百萬初上問趙普以儒臣有武幹者何人普以知彭州辛仲甫對上因謂普曰五代

方鎮殘虐民受其禍朕今選儒臣才幹者百餘分治大藩縱
皆貪濁亦不及武臣一人也至是用為三司時三司吏三十
餘輩逋歲課三十餘萬緡連年械繫死者數人終無所償仲
甫奏除之又請百官折俸令估實直○初上以仲甫知彭州
謂之曰蜀土始平輕傷之俗未革爾有文武才幹是用命爾
仲甫既至州兵謀屯戍軍謀以長春節宴集日作亂仲甫初
未之覺因出近郊見叢中草深恐藏伏姦慝悉命
焚薙之其黨懼謀泄遂有告者會百餘人悉就戮八月趙

普罷 領河陽三城節度同平章事先是有劉偉者雖經稱一任而失其解由偽造印得送銓又乾德中趙
孚授西川官稱疾不之任雷德驤之子有鄰上章言皆普庇
之悉下御史獄鞫實上始有疑普意詔參知政事呂餘慶薛
居正升政事堂與普押同議政事未幾又詔與普更知印押
班奏事以分其權至是罷相普獨相二十年沈毅果斷以天
下為己任上尚信之嘗欲除某人為某官上不用明日又奏
之上怒裂其奏普徐拾奏歸補綴以進上悟乃可其奏後果
以稱職聞又有立功當遷官者上素嫌其為人不與普力請
之上曰朕故不與遷官奈何普曰刑賞天下之刑賞陛下安
得以私喜怒專之上不聽起普隨之上入宮普立於宮門良
久不去上卒從之普常設大瓦壺於閤中凡表疏意不可者
投諸壺焚之其多得謗咎者由此

九月呂餘慶罷 以疾解職遷尚書左丞餘慶上霸府元僚視普李處耘先進用餘慶恬然不以介意及處耘與普得罪餘慶悉為明辨時稱長者

光義封晉王○以薛居正沈義倫同平章事○冬

十二月頒循資格 盧多遜等重修自是銓選益有倫矣

甲戌開寶七年 吳越廣泉泰正朔江南只稱甲戌北漢廣運七年 春二月

庚辰朔日有食之○夏四月遣使按廣南

民田 貫黃中滌直平怨遠人便之使還奏利害數十事皆稱旨 秋九月命曹彬

伐江南 初上命有司造大第號禮賢宅以待李煜及錢俶先來朝者賜之乃相繼遣梁迥李穆使江南諭旨
令煜入朝煜辭疾不至而繕守備乃命彬及潘美等伐之上
謂彬曰南方之事一以委卿切勿暴略生民務廣威信使自
歸順不須急擊也且以匣劍授彬曰副將而下不用命者斬
之諸將皆失色自王全斌平蜀多殺人上每恨之彬性仁厚
故專任焉仍命吳越王錢俶出兵夾攻之彬尋克池州俶克
常州○初江南人樊若水舉進士不第上書言事不報乃釣
魚采石江上以繩度江廣狹詣闕陳取江南策上令學士召
試賜及第遣使往荊南如若水之策造大艦為浮梁以濟師

冬閏十月江南主煜使弟從鎰來貢 上留之不遣及
江南捷書累至群臣入賀從鎰奉表請罪上嘉其得禮命李
穆送從鎰歸其國手詔促國主來降且令諸將緩攻以待之

初命輔臣專記時政 史館修撰扈蒙上言昔唐文宗每開延英召大臣論事必
命起居郎舍人執筆螭坳以記時政故文宗實錄今最詳備
後唐明宗亦命端明殿學士及樞密直學士輪修日曆送史
館近來每季雖有內庭日曆樞密院錄送史館然所記者不
過對見辭謝而已自今凡有裁制之事優卹之言發自宸衷
可書簡冊者並委宰臣及參知政事每月輪知抄
錄送史官以撰日曆詔從之命盧多遜專其職 十一月

契丹請和 契丹遣臣貽知雄州孫全興書言狀全興以聞上命全興答書許之 是歲占

城大食國來貢 占城在中國西南與雲南真臘為隣其風俗與大食同前世不與中國通
周顯德中始遣使朝貢自後遂以為常○大食波斯之別種
也大曆中有波斯胡糾合亡命度常曷水劫奪商旅其衆漸
盛割據波斯之西境自立
為王大食其王之氏也

乙亥 開寶八年 是歲江南平吳越汴泉奉正朔北漢廣運八年 春正月

曹彬圍金陵 彬遣田欽祚敗江南軍于溧水斬其統軍使李雄等十七人初李景之割江也雄為江南義軍首領拒周有功歷袁汀二州刺史至是為統軍使戒諸子曰吾必死於國難爾曹其勉之是役也雄父子八人俱死不同行者亦沒於他陣彬遂進圍金陵○江南朱令贇自湖口以衆入援號十萬戰艦流而下將焚采石浮梁王明率所部屯獨樹口遣其子馳入奏且請增造戰船以禦令贇上曰此非救急之策也令贇朝夕至金陵之圍解矣乃密遣使令明於洲渚間多立長木若帆檣之狀令贇望見疑有伏即逗遛時江水淺涸不利行舟令贇獨乘大舫建大將旗鼓至皖口步軍都指揮使劉遇急擊之令贇縱火拒戰會北風甚大反及之其衆大潰遂生擒令贇等金陵獨恃此援於是城中危蹙矣○王師初起江南以京口要害當選良將以守劉澄舊事藩邸國主尤親任之乃擢為潤州留後澄至鎮與閱志吳越兵初至營壘未成左右請出兵攻之澄不從閱金陵圍急遂以城降

二月親試舉人 時王祐擢知貢舉扈蒙梁周翰雷德驤並擢同知貢舉如此上引王祐所奏合格舉人因語之曰向者登科名級多為勢家所取今朕躬親臨試盡革疇昔之弊於是內出詩賦題覆試得王嗣宗等三十一人嗣宗初受秦州司寇參軍

三月契丹來聘○夏四月衛德仁遷太樂署令 教坊使衛德仁以老求外官且援同光故事乞領郡上曰用伶人為刺史此莊宗失政豈可效之耶宰相擬上州司馬上曰上佐乃士人所處資望甚優亦不可輕授此輩但當於樂部遷轉耳 六月河決頓丘 命塞之 彗出柳 長四丈晨見東方西南指歷輿鬼距東壁凡十一舍八十三日乃滅

秋七月辛未朔日有食之○初通使契丹

○九月畋近郊 上因逐兎馬蹶而墜自是不復獵矣 冬十月修西京宮闕 始謀西幸也 十一月曹彬克金陵李煜降江南平 得州十九軍三縣一百有八戶六十五萬五千○初李從鎰至江南諭上旨李煜欲出降陳喬張洎遣陳符命以為金陵之固易守難取北軍旦夕當自退矣煜疑而止李穆既還上復命諸將進兵及潤州平外圍愈急始遣徐鉉來入貢求緩兵大臣言鉉博學有才辯宜有以待之上笑曰第去非爾所知既而鉉至言煜以小事大如子事父其說累數百上徐曰爾謂父子者為兩家可乎鉉不能對鉉還尋復入奏言江南無罪辭氣益厲上怒按劍謂鉉曰不須多言江南亦有何罪但天下一家卧榻之側豈可容他人鼾睡乎鉉皇恐而退○先是彬等列三寨上曰此宜深溝自固使南人必以夜來寇命使亟還語彬等併力速成之不然將為所乘賜使者食且召樞密使楚昭輔草詔使食即行彬等承命自督丁夫捏壘壁成江南人果夜出兵襲北寨彬等繼其至乃徐擊之皆殲焉○初金陵被圍自春徂冬勢愈窮蹙上因使者諭彬以勿傷城中人若猶困鬬李煜一門切毋加害於是彬欲降之故每緩攻累遣人告李煜曰某月某日城必破宜早為之所不聽一日彬忽稱疾不視事諸將來問疾彬曰諸公若共為信誓破城日不妄殺一人則彬之病愈矣諸將皆許諾遂相與焚香約誓彬乃稱疾愈翌日城陷彬整軍至於宮城李煜奉表納降與其羣臣迎拜於門彬慰安之中外肅然暴之令士大夫皆賴彬保全倉廩府庫委轉運使按籍檢視一無所問及還舟中惟圖籍衣衾而已捷書至羣臣入賀上位謂左右曰宇縣分割民受其禍思布聲教以撫養之攻城之際必有橫罹鋒刃者此實可哀也即詔出米十萬斛賑城中飢民○曹彬遣使送李煜至闕有司議獻俘之禮如劉鋹上曰煜嘗奉正朔非鋹比也乃封煜為違命侯而錄用其子弟大臣召見徐鉉責以不早勸煜歸朝聲色甚厲鉉對曰臣為江南大臣而國滅亡罪固當死不當問其他上曰

老臣也事我如事李氏賜坐慰撫之又責張洎曰汝教李煜不降使至今日因出帛書示之乃王師圍城洎所草召江上救兵蠟彈書也洎頓首請死曰書實臣之所爲也犬吠非其主此其一爾他尚多今得死臣之分也辭色不變上初欲殺洎及是奇之謂曰卿大有膽朕不罪卿今事我無替昔之忠也以鉉爲太子率更洎爲太子中允鉉質直無矯飾故人子弟及親族之孤貧者來依鉉鉉必分俸賙䘏以納之○初洎在江南與陳喬同建不降之策及事急又相要以同死社稷旣而實無死志入見國主喬引洎自殺洎乃曰臣當俱死但念陛下入朝誰與辨明此事所以不死者將有所待也○江南將呂彥馬承信及弟承俊俱率數百人力戰而死勤政殿學士鍾蒨朝服坐於家兵及門舉族死之○初江南主以徐元瑀刁衎爲內殿傳詔凡邊書告急元瑀等匿之北軍至城南十里江南主猶不知也○初昇州旣拔曹彬命李煜手書告諭境內州縣皆以城降江州刺史謝彥實集衆謀納款指揮使胡則謂其下曰吾屬世受李氏恩安可負之刺史不忠欲背國爾曹從我乎衆皆聽命遂與同列宋德明等攻彥賓彥賓走匿廁中執而殺之據府第號令整肅丁壯日夜守禦曹翰當之翰遣使招諭則不從城陷翰執之數其距命之罪對曰犬吠非其主公何怪也翰怒斬之并殺宋德明○初上命右補闕張霽知江州與翰偕來既入城盡掠民家民所藏霽拜訴翰翰以江民拒守又空其帑發怒屠城死者數萬人投尸井坎既滿餘棄江中先是上聞江州垂破遣使持詔諭翰毋殺戮使者至獨樹浦值大風不能渡至既屠矣民家財貨鉅萬翰悉取之

置渭州保毅軍 周廣順中點秦州稅戶充保毅軍是歲發渭州平潘原二縣民治城濠因置保毅弓箭手分鎮戍寨能自置馬者免役逃死以親屬代焉蓋因廣順之制即所謂義軍也咸平五年始置營升爲禁軍

丙子 開寶九年 十月太宗皇帝即位十二月改太平興國元年○吳越漳泉奉正朔北漢廣運九年

春二月詔却尊號 初請加一統太平以燕晉未平不許 **以曹彬爲樞密使領忠武節度以山南東道節度潘美領宣徽北院使** 賞平江南之功也樞密領節度節度領宣徽自彬美始彬歸自江南詣閤門進牓子云奉勑差往江南勾當公事回時人多其不伐○初彬之行上許彬以使相爲賞及還語彬曰姑徐之更爲我取太原因密賜錢五十萬彬退而嘆曰好官亦不過多得錢耳何必使相也○凡以檢校官兼中書令侍中同平章事者並謂之使相唐制皆署勑五代以來不預政事朝會視王則分班爵官則綴本官班正衙見謝則押班凡定制除授皆勑尾存其銜而不署側注使字

吳越王俶來朝 命居禮賢宅寵賚甚厚俶辭歸國上賜以一黃複封緘甚固曰途中宜密視及啓之皆羣臣乞留俶奏疏也俶益感懼

加作坊使魏丕官 加代州刺史仍典作坊時京師有作坊諸州有作院皆有常課作坊所造兵器每旬一進上必親閱之列五庫以貯焉尋又分作坊爲南北別置弓弩院初上即位嘗召丕謂曰作坊積弊爾爲我釐之即授作坊副使丕在職甚盡力居八年乃遷正使凡有征討皆先期諭旨令治兵器無不精辦舊床子弩射止七百步不增造射至千步

三月上如西京謁安陵○夏四月庚子郊大赦 都民垂白者相謂曰我輩少經亂離不圖今日復覩太平天子儀衛有泣下者

上至自西京 上生於洛陽樂其風土意欲留居之起居郎李符上書陳八難晉王亦言非便上曰遷河南未已久當遷長安晉王叩頭切諫上曰吾將西遷者無他欲據山河之勝而去冗兵耳因謂左右曰晉王之言固善今姑從之不出百年天下民力殫矣

秋八月命党進等伐北漢○以楚昭輔

王仁贍分領宣徽南北院昭輔時為樞密副使王仁贍判三司白後宣徽使闕即命樞密使副兼領院事冬十月癸丑上崩于萬歲殿年五十在位十七年謚曰英武聖文神德廟號太祖○上仁孝豁達有大度陳橋之變迫於衆心洎入京師市不易肆惟王彥昇專殺韓通雖以佐命不加誅而終身不與旄鉞專務抑奪諸侯愛養民力常衣澣濯之衣寢殿青布緣葦簾皇弟光義言服用太質素上正色曰爾不記居甲馬營中時耶自五代以來藩鎮強盛每移鎮受代皆先命近臣諭旨仍發兵備之尚或不奉詔上之受禪也異姓封王及帶相印者猶不下數十人上漸削其權事用儒臣分理郡國自是諸侯勢輕禍難不作矣晚節好讀書嘗歎曰堯舜之世四凶之罪止從投竄何近代法綱之密耶然好弋獵開寶中獵於近郊嘗逐走兎馬蹶而墜因引佩刀刺馬殺之既而悔曰吾為天下主而輕事畋遊非馬之罪也自是不復獵○元年有州一百一十一戶九十六萬末年有州二百九十七戶二百五十萬云○晉王性仁孝上雅鍾愛之尹京十五年庶務修舉上數幸其府恩禮甚厚嘗疾病殆不知人上亟往問親為灼艾王覺痛上亦取艾自灸○及至晉王汗洽蘇息上乃還疾良愈復往視之賜以龍鳳靈膺又嘗宴宮中王醉不能乘馬上起送至殿階親扶之謂近臣曰晉王龍行虎步且生時有異必為太平天子福德吾所不及也至是上不豫壬子夜召晉王屬以後事其言左右皆不得聞但遙見燭影下晉王離席若有遜避之狀既而上引柱斧戳地大聲曰好為之癸丑上崩時夜漏四鼓或云宋皇后使王繼恩召皇子德芳繼恩稱召晉王后見晉王愕然遽呼曰吾母子之命皆託於官家晉王泣曰共保富貴莫憂也甲寅皇弟晉王即皇帝位尋改名炅大赦○以皇弟廷美為開封尹封齊王皇子德昭封郡王德芳節度使德昭德芳太祖子也上友愛尤篤不欲其與上諸子異稱詔與王石魏氏三公主皆依舊稱皇子皇女以薛居正沈倫為左右僕射盧多遜中書侍郎並平章事曹彬同平章事○李漢超郭進加觀察使漢超在齊州十七年為政簡易吏民信愛嘗詣闕請立碑頌德詔太子率更令徐鉉為之文與士卒絕甘分少及其死軍中皆流涕○進守西山凡二十年少貧賤無賴依鉅鹿富人家富人子欲殺之其歸竺氏潛以告進得免及為邢州即使訪竺氏歸時已死家甚困得其女撫養之如己子及長擇良配嫁焉在洛州日城四面悉令種柳壕中雜植荷芰蒲葦後益繁茂州人見之有泣者曰此郭公所種也禁增場務課額詔場務不整人係額買撲十一月罷俸戶○追冊尹氏淑德皇后符氏懿德皇后○令轉運以三科察舉政績尤異為上恪居官次職務粗治為中臨事弛慢所蒞無狀為下歲終以聞以張洎直舍人院直舍人院始此十二月大赦改太平興國元年○置三司副使以賈琰為之三司置副使始此是歲高麗王昭死弟伯立

皇朝編年備要卷第二

皇朝編年備要卷第三

壺山陳均編

太宗皇帝 起丁丑太平興國二年 止乙酉雍熙二年

丁丑 太平興國二年 吳越漳泉奉正朔 北漢廣運十年 春正月

親試舉人 上初即位，思振淹滯，謂侍臣曰：朕欲博求俊彥於科場中，非敢望拔十得五，止得一二，亦可為致治之具矣。於是禮部上所試合格人姓名，上御講武殿覆試，內出詩賦題，賦韻平仄相間，依次用。命李昉、扈蒙定其優劣為三等，得呂蒙正以下一百九人。越二日，覆試諸科，得二百餘人，並賜及第。又詔禮部閱貢籍，得十舉以上至十五舉進士諸科一百八十餘人，並賜出身。九經七人不中格，上憐其老，特賜同三傳出身。凡五百餘人，皆先賜綠袍鞾笏，錫宴開寶寺，上自為詩二章賜之。第一、第二等進士及九經授將作監丞、大理評事、通判諸州，其餘皆優等注擬，寵章殊異，歷代未有也。薛居正等言取人太多，用人太驟，不聽。或云太祖幸西都時，張齊賢以布衣獻策于馬前，召見，問以所言。齊賢以手畫地條陳下并汾、富民、封建、崇學、舉賢、太學、籍田、選良吏、慎惜刑十事。太祖善其四，齊賢堅執其皆善，太祖怒，令武士拽出。及還，語上曰：吾幸西都，得一張齊賢，我不欲遽官之，汝異時可收以自輔也。是擢齊賢適在數十人後，及注官，乃詔進士盡第二等及九經凡一百三十人悉與超除，蓋為齊賢故也。○賜孔丗基出身，襃先聖之後也。

二月置江南榷茶場 仍嚴茶鹽禁，從江南轉運使樊若水之請也。

廢江南鐵錢 亦從若水之請也。若水請置監於昇、鄂、饒等州，大鑄銅錢，悉斂鐵錢鑄為農器，以給江北流民之歸附者。且請除銅錢度江之禁，民甚便之。

三月置榷易局 從香藥庫使張遜之請也。出官庫香藥寶貨，許商人入金帛買之。初年得三十萬貫，歲有增羨，卒至五十萬貫。

賜白鹿洞九經 從知江州周述之請也。述言學徒常數百人，乞賜本使之講習，從之。○洞在廬山之陽，李渤時割善田數十頃以給之，選太學之通經者授以他官，俾領洞事，為諸生講誦。太平興國五年，洞主明起建議以其田入官，上命起為蔡州襃信縣主簿，洞由是漸廢矣。

夏四月契丹使來會葬 尋遣辛仲甫使契丹。契丹主問曰：聞中朝有党進者，真驍將，如進之比凡幾人？仲甫對曰：名將甚多，如進鷹犬之材，何可勝數。契丹主頗欲留之。仲甫曰：信以成命，義不可留，有死而已。契丹主知其秉節不可奪，厚禮遣還。上嘗謂左右曰：仲甫遠使絕域，練達機宜，可謂不辱君命，若更得如仲甫數人，朕何患也。

葬太祖于永昌陵 祔廟，以孝明皇后王氏配。

秋七月河決溫縣 尋又決滎澤、頓丘，又決白馬，命塞之。

諸路大水。○閏月諸州上閏年圖 故事三年一令天下貢地圖與版籍圖，初以閏為限，所以周知天下山川險易、戶口衆寡。

八月陳洪進來朝。○令支郡得專奏事 從知懷州高保寅及右拾遺李瀚之請也。始唐及五代節鎮皆有支郡，太祖平湖南，始令潭、朗等州直屬京，大縣屯兵亦有直屬京者，興元之三泉是也。至是，天下節鎮無復領支郡者矣。

九月嚴私鑄禁 錢以七十七為百，私鑄小錢者死，每千錢必及四斤半以上。禁江南新小錢，悉令送官，給其直。○初，李氏歲鑄六萬貫，江南平，增冶匠，亦不過七萬貫。及張齊賢為轉運使，言民間苦銅錢難得，因訪饒、信、虔州產銅鉛錫之所，用唐開元錢料，歲鑄三十萬貫。每歲雖增數倍，錢猶患惡矣。真宗大中祥符九年夏，江東發運使李溥言饒杭池江四州錢監每歲共鑄錢一百二十萬貫，用銅四百五十二萬斤，採取既多，望酌中定額。真宗曰：嘗記咸

平中陳恕以江南銅多請官少市末錢銅礦漸少迄今常苦不豐如解池鹽景德中所收數倍本州亦欲少種不逾年兩旱驗減舊額是知天地所育皆貴審用豈人心可料其增損耶

容州初貢珠

自發州川都禁民采珠末錢官後自采容州海渚亦産珠仍置官掌之至是始貢珠百斤賜負擔者銀帶衣服

大閱

上屬意戎事每朝罷即親閱禁卒藩衛之士益以精強乃命築講武臺於城西之楊村至是大閱上登臺而觀初命楊信董其事以信病瘖乃命天武右廂都指揮使崔翰更董之士伍綿亘二十里翰執五色旗以號令每按旗指揮則千乘萬騎周旋如一甲兵之盛近代無比上甚悅遣使以金帶賜之曰比將藩邸所服者也楊信即楊義也避上名改焉○是春改簇御馬直曰御龍直鐵騎曰日騎控鶴曰天武龍騎曰龍衛虎捷曰神衛日騎後改曰捧日

冬十一月丁亥朔日有食之既○十二月嚴私礬禁

有司言官歲鬻礬不充售賣請嚴其禁詔私販化外礬至三斤私煮及盜至十斤者並弃市餘論罪有差

是歲渤泥國來貢

渤泥前代未嘗與中國通其章表非紙類木皮而瑩薄色微綠長數尺而闊寸餘横軸之僅盈掌握以數小囊重複緘之其字細而横讀之不可識詔象胥以華言譯之皆尊慕本朝之意

(戊寅)太平興國三年

是歲吳越漳泉納土北漢廣運十二年

春正月開襄漢漕渠

發唐鄧民夫及諸州卒數萬人開之直抵京師渠成而水不行

二月置崇文院

更置三館賜名崇文院盡遷舊館之書以實之南廊為集賢書東廊為昭文書西廊四庫分經史子集為史館書六庫書籍正副本凡八萬卷

三月吳越王俶來朝

○夏四月置諸路轉運判官○陳洪進獻漳泉二州

用其幕僚劉昌言之計也得縣十四戶十五萬兵一萬八千加洪進平章事子文顥文頊爲刺史尋復以文顥知泉州文顗知漳州文顥之往也議擇能臣以閒掌州事遂起復喬維岳爲通判維岳始至屬游洋草冦十餘萬來攻城勢甚危急監軍何承矩欲屠城焚府庫而遁維岳抗議堅守福州救兵至圍遂解

河決獲嘉

命塞之

五月吳越王錢俶獻其地

得州十三軍一縣八十六戶五十五萬兵十一萬五千封俶爲淮海王子惟濬惟治沈承禮孫承祐並爲節度使崔仁冀副使初俶爲朝廷所留獨與仁冀決策納土退朝僚屬始知之○以范旻權兩浙諸州事錢氏地狹民衆賦斂苛暴旻悉奏蠲之

李克叡卒

子繼筠嗣

六月汴決寧陵

命塞之

嚴贓吏法

去歲永豐倉吏八人坐受賕爲姦伏誅是歲中書令史李知古坐受賕出人罪杖殺至是又詔贓吏配者遇赦勿敘用○端拱初少府監吏歐役人郭晃等皆任京朝官會赦當敘用上曰贓吏不可復齒仕籍止令釋之

秋九月親試舉人

上御講武殿覆試禮部合格進士加論一首自是常以三題爲準得胡旦以下七十四人諸科七十人並賜及第始賜宴於迎春苑授官如二年之制先是上詔權罷貢舉恐有困於場屋者乃詔諸州去年已得解者除三禮三傳學究外並以秋集禮部故事禮部惟春放榜至是秋試非常例也是太諸州舉人並集會將親征北漢罷之自是每間一年或二年乃置貢舉

冬十月孔宜襲封文宣公

宜知星子縣詣闕獻所爲文上召見問以孔子世嗣遂命襲封又詔免其家租賦歷代以聖人之後皆不預庸調周顯德中遣使均田遂抑爲編戶至是特命免之

置內藏庫

上幸左藏庫見金帛山積乃命分左藏北庫爲內藏庫改封樁庫爲景福內庫掌歲經費之餘以待非常之用○初太祖置封樁庫謂近臣曰石晉苟利於己割幽薊以

賂契丹使一方之民獨限外境朕甚憫之欲俟斯庫所蓄滿
三五十萬即遣使與契丹約贖幽薊之地不可則散之募士
以圖進取會晏駕不果河決靈河命塞之十一月丙申郊奉
太祖配大赦國初以來南郊四祭及感生帝皇地祇神州凡七祭並以四祖迭配而太祖親郊若
四孟以宣祖配上即位以宣祖太祖更配於是合祭天地始奉太祖升侑焉

己卯太平興國四年是歲北漢平春正月命潘美
伐北漢○置簽署樞密院事以石熙載為之簽署始此新渾
儀成張思訓所造舊制行度皆人運新制成於自然尤為精妙二月上親征北
漢○三月契丹救北漢郭進敗之戰于石嶺關之南折
御卿克岢嵐軍嵐州尹勳克隆州夏四月上圍太原李漢瓊帥衆先登上躬擐甲冑
蒙犯矢石諸軍皆奮怒爭乘城不可遏上恐屠其城因麾衆
少退時城幾陷或請急攻上曰朕惜并州一城生聚即自草
詔賜繼元諭以遂降終保富貴劉繼元降北漢平得州十軍一縣四十一戶十三萬五
千兵三萬自劉旻僭號歷四主凡二十九年至是平初城中
人猶欲固守左僕射致仕馬峯以病臥家舁入見北漢主流
涕以興亡諭之遂納款繼元妻峯女也○以劉保勳知太原
府廢太原舊城為平晉縣以榆次縣為并州○上遣中使召
劉繼業得之大喜命為防禦使繼業初為繼元扞太原城東
南頗殺傷王師及繼元降繼業猶據城苦戰上素知其勇欲
生致之諭繼元俾招之繼元遣所親信往繼業乃北面再拜
大慟釋甲來見上喜慰撫之甚厚復姓楊氏名業業初姓楊
氏名重貴幼事北漢更賜以姓名上尋命業知代州業在邊
契丹畏之每望業旗即引去邊將多嫉之或潛上謗書斥言

其短上皆不問封其書付業詔征契丹六月發鎮州書從六軍有不時至
者上怒欲置於法馬步軍都頭趙延溥遽進曰陛下巡行邊
陲本以胡虜為患今敵未殄滅而誅譴將士若圖後舉誰為
陛下戮力者上嘉納之易州涿州來降東易州即岐溝也上至幽州
敗契丹于城北○秋七月上至自幽州攻城踰旬
不下士卒疲頓轉輸回遠又恐契丹救至遂詔班師李繼筠卒弟繼捧嗣八月汴決
宋城命塞之武功郡王德昭自殺初德昭從征幽州軍中嘗夜驚
不知上所在有謀立德昭者上聞不悅及歸以北征不利久
不行太原之賞德昭言之上大怒曰待汝自為之賞未晚也
德昭退而自刎上聞驚悔往抱其屍哭
曰癡兒何至此邪追封魏王謚曰懿九月河決汲縣
○置皇子侍讀以楊可法為之仍賜五品服尋遷補闕仍侍讀除蜀銅錢
禁○契丹寇鎮州趙延進等敗之初上以陣圖授諸將俾分
為八陣至是虜騎坌至延進乘高望之東西亘野不見其
尾崔翰等方按圖布陣相去百步延進謂翰等曰今虜騎若
此而我師星布其勢懸絕若合而擊之可以決勝李繼隆亦
曰兵貴適變安可預料於是分為二陣前後相副大破之捷
書聞手詔嘉獎冬十一月市民馬先是詔中使部千人倫優給價和市在京及諸州民間私馬於是
得十七萬三千有奇

庚辰太平興國五年春正月修河堤衛眞濮州置
天駟四監左右各二以左右飛龍使為左右天廄使閑廄使為崇儀使國初但有飛龍二院以左右飛龍使各

二人分掌之時諸州皆牧多廢太祖始置養馬二務又興葺
舊馬務四以爲牧牧之地分遣中使詣邊州歲市馬自是閑
廐之馬始備上既平太原遂親兵范陽得汾晉燕薊之馬凡四
萬二千餘匹國馬增多乃置監牧之廐馬充牣始分置諸州
牧養
置文明殿學士以程羽爲之即端明殿學士也序立於樞密副使之下國初雖改殿
名而學士領職如故至是併改焉
二月定差役法從京西轉運程能之請也分民戶爲
九等上四等充役下五等免詔令轉運使躬親詳定分優差官
閏三月親試舉人得蘇
易簡以下一百餘人諸科五百餘人並分第甲乙賜宴始有
直史館陪座之制初唐有勑賜及第以表特恩開寶以來御
試中第一者皆擢之其文臣有不由科第者或因獻文別試
以初賜進士及第或賜御前進士及第又有同進士及進士
出身之目其後復有賜史進士及第仍附是年第一等進士之下
夏四月授沙州曹
延祿節度沙州歸義節度曹元忠卒子延祿自稱留後遣使入貢詔加節度唐末以張義潮爲沙州
節度授爲吐蕃所陷元忠之先繼有其地太祖朝亦嘗來貢
五月以賈黃中知
制誥黃中知昇州府舍有一室封記具存黃中啓之得李氏珠寶數十櫃皆未著于籍者即表上之上曰非黃中廉
恪則亡國之寶汙吾君又賜錢三十萬仍有是命○上尤
重內外制之任每命一詞臣必諮訪宰相求才實兼美者先
召與語觀其器識然後授之嘗謂左右曰詞臣之選古今所
重朕早聞人言朝廷命一知制誥六姻相賀以爲一佛出世
豈容易哉
是夏丁璉卒大校黎桓專秋七月命
孫全興討之璉卒弟璿尚知桓因丁氏宗族專制國事上乃命全興等討之桓尋以璿表來求襲
凡位楨諸入貢上以全興等師出踰時察其意止欲緩兵寇
而不報已而師久無功侯仁寶死之全興等並以逗留伏誅

○初仁寶之妻趙普之妹也盧多遜與普有隙白上以仁寶
知邕州凡九年不得代仁寶恐因循死嶺外乃上疏言交州
主帥被害國亂可取願乘驛詣闕面奏其狀上大喜令馳驛
召之多遜遽言不若授仁寶以飛輓之任令經度其事上乃
以仁寶爲交州路水陸轉運使
冬十一月契丹入寇上親征次
大名契丹遁○以賈偁爲比部郎中初偁與賈琰同
爲開封屬官琰巧佞偁嘗對上叱之至是上思見偁促召至
行在而有是命時方議北征偁因抗疏請還都休士養馬徐
爲後圖上悅其言及至自大名以偁爲樞密直學士偁儀之弟也
十二月畋近郊時禁盜獵
有衛士獲鹿違令當死上曰若我殺之後世必謂我重獸而輕人命釋之
上至自大名上初聞契
丹退欲遂進取幽州命宰相問李昉扈蒙等以事之可否昉
等上表請養銳雄庶備積蓄歲之間用師未晚上深納之下
詔班師時張齊賢亦上疏略曰聖人舉事動在萬全百戰百
勝不若不戰而勝若重之慎之戎虜不足吞燕薊不足取自
古疆場之難非盡由戎狄亦由邊吏擾而致之若緣邊諸軍
撫御得人但使峻壘深溝畜力養銳以逸自處寧我致人李
牧所以稱良將於趙用此術也所謂擇卒不如擇將任力不
如任人如是則邊鄙寧邊鄙寧則輦運減輦運減則河北之
民獲休息矣又曰臣又聞家六合者以天下爲心豈止爭尺
寸之事角戎狄之勢而已是故聖人先本而後末安內而養
外人民本也戎狄末也中夏內也夷狄外也五帝三王未有
不先根本者也堯舜之道無他廣推恩於天下之民耳推恩
者何在乎安而利之民既安利夷狄斂衽而至矣陛下愛民
利天下之心真堯舜也臣慮羣臣多以纖微之利剋下之術
侵苦窮民以爲功能者彼爲此效相習已久伏望精擇通儒
分路採訪兩浙江南荊湖兩川有偏命日賦歛苛重者改而
正之使賦歛課利通濟可經久而行爲聖朝定法除去舊弊
天下諸州有不便於民事者委長吏聞奏如敢循常不以聞

嚴加典憲使天下耳目皆知陛下之仁戴陛下之惠則幽燕窺覦之醜沙漠偷生之虜擒之與屈膝在術内耳

辛巳太平興國六年春三月岐王德芳薨太祖之次子也夏五月旱○大赦○六月薛居正薨臨其喪○秋九月乙未朔日有食之○解田錫言職出為河北南路轉運副使時盧多遜專政羣臣章表不先稟多遜則有司不敢通錫為左拾遺時上書平戎邪多遜許之始得進御又諫官上章必令閤門吏依常式書狀云不敢妄陳利便希望恩榮錫貽書多遜請諫官免書狀多遜不悅出之時既取太原范陽未下上將不賞平晉之功中外莫敢言錫因入辭直進封事言軍國要機一朝廷大體四略曰頃歲平太原遠踰二載未賞軍功請因郊祀行之此要機之一也交州瀕海之地得之如獲石田願毋勞兵以貴財此大體之一也邇來官廢其職給事中不敢封駁遺補不貢直言起居郎舍人不得升陛紀言動御史不彈奏左右丞令尚缺負中書舍人雖掌書命未聞訪之以事集賢院雖有書籍而無職官秘書省雖有職官而無圖籍願擇材而任之各司其局此大體之二也朝廷闕西京留御地而尚書無本廳郎曹無本局九寺三監狹室蕭然禮部試士或就武成王廟是豈太平之制望別修省寺用列職官此大體之三也又每於岐路見囚荷鐵枷於法所無去之可矣此大體之四也上嘉其言賜錢五十萬或謂錫今宜少晦以遠讒忌錫曰事君之誠惟恐不竭剛天植其性豈以一賞而奪耶在河朔覃章論邊事○後知相州上疏略曰陛下憂民太過視事太勤每日聽朝之後或進呈甲仗或揀閱軍人或躬閱繫囚或親按簿書恐於大體有所未宛又百司皆為多以劄子取聖旨官員往擬必須引見聽敕皆勞天聽安用有司加以將理事宜或傷煩併施行詔敕或致攜重比來臨下以簡之道又言磨勘一司本屬考功今於中書外廳更置是考功之職不但而磨勘之名互出又言御史臺本不禁人今為繫囚之所大理寺舊來置獄今為檢詳之司

置京朝官差遣院舊制京朝官屬吏部國初以來皆出中書至是詔中書舍人郭贄等考校勞績品量材器以中書所不闕負引對而授之謂之差遣院以趙普為司徒兼侍中普奉朝請日久盧多遜益毀之謂普初無立上意於是普因奏事言昭憲顧命臣實與聞上發金匱得普書遂大悟尋復相之石熙載為樞密使以户部尚書充使用文資正官充樞密使始此冬十一月置皇城司改武德司為之上嘗遣武德卒潜察遠方事有至汀州者知州王嗣宗執而𦍑之縛送闕下奏曰陛下不委任賢俊而猥信此輩為耳目上大慙已而還其官辛亥郊大赦先是有陳狮思者上書乞當郊勿赦上竟從趙普言由是赦宥之文遂定自後郊赦不書是歲高麗國來貢其國濱東師前王之庭戍已拔尉之地也○定安國亦附上謝表上初議討契丹因詔定安國令張擒為之勢其國得詔大喜會女真遣使經其國其王烏玄明附表來上略曰臣高麗舊壤渤海遺民當仰覆露之仁每被漸漬之澤頃歲契丹恃其強暴入寇境土所宜受于朝之密書率勝兵而助討復優詔答之定安本馬韓之種為契丹所破其酋帥糾合餘衆於西鄙自號定安國云太祖朝亦嘗因女真遣使來貢

壬午太平興國七年春三月癸巳朔日有食之○夏四月以竇偁參知政事上謂偁曰汝自揣何以至此偁曰陛下念藩邸之舊臣出於際會上曰非也乃汝面折賈琰賞卿之直耳貶盧多遜秦王廷美多遜流崖州廷美勒歸第自普復相多遜益不自安普屢諷多遜令引退多遜貪權固位不能自決

故及先是金明池水心殿成上將往遊或告廷美欲乘此時爲亂上不忍暴其事故罷會普謂得多遜與廷美交通事以聞上怒責授多遜兵部尚書下御史逮捕中書守當官趙白秦府孔目官閻密等命翰林學士承旨李昉等雜治之並得交通顯煌況强實狀引伏故有是命趙白等六人皆伏誅○多遜累世墳墓在河内未敗前一夕震雷焚其林木皆盡聞者異之及赴貶所食於道旁逆旅有媼頗能言京邑舊事多遜因與語媼固不知其爲多遜也多遜曰媼何自來乃居此媼嚬蹙曰我本中原士大夫家有子任某官盧某作相令枉道爲某事吾子不能從其意盧銜之中以危法盡室竄南荒未周歲骨肉相繼淪沒惟老身流落山谷今僑寄道旁非無意也彼盧相者妬賢怙勢恣行無忌終當南竄幸未死間或可見之耳多遜默然趣駕去至貶所瓊州遣牙將知崖州事輒求婚於多遜多遜不許遣使辱之將加害卒與爲婚

沈倫罷

上以盧多遜包藏逆節倫與同列不能覺知責授工部尚書倫清介謹厚故車駕每出多令居守然十年相位但齪齪固寵不能有所建明搢紳非之

錄繫囚

趙普等以上察見隱微相率稱賀○上嘗謂普曰朕每讀書見古帝王多自尊大深拱嚴展誰敢犯顏言事若不降情接納乃是自蔽聰明或喜賞怒刑豈能歸天下之心哉上又問治民之道復有何術普曰陛下恤念生民每聞利病無不即日施行古聖王愛民之心止於此矣○雍熙間有司上竊盜贓至大辟者特詔貸其死上因謂宰相曰朕常重惜人命如此類者往往貸其極刑但時取其甚者以儆衆耳不欲小人知寬貸之意慮犯法者多耳

五月契丹三道入寇邊將敗之○竄廷美

降涪陵縣公安置房州趙普使故知開封府李符上言廷美怨望不悔過乞徙遠郡防他變故有是命○初太祖傳位於上昭憲顧命也或曰昭憲及太祖本意蓋欲上復傳之廷美而廷美復傳之德昭故上即位亟命廷美尹開封德昭授節度使實稱皇子皆緣昭憲及太祖意也德昭既不得其死德芳相繼夭絶廷美始不自安寧有邪謀他日上嘗以傳國意訪之趙普普曰太祖已誤陛下豈容再誤耶於是普復入相廷美遂得罪廷美所以得罪則普之爲也

李繼捧來朝獻四州地其弟繼遷叛去○六月河決臨濟

縣又決范濟口又決武德

置譯經院秋七月幸譯經院○八月罷劍南榷酤○冬十月幸金明池閱習戰○行乾元曆

吳昭素所造上親爲之序

十二月戊午朔日有食之○是歲明記死子隆緒立復號大契丹

明記謚景宗孝成皇帝隆緒號天輔皇帝尊母蕭氏爲承天太后改明年元爲統和隆緒才十二歲母蕭氏專其國政初蕭氏與樞密使韓德讓通至是賜姓耶律改名隆運尋拜大丞相封晉王

高麗王伷死

弟治立遣李巨源孔維使之治問禮於維維對以君臣父子之道升降等威之序治喜曰今日復見中國夫子矣

癸未 太平興國八年春正月曹彬罷

以弭德超爲宣徽北院使兼樞密副使○彬坐爲德超誣譖未幾德超敗上知彬無他待之愈厚臨朝累日不懌從容謂趙普等曰朕以聽斷不明幾敗大事夙夜循省内愧于心普對曰陛下知德超才幹而任用之審曹彬無罪而昭雪之有勞者進有罪者誅物無遁情事至立斷此所以彰陛下聖明也雖堯舜何以過此上由是釋然○初德超之譖彬也覬事成日得樞密使及爲副使出怨望語或告之上命訊鞫遂伏罪是夏流德超于瓊州德超之進因李符李琪之薦也○初趙普令李符告廷美怨望又恐符漏言因事逐符貶寧國司馬德超之敗上惡符朋黨併令徙嶺表遂以符知春州歲餘卒盧多遜之流

崖州也符向普曰朱崖雖遠在海中而水土頗善春州稍近瘴氣甚毒至者必死不若令多遜處之普不荅至是乃以處符

二月戊子朔日有食之○三月分三司各置使

上嘗語宰臣曰三司官吏奏事朕前紛紜異同此固不為私事但迭執偏見不肯從長商度朕每以理開諭朕於臣下務在將護才用優劣一一可見隨其器能各加任使奏對之際與不服以辭色善惡兼聽未嘗唑折之也宋琪曰人之才用罕有兼備陛下聰明照臨長短俱露或又初見天威內懷震懼若不賜之辭色何由畢其懇誠聖心深鑒事理曲盡物情臣下幸甚○常朕初朝議欲置三司判官十二員直史館羅處約上言三司之制非古也蓋唐中葉之後兵戎相仍以賦調繁夥權之所出故自尚書省分三司以董之今則倉部金部安能知帑藏之虛盈司田司川孰知河渠之遠近有名無實積習生常今宜復舊制若三司之中更分置條屬則愈失其本源矣又言九寺三監多為冗長之司雖設其官不舉其職願陛下建垂久之規不須更張使臣別置公署

置諮議翊善侍講官

于諸王及皇子府以王遹姚坦邢昺等十人為之○坦為益王元傑府翊善雅好直諫王嘗作假山所費甚廣既成召僚屬置酒共觀之衆皆褒賛其美坦獨俛首不視王強使視之坦曰但見血山安得假山王驚問其故對曰坦在田舍時見州縣督稅上下相急剝里胥臨門捕人父子兄弟送縣鞭笞血流滿身愁苦不聊生此假山皆民租賦所出非血山而何時上亦為假山猶未成有以坦之言告于上者上曰傷民如此何用山為命亟毀之王每有過失坦未嘗不盡言規正宮中自王以下皆不喜左右乃教王稱疾不朝上日使醫視之逾月不瘳上甚憂之召王乳母入宮問王疾增損狀乳母曰王本無疾徒以翊善姚坦檢束王起居曾不得自便王不樂故成疾耳上怒曰吾選端士為王僚屬者固欲輔佐王為善耳今王不能用規諫而又詐疾欲使朕逐去正人以自便何可得也且王年少未知出此必闡輩為之謀爾因命捽至後園杖之數十召坦慰諭之曰卿居王宮為羣小所嫉大為不易卿但能如此無患讒言朕必不聽也尋擢坦為考功郎○雍熙間以畢士安為諸王府記室上謂曰諸子生長深宮未知世務必資良輔贊導為善使聞忠孝之道卿等皆謹愿有行各宜勉之

親試舉人

擢王世則以下百七十餘人諸科五百餘人賜宴始就瓊林苑後遂為例以世則等十八人通判諸州上因謂近臣曰朕親選多士殆忘飢渴召見臨問以觀其才拔而用之庶得岩野無遺遂而朝廷多君子耳朕每見布衣縉紳間有端雅為衆所推譽者朕代其父母喜或召拜近臣必為擇良日欲其保終吉也朕於士大夫無所負矣○上嘗謂宰相曰唐置採訪使蓋欲察官吏善惡人民疾苦然所命者官高則權勢太重官卑則威令不行又所過州郡承迎不暇豈能悉知利害但虛有其名耳曷若精選擧才各分任使有功有過賞罰分明且國家選才最為切務人君深居九重何由偏識必須採訪苟稱善者多即是擇使與姑若擇一好人為益無限古人言得千良馬不若得一伯樂得十利劍不若得一歐冶此言來有理朕孜孜訪問止要求得良才以充任使也趙普曰帝王選用良善責助太平之理然於采擇要在得所蓋君子小人各有黨類最不可不謹也上然之

夏四月蠲漳泉苛斂

上嘗覽福建歲籍謂宰相曰陳洪進止以漳泉二州贍數萬衆無名科斂民所不堪比朝廷悉已蠲削民皆感恩朕亦不覺自喜○又嘗謂趙普曰前代帝多右少皆為帝王所為朕撫御萬方固不能家至戶曉但持其綱領行其正道以齊一之爾若偏霸割據克凡數百種狀悉令除去矣後五七年當盡蠲民租賦卿記朕此言非虛發也普曰陛下愛民之意發於天心惟始終力行之天下幸甚○又嘗謂宰相宋琪等曰近代以來政理隳紊無狀晉漢外則侯伯不法恣其掊斂內則權倖用事貨賂公行百姓未納王租先遭率斂欲何所告訴朕每念及百姓寒耕熱耘營求衣食國家若非贍養軍旅兩稅亦不忍徵督而況非理誅剥乎琪等對曰陛下恤民求理取鑒晉漢天下幸甚

班

外官戒諭辭 上嘗作戒諭辭二付閤門一以戒京朝官受任於外者一以戒幕職州縣官至是令閤門於辭日宣旨戒勑仍書其辭於治所屋壁遵以爲戒 五月河決滑州 灌澶濮曹濟鄆等州東至徐州入淮發丁卒數萬民夫十餘萬治之 作太乙宮 初方士言五福太乙天之貴神也行度所至之國民受其福以數推之當在吳越分故令蘇州築宮以祠之至是成又詔作宮于蘇州 黎桓來貢 桓殺丁璿自稱交州留後始遣使入貢上賜詔書因而撫之令遣丁璿母子入朝桓不聽命 六月穀洛伊瀍溢 溺死者以萬計 秋七月諸路大水○八月令中書密院修時政記 先是盧多遜監修時政記未成書直史館胡旦言唐以來中書樞密院置時政記周顯德中李穀又奏樞密院置內庭日曆自後闕廢請修之乃詔自今軍國政要並委參知政事李昉撰錄樞密院令副使一人纂集每季送史館從旦請先奏御時政記奏御始此 九月置江淮水陸發運使 于京師 寬兩稅限禁嚴刑催科 上謂宰相曰朕撫萬民如赤子念其耕蘇之勤春秋賦租軍國用度所出限未能去之比令兩稅三限外特加一月而官吏自求課最猶行捶撻暫令拘集此一事尤傷和氣乃下詔申儆之且令長吏皆察所爲有嚴刑催科者諭其罪又令自今遣使檢覆災旱必立限以遣之防稽緩也 冬十月置都進奏院 罷諸州知後官 趙普罷 出領武勝節度宴餞普于長春殿上賜普詩明日謂近臣曰趙普於國家有大勳勞朕布衣時與之遊從今齒髮衰矣不欲煩以機務擇善地俾之臥治因詩導意普感極且泣朕亦爲之墮淚宴之日樞密使王顯等侍側數視上袴上怪而問之顯等曰陛下所衣袴文綫俱倒上笑曰朕未嘗御新衣蓋澣濯數所致耳上因言此雖偏下已甚蓋念援拊之勞苦欲示嗣孫爲天下先也 十一月以宋琪李昉同平章事 上謂曰世之治亂在賞罰當否當其功罪無不治或以爲飾喜怒之具即無不亂與卿等戒之琪曰賞罰二柄乃御世之銜勒若馬無銜勒何以控御治天下者苟賞罰至公未有不致太平也○昉初與盧多遜善待之不疑多遜屢譖昉人或告昉昉曰盧與我厚不當爾於是上語及多遜事昉頗爲辯釋上因言多遜居常毀卿不直一錢昉始悟上由此益重之 詔宰相班親王上 琪等固辭上曰宰相之任實總百揆與群官禮絕藩邸之設止奉朝請而已元佐等尚幼欲其知謙損之道卿勿多辭也 以李穆呂蒙正李至參知政事 張齊賢王沔同簽署樞密院初穆知開封府時剖決精敏姦猾無所假貸由是豪右屏迹權貴不敢干以私上益知其才器有意大用○至是穆等入對上謂之曰朕爲官擇人惟恐不當今兩制之臣十餘皆文學適用操履方絜穆居京府尤號嚴肅故加獎擢也因思閭里間每旦焚香祝天子萬歲次則大臣眉壽朕與卿等安得不日思善事以副億兆之待耶琪等謝上又曰朕覽前書備見歷代治亂大抵君臣之際先要情通朕勵精求治卿等爲朕股肱耳目設有闕政宜悉心言之斷在必行朕每行一事偶有未當久之尋繹惟自咎責耳固不以尊君自持使人不敢言也○蒙正入朝堂有朝士指之曰此子亦參政事耶蒙正佯爲不聞同列欲詰其姓名蒙正遽止之且曰若一知其姓名則終身不能忘固不如毋知也從有張紳者知蔡州以贓敗或爲上言蒙正與紳有隙上即復紳官蒙正然不辨後得其實上復黜紳因謂蒙正曰張紳果有贓蒙正亦不辨 置侍讀官 上銳政之暇日閱經史患顧問闕人是歲始用著作佐郎呂文仲爲侍讀尋又爲翰林侍讀常出經史命文仲讀之文仲與侍書王著更宿而書學葛端亦直禁中每暇日多召問文仲以經書著以筆法端以字學○當時史筆修太

平塑類成日進讀三卷宋琪等曰窮歲晷短恐疲聖躬上曰
朕性喜讀書開卷有益不爲勞也尋改總類名曰御覽○上
嘗謂近臣曰朕每讀老子至佳兵者不祥之器聖人不得已
而用之未嘗不三復以爲規戒王者雖以武功克定終須用
文德致治朕每退朝不廢觀書者意欲酌前世成敗而行之
也○上嘗禁中讀書自巳至申始罷有蒼鶴飛止殿鴟吻逮
掩卷而去上怪之以語近臣對曰此陛下好學之感
也昔有鸛雀銜三鱣魚墜揚震講室下抑亦類此

李繼遷寇宥州擊敗之

雍熙元年春正月求遺書○廷美卒

廷美至房州憂悸成疾卒上聞之嗚咽流涕贈涪
王謚曰悼廷美母陳國夫人耿氏上之乳母也

李穆薨

臨其喪

穆性至孝操履純正遭母喪詔強起之尋以毀卒
上臨哭謂近臣曰穆國之良臣朕方倚用遽淪沒
非斷人之不幸
乃朕之不幸也

二月朔閱將校

按名藉參考勞績而升
黜之踰月而畢自後率
備其制上謂近臣曰朕選擇將校先取其借崖能御下者又
曰兵雖衆苟不選擇與無兵同舊制諸軍辭見或行間驍勇
出衆者令將校互相保任能戍遠不爲衆所
保上曰此人材勇朕可自保之由是稍加進用

三月滑州決河塞

先是塞房村口決河用丁夫凡十餘萬自秋
涉冬既塞而復決上不欲重煩民力乃命發
卒五萬人塞之及訖功上作
平河歌蠲水所及民田租

夏四月羣臣請封禪

詔許後以火
災故罷之

五月除江南鹽禁

尋復
之

乾元文明二殿災○初以京官充堂後官

是冬初以
堂後官充
職事官仍詔除入州外不赴朝參見宰相禮同胥吏
端拱初又令選選人授京官充堂後官

○六月求直言

火災故知睦州田錫上疏略曰給事中不得其人左
右補遺不舉其職致陛下有朝令夕改捨近謀遠之
事又言時久昇平天下混一故左取右奉致陛下以功業自
多然臨御九年四方雖寧而刑罰未甚措水旱未甚調陛下
謂之太平誰敢不謂之太平陛下謂之至理誰敢不謂之至
理又言宰相不得用人而委員郎差遣近臣不專受責而求
令録封章又言聽用太廣則條制必繁條制既繁則依從者
少自今凡有奏陳幸令大臣議而行之毋使垂之空言示之
寡信又言宰相若賢當信而用之宰相非賢當
擇而任之何以置之爲具臣而疑之若衆人也

遣使諸路察獄

御史李把
等八人

詔州縣官言事

初轉運使及知
州通判皆得上
書言事至是復降是詔俾附傳置以聞時有草澤上書言時
政者引對其詞狂悖上敕諭之越明年冬有龍陵主簿王膺
附驛奏事時福建輸鵝翎爲箭羽飲非常有物官督責尤急
一翎直至數百錢民甚苦之請以便宜論民取鵝翎代輸驛
奏其事因詔
孝郡悉如之

嚴慮囚限

令諸州十
日一慮囚

秋七月命諫官領登聞檢院

改匭院爲之仍令諫院
例舊差諫官一員主判

九月夏州襲敗李繼遷

初李繼捧入朝其弟繼遷留銀州詔發繼捧
親屬赴闕繼遷時年十七勇悍有智謀不樂
內徙與其黨奔入番族地斤澤距夏州東北三百里出其祖
彝興像以示戎人戎人皆拜泣稍稍歸附詔書招諭繼遷不
出至是知夏州尹憲巡精騎夜掩擊之斬首五
百級燒四百餘帳獲繼遷母妻獨繼遷以身免

冬十月召隱士陳摶

上之初即位嘗召之至是復至上益加禮
重遣使送至中書宋琪等問曰先生得玄
默修養之道可以授人乎曰摶遺流山野無用於世鍊養之
事皆所不知無可傳授然正使白日生天何益於治聖上龍
顏秀異有天日之表洞達古今治亂之旨真有道仁聖之主
正是君臣合德以治天下之時勤行修鍊無以加此琪等表

上其言上覽之甚喜賜號希夷先生尋請還華山○上嘗謂
宰相曰朕每日所爲有常度辰巳間視事旣罷即看書深夜
乃寢五鼓而起盛暑永晝未嘗卧至於飲食亦不過差行之
已久甚覺得力凡人飲食飽無不昏濁儽四支無所運用更
復就枕血脉凝滯諸疾自生
卿等亦宜留意於攝養也
嵐州獻一角獸 徐鉉等以爲祥
麟上曰珍禽奇獸奚益於事方內
乂寧風俗淳厚此乃爲上瑞耳 十一月丁卯郊奉
宣祖配改元 初太祖追尊四廟親郊以宣祖配上即位從禮官議故三年六年再郊並以太祖配
及將封禪扈蒙定禮奏言經曰嚴父莫大於配天請以宣祖
配天太祖配上帝至是遂用蒙議識者非之自張昭竇儀卒
朝廷諮訪故典草立儀法皆蒙專焉○上嘗謂宰相曰
今歲大稔人民亦無疾疫當與卿力行好事以荅天意 十
二月罷廣南諸州采珠場 自是惟商舶互市○淳化中罷端州貢硯

立德妃李氏爲皇后 故潞州刺史處耘之女也 是歲令外
庭勿與內藏 詔自今內藏庫月帳於內東門進外庭不
得與其事上謂左右曰此蓋慮司計之臣
不能節約異時用度有闕復當賦率
於民耳朕然不以此自供嗜好也
乙酉 雍熙二年春二月禁增置寺觀○三
月親試舉人初唱名賜第 得梁顥以下一百七十餘人諸科一百餘人並
唱名賜及第李昉呂蒙正之子皆入等上曰此並勢家不宜
與孤寒競進並罷之左右言尚有遺材復試又得洪湛等七十
餘人諸科三百餘人並賜及第○夏四月遣使振江南饑 御史安國祥等十
人 夏州敗李繼遷 繼遷春間詐降誘殺都巡檢曹
光實至是夏州敗其衆丑利夜宴

近臣 宴于後苑宰相以下三館皆與賞花釣魚曲宴始此 秋七月詔按視倉
粟 轉運及長吏計支用外出糶或借貸與民及轉輸京師不省視而致損敗者緋去官論如律 八月
遣使按察荊浙等路 李承積等六人 九月廢皇子楚
王元佐爲庶人 初廷美得罪元佐獨申救之上不聽廷美死元佐遂感心疾屢爲殘忍不
法至是坐縱火廢 冬十月録繫囚 上決事至日旰因謂宰相曰中外臣寮若皆留心政
務天下安有不治者古人宰一邑守一郡使飛蝗避境猛虎
度江況人君能惠養黎庶申理冤滯豈不感召和氣乎朕每
自勤不忘此志必無改易或云百司細故帝王不當親決朕意則異乎是 十二月庚子朔
日有食之○宋琪罷 琪與樞密使柴禹錫交通上不欲暴其狀以琪素好詼諧無大
臣體禹錫不能輸誠奉公并罷之琪守本官上詔李昉等曰
朕於大臣豈欲容易進退第爲宰相乃請居盧多遜舊第不
避更名與鍾離意何相遠耶又曰中書樞密朝廷政令所出
治亂根本繫焉且天下廣大卿等與朕共理當各竭公忠以
副任
用

皇朝編年　備要卷第三

皇朝編年備要卷第四　凡八年

太宗皇帝　起丙戌雍熙三年止癸巳淳化四年

（丙戌）雍熙三年春正月命曹彬等分道伐契丹　彬克涿州田重進降飛狐靈丘二縣及蔚州潘美降寰朔應三州克雲州○尋命遷四州民于許汝間

夏五月詔班師　先是知雄州賀令圖等上言虜主年幼國事決於其母請乘釁取幽薊上始命曹彬等北伐時宰惟清張洎李至等並切諫皆不聽彬等之行也上諭以潘美之師但先趣雲應朔等以十萬之衆聲言取幽州持重緩行毋貪小利虜聞大兵至必悉衆救范陽不暇援山後矣彬至涿州留十餘日食盡退師雄州以援供饋上聞之大駭曰豈有敵人在前而却軍以援糧乎亟遣使止之彬所部聞美及重進累捷恥不能有所攻取乃再趨涿州復以糧食不繼退師至岐溝關北虜追及之我師大敗○彬等未還趙普上疏切諫曰陛下出師將以收復幽薊今戰鬬不息民疲師老臣以爲克復未可期也上優詔答之○上以諸將違詔失律作自勉詩賜近臣初議興兵上獨與樞密院計議一日至六召中書不預聞及敗召樞密使王顯副使張齊賢王沔謂曰卿等共視朕自今復作如此事否上既推誠悔過顯等咸惕懼若無所容宰相李昉等相率上疏言漢高祖文帝和親事請密諭諸將殺鑿事機庶幾可弭邊塵

六月戊戌朔日有食之○選滄霸等州守臣　張永德知滄州宋偓知霸州劉廷讓知雄州趙廷溥知貝州廷讓等皆宿將久罷節鎮上欲令擊虜自效故與廷溥並命○初上選楊廷慶等分知諸州因謂宰相曰刺史之任寄爲親民苟非其人則民受其禍昔者黃霸守潁川崇尚儒雅教化大行境內乃有鳳凰麒麟嘉禾甘露之瑞良爲善政也

秋七月以李繼隆爲馬軍都虞候　初米信等軍敗獨繼隆所部成列而還即命繼隆知定州及詔分屯諸軍繼隆令書吏盡錄其詔旬日有敗卒集城下不知所向繼隆按詔給券俾各持詣所部上嘉其有謀故命之

田重進馬步軍都虞候　自張令鐸罷凡二十五年不除人幽州之役惟重進之師不敗故特命之上之爲晉王也嘗以酒炙餉重進重進拒不受使者曰晉王之賜何可拒重進曰我知陛下何晉王也卒不受上由是愈重之然始委任焉

遣使振劍州饑○八月契丹陷寰州　契丹復據雲應朔等州初遷四州之民命潘美楊業以所部護送之虜兵邀擊之業力戰自日中至暮手刃數百人馬重傷不能進遂爲虜所禽業太息曰上遇我甚厚何面目求活於虜中乃不食三日而死業不知書忠烈武勇有智謀練習攻戰與士卒同甘苦故士卒樂爲之用其敗也麾下尚百餘人業慰遣之皆感泣不肯去遂俱死無生還者上聞業死甚悼之詔削美三任贈業官賜其家粟帛錄其子五人

冬十月授黎桓靜海節度　命李若拙李覺賫詔往使桓拜詔盡恭燕享日以奇貨異物列于前若拙一不留盼又卻其私覿

十二月契丹寇瀛州　劉廷讓與之戰于君子館全軍敗沒廷讓僅以身免賀令圖爲契丹所紿縛而去令圖貪功生事輕而無謀初與其父懷浦首建北伐一歲中父子皆敗天下笑之○寇代州守臣張齊賢敗之　兵薄城下神衛都校馬正率所部禦之衆寡不敵副部署盧漢贇畏懦保壁自守齊賢選廂軍二千出正之左右誓衆感慨一以當百虜少卻先是齊賢約潘美以并師來會間使爲虜所得既而美使至謂有旨令毋出師齊賢乃閉其使室中夜遣兵由城西南持幟然炬虜見謂并師至駭而北走齊賢先伏兵掩擊大敗之齊賢悉歸功於漢贇漢贇以捷音聞上優詔褒答後知漢贇未嘗接戰罷之

（丁亥）雍熙四年春正月遣使按察川廣江浙等路 韓援等八人 契丹入寇 陷深祁易等州 詔寬恤邊郡 釋潰卒之罪贍戰沒之家錄用勞績及死事者子孫蠲河北逋租經戎寇蹂踐配給賜有差自曹彬及劉廷讓等相繼敗衄緣邊瘡痍之卒不滿萬人河朔震恐無復鬭志虜長驅深入攻陷州郡鹵掠士民觀博以北咸被其禍上深哀痛焉故下是詔 增築河北城壘 時陳恕知大名府營用多取於民不時集恕怒命府中大豪一人將斬之叩頭流血請限翌日辦其事過期甘死不數日而功就 夏四月募河北義軍 上將大討契丹令河南北諸州募丁壯為義軍京東轉運李惟清三疏爭之李昉等相率上言河南百姓世習農業罔知戰鬭或慮人情動搖相聚為盜陳王元僖亦言願且於河北諸州點集上納之 詔陳戎策 侍御史趙孚上言大略謂宜內脩戰備外許歡盟上嘉其言 併水陸發運為一司 ○五月許文臣換武 殿中侍御史柳開上言願效死北邊上亦欲兼用文武識定寇亂於是開與鄭宣等並換授焉 遣使諸路市馬 越明年冬國子博士李覺上疏論馬政略曰市馬之費歲益而廐牧之數不加者蓋失其生息之理也且戎人蓄牧轉徙旋逐水草騰駒游牝順其物性由是浸以蕃滋也暨乎市易之馬至于中國則縶之維之飼以枯槁離析牝牡制其生性玄黃虺隤因而減耗宜然矣又不同中國之馬服習成性食枯芻飲肇皖率以為常故多生息日無耗失今軍伍中牝馬甚多而孳息之數尤鮮若何也皆云官給秣飼之費不充又馬多產則羸瘠駒能食則侵其芻粟馬母愈瘠養馬之卒有罪無利是以駒子生乃令殺灭而死其後官司知有此蠹於是議及養駒之卒量給賞緡其如所賜無幾而尚習前弊今竊揣量國家所市戎馬直之少

若死不下二十千往來資給賜予復在數外是貴市於外夷而賤棄於中國非理之得也國家縱未能別擇牝馬以分畜牧宜且減市馬之半直賜畜駒之將卒增其月給俟其後納馬即止是貨不出中國而馬有滋也大率牝馬二萬而駒收其半亦可歲獲萬匹況復駒又生駒十數年間馬必增倍後趙守倫復建議行之牧馬頗蕃息矣 賜諸將陣圖 名曰平戎萬全陣圖召潘美田重進崔翰等親授之并書將有五才十過之說以賜焉 秋七月置三班院 初供奉官殿直殿前承旨悉隸宣徽院至是以其衆多別置三班院領之 冬十二月詔以取士之職歸有司 先是上閱試舉人累日方畢李相蒙請以春官之職歸於有司如唐故事乃詔歲命春官知舉

（戊子）端拱元年春正月親耕籍田 上作東郊籍田詩賜近臣因曰國之上瑞惟豐年耳自累歲登稔人無疾疫朕求治雖切而德化未洽天貺至是朕無懼乎 大赦 ○二月置司諫正言 改左右補闕拾遺為之上以時多循默失建官本意故更以新名欲使舉職也 禁獻珍禽奇獸 ○李昉罷 為右僕射先是有翟馬周擊登聞鼓訟昉不憂邊思職但飲酒賦詩并置女樂等事於是上召賈黃中草制令切責之黃中言僕射師長百寮舊宰相之任今自工部尚書拜乃殊遷非黜責之義若以文昌務簡均逸為辭庶幾得體上然之 以趙普為太保兼侍中呂蒙正平章事 普舊德元老蒙正晚出驟進與普同位普甚推許之 皇子元僖封許王 上手詔戒元僖等大略謂帝子親王先須克己勵精聽卑納誨每著一衣則憫蠶婦每餐一食則念耕夫至於聽斷之間勿先恣其喜怒元僖尹開封御史中丞因事劾奏之

元僖詐干上乞賜寬宥上曰此朝廷儀制孰敢違之朕若有過臣下尚加糾擿論罰如式○駙馬都尉王承衍石保吉等自鎭歸入朝御史召臺參承衍等訴之上曰風憲之職朝綱在焉汝當亟往

詔諸路振饑○申警官吏上勵精求理欲聞讜論患群下莫肯自盡下詔申警之俾悉當上言振職其後上封事頗衆有詔閤門非法僥望乃許受之

三月求直言○侯莫陳利用伏誅利用成都人初以左道得幸官至團練使大爲姦利趙普發其事請誅之上欲貸其死普固以請且曰陛下不誅是亂天下法法可惜此何足惜哉上竟爲誅之

夏四月復北邊互市仍禁戎卒侵略累歲征行民力凋耗上頗有厭兵之意矣○尋以郭守文爲鎭州都部署上面命之曰朝廷以鎭定高陽控扼往來咽喉虜若敢逾鎭定汝但勿與戰守文得俸祿皆市牛酒以犒軍士卒之日家無餘財武夫悍卒皆爲流涕先是將臣以重兵戍邊者多生事致寇以守文沉靜有謀略命鎭常山及卒上擇可繼守文者默然良久曰劉廷翰其人也

罷水陸發運以其事分隸排岸司

五月置秘閣于崇文院分三館書以實之淳化初詔與三館並列從李至之請也先是遣使求古書奇畫墨跡悉集秘閣圖籍之盛近世所未有也○三年李至請賜新額上飛白書二大字作贊及詩賜之○淳化二年至爲秘書監進新校御書三百八十卷上因從容謂之曰人之嗜好不可不戒不必遠取前古秖如近世符彥卿累任節鎭以射獵馳逐爲樂於是近習竊測其意爭獻鷹犬彥卿多假借之其下因恣橫擾故知人君當淡然無欲勿使嗜好形見於外則姦佞無自入焉朕年長他無所愛但喜讀書多見古今成敗善者從之不善者改之如斯而已矣

賜李繼捧姓名授定難節度命招討李繼遷賜姓趙名保忠命管夏綏宥靜五州初朝廷數諭繼遷不肯降益侵盜邊境用趙普之議復繼捧夏臺故地令圖之

閏月親試下第舉人先是禮部侍郎宋白知貢舉放進士程宿以下二十八人諸科百人榜既出謗議蠭起或擊登聞鼓求別試上意其遺材召下第人覆試得進士馬國祥以下及諸科凡七百人令樞密院用白紙爲牒賜之以試中爲目令權知諸縣簿尉上既親擢國祥等猶恐遺材又命王世則等召下第進士及諸科人試得合格數百人上覆試詩賦又擢進士葉齊以下及諸科凡百餘人並賜及第

秋七月除蜀鹽禁○八月幸國子監命博士李覺講周易之泰卦上甚悅賜帛百疋

冬十月置四廂都指揮使以殿廷召孔守正爲之馬步軍龍衛神衛四廂殿前捧日天武四廂

放五方鷹犬禁來獻○以樊知古爲河北兩路都轉運部轉運始此知古即若水也上賜今名

十一月李繼隆敗契丹于唐河虜騎大至唐河北將入寇諸將欲以詔書從事堅壁勿戰監軍袁繼忠獨請死於虜中黃門五人皆執詔書止之定州都部署李繼隆曰閫外之事將帥得專焉乃與繼忠出兵拒戰虜騎大潰捷音聞上降璽書褒獎賜予甚厚

十二月寬緣坐法靈州河外寨主李瓊以城降賊有司將坐其家屬上曰窮邊孤壘又無援兵緣坐之法朕甚不忍行也

己丑 端拱二年春正月詔陳備邊策戶部郎中張洎奏言國家自飛狐以東重關複嶺皆爲契丹所有燕薊以南平壤千里番漢共之失地利矣河朔郡縣列壁相望然虜騎南馳衆寡不敵城壘自固莫敢出戰此分兵力之過也今既未能克復幽薊宜悉聚河朔之兵建三鎭鼎據而守焉又

言涿州之戰元戎將校各不相管轄以謙謹自任未聞賞一
効用戮一叛命宜反其道又言稍舉通和之策使兵食有餘
然後大舉幽薊未復終不得高明○右拾遺直史館王禹偁
上言兵勢患在不合將臣患在無權請於邊上建三軍軍
十萬人使互相救援又言大戎婦人任政荒淫不法請以厚
利啗其酋長以離其心又言國家西有趙保忠折御卿宜敎
此二帥以麟府銀夏綏五州張掎角之勢內則可併省官吏
二三千負栽俸數十萬以供邊用寬民賦又言舉進士者或
不數年致位顯達一言可采寵錫動逾千萬宜稍艱難選舉
抑儒臣而激武士又言曹彬北伐及招置義軍等事大臣皆
不預知望自今聽朝之暇頻召大臣共議邊事毋使小臣間
廁又言今郡縣雖多除河北備邊之外惟東至登萊西盡秦
鳳南抵淮泗而已此數十州中土之根本不可不惜也望少
度僧尼少崇寺觀勸風俗務田農上覽其奏深加賞歎禹偁
尤器之○知制誥田錫上言用間諜及委任宰相大略與禹
偁奏同又言將帥非材即無威名宜精加選用旣得其人不
必降以陣圖不須授之方略自然成功○吏部尚書宋琪本
燕人知虜中形勢亦上疏言備邊之計且曰兵凶器聖人不
得已而用之若選使通和弭戰息民此亦策之得也疏奏頗
采之○右僕射李昉亦引漢唐故事深以屈己修好爲言時
論稱之

二月以陳恕等爲河北等路營田使 議者請爲方田以限戎馬旣入辭曰今之戎士皆以募致又使之服田恐其生變通判鎭州裴莊度支使李惟淸皆言其不便其議遂寢

下詔罪己寬恤邊郡 大略如雍熙四年之詔

三月親試舉人 得陳堯叟以下一百八十餘人諸科四百餘人賜宴始令三館文臣並會賜堯叟等箴一首勉以修身謹行猶古敎官之意時有中書吏人及第上令奪所授勑牒乃詔禁吏人應舉

夏旱 自三月至五月錄繫囚遣使分路決獄是夕雨

秋七月以寇準爲樞密直學士

準時爲左正言直史館承詔極言北邊利害上器之謂宰相
曰朕欲擢用準當授何官宰相以開封府推官對上曰此官
豈所以待準者耶宰相又擬是官上沉思良久曰且使爲是
官可也準嘗知巴東成安二縣其治一以恩信每期會賦役
未嘗出符移惟具鄕里姓名揭縣門而百姓爭赴之無稽違者

彗出東井 凡三十日上避殿減膳初上以區宇乂寧歲時豐稔欲告謝宗廟以彗星見而止趙普奏言司天妄以妖星爲合滅契丹但是謟諛所宜審聽

契丹寇威虜軍擊敗之 尹繼倫李繼隆敗之于唐徐河閒殺虜相及斬其大將于越孩傷遁走俘獲甚衆自是不敢大入寇以繼倫面黑相戒曰當避黑大王○張洎言威虜軍可廢又言凡邊境軍壘其甲卒不滿三萬人者皆可廢以壯緣邊大鎭詔發威虜舉援之

八月大赦 是夕彗沒

開寶寺塔成 所費億萬前後踰八年乃成田錫嘗奏疏其言甚切有曰衆以爲金碧熒煌臣以爲塗膏釁血上亦不怒

九月鎭星熒惑入南斗○冬十月趙保忠加同平章事○旱 上減膳賜宰臣詔罪己自責趙普時在告呂蒙正等入謝乞依漢制策免上慰勉之○王禹偁上言乞自乘輿服御以下百官俸料悉第減之且言臣於朝行中最貧願首減以贍耗蠹之咎○田錫上言此責陰陽失和燮調倒置上侵下之職而彌理未盡下知上之失而切諫未能奏上上及宰臣皆不悅出錫知陳州

令樞密錄聖語 中書門下言所對時政記錄御前殿樞密使以下先上宰臣未上所有宣諭聖語乞差樞密副使二人逐旋抄錄送中書同修爲一書而授史官自後副使或知院二人同掌之

十二月省尊號 上曰皇帝兼稱已爲不可朕欲稱王但據與諸子同耳群臣又上法天崇道文武皇帝詔去文武二字餘許之

是歲罷沿邊互市

庚寅 淳化元年春正月趙普罷普卧病上屢幸其第省問普疾
篤三上表致政上不得已以普爲西京留守兼中書令普既
罷呂蒙正以寬簡居相位辛仲甫從容其間政事多決於王
沔沔聰寤敏辯有適時材用然性苛刻 蓬州司法鄭
不以至誠待人進退非允人多怨之
偁伏誅坐受賍故入死罪杖殺知州通判並免官削任仍詔戒天下初四三人被誣爲劫盜偁素致死罪獄
已具録事參軍鄒護察其枉不署牘白知州楊全乞別鞫之
全性律不聽引囚抵法囚號呼不伏乃別繫獄既而捕獲正
盜因得釋遣繫偁等詔削坐其罪護代還上召勞之 賜江
日後能活吾乎民深可嘉也遂遷秩賜金以旌之
浙等路諸州書刻閣揭建賈商並賜印本九經令長吏與衆官共閲之 二月
振登州饑登州二縣饑詔振之仍坐長吏蔽匿之罪 夏四月夏州敗
李繼遷尋又敗之于安慶澤子王庭鎮 五月置詳覆推勘官刑部
詳覆官六員御史臺推勘官二十員若諸州有大獄則乘傳
就鞫辭日上必親諭曰無滋蔓無留滯還必召見問以所推
事狀滿三歲考
殿最而黜陟之 鑄淳化元寶錢國初錢文曰宋元通寶後曰太平通寶至
是改鑄上親書其文作真草行三體自
後每改元必更鑄以年號元寶爲文 秋八月毀左
藏金銀器上性節儉退朝常著華陽巾布褐絁縧内服惟絁絹咸累經澣濯乘輿給用無所增益
冬十二月立覆奏法從謝泌之請也時群臣奏事者既得其奏皆得專達于有
司頗容巧妄泌請自今凡政事送中書機事送樞密院財貨
送三司覆奏而後行遂著爲定制中外所上書疏亦如之
辛卯 淳化二年春正月置内殿崇班等職

左右侍禁三班奉職借職 二月知晋州祖吉伏誅坐贓枉殺○王化基治祖吉獄
鞫其士豪王姓者云吾小民見州將貪恣相濺率爲之豈
知其犯法哉帳數不已化基詰其前後郡守王言三十年巳
來唯梁鄴官不受一錢餘無見者梁鄴官乃扃也有文詞太
祖嘗欲令知制誥爲時宰所忌遂止後化基因言於上時扃
已老病不任吏事淳化五年以扃爲鎮國行軍司馬 賜鄭文寶張觀五品服
文寶時爲殿中丞素使川峽均稅奏擒商人到岸稅錢行次
渝涪間夔州戍卒百餘人劫庫兵爲亂乃乘輕舸泝流一夕
數百里至則悉擒斬之使還上面加賞激賜服觀時爲監察
御史三司言劾外稅輕上欲增之觀奏言遠方之民易動難
安遂止後上疏言陛下修容辟旨對順萬書叢脞咸以上聞
豈徒褻瀆聖尊知方寸案牘瑣細願陛下聽斷之暇宴息之
餘體貌大臣與之揚榷使天下之心悉勝神意論思則治體化源
何所不至臣又嘗讀唐史見正觀初始置弘文館命學士書
宿更直互進聽朝之際則引入内殿講論文義商榷時政或
日旰忘倦或有分始罷况陛下左右前後皆端士偉人幸望
端拱穆清收視反聽儲精常之務養浩然之氣深詔近位聞
攄真風興夫鼓量全氣剖析毫釐以有限之光陰役無涯之
細務實可同年而語哉上覽而善之召賜服遷度支判官○
學以文寶爲陝西轉運許以便宜從事驟用庫錢倉歲數文
寶誘豪右出粟三萬斛
活飢民八萬六千餘人 閏月辛未朔日有食之○
除峽路米麥等稅○寬商征除商賈貨殖外負販細等勿征違者罪之
命近臣兼差遣院及流内銓翰林學士賈黄中蘇易簡領差
遣院李沆同判流内銓○三年冬置審勘院命王沔等知京
朝官考課張宏等知幕職州縣官考課又命魏廷式等同較
三班殿直以上功過沔考課悉目細碎視士君子如吏卒設
關格以防之物論甚譁○四年春改審勘院爲審官考課院

京朝官屬審官京職州縣官屬考課幷磨京朝官差遣院歸審官以考課院歸流內銓凡常調選人流內銓主之奏舉及歷任殿累者考課院主之供吏負而省司局議者咸以爲當從蘇易簡之請也 三月詔以旱蝗欲自焚翌日雨 蝗盡殪先是上召近臣問以時政得失冠準言刑罰偏頗所致上問其故準曰頃祖吉王淮皆受賕數萬計吉既伏誅而淮以參知政事沔之母弟止杖于私室非偏頗而何上大悟明日召沔切責之 夏五月置諸路轉運司提點刑獄官 州府十日一具囚帳供報有疑獄即往視命員外郎董循等十人分充之 置折博倉 初募商人輸粟優其價令執券抵江淮給以茶鹽謂之入中或言其弊罷之自是歲失巨萬之入端拱二年復之歲旱中止至是復置其所因用商人便之 以謝泌爲左司諫 上嘗正殿頗施綵繪泌爲左正言因對陳其事即日命代以赭堊賜泌金紫而遷之泌謝曰陛下從諫如流故臣得輸誠昔唐末有孟昭圖者朝上疏諫暮不知所在如此安得不亂上動容久之 六月汴決浚儀上親督衛士塞之 自辰及午水復故道尋又決宋州命塞之又決亳州遂東流 秋七月令三司均節財用 上謂三司使李惟清等曰夫貨財所以濟用度或取之不以其道適惠養庶民之意豈能召和氣乎當共務均節毋致厚斂於下朝廷自克平諸國財力雄富然聚兵京師外州無留財支用悉出三司故上孜孜然務出至親爲裁處必以愛民惜費爲本有司言油衣帟幕破損欲弃之上悉令浣染爲旗幟數千又調給薪退材作長床數百 李繼遷降賜姓名授官 賜姓趙氏名保吉授銀州觀察使先是趙保忠奏繼遷諭蕃戎入寇來乞師正月命翟守素帥師屯夏州以助之至是繼遷聞守素將兵來討恐懼奉表歸順 八月置審刑院 于禁中以李昌齡知院事仍置詳議官六員上慮大理刑部吏舞文巧詆凡獄具上奏者先申審刑院印訖以付大理寺刑部斷覆以聞乃下審刑院中覆裁決訖以付中書當者即行之其未允者宰相覆以聞始命論決 九月呂蒙正罷 爲吏部尚書上嘗謂近臣曰累有人言儲貳事朕頗讀書見前代治亂豈不在心但諸子幼沖未有成人之性所命僚佐悉擇良善之士至於臺隸輩朕亦自揀選不欲姦險巧佞在其左右讀書聽講咸有課程俟其長成自有裁制何言者未諒此心至是度支判官宋沆等五人伏閤上疏請立許王元僖爲皇太子詞意狂率上怒甚以沆乃蒙正妻族故罷之 以李昉張齊賢同平章事○王化基爲御史中丞 化基嘗慕范滂攬轡澄清之志獻澄清略言五事其一請復尚書省曰國家立制動必法天尚書省上應天象對臨紫垣六卿擬喉舌之官郎吏應星辰之位三司使額乃近代權制請廢三司止於尚書省設六尚書分掌其事其二曰謹公舉其三曰懲貪吏其四曰省冗官以爲州郡設監臨事務朝官及使臣等數倍於舊乞行裁減其五曰擇遠官上嘉納之 置知樞密院及同知 以張遜爲知院溫仲舒寇準爲同知知院之名始此遜仲舒準仍並帶副使自後或以正官或檢校官爲之秩與副使同 冬十一月復次對 詔自今內殿起居日復令常參官兩人次對閤門受其章太祖時嘗行之事廢至是復之 以畢士安爲翰林學士 先是知制誥范杲獻玉堂記請備其職上惡其躁競出之外郡執政欲用蘇易簡上曰極知易簡文學資任不下士安第德行不及耳是冬承旨蘇易簡續翰林志二卷以獻上嘉之賜詩二首又飛白書玉堂之署四大字令中書召易簡付之榜於廳額上曰此永爲翰林美事易簡曰自有翰林未有如今日之榮也 十二月朔行入閤儀

初上以入閤舊圖承五代草創禮容不備命史館修撰楊徽之等討論故事別爲新圖至是詔於文德殿行之張洎既與徽之等同撰新定儀又獨上疏曰竊以今之乾元殿即唐之含元殿也在周爲外朝在唐爲大朝冬至元日立全仗朝萬國在此殿也今之文德殿即唐之宣政殿也在周爲中朝在漢爲前殿在唐爲正衙凡朔望起居及冊拜妃后皇太子王公大臣封四夷君長試制策舉人在此殿也今之崇德殿即唐之紫宸殿也在周爲內朝在漢爲宣室在唐爲上閤即隻日常朝之殿也昔東晉太極殿有東西閤唐置紫宸上閤法此制也且人君恭己南面向明而理紫宸黃屋至尊至重故巡幸則有大駕法從之盛御殿則有鉤陳羽衛之嚴故雖隻日常朝亦須立仗前代謂入閤儀者蓋隻日御紫宸上閤之時先於宣政殿前立黃麾金吾仗候契勘畢喚仗即自東西閤門入故謂之入閤今朝廷且以文德正衙權爲上閤甚非憲度況國家不承正統宇內治平凡百憲章悉從損益惟視朝之禮尚爲因循竊見長春殿正與文德殿南北相對伏請改創此殿以爲上閤作隻日立仗視朝之所其崇政殿即唐之延英殿是也爲雙日常時聽斷之所庶乎臨御之式允叶前經今與議乃以入閤儀注爲朝廷非常之禮甚無謂也臣又案舊史中書門下御史臺爲三署謂侍從供奉之官今起居日侍從官先入殿庭東西立定俟正班入一時起居其侍從官則東西對拜甚失北面朝謁之儀今請舉舊儀侍從官先次入起居畢分行侍立於丹墀之下故謂之蛾眉班然後宰相率正班入起居雅合於禮又言陛下自臨御十有五年未嘗一日不雞鳴而起乞依唐制隻日視朝雙日不坐奏入不報

女眞請伐契丹詔却之 女眞言契丹以兵隔其朝貢之路請擊之不許自是遂屬契丹○上嘗謂侍臣曰國家若無內患必有外憂若無外憂必有內患外憂皆可預防惟姦邪無狀若爲內患深可懼也帝王用心常須謹此 **無冰**

壬辰 淳化三年春二月乙丑朔日有食之

飢○遣使按諸州民田○三月親試舉人初糊名考校 是歲諸道舉人凡萬七千餘人蘇易簡知舉殿試始令糊名考校內出卮言日出賦題試者不能措辭相率叩殿檻上請有錢易者日未中三題皆就以其輕俊特命黜之得孫何以下三百餘人諸科八百餘人就宴賜御製詩三首箴一首時詔刻禮記儒行篇賜近臣及京朝官受任于外者併以賜何等初內殿宴士例賜御詩以寵之至陳堯叟始易以箴至是詩箴並賜 **以和峴知制誥** 峴上表謝賜儒行篇上覽而嘉之故有是命其後欲召蒙入翰林爲學士既而謂左右曰蒙眸子眊眊胸中必不正不可以居近侍也其命遂寢 **夏五月朔行入閤儀** 舊制入閤惟殿中省細仗隨兩省供奉官先入陳於庭上以爲儀衛大簡命有司更設黃麾仗其殿中省細仗仍舊從新制也 **旱** 遣使諸路決獄是夕雨 **六月黑風晝晦○置常平倉** 京畿大穰命增價糴貯之歲饑即減價糶名常平倉建爲定制 **秋七月趙普薨** 普初以吏道聞寡學術太祖常勸以讀書普晚手不釋卷每朝廷有大議則闔戶自啓一篋取一書閱之及卒家人視其篋則論語二十篇耳普事兩朝出入三十餘年未嘗爲子弟求恩澤使謚忠獻追封韓王 **八月召隱士种放不至** 放居終南山以講習爲業及詔至其母曰常勸汝勿聚徒果爲人所知遂辭疾不至上亦不奪其志 **九月幸秘閣○冬十月命雷有終制置江淮兩浙茶鹽** 上以茶鹽之價輕重不均欲更立新制命有終按視先是三司使魏羽等言諸州茶鹽市征主吏多負官課請行决責上曰當按問其實若水旱災沴致虧官課非可加刑也帝王者爲天下主財用物等同計當以至公爲心無事刻剥致害民而傷和氣也 **十一**

月許王元偓薨詔以來年正月上辛郊元偓性仁孝尹京五年政事無失追贈太子諡孝恭詔以將有事於南郊前十日許王薨按禮天地社稷之祀並不廢其集議之未填上奏以爲先王制禮皆本人情今詔輟十一月以後五日朝參有司又以十二日十三日受誓戒若皇帝既輟朝而未成服則全爽禮文百寮既受誓戒而入奉慰又違令式家國之儀頓失吉凶之制相干況許王地居藩戚望著親賢於昆仲爲太宗於朝廷爲冢嗣遽致薨逝朝野同哀伏想聖情豈勝追念當悲慘之際行對越之儀臣等竊慮上帝之弗歆下民之斯惑矣祭天之儀歲有四焉載於禮經非有升降伏請以來年正月上辛合祭天地從之

癸巳

淳化四年春正月辛卯郊奉宣祖太祖配從禮儀使蘇易簡之請也易簡上言親祀圜丘以宣祖侑神作主此則符聖人大孝之道成嚴父配天之儀恭以太祖光啓丕圖以聖授聖謹按唐永徽中以高祖太宗同配上帝欲望親祀郊丘奉宣祖太祖同配其常祀孟春祈穀孟冬神州季秋大享以宣祖崇配冬至圜丘夏至北郊孟夏雩祀以太祖崇配從之

二月乙未朔日有食之○廢沿江榷貨入務聽商人貿販從番有然之請也黎桓封交阯郡王○遣使分路巡撫上以江浙淮陝比歲旱災民多轉徙頗肆攘奪多罹刑辟命韓援等八人分撫之俾之招集流亡導揚聖澤察決庶獄率從輕典有可以惠民若得以便宜從事官吏罷斂苛刻若上之詔令有未便者條奏蜀盜王小波攻掠諸縣蜀地饒富孟氏割據府庫益以充溢及王師平蜀孟氏所備悉歸內府而言事者競起功利成都常賦外更置博買務諸郡課民織作禁商旅不得私市布帛司計之吏析及秋毫蜀地狹民稠耕作不足以給益以貧困兼并者從糴賤販貴以奪其利青城縣民王小波聚衆起而爲亂謂衆曰我疾貧富不均今爲汝均之貧民多來附者遂攻掠邛蜀諸縣殺縣令齊元振剖其腹實以錢蓋惡其誅求之無厭也賊黨由是愈熾

三月命何承矩制置河北緣邊屯田初承矩至雄州即建屯田之議會黃懋亦請於河北興水田乃以承矩爲使懋爲判官發河北諸州戍兵萬八千人給其役關增泊種稻田自是菱蒲蠃蛤之饒民賴其利

夏五月以張洎錢若水爲翰林學士上謂侍臣曰學士之職清切貴重非他官可比朕常恨不得爲之○未幾賜近臣飛白書若水及洎詩洎揣摩上意上疏備述凡數千言上賜書嘉獎洎性險詖尤善事宦官嘗引唐故事奏內供奉官藍敏爲學士上不從然以文采清贍巧於迎逢上卒喜之○初若水任同州推官時有疑獄錄事參軍以私憾故入平民死罪應坐死者數人若水留其案不決錄事屢侵爭之若水不爲動遽遣人密得其實詰具因遂獲免州欲上其事若水固辭曰若水得實當置錄事於何地耶錄事詣若水叩首謝若水辭謝之由是遠近翕然稱其賢上亦聞若水名會冠準薦之元年命爲秘書丞直史館上嘗命若水撰賜趙保忠詔有不斷繼遷存撫免之三元潛疑光嗣持首鼠之兩端之語上大喜謂若水曰此四句正道着我意及李繼遷納款又命草賜繼遷詔略曰既除手足之親已失輔車之勢上批其後云依此詔本樣付若水家因寶藏之

併三司置一使命魏羽領之詔罷鹽鐵度支戶部等使三司但置使一員判官六員推官三員從馬雍昌之議也

六月張齊賢罷爲左丞初命知定州制辭有力不逮心名浮於實之語齊賢尋自言母年八十五不願離左右上惻然許之齊賢在相位時母入謁禁中上歎其壽考有令子多賜手詔存問別加餉子錯綵以爲榮齊賢尋遭母喪水漿不入口者七日自是日啜粥一器然喪止食脫粟飯以呂端

參知政事端餘慶爭也先以押賛許王元僖無狀左遷至是始大用端有器量而性寛大雖經擯斥未嘗以得喪介意趙普嘗曰吾觀呂公奏事得嘉賞未嘗喜遇折挫未嘗懼亦不形言真台輔之器也復給事中封駁制以魏庠朱成務爲之制敕有不便者許准故事封駁秋七月大霖雨十晝夜不止上憂形於色命近臣分禱未幾雍丘尉武程上疏頗咸後宮嬪嬙上謂宰相曰程疎遠小臣不知宮闈中事內庭給使不過三百人皆有掌執不可去者卿等固合知之朕以濟世爲心視妻妾如脫屣耳李昉請加黜削以懲妄言上曰朕曷嘗以言罪人但念程不知爾復搉貨務置茶鹽制置使初廢務減價鬻茗以便商人商人疑惑且緣江路回遠歲課大虧乃詔復之○咸平二年制置使王子輿言江淮兩浙賣茶鹽都收錢三百九十七萬餘貫比舊額增五十萬八千餘貫尋詔子輿兼制置榷茶仍領荆湖路八

月丙辰朔日有食之○命官專掌通進銀臺二司尋以給事中封駁隷之從向敏中之言也敏中上言通進銀臺司受遠方疏多不報請別置局命官專涖以防壅遏乃命敏中張詠同知二司公事凡章奏案牘出入自是不敢有所留滯發敕司舊隷中書亦命銀臺司兼領尋又以給事中封駁併隷焉凡詔敕並令詳酌可否然後行下○時代州都部署張永德笞小校至死詔按其罪詠封還詔書且言永德方任邊寄若以小校故推辱之恐下有輕上之心不從未幾果有營兵脅訟軍校者詠復引前事爲言上改容勞之九月大水自七月初雨至是不止京城廬舍多壞陳潁宋亳間水害尤甚上對宰輔切責之魏羽請按視諸軍營及官舍上曰朕寢殿尚有漏處軍營可知應上言者即時葺治不須更按視也冬十月河決澶州西北流溢浸大名府城時有豪民貯芻茭圖爭利誘姦人潛穴河堤仍

熾火溢知府事趙昌言徑取豪家會積以給用由是無敢爲姦利者属河決溢浸城調禁兵助役或偃蹇不進昌言曰府城將墊人民且溺死汝輩食厚祿欲坐視耶敢不從命者斬皆股慄趨事不浹辰而城牢上聞而嘉之降璽書褒諭罷提點刑獄自端拱以來諸州司理參軍皆上自選擇民有訴冤者立遣臺使乘傳按鞫諸路提點刑獄司未嘗有所平反詔罷之歸其事於轉運司三司置二使分領左右計分部縣爲十道兩京爲左右計中分以隸焉時三司簿領推稽吏因爲姦乃從魏羽之請而分之嚴選用知通法詔京朝官未歷州縣不得任知通○上嘗謂近臣曰朕每日後殿自選諸吏復及三二百人天下郡縣何憂不治李昉罷昉温和無城府寬厚多恕上嘗曰昉本以文章進及用作相自知才識任重但要悅而已以呂蒙正爲平章事蘇易簡參知政事

易簡外若坦率中有城府由知制誥爲學士年未滿三十在翰林八年特受人主之遇更絕倫等或一日至三召見李沆後入在易簡下及沆參政乃以易簡爲承旨錫賚與參政等上意欲遵舊制遂正台席且後參其名望而易簡以親老急於進用因召見頗言時政闕失沆等罷即命易簡代之易簡母薛氏入禁中上命之坐問何以教子遂成令器對曰幼則束以禮讓長則訓以詩書上顧左右曰今之孟母也非此母不生此子矣易簡在翰林時上待若賓友及參大政上但正色責吏事而已易簡乃悔其求進之速趙鎔向敏中同知樞密院鎔加宣徽北院使敏中右諫議大夫鎔等入對上曰賈黃中等以備默守位故罷適垂泣致謝朕亦爲之悽然昔周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人臣事主可不念此以保始終古人尚欲立功名於亂世況盛世乎卿等宜戮力以副超擢閏月置三司總計使命陳恕領之總計使判左右計事左右計使分判十道事事當計度

者三使通議之𢙣以爲官司各建政令互出難以經久極言其弊便上不聽踰年乃復舊制尋以果綦爲右計判官初蔣知吉州治豪猾爲民害者上賞其彊幹代還賜緋魚且記其名於御屏至是用之

十二月王小波死盜李順陷蜀邛等州 春又陷漢州彭州初小波之黨才百人州郡失於備禦賊勢遂熾衆至數萬

更漕運法 先是三路轉運使各領其職或廩庾多積而軍士舟楫不給雖以官錢雇丁男挽舟而土人憚其役以是歲上供米不過三百萬又揚允恭爲副大發運使盡籍三路舟卒與所運物數令諸州擇牙吏悉集允恭乃辦數授之江浙所運止于淮泗淮泗輸京師行之一歲上供者六百萬

皇朝編年備要卷第四

皇朝編年備要卷第五 凡四年

太宗皇帝 起甲午淳化五年止丁酉至道三年

甲午淳化五年春正月御樓賜宴 以上元節賜從臣宴

上曰五代之際生靈凋喪當時謂無復太平之日矣朕躬覽庶政萬事粗理每念上天之貺致此繁盛乃知治亂在人呂蒙正避席曰乘輿所在士庶走集故繁盛如此臣嘗見都城外不數里飢寒死者甚衆不必盡然願陛下觀近以及遠蒼生之幸也上變色不言蒙正侃然復位

京西江浙大饑○寬饑民罪 詔因饑持杖劫人家藏粟止誅爲首者餘悉以減死論○時饑民多相率持杖投券富家取其粟坐强盜弃市者甚衆蔡州民張諸等三百一十八人皆當抵死知州張榮推官江嗣宗共議取其爲首者杖脊餘悉從杖以其事上聞上感悟下詔褒之令本州大發廩振饑民遣使分詣諸道延撫上親臨遣謂之曰彼皆平民因飢取糧以圖活命亦若其情非巨蠹悉爲寇減不可從强盜之科其兇狠難制爲患閭里者可便宜從事於是獲全活者甚衆

趙保吉寇邊命李繼隆討之 保吉擾邊上怒命繼隆爲河西都部署帥師討之○左正言王禹偁上言謂不煩大兵但如梁太祖授劉知俊故事重賞之下必有勇夫繼遷身首不棄即擒又比賊通連北虜擊東南而備西北正在此時○吏部尚書宋琪上言臣頃任延州節度判官經涉五年西戎之事頗熟聞知昔李仁福既死彝超擅立詔邠州藥彥稠揔兵五萬送延州安從進與彝超換鎮彝超據夏州不奉詔時領兵城下議欲攻取軍儲不繼遂命班師而振旅之時不能整失戈棄甲遂爲戎人之利臣又聞党項號爲小蕃本非勍敵若其出山布陣止勞一戰使可蕩除深入則饋運艱難窮追則窟穴幽邃莫若沿邊州鎮分屯重兵俟其入界方可掩擊兼惟養勇亦足安邊凡

爲合之徒勢不能久利於速鬭以賂兵鋒莫共持重守禦以挫其銳彼無城守糧之裝糧旣匱不行部伍分散然後令覘其保聚之處諭於鄰府延慶靈武等州約期會兵四面齊進絶其奔走之路合勢擊之可以剪除俾無噍類仍引告諭諸軍凡獲賊中生口資蓄許爲己有官司不問如此則人百其勇矣

以王繼恩爲兩川招安使討李順 時宋琪上書言夏州成都事宜上密付李繼隆等擇利而行

蠲逋租 計二百五十餘萬碩石

二月李順陷成都 僭號蜀王改元應運守臣郭載率官屬奔梓州上謂近臣曰豈謂賊勢猖獗如此乃命新州刺史王杲帥兵趣劍門崇儀使尹元由峽路進並聽王繼恩節制賊自成都分其衆攻劍門成都監軍宿翰兵至與劍門都監上官正合軍擊賊衆殺戮殆盡

令轉輸用官船 仍給其費上謂宰臣曰倖門如鼠穴何可塞之但去其甚者斯可矣近來綱運之上舟人水工有少販鬻但不妨公一切不問却得官物至京無所損耳呂蒙正對曰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小人情僞君子豈不知但以大度容之則庶事俱濟陛下此言深合黃老之道

三月改授陳舜封官 舜封舉進士及第後因奏事頗捷給舉止類倡優上問誰之子舜封自言其父爲伶官上曰此宰相不爲國家澄汰流品所致也遂自大理評事改授殿直

李繼隆入夏州 初趙保吉挺綏州民於平夏左都押衙高文岯擊走之以綏州內屬乃命文岯知州事趙保忠聞王師來討保吉乃先徙其母及妻子吏卒野外上言巳與保吉解仇乞罷兵上怒命繼隆先移兵討之保吉反圍保忠夜襲之保忠竟以身免走還城中爲趙光嗣所執開門納王師繼隆入夏州檻保忠送闕下保吉引衆遁去尋詔削保吉所賜姓名

夏四月隳夏州城 上以夏州深在沙漠本姦雄竊據之地欲墮其城呂蒙正等言此誠萬世之利乃爲之遷其民於綏銀等州給之以田

置起居院 張泌請置起居院修左右史之職爲起居注上乃置院於禁中命梁周翰掌起居郎事李宗諤掌起居舍人事周翰請以所撰先進御後降付史館從之起居注進御始此

五月趙保忠降宥罪侯 ○王繼恩禽李順復成都 先是順之黨二十萬圍梓州城凡八十餘日守臣張雍等協力拒却之賊退遣衆進擊之大敗解閬州圍進平蓬州判官陳世卿善射城守日獨當一面親中數百人賊侵益同幕者皆謀圖全之計世卿正色曰食君祿當身先報國奈何欲避難爲己圖耶捷書至上手詔悉加褒賞焉○繼恩之克劍州也馬知節實爲先鋒繼恩疾其不附己遣守彭州配以羸兵三百州之舊卒悉召還成都賊十萬衆攻城知節率兵力戰自寅至申衆寡不敵士多死者逮暮知節慨然歎曰死賊手非壯夫也即橫槊潰圍而出休於郊外黎明救兵至遂鼓譟而入賊敗去上聞而嘉歎遂以知節爲益州鈐轄○繼恩遣部將王文壽領卒三千至遂州討賊文壽御下嚴急裨將張嶜殺之以所部五百人與賊合奏至有司請戮其孥上曰此不須殺乃命悉索營中書遣使招撫士卒果斬嶜首送繼恩因使爲鄉導以擊賊敗之

順黨張餘復聚衆爲盜討平之 賊攻陷嘉戎等州開州監軍秦傳序死之賊進攻夔州巡檢白繼贇大破之斬獲萬計賊之奄至開州也長吏以下皆奔竄獨傳序率衆拒戰力屈乃爲蠟書遣人間道上言臣盡死力戰誓不降賊城旣破傳序投火死其家寄荊湘間子虞聞父死詣峽求其父尸船覆而死人謂父死於忠子死於孝奏至上嗟惻久之錄其次子賜其家錢十萬○賊五萬來攻陵州城州兵纔百四十六人舊無城塹守臣張旦修守戰具設鹿角招募民丁拒戰大破之斬首五千餘級賊平賜詔褒之○越明年春獲餘于嘉州其冬以上官正雷有終爲西川招安使召繼恩歸闕正等盡降餘寇劒南以寧○尋遣使來訪川峽諸州守戍能否七人以稱職聞賜詔獎之遂州通判

查道與馬道从知果州時賊餘黨尚有伏巖穴依險爲捌者詔書招諭未下咸請發兵殄之道曰彼愚人也此畏罪欲延數刻命爾豈無詿誤耶卽微服直趍賊所諭以詔意或識之曰郡守也當聞其仁是寧害我者乃相率捨兵羅拜請罪悉給券縱令歸農屛奏之

秋七月高麗請伐契丹詔却之 高麗爲契丹所侵擄來求援上以北邊甫寧不欲出兵優詔荅之自是不復入貢

八月置宣政使 以王繼恩爲之繼恩有平賊功中書擬以爲宣徽使上曰朕不欲宦官預政事宣徽使執政之漸也因詔別制是名立在昭宣使上以授之繼恩初自昭宣使出爲兩川招安使○昭宣使置在四年

九月改內侍省班院名 以內班院爲內侍省內侍班院以入內黃門有之國初有內班院入內黃門班院至是改爲景德三年始別內侍省爲入內內侍省遷號兩省以拱侍殿中供洒掃之職役使雜品者肄內侍省爲南班以通侍禁中服役褻近者肄入內內侍省爲北司各置都知副都知押班由是內侍省進見有時而入內內侍省寵任重矣蔡京用事改入內內侍省都知爲知入內內侍省事副都知爲同知押班爲簽書以迹種府而省官與執政等靖康改正依舊名稱至紹興三十年併內侍省歸入內內侍省

以襄王元侃爲開封尹封壽王 用寇準之言也自馮拯等斥嶺南中外無敢言建儲者至是準自青州召還入見上曰朕諸子孰可以付神器者準曰陛下誠爲天下擇君謀及婦人中官不可也惟陛下擇所以副天下望者上俛首久之屛左右曰壽王可乎對曰知子莫若父聖意旣以爲可願卽決定上諭壽王曰夫政教之設在乎得人心而不拂之爾得人心者莫若示之以誠信不據之無如鎭之以清靜推是而行雖虎兕亦當馴狎況於人乎書云撫我則后虐我則讎信哉斯言也爾宜識之

大赦下詔罪己 以蜀寇漸平也切命翰林學士錢若水草詔旣成進御上笑謂若水曰朕爲卿潤色可乎若水頓首謝因命筆親竄數字皆引咎深切尤爲精當詔辭略曰朕委任非當燭理不明致彼親民之官不以惠和爲政箕推之吏唯用刻削爲功挑我烝民起爲狂寇又曰念茲失德是務責躬改而更張永鑒前弊而今而後庶或警余

以張詠知益州 時城中兵尚三萬人無半月之食詠知民間舊苦鹽貴而廩有餘積乃下其估聽民以米易鹽未踰月得米數十萬斛詠度有二歲備乃奏罷陝西運糧上喜曰此人何事不能了朕無憂矣詠告諭賊黨許其自新一日繼恩械賊數十人請行法詠縱之繼恩恚以問詠詠曰前日李順脅民爲賊僕今日化賊爲民不亦可乎繼恩御軍無政其下恐擾詠密奏請遣近臣至蜀分北師來

冬十一月幸國子監 賜直講孫奭五品服因幸武成王廟復幸國子監令奭講尚書說命三篇至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上曰誠哉是言也上意欲切勵輔臣因嘆曰天以良弼賚商朕獨不得耶遂歔欷從臣酒賜奭束帛

令宰相以下薦士 上言多士盈朝欲求一材堪轉運使三司判官者了不可得呂蒙正對曰臣等職在選掄而令陛下致玆勞於求賢臣等之罪也上因詔蒙正以下各舉有器業可任事者一人蒙正奏言宰相可以進退百官今獨舉一二人是示天下不廣也上固命之○時上勵精求治聽政之暇盡索兩制待望官名籍閱有德行者悉令舉官○上嘗欲遣使朔方諭中書選可任者蒙正退以名上上不許他日凡三問終不易上怒擲其奏于地曰何太執耶蒙正曰臣非執蓋陛下未諒爾上退謂親信曰蒙正器量我不如旣而卒用其人復命果大稱旨

十二月戊寅朔日有食之 陰雪不見羣臣稱賀賀日食不見始此

三司復各置使 命陳恕等領之恕峭直守公性齊阿順每奏事上或未察至形詬讓卽斂板退踰俟上意解復進如是三四終不易上亦多從之嘗題於殿柱曰真鹽鐵陳恕恕出入三司首尾十八年

言稱職者亦以帑爲首焉

（乙未）**至道元年春正月上清宮成** 車駕親謁上嘗謂左右曰朕在藩邸時先帝所賜悉以營此宮爲百姓祈福不用庫錢也 **遣使經度陳許等州水田尋罷之** 度支判官陳堯叟請於陳許鄧潁等州至壽春因水利墾田積穀可省江淮漕運命皇甫選何亮經度之選等尋上言先受詔往諸州興水利按鄭渠引涇水溉田四萬頃三白渠溉田四千五百頃今之存者不及二千頃乃二十二分之一分也皆由渠堰浸壞失其水利又言鄧許陳潁蔡宿亳七州之地其公私閑田凡二百七十五處合二十二萬餘頃蓋民力不能盡耕漢魏以來杜預召信臣任峻司馬宣王鄧艾等立制墾闢之地內南陽界鑿山開嶺疏導河水散入唐鄧襄三州以溉田又諸處陂塘坊堰皆增築勢貴頗甚欲望於堤防未壞可興水利者先耕一萬餘頃他處漸圖建置時著作郎孫冕總監三白渠詔冕依選等奏行之募民耕墾七州之田自鄧州始皆免賦入後令選等與一人與鄧州通判同掌其事選與亮分路按察焉未幾罷之 **契丹冦府州折御卿敗之** 契丹自振武入冦御卿大破之于子河汊雷死亡甚衆上曰朕常戒邊將勿與爭鋒待其深入分兵以要其歸路必無遺類今果如吾言○御卿世將習知邊情忠勇感慨常欲立功以報朝廷朝廷亦以麟府逼近胡羯倚爲一面自子河汊之役戎人喪氣不敢深入爲冦矣未幾御卿卒以其子惟正嗣知州事惟正季以疾召入朝以其弟惟昌代之 **趙贊鄭昌嗣賜死** 時贊爲度支都監初上以贊與昌嗣頗似忠直任用之後所爲多不法並賜死上因謂近臣曰君子小人如芝蘭荊棘不能絶其類在人甄別耳苟盡君子則何用刑罰焉寇準對曰帝堯之時四凶在庭則三代以前世質民淳已有小人矣今之衣儒服居清列者亦頗朋附小人爲自安之計如昌嗣輩奔走胥吏不足言也 **以堂後官樂崇吉爲度支副使** 崇吉提點中書五房公事明習文法清白勤事故上越次而用之即召堂後官著作郎楊文質爲秘書丞代掌五房事謂之曰汝見擢用樂崇吉否當自勉勵也 **二月令節度至刺史勿與金穀刑獄** 只委通判及判官 **三月貸京畿民粟種** 有司請量留以供國馬上曰但竭廩以給之國馬飼以蒭藁可矣 **夏四月呂蒙正罷** 爲右僕射上謂蒙正曰僕射師長百僚狀以中書事務與卿均勞逸耳 **以呂端爲平章事○復令宰執更押班知印** 從呂端之請也端爲相持重識大體以清簡爲務每奏事同列多異議端罕所建明一日內札戒諭自今中書事必經呂端詳酌乃得聞奏初趙普獨相太祖置參知政事以佐之其後普恩弛始均其任既而復有變革端初與準同列及先居相位慮準不平乃請參知政事與宰相分日押班知印同升政事堂從之 **契丹冦雄州守臣何承矩敗之** 先自滄州徙雄州承矩推誠御衆同其甘苦邊民有告機事者屏左右與之款接無所猜忌故虜動息皆能前知及虜敗於子河汊承矩條其殺獲揭於市虜諜知懼念將襲取承矩以雪恥夜引衆入冦反爲承矩所敗上視捷奏具知虜所以入冦之由謂承矩輕脫生事失守禦體事命還滄州 **旱** 命侍御史分決諸道獄後二日雨 **開寶皇后宋氏崩** 諡曰孝章皇后后之崩也羣臣不成服王禹偁與客言后嘗母天下當遵用舊禮或以告上不悅謫出禹偁知滁州禹偁在位多所論奏數忤權貴官尤惡之上嘗曰禹偁文章獨步當世然賦性剛直不能容物耳衆命執政召至中書戒諭終不能改禹偁嘗爲李繼遷草制繼遷送馬五十匹以爲不如式卻之及

在滁州有言爲備買馬斂價者上曰彼能却繼遷五十又馬餉肯斷馬價哉 六月限僧尼額○秋七月置江淮兩浙發運使 未幾任中正爲江南轉運副使至都歲大稔有羨盈發運使王子輿欲悉調饟京師中正曰東南歲輸五百餘萬石江南所出踰半今歲有餘向後或小歉則數不登將急取吾民乎子輿乃止 蠲陳許等州夏稅雜征 京西轉運使姚鉉奏民經火傷牛多死上覽奏惻然詔除之○尋詔州縣部內識士及失租調什之一者書下考又令民閒自蠲緣宿米需市物筭 八月立壽王元侃爲皇太子 大赦改名恒自唐天祐以來中國多故不遑立儲貳將及百年至是始舉而行中外胥悅揚徽之畢士安兼左右庶子喬維嶽楊礪兼左右諭德夏侯嶠兼中舍李至李沆兼賓客見太子如師傅之儀○初置左春坊謁者以壽邸舊吏王繼英爲左清道率府副率兼領之按謁者本內侍之職而太子有通事舍人掌傳宣導引之事不名謁者又十率品秩頗崇非端右左右者所宜爲盡執政之失也 九月李繼遷犯邊 夏州之役繼遷竄於陵北往歲八月遣其弟延信奉表待罪且言遷叛事出保忠願歸款勿誅上喜召見延信面加慰撫賜賚甚厚詔復賜姓名是歲六月上遣使賚詔諭令移鎮鄜州繼遷不奉詔至是寇清遠軍詔奪所賜姓名 冬十一月置轉運司承受公事 選朝官及三班爲之每路二員常事與轉運聯署若行殊常事許乘驛入奏上曰遠民有事不能自達故置是職 十二月詔議言事者賞罰 詔百官及諸色人自今起請制置事如施行後歷有利濟當議旌賞或虧損公私亦重行朝典 銅候儀成 秋官正韓顯符所造也詔置之司天臺

丙申 至道二年春正月辛亥郊 亦用上辛祈穀之典也上以文物仗衛之盛詔有司畫爲南郊圖 禁增冶利 轉運司言成州金坑歲課虧少請遣使按行上曰朕所貴惟穀何必言利勸吾民乎遂罷之是歲有司又言鳳州出銅井宕州出鐵井請置官掌其事上曰地不愛寶當與衆庶共之不許 夏四月命李繼隆討李繼遷 先是洛苑使白志榮自環慶護芻粮往靈州繼遷伏兵於浦洛河衆之芻粟四十萬悉爲所攘志榮僅以身免上怒命繼隆爲環慶都部署討之 定任子出官制 先是五品以上子孫每覃慶中書皆授攝官未幾即補正員不十數年遂通顯籍上以其太濫乃詔自今任子只賜同學究出身依例赴選集 五月詔輔臣陳靈州事宜 時繼遷寇靈州陝西民運芻粮詣靈州度沙磧爲虜所殺掠及飢渴死者不可勝計詔曰靈州孤絕救援不及臨壓繼遷猖獗未就誅夷宜令宰臣呂端知樞密院事趙鎔等各述所見利害首書其事言不必文又今日實封來上端等對請共爲一狀獨洎越次奏曰上有所詢端等緘默不言深失訏謨之體端曰洎欲有言不過端等陛下意耳洎退上疏極言棄之便上初有意棄靈州既而悔之及覽洎奏不悅却以付洎詔之曰卿所陳朕不曉一句洎皇恐汗而退乃召向敏中等議之曰張洎上言果爲呂端所料 蜀盜王鸝鵴叛討平之 僞稱邛南王西川巡檢石普言蜀之亂由賦斂迫急望一切蠲其租上許之揭榜告諭蜀民無不感悅尋討平之 秋七月汴決穀熟 命塞之 以陳靖爲勸農使 靖時爲直史館疏言古者強幹弱枝之道必先富實於內今京畿周環三二十州幅之墾者十纔二三望擇大臣一人兼領司農事與領於中又於郎官中選爲副者執事於外自京東西擇膏腴未耕之地中以勸課如授臣斯任則

望備以閑曠之田廣募游惰之輩誘之耕墾未計賦租許令別置版圖便宜從事耕桑之外更課令益種雜木蔬果孳畜羊犬雞豚給授桑土潛擬於井田營造室居使立保伍逮於養生送死之具慶弔問遺之資咸俾經營並立條制俟至三五年間生計成立有家可懇有土可懷即計戶定征量田輸稅以司農新附之名籍合計府舊收之簿書斯實敦本化人之宏略也若民力有不足官借緡錢或以市餱糧或以營耕具凡此給授委於司農比及秋成乃令償直依時價折估納之於倉以其成數關白戶部上覽之喜謂宰相曰朕思欲恢復古道驅其弊俗驅民南畝致於富庶前後上書言農田利害多矣或知其末而闕其本有其說而無其用靖此奏甚有理可舉而行之正是朕之本意因召對獎諭令條奏以聞靖又言逃民復業及浮客請佃者委農官勘驗以給授田土收附版籍州縣未得議其差役其乏種糧耕牛者令司農以官錢給借其田制為三品以膏沃而無水旱之患者為上品雖沃壤而有水旱之虞埆瘠而無水旱之慮者為中品既埆瘠復患於水旱者為下品上田人授百畝中田百五十畝下田二百畝並五年後收其租亦只計百畝十收其三其室廬蔬韭及桑棗榆柳種藝之地每戶及十丁者給百五十畝七丁者百畝五丁七十畝三丁五十畝二丁三十畝除桑功五年後計其租餘悉蠲其課望令常參官於幕職州縣中各舉所知一人堪任司農丞者分授諸州通判即領農田之務又慮司農官屬分下諸州或張皇紛擾其事難成望許臣領三五官吏於近甸寬鄉設法招攜俟規畫既定四方游民必盡麕至乃可推而行之呂端曰靖所立田制多改舊法又大費資用望以其狀付有司詳議乃詔鹽鐵使陳恕等共議請如靖之奏乃詔以靖為勸農使按行陳許蔡潁襄鄧唐汝等州勸民墾田以大理寺丞皇甫選光祿寺丞何亮副之選亮上言功難成願罷其事上志在勉農猶詔靖經度未幾三司以為費官錢多萬一水旱恐逃散失其事遂寢

寇準罷為給事先是郊祀百官進秩準率意輕重為馮拯所論上召問準猶力爭不已上先已厭準因歎曰雀鼠尚中知人意況人乎遂罷準出知鄧州

閏月詔宰相獨押班知印上既罷準仍詔自今參知政事不知印押班並位列宰相後不升政事堂並如舊制按押敕齊銜行並馬亦自準始至今不易也

九月復命李繼隆等分五路討李繼遷初上遣繼隆等分環慶延夏麟五路並進抵烏白池皆先授以方略既而繼隆欲直抵繼遷巢穴不及援靈州遣其弟繼和入奏上怒曰汝兄如此必敗吾事矣因手書切責比至已與慶州路兵先發不見虜乃復引還獨范廷召王超兵至烏白池斬獲甚衆繼遷遁去雖頻克捷而諸將失期士卒困乏終不能擒賊焉○上先閱兵崇政殿以方略授諸將且令多設強弩及遇賊布陣萬弩齊發賊皆走凡十六戰皆捷先是運糧靈州上亦令丁夫悉持弓矢為方陣而行寇至則成列待之後諸將亦卒以違節制致敗○時命戶部使張鑑調陝西軍糧上遣使持節督之鑑上疏曰伏以關輔之民數年以來併有科役畜產蕩盡室廬頓空加以浦洛之行曾經剽劫原州之役又致逃亡非獨令之弗從實緣力所不逮況復先業荒萊見今逃竄追科本戶稅租至遠他州送納往返千里費耗十倍愁苦怨嗟充塞路歧自春徂冬曾無暫息餽糧之絕力用殫窮當此疲羸尤堪矜恤今若復有差率益致流亡縱令驅遣而前復恐逗撓而潰願陛下特垂詔旨無使重勞因茲首春俾競東作懷固邦本詳求武經況靈州一方孤居塞外雖曰兩陲之要地實為中夏之蠹區竭物力以供須困甲兵而援送事當深慮理要預防若待川決而後隄火燃而方撲則焚溺之患深矣雖欲拯救其可得乎

環慶等州地震○冬十月併三司勾院為一先是上嘗召三司孔目官李溥等二十七人問以錢穀之務溥等言不可口占願得條對上許之因謂宰相曰此輩自幼寢處其中必周知本末卿等但假以顏色引令剖析宜有所資益三司使陳恕等恃不肯降意後上召恕等責以吏事廢弛恕言圖

用所須皆翰臣等時舉利權朝廷慮侵民皆不行又時有災沴必盡歸其績大雄使桑洪羊復生亦所不逮也上曰卿等清而不通且如溥領一職制目未備卽十年五年不决此卿等之過也皆頓首謝溥等條上利害七十一事中書參校其四十四事可行送著于籍其十九事令恕議定而後行之上因謂侍臣曰朕豈不知以崇高自任邪錢穀細務亦自與用心區分者蓋以如前代帝王昏弱者天下十分財賦未有一分入於王室唐德宗在梁洋公私窘乏韓滉專判鎮旆積粟財貨德宗遣其子皐往來得百萬斛以救艱危則當時朝廷事勢可見矣朕今收拾天下遺利以贍軍國以濟窮困若豪户猾民望吾毫髮之惠不可得也○元年因三司孔目官楊元實等所陳條目置行帳司檢校三司帳籍命御史知雜張秉主之官物羨餘者凡三百三十八萬五千餘緡上以元實等首為規畫悉遷其秩充逐部孔目官上又欲併三司為一命官總判令鹽鐵使陳恕議其可否恕言三司繁委若為三部各設主可此為良策其勾院磨勘兩司出於舊制關防之

要莫加於此理欠憑由二司雖非舊制亦為允當其行帳司近日權置了絶舊帳司額自除提點司是中旨特置提振三司發怠之事固非有司敢得擬議上然之是秋遂併理欠憑由司為一廢提點司至是復有令命

十一月置簽署提點樞密宣徽院諸房公事以周瑩及內侍劉承規為之上以二人久侍藩邸嘗立戰功故特加寵遇以瑩為客省使承規為六宅使並為簽書提點凡重務一以委之樞密使不敢專決內臣簽書樞密蓋始此然體不得視執政也

丁酉 至道三年春正月以溫仲舒王化基參知政事時邊境多事上委欲相仲舒而罷呂端會不豫乃止○化基寬中有度量不以蔭補諸子官然能訓導皆有所立

葬孝章皇后初以陰陽拘忌權窆於鄴城之西北至是祔葬永昌

陵神主祔別廟在孝惠皇后上

二月李繼隆遣將擊李繼遷敗之繼遷遁去

上不豫○三月上崩于萬歲殿年五十九在位二十二年謚曰神功聖德文武廟號太宗○上嘗語宰相曰夫九為君為臣常宜兢畏不可放逸後唐莊宗夾河相持千征萬戰備嘗艱苦天下甫定便恣淫泆不及三年果致傾覆可為鑒戒○上每旦受朝罷崇政殿決事至日中尚未御食導化中謝泌請退朝進食畢然後御殿上不答○又嘗曰紀綱區夏自有道理若得其要不為難事必先正其身則孰敢不正至於內外官吏皆量材任職譬如匠者架屋棟梁榱桷咸不可闕也宋琪曰近見陛下自供奉殿直諸州監吏咸加選擢內外無不知勸所謂竹頭木屑亦不棄遺者也○又嘗曰清靜致治黃老之深旨也呂端對曰國家若行黃老之道其效甚速呂蒙正亦謂老子稱治大國若烹小鮮今之上封事議制置者甚多願陛下漸行清靜之化以鎮之

上曰朕意不欲塞人言耳○又嘗曰治國在乎修德四夷當置度外往歲親兵剿北過桑乾何不由燕界往則書鉞居先還乃勒兵後殿靜而思之亦可為戒○又嘗曰寸陰可惜苟然日為善百年之間亦無幾耳○時有京畿民詣登聞鼓院訴家奴失豭猪詔賜千錢償其直因語宰相曰似此細事悉訴于朕亦為聽決大可笑也然推此心以臨天下可以無寃民矣○又嘗語近臣曰天下事急若奔駟日日聽斷尚恐有照燭不至者而况唐末帝王深處九重民間疾苦何嘗得知每一思之誠可驚畏又曰唐末帝王臣下少得見面纔開延英亦被中人在側何曾君臣言得一事趙昌言曰當時延英尚逾數刻史臣書之以為美談今天下苟非陛下聽斷不倦則封疆萬里豈致肅清斯所謂一人有慶兆民賴之也○嘗有日本國僧來朝言其國主姓王氏自始祖至今凡六十四世八十五王矣其臣亦皆世官上聞之嘆息因謂宰相曰此島夷耳尚存古道中國自唐季海內分裂五代世數尤促朕雖德不及往聖然孜孜求理惟恐庶職有究未嘗敢自暇逸

以田遊聲伎爲樂冀上穹降監燕翼子孫長久運祚悠遠大臣亦世守祿位卿等各宜盡心輔朕無令遠夷獨享斯慶也○咸平中三司上經費數真宗曰先帝以財賦國之大本莫不求諸中道而爲其求制輔臣曰先帝非止愛人當費至於損節服用躬御澣濯之衣蓋前古哲王莫能階也

皇太子即皇帝位 初太宗不豫李皇后與宣政使王繼恩忌上英明陰與參知政事李昌齡知制誥胡旦謀立元佐太宗崩后使繼恩召呂端端知有變鎖繼恩於閣內使人守之而入宮后謂曰宮車晏駕立嗣以長順也今將何如端曰先帝立太子正爲今日豈容更有異議后默然上既即位端平立殿下不拜請卷簾升殿審視始降階率羣臣拜呼萬歲昌齡等尋坐交通請謁漏泄禁中語貶昌齡忠武軍行軍司馬繼恩右監門衛將軍均州安置仍籍沒其家貲且削籍流潯州仍詔中外臣僚與交通者一切不問

夏四月大赦○尊皇后爲皇太后 宮曰萬安 **以郭贄知大名府** 贄求對懇辭上謂輔臣曰朕初即位命贄治大藩而不行則何以使人率遣之 **梁周翰知制誥** 故事入西閣皆中書召試制誥三篇各二百字一篇百字惟周翰不召試而命焉 **黎桓封南平王○五月求直言** 直集賢院田錫上疏略曰去年永興等六州同日地震此下動之象也靈州饋運糧草二十五萬到者才七八萬百姓死者十餘萬人陝西二十五州不勝困弊臣以爲地動方位既在關輔豈無在下者輒動乎萬一關輔有變則臣慮西川復保劍閣之危南方復恃長江之阻上出其疏令詳酌行之○右正言孫何獻五議其一議參用儒將曰古謂元戎無所統攝爰自近代又有供軍糧料隨軍轉運之目使者往復託稱上旨動必中覆貴妥成算請擇文儒委以邊任勿使小人撓其權境內推利組我一以與之監陣先鋒之類悉從偏將受其節度其二議申明太學曰使寒畯之士由鄉里以升聞世祿之家自成均而出仕太學不得補庶人之子神州不得貢鄉士之門郡縣宜按舊典立學官嚴課試爲延之法其三議鑒革遷轉曰伏見四立深澤近許叙遷今之班簿臺省宮寺凡七百員若十年之內肆赦相仍必恐官僚過於胥徒朝臣多於州縣其四議復制科其五議復鄉飲○監察御史王濟上疏略曰守小謹者似德懷怯懦者似恕容姦惡者似仁縱佞諛者似恭然頗險者似智好譏訕者似直樹朋黨者似義肆苛刻者似忠食祿位者似勤若斯之儔雖愚而類賢用之則速亂之基也又曰官多則事煩吏多則民殘欲事不煩莫若省官欲民皆安莫若省吏又曰官多奉薄不如奉厚而官少衣食既足廉恥自興○刑部員外郎馬亮疏言陛下初政軍費宜速而所在不時給又云州縣逋負至多赦書雖爲蠲除而有司督責如故又言契丹仍歲入寇河朔蕭然請修好以息邊民○比部員外郎刁衎疏言私貲毋及於小人私罰毋施於君子開諫諍之門塞讒賊之口毋以春秋鼎盛而耽於逸遊毋以血氣方剛而惑於聲色

罷發運使及轉運司承受 上初親政務從簡易也 **出宮人○立夫人郭氏爲皇后** 上爲襄王時潘氏卒太宗復爲上娶郭守文之女淳化中封莒國夫人因謂近臣曰唐肅宗實仁孝之主在東宮時已嘗白明皇臨幸乃知未有正妃於掖庭選籍役之女賜之而生代宗朕嘗以戒諸王曰今茲姻偶悉皆將相大臣之家六禮具備朕蓋欲厚人倫壯王室也可不自重乎 **追尊上母夫人李氏爲賢妃** 坊樂使英之女上及楚王元佐皆妃所生也 **六月禁獻珍禽奇獸及諸祥瑞○罷三司副使○追冊皇后潘氏** 諡曰莊懷後改諡章懷陵曰保泰 **錢若水罷** 自同知樞密院事罷爲集賢院學士判院事先是太宗爲若水言士之學古入官遭時得位衣金拖紫躍馬食肉前呼後擁延賞宗族此足以

爲忠矣豈得不竭誠報國乎若水對曰高尚之人固不以名
位爲光寵忠貞之士亦不以窮達易志操其或以爵祿棠進
之故而效忠於上中人以下者之所爲也太宗然其言及劉
昌言罷太宗問趙鎔曰見昌言否鎔等曰屢見之上曰得泣
否曰與臣等言多至流涕若水曰昌言實未嘗泣涕蓋鎔等
迎合上意耳呂蒙正罷太宗又謂若水曰人臣當思竭節以
保富貴蒙正前日一布衣朕擢爲宰相今退在班列想其目
冀望復位矣若水對曰蒙正雖登顯貴然其風望亦不爲忝
冒且蒙正固未嘗以退罷𢠫悒當今巖穴高士不求榮爵者
甚多如臣輩碌碌不足重上默然若水因自念人主待輔臣如
此將俟疾瘉即移疾會太宗晏駕未果
至是以母老請解機務章再上乃得請 秋七月令轉
運送入對詢以民間利病寬商征上封者言嶺南村墟聚
落間日集裨販謂之墟
市請除條約令於城邑交易吳增
市集上曰徒擾民耳可仍其舊 戒西邊謹疆事詔
輔臣曰蕃族已寧疆吏但謹邊候嚴卒乘來即驅逐去勿追捕
仍遣使與邊臣議靈州事宜然久之使庶關輔之民息肩有
日也 八月以周瑩爲宣徽北院使舊制宣徽使班
在樞密副使之
上瑩請居其下詔從之初瑩與劉承規同簽署提點
察宣徽院諸房公事瑩既遷承規亦罷自後不復置 西
川戍卒劉旰叛攻掠蜀漢等州討平之益州
鈐轄
馬知節領兵追擊旰招安使上官正飛書召知節知節曰賊
兵已數千若少緩之必倍勞費即便引遣正亦尋至遂破旰
平其黨旰自起至滅凡十日正始無出兵意張詠以言激正
將行舉酒屬諸校曰此行亟殄賊不然則此地還爲爾死所
矣正由是
倍道疾戰 冬十月葬太宗于永熙陵祔廟且以
懿德皇后
配祔莊懷皇后於別廟趙安易請以淳當用淑德皇后詔有
司詳議以聞禮官言淑德皇后與位號懿德追封大國用懿
德爲是詔於依有司尋上言冬至祀圜丘孟夏雩祀夏至祭
方丘請奉太宗配上辛祈穀季秋大饗明堂奉太祖配上辛
祀感生帝孟冬祭神州地祇奉宣祖配
其親郊圜丘奉太祖太宗並配詔可 十一月復分勾
院爲三命王欽若等分判之初欽若爲亳州監倉時久雨
倉司以穀濕不爲受欽若命悉輸之且奏不拘年
次先支濕穀太宗大喜手詔褒咨因識其姓名及開封府以
旱蠲租時有言所蠲放皆不實太宗不悅遣命欽若等覆按
欽若獨乞全放至是擢用上語輔臣曰當此時朕亦自擢欽
若小官獨敢爲百姓伸理此大臣節也時天下宿逋有自五
代迄今理督未已者欽若悉奏除之上大驚曰先帝顧不
知耶欽若徐曰先帝固知之殆留與陛下收天下心耳 十
二月追尊賢妃李氏爲元德皇太后別立
廟 李
繼遷降加定難節度復賜姓名封以夏綏銀宥靜
五州先是上詢宰輔以靈武
事宜李至疏言靈州自鄭文寶爲國生事關輔生靈困於轉輸
之役雖然空壁老我師徒衆願得調者不下五千送糧四十
萬而止獲六萬彼之戶口四千有餘今則不盈數百矣彼之
租課四十五萬二千有餘今則無孑遺矣安可復守之耶至
是繼遷遣使修貢求備邊任上雖察其變詐時方在諒陰姑
務寧靜因從其請○上初命翰林學士宋湜草所吉制湜知
上意必欲歸其事於太宗因進辭曰先皇帝早深西顧將議
真封屬軒鼎之俄遷延漢壇而未及眷兹遺命實付眇躬爰
宜畀弓劍以拜恩守
封疆而効節上甚悅 以王禹偁知制誥初禹偁知揚
州應詔上書
言五事一曰謹邊防使繼遷之民有所休息乞通使犬戎以
夏州與繼遷亦足見陛下孤已而爲民也二曰減冗兵併冗
吏使上澤之饒稍流於下國初兵銳而將事故強自後兵衆
而不盡銳將衆而不自專又言開寶中設官至少每州止有
刺史一人司戶一人未嘗缺事及太平興國中復有通判副
使判官推官司理及監酒監庫等官問其租稅則減於曩日

閩其人民則少於昔時又曰國家山澤之利可謂盡矣唐元和中始建茶法歲得四十萬貫今至數百萬矣三曰艱難選舉使入官不濫太祖之世進士不過三十人諸科五十人先帝在位逾二紀登第近萬人宜稍爲防制使入官不濫四曰沙汰僧尼使無耗失五曰親大臣遠小人使忠良蹇諤之士知進而不疑姦險傾巧之徒知退而有懼疏奏即召爲僻還朝既用其策以五州地賜趙保吉而有是命咸平中知蘄州卒禹偁問學敏贍辭氣峻厲極談世事臧否人物以直躬行道爲己任雖屢危困封奏無輟

分天下爲十五路 一曰京東路二曰京西路三曰河北路四曰河東路五曰陝西路六曰淮南路七曰江南路八曰荆湖南路九曰荆湖北路十曰兩浙路十一曰福建路十二曰西川路十三曰峽路十四曰廣南東路十五曰廣南西路○仁宗天聖八年分江南爲東西路分兩川爲益梓利夔西路九十五路

皇朝編年 備要卷之五

皇朝編年 備要卷第六 凡六年

眞宗皇帝 起戊戌咸平元年 止癸卯咸平六年

(戊戌) **咸平元年春正月命官兼南北宅教授** 以諸王府記室等官兼之時南北宅又有侍讀然無定員 **召學官崔頤正侍講** 上令擇官校正九經文字李至薦頤正上召至後苑講尚書大禹謨賜五品服因命輔臣於班行中選明經者以名聞自是日令頤正赴御書院侍講上每旦御前殿辰後復御後殿視諸司事或閱試軍士日中而罷夜則召儒臣詢得失或至夜分 **二月彗出營室北** 上問宰相曰何祥也呂端等言變在齊魯之分上曰朕以天下爲憂何止一方耶 **求直言** 時田錫罷銀臺封駁司知泰州未行會星變上疏言李繼遷不合與夏州又不合呼之爲趙保吉又言從來密院公事宰相不得聞中書政事樞密不得議兵謀不精國計未善

三月賜舉人第 自淳化五年停貢舉至是舉行之上語知舉楊礪曰貢舉任重當務選擢寒俊精求藝實以副朕心得孫僅等五十人諸科百五十人○是年始詔知舉官親屬別試 **寬饑民罪** 時京兆府言本府饑貧民多持杖發窖藏合從強盜法奏其情本止爲艱食請自今犯者特貸死從罪減等俟麥登仍舊從之

夏四月旱 遣使分詣諸路察獄 **蠲逋負** 用判理欠司王欽若之言也凡除逋欠二千餘萬釋繫囚三千餘人後欽若請以此事付史館因命學士院召試○上前後所蠲三司逋負不一據史所書如咸平四年所釋凡二千六百餘人蠲物二百六十餘萬六年釋四千一百餘人蠲物八萬三千又謂輔臣曰宜悉取民弊著爲條目大事隨宜裁省小者即爲除免 **五月戊午朔日有食之**○六

月命近臣舉轉運 上嘗語參知政事李至曰凡舉官宜先擇舉主以類求人令外官轉輸之任最切州等可先擇人而令舉之○越明年河東轉運宋搏言大通監冶鐵盈積可供諸州軍數十年鼓鑄請權罷以紓民力時西北二邊兵師甚廣搏經制饋餉以幹治稱朝廷難其代凡十一年不徙 **詔議太祖廟稱號** 先是李宗訥請改傳祖以下稱號下尚書省集議時張齊賢言爲人後者爲之子安得宗廟中有伯氏之稱詔禮官詳定禮官引春秋閔僖同爲一代及晉惠懷唐中睿故事請太祖太宗昭穆同位詔都省復集議議同齊賢又詔禮官再討典故奏言唐元宗謂中宗爲皇伯考德宗謂中宗爲高伯祖伯氏之稱復何不可凡太宗享祀太祖二十二年止稱皇考請自今合祭同位異坐太祖仍舊稱孝子奏可 **秋八月罷倉官羨餘禁** 詔禁倉官以羨餘爲課 **九月令綾錦院改織絹** 上嘗語輔臣曰國家所謹儉約爲先節用愛人民俗自化 **冬十月丙戌朔日有食之○呂端罷以張齊賢李沆同平章事** 初齊賢嘗受詔刪定編敕以小人犯盜者衆強竊盜持杖不得財論罪太重非治平之法乃申明律意裁減之刪定官王濟謂以死懼之尚不畏況緩其死乎是與姦也請強抗手疏詆齊賢爲腐儒不知適時之要齊賢復表陳濟同議定而復有異論乃下尚書省集官詳議并劾濟既而齊賢再相因言不欲與庶僚較曲直上欣然嘉其有容遂罷議濟得免劾而刑名如齊賢之請自是犯盜者歲亦不增先是三班不免杖罰齊賢請以贖論訖今不易 **十一月置估馬司** 估蕃部及進貢馬價凡市馬之處河東則府州嵐岢軍陝西則秦渭等州川峽則益黎等州皆置務歲得五千餘匹以布帛茶他物準其直 **十二月詔大辟疑者以聞**

○**嚴牧守選** 詔三司判官舉知州○上重牧守之任秦國長公主嘗爲其子婿求正除近京刺史上曰牧守親民之官係朝廷公議不許 **頒新編敕** 柴成務重定也成務言太宗時有太平編敕三十卷又有淳化編敕三十卷自後至萬八千餘道刪定成二百六十餘道請與律令同行 **樊恬退** 是歲審刑院詳議官樊見素年四十八乞致仕李至言知止求退者少從之足以勵薄俗乃授刑部員外郎致仕

(己亥) **咸平二年春三月賜舉人第** 孫暨等七十一人諸科一百八十人有司請上御試上以在諒闇不許 **却貢獻** 內侍裴愈因事至交州言龍花蕊難得之物宜充貢本州林以爲獻上怒黜愈隸崖州仍絕其貢○是歲又減罷劍南蜀賀等五十餘州土貢又罷三十餘州歲貢茶 **遣使振江浙饑○閏月旱求直言** 自是草澤上言甚衆其可采者拔官獎之朱台符上疏略曰陛下踐祚以來二年之內彗星一見時雨再愆彗星見者兵之象也時雨愆者澤未流也今北虜未賓西羌作梗荊蠻有猖狂之寇江浙多饑饉之民宜設備以禦之修政以壓之又言農者國之本也其利在農多兵者國之命也其功在戰勝方今患在農少而兵不多兵多而戰未勝農少則田或未墾兵多則財用宗不足民利盡於國國利盡於軍所以民困而國貧也且比方百里每畝收粟一斛歲計得粟五百四十萬斛今甸服之內方百里者百所出曾不足供軍運糧江淮所得不過百里之出有以見農政之不修也國家養兵百萬自夏庭逆命軍帑不振一紀于茲將帥不用命而委任不專士卒驕惰而不習知邊事也又請郡縣量置義軍於王畿置兵十萬以制之緣邊之人便於鬭戰宜募爲正軍以備城守止於趙魏之間少屯王師以掌其後如此則內外之兵減太半矣又言不任人無以安邊不安邊無以省兵不省兵無以惜費不惜費無以寬民不寬民無以致治捨此數事雖有智者不能爲計矣又

言簡易若事不贍節儉者財有餘今官吏森羅使者旁午無
名之賞賜不急之造作他費百端動計千萬加以斂化未甚
行兼取未甚至法有滋章之條吏無收隱之實其他背理傷
道促文自營非為公家忠計者不可一二而舉也陛下自視
當今事勢何如漢唐盛時有土者不可以言貧有人者不可
以言弱以陛下神聖聰明資以天下之大而未比隆於漢唐
竊為陛下惜之上優詔褒答時上封事者
不下百數上令近臣閱其可采者取進止 以索湘為戶
部使 湘質朴少文而長於吏事歷任邊部所至必廣儲蓄
推場最為煩擾又多所損敗湘建議請討商賈緣江載茶詣
邊郡入中既免道途之耗復有征算之益○未幾右司諫孫
何上疏請罷三司擇戶
部尚書與其屬參掌之 夏四月嚴封事進入限 詔閤
門封事許晝時
進入防稽滯也 選從臣兼知登聞院 命工部尚書
張宏翰林學
士王旦兼之
處塵藪也 以張詠知杭州 詠既至以歲飢寬鹽禁
官屬皆執不可詠曰錢
塘十萬家饑殍如此禁之嚴則聚而為盜○杭有名家子與
姊夫訟家財婿言妻父臨終此子方三歲故見命掌資產且
有遺書令異日以什之三與子七與女詠覽之曰汝婦翁智
人也以子幼故託汝苟明以什七與子則子死汝手矣亟命
以七給其子餘三與婿皆
拜泣而去一郡稱神明 罷襄汝二州閒田 先是歐
望請於
襄州置營田卽令望為京西轉運與副使朱台符並兼本路
制置營田事是歲種稻三百餘頃汝州舊有洛陽南務建內
園兵士種稻雍熙中以所收薄廢之於是從台符之請復置
募民二百餘戶自備耕牛就置團長以京朝官專掌之歲六
百頃導汝水澆溉
歲收二萬三千石 五月禁泥金鋪金○視曹彬
疾 車駕臨問因詢彬以北事宜彬言太祖英武定天下
猶委孫全興經營和好上曰此事朕當屈節為天下蒼

生然須執綱紀存大體卽久遠之利也未幾彬薨彬仁恕清
謹平二國秋毫無所取比征之失律也趙昌言請行軍法及
昌言知延州違因事被劾未得入見彬還為
之請保功名守法度近代良將稱為第一 秋七月給
外官職田 蠲其稅從張
齊賢之請也 幸國子監 召學官崔偓佺
講尚書大禹謨
遂幸崇文院登秘閣觀太宗聖製墨跡 置翰林侍讀
閱館久之賜秘書監祭酒以下器幣
侍講學士 以兵部侍郎楊徽之戶部侍郎夏侯嶠工部
侍郎呂文仲為侍讀國子祭酒邢昺為侍講
○初太宗以呂文仲為翰林侍讀名秩未崇上承先志特建
此職擇老儒舊德以充其選班秩次翰林學士祿賜如之設
其廬於秘閣侍讀更直侍講長上日給尚食珍膳夜則迭宿
多召對詢訪或至中夕焉○徽之純厚清介守規檢尚名教
尤疾非道以干進者
朝廷以舊德目之 八月大閱○楊礪薨臨其
喪 時為副樞上聞喪曰礪介直清苦方當任用遽此淪謝
甚可悼也卽冒雨臨其喪礪私舍委巷中乘輿不能入
上為
步進 九月庚辰朔日有食之○以朱昂為傳
法院譯經潤文官 鹽鐵使陳恕力言傳法
院費國供億請罷不從 冬十月
置福建惠民倉 令諸路轉運司申淳化惠民之制豐
則增價而糴歉則減價而糶福建路
倉至是
始置 十一月丙戌郊奉太祖太宗配○畋
近郊○契丹入寇十二月上親征 次澶州知
冀州張旻
敗契丹于城南次大名府知府州折惟昌又敗之于五合川
先是鎮定都部署傅潛敗契丹于裴良路引兵留定州不進
河北轉運使裴莊屢奏潛無將略押寄使王顯頗任潛輒不
報緣邊告急潛擁兵八萬畏懦自守虜破狼山諸寨入祁趙

出邢洺間朝廷屢督進師皆不從**詔百官言邊事**集賢院學士錢若水言請新傳潛擢如揭廷朗楊嗣者五七人增其爵秩分授兵柄如此則不出半月可以坐清邊塞又言將來安邊之術太祖制置最得其宜以郭進在邢州李漢超在關南何繼筠在鎮定賀惟忠在易州李謙溥在隰州姚內斌在慶州董遵誨在通遠王彥昇在原州但得緣邊巡檢之名不授行營部署之號率皆十餘年不易其任立邊功者厚加賞賚其位或不過觀察使位不高則朝廷易制久不易則邊事盡知然後授以聖謀不令生事來則掩殺去則勿追所以十七年中北狄兩番不敢犯塞以至屢遣使先來求和此皆布在耳目陛下之所知也伏望遵太祖故事遴擇名臣分理邊郡罷部署之號使不相統臨置巡檢之名俾遞相救應如此則出必擊寇入則守城不數年間可致邊烽罷警矣○起居舍人李宗諤言擇將帥必先察其智謀能撫千人者委以千人之權能撫萬人者授以萬人之職各人守一郡控一城分領戰鋒爭據要害來則息

擊去則勿追又豈須置三路都部署之名制六軍生死之命使勍力之士不得施為又言臨陣易帥拔卒為將正在此時

(庚子)咸平三年春正月上次大名府先是范廷召分兵擊虜求援於高陽關都部署康保裔丞起之廷召潛師遁去保裔為虜所圍力戰於瀛州之裴村死之虜遂自德棣度河掠青齊而去○初上聞護將楊廷朗楊嗣等屢請戰傅潛不許戰勝者又抑之上怒下潛獄法當斬詔特貸公議憤惋

益州卒王均反益州鈐轄符昭壽驕恣不親戎務知州牛冕寬弛無政事趙延順等殺昭壽奉都虞候王均為主僭號大蜀改元化順率衆陷漢州遂趣劍門為知州李士衡所敗道還成都○初張詠自蜀還闕冕代己曰冕非撫衆材其能綏靖乎○均之亂彭州人謀殺都監以應之使從易時為判官攝州事斬其首謀者召餘黨曉以禍福赦之乃率勵將吏嚴守撫戒其家僮積薪舍後曰吾力不足以守當死於此賊聞有備不敢入境上聞之召從易為著作佐郎**以雷有終知益州討王均○罷沿邊榷酤○上至自大名**李沆為留守不戮一人而輦下清肅○上之在大名也詔調丁夫十五萬塞黃河監察御史王濟以為勞民請徐圖之乃命濟馳往經度還奏省其什六七宰相張齊賢以河決為憂因對并召濟入見齊賢請令濟署狀保河不決濟曰河決亦陰陽災沴所致宰相若能和陰陽弭災沴為國家致太平河之不決臣亦可保齊賢曰若是則今非太平耶濟曰北有胡寇西有繼遷兩河關右歲被侵擾以陛下神武英略苟用得其人可以馴致今則未化上動容獨留濟問以邊事退而著備邊策十五條以獻未幾選官判大理寺欲得剛正不回者上曰王濟近數言事似有特操可試之乃以命濟**三月戊寅朔日有食之**

○親試舉人上臨軒三日無倦色得進士陳堯咨以下四百九人諸科四百三十餘人又試進士五舉諸科八舉者凡九百餘人所擢凡千八百餘人其中有昔天福隨計者較藝之詳推恩之廣近代所未有也**夏**

四月改葬元德皇后祔永熙陵**蠲潭州地稅等征**從知州李允則之請也初馬氏據州人歲出絹謂之地絹及潘美定湖南計屋每間輸絹丈三謂之屋稅營田戶給牛歲輸米四斛牛死猶輸謂之枯骨稅民輸茶初以九斤為一大斤後益至三十五斤允則請除二稅茶以十三斤半為定制會歲飢欲發官廩先振而後奏轉運使以為不可允則請以家貲為質乃得發廩賑糶因募飢民隸軍籍得万人民列治狀請留賜詔嘉獎及還連對三日上曰畢士安不謬知人矣蓋士安嘗於上前薦之也**五月河決鄆州**命塞之**六月以向敏中為兩河宣撫大使**以兩河大兵之後特遣重臣巡慰訪民疾苦**秋七月江浙饑遣**

使巡撫命夏侯嶠所屬往詢民疾苦嶠上民病二十餘事亟詔革之○未幾知黃州王禹偁上言太宗時令江浙諸郡毀城隍收甲兵大郡給二十小郡減五人以充常役號曰長吏實同旅人名爲郡城蕩若平地雖則強幹弱支亦匪中道宜令並置守捉軍士不過三五百人稍張禦備上嘉納之先是濮州有盜入城掠知州及監軍而去故禹偁有是請○是歲知泰州田錫亦上言江淮民飢死十八九乞免其賦役又言諸郡城池多不脩葺兵士多非精銳甲兵少有堅利卒有盜起官吏何以固守 **九月置群牧司**季以陳堯叟爲制置使掌內外廐牧之事自騏驥院而下悉屬焉 **雷有終禽王均益州平**有終既平賊誅殺不已轉運使馬亮所全活甚衆召還至京會械送爲賊所詿誤者數十百人知樞密院事周瑩欲盡誅之亮言愚民脅從者衆餘皆貰伏若不貸此反側之人聞風疑懼一唱再起是滅一均生一均也上悟悉宥之加直史館復遣還部時諸州鹽井歲久泉涸而官督所負課繫捕者州數百人亮盡釋之而廢其井又除爲部書逋官物百餘萬 **冬十一月復轉對**知兗州韓援上言近詔舉行轉對在外文武羣臣未預次對者各許上封奏事臣伏覩先帝自端拱以來益勵精爲理臣嘗權鹽鐵判官得與本使上殿奏事一日先帝從容謂臣等曰大凡居職不可不勤朕每見殿庭兵卒剩掃一席地役一瓶水必記其姓字夫如是則有以見先帝勤勞庶政片善無遺臣又聞治國在乎遠佞人拒讒口以陛下聰明神智必無驕逸之虞然願罔俾燭幽勿使小人東間而進日慎一日雖休勿休居安念危在治防亂則天下幸甚疏奏召援歸闕授史館修撰 **張齊賢罷**齊賢與李沆同相情好不叶自負有致君之術每數奏多不直置議者以爲踈闊至是坐冬至朝會被酒失儀罷相守本官兵部尚書 **十二月畋近郊○是歲籍河北強壯**河北河東強壯自五代時藏霸諸州已有之至

是以李繼遷叛擾邊命籍之

辛丑 **咸平四年春正月命官詳中外封事**馮拯陳堯叟 **詔議轉運使賞罰**從秘書丞查道之請也道乞令使回具任內曾薦才識者若干錄貪猥者若干朝廷議其否臧以爲賞罰從之 **戊午雨**自去冬旱上每御蔬食憂閔切至是日方臨軒決事雨沾衣左右進蓋卻而不御 **詔舉賢良**學士承旨宋白舉直集賢院田錫錫奏召對言曰陛下治天下以何道方春秋鼎盛好古不倦若師皇王之道則十年必致太平乃抄四部爲書曰御覽及采經史要言爲御屏上之 **三月分川陝爲四路○命御史正名舉職**先是三院御史多出外任風憲之職用他官兼領乃詔本司長吏自爲其屬俾正名而舉職乃以張巽爲監察御史從新制也○越明年夏御史知雜田錫又言臺官共有二十一人皆差使在外請令三院御史各歸本職 **以呂蒙正向敏中同平章事**國初至是三入相者惟趙普及蒙正焉 **行儀天曆**史序等所編朱昂爲序 **以楊億知制誥**上初欲用梅詢及薛映梁鼎李沆素不喜詢言於上曰詢險薄不可用楊億素有盛名上驚喜曰幾忘此人召映鼎就試翌日與億並除億七歲能屬文年十一太宗召至試詩授秘書省正字令就秘閣讀書億每爲文揮翰如飛不加點竄門人傳錄疲於應命 **賜潭州嶽麓書院書**從知州李允則之請也 **夏四月楊嗣楊延朗加團練使**時並爲緣邊巡檢勇於戰鬭邊人謂之二楊○延朗後改名延昭爲高陽副部署卒於祥符間智勇善戰所賜悉以犒軍克捷推功於下人樂爲用在北邊二十餘年契

譔之目曰揚六部

罷郊恩遷官行磨勘京朝官法 舊制每郊祀推恩百僚多獲序進諫官孫何等請罷之至是詔郊祀禮行變止加勳階爵邑而命審官院考京朝官殿最引對遷秩京朝官磨勘始此

回鶻來貢 請助討李繼遷

策制科 得查道陳越王曙三人

五月朱昂致仕 時爲翰林學士昂有清節淡於榮利初爲洗馬十五年不遷不以屑意非公事不至兩府上知其素守故屢加褒進昂累章告老上不得已從之遣使就第賜器幣謂大臣曰昂侍朕左右未嘗以私事干朕今其歸老可給全俸昂歸江陵詔本州歲時省問知有章奏許附驛以聞又命其子正辭知公安縣以便就養舊制致仕官止謝殿門外於是上特延見命坐勞問又之令候秋京上道復遣中使賜宴於玉津園兩制三館儒臣皆預仍詔賦詩餞行恩渥之盛近代無比昂自稱退叟而弟雍王府翊善協亦告老而歸時人比漢二疏云

六月減冗吏 諸路計省十九萬五千餘人

秋八月策制科 得丁遜孫僅何亮孫暨四人

九月慶州地震者再○李繼遷陷清遠軍 揚瓊擁兵不救罪當死上赦之流瓊崖州

置陝西保毅保捷軍 詔陝西民家出一丁號保毅軍凡得六萬八千餘人其緣邊軍士先選中者並升爲禁軍號保捷

冬十月契丹入寇張斌等屢敗之 斌敗之于長城口李繼宣等又敗之于山谷○初七月以契丹謀入寇命王顯爲鎮定三路都部署是冬顯奏大破契丹殺二萬餘人餘衆遁去

授潘羅支官 西涼六谷酋長也仍命出兵以助討李繼遷

求遺書○十一月畋近郊○十二月詔議棄守靈州 右僕射張齊賢知制誥楊億力言棄之便輔臣多謂靈武必爭之地不可棄獨李沆與億意同矣曰若繼遷不死靈州非朝廷有也莫若密遣使部分軍民空壘而歸則關右之民息肩矣○上始即位之二年棄鎮戎軍李繼和固請復城之即以繼和知軍事及張齊賢經略陝西因詢繼和邊事繼和上言以爲鎮戎當賊來要口若防守得宜賊必不敢過此緣邊民戶不廢耕織熟戶老幼有所藏匿又援言靈州之不可棄

閏月寬緣坐法 靈州言河外寨主李瓊等以城降賊其親屬當緣坐上曰窮邊孤壘又無救助力屈就禽此可閔也並釋之

遣使振河北饑 內出麻牢遣實示宰臣曰民食此矣即命梁顥薛映分往東西兩路發粟及募富民出粟振之○時權管幹通進銀臺司兼門下封駁田錫上言霸莫等州人戶餓死雖有旨揮下轉運司相度及減價振糶即未見別行旨揮若有司只如此行遣實未稱陛下憂勞之心也陛下爲民父母使百姓餓死乃是陛下孤負百姓也宰相調燮陰陽啓導聖德而惠澤不下流王道未融明宜如爲湯罪己略降德音下饑餓殺人處州府使民心知陛下憂恤然後振廩給貸以救其死若倉廩虛而饋運遙遠備向未足即日無可給貸則是執政素不用心所致昔伊尹作相恥一夫不獲今饑殺人如此所謂焉用彼相錫在銀臺凡四方章疏有言民饑盜起及詔敕不便者悉條奏之上稱錫得爭臣之體

是歲吳淑請復車戰法 時爲秘閣校理

【壬寅】咸平五年春正月以張齊賢爲邠寧環慶等州經略使 判邠州專爲經略使始此經略判官曾致堯謂齊賢曰王超既爲都部署公不得節度諸將無益也齊賢具以聞詔得自發諸州駐泊兵而已尋改命判永興軍兼馬步軍部署經略使○田錫上言臣昨奏狀言宰相不練邊事又進御覽曾引杜牧宰相不知兵說臣未委所差張齊賢果能不負任使否未幾靈

用附

蠲陝西逋租○以丁謂爲夔州路轉運使初王均叛朝廷調施黔高溪州蠻子弟以捍賊既而熟山川道路反入爲寇攻州縣掠民男女入溪洞久不能定詔以謂爲轉運委之經制謂至則命罷其自入溪洞每歲水賴戍從吏卒比至其巢穴自投者不過三二人蠻人聞已罷兵又自至其所居不以吏卒自衞服其恩信皆大喜其首領田彥伊以下遂出迎謁以牛酒勞謂謂留與之飲食驩甚諭以禍福且言有詔赦不殺彥伊等感泣願世奉貢不敢侵謂要與俱至夔州每歲水方便之歲所從蠻人如謂入時比及城其首領所自從亦不過三二人及館謂與之錦袍銀帶衣服有差盛其燕之日夜鼓樂蠻酋皆大悅比數日請歸不許而遣之益羣又數日請歸益數而留之益堅閒使人謂之曰公所以留者屬者欲得所掠漢民男女而重自言若等詭欲自請歸之公必喜羣酋若屬遣去矣蠻酋乃請歸所掠漢民男女謂與之約每歸一人與絹一疋於是凡得爲蠻人還其家謂報之如約復遺之衣服繒綵甚衆與宴飲極歡及歸又自臨遣之蠻酋皆感泣辭訣及作誓刻石柱立境上謂度峽內至荊南宜備蠻險阨之地先置寨籍居人使自守多少有差與之約有事則皆會禦賊無事則散歸田里留守望者數人而已於是無勞費而備足又以忠萬等州兵食不能自給廼置忠萬等州營於夔州使其軍就食有事則歸於其州峽之諸州施尤近蠻倉常不足而道狹難饋有鹽井之利而亦以難致故售者少謂廼度施州至巫山縣每三十里置鋪置卒二十人使往者負粟以次達施州返者負鹽以次達巫山凡商人之得鹽巫山者比得之他井減勞費半廼令欲巫山鹽者皆入粟於施州於是施州得粟與他州等矣詔特還謂戶部員外郎賜白金三百兩時羨蠻別種有入寇者謂遣彥伊等帥其徒討擊且出兵援之凡擒生蠻六百六十得所略漢口四百餘後上言黔南蠻族多善馬請置館犒給縑帛歲收市之凡謂所經畫其後皆不能變

二月禁有司以羨餘爲課

○三月李繼遷陷靈州知州裴濟死之餉道孤絕救援不至故也王超等遂奏班師○初何亮通判永興軍詔與轉運使陳緯往靈州經度屯田及還上安邊書曰臣竊謂今議邊事者不出三途請棄靈武一也輕議興師二也姑息而羈縻之三也而臣以爲輕棄靈州則戎狄之患有未可量者三靈武地方千里表裏山河一旦捨之則戎狄之地廣且饒矣一患也自環慶至靈武凡千里故西域戎狄割分爲二如捨靈武則西域戎狄合而爲一二患也冀之北土馬之所生自匈奴猖獗之後無匹馬南來敢取足乎西戎既剖分爲二其右乃西戎之東偏實爲夏賊之境其左乃西域之西偏秦涇儀渭之西北諸戎是也如捨靈武則合而爲一夏賊桀黠服從諸戎俾不得貨馬于邊郡則未知中國戰馬從何來三患也輕議興師則有不利者四衆入窮追夏賊度不能抵必奔遁絕漠王師食盡不能久留而退西賊復擾者一也雖至而不戰則邊郡被其害戰則緣邊之兵不足以當其衆者二也清遠西北曰旱海蓋靈武要害之路而白馬二將奔敗之地如王師尋伐無功而還則夏賊必據要害以絕河西糧道者三也河西路阻必將大興征討以通糧道疲民重困盜賊必多者四也若姑息而羈縻之則有不可者二戎狄豺狼貪婪無厭必將服從諸戎然後爲中國大患者一也自白馬二將奔敗之後夏賊得志據靈武山川之險而分據之意在吞噬譬如伏虎見便則動者二也在臣愚慮不出二策自清遠至靈武有溥樂耀德爲河西之糧道而悉有古城之迹有爲請築此二城以通河西之糧道賊若悉衆來戰中吾上策也何者夏賊所以未滅者誠以深入窮追則奔遁絕漠師退則復來擾邊使其敢來與王師拒戰則其殄滅也必矣彼若知動無所利恭而聽命則中吾下策者也今雖存靈武使阻隔旱海居絕塞之外不築此二城爲之咽喉與舍靈武無異今特城此二城則賊不敢動矣議者將曰國家饋靈武猶曰困匱而更供給二城其費必大臣以爲不然靈武至清遠不滿三百里而穀價殊絕者以饋運有無舍宿之地有戎寇之憂故也如建此二城則軍

咸平五年

民之趍靈武也有舍宿之地少戎冦之憂輸纒日益穀寡無斁乎以戕殺之價供二城之費又何疑焉外此則復有一說烏白鹽池夏賊自諸戎視之猶司命也如夏賊來冦則令延慶之師入其境先據烏白之池而號令諸戎曰有得夏賊首者分封其地而以烏白與之則諸戎願禽之者衆矣

親試舉人 得進士王曾以下三十八人九經諸科百八十人先是貢舉人集闕下萬四千五百餘人陳恕知貢舉所取士甚少諸州舉送官被黜責甚衆

夏四月罷築綏州 初邊臣有請城綏州大屯兵積穀以遏党項者朝臣互執利害上命洪湛等按視還言其便乃詔孫全照往經度之全照言築之非便復命知天雄軍錢若水按視若水往即罷其役初若水至鄜度河分布軍伍咸有節制上聞之曰若水儒人曉武事深可嘉也

命北邊經度方田 限以胡騎

復雄州榷場 從知州何承矩之請也

五月選河南民丁為兵 西北邊屢請益兵輔臣請以河北強壯選充上曰初置強壯當別以永不充軍呂蒙正曰闕兵非取於民不可得也乃於河南籍丁壯為之侍御史知雜事田錫上言點集鄉兵人情不安實傷和氣

罷陝西振武軍 選保毅軍二萬人升為禁軍各置營本州號振武

六月李繼遷圍麟州守臣衛居實敗之○京城大水○秋七月甲午朔日有食之○以錢若水為并代經略使 判并州上新用儒臣為將未欲使兼都部署之名而其任實同也

幸三館秘閣○募河北丁壯○九月授种放官 先是詔放赴闕既召對先寵優渥近世所未有尋命為右司諫直昭文館明年復請還山及辛上親製文發之有識放僭

咸平五年

惑者上曰放為朕言事甚衆但外廷不知耳因出所上時議十三篇

冬十月立同錄問大辟法 初令諸州長吏與佐職官同錄大辟罪人

向敏中罷張齊賢貶 敏中罷授戶部侍郎齊賢授太常卿分司西京齊賢坐為薛安上所訴詞連敏中初薛惟吉婦柴氏無子蓄其產欲改適齊賢惟吉有子曰安上訴其事柴因訟敏中貿惟吉故第又嘗求娶已不許以是數安上誣告母且洪庇之上問敏中敏中言貿買安上居第近喪妻不復議姻未嘗求娶於柴也柴誣益急遂下獄按鞫乃齊賢子教柴氏為辭塩鐵使王嗣宗忌敏中言敏中議娶王承衍女弟密約已定上因面責敏中以不直而併罷之先是翰林學士宋白嘗就敏中假金不與白草制極力詆之有云對朕食言為臣自昧之語敏中論之去位○齊賢不事儀矩頗好治生再入相數起大獄又與寇準相傾奪世以此少之○時田錫上疏言伏覩內殿起居近罷轉對封章迭進今已逾年上書應詔並無其闕失儀被彈即有責罰又閤密院中書政出吏胥行遣只擒舊例苟行權相商議別無遠謀戎夷深入則請入駕親征將帥無功則取聖慈裁斷備位則不失事寫責罷免則不過歸班行臣下得優遊而君上常焦勞實為倒置也陰陽不順水旱不調法令滋章盜賊多起尚書京城父老與百辟千官五度上章請加尊號願聖君美睿以為天不可欺御制丁寧示志不可奪必斷來表深憐群情由是見宰相以甘言佞上求聖知以國計軍機非己任若加以水旱之災重以戎狄之患不知在廟堂者用何智略總軍兵者作何籌謀○按復令群臣轉對在三年十一月此云已踰年或寫字誤也景德三年又令群臣轉對豈咸平四年嘗罷轉對史失之歟

十一月壬寅郊 詔非禮祀所須並可減省於是省慮奏雜物十萬有奇

十二月以呂蒙正李沆兼門下侍郎 舊制三師三公左右僕射平章事並兼兩省侍郎先是翰林學士宋白梁周翰草二相加恩制

書遺忘舊制既而上問白等不能對第請改正不復降制止帖麻用印重爲告身白等各罰一月俸

（癸卯）咸平六年春二月遣使振京東淮南饑

水災故田錫奉上疏言國家爲少閑軍兵防邊備戍遂於曹單宋亳陳汝蔡穎點集鄉村揀選強壯得五七萬人訪聞始降宣命指揮只令在本城防守季即押赴京師何失信若此又言災沴之餘盜賊若起適足爲戎狄之利有勞宵旰之憂檢災傷乃是虛名行振貸且非實事

授潘羅支朔方節度

潘羅支言已集六萬騎乞會王師復靈州故以節鉞授之

夏四月置河東神銳神虎軍

去歲以義軍分隸州兵之籍至是料簡得萬三千餘人號神銳神虎常訓習焉

王繼忠戰沒

繼忠時爲副都部署與都部署王超逆戰繼忠當以契遇衆學思欲報效率麾下殊死戰于望都縣南遂陷于丹上以其實戰死贈繼忠官錄用其子孫死事者大率追贈學卹其家是役也季指王昇臨陣先遁削籍流竄

以張詠知益州

民聞詠再至皆鼓舞相慶○詠前後治益愛利之政不可悉紀舉其大者則以蜀地素饒遊手者衆事寧之後生齒日繁稍遇水旱則民必艱食米斗直錢三十六乃按諸邑田稅如其價歲折米六萬斛至春籍城中細民計口給券俾輸元估糴之奏爲永制

五月罷雄州榷場○

六月出陣圖示輔臣

自望都失利上日訪禦戎之策因命兩府會議李沆等或請合鎮定州高陽三路兵據要衝或請令三路分兵扞禦上親裁爲陣圖示輔臣曰三路大兵悉會定州屯聚堅守勿逆彼若宿兵寇則挑戰又量分兵屯威虜及保州北平三處使其腹背受敵又量分兵屯寧邊軍及邢州扼東西路上又曰魏能性剛狠銳善戰故使銳佐能楊令照好陵人取其首所爲者同事餘皆類此謝德權自河北來言邊兵聚一處非便

願分戍鎮定高陽三路上曰此大事非爾所知

併三司置一使

命寇準領之三司使不相總統各求充濟以促辦爲務至於出納移用均會有無則動相違戾或交據利病以避功希進至是併爲一使復置三司鹽鐵度支戶部副使併三司句院爲一○上嘗命三司具中外錢穀大數鹽鐵使陳恕久而不進上命輔臣詰之恕曰天子富於春秋若知府庫充羨恐生侈心上聞而善之

秋九月呂蒙正罷

爲太子太師蒙正暴中風眩上即命駕臨問蒙正力求罷不許至是表凡七上乃得請

募近京強壯補禁衛

謂殿前高瓊閱習陣勢召近臣觀之上親行伍整肅甚喜顧瓊曰昨日村民皆爲銳旅矣擢材武特異者三十人悉補小校唯二人隸御龍直優賜器幣左右有言此二人才藝特優上曰是新強壯若隸禁衛驍銳書卒固亦非便瓊曰陛下發言舉事動有遠慮非臣等所及也

冬十月開沿邊方田

靜戎軍王能奏於城東開方田廣袤相去五尺深七尺以限戎馬詔鎮戎順安威虜軍界並爲之○先是陝西轉運劉綜亦嘗請於鎮戎軍城四面置屯田務開田五百頃置下軍二千人牛八百頭以耕種之分屯四寨無寇則耕寇來則戰

十一月有星孛于井鬼○十二月求直言○

田錫卒

錫將死取奏疏悉焚之曰吾豈可藏副示後誇時貴直邪上見錫色必莊對目之曰此吾之汲黯也錫動必以禮言以有決賢不肖咸憚伏之出處二十年未嘗趨權貴之門在禁中樂得其正晏如也上覽其遺表惻然曰田錫直臣也天何奪之速乎○先是四年六月錫自泰州歸闕奏曰爲有御覽惟分門記事請別鈔略四部爲三百六十卷萬機之暇日覽一卷又采經史之言爲御屏風十卷於是先上御覽十卷御屏風五卷手詔襃答之

李繼遷陷西涼府潘羅支攻殺之

守臣丁惟清死焉潘羅支要而

擧之繼遷中流矢死於
靈州之境子德明襲位　杜請謁　壽春縣主言夫兄疾紹卿掌務積被劾擧釋其
罪上曰損壞官物自有常刑不可免也○駙馬石保吉嘗許
僕夫役盜賴賜重責上曰所司自有常典豈可爲卿故法外
加刑○魯國長公主以趙自化藥餌有功請授尚食使兼醫
官院事上曰自化頃因元份以求刺郡尋諭以方技之流不
可任郡今復有此請命擬寄院名戒之元份雍王也○秦國
長公主嘗爲其子請近郡刺史上曰牧守之任係朝廷公論
不
許

皇朝編年　備要第六卷

皇朝編年備要卷第七　凡八年

真宗皇帝　起甲辰景德元年止辛亥大中祥符四年

甲辰　景德元年春正月朔大赦○以後宮劉氏爲美人　劉氏蜀人因張旻以進尋遷德妃　○京師地震者三○二月李德明請降　知鎮戎軍曹瑋上言繼遷擅中國要地今其國危子弱不即圖之後更難制不報　三月契丹入寇魏能敗之　于長城口能時知威虜軍上嘗謂宰臣曰選衆求才誠非易事朕向於軍校中擢八九人委以方面如王能魏能甚宣力而陳興等亦有能名呂蒙正曰才難求備今拔十得五有以見陛下知人之明　皇太后李氏崩　諡曰明德　夏六月引對群臣升擢　上密采群臣之有聞望者得邊肅等二十四人皆引對升擢之時號爲二十四氣　旱　人多暍死　秋七月視李沆薨臨其喪　沆寢疾上臨問車駕方還宮而沆卒上聞之驚數趣駕再幸其第哭之慟贈太尉中書令諡文靖○上之初即位也沆日取四方水旱盜賊奏之王旦以爲細事不足煩上聽沆曰人主少年當使知人間疾苦不然血氣方剛不留意聲色犬馬則土木甲兵禱祠之事作矣吾老不及見此參政他日之憂也時西北用兵邊奏日警或至旰食旦慨然嘆曰我輩安得見太平優游無事乎沆曰少有憂勤足爲警戒他日四方寧謐朝廷未必無事君其念哉○上嘗問治道所宜先沆曰不用浮薄新進喜事之人此最爲先上問其人曰如梅詢曾致堯李夷庚等是矣由是終上之世至仁宗初年多得厚重之士○沆在中書事未嘗密啓上詢其故沆曰臣備位宰相公事公言之爾彼密啓者非讒即佞

臣實嫉之後上與輔臣言李沆當廷議政事向敏中獨無言沆即曰敏中素聞此議何得對上緘默亦足見沆之純誠也沆公退輒終日危坐不問家事對賓客尤寡言笑維當衆間勸沆稍屈意接士大夫沆曰吾非不知此也顧今群臣皆得升殿言事封章論奏吾悉見之矣至西北大計縉紳如李宗諤趙安仁皆一時英秀猶不能啓發人意自餘通籍之子拜起尚周章即席必自論功希恩寵此又何足與語乎苟勉強酬答則世謂籠罩之事吾病未能也○沆自言居重位誠無補焉分一惟四方言利事者未肯一施行聊以此報國爾○石保吉求為使相上以問沆沆曰保吉因緣戚里無攻戰之勞台席之拜恐騰物論他日再三詢之執議如初事遂寢沆卒數日乃拜焉○寇準始與丁謂善屢言謂之才沆終未用準以問沆沆曰如斯人者才則才矣可使之在人上乎準曰如謂者相公終能抑之使在人下乎沆笑曰他日當思吾言○沆嘗言讀論語或問之沆曰為宰相如論語中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兩句尚未能行聖人之言終身誦之可也簡

二

陝西振武軍為四十指揮 八月以畢士安寇準為平章事 李沆既卒上欲用準嘗謂士安曰準好剛使氣奈何士安曰今天下雖蒙休德而北戎尚跳梁若準者正宜用也乃並命之 九月令轉運察所部官能否第為三等 公勤廉幹為上幹事而無廉譽清白而無治聲者為次畏懦貪猥為下 河決澶州○閏月契丹大舉入寇 契丹主同其母蕭氏大舉寇邊遣其統軍撻覽引兵掠威虜安順軍魏能石普帥兵禦之敗其前鋒又攻北平寨田敏擊走之遂東趣保州攻城不克乃與契丹主及其母合兵以攻定州王超等陣于唐河以拒之虜駐兵于陽城淀又分兵圍嵐岢軍守臣賈宗擊走之 冬十月明德皇后祔廟 先是詔有司詳定升祔之禮上議曰唐睿宗昭成肅明二后先天之始惟以昭成配享開元之末又以肅明遷祔晉驃騎溫嶠有三夫人嶠薨詔問學官陳舒謂秦漢之後廢一娶九女之制妻卒更娶無復繼室生既加禮亡不應貶朝旨以李氏卒於嶠之微時不沾贈典王何二氏並追加章綬唐太子少傅鄭餘慶將立家廟祖有二夫人禮官韋公肅議與舒同又云晉南昌府君有荀氏薛氏景帝廟有夏侯氏羊氏晉公顏真卿廟有夫人商氏繼夫人柳氏皆循禮文參諸故事二夫人並祔於理為宜恭惟懿德皇后久從升祔不可中移明德皇后繼受學名亦當配享雖先後有殊在尊親一貫請同祔太宗室以先後次之詔尚書省集官詳議咸知禮官之請二后並祀自是始也○時司天臺言丙午歲方利大葬故權殯于壬地先作主祔廟 授廝鐸督朔方節度 時潘羅支已為李繼遷部落所殺其弟廝鐸督嗣立故加其官 契丹寇瀛州守臣李延渥敗之 虜衆死者三萬餘人傷者倍之乃解去 契丹來議和 遣曹利用使其軍與定約初王繼忠戰敗陷虜虜授以官繼忠嘗為虜言和好之利至是雖大舉深入復遣李興等以繼忠書詣莫州部署石普且致密奏一封達闕下上覽奏遂手詔諭繼忠繼忠欲朝廷先遣使命上未許虜之攻瀛州也繼忠復附奏乞遣使議和上乃命利用奉書往至大名王欽若疑虜不誠留之不敢遣虜尋復因張皓來請乃詔督利用前去 置龍圖閣待制 以杜鎬戚綸為之 十一月上親征至澶州 契丹之初入寇也中外震駭陳堯叟請幸蜀王欽若請幸江南上召寇準問之準曰誰為陛下畫此策者上曰卿姑斷其可否勿問也準曰臣欲得獻策之人斬之以釁鼓然後北伐耳遂定親征之議○準又以欽若多智恐妄有疑沮白上出之命判天雄軍兼都部署○車駕之北巡也虜攻天雄軍張全照卻之遂南略德清軍上駐蹕韋城有告上宜且避其鋒者上意稍惑召準問之準言陛下惟可進尺不可退寸殿前都指揮使高瓊亦贊之車駕

三

至衛南虜摧衆底澶州圍合三面李繼隆等整軍成列出禦之虜騎析旋覽中弩死虜大挫退却不敢動車駕至澶州將止準固請度河瓊遂麾衛士進輦至浮橋瓊執檛築輦夫背令亟行既至登北城門樓張黃龍旗諸軍皆呼萬歲聲聞數十里虜相視怖駭是時利用之書已通虜再遣韓杞與利用偕來○裴詠時知登州慮遼兵乘陣爲變因取盜賊之尤無狀者磔死於市境內以安上嘗遣使諭旨曰得卿在彼朕無西顧之憂也

十二月庚寅朔

日有食之○契丹請和 韓杞入對以關南故地爲請上謂輔臣曰所言歸地事極無名若必邀求朕當決戰耳實念河北居人重有勞擾儻歲以金帛濟其不足朝廷之體固亦無傷答書不必具言但令曹利用與韓杞口述茲事可也上又面戒利用以地必不可得若邀求貨財則宜許之時契丹已拔寨北去利用至虜虜復請關南利用輒沮之乃許以歲遺絹二十萬銀一十萬兩議遂定始利用面請歲賂金帛之數上曰必不得已雖百萬亦可寇準召語之曰雖有敕旨汝所許不過三十萬過三十萬將斬汝矣利用至虜果亦如數成約而還虜人且請以兄禮事上遣姚東之同利用來遂命李繼昌賫國書與東之俱往虜遣丁振奉誓書來參退師自是不復寇邊矣○初虜使來議和準欲勿許且畫策以進曰如此則可保百年無事不然數十歲後戎且生心矣上曰數十歲後當有能扞禦之者吾不忍生靈重困姑聽其和可也準與分軍事或違上旨及是謝曰使臣盡用詔令茲事豈得速成準在澶州每夕與知制誥楊億痛飲謳歌戲謔喧譁達旦上使人覘知之喜曰得準如此吾亦何憂乎○時兩河之民願有陷虜者王旦時留守東京上言願出金帛數十萬贖其人或有沮議者遂止○是役也王超爲三路統帥逗撓無功惟雷有終赴援威聲甚振河北列城賴以雄張○始通和所致書皆以南北朝冠國號之上將作監王曾上言古者尊中國賤夷狄直若首足二漢始失乃議和親然禮亦不至均敵今若是是首足並處臣恐久之非但並處又病倒置願加國號契丹足矣上嘉納之然事已行不果改

上至自澶州

(乙巳)景德二年春正月大赦○散河北強壯○選河北守臣 上以河北守臣宜得武幹善鎮靜者故親選之於是以李允則知滄州馬知節知定州知節先在鎮州方虜犯塞民相携入城知節與之約有盜一錢者斬有雞童兒盜二者即戮之自是無犯者每中使賫詔諭邊郡知節慮爲虜所掠因留之募捷足間道以達詔旨會輓磁邢洺等六州軍儲赴定州水陸並進時兵交境上知節曰是資寇也因告諭郡縣凡公家輸輦之物所在納之虜欲剽劫皆無及車駕幸澶淵大將王超擁兵數十萬屯定州逗留不進知節屢諷之超不爲動復移書誚讓超出兵猶辭以中虔無橋徒涉爲患知節先已命工度材一夕而具上聞之手詔褒美知節嘗知秦州秦州舊貸羌酋二十餘砦踰二紀知節始至悉遣還且曰此亦人也豈不懷土乎蕃落感其惠訖受代無犯塞者小泉銀坑壞久不發而歲課不除主吏破產備償猶未盡知節奏蠲之仍許以日役爲額○時婁肅知邢州地連襄城堞摧毀無守備契丹之入寇也上密詔肅若州不可守聽以便宜南保他城肅匿詔不發督丁壯乘城而闢諸門悉其兵列陣于外虜至莫之測居三日引去時鎮趙深冀磁洺六州閉壁不出老幼趨邢州若肅悉納之上嘉其功擢與李溥孟遷措置直學士

禁增酒榷 咸平中江淮制置茶鹽使秦羲請歲增榷酤十八萬緡所爲煩刻於是李防出使請擁停淮浙荊湖榷酤因詔無得擅增自此制置不書酒榷

振淮南饑○省河北戍兵○二月令嘉邛州鑄大鐵錢 先是益邛嘉眉等州歲鑄錢五十餘萬貫自李順之亂遂罷鑄民間錢益少私以交子爲市姦弊百出獄訟滋多乃詔知益州張詠與轉運使黃觀同議於嘉邛州鑄景德大鐵錢

復北邊榷

場○減上供紬絹○孫僅使契丹賀契丹國母生辰僅隨事損益豐約中度後奉使者悉遵其制時稱得體自後聘使往來不書立緣邊入粟補官法初行於河北陝西三月親試舉人得進士李迪等二百四十餘人特奏一百餘人諸科五百餘人諸科特奏七十餘人先是迪與賈邊皆有聲場屋及禮部奏名而兩人皆不與考官取其文觀之迪賦落韻邊論當仁不讓於師以師爲衆與注疏異特奏令就御試參知政事王旦議落韻者失於不詳審耳捨注疏而立異論不可輒許恐士子從今放蕩無所準的遂取迪而黜邊當時朝論大率如此○初安陽人陳貫嘗言兵咸平中大將楊瓊王榮喪師貫上書言前日不斬傅潛張昭遠使瓊輩畏死不畏法今不嚴其制後當益弛請立法凡合戰而奔者主校皆斬大將戰死裨校無傷而還與奔軍同軍與城圍別部力足救而不至者以逗遛論如此則罰明而士卒厲矣

上嘉納之將召試學士院執政請瓊等已即罪遂格又嘗上形勢選將練兵論三篇大略言地有要害今北邊既失古北之險然自威虜城東距海三百里其地沮澤堤塘所謂天險天陷非虜所能輕入由威虜西極狼山不百里地廣平利馳突此必爭之地先居則佚後趨則勞宜有以待之昔李漢超守瀛州虜不敢視關南尺寸地今將帥大率用恩澤進雖謹重可恃然卒與敵遇不知所以爲方略故虜益張兵折於外者二十年此選將得失之效也國家收天下材勇以備禁旅稍賜予廩給而已活于休息又不識戰當以衛京師不當以戍邊莫若募土人諳朴軍又籍民丁爲府兵使北兵扞狄西兵扞戎不獨審練敵情熟習地形且皆樂戰鬭無驕心契丹請盟後上言虜寇數犯塞驅掠良民數十萬今乘其初通宜出內府金帛以贖之虜嗜利必歸吾民自河之北戴德澤無窮矣於是貫舉進士試殿庭擇同出身上識其姓名曰是數言邊事者擢置第二等賜及第虞部員外郎知鄭州王矩上書自薦求科名上以矩自燕薊歸化故官清白而自强學

業特賜進士及第仍附新榜時河北舉人遭胡虜不及試期者命禮部別試之五月賜危昭等及第夏四月幸龍圖閣之觀太宗御書閱北連死中上曰朕退朝之暇無所用心聚此圖書以自娛耳置資政殿學士王欽若與寇準不協歸自天雄再表求罷於是置是職以命之仍遷爲刑部侍郎班在翰林學士之下侍讀學士之上以雷有終爲宣徽北院使有終卒是歲張凝亦繼亡二人皆忠勇倜儻善撫士卒多以私財犒師其死也家無餘貲上嘗與近臣論將帥曰邊用武臣實難儻未嘗更歷則不能周知其才太宗所擢甚衆而僅得者惟凝與王斌王憲等數人每謂與純侏倫輩乃知先帝知人之明也五月幸國子監問祭酒邢昺書板幾何昺曰國初不及四千今十餘萬給弓箭手田以近邊閒田給之仍蠲其租從知鎮戎軍曹瑋之請也其後麟延環慶涇原并

河東亦各募置瑋又以鎮戎州原實曠虜騎便於馳突請緣古長城鑿塹以爲限從之○瑋彬之父子也始繼遷叛諸將數出無功太宗問彬誰可任者彬以瑋對太宗即召見命知渭州瑋尤勇有謀通兵家學馭軍嚴明有部分賞罰立大犯令者必殺無所貸善用間周知虜動靜舉措如老將○瑋在鎮戎嘗與虜戰小利驅牛羊輜重而還虜追之瑋緩行得地利處而止先使人謂之曰我不欲乘人之疲請休憩少選決戰虜欣然嚴軍而歇良久使人語之曰歇定可相馳矣一戰大破之徐謂其下曰吾知虜已疲故爲貪利以誘之迨其復來幾行百里矣遠行之人若少憩則足痺不能立人氣亦闌吾以此勝之立雪冤賞詔自今諸州官吏雪活人命者並理爲勞績六月選流內補法直官先是刑部大理寺三司法直官悉自令史遷補端拱中寇準判銓奏用士人至是復舉前詔禁增搉利時三司多取羨餘爲額至是詔搉利勿以羨餘年爲額凡增額皆奏

秋七月復賢良等六科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博通墳典達於教化才識兼茂明於體用詳明吏理可使從政識洞韜略運籌決勝軍謀宏遠材任邊寄八月有星孛于紫微○冬十月班農田敕民間便之趙明年春發丁謂請命轉運守貳並兼勸農事畢士安薨臨其喪士安早朝至殿廬疾暴作上亟遣使撫問且步出臨視哭之歸第而卒車駕即臨哭之十一月丁巳郊○十二月置資政殿大學士以王欽若為之班在文明殿學士之下翰林學士承旨之上是歲黎桓卒子龍鉞嗣其弟龍廷殺之自立

丙午景德三年春正月置常平倉每州計戶口量留上供錢自千貫至二萬貫令轉運使於每州擇清幹官主之專委司農寺總領三司毋得輒用大率萬戶歲糴萬碩止於五萬石二月復都大發運至道末省之及是復置置入內內侍省併入內內侍班院司為之寇準罷以王旦為平章事準罷為刑部尚書出知陝州契丹既和準頗矜功上待準甚厚王欽若深害之嘗退朝上目送準欽若進曰陛下敬畏準為其有社稷功耶曰然欽若曰城下之盟春秋小國猶恥之澶淵之役陛下不以為恥而謂其有功何也上愀然不能荅由是上遇準稍衰準在中書喜用寒畯每御史缺輒補敢言之士舉措多自任嘗除官同列屢目吏持例簿以進準卻不視曰宰相所以器百官進賢退不肖焉用例旦入謝上因謂曰寇準以國家爵賞邀求虛譽無大臣體旦幼沉默好學其父祐知其必至公輔手植三槐於庭以為識及是錢若水言旦有德望堪任大事上曰此固朕心所屬也夏四月錄繫囚自是每歲暑月上必親臨慮問案以為常遣使巡撫閩蜀江浙所至存問父老疾苦因按察官吏能否民間利害以聞諸使益利路還舉所部官三十餘人宰相以為多濫乃歷陳其治狀且願連坐奉使舉吏連坐自請始此使江浙還奏能吏二十人慢官五人悉所升黜復轉對○六月令邊臣撫安交阯黎桓諸子爭立國亂群臣多請伐之上曰黎桓素修職貢未加罪恤而伐其喪豈王者所為命邊臣撫安之既而緣海安撫使邵曄上邕州至交州水陸圖上曰祖宗開疆如此其大惟當守而已安用勞民以貪無用之土乎若封略之內有叛亂者則不得不除耳未幾趙龍廷請入貢乃祥符間府鈐轄言杜庚依唐龍鎮為援數擾劉部欲令府州出騎兵襲之上曰夷狄亦吾民也以遣捍之必救令不許知秦州張佶亦嘗言蕃部恢擾已出兵格鬬望量益士卒事相王旦曰今四方寧謐契丹守盟甚堅西戎入貢不邊瀚翰之臣宜務鎮靜上曰邊臣利於用兵殊不知無戰為上頃歲河北請增邊兵王欽若等亦盛其言惟朕斷以不疑然方無患因言昔嘗謂邢禺度中夕猜思四方至大張官置吏委之千萬里外豈能周知善惡一有敗事則為患非小自古帝王宵衣旰食正在此爾萬務幾微更須卿等悉心也汴溢河決○秋七月大宴初用樂上自明德太后之喪雖從易月之制自非郊廟不舉樂群臣累以為請至是始用之九月策制科得錢易石待問趙德明納款冬十月封西平王先是遣丞上命向敏中為鄜延路緣邊安撫使議德明歸款事以七事招諭之德明惟令長子親來宿衛及毋得攻劫內屬蕃部其獻靈州等事終莫承順上卒許焉葬明德皇后祔永熙陵是歲京師冀益等州地震

丁未景德四年春正月上如西京謁諸陵○三月上至自西京○夏四月皇后郭氏崩 謚曰莊穆后性仁儉不以家事求於上又不肯觀諸庫藏曰非婦人所當入也 禁增酒榷○五月丙申朔日有食之○置登聞鼓檢院 時車駕每出詞狀紛紜詔以鼓司爲登聞鼓院登聞院爲登聞檢院諸人訴事先詣鼓院如不受詣檢院又不受即判狀付之尋避車駕 策制科 得陳絳史民夏竦上曰六經之旨聖人用心今業閒宜用經義參之時務 閏月立中書密院互報法 事關軍機民政者必互相關報時中書命揚士元通判鳳翔府樞密院又令其監香藥庫兩府不相知也 六月葬莊穆皇后 祔于別廟次位在莊懷皇后之上 秋七月宜州軍校陳進反命曹利用討之 初知宜州劉承規御下嚴酷進因衆怨鼓譟殺承規推判官盧成均爲首僭號南平王據城反詔曹利用領兵進討仍諭與密有來歸者並釋罪 立京朝官磨勘限 初令見任京朝官及三年方得磨勘遷官○大中祥符九年秋初令京朝官在外任滿三年當考課者所驛上狀 黎龍廷來貢賜名封交趾郡王 兼領靜海軍節度使仍賜名至忠 復提點刑獄 仍以使臣副之先是上出筆記六事指其一謂王旦曰朕深念刑獄官吏未盡得人一夫受冤即召災沴故有此更置又以河北陝西路尤須得人取性度和平有執守者爲之○大中祥符六年詔大辟情可憫者及文有疑者報提點司詳審以聞 置群牧制置使○八月置龍圖閣直學士 以杜鎬充之 丁謂上景德會計錄 時爲三司使言景德三年新舊户七百四十一萬有奇比咸平五年增五十五萬有奇賦入總六千三百七十餘萬貫石匹斤比咸平六年計增三百四十六萬五千乞以咸平六年户口賦入爲額歲較其數且上史館從之 九月陳進伏誅 進圍象州曹利用擊斬之盧成均率其家屬來降 冬十月嚴大藩長吏選 上親閱班簿擇朝臣有公望者得翰林學士晁迥等五十人詔舉常參官知大藩令保任爲上嘗謂輔臣曰大藩長吏尤難其人要在洞達物情遵守詔條愛民抑暴而已吏或廉而肆虐或察而流章或急掊斂以爲公或曠職務以爲恕如此則何由致治耶 十二月令禮部糊名考校 先是上嘗問輔臣以天下貢舉人數王旦曰萬三千有餘約常例奏名十一而已上曰若此則當黜落不啻萬人矣典領之官必須審擇晁迥輩當以委之旦謂滕元晏少交遊命迥等知貢舉元晏等封印卷首凡封卷首及點檢詳試別命官皆始此先糊名用之殿試今復行之禮部也初陳彭年舉進士以輕俊爲宋白所黜及是彭年與迥等更定條制設關防不復揀擇文行鄉杜絕請託然寘甲科者多非人望自彭年始也

戊申大中祥符元年春正月天書降大赦改元 上語王旦曰去年十一月見神人云當降天書大中祥符三篇適曉皇城司左承天門之南角有帛織如書蓋所降之書也旦等皆稱賀○孫奭時爲龍圖閣待制上嘗問以天書奭對曰臣愚所聞天何言哉豈有書也上知奭朴忠亦優容之 二月禁銷金塗金 乘輿服御亦不須用是夏申詔進御服用勿以銷金塗金及文繡爲飾上禁銷金嚴甚後宮杜氏嘗服之上怒令出家於是天下無敢犯禁 修京城

○夏四月朔天書降于大内王旦等凡上五表請封禪詔從之親試舉人賜姚曄等以下二百士人及第出身有差作玉清昭應宮以奉天書六年命建安軍鑄玉皇聖祖太祖太宗聖像安奉之罷制科上封者言漢舉賢良方正等科多因變異今旣受瑞宜罷之五月出宮人○六月天書降泰山于醴泉亭王欽若所奏也秋八月升兩省侍郎班在左右常侍上合班次六尚書始兩省侍郎自唐至德以來皆宰臣兼領未嘗與百僚序位晉天福七年始用刑部侍郎竇貞固爲中書侍郎定班常侍之下由是相因不改今乃釐正之冬十月上如泰山行封禪禮祀上帝封玉牒禪社首祭地祇○先是殿中侍御史趙湘請封禪上拱揖不答王旦等曰封禪之禮曠廢已久若非聖世承平能振舉初王欽若旣以城下之盟毀寇準上自是常怏怏它日問欽若曰今將奈何欽若度上厭兵卽謬曰陛下以兵取幽薊乃可刷此恥也上令思其次欽若因請封禪以鎭服四海誇示夷狄又言封禪當得天瑞又言天瑞前代蓋有以人力爲之陛下謂河圖洛書果有此耶聖人以神道設教耳上曰王旦得無不可欽若遂以上意諭旦旦黽勉而從上尋問杜鎬以河洛圖書事鎬偶曰聖人以神道設教耳上意遂決召旦飲於內中歡甚賜以尊酒旣歸發視乃珠子也旦自是不復持異○天書封禪等事始作上嘗謂近臣曰比者戎臣多言與虜和非便旦曰儒臣中亦有此論然與虜和三年矣河朔之民頗息飛輓○上歸途勞旦等曰卿等久蔬食不易旦等皆再拜馬知節獨進言蔬食惟陛下一人耳臣等在道無不竊食肉者上以問旦旦謝曰誠如知節之言○大赦十一月朔次曲阜縣謁先聖廟有司定議肅揖上特再拜上制贊加謚曰玄聖文宣王追謚齊太公

曰昭烈武成王周文公曰文憲王各立廟衆以聖祖諱改玄聖爲至聖上至自泰山○是歲嚴贓吏法五月晉城縣令王玟具章縣主簿苗文應皆坐枉法受賕抵死自後間有坐贓以配者不盡錄○又嘗詔官吏犯贓勿以赦原

(己酉)大中祥符二年春二月定入內內侍省名職○以方士王中正爲左武衛將軍中正賈人也初遇道人云姓趙氏司命真君也教劉承規築堂以下神中正常遊神言旣東封加號乃官中正而以是職命之禁毀金玉珠貝塑塔像○詔許曲阜先聖廟立學知曲阜縣孔勗請就先聖廟創立學舍從之賜應天府書院額初楚丘戚同文聚徒教授士不遠千里而至及同文卒應天府民曹誠即同文舊居旁造舍百餘區聚書數千卷延四方之士講習其中詔賜額爲應天府書院命同文之孫奉禮郎舜賓主之舜賓綸子也仍令本府幕職官提舉宋與天下州府有學始此同文質直尚信義人有喪者力拯濟之宗族閭里貧乏者賙急之冬月多解衣以與寒者不積財不營居室或勉之輒曰人生以行義爲貴安用是深爲鄉里推伏夏四月昇州火遣使撫卹之自封禪之後士大夫爭奏符瑞獻贊頌崔立獨言水發徐兗旱連江淮無爲烈風金陵大火是天所以戒驕矜也而中外多上雲霧草木之瑞此何足爲治道言哉立前後凡上四十餘事云嚴舉官贓罪詔自今所舉官犯贓與同罪置修玉清昭應宮使以丁謂爲之李宗諤爲同修宮使謂欲殫力爲之近臣多言其不可謂對上言未有皇嗣故建宮於乾地以祈福王旦等遂不敢言知制

誥王曾亦以工役煩費勞民極陳事之不便者有五乞頼規摸幟用度以寬民力○越四年冬十月曲宴謂及宗諤于內殿上因從容謂宗諤曰聞卿至孝治家有法宗族頗多長幼雍睦朕嗣守二聖基業亦如卿等之保守門戶也宗諤頓首謝上又曰翰林清華之地前賢揚歷多有故事卿父子爲之必周知也宗諤嘗著翰林雜記國朝新制翌日上之手詔褒答殿中侍御史薛奎性剛不苟合時上數宴大臣奎嘗諫曰今天下誠無事而飲樂無度又大臣多被酒無威儀非所以爲朝廷重也

定監司舉主賞 詔運使提刑所舉官如進改後五年無過有勞幹者特獎舉主上謂宰臣曰舉官犯贓則連坐而舉得其人者賞亦弗及非所以勸也故有是詔

陝西旱蝗 遣使振之

五月追封孔門弟子 顏回爲國公閔損等九人爲郡公曾參等六十二人爲列侯上親製至聖文宣王贊命宰執等撰顏子以下贊尋又追封配饗左丘明等二十一人

代州地震○六月縱五坊鷹鶻 量留十數以備諸王從時展禮

親試舉人 東封路服勤詞學經明行脩梁固等三十一人

秋七月置糾察在京刑獄司 以知制誥周起侍御史趙湘領之

八月黎雅州蠻犯邊 命孫正辭爲都巡檢使招安之

九月合鎮定部署爲一 初鎮州定州路各置部署既罷兵省其一尋又分置

召親王觀書 先是上詔王旦等曰朕在東宮講尚書凡七遍論語孝經亦皆數四今宗室諸王所習惟在經籍昨奏講尚書第五卷此甚可喜也於是召寧王元偓等赴龍圖閣觀書目上諭之曰宮中常聽書習射最勝他事元偓曰臣請侍講張頴說尚書聞已不發弓矢因陳典墳之義上喜甚乃詔每講日賜食

冬十月置天慶觀 命諸州並置之

十一月御製文武七條賜外官 文臣轉運使以下至知縣武臣部署以下至巡檢賜七條幕職州縣場務官賜戒勵敕并儒行篇一軸

詔論監司失察罪 諸路官吏有害政害民辨物得實本路轉運使提點刑獄官不能舉察者論其罪

十二月交趾貢馴犀命縱之 上以遠物違土性又不欲拒至忠意俟其使還乃令縱之海濱

是冬黎至忠卒交趾亂 至忠一子才十歲弟明提明昶爭立大校李公蘊逐而殺之自稱留後

(庚戌)**大中祥符三年春閏二月銅候儀成** 冬官正韓顯符所造也并上所著經十卷其制則本唐李淳風一行遺法

河北行預買法 河北轉運使李士衡言本路諸軍歲給帛七十萬當春時民多匱乏常假貸於豪右方納租賦又償逋負以故工機之利愈薄請官預給帛錢俾及期輸送民既獲利官用亦足詔從之仍令優與其直其後遂推其法於天下先是咸平間戶部判官馬元方亦嘗有請

三月李公蘊來貢封交趾郡王○出御製示輔臣 上謂王旦等曰自北鄙修好邊事不聳而朕居安慮危閒散暇逸每著文自警置之坐右乃出責廉食吟勸田夫吟念農歌自戒箴以示旦等○先是御史中丞王嗣宗言翰林學士楊億知制誥錢惟演秘閣校理劉筠唱和宣曲詩述前代掖庭事詞涉浮靡上曰詞臣學者宗師也安可不戒其流宕乃下詔風厲

夏四月立舉官限 詔自今每年終翰林學士以下並同罪舉外任京朝官三班使臣幕職州縣官各一人歲終無舉官狀當行責罰監司知州通判舉部內官不限人數限次年二月二十五日已前到京違限者依不申考帳例科罪三司使副即舉在京事事京朝官使臣並令中書置籍常以五月一日進內

皇子

生後宮李氏所生也知開封府周起方奏事上謂起曰知朕有喜乎起曰臣不知也上曰朕始生子即入禁中懷金錢出探以賜起李氏杭州人初入宮侍劉脩儀莊重寡言上命為司寢既有孕從上臨砌臺玉釵墜心惡之上私卜釵若完當得男子釵果不毀上喜甚李氏所生子是為仁宗 贖呂端第賜其子○

五月安定郡王惟吉薨 魏王德昭之子也好學尊屬文初太祖命孝章皇后撫養之及上仙京遍所生每誦詩蓼莪父母劬勞之句淒泗交下宗室中有賢明之稱焉 京師大雨平地數尺壞民廬舍有壓死者賜以布帛 六月契丹來告羅 詔雄州出粟二萬石賑業振之 臨郭贄喪○視邢昺疾 時並為翰林學士國朝故事非宗戚將相無省疾臨喪之禮惟昺與郭贄以恩舊特用此禮儒者榮之及卒輟朝二日 秋七月置龍圖閣學士 以直學士杜鎬為之陳彭年為直學士 八月命昇洪揚廬州兼安撫 長吏各兼本路安撫使 九月內臣江守恩伏誅 擅取民田麥穗及私役軍士故也中外莫不快慶 冬十一月契丹伐高麗 先是契丹加兵女真無功又伐高麗高麗與女真合兵拒之契丹大敗

辛亥 大中祥符四年春正月上如河中府 先是上將西祀會歲旱龍圖閣待制孫奭上疏陳不可者十謂陛下才畢東封更欲西幸非先王五年卜征重謹之意又言土木之功累年未息水旱作沴飢饉居多乃欲勞民事神神其饗之乎尋又上疏曰今之奸臣以先帝嘗停封禪故贊陛下以繼承先志先帝欲北平幽朔西取繼遷則未嘗獻一謀畫一策而乃卑辭厚幣求和於契丹蹙國縻爵姑息於保

吉謂虛辱臣死為空言以誣下罔上為己任是陛下以祖宗艱難之業為姦臣僥倖之資此臣所以長嘆痛哭也時群臣數奏符瑞與後上疏言方今野鵰山鹿並形奏簡秋旱冬雷率皆稱賀將以欺上天則上天不可欺將以愚下民則下民不可愚將以惑後世則後世不可惑又言先王五載一巡狩觀民設教何須紫氣黃雲始能封嶽嘉禾異草然後省方哉奭言切直至有國將興聽於民將亡聽於神等語上亦不罪也 遣使存問隱士 初河中李瀆陝人魏野皆隱居不仕名聞一時所居咸有泉石之勝常以詩酒自娛上之祀汾陰也或薦其隱操特命使召見並辭以病上復遣中使即其家存問焉 二月祀后土地祇于脽上 先是文武官以下三萬餘人詣闕請祀汾陰后土表三上許之上因命陳彭年等討尋脩祀后土故事出示宰相曰既升中太山脽上之祭要不可闕 大赦○三月次西京幸呂蒙正第 賜賚有加上問蒙正卿諸子孰可用對曰臣之子皆豚犬耳不足用有姪夷簡宰相才也 次永安縣謁諸陵○次鄭州表滿孝子墓 上過其墓令有司表之 夏四月朔上至自汾陰○嚴兩省官選 上謂輔臣曰唐起居郎舍人司諫正言凡十有一員近來此官多缺可選有才望為中外所知者補之於是陳堯佐樂黃目盛玄王隨路振崔遵度陳知微李諮陳越九人並膺是選玄後改名度○堯佐咸平初為開封府推官坐言事切直貶潮州通判潮去京七千里民俗鄙陋堯佐至州脩孔夫子廟作韓愈祠堂率其民之秀者使就學時張氏子年十六與其母濯於惡溪為鱷所噬堯佐謂昔韓愈患鱷之害以文投溪中而鱷為遠去今復害人不可不除卒使捕得更為文鳴鼓於市而戮之潮人以比韓愈 呂蒙正薨 封許國公謚文穆蒙正嘗置冊子夾袋中識四方人才時謂朝廷求賢取

之囊中○近制宰相子起家即授水部員外郎加朝散階蒙正固遜止授九品京秩自是為定例○蒙正家富言有子尚幼蒙正見之驚曰此子它日名位與吾相似而勲業過吾言之子即弼也 六月江淮水 遣使安撫

秋七月免閩浙湖廣身丁錢 歲凡四十五萬四百千三司使丁謂言東封及汾陰賞賜億萬加以蠲復諸路租賦除免口筭聖澤寬大恐有司經費不給上曰國家所務正為澤及下民但勤本抑末節用謹度自然富足 鎮眉等州地震○河決濱棣州

○京東西蝗○八月録唐長孫無忌段秀實等後○河決通利軍 合御河壞大名府城傷田廬遣使發廩振之 冬十一月親試舉人 條祀汾陰路故書舉之如東封例得張師說等三十一人

皇朝編年 備要卷第七

皇朝編年 備要卷第八 凡十一年

真宗皇帝 起壬子大中祥符五年止壬戌乾興元年

壬子 大中祥符五年春正月河決棣州 時著作佐郎李垂上導河形勢書三篇并圖詔任中正陳彭年等詳定中正等言揆古民田頗為煩費興行匪易而博洽可獎○八年徙城於州之北七十里以避河流既而大水沒故城丈餘 二月京西饑 募富民出粟振糶 三月親試舉人 賜徐奭以下一百餘人及第出身有差○給官印紙起草并纂印御題 夏四月以向敏中為平章事 敏中再掌留任賜以厚重鎮靜人情帖然上嘉之故復相○初上之將北征也敏中時知永興軍上深念北鄙賜以便宜詔敏中得詔藏之不下視事如他日會郡人大儺有告禁卒欲倚儺為亂者因伏甲幕中召賓僚置酒縱閱儺入揮伏甲盡擒之果各懷短刃即席誅斬命布灰掃庭張樂宴飲如初上亦知其任事有辦治之志每知河南府至郡辨僧殺人之誣衆咸以為神明時舊相出鎮者多不以吏事為意冦準雖日宴遊張齊賢倨傲尤不治惟敏中勤於政事所至著稱上曰大臣出臨方面不當如向敏中耶 六月令密院修時政記 故事樞密院月録附史事送中書編於時政記至是王欽若等請別撰樞密院時政記始此 賜隱士林逋粟帛 逋恬淡好古不趨榮利家貧衣食不足晏如也結廬杭州西湖之孤山二十年足不及城市轉運使陳堯佐以其名聞詔賜粟帛長吏歲時勞問逋卒於天聖元年臨終有茂陵他日求遺藁猶喜曾無封禪書之句上悼之賜謚和靖先生 秋八月丙申朔日有食之○作五嶽觀 尋改為會靈觀 九月

以王欽若陳堯叟爲同平章事樞密使儒臣領樞密兼使相始此趙安仁罷時爲參知政事初議立后安仁謂劉德妃家世寒微不如沈才人出於相門後上與王欽若從容論當今大臣誰爲長者欽若欲排安仁乃譽之曰無若趙安仁安仁昔爲沈倫所知常欲報之上始有意斥安仁矣嘗論王旦曰聞趙安仁在中書絕不親事旦對曰每奏對安仁亦未嘗不與居常進擬皆同列議定方敢取旨臣每見臨時變易於上前者皆迎合陛下意安仁無異議是有執守上曰能如此耶朕不知也及罷政事仍命同脩史安仁雖貴簡儉若貧業喜誨誘後進時以重德歸焉以丁謂參知政事王欽若所薦也欽若與謂及劉承珪陳彭年林特交通蹤跡詭秘時號五鬼初李宗諤家貧王旦常資給之欲引宗諤爲參知政事欽若知之故事參政謝日賜物幾三千緡欽若因奏旦欲得宗諤所賜物以償已債上遽不許冬十月聖祖降先是上夢景德中所睹神人傳玉皇及天尊之命云先令汝祖某授汝天書翌日夜復夢天尊言吾坐西當斜設六位即於延恩殿設道場是日五鼓天尊降曰吾人皇中九人之一人也是趙之始祖再降乃軒轅黃帝後唐時七月一日復降主趙氏之族謂上曰善撫育蒼生無怠前志尋上聖祖尊號曰聖祖上靈高道九天司命保生天尊乃詔避聖祖名上曰玄下曰朗應天慶觀並增聖祖殿以七月一日爲先天節十月二十四日爲降聖節尋又上聖祖母號曰元天大聖后大赦〇十一月置玉清昭應宮使以王旦爲之十二月置景福殿使以劉承珪爲之作景靈宮奉聖祖越明年以王旦爲兗州景靈宮朝修使詔自京至兗州察吏治民隱聽旦便宜從事旦還言李士衡等政績乞加褒獎又言徐懷式等無治聲令監司察之或口公爲元宰出使所舉官吏徃得褒詔無乃太輕乎旦曰既獨之又請亟用則上恩皆出於已矣此人臣之大嫌也入內押班周懷政實與旦同行或請間必俟從者皆集然後見之未嘗私焉議者以爲得體立德妃劉氏爲皇后后性警悟曉書史聞置宮闈事多引故實無不適當定三院御史員以六員爲制除差出外任及在京莅它局者不與

癸丑大中祥符六年春正月詔兩浙發廩平糶價轉運使言本路米價爲賈販翔踴請禁之詔勿禁而有是命禁出使內臣干預公事官吏不即以聞並寘于罪祖宗舊制凡內臣出使皆責知委狀敢妄奏它事者伏軍令至是復有是詔以屬籍爲王牒尋置宗正寺脩王牒官名皇朝新譜曰仙源積慶圖夏六月幸舍利塔〇楊億罷自翰林學士罷爲太常少卿分司西京先是億嘗草答契丹書云鄰壤交歡上自注其側作朽壤鼠壤糞壤等字億遽改爲鄰境明日引唐故事學士草制有所改爲不稱職丞求罷上慰諭之它日謂輔臣曰楊億真有氣性不通商量又議冊皇后劉氏上欲得億草制使丁謂諭旨億難之因請三代謂曰大年勉爲此不憂不富貴億曰如此富貴亦非所願也乃命它學士草制億雖頻忤旨恩禮猶不衰時王欽若驟貴億素薄之陳彭年方以文進亦忌億名出已右日相與譖之上意稍怠億嘗入直被召賜坐徐出文稾數篋以示億曰卿識朕書跡乎皆朕自起草未嘗命臣下代作也億皇恐不知所對億出即謀奔逃億有別墅在陽翟會母疾億留謁告挈子與孔目吏中夕亡去朝論諠然以爲不可上亦謂王旦等曰侍從臣安得如此自便旦曰億得罪賴陛下矜容不然顛躓必矣然近職不可居外地今當罷之上終愛其才踰月弄下詔億稱疾請解官乃有是命〇明

大中祥符六年

年秋以疾愈求入朝上謂旦曰億性峭直無所附會文章學問無及之者然或言其好竊議朝政何也旦曰此蓋與億不足故爲誣謗耳億詣譴過當則恐有之訕譏之事保其必無也命知汝州時御史猶指前事爲言上詔中書召諭之至汝州言部內秋稼甚盛粟一本至四十穗麻一本至九百角上覽其章謂輔臣曰億之詞筆冠映當世後學皆慕之王旦曰如劉筠宋綬晏殊輩相繼屬文有正元元和風格者自億始也 秋七月瀘戎蠻寇邊○除農器稅初知滄州呂夷簡請免稅河北農器上曰務穡勸耕古之道也豈獨河北哉乃詔諸路並除之 置水虎翼軍初太祖立神衛水軍江淮平不復振舉至是選在京工匠習水卒於金明池按試戰棹而立是名 八月置禮儀院以趙安仁陳彭年同知院事 冬十月元德皇后祔廟至道末有司議以淑德懿德皇后並配饗太宗又未決後禮官參議以元德皇太后實生聖嗣宜改上徽名曰元德皇后并祔詔從之恭以神主祔于明德皇后之次 十

二月戊午朔日有食之

甲寅 大中祥符七年春正月上如亳州謁太清宮去秋詔以今春謁太清宮龍圖閣待制孫奭上言陛下封泰山祀汾陰躬謁陵寢今又將祠太清宮外議籍籍以爲陛下事事效唐明皇因極言明皇禍敗之跡上以泰山汾陰非始於明皇且以開元禮今世所用乃作解疑論以示羣臣○雍丘隱士邢惇以學術稱隱居不仕王曾薦之上還自亳召問治道不對徐曰陛下東封西祀皆已畢矣臣復何言上說除許州助教後卒鄉人見其敕與發紙東置屋梁間 升應天府爲南京○作鴻慶宮○二月上至自亳州○

恭謝東郊○大赦○令益州鑄當十鐵錢○三月皇子受益封慶國公舊制國公食邑三千戶今止千戶有司之誤也皇子卽後宮李氏所生於是五年矣劉皇后以爲己子使楊妃保視之故仁宗嘗呼后爲大孃孃妃爲小孃孃 夏五月刻天書以王旦爲刻玉使王欽若等爲同刻玉使副使同副使 折惟昌卒先是河東民運糧麟州當出兵爲援惟昌時已屬疾曰古人受命忘家死於官事吾無憾也即引衆冒風沙而行疾遂亟上遣使挾醫診視弗及以其弟惟忠代知府州惟忠世將知兵領州事凡二十年卒於明道二年以其子繼宣代之 授嗃厮囉官渭州蕃族首領也 六月王欽若罷欽若傾巧矯誕樞密副使馬知節疾其爲人未嘗詭隨上嘗賜近臣詩誤用旁韻王旦欲白上欽若曰天子詩豈當以禮部格校之旦遂止欽若退遽密以聞後上言及之旦唯唯知節具斥其姦狀欽若每奏事必懷數奏但出一二匣其餘退則以己意稱上旨行之知節嘗於上前顯欽若曰懷中奏何不盡出至是又爭賞王懷信平蠻事上怒皆罷之 以寇準爲樞密使同平章事王旦薦之也 秋八月河決澶州命塞之 九月親試舉人亳州南京路張觀等二十一人除官如東封西祀例 冬十月玉清昭應宮成宮宇總二千六百一十區初料功須十五年脩宮使丁謂令以夜繼晝繪一壁給二燭遂七年而成軍校工匠筭賞者九百餘人 十

二月作元符觀

乙卯 大中祥符八年春正月朔上玉皇聖

號大赦○定奏蔭法（秋天聖節及南郊）二月淮浙饑（遣使廵撫）三月親試舉人（賜蔡齊以下百八人及第出身有差狀元給金吾騶從七人傳呼臚引兩節始此○是歲禮部初置謄録院仍詔禮部進士六舉諸科九舉以上雖不合格並許奏名○上之親試進士也召崇文館檢討馮元講易泰卦元因推言君道至尊臣道至卑必以誠相感乃能輔相裁成上説命賜五品服）夏四月召宰相觀書（觀書于玉宸殿閱御製皇王帝霸五臣等論要以御製良臣正臣忠臣姦臣權臣五論賜宰相）寇準罷（爲武勝軍節度同平章事先是準惡林特之姦邪數與忿爭特方有寵上不悅謂王旦等曰準年高屢更事朕意其必能改前非今觀所爲似更甚焉旦等曰準好人懷惠又欲人畏威皆大臣所當避而準以爲己任此其所短也非至仁之主孰能全之始旦之薦準也嘗力疾入見上問以誰可代卿者再三不對上曰張詠何如不對又問曰馬亮何如不對上曰試以卿意言之旦強起曰以臣之愚莫若寇準上憮然有間曰準性剛褊更思其次旦曰他人臣所不知也及準爲樞密使中書事有關送樞密院礙詔格者準奏之上以詰旦旦頓首謝旣而樞密有送中書亦礙詔格旦但令送準準大慚旦每見上必稱準之才而準數短之上以詰旦旦曰理固當然臣久在相位闕失必多準對陛下無所隱此臣所以重準也及準自知當罷使人私於旦求爲使相旦大驚曰使相豈可求耶且吾不受私請準深恨之及制出準入見涕泣曰非陛下知臣何以至是上具道旦所以爲準者準始愧歎出語人曰王同年大度如此邪）申嚴倉庚羨餘禁（詔倉庚出納自今勿以羨餘爲吏課）五月榮王元儼宮火（延燒內藏左藏庫朝元殿乾元門崇文院秘閣）求直言（有司劾遺火事當死者甚衆王旦曰陛下始以罪已詔天下今乃過爲殺戮且火雖有迹安知非天譴也上欣然納之減死錢百萬）却羨餘貢（河北轉運使李士衡言有羨餘錢四十萬緡及紬布等詔令貯積本路士衡前後獻羨餘助郊祀東封非一）申禁金飾服用（詔自中宮宗室皇親及外庭臣庶之家衣服器用並不得以鋪金戧金金線之類爲飾）出宮人○六月己酉朔日有食之○閏月大赦（詔大辟情可憫者以聞）令諸庫勿進都數（如中使宣取錢物但畫時供應不得以見管都數供報如違主典勘死監官決配舊制庫務都數三司使亦不得知丁謂充使日自陳支度經費宜知常數上勉從之仍令副使以下不得預聞）詔定茶法（自景德改茶法之後上封者多言不便丁謂曰未改法前歲虧茶本錢九千餘貫改法之後所收利不下二百餘萬貫乃命馮拯王曾同三司詳定拯等奏皆以謹令崇信爲言○先是三司言民有販茶違法者欲令同居告訐上曰以利而壞風俗非國體也不許）秋七月郭崇仁遷解州團練（崇仁守文子章穆皇后弟也時崇仁居母喪詔起復仍自昭州團練有是命崇仁雖外戚朝廷未嘗過推恩澤自是十年不遷）八月張詠卒（時以樞密直學士卒于陳州詠少倜儻有大志尚氣節重然諾勇於爲義上嘗稱詠才任將帥以疾不盡其用詠臨終奏疏言不當造宮觀竭天下之財傷生民之命乞先斬丁謂頭置國門以謝天下然後斬臣頭置丁氏之門以謝謂上亦不以爲忤詠嘗語人曰吾榜中得人最多謹重有雅望無如李文靖深沉有德鎮服天下無如王公面折廷爭素有風采無如寇公當方面寄則詠不敢辭）冬十二月皇子冠（封壽春郡王進封昇王○尋置壽春郡王友以張士遜崔遵度爲之士遜平雅和謹㳑於勢利遵度修起居注踰十年立殿墀上常退匿檻閣處上見之縉紳推其長者○初大臣欲以二人爲翊善記室上曰翊善記室府屬也王皆

受拜故以王友命之令王每見否拜示賓禮之意○士遜嘗對王旦稱王學書有法旦曰公爲王友職止於是耶士遜媿謝 是歲注輦國來貢 使者言其國東距海五千里西至天竺一千五百里南至羅蘭二千五百里北至頗田三千里舟涉千一百五十日乃達廣州約其道路盖四十一萬一千四百里其國主曰十年來海無風濤中國其有聖人乎於是遣使入貢其所上表詞致如中國云

丙辰 大中祥符九年春正月以張旻爲宣徽南院使兼樞密副使 旻時任馬軍副指揮使被旨選兵下令太峻兵懼謀爲變上密召二府議之王旦曰若罪旻則帥臣何以御衆急捕謀者則震驚都邑陛下嘗欲任旻樞密臣未敢奏詔今若擢用使解兵柄反側者自安上喜曰王旦善處大事真宰相也 二月置資善堂 詔以皇子就學之所名資善堂上作記刻石堂中 召近臣觀書 于翔鸞閣 三月召宗室觀書 于玉宸殿翌日復召宴射 授李遵節度使 一名立遵西番宗哥族首領也 夏六月謁會靈觀○秋七月蝗 上詣景靈宮開寶寺祈禱先是上出死蝗以示大臣已而執政有袖死蝗以進者請示於朝率百官賀王旦曰蝗出爲災災弭幸也又何賀焉固稱非可然是二府方奏事飛蝗蔽天上顧謂旦曰使百官方賀而蝗若此豈不爲天下笑耶踰遣中使督諸州捕蝗又分路按視蝗傷悉除其租上減膳蔬食不舉樂蝗所傷纔十一二飛蝗之過京城也上方御膳見蝗勢障日意甚不懌乃命徹膳聖躬內是不康 八月陳堯叟罷 爲右僕射堯叟強力明辯多任智數久典樞密軍馬之籍悉能周記 九月秦州屬羌寇邊曹瑋敗之 喃厮囉宗哥立遵等三萬人入寇至三都瑋時知秦州即領軍擊敗之二族在秦西南頗強悍先是嘗求贊普名目瑋請勿許朝廷猶以爲保順節度瑋曰我叔遵矣先爲之備乃誘致其蕃部以弱之於是有三都之捷其後又破臧諸羌二族以窮賊邀入境中瑋斥境牋上置十寨自是秦人乃安○先是翰林學士李迪召對龍圖閣草詔書上徐謂迪曰曹瑋在秦州屢請益兵未及遣遽辭州事邊將誰可代瑋者對曰瑋知喃厮囉欲窺關中故請益兵爲備非怯也且瑋有謀諸將皆非其比陛下重發兵豈非將上玉皇聖號惡兵出宜秋門耶今關右兵多可會其羨益發赴瑋上因問關右兵幾何對曰臣向在陝西以方寸小冊書兵糧數備諷發今猶置佩囊中上令自擇取日內侍取紙筆具疏其處當留兵若干餘悉赴秦下上顧曰真所謂頗牧在禁中未幾喃厮囉果犯邊秦州方出兵復召問曰瑋戰克乎對曰必克及捷書至上謂迪曰卿何料之審也迪曰喃厮囉大舉入寇使諜者聲言以某日下秦州會食以激怒瑋瑋勒兵不動坐待其至是則以逸待勞臣用此知其決勝也 禁貢瑞物○冬十一月石普抵罪 普時知許州上言日當食又言喃厮囉陰報曹瑋請以臣所獻陣圖付瑋可使必勝也初上方崇符瑞普請罷天下醮設歲可省緡錢七十餘萬以助國用深忤上意於是上益怪普言論分而王欽若謂普欲以妄言動朝廷又言日食不驗降名配賀州普倜儻有膽略兩平蜀盜大小數十百戰人伏其勇 以李及知秦州 瑋自知秦州徙爲秦州都部署上問王旦誰可代瑋者旦薦及衆謂及雖重厚非守邊才及至秦州有禁軍白晝掣婦人銀釵於市及方觀書左右命斬之觀書如故聲譽達京師楊億以告旦旦曰是固當斬烏足爲異政乎旦之用及者其意非在此也以及之重厚必能守瑋規模而已○及性清介所治簡嚴喜慰爲下吏而樂道人善後知杭州不事燕遊一旦冒雪出郊衆謂當置酒召客乃獨造林逋清談至莫而歸居官數年未嘗市吳物比去惟市白樂天集 召近臣觀

書于龍圖閣

(辛巳)**天禧元年春正月朔上玉皇聖祖寶冊** 奉出聖祖金寶牌給京城寺觀天下名山 **恭謝南郊○大赦** 兩浙提刑定應辰上言兇凶之黨寇刼赦期發其宿釁或挺刃殺人或縱火焚舍尋亦除罪又配爲卒伍皆給衣糧是何異賞人爲盜者耶○先是上嘗謂宰相曰爲國之要在乎賞當其功罰當其罪不在情於其間則賞罰必當懲勸必行萬方必理和氣必生自然天地降祥四方無事以此思之可不戒乎 **二月增諫官御史員** 詔別置諫官御史各六員不兼他職月須一員奏事或有急務聽非時入對三年則黜其不勝任者尋以劉燁爲右正言劉平爲監察御史魯宗道爲右正言皆用新詔也 **李公蘊封南平王○召馮元侍講** 講易于宣和門北閣待制查道李虛己李行簡預焉自是聽政之暇率以爲常因數訪大臣能否而行簡無巻呢必盡稱道其長人推其長者 **陳彭年薨臨其喪** 隕涕良久時爲參知政事彭年敏給強記到俗制刑名之學素衰諂號九尾狐張齊賢在相位彭年嘗求爲理寺詳斷官一見輒不可曰此人在朝必亂國或疑齊賢過甚後乃服其知人 **夏五月以仍歲旱蝗遣使分路安撫** 時諸路百三十州皆言蝗蝻食苗遣内臣督州縣分捕先是上謂宰相曰去歲旱蝗秋稼不登今春時雨未降朕夙夜驚懼未嘗暫忘豈非政令有爽天意因思茶鹽條禁頗爲嚴刻或行之已久難於遽改削其尤不便民而傷於厚斂者可也○右正言魯宗道上言今天下親民之官授政於民政者十不一二宜妙選英哲委以親民之任上曰謹擇牧宰實朝廷之急務也○先是龍圖閣待制張知白上言亦謂朝廷每除牧伯皆避命致詐比遣外任

多是罷駁之人風俗不澄實由於此因求補外職不許 **秋七月王旦罷** 爲太尉兼侍中昭應宮使旦以疾求解故也聽五日一赴起居旦復懇請去位不已上曰朕覺體中不佳方欲以大事託卿而卿疾如此奈何因命皇子出拜旦言皇子盛德必任陛下事遂薦可爲大臣者十餘人其後不至兩府者獨凌策李及○薛奎嘗爲江淮發運使謁旦旦云東南民力竭矣奎退曰真宰相之言張士遜爲江西轉運旦謂曰朝廷榷利至矣故士遜所至未嘗敢興利 **散監牧馬** 時仍歲旱蝗向敏中言國家監牧馬數萬廣費芻粟若令出賣散於民間緩急取之猶外廄耳從之 **八月以王欽若同平章事** 先是上欲用欽若王旦言祖宗朝未嘗使南方人當國雖古稱立賢無方然必賢士乃可上遂止欽若嘗謂人曰爲王子明故使我作相晚却十年 **九月李迪參知政事** 上嘗憂旱蝗歲用不給迪曰祖宗置內藏正欲復西北故土及支出羨上曰當出金帛數百萬借三司迪曰天子發財與内外何必曰借上悅迪又言陛下東封特敕所過無伐木除道即驛舍或州治爲行宮才令加塗塈而已及奉分毫土木之役過往時百倍今旱蝗之災殆天意以儆陛下也上曰卿之言然有誤朕爲此者 **王旦薨臨其喪** 贈太師中書令諡文正○旦卒以冬至日葬先是太常禮院言宰相出殯當輟視朝王旦以是日葬望準禮例中書言長日皇帝已有詔不受朝賀遂不下輟朝之命議者謂其日當罷百官拜表之禮時王欽若與旦不叶故抑之○旦性沖澹寡欲奉身至薄所居陋甚將死不爲宗親求官咸平初旦聞李沆之言固未深信及親見王欽若丁謂等所爲諫則業已同之欲去則上遇之厚乃嘆曰李文靖真聖人祥符以來每有大禮輒奉天書以行常悒悒不樂既寢疾遺令削髮被緇蓋悔其前之爲也識者謂旦得君言聽諫從安於勢位而不能以正自然或比之馮道云○旦居相位王曾等嘗乘間謂旦曰曾等在政府每見奏事其間亦有不經上

先公但批旨行下恐人言之以爲不可旦但遜謝而已一日曾等以前議聞于上上曰朕嘗諭旦小事一面專行卿等當謹奉之曾退謝旦曰上之委遇非曾等所知也○中書嘗請以知制誥盛度權知開封府上曰可更問王旦旦時爲疾在告中曰度必不樂此任既而度果自陳不願馭繁劇上曰王旦量才品極當豈可不問也○有日者上言宮禁事被誅并得朝士占問簡尺上欲窮之旦曰此人常情且語不及朝廷不足究治因自取舊所占書進曰臣賤時不免爲此必以爲罪願并下事遂寢既而大臣復欲因是擿其所不快者力請究治上令就取則已焚矣○趙德明嘗以民飢上表乞粮數百萬群臣皆請降詔責之旦曰臣欲詔德明云已敕三司在京積粟百萬可遣衆來取上喜從之德明受詔再拜曰朝廷有人契丹請歲給外別假錢幣上以問旦旦曰東封甚近欲以此要朝廷耳乃請於歲給三十萬內各借三萬契丹得之大慙○宦者劉承規病求節度使上諭旦旦曰陛下所守者祖宗故典典故所無不可聽也當問諸有司翌日上復言之旦曰若如所請後將有求爲樞密使者矣此必不可上乃止承規卒猶追贈爲承化即承規也○邊肅嘗坐贓敗向敏中謂旦曰邊同年責已久牽復可乎旦曰邊近臣坐贓豈得更塗進邪敏中語數及之旦曰必欲用須旦死可也至是竟以赦叙復○上旨召李行簡命爲太子中允致仕中允雅子也沖澹不繫仕進上特召對而命之初召行簡使者不知所止上令問旦旦曰匿名迹遠權勢後史官修真宗實錄得內出奏章乃知朝廷上多旦所薦 冬十月詔災沴不以聞者論罪○十二月詔治河勿調丁夫 以役兵充

戊午 天禧二年春正月宴宗室 于資善堂 振河北饑 詔發廩及濬汴淮米十萬石振之 宴從臣 及壽春郡王府官屬于資善堂出御製惟愁民等歌賜壽春郡王 二月京西饑○三月修京城○夏閏四月作祥源觀 有言拱聖營眞武祠側湧泉療疾者詔建祥源觀任布上言不宜以神怪欺愚俗鬻禱亦言前世陳聖水者皆詭妄並不報 六月彗出北斗○秋七月大赦 以天文示變故也 以李士衡爲三司使 上作覓財利論賜之士衡方進用王欽若害之會上論時文之弊欽若因言路振文人也然不檢李士衡父誅死而振爲贈告乃曰世有顯人上衡以故不大用 八月立昇王受益爲皇太子 賜名禎季賜以元良識○謁太廟日有左右司黃雲捧日 大赦○冬十月詔定茶法 因左諫議大夫孫奭之請也奭言茶法屢改非示信之道即詔奭與三司裁定務從寬簡未幾奭出知河陽事遂止奭初自密州還府方置天慶等節天下設齋醮張燕費多奭請裁省皆用不報遂復出其居朝廷蓋不周歲云 十一月召近臣觀書 于太清樓

己未 天禧三年春二月河南府地震○三月戊午朔日有食之○親試擧人 賜王整以下一百四十人及第出身有差○元年曾宗道言進士詩賦不近治道諸科對義但以念誦爲工乃申明前詔進士兼取論策諸科能明經者別與考拔 天書降乾祐山夏四月迎入內 冦準鎭永興朱能爲都巡檢使能好造符命託神靈而外附準至是準奏天書降乾祐山中蓋能使爲也上迎奉焉群臣無敢言者孫奭時知河陽上言朱能姦險小人天下皆知準所爲獨陛下一人不知耳乞斬能以謝天下上亦不之責以

天禧三年

夏守恩劉美爲四廂都指揮使 守恩爲捧日天武四廂美爲神衛龍衛四廂時上不豫中宮預政欲用守恩故也○國朝殿前司捧日天武馬軍司龍衛步軍司神衛謂之上四軍各有左右廂每廂各有都指揮使廂各三軍每軍五指揮一軍又各有指揮使一員都虞候副之捧日天武龍衛神衛又有第四軍處所退年高者無都指揮使止有都虞候殿前司又有神勇宣武驍騎各上下軍軍十指揮又有寧朔驍勝各十指揮虎翼左右各五軍軍十指揮並有都指揮使都虞候馬軍司則有雲騎武騎各十指揮步軍司則有虎翼左右各五軍軍十指揮每軍各有都指揮使一員都虞候副之每遇大禮後各以次補遷凡軍校遷至軍都指揮使又遷則遥領刺史又遷爲廂都指揮使遥領團練使歲滿即從上落軍職爲正團練使刺史之本任或爲他州部署鈐轄其老疾若過失者爲御前忠佐馬步軍都軍頭副都軍頭隸軍頭司甚者黜爲外州馬步軍都指揮使 復命臺諫兼他職 右正言劉隨判三司戶部勾院監察御史劉平兼領兼流議度支判官殿言隨等兼他職執政蓋不欲其事任言責也諫官御史於是復兼它職 六月王欽若罷 欽若恩遇衰人有言其受金又與道士蓄禁書者往來故罷 河決滑州 潰盧濮鄆濟至徐州入淮 以李允則知鎮州 允則在雄州十四年治城壘不輟虜以爲疑謀詔之允則奏言和通好時不即修治它日復安敢動乎允則又繼塘濼以爲水戰列陣藝植榆柳地益險阻當時邊臣鮮能及嘗燕軍中而甲仗庫火允則作樂行酒不輟副使請救不答少頃火熄命悉塞所焚物密遣吏持檄瀛州以茗籠運器甲不浹旬其數已足人無知者樞密院請劾不救火狀上曰允則必有謂姑詰之對曰兵械所藏儆火甚嚴方燕而焚必姦人所爲舍燕救火事或不測一日民有訴爲虜人毆傷而逃者允則不治與傷者錢二千衆以爲怯逾月幽州以其事來詰答以無有蓋它諜以毆人爲驗比得報

天禧四年

以爲妄乃殺諜 以冠準同平章事 準之始召也將行其門生有勸準者曰公若至河陽稱疾堅求外補此爲上策儻入見即發乾祐天書之詐斯爲次也或下則再入中書爲宰相耳準不懌揖而起既至遂拜平章事時丁謂爲參政事準議甚當會食羹汙準鬚謂起拂之準笑曰參政國大臣乃爲官長拂鬚邪謂甚愧之由是傾誣自此萌矣 秋八月大赦 以天書再降乾祐歸也 馬知節卒 時以彰德軍留後卒于相州知節慷慨以方略自任又能好書賓丈儒者所與善必一時豪傑年十八監彭州兵馬以嚴毅見憚知老將性剛直敢言無避不肯少有卑屈嘗與王欽若爭論上前退見王旦詞色猶怒甚曰知節欲以笏擊死之但恐驚動君相爾東封以後上每行幸必以知節爲都部署許以專戮知節部分嚴明未嘗誅戮一人 大會道釋大安殿 凡萬三千餘人先是建道場上親臨視賜以藥銀大錢 京東河北水 遣使安撫 冬十一月除犯酒麴銅鍮等死刑○辛未郊○十二月富州蠻納土詔却之

(庚申) 天禧四年春正月以曹瑋爲宣徽北院使鎮國留後簽署樞密院 簽署兼領蕃鎮始此 二月江淮浙利路饑 遣使安撫 滑州決河塞 是役凡用夫兵九萬人上親製碑紀之 三月益梓路饑 遣使安撫 向敏中薨臨其喪 敏中端厚多智善應繁劇識大體寡辭遠權門無私謁諸子不令進務雖當大事若已不與焉謹於采納不妄推薦當時以重德目之 夏四月大風晝晦○分江南轉

運爲東西路○楊億復翰林學士初億自汝州還久之不遷或問王旦曰楊大年何不且與舊職旦曰大年頃以輕去上左右人言可畏願上保忠之今此職必出自清衷以全君臣之契耳踰六年乃復入禁署○億卒於是冬億性耿介坦夷重交游崇尚名節然評品人物善惡太明人多怨之億文章爲時宗名聞外夷後贈禮部尚書謚曰文寇準罷爲太子太傅萊國公先是準爲樞密使曹利用副之準素輕利用議事有不合者輒曰君一夫爾豈解國家大體耶於是丁謂與利用共排準又翰林學士錢惟演亦附謂時上不豫政事多中宮所決謂等交通詭秘其黨日固劉氏宗人橫于蜀上以皇后故欲赦其罪準請必行重失后意謂等因媒蘖之準密請間言皇太子人望所屬願傳以神器丁謂小人也不可以輔少主上然之既而準被酒漏言謂等極力請罷準上不記與準初有成言可其奏六月河復決滑州○親試舉人御崇政殿親試禮部奏名舉人命官覆試如常例擢三班奉職者九十二人借職者十三人餘補諸州上佐文學自奉職至殿侍悉免短使與家便差遣秋七月以李迪爲平章事○馮拯樞密使同平章事錢惟演言拯與寇準不同故也上欲加拯吏部尚書參知政事爲草制誤召錢惟演故事參知政事舍人草制樞密使同平章事學士草制因以樞密使命拯於是樞密院領使凡三人上徐覺其誤惟演遂勸曹利用丁謂適中書丁謂平章事曹利用加同平章事皆用錢惟演之言也內侍周懷政伏誅寇準貶授太常卿準既罷上所以待準者猶如故丁謂等益懼會周懷政伏誅準乃遠貶初懷政嘗與上謀以太子監國出也準及準以謀泄罷相謂等因踐之懷政懷政謀殺謂等復相準奉上爲太上皇傳位太子而廢皇

后召楊崇勳等諭之崇勳詣謂第告變曹利用入奏令衛士執懷政訊鞫具引伏斬之懷政既以誅逆伏誅有欲并責太子者上意惑之李迪從容奏曰陛下有幾子乃爲此計上大悟○準之貶也上初命與小州謂輒云與遠小州迪言向者聖旨無遠字二人忿鬬蓋始此朝士與準親厚者謂必斥之楊億尤善準始謀以太子監國億草制億夜屏左右爲之辭至自起剪燭中外無知者既而準以被酒漏所謀援貶謂召億至中書億懼甚不知所爲謂素重億徐曰謂當改官須公爲一好詞爾億乃稍安○謂等并發天書事詔捕朱能能殺使者擁衆叛走衆潰竄自殺準坐能叛再貶道州司馬準至道州晨具朝服如常時起據讀書每賓至言笑自若若初與竄謫之責者三皆非上本意歲餘上忽問左右曰吾目中久不見寇準何耶左右莫敢對上崩乃貶雷州九月大赦○冬十月初隻日視事中書門下言機務清簡請依唐制隻日視事隻日不坐從之十一月建天章閣以藏御製編聖政錄命錢惟演等取時政記中盛美之事別編之丁謂李迪罷謂復相謂既擅權至降吏不以聞迪語同列曰迪起布衣十餘年位宰相有以報國死且不恨安能附權臣爲自安計乎謂欲以林特爲樞密副使迪爭之因詬謂引手板欲擊謂謂走得免及入對斥言謂姦邪願同下憲司置對又言寇準無罪罷斥朱能事不當顯戮又言錢惟演謂之姻家願與惟演俱罷政柄曹利用馮拯亦相朋黨時上怒甚欲付御史臺利用拯曰大臣下獄不惟深駭物聽況丁謂本無紛競之意乃各降秩一級罷相謂知河南府迪知鄆州制書未出謂入對乞留因賜坐左右欲設墩謂顧曰有旨復平章事乃更以杌子進於是復視事仍詔迪即時赴鄆州謂始傳詔召劉筠草復相制筠不奉詔乃更召晏殊筠既自院出遇殊殊側面不敢揖蓋內有所愧也先是上久不豫語或錯亂嘗盛怒語輔臣曰昨夜皇后以下皆之劉氏獨留朕宮中迪進曰果如是何不

治之后適在屏間聞其言由是惡迪迪所以不留亦上不諭中宮意也詔兩府會議資善堂詔合取旨事如故自餘常事委太子與兩府會議施行訖奏初議欲令太子總軍國事丁謂以為不可曰即日上體平朝廷何以處此迪曰太子監國非古制耶力爭不已迪既罷出故有是詔十二月嚴內臣傳旨覆奏法詔中書樞密院自今內臣傳旨處分公事並須覆奏賜輔臣手書上久不豫至是力疾御承明殿召輔臣賜手書一幅諭以盡心輔導儲貳之意丁謂等言元儲已親庶政海內慶於中宮內助事皆平允願特寬聖慮自是聖體漸平凡旬浹乃復常時太子雖聽事事皆決於后錢惟演后戚也參知政事王曾說惟演曰太子幼非中宮不能立中宮非倚皇儲之重則人心亦不附后厚於太子則太子安太子安乃所以安劉氏也惟演以白后兩宮由是益親

辛酉天禧五年春正月赦以上[illegible]康故也京東大水遣使安撫劉筠罷筠時為翰林學士見丁謂久擅權曰姦人用事安可一日居此乃求外任出知廬州夏四月○秋七月甲戌朔日有食之○冬十一月以丁謂為譯經使兼潤文○十二月置同勾當三館秘閣以內侍皇甫繼明為之咸平中命內臣劉崇超監館閣圖籍至是丁謂改曰勾當公事內臣遂與大學士同職矣

壬戌乾興元年春二月大赦移南郊恩賞先此頒行上崩于延慶殿年五十五在位二十六年謚曰文明章聖元孝廟號真宗皇太子即皇帝位尊皇后為皇太后楊淑妃為皇太妃軍國事權取太后處分遵遺制也丁謂欲去權字王曾曰政出房闥斯已國家否運稱權尚足示後且言猶在耳何可改也謂乃止曾又言尊禮淑妃太過須它日議之不必載遺制謂拂然曰參政顧欲擅改制書耶曾復與辯而同列無助曾者亦止時中外洶洶曾正色獨立朝廷賴以為重曾援東漢故事請五日一御承明殿太后坐左皇帝坐右垂簾聽政既得旨而謂獨欲皇帝朔望見群臣大事則太后與上召對輔臣決之非大事悉令雷允恭傳奏畫可曾曰兩宮異處而柄歸宦者禍端兆矣謂不聽蓋謂不欲令同列預聞機密故潛結允恭白太后卒行其意大赦百官進秩丁謂加司徒馮拯司空曹利用左僕射兼侍中任中正王曾錢惟演並加尚書張士遜加侍郎曾謂謂曰中書令至諫議大夫平章事其任一也樞密貳卿可乎今以數十年曠位之官一日除授得無公議乎謂不聽寇準李迪曹瑋竄黜準雷州司戶迪衡州團練副使瑋知萊州連坐者甚衆皆丁謂之詐也王曾疑責太重謂熟視曾曰居停主人恐亦未免耳蓋曾嘗以第舍假準也曾踧踖遂不復爭謂惡準迪必欲置之死遣中使齎敕往以錦囊貯劍揭馬前既至道州準方與郡官宴飲中使入傳舍久之不出問所以來之故不答上下皆皇恐不知所為準神色自若使人謂之曰朝廷若賜準死願見敕書中使不得已乃授敕準從錄事參軍借綠衫著之拜於庭升階復宴飲至暮乃罷使至鄆州迪聞其異於他日即自裁不殊或饋之食中使輒不與迪客鄧餘怒曰汝欲殺我公我必殺汝從迪至衡州不離左右迪由是獲全或語謂曰迪若貶死公如士論何謂曰異日好事書生弄筆墨不過曰天下惜之而已三月定視朝及講讀日中書請自禫祭後隻日赴崇政殿或承明殿視事隻日如先帝故事前後殿皆不坐詔隻日雖不視事亦宣召近臣入侍講讀作受命寶曰皇帝恭膺天命之寶命王曾書之

夏四月限伎術官 中書言舊制翰林醫官圖畫琴碁待詔轉官止光祿寺丞天禧四年乃遷至中允贊善洗馬同正請勿踰此制惟特恩即至國子博士而止 **六月內侍雷允恭伏誅丁謂罷** 用王曾之謀也初司天監邢中和言山陵上百步法宜子孫允恭遂擅移皇堂事覺伏誅○初王曾以計紿同列請獨對直言謂包藏禍心令允恭擅移皇堂於絶地太后大驚欲幷誅謂馮拯爲之請乃止行降黜故事宰相罷相皆降制時亟欲行止召當直舍人草詞仍榜朝堂布諭天下謂所坐但私庇允恭不忍破其妄作未必眞有禍心也然天資險狡多陰謀得政歲久要不可測雖曾以計傾之而公論不以爲過也林特等八九人皆坐謂黨落職補外○謂尋貶崖州司戶坐嘗數女道士劉德妙託道君言禍福也諸子並竄停三界悉降黜詔臣寮有曾與謂往來者一切不問○始謂命宋綬草準責詞綬請其故謂曰春秋無將漢法不道皆證事也綬從謂指然卒改易謂本語不純用及謂貶綬猶當制即草詞曰無將之戒舊典甚明不道之辜常刑罔赦朝論快焉○謂初逐準京師爲之語曰欲得天下寧當拔眼中丁欲得天下好莫如召寇老不半歲謂亦貶道出雷州準遣人以一蒸羊逆之境上謂欲見準準拒絶之聞家僮欲報仇即杜門使縱博度謂行遠乃罷 **秋七月以王曾爲平章事** 王旦嘗語其家人曰王君介然他日德望勳業甚大且曰王君取讓會靈觀使頗拂上旨而進對詳雅詞直氣和了無所懾我自任政事幾二十年每遇上意稍忤則踧縮不能自容以是知其偉度矣 **呂夷簡魯宗道參知政事** 宗道眞宗時爲正言多風聞彈奏上稍厭之一日自訟於上前曰臣在諫列而諫奈何以數厭之上悟其忠御筆題殿壁曰魯直後權判流內銓患銓格煩密及知吏姦狀多釐革之○宗道剛正嫉惡少容遇事敢言不爲小謹嘗就飲酒肆使者至令以實告曰飲酒人之常情欺君臣子之大罪眞宗以爲忠實可大用嘗以語太后太后識之於是幷夷簡皆嘗拔擢 **錢惟演樞密使** 惟演舊位王曾上曾既入相亦正惟演使名故事樞密使必加檢校官惟演但以兵部尚書充使有司失之也未幾馮拯言惟演以妹妻劉美實太后姻家不可與政遂罷之 **八月太后同御殿垂簾** 用王曾議也同御承明殿百官表賀太后哀慟令內侍宣諭曰俟上春秋長即當還政○馮拯爲首相欲踵丁謂故迹曾曉以禍福且逆折之拯不敢肆自是事一決於兩宮○初謂定太后稱予謂殿中書與禮儀院參議每下制令稱予而便殿稱吾太后詔止稱吾○以太后生日爲長寧節 **冬十月葬眞宗于永定陵** 祔廟以莊穆皇后配○始丁謂請名陵曰貞陵及謂貶馮拯謂三陵皆有永字故易曰永定陵然永安乃縣名也宜改陵止名安陵又不知翼祖已名定陵於是復追改翼祖陵爲靖陵議者譏拯不學當時無正之者○天書皆從葬用王曾呂夷簡之議也○帝以李沆王旦李繼隆配饗廟庭○時上雖用以日易月之制改服臨朝宮中實行三年之喪 **十一月李士衡罷** 自三司使出知相州士衡嘗以足疾求罷太后諭之曰先帝屬汝全虞金穀以比高顗劉晏宜少安於位及是固請而有是命 **以劉筠爲御史中丞** 先是三院言事皆先白中丞筠始令臺屬各據糾彈之職 **給先聖廟學田** 判國子監孫奭言知兗州日於文宣王廟建立學舍以延生徒自督役學者不減數百人臣雖以俸錢贍之然常不給自臣去郡恐漸廢散請以湯光輔爲兗州講書仍給田十頃以爲學糧從之諸州給學田始此 **初御講筵** 御崇政殿西閣召翰林侍講學士孫奭龍圖閣直學士兼侍講馮元講論語侍讀學士李維晏殊與焉初詔雙日御經筵自是雖隻日亦召侍臣講讀王曾以上新即位宜近師儒故令奭等入侍上在經筵或左右瞻矚或足敲踏床則奭拱立不講每講

體雅必莊上亦爲竦然改聽。未幾詔輔臣觀與講論語上
親書唐賢詩以分賜焉自是每召輔臣至邇英多以御書賜
之

國子監罷差蔭補官 國子監舊用京官及有儒學與頃近歲頗任貴游子弟之初任者至是始命爲元同判國子監仍詔自今毋得差補蔭京朝官

皇朝編年備要卷第八

皇朝編年備要卷第九 凡十一年

壺山陳均

仁宗皇帝 起癸亥天聖元年止癸酉明道二年

癸亥天聖元年春正月議省浮費置計置司

從三司使李諮之請也自宋興而吳蜀江南荊湖南粵
皆號富彊相繼降附太祖太宗因其蓄藏守以恭儉簡
易方是時天下生齒尚寡而養兵未甚蕃任官未甚冗佛老
之徒未甚熾外無夷狄金繒之遺百姓亦各安其生不爲巧
僞故上下給足府庫羡溢承平既久戶口歲增兵籍益
廣吏員益衆佛老夷狄耗中國縣官之費數倍昔時百姓
亦稍縱侈而上下始困於財矣諸言戍兵雖未可减宜裁省
浮費蠲纖判官俞獻卿亦言今天下穀帛日耗稻苗未生而
和糴桑葉未吐而和買自天禧以下日甚一日宜與大臣議
抹正之上納其言乃命中丞劉筠與三司取景德一歲用度
較天禧中所費省其不急者又詔三路軍儲出於山澤之利
比聞移用不足遂置司領以樞副張士遜參政呂夷簡魯宗
道○至道末天下兩稅歲收穀二千一百七十萬石錢四百
六十萬貫緡一百六十二萬疋它物不預焉上供錢一百六
十九萬貫緡一百七十萬疋金一萬四千兩銀三十七萬兩
又榷利所獲總一千一百萬貫皆有奇凡邦國內外舉一歲
之費錢一千六百萬貫金一萬四千兩銀六十二萬兩緡二
百三十萬疋粟二千一百九十萬石芻二千二百萬圍一歲
舉京城給文武官及諸司人奉錢四萬五千貫給以下物者
九萬一千貫祿粟五萬石糧五十四萬石騎軍一歲給錢六
十八萬貫祿粟一萬四千石糧一百一十八萬石步軍一歲
給錢十十一萬貫糧一百八十二萬石皆有奇大抵若此而
亦有盈縮焉天禧末天下總收錢二千六百餘萬貫總費錢
二千七百一十餘萬貫穀帛之數不與焉○國家三歲一親

郊祀計五百餘萬貫景德郊祀七百餘萬東封八百五十餘萬祀汾陰上寶冊又增二十萬。至道中兩京諸州榷酒歲銅錢一百二十一萬餘貫天禧末增至七百七十九萬餘貫鐵錢不與焉其它貢賦及關市津渡等稅率增倍之。鹽有二類引池爲鹽曰陝西解州解安邑兩池煮海爲鹽曰京東河北淮南兩浙福建廣南九六路煮井則川峽四路至道末顆鹽錢七十二萬餘貫末鹽錢一百六十三萬餘貫。錢有銅鐵二等銅錢四監在饒池江建四州至道中歲鑄八十萬貫景德末至一百八十三萬貫大中祥符後銅坑多不發天禧末鑄一百五萬貫鐵錢三監在邛嘉興三州歲鑄總二十一萬貫銅錢行於天下鐵錢止於川峽。產金有商饒歙撫四州及南安軍產銀有桂陽開寶龍焙三監又五十一場在饒處信建等州**京東淮南水**遣使安撫**三月行崇天曆。行貼射茶法**初茶法屢更然不能無弊上詔二府大臣經度乃命李諮與劉筠較歲入登耗更定其法至是因請罷三說行貼射茶法以淮南十三場本息併計其數罷官給本錢使商人與園戶自相交易一切定爲中估而官收其息然必輦茶入官隨商人所指而與之給券爲驗以防私售故有貼射之名**夏四月罷禮儀院。令近臣舉官充臺諫**翰林學士至三司副使知雜御史各舉太常博士以上堪充諫官御史者一人**五月行邊郡入中芻糧見錢法**亦從李諮之請也舊法商人入粟邊郡算請茶與犀象緡錢虛實三估至用十四錢易官錢百及詔變法以實錢入粟實錢售茶二者不得相爲輕重既行而商人果失厚利怨謗蠭起**秋七月罷廣南進異花**天聖六年又詔溫廣等州歲貢柑不得以貢餘爲名餉遺近臣**八月芝生大安殿**召輔臣觀之御史鞫詠言陛下新即位河決未塞霖雨害稼宜思所以應災變臣願陛下

以獲忠良斥邪佞爲國寶以訓兵農積倉廩爲天瑞草木之怪何足尚哉。先是錢惟演自河陽赴亳州因朝京師意圖入相詠言惟演姦險嘗與丁謂爲婚姻緣此大用後排謂將敗恐併得禍因力攻謂若遂以爲相大失天下望太后遣內侍賫奏示之惟演猶覬望不行詠語諫官劉隨曰若相惟演當取白麻廷毀之惟演聞之亟去**九月馮拯罷**拯氣貌嚴重宦者或傳詔至中書不延坐以病去位尋薨**以王欽若同平章事**欽若時知江寧府先是太后有復相欽若意上嘗爲飛白書王欽若字太后因取字緘置湯藥合遣中人賫以賜且口宣召之欽若再相以上初臨政請百官叙遷皆有常法爲叙遷圖以獻異便省覽然亦不能大用事如眞宗朝矣**閏月寇準卒**于雷州。初太宗嘗得通天犀命工爲二帶其一命以賜準及是遣人取自洛至後數日沐浴具朝服東帶北面再拜呼左右趣設臥具就榻而沒詔許歸葬道出荊南公安縣人皆設祭于路折竹植地掛紙錢焚之逾年枯竹盡出筍衆因爲立廟號竹林寇公祠**冬十一月禁江南諸路巫邪**江西俗尚鬼多爲巫覡以惑民病者不服藥而聽命於神雖欲飲食若曰神未許則寧忍飢以待故病人多死凡巫之所賓假神而言無求不可肆夏竦知洪州索部中得一千九百餘家勸令還農毀其淫祠且以上聞故詔禁之**嚴贓吏法**知漣水軍鄧餘慶等四人坐贓決配嶺南猶不盡錄爭詔犯入己贓毋入親民**置益州交子務**初蜀人以鐵錢重私爲券謂之交子以便貿易富民十六戶主之其後富者貲稍衰不能償所負爭訟數起祥符末薛田爲轉運使請官置交子務以權其出入議久不決至是始詔置務官主之**錄行義**江州言義門陳蘊年八十家同居二百年食口二千有行義補本州助教。六年追號江南處士史虛白沖晦先生

甲子天聖二年春三月賜舉人第宋郊葉清臣鄭戩以下又諸科凡四百八十餘人賜及第出身有差先是上封者言學究未究經旨乞於本科問策一道對者紕繆上以執經肄業不善爲文特命取其所長用廣仕路並不黜落國朝以策擢高第者自清臣始郊與弟祁俱以詞賦得名時奏祁第一太后不欲弟先兄乃擢郊第一祁第十夏四月○秋八月幸國子監謁文宣王還召直講馬龜符講論語又閱七十二賢贊述觀東序禮器圖因問侍制馬元三代制度元悉引經以對上嘉歎之因幸武成王廟冬十一月丁巳郊先是上諭輔臣曰郊祀重事令禮官草具其儀朕欲先於禁中習之納皇后郭氏先是故兼中書令郭崇孫女及左驍衛上將軍張美女同被選入宮上欲立張氏而太后雅意屬郭氏而以張氏爲美人

乙丑天聖三年春正月○夏四月以劉燁知河南府燁先代郡人後魏遷都因家河南唐末五代之亂衣冠舊族世系多無所考惟劉氏自十二代祖北齊中書侍郎環儁以下仕者相繼至燁十一世皆葬河南而世牒具存燁知開封府嘗獨召見太后問曰知卿名族欲一見卿家譜恐與吾同宗也燁曰不敢它日數問之燁無以對因爲風眩仆而出乃免六月涇原屬羌冠邊趙士龍等死之遣使體量安撫陝西秋八月蠲責益州舉人館券初益州舉人自張詠爲守以來皆給館券至京師及是三司移文乃責償於吏知州薛田以爲言上曰漢貢士纔食於郡國今獨不能行之於遠方耶悉蠲之冬十月以王欽若兼譯經使○十一月罷貼射茶入中復用三說法初李諮貼射茶法行之朞年豪商大賈不能軒輊爲輕重而論者謂邊糴償以見錢恐京師府藏不繼爭言其不便會江淮制置司言茶有滯積壞敗者請焚棄之朝廷疑變法之弊諮等因得上利害且言乾興用三說法東南緡錢售八萬三千而京師實入緡錢七十五萬邊儲芻二百餘萬圍粟數三百萬石天聖用新法東南緡錢十五萬五百而京師實入緡錢增一百四萬邊儲芻增一千餘萬圍粟增三百餘萬石二府大臣亦言所省及增收計爲緡錢六百五十餘萬異時邊儲者不足以給一歲者至是多者有四年少者有二年之蓄東南茶亦無滯積制置司請焚棄者特累年壞敗不可用者爾因言新法已見功緒蓋積年侵蠹之源一朝閉塞商賈利於復故有以搖動而論者不察其實助爲游說願力行之無爲浮議所易於是詔有司榜諭商賈以推行不變之意賜與吏錢物有差然論者不已乃詔侍講學士孫奭知制誥夏竦同究利害奭等因言十三場茶積而未售者六百餘萬斤蓋許商人貼射則善茶皆入商人其入官者皆麤惡不時故人莫肯售又豪人倚貼射爲名彊市盜販而侵官利宜革其弊乃有是詔入中芻粟給東南緡錢者以京師榷貨務錢償之奭等議既用明年遂擇計置司所上天聖增虧數差繆付御史臺推治獄成詔與議者條析呂夷簡等言自變法以來京師積錢多邊計不聞告乏推三司比視數目差互非執政所能親自較計於是張士遜魯宗道及夷簡皆罰俸一月出諮知洪州而寘典吏焉○後有建議更茶法者上以問三司使寇瑊瑊曰議者未知其要爾河北入中兵食皆仰給於商人若官盡其利則商人不能行而邊民困於饋運矣茶法不可以數更上然之因詔輔臣曰茶鹽民所食強設法以禁之致犯法者衆但緣經費尚廣未能弛之安可數更其法也王欽若薨臨其喪太后臨奠錄親屬二十餘人國朝以來宰相卹恩未有欽若比者後上謂輔臣曰王欽若久在政府察其所爲眞姦邪也王曾曰欽若與丁謂林特陳彭年劉承珪時號五鬼其姦邪誠如聖諭十二月以

張知白同平章事國朝故事敘班以宰相爲首親王次之使相又次之樞密使雖檢校三師兼侍中尚書中書令猶班宰相下咸平初曹彬以樞密使兼侍中位戶部侍郎平章事李沆下循故事也乾興初王曾由次相爲會靈觀使曹利用由樞密使領景靈宮使時以宮觀使爲重詔利用班曾上然議者浮以爲非至是曾遷昭文館大學士玉清昭應宮使同集殿廬將告謝而利用猶欲班曾上閤門不敢裁上與太后坐承明殿久至遣押班江德明趣閤門閤門皇惑莫知所出曾抗聲目吏曰但奏宰相王曾等告謝班既定利用齗齗不平上使張士遜慰曉之尋詔宰相樞使序班如故事而利用志驕尚居次相張知白上及聞召張旻于河陽爲樞密使疑代己始悔懼焉

丙寅天聖四年春正月〇夏四月卻川陝獻織繡初知寧州楊及因乾元節獻繡佛上謂輔臣曰及使人也民安可擾乃守臣之職焉用此爲詔還之併有是命〇越明年春詔罷揚州玳瑁紫貝等貢

五月詔大辟疑者以聞雖不當奏有司毋得舉駁先是天下疑獄雖聽奏讞而多以不應奏得罪故不敢上讞而冤獄當多判刑部燕肅言唐決死刑在京五覆奏諸州三覆奏故正觀開元間斷死罪少者二十九多者五十八今生齒未加於唐而天聖三年斷大辟二千四百有奇視唐幾至百倍望唯唐故事天下死罪皆得一覆而不當讞者官吏不學下其章中書王曾謂天下獄皆一覆奏則必死者徒充狴獄而久不得決乃降是詔其後上請者多得貸議自肅發之〇嘉祐五年同判刑部李綖言一歲死刑二千五百六十而殺親屬者一百四十欲條列所斷歲上朝廷以助觀覽從之

閏月定江淮歲漕額爲六百萬石景德中歲漕不過四百五十萬石後增至六百五十萬先是發運司請於六路計民稅一石量糴一斗五升歲可更得二百萬石上不許曰常賦外增量糴是重擾吾民也時東南穀貴都官員外郎吳耀卿請約舊數立爲中制乃降是詔然東南災儉輒減歲漕數幾百萬或數十萬又轉移以給它路者時有焉

召輔臣侍經筵時於崇政殿觀宋綬等讀唐書上因曰朕觀舊史見裴寂劉文靜俱佐命之臣而不保其終王曾曰寂等及禍良以成功而不知退也皇太后命綬擇書備上覽綬錄孝經論語要言及唐太宗帝範明皇聖典君臣政理論上之〇上嘗謂輔臣曰比以大暑罷講讀適已召孫奭等說書卿等公事退可暫至經筵〇奭嘗撮五經切治道者爲五十篇號經典徽言上之〇後因邇英進讀三朝經武聖畧上曰真宗時李至言鄭文寶建議禁西界青鹽爲失策如何侍讀高若訥奏青鹽之禁西人至今失其厚利乃策之得王言殆偏見也又讀至真宗朝李繼和上言國初李漢超在關南以私錢貿易佐公用人或緘奏之太祖反令盡蠲所得稅上曰任人如此孰不盡力哉

六月大水上避殿減膳肆赦蠲田租振流民時京師大雨平地水數尺壞民舍壓死數百人京東西及河北江淮以南皆大水故有是詔又令所在官物被水濡者並蠲除之〇水之作也宰相方晨朝未入城有旨放朝王曾亟附中使奏曰天變甚異乃臣等燮理無狀豈可退安私室恬然自厭亟請入見陳所以備禦之道同列有先歸者聞之皆媿服焉時又傳言汴口決水且大至都人恐皆欲東奔上以問曾曾曰河決奏未至此第民間訛言相驚不足慮已而果然

秋七月罷陝西酤務初陝西轉運置酤務以擅利且請推其法於天下王曾曰榷酒蓋出於前代之不得已未能省去若又榷酤則甚矣故罷之

減兩川錦綺貢減歲貢錦綺鹿胎透背等之半其上供花紗仍令改織紬以供邊費〇明道二年冬又詔以兩川歲貢綾錦羅綺透背花紗三之一易爲紬縑以供軍須

九月廢襄唐二州營田務以田賦民頃收半稅先是二州荒田咸平初轉運使耿望奏置務歲入甚廣後轉運張巽改其法務遂廢景德中轉運許逖復奏興之至是

轉運使言其非便詔遣屯田員外郎劉漢傑視漢傑言二務共得穀三十九萬餘石爲錢十一萬餘而吏與民兵傣廩官牛雜費凡十七萬餘錢得不償失故廢之 冬十月甲戌日有食之○十二月振京城饑 凡出米六十萬斛

丁卯 天聖五年春正月朔旦上皇太后壽于會慶殿○晏殊罷 殊嘗論張耆不可爲樞密使頗忤太后旨至是因從幸玉淸昭應宮坐以笏擊傔爲御史王沿曹修古所論罷知宣州俄改應天府殊至府乃大興學校范仲淹方居母憂殊延之以教諸生自五代以來天下學廢興自殊始 三月親試擧人 賜王堯臣以下三百七十餘人及第出身有差先是詔禮部勿專用詩賦宜去留其以論策兼考之閱書賜御詩及中庸篇一軸上先命中書錄中庸篇令張知白進讀至修身治人之道必使反覆陳之是年正月詔進士奏名勿過五百人諸科勿過千人 秦州地震○夏四月壽寧觀災○五月德明寇邊守將敗之○秋八月解曹修古言職 先是司天監主簿苗舜臣等言土宿留參大白晝見詔日官同考定日官奏土宿留參順不相犯大白晝見日未過午舜臣等坐妄言災變被罰修古時爲監察御史言日官所定希旨悅上不足爲信今罰舜臣等其事甚小然恐自此人人畏避佞媚取容以災爲福天變不告所損至大禁中以翡翠明爲服玩詔市於南越修古以爲重傷物命且眞宗嘗禁採捕毛故事未遠宜罷之時方崇建塔廟議營金閣費不勝計修古極諫其不可出知歙州 九月同華等州旱 秘閣校理謝絳言去年大水今年苦旱皆大異也宜下罪己之詔修順時之令宣群臣以導壅斥近倖以損陰而聖心優柔重在改作號令所發未聞有以當天心若夫風雨寒暑之於天時爲大信也近日制命有渝宿諾改遽行遂止而欲風雨以信其可得乎天下之廣萬幾之衆不出房闥豈能盡知而在廷之臣上下蒙蔽其應不虛兩漢日蝕地震水旱之變則策免三公以示戒懼陛下進用丞弼拯一時之還而天時未順豈大臣輔佐不明邪陛下信任不篤邪必若使之宜推心責成以極其効謂之不然則更選賢者頓下詔引咎詩之譏切時病罷不急之役省無名之斂勿崇私恩更進直道至誠動天患決于下豈有時澤之艱哉 以程琳爲御史中丞 宰相張知白最器琳當除命喜曰不忝吾筆矣琳上疏請罷諸土木營造蠲被災郡縣逋租 冬十月罷陝西青苗錢 先是陝西糴穀歲預給青苗錢至是罷之自後不復給 頒五服勑○滑州決河塞 自天禧中河決積九載是秋七月始命治之役之初與朝議以歲飢將復罷知滑州寇瑊言病民者特芻藁耳幸調率已集若積之經年則朽腐爲弃物乃詔訖役以河平百官稱賀遂燕崇德殿 十一月癸丑郊 以翰林學士宋綬攝太僕陪玉輅上問儀物典故綬占對辯給因使綬集官撰集爲天聖鹵簿圖記越明年冬上之 十二月以孔道輔爲龍圖閣待制 時使契丹未還契丹使人以文宣王爲戲道輔艴然徑出虜使主客者邀道輔還坐且令謝道輔正色曰中國與北朝通好以禮文相接今俳優之徒侮慢先聖而不之禁北朝之過也道輔何謝虜君臣嘿然又酌大卮謂曰方天寒飮此可以致和氣道輔曰不和固無害旣還言者以爲生事且開爭端上問其故道輔曰契丹比爲黑水所破勢甚蹙每漢使至輒爲侮慢若不校恐益易中國上然之道輔孔子四十五代孫也

戊辰 天聖六年春正月罷提點刑獄 九年十月罷並

梓廣南路轉運判官二月大風晝晦○張知白薨知白在相位惜名器無毫髮私常以盛滿爲戒舉顯貴清約如寒士謚曰文節三月丙申朔日有食之○以張士遜同平章事從曹利用之請也作西太一宮○夏四月交趾寇邊○河北饑遣使安撫之有星流于西南大如斗聲如雷自北流于西南光燭殿庭尾長數丈久之散爲蒼白雲上以星變齋居五日降繫囚罷力役振流民時輔郡又旱命書撫于文德殿御史李佐奏曰天子布政之宮每遇災異輒命緇黃讚唄于其間非所以嚴外朝也御史鞠詠亦借五事上之五月河北京東蝗○六月免瀘戎等州穀稅○秋七月劉隨罷出知濟州隨在諫職前後所論甚衆上疏明習天下事而太后猶未歸政隨請軍國常務專取上旨太后不悅會隨請外因出之○江淮兩浙水遣使安撫蔡齊罷出知河南府初皇太后出金帛修景德寺遣內侍羅崇勳主之齊時爲翰林學士命齊爲記崇勳陰使人諷齊曰趣爲記當得參知政事齊遷延記不上崇勳譖於后故出之參知政事魯宗道固爭留之不能得尋以親老易密州太后諭宰相取記齊始上之八月河北水遣使安撫河決澶州命塞之劉筠罷出知廬州筠三入翰林與楊億齊名世號楊劉錄唐張九齡後○九月以陳從易楊大雅知制誥自景德後文士以雕靡相尚一時學者鄉之而從易獨自守不變與大雅相厚皆好古篤行無所阿附朝廷欲矯文章之弊故並用之以風天下冬十二月以范

仲淹爲秘閣校理初仲淹遭母喪家居自念忠孝者天下之大本也孝不逮矣忠可忘乎且不可以一心之戚而忘天下之憂乃條天下之事移書執政曰周漢之興聖賢共理使天下爲富壽數百年則當時致君者功可知矣周漢之衰姦雄競起使天下爲血肉數百年則當時致君者罪可知矣唐之興衰也亦然我宋之有天下經營長育以至太平累聖之功大矣然否極者泰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不知變者其能久乎朝廷久無憂矣天下久太平矣兵久不用士曾未教中外方奢侈百姓反困窮朝廷無憂則苦言難入天下久平則倚伏可畏兵久不用則武備不堅士曾未教則賢材不充中外奢侈則國用無度百姓困窮則天下無恩苦言難入則國聽不聰矣倚伏可畏則姦雄或伺其時矣武備不堅則戎狄或伺其隙矣賢材不充則名器或假於人矣國用無度則民力已竭矣天下無恩則邦本不固矣儻相府思變其道與國家磐固基本使天下爲富爲壽數百年相府致君之功也不然但維持歲月一旦亂階復作使天下爲血肉數百年亦相府負天下之過也爲今之計正在乎固邦本厚民力重名器備戎狄杜姦雄明國聽也固邦本者在乎舉縣令擇郡守厚民力者在乎復游散去冗惜重名器者在乎慎選舉敦教育備戎狄者在乎育將材實邊郡杜姦雄者在乎朝廷無過生靈無怨明國聽者在乎保直臣斥佞人又曰人之未病且苦口之藥難進國之未危則逆耳之言難用故佞人易進直臣易退及其既病也藥必錯雜而進故對效及其既危也言必錯雜而用故對功朝廷久安苦言不用勢使之然也伏聞京師去歲大水今歲大疫盡京師政教之所出君相之所居禍未盈而天未絕故發戒形爲不獨恐懼其心必使修省其政國家之德尚可隆天下之道尚可行也儻弗懼于心弗脩于政漸盈于禍漸絕于天則國家四海將如何哉或謂災祥之數非爲政教審爾九疇之書乃妖言也苟有善則歸諸己有禍則歸諸天豈聖朝之用心頹黜術士之言奉先王之訓必不謬矣必無過矣書凡數千言○先是天聖三年仲淹爲大理丞上書請救文敝復武

擧重三館之選賞直諫之臣及華賞延之樹且曰臣又聞古
帝王與侫臣治天下天下必亂與忠臣治天下天下必治然
忠臣骨鯁而易疏侫臣柔順而易親柔順似忠多爲美言骨
鯁似疆多所直諫美言者得進則侫人滿朝直諫者見疏則
忠臣避世二者進退何以辨之但日聞美言則知侫人未去
此國家之可憂也日聞直諫則知忠臣左右此國家之可喜
也伏惟聖明不可不察自古王者外防夷狄內防姦邪夷狄
侵國姦邪敗德國侵則害加黎庶德敗則禍起蕭墻乃知姦
邪之凶甚於夷狄之患伏惟聖明常好正直以杜姦邪此至
理之本也臣又聞人主納遠大之謀久而成王道納淺末之
議久而成亂政方今聖人在上賢人在列取舍之際豈其未
至然而刑法之吏言絲髮之重輕錢穀之司擧錙銖之利病
則往往謂之急務擧應而行或有言政教之源流議風俗之
薄厚陳聖賢之事業論文武之得失則往往謂之迂說廢而
不行豈朝廷薄遠大之謀好淺末之議哉伏望聖慈納人之
謀用人之議不以遠大爲迂說以淺末爲急務則王道大成

天下幸甚仲淹蘇州人也少有大節慨然有志於天下常自
誦曰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其事上遇人
一以自信不擇利害爲趨捨其所有爲必盡其力曰爲之自
我者當如是其成與否有不在我者雖聖賢不能必吾豈苟
哉王曾見而偉之亦知仲淹乃晏殊客也於是殊
薦人充館職曾謂殊曰已爲公置不行宜更薦 是夏出
內藏錢市軍儲 二十萬緡後不盡錄
己巳天聖七年春正月曹利用罷 以使相判鄧州尋降
知徐州初太后臨朝威震天下中人與貴戚稍能軒輊爲禍
福利用以勳舊自居凡內降恩力持不與左右多怨或憂知
而復下則有踰僥從之者久之人測知其然或結后曰蒙恩
得內降雖憂知于樞密院今利用之家媼陰請臣請可必得
矣下之而驗后疑其私頰銜怨內侍羅崇勳嘗得罪后使利
用召戒飭之利用去其冠幘詈斥良久崇勳恥恨會利用從

子訥爲趙州監押而州民有詣闕訴其不法者奏上崇勳方
侍即請行乃詔王博文等與崇勳同往鞫之博文希太后旨
織崇勳窮按其獄訥坐被酒衣黃衣令人呼萬歲杖死且博
致訥辭云利用實教之上以問輔臣皆傾望未有對者張士
遜徐曰此獨不肖子爲之利用大臣宜不知狀王曾亦爲之
解后曰卿嘗言利用橫今何解也曾曰利用恃恩臣故以理
折之今加以大惡則非臣所知也利用黨皆畏罪亦從而毁
之獨群牧判官司馬池獨言稱其枉朝廷亦不問利用復坐
貸景靈宮錢貶崇信軍節度副使房州安置命內侍楊懷敏
護送行至襄陽驛懷敏不肯前以語逼之利用素剛遂投繯
而死以 二月視魯宗道疾臨其喪 宗道晏有獻
暴卒聞 替太后嘗問
唐武后何如主對曰唐之罪人也幾危社稷后默然時有請
立劉氏七廟者后以問輔臣皆不敢對宗道獨曰不可退謂
同列曰若立劉氏七廟如嗣君何時將幸慈孝寺后欲以大
安輦前上行宗道以婦人有三從之義爭之后乃命輦後乘

輿行時貴戚用事者莫不憚之目爲魚 張士遜罷 出知江寧
頭參政因其姓且言骨鯁也謚肅簡
府士遜之相曹利用之薦也利用惡寵自迩士遜
依違其間時人目之爲和敲利用既斥士遜亦罷 以呂夷
簡同平章事○振河北水災 是秋復大水遣使安撫之 閏
月禁剏寺觀○復制擧等科 六科以待京朝官又置書判拔萃科
以待選人高蹈丘園沉淪草澤茂材異等三科以待布衣武
擧以待方畧勇力之士其法先上藝業于有司有司校之然
後試秘閣中格然後天子親策之若武擧則仍閱其騎射焉
初盛度請于眞宗請設科以取士景德二年遂設六科蓋因
度之議也及議封禪吏部科目皆 復理檢院 仍命中丞
發夏竦既執政建請復置上從之 領使時上
封者言自至道三年廢理檢院而下情寃不上聞乃詔復置
其登聞檢院匭函改爲檢匣如指陳軍國大事並投檢匣令

晝時進入常事五日一進其稱冤濫枉屈而檢院詰𠂆不爲進者並許詣理檢使審問以聞 三月給

契丹流民田 契丹饑流民至境上上曰皆吾赤子也可不振救之詔給以唐鄧州閒田仍令所過州縣給食

復轉對 上廣開言路設制策之科建登聞之匭以達翰言尙慮朝臣恥於自列復下是詔許極言時政得失在外者實封以聞既而上謂輔臣曰宜增朋黨之戒蓋患群臣爲私也於是羣牧判官龐籍司馬池皆因轉對言事籍言舊制不以國馬假臣下重武備也樞密院以帶甲馬二借內侍楊懷敏群牧覆奏乃賜一馬三日而復借之數日而復罷樞密掌機命反覆如此乎時百官奏事上前不自批章止得送中書樞密院蓋防偏請以啓倖門近日傳宣內降寔多於舊臣恐法度自是隳也池言唐制詔書之出有不便者門下得以封還今門下雖有封駮之名而詔書一切自中書下非所以防過舉也時內侍皇甫繼明兼領估馬司自言估馬有羨利乞遷官事下羣牧司閱無羨利繼明方用事自制置以下皆欲附會爲奏池獨不可既而除池開封推官數至閤門爲繼明黨所沮而罷 夏四月

大赦 京師自二月朔雨不止前赦一夕而霽

李德政封交趾郡王 德政來告其父公蘊卒詔加封爵

六月大雨震電玉清昭應宮災 爲屋二千六百餘楹至曉而盡獨長生崇壽殿存焉皇太后泣謂輔臣曰先帝力成此宮一夕延燔殆盡猶幸一二小殿存爾范雍揣后意即抗言曰不若燔之盡也且先朝以此竭天下之力遽爲灰燼非出人意如因其存將又葺之則民不堪命非所以祗天戒也呂夷簡亦推洪範災異以諫后默然○榮陽縣尉蘇舜欽上疏曰積陰生陽陽生則火災見焉乘夏之氣發洩於玉清昭應宮震雨雜下烈焰四起樓觀高疊數刻而盡非慢於火備乃天之垂戒也陛下當責躬下詔罷非業之作拯失職之民察輔弼及左右無裨國體者罷之竊弄威權者去之念政刑之失收芻蕘之論庶幾變災爲福洪日之間未聞爲此而將計工役以圖營復都人聞之駭惑衆旹横議咸謂非宜舜欽易簡孫也○有司治火所從起繫守衛者于御史獄議者又疑復修中丞王曙言昔魯桓僖宮災孔子以爲桓僖親盡當毀遼東高廟不當居陵旁故災今所建宮非應經義災變之來若有警者願罷之以應天變右司諫范諷亦言此天之戒若乃復置繕治非所以應天也又云山木已盡人力已竭宮必不成上與皇太后感悟遂降守衛者罪詔罷營宮以所存殿爲萬壽觀

王曾罷 先是后受册將御大安殿曾執以爲不可后左右姻家稍通請謁曾多所裁制后滋不悅會昭應宮災罷相出知兗州○曾所進退士人莫有知者范仲淹嘗以問曾曾曰夫執政者恩欲歸己怨使誰當仲淹服其言 秋七月

罷諸宮觀使○八月丁亥朔日有食之○

罷職田 上封者言天下職田不均於量詔以其租送官計所直均給之 冬十月京師地震○十一月范仲淹罷 時上率以冬至上皇太后壽于會慶殿仲淹爲秘閣校理因冬至上壽奏疏言天子有事親之道無爲臣之禮有南面之位無北面之儀若奉親于內行家人禮可也今顧與百官同列虧君體損主威不可爲後世法疏入不報晏殊初薦仲淹爲館職聞之大懼召仲淹詰以狂率邀名且將累薦者仲淹正色抗言曰仲淹辱公舉每懼不稱爲知己羞不意今日反以忠直獲罪門下殊不能荅仲淹退又作書遺殊申理前奏不少屈殊卒愧謝焉又奏疏請皇太后還政亦不報遂乞補外尋出爲河南府通判

庚午 天聖八年春正月曹瑋薨 瑋將兵幾四十年未嘗少失利雖不如其父之寬然自爲一家鎮天雄日契丹使過之陰勒其下毋敢疾驅者在渭州戍告戍卒叛入夏州方對客奕碁遽曰吾使之去亦勿言也邏還聞之即斬叛者投其首境上瑋爲羌土田多爲邊人所市致軍弱不能自存瑋盡令還其

故田後有犯者從其家內地始置弓箭手斥塞上并地使人相角力勝者給二頃再經秋獲課市馬一馬必勝甲然後官為印之每賦田五十畝至三百人以上團為一指揮即要害處為築堡使自塹其地為方田以環之又立馬社一馬死衆為出錢市馬又制屬羌百帳以上其首領為族軍主將校止於本軍叙進不從他軍以其習知虜情與山川形勢也所措置大抵如此後皆以為法云

作會聖宮于西京永安縣越明年二月成奉安太祖太宗眞宗御容

三月親試舉人賜進士王拱壽以下及諸科及第出身有差凡八百餘人詔更拱壽名曰拱辰

夏五月大雨雹○六月親試書判拔萃科及武舉得余靖尹洙武舉十二人○景祐四年韓億言武臣宜知兵書而集不得傳請纂其要以授之於是出神武秘畧以賜邊臣

秋七月策制科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何詠茂材異等富弼

九月罷轉對自復轉對言事者頗衆大臣不悅故復罷之

冬十月除解鹽禁行通商法先是天聖初置司議茶鹽利害因言解鹽兩池積募商人入錢在京権貨務就與初計歲入錢二十三萬緡視天禧中年數損十四萬請罷之專令入中並邊芻粟久之復令入錢于京從商人所便時解鹽皆推之民間於轉輸至是上書者言縣官禁鹽利微而害博兩池積鹽為阜數多可遂請聽通商途命學士盛度中丞王隨與朔則議更其制度等上通商五利於是詔弛其禁聽商入錢若金銀在京権貨務受鹽兩池而人便之詔下蒲解之民皆作感聖恩齋自是蜂商賈流行而歲課入官者耗矣

置天章閣待制以鞠詠范諷為之○趙賀明年王鬷杜衍並加是職時馬季良上言京師賈人常以賤價買茶鹽交引請官置務收市之季良方用事有司莫敢沮其議獨不可曰與民競利豈國體邪它日上見輔臣之曰官市交引類鄙力言罷之甚善有司臨事當如是也范雍頗

天聖九年

死其家屬衍為墓誌衍却之及在三司因奏事上謂衍曰辭頗有譏行御不與誌墓誠待識也自是有意大用

十一月戊辰郊○抑勢要是歲引改官人李師錫為舉凡三十餘人上知其為王德用甥曰但爲勢要使寒士何由進止令循資其後胡旦子宗堯以舉勸保官多亦止循資

高麗來貢

(辛未)天聖九年春二月復職田○處女眞降人于濠州晏端等一百八十四人自登州來內附詔還濠州給田處之

三月賜青州州學九經從王曾之請也自是州郡當立學者皆得賜書矣

夏五月親試書判拔萃科○秋七月命陳執中赴諫院供職國朝承五代之弊官失其守故官職差遣離而為二官雖有以定俸入而不親其職事諫議大夫司諫正言皆須別降敕許赴諫院供職者乃曰諫官執中初權度支判官至是罷權

冬十月宋綬罷自翰林學士出知應天府時太后猶稱制五日一御承明殿垂簾決事而上未始獨對羣臣也綬言唐先天中睿宗為太上皇五日一受朝處分軍國重務除三品以上官決重刑明皇日聽朝除三品以下官決徒刑今宜約先天制度令群臣對前殿非軍國大事及除拜皆前殿取旨書上件太后意欲命出守侍御史知雜事劉隨殿中侍御史郭勸並言綬有辭學當留本朝不宜處外不聽

閏月宴孫奭于太清樓奭時為翰林侍講學士每御經筵設氈席書策外向以便侍講讀奭年高視昏或陰雨即每移御坐於閣外更每講至前世亂君亡國必反復規諷上竦然聽之嘗畫無逸圖以進上施於講閣三請致仕不許奭以年逾七十固請泣下上亦惻然以不得請求近郡命知兗州仍詔須宴而後行宴日召太子少保致仕晁迥與焉上賜以飛白書詔羣臣即席賦詩太后特出

莫中玲瓏勸與及迫所以寵賚之甚厚及行賜宴端聖園又賜詩評近臣皆賦○寶元間翰林侍讀學士梅詢以足疾請外補出知許州故事侍讀學士無出外者天禧中張知白罷參知政事領此職出知大名府歷二府而出者自詢始

十一月除兩川鬻禁○解曹修古等言職

初太后兄子劉從德以外家故恩寵無比從德死以遺表推恩錄內外姻戚及僮僕幾八十人待制馬季良集賢校理錢曖皆緣實參超擢官秩於是御史曹修古郭勸揚偕及推直官段少連皆上言推恩太濫太后怒黜修古同判杭州未行改知興化軍勸偕監邇州舒州稅少連漣水軍監酒修古鯁直有風節當太后臨朝權倖用事人人顧望畏忌而修古遇事輒言無所回撓季卒于官貧不能歸葬賓佐賻錢五十萬季女泣白其母曰奈何以是累吾先人也卒拒不納上思其忠贈右諫議大夫賜其家錢二十萬修古無子官其壻劉[illegible]

是歲契丹主隆緒死子宗眞立

隆緒自與朝廷通好歲貢方物無巨細必親閱之守約甚堅至是病劇召東平王蕭孝先使輔立其子宗眞且戒毋失朝廷信誓隆緒妻號齊天皇后妾號順聖元妃順聖生宗眞小名木不孤隆緒遺命以齊天爲皇太后順聖爲皇太妃順聖匿之乃自爲皇太后令人誣告齊天謀叛縊殺之於是宗眞立改元景福諡其父曰天輔皇帝廟號聖宗上聞其喪爲輟視朝七日遣使弔祭之及賀宗眞立○宗眞明年改元重熙

（壬申）明道元年春二月三朝寶訓成

初王曾爲相言唐有正觀政要今欲永祖宗事不入正史著別爲一書從之至是成號三朝寶訓

以張士遜同平章事○冊上母順容李氏爲宸妃是日薨

初皇太后以上爲己子而順容李氏嘿嘿處先朝嬪御中未嘗自異人畏后亦無敢言者至是疾革進位是日薨○始宮中未治喪呂夷簡奏事簾前因曰聞有宮嬪亡者后矍然曰宰相亦與宮中事耶引上偕起有頃獨出曰卿何爲間我子母也夷簡曰太后它日不欲全劉氏乎司天希后旨言歲月葬未利夷簡與其說於是三宮發哀成服備宮仗葬之初命三司使晏殊爲墓記

三月竄林獻可

坐上書請太后還政并后言也竄于嶺南於是御史張存言陛下嗣統以來延納至言罔有忌諱人情欣然自秋前罷百官轉對又去冬御史曹修古等皆以言事斥官降黜近復聞進士林獻可因上封事遽竄自爾中外惶惑蓋忠直之言逆耳人君聽之甚難佞諛之辭遜志人君納之甚易是以自昔爲佞者多致忠者少遇使人君多聞其美辭知其失是以政之理亂民之疾苦事之安危俗之衰弊或乃壅而不聞此非君人之要道也

江淮旱

遣使體量安撫

蠲發秀州身丁錢

轉運司言大中祥符六年已放諸路丁身錢而二州輸錢如故詔蠲之

夏四月○秋七月置諫院

先朝雖命諫官未嘗置院至是因諫官陳執中之請而置之

八月授唃廝羅溫逋奇官

邈川亞然家二部首領也初唃廝羅與曹瑋戰三都谷不勝又襲西涼兵敗遂與立遵不協更徙邈川用溫逋奇爲論逋數使人來秦州求內屬於是命唃廝羅爲寧遠大將軍溫逋奇爲歸化將軍旣而溫逋奇作亂廝羅舉兵殺之乃拔居青唐

大內災

延燒崇德長春滋福會慶崇徽天和承明延慶八殿上與皇太后避火于延福殿百官晨朝而宮門不開輔臣請對上御拱宸門百官拜樓下呂夷簡不拜上使人問其故曰宮庭有變羣臣願一見清光上舉簾見之乃拜有司窮火所起多引宮人屬吏御史蔣堂言火起無跡安知非天意陛下宜修德應變有司乃欲歸咎宮人且宮人屬吏則何求不可而遂賜之死是重天譴也時宦者治獄得縫人火斗已誣伏下開封府使具獄知府程琳辨其非是乃命工圖火所經與且言後宮人多比給天災不可以罪人殿中丞滕

宗諒秘書丞劉越皆上疏諫宗諒曰婦人柔弱何求不可萬一懷實足累和氣上爲罷詔獄宗諒又言國家以火德王天下火失其政由政失其本因請皇太后還政而越亦言之求直言○大赦○九月重作受命冊寶以舊冊寶爲宮火所焚也冬十一月大內成先是內出金帛器皿左藏緡錢二十萬助修大內至是成改崇德殿曰紫宸長春殿曰垂拱滋福殿曰皇儀會慶殿曰集英承明殿曰端明延慶殿曰福寧崇徽殿曰寶慈天和殿曰觀文大寧門曰宣祐宣和門曰迎陽左右勤政門曰左右嘉福後又改正陽門曰宣德大安殿曰大慶端明殿曰延和恭謝大安殿大赦改元○元昊封西平王襲定難節度初德明娶三姓衛慕氏生元昊咩迷氏生成遇訛藏屈懷氏生成嵬元昊小名嵬理羌語謂惜爲嵬富貴爲理元昊性凶鷙猜忌通漢文字數諫德明毋臣中國德明曰吾族三十年衣錦綺此聖宋天子恩不可負也元昊曰英雄之生當王霸耳何錦綺爲至是德明死遂命元昊襲爵時改元明道而元昊避其父名自稱顯道

(癸酉)明道二年春正月振江淮饑賜米百萬斛二月有星孛于東北光芒長二丈司天言含譽星見然衆若皆以爲彗皇太后朝饗太廟去冬詔以來年耕籍田先詣皇太后恭謝太廟罷南郊禮及議后謁廟儀注后欲被天子袞冕參知政事薛奎曰必御此若何爲拜因執以爲不可卒不見聽至是后服褘衣乘玉輅至太廟改袞衣儀天冠朝饗皇太妃亞獻皇后終獻親耕籍田○大赦○兩川饑遣使體量安撫三月大赦以皇太后不豫故也皇太后崩遺誥尊皇太妃楊氏爲皇太后遺誥尊皇太妃楊氏爲皇太后與皇帝同議軍國事後名所居宮曰保慶稱保慶太后○上見輔臣泣曰太后疾不能言而猶數引其衣若有所屬何也薛奎曰其在衮冕也然服之豈可見先帝乎上悟卒以后服斂○閤門趣百官賀楊太后中丞蔡齊目吏毋追班乃入白執政曰上春秋長習知天下情僞今始親政事豈宜使女后相繼稱制乎遂詔删去遺誥之語○禮院言百官上楊太后箋曰殿下稱教旨或慤慈而不上表從之○初小臣方仲弓上書請依武后故事立劉氏廟而程琳亦獻武后臨朝圖太后擲其書于地曰吾不作此負祖宗事太后稱制凡十一年以上幼沖乃諭輔臣曰皇帝聽斷之暇宜詔名儒講習經書以輔其德於是設崇政殿之西廡而日命近臣侍講讀丁謂曹利用既以侮權聚寡天下惕然畏之晚年稍進外家而信任內官上春秋高猶不知爲宸妃所出終太后之世無毫髮間隙蓋上能盡孝而太后亦慈愛保護之至也○時言事者多暴垂簾時事右司諫范仲淹曰太后受遺先帝保佑聖躬者十餘年宜掩其小故以全大德於是詔戒中外毋得言垂簾事夏四月追尊宸妃李氏爲皇太后後謚曰莊懿太后既崩左右有以宸妃事聞者上號慟累日不絶乃追加尊號○初三司使晏殊爲宸妃墓誌云生一女早卒無子至是上出誌文示宰臣曰先后誕育朕躬殊爲侍從安得不知此何意也呂夷簡曰宮中事秘臣備位宰臣但知其略殊之不審理容有之然方太后臨朝若明言先后實生聖躬事得安否上默然上始親政詔宗戚毋得於禁中通表祈恩凡傳宣內批有司未得即行者審取處分於是中外聞之大悅呂夷簡以上始親政事手疏陳八事曰正朝綱塞邪徑禁貨賂辨佞壬絶女謁疏近習罷力役節冗費勸上益勤○上嘗謂輔臣曰朕每退朝凡天下之奏必親覽之夷簡曰若小事皆關聽覽恐非所以輔養聖神上曰朕承先帝之託況以萬機之重敢自泰乎○又曰朕日膳不欲事珍美衣服多以縑繒爲

之至晏然游羅而宫人或以爲笑太官進膳有蟲在食器中朕擲而不言恐罪及有司也夷簡曰陛下至以奉先儉以臨下雖古盛德何以加此上曰此偶與卿等言之非欲聞于外嫌其近名尔

吕夷簡罷 張耆夏竦陳堯佐范雍趙稹晏殊並罷上與夷簡謀以耆竦等皆太后所任用悉罷之退告郭皇后后曰夷簡獨不附太后耶但多機巧善應變耳由是并罷夷簡及宣制夷簡方押班聞唱其名大駭不知其故而夷簡素厚内侍副都知閻文應因使爲中詗久之乃知事由皇后云

以李迪同平章事○王德用簽署樞密院事 初德用爲步軍副都指揮使時太后臨朝有嘗爲降補軍吏者德用曰補吏軍政也敢挾此干軍政乎不與后固欲與之卒不奉詔太后之喪有司請衛士坐甲德用曰故事無爲后喪坐甲者又不奉詔

五月焚乘輿儀制 詔從殿中侍御史龎籍之請也籍又奏陛下躬親萬幾用人宜辨邪正防朋黨勿使受恩人主歸感權臣進擢近列願采公論母令出於執政孔道輔嘗謂人曰言事官多觀望宰相意獨龎君可謂天子御史

罷群牧制置使○六月甲午朔日有食之○京東江淮饑 命陳執中范仲淹二人分路安撫仲淹時爲右司諫以江淮京東災傷請遣使巡行未報仲淹請閒曰宫掖中半日不食當如何今數路艱食安可置而不恤乃以命仲淹仲淹奉使所至開倉廩振乏絶禁淫祀奏蠲廬舒折役茶江東丁口鹽錢飢民有食烏昧草者撷草進御請示六宫貴戚以戒侈心又以爲今東南一饑公私空竭其病在於用度不節乃條上八事上嘉納之

兩京河陝路蝗 食草木殆盡

詔省尊號 以旱故詔省睿聖文武四字

求直言○秋八月罷端明殿學士 以宋綬爲之綬因言帝王御天下在攬覽威柄自陛下躬親萬務宜懲遣革弊以新百姓之耳目而賞罰號令未能有過於垂簾之日蓋須若恩出太后今又出大臣大臣市恩以招權小人趨利以售進此風浸長有害邦政太宗嘗曰國家若無外憂必有内患外憂不過邊事皆可預防惟姦邪共濟若爲内患深可懼也眞宗亦曰唐朝閥黨尤甚以至王室卑弱願陛下思祖宗之訓戒念王業之艱難整肅綱紀正在今日○趙明年殺以上春秋高天下無事上言自古守成之君皆兢兢抑畏不忘傾危何者人心逸於久安而患害生於所忽故常在防於無事之始銷變於未萌之前願敕羣司勿以承平自怠又言馭下之道有三臨事尚乎守當機貴乎斷兆謀先乎密能守則姦莫由狡能斷則邪莫由惑能密則事莫由變斯安危之所繫願陛下深念之

出内藏錢賜三司 凡百萬緡三司言自籍田後雖有賞賚用度不足請假於内藏上因謂宰臣張士遜曰國家禁錢本無内外蓋以助經費耳對曰不然則有司未免侵漁百姓也尋又出内藏絹代京東歲輸○景祐四年内藏庫言自天禧三年度所賜錢六十萬以助三司即詔毋得更貸而明道末距今纔四年所貸錢帛九九百餘萬請以舊詔申飭之然三司迫於用度終不能無請上亦無所吝焉

冬十月葬章獻明肅皇后章懿皇后 祔葬永定陵神主並祔奉慈廟國朝皇后二謚稱制者則加四謚先是錢惟演請以章獻明肅章懿並祔眞宗之室詔禮院議禮官言夏商以來父昭子穆皆有配主每室一帝一后禮之正儀開元肅明皇后始有並祔惟演引唐武宗母韋太后祔穆宗孝明孝章祔太祖故事穆宗惟以韋太后既更無別后太祖未嘗以孝章配伏尋先帝以懿德配饗太宗及明德園陵禮畢遂得升祔元德自追尊後凡十七年始克升配今章穆着位長秋祔食眞宗斷爲正禮章獻母儀天下與明德例同章懿帝母之尊與元德例同然前代無同日並祔之文惟上裁之詔三省與禮官更議皆謂章穆皇后位崇中壼與懿德皇后無異已祔眞宗廟室自叶一帝一后之文章獻明肅處坤元之尊章懿感日符之貴

皆功德莫與爲比請宜崇婕新廟同殿異室歲時薦享一用
太廟之儀仍別立廟名以崇世享於是有司請以奉慈爲名
詔從之至慶曆五年用禮院議遷祔二后於眞宗廟室序於
章穆之次○是時詔尚書省集議帶職官並赴既而宗正丞
趙良規言若三省悉集則帶職官皆赴景祐四年御史臺又
奏尚書省集議亦皆赴但依兩制班別一行坐如臺省舉集
則各自依行其書議亦如之上參以諸議乃詔三司副
使以上不赴如議大事特令赴省即別設坐　張

士遜罷 判河南府先是天下旱蝗仍見士遜居首相不能有所發明上頗優恩呂夷簡適臺臣有論其他過者遂罷制詞猶以均勞佚爲言也 **以呂夷簡爲平章事** 夷簡嘗奏令參知政事宋綬類中書總例景祐二年上之凡四百二十九冊夷簡語人曰自吾有此例使一庸夫執之皆可爲宰相矣

十一月追冊美人張氏爲皇后 上雅意所屬故也

贈寇準官 贈中書令復萊國公賜謚忠愍

十二月復提點刑獄○**令轉運歲出巡** 編歷所部止以兩吏自隨委諸州具所至月日以聞

修周廟○**嚴選用臺官法** 先是宰相李迪除張沔韓瀆爲臺官言者謂臺官必由中旨乃祖宗法也
既數月呂夷簡復入因議其事於上前上曰祖宗法不可壞
也宰相自用臺官則宰相過失無敢言者矣迪等皆惶恐遂
出沔知信州瀆知岳州仍詔自今臺官
有缺非中丞知雜保薦者毋得除授

出宮人 上時曩出宮人
呂夷簡曰此聖朝美事然民間物貴恐出宮或有失所者亦
宜念之上因曰曩者太后臨朝臣僚戚屬多進女口入宮今已悉遣還其家矣

廢皇后郭氏出臺諫官孔道輔范仲淹 先是美人尚氏於上前有侵皇后語后不勝忿批其頰上自起救之誤批上頸上大怒入內都知閻文應
因與上謀廢后且勸上以爪痕示執政上乃示宰臣呂夷簡
且告之故夷簡以前罷相故怨后乃曰古亦有之乃詔皇后
願入道宜封淨妃玉京沖妙仙師賜名清悟於是中丞孔道
輔率諫官御史孫祖德范仲淹段少連蔣堂郭勸楊偕馬絳
宋郊劉渙十人伏閤言后無過不可廢上遣內侍諭道輔等
至中書夷簡以皇后當廢狀告之且曰廢后固漢唐故事道
輔曰人臣當道君以堯舜豈得引漢唐失德爲法耶夷簡不
答明日將留百官揖宰相廷爭夷簡奏言伏閤請對非太平
美事有詔出道輔知泰州仲淹知睦州祖德等罰金遂詔諫
官御史自今毋得相率請對於是偕言願得與道輔等皆黜
勸言臣家以諭天下后非有大故不可廢少連言陛下親政
以來開闢言路而執政大臣假天威以出道輔仲淹而漸塞
者之路且伏閤上疏豈非故事今遽絕之則國家復有大事
誰敢旅進而言者又言蓋自祖宗以來未嘗有廢后之事時
河陽簽判富弼亦言朝廷一舉而二失縱不能復后宜還仲
淹以來言者疏入皆不報○淨妃尋賜號金庭教主宮名瑤
華○後近臣有獻詩百篇者執政請除龍圖閣直學士上曰
是詩雖多不如孔道輔一言遂以命道輔議者因是知前日
之斥果非上意也

禁增沿邊堡寨 景祐間河北塘水因歲旱涸知雄州楊懷敏慮契丹使
至知其廣深乃摧界河水注之塘復如故又請立木爲水則
以限盈縮懷敏每自以爲塘水捍邊其功愈於兵嘗入奏指
圖曰臣於邊爲陛下置水虎翼軍一百萬人又上平燕
策云○是歲邛部川蠻乞歲貢京師詔令五歲一貢

旌良吏 是歲七月詔知雅州富平縣張苑年興利除害抗公斂私絕盜竊之源洽衆良之譽特除著作佐郎再任

皇朝編年備要卷第九

皇朝編年備要卷第十　凡六年

仁宗皇帝　起甲戌景祐元年　止己卯寶元二年

1

甲戌 景祐元年春正月振京東饑○禁閉糴○振淮南饑　出內藏緡代其歲輸

置崇政殿說書　以賈昌朝趙希言王宗道楊安國爲之日俾二人入侍講說。初上問孫奭誰可代講說者以昌朝爲對

元昊寇邊　元昊雖嘗奉貢然其民中益僭侈改元開運至是析寇府州秋七月寇環慶殺知搭楊遵等以兵七百戰敗都監齊崇鉅援之伏兵發爲元昊所執既而盡還因下詔約東之或告元昊以開運石晉敗亡年號也更曰廣運環慶副都部署劉平奏元昊車服僭勢且叛宜嚴備之。未幾元昊母米氏族人山喜謀殺元昊事覺元昊酖其母殺之而沉山喜之族于河　遣使來告哀

二月罷御試書判拔萃科　詔自今幕職州縣官經三考以上非入殿遣及川廣福建者並許應賢良方正等六科諸州舉茂材者每舉應茂材異等三科及武舉從史館修撰李淑之言也先是衆言選人試書判拔萃特有司之事陛下何必親試之又所謂茂材者本求出類之爲而士之不利鄉舉者應焉此二者非求材之本意

詔麟府州振蕃漢饑民○

三月親試舉人　賜張唐卿以下五百人及第出身有差諸科二百餘人特奏名八百餘人

夏四月詔有司勿受內旨　范籍爲開封府官時尚美人遣內侍稱教旨免工人市租籍言祖宗以來未有美人稱教者下府者上爲杖內侍仍詔有司自今宮中傳命毋得輒受

置御史裏行　殿中侍御史監察御史裏行四員從中丞韓億之請也招舉三丞以上嘗歷知縣者爲之然唐制亦有侍御史裏行今獨遺之尋以張宗誨孫沔爲監察御史裏行

五月以程琳爲三司使　琳自今三司使在職未久毋得非次更易於是琳在三司閱四年建得改式請募人輸粟京師以罷江淮漕運琳曰如糶商賈而業不至奈何先是三司併合田賦沿納諸名品爲一物琳謂借使斗皮食鹽等錢合爲一錢麥悉匠合爲一易於勾校可也然後世有興利之臣復用舊名增之是重困民無已時也但前年已詔併當科數名以爲一矣恐琳特因議論及之耳。琳在三司允謹出入禁中有所取輒覆奏罷之內侍未言琳頌琳閱之自直於上曰三司財賦皆朝廷有也臣爲陛下惜耳於臣何有上然之。琳又嘗言兵在精不在衆河北陝西軍儲數匱而招募不已其任營一兵之費可給屯駐三兵昔養萬兵者今三萬矣河北歲費芻粮千一十萬其賦入支十之三陝西歲費千五百萬其賦入支十之五自餘悉仰給京師自咸平逮今二邊所增馬步軍指揮使百六人計騎兵一指揮所給歲約費緡錢四萬三千步兵所給歲約費緡錢三萬二千它給賜不預合新舊兵所費不啻千萬緡天地生財有限而用無紀極此國用所以日屈也今同華沿河州軍積粟至於紅腐而不知用沿邊入中粟價踊貴而未嘗足誠願罷河北陝西募住營兵勿復增置遇闕即選廂軍精銳者補之仍嚴戒營內郡以便糧餉無事府省戍于邊緩急即調發使近嚴戒封疆之臣毋得侵軼生事以觀恩賞從今者重實之法如此則疆埸無事而國用有餘矣上嘉納焉

以河南府學爲國子監○六月策制科　考官上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太常博士蘇紳才識兼茂明於體用大理寺丞吳育茂才異等進士張方平各一人論上御崇政殿策之並入等

閏月淮汴溢

○毀無額寺院○罷造玳瑁龜筒器　從度支判官謝絳之言也絳云初詔罷寄花透背禁人服用且云自宮掖始既而內人賜衣取於有司又按苑象作玳瑁器索龜筒於市

蠶簡禁物也民間不得有而索不已請罷之詔切市仍罷所造器。綺又言內藏庫歲受錢百餘萬緡而歲給左藏庫及三年一郊度歲出九十萬緡所餘無幾請以天下所鑄錢盡入三司十年責以發用使聚斂實邊而茶鹽香礬之利并歸京師與夫諸積大盈利害遠矣又邇來用物滋侈賜予過制禁中須索去年計爲緡錢四十五萬自今春至四月巳僅二十萬比詔裁節費用而有司移文但求咸平景德譜不存則無所措置臣謂不若推近及遠遂考歲用而裁節之不必以咸平景德爲準也又請罷內降凡詔令皆由中書樞密院然後施行。六月淮南發運使劉承顒獻綸嘉洛器爲知諫院郭勸所劾詔還之

秋七月樞密使王曙加同平章事

○河決澶州橫隴。八月薛奎薨諡簡肅奎在政府對議無所迴避或時不合如忘歸輒嘆咤不食家人笑曰何必如是奎曰吾愧古人術焉後世尤者知人范仲淹龐籍明鎬自爲吏部選人皆以公輔許之後卒如其言歐陽修王拱辰皆其女婿也。上書謂輔臣曰臣之事君多是其有始而無終者奎對曰保終之道非獨臣下然也如唐明皇初勵精爲治而末則放意荒逸不可不鑒上深然之

有星孛于張翼長七尺闊五寸十二日而沒

王曙薨以王曾同平章事樞密使。大赦星變故

出美人尚氏楊氏郭后既廢尚楊二美人益有寵每夕侍上寢上體爲之弊或累日不進食中外憂懼楊太后亟以爲言上未能去入內都知閻文應早暮侍上言之不已上不勝其煩乃頷之即命氈車載出。既後諫官王素言及王德用所進女口上曰已在朕左右素切諫即命宮臣各賜錢押出詔奏上爲之泣下。初蔡齊力爭削遺詔中太后參決軍國大事之語呂夷簡嘆曰蔡中丞不知吾豈樂爲此哉但上方年少恐禁中事莫有主張者亦及二美人事義忠横牽與太后排遣之或謂夷簡意實在此然議者以爲人主既壯而母后聽政自非國家令典雖或能整齊禁中而垂簾之後外戚用事亦何所不至乎之力爭亦不爲失也。上命參知政事宋綬面作詔云當求德閥以稱坤儀既而左右引茶商女陳氏入宮綬曰陛下乃欲以賤者正位中宮不亦與前日詔語戾乎後數日樞密使王曾入對又及之上曰宋綬亦如此言侍御史郭勸言陳氏無世閥不可儷宸極樞密副使蔡齊宰臣呂夷簡又力止之卒罷

龐籍滕宗諒罷籍爲殿中侍御史言范諷交結尚美人父縱試請付臺鞫其事宰相李迪雅善諷寢不報宗諒爲司諫嘗以上體多疾奏疏諫內寵其略曰陛下日居深宮流連荒宴臨朝則多羸形倦色決事如不掛聖懷詞太切直故出籍廣東轉運宗諒知信州

冬十月罷發運使以其事屬淮南轉運

十一月納皇后曹氏故冀王曹彬之孫女也郭后廢始聘入宮九月詔立爲皇后至是行冊禮

是歲契丹宗真遷其母于慶州自天聖三年生辰正旦朝廷皆別遣使賀其母至是不復別遣康定元年契丹復迎其母歸乃遣使如故

（乙亥）景祐二年春正月以孫沔沔爲監察御史裏行先是上言竊見上封事人同安縣尉李安世因狂悖妄進譖言籍曰狂愚除落薦狀况自孔道輔范仲淹被黜之後龐籍范諷置對以來凡在搢紳盡懷緘默畏乞以忝天威用有國體疏上責知潭州衡山縣沔未知有責命復上書曰累歲以來和氣猶鬱水旱相荐蟲螟屢生眾麥不登田疇幾廢九夏多寒二冬無雪星變上天河決東郡瘡疫流離生靈困斃民之兼日之食瘠無卒歲之備又曰去歲以聖體愆和臣心皆沃愛君有發宜之制變日神不坐之請交泰之誠遍臻有喜宴安之戒豈可爲常且一月之中適當其半慶辰嘉節休沐受釐三分之日復除其一是則一歲之中聽政百餘日視事宰臣上

緩奏事止于數刻天下萬務得不曠哉漢帝五日一朝則有伏蒲入閣據廁與語唐制三日一坐則有便殿更番浴堂延對今退朝之後停宮之中侍左右者刀鋸點殘之餘悅耳目者對蛙蠅詒之色禍鋪九重叫閽千仞宗夢晝蔽衆與天違固未見獻召名臣備問外事詢祖宗之紀綱質朝廷之得失後世商易之書未益承平之化臣恐其未可也又曰願因歲首正朝之始霈然下令誕告多方每旦恭己辨色居位推擇大臣講求古道降以溫顏假之極論精思品藻審責賢否外則逐對史騎令無狀老儒貪殘之輩以利於民內則羅公卿大夫不才諂佞詭激之士以肅於朝撤旒之中簡去幽曠以求講義之處官寺之內抑損重任以防昵近之私發號施令必審其有害賞功罰罪必思其未平則可使教數于上民悅于下足以召天地之叶氣致國家之豐隆皆目前可見之事惟陛下力行而已書奏再責監永州酒

置邇英延義二閣

召輔臣觀侍讀學士盛度崇政殿說書賈昌朝講讀經史昌朝講說明白上多所賞問昌朝悉記錄以進上賜其書名曰邇英延義記注仍命章得象等續之。皇祐間侍讀楊安國請書無逸于邇英閣之後屏上曰朕不欲背聖人之言當書置之左方又命侍讀丁度取孝經之天子孝治聖治廣要道四章對爲右屏因令知制誥蔡襄書無逸王洙書孝經爲圖命學士承旨王拱辰爲二圖序而襄書之。安國嘗講易至山下有澤損君子以懲忿窒慾上曰人之情欲皆生於陰陽而節之在人安國對曰臣以爲人有六情喜怒哀樂好惡天有六氣陰陽風雨晦明故人之生也天命之謂性言情則性之移也語欲則情之肆也故六情相當則喜生於風怒生於雨哀生於晦樂生於明好生於陽惡生於陰故聖人取損象以懲忿窒慾也上然之又嘗講周禮至大荒大札則薄征緩刑因進言曰遇災之民當歲歉則貴之今來持兵敓取民廩食一切寬之恐亡以禁姦上曰不然天下皆吾赤子迫於饑莩至起爲盜賊州縣既不能賑恤乃捕而殺之不亦甚乎。上嘗御邇英閣讀眞宗所撰正說養民篇顧謂侍臣曰今天下民籍幾何侍讀學士梅詢對曰先帝作此蓋述前代帝王恭儉有節則戶口充羨賦斂無法則版圖衰減上因詔三司及編修院檢閱至寶元二年春上之歷代戶口數前漢千二百萬後漢千六百萬魏九十萬晉二百萬宋九十萬後魏北齊後周三百萬隋八百萬唐九百萬國朝太祖二百五十萬太宗三百五十萬眞宗八百六十萬寶元一千萬云。慶曆二年命中丞賈昌朝侍講邇英閣故事臺丞無侍經筵者上以昌朝長於講說故特命之

二月命李照定樂

時承平久上留意禮樂之事先是判太常寺燕肅言大樂制器歲久金石不調願以王朴所造律準考按乃命館職宋祁李照同預至是肅等上所考定樂器上臨閱奏郊廟五十一曲因問照樂何如照對樂音高命詳陳之照言王朴律準視古樂高五律視教坊樂高二律擊黃鍾才應仲呂擊夾鍾才應夷則是冬興夏令春召秋氣蓋五代之亂雅樂廢壞朴創意造律準不合古法用之本朝卒無福應又編鍾鎛鍾無小大輕重厚薄長短之差銅錫不精聲韻失美大者陵小者抑非中度之器相傳以爲唐舊鍾亦有非所製者昔軒轅氏命伶倫截竹爲律復令神瞽協其中聲然後聲應鳳鳴而管之參差亦如鳳翅其樂傳之夏古不刊之法也願聽臣依神瞽律法試鑄編鍾一簴可使度量權衡協和詔許之仍令就錫慶院鑄之照請下潞州求上黨縣羊頭山秬黍及下懷州河內縣取葭莩製玉律以候氣從之奏以王曾呂夷簡爲都大管勾鑄造大樂編鍾黍賓同都大管勾仍以入內都知閻文應提舉照既鑄成編鍾一簴以奏御遂請改制大樂取京縣秬黍累尺成律錫鍾審之其聲猶高更用太府布帛尺爲法乃下太常四律照自爲律管之法以九十黍之量爲四百二十星率一星占九秒一黍之量得四星六秒九十黍得四百二十星以爲十二管定法舊太常鍾磬十六枚爲一簴而四清聲相承不擊照言十二律聲已備餘四清聲乃鄭衛之樂可去侍讀學士馮元等駁之曰聖人制樂取法非一故有十三管之和十九管之巢三十六簧之竽二十五絃之瑟十三絃之箏九絃之琴十六枚之鍾磬各自取義寧有一

之以律呂而專爲十二之數也且聖人旣以十二律各配一鍾又設四淸聲以附正聲者蓋爲夷則至應鍾四宮而設也夫五音宮爲君商爲臣角爲民徵爲事羽爲物蓋聲之重者爲尊輕者爲卑卑不可加於尊古今之所同也故列聲之尊卑者事與物不與焉何則事爲君治物爲君用不能尊於君也惟君臣民三者則自有上下之分不得相越故四淸聲之設正爲臣民相避以爲尊卑也臣以爲且如舊制鍾上今權用十二枝爲一格俟知音者別識。照謂舊聲高乃以太府尺爲法照獨任所見更造新器而新聲極下起五月造至八月成議者以爲迂爰罷之。上奉出御製景祐樂髓新經六篇爲近臣其一釋十二均二明所主事三辨音聲四圖律呂相生并祭天地宗廟所用律及陰陽數配五十二管之長短六論歷代度量衡皆本之於陰陽配之於四時建之於日月通之於鞿竺演之於壬式遁甲之法 **李迪罷**

出知亳州先是龐籍爲御史數劾范諷迪右諷弗治反左遷籍籍旣罷益追劾諷不置諷亦請辨乃詔卽南京置獄訊之籍坐所劾不實法當免諷當以贓論呂夷簡疾諷詭譎多妄言且欲因諷以傾迪乃寬籍而重貶諷上初召夷簡及參政宋綬決諷獄以迪素黨諷不召迪皇恐還第翌日遂罷迪性淳直實不察諷之多誕也。迪以慶曆七年薨上篆其碑首曰遺直又改所葬鄧州鄧城之鄉鄉曰遺直鄉 **以王曾爲左僕射平章事**

○**杜衍爲御史中丞** 衍言中書樞密古之三事大臣所謂坐而論道者今止隻日對前殿何以盡天下事宜遂召見賜坐便殿以極獻替月不過數四見矣若進叙帛條閣甲胄弓矢鞍馬試吏負此皆細務特有司之職耳陛下何必親決未幾權判流內銓先是選補科格繁長主判不能悉閱吏多受賕出縮爲姦衍旣視事即敕吏取銓法問曰盡乎曰盡矣乃閱視具得本末曲折明日曉諸吏无得升堂各坐曹聽行文書銓事悉自予奪由是吏不能爲姦利居月餘聲動京師後改知審官院其裁制如判銓法 **夏五月廣西蠻寇**

邊 初交趾虐其部人有歛宜州自歸者八百餘人議者以爲不可納時蔡齊在樞府言蠻人去暴而歸有德納之便請給荊湖閑田使自營今縱去必不復還舊部若散入山谷如後患何不聽至是果爲亂殺海上巡檢官軍不能制廣南以聞有左侍禁桑懌者雍丘人明道末爲永安縣巡檢時京西旱蝗有惡賊二十三人密院召懌至京授以姓名懌設計盡擒之還京密院吏責賂爲改閤門祗候懌不應吏匿其功狀止免短使而已至是遣懌會廣桂二州都監討捕之及冬蠻平始得閤門祗候懌推其賞以歸己上者或議以好名懌歎曰士顧其心何如爾當自信其心以行若欲避名則善皆不可爲也卒許之 **秋八月嚴內臣選用法** 天聖四年初置上御藥院供奉四人至是詔管當御藥院自今選內臣入仕三十年以上經十年不遷而累有勞績者爲之。是冬又詔內侍都知押班落職者毋得旋任見任者毋得管當皇城司親處毋得管當御藥院皇祐五年又詔年五十無過者乃除是職 **寬**

強盜刑名 不持仗不得財徒二年得財爲錢萬及傷人者死以下定罪有差自是盜法惟京城加重給視舊益寬矣 **置提點坑冶鑄錢官** 江浙等路提點坑冶鑄錢 **作睦親宅** 上以皇族散處都城或睽歲集詔以玉淸昭應宮舊地作睦親宅以處之 **冬十月置朝集院** 以待朝士外官之選京參者明年十月乃成 **復群牧制置使** 止以副樞兼領 **十一月廢后郭氏薨** 先是上頗思郭后累遣中使問勞以樂府詞后和答語甚悽愴。后小疾遣閻文應與太醫診視至是暴薨中外疑文應進毒而不得其實時上致齋南郊不卽以聞上深悼之旣而追復后號葬禮用[illegible]章故事諫官姚仲孫高若訥言文應當叱醫官於上前又疑后爲文應所毒右司諫王堯臣亦請窮治侍醫者乃貶文應爲秦州鈐轄其子士良幹當御藥院併出之范仲淹又劾奏其罪卒竄嶺南死于道 乙

未郊三聖並侑 先是禮院言太祖太宗眞宗三廟皆萬世不遷至於南郊以太祖定配二宗迭配將來皇帝親祠且請以三聖皆侑上願對越之盛次申適追之感此後迭配還如前議歲時常祀則至日圜丘仲夏皇地祇配以太祖孟春祈穀夏雩祀冬祭神州配以太宗孟春感生帝配以宣祖季秋大饗配以眞宗先是上親製郊廟樂章二十一曲財成頌體告于神明 詔宰臣呂夷簡等分造樂章參施群祀

立宗室轉官換官法 先是宗室無遷官法惟遇稀饋大禮則普遷一官至是世與轉官仍自諸司使以下至殿直皆換南班官舊自借職十遷至諸司副使又換官自中府副率四遷即遷領刺史八遷即爲節度使俸祿十倍於舊矣

十二月加唃廝羅官 保順留後趙元昊遣蘇奴兒將兵擊唃廝羅兵敗死盡蘇奴兒被執元昊自領衆攻下貓牛城又攻青唐宗哥帶星嶺諸城遂取瓜沙肅三州然部兵溺宗哥河及飢死頗衆至是又授廝羅界廝羅壁鄯州不出元昊已渡河插幟誌其淺處廝羅潜使人移表深處以誤元昊元昊戰敗士卒溺死者十七八自是不敢窺其境廝羅來獻捷朝廷議欲加爵制辭儗謂二虜皆藩臣今不能諭令解仇乃因捷加賞非所以綏御四夷也議遂寢

石介罷 先是御史臺辟介爲主簿介上疏論赦書不當求五代及諸僞國後件意罷不召館閣校勘歐陽脩貽書責中丞杜衍曰介一賤士用不用當否未足害政然可惜者中丞舉動也主簿於臺中非言事官然大抵居臺中者必以正直明明不畏避爲稱職介足未履臺門之間而已用言事見罷眞可謂正直剛明不畏避矣度介之才不止爲主簿直可爲御史也今斥介而它舉必亦擇賢而舉夫賢者固好辯若舉而入臺又有言則又斥而它舉乎如此則必得愚闇儒默者而後止也衍不能用 ○知潍陽軍梁適亦上疏論朱全忠唐之賊臣今錄其後不可以爲勸上是其言記適姓名于禁中尋召爲審刑院

景祐二年

丙子 景祐三年春正月追復皇后郭氏 薨儀物並用孝章皇后故事

二月汰三司吏 先是上患三司吏員猥多命中丞杜衍與三司使副擇其能否而升降之有欲中衍者揚言於外曰衍請盡黜諸吏於是相與詣千人訴於宰臣呂夷簡夷簡不見又詣王曾曾以美言諭之使自列既又詣衍衍定投瓦礫肆罵詬明日衍對頗窮治之而曾盡得其姓名於是黥竄二十餘人衍等罷出知永興軍

申命阮逸等定樂 先是詔天下有深達鍾律音者所在以名聞於是知杭州鄭向言鎮東推官阮逸蘇州范仲淹言布衣胡瑗皆通知古樂逸詔遣詣闕乃命學士馮元與逸瑗定款樂未幾元上金華五聲及景祐廣樂記越九月詔罷議用右司諫韓琦之言也琦言祖宗以來通用王朴之樂天下無事垂八十載頃因燕肅妄加磨鑛適會李照至闕謂其音太高陛下許之改作暨阮逸胡瑗繼至盛言照樂穿鑿再令造律則又圖徑爭古內侍鄧保信繼上新尺後長贊永合臣慮後人復有從而非者臣竊計之不若窮作樂之原爲致治之本使政令平簡民物阜安斯則治古之樂可得以器象求乎又西北二虜久靚息備犬戎之性豈能常保陛下與左右大臣宜先及之綏在御戎之議講討安邊之策外務工役又取瑗保信三法別詔稽古之臣取其多合典制者以備雅奏因亦未聽詔學士丁度等詳定度等言逸瑗保信所造黍尺律管權量錯舛參校不同周漢之制詔度等以太府寺尺校之率不得其要領論者謂逸等如陳乃古人尋而不用之說度等又涯於律書脫文卒不能是正乃命逸爲鎮安軍書記瑗爲試校書郎推恩以寵之

三月復入中見錢法 復令商旅入錢於京師者給南方茶入芻粮於塞者給京師及諸州錢從樞密副使李諮等請也諮等請罷河北入中虛估以實錢償芻粟實錢售茶皆如天聖元年之制又以商持券至京師舊必得三司符然後給錢以故三司吏得稽留爲姦乃悉罷之命商持券徑趨榷貨務

景祐三年

驗實立償之錢又請前已用虛估給券者給茶如舊仍給景祐二年已前茶并言商人之所不便者其事甚悉仍請重私販之禁又請聽商輸錢五分餘爲置籍召保期半年償失期者倍其數皆從之諮等復言自孫奭等變法五年之間河北入中虛費緡錢五百六十八萬今一旦復用舊法恐商旅不便依託權貴以動朝廷請先期申諭於是上爲下詔戒敕而縣官濫費自此少矣

夏五月罷范仲淹禁越職言事

呂夷簡執政久進者多出其門仲淹時以天章閣待制知開封上言官人之法人主當知其遲速升降之序其進退近臣超格者不宜全委宰相因上百官圖指其次第曰如此爲序遷如此爲不次如此則公如此則私不可不察又言漢成帝信張禹不疑舅家故終有王莽之亂臣恐今朝廷亦有張禹壞陛下家法以大爲小以易爲難以未成爲已成以急務爲閒務者宜早辨也夷簡以仲淹語辯於上前且訴仲淹越職言事薦引朋黨離間君臣仲淹亦交章辨析辭益切仲淹罷待制知饒州時朝士畏宰相無敢過仲淹者獨龍圖閣直學士李紘集賢校理王質出郊餞之。初仲淹因論建都之事謂洛陽險固而汴爲四戰之地太平宜都汴即有事必居洛陽可以資儲蓄而繕治宮室上以問夷簡夷簡曰仲淹迂闊務名無實仲淹聞之於是爲四論以獻大抵譏時政云仲淹自還朝言事愈急宰相陰使人諷之曰待制侍臣非口舌任也仲淹曰論思政侍臣職余敢不勉宰相知不可誘乃命知開封府欲撓以劇煩使不暇他議亦幸其有失亟罷去仲淹處之彌月京邑肅然稱治。御史韓縝希宰相旨請以仲淹朋黨榜朝堂戒百官越職言事從之縝億子也。集賢校理余靖上言陛下親政以來三逐言事者恐非太平之政請罷職監筠州酒稅。館閣校勘尹洙亦言與仲淹爲師友又嘗薦己不可苟免洙貶監郢州酒稅。館閣校勘歐陽脩乃貽書責諫官高若訥曰仲淹剛正通古今班行中無比今以非辜逐君爲諫官不能辨猶以面目見士大夫出入朝廷是不復知人間有羞恥事耳今而後決知足下非君子若訥以其書奏

貶脩爲夷陵縣令。於是榮陽縣令蘇舜欽上言臣觀詔書戒越職言事四方無不驚惑蓋陛下即位屢求直言而今詔頓異前事豈非大臣壅蔽陛下之聰明而塞忠良之口也夫納善進賢宰相之事蔽君自任未或不亡今諫官御史悉出其門但希旨意即獲美官多士盈庭嘿不得語陛下何由盡聞天下之事前孔道輔范仲淹剛直不撓知二臣者非不知緘口數年坐得卿輔盡不敢負陛下委任之意而皆罹中傷竄謫以去使正直喪氣鯁士咋舌目覩時弊口不敢論昔晉侯問叔向曰國家之患孰爲大對曰大臣持祿而不極諫小臣畏罪而不敢言下情不得上通此患之大者故漢文感女子之說而肉刑是除武帝聽三老之議而江充以族肉刑古法江充近臣女子老人疏遠之甚也豈以義之所在賤不可忽二君從之後世稱聖況國家班設爵位列陳英豪固當責其公忠安可教之循默賞之使諫尚恐不言罪其敢言孰肯獻納望陛下發德音寢前詔勸於采納下及芻蕘則可以常守隆平保全近輔矣。西京留守推官仙遊蔡襄作四賢一不肖詩傳于時四賢指仲淹靖洙脩不肖斥若訥也泗州通判陳恢奏上章乞根究作詩者罪左司諫韓琦劾恢越職希旨宜重行貶黜庶絕姦諛不報而襄事亦寢。步軍都虞候知滄州劉平言范仲淹毀譽大臣此必有要人授旨仲淹黨欲逐大臣而代其位者臣於真宗朝爲御史頗當時同列未聞有姦邪黨與詆忠賢者所爲若此臣區小臣不識典故而論事從諛僕及管伍嫉投且武人進從與儒臣異路若持摭短長妄有彈劾則人心搖而紀綱紊矣願明諭臺諫毋令越職仍不許更相引薦或抉負則朝廷自擇忠純者德用之平蓋希呂夷簡意也

罷塞橫隴河口

專修金堤自是河東北行不復歸故道

秋七月置大宗正司

以皇兄江寧節度允讓領之

大雨震電太平興國寺災

朝廷議修復崇政殿說書賈昌朝言易震卦之象曰洊雷震君子以恐懼脩省凡六爻之旨以能自戒懼乃免咎責春秋書天火曰災近年寺

覩暈炎此殆天譴告可勿禳治以示畏天威愛人力之意從之

八月頒居室器用車服制○九月定申心喪解官法

初集賢校理郭稹幼孤而母適更適士人王洪生四子稹無兄弟獨承郭氏之祭及適死而稹解官行服禮官宋祁言按五服制度稱為父後者出母無服下御史臺詳定侍御史劉夔曰母出嫁為父後者雖不服亦當申心喪部兩制再定侍講學士馮元等言郭稹得子為父後之條衆解官行服已過期年雖於追改乃詔自今並聽解官以申心喪○真宗乾興末開封府判官王博文幼喪父其母改適人及母死博文謂古之為父後者不為出母服以廢宗廟之祭也今喪者皆祭無害於行服乃解官行服然議者以喪而祭爲非禮云

冬十一月保慶太后楊氏崩

始上在乳抱莊獻使后護視上起居飲食后以恩之俱所以擁佑扶持恩意勤備性慈仁謙謹寡過上未有嗣后從容勸上選宗子養宫中由是英宗自宫邸末嗣亂養后所

十二月嚴宣敕經銀臺司法

領通進銀臺司李紘之請也時宣敕劄子多不經本司紘言若此則封駁之職遂廢乃詔宣敕非經銀臺司勿行

（丁丑）景祐四年春二月葬莊惠皇后

祔永安陵神主祔奉慈廟

三月置天章閣侍講

尋以崇政殿說書賈昌朝王宗道趙希言楊安國等兼之○康定元年以林瑀王洙領其職自景祐之末災異數起上憂之深自貶損瑀言災異皆有常數不足憂又依周易推演五行陰陽之變為書上之瑀每開說於上大抵皆諂諛之辭緣飾以陰陽上大好之會見官闕常明殿學士李淑等薦洙事在中書未行一日內批用瑀執政皆惡瑀呂夷簡欲探上意堅否乃曰瑀上所用洙臣下所薦爾不若并進二人唯上所擇乃以洙瑀名進上問洙如何夷簡言洙博學明經上曰吾已用瑀矣若何夷簡請並用二人上許之而右正言梁適劾瑀于內降除官請治其罪上令以適章示之年不罪瑀明年上益厭瑀之迂誕乃黜之

夏四月呂夷簡王曾罷

夷簡位王曾上且任事久多所專決論議數不合曾不能堪遂求罷因對斥夷簡納賂市恩上以問夷簡夷簡請置對上後以問曾曾語屈時參知政事宋綬多同夷簡而蔡齊善曾獨盛度依違其間會度致齋中書上召問夷簡曾求去之意度曰二人腹心之事臣不能知但各詢以誰可代者即其情可察矣上問曾曾以齊薦復問夷簡夷簡以綬薦故是四人者皆罷夷簡以使相判許州曾判鄆州以綬為資政殿學士留侍經遂齊歸班

以王隨陳堯佐同平章事

隨加門下侍郎自辭居正後初相無越遷門下侍郎者丁度始誤草制因不復改

五月芝生化成殿楹

召近臣宗室觀之仍出御製瑞芝詩賜宰臣王隨以下翌日儒臣並爲賦頌以獻右司諫韓琦言春秋之法但記災異至

於祥瑞略而不書豈不以君闕瑞祥則意安觀災符則心懼意安則政怠心懼則德修聖人垂戒之深其旨斯在臣愚望陛下特以災異爲重於政教之間思所未至者隨其變而應之至於珍祥奇瑞陛下仁愛亦望日謹一日以休勿休爲念則異寶降靈豈若陛下寅畏之心生靈遂宜豪陛下慈惠之澤自然時和歲豐家給人足永獲上瑞之報也

秋七月有星數百西南流

至壁東其光燭地黑氣長丈餘出畢宿下

八月詔三司漕臣勿與常平錢粟○冬十二月京師定襄代并忻等州地震

代并州壞民廬舍而忻尤甚壓死萬九千餘人民皆露處自此或地震裂泉涌火出如黑沙狀連年不止○左司諫韓琦上疏曰臣以觀冊者與國守使闕災延及開先祖殿不踰數刻但有遺燼復聞御觀垂象或失經行蓋人事之已形致天變之嗣發其猶影響焉耶

徒然當是時臣謂陛下宜虛懷以求直言側身而修庶政有功則賞以絕其僥倖之路有罪則罰以清其姦慝之源旌別賢愚樽節財用抑宴私過度之樂休營造不急之務決獄使之無濫出令斷於必行斯所以念祖宗之艱難荅天意之譴悟也而陛下眷三京以肆赦宥走群望以禱祠祝內自禁掖外及觀寺並興發燕遠越晦朔今北道數郡繼以地震上聞即命使輒就崇法供翔救近塞拊接殊鄰豈無間諜之人往道祈禳之事徒彰自恐或誚無稽雖陛下欽順上天之誠可謂至矣其於消伏災眚之道則猶未然夫弛刑網以貸頑悖之民損國貲以奉游墮之輩將欲召和氣感靈心是猶抑行以求前揚湯而止沸無益之驗信昭昭矣○尋又上疏曰大慶殿者國之路寢朝之法宮陛下非行大禮被法服則未嘗臨御臣下非大朝會則不能一至于庭豈容僧道凡庸之人繼日累月喧雜于上非所謂正法度而尊威神也昔唐高祖立皇太子并會命婦於宣政殿博士秉利諫曰前殿正寢非命婦宴娛之地望詔命婦會於別殿自可備極恩私高祖納之即令移于麟德殿臣亦望今後凡有道場設醮之類並於別所安置○先是京師地震直史館葉清臣上疏曰天以陽動君之道也地以陰靜臣之道也天動地靜主尊臣卑易此則亂地為之震乃十二月二日丙辰京師地震移刻而止定襄同日震至五日不止壞廬寺殺人畜凡十之六大河之東弥千五百里而及都下誠大異也儒者變致紀南斗治曆者相顧而駭陛下憂勤庶政方夏泰寧而一歲之中災變仍見必有下失民望上戾天意故垂戒以啓迪清衷而陛下未然不以為異徒使內侍走四方治佛事治道科非所謂消復之實也頃范仲淹余靖以言事被黜天下之人齚舌不敢言朝政者行將二年願陛下深自咎責詳延忠直敢言之士庶幾明威降鑒而善應來集也書奏數日仲淹等皆得近徙詔

非藩鎮勿立學

既而知潁州蔡齊乞立學特詔從之○先是許京兆府等州立學及賜陳揚等州學田不盡錄

戊寅 寶元元年春正月有衆星西北流○雷○陝西大雨雹○求直言

於是監在京店宅務蘇舜欽詣匭進疏畧曰臣竊見綱紀寖隳政化闕失其事甚衆不可縷舉謹條大者二事以聞一曰正心夫治國如治家治家者先修身修身者先正心心正則神明集而萬務理今民間傳陛下比年稍邇俳優戲人燕樂驕蕩寵予過度燕樂無節則蕩賜予過度則侈蕩則政事不親侈則用度不足臣竊觀國史見祖宗日視朝旰昃方罷復坐於後苑門有白事者立得召對委曲詢訪小善必納真宗末年不豫始間日視事今陛下春秋鼎盛實宵衣旰食求治之秋而乃隔日御殿此政事不親也又府庫匱竭民鮮蓋藏誅斂科率殆無虛日三司計度經費二十倍於祖宗時此用度不足也政事不親用度不足誠國大憂臣望陛下修己以御人澹心以鑒物勤聽斷舍燕安放棄優諧近習之纖人親近剛明鯁正之良士因此災變以思求國則天下幸甚二曰擇賢夫明主勞於求賢而逸於任使然猶廷之士不須盡擇在擇一二輔臣及御史諫官而已陛下用人尚未適擇昨王隨自吏部侍郎平章事超越十資復為上相此乃非常之恩必待非常之才而隨虛庸邪諂非輔相之器降麻之後物論沸騰故疾纏其身災仍於國此亦天意愛惜我朝陛下其鑒之哉且石中立頃在朝行以詼諧自任士人或在宴集必置席間聽其語言以資笑噱今處之近輔不聞嘉謀物望甚輕人情所忽使災害屢降而朝廷不覺蓋近臣多非才者陛下左右尚如此天下官吏可知也實恐外敵輕笑中國宜即行罷免別選賢才又張觀為御史中丞高若訥為司諫二人者皆登高第頗以文詞進而溫和軟懦無剛鯁敢言之氣斯皆執政引拔遂置欲其緘默不敢舉揚其私時有所言則必暗相關說旁人窺之甚可笑也故御史諫官之任臣欲陛下親擇之不令出執政門下臺諫官既得其人則近臣不敢為過乃收下之衆也臣謂陛下身既勤儉輔弼臺諫又皆得人則天下何憂不治災異何由而生陛

陛下少留意焉。直史館同知禮院宋祁上疏累數百言大抵勸上以奮揚剛德図執主威略曰臣聞君以得柄爲重臣以奉命爲恭柄捨之則重者反輕命竊之則恭者更僭伏惟陛下念爵賞之與刑罰之權躬覽群言一決宸慮無妄成假借以闗貫近臺制之私又曰今臣下準詔例得獻言言不偕切則事不明白或恐有昧讖鉅閑議禁忌論安危則便云奏山胃加指摘訟則直曰酒池肉林伏望陛下納汙含垢一切裁赦兼容博聽以取其長勿令有坐狂言而得罪者則聖德愈光大矣。鹽鐵判官蘇紳疏略曰星之麗天猶萬國之附王者下之畔上故星亦畔天又曰天者陽之氣地者陰之紀其有越陰之躬侵陽之政則應以變動又曰雷者天之號令所以開發萌牙辟除陰害萬物須雷而解須雨而潤猶人君崇寬大順者令則應節否則動於冬今方春而雷聲發天其戒者欲陛下出號令以震動天下宜及於旱而嬌臣下舒憤之咎凡朝廷事無鉅細無內外取其先急者悉聞聖慮而振肅之不可緩也夫星變既有下畔上之象地震又有陰侵陽之證者天意若曰奧欲將有畔上之釁恐陛下未悟也又以雷聲之儆　陛下先爲備則患禍消而福祥至矣葉清臣張方平等奏大抵謂政寬法慢爲致災異之由並以攬權綱用威斷爲言

二月後日御前殿

用蘇舜欽之言也。越明年七月知諫院韓琦請自今雙日止御後殿視事上問輔臣以故事張士遜對曰唐五日一開延英蓋貴聞獻以輔養聖神上曰與夫宵衣旰食圖不倦也前代帝王應不勤政事而後失於逸豫不可不戒也時上感小疾大臣數進藥故琦有此請上亦不從。御史知雜高若訥言古者三公坐而論道今二府對不數刻何以盡萬機賀賜坐從咨如唐延英故事

三月王隨陳堯佐罷

時災異數見隨等無所建明隨以疾在告五日一朝諫官韓琦連疏中書過失又言韓億不當以其子綱爲群牧判官石中立滑稽無大臣體不敢乃請下御史臺集百官決是非琦論隨等疏凡十上堯佐亦先自援漢故事求免故四人俱罷隨出判河陽堯佐判鄭州僑歸本班擢部侍郎中立戶部侍郎

以張士遜章得象同平章事

得象入謝上謂曰往者太后臨朝群臣邪正朕皆嘿識惟卿忠清無所附且未嘗有干請今日用卿蓋由此也得象性韜晦恬然自得先在翰林太后遣內侍至院必工色待之或不交一言

宋郊爲翰林學士

初上欲以郊爲同知樞密院事中書言故事無自知制誥除執政者故有是命上遇郊厚行且大任矣學士李淑害其寵欲以奇中之言於上曰宋受命之號也郊交也合姓名言之爲不祥上弗爲意它日以諭郊因改名庠。上嘗論及唐入閤儀庠上奏言入閤乃有唐隻日於紫宸殿受常朝之儀也唐有大內又有大明宮謂之東內自高宗以後天子多在大明宮宮之正南門曰丹鳳門門內第一殿曰含元殿大朝會則御之對北第二殿曰宣政殿謂之正衙朔望大朝拜則御之又對北第三殿曰紫宸殿謂之上閤亦曰內衙隻日常朝則御之比天子坐朝必須立仗於正衙或乘輿止御紫宸即喚仗自宣政殿兩門入是謂東西上閤門也以本朝宮殿視之宣德門唐丹鳳門也大慶殿唐含元殿也文德殿唐宣政殿也紫宸殿唐紫宸殿也欲求入閤本意即須先立仗於文德之庭如天子正御紫宸殿即喚仗自東西閤門入如此則差與舊儀合又唐中葉以還雙日及非時大臣奏事別開延英殿若今假日御崇政延和是也乃知唐制每遇坐朝日即爲入閤而五代草創正衙立仗因而遂廢其後或有行者乃謂之盛禮甚不然也議者以謂今之殿閤與唐制不同難復行之

親試舉人

賜呂溱等及第出身有差變林官初賜大學篇故事禮部第一人賜第未有在第二甲者雖近下猶升之吳育歐陽脩殿庭唱第過三人亦抗聲自陳范鎮獨默然至第七十九人乃出拜退就列無一言衆以是賢之禮部第一人在第二甲自鎮始初薛奎知益州還朝與鎮俱或問奎入蜀所得奎曰得一偉人當以文學名世也。去年春初從賈昌朝之請立諸路別頭試

夏六月立上雨雪限

上留意農事每以水旱爲憂乃詔諸州旬上雨雪狀 神宗熙寧元年春令諸道每季上雨雪 **秋八月復發運使** 慶曆三年以江淮歲漕不給京師乏軍儲范仲淹薦許元可擢付辦乃擢用爲發運判官元至悉發瀕江州縣藏粟所在留三月食遠近以次輓引千餘艘轉漕而西未幾京師足食○上以元爲擅職自判官遷副使遂升爲使皇祐二年賜元出身上謂執政曰發運使總領六路之廣其財貨調用歲千百萬宜得其人而久任之元累章求退厭思之不若㷀勤以盡其才 **策制科武舉** 於是考官晏殊上賢良方正科田況張方平茂才異等鄧元吉六論上御崇政殿策試況方平入等況與張士遜連姻報罷 **熒惑犯南斗** **○冬十月詔戒朋黨** 時中外臣僚屢有薦范仲淹者以訪朋黨上曰仲淹嘗宗而請立皇太弟太姪事非止爲詆毀大臣乃下詔戒之於是參知政事李若谷言近世俗薄專以朋黨汙善良蓋君子小人各有類今擧以朋黨名之恐正臣無以自立上是其言 **十一月庚戌郊改元** **受尊號冊** 先是群臣五上表請加尊號上謂李淑張士遜曰唐穆宗云強我號不若使我爲有道之君加我虛尊不若厭我於無過之地厥每有言御等亦宜悉此意士遜懇請不已上不得已乃詔美除二字可稱餘從所請○先是韓琦言李照所造樂不依古法今將郊祀請復用舊樂下兩制議宋祁等言照新樂比舊樂下三律衆論以爲無據請如琦議 **王曾薨** 諡文正曾前後輔政十年每進見言天下利害事多蓄而中理性純儉居家罕見喜慍人無敢干以私者上篆其碑首曰旌賢大臣碑賜篆始此○天禧間曾知應天府時西京訛言有物如帽夜飛爲妖民操兵自衛叫噪達旦自京師以南皆閉門寢處曾令夜開里門有唱言者則捕之妖亦不作 **十二月京師地震○命夏竦范雍經略西夏** 竦知永興軍雍知延州分兼涇原秦鳳路鄜延環慶路安撫越明年秋復以竦知涇州雍知延州分兼經略使竦之在永興也上令陝西安撫龐籍就竦議西鄙事竦奏上言頃者繼遷屢寇朔方太宗嘗命李繼隆等五路入討不能擒滅先帝惟服羈縻爵片依以備之今元昊累有河外之地其勢非繼遷比也天下久不見兵革一旦遽議深討臣未知其全計也伏陛下令諸將屬即入寇毋得與戰徵兵既絕中原賜與又罷邊和市可坐待其斃也第上十策一練諸蕃二結屬羌三通唃厮囉四嚴備涇原環慶五四路互相關報六逐州招神虎保捷兵七增置弓手八併小寨九聽關中民入粟贖罪十擇公遣允兵壽役竦知涇州所言往多行之 **唃厮囉加節度使** 使之背擊元昊以披其勢 **李德政封南平王○是冬元昊僭號** 先是元昊欲南侵恐唃厮囉制其後復擧兵攻蘭州諸羌至馬銜山遂築瓦川會城元昊既悉有夏銀綏靜宥靈鹽會勝甘涼瓜沙肅之地仍居興州阻河依賀蘭山爲固始大補僞官創十六司以統衆務又置十八監軍司委酋豪分統其衆河北七千人以備契丹河南塩州路五萬人以備環慶涇原宥州路五萬人以備鄜延麟府甘州路三萬人以備西蕃回紇餘兵駐賀蘭等處爲鎮守總十五萬又選豪族善弓馬三千人迭直衛號六班直元昊襲書改元大慶其叔父山遇等數勸元昊勿叛元昊不聽山遇畏誅遂挈妻子來降具言元昊反狀知延州郭勸執還之元昊殺山遇遂謀叛至是用其黨楊守素之謀築壇受冊僭號始文英武興法建禮仁孝皇帝國稱大夏改大慶二年曰天授禮法延祚元年點兵集蓬子山遣使來告僭號納旌節敕告表略曰臣父德明嗣奉世封勉從朝命三十年邊情善守王千里職貢常輸臣偶因端閑輒生狂斐制小番之文字改大漢之衣冠不期曆運在茲軍民同請伏惟皇帝陛下許以西郊之地冊爲南面之君敢竭愚庸常敦歡好時鄜州通判富弼上言曰元昊所遣使者部從儀物如契丹而詞甚悖此必元昊腹心自請行者宜出其不意斬

之都市少析其諜尋詔削元昊官爵除屬籍絕互市揭榜沿邊有能擒元昊除定難節度初德明歸款但賜宗姓而言詐屬籍謬也

己卯 寶元二年春三月鑄皇宋通寶錢 舊制錢文皆冠年號而曰元寶至是文當曰寶元元寶學士院請改曰豐濟元寶詔以皇宋通寶爲文

夏四月募民入粟實邊。六月省乘輿宮掖浮費 從諫官韓琦之言也時陝西用兵縣官之費益廣天章閣侍講賈昌朝言今西夏不足憂而民困爲可憂自天聖以來屢詔有司節用至今未聞施行天下當道若京之東西財可自足陝右河朔歲所仰者江淮數十郡爾故田稅不足重以摧禁凡山澤市井之利悉入於公上而民不得售夫關財民力靡於無用之日故當其有用不得不憂臣嘗考歲邑有餘矣三十留萬戶賦輸僅能取足其三年費恐仍出自內府況他郡邑兵不啻此者是可以知天下虛實矣臣又嘗掌京師計河淮歲運六百餘萬僅充期月之用三分二充官兵一在元食頗陛下取景德景祐歲其出入之數以祖宗時較其不急者罷之乃命張若谷任中師韓琦等議之聞言者省浮費莫如自宮掖始乃詔乘輿服御及宮掖所須務從簡約見又同修起居注宋祁上疏曰兵以食爲本食以貨爲資今左藏無積年之鏹太倉無三歲之粟南方治糧置而不發爭下如此況自驟困今朝廷大有三冗小有三費以困天下之財財窮用偏更欲興數十萬衆以事夷狄可謂無策甚矣何謂三冗天下有定官無限員一冗也廂軍不任戰而耗衣食二冗也僧道日益多而無定數三冗也何謂三費一曰道場齋醮無日不有二曰京師寺觀多設卒置官衣糧所給三倍他處三曰使相節度不挂藩要貪取公用以濟私家陛下誠能蠲見兼本去三冗節三費專備西北之屯尚可勝爲高枕無匱乏之患矣臣又聞人不率則不從身不先則不信陛下若躬行至儉風示四方衣服器皿無益舊物請自乘輿始罷綵珠玉不得妄費請自後宮始然後民業日豐師役可舉蠹小政苟可玩之於股掌之上矣祁次當知制誥而兄庠方執政乃以爲天章閣待制判禮院

秋八月兩川大饑 遣使體量安撫韓琦利益路蔣堂梓夔路琦所至賦役煩急者悉輒減罷之逐貪殘不職吏罷冗役六百餘人活饑民一百九十餘萬

冬十一月孔道輔罷 自中丞出知鄆州初開封府吏馮士元以贓敗辭連知樞密院盛度參知政事程琳宰臣張士遜素惡琳而疾道輔不附己將併逐之謂道輔曰上顧程公厚今爲小人所誣宜爲辨之道輔入對言琳罪薄不足治上怒以道輔朋附大臣故併出之道輔後知士遜賣己憤而卒然天下皆以道直許之道輔始爲寧州推官有蛇出天慶觀真武殿中一郡以爲神州將率屬往奠之蛇上其事道輔挺前以笏擊碎其首觀者初驚後莫不歎服

元昊寇邊狄青等敗之 寇保安軍鄜延鈐轄盧守懃等擊走之而青功最多故賞特厚青州爲鈐轄司指使○初元昊爲書及綿袍銀帶投境上以遺金明李士彬且約以叛族人得之者將皆疑士彬獨副都監夏隨曰此行間耳士彬與羌世仇若有私豈肯遣人聲言使衆知耶乃引士彬與飲厚撫之士彬感泣不數日果擊賊取首馘羊馬自效

閏十二月以蘇紳爲史館修撰 先是紳陳便宜八事自一曰重爵賞至八曰修備預其論選才曰古有司今審官之職宜擇主判官付以事權責成選事或有異才高行許別論奏如銓集判銓爲選人錢若水等一人並遷輔官其餘才亦許奏殿如唐盧從愿爲吏部非才實者並令罷選十不取一之類是也其論修備預有曰夫備預之道莫若安民而厚利國寬而食足則雖有災沴不足憂也書奏上嘉納之故有是命

皇朝編年備要卷之十

皇朝編年備要卷第十一　凡三年

仁宗皇帝　起庚辰康定元年止壬午慶曆二年

（庚辰）康定元年春正月丙辰朔日有食之 知諫院富弼請罷宴徹樂就使在館宜就賜飲食而已參知政事宋庠以爲不可弼曰萬一虜行之爲朝廷羞後使虜者還云虜罷宴如弼言上深悔之

元昊寇邊 劉平石元孫死之初元昊聲言將攻延州范雍懼甚奏請濟師未報而元昊詐遣人乞和雍信之不爲備元昊乃盛兵攻保安軍自土門路入聲言取金明寨李士彬嚴兵待之夜分不至士彬解甲而寢翌日奄至士彬父子俱被禽遂乘勝抵延州雍先以檄召平於慶州使至保安與元珪合軍趨土門及是復召平元孫還救延州至三川口與賊遇賊以輕兵薄戰官軍少却鄜延都監黃德和居陣後引衆先遁我師遂敗平與元孫皆被執賊圍延州凡七日及失二將城中憂沮不知所爲會大雪賊解去城得不陷德和既走使人誣奏平元孫降賊平守贇類辨其枉乃命殿中侍御史文彥博鞫之盡得其實腰斬德和於河中府仍追贈平元孫録其子孫厚䘏其家

募陝西彊壯 募詔諸州籍等強壯止令防護城池不刺手面隸習外無得它役

二月以夏守贇爲陝西都部署內侍王守忠爲都鈐轄 守贇寡學兼總邊招討使知諫院富弼言用守贇既非而守忠乃與唐中官監軍無異將吏必懼三司使晏殊亦請罷內臣監兵不以陣圖授諸將及出宮中長物助邊費凡他司之領財利者悉還度支云

韓琦安撫陝西 時賊兵尚圍塞門安遠寨延州諸將畏避莫敢出救及聞范雍責命衆憂駭訴於琦願無使雍去琦奏雍二府舊臣盡瘁邊事邊人德之且乞留雍以安衆心趙振驍勇俾爲部署可矣若謂雍節制無狀勢當必易則宜召知越州范仲淹委任之方陛下焦勞之際臣豈敢避形迹不言若以臣此謀國家當族

括京淮馬 初命括京東西淮南陝西馬韓琦乞免陝西一路從之

詔二府同議邊事 時邊事專委樞密而中書不與知諫院富弼請如國初以宰臣兼樞密使乃命宰臣詔

求直言 日食地震禁中外越職言事富弼因論日食謂應天變莫若通下情願降詔求直言盡除越職之禁上嘉納焉

三月詔近臣陳陝西攻守策 同知樞密院事陳執中言元昊猖獗西陲以游兵困邊卒以甘言悅下臣一旦遂犯寨陣延安幾至不保自金明破而並邊藩籬諸大寨塞門至金明二百里今宜列修三城城屯千人寇大至則入保小至則出鬭又以二千人爲靈關鄜延援以爲三寨之援且戎狄貪而無親議者欲結西域諸國恐徒耗金帛若交兵之際與賊互出首尾則疆場之憂百於於前且邊兵小屈皮膚之傷也民力既窮腹心之患也請且棄沿邊城寨止不過五七處仍須廣土兵減騎卒蓋土兵增則守禦有備騎卒減則轉饋可省靜守以蹈其志蓄銳以挫其鋒勇爲主張將臣使撰議不及則虎士得以忘生上嘉納之○學士丁度奏曰中國禦戎狄可以智勝不可以戰闘蓋地形不技與中國異也戎狄上下山阪出入溪澗中國之馬不如也臨險傾側且馳且射中國之技不如也爲今之策莫若謹亭障遠斥候控扼要害爲制禦之術因著上十策名曰備邊要覽○同修起居注吳育言漢通西域諸國謂之斷匈奴右臂唐太宗嘗賜回鶻可汗詔書眞宗亦命曹瑋攻李繼遷今宜募士往諭唃廝囉及他諸部以披其黨此眞伐謀之要也育因録眞宗朝通西域諸番并昊賊父祖本末上之○其後殿中侍御史文彥博言將權不可不專軍法不可不峻兵法曰畏我者不畏敵畏敵者不畏我使之畏我則共戰刑何以齊乎古者什伍之長皆得專殺今統帥之重乃不能誅一小校則軍中之令可謂𡘜矣議者以今敵非大敵師未深入將校有犯宜從申覆夫敵非大敵師未深入尚臨戰先退

康定元年

儻遇大敵則難肯奮邪國朝著令禁軍將校之有過則從中覆當罷之於平居無事之時令邊防用人迺數十爲將不峻法何以御之哉

黑風晝晦○申詔中外言事

先是改元詔求直言羣下猶未有所獻故也○其後陝西都轉運使龐籍上言近年災異天久不雨臣謂弭災消禍在朝廷自修比年費用奢廣出納不嚴內中須索既多有司以還由除放無緣約救匱實臣竊謂乘輿所用宮中所費宜取先朝爲則令宿師西鄙方戰重傷方獲實功而內官醫官樂官無功時享豐賜故天下指目頗之二官頗少裁損出厚賞予重勸戰功賞冠不足乎也

王鬷陳執中張觀罷

初天聖中鬷嘗使河北過真定見曹瑋瑋謂曰君異日當柄用願留意邊防鬷曰何以教之瑋曰吾聞趙德明嘗使人以馬易漢物不如意欲殺之元昊諫曰我戎人本從事鞍馬聞而與漢貿易不急之物已非策又從而斬之失衆心不可德明爲貰不殺吾使人覘元昊狀貌異常它日必爲邊患鬷時莫究所謂比再入樞密元昊果叛上數問邊計不能對及劉平石元孫等敗議斬將兵又不決故三人及是皆以是罷樞院

詔參政同議邊事○夏四月增募河北彊壯

從知制誥王拱辰之言也拱辰言契丹不畏官軍而畏土兵故有是命

五月張士遜致仕

本朝以宰相得謝者自士遜始宋庠初擬樞軍事官于餘人遷兩府喧呼才遜士遜焉營學坊中丞柳植請付有司劾之時朝廷多事士遜無所補迺營館琦上疏曰政事府豈養病坊耶士遜不安之乃請老故罷未幾勅葬宮二人躍二十人陳爲累重如初詔

以呂夷簡爲平章事

初徙知越州范仲淹知永興軍未至又改陝西都轉運使會仲淹過闕上諭仲淹與夷簡釋憾仲淹頓首曰臣向所論國家事於夷簡何憾也

置陝西都部署兼經略安撫招討使

以知永興軍夏竦爲使范仲淹韓琦副之召夏守贇王守忠等赴闕仲淹疏言今近邊城寨有五七分之備而關中之備無二三分若昊賊深入乘關中之虛或東阻潼關隔兩川貢賦則朝廷不得高枕矣爲今之計莫若且嚴戒邊城使持久可守實其關內使無虛可乘若寇至使邊城清野不與大戰關中稍實豈敢深入旣不得大戰又不能深入二三年間彼自困弱此上策也又聞邊臣多請五路入討臣恐未可輕舉太宗朝以宿將精兵而西討艱難然未收復況今承平歲久無宿將精兵一旦興深入之謀臣謂國之安危未可知也惟陛下熟而圖之○鄜延路鈐轄張亢上言令每路總管鈐轄都監多至十四五員權均勢敵不相統制凡有論議互執不同請別副使臣分所責事出於一又請逐路以馬步軍萬人擇才位兼高者爲總領以下爲三將賊小入則一將出大入則大將出又量賊數多少使兩路出兵而應援之此所謂常山蛇也又諸路騎兵不能馳險計其資糧一馬之費可養步軍五人馬不高者宜遣還坊監止留十之二以步人代之又用兵以來屢出無功一旦更議五路深入臣竊以爲未可後多疏用兵○仲淹與歐陽脩書記備以觀爲辭且曰今世所謂四六者非脩所好兼此來事有不待備而能者又曰古人所以成事者以有國士共之兼惟在上者以知人爲難士雖負賤以身許人固亦未易欲其盡死必深相知知之不盡士不爲用今奇陸豪俊之士往往已蒙收擇顧用之如何爾然尚慮山林草莽有豪特知義獨懷自重之士未得出門下也宜少思焉備參除紐附投獨

元昊寇邊

陷塞門安遠寨寨主王繼元等死之○時著作佐郎張方平上平戎十策大要以爲宜屯重兵河東示以形勢賊入寇必自延渭而興州巢穴之守必虛我師自麟府渡河不十日可至此所謂攻其所必救形格勢禁之道也宰臣呂夷簡見之謂知樞密院宋綬曰大科得人矣

六月增募河陝京東西鄉弓手彊壯

初陝西河北有神銳忠勇及鄉弓手強壯而神銳忠勇已廢至是詔二路選補增廣

其數幷及諸路焉○河東都轉運使楊偕言方今兵不爲少苟多而不練則其勢易以敗又因國而難供時論者推務多兵而偕之論如此○詔河北河東路強壯陝西京東西路新置弓手皆以二十五人爲團置押官四團爲都置正副都頭各一人五都爲指揮置指揮使各以階級伏事二十條籍六十免取家人或它户代之願私置弓弩每歲十月後正月前分番上州教閱半月即還歸農或遇非時勾集守城及捕盜日給糧二升歲正月縣以籍上州州以籍奏兵部按舉不如法者

秋八月禁以金箔飾佛像○以范仲淹兼知延州 先是詔分邊兵部署領萬人鈐轄領五千人都監領三千人有寇則官卑者先出仲淹曰不量賊衆寡而出戰以官爲先後取敗之道也乃分州兵爲六將將三千人分部教之量賊衆寡使更出禦賊賊不敢犯既而諸路皆取法焉賊相戒曰無以延州爲意今小范老子腹中自有數萬甲兵不比大范老子可欺也大范盡指雍云○都監周美請于仲淹曰賊新得志其勢必復來金明當邊衝蕃之藩也今不亟修將遂失之仲淹因屬美役城如故數日賊果來其衆數萬薄金明陣于延安城北三十里美以兵二千力戰會暮援兵不至乃徙軍山北多設疑幟賊望見以爲救至即引去時諸將多不利美十餘戰俘獲二百焚廬寨二十復故城堡甚衆

九月河決滑州○以葉清臣爲三司使 中書進擬三司使清臣不在選上謂清臣才可用遂命之宰臣奏編前後詔勑使吏不能欺簿帳之叢冗者一切删去內東門御厨皆內侍領之凡所呼索有司不敢問乃爲合同以驗其出入

定禁衛儀制 初三駕皆以待禮事而近出止用常從以行惜前有駕頭後拖纖翰而已議者以爲近于簡畧於是參知政事宋庠言漢魏有大小法駕之儀至唐又分殿中諸衛黃麾等仗國朝承五代簡畧鳴鑾清蹕儀衛寡薄頗同藩鎮宜委近臣討擇於二駕當仗內取其中稍增儀物酌禮究與兩制詳定逐增清道馬及騎而執罕畢後而執扇與前後牙門旗等物又禁乘樓下瞰垂簾外窺頗著于令其後亦浸弛云又偕

元昊寇邊 寇鎮戎軍三川寨都巡檢楊保吉等死之又陷乾溝等三堡韓琦即命任福攻白豹城克之

置奉宸庫 在延福宮內舊名宜聖殿等五庫今合爲一

築青澗城 初寨門承平諸寨既寨延州東路曲復藩籬鄜州判官种世衡請營故寬州州西南直延安二百里當寇衝右捍延安左可致河東粟北可圖銀夏范仲淹然之奏用其策詔世衡即寨壘與築壁近旁勇量出爭世衡且戰且城之初苦無水鑿地百五十尺至石而不及泉工以爲不可穿世衡命爲石一畚酬百金卒得甘泉城成賜今名遷世衡內殿崇班知城事開營田三千頃募商賈以本錢使通貨得利城遂富實間出行部族慰勞酋長或與所服帶會客飲有得虜事來告者即予飲器由是蕃羌皆樂爲用因命世衡兼鄜延都監尋又請募土丁別爲一軍從之世衡放子也

冬十月詔內降許執奏 上性寬仁宗戚近倖有求內降者或不能違乃詔有內降升遷者許執奏

製調兵銅符木契 端明殿學士李淑所定也銅符木契傳信牌銅符刻曰某處發兵飾以虎豹而中分之右留京師左付總管鈐轄之尸發兵五千人以下一虎一豹符以上用雙虎雙豹符命使者齎宣司丁欽畢即發兵復繳右符以還木契題曰某處契中剖之上留總管下付州軍城寨主之統管發兵者指使賫牌同往驗合即發兵復繳上契以還傳信牌中爲槽藏筆墨紙每臨陣傳命主將書以報兵官兵官復書事宜而還明年冬有詔罷之

浙東軍叛討平之 浙東軍士鄂鄰等殺巡檢使張廉宿聚兵判知湖南福建廣南諸州縣逃入海保信內臣性苛虐衆號張列鄂鄰等積怨忿作亂明年獲鄰於占城國戮之

十二月置神御庫 直秘閣趙希言奏據古禮廟二祖當遷國家道觀佛寺並建別殿以奉神御豈若每主爲一廟一寢更立祧廟

孫室各題廟號同判太常寺宋祁言周制有寢有廟以象前有朝後有寢也廟藏神主寢藏衣冠至秦乃出寢於墓側故陵上更稱寢殿今宗廟無寢蓋本於茲荀卿王肅等皆云天子七廟傳祖至真宗方及六世不應別立祧廟自周漢每帝自立廟晉宋以來多同殿異室國朝以七室代七廟相承已久不可輕改自是室題廟號如祁言所陳又建神御殿於宁正寺南

命涇原鄜延路討元昊

命以二月上旬出兵自元昊寇鎮戎官軍不利有詔切責夏竦於是竦上攻守策令副使韓琦判官尹洙取決於朝廷宰相呂夷簡欲用攻策樞密副使杜衍以為僥倖出師非萬全計爭議久之上命用攻策故有是詔於是衍求罷不許。知延州范仲淹言正月起兵塞外雨雪大寒暴露僵仆我師可憂萬有一失噬臍何及春深瘴發方賊馬瘦人飢其勢易制此得天時之便又可以擾其耕作且元昊謂國家太平忘戰邊城無備是以猖獗今邊備漸飭賊至則擊頓許臣稍以恩信示之或可招納不然臣恐情意阻絕嶺兵無期若用臣策歲月無成然後圖舉兵先取綏宥據其要害也兵營田為持久之計則橫山人戶必擊族來歸拓疆禦寇莫此之利上用其議於是仲淹固守鄜延。館閣校勘歐陽脩上書曰自元昊叛逆三十萬之兵食於西者二歲矣又有十四五萬之鄉兵不耕而自食其民自古未有四五十萬之兵連年仰食而國力不困也夫兵攻守而已然皆以財用為強弱臣謂通漕運盡地力權商賈三術並施則財用足而兵可久以守以攻惟上所使謹上便宜二事一曰通漕運漢唐都雍天下之物皆可西至也隋漕關東之粟至關南然尚有三門之險自唐裴耀卿於三門東西置倉開山路十八里為陸運以避其險歲運二三百萬斛晏尊耀卿之路然漕江淮之米以實關西今江淮之米歲入于汴者六百萬石誠能分一二百萬石以給關西沿汴泝河使運不阻然後按求耀卿之迹不憚十許里陸運之勞則何憚通而物可致以紓關西之困此水運之利也漢高祖自南陽而入武關隋常至南陽問其路云自鄧西北至永興六七百里小商賈往往行此今誠能按求而通之沿漢十二州之物皆漕而傾之南陽為輕車置十五六舖而遞之入關前日陛下賜葬秘錢十萬以給西用而道遠踰年不至豈若收南陽之旁郡度其道里入于武關與至京師近遠等者皆使輸于關西京師有不足則以東帑出賜有司皆代而東用此陸運之利也其二曰盡地利自京以西地之不闢者不知其數今河東河北關西之鄉兵此猶有用若京東西者平居不足以備盜而水旱適足以為盜其尤可患者京西素貧之地非有山澤之饒民惟力農是仰今三夫之家一人五夫之家二人為游手凡十八九州以少言之尚可四五萬人不耕而食此能驅之使耕其棄地官貸其種歲入穀之中分如民之法則民之廣耕者眾矣且鄉兵本農也籍而為兵遂棄其業今取其去農不久尚可驅還田畝使不得群游欲博以為父兄之累此民之願也三曰權商賈夫興利廣則上難專必與下共之然後通流而不滯今議者方欲奪商賈之利一歸於公上而專之故每一變法一歲之間所損數百萬是欲專而反損今為國之利多者茶與鹽爾茶自變法以來商賈不饒一歲之失數年莫補所在積朽棄而焚之議者皆言三說之法為便誠能復之使商賈有利而通行則上下濟矣解池之鹽積若山阜今宜暫下其價先為令曰三年將復舊價則貪利者爭先而湊矣夫茶者生於山而無窮鹽者出於水而不竭二物之所以貴者以能食國之錢幣爾今不散而積之是謂朽壤也夫何用哉

蜀江浙饑

越明年春遣翰林學士王堯臣等十六人分路體量安撫

旌隱士巴

是歲賜永興軍草澤高懌號安素處士後徵聘不起

(辛巳) 慶曆元年春正月元昊請和

元昊遣塞門寨主高延德還延州與范仲淹約和仲淹不聞之朝廷乃自為書諭元昊以禍福於是韓琦聞之謂人曰是知我欲大舉而為款兵之計不然何衝我邊防又將入寇時走馬承受言亦以賊請和事奏上謂輔臣曰賊多詭詐欲懈我師防乃

詔逐路益嚴備之

二月寇渭州

韓琦命任福等禦于好水川戰敗福及耿傅桑懌王珪武英等並死之將佐軍士死者六千餘　初夏竦令尹洙趨延州與范仲淹議出兵而仲淹固執前奏竦又上言兩路協力尚恐未能控賊而仲淹却以盡制爲名止委涇原之師以當寇正墮賊計詔以竦奏示仲淹仲淹亦言臣慶州議以屯兵已久上費國力欲决於攻取或且試去冗兵只留精銳在邊則數少而費寡於後衆嘗大舉庶有萬全之策陝西經略判官田况方言兩路大舉必招大悔其不可者有七乞召大臣定議但令嚴邊備不必先有輕舉乃罷出師至是元昊入寇琦徑趨鎮戎軍盡出兵萬八千人召環慶副總管任福至涇原計事遣將以擊賊涇原駐泊桑懌爲先鋒鈐轄朱觀及都監武英王珪總之將作監丞耿傅參行營軍事琦授方略令併兵合勢自懷遠城趨得勝寨出賊之後未可戰則據險設伏待其歸擊之福違約束自引輕騎數千趨懷遠城與賊戰于張家堡之南斬首數百賊佯北懌引騎趨之福踵其後暮屯好水川

英及觀屯籠洛川相距隔山五里約明日會兵川口不使賊得逸去諜者言賊兵少故福等悉力逐之不知賊之誘也路既遠糧不繼遂力戰死之方元昊傾國入寇而福所統者皆非素撫之兵臨敵受命法制不立既又分出趨利故至甚敗奏聞上嗟悼之皆贈官有差福之敗也琦即上章自劾孫沔等請削琦官會夏竦奏琦嘗以檄戒福貪利輕進上知福違節度取敗罪不專在琦手詔慰撫之尋乃奪琦使權徙知秦州○福之敗士好議論者多咎其喪師陝西經略判官尹洙作憫忠一篇曰甚哉世人謀其身之周也川外之戰諸將以力死所以不可欺或者咎其失計且不思其死也定其世之所爲死人之所難以其難之命而責不忘之名苟與之則已當路之矣惡所以謀其身者哉書謀身者則非之以表其沮威雖死吾拜與然後事其富保其生爲與爲身之謀豈不周乎旋離於境安師在行欲必生以保功難矣哉嗚呼哀兵以取死豈諸將心邪亦不幸而已矣問家者毋使謀身者終其幸死義者重不幸則節士勸矣又作辨誣一篇曰山外之役耿傅死於陣人或謂曰傅督諸將輕進使與大敵卒遇敗傅致也後得傅與諸將書戒尹持重爲虜誘此豈督諸將進邪宋興八十載文吏死軍事者或以城守之責或不幸與爲會兵死義一也至如臨大敵不備與號雄之士爭致其命如傅比者亦鮮矣夫謀既不用又從之死猶不免於訴者豈喜於立異邪豈疑夫爲忠邪

募京東西等九路宣毅軍

京東西河東北江淮荊浙福建九路大州二營小州一營爲就糧禁軍合十萬餘人○知院張方平言其不便以爲去歲初降敕命點差強壯弓手之時民間喧然皆言此時點差雖以強壯弓手爲名實欲點充軍籍敕旨屢下丁寧再三諭以朝廷點差之意只要各護鄉閭必不起發征戍郡將多方安輯民猶猜懼及經去冬教習尋放歸業鄉閭稍稍方以少定然名在弓手之籍者居常猜心恐不自安每聞一使出行州縣輒相扇動猶未調發今此命忽下果如所料命令無復可信凡再疏不報

京師雨藥○夏五月

嚴銅錢出界法

一貫以上爲首者死

宋庠罷

先是呂夷簡當國同列不敢預事惟署書紙尾而已庠爲參知政事數與爭論夷簡不悅上頗厚庠夷簡忌之巧求所以傾庠者未得及范仲淹擅通書元昊又焚其書夷簡從容謂庠曰人臣無外交希文何敢如此庠以夷簡誠深罪仲淹也他日於上前議其事庠遽請斬仲淹樞密副使杜衍力言其不可庠謂夷簡必助己而夷簡終無一言上問夷簡夷簡徐曰杜衍之言是也止可薄責而已上從之庠遂倉皇失措論者喧然皆咎庠然不知實爲夷簡所賣也遂罷

以富弼知制誥

初內侍劉從愿妻遂國夫人王氏以罪奪封至是復命之弼繳還詞頭封命遂寢唐制推給事中得封還詔書而舍人繳詞頭盡自弼始

六月以范雍知永興軍

初命夏竦判永興又以陳執中知永興及兩人分出按邊而領府事猶如故乃復使雍守京兆於是一府三守公吏奔趨往來不勝其擾自昔未嘗

有也已雍卒於慶曆六年謚曰忠獻雍為治尚恕好謀而少成然知人喜薦士後多至公卿書守延安時狄青為小校坐法當斬雍貸之

詔西邊嚴備 勑陝西經畧判官田況上兵策十四事畧曰內帑之積祖宗本為用兵昌願朝廷發內帑之財募陝西河東強壯之民五七萬以御延環慶涇原三路書及防秋則以逐路弓手分守城寨而參以正兵每路及五六萬人軍氣自振必曰募民兵則眾情不安增邊戍則大費不貲此庸常之論也且出則邊募求同差點必有擊賊用昔又曰好水川之戰任福為大將不能捐揮乃自平一隊前當賊鋒戰殁而始忠雖可閔然其才止一卒之用欲矯此弊在乎峻大將之權如葛懷敏為副廷總管張亢為鈐轄乃平牒往來動皆約禮綰符竟仲淹為經畧副使葛懷敏見之禮容極慢上下姑息三軍何所法耶又曰賊將點利則浪凌還乞之後分兩主兵皆近漢界出入從若不過一二人若能陰募死士啗賞重辟首去賊之手足但朝廷不惜美官重賂則功豈難圖又曰環慶路戶未經殘破若諸有餘可得精兵數萬請以養兵萬人一歲之費為招撫之具則無不濟自來蕃戶數青白鹽以求厚利今一切禁絕之無以資其生太宗朝鄭文寶言禁白鹽以困遷賊可不戰而屈人矣詔古之者皆死其犯法甚般內屬萬餘帳歸繼遷亦終若求馳禁聞之因復舊制戎人翕附今若寬鹽禁則蕃戶無不得其用且國家遣使唃嘶囉諭以為用賜帛二萬促其出師然無實效招撫蕃戶不猶愈於彼乎又曰昊賊據遷以來居上兵驕蹶爭先而其請給不及東軍之下若特優加特支或定南承賞例以激其心則立功不在東軍之後矣又曰戍邊之兵軍須高者每如能將間有不能披甲上馬者況驍勝雲武二騎之類挽弓不過五六斗請客斋步兵而減騎軍以一騎軍之費可贍步軍二人又賞市馬之煩據邊害兆利莫著於茲又曰西賊至諸寨不出戰皆以軍法從事使我寡李按周美投任於今必獲罪矣今若遇寇大至且堅壁以當賊若不多而怯懦不進並行誅之又曰任福在慶州番漢信伏一旦從涇原適值賊至將校都不識面勢不得不敗今諸路將佐非大敵毋得輕易應責其成功又曰中國器用非戎狄可及今賊甲皆冷鍛而成堅滑光瑩非勁弩可入豈中國之技巧不如一小羌乎由彼專而精我慢而略故也今請下逐處悉令工匠冷砧打造純鋼甲獲鋒趣緣是上嘉納之○陝西體量安撫王堯臣言陝西兵二十萬而分屯四路然可戰者止十萬賊每由一路入寇常以倍官軍故三至而二勝涇原最當要害請益兵三萬人一萬屯涇州以控關中二萬屯渭州以制山外又於環慶秦三州各益萬人如此則賊不敢輕出而犯塞也又言韓琦范仲淹皆忠義智勇不當置之散地又請給塞下蕃兵使之自村出境破賊生戶以弱其勢又宋庠先請占渭谷開墾贍關中大怒堯臣他使其不可乃詔毀之

秋七月置萬勝軍 凡二十指揮選神勇宣武虎翼軍之在京者為之初名神捷後改萬勝

元昊寇邊 先圍麟州遂陷寧遠寨寨主王世亶等死之復攻府州不能克圍豐州通月城陷知州王餘慶等死之朝廷遣張亢管勾麟府路軍馬救兵擊賊大破之然賊自是攻城延掠不已時將校張岊等戰死有功名振一軍卒皆不至頒言

八月括河北馬 緣邊七州軍先括

九月令河東鑄大鐵錢 從范雍之請也初令陝西行鐵錢未幾而河東亦行之

增江湖路鹽酒價 於是歲課增三十萬六千餘緡

復義倉 自乾德初置義倉未久而罷明道三年詔議復之不果景祐中王琪上疏引隋唐故事請復置仍令五等以上戶計正稅二斗輸一斗貯之事下有司議者多異同而止至是琪復上其議上納之已而眾論紛然以為不便遂詔第令上三等戶輸粟尋復罷之

冬十月修河北城池○罷都部署分四路置使 改經略安撫招討使以知秦州韓琦渭州王沿慶州范仲淹延州龐籍分領秦鳳涇原環慶鄜延四路先是夏竦陳執中同節制陝西議論多不合又久無功知諫院張方平言竦為四

路統帥經國事遠于茲三歲師惟不出出則致敗延惟不來來必殘蕩安有擁權大衆至于覆軍殺將而曰我不與知是安用爲統帥也於是移陳判河東執中知陝州分陝西爲四路命琦等領之。初元昊反陰誘屬羌爲助環慶酋長六百餘人約與賊爲鄉道後雖首露猶懷去就仲淹至部即奏行邊以詔書犒賞諸羌閱其人馬與立條約諸羌受命於服自是始爲漢用。慶州之西北有寨當後橋川口深在賊腹中仲淹城之詔賜名大順與白豹金湯皆賊要害地環慶自此安矣。時延州金明寨及五龍川已破陷邊民焚掠殆盡籍至稍葺治之戍卒十餘萬未有壁壘散處城中畏法犯法金明西北有勝子谷虜出入之隘道籍乃令指使狄青率萬餘人築招安寨於谷旁卹賊數萬衆民耕植得粟以軍又募取承平寨又築龍安寨悉取虜所據故地凡築十一城

置陝西營田務

仍令總管轉運使兼營田使

十一月置涇原弓弩手

置强人弓弩手凡十指揮

從御署司之請也

鑄鐵錢

令江饒池三州凡鑄三百萬緡備陝西邊費也

詔許延州招納元昊

先是知諫院張方平言元昊爲寇雖嘗得而絕倖賜禁關市今賊已名貢錢數百以此端賊安得不困但其勢未能自通宜因郡放許于招來陛下計而行之上覽之大喜方平至中書見呂夷簡方曰舍人有此言社稷之福也右正言吳育不嘗上言天下久安人情説習有議及邊防則謂之生事更以久有人往來中國統見朝廷有因循之勢遂發茲謀望陛下延對大臣計論關政修節用愛民之經求訓兵練將之策則一方小警不足慮也上嘉納之育嘗又上疏言聖人之待外國羈縻而已其夫狄之性推事則急因而備遂以致王師武夫貪功或論誘之撫今當堅壁清野以挫其鋒而徐觀其勢將群臣爭言小醜可即咸威育獨建言元昊名爲僭位其尺賦斗粟不入縣官窮荒之外服叛不常宜已僭輿服諭示著令勢必不能自削宜援國初江南故事稍易其名可以順撫而收之。越明年

正月范仲淹亦上言自西戎犯邊議攻者謂守則示弱議守者謂攻必速禍今臣思之乃知攻有利害守有安危蓋攻其遠者則害必至攻其近者則利必隨守以土兵則安守以東兵則危今觀敵文謂彼何疑動則我不侵掠臣願朝廷於守策之外更備攻術寧有備而不行豈當行而無備也自古兵馬精勁西戎之所長金帛豐富中國之所有禮義不可化干戈不可取則當任其所有勝其所長臣前知越州歲納稅絹三十萬僅以啖戎是費一郡之入而息天下之弊也詔下陝西諸路帥司參議

丙寅郊。十二月置陝西護塞軍

以陝西方保毅強壯人弓箭手外別置季一關外有警則調集即廩給之毋出本路後韓琦奏罷之

定資政殿學士員

大學士兩員學士三員

(壬午)慶曆二年春正月復京師榷鹽法

用三司使姚仲孫之請也自元昊反軍興用度不足因聽入邊入中芻粟予券趨京師榷貨務受錢若金銀入中它貨與券償以池鹽由是羽毛筋角之類一切以鹽易之猾商貪人與吏爲姦虛估貴直鹽不可勝計鹽直益賤販者不行於是仲孫以范宗傑爲制置解鹽使往經度之詔復京師榷法凡商人以虛估受券及已受鹽未鬻者皆計直輸錢官錢內地州軍民間鹽悉收市入官爲置場增價而出之復禁永興軍等十一州通商官自輦運以衙前主之仍募人入錢算入蜀置折博務於永興鳳翔聽人入錢或蜀貨易鹽於蜀中以售

二月詔北邊嚴備

知保州王果言聞契丹與元昊相結將謀興師請援兵備故也

置兩河義勇陝西保捷等軍

詔河北諸州強壯自三月後並赴州閱習委知州擇其強勁者刺手背爲義勇軍不願者釋之而有其籍以備守城池自是強壯浸廢矣詔始下人情洶洶乃詔河北轉運使李昭述更吹罷日行數舍開諭父老衆始安焉。踰月

又詔河東選鄉弓手有武勇者不刺面爲義勇指揮陝西弓手刺面爲保捷指揮○尋又詔刺環慶路保毅強壯爲軍時知渭州王沿亦請刺本路弓箭手三萬人爲軍從之○冬十月從韓琦之請刺陝西秦鳳路義勇爲保捷軍凡一百八十五指揮秦州舊刺保捷又增收保毅及三千人凡諸州保毅軍總六千五百餘人爲指揮三十一而河北河東陝西選發壯抄民丁爲義勇河北總十八萬九千人河東總七萬七千人陝西至治平初總十五萬六千人

親試舉人 賜楊寘以下四百餘人及第出身有差寘初試國子監部省第一及是上臨軒啓封見姓名喜動于色曰楊寘也公卿相賀爲得人後竟未赴祿而卒先是知制誥富弼言昔試有三長殿試有三短唐武后時始有殿試此何足法請自今止令南省考校必恐恩歸有司則宜引於殿庭賦詩賜第則與殿試無異矣詔罷殿試而學士王堯臣等多言其違故事乃詔且如舊

契丹使來求關南地 契丹遣其臣蕭英劉六符來求石晉所割瓦橋關十縣其書略曰李元昊於北朝爲甥舅之親設罪合致討曷不以一介爲報況營築長堤填塞隘路開決塘水添置邊軍既稔猜嫌慮隳信睦儻思久好共遣疑懷以晉陽舊附之區與關南元割之縣見歸敝國共事先元初有滄州進士梁濟世曾主文書屢歎下一日得罪來歸言契丹將有割地之請又知雄州杜惟序亦先得其事以聞至是上得書示輔臣色皆不動六符可疑其書之先備心時朝廷擇可報使者命知制誥富弼爲接伴弼入對便殿叩頭曰主憂臣辱臣不敢愛其死上爲動色弼使入境遣使勞之英託足疾不拜弼曰吾嘗使北日病臥車中聞命輒起拜使至而君不起此何禮也英矍然起拜弼開其心自以爲先違盟約懼事變乃與之開懷盡言英以誠得其情二人遂無隱謂弼曰事可從從之不則更以事塞之慎勿失也由是朝廷悉知虜情時中丞賈昌朝充館伴使六符謂昌朝曰塘濼何爲者耶一葦可航投箠可平不然決其堤十萬土囊遂可路矣上以問知制誥王拱辰對曰兵事尚詭彼誠有謀不應以語敵國六符夸言爾設

險守國先王不廢而祖宗所以限胡騎也時朝議欲許宗室女與其子或增歲賞獨弼以許婚爲不可乃以弼爲報答使學士辭不受

夏四月議省冗費 時西兵不解財用益屈張方平量乞置官與三司較國用歲計之數量入以爲出參究利害之原變革因循之弊大略謂今聚師境上調發饋餉於殷入則財不給加以橫斂則人不堪救茲交急特在陛下身先率下惟事事得其撙節而已又曰夫減省所爲若自下而議上則於體不順由上以率下則於名爲正上乃詔內侍以先帝及天聖初籍較近歲其中用度增損外則命中丞賈昌朝諫官田況張方平等與三司議裁省事或皇后宗室婦郊賜之半又詔皇后賓御進奉乾元節回賜權罷於是皇后嬪御各上俸錢以助軍費宗室刺史以上亦納公使錢之半荊王元儼盡納公使錢詔以半給之

富弼使契丹 報書略曰元昊悖謀狂僭議討除已嘗聞達復云築隄埭開陂澤蓋霖潦衍溢當致繕防閑集兵夫蓋邊臣常職彼此何疑塞要隘地之言殊違載書之約時宰相呂夷簡任事人莫敢抗弼數侵之又論其所蔽惑益以爲使契丹事累弼於是集賢校理歐陽脩引顏真卿使李希烈事奏留不報弼受命不少辭以侍禁使張茂實副之○初契丹書曰太宗無名之師直抵燕薊一時莫知所答王拱辰獨請問曰河東之役本誅僭偽契丹出兵中行在致誠既已而還石嶺關擅假兵以援賊太宗怒其反覆既平幽之遂下令北伐安得謂之無名上喜曰事本末乃如此因諭執政曰拱辰計識故事殊難答也○拱劉六符之來上命河北都轉運使李昭述城瀛州而以治隄爲名調兵衆八萬六符過之以爲真治隄也及還而城已就六符共駭焉

詔三館言事 仍許請對於是集賢校理歐陽脩上疏略言自古王者之治天下雖有憂勤之心而不知致理之要則心愈勞而事愈乖雖有納諫之明而無力行之果斷則言愈多而聽愈惑又曰當今所最關者不過曰兵也將也財用也與夫禦戎之道也與可任之臣也而臣謂今皆有之國家創業之初四方割

據中國地狹兵民不多惟善用之故不覺其少豈如今日承平盡有天下之富強人衆物盛十倍國初故臣敢曰有兵有將有財用有禦戎之策有可任之臣然陛下皆不得而用者朝廷有三大弊故也何謂三大弊一曰不謹號令二曰不明賞罰三曰不責功實夫言多變則不信令頻改則難從今出令之初不加審諜行之未久尋又更張以不信之言行難從之令故每有處置之事州縣知朝廷未是一定之命則官吏咸相謂曰且未要行不久必須更改或曰備禮行下略與應破指揮旦夕之間果然又變此不謹號令之弊也古今用人之法不過賞罰而已然賞及無功則恩不足勸罰失有罪則威無所懼雖有人不可用矣用兵以來賞罰之際是非莫分大將以無功而依舊居官偏裨畏懦逗留法皆當斬或暫貶而尋遷或不貶而依舊所謂賞不足勸罰無所懼如此而欲用人其可得乎此不明賞罰之弊也兵動以來處置之事不少然多有名無實薪兵多是老弱小懦之人兵額空多可用者少所在教習又無訓齊精練之術此有點兵之虛名而無

得兵之實效有教兵之虛名而無訓兵之實效也諸州所造器械數不少矣工作之際已勞民力遣發輸送又苦道路而鐵刃不剛筋膠不固長短小大多不中度此又有器械之虛名而無器械之實用也以草草之法教老弱之兵執鈍折不堪之器械百戰百敗理在不疑臨事而悟何可及乎故事無大小悉皆鹵莽此不責功實之弊也萬事未可盡言請直言其大者五害其一曰兵臣聞攻人以謀不以力用兵鬭智不鬭多前代用兵之人多者常敗少者常勝况步夷狄猶黠以力爭只可以計取故善用兵者以少而為多不善用兵者雖多愈少今沿邊之兵不下七八十萬然訓練不精又有老弱虛數十人不當一人是七八十萬之兵不得七八萬人之用若精加訓練去其老弱七八十萬可得四五十萬今不思實效但務添多耗國耗民遷延日月賊雖不至天下已困二曰將臣又聞古語曰將相無種故或出於卒伍或出於奴僕或出於盜賊惟能不次而用之乃為名將耳今求將之意雖切選將之路太狹願革去舊弊奮然精求豪傑之士不須限以下位知略之人不必試以弓馬山林之傑不必博其貧賤陛下以非常之禮待人人臣亦將以非常之效報國又何患於無將哉三曰財用臣又聞善治病者必醫其受病之處善救弊者必塞其起弊之原今天下財用困乏其弊安在起於兵興而費大也昔漢武帝好窮兵用盡累世之財當時雖兵單于遠不過十八萬尚能困其國力況今日七八十萬連四年而不解所以耗天地之所生竭萬民之膏血而用不足也今雖有智者物不能增而計無所出矣惟有減冗卒之虛費練精兵而速戰功成兵罷自然足矣其四曰禦戎之策臣又聞兵法曰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北虜通好僅四十年不敢妄動今一旦發其狂謀者其意何在蓋見中國頻為元昊所敗故各啓其貪心伺隙而動爾今宜勸諸將選兵秣馬疾入西界但能痛攻昊賊一陣則吾軍威大振而虜計沮矣此所謂上兵伐謀者也今論者皆知西北欲併二國之力窺我河北陝西若使二虜並寇則難以力支今若我先擊敗一虜則虜勢減半不能獨舉此兵法所謂伐交者也苟失此時而使二虜

先來則吾無策矣五曰可任之臣今文武常選之官盈於朝廷稱於天下其間非無材智之人陛下總治萬機之大臣不暇盡識其人因不能別自進賢而退不肖執政大臣動循舊例又不敢進賢而退不肖審官吏部三班之職但掌文簿差除而已又不敢越次進賢而退不肖是上自天子下至有司無一人得進賢而退不肖所以賢愚混雜僥倖相容今議者或謂以舉主轉官為進賢犯罪即黜為退不肖此不知其弊之深也大凡善惡之人各以類聚故好贓濫者各舉貪污之人好財利者各舉誅求之人性庸懦者各舉不才之人守廉節者乃舉公幹之人朝廷不問是非但見舉主數足便與遷官則公幹者進矣貪濁者亦進矣不才者亦進矣混淆如此使可為進賢之法乎方今黜責官吏豈有澄清糾按之法哉惟犯贓之人因民論訴者乃能黜之耳夫能舞弄文法而求財賄者亦強黠之吏政事必由己出故雖誅剝豪民尚或不及貧弱至於不才之人不能主事衆胥群吏共為奸欺則民無貧富一時受弊以此而言則贓吏與不才之人為害等耳

今賦吏因事自敗者十不去一二至於不才之人上下共知而不問寬縱容姦其弊如此便可爲退不肖之法乎賢不肖既無別則宜乎設官雖多而無人可用也臣願陛下明賞罰責功實則才不才皆列於前矣臣故曰五者皆有然陛下不得而用者各有當也

陞大名府爲北京 以程琳知府事兼留守初景祐中范仲淹知開封建議城洛陽以備急難及契丹將渝盟言事者請從仲淹之請呂夷簡謂虜畏壯侮怯遽城洛陽亡以示威必長虜勢景德之役非乘輿濟河則虜未易服也宜建都大名示將親征以伐其謀詔既下仲淹又言此可張虛聲爾未足恃也城洛陽既弗及請速修京城議者多附仲淹議夷簡曰此囊瓦城郢計也使虜得渡河而固守京師天下殆矣故設備宜在河北卒建北京識者韙之仲淹疏畧曰臣聞天有九閽帝居九重是以王者法天設險以安萬國也或曰京城王者之居高城深池恐失其體臣聞後唐末契丹以四十萬衆送石祖入朝而京師無備閔宗遂亡石晉時叛臣張彦澤引契丹犯闕而京城無備少主乃陷此無備而亡何言其失體哉至於西洛帝王之宅太祖嘗修蓋有意在子孫表裏山河連接東京之事勢連屬關陝之形勝又河朔據大川之險當河東之會要爲西洛之北門又長安自古興王之都天下勝地皆願朝廷留意常委才謀重臣預爲之備天下幸甚契丹既盟仲淹復上疏以爲朝廷未修東京而先修北都皆謂東京根本也北都枝葉也若將延寇臣謂有可慮者五近代夷狄爲京師之禍者數四矣不可不大爲之防

京東分東西路 分京東爲東西兩路以知青州陳執中鄆州張觀兼領安撫使時契丹雖通使而所徵兵如大集幽州故河北京東益爲守備也

以王德用判定州 兼三路都部署德用日教士卒習戰頃之士勇皆可用契丹遣人來覘或請捕殺之德用曰彼得其實以告是服人之兵以不戰也明日大閱于郊乃下令具糗糧聽吾鼓聲視吾旗所向覘者歸告虜中謂漢兵將大入至復議和兵乃解

申嚴銷金禁 自宮掖始

秋七月以呂夷簡兼判樞密院章得象晏殊兼使殊仍加平章事 初富弼建議宰相兼樞密使上曰軍國之務當悉歸中書樞密非古官然未欲遽廢故止令中書同議樞密院事及張方平請廢樞密院上乃追用弼議而有是命議者以判名太重夷簡亦不敢當尋復使名

富弼再使契丹 先是弼至契丹與虜人往反難論力拒其割地意及見虜主宗眞弼曰兩朝人主父子繼好垂四十年一旦求割地何也宗眞曰南朝違約塞鴈門增塘水治城隍籍民兵意將何爲群臣請舉兵吾止之故遣使求地而已弼曰北朝忘章聖皇帝之大德乎澶淵之役若從諸將言北兵無得脫者且與中國通好則主專其利而臣下無所獲若用兵則利歸於臣下而主受其禍故欲用兵者皆爲身謀非國計也宗眞驚曰何也弼曰晉末帝暗中國狹小上下離叛故契丹全師獨克雖虜獲金幣充牣大臣之家而壯士健馬物故者太半此誰任其禍者今中國提封萬里精兵百萬法令修明中外一心北朝欲用兵能保其必勝乎曰不能弼曰勝負未可知借使必勝所亡士馬群臣當之歟抑人主當之歟若通好不絶歲幣盡歸人主臣下所得止奉使者歲一二人耳群臣何利焉宗眞大悟首肯者久之弼又曰塞鴈門備元昊也塘水始於何承矩事在通好前地卑水聚勢不得不增城隍皆修舊民兵亦補其闕耳非違約也晉高祖以盧龍一道賂契丹周世宗復伐取關南皆異代事宋興已九十年若欲各求異代故地豈北朝利哉今主上命使臣則有詞矣曰朕爲祖宗守國必不敢以其地與人北朝所欲不過利其租賦耳朕不欲因爭地多殺兩朝赤子故屈已增幣以代賦入若必欲得地是志在敗盟假此爲詞耳朕亦安得獨避用兵乎澶淵之盟天地鬼神豈可欺哉宗眞感悟遂欲求婚弼對婚姻易以生隙不若歲幣之久也本朝長公主齎送不過十萬緡豈若歲幣無窮之利宗眞曰而且歸矣再來當擇一事爲報宜遂以誓書來弼既歸復命再同張茂實往

聘詔弼草荅詔及誓書弼請增誓書三事毋廣開塘淀增屯兵騎容受叛亡錄副以行中使持誓書追至武彊發之時宰相呂夷簡害之弼私念三事前與虜約萬一書詞同異則無以反命乃密啓觀之果如所料即奏列其事先遣屬官蔡挺馳白執政上亟召對弼以禮物屬虜實疾馳至京師以晡入見一夕易書而行弼初奉使一女卒至是一男生皆不知得家書不發焚之曰擾亂人意

八月策制科武舉

錢明逸制舉入等易之子也

契丹使同富弼來修好

弼至契丹虜主宗真專欲增幣曰南朝遺我書當曰獻否則曰納弼爭不可宗真曰厚幣遺我既懼我矣何愛此爲若擁兵而南得無悔乃國乎弼曰皇帝兼愛南北之民不忍使蹈鋒鏑故屈己增幣何名爲懼若不得已用兵當以曲直爲勝負非使臣所憂也宗真曰勿固執古亦有之弼曰自古惟唐高祖借兵於突厥故臣事之當時所遺或稱獻納則不可知其後頡利爲太宗所擒豈復有此禮哉虜知不可奪於是留增幣誓書復使劉六符及耶律仁先以其國誓書來求獻納至闕弼奏曰臣既力拒之虜氣折矣可勿許虜無能爲也時契丹誓書曰來書云章聖皇帝與昭聖皇帝誓書每歲以絹二十萬疋銀十萬兩以助軍旅之費今以兩朝修睦三紀于兹關南縣邑本朝傳守已久懇難依從每年更增絹十萬疋銀十萬兩恭惟二聖威靈在天顧兹纂承各當遵奉共據大體無介小嫌俾依景德統和兩朝書於貝歲增幣二十萬而朝廷國書卒用納字弼爭不能得○尋以弼爲翰林學士弼力辭不就職言於上曰增金帛與虜和非臣本志也特以朝廷方討元昊未暇與虜角故不敢以死爭耳功於何有而敢受賞乎願陛下益修武備無忘國恥卒辭不拜虜既復修和好有忌弼功高妄指他事譖弼奉使不了乞斷於都市上雖不聽而弼深畏恐故每遷官輒力辭○時契丹實驕借盟好特爲虛聲以動中國中國方困西兵宰相呂夷簡等持之不堅許與過厚虜既歲得金帛五十萬因勒碑紀功擢劉六符爲顯官云○時議者欲以金繒啗契丹使攻元昊中丞賈昌朝曰契丹許我而有功則責報無窮且以我市於元昊昔尚結贊欲助唐討朱泚而陸贄以爲不可後乃知吐蕃陰與泚合今安知契丹計不出此耶乃上言太祖初有天下監唐末五代方鎮之盛盡收其權爲萬世利及太宗所命將帥多攀附舊臣而猶稟成算所向有功自此以來兵不復振西兵之叛驟擇將領士不素練戰必致敗此削方鎮之弊也且親舊恩倖已任軍職者出即爲將帥素不曉兵而一旦付以千萬卒之命爲庸人驅之死地此用親舊恩倖之弊也臣謂守方鎮者宜與數易管軍之官宜擇有功如楊崇勳李昭亮輩皆恩倖之人向在邊任宜速選人代之此救弊之端也臣請復陳當今備邊六事一曰馭將帥今每命將帥錫與金帛鉅萬而與敵戰者以例所當得也用兵之際須出非常之賞然後可以動其心又陝西四路主將不專號令故動則必敗請今命將去疑貳推恩意嚴賞威刑得便宜從事偏裨而下不聽令者以軍法論究權貴撓皆得用之二曰復土兵河東河北強壯已完其法每鄉爲軍擇其才者籍記姓名而陝西弓箭手貪召募錢糧多刺爲兵今宜復其田疇安其廬舍使力耕死戰世爲邊用二曰訓營卒太祖下令諸軍食與肉衣無帛異時被甲踏冒風霜無不一當百今營卒驕惰臨敵無勇又兵器不精宜以時教之使上下相接令之曰失一隊長則斬一隊何慮衆不爲用乎四曰制戎狄契丹近歲兼用燕人治國建官一同中夏昊賊據河南列郡而行賞罰善於用人如嘢廝囉明珠滅藏黑水女真高麗新羅等處舊皆通中國今爲二虜隔絕可募人往使諭之來朝則二虜必疑諸國而爲備則勢分五曰綏蕃部請令沿邊知州皆帶安撫蕃部之名務在招集撫其族帳而有材者以爲酋師如河東折氏爲氏之比庶可爲吾藩籬六曰明探候今西界刺事所遣不過數千錢但略訪境上道聽傳言塞命而已夫入萬死之地探索機會非有重賂厚賞肯自效乎願監藝祖任將之制邊城財用一切委之使募死力以爲覘候而望敵知來免陷兵之辱也書奏多施用之

閏月元昊寇邊

葛懷敏等死之先是元昊聲言入寇王沿命懷敏帥

將兵禦之至定川寨懷敏與諸將分兵屯鎮戎城而趙珣請懷敏曰賊遠來利速戰宜挽賊歸路固守鎮戎以便餉道懷敏不聽命諸將分四路趍定州寨賊毀橋斷其歸路四面圍之衆敏突圍走行至長城濠路已斷遂及曹英等十四人皆遇害餘軍九千四百餘人馬六百餘匹悉陷于賊時韓質等領軍數千保蓮花堡劉湛等領軍一千保向家峽皆不赴援於是賊長驅直抵渭州幅員六七百里焚蕩廬舍屠掠居民而去邠涇以東皆閉壘自守時天陰晦者十日人情憂沮范仲淹自將慶州兵來援知涇州滕宗諒大設牛酒迎犒於是士卒感發邊民稍安上聞之喜曰吾固知仲淹可用也○自劉平敗於延州任福敗於鎮戎懷敏敗於渭州賊聲益震然所以復守巢穴者蓋鄜延路屯兵六萬八千環慶路五萬涇原路七萬秦鳳路二萬七千有以牽制之故也

冬十月詔恤陣亡將校女口無依者養禁中○先是王仁勇爲歸峽等州都巡檢使與蠻賊戰殁其子乞贈官中書以歲久重其施行上曰死鋒鏑之下人之所難豈可以歲月爲限乎乃加贈仁勇爲崇儀使建州觀察使康德輿請以南郊所加恩回贈祖再遇一官上以其祖死事之臣仍優贈之

十一月復都部署兼招討等使

命范仲淹及韓琦知延州龐籍並領之琦仲淹開府涇州文彥博帥秦鳳滕宗諒帥環慶張亢帥涇原皆從仲淹之請也上以涇原傷夷欲除彥博滑州移仲淹於涇原遣內侍諭旨仲淹謝曰涇原地重臣不足以獨當此路願與韓琦同經略○初王堯臣安撫陝西歸請先備涇原時琦坐好水川兵敗徙秦州仲淹亦以擅復元昊書降耀州堯臣言二人皆忠義智勇不當置之散地及葛懷敏敗上乃思其言復任二人爲統帥實自堯臣發之至是堯臣又言今琦仲淹籍既總四路則四路當禀節制而尚帶經略使名者凡人宜並罷之滕宗諒亦以爲言於是逐路帥臣罷兼副使

以孫復爲國子監直講復隱於泰山學春秋著尊王發微鄆人石介以下皆師之介既爲學官語人曰孫先生非隱者也於是范仲淹富弼皆言復有經術故有是命復爲直講凡六年卒於嘉祐二年之冬復治春秋不惑傳註其言簡易明於諸侯大夫功罪以考時之盛衰而推見王道之治亂得經之本義爲多復惡胡瑗之爲人在太學常相避瑗治經不如復其教養諸生過之

皇朝編年　備要卷第十一

皇朝編年備要卷第十二　凡二年

仁宗皇帝　起癸未慶曆三年 止甲申慶曆四年

(癸未)慶曆三年春正月置德順軍 建渭州籠竿城爲之

從王堯臣之議也。堯臣再安撫陜西，歸奏言：鄜延、環慶其地皆險固易守，惟涇原爲戎虜之衝，今置帥府於涇州，誠合事機。因論禦戎之策：其一，鎮戎須接賊界，西北則有三川、定川、劉璠等寨，皆漢蕭關故地，朝廷若謂葛懷敏之敗，諸寨不足禦扞，遂爲棄地，則鎮戎爲孤壘矣。其二，渭州籠竿、羊牧、隆城、靜邊、得勝四寨，內則爲渭州藩籬，外則爲秦隴襟帶，請建置爲軍，擇路分都監一員知軍事，專提舉四寨。其三，原州西有路通環州，與明珠、滅臧等族相接，須擇武臣知環、原二州，相爲表裏，使招輯蕃部。其四，儀州城纔四五里，三分軍民二分在外，設若賊至，居民必大遭劉掠，亦宜預備。其五，涇州雖爲次邊，然臨涇河大川，道路平易，當賊騎之衝，此實近裏控扼之會，其張村直入州路，宜營作關隘，或斷爲長塹以遏奔衝。其一路事勢如此，望下韓琦、范仲淹相度施行。從之。○初，曹瑋開山外地，置籠竿等四寨，募弓箭手，給田使耕戰自守，其後將帥失撫御，稍侵奪之，衆怨怒，遂劫德勝寨主姚貴，閉城門叛。堯臣適過境上，作書射城中，諭以禍福，且發近兵討之。吏止堯臣曰：公奉使且歸報天子耳，貴叛非公事也。堯臣曰：貴土豪，頗得士心，然初非叛者，今不乘其未定速招降之，後必生事，爲朝廷患。貴果出降。堯臣爲申明約束，如瑋之舊，乃歸。

錄唐狄仁傑後。○元昊請納款

初，元昊黨有野利剛浪唛、遇乞三人，皆有材謀。剛浪唛即旺榮也，親信用事。時邊臣多欲以謀間之，會剛浪唛令浪埋、賞乞、媚娘等三人詣知青澗城种世衡請降，以款我師。世衡知其詐，曰：不若因以爲間，使監商稅。有僧王光信者，趫勇善射，習知虜中山川道路，世衡嘗使爲鄉導，奏補官，改名嵩。世衡爲蠟書，遣嵩遺剛浪唛，言浪埋等已至，朝廷知王有向漢心，命爲夏州節度使，旌節已至，趣其歸附，以棗緣畫龜，喻意。剛浪唛得書大懼，自所治執嵩歸元昊。元昊頗疑其貳，已不得還治所，且錮嵩穽中，乃遣李文貴以剛浪唛旨報世衡，且言不達所遺書意，豈欲通和乎。世衡白龐籍，籍疑其詐，留文貴青澗城數月。賊果大入，敗懷敏於定川。籍於是自青澗城召李文貴至，諭以禍福，遣還報元昊。元昊得報，乃出王嵩，禮之甚厚，使與文貴復以野利旺榮書來。會朝廷厭兵，且議招懷，使籍報以書，而謂旺榮爲太尉。籍言：太尉三公，非陪臣所得稱，使旺榮當之，則元昊不可得臣矣。今其書自謂寧令或謨寧令，皆虜中官稱，於義無嫌。至是元昊遣偽官賀從勗與文貴俱來，稱男邦泥定國兀卒曩霄上書父大宋皇帝。籍不敢以聞。從勗曰：子事父猶臣事君也。若得至京師，天子不許，則更歸議之。籍上言：虜今辭禮浸順，必有改事中國之心，請遣使者同往申諭之。於是命梁適往延州與定議。范仲淹、韓琦言：元昊如大言過望，爲不改僭號之辭，則有不可許者三；如卑辭厚禮，從兀卒之稱，亦有大可防者三。朝廷以其名分未正，遣著作佐郎邵良佐與從勗至其國更議之。○集賢校理余靖言：挫北胡之氣，折西羌之銳，不如不和最爲得策。又曰：必不得已而與，貨財須作料錢、公使名目，使將靈鹽銀夏作兩鎮，則協予借於往時，而君臣名分不改矣。或欲速成和好而虧名分，則天下共恥之。雖強兵在境，有似戰而已矣。○元昊尋遣使同良佐來，所要請凡十一事，其欲稱男而不爲臣，猶執前議。鹽鐵判官任顓爲館伴，一切折以義，辭屈而去。命張子奭報使。是冬，元昊復遣其臣張延壽等繼來，時元昊已稱臣，而猶欲自賣買及以青鹽通中國，增歲賜至三十萬。詔雖許置榷場博易，增賜五萬，其議乃顓所陳者。○初，右正言孫甫言：與西人議和，有四害：契丹嘗使人諭之，使臣中國，今必恃功，一也；邊備復弛，二也；元昊得專力以制唃廝囉，三也；朝廷始議更張救弊，今苟和，又復安逸，四也。願陛下熟圖之。至是甫又言：今日尤在須擇將帥，夫擇將之術無他，在於責大臣而已。昔周世宗以秦鳳之亂，命宰臣王溥擇將，而得向拱，既成功，而世宗謂溥曰：平

秦鳳卿之力也蓋自古良將多由輔臣薦用去歲定川之敗陛下憂憤未已大臣乃言懷敏非材所致而邊事未足以煩聖念此實欺君之言且西戎爲邊患數年大臣不能選良將及其敗也則曰將帥非材以苟免其過豈非欺君之言乎青成之術不可更循前失今陝西兵官惟种世衡狄青王信材勇可戰可守自餘闒懦險貪者大臣不可謂不知也苟不知何以共謀國事旣知而更置惟在於速爾議者或謂秦州有唃厮囉之援賊必不敢入此又不料事機之甚也唃厮囉自爲曹瑋所敗豈無怨心近歲朝廷授以節制使圖元昊受命以來未嘗有一毫之效前月元昊破瞎氈而唃厮囉不敢出救旣不敢救其子況能爲秦州之援乎惟朝廷謹擇將帥而深計之

二月立四門學 以士庶子弟爲生員

三月呂夷簡罷 守司徒同議軍國大事先是夷簡數求罷陝西轉運孫沔上言祖宗有天下垂八十餘載未嘗以言廢人景祐以前紀綱未甚壞猶有感激進說之士觀今之政是可痛哭與一人爲陛下言者由宰相多忌而不用正人也夷簡在中書二十年三冠輔相言聽計行有宋得君一人而已未知何以爲陛下報夷簡意謂四方已寧百度已正欲因病默默而去無一言啓沃上心別白賢不肖雖盡南山之竹不足書其罪也若薦賢材合公議雖失之於始猶得之於終猶可寬天下萬世之責苟遂容身不救前過以柔而易制者升爲腹背以姦而可使者保爲羽翼以諂佞爲君子以庸懦爲長者使之在廊廟布臺閣上惑聖明下害生靈是張禹不獨生於漢而李林甫復見於今也在陛下察之而已書聞上不之罪議者喜其直至是夷簡以久疾求去上嘗剪髭賜之和藥未幾有是命

增諫官員 命王素歐陽脩知諫院余靖爲右正言諫院供職時陝西師老兵頓京東西盜起呂夷簡旣罷相上遂欲更天下弊事故增諫官員命素等爲之未幾蔡襄以詩賀素等言多勸微素等以其詩奏之遂命襄知諫院當時謂之四諫

夏四月以韓琦范仲淹爲樞密副使 命鄭戩爲陝西四路都部署兼招討等使以代之琦仲淹以西事未寧凡五辭不許而後就道○富弼言天下之人皆謂朝廷進用大臣常如此日太平不難致然西寇未殄亦須藉材若二人俱來或恐闕事暴論皆願一名召來使勵於內一名就授副樞之命且令在邊表裏相應事無不集以臣愚亦謂此說甚當未幾諫官歐陽脩亦言琦仲淹久在陝西備諳邊事是朝廷親信委任之人況二臣才識不類常人其所言所見之事不同常式陛下最宜加意訪問望時御便殿特召琦等從容訪問使其盡陳西邊事宜合如何處置

杜衍樞密使 初以樞密使召夏竦於蔡州臺諫交章論竦在陝西畏懦苟且元昊嘗榜塞下得竦首予錢三千爲賊所輕如此會竦至國門言者益衆王拱辰對上極言上未省遽起拱辰引上裾畢其說前後言者合十八疏上乃罷竦歸本鎭而用衍代之

王堯臣爲三司使 堯臣始受命言於上曰今國與民皆弊矣在陛下任臣者如何請自擇僚屬上納其言於是辟張昷之杜杞十餘人爲副使判官發累以辦治聞是歲堯臣取陝西河北河東三路未用兵前及用兵後歲出入錢帛糧草之數會計之寶元元年未用兵陝西入一千九百七十萬出二千一百五十萬河北入二千一十萬出一千八百二十萬河東入一千三十萬出八百五十萬用兵後陝西入三千三百九十萬出三千三百六十萬河北入二千七百四十萬出二千五百五十萬河東入一千一百七十萬出一千三百萬又計京師出入金帛寶元元年入一千九百五十萬出二千八百八十萬是歲郊祀故出入之數視常歲爲多慶曆二年入二千九百二十萬出二千六百一十萬皆有奇○時入內都知張永和建議取民僦舍錢十之三以助軍費堯臣入對曰此衰世之事召怨而攜民唐德宗所以致朱泚之亂也鹽鐵副使杜杞畏永和附會其說堯臣奏罷議乃定○堯臣爲三司使凡三年前使借內藏錢數百萬堯臣皆按籍還之而軍國之費猶沛然有餘益捽變三路轉運皆乞增鹽并課堯臣以上恩未嘗及遠人而反牟取厚利適足以斂怨

請罷之。**呂夷簡歸第**蔡襄論之也尋加司徒致仕初夷簡罷相以樞使召夏竦尋代以杜衍同時進用富弼韓琦范仲淹在二府歐陽脩等爲諫官於是國子監直講石介喜曰此盛德事也歌頌吾職其可已乎乃作慶曆聖德詩略曰皇帝龍興徐然言曰予有大業實賴輔弼汝得象殊重謹微密君仍相予笙鏞斯協昌朝儒者學問該洽汝貳二相庶績咸秩又曰惟仲淹弼一夔一契天實賚予予其敢忽曰衍汝來汝予黃髮遂長樞府兵政無蹶予早識琦琦有奇骨可屬大事斯厚如勃又曰惟脩惟靖立朝巘巘素相之後含中履正爲諫官正色在列衆賢之進如茅斯拔大姦之去如距斯脫予望太平日不踰浹詩所稱多一時名臣其言大姦蓋指竦也詩出孫復曰子禍始於此矣時仲淹琦適自陝西還朝道中得詩仲淹撫股謂琦曰爲此怪鬼輩壞了事也琦曰天下事不可如此如此必壞時介出入大臣之門頗招賓客預政事人多指目介不自安求出通判濮州未赴卒。後上謂輔臣曰自昔小人多爲朋黨亦有君子

之黨乎仲淹對曰臣在邊時見好戰者自爲黨而怯戰者亦自爲黨其在朝廷邪正之黨亦然惟聖心所察爾苟朋而爲善則於國家何害也竦銜介而仲淹等皆脩素所厚善脩言事一意徑行不以形迹嫌疑顧避竦因與其黨造爲黨論目衍仲淹及脩爲黨人脩乃作朋黨論上之略曰朋黨之說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又曰小人無朋惟君子則有之小人所好者利祿也所貪者貨財也當其同利之時暫相黨引以爲朋者僞也及其見利而爭先或利盡而交疏則反相賊害雖其兄弟親戚不能相保故臣謂小人無朋其暫爲朋者僞也君子則不然所守者道義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節以之修身則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國則同心而共濟終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故爲人君者但當退小人之僞朋用君子之眞朋則天下治矣又曰書曰受有臣億萬惟億萬心周有臣三千惟一心億萬人各異心可謂無朋矣而紂用以亡三千人惟一心可謂大朋矣而周用以興蓋君子之朋雖多而不厭故也於是爲黨論者惡脩擿語其情狀乃使

内侍藍元震上疏言范仲淹歐陽脩尹洙余靖前日蔡襄謂之四賢斥去未幾復還四人得志遂引襄爲同列以爵祿爲私惠朋黨轉相汲引不過二三年布滿要路則誤朝迷國誰敢有言上終不之信也**五月丁卯朔日有食之。忻州地大震。命轉運提刑並兼按察**參用歐陽脩之言也仍詔條具官吏能否以聞提點刑獄雖不帶使名並准此**築欽天壇**先是大旱得雨輔臣稱賀上曰天久不雨將害民田朕每焚香上禱于天昨夕寢殿中忽聞微雷遽起冠帶露立殿下須臾雨至衣皆沾濕移刻雨霽再拜以謝方敢升階自此向冀稿苗可救也章得象曰非陛下至誠曷以致天應若此上曰比欲下詔罪己撤樂減膳又恐近於崇飾虛名不若夙夜精心密禱爲佳爾尋命築壇于禁中名曰欽天**置武學**于武成王廟**沂州卒王倫叛討平之**殺巡檢使朱進

欲寇青州不得入遂轉掠淮南所向莫敢當已是獲於和州斬之。歐陽脩言近日四方盜賊寖多可謂腹心之疾今沂州軍賊王倫所爲楚泰等州連騎揚旗如入無人之境而巡尉返赴賊召其衣甲器械皆約束而歸之假令王倫周游江海之上南據閩廣而斷大嶺西入巴峽而窺西蜀設官吏據城邑誰爲捍御者此可謂腹心之大憂爲今計者必先峻法令法令峻則人知所畏自趨而擊賊請自今賊所經州縣奪衣甲官吏並追官勒停巡尉仍除名若賊入州城而不能捕殺州亦勒停都監監押仍除名若賊發而朝廷別差人捕獲其本界巡尉仍坐全火不獲之罪詔從樞密院施行余靖亦乞嚴爲督責捕賊賞罰等法從之**六月詔諸路條茶鹽等利害**詔曰議者多言天下茶鹽礬鐵銅銀坑冶之有遺利朕擢開括刻之政當抑而弗宣然尚慮有過取而傷民者轉運司其諭所部官吏條上利害以聞初議欲就茶鹽之禁及減商稅既而范仲淹以爲茶鹽商稅之入但分減商賈之利固於商賈未

甚有害也今國用未省歲入不可闕旣不取之於山澤及商賈必取之於農與其害農孰若取之商賈今爲計莫若省國用國用有餘當先寬賦役然後及商賈弛禁非所當先也其議遂寢

秋七月詔二府請對 許非時請對

定文武臣解官持服制 詔自今三司副使以上非領邊寄而遭父母喪者並聽解官然制武臣非在邊而願解官者亦聽之。嘉祐四年九月詔帶閤門祗候使臣內殿崇班以上太子率府率及正刺史以上遭父母喪並聽解官行服宗室解官仍給全俸

罷陜西內地營田 從韓琦之言也琦言興置營田本欲助邊以寬民力除沿邊有空閒膏腴土地可以開墾外其近裏州縣官吏不能體朝廷之意將逐年瘠薄無人請佃逃田抑勒近鄉人户分種或令送納租課緣人户自用兵以來科率勞弊至於已業尚多荒廢豈有餘力更及營田其所出租課多是虛抱送納請應陜西近裏州軍營田一切廢罷從之

范仲淹宣撫陜西 先是諫官歐陽脩等言仲淹有宰輔才不宜局在兵府願罷王舉正以仲淹代之上從其請以仲淹爲參政富弼爲樞密副使仲淹曰執政可由諫官而得乎固辭不拜弼直齎誥命納於上前口陳所以辭避之意因乞補外不許仲淹既辭參政願與韓琦迭出行邊上因付以西事而仲淹又言河東亦當爲備任師中嘗守并州上即命使河東兩人留京師第先移文兩路仲淹又請近臣同使每事議而後行庶無差失詔命田况爲副使

八月詔諫官日赴內朝 從知制誥田况之請也况言唐兩省自諫議大夫至拾遺補闕共二十人每宰相奏事諫官隨而入有所闕失即時規正皆中書門下之屬官也今諫議大夫無復職業自司諫正言知諫院皆補遺之任而朝廷責其言如大夫之職矣然地勢不親位序不正在朝廷間與衆人同臣前在諫院每聞一事皆諸處采問比及論列或至後時兼王素歐陽脩蔡襄皆以他官知諫院居兩省之職而不得預其列於理未便詔送兩制詳定奏乞欲今後比龍圖閣及修起居注例令日赴內朝從之。况嘗奏事論及政體上頗以好名爲非意在遏故常况退而著論上之略曰名者由實以生非徒好而自至者也黃帝三代之君非好名者而爲名休德偉若日月不能纖晦者有實而然也又曰陛下儼齋乾剛明聰斷則有英睿之名行威令攝奸宄則有神武之名斥奢汰革風俗則有崇儉之名屛冗濫覈會斂則有廣愛之名拔亮直惡諛媚則有納諫之名務苟簡違壅蔽則有勤政之名責功實抑僥倖則有求治之名今皆非之而不爲則天下何所望乎抑又聖賢之道曰名教忠謹之訓曰名節此羣臣諸儒所以尊輔朝廷紀綱人倫之大本也陛下從而非之則教化微節義廢矣苟無耻之徒爭進而勸沮之方不行矣豈聖王率下之意耶。時蝗潦繼作上責身引咎躬所道佛並走羣望况又言所以致災由役歛重而民愁怨役歛之重由國計日窘國計日窘由冗兵日衆今兵踰百萬比先朝幾三倍矣陜西河北河東三路民力耗弊人共知之不足言矣江淮荍麥已登而官責民輸錢物遂大賤其他科調不可勝計中産已下往往絶食民愁如此未聞陛下與兩府大臣議所以救之乃欲以一德音數視牌上塵讁咎臣所以不得已而言也夫國之養兵其上者戰其下者役苟不堪此則爲冗食今諸路宣毅廣捷等軍其間孱弱者甚衆大不堪戰小不堪役遂處推務廣募以邀賞格豈復顧國家之利害哉宜分遣幹臣揀選諸路宣毅廣捷等兵不堪戰者並降爲廂軍不堪役者並放停議者必曰兵驕日久恐以致亂此懦事之繁者也往年韓琦汰邊兵萬餘人豈聞有爲亂者今天下財用不足以贍冗兵尚或顧惜不思救弊之原臣竊憂之

以范仲淹參知政事富弼爲樞密副使 初弼以奉使昌朝以館伴有勞弼除樞密副使昌朝參知政事弼力辭上察其意堅特改命弼爲翰林侍讀學士至是復以命弼弼猶固辭會元昊使辭羣臣班紫宸殿門上俟弼綴樞密院班乃坐且使宰臣諭曰此朝廷特用非以使虜故也弼不得已乃受。知諫院蔡襄言

巳差仲淹宣撫陝西又除參知政事未有廻邊之日竊以西賊遣使入朝其言驕慢必無可從之理原其狡心本無欲和之意朝廷既罷遣之其勢必須用兵邊將雖多莫如朝廷擬柄臣以臨之柄臣之中莫如仲淹自行望於西人未行之間早遣廻邊與使後時以失大計

韓琦宣撫陝西 先是范仲淹任帥中分路宣撫踰月皆未行琦言賊恐乘盜塞邊當速遣仲淹可東臣方壯可備奔走師中宿舊大臣毋勞往乃留琦代仲淹帥中卒不行琦既至陝西屬歲大饑羣盜嘯聚商號之郊張海郭邈山党君子范三李宗者爲之渠率而光化軍叛卒邵興亦聚衆爲亂琦遣官屬授方略悉討平之關輔邊被堵是歲大旱河中同華等十餘州飢民相率東徙琦選官分諸州縣發省倉以振之滴華同三州所活百五十四萬餘人他州人稱是又選其軍不堪征戰者停放一萬二千人是冬召琦歸闕

罷武學 既立武學而議者以爲古名將如諸葛羊祜杜預裴度等豈嘗專學孫吳立學無謂故也

九月桂陽蠻寇邊 湖南提刑楊畋募兵討之平其六峒

命輔臣條奏急務 上既擢范仲淹韓琦富弼等每進見必以太平責之數令條奏當世之務仲淹語人曰上用我至矣然事有後先且革弊於久安非朝夕可能也上再賜手詔促曰比以中外人望不次用卿等今琦暫往陝西仲淹弼宜與宰臣章得象盡心事國毋或有所顧避其當世急務有可建明者悉爲朕陳之既又開天章閣召對賜坐給筆札使疏于前仲淹弼皆皇恐避席退列奏十事一曰明黜陟文武不問勞逸賢否一以歲月敘遷非建勞考績之法請二府非有大功大善不遷內外官須在職滿三年在京百司非保舉選差者須通滿五年乃得磨勘二曰抑僥倖任子法弊究監日增請罷少卿監以上乾元節恩澤正郎以下若監司邊任須在職二年始得蔭子弟大臣不得薦子弟任館閣三曰精貢舉進士試詞賦諸科試墨義不考經行請諸路州軍學皆置教授其取士科進士先策論後詩賦諸科兼通經義發解者不以卷首來考覆行無

闕者以名聞四曰擇官長判史縣令計資而遷多不得人請委二府先選轉運使提點刑獄大藩知州次委兩制三司御史臺開封府官諸路監司舉知州知州舉知縣限其人數以舉主多者從中書選除五曰均公田外官職田不均吏祿薄不能安廉請均其入而第給之六曰厚農桑臣知蘇州日檢點簿書一州之田係出稅者三萬四千頃中稔之利每畝得米二石至三石計出米七百餘萬石東南每歲上供之數六百萬石乃一州所出臣詢訪高年則云曩時兩浙未歸朝廷蘇州有營田軍四都共七八千人專爲田事導河築堤以減水患于時民間錢五十文糴白米一石今江浙圩塘太半隳廢故縣官責糴於民京東西所在積水請每歲預下諸路令吏民言農田利害選官治之別定勸課之法以減漕運七曰修武備聚兵京師財力不給請約府兵法募畿輔強壯五萬爲衛士以助正兵三時教戰省給贍之費畿輔有成法則諸道舉行可行八曰減徭役戶口耗而吏員不減民所以重困也請省縣邑戶少者爲鎮併使州兩院爲一職官白直給以州兵其不應受役者悉歸之農九曰覃恩信三歲一赦謂除逋責而所在廢格主恩請遣者重寘於法每赦後別遣使按視其所當行者十曰重命令百司建立法度率爾頒行旋復釐改請先委政事之臣參議可以久行者刪去煩冗裁爲制敕行下既而頒復以二廣陰相連結自契丹得燕薊以北拓跋得靈夏以西其間豪傑皆爲之用文書法令略與中國等而勁兵驍將尤其所長者我當作以勍敵庶幾可禦乃別爲二策以上縣以上僥倖去宿弊爲本及欲漸易監司之不才者使澄汰所部吏其言如是而上方信嚮仲淹悉用其說當著爲令者皆以詔書畫一頒下獨府兵輔臣共以爲不可而止

以章得象監修國史兼譯經潤文使 自是譯經潤文降麻入銜矣

冬十月光化軍兵亂討平之。嚴監司選 以張昷之王素沈邈爲河北淮南京東路都轉運按察使用范仲淹富弼等之言也先是仲淹等請詔二

府通選轉運按察使既得人即委逐路自擇知州知州自擇知縣於是昷之等首被玆選。時以高易簡杜無擇王鼎宋選楊畢分使諸路既而又選京朝官劉緯周沆李上交高惟幾裴儆張固王綽王罕曹穎叔為之。諫官歐陽脩亦乞差按察使糾察年老病患贓汚不才四色之人並行澄汰且曰天下之事積弊已多欲事事更變則力未能周而煩擾難行欲漸漸整緝則弊已極而未能速效如欲用功少為利博及民速於事功則莫若精選明幹朝臣十許人分行天下盡籍官吏能否生而升黜之如臣前所陳而後可。淮南舊以二稅折變得羨餘數十萬素至罷之歲計亦辦素未嘗以細故摘發官吏切若闊於事情然所布耳目甚廣間有按按者皆罪法必得故人人若素坐視其家莫敢為非矣。尋又以李絢為京西轉運按察使時范雍知河南王舉正知許州任師中知陳州任布知河陽並二府舊臣絢皆以不才奏之。仲淹之選監司也取班簿視不才監司每見一人姓名一筆勾之弼曰一筆勾之甚易焉知一家哭矣仲淹曰一家哭何

如一路哭耶遂悉罷之。尋又用杜杞為廣西轉運按察

復轉運判官。定遷秩格

用范仲淹所上十事其一曰明黜陟也詔略曰兩地臣僚非有勳德善狀不得非時進秩罷者毋以轉官帶職為例兩省以上舊四年一遷官今具殿歷聽旨京朝官磨勘年限內有無勞績及舉者數取旨朝官須三年無私罪而有監司若清望官五人為保任方遷員外郎舉者數不足增二年臺郎中少卿監亦如之遷大卿監諫議并為常例悉罷百監物務入親民次通判知州皆用舉者數不足毋輒關陞

城水洛

初德順軍之西南二百里有城曰水洛川平土沃環城雜氐數萬帳又有水輸銀銅之利曹瑋在秦州時嘗經營不能其後靜邊寨主劉滬密使人說城主鐸廝那令內附會陝西都部署鄭戩行邊滬遂召鐸廝那來獻水洛結公城為屬戶戩亦言若就築為城可得蕃兵三五萬人共捍西賊從之戩即令滬將兵往受地既至而氐情中變聚兵數萬圍之滬兵纔千數前後數百里無援滬坐胡床指揮進退一戰而氐潰遂奔至石門皆稽顙請服因盡驅其衆隸麾下以通秦渭之路樞密副使韓琦言臣宣撫陝西至涇原閱修水洛城頗為未便盡其功以百萬計又須三四千兵守之所費如此止求一日通秦渭援兵況滬等進兵小寨亦豈能阻是雖無水洛之援官軍自可往來乃詔罷戩四路都部署改知永興軍而戩又極言城之便命滬董士廉督役如故知渭州尹洙亦以為不便召滬士廉歸不聽洙怒乃使副都部署狄青械滬士廉送德順軍獄氐衆驚擾收積聚殺吏民為亂戩力爭于朝乃命鹽鐵副使魚周詢與戩相其利害既至而氐衆詣詢願助工役詢是戩議乃復以滬為寨主而卒城之滬坐違本路帥命詔降一秩而士廉亦罰金。其後士廉詣闕訴洙知渭州日以公使錢貸部將及私自貸詔遣御史劉湜就鞠于渭州湜希宰相意頗傅致重法洙竟坐貶湜既還擢知雜御史尋除鹽鐵副使洙後與孫甫相遇二人皆好辯論對湜詰幾日無所不道而洙未嘗一言及湜者甫問曰劉湜乃欲致師魯於死者而師魯未嘗一言及之何也洙曰洙

與湜本無不足其希時宰意欲害洙乃湜不能自立爾洙何恨於是子甫由是深伏其識量

十一月上

清宮災 尋有詔以宮地為華軍營

定館職格 此用范仲淹所上十事二曰抑僥倖也詔兩府及大兩省官不得乞子弟為館職及讀書之類進士上三人一任回進文召試補之

復監察御史裏行 以李京包拯為之二人中丞王拱辰所薦也景祐初置殿中侍御史裏行監察御史裏行凡四人既而久闕不除於是詔以兩人為之京嘗知魏縣奉法嚴正吏不便欲以奇中京遽相率遣去監司果議以苛刻斥知府任布曰如此適傳吏計中京賴以免拯合肥人事父母以孝聞嘗知天長縣有訴盜割牛舌者拯使歸屠其牛鬻之既而又有告殺牛者拯曰何為割某家牛舌而又告之盜者驚伏徙知端州州歲貢硯前守緣貢率取十倍以遺權貴人拯命製者才足貢數歲滿不持一硯歸

更蔭補法 亦用范仲淹所上十事其二曰抑僥倖也詔略曰今之蔭

補推恩大廣疎宗稚齒並皆仕進其者爲令使夫家嗣先録以篤爲後之體支子限年以明入官之重設考課之格立保任之條宰相使相舊蔭子爲將作監丞朞親大祝奉禮郎參樞子太祝奉禮郎朞親校書郎僕射尚書三司使翰林至樞密直學士丞郎子校書郎或正字朞親寺監主簿

自今子及朞親尊屬如舊餘親第補試銜罷

圖閣直學士至知雜子寺監主簿朞親試銜惟長子如舊餘親第補試銜郎中省府推判官館職舊郎恩許薦補其當以贓抵罪降官至郎中及員外郎任館職者止廕一子凡選人年二十五以上爲郊限半年赴銓投狀於尚書試論或試經義律文及格者放選不中者守選三試不中有京朝官三人保任者補遠地判司簿尉京官年二十五以上赴試于國子監考法如選人中格者調官其武臣使相樞密宣徽節度使子爲供奉官朞親侍禁就軍至内客省使子侍禁朞親殿直客省至閤門使子殿直朞親奉職刺史至諸司副承旨子奉職朞親借職子及朞親尊屬如舊餘親第官之乘班者於軍頭司試弓弩三班院試書算試六韜孫吳義中格而兼弓弩或試武藝而兼通書算者皆爲優等補遠任武藝不群而書算詳備者爲異等引見聽旨長子不限年餘子孫年過十五弟姪年過二十乃得蔭自是任子之恩殺矣然猶未大艾也

限職田 此用范仲淹等所上十事其五曰均公田也自大藩長吏二十頃至簿尉監當各有差自此人有定制土有定限吏以職田抵罪比前日稍希闊焉

五星同出東方 司天監言主十中國大安

二月以南京府學爲國子監 ○ 禁獻祥瑞

是月澧州獻瑞木有文曰太平之道諫官歐陽脩言方今西羌叛逆未平之患在前北虜驕悖藏伏之禍在後一事未減一患已萌加以西則瀘戎南則湖嶺凡與兩寇連接無一處無事而又内則百姓困窮盗賊縱橫昨京西陝西出兵八九千人鋪數百人之盗不能一時翦滅只是僅能潰散然却於別處結集今張海雖死而達州軍賊已數百人又役使其勢不小興州又奏八九千人州縣惶惶何以存齊以臣視之乃是四海騷然萬物失所實未見太平之象臣聞天道貴信示人不欺臣不敢遠引他事只以今年内事驗之昨夏秋之間太白經天累月不滅金木相掩近在端門考於星占皆是天下大兵將起之象豈有纔出大兵之象又出太平之字一歲之内前後頓殊星象甚天異不虛出宜於戒懼常合修省而草木萬類變化無常不可信憑臣又思若使木文不僞實是天生則亦有深意蓋其文止曰太平之道其意可推也夫自古帝王致太平皆自有道得其道則太平失其道則危亂臣視方今但見其失未見其得也願陛下憂勤萬務舉賢納善常如近日不生逸豫則三二歲間漸期修理若以前賊張海等小寇便謂後賊不足憂以近京得雪便謂天下大豐熟見北虜不舉兵便謂必無事見西賊通使便謂可罷兵指望太平漸生安逸則此瑞木乃是惑事之妖木爾上納之詔諸瑞不許進獻 ○ 皇祐三年無爲軍獻芝草上曰朕以豐年爲瑞賢臣爲寶至於草木魚蟲之異焉足尚哉詔却之御筆詔等標特免罪仍戒天下自今毋得以聞

河北雨赤雪河東地震 凡五六年不止

孫甫上疏言赤雪者赤眚也人君舒緩之應晉太康中河陰降赤雪時武帝怠於政事荒宴後宫每見臣下多道常事不及經國遠圖故招赤眚之怪終致晉亂地震者陰盛也陰之象臣也後宫也戎狄也三者不可過盛過盛則陰爲變而動矣唐高宗本封于晉及即位晉州經歲地震宰相張行成言晉女謁用事大臣陰謀宜制於未萌其後武昭儀專恣幾移唐祚天地災變固不虛應今陛下救舒緩之失莫若自主威福時出英斷以懾姦邪救陰盛之變莫若外謹戎備内制後宫此應天之實也甫又曰景福内庫祖宗積經費之餘以備非常之用近歲諸路之物多入内庫昔唐置瓊林大盈二庫率供燕游後耗災陸贄諫罷之今景福之積類唐二庫且後宫之數臣雖不知但聞三司計内食者千餘人近聞染院裝線甚急以備宮中支用而左藏所積紅羅去冬已絶他物稱此則浮費可知也惟陛下罷省之立可感動人心以消災沴上

曰用物在有司
朕恨不知耳

甲申 慶曆四年春正月宜州蠻歐希範反討平之是夏以杜杞爲廣西轉運按察兼安撫越明年討平之杞誘殺希範及降者六百餘人○寶元初朝廷出兵討安化叛蠻杞時知横州言横爲邕欽廉三郡咽喉可屯兵應援三郡願擇文臣練嶺外事者以爲牧守使經制邊事於是執政請用杞諫官余靖言朝廷蓄養賢俊當如民家收蓄財貨平時先有禁度至急乃得其用伏自去年已來陝西擧知州始用杜杞三司擇判官則又用杞京西多盜賊則又用杞今兹蠻人作叛則又用杞皆席未暖而移之是使杜杞有奔命之勞朝廷有乏賢之歎如斯事體良亦可惜今二年之内講求賢俊只知有一杜杞何親聽之不廣示天下之狹也設使別路更有賊盜則將又移杜杞無乃取笑四方乎每見大臣謀事當平居無事時優游暇逸如不足憂者及一隅有警則倉惶錯易如素不經心者且去年冬兩府大臣共議諸路轉運使田瑜爲廣西轉運使梁載爲判官必謂才能出人今蠻徼纔動未見瑜等如何處置有甚利害早已疑之此擇人之術不自信矣始若不知則如勿用只如近差王紲往湖南安撫待其奏報不中事節乃知其人不可委任知人不明爲害不細伏望陛下救諭兩府大臣廣思博採天下賢才以應萬務無使臨事倉卒有乏才之歎則社稷之福 二月振陝西饑出内庫銀二萬兩 罷陝西都部署復分路置使從韓琦之言也 開經筵上御邇英閣召輔臣觀圖畫皆前世帝王之迹可爲規戒者因命天章閣侍講曾公亮丁度翰林侍讀學士王洙等講彖數刻乃罷○自元昊反罷進講崇政殿說書趙師民寶元二年上書言十五事略曰輔相之本在於進賢退邪不可使浮躁之徒以希附獲進幽素之倫以間隔見疑又曰將帥敗衂亦慮陛下將將之未盡善又曰今兹之近侍將來之宰輔也當詳於老成考其篤行又曰用兵以來吏能尤顯嚴督責以爲善治促賦斂以爲能才外飾拊養之名内行苛刻之實或束疲民以爲軍卒受招募之賞或縱姦吏傍緣公賦違率制之欲又曰將領之臣私其左右而暴虐吏士衣食之不恤器械之不利擧天下之衆困於小吏用是故也又曰昔晁錯上言募人徙邊今近塞數千里而田畝將百萬徒患所以教養馴馭未盡其方人力殫盡國用衰減有邊民而不善用也苟知積聚之術盡發縱之能比之遠戍之士新募之卒其才勇豈但倍哉又曰諫官御史不務規正專爲伺察摘擿纖微之纍訐揚幽昧之私豈諍臣皆非其人所以詰詢之義未當也又曰帝王治經與品庶異不獨玩空文占古語也天下無事右文之治於是在天下有事經武之圖於是出今方外小有事臣等不復進見二年矣苟不足奉大問則屏斥之無足惜以爲先王之遺籍古人之陳篇可以講與事之朝不足贊有爲之世臣愚以爲過矣又曰唐德宗中才之主逐亡竄向一詔罪己天下知其中興近詔書之下先自稱美其有災咎又爲文飾士民識者豈無竊笑代言之臣非皆未嫺習使然爾累千餘言又爲勸講箴以獻至是乃復命講讀經史○上嘗謂公亮等曰卿等宿儒博學多所發明朕雖盛暑亦未嘗倦但恐卿等勞爾丁度進曰自古帝王臨御日久并内或聲色則外窮兵黷武陛下即位二十年孜孜聖學雖堯舜之聰明不是過[illegible]謙自稱謝 三月詔州縣立學更定科擧法此用范仲淹等所上十事其三曰精貢擧也仲淹意欲復古勸學數言興學校本行實詔近臣議於是翰林學士宋祁等合奏言今教不本於學校士不察於鄉里則不能覈名實有司束以聲病學者專於記誦不足盡人材臣等參考衆說擇其便於今者莫若使士皆土著而教之於學校則學者修飭矣先策論則文詞者留心於治亂矣簡程式則閎博者得以馳騁矣問大義則執經者不專於記誦矣乃詔州縣立學本道使者選屬部爲教授不足則取於鄉里宿學之有道業者士須在學三百日乃聽預秋賦舊嘗充賦者百日而止試于州

者令相保任有匿服犯刑虧行冒名等禁三場先策次論次詩賦通考爲去取而罷帖經墨義士通經術願對大義者試十道司爲永式初保寧軍推官胡瑗教授湖州科條纖悉備具諸生信愛如其子弟至是下湖州取其法著爲學令○是冬詔罷日限以余靖言廣賢舍所以待有志之士去日限所以寬食貧之人或者謂仲淹既去而執政意皆異故有是詔

賜近臣御書 御邇英閣出御書十三軸九三十五事一曰遵祖宗訓至三十五曰一善可求小瑕不棄大抵皆述上念祖宗下思政治安危成敗忠邪善惡等事及危辛論一幅上顧學士丁度等曰朕聽書之暇取臣寮上言及進對事目可施於政治者書以分賜卿等度暨天章閣侍講曾公亮楊安國王洙等既拜賜請釋其義許之既而度等上答邇英聖問一卷上覽之終篇指其中大者六事付中書樞密院行之答聖問者即所釋三十五事也其序略曰自古求治之主行此數事在明與威斷爾明則不惑威貝書柄斷則能行總是三者守而勿失非聖人孰能爲之唐憲宗留心庶政宰臣陳説政要必曰卿等既爲朕言之常須行之勿空陳而已李絳對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臣等亦願陛下日與輔臣舉而行之無使唐之君臣專美前代也○上嘗謂輔臣曰朕每令講讀官敷經義于前未嘗令有諱避近講詩國風多刺譏亂世之事殊得以爲監戒章得象對曰陛下留思六經能遠監前代興亡之迹此致圖治之要○皇祐四年夏內出歙器以示講讀官丁度等初太宗嘗作此器眞宗著論上製後述焉

江淮兩浙旱○

夏四月以錫慶院爲太學尋罷之 判國子監王拱辰等言首善自京師漢太學二百四十房千八百餘室生徒三萬人唐學舍亦千二百間今國子監才二百楹不足以容學者請以錫慶院爲太學從之越來春以三司言更造錫慶院之財費多而廣使錢實之所不可闕卻別擇材

瀘夷寇邊○**五月忻州地震** 有聲如雷 **幸國子監** 謁文宣王

傳儐擯上詩再拜次詣武成王廟皆非常禮

元昊復稱臣 自號夏國主復遣其臣尹興則揚守素來議事諫官余靖言景德中契丹舉國深入先帝與之對壘河上止以三十萬物通和今元昊解仇與物遂至二十六萬且元昊書其名雖順其詞甚侍自言通和之事非其本心今與物雖多豈改職備又契丹聞元昊得物之數寧不生心月元昊所求不宜盡許惟審訂之○先是樞密副使韓琦參知政事范仲淹並對上四策曰元昊返川之戰作僞詔誘邊人欲定關中嘉濮多叛人陷於寇漢必以符檄元魏事遊說元昊使其侵取漢地而以漢人守之則僞貴可如其意乃知非獨元昊志在侵漢實漢之叛人爲賊謀也爲今之策當以和好爲權宜以戰守爲實務誠盡一言之其一曰元昊屢乘戰勝而乃稱求通蓋所獲者大利所屈者虛稱國家以生靈爲念不可不納此和策之得也其二曰久守之計則莫若畜土兵蓋其衆諳山川而習戰鬭比之東兵其功相倍然沿邊土兵數少當益招置之若有近裏土兵願改隸邊寨者即遷其家而團集之此守策之得也其三曰元昊巢穴實在河外河外之兵懦而罕戰惟横山一帶人馬精勁慣習戰鬭與漢界相附每入寇必爲前鋒請於鄜延環慶涇原路各爲三軍觀賊之隙使三軍互掠于横山元昊若失横山之勢可謂斷去右臂此攻策之得也其四曰臣等既以三策陳之又以北伏爲憂請朝廷力行七事以防大患一密爲經略二再議兵屯三專於選將四急於教戰五訓練義勇六修京師外城七密定討伐之謀其二論再議兵屯以爲自來眞定府定州高陽關分爲二路其所轄兵馬未甚整齊乃有一州兵馬却屬兩路之轄又未曉本路將來於何處控扼合用重兵若干又甚處只宜固守合屯兵若干及三路互相應援次第須差近臣往彼密爲經畫方可預定法制臨時不至差失其四論急於教戰以爲今河北所籍義勇雖約唐之府兵法制三時務農一時教戰然未建府衛之官而法制不行號令不一須則選知縣縣令可治兵者并增將校使人人各知軍中之法漸漸可用斯爲強兵制虜之本矣其六論修京師外城以爲後

庫無備契丹一舉直陷洛陽石晉無備契丹一舉直陷京師
契丹之心于今驕慢且邊城堅而難攻京師坦而無備北戎
一朝稱兵必謀深入我以京師無備必俱河朔重兵與之力
戰彼戰或勝則更與所顧直趨澶淵若京城堅固則戎河朔
之兵勿與戰彼不得戰則無乘勢之氣欲謀深入則前有堅
城後有重兵必將沮而自退退而不堅則邀之擊之皆可也
故修京城者非徒禦寇誠以伐深入之謀是日琦仲淹指陳
上前數刻乃罷○諫官余靖言竊聞大臣建議內有修京城
置府兵二事伏以廟堂議論天下具瞻帝王言動萬世爲法
安危所繫舉措非輕事之幾微不可不重難與慮始人之常
情臣願陛下深思遠慮以安民爲本臣請條陳二事望陛下
擇其可否臣聞西戎僭號之初宋郊請修函谷關此時關中
動搖朝廷棄關西而自守今無故而修京城乃是捨天下
之大而爲嬰城自守之計四方聞之豈不動搖強弱之勢正
在此矣與戎而城春秋所譏守在四夷義不如此又前歲以
邊郡之警而河北諸路揀點鄉兵天下百萬農夫皆失其業
北胡侵害亦隨而至乃是鄉兵之利未集而先致其害也况
今北胡之賂既厚西戎之好既講雖知信誓不可深保嗷嗷
蒼生咸望寧泰而都畿之下先自擾之根本不牢四方何所
望哉苟覬伏恃險具起以爲失詞宣王料民山甫言其害致
惟是二者皆古今之所戒而安危之所起願陛下捨此二策
別議遠圖之術二策竟不果行○時仲淹受命主西事富弼
主北事弼條上河北守禦十二策大畧守策其一曰河北
三十六州軍沿邊次邊北京雄霸寧冀都保瀛莫滄鎮定十
一州廣信等七軍北平一寨總十九城皆要害之地定爲右
臂滄爲左臂瀛爲腹心北京爲頭角此四城乃河朔之望也
餘十五城爲指爪支節乃四城之所使也瀛定滄各置一帥
北京置一大帥餘十五城分隸定瀛滄三路擇善將守之都
用兵三十萬分置十九城若敗則右救瀛失則橫援其外十
七城不復置兵只以本郡鄉兵堅守不使出戰其二曰十九
州軍寨在河朔尤爲要害乞選差長吏并使久於其任其三
曰除上十九州軍寨長吏選人久任外其餘小大文武官并
十九州軍長吏以下並乞詔本路監司帥臣舉充或委樞密
院三班審官銓司選擇其四曰備軍食據守邊兵合留外駐
泊屯駐就糧諸軍分屯於河南等州遇有警急發材召之不
旬月可到又緣大河置數倉支河南民税及漕江淮粟實之
亦足以寬河朔之困之民其五曰河北最號勁兵處虜每入
境惟憚此兵臣願自入河北募土人爲禁兵每一指揮即代
南一指揮歸營不數年三十萬盡得北兵又教之精勇則匈
奴自當畏服其六曰北虜風俗貴親率以近親爲名王將相
以治國事以掌兵柄而信任焉所以視中國用人亦如己國
燕王威望著於北虜燕薊小兒夜啼輒曰八大王來也於是
小兒輒止啼每牽牛馬渡河旅拒未進又曰必是八大王在
河裏其畏如此虜使每見南使未嘗不問王安否及所在今
年王薨識者亦憂之謂王之生北虜以朝廷爲重王之薨北
虜以朝廷爲輕矣臣願陛下擇宗室中年長知書識道理曉
人事數人爲王總千里內州內可以藩屏王室外可以威示
四夷此有國之急務也禦策其一曰北虜惟習騎兵無闘以
南兵皆入内地虜人大喜願自今北虜若入寇緣邊土兵只
在本處不得令總管司抽移若逐處土兵尚少却以南兵益
之其二曰虜且守盟不動則無先發但用臣上篇屯兵之法
足以固守萬一渝盟入寇用臣之策可以轉禍爲福逞志虜
偵矣何以陳之今虜若寇邊必由廣信西而來虜騎初入部
緣邊州軍堅壁示弱不得出兵虜必不顧而進將及鎮定亦
堅壁虜必易我而懈於是令廣信安肅保州三城開壁會兵
張擊之亦擊而不與戰虜必分兵備禦已而令鎮定亦開壁
不與戰虜既前後受敵必未敢長驅而南於是我急從滄州
取海上路以數千艘出輕兵三萬趨平州入符家寨口則
入燕薊矣雄霸之間即景德虜騎東歸之路也又出精兵二
萬直抵燕京會滄州兵掎其腹心破其積聚虜見兩下兵入
莫知爲計矣燕地既亂入寇者必有歸心又爲王師所牽而
不能深去於是乘其向背之際使沿邊三城及鎮定兵合擊
必大破之追奔及燕盡逐虜騎過山後以兵守居庸關古北
口松亭關符家寨則虜騎無復南者因其妄動可以一舉而

復全燕之地拔數郡陷蕃之族平胃朝切骨之恨臣自謂與還策矣假陛下謹重未欲爲此即請施入之後屯重兵於西山下虜雖有所掠而東出無路進退不遂於是以十九城之兵分布掩擊必使退敗虜勢既蹙與和則久亦制匈奴之丁策也其三曰結燕薊豪傑使爲内應其四曰招納高麗使牽制内顧之憂其五曰鎮定西山有谷口十餘道盡通北界山後之路景德以前溪嶮峡狹林木壅遏故虜騎罕由斯路而入今聞契丹自山後斬伐林木開鑿道路直抵西山漢界今則往來通快可以行師當得驍幹護塞若隆往經制如何屯戍如何衛捍先事而定以待其來其六曰祁澤舊非要郡宿兵至少城壘迫而庳陋宜擴而高之以防攻迫其七曰漢鼻以南匈奴入寇率由上郡雁門代州定襄等路盡中國搤全盛之地有險可守自石晉割燕薊入契丹中國無險可守故虜騎直出燕南不復尋定襄等路今朝廷若留意河朔邊郡有備虜不可得而入須從別路以來或雖可入寇算取定襄等路爲之防凡此守禦十二策十三條是臣庚辰壬午年奉使契丹日於河北往回十餘次詢訪邊士豪并内地父老傳採參較得之甚詳伏望陛下令兩府會議可者更行之其未可者更相致詰而是正之又曰惟願解臣密職典河朔一要郡得以盡勤經營邊事或可稍寬陛下北顧之憂疏凡累千言弼踈所指八大王者謂燕王元儼也乃太宗子薨於是年春謚恭肅

六月開寶寺塔災

修起居注余靖上疏曰五行之占本是災變宜戒懼以答天意而聞有詔取舊瘞舍利入禁中道路傳言舍利在内庭有光怪竊恐巧佞之人推爲靈異再圖營造臣聞帝王之道能動恰懿德感得人心則雖有危難後必安濟自西陲用兵國帑虛竭民亡儲蓄十室九空陛下如不恤民病廣事浮費以奉佛求福非天下所望也若以舍利經火不壞即本在土中火所不及若言舍利能出光怪必有神物憑之此妄言也且一塔不能自衛爲火所毀況藉其福以庇於民哉昔梁武帝造長干塔時舍利亦常有光及臺城之敗何能致福況胡人軍校皆呼舍利入宮不祥之語尤可深也

范仲淹宣撫陝西河東

始仲淹以忤呂夷簡放逐者數年士大夫持二人曲直交指爲朋黨及陝西用兵天子以仲淹士望所屬拔用護邊及夷簡罷召還倚以爲治中外想望其功業而仲淹亦感激奮遇以天下爲己任遂與富弼日夜謀慮興致太平然規摹闊大論者以爲難行及按察使多所舉劾人心不自安任子恩薄磨勘法密僥倖者不便於是謗毀浸盛而朋黨之論滋不可解然仲淹弼守所議弗變先是石介奏記於弼責以行伊周之事夏竦怨介斥己又欲因是傾弼等乃使女奴陰習介書久之習成遂改伊周曰伊霍而僞作介爲弼撰廢立詔草飛語上聞上雖不信而仲淹弼始恐懼不敢自安于朝皆請出按西北邊未許適有邊奏仲淹因請行乃有是命○時仲淹疑契丹入寇欲大發兵爲備杜衍謂契丹必不來兵不可妄出仲淹爭議上前詆衍語甚切仲淹嘗以父事衍衍不以爲恨既退仲淹猶力爭韓琦曰若爾則琦當請行不須朝廷一人一騎仲淹怒再求對首奏琦語然兵卒不發仲淹亦不以爲忤也○初仲淹之出也過鄭州因見呂夷簡問何事遽出仲淹對以暫往經撫兩路事畢即還夷簡曰君此行正蹈危機豈復再入仲淹未諭其旨

京師旱蝗

上謂輔臣曰方歲旱而飛蝗滋甚百姓何罪而罹此默禱上帝願歸咎于朕躬章得象對曰臣等不能輔理宣化致災斯民且貽陛下憂今聖言及此必有以上感天心矣諫官余靖等言臣等伏覩陛下以災變屢見飛蝗爲孽責躬引過祈于天地宗廟社稷不令缺及萬方臣等伏念災異之來實由人事政治闕失感動天地今陛下既有引過之言發於天地神祇矣伏乞陛下必踐其言必行其實踐言行實之要莫若專聽斷攬威權號令信於人恩澤及於下則災異消而和氣應矣

秋七月宗室德文封東平王

始用富弼議次第封拜宗室爲郡王國公若凡十人以德文屬尊且賢方漢東平王蒼故事封東平王

契丹來告伐元昊

曰元昊負中國當誅今將兵臨賊境或元昊乞稱臣

李無丞許其實以紿契丹降人討之詐中國爲名也上以契丹來書及朝廷復書宣示承旨丁度學士王堯臣吳育宋祁中丞王拱辰知雜沈邈度等謂來書大意以元昊不順朝廷遂乘釁興兵恐滸入之後却歸朝廷乞拒而不納今答書便云於元昊理難拒絕則昊得新附之小羌違久和之強虜莫若以大義而兩存之臣謂宜降詔與元昊言昨許再盟蓋因契丹有書來言彼昊甥舅之親遂議開納今却知國中誘契丹邊户虧事大之體虛納款之本意當須復順契丹早降嫁降則誓書封冊便可施行仍乞於契丹回書中言已降詔與元昊若執迷不復則義絕未晚如此則於西人無斗絕之由於北敵結怨之端於是復書畧曰聞親師徒直臨賊境若以元昊於北朝失事大之禮則自宜問罪若以其於本朝稽効順之誠則不須出師況延州近奏元昊已遣楊守素賫誓文入界若不依初約則猶可退還如盡遵承則何以却也乃命右正言余靖報使○宗眞親將至夏國境上各據山屯兵相待曩霄奉卮酒爲壽大合樂折箭爲誓及罷契丹夜以兵却曩霄反爲所敗曩霄縱其去○韓琦言今朝廷若便謂大平則後有大憂者三若憂及遠則後有大利者一羌人雖暫循臣禮而歲邀厚賂且契丹勢素強而夏人尚敢與之抗若使其國充實我邊備少弛則必窺關輔此大憂也契丹必討不得志而見朝廷封冊曩霄心必不樂異日或假盟書此大憂二也今歲遺契丹五十萬夏國二十五萬取之於民日以朘削不幸數乘水旱之災則盜生腹心此大憂三也若丹能保守歲寄夏人而反敗恐自此交兵未已若能練將蓄財用下詔一霄之弊則幽薊要一舉可圖此大利一也陝西四路經罷招討使而邊備不可弛請還近臣爲之帥每以久任使其經營一方又諸路昨招置宣毅兵僅十一萬欲充實河東河北外其京東西淮浙江湖福建等路人每指揮可減以三百人爲額上悉用其言

八月保州軍亂討平之

眞定府定州路安撫田況遣李昭亮招降之降者二千餘其造逆四百餘人況盡得其姓名命楊懷敏率兵入城悉坑殺之餘悉分隸諸州宣撫使富弼恐復生變與都轉運使歐陽脩相遇於內黃夜半屏人謀欲使諸州同日誅之脩曰禍莫大於殺已降況脅從乎既非朝命諸州有一不從爲變不細弼悟乃止

富弼宣撫河北

弼力求出以避夏竦之譖也

以歐陽脩爲河北轉運按察使

上面諭脩曰如爲久居計有事第言之脩對以諫官乃得風聞今在外使事有指越職罪也上曰事苟宜聞不可以中外爲辭○越明年脩上言向被密旨令圖本道利害陳爲邊備而臣之本司不得與機事且欲使邊臣之權盡調度軍儲須量舒急按察將吏宜知當否欲請與聞從之脩又言北虜近於界首添建城寨又侵過地界朝廷未有分明嚴切指揮令邊臣以理爭辨竊料朝廷之意必畏爭之招釁引惹之事乃慮之過而計之失也臣又見朝廷常有懼虜之色而無憂虜之心夫憂之與懼名近而意殊憂者深思極慮而不敢暫忘懼者臨事皇惑而莫知所措今邊防之事措置多失其職者懼虜之意過深也若能察其強弱之形得其情僞之實則目今之事誠不足懼而將來之患深有可憂奈何不憂其深可憂而反懼其不足懼自國家用兵於西鄙常患北戎合謀乘隙而動及見一虜犯邊而交攻議者皆云中國之福夫幸其相攻爲我之福則不幸使其解仇而復合豈不爲我禍乎臣謂北虜所以敗於元昊者亦其久不用兵驟戰而逢勁敵闇其自敗朝已其君臣恐懼日夜講謀選將丁口籍其兵數閱教閱之場家家括馬之數以其久驍勇之俗加以日夜訓練之勤則其強難敵矣今虜國雖未有人如大抵爲國者久無事則人難見用用兵則將自出使其交戰既頻而其子猛將帥能立功則是夾山一敗警其四十年因循之弊變驕心而爲憤志化怯卒而爲勁兵因屢戰而得驍將此乃北虜之福非中國之福也此臣所謂將來之患者也然二虜勢非久相攻者也一二年間不能相并則必復合使北虜歸所虜之強兵與西人之後患而西向以窺河北又非來之大患者也臣雖不知朝廷顧河北爲如何但於本路之事以今年較去年

則亦可見去年以前河北官吏無大小皆得舉材而擇能焉於用人如不及若惟恐事之失計故也自今者已來差除漸循舊轍凡幹敏之吏熟於北方事者舉留奏乞百不一從不惟使材臣能吏不勸而怠方及見朝廷不憂河北之事猶否也至如發運邊久任之制而彼劉貽孫以王世文富襄州李中吉當廣信王中庸當保州劉忠順當邢州如此數人於閑慢用軍向憂敗致凡於邊要之任乎然臣竊爲國計若若不以此憂爲憂又怯懼如此既曰擢吏則於用人之際又若忽而不憂此臣之所未諭也夫事之利害激切而言則議者以爲太過言不激切則聽者或未動心此自古以爲難也況未形之事雖曰必然而敢與盡信乎伏望陛下留意聽納不以人而廢言脩嘱愚瞽少裨萬一○初脩有甥張氏少鞠于家嫁其姪晟後與僕姦事發鞫于開封脩素以言事切直忤權貴爭爲惡言欲傾脩命戶部判官蘇安世與中貴人雜治之卒白其宛脩竟坐以張氏資買田立已名降知滁州安世謫監泰州稅

詔戒按察奇刻

從劉湜包拯之言也朝廷既降敕約束備載臺官所上之言歐陽脩奏以爲臣自聞降此約束日夜驚嗟竊惟國家方此多事難了之時正當責人展効之際貴之猶恐不竭力疑之誰肯盡其心昨大遣諸路按察之初兩府聚聽數日盡破常例不次用人中外翕然皆爲一時之極選凡按選之人亦爲其材業久無人知常患無所施爲一旦忽蒙選用各思宣力爭奮所長不惟欲報朝廷亦不更希進用豈可預爲欺罔使徇私情任人之術自古所難能力主張猶或有沮況遇生疑異使其各自心闕安能集事欲乞聖旨令兩府召臺官上言者至中書問其何路之人因挾私怨苟有過狀乞下所司辨明若實無人乃是妄說其近降劄子乞賜抽還不使

詔毋以輔臣所薦充臺諫

○九月呂夷簡薨

上見輔臣涕下曰安得憂公忘身如夷簡者贈太師中書令謚文靖○自上初立大后臨朝十餘年內外無間天下晏然夷簡之功爲多其後元昊反四方久不用兵師出數敗契丹乘之遣使求關南地頗賴夷簡計畫選一時有名之臣報契丹經畧西夏二邊以寧然建募萬勝軍雜市井小人浮脆不任戰鬭用宗室補環衛官驟增俸賜又加遺契丹歲金繒二十萬當時不深計之至于後世費大而不可止夷簡當國柄最久雖數爲言者所詆上眷倚不衰其所斥士旋復收用亦不終廢其於天下事屈伸舒卷動有操術後卒配食廟庭爲世名相○始王旦奇夷簡謂王曾曰君其善交之卒與曾並居相位後曾家請御篆墓碑上因悼从思夷簡書懷忠之碑四字以賜之

晏殊罷

殊初入相擢歐陽脩等爲諫官既而苦其論事煩數或面折之及脩出使河北諫官奏留脩不許孫甫蔡襄遂言章懿誕生聖躬爲天下主而殊嘗被詔誌章懿墓沒而不言又奏論殊役官兵治僦舍以規利坐是故絀然殊以章獻方臨朝不敢斥言而所役官兵乃輔臣例宜借者時以爲非殊之罪云

以杜衍爲平章事兼樞密使

衍務裁僥倖每內降恩率寢格不行積詔旨至十數輒納上前上嘗詔諫官歐陽脩曰外人知杜衍封還內降耶凡有求于朕每以衍不可告之而止者多於所封還也

冬十月蔡襄罷

襄罷知福州襄與孫甫俱論陳執中不可執政不從於是兩人俱求出襄以親老乞鄉郡而孫甫使契丹未還也○襄之知福州也薦進士周希孟爲本州教授閩士多好學而專用詩賦以應舉襄得希孟專用經術傳授學者至數百人襄親至學舍執經講問爲諸生率延見處士陳烈尊以師禮陳襄鄭穆學行著稱襄皆折節待之閩俗重凶事其奉浮屠會賓客以盡力豐侈爲孝至有親亡不舉哭必破產辦具而後敢發喪襄下令禁止至於巫覡主病蠱毒殺人之類皆痛斷絕之其子弟有不率教令者條其事作五戒以訓教之及襄去閩人爲立德政碑○襄工筆札上尤愛之御製李用和碑文詔命襄書之其後溫成皇后父清河郡王碑文上復命襄書之襄辭曰此待詔職也卒不奉詔

十一月治進奏院獄罷黜

蘇舜欽等監進奏院劉巽集賢校理蘇舜欽除名勒停史館檢討王洙等降責有差先是杜衍范仲淹富弼等同執政多引用一時聞人欲更張庶事御史中丞王拱辰等不便其所為而舜欽仲淹所薦其妻又衍女也少年能文章議論稍侵權貴會進奏院祠神舜欽循前比用鬻故紙公錢召妓女開席會賓客侍講王洙修注呂溱館職刁約章岷江休復宋敏求王益柔等與焉而益柔為衍所知或言益柔嘗戲作傲歌於是拱辰諷其屬魚周詢等劾舜欽鬻故紙得錢請屬吏案鞫因以危衍下開封府治其事拱辰遂言舜欽放肆任率詆玩先聖實為害教舜欽巽俱坐自盜除名洙等皆得罪逐出世以為過薄而拱辰等方自喜曰吾一舉網盡矣獄事起樞密副使韓琦言于上曰昨聞宦者操文符捕館職甚急衆聽紛駭舜欽等一醉飽之過止可付有司治之何至是陛下聖德素仁厚獨自為是何也上悔見于色自仲淹等出使讒者益深而益柔亦仲淹所薦拱辰既劾奏宋祁張方平又助之力言益柔作傲歌罪當誅蓋欲因益柔以累仲淹也章得象無所可否賈昌朝陰主拱辰等議及輔臣進白琦獨言益柔少年狂語何足深治天下大事固不少近臣同國休戚置此不言而攻一王益柔此其意有所在不特為傲歌可見也上悟稍寬之時兩府合班奏事琦必盡言事雖屬中書琦亦對上陳其實同列尤不悅上獨識之曰韓琦性直

詔戒朋黨苛刻畧曰朕聞至治之世元凱共朝不為朋黨何其盛也朕昃食厲志庶幾治古而承平之弊澆競相蒙人務交遊家為激訐更相附離以沽聲譽至或陰招賄賂陽託薦賢又按察將命者恣為苛刻構織罪端奏鞫縱橫以重多辟

壬午郊

○十二月冊元昊為夏國主歲賜銀絹茶綵二十五萬五千元昊獻誓表乃以誓詔答之約稱臣奉正朔改所賜敕為詔而不名置榷場於保安軍及高平寨第不用青鹽

种世衡卒環原之間有明珠滅臧康奴三族最大其北有二川交通西界宣撫使范仲淹築古細腰城斷其路命世衡及知原州蔣偕幹其事世衡時知環州方臥病檄至即將所部甲士晝夜與築城成而世衡卒世衡善撫士卒得人死力在邊數年積穀通貨所至不煩縣官益兵增饋及卒青澗及環人皆畫像祠之○時偕又築堡未成而為明珠滅臧設伏數擊偕從間道遁歸渭州伏庭下請死經畧使王素貸其罪令畢功自贖偕卒成之殺其酋戮於市○世衡之在環州也屬羌有牛奴訛素倔強未嘗出見州官聞世衡至乃來郊迎世衡與約明日當至其帳慰勞部落是夕雪深三尺左右曰奴訛凶詐難信且道險不可行世衡曰吾方以信結諸羌可失期耶遂冒雪而往既至奴訛尚寢世衡蹴起之奴訛大驚曰吾世居此山漢官無敢至者公了不疑我耶帥部落羅拜皆感激心服○世衡又教土人習弧矢以佐官軍吏民有罪某事請某事者亦咸使之射從其中否而與奪之坐過失者亦用此得減吏胥工商無不樂射焉由是緣邊諸城獨環不求增兵不煩益糧而武功自振夏戎聞屬羌不可犯上人皆善射乃不復以環為意

皇朝編年　備要卷第十二

仁宗皇帝 起乙酉慶曆五年止戊子慶曆八年

乙酉慶曆五年春正月孫甫罷 知鄧州時蔡襄亦以親老出知福州杜衍言身官無故出外非美事且乞仍舊上可之是書聖語參知政事陳執中曰吾初不聞衍擢逸樊之議若謂衍當伏明日審奏不宣慶焚其書也

復言事御史 以梅摯李京為之唐先御史不專言職故天禧初始置言事御史六員其後又不余至是以諫官員不足復除之

杜衍罷 出知兗州仲淹知邠州富弼知鄆州初仲淹弼既出宣撫攻者益多二人在朝所建為亦稍沮止獨衍左右之上頗疑為仲淹亦自請乞罷政上欲聽其請章得象曰仲淹素有虛名今一請遽罷天下謂陛下輕絀賢臣不若且賜詔不允若仲淹即有謝表則是挾詐要君乃可罷也上從之仲淹果奉表謝上愈信得象言於是弼使還至近畿右正言錢明逸希得象旨言弼更張綱紀紛擾國經凡所推薦多挾朋黨又言仲淹受命宣撫聞詔按勵朋黨心懼逆乞罷政知邠州欲固己位陳執中與嘗衍黨庇二人故併黜之學士承旨丁度草制指其朋黨衍相纔百二十日皆罷之

以賈昌朝為平章事兼樞密使王貽永樞密使 宋庠參知政事吳育樞密副使上問章得象誰可代仲淹者得象薦宋祁而其兄庠實執政上雅意鄉之於是用庠既而育上言曰今邊事甫定朝廷為息肩之計則可未足恃以為安也議者必謂夷狄相攻乃中國之利臣謂不然二虜連兵士馬益繁一虜幸勝則氣驕而勢橫別啓貪求必致生事正當夙夜孜孜以前事為戒後事為念申飭二府講求經久備邊之策寅狄閒之可預岀於未萌也籍上言自陝西用兵公私困之請併省官屬退近塞之兵就也內地以省邊費

二月遣內侍汰諸路兵 京東西淮南兩浙荊湖福建路諸州宣毅過三百人者毋得更募

罷京朝官保任敘遷法 從御史劉元瑜之請也初考課之法自朝官至郎中少卿監須清望官五人保任始得遷元瑜以為適長奔競非所以養士廉恥故罷之〇廉定初元瑜嘗言范仲淹以非罪貶既復天章閣待制宜在左右尹洙余靖歐陽脩皆坐朋黨斥逐此小人惡直醜正也及仲淹道用元瑜則希章得象陳執中意排之又言前除夏竦為樞密使諫臣數人撫其舊過召至都門而罷之自茲以進退大臣為己任以激訐陰私為忠直磨勘保任之法實仲淹所建仲淹既出故元瑜亟奏罷之

罷蔭補限年法 從余靖之請也〇舜詔蔭補選人量試入官其慶曆三年條制勿行

三月賜孝子李訪粟帛 郊州言訪父母亡廬於墓側有虎暴傷者人而不近訪廬又有白烏數百飛集墓上詔賜訪粟十石帛十疋仍令州縣常存問之

韓琦罷 自樞密副使出知揚州時董士廉上書詆水洛城事積臣多主之琦不自安請外故有見命既而歐陽脩自河北上疏言今杜衍范仲淹富弼韓琦相繼罷去天下皆知其可用之賢而不聞其可罷之罪自古小人讒害忠賢不遠欲廣陷良善則指為朋黨欲動搖大臣則誣以專權蓋去一善人而眾善人尚在則未為小人之利欲盡去之則善人少過難一一求瑕唯是指為朋黨則可盡逐至如自古大臣被主知而蒙信任則難以他事動搖唯有專權是上所惡方可傾之大正士在朝群邪所忌謀臣不用敵國之福今此四人一旦罷去而使群邪相賀於內四夷相賀於外臣所以為陛下惜之也由是為黨論者益忌之

復科舉舊制 知制誥楊察言前所更令不便以為詩賦聲病易考論策汗漫難知請復用詩賦舉義如舊制從之〇八年夏詔科場舊條皆先朝所定宜一切無易從禮部之請也四年宋祁所定不行

罷入粟補官〇夏四月丁

亥朔日有食之陰晦不見近臣稱賀御史李京上疏曰陛下因天之戒恐懼修省故日當蝕而陰雲蔽之然臣尚有所陳自寶元初定襄地震今十年不已豈非二虜有窺中國之意乎時已孟夏而雷發聲豈非號令之不信乎臣願陛下益備邊謹出命以厭禍于未形又尚美人再外舘多年而比復召入當繼宗以庸才而爲府界提點亦宜割帷箔之愛謹名器之分以助修德也章得象罷得象在中書八年畏遠名勢守黨朋底一切抑而不進然亦無所建明至是臺臣有言得象亦累求去出知陳州以陳執中爲平章事○五月罷轉運判官以上封者多言其煩爲苛刻故也歲末滿者聽終秋九月置南京留臺留守司御史臺廣州荆南府岳州地震○冬十月祔章獻明肅及章懿皇后于太廟章惠別饗奉慈廟如故○去冬判太常寺呂公綽上言詩稱莊姜宜妻皆以謚從夫自漢而降后謚多冠以帝號不然則參同一字先帝在御特謚二皇后曰莊懷莊穆及上真宗章聖之謚即當追正詔上真宗五后謚曰章懷曰章穆曰章獻明肅曰章懿曰章惠大赦初議者請覃恩百官且優賜軍士參政吳育曰無事而啓僥倖誰爲陛下建此請治之已而上語輔臣曰外人然執政宜防諂諛育曰此必建議者欲以動搖上聽願毋慮臣既以身許國何擇此耶上嘗遣中使察訪山東盜賊還奏盜不足憂而言兗州杜衍鄆州富弼山東尤尊愛之此爲可憂上欲徙二人者淮南吳育曰盜誠無足慮然小人乘時以傾大臣非國家之福議遂格轉運罷兼按察時執政沮改范仲淹富弼所行事故因肆赦以其過爲煩擾無益事體罷之○七年夏詔曰前京東轉運薛紳任部吏孔宗旦等四人爲耳目摭郡縣細過以法刑獄時號四瞪前江東轉運揚紘判官

王綽提點刑獄王鼎皆苛察相尚時號三虎此豈稱朕忠厚愛人之意擬除紘先已降知衡州綽等其悉降黜自今毋得用爲監司三人皆仲淹等所選用者紘爲億後初江東歲飢紘發義倉以振之謂郡吏曰國家置義倉本虞凶歲今須旨乃發人將殍矣然御下急常言不法之人不可貸如使肆貪殘於一郡一邑害良民千萬家不若去之止不利一家爾聞者望風解去或及期不敢之官綽先爲刑部詳覆官有寧均者挾當路權勢雪罪中書違舊例送刑部官爾與敢違者綽獨以爲勑一定而例有出入今廢勑用例非有司所敢聞執政雖深惡之然終不能屈還通判雄州城又壞守將遷延契丹嘗書不敢修綽以爲今徒修之而已實非增廣則於誓書爲無害既興役契丹果來問綽報以前語仍緩其使及使返而役已畢虜亦不敢復問杜衍富弼尤稱其才毀揚村其後傳惟幾運使江東上戒以無効三虎爲也自真宗東封以來不復按獄先是直集賢院李東之言講武不可廢乃詔討詳其制至是毀揚村以所獲馳薦太廟初頒曆于夏國○宰臣免兼樞密使從賈昌朝陳執中之請也詔樞密院凡邦國機要依舊同商議未幾密院又請自今進退管軍臣僚極邊長吏以下鈐轄以上並與宰臣同議從之十一月燕宗室于崇政殿通夫閣講詩角弓篇上曰幽王不親九族以至於亡揚安國對曰冬至日陛下親燕宗室人人撫舊豈不廣骨肉之愛也上又曰書載九族既睦平章百姓帝堯盛德也朕甚慕之詔訪石介存亡知鄆州富弼知青州張存並罷安撫邠州范仲淹罷四路安撫改知鄧州以邊事寧息盜賊衰止爲辭其實讒者謂介謀亂弼將舉一路兵應之仲淹先亦引疾求解邊任故也時有滁州狂人孔直溫謀反伏誅捜其家得介書時介已死宣徽南院使夏竦憾介甚謂介詐死乃弼遣介結契丹起兵期以一路兵爲內應因請發介棺以驗詔下京東訪介存亡杜衍在兗州會官屬以驗介事語之衆不敢答掌書記龔鼎臣曰介平生直諒

願以闔族保其必死衍慷然探懷中奏稟示之曰老夫已保介矣君年少見義必為豈可量哉提點刑獄呂居簡亦曰發棺空而介果北走雖孥戮不足以為酷不然是國家無故剖人冢墓何以示後世耶且介死必有親族門生會葬及棺斂之人苟召問無異說即令具軍令狀保之亦足以應詔矣於是衆數百人合狀保介已死居簡夷簡弟也時又得孔直溫遺直講孫復詩復亦坐貶虔州監稅而介子弟羈管他州久之乃得還 國朝會要成 王洙編修自建隆止慶曆四年凡一百五十卷是歲書成

丙戌慶曆六年春二月青州地震○三月辛巳朔日有食之○登州地震 岠嵎山摧自是震不已每震則有聲如雷 親試舉人 賜賈黯以下及諸科八百餘人及第出身有差初劉敞第一學士王堯臣為編排官以親嫌自列乃降敞第三 夏五月京師雨雹地震○減邛州鹽課 蜀歲一百萬石并梓利夔四路鹽課縣官之所仰給然井原或發或竭而責課如舊任事者多務增課為功朝廷切於愛民多為蠲減至下赦書亦每及之 汰陝西邊兵 遣戶部副使夏安期知陝西市馬及議損邊費安期頗奏省吏員及汰邊兵之不任役者五萬人○是秋三司使王拱辰上言太祖時兵十二萬太宗時十八萬章聖時四十萬今遂倍之兵在精不在衆冗數坐食非計也三司錢穀大計而事實在外諸道帥臣并任其責乃命判大名府夏竦知并州鄭戩永興軍程琳並兼本路計置糧草 六月有流星出營室南 大如杯其光燭地隱然有聲占曰主兵上謂輔臣曰上天譴告人主使懼而修德亦猶人主知臣下之過先示戒敕使得自新而不陷於咎惡也賈昌朝等再拜謝 詔貢舉歲試制科 仍須從臣論薦毋得自舉○初參政吳育為學士日薦唐詢為御史及賈昌朝執政與詢亦有親嫌育數為昌朝言詢用故事當罷御史昌朝欲留詢不得而以知廬州凡官外徙者皆放朝辭而詢獨不用比入見中丞張方平乃奏留詢育爭不能得詢繇是怨育而附昌朝昌朝雅不善育而詢希其旨時上數稱近歲制科得人以育為賢詢言自古災異乃策賢良今六科率不用公卿薦引而特視進士之期凡應此科者至自稱曰賢良曰茂異臣謂習俗澆浮莫甚於此可悉罷之詢意在排育不在制科也上列其名付中書育奏曰漢策賢良自晁錯始錯非以災異舉上以育言為然由是不廢上因諭輔臣曰彼上言乞從內批以行今乃知其周也育曰人臣言涉機密欲歸德於君或入告謀猷成國之美此類可以刊名付外制策天下公選豈宜陰沮欲自上行顯出姓名勸之以明國法育弟婦故駙馬都尉李遵勗之妹有六子而寡詢又奏育弟婦久寡不使改嫁欲用此附李氏自進而詢終以故事罷御史 秋七月以李璋為西上閤門副使 上嘗謂宰臣曰前日除李用和子璋為閤門副使今父子殉又戒為通事舍人朕已諭之曰朝廷爵祿所與天下共也儻戚里之家兄弟遷補如己欲使朕何以待諸勳舊乎○天聖中駙馬都尉柴宗慶求為使相王曾曰將相之任豈容私請乃詔宗慶毋得僥求 八月策制科武舉 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太常博士錢彥遠入第四等擢祠部員外郎知潤州彥遠易之子明逸之兄也宋興以來父子兄弟制策登科者錢氏一家而已武舉凡得四十餘人其後大理寺丞馬維師奏武舉以策為去留弓馬為高下 伊洛溢 時登州地震不止又有巨木三千浮海而出上謂輔臣曰山東連歲地震又有巨木浮海而出宜防未然之變其下登州嚴飭武備時又伊洛暴漲漂民廬舍浙江濱防海水入台州於是御史梅摯引洪範上變戒曰王省惟歲謂王總羣吏如歲兼四時有不順則省其職今日蝕于春地震于夏雨水于秋一歲而變及三

時此天意以陛下省職未至而告戒之也陛下宜責
躬修德以回上帝之眷使陰不勝陽則災異衰矣

冬十一月詔捕湖南蠻寇 初蠻酋唐和寇桂陽監湖南騷動兵不得息上嘗命戶部

判官崔嶧爲體量安撫往議招捕二策既而知桂陽監宋守
信奏唐和爲盜久未平者朝廷不許窮討故也今衡州監酒
黃士元願得敢戰士二千引路土丁二百捕之彼勢窮則將
歛附詔用其策於是大發兵討之衆果懼遁入郴州由山路
轉寇英韶詔督捕之越明年五月和詣廣南轉運司乞降詔
湖南鈐轄楊畋往共告諭之畋約賊出峒受田爲民而轉運
使欲授以官納質使還畋曰賊剽攻湖廣七年所殺不可勝
計今使寵貴據峒其勢不久必復亂賊果復出畋即領衆趍
嶺外步夏秋凡十五戰賊乃潰

罷河北榷鹽 用三司使張方平之議也河北滄濱二州鹽課

九千餘石以給一路自開寶以來聽商人貿易官收其算歲
爲錢十五萬緡先是三司使王拱辰建議悉榷二州鹽以事
其利而議者以爲不可且言商人販鹽與所過州縣交通爲
弊所筭十無一二請敕州縣以十分筭之聽商人至所屬州
縣併輸筭錢歲可得緡錢七十餘萬三司奏用其策上曰使
人頓食貴鹽豈朕意哉於是三司更立榷法而未下也方平
見上問曰河北再榷鹽何也上曰始立法非再也方平曰周
世宗榷河北鹽犯輒死世宗北伐父老遮道泣訴願以鹽課
均之兩稅而弛其禁今之兩稅鹽錢是也豈非再榷乎上曰
卿語宰相立罷之方平曰法雖未下民已知之當直以手詔
罷不可自有司出也上大喜命方平擬手詔下之河朔父老
相率拜迎於澶州爲佛老會七日以報上恩且刻詔書北京
父老過其下必稽首焉○嘉祐二年冬
詔除河北諸州坊郭客戶乾食鹽錢

敗韓村 是役也措士不及整

而歸比夜有雄殞于獄中越明年三月詔封拖出諫者甚衆
御史何郯之言尤切補編修唐書官王疇亦陳十事以諫逆
詔罷職○先是學士宋祁提舉諸司庫務薦疇幹當公事時
有直官同提舉者嫉疇於中書曰翰林先進疇恐不得專也

然以朝士而爲閹人
指使則疇實恥之

(丁亥)慶曆七年春正月杜衍致仕 衍時知兗州年方七

十以元旦上表願還印綬以太子少師致仕議者謂故相一
上章得請以三少致仕皆非故事蓋宰相賈昌朝素不喜衍
而抑之也

三月旱○詔寬恤 詔求寬恤民力事聽官吏驛置以聞上其副於轉運司利

害明白者許頒行之

求直言 詔中外臣寮指陳當世切務實封條上詔略曰朕惟災異之來應不虛發

殆不敢不明以干上帝之怒與其降疾於人不若移災於朕
初命學士草詔上以爲未盡罪己之意更爲是詔○上禱雨
于太一宮日方炎赫上却蓋不御及還而雨大浹

賈昌朝罷以夏竦爲樞密使 初參知政事吳育遇事敢言屢與宰相賈昌朝爭議上前觀者失色育乃請曰臣所辨者職也顧力不勝

願罷臣職六年八月乃命育與樞副丁度兩易昌朝與育猶
數爭論不已論者多不直昌朝時方閔雨昌朝引漢災異冊
免三公故事乞罷而中丞高若訥亦以爲言故昌朝出判大
名府育歸給事中班尋命知許州而召用竦及彥博初召竦
爲宰相彥博爲樞密副使諫官御史言大臣和則政事起竦
與陳執中論議素不合不可使共事越三日遂貼麻改命而
以彥博參知政事高若訥爲樞密副使○竦初以使相判大
名詔以前官充使故事文臣自使相除樞相皆必納節還書
官竦獨不然○昌朝既去而執中等復以旱乞罷於是各降
官一等而輔政如故尋復之○度之爲樞副也嘗言周世宗
募驍健有朝出群盜夕備宿衛者太祖閱猛士實騎軍請擇
河北河東陝西乾猳馬軍以補禁旅之闕因爲慶曆兵録五
卷上之

夏六月置北京留臺○秋八月賜隱士孔旼粟帛 孔子四十六代孫也隱居汝州龍興縣之龍山性孤潔喜讀書有田數百畝賦

税常利鄉里先遇歲飢分所餘周不足者未嘗計有無闕人之籌若出於己動止必依禮法環所居百里人皆愛慕之見敗于路卽欲推以遜葬其父廬墓三年卧破席中日食米一溢壁間生紫芝數十本州以行義聞故有是賜

置天章閣直學士位在龍圖閣直學士之下河北分四路○九月作廣親宅廣親王居賜以是名冬十月孟許二州地震○十一月戊戌郊○貝州卒王則反

則隸宣毅軍初以妖術惑衆與德齊諸州妖黨約以明年正旦斷澶州浮橋亂河北會其徒潘方以書謁北京留守賈昌朝被執故先期而發執知州張得一囚之通判董元亨叱賊遇害則僭號東平王建國曰安陽改年曰德聖旗幟號令率以佛爲稱○初北京指使馬遂聞則叛詣昌朝請擊賊昌朝因使持榜入城招之不應遂扼則喉擊之爲賊所害遂關封人後贈官錄其五子得一奉以降賊素市○趙學究女有殊色賊遣人劫致欲妻之女日號泣慢罵求死賊使人守之女知不脫乃紿曰必欲妻我宜以禮聘賊信之使歸具禮來迎女泣與家人訣至則自經輿中矣

(戊子)慶曆八年春正月文彥博宣撫河北

閏月討王則平之王則未平上以爲憂彥博請行遂以命之初以明鎬宣撫夏竦惡鎬所奏多從中沮之惟恐其成功至是彥博請以便宜從事許之○彥博選壯士穴地道入城攻之執則送京師磔于市則叛凡六十五日敗後改貝州爲恩州○則之亂也田京爲提點刑獄縋城趨南關入驍捷營撫士卒保州振武兵焚民居欲應賊京捕斬乃定由是營兵二十六指揮在外者皆聽伏不叛州之南關居民衆多與城中等得不陷賊京有力焉京督士攻城甚力賊繫京妻子乘城迫使呼曰毋亟攻城城中將屠我輩京叱諸軍益進攻注矢仰射殺其家四人賊知京無所顧乃牽妻子去至是以不能預察賊降監鄆州稅御史言其失察賊過輕而忘家爲國於義爲重不宜左遷乃徙通判兗州尋改知江陰軍

以文彥博爲平章事○禁衛叛卒伏誅是夕崇政殿親從卒顏秀等四人謀爲變踰屋入禁中焚宮簾斫傷內人臂並爲宿衛兵所誅卒不知其始謀領皇城司楊景宗等五人皆坐逐獨楊懷敏降官領內都知知故言者以爲樞密使夏竦結懷敏曲庇之

三月詔近臣言時政甲寅幸龍圖天章閣賜輔臣手詔略曰聞者西陲禦備天下繹騷常賦有增經用不給加以承平浸久仕進多門人浮政濫員多闕少又牧宰罕聞奏最將帥鮮於稱職西北多故邊態難常歆奇論空言者多陳悠久責效者少思濟此務因知所從悉爲朕條之又詔翰林學士三司使知開封府御史中丞曰欲聞朕躬闕失左右朋邪中外險詐州郡暴虐法令非便民者及朝廷幾事其悉以陳皆給筆札令即坐以對時宰臣陳執中不學少文樞密使夏竦爲上謀以策訪大臣而使條對諫官欲因執中於是執中固辭而參知政事宋庠門兩議對策本延巖穴草萊之士今備位政府而自比諸生非所以尊朝廷請至中書合議條奏乃聽兩府歸而上之論者以庠爲知體○是日翰林學士張方平既退朝會鑽院草制方平即條對所問夜半與制書俱上曰康定慶曆之間朝廷復刻民兵陝西軍充禁旅臣時任諫官屢上章疏極言其害至于今日事勢果然臣昨在三司計會天下財用出入之籍及建隆以來兵數乞朝廷速加圖議去太祖養兵不及十五萬人太宗朝不過四十萬人章聖備禦西北兵籍頻增祥符以後任招豪兵疾老以減冗食至于寶元幾四十年天下可謂久安向因夏戎阻命宰相非其人慮害不深事失幾先遂致大擾陝西河北京東京西增置保捷一百八十五指揮武衛七十四指揮宣毅一百六十四指揮更於江湖淮浙福建諸路又添宣毅一百二十四指揮凡內外增置禁軍約四十二萬餘人通三朝舊兵且八九十萬人其鄉軍義勇州郡

廂軍諸軍小分半分剩員等不在此數軍人日多農人日少
三邊税賦支贍不足募客人入中糧草就京給還錢帛加擡
則例價率三倍外則剗刷諸道之物中則侵用內帑之財厚
賞聚斂之人賤立黨官之令苟徇目前之急寔爲經久之瘵
凡此冗兵非惟困天下之財用方且成天下之禍階若不早
圖後無及矣又曰臣曾勾當三班院在院使臣景祐中約計
四千餘員今六千五百餘員臣勘會學士院兩省以上官景
祐中四十餘員今六十餘員臣任御史中丞將本臺班簿點
算景祐亨朝官不及二千八百員臣判流內銓取責在銓選
人畢竟不知數目大約三員守一闕略計萬餘人十年之間
所增官數如此若更五七年後其將奈何每歲入官之路猗
倖攀援日生新例不可勝數澄源培本在陛下命令而已今
令中書樞密院各具逐年諸色入仕名目及人數取其徼倖
弊濫尤甚者逐色別立科條稍加裁損又曰先朝以前雖將
相大臣之家子孫猶多白衣未仕者今自少監以上每歲
任一人不亦過乎祖宗之時文武官不立磨勘年歲不爲升
遷大序有才用名實之人或從下位便見超擢無才用名實
之人有守一官十餘年不改轉者其任監當或知縣通判知
州有至數任不得遷者故當時人皆自勉非有勞効不得
進自祥符之後朝廷之議益循寬大故今自監當入知縣知
縣入通判通判入知州皆以兩任爲限又守官及三年即得
遷磨勘先朝行之人始知恩未見有弊及今歲年深久習以
爲常皆謂本分合得無賢不肖莫知所勸願陛下稍革此制
其應磨勘叙遷者以有勞績可褒或朝廷特敕擇官保任者
即與轉遷如無勞績又不因保任者更增展年考其保任之
法不當一例應須選擇清望有才識之人即命舉之如此則
是委執政之臣舉清望官委清望官舉親民官官有闕員隨
員數令舉又足以見聖恩急才愛民之意也至于將帥之任
尤在駕馭得術仍宜久於其職祖宗任李漢超郭進賀惟忠
李謙溥姚內斌董遵誨侯贇楊延昭等遠或二十年近猶八
九年假之事權略其細故不爲間言輕其移易責其成效而
已又不與高官常令其志有所未滿不怠於爲善也今則不

然武臣捐邊郡謂之邊任借之爲發身之地歷邊任者曾無
寸勞薄效不數年徑至橫行刺史防禦廉察能飾廚傳熟於
人事者即以爲才而又移換改易地形山川未及知軍旅士
伍未及識吏民土俗未及諳復去矣願陛下鑒祖宗故事重
爵賞以待功勞責久任以觀能效亦馭將帥之一節也臣頃
踐不達治道輒詔問所及謹以近事上對其詔旨所不及者
亦不敢僭易有陳也上覽奏驚異詰旦更賜手札問詔所不
及者方平即日復上對曰今茲聖心因昨保州恩州之變得
無常以河北爲意者乎自唐天寶之後河北兵素以驕悍自
恣又北接戎虜朝廷每加姑息實難勵置欲選擇軍校以嚴
整之則其遷補皆不出本營非若在京及諸道可以轉員移
易也欲揀選上京別補軍分則子弟姻婭業連根固樂土重
遷非若在京及諸道可以選募轉徙也欲陛遷軍分以利動
之則衣糧素厚難以更行增給臣曾勘會河朔廂禁軍僅二
十萬人禁軍五之四然竊聞其中疲老不任征役者甚多若
朝廷密諭安撫部署及轉運使提點刑獄官此後一切且住
招填令依常例旋行揀放頻作番次揀選少作人數放停桂
由之而不知每得漏露朝旨歲年後稍稍團併據所闕旨揮
發在京禁軍就近州駐劄使其勢足與土兵相制庶乎置器
於安也今茲聖心因昨衛士震驚宮省得無以親衛爲意者
乎臣按周官虎賁士實守王宮皆士也趙左師觸讋託其子
於太后願補黑衣之缺以衛王宮蓋王宮之衛盡用卿大夫
之子弟秦漢以來宿衛之士不惟選材武必取馴整壯麗之
人以其近尊者不可不審也國初循周制置諸班直備爪牙
士屬殿前司又置親從官屬皇城司其宿衛之法殿外則捐
間設鑑更爲防制殿內則專用親從最爲親兵也然募置之
法則異於古皆惰游無根蔕莫容其身者乃來應募前此變
故卒生意外臣恐當有以懲創之若於諸班直中選其年勞
久次者至於東西下班殿侍有門閥家業若及諸軍中死事
者之孤稍有材勇者嚴立保委之法選取千人以充殿內
之衛仍須屬皇城司令樞密院殿前司立定遷補格式歲月
更代之法歲滿則優遷之願留者令皇城司保任委是非歷

謹良則聽留若其功過之准教習之法居處之制領給之例即請自朝廷裁議臣聞太祖訓齊諸軍法制甚嚴軍人不得衣皂但許衣褐其制不得過膝當有紅紫之服並不得入營門豈知魚肉之味每請月糧時營在城西者即於城東支營在城東者即於城西給不許雇車乘須令自負以勞役之令行禁止軍士亦以足用今則異矣臣嘗入朝見諸軍帥從卒一例新紫羅衫紅羅抱肚白綾袴絲鞋戴青紗帽拖長紳帶鮮華爛然其服裝少敢固已恥於衆也一青紗帽市估千錢至於衫袴蓋一卒之服不啻萬錢今之上四軍請給比諸軍爲至厚然月受千錢只可買得一帽爾度所戴帽歲須二枚補染服裝須要鮮潔則於諸事畧稱此也計其所受廩給不足一身之費若有妻子爭得不飢凍妻子既不免飢凍小人之情豈能不歸怨於上此軍情所以易動也至於常程特支例即對料錢勸請朝廷一大特支在京約用錢三十萬貫及入軍人之手何足爲用是朝廷不吝其困軍中殊未有濟所以致此者何由乎習爲侈汰之弊也願陛下清閒之餘試召軍帥如此問之使可審令條陳以何術可以革今日之奢靡以何道可以復昔時之朴素如帥臣能自節約以身率之則軍人庶乎可以存濟矣臣竊惟陛下御極于今凡二十年甚盛之事所以感格天地結洽人心之深者以其至仁慈厚好生惡殺急深故之罪寬縱出之罰哀矜庶獄推刑之恤也近因貝賊挾妖爲亂朝廷又追劾李曇之獄張存等劾案重劉州郡承風覺發妖事至於誦經供佛符呪禁術盡遭捕繫蔓延平民豈無姦人乘便創造疑似或挾讎怨更相攀引搒掠之下何求不獲臣見判審刑院奏按七十餘道內二十餘道係是妖事雖近降朝旨嚴加止絕但恐官吏指李曇爲警戒無復更用平恕之心臣聞賞罰猶風也人情猶草也草上之風必偃人情隨賞罰而遷矣臣惜陛下三十年甚盛功德虧於一貫寶元之後國家多故邊陲繹騷人事紛紜災異屢見中外屬任之官鮮著事效推諸人事勢可憂已聖心焦勞寅畏祇厲日謹一日迄此又寧獨損陛下至仁慈厚之德所以感格天地結洽人心之深者也柰何輕用刑獄以虐天下

仍致冷氣以速民怨者乎凡臣所陳實時要務然皆事之一節爾至於天下大勢臣請爲陛下言之臣觀古今治亂之變不在其他只在上下之勢離合而已上下之勢合事無大不成上下之勢離事無小不敗比年以來朝廷頗引輕險之人布之言路連道干譽利口爲賢天下承風翕然一變又外人議論展轉繚飾沽激僥倖惟恐不及敗壞雅俗遂成險薄內則言事官外則按察官多發人閨門曖昧年歲深遠累經赦宥之事而又諸色小人至吏胥童僕覬時得逞敢於犯上創造詞說朝廷便行遣以愛憎何所不至故自將相以下至於卿大夫士惴惴危恐莫有泰然而自安者一動一爲輒曰恐致人言更相姑息事避嫌疑苟且因循未始諳咨何暇展布心體爲國立事者哉臣竊詳聖意豈欲人情風俗之如此歟但以其所由來者漸矣自上及下無大於此上下之勢離阻若是則雖與陛下同心一德而深謀遠慮者哉既無同心一德之人深謀遠慮之士則天下之務何以致治願陛下深爲留神務在通上下之情欲上下之情合在審於聽受而已上覽奏益異之書文儒二字以賜方平○龍圖閣學士宋祁言人主不斷是名召亂春秋書隕霜不殺菽天威督察則不能殺小草猶人主不斷則不能制其臣又謂與賢人謀而與不肖者斷重選大臣而輕任之大事不圖而小事是急是謂三患其意主於強君威別邪正急先務皆切中時病焉○知永興軍葉清臣聞手詔問當世急務乃爲策對曰陛下欲息奔競此繫中書若宰相裁抑奔競之流則風俗淳厚人知止足宰相用險佞之士則貪叨冒進激成渾波向有職在管庫日趨走時相之門入則取街談巷言以資耳目出則竊廟謨朝論以驚流輩一日皆擢職司以酬所任比日人士競趨此風出入權要之家時有三尸五鬼之號乃列館職或置省曹且臺諫官爲天子耳目今則盡爲宰相肘腋宰相所惡則指其纖瑕公行擊搏宰相所喜則從而唱和爲之先容中書政令不平賞罰不當則箝口結舌未嘗敢言人主纖微過差或宮闈小事即極言過當用爲訐直供職未逾歲時遷擢已加沿等宋祁爲御史勸陛下宮中蓄犬設棘以爲守衛削弱朝體

而擢為諫官王逵所至苛虐特以宰相故舊不次拔擢如此其長參競也其他所列利害甚衆○癸亥御延和門召知制誥待制臺諫官詔畧曰朕欲開朝政得失兵農要務邊防預備將帥能否財賦利害錢法是非及防微杜漸之策

夏四月冊諒祚為夏國主

夏主曩霄凡七娶五曰野利氏遇乞從女也生寧令哥曩霄以貌類己特愛之以為太子後遇乞欲內附事覺曩霄族其家野利氏訴我兄弟無罪見殺曩霄悔恨訪得遇乞妻沒藏氏與之私通既娠因出為尼七日沒移氏初欲納為寧令哥妻曩霄見美自取之號新皇后寧令哥憤而殺曩霄不死劓其鼻而去匿黃蘆訛厖家為訛厖所殺曩霄是年正月因鼻創死遺命立其從弟委哥訛厖曰夏自有國以來父死子繼今沒藏尼幸而生子足以為嗣遂以沒藏尼偽號大后曩霄既死而諒祚生至是諒祚生甫三月諸將未和議者謂可因此時皆以節度使命諸將使各統所部可分弱其勢異疑後患判延州程琳言幸人之喪非所以示夷狄不如因而撫之感諸乘陣掌兵知慶州孫沔亦言伐喪非中國體上善其言遂趣有司行冊禮然議者頗惜其失幾會○初諒祚母沒藏氏既通李守貴又通保細乞多已守貴怨殺之訛厖族守貴後以女妻諒祚諒祚長而驕心忌沒藏訛厖專且通訛厖子婦梁氏梁氏密告訛厖將叛諒祚乃與左右舉兵誅訛厖滅其族殺妻藏氏而以梁氏為妻諒祚性狂佻與常時過酋豪大家輒私其婦女酋豪多怨叛人景詢教而用之以為樞密使弃蕃禮用漢儀嘉祐六年上書言慕中國衣冠詔許之秉常立復請用蕃儀

河北四路各置安撫使

以知大名真定府瀛定州者領之○初明鎬引諸州兵平恩州獨定兵邀賞賚出怨語幾欲譁譟下及韓琦知定州素聞其事以為定兵不治將為亂及至即用兵律裁之察其橫尤不可教者斬首軍門外士死攻圍賜賞其家還其孤兒使繼衣廩恩威既信則倣古兵法作方圓銳三陣指授偏將日月教習之由是定兵精勁齊一號為可用冠河朔京師發龍猛卒戍傜用在道竊取人衣履或飯就不與人直至定即留不遣曰保州極塞嘗有叛者豈可離以驕兵戍之易素教者數百以往而所留卒未踰月亦皆就律不敢犯法歲大饑發廩賑之活飢人數百萬三年秋詔書褒美增秩再任陝城旁路剌取其政以為法人視中山隱然為雄鎮聲動虜中

五月置觀文殿學士

去秋改文明殿學士為紫宸殿學士言者謂紫宸不可為官稱乃改舊延恩殿為觀文殿仍命紫宸殿學士丁度領之

夏竦罷以宋庠為樞密使

龐籍參知政事言者既數論竦姦邪會京師同日無雲而震者五上方坐便殿趣召翰林學士張方平至謂曰夏竦姦邪以致天變如此亟草制出之方平請撰駁辭上意少解曰且以均勞逸命之○皇祐三年秋議賜竦謚曰文獻知制誥王珪當行制封還其目曰臣下不當與僖祖同謚遂改曰文正同知禮院司馬光言謚之美者極於文正竦何人乃得此謚判考功劉敞言謚者有司之事也竦姦邪而陛下謚之以正不應法且侵臣官光疏再上敞疏三上乃詔更謚曰文莊

六月河決澶州○章得象薨臨其喪

太常以致仕官無臨奠禮上特奠之

秋七月罷鑄陝西鐵錢

前月初令陝西以大銅錢一當小錢三小鐵錢三當銅錢一至是并河東小鐵錢如陝西用之嘉祐元年罷陝西小鐵錢四年以盜鑄者多詔陝西大銅鐵錢並當小錢之二

冬十月美人張氏進貴妃

初衛士之變美人有扈蹕功夏竦倡議欲尊異美人同知諫院王贄因言賊根本起皇后閤前請究其事冀動搖中宮陰為美人地御史何郯入見上以贄言諭郯郯曰此姦人之謀不可不察上寤事遂寢然美人卒用扈蹕功進妃位○國朝命妃當冊拜而翰林學士宋祁輒進誥貴妃怒取誥抵地祁坐落職知許州貴妃遂行冊禮祁初亦疑進誥非是以李淑明於典故而問之淑心知其誤而俾之進祁果得罪議者益惡淑傾

務云○上嘗問翰林侍讀學士張錫以治道對曰節嗇慾者治身之本省刑罰者治國之本時妣方寵幸錫以此諷上為改容曰卿言甚善

除陝西鹽禁 以范祥為陝西提刑兼制置解鹽使推行其法舊禁鹽地一切通商鹽入蜀者亦縱不問仍罷並邊入中芻粟第令入實錢以鹽償之所入緡錢以市芻粟悉留権貨務錢幣以實中部畫殆輦運之役又以沿邊於青鹽地近姦人私以青鹽入塞侵利亂法乃優其直募人入中所入池鹽官自出鬻禁人私售峨青鹽之禁其後行之數年猾商貪賈無所僥倖關中民得安業公私便之

十一月作皇帝欽崇國祀之寶 初真宗朝刻昭受乾符之寶後大内火所焚至是命陳執中書而刻之

十二月行四說法 河北並邊入中糧草改行四說法初鹽鐵判官董沔言太宗時北伐燕薊西討靈夏以至真宗朝二虜未和用兵數十年然猶帑藏充實者行三說入中之法爾今國用不足者得非廢三說之法耶請依舊行之於是三司言自行見錢法権貨務緡錢去年入一百一十九萬出二百七十六萬入少出多恐無以給請如沔議而舊法每一百貫支見錢三十貫香藥象牙三十貫今引四十貫至是加以南鹽為四說法每一百貫在京支見錢三十貫香藥十五貫在外支南鹽十五貫茶四十貫乃詔行之初止於並邊而內地未嘗請即以康定詔書從事自是三說四說之法並行於河北

是歲河北京東西大水 大饑人相食詔出三司錢帛振之流民入京東者不可勝數知青州富弼擇所部豐稔者五州勸民出粟得十五萬斛益以官廩隨所在貯之擇公私廬舍十餘萬區散處其人以便薪水官吏自前資待闕寄居者皆給其祿使即民所聚選老弱者廩之山林河泊之利有可取以為生者聽流民取之其主不得禁官吏皆書其勞約為奏請使他日得以次受賞於朝率五日輒遣人以酒肉糗飯勞之人人為盡力流民死者為大家葬之謂之叢冢自為文祭之及流民將復其業又各以遠近受糧凡活五十餘萬人募而為兵者又萬餘人上聞之遣使尉勞就遷其秩弼曰救災守臣職也辭不受前此救災者皆聚民城郭中煮粥食之饑民聚為疾疫及相蹈藉死或待次數日不食得粥皆僵仆名為救人而實殺之弼所立法簡便周至天下傳以為法時知鄆州劉夔亦發廩振饑民賴全活者甚衆盜賊衰止賜書褒獎

皇朝編年備要卷第十三

皇朝編年備要卷第十四　凡五年

仁宗皇帝　起乙丑皇祐元年止癸巳皇祐五年

乙丑皇祐元年春正月甲午朔日有食之

○張士遜薨臨其喪　翌日上謂輔臣曰朕有言庚戌是朕本命朕以師臣之舊故不避文彥博曰唐太宗辰日哭張公謹陛下過之遠矣尋篆其碑首曰舊德

二月彗出虛　晨見東方西南指歷紫微垣至婁凡一百一十四日而沒

求直言○行考課監司法　轉運使副官滿考兩制臣寮考校分上中下六等○嘉祐二年命翰林承旨孫抃中丞張昇磨勘諸路轉運提刑課績○六年頒行新定轉運使副提點刑獄課績院條制

瀘蠻寇邊○詔近臣陳備邊策　時北虜聚兵近塞上御便殿訪近臣以備邊之策三司使葉清臣上對曰陛下

臨御二十八年未嘗一日暇逸而黠虜頻歲為患者豈非將
相大臣不得其人不能為陛下張威德而攘夷狄乎慶曆初
劉六符來執政無術略以破賊謀遂致二十萬物水潰膏血
以奉羅擢今詔問北使詣闕以西伐為名即有邀求何以荅
之臣聞誓書所載彼此無求況討元昊累年契丹豈有毫髮
之助今彼出師輒求我助違約甚矣若使辯士折其曲直要
之一戰外破其謀豈不彈服苟肆侵𢩁方河朔災傷之餘野
無靈舍我堅壁自守其能久居然後設伏出奇邀擊首尾
不就擒亦大敗矣詔問輔翊之能方面之才與夫帥領偏裨
孰可任者臣以謂不患無人患有人而不能用爾今輔明寔
如富弼范仲淹夏竦鄭戩方面寔如韓琦田況劉渙孫沔帥
領則王德用龐籍偏裨則狄青范全蔣偕張亢劉貽孫王德
基皆其選也而威棄狄寧即諫議尤其所長詔問朔方災傷
軍儲闕乏此則三司失計置轉運不果職非一日也如范昌

言方欲辦事一與賈昌朝違戾遂被指揮軍儲何由不乏先
朝置內帑本備非常今為主者之吝自分彼我緩急不以為
備則臣不知其所為也至如料食難轉莫若使豪民詣邊
入粟以免杖笞必能遺辦詔問戰馬乏絶何策可足臣前任
三司嘗陳監牧之弊占良田九萬頃歲費錢百萬緡天閑之
數纔三四萬急有征調一不可用今冀州賦馬於河北河東
陝西京東西五路上戶一馬中戶二戶共一馬養馬者復其
一丁則坐致戰馬二十萬不為難矣時戶部副使包拯亦對
西北形勢山川扼塞及所以先事選士積穀之策

三月葉清臣罷　三司使出知河陽初

河北轉運司失計軍儲清臣自木糴米七十餘萬給之又請
發大名府軍錢以佐邊糴而賈昌朝格詔不從清臣固爭且
疏其跋扈不臣宰相欲兩斗之因徙昌朝判鄭州而清臣有
是命清臣天資爽邁遇事敢行奏對無所屈郭承祐妻華王
元儼女封郡主給俸及承祐為殿前副都指揮使妻以不加
封請增月給清臣執奏不可上曰承祐管軍妻又諸王女當
優之清臣曰是然為僥倖遂卷其奏置懷中不行清臣至河
陽未幾卒○四年秋昌朝除母喪以使相入見召赴邇英閣
讀乾卦上曰將相侍講天下盛事昌朝稽首謝尋命知許州

親試舉人　賜馮京等四百九十餘人及第出身有差

夏五月幸後苑觀刈麥　御寶岐殿觀之謂輔臣曰朕新作此殿不欲植花卉而歲以種麥庶知稼穡事之不易也

六月置觀文殿大學士　以祥源觀使賈昌朝為之仍命判都省朝會班中書門下視其儀物仍品非嘗為宰相者毋得除

秋八月

陳執中罷　先是河決民流災異數見執中無建明但延攬卜相術士言者屢攻之至是以足疾辭位罷

夫

以宋庠同平章事　庠為相儒雅練故事自初執政遇事輒分別是非可否用是斥退及再登用遂浮沉自安然天資忠厚嘗曰逆詐恃明殘人矜才吾終身不為也

策制科武舉

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殿中丞吳奎入第四等武舉三十七人

九月嶺南蠻儂智高寇邊 邕州西南有廣源州雖號邕管羈縻其實服役於交阯初知儻猶州儂全福爲交阯所虜其妻阿儂嫁商人生智高冒儂姓奔雷火峒久之復與其母出據儻猶州建國曰大曆交阯執之執智高釋其罪使知廣源州居四年內怨交阯襲據安德州僭稱南天王改元景瑞至是寇邕州詔江南福建發兵備之

罷武舉

○冬十二月汰諸路兵 時天下患兵冗於是文彥博與樞密院龐籍同議省兵議者紛然以爲不可上以爲疑彥博與籍共奏曰公私困竭正坐冗兵累有患二臣請死之上意乃決於是汰陝西保捷軍及諸路廂兵爲民者六萬減衣糧之半者二萬又詔減陝西兵屯內地以省邊費

（庚寅）皇祐二年春正月行入中對貼法 自慶曆末河北行四說法鹽居其一而並邊芻粟皆虛估數倍券至京師反爲富賈所抑鹽八百斤舊售錢十萬至是止六萬商人以賤價受券取鹽不復入錢京師榷藏益乏乃詔王堯臣等同三司較近歲天下財賦之數堯臣等請商人復入錢京師法視舊入錢數稍增與鹽而止邊入中先桿芻受鹽者河東陝西入芻粟直錢十萬止給鹽直七萬河北又損六萬五千且令入錢十萬於京師乃聽兼給謂之對貼自是入錢京師稍復如故

夏六月定舉主員 先是京西提刑張易官滿將代併舉縣令十六人上意其請託乃詔監司以所部州之多少裁定其後又增縣令舉主至三員蓋官冗濫極保薦之法初略而後詳也

秋九月辛亥大饗明堂三聖並侑 詔曰國朝三歲親郊卽合祭天地祖宗並配而百神從祀今祠明堂而禮官所定祭天不及地配坐不及祖宗未合三朝之制且移郊爲大饗蓋爲民祈福宜合祭皇地祇奉太祖太宗眞宗並配而五帝神州地祇亦親獻之日月河海諸神悉如圜丘從祀因謂輔臣曰禮非天降地出緣人情爾今禮官習拘儒之舊傳捨三朝之成法非朕所以昭孝息民也○先是內出手詔明堂禮畢毋得上尊號文彥博等固請不從○先是宋庠建議以今年當郊而日至在晦用建隆故事宜有所避因請季秋大享于明堂詔從之上謂輔臣曰明堂者布政之宮天子路寢今大慶殿是也況明堂初已合祀天地於此乃下詔以大慶殿爲明堂又詔祠明堂宜盡物以遵典禮自衆輿服御諸物令有司裁簡之○宋祁上明堂通議二篇祁自敘略曰上採三代旁摭漢唐禮之過者折之說之謬者正之以合聖賢一王之典卿佐乙夜觀書之勤爭以御製明堂八曲隸太常及改文舞曰右文化俗武舞曰威功睿德○於是百官皆進秩初彥博議覃恩參知政事高若訥曰官濫久矣未有以節止今又啓之何也不聽及意篤宿景靈宮有傳赦語百官遷秩者御史啟思永亟上言不宜濫恩時三司使張堯佐觀執政內侍王守忠求爲節度使思永率同列言之或曰宜待命行思永曰宰先事而言使已得罪不可使命出致違朝廷遂擱奏言外戚秉政宦官用事非宗社福上怒詰所從受知諫院吳奎言御史許風聞言事若窮覈主名則後無敢告以事者是朝廷自蔽耳目也中丞郭勸亦言思永納忠不宜深罪堯佐守忠之議遂格而思永尋罷御史知宣州○尋命彥博等編修大享明堂記越明年二月上之○先是資政殿學士知杭州范仲淹建言祀明堂曠禮宜召元老舊德陪位于廷乃詔南京起太子太保杜衍西京起太子少傅任布陪祀且供帳都亭驛待之既而二人皆以老疾力辭不至遂賜衣帶器幣自後每遇大禮而前兩府致仕者率有詔召焉然亦無至者

申嚴內降執奏法 詔內降指揮許執奏敢因緣干請者臺諫察舉先是上諭輔臣可於赦文中禁止內降庶澄請宿弊輔臣等言載之赦恐未盡聖意乃別下此詔○至和元年又詔內侍傳宣令都知司劄報被受者覆奏嘉祐五年又詔今後臣寮於內侍省御藥院內東門進文字者令逐處申中書再取旨○諫官韓絳嘗

因對言曰天子之柄不可下移事當聞出昔斷上曰朕固不憚自有處分所慮未中理而有司奉行則害已加于人故先盡大臣之慮而後行之縂又言有林攄可若遣其子以書抵臣多斥中外大臣之失臣不敢不以聞上曰朕不欲留中恐開陳詐之路第焚之

冬閏十一月置詳定大樂局

詔中書門下省兩制大常官置局於秘閣詳定大樂翰林學士王堯臣請合天章閣待制趙師民預詳定仍乞借高若訥所校十五等古尺並從之潞胡瑗致仕爲國子監直講同議大樂又召益州進士房庶除校書郎宋祁嘗上庶所著樂書補亡二篇既召赴闕庶自言嘗得古本漢志云度起於黃鍾之長以子穀秬黍中者一黍之起積一千二百黍之廣度之九十分黃鍾之長一爲一分今文脫之起積一千二百黍八字故自前世以來累黍爲赤以制律是律生於赤赤非起於黃鍾也且漢志一爲一分者蓋九十分之一後儒誤以一黍爲一分其法非是當以秬黍中者一千二百實管中黍盡得九十分爲黃鍾之長九寸加一以爲赤則律定矣直秘閣范鎮是之乃言曰李照以縱黍累赤管空徑三分容黍千七百三十胡瑗以橫黍累赤管容黍一千二百而空徑三分四厘六毫是皆以赤生律不合古法今庶所言實千二百黍於管以爲黃鍾之長就取三分以爲空徑則無容受不合之差校前二說爲是蓋累黍爲赤始失於隋書當時議者以其容受不合棄而不用及隋平陳得古樂器高祖聞而歎曰華夏舊聲也遂傳用之唐祖孝孫張文收號稱知音亦不能更造赤律止沿隋之古樂制定聲器朝廷久以鍾律未正屢下詔書博訪群議冀有所獲今庶所言以律生赤誠衆論所不及請如其法試造赤律更以古器參考當得其真乃詔王洙與鎮同於修制所如庶說造律赤龠律徑三分圍九分長九十分龠徑九分深一寸赤起黃鍾之長加十分而律容千二百黍初庶言太常樂高古樂五律比律成才下三律以爲今所用黍非古之所謂一稃二米黍也赤比橫黍所累者長一寸四分庶又言古有五音而今無正徵音國家以火德王徵屬火不宜闕今以旋相五行相生法得徵音又言尚書同律度量衡所以齊一風俗今太常鍾鎛敦錞及天下州縣樂各自爲律非書同律之義且古者帝王巡狩方岳必考禮樂同異以行誅賞謂宜頒中律自京師及州縣無容輒異有擅高下者論之上召輔臣觀庶所進律赤龠又令庶自陳其法因問律呂旋相爲宮事令假圖以進其論以五正二變配五音迭相爲主衍之成八十四調舊以宮徵商羽角五音次第配七聲然後加變宮變徵二聲以足之庶推以旋相之法謂五行相戾非是當改變徵爲變羽易變爲閏諧音加之則十二月各以其律爲宮而五行相生終始無窮詔以其圖送詳定所庶又論吹律以聽軍聲者謂以五行逆順可以知吉凶先儒之說略矣是時胡瑗等制樂已有定議特推恩而遣之鎮爲論於執政曰今律之與赤所以不得其真由累黍爲之也累黍爲之者史之脫文也古人豈以難曉不合之法書之於史以爲後世惑乎殆不然也易曉而必合也房庶之法是矣今庶自言其法依古以律而起赤其長與空徑與容受與一千二百黍之數無不合之若誠如庶言此至真之法也且黃鍾之實一千二百黍積實分八百一十於算法圓積之則空徑三分圍九分長九十分積實八百一十分古律也律體本圓圓積之是也今律方積則空徑三分四厘六毫比古大矣故圍十分三厘八毫而其長止七十六分二厘積實亦八百一十分律體本不方方積之非也其空徑三分圍九分長九十分積實八百一十分非外來者也皆起於律也以一黍而起於九十赤與一千二百黍之起於律皆取於黍今議者獨於律則謂之索虛而求分亦非也其空徑三分圍九分長九十分之起於律與空徑三分四釐六毫圍十分三厘八毫長七十六分二釐之起於赤古今之法疏密之課其不同較然可見何所疑哉若以謂工作既久而復改爲則淹引歲月計費益廣又非朝廷制作之意也其淹久而計費廣者爲之不敏也今庶言太常樂無姑洗夾鍾太簇等數律就令其律與其說相應鍾磬每編才易數枚因舊而圖新敏而爲之則旬月之功也又何淹久而廣費哉執政不聽○四年冬知制誥王洙等獻新樂議者

皇祐二年

以爲鐘磬皆不合古遂復命近臣詳定仍命參攷劉沆梁適監議而留議者各安所習久而不決乃命諸家各作鍾律以獻五年九月親臨視之遂胡瑗阮逸等旨而議者謂黃鍾爲萬事根本故尺量權衡皆起於黃鍾至瑗用累黍爲尺而制律容受不能合及平陳得古樂遂用之唐興因其聲以制樂其器無法而其聲猶不失於古五代之亂太樂淪散王朴始用尺定律而聲與器皆失之故太祖患其聲高特減一律至是又減半然太常樂比唐聲猶高五律比今燕樂高二律上雖勤勞制作未能得其當者有司失之於以尺生律也〇史官彥字孟孝清臣曰世號太常爲雅樂而未嘗施於宴享豈以其聲爲不美聽哉夫樂者樂也其道雖微妙難知至於奏之而使人悅豫和平此不待知音而後能也今竊觀於大常其樂陳鍾磬塤箎搏拊之器與夫舞綴羽籥干戚之制蓋皆倣古矣逮振作之則聽者不知爲樂而觀者厭焉豈所謂古樂其聲真若此哉孔子惡鄭恐其亂雅亂之云者似是而非也孟子亦曰今樂猶古樂然今大常獨與教坊樂音殊絕何哉昔者李照胡瑗阮逸改鑄鍾磬處士徐復笑之曰聖人寓器以聲不先求其聲而更其器其可用乎照瑗逸制作久之卒無成蜀人房庶亦深訂其非是因著書論古樂與今樂本末不遠其大略以謂上古世質器與聲朴後世稍變焉金石鍾磬也後世易之爲方響絲竹琴簫也後世變之爲箏笛匏笙也攢之以斗塤土也變而爲甌革麻料也擊而爲鼓木柷敔也貫之爲板此八音者於世甚便而不達者指廟樂鎛鍾特磬宮軒爲正聲而槩謂胡部鹵部爲淫聲殊不知大輅起於推輪龍艘生於落葉其變則然也古者以俎豆食後世易之以杯盂古者簟席以爲安後世更之以榻案雖使聖人復生不能捨杯盂榻案而復俎豆簟席之質也然則八音之器豈異於此哉孔子曰放鄭聲鄭聲淫者豈以其器不若古哉亦疾其聲之變爾試使知樂者由今之器寄古之聲去其虛濫靡要而歸之中和雅正則感人心導和氣不曰治世之音乎然則世所謂雅樂者未必如古而教坊所奏豈盡爲淫聲哉數子紛紛改制鍾律而復庶之論獨如此故緝其語行之以俟知音者焉〇時知諫院范鎮上書論樂略曰陛下制樂三年有司之論紛然未決蓋由不議其本而爭其末也樂者和氣也發和氣者聲音也而聲音生於無形古人以有形之物傳其法然後無形之聲音得和氣可導有形者秬黍也律也尺也龠也鬴也斛也算數也權衡也鍾也磬也是十者以相合然後爲得而今皆相戾按詩誕降嘉種維秬維秠漢書云秬一稃二米今秬黍皆一米律尺龠鬴斛形制皆與古異算法則以方法算圓分又權衡起於黍而黍未真臣以知其無形之聲音不可得而和也議者謂當今宜先政令而禮樂非所急此臣之所惑也儻使有司合禮樂之論是其所是非其所非陛下親臨決之頒於政令不已大乎昔漢諸儒議鹽鐵後世猶傳鹽鐵論今方定雅樂願令有司人人各爲一書則觀不自竭請權罷詳定修制二局俟真黍至然後爲樂則必得至當而無事乎徒費也詔送詳定所鎮說自謂得古法然集賢校理司馬光數與之論難以爲弗合世雖律鍾之學卒莫能辨其是非焉

詔后妃家勿除二府

初慶曆中諫官余靖言張堯佐親幽宮掖不宜任事至是諫官吳奎又言郭承祐以舊恩爲宣徽使前知建天所爲多不法詔奪承祐宣徽使而有是命〇時堯佐爲宣徽南院使淮康軍節度景靈宮使復加羣牧制置使又賜堯佐二子出身於是知諫院包拯等言陛下即位僅三十年未有失道敗德之事自五六年來推用堯佐群臣皆竊議以謂其過不在陛下在女謁近習與執政大臣也蓋女謁近習知陛下繼嗣未立既有所私莫不潛有趨嚮執政大臣不能進規以義乃從諛順旨高官要職以委堯佐猶恐不滿其意況下制之日陽精晦塞氛霧蒙孛望陛下斷以大義亟命追寢必不得已宣徽節度擇與一焉如此則合天地順人情矣中丞王舉正言堯佐緣妃家一日領四使使賢士大夫無所勸不報舉正復與御史唐介及臺諫官合奏請中丞留百官班廷諍有詔止之上曰言事者謂堯佐不可爲執政當優與之官爵今其言反覆朕終不欲加言者以罪姑諭使梁適曰臺諫論事乃其職堯佐領四使誠

皇祐二年

過恐非所以全之乃罷堯佐宣徽景靈二使○明年秋復除堯佐宣徽南院使判河陽舉正又抗䟽論之於是家居凡七上䟽不報

秀州地震 有聲如雷

十二月班家廟制 本朝士大夫無襲爵故不建家廟而四時祭於寢室慶曆初雖放書許立而有司未能推述先典至是宋庠言禮官既不講求私家何緣擅立乃下有司詳定學士承旨王堯臣等定平章事以上立四廟尚書節度使以上立三廟餘官祭於寢凡得立廟者許嫡子孫襲爵以主祭至是班其制而議者不一終不果行

三司上會計錄 三司使田況約景德會計錄以今財賦所入多於景德而歲之所出又多於所入因著皇祐會計錄上之○是年正月命近臣同二司校財賦出入數王堯臣等以慶曆皇祐總四年凡財賦出入參其登耗皇祐元年入一億一千餘萬而所出亡餘至四年春書成上之詔付三司取一歲中數以爲定式○英宗治平中韓絳上會計錄內外歲入一億一千餘萬出一億二千餘萬諸路積一億萬而京師不與焉時兵數少損隸籍者猶百十六萬而宗室吏員視皇祐亡慮增十之三

河北水 詔發其粗仍出內藏錢四千萬緡紬絹四十萬匹下本路便糴粮草諸戒安撫運司不得以物帛責援民間且諭宰執曰聚俟中不妄用一錢推以寬民則豈可惜費也

辛卯 皇祐三年春正月淮南分東西路 ○

二月復入中見錢法 自三說四說二法並行不數年間茶法復壞芻粟之直大率虛估居十之八券至京師爲南商所抑比商無利三司患之請行貼直之法每券直十萬比而估之千倍為六千復入錢四萬四千貼爲五萬給茶直十萬詔又損錢一萬然亦不足以予其直入中者少公私大弊知定州韓琦以爲言下三司議三司奏自改法至今凡得穀二百八十萬石芻五十六萬圍而貴緡錢一千二百九十五萬茶鹽香藥民用有限今散於民間既多積而不售價日益損推貨務歲課不過五百萬緡其利害灼然可見請復行見錢法詔從其請仍一用景祐三年約束又禁好事者之擴議也乃詔自今議者並須究知聰理審可施用若事已上而驗問無狀者眞之重罰○時戍兵多食居不足陝西轉運李參視民闕乏時令自隱度穀麥之入預貸以官錢穀麥熟則償謂之青苗錢數年兵食常有餘其後青苗法蓋取諸此朝廷患入中法歲費增廣參請糴錢于邊郡以平估糴權罷入中比參之去省榷貨錢以千萬計

三月宋庠罷 知河南府以言者論其不戢子弟在政府無所建明也○治平三年卒謚元獻英宗篆其碑曰忠規德範

夏四月以曾公亮爲翰林學士 公亮自爲集賢校理即預修經筵凡十餘年上每厚遇之及還學士嘗勾三班公亮盡取前後條目置于座側案以從事老胥皆求手無能爲後至者卒莫能易

五月置河渠司 于三司

六月視大長公主疾 齊國大長公主疾自后妃以下候問進拜用家人禮上親舐主目左右皆感泣上方悲慟

秋七月定太學生員 舊制二百人如不能充數以百人爲限

復用孔氏知仙源縣 詔書以孔氏知縣近廢不行宜復舊○命子孫復從京東提刑王綱之請勿用孔氏以重養民之官

更樂名 以大安

河決大名府 館陶郭固

口命寒之

罷徙州長吏十六人 上謂輔臣曰近日職司以長吏不理闕者多矣長吏者民之性命可不重乎宜擇其甚者罷之小者易之○揚景宗嘗請郡上曰景宗章惠皇太后之弟豈不念之但貪戾之性老而愈甚不可與郡

減丁米 減郴永等州凡十餘萬石○是冬減漳泉興化軍丁米主戶三之一客戶半減之

八月京東淮浙等七路饑 遣李兌等四人體量

安撫又以武臣副之時七路鐵長吏多非其人又轉運司頗肆科擾民不聊生上乃命中書擇使者按視之諫官吳奎言近歲以來水不潤下盜賊横起皆陰盛所致夫帝王之美莫大乎進賢退不肖今陛下知賢不能進知不肖不能退重以內寵驕恣近習回撓夷狄縱驁讒邪交傷陰盛如此寧不致大異哉且朝廷之過常在于無事之時因循而不爲有事之後蒼卒而失錯中外臣僚平時建一策舉一官雖有可取皆抑而不行又從而媒孼謂之生事知河北河東盜賊行路之人皆已傳布而大臣不以爲事至執通判傷知損然後倉皇於數路之間移易官守重賞以募之不亦晚乎事有大於此者陛下幸留意焉○時大理寺言信州民有劫米而傷主者法當死上謂輔臣曰饑而劫米則可哀盜而傷主則難恕然此細民無知終緣饑困遂貸之

罷遣馮道孫舜卿 馮道曾孫舜卿上道官誥二十通乞錄用上謂輔臣曰道相四朝而偷生苟祿無可稱之節所上官誥其給還之

九月爲夏竦成服 竦薨詔閣上謂輔臣曰竦嘗事東宮特所閔傷若依禮官所擇日子則在大斂之後豈可先作樂而後舉哀也乃命以甲子日成服于苑中

賜侍講筵官坐 講讀官當侍講讀者立侍餘皆賜坐

冬十月除解鹽禁 初范祥議解鹽通商論者爭以爲非是朝廷察其可用委祥推行而御史知雜何郯復以爲言遣戶部使包拯馳視還言行之便至是轉勘司李徽之猶以爲不便驛召祥至與二司雜議皆是祥所建請從之於是三司使田況請久任祥以專其事擢祥爲轉運使以寵之祥初言歲入緡錢可二百三十萬是年入二百二十萬明年二百五十萬按慶曆八年增六十八萬七年增二十萬又舊歲出榷貨務緡錢慶曆中或六百四十萬或四百八十萬至是榷貨務緡錢不復出其後歲入雖贏縮不常至五年猶及百七十八萬

唐介貶 先是張堯佐除宣徽使殿中侍御史裏行唐介謂同列曰是欲與宣徽而假河陽爲名當爭之未聽自劾亦不報介又言平章事文彥博嘗守蜀爲問金奇錦因中人獻宮掖得爲執政甘陵討賊因明鎬功遂叨拍位前日堯佐除命臣每承詔乃知出於中書擬進彥博顯用堯佐陰結貴妃陷人主有私於宮之名而自爲掛身之計彥博須來外補諫官吳奎觀望挾姦言其才未可聽引夫由是彥博事政歲屬在己雖古之人不敢議宜早左罷以冨弼代之上怒甚却其奏弗視曰將貶若矣介徐讀竟自言愚臣忠憤所激雖鼎鑊不避也上則召二府示之曰介論事不足責至謂彥博因緣妃嬪進用此何言耶樞密副使梁適叱介下殿命舍人草詞殿廬貶春州別駕修起居注蔡襄中丞王舉正皆言介貶太重而上不中傷教朝堂疏諭百官因謂輔臣曰介有母從便地然止從介英州別駕遣中使護送之復取其奏以入介自是直聲聞天下御史知雜陳升之上章曰爲國如介者有幾今投之瘴癘臣恐言者箝口矣越明年正月從介監郴州酒稅

文彥博罷 出知許州或言張堯封彥博父客也彥博知益州貴妃有力焉因風彥博織燈籠錦以進貴妃服之上嘗頒曰何從得此妃正色曰文彥博所獻也彥博與妃父有舊然妃安能使之特以陛下故爾上悅自是意屬彥博及爲參知政事明鎬討王則未克上甚憂之語妃曰大臣無一人爲國了事者日日上殿何益妃密令人語彥博翌日彥博入對乞身往破賊上大喜彥博至恩州十數日賊果平即軍中拜相議者謂彥博因鎬以成功其得相由妃力也介既用是案詆彥博雖坐遠貶彥博亦由其事之有無卒莫辨云

以龐籍爲平章事○

吳奎罷 自知諫院出知密州知諫院包拯言唐介彈大臣并以中奎乞且留奎供言職上曰介言奎挾皆陰結文彥博今觀此奏非誣也因謂宰臣曰諫官御史必用忠厚淳直通世務明治體之人以事浮薄之弊宰臣既承聖諭自是凡詔舉臺職以載上詔勅中

壬辰 皇祐四年春三月包拯罷 自知諫院出爲河北都轉運使

在諫院數論大臣斥權倖請罷一切內降曲恩又列上唐魏鄭公三疏請罷河北北兵分之河南諸郡遇警即發如或戍兵不可遽減則訓練義勇以壯邊備雖小給散損每歲不當本兵一月之費用一州賦可給義勇十八萬事卒不行

夏

五月儂智高陷邕橫等州

先是智高使貢金函書請內屬知邕州陳珙上聞不報時邕州庭中有白氣而江水溢司戶孔宗旦以爲兵象憂智高必反以書告珙不聽智高既不得請又與交趾爲仇且擅山澤之利遂招納亡命數出敝衣易穀食紿言洞中飢部落離散故邕不設備智高乃與廣州進士黃師宓及其黨日夜謀入寇一夕焚其巢穴紿衆曰平生積聚今爲天火所焚無以爲生計窮矣當拔邕州據廣州以自王否則必死是月率衆五千沿江東下攻破邕州橫江寨張日新等死之陷邕州都監張立司戶孔宗旦罵賊而死珙以下皆遇害於是智高即州僞建大南國僭號仁惠皇帝改年啓曆赦境內師宓等皆稱中國官名無陷橫貴龔藤梧封康端州惟封州守臣曹覲康州守臣趙師旦監押馬貴戰死諸州守臣張仲李植江鎡丁寶臣並遁○覲修古兄子也修古無子以覲爲後覲死錄其子旦以其弟現爲建安簿官滿修古妻又乞便養凡三注現建州官○慶曆間蠻嘗入寇知邕州蕭注得書安撫使杜杞言猶外小郡地里相近者可量合并之使緩急寇至可以共禦

圍廣州

前二日有告急者知州仲簡以爲妄因之下令曰有言賊至者斬以故民不爲備及賊至始令民入城民爭以金貝遺閽者求先入蹂死者甚衆餘皆附賊賊勢益張廣惠等州提舉捉賊武日宣惠州巡檢魏承憲邀擊于城下並死之

范仲淹薨

仲淹內剛外和爲政忠厚所至有恩邠慶二州之民皆畫像立生祠其卒也哭之如父諡文正上篆其碑首曰褒賢○初群盜剽劫淮南將過高郵知軍晁仲約諭富民出金帛具牛酒迎之盜悅徑去不爲暴事聞富弼議誅仲約以正法仲淹欲宥之爭於上前上卒從仲淹言既而弼慍甚謂仲淹曰方今患法不舉舉法而多方沮之何以整衆仲淹密告之曰祖宗以來未嘗輕殺臣下夫輕導人主以誅殺它日手滑雖吾輩亦未敢自保也弼終不謂然其後兩人相繼出使弼還自河北及闕門不許入未測上意比夜彷徨不能寐遶床歎曰范六丈聖人也

六月以狄青爲樞密副使

中丞王舉正言青出兵伍爲執政本朝所無有恐四方輕朝廷左司諫賈黯亦言國初武臣有忠勳者不可勝數然未聞以卒伍登帷幄者今不可有五四夷聞之有輕中國心一也小人無知翕然嚮之撓擾人心二也大臣將恥與爲伍三也不守祖宗成規而自比五季亂政四也青雖才勇未聞有破敵功失駕馭之術五也皆不能奪

秋七月智高遁

初魏瓘知廣州築城鑿井畜水作大弩爲守備至是智高爲雲梯土山攻城甚急又斷流水而地堅井飲不竭弩發輒中中輒洞潰智高力屈時知英州蘇緘募壯勇數千人起雞也塘渡村扼其歸路得黃師宓父縛斬之以徇又番禺縣令蕭注亦募土丁及海上強壯三千餘人與智高衆搏鬬焚其戰艦即日發縣門援兵及民持牛酒芻糧相繼入城城中始有生意時轉運使王罕方往潮州議鹽事知廣州仲簡募人齎書召罕閒出要罕罕得書即亟歸行至惠州州之惡少乘人不安相率爲盜田里驚擾罕出城鎮撫乃邨與罕求救護者數千人罕引諭之且曰已召兵行至矣然其實未知兵所出也乃思其父嘗言遇事有疑當與諸老者老者未必智過人但涉世久故也乃遣左右擇父老可與語者得數十人召問之父老曰某縣各有佃客少者數家多者數十家欲擇鄉村自召集家有兵器者選授之使相保聚罕曰有佃客者計如是得矣無佃客奈何吾有以處此矣募罕所至村有耆長三人人有壯丁五七至十人隸之乃召耆長令發里民增壯丁人各二百又召射亦令發里民增弓手二千已時下令約中晡而集又牓募有材使方略者皆聽自効許有功大者賞以官次者賞以金帛頃之得數千人閱試可用才書者以爲大甲頭次以爲小甲頭約使領衆而耆長所發久之無至者時有一婦人訴僕夫奪其釵珥且汙辱之罕斬以徇曰此書

長發為壯丁不肯行者又得剽掠者十八人皆斬之伺如初於是民相傳悚動至申時耆長三人得壯丁六百附得弓手二千皆集卒使十人為小甲置小甲頭五人為大甲置大甲頭及副主之取軍府染緋為大小旗幟授之得牛羊數千令戶出錫割革為盾形系之馬中每革削竹籤十六夾穿之以木為鼻使持以自蔽又斬苦竹數千結其首使揮以為兵得公私弓矢刀槍皆以授民約令備守田里遂安以檄告境內及傍州縣皆推此行之數日衆大集遠望振內之衆少年皆已肄行伍不得復動外之它盜亦不敢發卒於其間選擇士得三千人又選縱卒趫捷有材伎者得數十人以舟百四十艘載之建旗幟作聲鼓流趨廣州未至從卒有宣言者曰廣之南門去水尚百餘步賊兵在旁如我衆傳門賊若來擣之必亂矣於是使士皆登岸斬木為兜角得數千鋋至使從卒趫捷有材伎者先以兜角登岸上屬于南門須臾積之高數尺智高建黃蓋擁衆臨觀相去三二十步閒見已設兜角遂不犯卒徐勒兵作樂開南門以入於是薪蔬食物始通人心稍安益修守備智高知不可拔凡圍五十七日始解去自清遠濟江擁婦女作樂而行攻賀州不克張忠楊達李貴數擊之于白田路口龍岫峒亞死之陷昭州鈐轄李正臣死焉又襲殺蔣偕于太平場

八月以孫沔初以沔知秦州入見**為廣南安撫使內侍石全彬副之**上以秦事勉之對曰臣雖老然秦州不足煩聖慮陛下當以嶺南為憂也臣覘賊勢方張官軍朝夕當有敗奏既而張忠等敗聞上謂南事誠如沔料時已命余靖經制廣東西盜賊乃除沔湖南江西安撫使沔以南方兵連為賊所破氣懾不可用請益發騎兵且擇選偏裨二十人求武庫精甲五千參政梁適折沔曰毋張皇沔曰前日惟亡備故至此今指期滅賊來可以徼倖勝乃欲示鎮靜耶夫寶備不至而貌為鎮靜危亡之道也居二日促行才淹兵七百沔憂賊度嶺而北乃檄湖南江西曰大兵且至其繕治營壘多具燕犒賊疑不敢北侵沔行至鼎州復有詔加廣南東西路安撫使**九**

月命狄青討智高上已命孫沔余靖而猶以為憂於是青上表請行青入對自言臣起行伍非戰鬭無以報國願得蕃落數百騎益以禁兵羈賊首致闕下上壯其言遂除青宣徽南院使宣撫荊湖經制廣南賊盜事入內都知任守忠為之副知諫院李兌言唐失其政以宦者觀軍容致主將掣肘是不足法遂罷守忠青以賊便於乘馬我徒步兵力不能抗故每戰必敗願得西邊蕃落兵自從或謂南方非騎兵所宜樞密使高若訥言蕃落善射耐艱苦上下山如平地當瘴未發時疾馳破之必勝之道也青卒用騎兵破賊**冬十月智高陷賓州**守臣程東美遁**復入邕州**守臣宋克隆遁**廣西分三路**置宜容邕三州安撫都監樞密副使王堯臣請析廣西宜容邕州為三路以柳象隸宜州白高竇雷化鬱林儀藤梧龔瓊潯隸容州欽賓橫潯貴隸邕州遇蠻入寇三路會支郡兵捍禦分兵略安撫使居桂州以統制焉亦益募澄海忠敢士軍分屯邕全永道三州米以餉之罷遠北兵遠戍詔狄青審議青以為便遂行之**十一月壬寅朔日有食之○十二月録唐顏真卿後**

癸巳皇祐五年春正月詔止交趾援兵從狄青之請也初交趾請出兵助討智高余靖以便宜許而請于朝青奏曰假兵于外以除內寇非我利也以一智高横踐二廣力不能制乃假蠻夷兵蠻夷貪得忘義因而啓亂何以禦之願罷交趾助兵上從之**丁度薨臨其喪**時為參知政事是日旬休上趣駕臨奠度性純質居一室十餘年無姬侍一日召諸子謂曰王旦為相十五年其子猶為布衣汝曹宜自力吾不復有請矣後諡曰文簡**會靈觀災○狄青敗智高于邕州**先是命廣西鈐轄陳曙擊智高于金城驛曙素無威令既遇賊士卒猶豫

博營中乃倉卒被甲以前遂致覆軍王承吉等並死之狄青合孫沔余靖兩將之兵自桂州次賓州青以張忠蔣偕皆輕敵取死軍聲大沮前戒諸將無得妄與賊鬭聽吾所為曙恐青獨有功乘青未至以步卒八千犯賊潰于崑崙關其下殿直袁用等皆遁青曰令之不齊兵所以敗晨會諸將堂上揖曙起并召用等三十二人按所以敗亡狀驅出軍門斬之沔靖相顧愕然靖嘗道曙出戰因離席而拜曰曙失律亦靖節制之罪青曰舍人文臣軍旅之責非所任也諸將皆股栗青按甲令軍中休十日賊覘者還以為軍未即進或說智高曰騎兵利平地宜遣兵守崑崙勿使度險俟官軍疲而食盡擊之無不勝智高驟勝而輕官軍不用其言明日整軍青將前陣沔將次陣靖將後陣以一晝夜絕崑崙關出賊不意陣歸仁鋪智高悉衆列陣以拒官軍使驍勇執大盾摽搶衣絳衣望之若火而羸弱在後青陣少却先鋒將孫節死之賊氣銳甚沔等懼失色時青匿蕃落騎兵在後前鋒將揚遂出挑戰手殺十數人青登高自執五色旗麾騎兵張左右翼從後出交擊左者右右者左已而左者復左右者復右揮將張玉李騎兵出陣前而橫貫其壘賊大潰會日暮智高復燬邕官軍追五十里斬數千級獲偽官黃師宓已下五十七人先是青誓曰不待令而舉者斬右軍將賈逵以賊先據高乃引軍趨山賊至逵擁衆而下擊斷其陣賊既潰諸將下請罪青撫其背曰違令而勝權也尚何罪智高夜焚城遁由合江口入大理國是明青按兵入城梟師宓等首城下收金帛馬牛以鉅萬計得屍五千築為京觀時有賊屍衣金龍衣衆以為智高已死欲以上聞青曰安知非詐乎寧失智高不敢誣朝廷以貪功也時霧露昏塞或謂賊毒水上流飲者多死青甚憂之一夕有泉湧寨下汲之甘衆乃以濟初諜言儂家種種家狀至是符之智高暴殘方幾一年吏民不勝其毒捷奏至上喜謂龐籍曰青破賊皆卿敏識之力也智高母阿儂氏弟智光子繼宗繼封陸檻至京師後智高死於大理國函首至乃悉弃市

以宋祁知定州

祁前在成德軍請就河東陝西馬禁聽蕃名民間自相賣買民養馬勿升尸等居三月徙定州又上言天下根本在河北河北根本在鎮定以扞拒賊衝為國門戶又曰欲兵之強莫如多發與財欲士用練莫如善擇將欲人樂鬭莫如賞重而罰嚴欲賊顧望莫敢前莫如使鎮重而定強又曰天下久平馬益少臣請多用步兵臣料朝廷與虜相攻必不深入戰追驅而去之又將則止然則不待馬而步可用矣臣請損馬而益步故馬少則騎精步多則鬭健我能用步所長雖契丹多馬無所用之又曰夫鎮定一體也自先帝以來為一道帥專而兵不分故定揔其實則鎮將其會勢自然循今判而為二其顯顯有害若北壘山川要陰之地裂而有之平時號令文移不能一賊脫叩營壘則彼此不相謀誰肯任責邪臣請合鎮定為一路顧以將相大臣領之無事時以鎮為治所有事則遷治定指揮諸將揔一而責有歸士無苟且之意策之上也又曰河東馬強士習善馳突與鎮定若表裏然東下井陘不百里入鎮定矣賊若深入以河東健馬佐鎮定兵掎其背若歸者萬出萬全此一奇也又上禦戎七論

二月復以狄青為樞密副使兼宣徽南院使

上欲擢青為樞密使同平章事龐籍曰昔曹彬平江南太祖只賜錢二十萬嘍而已青雖有功未若彬之大若賞以此官富貴極矣異日更立功將何官以賞之乃有是命仍賜第及從進其諸子諸科等官

三月親試舉人

賜鄭獬以下及諸科九百餘人及第出身有差

奉三聖像如滁并澶州

安奉太祖太宗真宗御容于三州神御殿

集禧觀成

即會靈觀也因火更作至是成遂改今名

夏五月高若訥罷以狄青為樞密使

時凡內降恩若訥多覆奏不行入內都知王守忠欲得節度使若訥固執以為不可又欲真留後若訥持之若訥畏謁少過而前騶毆路人輙至死御史奏彈之議者方以為青賞薄而內侍石全斌又為青訟功于中乃罷若訥而遷青中丞王舉正力爭不能奪故事罷樞密

使降廉及君諭罷但**孫抃御史中丞**抃性篤厚寡言質略無威儀雖舍人草制遂為例久劉顧要稽增罕所建明及制下諫官韓絳論奏抃非糾繩才不可任風憲抃即手疏曰臣觀方今士人趨進者多廉退者少以善求事為精神以能訐人為風采捷給若嗇夫者謂之有議論刻深若酷吏者謂之有風事諫官所謂才者無乃謂是乎若然臣誠不能也上察其言無令視事且命知審官院抃辭以任言責不當兼事局乃止**求直言**侍制以上許請對論詳奏封事**秋七月作鎮國神寶**本寢庫有良王上不欲以為服玩詔天子有八璽乃命參知政事梁適撰名曰鎮國神寶而刻之**閏月定內侍員**內侍供奉官至黃門以一百八十人為額**龐籍罷**出知鄆州以言者論其黨庇親戚堂吏受賂也**以陳執中梁適為平章事○八月策制科武舉**趙彥若所對疏闊罷之先是制舉就秘閣試者凡十八人有司獨取彥若於是又被黜去議者謂宰相陳執中不由科第以進故陰諷有司事抑儒士非彥若實不能也○武舉五十一人授官有差前詔罷武舉今所擢皆秘閣舊得試者云**以唐介為御史中丞**使介入對上褒諭曰聞卿守節自改適未嘗以私書至京師介頓首謝卒無一言以自明介貶斥不二歲復召議者言天子優容言事之臣自古未有也**冬十月丙申朔日有食之**龍圖閣直學士知越州趙師民上疏曰近太陽蝕下正朔此是天意欲以感動聖心臣非曾史不知天道但卑愚意言之其月在亥亥為水水為正陰其日在丙丙為火火為正陽月侵日陰侵陽下職上之象也今聖心慈仁恭儉動循典禮自非下蒙上邪撓正使主恩不下究而雖之咎則望陛下咨心背之臣泊耳目之官其忠而純者與之遴簡內外百執州縣牧宰使主恩下究不為壅邪所蔽則德兆之幸也○時著作佐郎劉羲叟見日蝕心又胡瑗鑄鍾弇而直聲鬱而不發又陝西鑄大錢乃曰此所謂害金再興與周景王同占上其感心腹之疾又月入太微羲叟曰後宮將有喪乎**解唐介言職**介數論事因言於上曰臣職今言不行必將固爭爭之急或更坐黜是臣重陛下須聽所言職許之改直集賢院欲以全安之也**旱蝗**時左司郎中賈黯言水旱之災雖堯湯所不能免臣讀隋史見所立社倉取之以時藏之於民下足備凶災而上實無所利頗做隋制立法乃下其說司農寺復下諸路度可否其以為可行者纔四路爾或謂賦稅之外再重供輸或謂恐招盜賊或謂已有常平足以贍給或謂置倉須擾於是黯復奏諸路所陳類皆妄議若謂賦稅外再重供輸則法意乃教民儲積以備水旱官非自利若謂恐招盜賊則盜賊利在輕貨不在粟麥若謂已有常平則常平之設蓋所以平穀價使無甚貴甚賤之傷又今國用頗之所畫不孚近歲非無常平小有水旱輒流離餓殍則是常平果不足以賑給也若謂置倉斂財須擾則義倉之設本為百姓宜無所擇況今州縣台郵傳驛舍皆斂其民豈於義倉獨畏須擾人情可與樂成不可與謀始如臣言可采斷而行之然牽於衆論卒不果行**十一月己巳郊三聖並侑**先是有詔自今南郊三聖並侑**十二月禁轉運進羨餘**有增盈者留為本路移用先是嘗命李中師為淮南轉運使中師入辭上謂曰比聞諸路轉運使多獻羨餘以希進然遇災傷不免暴取于民此朕所不取也其戒之**以吳中復為監察御史**用中丞孫抃所薦也抃未始識其面或問之抃曰昔人恥為呈身御史今豈為識面臺郎耶

皇朝編年　備要卷第十四

皇朝編年備要卷第十五　凡五年

仁宗皇帝 起甲午至和元年止戊戌嘉祐三年

（甲午）至和元年春正月京師大疫 出犀角和藥以療民其一通天犀也內侍李舜卿請留供服御上曰朕豈貴異物而賤百姓哉立命碎之

追冊貴妃張氏為温成皇后 初妃既父封冊寵愛日盛出入車御華楚頗侵並后飾嘗議用紅繖增兵衛數有司以一品青蓋奏兵衛準常儀上守法度事無大小悉付外廷議凡宮禁干請雖已賜可或輒中卻妃嬖幸少比然終不得豫政及薨上悲悼不已謂左右曰昔者殿廬徼衛卒夜入宮妃挺身從別寢來衛朕嘗禱兩宮中妃刺臂血書祝壽外皆不得聞宜有以追貴之入內押班石全彬探上意請用后禮於皇儀殿治喪諸官宦皆以為可入內都知張惟吉獨言此事須翌日問宰相既而判太常寺翰林學士承旨王拱辰知制誥王洙等皆附全彬議宰相陳執中不能止遂詔近臣宗室皆入奠于皇儀殿輟班殿上于殿東楹特輟視朝七日命參知政事劉沆為監護使全彬及勾當御藥院劉保信為監護都監凡過禮皆全彬與沆合謀更置而洙等奏行之初有司請依荊王故事輟視朝五日或欲更增日請上裁乃增至七日殿中侍御史呂景初言貴妃一品當輟朝三日禮官希旨使恩禮過荊王不可以示天下御史中丞孫抃上三奏請罷追冊不報○初賜謚曰恭德樞密副使孫沔言太宗四后皆謚曰德從帝謚也今恭德之謚其法何從且張郭二后不聞有謚此雖禮官之失實貽譏于陛下遂改今謚先是詔沔讀哀冊沔奏章穆皇后喪比葬行事皆兩制官今又詔二府大臣行事不可於是執冊立上前陳故事且曰以臣孫沔讀冊則可以樞密使讀冊則不可置冊而退陳執中取而讀之後議立忌沔又極陳不可直集賢殿劉敞亦言太祖以來孝惠孝章淑德章懷后廟四室陛下之妣也猶不立忌豈可以私昵而變古越禮乎呂景初亦力爭乃罷立忌○孫抃及御史毋湜殿中侍御史俞希孟皆未補外知雜事郭申錫請以告並以言不用故也沔數言追冊温成於禮不可且曰比由佞臣贊成過舉陳執中等共從之沔不自安力求補職尋出知杭州

內侍王守忠加留後 故事宦官未有真除留後者上以守忠服勞久欲予之以樞密使高若訥力持不可而止及是疾亟求為節度使梁適引故事云宦官無除真刺史者況節度使乎中丞孫抃亦力爭乃止加武信軍留後諫官方論列翌日守忠卒守忠謹愿詳密故眷遇最厚

三月王貽永罷以王德用為樞密使 本朝外姻未有輔政者貽永在樞府十五年性清謹遠權利歸第則杜門謝客迄無過失○德用雖致仕乾元節預班庭中契丹使語譯者曰黑王相公乃復起耶上聞之起德用判鄭州至是復用之初孔道輔死或謂德用曰孔道輔害公者今死矣德用曰中丞以其職言豈害某哉朝廷亡一忠臣可惜也○德用在邊時上嘗遣使問邊事德用曰咸平景德中賜諸將陣圖人皆死守戰法緩急不相救以至屢敗誠願不以陣圖賜諸將使得應變出奇自立異效上然之又嘗言兵法使士知畏愛怯者勇勇者不驕以右可勝因敵而勝亦豈多言哉

詔改元 以四月為始司天監言四月朔日食故也易服避殿減膳

夏四月甲午朔日有食之用牲于社 是日陰雨至申時見所虧九分之餘宰相率百官以日食不及等分拜表稱賀

祥源觀災 御史吳中復對于延和殿上曰比來上封者多言陰陽未和由大樂未定且樂之不和於古久矣朕謂水旱之來繫時政得失非樂所召○去歲之郊祀也以三聖並配至是旱學士胡宿言五行火禮也去歲火而今又旱其應在禮此郊祀並配之失也即建言並配非古宜用迭配如初

秋七月梁適罷 先是將以適為温成皇后園陵使適以為不可又奏國朝

以來妃嬪葬佛寺別園遂定葬奉先寺由是與陳執中不合
御史馬遵等彈適貪瀆怙權其所除拔多緣賄賂親黨不宜
久居重位上未聽御史吳中復又彈適姦邪上曰馬遵亦有
疏且言唐室天寶後治亂分何也中復對曰明皇初任姚崇
宋璟張九齡為相遂致太平天寶而後相李林甫牛仙客楊
國忠因而大壞治亂於此分矣蹤威福在於人主要之治亂
在所任之臣上曰朕每進用大臣未嘗不采天下公議
然知人亦未易也至是中丞孫抃又以為言罷知鄆州**解**
馬遵等臺職時並為御史遵知宣州事改京東轉運呂景初吳中復並通判改知衢池二州景初通
之得政也中官有力焉及遵等於上前極陳其過上左右或
言御史據拾宰相自今誰敢當其任者遵既罷左右欲并遵
等去之遵等彈適多私又言適與劉宗孟連姻而宗孟與富
人共商販下開封府勘治所言不實皆坐論知制誥蔡襄以
三人者無罪封還詞頭不草制改付他舍人亦莫敢當者遂
用勅牒降勅中丞孫抃累疏爭之翰林學士胡宿因召對亦
乞留遵等退又上書皆不報然明年知制誥劉敞上言故事
遷降官皆有誥命前年因事黜御史吳中復蔡襄當草制封
還辭頭執政取為所沮乃畢用勅牒因循習熟
遂成久例今後降命合用誥辭者乞遵故事**八月以**
賈黯判流內銓時平日久百官職業皆有常憲度懈於因循而銓衡徒文書備具而已黯
始欲以風義整救其弊益州推官桑澤在蜀三年不知其父
死後代還舉者甚多應格當遷方投牒自陳人皆知其當喪
父莫肯為作文書澤知不可乃去發喪制服以不得家問為
解澤既除喪求磨勘黯謂澤三年不與其父通問亦有人子
之愛於其親乎使澤雖非匿喪猶為不孝也言之於朝澤坐
廢歸田里不齒終身晉州推官李亢初以入錢得官已而有
私罪黜自引去匿所得官以白衣應舉及第積十歲當磨勘
乃自首言其初事黯以為此律所謂罔冒也奏罷之李其勞
考**以劉沆同平章事**前一夕召當宿學士楊偉草麻不至更自外召趙槩草之乃詔

自今當宿學士以故請告者令以次遞宿**命修起居注官侍經筵**從知制誥
賈黯之請也舊邇英延義二閣講讀官自有說注至是乃罷
馬仍詔命賜坐於御榻西南越明年春修注石揚休言恐上
時有宣諭咨訪而坐遠不悉聞因令立侍云**九月以呂臻王洙為翰林**
學士故事翰林學士六員時楊察趙槩楊偉胡宿歐陽脩已五員於是察加承旨臻及洙並除洙乃員外擢蓋
附會溫成事宰相陳執中劉沆喜其助己也○時朱蕭周禮
上令畫禮器圖至是上之○明年春臻以上疏論陳執中出
知徐州賜燕資善堂仍詔
自今由經筵出者亦如例**以劉沆為溫成皇后園**
陵監護使中丞孫抃御史范師道毋湜言宰相不當為贈后典葬不報又議為后建陵立廟抃率官
屬言非禮因相與請對爭不能
得抃伏地不起上為改容遣之**冬十月葬溫成皇后**
知諫院范鎮言太常議溫成皇后葬禮前謂之溫成園後謂
之園陵宰臣劉沆前為監護使後為園陵使如聞此議皆出
禮官前日是則今日非今日是則前日非必有一非於此矣
夫禮典素定而議論如此古者法吏舞文今世禮官舞禮乞
下臣章問前後異同狀以正中外之惑**定川峽選人奔喪令○十**
一月吳充鞠真卿罷充時同判禮院鞠為太祝先是議溫成皇后園廟事學士
判太常寺王洙令吏以印紙行文書不關僚屬充真卿即移
開封府治吏罪而知府蔡襄不受充等持之不置會臺諫亦
論其事朝廷疑充等謂之故出充知高郵軍真卿知淮陽軍
御史趙抃及諫官范鎮皆言充等無罪不報時諫官爭言充
及真卿不當補外直集賢院馬京最後上疏言會切宰相劉
沆怒請出京濠州上曰京何罪然猶落修起居注臺諫又爭
言京不當奪職請後之不報○知制誥劉敞言臣昨聞吳充
出守馮京落職將謂其人所行實有過當所言實有不可是

至和元年

以觸忤聖意不蒙矜恕及於延和殿奏事面奉宣諭允乃是張皝京意亦與他中書冤其太直不與含容臣竊驚駭不覺憤悶前古以來惟有人主不能容受直言或致竄謫臣下今陛下恕聖好諫寛大如此不知中書何故不務將順聖德之美須要誅逐言者又言臣前論吳充馮京諫官面蒙聖諭本末臣即言若如此則是大臣蔽君之明專君之權而擅作威福也必恐感動陰陽有地震日蝕風霧之異今臣竊聞鎮戎軍地震一夕三發去臣所言五日之內爾又京師霾後昏霧累日復多風埃太陽黃濁此皆變異之可戒懼者也臣所以先知必然者按五行志云臣事雖正專之必震况其不正乎又尚書洪範蒙常風若而京房易傳臣之蔽君則蒙氣起臣以此數者合之故知必有異也

加內侍石全彬劉保信官 全彬加觀察使保信西染院使並以監護溫成皇后園陵故也范鎮言章獻章懿章惠三太后之葬推恩皆無此比乞追還告敕不報後數日又還全彬入內副都知劉敞以爲濫賞數還封還詞頭明年三月卒遷之○敞爲人磊落明白博記章尤敏贍在西掖時一日追封皇子公主九人敞將下直立馬卻坐一揮九制各得其體遇事多所建明好譏議攻忌之故知制誥七年不遷慶曆間學者多守注疏故爲七經小傳始異諸儒之說後王安石修經義蓋本於敞

乙未 至和二年春正月晏殊薨 諡曰元獻殊雖登貴而奉養清儉善於知人如范仲淹孔道輔皆出其門而富弼楊察乃其婿也上篆其碑首曰舊學

郭固上車戰法 固爲汾州推官嘗造戰車知并州韓琦曰此馬燧法也令賫詣闕既試之除衛尉丞

三月孔宗愿封衍聖公 孔子四十七代孫也初襲封文宣公太常博士祖無擇言孔子後在漢魏封褒成褒尊宗聖晉宋曰奉聖後魏曰崇聖後周及隋唐封鄒國公唐初曰褒聖開元中始諡孔子爲文宣王封其後爲文宣公不可以祖諡而加諸後嗣乃詔改封而令世襲焉

夏四月定差衙前法 罷里正衙前以貲產差鄉戶衙前初州縣之役皆出於民而有常數非民事則役廂兵詔令有大興作然後調丁夫而役有輕重勞佚之不齊人有貧富強弱之不一承平既久姦僞滋生命官形勢占田無限皆得復役衙前將吏得免里正戶長而應役之戶困於繁數至僞爲券售田於形勢之家假佃戶之名以避徭役至是知并州韓琦言民苦於里正衙前至有孀母改嫁親族分居或棄田與人以免上等或非命求死以就單丁又每鄉被差疎密高下不均富者休息有餘貧者敗亡相繼請罷差里正衙前只差鄉戶衙前令本縣於諸鄉中第一等選物力最高者爲之於是下其議於京畿諸路相度皆以爲便而知制誥韓絳蔡襄亦極論江南福建里正衙前之弊絳請行鄉戶五則之法其法凡差諸州軍鄉戶衙前以產錢與物力從多至少置簿排定戶數分爲五則其重難差遣亦分等第準此若第一等重難十處合用十人即排定第一等一百戶若有第二等五處即排定第二等五十戶以備十次之役其里正更不差人襄亦請以產錢多少定役輕重遂命絳及襄與三司參定絳等議定乃共奏請凡差鄉戶衙前以物力多少置簿排定其里正更不差人遂更著法下三司頒焉民甚便之

六月陳執中罷 出判亳州先是執中嬖妾張氏笞小婢出外舍死御史趙抃列入事劾奏執中自此章十二上於是詔置獄命糾察在京刑獄崔嶧按治之嶧以爲執中自以婢不恪笞之死非張氏殺之有詔勿推中丞孫抃與其屬郭申錫毋湜范師道趙抃請合班論奏閤門言有違近制詔令輪日入對抃等既入對極言執中過惡請罷之退又交論之抃最後乞解憲職補外以避執中朋黨中傷之禍於是得請始御史因劾中嬖婢事欲擊之上未聽而諫官初無論列者御史并以爲言而抃攻范鎮尤力臺官皆助之鎮累奏乞與御史辨不報及御史入對又言執中私其女子傷化不道執中既罷上以諭鎮鎮復言朝廷置御史以防讒慝非使其爲讒慝也審

如御史言則執中可誅如其不然亦當誅御史并繳前五奏乞宣示執政相與庭辨之卒不報鎮由是與趙抃有隙抃是鎮上言去冬多南風今春多西北風乍寒乍熱欲雨不雨又有黑氣蔽日此皆人事所感也黑氣蔽日者陰侵陽小人或君也欲雨不雨者政事不決也陳執中爲相不病而家居者百日矣陛下以御史之言決一婢死而欲退宰相爲是即乞速退執中以御史之言爲非亦乞敦執中起視事無使天意久不決也乍寒乍暑者賞罰不當也鄧保吉不當爲都知鄧宣言不當爲押班石全彬不當爲觀察使是不當賞而賞冬而多南風春而多西北風皆逆氣也恐陛下思慮有爲小人所惑而號令數變也陛下如欲應黑氣蔽日之變莫若遠小人近君子如欲應乍寒乍暑之變莫若追還鄧保吉等過恩而正大臣之罪如欲應欲雨不雨之變莫若速定執中之進退以快中外之意如欲應冬多南風春多西北風之變莫若精其思慮而不數變號令此皆古聖賢通天人之術非臣臆說而臣居言責之地不得默默○嘉祐四年議賜執中謚禮官韓贄言執中爲相日後宮之喪不能考正儀典使聖朝有非禮之舉又閨門之內禮分不明請謚曰榮靈判太常寺孫抃等言執中爲小官以大本未立獨先群議及在宰司公正方重有大臣之風請謚曰恭判考功楊南仲又請謚恭襄詔謚曰恭贄累疏論列以謂責難於君謂之恭臣之議執中正以其不恭因乞罷禮官不報上又篆其碑曰褒忠

以文彥博富弼同平章事

初除弼監修國史乃在舊相劉沆之上議者以爲非故事由學士承旨楊察之誤事貼麻改沆監修國史而弼爲集賢殿大學士彥博與弼並命是日宣制上遣小黃門數輩覘於庭士大夫相慶得人後數日翰林學士歐陽脩奏事殿上上具以語脩且曰古之求相者或得於夢卜今朕用二相人情如此豈不賢於夢卜哉脩頓首稱賀○未幾知并州龐籍過京師入對上訪相彥博及弼意甚自得謂籍曰朕用二相何如籍曰二臣皆朝廷高選陛下拔用之甚副天下望上曰誠如卿言文彥博猶多私至於富弼萬口一詞皆曰賢相也籍曰文彥博臣頃與之同在中書詳知其所爲實無他私但惡之者毀之爾況前者被謗而出今當愈畏謹矣富弼頃爲樞密副使未執大政朝士大夫未有與之爲怨故交口譽之冀其進用而已亦有所利焉若富弼以陛下之爵祿私恩則非忠臣何足賢也若一以公議擧之則向之譽者將轉而爲謗矣陛下所宜深察也且陛下既知二臣之賢而用之用之則當信之堅任之久然後可以責成功若以一人言進之未幾又以一人言疑之臣恐太平之功未易卒致也上曰卿言是也○上嘗問王素曰大僚中孰可命以相事者素曰陛下命相臣何敢言上曰姑言之素曰惟宦官宮妾不知姓名者可充其選上憮然曰如此則富弼耳素再拜曰陛下得人矣

張昇爲御史中丞

上嘗論執政言昇清直可任風憲乃有是命富弼初入相歐陽脩從爲翰林學士時號三得人

秋七月

吳育罷

初陳執中罷相上問誰可代卿者執中擧育上召赴闕除翰林侍讀學士至是侍讀禁中上因語及臣下毀譽事出愛憎育曰聖言要切實四海之幸然知而形之於言不若察而行之於事自古人君皆因信讒邪而致亂懲姦險而致治至於安危萬端不出愛憎二字達之則羣書不足觀不達則博覽無益也蓋人主事有不可不密者有不可不明者謀及軍國幾微或事干權要此不可不密也若指人姓名陰言其罪狀未見者此不可不明也若不明則讒邪得計忠正難立曲直莫辨愛憎遂行故曰偏聽生姦獨任成亂是故聖王之行如天地日月坦然明白進一人使天下皆知其善黜一人天下皆曉其惡則陰邪不能爲害公正可以立身此百王之要道也上益重之數欲大用而爲諫官劉元瑜劾奏在河南貸貧民出息錢久之乃命知延州

八月赦京輔

先是正月已降德音知諫院范鎮言京輔歲一赦而去歲再赦今歲三赦又在京諸軍歲再賜緡錢姑息之政無甚於此夫歲一赦者細民謂之熟恩以其必在五六月間也其猶爲過指以待免況再赦三赦乎今備塞之兵五六十萬侍衛京師端坐受賜者能不

劉心哉請自今罷所謂一敎以摧姦猾而使善良得以立也罷兵士之特賜以均内外而使民得以寬也**置臺諫章奏簿**從范鎮之言也鎮言先朝以御寶印紙給言事官使以時奏上所以知言者得失而殿最之今請置御史諫官章奏簿於其中時時省之仍以中書舊所置簿具其言行否每季錄付史官詔從之**九月下溪蠻寇邊**辰州蠻酋下溪州刺史彭仕羲之子師寶來奔湖北轉運李肅之等納之以爲嚮導擊仕羲不克自是數入爲寇詔湖北廣西發兵討之至嘉祐三年秋始奉職貢如初**冬十月錄唐長孫無忌後○十一月行並邊見錢和糴法**置河北都大提舉便糴糧草及催遣黃御河綱運初薛向爲度部郎中言河北糴法之弊以爲故邊十四州悉仰食度支歲費錢五百萬緡得米粟百六十萬石其實才直二百萬緡而歲常虛費三百萬緡入於商賈富販之家今宜罷並邊入粟自京輦錢帛至河北專以見緡和糴且既用實錢革去三說四說虛估之弊又必有以佐之則其法可行故邊穀貴則糴澶魏粟漕黃御河以給邊新陳未交則散糴價以救民乏軍食有餘則坐倉收糴以待不足使見錢行而三利舉則河北之穀不可勝食矣三司使楊察請用其說於是置官而以向爲之既而三司舉紬四十萬匹當給錢七十萬又蓄見錢及擇上等茶場紬爲緡錢百五十萬備之京師而募商人入錢並邊計其道遠近增其數以償之且省輦運之費雖入中與互計直償以茶如舊**十二月修六塔渠**導河入橫隴故道初詔自商胡之決大河注金堤寖爲河北患今河渠司李仲昌欲約水入六塔河以紓一時之患其令兩制臺諫官詳定學士歐陽脩言伏見集議脩河未有定論蓋由賈昌朝欲復故道李仲昌欲開六塔互執一說莫知孰是臣愚皆謂不然大抵今河勢有三決之處復故道上流必決開六塔上流亦決金堤下流若不浚使入海則上流亦決臣謂宜選知水利之臣就其下流求入海之路而浚之不然下流梗澀則終虞上決爲患無涯臣下臣議裁取其當焉學士承旨孫抃等言開故道誠久利然功大慮不克成六塔下流可導而東去以紓恩冀金堤之患先是有詔遣使與河北都轉運使周沆行利害沆言近訪察商胡用薪蘇千六百萬工五百八十萬今仲昌用薪蘇三百萬工一百萬河一爾所費則用不容若是之殊蓋仲昌先爲小計以求興役爾又今河廣二百餘步六塔渠纔四十餘步必不能容且橫隴下流自河從以來淤成高陸其西堤狙全東堤或在或亡前日六塔水微逼分大河未十分之三濱水之民喪業者已三萬戶使如仲昌言全河東注必橫潰泛溢齊博德棣濱五州之民皆爲魚矣今六塔渠千餘里若欲塞河使東當先治水所過堤使皆高厚仍置吏兵分守其地多積薪蘇以防衝決乃可爲也費大難辦朝廷率從仲昌議蓋文彥博富弼主之故抃等亦傅會其說中書言黃河自商胡決北流久爲民患先議開閉故道而塞商胡恐功大難就欲量開六塔河見行水勢入橫隴舊道從之以李璋李仲昌蔣昌言蔡挺同領其役時富弼尤主仲昌議脩又言朝廷議開六塔河中外皆知不便而未有言其利害者何哉一曰畏大臣二曰畏小人三曰畏無奇策今執政之人用心河事亦勞矣初開故道既又脩六塔夫以執政大臣鋭意主其事固非口舌可回而仲昌利口小人雖衆所共惡而爲大臣所主欲與之爭勢必難事今言者謂故道既不可復六塔又不可脩詰其如何則又無奇策此所以雖知不便而罕肯言也況治水本無奇計所謂策之奇者不大利則大害若循常計雖無大利亦未至大害今言修六塔者奇策也然役不可成而爲害愈大言順水治堤者常談也然無大害不知爲國計者欲何所擇哉惟朝廷審其利害而罷六塔之役疏奏不省○役之未興也上賜詔問澶州曹佾佾言河決殆天時未易以人力爭陛下念河北被患於功費何所惜然決口將合流益駛難用工如寨車積芻如丘阜且何所施以臣之見不如徐觀其勢而利導之萬全之算也佾論與執政異乃徙佾知青州**醴泉觀成**即祥源觀也因火更作改

今名

是歲契丹主宗眞死子洪基立

宗眞是年夏遣使以其畫像來獻求易御容以代相見篤兄弟之情八月卒宗眞立二十五年諡文成皇帝廟號興宗宗眞性佻侻嘗因夜與自入樂隊又數變服入酒肆寺觀尤重浮圖法僧有正拜三公三師兼政事令者其臣馬保忠嘗勸以臣下無勳勞宜序進之宗眞怫然怒曰若爾則是君不得專賞社稷之福耶保忠惶恐自是欲有遷除必先厚賜近臣以絕其言故親信查剌曷主等數十人皆拔爲將相子洪基立改元清寧○先是日食正陽客星出于昴著作佐郎劉羲叟曰宗眞其死乎至是果驗

李德政死

子日遵立加靜海節度交趾郡王

丙申 嘉祐元年春正月大赦

甲寅朔御大慶殿受朝前一夕大雨雪至壓折樂架上既齋而疾是日感風眩不豫己未契丹使者入辭上疾作被入禁中文彥博以上旨諭契丹使者就驛宴仍授國書彥博與兩府候於殿閤召副都知史志聰鄧保吉等問上至禁中起居狀志聰等對以禁中事嚴密不敢泄彥博怒叱之曰主上暴得疾繫宗社安危豈可不令宰相知天子起居欲何爲耶自今疾勢小有增損必一一見白仍命引至中書取軍令狀自是禁中事宰相無不知者庚申詔內東門小殿閤起居上自禁中大呼而出曰皇后與張茂則謀大逆語極紛錯宮人扶侍者皆隨上而出謂彥博等曰相公且爲天子肆赦消災彥博等退始議降赦茂則內侍也上素不之喜聞上語即自縊左右救解不死彥博召茂則責之曰天子有疾譫語爾汝何遽如是汝若死使中宮何所自容耶戒令常侍上左右無得輒離皇后以是亦不敢輒至上前諸女皆幼福康公主稍長時已病心初不知上之有疾侍上側者惟十閤宮人而已上既不能省事兩府但相與議定稱詔行之時二府議留禁中未有以發彥博請用道家說告西祈禳大慶殿輔臣主祠事設次宿殿廡內侍史志聰白非故事彥博曰今日豈論故事時耶甲子大赦壬申罷待祈兩府始分番歸第不歸者各宿於其府知開封府王素嘗夜叩宮門求見執政請白事彥博曰此際宮門何可夜開詰旦素入白有禁卒告都虞候欲爲變者執政欲收捕按治彥博曰如此則張皇驚衆乃召殿前都指揮使許懷德問曰都虞候某甲者何如人懷德曰在軍職中最爲良謹彥博曰可保乎曰然彥博曰此卒必有怨於彼誣之爾當亟誅之以靖衆衆以爲然時富弼以疾謁告彥博請劉沆判狀尾斬於軍門彥博初欲自判王堯臣捏其膝彥博悟因請沆判之及上疾愈沆譖彥博於上曰陛下違豫時彥博斬告反者彥博以沆判呈上上意乃解

夏四月六塔渠決

李仲昌等塞商胡北流使入六塔河河隘不能容而復決溺夫兵漂芻藁不可勝計自是朝廷但治西堤以衛北京及契丹國信路不復治東堤矣尋治修河官罪知澶州施昌言知滑州李璋並降官仲昌編置英州初奉詔使秋冬塞河流而擅違約甫塞即決仲昌坐取河材爲富室所監臨故重貶之先是文彥博富弼主仲昌議不聽賈昌朝所言昌朝以爲恨及六塔功敗仲昌等皆坐貶內侍劉恢往視河還言仲昌所斷岡曰趙征村與國姓御名同人謂昌朝排執政擿恢言奏之有詔遣中人置獄御史吕景初言事無根源不出政府恐陰邪用此中傷善良乃更遣御史吳中復與內侍鄧守恭即澶州同訊中旨趣行甚急中復請對言恐獄起爲臣非盛世所宜有及勘至較景德户籍乃趙征村實非御名六塔河亦無岡勢止歸罪仲昌董仲昌垂子也垂知河事嘗上導河形勝書欲釃爲別派使緩而不決至仲昌反塞河背其家學遂以敗終中復時號爲鐵面御史○上之得疾也昌朝陰結內侍武繼隆令司天官二人於大慶殿庭兩府聚處執狀抗言國家不當穿河於北方致上體不安彥博知其意顧未有以制數日二人又上言請皇后同聽政亦繼隆所教也史志聰等以其狀白執政彥博視而懷之有喜色同列問不以告既而召二人詰之曰汝今日有所言乎對曰然彥博曰天之變異汝職所當言也何得輒預國家大事汝罪當族二人懼色變彥博曰觀汝直狂愚爾未欲治汝罪自今無得復爾

二人退彥博乃以狀示同列皆憤怒曰奴敢爾妄言何不斬之彥博曰斬之則事彰灼於中宮不安衆皆曰善及議遣司天官定六塔於京師方位彥博復遣二人往繼隆白請留之彥博曰彼何敢輒妄言有人教之爾繼隆默不敢對二人至六塔恐治前罪乃更言六塔在東北非正北無害也

減蔭補額定選舉法 去秋

龍圖閣直學士李柬之上言古者官有定員人無他覬今三四年間放進士五百人因諸路用兵舉人又加錄用而諸科惟專記誦不知義理亦放及五百人此選舉之路未精也文武官御史知雜判史而上歲任一子帶職員外郎諸司副使而上三歲任一子近歲任子比祖宗朝多逾數倍又三丞以上致仕者任一子且退一老者進一孺子甚非國家優賢取士之道此補蔭之門太廣也嬪嬙之侍宗室之妻有邑號視品者皆得薦其親姪又皇親納婿白身受官而內臣之家因事奏授者甚多此恩倖之源未塞也三省百司胥吏補官已冗而又因錄權勢悉換班行權貴給役明有恩例此因循之弊未除也大凡立法先自貴始則人無怨心乃詔兩省臺諫官共議至是議上遂勑中書樞密院裁定乃詔見任二府及御史知雜以上並罷乾元節奏蔭恩例學士以下每遇郊恩許奏大功以上親再遇郊奏小功以下親郎中帶職員外郎初遇郊許奏子若孫再遇郊奏期親四遇郊奏大功以下親其取進士依皇祐四年以四百人爲額諸科毋過其數南省特奏名皆罷之百司入流悉如吏部格毋得序勞減年及換武於是歲入仕者差減矣

五月京師諸路大水 京師大雨水注安上門門關折壞官私廬舍數萬區諸路大水河北尤甚尋遣韓絳體量安撫河北

六月雨壞太社太稷壇○求直言 詔羣臣實封言得失於是翰林學士歐陽脩奏疏略曰自古人君必有儲副所以承宗廟之重而不可闕者也陛下臨御三十餘年而儲副未立此久闕之典也臣聞臣寮多以此事爲言大臣亦嘗進議陛下聖意久而未決而羣臣愚士知小忠而不知大體者因以爲異事遂生嫌疑之論此不思之甚也伏望陛下出於聖斷擇宗室之賢依古禮文且以爲子未用立爲儲副也既可以徐察其賢否亦可以俟皇子之生臣又見樞密使狄青出自行伍遂掌樞密始初議者已謂不可今三四年間外雖未見過失而不幸有得軍情之名且武臣掌國機密而得軍情豈是國家之利臣前有封奏其說甚詳具述青未是奇材但於今世將率中稍可稱爾雖其心不爲惡而不幸爲軍士所喜深恐因此陷青以禍而爲國家生事欲乞且罷青樞務任以一州既以保全青亦爲國家消未萌之禍○知制誥吳奎疏言陛下在位三十餘年而嗣續未立今之災沴乃天地祖宗開發聖意禮大宗無嗣則擇支子之賢者以昭穆言之則太祖太宗之曾孫陛下所宜建立以繫四海之心俟有聖子則優其禮而退之亦何不可願陛下勿聽邪說以誤大事○侍御史呂景初亦言國朝二宗相繼尹京而天下有所係望願擇宗子之賢者使得問安侍膳於宮中以消姦萌或尹京典郡庶夾輔之勢又曰天象謫見妖人訛言權臣有虛聲兵衆所附中外惑之[illegible]蓋以未立皇子社稷有此大憂惟陛下早爲之計則人心不搖國本固矣時狄青每出士卒輒指目以相矜李又其家犬生角屢有光怪景初數詣中書白輔臣請出青文彥博以青忠謹有素外言皆小人爲之不足致意景初曰青雖忠如衆心何蓋爲小人無識則或以致變大臣宜爲朝廷慮毋牽閭里恩也知制誥劉敞亦論之甚力

秋七月引對羣臣 自上不豫惟二府得奏事至是始引對羣臣

彗出紫微垣 歷七星其色白長丈餘

八月庚戌朔日有食之 司馬光又上疏曰國家者政有小大事有緩急今甚大而急者在於本根未固陛下不以此時早擇宗室之賢使攝儲副之位萬一有出於意外可不過爲之防哉

狄青罷 時青避水徙家相國寺行止殿上都下聞然人情寖疑執政聞之始懼以熟狀出青判陳州○越明年青薨謚武襄青爲人謹密寡言其計事必審中機會而後發師行先正

嘉祐元年

部伍明賞罰與士同寒餒勞苦雖敵猝犯之無一士敢後先者故其出常有功喜推其功以與將佐始與孫沔破賊謀一出青賊已平經制餘事悉以委沔退然如不用意者沔始服其勇既又服其爲人自以爲莫及也

以韓琦爲樞密使

時琦新除三司使在道除樞密使而以三司使召張方平於益州琦初以武康節度知相州降麻除三司使舊制節度使納節不降麻本朝丁謂自節度使爲參知政事止舍人院命詞今除琦降麻非故事也

九月辛卯恭謝大慶殿改元

時上疾平以太宗至道年并避其年號遂詔中書改元嘉祐○先是范鎮言自廢祖宗舊樂用新樂以來及今四五年日食星變冬雷秋雹風雨不時寒暑不節不和之氣累甚此也使樂無所感動則已樂而有所感動則衆異之至未必不由是也去年十二月晦大雨雪大風宮架輒壞元日大朝會樂作而陛下疾作臣恐天意以爲陛下不應變祖宗舊樂而輕用新樂也不然何以方樂作之時而陛下疾作此天意譬陛下之深也自初議樂時臣屢論新樂非是其間書一通最爲詳悉今再具進呈乞下執政大臣參詳臣書如有可采伏乞且用祖宗舊樂以俟異時別加制作從之

舉行御史遷次格

范師道知常州趙抃知睦州先是宰相劉沆進不以道疾言事官因言自變置後臺諫官用事朝廷命令之出事無當否悉論之必勝而後已又專務抉人陰私莫辨之事以中傷士大夫執政畏其言進擢尤速遂舉行御史遷次之格滿三歲者與知州而抃等又嘗乞避范鎮各請補外沆遷引格出之師道及抃蓋害攻沆之短中丞張昇等言沆挾私出御史請留抃及師道不報

冬十月解范鎮言職

先是鎮知諫院以上春秋高而未立儲嗣不御朝者累月曰天下之事尚有大於此者乎卽上疏言太祖捨其子而立太宗此天下之大公也周王既薨真宗取宗室子養之宮中此天下之大慮也願陛下以太祖之心行真宗故事擇宗室賢者異其禮物而試之政事以俟有聖嗣復遣還邸累上不報及彗星之變鎮謂其占爲急兵復上疏言國本未立若有兵變孰急於此者陛下得臣疏不以留而付中書是欲使大臣奉行也臣兩至中書大臣皆設辭以拒臣是陛下欲爲宗廟社稷計而大臣不欲也臣竊原其意特恐行之而陛下中變爾中變之禍不過於死而國本不立萬一有如天象所告急兵之憂則其禍豈獨一死而已哉夫中變之禍死而無愧急兵之憂死且有罪願以此示大臣使自擇而審處焉未幾以鎮爲侍御史知雜固辭不受執政有謂鎮曰上之不豫大臣嘗建此策矣今閒言已入爲之甚難鎮復移書執政曰事當論其是非不當問其難易速則濟緩則不及此聖賢所以貴機會也鎮見上面陳者三鎮泣上亦泣曰朕知卿忠卿言是也當更俟三二年章凡十九上待罪百餘日須髮爲白由是卒解言職朝廷亦不能奪也○初御史趙抃亦以上不豫請建立宗室賢子弟以安人心○通判并州司馬光亦上疏曰儲貳天下之根本望斷自聖志擇宗室中孝友仁慈者使攝居儲貳以俟皇嗣之生亦足以鎮安天下諫官與羣臣相繼論奏○太常博士張述謝國書論事於皇祐五年上疏曰臣聞宗廟社稷之重以繼嗣爲本匹夫有百金之產猶能定謀託後事出于素況於有天下者哉建隆乾德之臣子孰不願藝祖享年萬億端拱天禧之人其心亦然而天地運行物極必變陛下承三聖之業春秋四十有四宗廟社稷之繼未有託焉此臣所以夙夜憂也謂宜默禱天地分常六宮或未之獲則願選宗親才而賢者試以職務俾內外知聖心有所屬則天下大幸至和初復上疏曰臣聞大人繼明照四方離爲日君象也二明相繼故能久照陛下御天下將三紀是日之正中也而未聞以繼照爲憂天嗣不早定則有一旦之憂而貽萬世之患歷觀前世事出倉猝則或宮闈出令或宦官主謀或姦臣首議貪孩孺以久其政冀暗昧以竊其權安危之機發於頃刻而朝議恬然曾不爲計豈不危哉述前後七上疏最後語尤激上終不以爲罪○鎮在至和初上疏言國家用調責之三司三司責之轉運轉運責之州州責之縣縣責之民竭力以佐公上而自用不給則嗟

然之氣干交天地此水旱之所以作也願詔大臣考求祖宗朝逮天聖中官吏與兵及天下賦入之數而斟酌裁節之庶國用有常民力有餘陛下高拱而天地之和至矣初眞宗時內外兵九十萬宗室吏員受祿者九千七百寶元以後募兵益廣宗室蕃衍吏員歲增至是兵百二十五萬宗室吏員受祿者萬五千景德中祀南郊內外賞賚錢帛總六百萬至是饗明堂至一千二百萬用度不得不屈故鎮有是請又奏臣去年言官冗兵多民力不堪請下大臣條理今累月不報景德中兵不滿五十萬西備北禦沛然有餘今兵倍之矣而尚苦不足夫兵不在衆在將何如耳儂智高寇嶺南前後遣將遣兵不知其幾皆相繼奔北陛下親遣狄青而卒取勝者蕃落數百騎爾此兵不在衆也陛下何不持此說以詰大臣之欲益兵者臣願以爲備契丹莫若寬河北河東之民備靈夏莫若寬關陝之民備雲南莫若寬兩川湖嶺之民備天下莫若寬天下之民民力寬則知自愛知自愛雖有外虞人人可用爲兵用人人自愛之兵以禦外虞何往而不克夫官所以養民者也兵所以衛民者也養民衛民者反殘民矣而大臣不知救臣恐朝廷之憂不在四夷而在冗兵與窮民也。又言周家宰制國用唐宰相兼鹽鐵轉運使則宰相制國用從古然也今中書主民樞密主兵三司主財各不相知故財已匱而樞密益兵不已民已困而三司取財不已中書視民之困而不知使樞密減兵三司寬財者制國用之職不在中書也願使中書樞密通知兵民財利大計與三司量其出入制其國用則民庶幾少寬矣然自天聖以來上以紓費爲憂臣下方量以爲言而有司不能承上之意牽於習俗卒無所建明議者以爲恨焉、又言取兵於民則民稀民稀則田曠田曠則賦役重賦役重則民心離寓兵於民則民稠民稠則田闢田闢則賦役輕賦役輕則民心固陛下誠能罷今招兵敕大臣使具太祖太宗眞宗每朝賦入若干兵若干官若干陛下天聖中賦入若干兵若干官若干約今賦入之數與兵數官數酌取中道立爲經制以賦入之數十分爲率以七分養官兵給郊明宮省及諸費留三分以備水旱緩急爲之十年僅可以言治此陛下所宜留念也

十二月劉沆罷 出知應天府初沆出御史范宗道等中丞張昇言天子耳目之官進退必由陛下奈何以宰相怒斥之乎願付有司明其曲直又請黜御史供出皆未報而御史吳中復又論沆治溫成喪天下謂之劉攣俗謂鬻棺者爲攣則沆之素行可知昇等論辨不已凡上十七章沆知不勝亦自請出上以昇指切時事無所避謂曰卿孤特乃能如是昇曰臣樸學愚忠仰託睿聖是爲不孤今陛下之臣持祿養交者多而赤心謀國者少臣竊以謂陛下孤立矣上爲之感動

以包拯知開封府 拯立朝剛嚴聞者皆憚之貴戚宦官爲之斂手舊制府吏坐府治門先收訟牒謂之牌司拯開正門徑使至前自言曲直民不敢欺

胡瑗管勾太學 瑗既爲學官其徒益衆太學至不能容取旁官舍處之禮部所得士瑗弟子十常居四五隨材高下喜自修飭衣服容止往往相類人遇之雖不識皆知其爲瑗弟子也於是擢與經筵治太學猶如故。瑗以四年春致仕歸海陵諸生與朝士祖餞東門外時以爲榮及卒詔賻其家業賢教理錢公輔率太學諸生百餘人即佛舍爲位哭又自陳師喪給假二日

丁酉 嘉祐二年春正月杜衍薨 諡曰正獻衍被病自作遺疏謂無以久安而忽邊防無以既富而輕財用及早建儲副以安人心語不及私

雄霸二州地震 ○三月親試舉人初免黜落 賜章衡等及第出身有差

凡進士與殿試者始皆免黜落時歐陽脩爲知舉先是文士以磔裂怪僻相尚鉤章棘句寖失渾厚脩深革其弊前在高第者盡黜之務求平淡典要舉子皆造言謗之然文體自是亦少變矣

夏五月夏人寇邊 管勾麟府軍馬郭恩死之初屈野河西地夏人數侵耕知麟州武戡已築一堡於白草平爲候望會經略使龐

籍撤并州通判司馬光行邊與籍議更增二堡籍遂撤麟州知州其議於是恩及走馬承受黃道元等以巡邊為名往按視之遂為所襲恩衆大潰敗走還恩道元及府州都監劉雯皆被執軍士死者三百餘人亡失器甲萬七千有餘恩不降見害事聞贈觀察使

詔舉行磨勘法 詔文武官舊皆陳乞磨勘有傷廉恥議自今歲滿令當官三班院舉行之○熙寧二年詔以恩蔭官若不滿考勘自比部員外郎黃汾始

秋八月策制科 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王彭材識兼茂明於體用科夏臣彰不入等臣入第四等是歲夏有詔自今應制科者聽待制以上奏舉毋得自陳內外學士許本路轉運使奏舉進用差次毋得引舊例超擢故遷擢視舊亦少抑焉

賜諸州和糴緡錢 詔每歲賜諸道鄭鎮諸州錢有差委長吏選官合糴以救民食

置校正醫書局命直集賢院官四人校正

置廣惠倉 初天下戶絕田官自鬻之至是樞使韓琦請留勿鬻而收其租別倉貯之以賑窮乏仍令逐路提點刑獄專領歲終以數上三司○四年詔隸司農寺○時京東提刑韓宗彥以上未有繼嗣上書請修胎養之令且言漢章帝著為此令而繼嗣漢室成其苗裔陛下前日詔令戶絕田勿鬻而收其租置廣惠倉近聞後宮就館者二則報貯有在今下戶有懷娠而不能自存者願賜之粟則德澤施於海內盡君務蕃息其民則天亦昌衍其子理固然矣宗彥德孫也

冬十月頒祿令○十二月詔間歲貢舉 進士諸科解額之半其進士高等恩例亦裁損之置明經科罷說書舉

以立內降關白二府法 詔學士院承內降並關白中書樞密院先是澶州言河流披壟浮橋後數日而修寧之遂下本院降敕獎諭中書言官吏護視不謹法當劾之既令免劾而詔亦追罷之

戊戌 嘉祐三年春正月開永通河 先是有司言至和大水京城羅泉請直城西穿河北入惠民河分注曹濟則無水患既成名曰永通

表烈女張氏墓 表其墓并旌德縣君張氏江夏民妻也里惡少持刀逼之欲與為亂張大罵曰庸奴可死不可它也至以刀斷其指猶能走告其人以告鄰里事聞特褒異之

二月以吳及為右正言 及嘗上疏曰同姓者國家之屏翰儲副若天下之根本今陛下之根本未立四方無所係心宜擇宗室之親賢以備儲副聽入禁中陛下它日有嫡嗣則異其禮數復令歸邸於義為順也

三月范鎮知制誥 鎮自罷言職每因事未嘗不以儲嗣為言冀上心感動及知制誥正謝又面論之曰陛下許臣又三年矣願早定大計

夏四月罷睦親宅神御殿○五月增國子監生員 以四百五十人為額每增一百五十人

六月文彥博罷 以使相判河南府初鹽鐵副使郭申錫受詔行河與河北轉運李參議論不相中訟參于朝且言參嘗遣人賫河圖屬彥博御史張伯玉亦論參結託有狀乃詔推劾而二人所言皆不實伯玉以風聞免劾申錫坐謗彥博亦不自安數求退故有是命

以韓琦為平章事 初琦在樞府編次著房比例使吏不得因緣為姦至是中書亦行之

包拯為御史中丞 拯言東宮虛位日久天下為憂群臣數言聖意不決夫萬物皆有根本而太子者天下之根本也根本不立禍孰大焉上曰卿欲誰立拯曰陛下問臣誰立是疑臣也臣行年七十且無子非邀後福者所以乞建太子者為宗廟萬世計爾上喜曰徐當議之拯又言命令不當數易及請裁抑內侍減節冗費言多切至若條責諸路監司御史府得自舉屬官減一歲休假事多行之

秋七月命范祥制置解鹽 從三司使張方平御史中丞包拯之言也初祥坐它罪貶命京西轉運使李參代之遂以

至和元年入緡錢一百六十九萬爲定率量入計出可助邊費十之八又之池邊後聽入芻粟以當實錢而虛估之弊滋長券直亦從而賤歲損官課無慮百萬至是後以祥總鹽事祥請重禁入芻粟者其券在今已前者每券別使輸錢一千然後予鹽又言商人持券若鬻鹽京師皆虧失本錢請置官京師蓄錢二十萬緡以待商人至者券若鹽估賤則官爲售之券紙六千鹽席十千毋輒增損以平市估使不得爲輕重詔以都鹽院監官領之自是稍復祥舊○祥尋卒嘉祐六年三司使包拯請錄其後曰祥建議通陝西鹽法行之十年歲榷貨務緡錢四百萬其勞可錄也

廣濟河溢 尋又決沛堤長城口

八月乙亥朔日有食之○冬十一月置省減司 命翰林學士韓絳等同三司詳定減省自是多所裁者云○尋詔三司每歲上駁數三歲一會

置都水監 罷三司河渠司以其事屬之

皇朝編年備要卷第十五

皇朝編年備要卷第十六 凡五年

仁宗皇帝 起己亥嘉祐四年上癸卯嘉祐八年

(己亥)嘉祐四年 契丹清寧五年

春正月丙申朔日有食之用牲于社 去冬詔以明年日食正旦避殿減膳知制誥劉敞言天明雖有可畏之道然亦當稽古率禮然後爲允按三代之典日食無預避之事左氏傳稱辟移時曾子問諸侯入門不得行禮者日食居其一此觀有變而戒非蚤備也先王制禮過之者揩不及其制法先時者與不及時者均責得中而已至是敞又言臣前論先期避殿不中古典未蒙省察今又聞遣官祭社稽之於經亦未見此禮蓋社者上公之神羣陰之長故曰日食則伐鼓于社所以責上公退羣陰今反祠而請之是亂天子之禮從諸侯之制抑陽扶陰降尊敗重此乃日之所由蝕變非承天戒尊朝廷之意也○右正言吳及言日食者陰陽之戒在人事則臣陵君妻乘夫四夷侵中國今大臣無姑息之政非所謂臣陵君失在陛下淵默臨朝使陰邪未盡屏也后妃無權橫之家非所謂妻乘夫失在左右親倖驕縱亡節也并戎順服非謂四夷侵中國失在將帥非其人爲虜所輕也因言孫沔在并州苛暴不法斂無度龐籍前在并州輕動寡謀輒興堡寨屈野之師爲國汙恥沔籍坐此廢

二月弛茶禁 嘉祐初元之冬始用薛向議罷並邊入中粟自京輦錢帛至河北專以見錢和糴唯入中芻豆則仍計直給茶行之未久論者謂重買科折煩擾居民且商人入錢者少芻豆虛估益高茶益賤詔學士韓絳等即三司經度絳言自改法以來邊儲有備商旅頗通未宜輕變惟罷輦運之費宜從官給舊輸稅絹者毋得折錢其入中芻豆勿給茶平其市估至京以銀紬絹三物償之皆從其說自是茶法不復爲邊糴所偏而通商之議亦起矣初茶法屢變歲課日削至和中并本息計之纔百六十七萬餘緡自景祐

中衆請臣建通商之議不行至是著作佐郎何鬲三班奉職王嘉麟又皆上書請罷給本錢縱園戶貿易而官收租錢與所在征算歸榷貨務以償邊糴之費而淮南轉運副使沈立亦集茶法利害爲書上之陳通商之利輔臣富弼韓琦曾公亮等決意向之力言於上去冬九月命韓絳等即三司置局遣官分行六路詢其利害至是遂言如三司議便乃詔罷之以三司歲課均賦茶戶凡爲緡錢六十八萬有奇使歲輸官比輸茶時其出幾倍朝廷難之爲損其半歲輸緡錢三十三萬八千有奇謂之租錢與諸路本錢悉儲以待邊糴罷十三山場六榷貨務惟臘茶如舊餘茶肆行天下矣○茶禁既弛論者以茶戶困於輸錢商賈利薄販鬻者少其後劉敞復請收前詔擇其利害變而通之歐陽脩言新法有五害望除去前令時朝廷方排衆論而行之卒不聽及治平中歲入臘茶散茶凡七十萬餘斤茶戶租錢三十餘萬緡又儲本錢四十七萬餘緡而內外總入茶稅錢四十九萬緡史臣曰推是可見茶法得失矣

交趾寇邊○

親試舉人 賜劉煇等以下一百六十餘人及第出身有差授官如三年閏十二月詔書蓋以科舉既數嘗有詔裁損進士高第及制科入等恩數自是驟顯者鮮而所得人才及其風迹比舊亦寖衰

三月以包拯爲三司使 初拯爲御史中丞彈三司使張方平罷去遂代以宋祁拯復論祁在益州燕飲過度且其兄庠方執政不可任祁亦罷去而以拯代之於是翰林學士歐陽脩復言拯托排擊二人不當代居其任所謂牽牛蹊田奪牛已甚拯避位久之方出○尋遷樞副卒於七年夏諡孝肅拯性峭直而奏議平允常惡俗吏苛刻故務爲敦厚雖疾惡甚至人情所不及卹推以忠恕未嘗爲色辭以悅人不作私書親故干請一皆絕之

夏四月錄周後 以柴氏子爲崇義公給田十頃令奉周祀

復銀臺司封駁制 以何郯同知通進銀臺司兼門下封駁事郯上言本朝設此司實代給事中封駁之職乞

革王曾王嗣宗故事凡有詔敕並由銀臺司從之○時徽中丞龍昌期上所注書賜緋及絹百匹郯言昌期嘗毀周公異端之學不可長也詔追其賜

五月詔內臣權罷進養子 始用吳及議也○初至和元年及爲審刑院詳議官疏言臣輒原刑法之本以効愚忠竊惟前世肉刑之設漢文易以髡笞然已死而皆未止外有輕刑之意而其實殺人我祖宗始用折杖之法善矣古聖賢思所未至宜乎天降之祥而未享繼嗣之慶意者宦官太多也何則肉刑之五一曰宮今宦官之家競取他子希求爵命童幼何罪陷於刀鋸因而夭死夫有罪而宮前王不忍況無罪乎漢永平間中常侍四員小黃門十人冊唐太宗定制毋得踰百員且以近事較之祖宗時幾何人今幾何人望宦官進子一切權罷則天心應而聖嗣廣矣書奏上異其言欲用爲諫官而及以父憂去矣

除猜防大臣條約 詔前此兩制不許至執政私第執政所薦士不得充臺官法並除之

命江寧府等州守臣兼鈐轄 洪潭揚廬越福並兼本路鈐轄

六月卻尊號 請加尊號曰大仁至治知諫院范師道言比災異數出而崇尚虛文非所以合天戒知制誥劉敞亦曰尊號非古也陛下尊號盡善極美矣復加大仁至治不足增光盛德且自寶元以來不受徽號今二十年奈何一旦增虛名而損實美上曰朕意亦謂當如此表五上不許

申嚴閉糴禁 從諫官吳及之請也及言春秋有告糴今官司擅造閉糴之令豈陛下子育兆民之意哉乃詔諸路轉運司鄰路鄰州毋閉糴者以違制論

秋七月出宮人 先以月食幾盡修陰教以應天變也出二百餘人至是復出其數如之初劉氏在掖庭通請謁爲姦御史中丞韓絳密以聞上曰非卿言朕不知出當審驗之後數日出劉氏及它不謹者且詔中書召絳諭意劉氏及黃氏在十閣中尤驕恣者也於是并黃氏皆出之

八月策制科

陳舜俞錢藻汪輔之並入第四等言者以輔之無行嚴之輔之嘷念因以書詆讒富弼曰公爲宰相但奉行臺諫風旨而已弼不能答

冬十月大祫于太廟 先是上將親祫下禮官集議東向之位同判宗正寺趙良規請正太祖東向位而知太常禮院韓維以爲宜如祖宗故事虛東向之位使時禮官不敢次乃與待制以上臺諫官同議曰太祖爲受命之君然僖祖以降四廟在上故大祫止列昭穆而虛東嚮魏晉以來已用此禮今親享之盛宜如舊便詔恭依○禮官張洞韓維請以孝惠孝章淑德章懷四后享於別廟不升合食上重其事詔兩制禁議而孫抃胡宿李昭述楊安國向傳式劉敞王疇何郯八人曰按春秋傳大祫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國朝毛祫之日別廟后主皆升合食子孫遵用未易輕改傳曰祭從先祖如其故便歐陽脩吳奎陳升之包拯韓絳范鎮錢象先唐介盧士遜九人曰古者廟制皆一帝一后後世有以子貴者始著並耐之文其不當耐者又有別廟之祭本朝禘祫乃以別廟之后列於配后之下於古無聞若以爲行之已久重於改作則是失禮之舉無復是正也請從禮官於是敞特奏曰今雖臣不務推原春秋之法而獨引後儒疑近之說不務講求本朝之故而專倡異代難通之制不務將順主上廣孝之心而輕議宗廟久行之儀欲擯隔四后使永不得合食臣竊恨之夫宗廟之禮神靈之位豈可使眾措數有後悔哉當留聖念初上春秋高議者恐上勞拜起禮官遂造此議上微聞之及得敞奏謂近臣曰朕初謂禮當然奇以拜起爲煩朕猶能之何憚也乃詔別廟四后祫享如舊俟大禮畢別加討議時胡宿當草詔自主其所議然自後亦不復議○御製祫享舞名文舞曰化成治定武舞曰崇功昭德上自製迎神送神樂章詔宰臣富弼等撰大祚至釆茨曲調十八 **升益**

并州爲成都太原府 韓琦之在太原也乞復并州爲節鎮詔兩制議之翰林學士胡宿以爲堯遷閼伯商丘主火而商爲宋星遷實沈於大夏主水而參爲晉星國家受命始於商丘王以火德又京師

當宋之分野而并爲晉地參商仇讎之星今欲崇晉非國之利也自宋興平僭僞并最後服太宗削之不使列於方鎮幾八十年謂宜如舊制上是宿議及琦秉政因祫享赦書卒復之宿又以爲言不報 **減湖南民丁錢米○十一月汝南王允讓薨** 後追封濮王謚安懿爲大宗正二十年宗族懷其恩而畏其嚴 **以牧地賦貧民** 是歲初以諸坊監及諸軍牧馬所用餘田賦貧民耕種

(庚子) **嘉祐五年春正月大星隕東南** 有聲如雷同知諫院范師道上疏曰漢晉天文志天狗所下爲破軍殺將伏尸流血甘氏圖天狗移大賊起今備邊防盜未見其至雖有將帥不老則愚士卒雖多勇者少夷狄可保也如州郡何州郡可保也如盜賊何又有包藏陰心投隙而動者宜慎擇將帥訓練士卒詔天下爲備上晚年尤恭儉而四方無事師道言事人稱其介直 **穿二股渠** 命近臣用河北都運韓贄議穿四界首二股渠分河流入金赤河 **夏四月詔均稅** 同三司均之繼均數郡言者以爲不便而止 **五月京師地震○龐籍致仕** 籍自定州召還既入見詣中書白執政求致仕執政曰公康寧如是且上意方厚奈何欲去之堅也籍曰若待筋力不支人主厭棄然後去斯不得已爾豈得爲止足哉遂歸卧于家前後凡七上表其割子不可勝數乃許之 **置寬恤民力司** 詔三司置之○尋遣官分路訪寬恤民力事 **以王安石爲度支判官** 安石獻萬言書極陳當世之務略曰陛下有恭儉之德聰睿之才而仁民愛物之意未孚于天下又公天下而選輔相屬之以事而不疑宜其天下大治而猶不至此者患在法度雖多而不合先王之政故也今

嘉祐五年

夫先王之世既遠而欲一一以修先王之政雖甚愚猶知其難臣謂當法其意而已然今天下之才不足以承所使一路之間能修其職者甚少其能講先王之意以合時變者往往而絕夫人才不足陛下雖欲改更而孰能稱指然則今之所急在人才而已先王之於人才教之養之取之任之皆有其道今雖州縣有學而不能長育人才太學之官未嚴其選而禮樂刑政之事非已之所當知而所以教之者誦說課試而已故雖曰白首庠序而不知從政之方又古之教士以射爲急射爲男子之事既朝夕從事于此則能者衆而邊疆宿衛之任皆可擇而取之也夫士以行義見推於鄉黨矣然後因其才而託之以邊疆宿衛之事此所以無虞今乃以邊疆宿衛之任而屬之姦悍無賴之人所以常憂而不足恃此教之非其道也方今制祿大抵皆薄州縣之吏月所得錢多者八九千少者四五千雖厮役之給不寡於此而欲士之無毀廉恥盡中人之所不能也故官大者交賂遺營貲產官小者販鬻乞丐無所不爲今天下公私常以困窮爲患者殆亦理財未得其道而有司不能度世之宜而通其變耳試能爲雖譖吏祿不足以傷經費此養之非其道也方今取士賢良方正與進士之高者皆公卿之選也夫此二科不足以爲公卿不待論而後可知而議者乃以爲吾常以此取天下之士而公卿才常出於此不必法古之取人然後得士也其亦蔽於理矣今悉廢先王取士之道而驅天下之士使爲賢良進士固宜有時而得才之可以爲公卿者也然而不肖者苟以此進亦至乎公卿使不肖之人幸而至乎公卿所使推其類聚之朝廷所以多不肖之人雖有賢智往往困於無助不得行其意此皆取之非其道也今取之既不以其道至於任人又不問其德之所宜而問其出身之後先不論其才之稱否而論其歷任之多少以文學進者且使之治財又轉而使之典獄又轉而使之治禮是則一人之身而責之以百官之所能備宜其人才之難也夫在位非其人而恃法以爲治自古及今未有能治者也此任之非其道也夫教之養之取之任之有一非其道則足以敗天下之人才況兼四者而有之則在位少

嘉祐五年

可任之才固不足怪臣願明詔大臣思以陶成天下之才苟人才不勝其用則陛下何求而不得何欲而不成哉臣又觀朝廷異時欲有所施爲變革其始則害未嘗熟也顧一有流俗僥倖之人不悅而非之則遂止而不敢爲夫法度立則人無獨蒙其幸者陛下誠有意於天下則臣又願斷之而已

六月交趾寇邊都巡檢宋士堯死之

秋七月京西分南北路許州兼北路鄧州兼南路安撫河南府即不隸所部

八月蘇洵試校書郎初歐陽脩上洵所著書韓琦善之召試舍人院再以疾辭至是韓琦又薦之乃就除○卒於治平三年初王安石名始盛黨與傾一時歐陽脩亦善之勸洵與游洵曰吾知其人矣作辨姦論略曰面垢不忘洗衣垢不忘澣此人之至情也今也不然衣臣虜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喪面而談詩書此豈其情也哉凡事不近人情者鮮不爲大姦慝洵既歿三年而安石用事其言果驗

置陝西估馬司命薛向領之時有詔修馬政命學士吳奎等經度之奎等言牧馬在於得人汧渭之間未嘗無牧而非子獨能蕃息於周河隴之間未嘗無牧而張萬歲獨能蕃息於唐此得人之效也然得人而不久其任久其任而不使專其事專其事而不臨之以賞罰亦不可以有功今陝西馬價多出解鹽三司所支銀絹又許於陝西易錢轉運使薛向既專解鹽復領陝西財賦可專委之仍俾擇地置監益市西馬牧之乃命向專領本路監牧及買馬事仍置買馬場於原渭州德順軍而羣牧使歐陽脩又言今之馬政皆因唐制而馬多少不同者唐牧地皆與馬性相宜今或陷夷狄或爲民田請下河東京西訪草地置監河北諸監有不宜馬者可行廢罷

罷同提點刑獄置轉運判官江南等十一路

冬十一月罷內臣寄遷法趙槩言御藥院內臣有遷官至遙領防團者謂之閣轉於是詔自今當轉出外而特留者毋得累寄所遷資序

十

二月以吕公弼知成都府 公弼初至人疑其少威斷會營卒犯法當杖不肯受曰寧請劍不能受杖公弼再三諭之不從乃曰杖國法不可不受劍汝所請亦不汝違也命杖而後斬之軍中肅然

辛丑 **嘉祐六年春二月親試舉人** 賜王俊民等及第出身有差 **三月富弼罷** 以母喪去位 **罷大燕** 以富弼丁母喪故也同知禮院晏成裕言君臣之義哀樂同之請罷春燕以表優卹大臣之意上亟從之 **夏四月以包拯爲樞密副使解唐介等言職** 初除陳旭爲樞密副使或言旭因結宦者史志聰王世寧等故有此命諫官趙抃御史范師道呂誨等連交章論列上以章示旭旭奏臣前任言職彈斥內臣如楊懷敏何誠用武繼隆劉恢董多坐黜逐今言者乃以牙臣乞付吏辨遂家居求罷上手詔出之介等復闔門待罪頃之復出知如是者數四上詔輔臣曰凡除拜二府朕初豈容內臣預議耶介等章十七上遂兩罷之旭知定州介洪州抃虔州師道福州誨江州○初嘉祐四年夏師道同知諫院上言竊聞諸閤女御以董周育公主御寶白制並爲才人不自中書出詔而掖庭覬覦遷拜者甚多董周之遷可矣女御何名而遷乎才人品秩既高古有定員若使諸閤皆遷則不復更有員數矣且一才人之俸月直中戶百家之賦況詔命之出不自有司豈盛時之事耶恐斜封墨敕復見於今日矣 **五月授顔復等官** 先是諸路舉行義文學之士二十三人至者十六人皆館于太學即舍人院試論策賜出身五人辭不能試亦以試將作監主簿命之 **六月壬子朔日有食之** 初司天監言當食六分之半至是食四分而雲陰雷雨渾儀所言不爲災中丞王疇言頃歲日

食正陽實亦陰晦群臣集班表賀甚失陛下畏天之意同判禮部司馬光亦言日食京師不見四方須有見人天意若曰人君爲陰邪所蔽災慝甚明天下皆知其憂危而朝廷獨不知爾蝕不及分者曆官不精當治其罪而群臣皆欲稱賀上下相蒙詔毋賀 **富弼辭起復** 故事執政遭喪皆起復弼謂兵革變禮不可用於平世上五遣使起之卒不從 **以王安石知制誥** 去冬除安石及司馬光同修起居注光五辭而後受安石終辭之後復命之辭至七八月乃受於是遷知制誥安石遂不辭官矣嘗有詔舍人院不得申請除改文字安石言若詞頭所批事情不盡而不得申請自非大臣欲傾側爲私則立法不當如此陛下擧天下之事屬之七八大臣大臣之弱者則不敢爲陛下守法以忤諫官御史強者則恣行所欲諫官御史亦無敢忤者陛下方爾聽其所爲而無所問安有朝廷如此久而無亂者乎安石由是與執政忤 **秋七月司馬光入對** 光時同知諫院進三劄一論君德有三曰仁曰明曰武仁者非嫗煦姑息之謂也興教化修政治養百姓利萬物此人君之仁也明者非煩苛伺察之謂也知道誼識安危別賢愚辨是非此人君之明也武者非強亢暴戾之謂也惟道所在斷之不疑姦不能惑佞不能移此人君之武也故仁而不明猶有良田而不能耕也明而不武猶視苗之穢而不能耘也武而不仁猶知穫而不知種也三者兼備則國治強闕一則衰闕二則危闕三者無一焉則亡自生民以來則未之或改也臣不勝區區觸死亡生竊見陛下天性慈惠謹微接下子育元元況愛群生雖古聖王之仁殆無以過然自踐祚以來垂四十年夙夜孜孜以求至治而朝廷紀綱猶有虧缺閭里窮民猶有怨歎意者群臣不肖不能宣揚聖化將陛下之於三德萬分一亦有所未盡歟臣聞春秋傳曰慶賞刑威曰君臣幸得以修起居注日侍黼扆之側伏見陛下推心御物端拱淵默群臣各以其意有所敷奏陛下不復詢訪利害考察得失一皆可之誠使陛下左右前後股肱耳目之臣皆忠實正人則

如此至善矣或出於不意有一姦邪在側豈可不爲之寒心哉夫善惡是非相與混殽若待之如一無所別白或知其善而不能賞知其惡而不能罰則善者日懈惡者日勸善者懈惡者勸雖有堯舜禹湯文武之君稷契伊呂周召之臣以此求治猶鑿水而取火適楚而北行也伏望陛下少垂聖思以推天地之至仁廓日月之融光畫乾剛之威斷善無微而不録惡無細而不誅則唐虞三代之隆何遠之有其二論御臣曰臣聞致治之道無出在三而已一曰任官二曰信賞三曰必罰國家累日月以進秩循資歷而授任又采名不采實誅文不誅意陛下誠能謹選在位之士有德行者掌教化有文學者待顧問有政術者爲官長有勇略者爲將帥有功則增秩加賞而勿徙其官無功則降黜廢弃而更求能者有罪則流竄刑誅而勿加寬貸如是而朝廷不尊萬事不治百姓不安四夷不服臣請伏面欺之誅其三論揀軍言務精不務多上以其一留中其二送中書其三送樞密院光疏千餘言未幾復言救敝之弊續又進五規曰保業曰惜時曰遠謀曰謹微曰務實其保業略曰天下重器也得之至艱守之至艱王者始受天命之時天下之人皆我比肩也相與角智力而爭之智竭不能抗力屈不能支然後肯稽顙而爲臣當是之時有智相偶者則爲二力相參者則爲三愈多則愈分自非智力首出於世則天下莫得而一也斯不亦得之至艱乎及夫繼體之君羣雄已服衆心已定上下之分明强弱之勢殊則中人之性皆以爲子孫萬世如泰山之不可搖也於是有驕惰之情生驕者玩兵黷武窮泰極侈神怒不恤民怨不知一旦渙然四方稟潰秦隋之季是也惰者尤酣宴安惡不及遠善惡雜揉是非蕪倒日復一日至於不振漢唐之季是也二者或失之強或失之弱其致敗一也斯不亦守之至艱乎臣竊觀自周室東遷以來王政不行諸侯並僣分崩離析不可勝紀凡五百有五十年而合於秦秦虐用其民十有一年而天下亂又八年而合於漢漢爲天子二百有六年而失其柄王莽盜之十有七年而復爲漢更始不能自保光武誅除僣偽凡十有四年然後能一之又一百五十有三年董卓擅朝

州郡瓦解更相吞噬至于魏氏海內三分凡九十有一年而合於晉晉得天下纔二十年惠帝昏愚宗室構難羣胡乘釁濁亂中原散爲六七聚爲二三凡二百八十有八年而合於隋隋得天下纔二十有八年煬帝無道九州幅裂八年而天下合於唐唐得天下一百有三十年明皇恃其承平荒于酒色養其疽囊以爲子孫不治之疾於是漁陽竊發而四海橫流矣肅代以降方鎮跋扈號令不從朝貢不至名爲君臣實爲讎敵陵夷衰微至于五代三綱頹絕五常殄滅懷璽未煖處宮未安朝成夕敗有如逆旅禍亂相尋戰爭不息流血成川暴骸成丘陵大祖皇帝受命于上帝起而拯之躬擐甲胄櫛風沐雨東征西伐掃除海內當是之時食不暇飽寢不遑安以爲子孫建太平之基大勳未集太宗皇帝嗣而成之凡二百二十有五年然後大禹之迹復混而爲一黎民遺種始有所息肩矣由是觀之上下凡一千七百餘年天下一統者五百餘年而已其間時時小有禍亂不可悉數國家自平河東以來八十餘年內外無事然則三代以來治平之世未有若今之盛者也今民有十金之產猶以爲先人所營苦身勞志謹而守之不敢失墜況於承祖宗光美之業奄有四海傳祚萬世可不重哉可不慎哉惜時略曰夏至陽之極也而一陰生冬至陰之極也而一陽生故盛衰之相乘治亂之相生天地之常經自然之至數也其在周易泰極則否否極則泰豐亨宜日中孔子傳之曰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是以聖人當國家隆盛之時則戒懼彌盛故能保其令聞永久無疆也遠謀略曰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迨天之未陰雨者國家閒暇無災害之時也徹彼桑土者求賢於隱微也綢繆牖戶者脩教其政治也謹微略曰周易坤之初六曰履霜堅冰至霜者寒之始也冰者寒之極也坤之初六於律爲林鍾於曆爲建未之月陽氣方盛而陰氣已萌物之未知也是故聖人謹之曰履霜堅冰至言爲人君者當絕惡於未形杜禍於未成也繫辭曰知幾其神乎君子知微知彰知柔

知制誥夫之望又曰太宗皇帝命王繼恩討蜀亂平之宰相請除宣徽使太宗不許曰宣徽使位亞兩府使繼恩爲之是宦官執政之漸也宰相固請太宗怒切責宰相特置宣政使以授之又曰夫宴安怠惰肇荒淫之基奇巧珍玩發奢泰之端甘言悲辭啓僥倖之塗附耳屛語開讒賊之門不惜名器導僭逼之源假借威福授陵奪之柄凡此六者其初甚微朝夕狎玩未覩其害日滋月益浸至深固比知而革之則用力百倍矣務實略曰夫安國家利百姓仁之實也保基緒傳子孫孝之實也辨貴賤立綱紀禮之實也和上下親遠邇樂之實也決是非明好惡政之實也誅姦邪禁暴亂刑之實也察言行試政事求賢之實也量材能課功狀審官之實也詢安危訪治亂納諫之實也選勇果習戰鬭治兵之實也實之不存雖文之盛美無益也

諸路大水 河北京東等路

八月策制科 得王介蘇軾蘇轍言極切直胡宿請黜之上曰以直言召人奈何以直棄之於是軾入第三等介轍第四等知制誥王安石意轍右宰相專攻人主比之谷永不肯撰詞宰臣韓琦曰此人語謂宰相不足用欲得婁師德郝處俊而用之尚以谷永疑之乎已而揚畋見上曰蘇轍臣所薦也陛下赦其狂直而收之乞宣付史館上悅從之

閏月以曾公亮同平章事 張昇樞密使歐陽脩參知政事胡宿樞密副使宿既被用事以顧惜大體爲說聞吏張華弊則曰變法古人所難不務守祖宗成法而徒務紛紛無益於治也時韓琦爲首相法令典故問公亮文學之事問脩百官奏法循理朝廷稱治

冬十月定內侍磨勘法 自祖宗時內臣未嘗磨勘轉官惟有功乃遷景祐初內臣入仕三十年累有功勤經十年未嘗遷者聽奏旨蓋猶未有磨勘定格慶曆以後其制漸濫有入仕才五七年遷至高品者兩省因著十年磨勘之制至是患其幸進令並理三十年磨勘知諫院揚畋言文臣七遷而內臣始得一磨勘其法不均詔高品以上仍舊十年無勞績而嘗坐罪徙者即倍其年畋爲言事官

頤以士人比閣寺議者譏之

皇姪宗實辭起復知宗正寺 上在位四十一年皇嗣未立諫官御史交章進說久之言者稍息宰臣韓琦案問請曰皇嗣者天下安危之所係自昔禍亂之起皆由策不早定也今陛下春秋高未有建立何不擇宗室之賢者而定之爲宗廟社稷之計乎一日琦取孔光傳進曰漢成帝即位二十五年無嗣立弟之子定陶王爲太子成帝中材之主猶能之況陛下之聖哉奈何久不定至是諫官司馬光復上疏且面言其事而知江州呂誨亦請蚤立皇嗣頃之琦與曾公亮張昇歐陽脩又極言之上曰宗子自有賢智可付天下者卿等其勿憂琦請其名上以名示之琦復奏曰大事也願陛下審思之翌日復請上曰決矣時皇姪岳州團練使宗實方服濮王喪乃降詔起復宗實四表請終喪從之○光之復見上也言向者進說陛下欣然無難今寂無所聞此必有小人者閒之小人無遠慮特欲倉卒之際援立所厚善者爾唐自文宗以後立嗣皆出於左右之意至有稱定策國老門生天子者上大感悟曰送中書光見琦等曰諸公不及今定議異日夜半禁中出寸紙以某人爲嗣則天下莫敢違琦等皆唯唯曰敢不盡力

是歲初立考課法 治平三年考課院言知磁州李田再考在劣等降監滁州鹽酒稅務坐考劣降授自田始

(壬寅)嘉祐七年春正月詔南郊奉太祖定配 改溫成廟爲祠殿先是諫官楊畋論水災繇郊廟未順下禮院禮院言對越天地神無二主唐垂拱中始用三祖同配至開元親享遂罷之皇祐詔書南郊三聖並侑後迭配未幾復並侑爲定制雖出孝思然頗違禮經又溫成立廟城南禮同太廟亦有司之失後下兩制議而王珪等曰饗帝不可以瀆故郊無二主親親不可以僭故廟止其先今三后並侑欲以致孝也而適所以瀆乎享帝後宮有廟欲以廣恩也而適所以僭乎享親請如禮官議詔從之

二月

更江西鹽法 舊自海虔漕鹽至江湖常若溢惡而價高嶺盜舍而價賤虔汀二州民多盜販

販鹽持甲兵往來或殺傷捕者則聚而為盜而江西官鬻鹽歲纔百萬斤朝廷患之先是蔡挺知南安軍嘗條其利害乃命挺為江西提刑使之制置挺令民首納私藏兵械以給捕卒而令販黃魚籠挾鹽不及二十斤不以甲兵自隨者止輸算勿捕選官之淮南運鹽綱吏賞罰以官數之餘罪之於是官鹽歲增而盜販衰息歲增賣鹽四十餘萬遂著于令

諸路大水 河北陝西等路遣使察獄

夏五月以司馬光仍知諫院 初光與呂公著並召試中書及除光知制誥以文不工固辭乃復命以是職光疏略曰國家之治亂本於禮而風俗之善惡繫於習赤子之啼無有五方其聲一也及其長也則言語不通飲食不同有至死莫能相為者是無他為所習異也是故上行下效謂之風薰蒸漸漬謂之化淪胥委靡謂之流眾心安定謂之俗及夫風化已失流俗已成則雖有辯智弗能諭也強毅不能制也重賞不能勸也嚴刑不能止也自非聖人得位而臨之積百年之功莫之能變也周易履之象曰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故天子之令必行於庶人使天下之勢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率從詩曰勉勉我王綱紀四方此禮之本也昔三代之王皆習民以禮故子孫數百年享天之祿及其衰也雖以昏孱秦之強不敢暴蔑王室豈其力不足哉知天下之不己與也於是乎翼戴王命以威懷諸侯莫敢不從所以然者猶有先王之遺風餘俗未絕於民故也其後日以衰薄下陵上替平公之世魯子服回如晉還謂季孫意如曰晉之公室將卑矣六卿強而奢傲將因是以習習貫為常能無卑乎其後趙魏韓氏卒分晉國習於君臣之分不明故也降及漢氏雖不能若三代之盛王然猶尊君卑臣敦尚名節以行義取士以儒術化民是以王莽之亂民思劉氏而卒復之赤眉雖群盜猶立宗室以從民望王郎矯託名氏而燕趙響應董卓之亂袁紹以誅卓為名而州郡雲合曹孫挾獻帝以令諸侯而

天下莫能與之敵操之心豈不欲廢漢而自立哉然沒身不敢為者畏天下之人疾之也自魏晉以降人主始貴通才而賤守節人臣始尚浮華而薄儒術以先王之禮為糟粕而不行以純固之士為鄙樸而不用於是風俗日壞入於偷薄叛君不以為恥犯上不以為非惟利是從不顧名節至于有唐之衰麾下之士有屠逐元帥者朝廷不能討因而撫之拔於行伍授之以旌鉞其始也取偷安一時而已及其久也則眾庶習於聞見以為事理當然不為非禮不為無義是以在上者惴惴然畏其下在下者睒睒焉伺其上平居則酒肉金帛甘言屈體以相媚悅得間則銛鋒利刃狠心詭計以相屠膾成者為賢敗者為愚不復論尊卑之序是非之理陵夷至于五代天下蕩然莫知禮義為何物矣是以世祚不永遠者十餘年近者四三年敗亡相屬生民塗炭及大宋受命太祖太宗知天下之禍生於無禮也於是以神武聰明躬勤萬幾征伐刑賞斷於聖志然後人主之勢重而羣臣慴服矣於是剪削藩鎮齊以法度擇文吏為之佐以奪其殺生之柄擥其金穀之富選其麾下精銳之士聚諸京師以備宿衛制其腹心之疾去其爪牙使不得陸梁然後天子諸侯之分明而悖亂之原塞矣於是節度使之權歸於州鎮將之權歸於縣又分天下為十餘路各置轉運使以察州縣百吏之臧否復漕部刺史之職使朝廷之令必行於轉運使轉運使之令必行於州州之令必行於縣縣之令必行於吏民然後上下之叙正而紀綱立矣於是申明軍法使自押官以上各有階級以相臨統小有違犯罪皆殊死然後行伍之政肅而士用命矣此皆禮之大節也故能四征不庭莫不率服汛掃九州而陛為之迹至于真宗重之以明德繼二聖之志夙夜孜孜宣布善化銷鑠惡俗以至于今治平百年頑民殄絕眾心咸安此乃曠世難成之業陛下當戰戰栗栗守而勿失者也臣切見陛下有中宗之嚴恭文王之小心而小大之政多謙讓不決委之臣下誠使所委之人當得忠賢則可矣萬一有姦邪在焉豈不危甚矣哉古人所謂委任而責成功者擇人而授之職業勝之務不身親之也至於爵祿廢置殺生予奪不由己出不可

也又言頃以西鄙用兵權置經略安撫使一路之兵得以便宜從事及西事平因而不廢河東一路總二十二州向時節度使之權不能及矣又將相大臣典州者多以貴倨自持轉運使欲舉職業往往違戾而不從又言自景祐以來頗行姑息之政胥吏譁譟斥逐中丞黨官悖慢廢退宰相衞士凶逆而獄不窮姦軍人罵三司使以爲非犯階級鍛於用法朝廷雖特誅其人而已停之卒復收養之其餘有一夫流言於道路而爲之變令推恩者多矣凡此數者殆非所以習民於上下之分也夫朝廷者四方之表儀也朝廷之政如是則四方必有甚者矣於是元帥畏偏裨偏裨畏將校將校畏士卒姦邪怯懦之臣至有簡省教閱使之驕惰保庇藏匿使之繫冗屈撓正法使之縱恣誑嘗要帛使之憤惋甘言諂笑靡所不至於是士卒翕然譽之而歸怨於上矣彼既爲之則此効之下既言之則上從之前既行之則後襲之苟彼爲而此不效下言而上不從前行而後不襲則怨怒聚於其身而禍亂生矣長此不已日滋月益民之耳目習而安之此有以異唐之季世乎後魏孝明帝時征西將軍張彝子仲瑀上封事欲抑損武人不預清品羽林虎賁千餘人焚彝第毆彝父子官爲收捕凶強者八人斬之其餘大赦以安之懷朔鎭人高歡時奉使至洛陽見之歸而散家財以結客曰朝政如此事可知矣於是始有飛揚之志由是觀之紀綱不立則姦雄生心矣夫祖宗苦身焦思以變衰唐之俗而陛下高拱熟視以成後魏之風此臣之所以爲陛下痛惜也又上疏論財利曰爲今之術在隨材用人而久任之在養其本原而徐取之在減損浮冗而省用之國初三司使副判官事擇曉錢穀者爲之近歲多用文辭之士以爲文臣進遷之資今不論其習與不習也又居官者出入遷徙有如郵舍臣欲精選曉練錢穀者爲三司判官自權爲正三司副使缺選於判官三司使缺選於副使久任三司使而有實効者增其秩使與兩府同又言今天下之民農者不過二三而浮食者常七八欲倉廩之實其可得乎又言商賈志於利而縣官數以一切之法棄信而奪之是以茶鹽棄捐征稅耗損凡以此也又言陛下天資恭儉而左右侍御宗戚貴臣爭尚侈靡先朝公主在宮中俸錢月不過五千其餘月給大抵做此今何啻數十倍矣又內藏庫專以內臣掌之不領於三司多少虛實有司莫得而知又食貨窮乏而宰相不憂以爲非己之職也願復置總計使使宰相領之光二疏凡八千餘言

秋七月河決北京○八月立宗實爲皇子

賜名曙季加齊州防禦使鉅鹿郡公○時宗實力辭宗正璹曰宗正誥勅付閤門故得不受若立爲皇子則只降一詔書定矣上以爲然張昇進曰陛下疑之否上曰朕何疑欲民心先有所係屬耳再拜稱賀璹等乞手札付外施行璹至中書召王珪草詔珪疑焉請對曰此大事也後不可悔上指心曰朕意決矣議遂定○初皇子辭命記室周孟陽問皇子曰太尉稱疾堅卧其義安在曰非敢徼福以避禍也孟陽曰假如得請歸藩遂能無患乎皇子撫榻而起曰吾慮亦及此遂入內良賤不滿三十口行李蕭然唯書數廚而已中外聞之相賀○李受皇子位伴讀王獵說書

九月辛亥大饗明堂奉真宗配

初禮院言皇祐參用南郊百神之位不應祀法宜如唐制設昊天上帝五方帝位以真宗配而五人帝五官神從祀餘皆罷前者嘗侍孟冬之薦今明堂去孟冬日尚遠請復薦廟前者祖宗並侑今獨配前者地祇神州並享今以配天而亦罷皆變禮中之大者也又開元開寶二禮五帝無親獻儀請恭依而行親獻至是設昊天上帝五方帝位以真宗配而五人帝五官神從祀餘皆罷○赦文天下寺觀未有名額者特賜名諫官司馬光言竊以佛老之教無益治世而聚匿游惰耗蠹良民是以國家明著法令有創造寺觀一間以上聽人陳告科違制之罪仍即令毀撤臣聞爲上者洗濯其心一以待民是以令行禁止而莫敢不從今立法以禁之於前而發赦以勸之於後則凡國家之令將使民何所從乎其赦文一節乞更不施行庶使號令爲民所信而游惰不能爲姦也○英宗治平四年正月詔民間先私造寺觀及三十間者悉存之賜名壽聖

冬

十月賜常平羅本錢 諸路凡百萬緡 十二月幸龍圖天章閣 召輔臣從官皇子宗室上兵官觀祖宗御書又幸寶文閣爲飛白書分賜從臣遂燕羣王殿末幾再召從臣于天章閣觀瑞物復燕羣王殿上曰天下乂無事今日之樂與卿等共之宜盡醉勿辭又召宰臣韓琦至揖前別賜酒一卮從臣霑醉至暮而罷

癸卯 嘉祐八年春二月上不豫 輔臣奏事福寧殿西閤見上所御幄帟裀褥皆質素暗弊上顧韓琦等曰朕居宮中自奉止如此此亦生民之膏血也可輕費之哉 赦○

三月賜舉人第 覆試舉人如當制上不御殿賜許將以下及第出身有差 上崩于福寧殿 年五十四在位四十二年諡曰神文聖武明孝廟號仁宗上性至孝天禧中立爲皇太子侍左累日至于感聽謂當出宮不得日侍帝后左右真宗感諭之曰此特加恩爾未出宮也上乃拭淚如常即位年十三臨朝端莊事天地宗廟齋慄若不勝或時災變必跣足露立致禱愛重民力於宮室池臺無所興作三司嘗欲以玉清昭應宮地爲御苑曰吾奉先帝苑囿猶以爲廣可更增乎監修南京鴻慶宮內侍請於本宮隙地建皇帝本命殿曰建宮觀所以爲民祈福豈可勞民以自奉耶其遇本命道場日只令設板位祠之則其不輕營繕從可知矣異時州郡上雨暘後或畏罪不敢言使民不得除租賦乃命著令毋罪長吏而除民租又奏水災不實者有司請加罪曰不猶愈於褒稱瑞予吏部選人一坐失入死罪皆終身不得遷隴州官吏坐誤斷重辟會赦當原上特貶權州事孫濟爲雷州參軍判官以下除名配廣南衙前州縣吏刺配沙門島及廣南牢城仍詔以濟等誅陷非辜之罪戒天下凡大辟有疑及情可矜者並令讞上所活歲以千計嘗謂輔臣曰朕未嘗詈人以死況敢濫刑罰哉民有戶絕田產有司奏聽裁曰此皆編民朝夕自嘗者何必利其沒官詔給與其出嫁女及同居外甥受養元元之念未嘗少釋于懷遺制丁雖在深山窮谷莫不奔走悲號而不能止豈非德澤涵養之至耶廟號曰仁不亦宜乎○程頤嘗言仁祖時北使進言高麗自來臣屬北朝近來職貢全缺殊失臣禮今欲加兵又聞臣屬南朝今來報知仁祖不答及將去也召而前語之曰適議高麗事朕思之只是王子罪不干百姓事今既加兵王子未必能誅得且是屠戮百姓北使逡巡與答不覺汗流浹背俯伏於地歸而寢兵他都不言後兵事勢只看這一箇天地之量亦誠有以格他也○鄭恭記仁宗聖性仁恕一日晨興語近臣曰昨夕因不寐而甚飢思食燒羊侍臣曰何不降旨取索仁宗曰比聞禁中每有取索外面遂以爲例誠恐自此逐夜宰殺以備非時供應則歲月之久害物多矣豈可不忍一夕之飢而啓無窮之殺也時左右皆呼萬歲至有感泣者而史臣所載嘉祐中上詔三司使張方平曰監御廚竇昭齊等燕日擅殺羊羔且羊羔物未成者枉其生理宜戒使勿殺今復殺之不可不懲特令衛惜其受物類如此○陳師道記十閤嘗給蚫每枚千錢一獻二十八枚仁宗曰我常戒爾輩勿爲侈靡今一下箸費二十八千吾不堪也遂不食○范祖禹曰仁宗愛人郎物之心在行四十二年未嘗一日而忘其誠之所及上極于天下達於地內則諸夏外則夷狄山川鬼神草木無不及者誠之至也契丹主嘉祐中以其三世畫像來求聖容曰思見而不可得故來求聖容而見之也其後遣使云今於慶州崇奉每夕宮人理衣衾朔日月半上食食氣盡登臺而燎之曰燒飯推祀天與祖宗則然此狄自黃帝以來爲諸夏患未有事中國之君如事天與祖考者書曰至誠感神矧此有苗其謂是矣○時上暴崩皇后敕左右毋得輒發哭欲門鑰悉置于前授衛士甲宿衛畢乃召皇子 夏四月朔皇子即皇帝位 未明皇子入及明韓琦等至后傳詔皇子即位皇子固避數四左右被以御服報就榻召翰林學士王珪草制百官入班福寧殿前韓琦讀遺制皇子即位御東楹見百官 大赦○

嘉祐八年

尊皇后爲皇太后後名其宮曰慈壽上不豫詔請皇太后權同聽政上養疾于柔儀殿之西室太后居東室垂簾輔臣日至西室候問東室奏事○司馬光上疏太后言章獻明肅保佑先帝用賢退姦有大功於趙氏特以親用外戚小人負謗天下今初攝大政大臣忠厚如王曾清純如張知白剛正如魯宗道質直如薛奎者當信用之鄙猥如馬季良讒諂如羅崇勳者當疏遠之則天下咸服又言趙氏安則百姓皆安況於曹氏必世世享富貴明矣趙氏不安則百姓塗地曹氏雖欲獨安其可得乎作皇帝恭膺天命之寶歐陽脩篆文時大行受命寶與平生衣冠器用將舉以葬故別製此既而學士范鎮奏大行受命寶當陛下寶而用之示有所傳付命兩制議而王珪等曰受命寶猶昔傳國璽也宜爲天子傳器不當改作時已別製珪等議格不用立京兆郡君高氏爲皇后瓊曾孫女母曹氏皇太后親姊后四歲與上同育於禁中既長出宮婚于濮邸至是正位五月以富弼爲樞密使同平章事時已除喪上始親政上既聽政司馬光上疏言陛下事太后孝謹撫諸公主慈愛此誠仁孝之至願復加聖心謹終如始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於衆人一也陛下雖遵遺詔二十七日而釋服至於宮中吉慶之事並皆俟三年然後復常禮爲人後者爲之子盡以特重於太宗則宜降其小宗孝宣不加尊號於衛太子史皇孫光武不加尊號於鉅鹿都尉南頓君至於哀安威靈自旁親入繼皆追尊其祖父此不足爲孝而適足犯義傷禮願陛下深以爲鑒六月廣太廟爲八室初禮院請增廟室觀文殿學士孫抃等以爲七世之廟據父子而言兄弟則昭穆同不得以世數數之國朝禘祫圖太祖太宗同居昭位南向真宗居穆位北向蓋先朝稽用古禮著之祀典大行神主祔廟請增

嘉祐七年

爲八室以備天子事七世之禮詔從之於是龍圖閣直學士盧士宗天章閣待制司馬光以爲太祖以上之主雖屬尊於太祖親盡則遷盡太祖未正東向故止祀三昭三穆已正東向則并昭穆爲七世唐推明皇立九室祀八世事不經見今以太祖太宗爲一世則大行祔廟僖祖親盡當遷夾室祀三昭三穆於先王典禮及近世之制無不符合復詔抃等議議曰自唐至周廟制不同而皆七世王制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是也今僖祖雖非始封要爲始祖方廟數未過七世遽毀其主不合禮意宜存僖祖之室以備七世詔又從之停制科趙禼等十七人辭來科場使赴秘閣就試秋七月初日御殿初御紫宸退御垂拱輔臣奏事上自六月後以疾不御殿至是始見羣臣感動者久之其後雙日御前殿隻日御後殿太后乃御內東門小殿垂簾二府奏事太后意有疑則曰公等更議之再奏盡善乃可未嘗出己事涉曹氏及內臣無絲毫假借中外章奏下二府者日殆百通二府考會擬議近則數日遠至旬月及進呈太后一見舉大意無所忘失樞密院使富弼謂副使吳奎曰君名強記能如是乎奎言非所及也○上初以憂疑得疾舉措或改常度其遇宦官尤少恩左右多不悅者乃共爲讒間兩宮遂成隙太后對輔臣嘗及之韓琦因出危言感動太后曰臣等只在外見得官家內中保護全在太后若官家失照管太后亦未得安穩太后驚曰相公是何言自家更切用心琦曰太后照管則衆人自然照管矣同列爲縮頸流汗或謂琦曰不太過否琦曰不如此不得開有傳上在禁中過失事者頗惑之琦曰豈有殿上不曾錯了一語而入宮門即得許多錯琦固不信也傳者亦稍息○司馬光上太后及上疏言皇帝非太后無以君天下太后非皇帝無以安天下萬一姦人有涉離間者當立行誅戮後又上太后疏言皇帝內則仁宗同堂兄之子外則殿下之外甥婿童幼之年鞠育於宮中天下至親何以過此殿下聰明睿智宗可責有疾之人以無疾之禮耶又以疏諫上曰古之至孝者雖有不慈之母猶能使之感動懽悅況太后聖善之德著

聞四方陛下豈不思有以慰安之也○知諫院呂誨上太后
書言聞上疾未間言或荒忽觸犯殿下幾至不能容覆竊慮小人
陰爲交鬬以生他事且言三十年保育之功一朝而棄竊爲
殿下惜之又以書勸上盡孝道親藥物開陳切至多人所難
言者

冬十月葬仁宗于永昭陵 初議上大行皇帝謚學士王珪曰古者臣不誄君賤不誄貴幼不誄尊禮天子稱天以誄之欲稽典禮先請
於南郊詔從之遂爲定制○初禮院奏准畫旨孟冬薦饗太
廟改爲祫祭按春秋閔公即位二十二月喪未除而行吉禘
三傳譏之真宗以咸平二年六月喪除至十月乃祫祭仁宗
天聖元年四月有司誤通天禧舊禘之數在再朞之內接行
禘祭故四十二年之間九禘八祫例皆太速事失於始則歲
月相乘不可得而正矣今年未大祥未可祫明年未可禘今
年十月乞依舊時饗從之○韓琦歸自陵下太后遣中使以
上所寫歌詞幷宮中過失事付琦琦對使者焚毀及進對簾
前太后嗚咽泣涕具言之且曰老身殆無所容須相公作主

琦曰此病固爾病已必不然子病母可不容之乎太后不懌
歐陽脩繼言曰昔溫成驕恣太后處之裕如安有母子之間
而反不能忍耶太后意稍和它日琦等見上上曰太后待我
無恩琦對曰自古帝王稱大舜爲大孝惟父母不慈愛而子不
失孝乃可稱爾政恐陛下事太后未至父母豈
有不慈愛者上大悟自是亦不復言太后短矣

十二月初御經筵 召呂公著侍講論語劉敞侍讀史記越明年夏四月上諭內侍曰方日永講讀侍對未食
必勞倦自今視事畢不俟進食即御經筵
故事講讀畢拜而退上命毋拜遂以爲常

置寶文閣 以藏
仁宗御書命學士王珪撰記○治平四年詔以英
宗御書附藏○元祐四年又詔以神宗御集附藏

皇朝編年備要卷第十六

皇朝編年備要卷第十七

英宗皇帝 起甲辰治平元年 止丁未治平四年

甲辰治平元年春三月以少卿監隸審官院○雨土○出宮人○夏五月濬三股五股河○太后撤簾 上既康復韓琦欲太后罷垂簾嘗一日取十餘事稟上上裁決悉
當琦即詣東殿覆奏太后每事稱善琦因白太后求去太后
曰相公安可求退老身合居深宮每日在此甚非得已琦即
稱前代如馬鄧之賢不免貪戀權勢今太后能復辟誠馬鄧
所不及當決以何日撤簾太后遽起琦即厲聲命儀鸞司撤
簾簾既落猶於殿屛後微見太后衣○尋上太后宮名曰慈
壽○先是司馬光言陛下昔在藩邸事濮王承順顏色備盡
孝道凡宮中事濮王皆委陛下幹之無不平允陛下事太后
當一如濮王然後可視天下之政當一如宮中之事然後可
濮王之親以恩皇太后之親以義其奉養之謹非特有所加
則無以取信也宮中之事小天下之事大其聽斷之勤非特
有所加則無以致治也○呂誨亦言陛下奉養之禮臣不得
而知之安親之道誠有未至何則累聖成業朝思經緯邦國
大事都與哉獻納之言盡決於簾帷之下是陛下自取休
佚而遺聖后以煩勞虧損盛德莫斯爲甚又言於太后曰皇
帝躬親治道勤勵爲民在於聖慮宜以慰安臣愚以爲東殿
簾帷宜五七日一御○尋以定策勳進輔臣官富弼辭曰臣
聞制辭取嘉祐中嘗議建儲推恩比特絲髮之微勞何足嘉
賞今陛下錄臣先帝時微勞而仁宗皇太后於陛下有天地
之恩尚未聞所以爲報可謂倒置
不思之甚再奏卒不聽弼乃受

閏月以唐介爲御史中丞 上諭介曰卿在先朝有直聲今出自朕選非由左右言也

六月皇子頊

封潁王

初王封淮陽郡王出閤辭兩宮悲泣不自勝太后亦泣慰諭遣之自是日再入朝仁宗之葬及虞乎郊王見百官班道左下馬望齋宮却蓋步進觀者歎息王性謙虛眷礼官僚遇記室韓維尤厚一日維侍王坐內侍以弓樣靴進維曰王安用舞靴王令毀去又嘗諫王曰上已失太后心王宜孝恭以彌縫王感悟太后曰皇子近日殊有禮

增置宗室學官

時睦親宅廣親宅宗室自率府副率以上八百餘人其奉朝請者四百餘人而教學之官六員而已於是增置講書四員教授五員小學教授十二員并舊六員為二十七員以分教之仍賜詔戒勉之○初宗室坐序爵仍自為賓主講官坐主席之東隅於是睦宗院都講吳申不肯坐移書大宗正謂宗室當以親疎尊卑為序與講官分賓主大宗正不能决因內朝出申二書上是之宗室正講席自申始○尋增置同知大宗正事一員以宗惠為之上在藩邸頗賢宗惠故擢用焉

諸路大水

命監司分詣水災州軍存恤未幾又詔水災路帥臣監司督責知通存恤又分官體量南京等路出上供米賑府亳州飢民

秋八月錄周後○竄內侍任守忠

初仁宗未有嗣屬意聖明守忠居中建議欲援立昏弱以徼大利及上即位又鑿造語言交鬬兩宮至是司馬光呂誨言之上雖未行一日韓琦出空頭勑一道參政歐陽脩已僉趙槩難之問脩曰何如脩曰第書之韓公必自有說琦坐政事堂立守忠庭下曰汝罪當死責蘄州安置取空頭勑填與之即日押行琦意以為少緩則中變也

九月復武舉○詔日開講筵

重陽節當罷講呂公著司馬光言先帝時無事常開講筵近以聖體不安歲於端午及冬至後盛暑盛寒之際權罷數月今陛下始初清明宜親近儒雅講求治術願不惜頃刻之間日御講筵從之

夏人寇邊

詔遣使詰問

冬十月詔明堂奉仁宗配

故事冬夏至祀昊天上帝皇地祇以大祖配正月上辛祈穀孟夏雩祀立冬祭神州地祇以太宗配孟夏祀感生帝以宣祖配季秋大享明堂祀昊天上帝以真宗配上即位詔議仁宗配祭學士王珪等與禮官上議請循周公嚴父之道以仁宗配享明堂知制誥錢公輔獨上議曰以周公言之則嚴父以成王言之則嚴祖是時政則周公祭則成王亦安在乎必嚴其父哉我將之詩是也我太祖則周之后稷配郊者也太宗則周之文王配明堂者也真宗則周之武王仁宗則周之成王雖有配天之業而無配天之祭未聞成康以嚴父之故廢文王配天之祭而移之也以孔子之心推周公之志則嚴父也以周公之心攝成王之祭則嚴祖也嚴祖嚴父其義一也東漢孝明始建明堂以光武配適符嚴父之說及時異事遷章安二帝亦弗之變此最為近古而合乎禮者也當仁宗初立僅有建是論則配天之祭常在乎太祖太宗矣願詔有司博謀使配天之祭不膠於嚴父而嚴父之道不專乎配天詔臺諫講讀官兩制禮院再詳定學士孫抃等同獻議曰在易先王作樂崇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則祖考配帝從來遠矣祖考皆可配帝郊與明堂不可同位不可謂嚴祖嚴父其義一也公輔謂不聞周家廢文配而移於武廢武配而移於成夫六經以簡易立法周家三十六王若代代者嚴父之創則六經乃記事之日曆不安在其簡易也故易之配考孝經之嚴父歷代循守今一旦黜宣祖真宗之祀廟而不配而仁宗功德祔廟之始又抑而不得配帝皆非也諫官司馬光呂誨曰孝子之心誰不欲尊其父而聖人之制禮不敢踰也詩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又我將祀文王於明堂下此皆不見於經矣前漢以高祖配天後漢以光武配明堂自非建邦啓土者皆無配天之文故周之成康漢之景明德業雖美而不以配天避祖宗也近世明堂皆以父配五帝此乃誤識孝經之意景祐中以太祖比周之后稷太宗真宗比周之文武然則以真宗配明堂亦未失古禮仁宗功德雖盛而不在二祧之位議者乃欲捨真宗而以仁宗配祀明堂恐於祭法不合詔從抃等議

十一月刺陝西義勇

韓琦奏云唐置府兵最爲近古今之義勇河北幾十五萬河東幾八萬勇悍純實而有物力資産即唐之府兵也陝西當西事之初亦嘗三丁選一爲弓手其後刺爲保捷正軍及夏國納款朝廷揀放所存無幾河北河東陝西事同一體今若陝西亦點義勇止刺手背不復刺面可無驚駭詔從之命徐億等往除商虢二州不籍餘悉集義勇凡主戶家三丁選一六丁選二九丁選三二十至五十材勇者充歲以十月番上教閱一月而罷又詔秦州成紀等六縣有買保毅田承名額者悉以爲義勇總得十五萬六千餘人○知諫院司馬光言今議者但怪陝西獨無義勇不知陝西之民三丁已有一丁充保捷矣古者兵出民間民耕桑之所得皆以衣食其家今既斂農民之粟帛以贍軍人籍農民之身以爲兵是一家任二家之事也臣愚以爲河北河東已刺之民猶當放散况陝西未刺之民乎上不聽光又六奏及申中書白勤求去亦然不許嘗至中書與琦詰難琦無以對竟不爲止其後十年義勇運糧戍邊率以爲常一如光之言矣

復內侍養子令○十二月兩土○以内臣爲陝西諸路鈐轄 王昭明等四人令體量軍情治其訴訟有賞罰則與其帥議大事以聞各許歲乘驛奏事諫官呂誨言唐舉兵不利未有不自監軍始者我朝因循未革柰何又增置此員如走馬承受官品至卑已不勝其害今鈐轄重寄其權與安撫使均矣欲乞朝廷罷之精擇帥臣專制閫外之權御史傅堯俞趙瞻皆有論列不從

選修起居注官 時起居注闕官中書擬集賢校理宋敏求楊繪上問修注選何等人輔臣對近例以制科進士高等與館職才望者繪進士第二人今當次補上曰修注即知制誥豈可以次補命以韓維易繪與宋敏求並命

乙巳 治平二年春正月遣使募京畿淮南兵

司馬光言邊臣之請兵無窮朝廷之募兵無已倉庫之粟帛有限百姓之膏血有涯臣願斷自聖志罷招禁軍訓練舊有之兵自可備禦

二月罷修慶寧宮 呂公著言今京畿諸縣及京東西淮南飢饉多有餓殍力役之事皆宜權罷從之○司馬光亦言近日修造稍多大凡九百闕皇城諸門四邊行廊南熏門之類無不重修役人程衆勞費不少又在京倉庫疎漏甚多未暇修葺粟帛大有損失古者將營宮室宗廟爲先廐庫爲次居室爲後今之所修緩急先後無乃未得其宜乎又言皇子三位所修規摸修大非所以飭之於義方應大内裏外屋舍不至切要者乞罷興造

蔡襄罷 自三司使出知杭州上自濮邸立爲皇子近臣中有異議人疑爲襄上即位數問襄何如人一日因其請假變色謂中書曰三司事繁襄多在假何不用它人韓琦爲救解上意不回襄既請罷琦因質於上上曰內中不見文字在慶寧即已聞之琦曰事出曖昧更乞審察曾公亮歐陽修皆言疑似難明不可以此陷害忠良上曰造謗者因何不及它人遂命襄出以呂公弼代之○至和初公弼爲三司使上在濮邸以賜馬不善求易之公弼不許至是奏事畢上曰朕往在宮中卿不爲朕易馬是時已知卿也又曰卿繼蔡襄爲使襄訴訟不能決頗多留事公弼知上不悅襄對曰襄未嘗謝恐言者妄爾上益以公弼爲長者○先是上以王廣淵直集賢院司馬光言廣淵好奔競書進取在仁宗時私以文獻陛下爲忠盡者畀如此乎漢衛綰不從太子飲景帝待之過於它臣周張美以錢穀私假世宗世宗傳之陛下於廣淵不治其罪而又賞之何以厲臣節不報

王疇薨臨其喪 時爲樞密副使

大風晝晦○賜舉人第 彭汝礪以下三百六十一人賜及第出身有差

三月行明天曆 判司天監周琮等所造也琮言崇天曆氣節後天詔范鎮等校定是非新書爲密乃賜名明天曆詔翰林王珪序之其後亦不可用琮等皆奪所遷官

以呂晦爲御

史知雜誨以嘗言中丞賈黯彈奏曰御史人主耳目一時公言非有嫌怨且其人方正謹重若擇與之共事必能協濟詔以諭誨誨乃受命誨因言朝廷之事臺諫官不得與聞及見行下無正其失則曰已行之命難於追改是執政常自取勝耳目之官與不設同矣又言近日臣僚建議以為先帝信任臺諫大過欲陛下矯先帝之為凡事堅執不可易行一繆令進一匪人則倡言于外曰出自宸衷誰敢動搖是塞聖聽恐非福也更宜沉慮已行之事果有不便與釐更張

卹朱烈女家 越州上虞縣朱回女母早亡養于祖媼方十歲里中人有與媼鬪持刀欲殺媼一家驚潰獨朱號呼突前擁救之媼以故得脫朱連被數十刀以死事聞命賜其家米帛其後會稽人爲朱立像于曹娥廟以祠之○分寧農家女彭氏從父入山伐薪父遇虎女拔刀斫虎奪其父還事聞詔賜粟帛勅州縣歲時存問○合肥包繶妻崔氏女也繶拯之子早亡惟一稚子拯夫婦意崔不能守也使左右嘗其心崔蓬垢涕泣出

堂下見拯曰生爲包氏婦死爲包氏鬼誓無它也其後稚子亦卒母呂自荊州來誘而欲嫁其族人因謂曰喪夫守子子死孰守崔曰昔之留也非以子也舅姑故也今舅没姑老忍舍而去乎呂怒詛罵我寧死此決不獨歸須爾同往也崔泣曰母遠來義不當使母獨還然至荊州儻以不義見迫必絶於尺組之下欲以尸還包氏遂偕去母見誓必死卒還包氏○開封民婦朱氏家貧鬻巾屨簪珥以給其夫夫日與俠少飲博不以家爲事犯罪將遠徙父母欲奪而嫁之一夕自經死且曰及吾夫未去使知我不爲不義屈也○嘉州娼家女郝節娥母迫令世其娼陵虐百端卒不能奪自投江以死○自乾興訖治平五十年間義烈女婦見於史者才數人而蒙朝廷褒顯者朱娥張氏彭氏而已貝州之趙不屈於賊義節尤著而有司不以聞史幾失之則其它湮没而不傳者蓋有之矣

夏四月詔議崇奉濮王典禮 元年五月宰臣韓琦等奏請下有司議濮安懿王及譙國太夫人王氏襄國太夫人韓氏仙遊縣君任氏合行典禮詔須大祥後議之至是進呈乃有是詔翰林學士王珪等相顧不敢先知諫院司馬光獨奮筆立議略云爲人後者爲之子不敢復顧其私親秦漢以來有自旁支入承大統推尊其父母爲帝后皆見非當時取譏後世不敢引以爲聖朝法臣以爲濮王宜尊以高官大爵稱皇伯而不名賈黯之議亦同王珪敕吏以光手藁爲案議上歐陽脩以爲自古無以所生父改稱伯者珪等言非是中書奏漢孝宣光武皆稱父爲皇考太后聞之手書詰責輔臣以不當議稱皇考上詔如聞集議議論不一宜權罷議當令有司博求典故務合禮經判太常寺范鎮率禮官上言陛下旣考仁宗又考濮王其議未當具列儀禮及漢儒議論魏明帝詔爲五篇奏之於是臺官自中丞賈黯以下各有奏知雜呂誨亦言陛下入繼大統皆先帝之德當從王珪等議爲定封濮安懿王大國諸夫人典禮稱是奏皆留中不報司馬光又上言曰伏見向者詔群臣議濮安懿王合行典禮王珪等二十餘人皆以爲宜准先朝封贈期親尊屬故事凡兩次會議無

一人異辭而政府之意獨欲尊濮王爲皇考巧飾詞說誤惑聖聽政府言儀禮本文五服年月敕皆云爲人後者爲其父母之服者不謂之父母不知如何立文此乃政府欺罔天下之人謂其皆不識文理也又言漢宣帝光武皆稱其父爲皇考臣案宣帝承昭帝之後以孫繼祖故尊其父爲皇考而不敢尊其祖爲皇祖者以與昭帝昭穆同也光武起布衣誅王莽冒矢石以得天下名爲中興其實創業雖自立七廟猶非太過況但稱皇考其謙損甚矣今陛下親爲仁宗之子以承大業傳曰國無二君家無二尊若復尊濮王爲皇考則置仁宗於何地乎

五月詔皇子及卑屬勿授師傅官 時封皇子並除檢校師傅中丞賈黯以爲子爲父師於義未安故有是詔

六月親擢御史 以范純仁爲殿中侍御史呂大防爲監察御史裏行近制御史有闕則命翰林學士御史中丞知雜事迭舉二人而自上擇取一人爲之至是闕而負舉者未上內出純仁大防名而命之

秋七月詔減乘輿服御 詔曰凡郊廟所以奉天地祖宗者宜如故事若乘輿服御之費其務減損德寧公主將降其資送減康國長公主三之一 富弼罷 以疾求罷章二十餘上自樞密出判河陽 出宮人○賈昌朝薨臨其喪 諡曰文元御篆其碑曰大儒元老之碑昌朝在侍從爲名臣及執政不爲善人所與咸以爲結宮人宦官數爲言者所攻 八月大水 壞官私廬舍漂殺人民畜產不可勝數 求直言 詔中外實封言事司馬光上疏略云陛下即位以來災異甚衆日有黑子江淮之水或溢或涸去夏霖雨涉秋不上京畿東南十有餘州廬舍沉於深淵浮苴棲於木末老弱流離捐瘠道路許潁之間積尸成丘今夏病癘大作弥數千里秋收未穫暴雨大至都城之內道路乘桴官府民居覆沒殆盡死於壓溺者不可勝紀陛下安得不側身恐懼思其所以致此者乎又曰當陛下初得疾之時外間傳言太后於梓宮前叩頭祈請願爲之傷豈可謂無慈愛之心不幸讒人交鬪遂使兩宮之情有隙且先帝擢陛下於衆人中升爲太子惟以一后數公主託陛下而梓宮在殯已失太后歡心長公主數人屛居閑宮希曾省見此陛下 所以失人心之始也又曰凡百奏請不肯與奪知人之賢不能與知人不肖不能去知事之非不能改知事之是不能從或非才而驟進或有罪而見寬此天下所以重失望也又曰臺諫天子耳目其有所言當以聖意察其是非不宜一付大臣○初上降詔責躬求言學士草詔有大臣思天變之語上夜批出言淫雨爲災專戒不德命去其語○知荊南鄭獬上疏曰陛下發明詔求忠言未知將爲實用耶將應故事以文之耶苟欲文之固無可議必欲實用臣謂宜選官更直便殿從容講可者行之不可者罷之 卻尊號 司馬光言陛下將有事于南郊群臣循襲故事請上尊號屬者暴雨爲災深宜抑損以荅天譴乞拒而勿受呂誨亦以爲言上嘉納之群臣凡五表不允 置陝西壯城

兵○九月太常因革禮成 歐陽脩等所纂也 策制科武舉 以范百祿爲秘書丞李清臣爲著作佐郎百祿鎮從子也百祿策略曰五行傳曰簡宗廟廢祭祀則水不潤下曾莊公丹楹宮楹又刻其角以示夸大天應是而大水夫傳飾非典猶不畢其先君其變猶且若是況今朝廷稱奏顯言欲爲兩統貳父之舉簡宗廟者豈有愈於斯耶時大霖雨災異數見論者多咎濮邸之議將廷試或謂清臣宜以簡宗廟水不潤下爲證則以合矣清臣曰此漢儒說吾不能先民間豈無疾痛可列乎因言天地之大譬人之腹心有所攻塞則五官不寧民者天地之腹心也日月星辰天地五官也善止異者止民之疾痛而已歐陽脩奇其文以爲似蘇軾及試文至中書未發脩迎語曰考官不置清臣第一則謬矣發視果第一○武舉六人 冬十月雨木冰○以邵必知諫院 先是呂誨言臺諫者人主之耳目臣觀天聖景祐間三院御史常有二十員後雖衰減猶不下十數員今御史臺闕中丞御史五員差出者三人封章十上報罷八九諫官司馬光還它職傅堯俞使虜諫臣已同廢置自古言路壅塞無如今日也 十一月壬午郊 先是久雨陰晦及車駕起青城中道開霽人心大悅故事郊祀皇帝將親就位祠官皆回班向上侍臣跪讀冊至御名則興至是詔勿回班及勿興時呂公著攝大僕御參乘爲上言仁宗親祠徹黃道以登壇小次不入上皆循用之 定娶宗室女法 初聽娶宗室女者除文官乘主昏訪問不得由內侍省○元祐六年詔娶宗得官者止朝請大夫皇城使

丙午 治平三年春正月范鎮罷 知陳州韓琦求去鎮在翰林批荅曰周公不之曾欲天下之一乎周上以鎮不當引聖人比宰相欲罷內職鎮遂請外而有是命或曰鎮以議濮王追崇

事件歐陽脩意脩爲上言鎮以周公待琦是以孺子待陛下也鎮以是出

立濮王園廟

以宗樸爲濮國公奉濮王祀先是太后手書濮安懿王濮國太夫人王氏襄國太夫人韓氏仙遊縣君任氏可令皇帝稱親尊王爲濮安懿皇濮國襄國仙遊並稱后上手詔曰稱親之禮謹遵慈訓追崇之典豈易克當且欲以塋爲園卽園立廟皇太后已賜俞允仍改封宗樸侍講呂公著上言稱親之說乃漢史皇孫故事皇孫卽宣帝所生父宣帝爲昭帝後是以凡孫追嗣祖統無兩考之嫌故且稱親其後既立謚只稱悼園今陛下以旁支繼大統建立園廟以王子承祀於濮王無絕父之義於仁宗無兩考之嫌可謂兼得其親字既稱謂難立且義理不安乞寢罷不報○上嘗以稱親之議質於天章閣待制兼侍講王獵獵以爲不可上曰王相待素厚亦當爾耶對曰臣被王恩厚故不敢以非禮名號加於王所以爲報也

解呂誨等言職

御史呂誨知蘄州范純仁通判安州呂大防知休寧縣誨累疏乞依王珪等議早定濮安懿王追崇典禮皆不報乞免臺職又不報遂劾韓琦專權導諛略曰琦請議濮王典禮再下兩制用漢宣光二帝故事欲稱皇考本非陛下之意皆琦導諛之過也永昭陵土未乾玉几遺音猶在乃心已革謂天可欺言者辯論半年不決琦猶遂非不爲改正得謂之忠乎又與純仁大防等合奏論參知政事歐陽脩首開邪議妄引經據欲累濮王以不正之號陷陛下於過舉之譏韓琦飾非傅會曾公亮趙槩備位政府苟且依違伏請下脩于理及正琦等之罪尋又劾脩不置且曰脩博識古今精於文史明知師丹之議爲正董宏之說爲邪利誘其衷神奪其鑒虞主始祔陵土未乾遽開越禮之言欲遵衰世之迹致陛下外失四海臣庶之心內違左右卿士之議原脩之罪安得而赦中書亦以劄子自辯略云皇伯之稱考於經史皆無據屬無稽之謬說也謹按儀禮喪服記曰爲人後者爲其父母服齊衰期謂之降服者以明服可降父母之名不可改也夫爲人後者既以所後爲父矣聖人又存其所生父母者非曲爲之意也蓋自有天地以

來未有無父而生之子也既有父而生則不可諱其所生矣夫無子者得以宗人爲後是禮之所許然安得無父而生之子以爲後乎此聖人所以不諱無子者立人之子以爲後也亦不諱爲人後者有父而生蓋不欺天不誣人也誨等論列不已繳納誥勅居家待罪上以御寶封誥勅遣內侍趣誨等赴臺供職誨等以所言不用雖授誥勅猶家居待罪及太后降手書誨等又奏言蓋首議者欲晏益事自外制中苟遂深責使天下怨謗歸於人主今復移於母后況濮王封大國典禮於闕前有權罷之旨後有且欲之言傳於四夷人誰敢信卽園立廟皆非所宜嗣子襲封於禮爲允欲乞更賜講求以期至當若不歸罪首議之人天下疑惑莫之能解純仁又獨奏云皇太后自撤簾之後未嘗聞預外政豈當徒降詔令有所建置蓋是政府臣僚苟欲遂非掩過不思朝廷禍亂之原且三代未嘗有母后詔令施於朝廷者秦漢以來方預少主之政自此權臣欲爲非常之事必假母后之詔令以行其志往往出於迫脅而天下卒不知事由權臣今陛下以長君臨御于茲四年萬幾之務當出宸斷濮王典禮陛下自可擇公議而行何必用母后之命施於長君之朝也琦見純仁奏謂同列曰琦與希文恩如兄弟視純仁如子姪乃忍如此相攻乎累日閤門兩以詔諭誨等赴臺供職誨等又累奏乞罪首惡邪議之臣且言今日事體與漢宣不同當時太子與皇孫俱死於外因其地葬之故曰戾園悼園卽位後八年有司言父爲士子爲天子祭以天子者乃謂堯舜禹湯周文漢高受命之君非謂繼統爲後者皇考廟悼園宜毀勿修乃從其請今濮王陪葬熙陵別子孫之序奉邑守衞皆已嚴具必別起園寢增廣制度當須改卜易其靈寢不惟熙陵隔絕亦與閏王分別顯其典禮疑有未安漢悼皇止一子是爲宣帝雖承太宗不絕小宗之祀故建立寢廟不爲過矣議者猶曰考廟悼園宜毀勿修蓋禮不踰閑而當專意於昭帝也又言臣等本以歐陽脩首啓邪謀詐惑聖心得罪祖宗無可赦之理韓琦與內臣表裏矯託以惑中外爲臣不忠無大於是又謂太后手書稱親之意蓋用漢宣故事欲行於今乃與中書元

建皇考之議大抵相依此不免於兩統二父之失所以議者僉然皆謂母后手書非出慈壽本意皆建議之臣脅惑交結成就其謀欲自掩其惡而杜言者之口也陛下親受仁宗詔命而爲之子故先帝遺詔誕告多方謂陛下爲皇太子即皇帝位四夷諸夏莫不共聞乃復稱濮王爲親則先帝治命之詔不行而陛下繼體之義不一况太后與政府大臣並受先帝顧託言猶在耳永昭陵土未乾止因一二姦臣之謀遂忘而不顧陷兩宮於有過之地使四方夷狄惑先帝遺詔疑陛下過舉務逞豪欺蔽之心爲忠憤不平之氣可不痛哉萬一點虜姦民有以先帝遺詔爲問則執政大臣將何辭以對之然則稱親之禮豈宜輕用首議之臣安得不誅臣等待罪于家屢蒙詔旨趣令供職而蹤跡未敢承命以此故也上又令中書降劄子趣使赴臺供職誨等繳還劄子并前後所奏九狀申中書堅辭臺職中書進呈上問當如何琦對曰臣等有罪當留御史若以臣等無罪則取聖旨上猶豫久之乃令出御史旣而曰不宜責之太重也○故事知雜御史解官皆有誥詞時知制誥韓維當直兼領封駁執政悉繳不草制及封駁勅命遂徑以勅送誨等家維言罷黜御史事關政體而不使有司與聞紀綱之失無甚於此乞追還誨等敕命使臣得申議論以正官法司馬光呂公著皆切諫並不從○其後修書濮議引喪服記曰爲人後者爲其父母服服者齊衰期也謂之降服親不可降者降其外物爾喪服是也其以降者示有所屈也以其承太宗之重尊祖而爲之屈爾屈於此以伸彼也生莫重於父母而爲之屈者以見承大宗者亦重此以義制者也父子之道天性也臨之以大義有可以降其外物而本之於至仁則不可絕其天性絕仁道而滅天理此不仁者之或不爲也故聖人制服爲降三年爲期而不沒其父母之名以見服可降而名不可沒也此以仁存者也又曰今議者欲以爲人後之故使一旦反視父母若未嘗生我者絕之已甚矣使其真絕之則非人情也迫於義而偽絕之賊是仁義者教人爲偽也所議大略如此

二月以蘇軾直史館 上在藩邸聞軾名欲召入翰林知制誥韓琦曰軾遠大器也在朝廷培養使天下畏慕降伏今驟用之人情未必皆以爲然上曰與修起居注可乎琦曰記注與制誥爲鄰不若召試館職上曰未知能否故試若軾有不能耶琦不可乃試而命之它日歐陽脩以告軾軾曰韓公所以待軾乃君子愛人以德也

三月彗見西方 庚申晨見于室本大如月長七尺許辛巳昏見于畢如太白長丈有五尺壬午孛于畢如月至五日沒

解傅堯俞等言職 諫官傅堯俞知和州御史趙鼎通判淄州趙瞻通判汾州堯俞鼎瞻使契丹還以嘗與呂誨言濮王事家居待罪上數諭留堯俞等禁求去故出司馬光亦言臣與堯俞等六人共論濮王典禮今堯俞等六人盡已補外獨臣尚留天下之人必謂臣爲顧惜祿位乞早賜罷黜凡四奏不從

董氊加節度使 去歲唃廝囉卒董氊襲位其弟瞎氊磨氊角各擁衆據城邑於是角氏地分爲三

夏四月以郭逵同簽書樞密院 同簽書始此○知制誥邵必言逵武力之士不可置廟堂留詔勅熟議不聽或以咎韓琦琦曰吾亦知逵望輕故事西府當用一武臣上欲命李端愿吾知端愿須邪故以逵當之或以上本意用張方平琦知方平不附己遽曰西府久不用武臣宜復故事逵旣用諫官御史交章論列不報

秋八月

呂公著罷 自侍講出知蔡州公著嘗言濮安懿王不當稱親及請追還呂誨等不從即稱疾請外上曰學士朕所重豈得輕去家居百日上遣內侍即家諭勉且戒內侍曰公著勁直宜徐開曉語勿太迫又令公著兄公弼勸之公著起就職方數月復上章請外故有是命

九月壬子朔日有食之

○**禁銷金** 皇城司嘗捕銷金衣送開封府推官竇卞上殿請其獄有以內庭爲言者上疑之卞曰眞宗禁銷金自掖庭始上曰然文王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正謂此爾詔如下請

定京朝官

以上磨勘法 上慨然思革天下之弊時方患官冗言者皆謂由三歲一磨勘其進甚亟稍遷至高位故獲進者衆乃詔自今待制以上六年磨勘至諫議大夫止京朝官四年磨勘前行郎中止少卿監以七十爲定員有闕則補其擢任及有功者皆不用此法 **夏人寇邊** 環慶安撫經略蔡挺斥堠明知諒祚將入寇即分屯要害以大順城堅難破不益兵柔遠城惡命張玉將兵守之諒祚步騎數萬圍大順三日蕃官趙明與官兵合擊之挺又遣強弩列于壕外注矢下射諒祚中流矢遁去移攻柔遠張玉命三千人夜出擣賊營賊遂驚潰諒祚退屯金湯聲言益發十萬騎復攻圍大順會朝廷發歲賜鄜延安撫經略陸詵止留不與諒祚最大沮乃報言邊吏擅興兵行且誅之 **冬十月詔三歲一貢舉** 禮部奏名進士以三百人爲額明經諸科不得過此數 **以簽書郭逵宣撫陝西** 判渭州上曰第領樞職往重使權自呂餘慶以參知政事知成都其後見任執政無守蕃者至逵始以簽書出鎮 **命宰執舉館職** 各五人先是上謂中書曰水潦爲災言事者云咎在不能進賢何也歐陽脩曰近年進賢路狹上曰何如脩曰往時入館有三路今塞其二矣上曰何謂三路脩曰進士高科一路也大臣薦舉一路也因差遣例除一路也往年進士五人以上皆得試第一人及第有不十年即至輔相者今第一人兩任方得試而第二人以下不復試是高科路塞矣往歲大臣薦舉即召試今止令上簿候闕人乃試是薦舉路塞矣雖有因差遣例除者半是年勞老病之人此臣所謂薦賢路狹也上嘉納之故有是命韓琦曾公亮趙槩等舉蔡延慶以下凡二十人皆令召試宰臣以爲人多難之上曰既委公等舉之苟賢豈患多也先召試蔡延慶等十人餘須後時士人以登臺閣陞禁從爲顯官而不以官之遲速爲榮滯故爲之語曰寧登瀛不爲卿寧抛槊不爲監 **十一月上不豫○十二月立皇子頊爲皇太子** 先是上久服藥韓琦等問起居退潁王憂形於色顧琦曰奈何琦曰願大王勿離左右曰此乃人子之職琦曰非爲此也王感悟未幾上疾增劇琦復奏曰陛下久不視朝內外憂惶宜早立太子上頷之琦請上親筆旨揮上乃書曰立大大王爲皇太子琦曰必潁王也煩聖躬更書之上又批曰潁王頊琦即召學士草制學士張方平至榻前稟命上憑几出數語方平不能辨方平因進筆上書來日降制立某爲皇太子十字所書名不甚明方平又請上再書潁王二字又書大大王三字方平退而草制上既用輔臣議立皇太子因泫然下淚文彥博退謂韓琦曰見上顏色否人生至此雖父子亦不能不動也 **大赦○是歲契丹改號大遼** 時咸雍二年也熙寧八改太康元豐八改大安紹聖二改壽昌

(丁未)治平四年春正月朔大風霾○賜私造寺觀名 詔民間先私造寺觀及三十間者悉存之賜名壽聖 **上崩于福寧殿** 年三十八在位五年謚曰憲文肅武宣孝廟號英宗○上居濮邸以孝聞閉門讀書終日未嘗宴遊慢戲服御儉素如儒者遇人恂恂惟恐傷之教授雖朝夕見必以朝服曰教授吾師也何敢弗爲禮濮安懿王薨以所服玩物分諸子上所得悉以與王府舊人宗室有假金帶者以鍮帶歸之主吏以告上曰此真吾帶也受之嘗令取侍蠻犀帶直三十萬亡之遂不問諸兄欲求遷官迫以合奏上避辭求免竊語左右曰不以其道得爵貧不可去不以其道求爵祿可乎吳充爲吳王宮教授時進宗室六箴仁宗以付大宗正司上書之屏風視以自戒受詔爲皇子辭至十餘奏及就召戒舍人曰善守吾舍有適嗣吾歸矣初即位執政奏事必問朝廷故事如何於古當何如而命近臣必以官而不名大臣從容以爲言上曰朕雖宮中命小臣亦未嘗名郊祀習儀尚書例賜酒食有郎官醉飽嘔吐爲御史所劾上特令放罪曰失儀庸

罰也使士大夫以酒食得過難拖面目矣

皇太子即皇帝位○尊皇太后爲太皇太后後名宮曰慶壽皇后爲皇太后宮曰寶慈

二月上始親政初御紫宸殿退御延和殿視事韓維上疏云天下大事不可猝爲人君施設自有次第惟加意謹重

立夫人向氏爲皇后故相敏中之孫女也上爲皇子時納爲封安國夫人

詔公主執婦道詔尙帝女者毋得輒升尊行公主行見舅姑之禮○神宗熙寧九年中書言治平四年詔陳國公主降王師約不升行及行舅姑之禮今韓國大長公主降錢景臻其見舅姑禮請依此神宗曰大長公主朕宮中每見必拜與皇太后亦叙姑姪之儀不可與朕諸妹等也宜止依兗國公主出降之禮

三月彭思永蔣之奇罷思永自中丞出知黃州之奇自御史出監道州酒稅朝論以濮王追崇事疾歐陽脩欲擊之會脩妻之從弟薛良孺被劾脩言不可以臣故原貸良孺於脩因誣脩以帷薄事事連脩長子婦吳氏劉瑾脩之仇家於是騰謗思永聞之以語之奇之奇劾脩乞肆市朝上疑不然之奇引思永爲證思永亦助之奇言脩當畋竄上以之奇思永所奏付密院脩上章曰之奇誣罔臣若臣苟有之是犯天下大惡苟無之是負天下至冤犯大惡而不誅負至冤而不雪則上累聖政其體不細乞詔公正之臣爲臣辨理且詰問之奇所言自何而得上初欲誅脩密問孫思恭思恭救解上悟復取之奇思永所奏并脩章付中書令思永之奇分析具傳達人姓名以聞之奇言得自思永思永辭以出於風聞上復批付中書曰朝廷小有闕失故許傳議闡奏豈有致人大惡可以風聞爲託令思永等具傳達人姓名并所聞因依以聞思永乃言偶以所聞告之奇然曖昧無實常戒之奇勿言之奇亦奏此事臣止得之思永故思永之奇並黜手詔諭脩事理旣明勿恤前言

賜擧人第許安世以下三百五人賜及第出身有差

歐陽脩罷出知亳州孫思永等旣罷御史蘇寀吳申言猶不已脩亦三表乞罷故也初英宗以疾未親政太皇太后垂簾脩與二三大臣主國論前此執政多婾阿不明是非脩必一二數之曰某事可行某事不可行於是怨脩者多英宗嘗稱脩性直不避衆怨脩亦嘗誦故相王曾之言曰恩欲歸己怨使誰當旣出守連六表乞致仕不從

以吳奎參知政事上初欲用奎宰相言陳升之有輔立陛下功上曰奎輔立先帝遽越次用之奎入謝因言仁宗本意止在先帝更無它擇此天地之恩不可忘也追崇濮王事識宰私意上曰此爲歐陽脩所誤奎對曰韓琦於此事亦失衆心它日奎進言陛下在推誠以應天天意無它合人心而已若至誠格物物莫不以至誠應於上自然感召和氣又曰帝王之職惟在判別忠邪自餘庶務各有司存但不使小人得害君子君子常居要近則自治矣

閏月更試館職法舊試詩賦初令試論策從吳申之請也

求直言尋命張方平同馬光詳定以聞

以王安石知江寧府初安石旣除喪詔赴闕引疾乞分司上語輔臣曰安石歷先帝一朝不起或云不恭今召之又不至果病耶曾公亮曰安石有輔相材必不欺罔吳奎曰臣嘗與安石同領群牧備見其迂闊護前萬一用之必亂紀綱上未省奎重言之遂有是命人謂安石必辭及詔到即詣府視事或曰公亮爲安石蓋所以傾韓琦也

申詔二府參議邊事同知諫院滕甫言中書密院議邊事多不合趙明與西人戰中書賞功而密院降約束郭逵修堡柵密院方詰之而中書已下褒詔夫戰守大事也安危所寄願勑大臣凡有戰守除帥議同然後下上令依慶曆故事參議

以呂公著司馬光爲翰林學士時並爲龍圖閣直學士光辭以不能四六上曰如兩漢制詔可也光曰本朝故事不可上遣內侍強光受誥光拜而不受詔以誥置光懷中光不得

已乃受於是光上疏論修心之要三曰仁曰明曰武治國之要三曰用人曰信賞曰必罰且曰臣昔以此六事獻仁宗其後以獻英宗今又以獻陛下誠以臣平生爲學所得至精至要者盡在於是願陛下勿以爲迂闊而加省察焉

夏

四月王陶罷

自中丞出知陳州先是召知滑州郭逵還領樞密陶發用逵非先帝意外則韓琦爲引內則高居簡納賂上曰事干先朝義實難處陶言既不行即以不赴文德殿押常參班劾琦等略曰忽千官瞻視之庭蔑如房闥輕再拜表儀之禮重若丘山琦與曾公亮待罪上命翰林學士司馬光爲御史中丞與陶兩易其職光入對曰言職人所憚臣不敢辭但王陶論宰相不押班未行而罷陶職則中丞不可復爲請俟丞相押班受詔上許之時光中丞誥已進入而陶學士之命中書持之不下參政吳奎起槩堅請黜陶於外上不許復請以爲群牧使許之既而上批付中書以陶爲翰林學士奎即具奏邇來寒暄不節暴風晝作時雨愆亢旗纏災生過不在它止一王陶而已今陶挾持

舊恩排抑端良韓琦曾公亮不押班事蓋以久來相承非是擅於二臣今若又行內批指揮除陶翰林學士乃是奬遷且使天下謂陛下爲何如主唐德宗疑大臣信任羣小陸贄以直道昌言反見斥逐裴延齡輩以讒胥狡獪爲腹心天下至今稱德宗爲至闇之主王陶不黜陛下無以責大臣展布臣輒違制旨合正典刑於是卧家乞罷上封奎奏示陶陶拔劾奎附宰相欺天子六罪具申奏故事御史因言事居家待罪降旨不允或宜召入臺未有罷免遞遷如此之甚乞留陶供職并上疏劾奎有無君之心上手札趣知制誥邵亢進入陶學士誥亢遂言御史職在糾彈陰陽不和咎在執政奎所言類訐至是上批付中書王陶具申過毀大臣陶知陳州申罰銅四十斤奎位執政而劾中丞以手詔爲內批三日不下除知青州司馬光奏外議皆以奎爲不當去所以然者由奎名望素重於陶欲望收還青州勑告且留奎在政府公亮亦請留奎復爲參政奎既復位邵亢更以爲言上曰此無它欲起堅卧者耳堅卧指琦也初建東宮英宗命以蔡抗爲詹事

琦因薦陶文彥博謂琦盍止用抗琦不從及琦爲陶所攻彥博謂琦曰頗記除詹事時否琦大愧曰見事之晚真宜受撻

罷漳同等州貢物

上出諸州貢物名件自漳州山薑花萬朵已下至同州櫨栲二千顆凡四十三州七十種慮其耗蠹民力詔罷之

以司馬光爲御史中丞

先是光除中丞以乞留吳奎上不擇告在閤門上復收入三日於付中書光尋言句當御藥院高居簡姦性蔽回工讒善佞久處近職罪惡甚多上曰掛廟畢自當去光曰閻闢小臣何繫山陵先後舜去四凶不爲不忠仁宗與丁謂不爲不孝居簡狡猾勝大不惟離間君臣恐陛下母子兄弟夫婦皆將不寧光繼又累章劾之且云臣與居簡勢不兩留乞罷中丞與郡一日光復請對立殿陛下上曰已來矣呂公弼曰光今日必決去就陛下欲留居簡則逐光欲留光則逐居簡居簡內臣光中丞陛下擇其重者上命與供備庫使既而又用王中正李舜舉句當御藥院光奏云王中正素聞姦猾頗好招權今

處之要職是去一居簡得一居簡也乞令補外不聽

五月置寶文閣學士直學士待制

以翰林學士呂公著知制誥邵必同知諫院傅卞爲之

六月以趙抃知諫院

抃獻疏言任道德柬輔弼別邪正去僞心信號令平賞罰謹幾密備不虞勿數赦容諫諍十事又言呂誨傅堯俞范純仁呂大防趙鼎趙瞻馬默皆骨鯁敢言久譴不復又論五費謂宮掖宗室官濫兵冗土木之費多見紛用故事近臣自成都還將大用必更省府大臣爲言上曰用趙抃爲諫官賴其言耳苟欲用之何傷及謝上詔之曰聞卿匹馬入蜀以一琴一鶴自隨爲政簡易亦稱是耶

議差役法

先是韓絳言聞京東民有父子二丁將爲衙前役者其父告其子云吾當求死使汝曹免凍餒也遂自經死又聞江南有嫁其祖母及老母析居以避役者又有鬻田產於官戶田歸不役之家而役併於本等戶中丞司馬光亦言自罷里正置鄉戶衙前而民益困

重至於破家竄徇誅以及天下使民休息
遂詔逐路條具差役利害役法之議始此罷陝西內臣
鈐轄○秋七月詔明堂奉英宗配○宇文
之邵致仕先是之邵爲曲水縣令歲饑轉運司以稅簿諭高價使縣糴賣之邵不可拂轉運使意罷
官而歸纔又上書言事不報乃致其仕屏居十五年而卒司
馬光曰吾聞志不行顧祿位如錙銖道不同視富貴如土苴
今於之邵見之八月京師地震上謂輔臣曰地震何祥也曾公亮曰天裂陽不足地震陰
有餘上曰誰爲陰公亮曰臣者君之陰子者父之陰小人
者君子之陰皆宜戒之吳奎曰但爲小人黨盛耳上不懌葬
英宗于永厚陵○九月祔英宗祧僖祖及文
懿皇后先是禮院言準嘉祐詔書定太廟七世八室之制請
以大行皇帝神主祔事八室僖祖文懿皇后神主依序故事
祧藏於西夾室以待禘祫自仁宗而上下順祖以次升遷詔恭依錄周後○以王安
石爲翰林學士上謂吳奎曰安石真翰林學士也奎曰安石文行誠高出於人上曰當事
如何奎曰恐迂闊上不之信也韓琦罷守司徒兼侍中使相判相州琦屢懇求罷相上曰侍中必欲去
今日已降制矣上遂泣下琦亦感泣詔賜宅一區遷其子忠彥端彥官以張方平參知
政事司馬光言方平文章之外更無所長姦邪貪猥衆所共知故仁宗不用上曰有何實事光曰請言臣所目
見者上作色曰每除拜衆言輒紛紛非朝廷好事光曰此乃
好事也知人帝堯難之況陛下乎陛下新即位萬一用一姦
邪臺諫不言陛下何從知之司馬光仍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光言臣昨論
張方平未蒙施行若臣所言果是則方平當罷政事若其非
是則臣當遠貶豈宜復還美職未敢祗受新命呂公著亦封

駁云議者謂光因論列新除柄臣故有此命臣職在封駁未
敢行下上手詔諭光換卿禁林復兼勸講蓋欲朝夕討論以
規遺闕若以言事罷卿豈復更遷美職可便受詔呂公著所
以封還者蓋不知此意俟對當自諭旨於是取詔勑付光光
請先上殿然後受詔上令先受詔勑然後登對光又奏臣
愚闇恐因累公著上手批付公著可一日來對以釋猜惑
漳泉潮等州地震○冬十月開經筵侍講王安石因講禮
記難說者之非是上以爲然詔勿講○故事講官得坐自孫
奭爲侍講以仁宗尚幼跪案而聽之因請立講讀者不以爲
是○明年夏侍講呂公著王安石請如舊制下太常議韓維
等謂宜如天禧舊制龔鼎臣言侍臣見天子虛對顧問不可
安坐詔從鼎臣議御製資治通鑑序初英宗命司馬光編歷代君臣事迹光以紀傳
之體文字繁多遂約戰國至秦二世如左氏體爲編年一書
名曰通志上之英宗悅其書命光續之光請用劉恕趙君錫
范祖禹同修後君錫以父喪不赴命劉攽代之光
每修一代畢即上之至是上賜書名仍親爲製序种諤復
綏州嵬名山降初夏諒祚追遷嵬山種落於興州首嵬名山者因衆不樂以所統橫山部族內附諤時知青澗
城不俟報即間道遣諜書且言衆叛可復河南地鄜延經略
使陸詵謂賊之弱轉運使薛向主諤司馬光上疏極諫以爲橫
山之衆皆能勝諒祚是滅一諒祚生一諒祚若其不勝必引
衆突塞不知何以待之文彥博亦謂諒祚稱臣奉貢今或襲
取其地無名上不聽遣諤及向迎之○取綏州凡費六十萬
萬西方用兵蓋始於此○諒祚詐將以兵衆復西邊皆警上乃
以韓琦判永興兼陝府五路經略安撫使手札趣治裝琦即
奏曰薛向始議招誘橫山一帶蕃族已而种諤擅取綏州環
慶李肅之領衆七千破蕃族帳涇原蔡挺又欲令環慶直趨
興靈肆意妄作取怒夷狄臣引道非難但須稟朝廷成算琦
將至長安有詔指度綏州可棄可守以聞已而西人誘殺知
保安軍楊定及鄜延巡檢使侍其臻等琦即奏若此則綏州不

可棄矣且言西賊誘害緣邊知軍趙㩁不候部匣賀登極正旦人使更不過界是不復顧籍和好今朝廷已納其犀人嵬名山等幾萬人若盡撫在近裏城寨居止不惟無地可處彼亦未必肯與本族下人户分處住坐況綏州見已修就城池若令嵬名山等據之自然併力扞禦諒祚萬一它日不能撫而失之亦不係國家邊鄙利害而諒祚所損多矣諒祚戰數敗國中飢困將求和而諒祚死子秉常立乞遣使告哀琦因奏曰當此變尤非棄城之時移傳及呂公弼取於中變督促棄城如初琦條陳不已上遣使賫詔訪琦利害琦復具奏乃詔存綏州如琦議熙寧二年十月改爲綏德城不復以易二寨○明年二月誘坐擅興奪四官安置隨州○史臣曰祖宗務廣德不務廣地初開井門匪疚賊妹此棄幽郡西指湖方四夷左排周不咸頼由建隆初迄治平末拠一百四年凡地理治革無大增損熙寧始務開拓未及改元种諤先取綏州韓絳繼取銀州王韶取熙河章惇取懿洽謝景温取徽誠熊本取南平郭逵取廣源宋後李憲取蘭州沈括取葭蘆等四寨雖皆以何東邊界七百里地乞遣人而王安石之議盡曰將欲取之寧姑予之逮元祐更張棄葭蘆等四寨給賜夏人而分畫久弗能定紹聖逆罷分畫督諸路各乘勢攻討進築自三年致迄元符二年冬凡陝西河東建州一軍二關三城九寨二十八堡十又取青唐邈川寧塞龍支等城武勝赫然見矣建中靖國悉還吐蕃故壤稍紓民力崇寧丞變前議專以紹述爲事蔡京始任童貫王厚更取湟鄯廓三州二十餘壘陶節夫鍾傳邢恕胡宗回曾孝序之徒又相與聚空架虛馳騖乎元符對域之表迄于重和既立靖夏制戎伏羌三城雖夏人寢衰而吾民力亦弊西事粗定北事踵起蓋自崇寧以來拓疆斥地黔貴西荆湖南北迭相視效厥大土宇鮮有窮歲凡所建州軍關城寨堡紛然踏不可勝紀最後建燕山雲中兩路甫及三歲而禍變遽作中原版蕩故疆淪喪矣

十一月增轉對員

詔以星變地震定君日增轉對官二人令極論時政得失

十二月詔以瘦死定吏罪

詔天下以囚死之多察定吏罪具爲令

嚴監司長吏選

上嘗曰朕見宗祖百戰并天下今以一州生靈付一庸人常痛心疾首○韓琦當國用監司者有失其人者崔公孺曰居陶鑄之地者宜法造化爲心造化者以蛇虎爲害人之物故置蛇於藪澤置虎於山林今置之通衢使爲民害可乎公孺者諫議大夫立之子琦之妻弟也

皇朝編年備要卷第十七

皇朝編年備要卷第十八

神宗皇帝 起戊申熙寧元年止庚戌熙寧三年

戊申 熙寧元年春正月甲戌朔日有食之

○定掩骼令 詔州縣春首檢視暴骸給錢葬瘞之 復武臣同提刑

○以唐介參知政事 執政坐待漏院故事惟宰相省閱文書同列未嘗與聞介謂曾公亮曰介備位政府而文書皆不與知上若顧問何辭以對公亮乃與閱視後以爲常

增大學生員 初二百員至是又增置一百員○尋詔以九百人爲額

二月進讀資治通鑑 司馬光進讀三葉畢上命更讀六國從事上曰儀秦掉三寸舌乃能如是乎光曰儀秦縱橫多華少實無益於治此所謂利口覆邦者也

三月潭州雨毛○夏四月王安石入對 安石新除翰林學士詔越次入對上曰方今治當何先安石曰以擇術爲先上問唐太宗何如對曰陛下當以堯舜爲法太宗所知不遠所爲不盡合先王但乘隋亂子孫又皆昏惡所以獨見稱述堯舜所爲至簡而不煩至要而不迂至易而不難但末世學者不能通知常以爲高不可及不知聖人經世立法以中人爲制也上曰卿可謂責難於君朕自視眇然恐無以副卿此意可悉意輔朕庶同濟此道安石又曰願陛下以講學爲事

六月録唐魏徵狄仁傑後 是冬録段秀實後

詔興水利○河決恩冀等州 七月又溢瀛州尋遣使振貸之都水監丞宋昌言與內侍程昉請相六塔舊口并二股導使東流徐塞北流初商胡決河自魏之北至恩冀乾寧入于海是謂北流嘉祐八年河流派于魏之第六埽遂爲二股自魏恩東至于德滄流入于海是謂東流乃命翰林學士司馬光同內侍張茂則往相度二年光入對辛用昌言說於二股之西置上約擗水令東光又言俟東流漸深北流淤淺即塞北流臣恐官吏見東流已及四分急於見功遽塞北流而不知二股分流十里之內相去尚近地勢東高西下若河流併東一遇盛漲水勢復西合入北流則東流遂絕或於滄德未成之處決溢橫流雖除西路之患而害及東路非策也宜專護上約及二股堤岸若今歲東流上添二分則此去河勢自東近者二三年遠者四五年候及八分以上河流衝刷已闊滄德堤埽已固自然北流日減可以閉塞兩路俱無害矣

秋七月城篳篥 初秦州生戶爲諒祚劫而西徙有空地百里名篳篥知州馬仲甫請城而耕之韓琦從其說樞密院難之琦奏自秦鄜延環慶涇原等路緣邊例皆以城寨包儲熟戶使諸族知有家計則可以相爲表裏號爲蕃落之固臣復見涇原路原州有明珠滅藏康奴之族以居處恃險屢殺官軍變置中范仲淹遂於三族之北與西界相接處修置靖安綏寧二寨併空平柔城二堡其明珠等三族於是不敢作過聽從點集目今所以乞城篳篥者非好生事蓋欲因西人未復和好間城之庶可經久若以狼草爲城篳篥既城則秦川三陽伏羌永寧來遠寧遠諸寨却在近裏可以均匀抽減往彼屯泊更有勸置酒從場課利相兼充贍今盡泣遠城寨對西界者作圖子進呈乞更與二府大臣對酌可否詔從之

却尊號 司馬光入直因言上尊號之禮非先王令典起於唐武后中宗之世遂爲故事因循至今陛下踐祚未久又在諒陰中似未宜受手詔賜光曰朕方以淫雨地震天戒彰著日虞傾楊若披此鴻名有靦面目況又在諒陰卿可善爲答辭自是終身不復受尊號

以陳升之知樞密院 升之即旭也避諱以字行時呂公弼爲樞密使韓絳邵亢副使樞院並置使副知院始此

行入粟補官法 出將作監主簿助教告勑七十道付河北安撫司募人入粟尋又賜河東空名

敕誥後不盡歸**初鬻度牒**知諫院錢公輔言祠部遇歲飢河決鬻度牒以濟急乞自今裁損聖節恩賜以限剩度之冗從之鬻度牒始此自嘉祐至治平總十三年給七萬八千餘道熙寧初至八年九月給八萬九千餘道**京師河朔地大震**京師震者三八月京師又震者再十一月後震○九月英州地震有聲如雷十一月後震**雨水○八月孫覺罷**出通判越州時樞密副使邵亢在位無補益覺為諫官論亢不才併疏中丞滕甫貪汙頗辦不報亢引疾辭位上優容之覺又薦陳升之代亢詔覺不當引大臣奪官覺言諫官雖微亦預謀王斷國與人主宰相別白賢不肖於造膝之間所從來久矣且去歲有罰金御史今茲有貶秩諫官遂請補外上初諭執政降覺官差遣仍舊執政曰諫官有出外無降官之理上曰但與降官它自任不得**復行崇天曆**以七月望夜月食東方與明天曆不協周琮等皆坐占驗差失奪官乃詔更造新曆**九月封太祖後**初詔中書門下考藝祖子孫屬近而行尊者一人裂地王之使當從獻於郊廟世世勿絕適韓琦自長安入覲因言王宜從獻皆太子事今忽擇一人令郊廟從獻豈不駭天下視聽乎上悟遂罷從獻之旨命詞但云蓋仁宗慶曆四年故事封德芳之後從式為安定郡王太祖之曾孫也**減蔭補恩**越明年十二月復詔裁減**河南北分置監牧使**以劉航崔台符為之專隸樞密院不領於羣牧制置諸監牧田大抵皆寬衍為人所買占故議者爭請收其餘資以佐芻粟言利者乘之始以增廣賦入為務二年詔括河南北監牧司總牧地舊籍六萬八千餘頃而今籍五萬五千餘數皆隱於民自是諸以牧田賦民者紛然而諸監尋廢矣○是歲天下應在馬凡十五萬三千有奇**冬十一月丁亥郊**初治平間南郊賚七百餘萬至是賚九百餘萬曾公亮等辭郊賚上問司馬光何如光對曰臣已有奏狀乞減半上曰減半無益大臣既懇辭不若盡聽之光曰求盡納者臣下之志賜其半者人主之恩後數日光與王珪王安石同進呈郊賚劄子光曰方今國用不足災害荐臻節省冗費宜自近始聽之為便安石曰國家富有四海大臣郊賚所費幾何惜而不與未足富國恐傷國體昔常袞辭饌時議以為袞自知不能當辭位今兩府辭郊賚正與此同耳且國用不足非當今之急務也光曰常袞辭祿猶知貪恥視夫固位貪祿者不猶愈乎國家自真廟之末用度不足近歲尤甚何得言非急務安石曰國用不足由不得善理財者耳光曰善理財者不過頭會箕斂以盡民財安石曰此非善理財者善理財者民不加賦而國用饒光曰此乃桑洪羊欺漢武之言也天地所生財貨百物止有此數不在民間則在公家此言豈可據以為實上曰朕與司馬光同且以不允荅之是日安石當制批荅略曰方今生齒日繁賦入不少理財之義殆有可思此之不圖而姑務自損羝傷國體未協朕心公亮遂不敢再辭○先是光登對言國用不足者在用度太奢賞賜不節宗室繁多官職冗濫軍旅不精乃命光及中丞滕甫裁定**十二月立內降覆奏法**詔從中批降須覆奏○十年九月又詔應傳宣中批及面得旨事無法者中書密院覆奏若非理祈恩有累規免者奏劾之**造神臂弓**民李宏所獻其實弩也射一百四十步製成賜以是名

己酉熙寧二年春二月以富弼同平章事時弼以足疾未能入見聞有於上前言災異皆天數非人事所致弼聞之嘆曰人君所畏惟天若不畏天何事不可為者去亂亡無幾矣此必姦臣欲進邪說故先導上以無所畏使輔弼諫諍之臣無所復施即上疏數千言未幾入見又言臣聞中外之事漸有更張此必小人獻說於陛下也大抵小人惟動作生事則其間有所希覬若朝廷守靜則事有常法小人何所望也上改容嘉納又言今所進用多是刻薄小才小才雖自可喜然害事壞風俗為甚恐須進用醇厚篤實之人

○去夏弼自河陽移判汝州詔入見上命勿拜坐語從容問以治道弼以上銳於有爲對曰人君好惡不可令人窺則可窺則姦人得以傅會其意上稱善又問北事弼曰陛下且二十年未可言用兵亦不宜重賞邊功恐致生事干戈一起所係禍福不細上默然良久又問所先弼曰阜安宇內爲先上善之除集禧觀使弼辭乞赴汝州不許弼又言臣去秋在河陽已聞臣入見後除一觀使今見未數日果有集禧之命又聞觀使只是聖意且欲留住惟過聖節便除首相此詐極爲宣播臣始猶不深信今罷汝州除集禧此事已驗則後來事豈敢決謂妄傳易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前代君臣因不謹密敗事甚多願陛下留意謹密如天高地厚不可窺見乃國體君道之至也臣老病非才不係利害且乞放令赴汝州任便得安好不拘內外竟求任使上乃聽弼之汝州○上之初卽位也弼在河陽上疏論君子小人略曰從古以來君子常寡小人常衆人君辨聽之際故得人常少不得人常多得人少故好事常不足不得人多故惡事常有餘又曰君子則惟道是從不計身之進退用則進而行道不用則退而無悶也小人則不然惟利是向若爲正道所抑其身不得進則戚戚不肯休千岐萬路不顧名節經營鑽刺得其進而後已又曰又況君子常爲小人所勝故從古以來治世少而亂世多者以此也又曰君子小人並立於朝實所難辨蓋小人外則文飾其辭使說理道不減於君子而其心及其所爲之迹則如水火之異也臣謂帝王都無職事惟別君子小人乃帝王之職事然千官百職豈盡煩帝王辨之乎但精求任天下之事所謂大臣者不越十數人不使一小人參用於其間則千官百職委諸大臣分而選之因而漸及天下州縣之吏莫不得人矣頃雖欲亂不可得也

王安石參知政事

上召對曰富弼曾公亮與卿協力弼聞卿肯任事亦大喜然須勿爲娸疑朕初亦欲從容除拜覺近日人情於卿極有欲造事傾搖者故急欲卿就職朕常以呂誨爲忠直近亦毀卿趙抃唐介皆以言抨塞卿進用朕問曾公亮亦云誠有此卿且與朕力變此風且不知卿施設以何爲先對曰變風俗立法度最方今急務也上以爲然初上問孫固曰安石可相否固曰安石文行甚高侍從獻納其選也宰相自有度安石爲人少容恐不可安石旣執政士大夫素重其名以爲太平可立致雖司馬光亦以是望之呂誨任中丞將對光爲學士侍講亦將趨資善堂相遇並行光密問曰今日言何事誨曰袖中彈文乃新參也光曰介甫命下之日衆喜得人柰何論之誨正色曰君實亦爲此言耶安石好執偏見喜人佞己聽其言則美施於用則疎爲從官則可登政府則天下必受其弊語未竟閤門追班光退默日思之不得其說旣而縉紳間有傳其號光往往疑其太過也○初治平中邵雍與客散步天津橋上聞杜鵑聲慘然不樂客問其故雍曰杜鵑洛陽舊無之今始至有所主客曰何也雍曰不二年上用南士爲相多引南人專務變更天下自此多事矣客曰聞杜鵑何以知此雍曰天下將治地氣自北而南將亂自南而北今南方地氣至矣禽鳥飛類得氣之先者也春秋書六鷁退飛鴝鵒來巢氣使之也至是雍言果驗云

創制置三司條例司議行新法

命陳升之王安石領其事初安石言昔周置泉府之官以摧制兼幷均濟貧乏變通天下之財後世惟桑洪羊劉晏粗合此意學者不能推明先王法意更以爲人主不當與民爭利今欲理財則當修泉府之法以收利權又曰人才難得亦難知今使十人理財其中容有一二敗事則異論乘之而起臣謂堯與羣臣共擇一人治水尚不能無敗事況所擇而使非一人豈能無失要當計利害多少而不爲異論所惑上曰有一人敗事而遂廢所圖此所以少成事也○尋以呂惠卿蘇轍爲條例司檢詳文字安石多與惠卿謀人號安石爲孔子惠卿爲顏子安石欲行青苗法轍曰以錢貸民出納之際吏緣爲奸錢入民手雖良民不免妄用及其納錢雖富民不免違限恐鞭箠必用州縣不勝煩矣○九月命李常呂惠卿編修中書條例初安石言編修條例在擇人上曰見在館職無足與修法度者惟呂惠卿材高朕嘗問呂公著何不舉惠卿作御

史公著曰惠卿姦邪不可用朕見惠卿論事極有本末安石曰惠卿學術豈特今人少比前世儒者未易擬議能學先王之道而能用者臣獨見惠卿而已其材它日必爲陛下用人言其姦邪者惠卿有所負少肯屈降以此多爲人所毀上曰若內有所負亦何肯爲姦邪上乃許用惠卿至是遂與李常並命○是夏樞密院亦請以本院文書凡關祖宗以來法制可施久遠者删次成書從之仍賜名經武要略

三月册秉常爲夏國主

夏主諒祚卒於去歲之三月子秉常立使來告哀上遣韓縝詰問人使薛宗道以殺傷楊定及虜掠熟户不遣使賀即位降詔不承等事宗道言李崇貴等見已禁錮俟朝旨即拘送及陳夏主秉常母子悔過之意上命縝諭旨恐國主幼小未能戢服訟邊蕃部它日或再來侵犯度彼親任事止三五人欲自朝廷除官仍於歲賜內割五萬充俸及俟李崇貴至方可行册慰之禮令縝録本付宗道仍以詔書賜秉常且云餘令宗道宣諭其冬秉常遣使羅重進來言主上方以孝治天下奈何反教夏國之臣叛其君朝廷乃罷分賜首畫之議止令歸塞門安遠二寨還賜以綏州重建凡三往返議之始奉表請從乃賜秉常詔略曰夏國既再修職貢歸納塞門安遠二寨乞別進誓文永遵臣禮所宜謹守信誓無或攙犯邊圉重取悔尤至於順義西蕃亦無得輒有侵略俟誓表到日即遣使封册并以綏州給還歲賜如舊未幾陝右之請城綏州韓琦亦不欲廢事遂格秉常上誓表乃賜以誓詔

夏四月河決○地震○旱

詔以大河決溢地震相仍方夏大旱其避殿減膳罷同天節上壽令羣臣勉修厥職以圖修復

唐介薨

介疾上親臨問爲之出涕至是躬臨奠贈謚忠

臨其喪

肅○初上欲用王安石參知政事曾公亮薦之介曰安石好學而泥古議論迂闊若使爲政必多變更以擾天下退謂公亮曰異日安石果用天下困擾諸公當自知之耳○先是執政進除目既數日上乃曰朕問安石以爲可行介曰臣每聞陛下宣諭某事問安石以爲不可未得施行如此則執政何所用以臣爲不才當先罷免此語傳播恐非體也安石既執政奏言中書處分事用劄子皆言奉聖旨其不中理十常八九不若令中書自出牒不必稱聖旨介曰太宗時寇準用劄子遷馮拯官不當拯訴之太宗曰前代中書有堂牒自擅乃權臣假此以威福天下太祖朝趙普爲相堂帖重於勑命尋令削去今復置劄子何異堂帖安石不欲稱聖旨則是政不自天子出也上曰太宗制置此事極當及安石議殺人傷者許首介數與安石爭論於上前上主安石語介憤悶疽發于背而卒

詔從臣言缺失

詔諸路封事休日並以聞又詔侍從官各極言上躬過失及朝廷缺政

遣使察農田水利賦役

從三司條例司之請也劉彝謝卿材王廣廉侯叔獻程顥盧秉王汝翼曾伉八人充使○叔獻尋與楊汲提舉淤田引水於畿縣澶州間歲壞民田廬而朝廷不知六年秋詔賜二人田各十頃九年冬罷淤田司

五月定縣令考績法

分上中下三等

六月呂誨罷

自中丞出知鄧州以其論王安石也誨言大姦似忠大詐似信惟其用舍係時休否安石外示朴野中藏巧詐驕蹇慢上陰賊害物臣略疏其十事嘉祐間因開封爭鵪鶉公事不當御史臺催促謝恩倨傲不從一也安石每遷小官遜避不已及除翰林學士不聞固辭先帝臨朝則有山林獨往之志陛下即位則有金鑾侍從之樂見利忘義好名嗜進二也安石在經筵力請坐而講說將屈萬乘之重自處師氏之尊不識君臣上下之分三也安石自居政府留身進說多乞御批自中以下以塞人言是則掠美於己非則斂怨於君四也許遵議獄課殺公事力爲主張妻謀殺夫用案問減等科罪挾情壞法徇私報怨五也安石入翰林未聞薦士首率同列稱弟安國之才朝廷與狀元恩例猶謂之薄主試定文卷不優遂罷中傷貴弄威福無所不至六也宰臣不視事旬日差除自專罷逐近臣本皆不附己者妄言盡出聖衷作威作福營動朝著七也與唐介爭論謀殺刑名衆非安石而是介介務守大

體不能以口舌勝憤懣發疽而死奏對強辯陵轢同列八也
章辟光獻言俾岐王遷外雖聞之罪固不容誅有旨送中書
正罪安石堅拒不從九也制置三司條例兼領兵財又舉三
人者勾當八人者爲行臣未見其利先見其害十也上兩降
手詔諭誨諭不已遂補外○尋以諫議大夫致仕誨之請
致仕也因言臣本無宿疾偶値醫用術乖方殊不知脈候有
虛實陰陽有逆順診脈有標本治療有先後妄投湯劑率任
情意差之指下禍延四肢寖成風痺遂艱行步非祇憚跋涉
之苦又將虞心腹之憂勢已及此爲之奈何雖然一身之微
未足深恤其如九族之託良以爲憂蓋以身疾諭朝政也越
四年五月卒病亟手書屬司馬光爲墓銘光往省之至則目
且瞑光呼曰更有以見屬否誨張目強視曰天下事尚可爲
君實勉之

秋七月乙丑朔日有食之

陰雲遮蔽所食不及元奏分數

宰臣表賀

罷義倉○行均輸法

立在浙江湖六路均輸法令發運使薛向領之

賜內藏庫錢五百萬緡米三百萬石先是三司條例司言諸
路上供歲有定額年豐可以多致而不敢取贏歲歉艱於供
億而不敢不足遠方有倍蓰之輸中都有半價之鬻至遇軍
國大費則剗削殆無留藏朝廷百物之用多求於不產責於
非時富商大賈乘公私之急因得擅輕重斂散之權臣以爲
發運使實總六路之出入宜假以錢貨經其用之不給周知
諸路之有無而移用之凡上供之物皆得徙貴就賤用近易
遠預知在京倉庫所當辦者得以便宜蓄買以待上令而制
其有無則國用可足
民財不匱矣上從之

八月貶劉琦錢顗

琦爲侍御顗裏行言陛下

用王安石未及半年中外人情囂然不安蓋以其專肆胸臆
輕易憲度而全無忌憚之心陛下寵安石政府必欲致時如
唐虞躋治于成康今安石反以管商權詐之術賊國縱橫之
論取媚陛下陛下遽信其言使奪三司利柄闢局置官引三
人者議事用八人者分行所辟如呂惠卿王子韶盧秉王汝
翼之徒豈能通曉錢穀周知天下之利源乎薛向爲發

運使兼領均輸之職倍如詔書之言徙貴就賤用近易遠固
亦無害然使小人用事任其變易縱有所入不免奪商賈之
利商賈既不行則諸路稅課虧失是先喪其國之常入何以
仰給經費官司販易物有難售者未免均配在民以取其直
物既壅積難於速貨則以有富田產破家業以應期會考不
然則淫刑濫罰從而加之矣兼薛向多用耳目剌州縣短長
從而脅之俾承意然非道之事去年許遵妄議謀殺自首按
問之法朝廷委安石與司馬光定奪光則持公請依舊法安
石則任偏見而立新議差韓維再定而皆附安石之法又令
審院同議文彥博所定既協公道陛下以衆人所議委富弼
看詳弼在病告不俟其出朝廷即行安石所定良由同列畏
其強陛下惑其辯乃至此爾小人章辟光妄獻岐邸遷外之
議呂誨乞加譴逐安石百端阻格誨竟黜降故事若昭文在
假兼賢尚不敢專行聖旨豈如安石徹視同列旁若無人愛
憎與奪一出於己上閱疏曰此皆挾情非竭節以補時事者
乃黜琦監處州鹽酒稅顗爲衢州酒稅時臺官劉述亦以論

安石出知江州

范純仁罷

自同知諫院出知河中府亦以論王安石也初純仁自陝西運副召還上
問曰卿在陝西久主漕輓必精意邊事城郭甲兵糧儲如何
對曰城郭粗完甲兵粗修儲糧粗備上愕然曰卿材能如此
朕所倚賴而職皆言粗何也純仁對曰粗者未精之辭如是足
矣臣願陛下無留意於邊事恐邊臣觀望要功生事結釁夷
狄殘害生靈耗竭財用厚費爵賞不惟爲今日目前之害又
貽他時意外之變上嘉納之又謂上曰書云怨不在明不
見是圖願陛下圖不見之怨上曰何謂不見之怨純仁曰杜
牧所謂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者是也及爲諫官前後上
言以休兵省事節用富民進君子退小人申公論爲急崇聚
斂事苛刻親讒佞任偏聽爲戒其於君子小人之際尤反覆
激切又言道遠當馴致事大難速成人才不可遽求積弊不
可頓革自古人君欲事亟就必爲憸佞所乘不可不察純仁
雅與安石厚善至是數言事多忤安石最後言薛向不可爲
發運使安石滋不樂劉琦罷純仁又言琦不當罷請達解安

熙寧二年

石機務留章不下純仁力求去不許未幾罷諫院為起居舍人純仁因辭安石遣所親諭純仁曰已議除知制誥矣純仁曰是以利怵我也言不用萬鍾何加焉遂錄所上章申中書省曰忽聞今日詔命以劉琦等言多失實事輒近名擅去官曹規避朝聽各落御史充監當者夫人臣以率職為忠人君以納諫為美是以仁宗開廣言路先帝容納直言此皆主上所親見今主上述事繼明思紹先烈而二三執政不能以道致君教化失其先後刑賞乖於輕重中書盡其本末但致外議喧騰凡居言責歛不論奏而柄臣遂擿其罪欲其遇事退縮難於政府便安而主上將何所賴王參政專任己能不曉時事性又率易輕信姦回欲求近功忘其舊學尚法令則稱商鞅言財利則背孟軻鄙老成為因循棄公論為流俗異己者指為不肖合意者即為賢能薦薛向為闓才指呂誨為無用而曾相公年高不退豪節已虧且欲見容依違苟且趙參政心知其非而詞辯不及凡事不能力救徒聞退有後言伏聞乎心虛懷際為國計安石見之怒毀以白上上曰宜與一善地故有河中之命○曾公亮趙抃得純仁狀上章自劾略曰清時備位難逃竊祿之譏白首任朝遂起蔽姦之謗如安石者學給辯勝年壯氣豪議論方鄙於古人措置肯諧於寮黨至使山林末學草澤後生放自有之良心樂塗附之異說拖紳朝序非安石之黨則指為俗吏園冠教字異安石之學則笑為迂儒又言安石平居之間則筆舌互且有為之際則身心營商特聖主為可欺視同寮為不物為臣如此事主若何伏乞特申睿斷大決舉疑正安石過舉之謬以幸邦家白臣等後言之罪而俾還田里○純仁初知襄邑縣有牧地衛士牧馬暴民純仁取一人杖之牧地初不隸純仁有詔劾治純仁言兵須農以養卹兵當先卹農朝廷是之聽牧地隸縣自純仁始

蘇轍罷

為河南府推官轍為三司條例司檢詳文字至是以書抵陳升之丁安石論直使按求農田水利搖役之失又曰發運之職今將改為均輸常平之法今將變為青苗夫商賈之事曲折難行其買也先期而與錢其賣也後期而取直多方相濟委曲相通倍稱之息由此而得今官買是物必先設官置吏為費已厚然後使民各輸所有非良不售非賄不行是以官買之價必貴及其賣也弊復如前商賈之利何緣可得徒使謗議騰沸商旅不行此均輸之說轍所未諭也常平條制纖悉具在患在不行非法之弊必欲修明舊制不過以時斂之以利農以時散之以利末今乃改其成法雜以青苗逐路置官號為提舉別立賞罰以督勸之法度紛紛何至如此況錢布於外凶荒水旱有不可知斂之則結怨於民捨之則官將何賴此青苗之說轍所未諭也且乞補外任上閱轍狀問安石轍與軾何如安石曰轍兄弟大體以飛箝捭闔為事上問所以處轍曾公亮請與堂除差遣故有是命

河徙東行

北流既塞而河自其南四十里許家港東決泛濫大名恩德滄永靜五州軍境

九月行青苗法置常平官

初王安石既執政出一卷書付條例司曰此青苗法也諸君熟議之以檢詳文字蘇轍力言其不便而止已而王廣廉者乞度僧牒數千為本錢行陝西漕司薦所私行青苗法春散秋斂與安石意合安石遂請先行於河北京東淮南三路尋乃置河北陝西提舉常平廣惠倉官命廣廉等為之條例司又請以諸路常平廣惠倉錢依陝西青苗錢例取民情願預給令隨稅納斛斗其願請本色或納時價貫類納錢者皆聽從便仍遣官提舉從之時諸路常平廣惠倉錢米略計千五百萬以上貫石乃復推行其法於諸路○尋又詔出內藏錢百萬緡增糴河北常平穀○是冬邇英進講呂惠卿言先王之法有一歲一變者則月令季冬飭國典以待來歲之宜而周禮正月始和布於象魏是也有數歲一變者則堯舜五載修五禮周禮十二歲修法則是也有一世一變者則刑罰世輕世重是也有數十世而改者則夏貢商助周徹夏校商序周庠是也有雖百世不變者則尊尊親親貴貴長長任賢使能是也前日見司馬光云漢惠文景守蕭何之法而治武帝改其法而亂宣帝守其法而治元帝改其法而亂臣謂何雖約法三章其後乃為九章則何已不能自守其法矣惠帝除挾書律三族令文帝除

詐誘妖言除拟祝法皆蕭何法之所有而惠與文除之景帝又從而因之則非守蕭何之法也宣帝所以治者由綜核名實信賞必罰元帝所以亂者失於優柔牽制知蕭望之周堪張猛之賢而不能任知洪恭石顯之邪而不能去非由改蕭何之法也上召光前謂曰卿聞惠卿之言乎光曰惠卿言漢惠文景宣元治亂之體是也其言先王之法有一歲一變五歲一變一世一變則非也譬之於宅居之既久屋瓦漏則整之垳壞闕則補之梁柱傾倒則正之亦可也苟非大壞豈必盡毁而更造哉苟欲更造必得良匠又得良材然後可爲也今無良匠又無良材徒以少許之漏闕乃欲盡毁而更造之臣恐其無所庇風雨也上曰朝廷每更一事擧朝洶洶皆曰不可又不能指名其不便可據所聞言之光曰散青苗錢兹事非便上曰聞陝西已行之民不以爲病也光曰臣家陝西來者皆言責爲殺急細民不勝愁苦惠卿曰光所言者吏不得人耳吳申曰司馬光之言可謂至論

廢奉慈廟○命發運兼坑冶市舶 時饒州江建等州近年額鑄錢一百五萬貫并額外有增剩錢○乃詔京西淮南兩浙江西荆湖六路各置鑄錢監江西湖南以十五萬緡餘路以十萬緡爲額又以興國軍睦衢舒鄂惠州既創監八通舊十一監水陸回遠增提點之官于時諸路大率務於增額部惠州永通阜民監舊額八十萬至熙寧七年增三十萬及折二凡五十萬其後衢州黎陽監歲增折二凡五萬緡西京阜財監歲增市易本錢凡十萬緡興州濟衆監歲增七萬二千餘緡陝西三銅錢監各歲增五萬緡而睦州則創神泉徐州則創寶豐梧州以易得錫鉛萬州以多鐵礦皆創監焉而寶豐監歲鑄至以四十萬緡爲額

冬十月富弼罷 弼累表以疾求去上勉從之以使相出判亳州弼初入相即除司空兼侍中弼固辭得免及罷不復加恩蓋上意不樂其去故也弼將去言於上曰比見親書乃知人情大不安所進用者多小人諸處地動災變宜且安靜上問弼曰卿去誰可代卿弼薦文彦博上默然良久曰安石如何弼默然

以陳升之同平章事 上問司馬光曰近相陳升之外議如何光曰閩人狡險楚人輕易今二相皆閩人二參政皆楚人風俗何以更得淳厚上曰升之有才智他人莫及光曰升之之才智誠如聖旨但恐不能臨大節而不可奪耳漢高論相以王陵少戇陳平可以輔之平智有餘然難獨任眞宗用丁謂王欽若亦以馬知節參之上曰然升之固甚朕已戒之光曰富弼老成有人望其去可惜上曰朕留之至矣彼堅欲去光曰蓋以所言不用與同列不合也上又曰王安石何如光曰人言安石姦邪則毁之太過但不曉事又執拗耳論及呂惠卿光曰惠卿險巧非佳士上曰應對明辯亦似美才光曰惠卿誠文學辯慧然用心不端江充李訓若無才何以動人主○升之自尚書左丞遷禮部尚書本朝宰相有以侍郎爲之而無左右丞爲之者學士王珪當制以故事言故躐遷之

臺官許請對 從張戩程顥之請也如有請對並許直申閤門上殿

十一月置提擧常平官 初置諸路常平廣惠倉官每路遣使提擧及管勾農田水利差役所遣凡四十一人○開封府推官蘇軾上言曰願陛下結人心厚風俗存紀綱其略曰制置三司條例司使五七少年日夜講求於內使者四十餘輩分行營幹於外造端宏大創法新奇或言京師邸店議置監官夔路深山當行酒禁拘收僧尼常住減刻兵吏廩禄甚者至以爲欲復肉刑凡七千餘言軾素不爲安石所喜使權開封推官欲以多事困之而軾決斷精敏論事不休

裁定宗室恩數 詔略曰宗室子弟服屬親盡才藝可錄在隨器官使之至於任子之令昏姻之儀宜一用外官之制自是祖宗子孫之後世數推袒免親補外官非袒免親罷賜名授官

罷武提刑○河東行交子法 置務于潞州以搬運鐵錢勞費也明年漕司以其法行則鹽礬不售害入中糧草之計詔罷之○四年復行于陝西罷市鈔或論其不便罷之○七年中書言陝西沿邊以鹽鈔市糧草有虛擡邊糴之

錚請用癸子虔錢數鑄造於是永興路轉運使公弼請更鑄折二大錢錢爲本並從之後僅以實錢少不可行九年後罷之

寬贓吏法 北部郎張仲宣杖枉法贓流賀州上納蘇頌之言以其情輕特免決與黥面自是杖黥之法鮮施於命官矣

十二月重失入死罪法〇增置宮觀官 增置三京留司御史臺同判國子監及諸州宮觀官以待卿監監司知州之老不任職者王安石亦欲以此處異議者遂罷毋限員

行預買法 令諸路預給錢和買紬絹

(庚戌) **熙寧三年春正月錄周唐後〇青苗錢禁抑配** 委提刑察奏敢阻遏當請者亦如之〇知通進銀臺司范鎮言青苗錢者唐衰亂世之所爲苗青在田先估其直收歛未畢已趣其償是盜跖之法也未幾又奏乞罷青苗錢歸農田水利差役於州縣而召還使者〇右正言李常孫覺言王廣廉在河北第一等給十五貫第二等十貫第三等五貫第四等一貫五伯第五等一貫又富者不願取貧者乃欲得之即令貧富相兼十人爲保民間喧然以爲不便〇判相州韓琦言準轉運司及提舉司牒給散青苗錢須十戶以上爲保三等以上爲甲頭等第散錢更有給錢坊郭戶願請者五家爲一保依青苗例支借臣竊以爲鄉村自一等而下皆立借錢貫百三等而上更許增數坊郭戶有抵當者依青苗支借又鄉村每保須有物力人爲甲頭雖云不得抑配其實官吏防保內下戶不納異時只責甲頭代輸後峻責諸縣若人不願請結罪保明申報續差官興諭苟有願請者則千聚人別作行遣或具申奏官吏畏懼未免抑配上袖琦奏示執政曰琦眞忠臣朕始謂可以利民不意乃害民如此且坊郭安得青苗而使者強與之王安石勃然變色曰既取情願則別無所用自不復依既有保甲則雖於納者自不能請升之曰但恐州縣避難索之故抑配上戶爾安石曰抑配誠恐有之但縊責一二人則此弊自絕敘使州縣抑配上戶依十五貫錢又必令出二分息則一戶所陪止三貫因以廣常平儲蓄以待凶荒比之前代科率百姓出米爲義倉未爲不善況又不令抑配有何所害上曰須要盡人言料文彥博富弼亦以此爲不可但厭誹韓琦獨肯來議眞忠臣也安石曰事之情僞是非若不能察惟務多納人言恐非但常平事不可爲矣遂稱疾求分司翰林學士司馬光批荅略曰今士論沸騰黎民騷動乃欲委還事任退取便安獨之私謀固爲無滅朕之所望將以譴諫安石怒抗章自辨上封還其章諭以夫於拔關安石入見因請罷上奬慰良久然上以琦所奏爲疑遂降是詔〇時有知越州山陰縣陳舜俞以自劾違旨不散青苗錢降監南康軍稅五年而卒蘇軾爲文哭之稱其學術才能兼百人之器一斥不復士大夫識與不識皆深悲之云時又有樂京者知許州長葛縣白提舉常平官言助役不便使之條悉又不報且不肯治縣事自列乃去提舉官劾之奪著作佐郎後十年始復官監黃州酒稅元祐初召赴闕不至有劉蒙者知唐州湖陽縣常平使者召會諸縣令議免役法蒙以爲不便不肯與議退而條上其害即投劾去亦奪官歸鄉養親講學以卒元祐初賜其家布五十匹

二月司馬光辭樞密副使 光奏云陛下所以用臣蓋察其狂直庶幾有補若徒以祿位不能力救生民則是盜竊朝廷名器以私其身此臣所以屢違詔命不敢祇受也方今建畫之臣徒見目前之小利不思永久之大害憂致事之不治不能輔陛下修祖宗之令典乃變更先王之正法患財利之不足不能勸陛下恭儉節用乃更遣聚歛之臣誅剝齊民設官則以冗增冗立法則以苛益苛使四海危駭百姓騷然猶且堅執不肯自以爲非也青苗法行見此抑配臣恐十年之後貧者既盡富者亦貧不幸國家有邊隅之警粟帛軍須之費何從取之兼放散青苗錢凡幾千萬緡若民力既竭加以水旱之災朝廷豈容坐視流亡轉死而督責如故其勢只得蠲除是官錢幾千萬緡已放散不可復收矣官錢既放散百姓又困窮此可以爲善乎先帝嘗出內藏庫一百萬緡助天下常平

倉作羅本前此天下常平錢穀共及一千餘萬貫碩今無故散盡它日若思常平之法後欲收聚何時得及此數乎至於欲討論率錢雇人充役汴水以種稻及浣溉民田與夫使三十六陂水募人耕佃若此之類不可悉數故大小皇皇不能自安陛下誠能昭然覺悟并用臣言罷制置三司條例司追還諸路常平使者則臣雖盡納官爵但為太平之民以歿餘年其幸多矣若言不見用雖寘諸二府天下猶指為貪榮之人未幾復令趣光入見光言臣近乞罷制置三司條例司追還諸路常平使者未賜采納若臣言果是早乞施行若臣言果非當正刑書使是非不至淆混黜臣進退有地凡九辭詔收還勑告○時臺諫侍從多以言事求去參知政事趙抃言朝廷事有輕重體有大小財利於事為輕而民心得失為重青苗使者於體為小而禁近耳目之臣用舍為大今去重而取輕失大而得小非宗廟社稷之福臣恐天下自此不安言入即求去未幾知杭州○傅堯俞除喪至京師安石數召之欲見語及新法安石謂堯俞曰方今紛紛遲君來久矣將以寶文閣待制同知諫院還君堯俞謝曰新法世皆不以為便誠然當力論之平生未嘗欺敢以實告安石不悅乃以堯俞同判流內銓

三月親試舉人初用策

賜葉祖洽以下及諸科八百餘人及第出身有差舊制進士一日而兼試詩賦論謂之三題特奏人只試論一道至是罷三題始用策翌日試特奏名進士亦制策也自王安石得政每贊上以獨斷上專信任之於是考官蘇軾發策云晉武平吳以獨斷而克苻堅伐晉以獨斷而亡齊桓專任管仲而伯燕噲專任子之而敗事同而功異何也安石見之不悅祖洽策言祖宗多因循苟簡之政陛下即位革而新之初考為三等覆考為五等上令宰相陳升之面讀以祖洽為第一軾乃上言陛下試士將求朴直之人而阿諛順旨者率擢上第臣竊悲之是以不勝憤懣擬進士對御試策以進上以軾所對策示安石安石曰軾才亦高但所學不正耳陛下何不黜軾豈以其材可惜乎譬如調惡馬須減芻秣加箠扑使其帖服乃可用陛下不可不察也○未幾外人讙言將以新進士為校書陸佃嘗從安石學張安國安石客也呂升卿乃呂惠卿弟皆外人所指目者於是諫院胡宗愈言故事崇政校書知未歷外官及不甯任者不得選舉耶邢恕以新進士除校書蓋是朝廷未有法制近聞新進士因此奔走權要廣為道地乞自今須歷一任乃除於是命恕出為知縣

孫覺程顥罷

覺自右正言出知廣德軍顥自御史裏行出為京西提刑初曾公亮等言開封府界散常平錢實有抑配遣覺體量有無覺既受命後奏疏辨行且言只如陳留一縣前後牓示請願請錢卒無一人至者故諸縣惟陳留不散一錢以此見百姓其實不願與官中交關今聖旨令體量人戶情願請領或追呼抑配則臣前所引其情可見矣所有體量青苗自擇呈聽寢罷故黜之顥上疏曰天下之理本於簡易則事無不成捨之而險阻則不足以言智矣若退廢公議用賤陵貴以邪妨正設令徼幸事小有成而興利者日進尚德者日衰尤非朝廷之福況天時不順地震連年臣忝職不肖議論無補望允前奏早賜罷責故出之

置刑法科

九月命判大理寺崔台符等考試試法官始此

夏四月

賜僧牒助邊

秦鳳路五百本自後諸費多仰給於此如賜本路糴米給千本造景靈宮什物給千本修官後給千本賜廣西供軍興糴宜融州軍糧各二千本河東千本修河八百本買原武等埽物料二千五百本修瀛定州六倉之類前後給降支賜者不可勝數今並不復書○是秋八月三司使吳充言三路兵費廣乞歲减江淮漕米二百萬石委發運司易輕貨二百萬緡五年無慮得千萬緡轉置三路令商人入粟領於提點刑獄司王安石言常付之常平蓋新法本以實邊儲錢急也宜令發運司度諸路米貴者折錢賤為輕貨儲於河東陝西用常平法以糴焉詔如安石議

呂公著張戩等罷

公著自中丞出知潁州戩及王子韶並自御史裏行出為知縣公著與王安石素厚故用為中丞既而天下患條例司為民害公著乃復言條例司不便疊上奏不聽安石以

公著叛己然之尤深上語執政云呂公著嘗言韓琦乞罷青苗錢為執政所沮將興晉陽之甲以除君側之惡可出知潁州宋敏求當為誥安石使之明著其語陳升之以為不可敏求但言數陳失實援據非宜安石怒遂呈改之曰比大臣之抗章因便殿之與對乃誣藩鎮有除惡之謀深駭予聞非事理之實或云公著素謹實無此語孫覺嘗與上言今藩鎮大臣如此論列而遭挫沮若唐家五代之際必有興晉陽之甲上誤以為公著也戩及子韶並言青苗不便至是後上疏曰臣比乞罷諸路使者及王安石興事叢擾專為聚斂呂惠卿險薄姦凶尚留君側曾公亮陳升之趨拚雖知其非依違不斷均為有罪乞正典誅等事並未施行臣自今更不敢赴臺供職又言韓絳代陳升之領條例司拘從安石與為死黨遂參政柄李定邪諂自慕官擢臺職陛下惟安石是信今又以絳輔之臣豈敢愛死而不言哉子韶乞追孫覺呂公著誥命又言臺諫方論青苗乞罷兄子淵管勾京東常平是遣先是上謂執政曰王子韶言青苗法實不便但臣先與此議不敢論列小人首鼠兩端當黜之知雜陳襄亦奏子韶姦邪反覆曾公亮請以戩子韶為通判安石不可上從之乃以戩知公安縣子韶知上元縣戩既上疏詣中書力爭辭氣甚厲公亮俛首不答安石以扇掩面而笑戩怒曰參政笑戩戩亦笑參政參政所為豈但戩笑天下誰不笑之陳升之解之曰察院不須如此戩顧曰只相公得為無過耶遂並出之

以李定為監察御史裏行罷從宋敏求等職

定素與王安石善為秀州判官召至京謁李常常問南方之民以青苗為如何定言皆便之無不善者常謂曰今朝廷方爭此君見人勿為此言定詣安石白其事曰定但據實而言安知京師不得言青苗之便也安石喜密薦於上上欲以為知諫院曾公亮謂前無此例因爭之乃改命為敏求時知制誥繳還詞頭以為御史之官須太常博士經兩任通判景祐初以資任相當者少始許通判未滿任者然未有自幕職官處糾繩之地臣恐未厭公論且以疾辭職從之復下蘇頌李大臨並繳還更奏迭下至于七八固執不行俱罷歸本班乃命掖官修起居注章衡行之○時有朱壽昌者巽子也母劉氏生二歲巽守長安出其母嫁民間母子不相知者五十年壽昌行四方訪求不獲飲食罕御酒肉與人言輒流涕以浮屠法灼背燒頂刺血寫佛書冀遂其志又棄官入秦與家人訣不得母不歸行次同州得之劉氏時年七十餘矣知永興軍錢明逸表其孝節有詔壽昌赴闕朝見先是言者共攻李定不服母喪王安石力主定因忌壽昌壽昌前已再典郡至是折資令通判河中○范育前後七奏定不服母喪且乞罷免臺職其言曰天下之惡當先治其大者而定匿喪諱母法所當治今置不孝之人在天子左右臣職在糾彈此而不正為服其他今王安石上誣天心下塞公議朝廷雖可惑李定之心安可欺亦自御史裏行遷崇文院校書○越明年正月監察御史裏行林旦言王安石以李定素出其門曲折庇護飾其不服母喪擢在君側臣至中書安石謂臣言此事出自上意臣聞古之事君者善則稱君今衆人知仇氏為定母而安石獨以為非衆人以李定為不孝而安石獨以為可壽昌朝亦言仇氏死定家安已三十七歲無有不知之理今安石不顧是非專欲取勝遂使朝廷之上經筵之間置一不孝之人何以刑示天下於是並與知縣差遣

以謝景溫為御史知雜

安石獨對問上曰陛下知今日所以紛紛否上曰由朕置臺諫非人安石曰陛下遇群臣無術數失事機別置臺諫官恐但如今日措置亦不免紛紛於是專用景溫

五月復置直舍人院

是職自太平興國以後不復除王安石欲令草李定詞故請置之初以命同修起居注陳襄襄不受乃以蔡延慶王益柔為之

罷條例司

以其事歸中書先是文彥博等請罷制置條例司上曰俟羣言稍息當罷之不欲亟罷恐傷王安石意也既罷又以手札諭安石

增置司農寺官

初條例司言常平新法宜付司農寺選官主判兼領農田差役水利遂命呂惠卿同判胡宗愈兼判未幾

上批令司農寺專主常平廣惠倉農田水利差役自今歲終要見常平廣惠倉見在錢斛若干數目夏秋青苗錢散過若干數目合收若干斗斛已納若干未納若干符閤若干糶到諸色斗斛若干斗直若干出糶過若干都收息錢若干賑貸過若干天下水利興修過若干處所役過若干人功若干兵功若干民功溉到若干頃畝增到稅賦若干數目農田開闢到若干生荒土地增到若干稅賦天下差役更改過若干事件寬減得若干民力

罷入閤儀

工禮等言入閤者乃唐隻日紫宸殿受常朝之儀也唐紫宸殿與今同而唐宣政殿即今文德殿唐制天子坐朝必立仗於正衙若止御紫宸即喚正衙仗自宣政殿東西閤門入故謂之入閤五代以來廢正衙立仗之制今閤門所載入閤儀者止是唐常朝之儀非爲盛禮不可遵行故罷之○初沿唐故事百官日赴文德殿宰臣押班謂之常朝休假三日以上內殿起居官畢集謂之橫行宰臣以下歷見謝辭者皆先赴文德殿謂之過正衙元豐四年冬侍御史知雜蒲中行言今垂拱內殿宰臣以下既已日參而文德常朝仍復不廢徒爲虛設甚至橫行參假與夫見謝辭官先過正衙雖沿襲故事然必俟天子御殿之日行之可也有司失於申請欲望罷去詔從之

置審官西院

從王安石之請也詔曰樞輔之任重矣而舊制自武臣之升朝者並選除之是以三公而親有司之事也其以審官爲東院別置西院專須閤門祗候以上至諸司使磨勘常程差遣樞密使文彥博力爭之不從

秋七月徙歐陽脩知蔡州

先是行青苗法王安石以爲本於周官泉府之制脩在青州上疏曰田野之民蠢然安知周官泉府爲何物但見官中放債每錢一百文要二十文利是以申告雖煩而莫能諭也以臣愚見必欲使天下曉然知非爲利則乞除去二分息但納本錢如此始是不爲利矣元降指揮災傷及五分以上夏料青苗錢令於秋料送納秋料於次年夏料送納臣竊謂豐年常少若連遭三兩料水旱則積壓拖欠數多若遇豐熟一併催納則民永無豐歲矣臣今欲乞遇災傷處人戶無力送納或頑猾不納者並不支俵次料錢如此則人戶免積壓拖欠州縣免鞭朴驅催矣不許抑配人戶朝廷雖有指揮而提舉官又催促盡數俵散州縣之吏亦以俵散不盡爲弛慢不才由此言之理雖獨責州縣臣欲今後所俵錢取民戶盡情如此則自無抑配之患臣已指揮本路州軍並令未得俵散秋料錢別候朝旨又言夏料錢於春中俵散猶是青黃不接之時尚有可說若秋料於五月俵散正是蠶麥成熟人戶不乏之時何名濟闕直是放債取利爾若二麥不熟則夏料尚欠豈宜更俵秋料錢以此而言秋料可罷不散中書言脩擅止給青苗錢欲下問罪安石[illegible]脩殊不識滔臣遣乃降詔放罪上復欲用脩執政安石曰脩見事多乖理又好文華人蓋以指蘇軾輩上默然除脩判太原不拜改蔡州

治秀州獄貶祖無擇

無擇時以龍圖閣直學士守杭州王安石以私怨諷監司誣其過詔置獄于秀州遣御史王子韶逮捕繫之知制誥蘇頌言無擇身列近侍出典藩服不當與故吏對判曲直本朝處置孫沔呂臻皆典州不法當時不聞親鞫但直行貶今無擇所犯未甚於三人而使令對獄其爲辱甚矣不報獄具巧詆無所得坐借公使酒二百小瓶送

出蘇軾

寄客遊責爲節副天下冤之自後多起詔獄矣先是四工從發運湖北運司鮮量直史館蘇軾居喪服除往復貫販及令李師中供析照驗見軾妄冒差借兵卒事實以聞因侍御史知雜事謝景溫劾軾故也景溫與王安石姻安石實使之窮治卒無所得軾不敢自明久之乞補外上令與知州差遣中書不可擬令通判潁州上批出改通判杭州○司馬光乞知許州或西京留司御史臺國子監上曰朕欲用卿前命卿且受之光曰臣舊職且不供況當進用上曰王安石素與卿善何自疑光曰臣素與安石善但其執政違忤甚多今忤安石者如蘇軾輩皆毀其素履中以危法臣不敢避削黜但欲苟全素履臣善安石豈如呂公著安石初舉公著云何後毀公著云何彼一人之身何前是而後非必有不信者矣上又曰蘇軾非佳士卿誤知之鮮于侁在遠軾以奏藁傳之韓

琦贈銀二百兩不受反販鹽及蘇木甕器光曰凡責人當察其情軾販鬻之利豈能及所贈之銀乎安石素惡軾陛下豈不知以姻家謝景溫爲鷹犬使攻之臣豈能自保不可不去也且軾雖非佳士豈不賢於李定不服母喪禽獸之不如安石喜之乃用爲臺諫

旱○雨雹○夏人寇邊

先是虜遣兵二萬侵綏德城莽入堡判延州郭逵曰彼氣力方銳不可與戰又不可止俟其去而平之虜既歲堡各留戍三百人逵遣將攻其二大堡一日克之餘堡遁去時虜人又築堡於慶州荔原堡北曰鬧訛在境外二十里及聞延州堡敗亦止不築蕃部廵撿李宗諤地近虜堡害其田作乃率衆千餘人與虜戰于鬧訛知慶州李復圭使李信助之信按兵不出宗諤戰不利還趨堡信閉門不納宗諤還戰而役復圭責信觀望信等引兵三千往十二盤擊虜虜曰我與宗諤有憾不與宋兵戰也信曰宗諤我縣戶射之虜曰汝兵欲戰耶乃緞兩翼圍之且令曰救兵勿殺將朝廷聞之命復圭酬賽復圭遣將破金湯白豹蘭浪萌和市等寨又使李克忠襲金湯虜伏兵擒之克忠還虜於是大入寇攻圍大順城并逵寨荔原堡兵多者號三十萬少者號二十萬王師不利兵官高敏郭慶死之虜屯榆林距慶州四十里遊騎至城下陜西大震時大順清野賊無所掠又毒水上流飲者多死凡九日乃遁去○冬十月又大舉入寇環慶堡障皆被圍姚兕駐荔原堡引兵出據險要及張疑兵諸山上使賊不得散掠境內間出奇兵擊之賊稍却明日益兵來攻甚急兕乘高而射凡三百餘發皆應弦而斃指裂流血而射不已更遣子雄率精騎出自從城上覘之賊不敢當即西攻大順城兕復往援城亦獲全○夏人之寇大順也詔知延州郭逵出師援之逵諜知衆常幼留宥州即遣燕達悉破近邊諸寨聲言擣虛攻宥州凡九戰其酋皆遁又遣田守度出往靖寨伺其歸邀擊之夏人聞逵將襲宥州亟奔還守慶破之于金湯

八月立川峽閩廣七路選法

詔川峽福建廣南七路之官罷任迎送勞苦其令轉運司立格就注兒其赴選者爲令

行重祿倉法○九月置中書撿正官

中書撿正五房公事官一員每房各置撿正公事二員並以朝官充○十月以鄧綰撿正中書孔目房公事綰舉進士高第累遷寧州通判上書言陛下得伊呂之佐青苗免役錢等法百姓無不歌舞頌堅守之又與王安石書及頌安石大喜召上使乘驛赴闕既至上問曰識王安石否曰不識上曰今之古人也又問識呂惠卿否曰不識上曰今之賢人也綰退見安石欣然如故交數日復安石致齊陳升之馮京以綰知邊事矣除知寧州綰意不平曰使我還寧州耶朝士有問曰君今當作何官曰我不失作館職或問君得無爲諫官乎綰曰亦自可以爲之明日果有此命綰自至京師不敢與鄉人相見鄉人皆笑罵綰曰笑罵從他笑罵好官我須爲之尋又命兼編修中書戶房條例

韓絳宣撫陝西

絳以參知政事出呂大防爲宣撫判官建議曰星居馬散不能常聚點兵數千動須累日者虜之所短也建營列戍一二萬之衆旦夕可集者我之所長也分路置帥衆一路兵將除防守外不滿二萬者我之所短也率數萬衆向一路以多擊少者虜之所長也異日以我所短抗虜所長所以屢敗今七將並出因其未集使行攘擊彼若聚兵擊我一處則六處牽制一處堅壁使虜防援不暇然後招懷撫所不可失○尋又命絳兼宣撫何東

曾公亮罷

公亮初薦王安石可大用及同執政上方向安石公亮陰助之而外若不與同者每遣其子孝寬與安石謀議安石以此推尊公亮且抑韓琦御史至中書爭論青苗事公亮使首不答安石爲聲與之往反由是言者以安石爲專而公亮不與也○蘇軾嘗責公亮不正救公亮曰上與安石如一人此乃天也然安石猶以公亮不盡同己數毀訾之於是詔公亮罷相○五年夏以太傅致仕

策制科武舉

得呂陶張繪孔文仲對策凡九千餘言力詆王安石所建理財訓兵之說爲非是宋敏求第爲異等上讀文仲策謂其意尚流俗毀薄時政恐不足收錄安石見之

大不平於是乃密啓上御批令文仲還單州推官李任齊恢孫固封還御批韓維陳薦孫永皆力言文仲不當黜維且上章略曰陛下無謂文仲一賤士耳黜之何傷臣恐賢俊由此解體忠良由此結舌阿諛苟合之人窺隙而進為禍不細願改賜處分卒不聽○武舉二十五人

司馬光罷出知永興軍初上諭王安石曰聞三不足之說否安石曰不聞上曰陳薦言外人云今朝廷以為天變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昨學士院進試館職策其問意專指此三事此是何理蓋策問光所為也光屢請外不許至是乃有永興之命

冬十月雨木冰

○陳升之罷以母老去位明年正月詔起復升之請終喪五年冬以升之為樞密使同平章事八年夏罷知揚州元豐三年卒升之深狡多數善附會以取富貴丹陽居第壯大踰制南人驚詫以為未識其他耆修類士

范鎮致仕鎮奏曰臣近舉蘇軾諫官蒙御史劾奏又舉孔文仲應制科蒙下遷內銓告諭令歸本任職臣之故上累聖德望除臣致仕仍不轉官以贖蘇軾販鹽誣罔之罪及文仲對策切直之過不報又奏蘇軾父死京師先帝賜之絹百匹銀百兩辭不受而請贈父官是時韓琦亦與之銀三百兩歐陽脩與之銀二百兩皆辭不受軾之風節亦可想矣今言者以為多差人般販私鹽是厚誣也文仲對策內外皆言其切直設有過當亦由小官疏外不識忌諱且以直言求之而以直言罪之是綱天下忠直而納之罪罟也臣竊惜之乞明辨軾之無過恕文仲之直言除臣致仕最後又奏曰臣言青苗不見聽一可去薦蘇軾孔文仲不見用二可去具二可去而重之以多病早衰其可已乎李定避免持服遂不認母是壞人倫逆天理也而欲以為御史御史臺為之罷陳薦舍人院為之罷宋敏求李大臨蘇頌諫院罷胡宗愈王韶上書肆意欺罔以興邊事敗則置而不問反為之罪歸臣李師中及御史一言蘇軾下七路捃摭其過孔文仲則遣之還任以此二人況彼二人以此事理況彼事理孰是孰非孰得孰失至於言青苗則曰有見效者豈非蔽得緡錢數十百萬乎此錢非出於天非出於地非出於建議者之家一出於民民猶魚也財猶水也養民而盡其財何異養魚而竭其水惟陛下裁赦早除臣致仕王安石見之大怒持其疏至手顫命王益柔草詞又自改云鎮頃居諫院以明比見攻晚寘翰林以阿諛受斥而每託議論之公欲濟姦邪之惡乃至厚誣先帝以蓋其附上罔下之醜力引小人而扭於敗常亂俗之姦稽用典刑誠宜竄殛宥之田里姑示寬容乃落翰林學士致仕凡所應得恩例悉不之與司馬光頌作鎮傳曰呂獻可之先見范景仁之勇決皆余所不及也

十一月賜諸路節行士官南郊赦書訪求節行才識學術之士諸路監司以劉蒙等二十一人應詔送舍人院試而命之以官

十二月立更戍法以京東兵戍河北河北兵戍河東河東京西兵戍陝西淮南兵戍湖北京師及府界兵戍成都利梓路湖北兵戍夔路荊以他路兵雜戍者遣還之

立保甲法初上問王安石以省用安石對以減兵最急上因舉陝西河北兵數安石曰鼓舞三路百姓習兵則兵可省至是同管勾開封府界常平廣惠倉趙子幾逢安石意請先衆保甲法於畿縣其法十家為保選一人為保長五十家為大保選一人為大保長十大保為都保選衆所服者二人為都保正副凡保丁皆自置弓箭習武藝每一大保輪五人夜邏盜先行於開封祥符二縣○五年秋七月更定保甲上番法○六年秋曾布修成勇義保甲及養馬條三卷詔頒之保甲惟開封府界以都保置木契左留司農寺右付其縣差官閱試農隙講習皆出左契迎對司給廂禁軍白直餘以保丁番上比舊兵給三分之一代更以十日遇追捕群盜聽抽上下番縣尉留弓手白直外餘如巡檢法河北河東陝西五路並排定保甲勸誘習武藝聽旨教試未得上番餘路止排定保甲免習武藝荊湖川廣極邊州軍如當習武藝委監司詳度以聞

以韓絳王安石同平章事王珪參知政事絳在陝西建使即軍

中拜之謝景温言珪徒有辭文執政豈所宜耶上曰姑容之
中書三員韓絳奉使遇齋祠告遂無人押班且當用珪薛昌
朝曰執政係天下輕重豈但充位押班者陛下待執政何薄
也上曰兩制中誰可易珪者昌朝曰司馬光豈不賢於珪上
曰吾非不知光光待朕薄豈肯為朕用乎昌朝曰陛下何以
言之上曰仁宗末年琦獨用事光是時數諫諍侍從未嘗有
所避朕用為樞副而不肯受非薄朕而何昌朝曰今希旨徼
幸者徧天下光獨勸陛下崇義而黜利非獨言之而又懇辭
大用冀以感悟聖心孟子與齊王言仁義而不及利故齊人
莫如孟子愛王臣謂羣臣愛陛下未見有如光者○未幾曾
布除檢正五房公事布每事白安石即行之或謂布當白
兩參政布曰丞相已議定何必問為俟勅出令押字耳

十八

皇朝編年　備要卷第十八

皇朝編年　備要卷第十九　凡四年

神宗皇帝 起辛亥熙寧四年止甲寅熙寧七年

[seals]

辛亥熙寧四年 遼咸雍七年 春正月以内侍程昉同簽書外都水監丞 都大提舉黄御等河同簽書内侍簽書銜制也 渝夷冦邊 巡檢李宗閔死之○未幾夔路運使孫搆先判官張詵奏討平夷賊李承秀等斥地七百里

置廣惠倉田 為三路及京東常平本其當賑濟即以廣惠常平倉所附粟麥給之初王安石建此議曾公亮曰佃戶或百年承佃有如己業今奪之則失職上曰只令佃戶買之安石曰廣惠倉田本是戶絶因置廣惠倉方不許貴固無百年佃戶也公亮曰凶年賴此賑濟奈何上曰有常平法凶年不患無賑濟公亮曰利不百不變法上曰義理可行自無不利安石曰利者義之和公亮曰亦有利於公家不利於百姓者不可謂之義上卒從安石之說

一　二

月議更科舉法 罷詩賦明經諸科以經義論策試進士初王安石以為古之取士俱本於學請興建學校以復古其明經諸科欲行廢罷取元解明經人數增進士詔兩制兩省御史臺三司三館議之韓維請罷詩賦各習大經問大義十道以文解釋不必全記注疏通七以上為合格諸科以大義為先黜其不通者蘇頌欲先士行而後文藝去封彌謄録之法直史館蘇軾上議略曰得人之道在於知人知人之法在於責實使君相有知人之明朝廷有責實之政則胥吏皂隸未嘗無人而况於學校貢舉乎雖用今之法臣以為有餘使君相無知人之明朝廷無責實之政則公卿侍從常患無人况學校貢舉乎雖復古之制臣以為不足矣夫時有可否物有興廢使三代聖人復生於今其選舉亦必有道何必由學乎且慶曆間嘗立學矣天下以為太平可待至于今惟空名僅存今陛下必欲求德行道藝之

熙寧四年

士責九年大成之業則將變今之禮易今之俗又當發民力以治宮室斂民財以養遊士置官立師而又時簡不帥教者屏之遠方徒爲紛紛其與慶曆之際何異至於貢舉或曰鄉舉德行而略文章或曰專取策論而罷詩賦或欲取唐故事兼取譽望而去封彌或欲變經生朴學不用帖墨而考大義此皆知其一未知其二者也夫欲興德行在於君人者脩身以格物審好惡以表俗君徒欲設科立名以取之則是教天下相率而爲僞也上以孝取人則勇者割股怯者廬墓上以廉取人則弊車羸馬惡衣菲食凡可以中上意者無所不至德行之弊一至於此自文章言之則策論爲有用詩賦爲無益自政事言之則詩賦論策均爲無用矣雖知其無用然自祖宗以來莫之廢者以爲設法取士不過如此也近世文章華麗無如楊億使億尚在則忠清鯁亮之士也通經學古無如孫復石介使復介尚在則迂闊誕謾之士也矧自唐至今以詩賦爲名臣者不可勝數何負於天下而必欲廢之上曰朕固疑此即日召軾問何以助朕軾曰陛下求治太急聽言太廣進人太銳願陛下安靜以應之上問安石軾何如人且言欲用軾脩中書條例安石知軾異已恐上用之也對曰軾與臣所學及議論皆異若脩中書條例須與臣意同乃可如軾者別以事試可也於是卒除聲律專意經義罷明經及諸科立新制如安石之議進士罷詩賦各占治詩書易周禮禮記一經兼以論語孟子每試四場初本經次兼經大義五道論語孟子義各三道次論一道次時務策取諸科解名十分之三增進士額

置京畿等五路學

京東西河東北陝西爲以陸佃等爲諸州學官州給田十頃爲學糧仍置小學教授○八年秋詔諸州學官先赴學士院試大義五道取優通者選差

以司馬光判西京留臺 光時自永興移知許

州初光在永興宣撫司請修城壁內郡亦如邊郡光奏罷之又請屯兵長安河中鄜州光言歲凶無以供億宣撫司賦民造乾糧糗飯光以爲昔嘗造後無用而棄之民力可惜又奏受傷地分所欠青苗錢許寄閣縣所爲未得依司農寺指揮催理詔提舉司催理如司農寺指揮不得施行牒光知言不用乞判西京留司御史臺不報又上章言臣之不才最出羣臣之下先見不如呂誨公直不如范純仁程顥敢言不如蘇軾孔文仲勇決不如范鎮誨於安石始知政事之時已知安石爲姦邪謂其必敗亂天下純仁與顥與安石素厚安石擢之顯清要及覩安石所爲不敢顧私恩廢公議極言其短軾與文仲疏遠小臣乃敢不避陛下雷霆之威安石虎狼之怒上書對策指陳其失隳官獲譴無所顧忌安石熒惑陛下以佞爲忠以忠爲佞以是爲非以非爲是鎮不勝憤懣抗章極言自乞致仕甘受醜詆杜門家居又言陛下惟安石之言是信安石以爲賢則賢以爲愚則愚以爲是則是以爲非則非上曰未用論其言與否如光者常在左右人主自可無過光力辭許州固請留臺久之乃從其請光自此絕口不復論新法

三月夏人寇邊 是春韓絳

遣种諤築囉兀城及撫寧堡調發倉卒關陝騷然呂公弼上言諤既城囉兀又增堡障今大兵數擾已多虜方懷忿日夜聚兵必爲邊患願罷城築專爲持重不聽至是爲夏人所陷囉兀亦棄不守初上遣戶部副使張景憲等按視景憲受命即奏曰二城不可守臣固不待到而後知行未半道撫寧已陷至鄜延備奏道路所見百姓憔悴師旅咨嗟願罷徙勞之役廢無用之城嚴敕諸將大爲守備而已种諤既固乞正典刑及言入鄜延界詢求囉兀利害無一人言便者乞速毀廢○諤尋責置許州未幾又貶爲賀州別駕

濬漳河 役兵及萬人上患財用不足文彥博曰要豐財安百

姓須省事如漳河累年不開何所妨河不在東邊即在西邊利害一也今發夫開河只移得東邊河却損西邊民田於民則亦何所利王安石曰若治使行地中則有利而無害若或東或西利害一也則爲何須濬川盡力溝洫勞民誠不可輕然以佚道使民雖勞不可不勉上笑

慶州兵亂討平之 王文諒者夏國用事臣藏訛尾

家奴得罪自歸王安石薦其才加閤門祗候韓絳先遣文諒出界凡官軍斬級多奪與蕃軍至掘塚戮屍爲級鄜寧廣銳

都虞候吳遠嘗與文謙爭馬文謙怒之誣以夜至野狼會與賊關呼遠不至及扇搖軍士宣撫司逮遠慶州獄四十日絳至慶州將斬遠部卒喧呼乃復送獄數日賊攻環州甚急絳命慶州出兵韋制廣銳兩指揮素推遠爲亂兩作不披甲乃止遠焚北門大譟殺略斬關而出林廣說以逆順多投降者時遠已擁衆出餘黨猶在城下廣諭降者曰亂首去矣爾曹本非同惡若聽我不惟得活且有功因收集得百餘人至韋營激厲約束投以兵器令攻城下兵擒戮皆盡城遂平

韓絳罷 責知鄧州以撫寧堡失守也責詞云聽用匪人違戾初詔統制士狀峻懷寡謀果與征師深入荒境卒伍疲擾横罹轉戰之傷丁壯驅馳重疲齋餉之役邊書旁午朝聽震驚。其後上命張吉甫爲勾當市易吉甫辭以見爲李璋指使璋方在降謫一旦捨去義所不安上嘆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吉甫雖小人陳義甚高賢於李清臣遠矣可遂其志初清臣爲絳管幹機宜會絳敗清臣多毀絳以自全故上薄之

夏四月以常秩爲右正言 秩潁川人舉進士不中退在西巷爲學自得尤長於春秋嘗謂孫復所學商君法耳步過六尺與棄灰於道者有誅不近人情甚矣皇祐中歐陽脩爲州劉敞王回冀之遊聞秩居里巷有節行問亦與之燕集由此知名嘉祐五年用胡宿薦命爲本州教授英宗召之以疾辭上即位呂公著又薦秩未幾公著守潁脩知青州道過潁秩時巳有壯進意二公與秩談時政秩以時政爲是脩慮折之安石命本郡以人船送秩至闕至京師館於太學召對上問所以久不起之意秩對先帝召臣以官故臣不敢至陛下不以官召臣臣所以起上大悅又問安石公著優劣及時政是非秩對青苗等事皆合古義安石知經知道公著不知經不知道脩於淳文爲長明日遂除脩自去潁每爲詩思潁無不及秩公著薦之尤力一旦秩爲安石所誘二人大失望遂不復與相見初呂惠卿章惇輩事脩亦甚謹及脩老失勢不復顧脩歸潁又失秩終身自咨以爲知人之繆。秩以處士起爲右正言直集賢院判國子監不踰年待制寶文閣兼判太常寺中間謁告歸汝陰上降詔召之兩制降詔自秩始也會放進士秩稅太學生之薄於行者置柚閒每冒名有之即乞黜落如是者三四上方披閱試卷秩又有請往往不省秩言秩大以爲沮謁告不朝一日翰林學士楊繪坐禁中俄有太常寺吏判院者繪舊判太常命至前詢其來之故即云常待制以謁告月餘未有詔起令吏探消息揚曰此禁中豈可妄入我若置汝於吏累及待制汝速出或告秩曰臺官欲以私覘其中爲言秩大恐遂以病歸既而卒熙寧十年春也

振河北饑 詔省倉不能多給當貸以常平廣惠倉監司州縣毋得有所吝抑於民上自即位大修常平法所蓄既豐名亦不一有曰貸糧種子者有曰借助振貸者以忌振濟者也有曰振糶者減價糶穀以振之也有曰振濟者直與以振之也上嘗欲改貸糧法爲振濟文彥博曰貸糧法最古不可罷王安石曰古有賒貸出息即今借助法是也古有周民艱阨即今振濟法是也故卒改之。是冬蠲諸逋貸糧計米一百六十六萬石錢十一萬緡皆有奇

六月歐陽脩致仕 初脩請老上不許王安石曰如此人與一州則壞一州在朝廷則壞朝廷留之何用上以爲然乃以觀文殿學士太子少師致仕。諫臣楊繪言今舊臣告歸或畀于外者悉未老范鎮年六十三呂誨五十八歐陽脩六十五而致仕富弼六十八被劾引疾司馬光王陶皆五十而求閒散陛下可不思其故耶。脩卒於明年之八月國朝接唐五代末流文章專以聲病對偶爲工如楊億劉筠其學博矣然亦不能自拔於流俗反推波揚瀾助其氣勢時爭慕効之謂之崑體脩年十五六時於隨壁角破簏中得唐韓愈集本學之後獨能棄時俗故步是時尹洙與脩俱以古文倡率學者然洙才不逮脩文遂行于世文體爲之一變庶幾乎西漢之盛者由脩發之詔潁州令其家上脩所撰五代史

富弼坐格青苗法徙判汝州 先是鄧綰言知亳州富弼責蒙城官吏散常平錢穀妄追縣吏笞之又遣人持牒下諸縣令未得依提舉司牒施行本州簽判徐公袞以

書諭諸縣使勿奉行詔令乞根治詔送亳州推勘其留弼令案後收坐弼奏言昨來不散青苗錢斛其罪不在他人及令本州簽判徐公袞等密與諸縣書題是臣不敢明發拾新法又恐諸縣便行支散各曾令其因書傳臣之意諭與諸縣情狀甚明所以累奏乞獨坐獄成詔落弼平章事爲尚書左僕射徙判汝州弼到汝州兩月乞就西京養疾從之通判唐諲簽判徐公袞及七縣令佐皆坐黜弼明年三月致仕

秋七月河決北京新堤第四第五埽決漂溺館陶永濟清陽以北韓琦言大河從溢全魏居州非通判而下所能預詔釋之上以河漲北使遂不通出圖子近臣王安石曰渭州埽危急二口可且勿問八月溢澶州曹村十月溢衛州決新堤二埽下爲恩冀貫御河奔衝爲一尋命修二股河上流

楊繪劉摯罷繪落御史中丞爲翰林侍讀學士摯落監察御史裏行監衡州鹽倉明日以繪知鄭州初東明縣民以縣升助役錢不當相率遮宰相自言凡數百家王安石遂白上曰知縣賈蕃者范仲淹婿好附流俗非上所建立上以爲然因令究東明事繪言東明百姓千百人詣開封訴超升等第出助役錢事本府不受百姓既無所訴遂突入安石私第安石問汝來知縣知否皆云不知又詣御史臺臣以本臺無例收接詞訴諭令散去退而訪聞乃司農寺不依諸縣元定戶等却以見管戶口量等第均定助役錢數付諸縣管認別造簿籍前農務而畢役窮謂凡等第升降視民產高下須憑本縣本鄉耆戶長里正戶長里正須憑鄉里今乃自司農寺先畫數令本縣依數定簿豈得民心甘服哉且言助役難行之說有五摯言頗降指揮今來新法逐縣未得施行及根究司農寺承準是何條制輒有升降等第且言助役法之害有十安石爲上言繪不宜久在言職上批賈蕃可令治其不奉法之罪繪摯論奏不已安石使張琥爲十難以詰之琥辭不爲曾布自請爲之且言繪摯內懷邪誠有所向背詔令繪摯分析以聞繪具錄前後論助役法四奏自辨且言曾布自海州懷仁令特著作郎今方及一年十箇月遂知制誥夫賢能不待次而舉王者之書攻臣觀曾布天下未見其賢止緣王安石姻家而進策助役文字以臣所言利害事加之以邪誣欺罔夫正人既呼小人爲邪小人亦謂正人爲邪何以辨之且布既有所向背指臣則必以勁特自處也薰蕕不可同器臣願從遠竄以清朝列摯言曾布謂臣中有向背則臣所向者公所背者私所向者義所背者利所向者君父所背者權臣今方辨助役之利害而無故立向背之論以朋黨之意欺誣天下甚可駭也陛下以臣言爲是則事盡於前奏以臣言爲非則罷黜之而已雖使復言亦不過所謂十害者是以不復條陳不惟費辭文過益以風憲之官而與有司較是非勝負交口相直如市人之詬競者豈不辱陛下耳目之任哉安石曰繪所奏前後反覆今並不分析布所言蕃事摯言所向者公所背者私不知何以爲私遂有是命。初摯以是歲四月除臺職未及陛對即上言亳州官吏昨以住滯青苗本錢差官取勘今經累月訪聞命官及干係人甚眾遂成大獄驚駭物聽臣愚以爲不依限散青苗錢一言可定而起獄不止有司未測朝廷風旨張皇事勢連逮證佐當此暑月殊可矜恤望速指揮圓結

以王韶爲秦鳳沿邊安撫議開熙河吐蕃遺種獨唃厮囉一族最盛雖西夏亦畏之朝廷封西平王用爲藩翰歲貢不絕先是關中士人多言其利害雖橫渠張載之賢少時亦欲結客取之既登第乃已仁宗朝韓琦富弼爲相凡言開邊者不納王安石進用韶上平戎策謂國家欲平西夏當復河湟河湟復則西夏有腹背受敵之憂今古渭之西吳可蘭郡皆漢隴西等郡董氈雖國其間而不能制諸羌宜并有之以絕夏人右臂凡數千言投匭以進詔召對方略安石以爲奇謀乃以韶爲秦鳳路經略司機宜始開熙河之役韶尋上言渭源城下至秦州沿河五六百里良田不耕者萬頃每頃約用錢二萬歲收不下三百石以一百石爲人牛糧種外尚存二百石也秦鳳一路接連西蕃諸蕃貨物歲百千萬盡爲商賈之利欲於本路置市易司借官錢爲本即一歲之入亦不下一二十萬緡乃以韶爲安撫司勾當公事仍詔

秦鳳路經略司借封椿錢三萬付蕃部募人耕種及以本司見管西川交子轉易貨物赴公邊置場與西蕃市馬至是除安撫使兼營田市易留言措置洮河事只用回易息錢未嘗輒費官本文彥博曰工師造屋初必小計冀人易於動功及既興作知不可已乃方增多上曰屋壞豈可不修安石曰主者善計自有忖度豈至爲工師所欺

王雱爲崇政殿說書 雱安石子也爲人剽悍無所顧忌安石與弟安國白首窮經雱從旁剽聞而下筆貫穿未冠已著書數十萬言年十三時得秦州卒言洮河事嘆曰此可撫而有也故安石力主王韶議雱既登第安石慕進用執政多少年雱尤欲與選乃與父謀曰執政子雖不可與事惟經筵可處安石欲上知而自用乃以雱所作策三十篇及注道德經鏤版于市遂傳達于上而鄧綰曾布等又力薦之遂有是命人謂安石必辭乃殊不然但爲雱一狀申堂便出受勑

八月高麗來貢 自天聖八年王詢嘗貢之後絕不通中國者四十餘年詢祿徽嗣立是爲文王至是始復來貢

九月辛卯大饗明堂○夏人請和 乞綏州城願依舊約詔答夏主秉常略曰夏國去秋自絕朝廷深入環慶路殺掠熟戶侵犯城寨須至舉兵入討朕爲民父母亟令班師毋得窮武今國主遣使歸款欲遵舊好休兵息民甚善所言綏州前已降詔更不交割夏國塞門安遠二寨綏州亦不給還○十二月詔歸夏俘明年秋又詔陝西毋侵掠夏境時夏人已進誓表故有是命○上嘗謂安石曰趙建中言昨陝西用兵元費緡錢七百餘萬有是否安石曰臣亦疑之然建中稽考沈起籌書數果如是錢銀紬絹共千二百萬貫匹一路半年有奇所費已如此之多何由供億

增選人俸○冬十月罷差役行募役法 詔差役弊民其罷之更出直募人充役令人戶以等第輸錢謂之免役錢官戶女戶單丁未成丁不充役者亦等第輸錢謂之助役錢皆呂惠卿所定也

辛新東西府 去年秋詔作東西府以居執政至是成因幸焉

立出官試法 選人及任子並令試斷案律令大義或時議乃許出官○六年三月詔進士諸科並令試律義或斷案始出官○八年秋又詔進士第一人以下並試初詔自三人以下始令試法中書習學練亨甫言高科任簽判及職官與一州之事其於習法豈所宜緩前此試刑法者世皆指爲俗吏今朝廷推恩雖厚而應者尚少若高科不試則人不以爲榮矣乃詔悉令試焉○元豐二年夏令進士免試法

建太學立三舍法 鄧綰言治平百餘年即未嘗營建太學止是假錫慶院西北隅廊屋數十間湫窄殊隘詔改錫慶院爲太學初太學養士亦未有論選升降之法至是中書言初入學爲外舍不限員外舍升內舍二百員內舍升上舍一百員生員各治一經未幾學官焦千之王汝翼梁師孟顏復盧侗五人皆罷初蘇頌子嘉在太學顏復嘗策問王莽後周變法事嘉極論爲非在優等蘇液密寫以示曾布曰此輩唱和非毀時政布大怒責張璪曰君爲諫官判監豈容學官與生徒非毀時政而不彈劾遂以告安石安石大怒遂逐諸學官以李定常秩同判監選用學官非執政所喜者不與陸佃黎宗孟葉濤曾肇沈季長與選季長安石妹婿濤其姪婿佃門人肇布弟也佃等夜在安石齋授口義旦至學講之無一語出己其設三舍皆欲引用其黨耳

十一月作中太一宮

壬子 熙寧五年春正月置京城邏卒 皇城卒七十人開封府散從官數十人巡察謗議時政者收罪之

二月振兩浙饑 以兩浙水賜穀十萬頃以振之募民興水利

濬二股河○三月立文武換官法○行市易法 從草澤魏繼宗之請也王安石奏行之置京師市易務凡貨之滯不售者

平其賈市之欲市於官者則度其抵而貸之行抵當收息之法以戶部判官呂嘉問提舉賜內藏緡錢百萬緡京東路錢八十七萬緡爲本尋以榷貨務爲市易西務下界市易務爲東務上界以在京商稅院雜買務雜賣場隸焉元豐七年復改市易下界爲榷貨務。嘉問及劉佐明年夏並以市易務歲收息錢有羨遷秩。上嘗問安石曰聞榷貨賣冰致民賣雪不售又曰聞賣梳樸則梳樸貴賣脂麻則脂麻貴又曰呂嘉問少年不練事所用人皆姦猾嘉問不能檢察安石曰在京師官若皆能寢寐飲食不忘職事又能曉達事情如嘉問即朝廷可以無事矣

以內侍李憲爲河北沿邊安撫勾當安撫司公事

夏五月置通遠軍 詔以古渭爲通遠軍命王韶兼知軍古渭唐渭州也至德中陷于吐蕃皇祐中始得其地上將恢復河隴故命建軍爲開拓之漸上嘗言古渭可建軍王安石曰蕃人但見賞種則已恍慕附從若說以中國威靈而懷

之以道何憂不集聞近羌夷盡來通達決曲直既盡衆則易成臨長之勢臨長既成則化爲內地不難矣。上尋議授青唐大首領俞龍珂官欲與內殿崇班且厚賜之以動放其餘生羌安石言若自朝廷與權則安撫司更無可驅誘之理莫若令王韶筆隨事大小與官賞則俞龍珂必爲實用上曰王韶恐不敢乞與俞龍珂官安石曰陛下論旨可也上曰御批書說與乃從安石議下安撫司授龍珂西頭供奉官賜姓包名順未幾安石以韶書進呈言已拓地千二百里招附三千餘萬口然此特衆人以爲異効韶所欲爲朝廷施爲此尚未勢擊對相公亦不止期韶以此

立宗室應舉法非袒免親許應舉補官。九月宗室試藝大貢自今始

加趙尚寬等官尚寬司農卿高賦秘書監張恂京西提舉先是王安石言高賦興水利功甚多向以人言故罷初未沾恩欲再勘會推賞上曰善於是并尚寬恂等進呈上諭執政曰尚寬等唐州闢田疏水招集人戶始無曠土已有成効並與

加職以勸天下上又諭人有才不可置之閑爽因言漢武帝亦言用人才安石曰武帝所見下所用將帥止衛霍輩至天下戶口減半不能滅匈奴上曰武帝自爲多欲耳安石曰欲亦不能害政如齊桓公亦多欲矣而注曆方略不失爲伯能用人故也上曰漢武至不仁以一馬之欲勞師萬里侯者七十餘人視人命若草芥所以戶口減半也安石曰不仁如此非特人禍陰陽之報亦豈可逃也。初京西多曠土唐州閑田尤多尚寬知州事乃按圖記得召信臣故迹益發卒復三大陂一大渠皆溉田萬頃又教民自爲支渠數十轉相浸灌四方之民來者以荒地計口授之貸民官錢買牛比三年廢田盡爲膏腴尚寬在州前後凡五年增戶萬餘安石嘗作新田詩以美之治平初嘗有增秩賜金之命

行保馬法詔開封府界諸縣保甲願養馬者聽仍以陝西所市馬選給之。六年又詔司農寺立養馬法是歲曾布修成保甲及養馬法上之其養馬法凡五路義保願養馬者戶一疋有物力養二疋者聽以監牧見馬給之或官與其直

使自市無或強與府界毋過三千疋五路無過五千疋在府界者歲免體量草二百五十束先給以錢布在五路者歲免折變緣納錢三等以上十戶爲一保四等五等十戶爲一社以待死病補償者保甲馬即馬主獨償之社戶馬半使社人償之歲一閱其肥瘠先從府界頒馬五路委監司經略司州縣吏度之於是保甲養馬行於諸路矣

六月詔以四場試進士。罷考課院。作京城門銅魚符。王安石求退不許先是安石乞東南一郡上曰自古君臣如卿與朕相知極少朕鄙鈍初未有知自卿在翰林始聞道德之說心稍開悟卿朕師臣也斷不許卿出外未幾又求去上曰卿無乃謂朕有疑心朕自知制誥知卿屬以天下事如呂誨比卿少正卯盧杞朕不爲惑豈更有人能惑朕耶不須如此安石曰臣非敢言去就但乞均勞佚而已上曰周公爲成王所疑故避居東及成王不疑則歸周嚮朕於卿有疑

熙寧五年

今既相見無疑矣安石固乞退上固留之安石復具奏閤門有旨不許收接安石文字既而上又令內侍趣見安石見上曰陛下不許臣去臣不敢固違然臣實病若更黽勉半年不可強未免再瀆聖聽上曰朕不明每事賴卿扶持安石曰陛下以郭逵誕謾故許其辭秦州既而逵譖王韶陛下又從之逵知陛下可欺故敢放肆爲王韶之獄今杜純奏王韶詐奄東事純勘官於奄東事本不相關又輒如此誣罔陛下誠能照姦而斷以義則無人敢如此上曰只爲事難得分明若安石曰事何嘗不分明但是陛下不窮究到底前後小人爲欺豈是盡無形迹但以陛下含糊不肯窮究若窮究到底豈有不分明之理○編修條例郭逢原言古者天子隆尊師之禮臣聞陛下以師臣待安石而安石拜走殿陛與冗條無別願陛下特設殊禮事必咨而後行又曰宰相事無不統宜廢樞府併歸中書合文武於一道歸將相於一職復兵農於一民此堯舜之舉也今安石居宰相之重朝廷有所建置特牽於樞府而不與則陛下任安石不專矣疏奏上甚不悅他日謂

肯紫二十九　二

安石曰逢原必輕狡安石曰陛下何以知之上曰見所上書欲併樞密院安石曰人才難得如逢原亦且曉事可試用之○安國安石弟也常非其兄所爲安國爲西京國子監教授頗溺於聲色安石在相位以書戒之曰宜放鄭聲安國復書曰亦願兄遠佞人也去冬官滿至京師上以安石故召對謂安國漢文帝何如主對曰三代以後賢主上曰但惜其才不能立法制對曰文帝自代來定變故於呼吸恐無才者不能然其專務德化一時風俗恥言人過則文帝加有才一等矣上曰王猛佐符堅而令必行今朕以天下之大而不能使人何也對曰王猛專教符堅以峻刑殺人此必小臣刻薄有以誤陛下者願專以堯舜三代爲法則下豈有不從者乎又問安石秉政外論謂何對曰但恨聚斂太急知人不明耳上不悅初安國召對人謂必得經筵由是別無恩命久之只除崇文院校書安國嘗力諫安石以天下不樂新法皆歸咎於兄恐爲家禍安石不聽安國哭於影堂曰吾家門滅矣又嘗責曾布以誤惑丞相布曰足下人之子弟變法何與足下事安國

熙寧五年

勃然怒曰丞相吾兄也丞相之父即吾父也丞相若由汝殺身破家僇及先人發掘丘冢豈得不與我事耶

復武學 仁宗朝嘗建既而中輟至是復置爭詔生員以百人爲額

河溢北京○**秋七月初以文臣爲都承旨** 故事樞密院直學士之下有都承旨副都承旨有樞密承旨有諸房副承旨又有所謂逐房副承旨都承旨置於太平興國中亦用士人爲之其後吏以久次遞遷至都承副都承三年秋上欲復用士人問王安石故事何如安石言事累可不須問故事爲物所制者臣道也制物者君道也陛下若問故事有無是爲法所制矣上然之乃以東上閤門使李評爲之尋又以皇城使李綬爲副都承旨至是評罷乃以起居舍人曾孝寬爲之始用文臣也元豐中張誠一自副都承遞遷則又用武臣元祐初復除文臣元符後則專任武臣矣

閏月命章惇察訪湖北議開梅山 惇時爲中書檢正官命察訪本路農田水利常平等事始議經制南北江蠻初辰州布衣張翹與流人李資詣闕獻書言辰州之南北江乃古錦州地接施黔牂牁世爲蠻人向氏舒氏田氏所據地産朱砂黃臘水銀金布良田數千頃來往無山川之險若朝廷出師壓境臣二人說之可使納土上命惇措置未幾惇言招諭梅山蠻徭令作省戶皆歡喜爭開道路迎所遣招諭人得其地東起寧鄉縣司徒嶺西抵邵陽白沙寨北界益陽四里河南止湘鄉佛子嶺

肯紫二十九　三

定內侍養子法 詔入內供奉官以下私養大子爲內侍者斬

八月置鎭洮軍 王韶舉兵出塞複武勝軍改爲鎭洮軍以鈐轄高遵裕兼領之王安石曰洮必爲內地武勝更移市易即爲都會據夏國上游足以制其死命上令與武勝鑄錢物曰昨韓絳費六百萬貫都無所成今武勝雖更有費亦非妄費安石曰誠如此尋詔置市易司賜錢帛五十萬

貶唐坰 監廣州軍資庫初坰自小官上書乞斬非青苗法如韓琦者數人王安石

喜薦之召對上陳其人除知錢塘縣安石欲留之乃令鄧綰薦爲御史遂除太子中允數月將用爲諫官疑其輕脫將背己立名不除職以本官同知諫院故事未嘗有也絅果怨安石易己凡奏二十疏論時事皆留中不出一日垂拱殿起居畢忽扣殿陛請對事不素請殿中皆驚上令諭絅亡日請對絅不肯又令詣後殿絅曰臣所言者請與大臣正辨又再三諭旨絅伏地不起乃召升殿絅至御座前徐於袖中出一大軸曰臣所言皆大臣不法請對陛下一一陳之乃搢笏展疏目安石曰王安石近御座聽劄子安石遲遲絅訶曰陛下前猶敢如此在外可知安石悚然進步絅大聲宣讀凡六十條大略以安石專作威福曾布等表裏擅權天下但知憚安石威權不復知有陛下文彥博馮京知而不言王珪曲事安石無異廝僕且讀且目珪珪慚懼俛首元絳薛向安石顧旨氣使無異家奴臺官張商英乃安石鷹犬非陛下耳目也每讀一事畢即指安石曰請陛下宣諭上屢止之絅慷慨自若略不退懾侍臣衛士相顧失色讀畢即指御座曰陛下即不能臣言不得久居此座降殿再拜而出詔貶湖州別駕安石曰此素狂不足責乃有是命

頒方田均稅法 方田之法以東西南北各千步當四十一頃六十六畝一百六十步爲一方歲以九月令佐分地計量隨其方莊帳籍驗地土色號別其陂原平澤赤淤黑壚之類凡幾色方量畢計其肥瘠定其色號分爲五等以地之等均定稅數至明年三月畢揭以示民均稅之法以縣租額稅數毋以舊收蹙零數均攤於元稅外輒增數者禁之若絲綿紬絁之類不以桑柘有無止以田畝爲定凡田方之角立土爲埄植以野之所宜木有方帳有莊帳有甲帖有戶帖其分煙析產典賣割移官給契縣置簿皆以今所方之田爲正令既具乃以鉅野尉王曼爲指教官先自京東路行之諸路倣焉○初天下之稅割移逃死多或不均京西相度差役官孫天申言請委提舉司均稅而領於司農先行於河北陝西河東京東詔用其議於是司農寺始立方田均稅法至是頒之天下先自年豐及平土州縣行之

京西分南北路○**九月少華山崩** 知華州呂大防言少華山前阜頭谷山嶺摧陷其下平地東西五里南北十里潰散墳裂涌起堆阜各高數丈若堤岸陷居民六社凡數百戶林木廬舍亦無存者並山之民言數年以來谷上嘗有雲氣每遇風雨即隱隱有聲是夜初昏略無風雨山上忽霧起有聲漸大地遂震動不及食頃即有此變詔賜壓死者家錢貧者官爲葬祭

淮南分東西路○**冬十月**

置熙河路以王韶爲經略安撫等使 改鎮洮軍爲熙州以熙河洮岷通遠軍爲熙河路時河州之地猶未得也王安石白上曰武勝一軍攻取不能無側怛然以其歲相讎殺之數乘除則一爲萬戶乃無比憂安石又白上曰鎮洮便可建爲州通遠鎮洮河州或併割階州爲一路食以階州爲遠安石曰未要階州亦可上曰王韶意未欲便并河州恐傷人情安石曰是或一說然如臣計便明下詔割河州爲鎮洮路示河州人以必取即人心自折木征無由結合上然之故有是命○明年二月賜本路緡錢三千萬以助邊費又分秦鳳路軍馬以六分屬之凡兵三萬土兵一萬八千馬六千五百皆有奇

十一月開梅山 湖北察訪章惇撫諭洞蠻開梅山地奏得田二十六萬畝詔以梅山地置安化縣○初張頡首議開梅山及章惇往經制頡時憂居鼎之桃源數遣京師書言南江殺戮過當并辜者十八九以至浮尸蔽江下流之民不敢食魚者數月惇病之欲彈其語乃言今成功因頡之謀詔賜絹三百匹執政猶恐其異論會頡服闋六年春乃命頡爲江淮發運副使且令便道之江淮不敢食魚之語遂息

張商英罷 商英時爲御史劾奏察院黨從吏人任遠等十二事樞密使文彥博等皆不入院送印於中書乞付有司推治詔責商英監荊南稅

陝西分六路各置經略司 永興鄜延環慶涇原秦鳳熙河路

十二月雨土

癸丑 熙寧六年春正月復僖祖祧順祖 先是中書言僖祖毀廟非是乞下兩制議之學士元絳宋敏許將張琥等言諸儒見稷契有功於唐虞之際以謂祖必有功若祖必有功則夏何以郊鯀乎故生民詩序言尊祖而不言有功臣謂宜以僖祖為始祖學士韓維曰國語曰契勤商十四世而興稷勤周十五世而興衆梁曰始封必為祖僖祖功業未見有若稷契而以所事契稷奉之恐於古無據臣以仍舊為便天章閣待制孫固以為國家事藝南面皆太祖所授不當以僖祖替其祀請以太祖為始祖而為僖祖立廟如周別祀姜嫄之禮禘祫之日奉祧主東向此韓愈所謂祖以孫尊孫以祖屈之意也判太常寺章衡奏自古有天下必尊祖秦漢以降典章殘缺廟祧遷次始失先王尊祖之意今宜尊僖祖為始祖而順祖在次當遷此所謂子為父屈以定七廟之制又禮記大傳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說者謂祭所感帝則配以始祖伏請以僖祖配饗上帝感生帝之祀而罷宣祖與神之位禮官張師顏亦請以僖祖為別廟蔡挺又請以僖祖併景靈宮上以問王安石安石曰祖立別廟自古無此禮姜嫄所以有別廟者蓋姜嫄禖神也以先妣故塞其禮與歆饗皆序於先祖之上不然則周不為嚳立廟而立姜嫄何也上曰善於是中書請用繹等議奉僖祖為太廟始祖而遷順祖孟夏祀感生帝以僖祖配詔恭依繹等初議安石所主也安石本議以僖祖配天上難之故更以配感生帝以僖祖配感生帝則章衡等所議亦與安石合故也戶部侍郎致仕范鎮上言伏見英宗皇帝即位議祧僖祖陛下即位祧遷僖祖今復還僖祖祧遷順祖則是僖祖又東向而為不遷之主矣太祖皇帝自宋州節度有天下國號為宋與高祖起漢中國號正同僖祖不當復遷竊見國朝大臣定議皆下太常尚書省集百官參議況宗廟祧遷最為大禮而未更講論竊恐不當祖宗之意伏乞下太常尚書省集百官定議 不從

二月永昌陵上宮火○王韶克河州 獲西蕃首領河州刺史木征妻子初王韶已破木征於鞏令城穿露骨山南入洮州界諸將皆欲直趨河州韶曰兵越城下木征必為外應四山諸羌得氣並集則大事去矣乃遣景思立攻河州而自將趣木征所在與戰破之斬千餘級獲木征妻子然後抵城下將守者猶以為木征應己既而知其非是乃降韶之穿露骨山也以道險舍馬徒行者一日上初未知兵之所趨聞之憂甚王安石曰韶如未捷然若一着止應一着則理無可勝若我一能牽彼二三則敵在吾術矣臣料韶必聲言討河州而潛師衆間由洮西不虞之道以攻洮岷所不備已而果然捷書至上謂安石曰非卿主謀於內無以成此未幾木征復入河州

親試舉人 賜余中以下千二百餘人及第出身有差賜錢三千緡為期集費進士諸科舊以甲次高下率錢期集貧者或稱貸於人

置諸路學官 詔諸路擇舉人最多州軍依五路法各置教授仍命中書選舉學官

三月置經義局命王安石提舉 訓詩書周禮義命王安石提舉以呂惠卿王雱同修撰新進士余中白衣徐禧吳著為檢討先是上諭執政曰今歲南省所取多知名人舉人皆趨義理之學極為美事安石曰民未知義則未可用況士大夫乎

夏人寇秦州劉惟吉敗之○封李乾德 五年春交阯來告李日尊卒子乾德嗣至是乃加封冊為交阯郡王

夏四月甲戌朔日有食之 陰雲不見王安石等稱賀上請復常膳從之

置律學 置教授四員公試習律令生員義三道習斷案一生員一道刑名五事至七事私試義二道案一道刑名五事至三事

置濬河司 初有選人李公義者獻鐵龍爪揚泥車法以濬河內侍黃懷信以為其法未盡乃別制濬川杷謂為所以濬川者也人皆知其不可用惟王安石信之至是乃別置濬河司命外都水監丞范子淵為都大提舉開直河用杷爪疏濬二股及清水河道八年閏四月賜

公義保信田各二十頃公義請先自北京至海驗一遍之功是秋河溢大名判府文彥博奏河溢壞民田多者六十村戶至萬七千少者九村戶至四千六百上旣罷其租乃命都水詰官吏水災如此胡不以聞都水第言濱河薄有水患而已九年安石去位始命覆驗退罷局倂一司止令子淵提舉先是子淵奏用杷浚濬二股河上下拏逆水勢復歸二股退出民田數萬頃乞推賞官吏朝廷下彥博覆實彥博奏河水浩大非杷可濬夏溢秋涸固其常理去年八月霜降水落方露所退地是豈浚濬之功今年杷未嘗用退地更多又所謂河身盡在水底深淺固不可知雖河濱愚人皆知其無益臣不敢雷同欺罔詔知制誥熊本行視本奏如彥博言十年五月乃命御史蔡確與知諫院黃履致獄定奪明年正月獄成子淵追一官本書職分司西京餘得罪者數人

五月瀘夷寇邊 勇思忠死之 **命熊本體量之** 本時爲中書檢正 **置勇敢效用** 河東鄜延秦鳳環慶熙河路各以三百人涇原路以五百爲額以弓弩斗力定三等料錢視爲高下不刺手不置營季首赴經略司閱試及本軍注籍遇有邊事追集給口食借官馬給草料教習日射中者有賞不中裁料錢次季又不中勒停有戰功以八等定賞仍須行諸路

六月置軍器監 王雱言今天下甲冑弓弩以千萬計而無一堅利者爲武備臣謂莫若更制其法斂數州之所作而聚以爲一若今錢監之比擇知工之臣使典其職且募良工爲匠師上頗采雱說置軍器監總內外軍器之政以呂惠卿爲判監

周惇頤卒 惇頤初名惇實字茂叔避英宗舊諱改今名初用舅氏奏授洪州分寧縣主簿縣有獄久不決一訊立辨部使者薦之爲南安軍司理時年尚少不爲守所知洛人程珦攝通守事視其氣貌非常人與語知其爲學知道也因與爲友且使二子顥頤往受學焉及爲郎故事當舉代每一遷授輒以其名聞二子即所謂河南二先生者也南安獄有囚法不當死轉運使王逵欲深治之逵苛刻吏無敢與相可否惇頤獨力爭之不聽則置手板取告身委之而去曰如此尚可仕乎殺人以媚人吾不爲也逵亦感悟囚得不死移郴及桂陽皆有治績知南昌縣人迎喜曰是能辨分寧獄者吾屬得所訴矣於是更相告語莫違教命蓋不惟以抵罪爲憂實以汙善政爲恥也遷合州判官事不經其手吏不敢決苟下之民不肯從蜀之賢人君子皆喜稱之趙抃時爲使者或譖之抃抃疑焉及守虔惇頤適佐州事抃熟視其所爲乃執其手曰幾失君矣今日乃知周茂叔也知郴州新事校以教其人興學初除廣南轉運判官改提點刑獄在嶺表時不憚出入之勤瘴毒之侵雖荒崖絕島人跡所不至亦必緩視徐按務以洗冤澤物爲己任施設措置未及盡其所爲而病作又會水嚙其先墓遂求南康軍以歸旣葬上其印綬分司南京至是卒年五十七惇頤博學力行聞道甚早遇事剛果有古人風爲政精密嚴恕務盡道理以名節自砥礪奉己甚約俸祿盡以周宗族賓友家或無百錢之儲及分司而歸妻子饘粥或不給而亦曠然不以爲意也襟懷飄洒雅有高趣尤樂佳山水遇適意或徜徉終日廬山之麓有溪焉發源於蓮華峯下合於湓江惇頤家世道州營道濂溪人也因寓以濂溪之號而築書堂於上有太極圖易說數十篇傳於世豫章黃庭堅詩而序之曰茂叔人品甚高胸中灑落如光風霽月知德者亦深有取於其言云

秋七月河北分東西路 ○**八月收免行錢** 先是京師百物有行官司所須俱以責辦下逮貧民浮販類有陪折故詔提舉市易務呂嘉問及開封府司錄朱談同詳定諸行利害以聞於是嘉問等奏言衆行願出免行錢乞許本所酌中裁定均爲吏祿雜可至是遂約諸行利入厚薄令納錢以賦吏祿與免行戶祗應自今禁中貿買並下雜買務仍置市司估物之低昂凡內外官司欲占物價則取辦焉○越明年春詔開鎮定州民有折賣屋木以納免行錢者令有司體量上因言投錢市易免行錢之擾王安石難之

九月置兩浙和糴倉 從相度兩浙水利沈括之言也

括言浙人以治田為生所入甚廣宜立法以歛散之

試武舉 二十四人授緣邊任

王韶克洮岷等州 王韶既克河州面腰具比率疊宕諸羌晉青唐欲據邊遣高遵裕攻降之通洮山路岷州木令征以城降獻麥牛以千萬計因糧而食師以興之進兵岷州於是疊州欽令征洮州郭廝敦皆相繼聽命而巴氊角亦以其族歸於是洮岷疊宕皆復幅員二千餘里又撫青唐唃嗾之地而邊族益斥矣○上語以熙河役兵死亡甚多顧輔臣惻然久之且曰此何異以政殺人越明年春命比部員外郎沈起乘驛體量仍令至修築城寨功役處分委使臣時其欲食居處以撫循之別立勸賞之法以聞○自開建熙河歲費四百萬緡七年以後財用出入稍可會歲常費三百六十萬緡○越明年韶破西蕃築河諾城首領木征率酋長八十餘人詣軍門降詔賜木征姓趙名思忠命居熙州給田四十頃

冬十月以熙河功解玉帶賜安石 安石辭百官表賀上解所服玉帶賜之○加王韶資政殿學士未幾遷觀文殿學士未嘗執政而除者自韶始

振兩浙江淮饑○章惇平懿洽州蠻 惇言三路進兵討平之乃以懿州置沅州

行折二錢 除在京及府界外諸路並通行八年併行於在京府界元豐元年在京府界復罷○自王安石為政始罷銅禁姦民日銷錢為器邊關海舶不復譏錢之出國錢日耗八年張方平因對極論其害請詰問安石舉累朝令典一旦削而除之其意果安在

十二月置中書諸房習學 以衿播為中書戶房習學公事播洪州布衣先為修撰經義所檢討呂惠卿薦播所為治策二十四篇上善之王安石曰中書檢正官如章惇輩朝廷當即有差除復更用人即有不稱難於退黜欲置人為習學上以為然以選人習學行檢正事自禧始

甲寅

熙寧七年春正月熊本平瀘夷 初命本措置瀘州淯井監夷至是本奏撫定降者得地二百四十里聯屬夫為保甲○未幾渝州獠人木斗叛詔本體量安撫本破賊案木斗以溱州地來歸得五百里為四寨九堡奏至朝議欲除本天章閣待制上曰本之文職所自知及還邊命知制誥

二月董氈遣將寇邊 知河州景思立死之先是董氈將青宜結鬼章數擾河州屬羌集兵河州采木軍士害使臣張普等又以書詆思立思立不能忍帥漢蕃兵六千攻之于踏白城鬼章衆二萬餘思立與先鋒將王寧承受李元凱戰沒賊遂圍河州又圍岷州道路不通者數月或請退保總管高遵裕曰敢議此者斬登西門選備將出擊之賊遂退走尋以遵裕為岷州團練使旌守城功也

三月旱○減兩浙預買紬絹 先是遣沈括察訪兩浙括言上供帛元額九十八萬民間陪備甚多後發運司以役用為名復增十二萬請罷之以寬民力從之

遼使來言疆事 二年尋使蕭禧館伴王珪詰之平入對上因問之對曰嘉祐歸因以誅棄上章言之朝廷討論之詳矣命蕭禧來事河邑不能對錄其辭日付危以東地界張方之○房圖書大略言河東路沿邊增修戍舉起鋪舍侵入彼國蔚應朔三州界內乞行毀撤別立界至等事俾辭歸上面諭以三州地界俟差職官與北朝職官就地頭檢視定奪雄州外羅城令修已十三年即非創築又非近事北朝既不欲如此更不令接續增修白溝館驛亦俟差人檢視如有創蓋樓子箭窺等並令拆去屯戍兵級並令抽回國書亦云僅事由風旨固難拘請識有侵踰何憚改正

求直言 翰林學士承旨韓維對上曰久不雨朕夙夜焦勞奈何維曰願陛下痛自責已詔求直言又言近日都內督青苗甚急往往鞭撻取足至伐桑為薪以易錢貨旱災之際重罹此害夫動甲兵危士民匱財用於荒夷之地朝廷處之不疑行之甚銳至於蠲除租稅寬裕逋負以

收斂吝之良民則進遲而不肯從望陛下自誓矣斷行之過於養人猶愈過於殺人也上感悟降命維革詔其略曰自冬迄今旱暵爲虐永惟其咎未知攸出意者聽納不得於理獄訟非其情歟賦斂失其節歟忠言讜論鬱於上聞而阿諛壅蔽以成其私者衆歟何嘉氣之久不效也應中外文武臣僚並許實封言時政得失○先是天久不雨河東河北陝西飢民皆流入京城而京城外飢民尤多監安上門稍清鄭俠畫而爲圖且上書曰陛下南征北伐皆以勝捷之勢作圖來上料無一人以天下憂苦父母妻子不相保遷移困頓遑遑不給之狀爲圖而獻者臣謹按安上門逐日所見繪成一圖百不及一但經聖眼亦可流涕況於千萬里之外哉陛下觀臣之圖行臣之言十日不雨乞斬臣以正欺君之罪上出俠圖及疏示輔臣問王安石曰識俠否安石曰嘗從臣學因乞避位上不許於是遂詔韓維孫永體量免行錢曾布體量市易又發常平倉及放商稅而青苗免役亦權罷催俠又自劾擅發馬遞詔開封劾擅發之罪○司馬光自判西京留臺絶口不論時事至是讀詔泣下復陳六事一曰廣散青苗使民負債日重而縣官無所得二曰免上戶之役斂下戶之錢以養浮浪之人三曰置市易司與細民爭利而實耗散官物四曰中國未治而侵擾四夷得少失多五曰團結保甲教習凶器以疲擾農民六曰信狂狡之人妄興水利勞民費財若其瑣瑣米鹽之事皆不足爲陛下道也○河北西路轉運使劉航應詔論時政五事不報又言人君不可有輕天下心宜爭時有所改爲則人心悅而天意得矣語尤切至因力奏求罷○天章閣待制李師中應詔言旱氣太甚非有應天之實不足以塞天變請召司馬光蘇軾蘇轍復置左右以輔聖德呂惠卿因摘其語以激

上怒安置和州

夏四月權罷方田及編排保甲是日雨 詔權罷災傷路方田編排保甲造五等簿 **雨雹○王安石罷** 安石執政六年先是上侍太后同岐王顥至太皇太后宮太皇謂上曰吾聞民間甚苦青苗助役錢宜罷之上曰此以利民非苦之也太皇曰王安石誠有才學然怨之者甚衆上欲保全不若暫出之歲餘復召之可也上曰羣臣惟安石爲國家當事顥曰太皇太后之言至言也陛下不可不思上怒曰是我敗壞天下耶汝自爲之顥泣曰何至是耶皆不樂而罷安石益自任一日太皇太后及皇太后又流涕爲上言新法之不便者且曰王安石變亂天下上流涕退命安石裁損之安石重爲解乃已會久旱百姓流離上益疑新法不便欲罷之安石不悅求去上以手詔諭安石欲處之以師傅之位留京師而求去益堅上手詔諭曰更不欲再三邀卿之留已除制命除知江寧府安心休息以適所欲朕體卿之誠至矣卿宜有以報朕手劄具存無或食言從此浩然長往也

以韓絳同平章事呂惠卿參知政事 上賜王安石詔曰韓絳欲得一見卿意者有所諮議卿可爲朕詳語以方今人情政事之所宜急者安石薦絳代己仍以惠卿佐之於安石所爲遵守不變也時號絳爲傳法沙門惠卿爲護法善神惠卿慮中外或言新法不便以書遍遺諸路監司郡守使陳利害又白上下詔戒勅略曰今法行已見其効而吏或不能奉承朕終不以吏或違法之故輒爲變法敢有非毀必罰無赦

榷蜀茶 初蜀之茶園皆民兩稅地不植五穀惟宜種茶賦稅一例折輸及王韶建闢熙河之策委以經略乃命李杞等入蜀買茶應副秦鳳熙河路博馬自是蜀茶始行榷法初稅額錢三十萬緡及杞興慶創設官場歲增至四十萬其後李稷加爲五十萬元豐末陸師閔加至百萬云

五月大雨雹○罷制科 從呂惠卿之請也馮京曰漢唐以來豪傑多從此出惠卿曰制科止於誦記非義理之學又曰進士已試策與制科策無異乃詔罷之

以呂升卿沈季良爲崇政殿說書 上嘗以外事問王安石安石曰陛下從誰得之上曰卿何必問所從安石曰陛下與他人爲密而獨隱於臣豈君臣推心之道乎上曰得之李評安石由是惡評它

日安石以竊事質於上問於誰得之安石不肯對上曰朕雖隱於卿卿乃隱於朕乎安石不得已曰朱明之言之上由是而惡明之明之安石妹夫也安石旣出呂惠卿欲引明之爲侍講上不許曰安石更有妹夫爲誰惠卿以季良對上卽召季良與惠卿弟升卿同侍講升卿素無學術每進講多捨經而談財穀利害上有問不能對輒目季良上問難甚苦季良屢屈上問從誰受此義對曰受之安石上笑曰且爾季良雖黨安石然常非王雱呂惠卿所爲謂必累安石雱等深嫉之故不得甚進用

廣太學 爲學百楹學者以千計

六月治臺獄

竄鄭俠 編管汀州俠獻流民圖朝廷以爲狂而不問唯勒擅發馬遞之罪俠又上書言天旱由王安石所致安石罷呂惠卿執政俠又言惠卿朋黨姦邪壅蔽聰明獨馮京立異敢與安石較請出惠卿用京爲相且言京及元絳孫永王介四人者皆仁義人也惠卿大怒白上重責之

秋七月行手實法 呂惠卿獻議曰免役出錢未均出於簿書之不善戶令手實者令人戶具其丁口田宅之實也嘉祐勑造簿委令佐責戶長三大戶錄人戶丁口稅產物力爲五等且田野居民書戶長豈能盡其貧富旣不令自供手實則無隱匿之責安肯自陳又無賞典孰肯糾告以此舊簿不可信用謂宜倣手實之意使人戶自占家業如有隱漏卽用隱寄產業告賞之法庶得其實凡造五等簿預以式示民令依式爲狀納縣簿記第其價高下爲五等乃定所當輸錢非用鄉田穀而鄉隱落者許告有賞三分以一充賞凡田產皆先定中價示民乃以民所占如價計錢命行之○初免役之法行民以貲產出錢時曲陽縣尉呂和卿首校一鄉戶之高下役之重輕第爲數等以應令定帥李肅之深喜之未及行而和卿以憂去於是惠卿頒司農條例遂奏行之

八月曾布罷 自三司使出知饒州呂嘉問知常州王安石之罷相也呂惠卿以布所按提舉市易呂嘉問事付章惇曾孝寬置獄軍器監鞫之布言與惇有隙上曰有孝寬在未必不直獄具布竟坐論市易違法不實與初市易之建布實同之旣而攜上意疑市易有弊遂急治嘉問會惠卿與布有隙乘此擠布而議者亦不直布也布由安石進旣得政乃寖與安石異後惠卿亦叛安石獨惜然始不背安石云○尋以嘉問提舉河北便糴糧草○初安石旣有江寧之命張諤與嘉問持安石而泣安石勞之曰已薦呂惠卿於上矣二人遂收淚謝安石

置提舉保甲官 時河東河北陜西三路義勇保甲凡百萬上欲擬後周八柱國法使侍從官提聚不以隸帥府河北三十餘萬先集以沈括曾孝寬爲提舉官領之○元豐二年冬以內侍王中正爲府界提舉官於是中正獻民兵保伍法請以時教習詔從之未踰年便敏聰閑以武藝出倫補班行者百數縣以次賞金帛下其法河北河東陜西三路而置使如府界焉

九月遼使來議疆事于代州 遼使蕭素來遣劉忱呂大忠與之共議于代州

三司火 焚屋千八十楹案牘殆盡詔三司權於尚書省慮事仍詔諸路熙寧五年文帳悉封上防其因火爲姦也

團併諸路將兵 先是上諭輔臣曰祖宗之兵事二三年一出戍相屬於道故將不得專兵兵不爲將用以革藩鎭之弊承平旣久不可以戰會北虜來議雲中地樞密副使蔡挺請各還河北緣邊戍兵亦以無事因得積邊儲仍乞置三十七將將有正副以禁將及諸道兵分隸皆給虎符上從之乃部分諸將總隸禁旅使兵知其將將練其士謂之將兵選經戰陣大使臣充將副河北一至十七府界十八至二十四京東二十五至三十三京西三十四至三十七凡三十七將所領屯戍等兵二十萬人○尋復分鄜延環慶涇原秦鳳熙河之兵在鄜延者九在涇原者十一在環慶者八在秦鳳者五在熙河者九合爲四十二將尋又增置馬軍十三指揮忠果及土軍共十二指揮於京西唐鄧等州○元豐四年又詔團結東南路諸軍爲十三將淮東爲第一淮西第二浙西第三浙東第四江東第五江西第六湖北第七湖南潭州第八全邵永州準備廣西應援第九福建第

十廣東第十一廣西桂州第十二邕州第十三總天下兵九十二將而東南兵三千以下惟置軍將云而鄜延五路又有番漢弓箭手亦各附諸將焉○六年併熙河九軍為五軍○祖宗制兵之法有四曰禁兵將兵附焉曰廂兵曰民兵鄉兵保甲繫焉曰禁兵者天子之衛兵也殿前侍衛二司總之其最親近扈從者號諸班直其次總於御前忠佐軍頭司皇城司騏驥院餘皆以守京師備征戍其在外者非屯駐即就糧軍也廂兵者諸州之鎮兵也各隸其州之本城專以給役內總于侍衛司而尚書兵部掌其政令自騎射至牢城其名凡二百二十三熙寧間始稍併者廢除牢城以待有罪配隸之人壯城專治城隍別為一軍外教閱廂軍皆自為額其教閱者號廂禁軍鄉兵者籍郡縣鄉里及旁塞之民與其丁壯子弟之應募者隸習武事備戰守曰義勇曰弓箭社曰保毅曰寨戶曰獵人曰土丁曰弩手曰洞丁曰搶手曰槍杖手曰弓箭手曰勇敢各因其方之名而名之通謂之鄉兵熙寧以來民兵更盛於保甲餘則多承舊制而所謂蕃兵者取孝塞熟羌官其酋給廩賜因結合其人而用之也○按兵志元豐之籍禁軍凡六十一萬廂軍凡二十二萬皆有奇

以章惇為三司使

三司火傳時判軍器監遣領所部役兵救火上御樓問救火人者惇在右以惇對上悅故有是命惇乞借內藏錢五百萬緡令市易司選能幹之人往四路入中算請鹽引及乘賤計置糴買十月詔借以二百萬緡未幾又詔借以三百萬緡買陝西鹽鈔

詔留常平錢穀

先是諸路旱災有司不能振濟上諭輔臣曰天下常平倉若以一半散錢取息一半減價給糶使二者如權衡之相依不得偏重民必受賜今有司務行新法惟欲散錢至於常平舊規無人留意者大凡前世之法度有可行者宜謹守之今不問利害如何一一更變豈近理耶上批諸路常平錢穀十分以上散民間若遇水旱須振濟及緩急朝廷移用則率難斂宜速指揮諸州縣據所管已支見在錢數常留一半外方得給散其見有倚閣戶毋再給

冬十月置三司會計司以韓絳提舉

明年九月罷

十一月己未郊○十二月復元積中等官

積中李大臨蘇頌呂大防郭逵李師中劉摯唐坰錢顗孫昌齡張戩王子韶程顥胡宗愈薛昌朝林旦范育張商英李周周約賈青李孝純張端王子淵凡二十四人或復舊職或量移或與合入差遣時責降應復者四十餘人呂惠卿意所惡者輒廢格不行胡宗愈劉摯皆坐言事落職外補宗愈又先責至是惟摯復舊職宗愈通判蘇州如故十年再敘乃復舊職

置熙河買馬場

凡六處運獨委以市之從王韶之請也歲買馬萬五千匹繼又詔增為二萬匹後詔茶稅息錢亦與熙河市馬仍罷原渭州德順軍買馬場○市馬舊制惟河東陝西川陝而以河東者為最其後又仰給於西邊市於蜀者已久而非邊軍所仰給熙河用兵馬道梗入年乃詔知成都府蔡延慶提舉戎瀘川買馬會威茂夷入寇邊而西邊馬已至詔罷之元豐中乏馬又買嘉雅等州馬場而馬皆不至亦罷之大抵蜀馬不耐寒舌劣於西北遠甚所市之數則惟沈黎為多其他如戎瀘等處第存優卹數馬而給其直以微利羈縻之而已

以王韶為樞密副使

賞熙河之功也其後安南之役韶爭之以為貪虛名而言賈禍且言熙河事臣本意不費朝廷而可以至伊吾盧甘初不欲令熙河作路河岷作州也韶本鑿空開邊驟致政位乃以勸兵費財歸咎於朝上由是不悅十年春罷知洪州

是歲收頭子錢

三月詔役錢每千別納五文戰圖違者以違制論先是公家之費有敷于民者謂之圓融多寡之數出於臨時汙吏乘之以為姦遂悉禁焉

皇朝編年備要卷第十九

皇朝編年備要卷第二十　凡六年

神宗皇帝 起乙卯熙寧八年止庚申元豐三年

乙卯熙寧八年春正月京東分東西路。

雨水冰。治臺獄攽竄鄭俠初議保甲養馬知周官丘乘之制而馬京不以爲然又秘閣校理王安國見其兄安石爲政嘗面折呂惠卿惠卿乘間白上曰俠書言青苗免役流民等事衆所共知若禁中有人被甲登殿詬罵俠安從知此蓋俠前後所言皆京使安國道之乞付獄窮治詔送御史臺又詔鄧潤甫同推究惠卿議俠當大辟上曰俠所言非爲身也忠誠可念豈宜深罪遂罷京政事出知亳州俠改竄英州安國追勒放歸田里

二月以王安石同平章事始安石薦韓絳呂惠卿代己惠卿既得勢忌安石復入遂閉其塗既出安石私書有曰毋使齊年知及毋使上知者進之於上又起李逢獄事連李士寧士寧有道術安石居喪與同處數年意欲併中安石也又起趙世居獄事連安石弟安國罪至追勒凡可以害安石者無所不用其智又數與絳忤絳乘間白上復相安石上從之惠卿聞安石再相愕然安石聞命不復辭自金陵七日至闕下

大閱初唐李靖兵法無全書而雜見通典詔中書檢正官王震解釋又令入內押班李憲閱殿前司馬步軍二千八百人教習之上諭憲曰黃帝始置八陣法敗蚩尤於涿鹿諸葛亮造八陣圖桓溫見之曰此常山蛇勢也此即九軍陣法至隋韓擒虎深明此法以授李靖以時遭久亂曉其法者頗多故作六花陣以變九軍之法使世人不能曉之大抵八陣即九軍九軍者方陣也六花陣即七軍七軍者圓陣也蓋陣以圓爲體方陣者內圓而外方圓陣即內外俱圓故今以圓物驗之則方以八包一圓以六包一此九軍六花之大體也六軍者左右虞候各一軍爲二虞候軍左右廂各二軍爲四廂軍與中軍共爲七軍八陣者加前後二軍共爲九軍祖宗以來置殿前馬步軍三帥即中軍前後軍之別名而馬步軍都虞候是爲二虞候軍天武捧日龍神衛四廂是爲四廂軍也中軍帥總制九軍即殿前都虞候專總中軍一軍之事務是名實與古九軍及六花陣相符而不少差朕今採古之法酌今之宜曰陣曰營本于一法而已止則曰營行則曰陣在奇正言之則營爲正陣爲奇也乃製八陣法而大閱八軍陣於城南之荊家陂

行戶馬法從河北察訪曾孝寬之請也孝寬言慶曆八年嘗詔河北州軍坊郭第三等鄉村第二等每戶養被甲馬一匹以備非時官買乞檢會施行詔從之。元豐三年春宣徽南院使王拱辰請行其法於諸路詔以國馬未備令開封府界京東西河北陝西河東物力戶自買馬牧養坊郭戶家業及三千緡鄉村及五千緡養一匹各及一倍二匹至三匹止須四尺三寸以上爲齒仍令提舉司置籍於是逐路提舉司上當養馬數開封府界四千六百餘匹河北東路六百餘匹西路八百餘匹秦鳳路六百餘匹永興路千五百餘匹河東三百餘匹京東路七百餘匹西路九百餘匹京西南路五百餘匹北路七百餘匹。七年詔京東西路保甲免教閱每一都保養馬五十匹匹給十千限以京東十年京西十五年而數足罷鄉村先以物力養馬之令尚養戶馬者免保馬於是京東西戶馬更爲保馬矣

三月遼使復來沈括報使初詔劉忱等與北人會議天池廟黃嵬山麓土斷有明據可理論之既而會于大黃平虜使指蔚朔應三州分水嶺土壟爲界及忱與之行視無土壟乃但云以分水嶺爲界凡山有分水處意至時可以周取也相持久之遼主復遣蕭禧來致國書以忱等遷延爲言輔臣及西上閤門副使呂大忠對議將從其請衆未對大忠進曰它日遼繼王英弼來盡索關南地將何以應之上默然乃命韓縝張誠一代忱等與遼使議縝等與禧爭辯或至夜分禧執分水嶺之說不變又且久留不肯還遂命沈括詣虜廷面議括時按獄御史臺忽有是命客皆爲括危之括曰材力不足以

敵懷是為憂死生禍福非所應也即日請對上謂括曰虜情難則設欲危使人何以爲之括曰臣以死任之上曰卿忠義固當如此然卿此行係一時安危卿安則邊計安禮義由中國出較虛氣無補於國切勿為也括尋於樞密院閱案牘得契丹頃歲始議地畔書指古長城為分界今所爭乃黃嵬山相遠三十餘里表論之上喜愕謂括曰兩府不究本末幾誤國事上自以筆畫圖使內侍李憲持詣中書樞密院切責輔臣使以圖示虜仍賜括銀千兩曰微卿毋以折邊訟○初上以虜情無厭橫使再至賜前宰臣韓琦富弼文彥博曾公亮手詔以待遇之要備禦之方令密具以聞琦言近年朝廷舉事似不以大敵為卹虜人見形生疑必謂我有復燕之意故引先發制人之說遣使以爭理地界為名觀我應之之實如何耳所以致虜之疑者七事招高麗一也建熙河二也西山植榆柳三也創保甲四也築河北城池五也創都作院降弓刀新樣六也置河北三十七將七也臣嘗切計始為陛下謀者必曰自祖宗以來因循苟遣治國之本當先富彊則可以鞭笞四夷復唐之故疆然後制作以文太平故新制日下更改無常夫欲攘四夷以興太平而先使邦國困搖衆心離怨此則為陛下始謀者大誤也謂宜遣使報聘優致禮幣具言朝廷向來興作乃修備之常豈有它意知將官之類因而罷之以釋虜疑陛下益養民力選賢任能使天下悅服塞下有餘蓄帑中有羨財俟虜果有釁亂之形然後可以振威武而復舊疆弼言近年西南用兵不息傳有人上平燕之策北虜以聞朝廷簡士馬繕城池利器械聚芻糧加之招致高麗欲為牽制又置河北三十七將所以先期造釁既發爭端勢未肯已也今橫使再至便要可否違之則速患順之則遺患臣謂不若一委邊臣堅持久來圖籍盡力相詰然北虜非不自知理曲蓋故欲生事遂興干戈萬一入寇事不得已但嚴兵以待之來則禦戰去則備守此自古中國防邊之要也若使欲深入實慮萬有一跌其害非細彥博言中國禦戎守信為上慶曆誓書明載雄州所管白溝兩朝遵守已久今蕭禧欲以雄州北亭為界但以誓書為證彼雖詭辯難奪正論又事有逆順理有曲直若虜人敢萌犯順朝廷已嚴於預備矣大抵中國之兵利在為主以主待客理必勝矣或傳陛下決為親征之謀事若如此則是以我虛聲召彼實來也張虛聲者必有疎畧之虞作實來者必盡周密之慮臣謂因今橫使之來可以其疑我數事諭之云凡為武備乃中國常事非欲外興征伐向來小蕃有過者須當問罪若吾二大邦通好已久詎可輕渝緣彼藉朝廷歲與方成國計豈無顧藉臣更恐有迎合聖意者陛下不宜偏聽今又河朔荐饑若兵連未解即金湯不守先事而慮乃無後艱公亮言夷狄之情畏強侮弱要在控制得術乞擇臣報聘諭以彼國生事中國包容之意至於疆界按驗既明不可侵越使虜主曉然不為邀功之臣所惑以未敢萌犯順之意且今日之勢與雍熙景德之間不同河北兵既倍增又益以民兵及行陣訓練多出睿算不為無備或謂河北戍卒不經征討則陝西湖北近有戰勝之兵自可調發虜人萬一犯邊願先絕其歲賜臨之以良將勁兵彼亦自亡之時也但定州最為控扼若初入界疲曳以重兵夾攻無不克者又大河之險可敵堅城數重寇至北岸前不得進後不得奔王師仍列強弩於南岸待之此必勝之勢也

夏四月詔禘祫奉僖祖東嚮○罷河南北監牧從都承旨曾孝寬之請也孝寬請以其地予民以其租為芻秣費乃詔惟存沙苑一監隷羣牧司餘八監並廢之以牧地租給市易務茶本錢餘寄常平籍出息以給售馬之直○國朝馬政內有騏驥兩院天駟四監天廐二坊及上下監外則河南北之為監者十二皆掌於羣牧司已又分置河南北兩使至是議廢監羣牧制置使文彥博言其非便詔元絳蔡確按其利害上之於是中書密院言河南北十二監起熙寧二年至五年出馬一千六百四十匹可給騎兵者二百六十四餘僅足配郵傳而兩監牧吏卒雜費又所占地租歲為緡錢五十三萬九千有奇計所出馬為錢三萬六千四百餘緡而已今三監已廢九監見馬三萬若不更制則日就損耗於是率廢之以其善馬分隸諸監餘馬皆斥賣○

河東馬軍有見馬九千五百餘匹兵部請罷支填候減及五
千匹益以義勇保甲馬五千匹共萬匹爲額樞密院言保甲
養馬不免抑配兼恐餧秣失時不善調習緩急無以應用又
當存官馬以寬民間之數與中書難久之上卒從其議詔也
依舊支填候數成
義勇保甲取旨
湖南水 潭衡道邵四郡 行奉元曆 先是詔更
造新曆提舉司天監沈括言淮南人衛朴通曆法召朴至朴
言崇天曆氣後天明天曆朔後天詔朴改造朴自以己學爲
之視明天曆朔減二刻至
是曆成括上之賜名奉元
罷耆戶長壯丁 以其雇錢募人承帖
隸保正每上戶十至三十輪丁一充保頭主催稅一稅一替
保內被盜五十日不獲備賞錢竊盜毋過二千強盜毋過五
千貧戶免輸上曰已令出錢免役又却令保丁催稅失信於
百姓又保丁只合令習兵不可令二事王安石曰保丁戶長
皆出於百姓爲之今罷耆戶長保丁催稅與向時勾追呼集
科撥之苦而數年或十年以來方一次催稅不過三十餘家

於人情無所苦上又曰既出錢免役又出賞錢如何安石曰
強盜每戶出錢六十竊盜每戶出錢三十胥乏又免無所苦
也上曰利害加天下極宜審之它日上又欲以役錢代賞且
合二百五十家同任責非是當令二十五家均出寧厚無傷
亦所以懲之安石請如
上命施行然不可厚也
世居等謀反伏誅 羽林大將軍世居坐
與前餘姚縣主簿李逢等謀
不軌賜世居死逢等伏誅
錄趙普後○五月雨土及黃毛○六月導汴入蔡河 以通京西之漕 頒王安石經義于學官 加安石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呂惠卿王雱呂升卿遷秩有
差安石辭所遷官上曰卿辭經義有勞也乃欲以卿道德唱
導天下士大夫故有此拜不足辭也安石又爲字說二十四
卷學者爭傳習之自是先儒之傳註悉廢矣○雱辭賞上欲
終命之惠卿以爲雱引疾避寵宜聽故從之由是王呂之怨

益深
定嫡孫承重法 詔五服勅增入嫡子死無眾子然後嫡孫承重即嫡孫襲封爵者雖
有眾子
猶承重
韓琦薨 時判相州未薨前一夕大星殞州治櫪馬皆驚上聞訃輟朝發哀後苑顧卿其
家甚厚御製碑文載其大節篆首曰兩朝顧命定策元勳之
碑謚忠獻琦天資忠厚能決大事辭氣雖容人不見其憂喜
之色凡所建明碩義如何不私於己輕財好施家無餘貲折
節下士與貴賤禮之如一獎拔貴俊苟公論所與雖素所不
悅以收用之後之論賢相者必
推首焉尋詔以配饗英宗廟庭
秋七月命韓縝如河東割地 初蕭禧至館中留不肯行以欲以分水嶺爲界上遣內侍李憲許之以長連城六番嶺爲
界禧猶不從王安石勸上曰將欲取之必姑與之於是詔從
分水嶺畫界遣使以圖持示禧禧乃去至是命縝往河東割
新疆與之凡東西失地七百里○邵伯溫曰嗚呼祖宗故地
誰敢以尺寸不入王會圖哉安石輕以畀鄰國又建以與爲

取之論使後世姦臣以伐燕爲神宗遺意卒致天下之亂安
石之罪可勝數哉○上嘗問張方平祖宗禦戎之策孰長方
平曰太祖不勤遠略如夏州李彝興靈武馮暉河西折御卿
皆因其酋豪許以世襲故邊圉無事董遵誨捍環州郭進守
西山李漢超保關南皆十餘年優其祿賜寬其文法而少遣
兵諸將財力豐而威令行間諜精審吏士用命賊入輒先知
併兵禦之戰無不克故以十五萬人而獲百萬之用終太祖
之世邊鄙不聳天下安樂及太宗平并州欲遂取燕薊自是
歲有契丹之虞曹彬劉廷讓傅潛等數十戰各亡士卒十餘
萬又內徙李彝興馮暉之族致繼遷之變三邊皆擾而朝廷
始旰食矣真宗之初趙德明納欵及澶淵之克遂與契丹盟
至今人不識兵革祖宗之事大略如此亦可以鑒矣近歲邊
臣建開拓之議皆行險僥倖之人欲以天下安危試之
一擲事成則身蒙其利不成則陛下任其患不可聽也
八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陰雲不見 蝗 命捕之易以粟 韓絳罷

絳居相位數與呂惠卿異議王安石復相論攻愈駭絳愈稱疾求罷至是罷知許州

修京城（浚河北京）東兵又發監牧卒備之元豐元年冬畢功城周五十里有奇高四丈廣五丈九尺外距隍空十五步內空十步命知制誥李清臣譔記刋石南薰門

九月立武舉絕倫法○冬十月

呂惠卿罷 王呂之隙日深惠卿因安石遣堂吏齎御史中丞鄧綰章示之乃上疏自辨且言安石常言用法須嚴名分雖使有智者不敢出諸口則事體歸一安石之意不欲爲身爲國亦欲如此天下即是敵人雖能禁近者言如天下何又曰安石每與陛下言執獄疑之心者來讒賊之口特不斷之屢者開擧枉之門安石卻不自達此理每日只被呂嘉問練亨甫幾箇圍合了其餘人更下言語不得帥安石初到臣請去位陛下以爲安石貴疑否臣嘗以爲不然今觀安石如此却是臣兄弟純不思至此也御史蔡承禧奏惠卿發口則欺君執筆則玩法秉心則立黨諂朋移步則肆姦回僞辯權畏義之士則指爲庸爲鄙盡心去邪之人則以爲害人害物貪利希附之者則爲賢爲善更相推擧彼可侍從彼可監司又其事實十餘條手詔出惠卿知陳州綰等先言惠卿託知華亭縣張若濟借富民錢買田事詔遣司農寺丞王古劾若濟尋又詔徐禧等同王古根究綰言惠卿事敗乞行誅竄且言四凶象恭之誅豈須檢法兩觀僞辯之殺無事計贓承禧亦言惠卿罪惡數者而徐禧等務爲掩覆乃命浙東運使蹇周輔往秀州鞫其獄既而惠卿上疏曰周輔鄧綰鄉人於法有礙乃命秦鳳提刑李琮同鞫初安石既與惠卿交惡令徐禧王古等按華亭獄不得惠卿罪更使周輔按之安石子雱猶恐弗得切責練亨甫呂嘉問亨甫嘉問遂共議取鄧綰所條惠卿事雜他書下制獄安石初不知也堂吏密告惠卿于陳惠卿以狀上聞上以示安石安石謝無有歸而問雱雱乃言其情安石由是自慨數告上求去上待安石自是意亦稍衰矣○十年春獄具若濟坐枉法贓杖脊流沙門島鄭膺坐詭名射田溫卿坐借舊任弓手錢擒替轉運王廷老提刑晁端彥坐累降罰有差膺惠卿舅也勢橫兩浙人呼爲鄭六尋云先是周輔及琮同鞫得呂氏奸利事推治甚急會綰敗呂氏家人館乘名乘曰綰出湯因以告周輔周輔聞之遂不肯爲王氏盡力太緩呂氏事而上其獄

彗出軫大赦求直言 詔曰比年以來災異數見山崩地震旱暵相仍今彗出東方變尤大者遂詔內外臣僚直言朝政得失○王安石曰晉武帝五年彗實出軫十年軫又有孛而其在位二十八年與天道遠所當信者人事而已裨竈言火而驗及欲禳之國僑不可鄭亦不復火有如裨竈未免妄誕況今星翁豈足道哉○富弼言臣近日忽聞將宣大赦出於非常又聞別降手詔許中外臣僚直言朝政之闕失士大夫喧呼鼓舞道路臣再詳手詔乃陛下親筆非學士所作以至累年災異如山摧地震旱蝗之類前後包括一一歸咎於己詞旨哀痛深切明白忠義之士讀之莫不感泣故至變不旋踵而歟去年久旱陛下曾降手詔許臣寮上封論事人方喜攬日俟朝廷施設不知何人上累聖德遂成反汗於是天下大失所望今天變益大詔命益切陛下必不復出前事之誤況詔云朝廷闕失朕躬虛己以改此足以見聖意畏天愛民甚已至矣然竊聞外議皆云天下事務甚衆官家多憂不知臣願陛下盡取羣奏不遺疏賤萬幾之暇一一親閱擇其衆議所合者斷在不惑力賜施行務盡心以改之詞應天文尤大之變使澤及普率急若置郵則人心悅服而天道助順矣若但委臣寮置局恐有傾望隱蔽則誤聖君畏天愛民不吝改過之意也○張方平言新法行已六年事之利害非一二可悉人爲天地心天地之變人心實爲之故和氣不應災異荐作顧其事必有不協于民者矣法既未協事須必改若爲懼改人將不堪此臣所以爲陛下痛心疾首一夕而九興也又曰夫事有失於前者不可不悔患有在於後者不可不懼如拯焚溺勢不可緩緩則無及於救矣○呂公著言臣今所言亦非謂今日法令皆不可行也陛下誠能廣閱聰明延納正直公聽並觀盡天下之議事之善者固當存之其未善者則宜損之苟其非便不以已行而憚

畋言有可取，不以異議而見廢。如此則不勞陛下神明，不懲衆人耳目，而庶事條理，百姓安定。百姓安定，然後可以足其食而禦外侮矣。又曰：子產之爲政也，一年而輿人誦之曰：孰殺子產，吾其與之。三年又誦之曰：子產而死，誰其嗣之。今陛下垂拱仰成七年矣，輿人之誦未聞異於七年之前也。豈左右之臣蒙蔽陛下，使天下之事不得上聞乎？舜曰：在知人，在安民。願陛下以知人安民爲先，除舊布新，以荅天譴。

罷手實法

時奉使者至析秋毫，天下病之。司農又下諸路不時施行以違制論。知齊州蘇轍不肯行，謂提舉常平官曰：違制之罪若自朝廷，誰敢不從？今出於司農，是擅造律也，若何？使者驚曰：姑徐之。至是，御史鄧綰亦奏陳其利害，遂有是詔。

十一月王安石求退不許

先是，安石以疾居家，上遣中使勞問，自朝至暮十七反，醫官脈狀皆使馳行親事齋奏。既愈，復謁假十日，將安，又給三日，又命輔臣即其家議事。時有不稱新法者，安石欲深罪之，上不可。安石爭之曰：不然，法不行。上曰：聞民間亦頗苦新法。安石曰：祁寒暑雨，民猶怨咨，此豈足卹也。上曰：豈若幷祁寒暑雨之怨亦無耶？安石不悅，退而屬疾。上遣使慰勉之，乃出。其黨爲安石謀曰：今不取門下士上素所不喜者暴進用之，則權輕，將有窺人間隙者矣。安石從之，上亦喜安石之出，凡所進擬皆聽，由是安石之權益重。

交趾寇邊，陷欽、廉等州，命趙卨及內侍李憲討之

先是，知桂州沈起、劉彝相繼遣官入溪峒，集土丁爲保甲，繼命於海濱集舟師，督教水戰，禁止州縣與交人貿易。交人疑大舉，分三道入寇，衆號八萬，圍邕州。十一月，陷欽州，至是陷廉州。所破城邑，即爲露布揭之衢路，言所部叛入中國者，官吏庇匿，訴于桂管不報，故我帥兵追捕叛者。又言桂管點閱峒丁，言欲見伐。又言中國作青苗助役之法，窮困生民，我今出兵，欲相拯救。安石怒，遂以卨爲安南招討使，總九將軍進討，李憲[illegible]遂爲副，仍自草詔諭之。詔詞有云：天示助順，既兆布新之祥；人知侮亡，咸懷敵愾之氣。安石最不信災異之說，於彗星乃推之於交趾云。○正月，陷邕州。廣西都監張守節率兵救邕州，敗于崑崙關，死之。州被圍四十日，知州蘇緘日夜行勞士卒。緘以神臂弓小賊殪象不可深計。賊四面攻城，城上發火箭焚其梯衝，前後殺數萬人。賊計已窮，欲引去，而外援不至。會有教賊囊土傅城以登者，城遂陷。緘曰：吾義不死賊手。乃還州廨，命其家三十六人皆先死，藏尸於坎，縱火自焚。賊至，求緘不得，殺吏卒民丁五萬餘人，以百首爲一積，凡五百八十積，幷欽、廉州死者無慮十萬人，盡毀其城。初，州受圍久，糧儲既竭，井泉皆涸，人飢渴，汲溝渠汙水以飲，多病下痢，死者相枕，而人無叛志。事聞，贈緘奉國軍節度，諡忠勇，賜京城第一區、上田十頃，官其親族七人，以其子元爲閤門祗候，奪服，充召募舟師副將。陛對便殿，上撫諭甚至，且曰：邕州若非卿父守禦，如欽、廉二州賊至城破，乘勝奔突，則賓、象、桂州皆不得保矣。昔張巡、許遠以睢陽蔽捍江淮，較之卿父，未爲遠過也。○按四朝國史忠義傳，自緘而下至吳藁，凡三十八人，外亦有繫於列傳者，今隨事附見于後。

丙辰 熙寧九年春二月竄沈起、劉彝

自王安石秉政，首用王韶取熙河，以斷西夏右臂；又欲取靈武，以斷遼人右臂；又用章惇爲察訪使，以取湖北夔峽之蠻。於是獻言者謂交趾已爲占城所敗，衆不滿萬，可計日以取。安石乃以起知桂州。起至，則遣官入溪峒點集土丁爲保伍，又於融州疆置城寨，殺人以千數。交人以爲言，上親批諭中書曰：熙河方用兵未息，而沈起又於南方干賞妄作，宜速罷起，治其擅招納之罪。於是以彝代之，彝至，復生事。於是交人大舉入寇。至是貶起郢州，彝隨州，尋除名，編管涪州。

以郭逵爲安南招討，趙卨副之。○雨雹。○三月親試舉人

賜徐鐸以下進士千一百餘人及第、出身有差。舊例賜期集錢三千緡，諸科七

百緡言者謂其多假設名目妄有費用乃詔賜五百千諸科二百千西蕃鬼章寇邊韓
存寶敗之○夏四月茂州夷寇邊命內侍
王中正經制之○五月兩浙分東西路○
秋七月詔錄昭憲太后族 詔自今遇大禮官其族一人 八
月罷鬻祠廟 判應天府張方平言近降勑制應祠廟依坊場河渡募人承買收取淨利官丁
五十餘祠百姓盡已承買閼伯主祀大火火為國家盛德所
乘微子開國于宋亦本朝受命建號所因又有雙廟乃唐張
巡許遠今既許承買小人以利為事必於其間營為招聚紛
雜冗褻歲收甚微實損大體欲乞不賣此三廟以稱國家崇
奉之意上批司農寺鬻天下祠廟辱國黷神此為甚者可速
令更不施行今後市易司創改條例並進呈取旨○明年二
月中丞鄧潤甫言興利之臣議前代帝王陵寢許令請射耕
墾而司農可之緣此唐之諸陵悉見發掘昭陵已剪伐無
遺乞下所屬依舊禁止詔從之 冬十月鄧綰練亨甫罷 綰自中丞擢職知虢
州亨甫自中書戶房習學罷為漳州判官初王安石以病市
去拒門不出綰建言宜用其子且爲其壻又為安石求賜第
京師汝礪為御史既而又自陳失舉請代以他官上怒安石
聞之奏綰為國司直乃為宰相祈恩極傷國體且聞彭汝礪
嘗與練亨甫相失綰聽亨甫游說故乞別舉官知綰豈可令
執法在論思之地亨甫亦不當備宰屬乞以臣所奏付外處
以典刑遂有是命綰始以附會安石居言職及安石與呂惠
卿相傾綰極力助安石上益厭安石所為綰懼安石出而失
勢屢留之於上其言無所顧忌亨甫險詐諂事安石子雱以進至是皆斥 王安石罷 安石之再相也
屢謝病求去及子雱死尤悲傷不堪力請解機務上益厭安
石所為遂出判江寧府○安石既罷去即堅請奉祠退居鍾

山盡元豐不復召用晚於鍾山書室多寫福建子三字蓋悔
為呂惠卿所陷悔為惠卿所誤也○初司馬光以書諭安石
爭青苗法且言乃者令色鮮矣仁彼忠信之士於公當路時
雖齟齬可憎後必徐得其力諂諛之士於今誠有順適之快
一旦失勢又有賣公以自售者意謂呂惠卿對賓客輒指目
之曰覆王氏者必惠卿也小人本以利合勢傾利移何所不
至其後六年而惠卿叛安石上書告其罪苟可以覆王氏者
靡不為也由是天下服光先知○雱之卒也在六月年三十
三雱先病疽又聞呂惠卿發其私恚恚增劇而死雱性刻深
喜殺常稱商君以為豪傑之士言不誅異議者法不行嘗勸
安石誅不用命大臣安石曰兒誤矣○元豐七年安石請以
所居上元縣園屋為僧寺詔賜額報寧或云安石愛雱雱性
險惡安石在政府日凡其所為不近人情者雱實使之既死
安石哀悼久而不忘嘗恍惚見雱負鐵枷如重囚狀遂有是
請蓋為雱求救於佛也 以吳充王珪同平章事○十二
月命內侍李憲措置秦鳳熙河邊事 諸將並聽節制
先是鄧潤甫等言李憲名為措置邊事其實諸將皆受節制
唐憲宗時王承宗叛以吐突承璀為招討處置使諫官白居
易等言古無中人任大帥恐詒笑四方今陛下所行皆將為
法於萬世豈可使國史書以中人將兵自陛下始又言自古
未有以兵寄閹人而不亂者言甚激切上優容之 交趾納款 郭逵敗交趾兵于富良江去交州一
十里逵偽太子洪真李乾德請降得其廣源等五州之地而
還以廣源州為順州是役也官軍八萬死者十六逵始欲濟
江趨交州已而曰願以一
身活十萬人命乃班師

丁巳 熙寧十年 遼太康三年 春正月以范純仁
知慶州 純仁代楚建中擅發常平封樁粟麥救邠流亡多所全活會蓬生藪野結實如粟公私皆取給

熙寧十年

焉復爲營求稱譽之具歲以擴或言純仁廪貸過多遣使按
視民間之事先諭官吏使者至則已無負郡寧朋有叢塚使
者發冢數骸劾純仁全活不實之罪詔窮治乃建中所封也
朝廷欲罪建中純仁奏建中惜守法度方中請措置而民已
多死臣但因其措置苟免流亡
非臣才術能然也建中坐罰銅

二月鬼章寇岷州

种諤敗之○立鹽鈔貼納法 初詔三司講畫鹽法利害至是三司言

鹽法之弊由熙河鈔溢額故價賤而爲糴貴又東西南三路
通商郡縣權賣官鹽故商旅不行今鹽法當改官賣當罷請
先收舊鈔印識之舊鹽行加納之法官盡收舊鈔其已出鹽
約期聽商人自承買新價增之印鹽席給符驗提舉司賣鹽
並用新價錢承買舊鈔商人願對行算請者聽而別定官賣
鹽地舊制河南曹濮以西皆食解鹽自仁宗時解鹽通商官
不復榷賣中市易司始榷開封曹濮等州八年張景溫提
舉出賣解鹽於是開封府界陽武等十一縣曹濮河中府等
入州皆官自賣未幾復用商人議分通商及官賣州縣鹽價
既增民不肯買乃課民自買官鹽隨其資富作業爲多少之
差有買賣私鹽者聽人告重給賞以犯人家財充買官鹽食
之不盡留經宿者同私鹽法於是民間騷然鹽鈔舊法每席
六緡時只二緡有餘商不入粟邊儲失備乃議所以更之召
陝西轉運皮公弼入議公弼極言官賣鹽不便沈括爲三司
使不能奪公弼議王安石方主景溫括希安石意乃言若通
商則歲失官賣緡錢二十餘萬安石去位括在三司乃言官
賣當罷於是河陽同華等州陳留等縣通商其入不及官賣
者官復自賣澶濮陽武等州縣官賣如故○上嘗謂輔臣曰
向以陝西用不足使市鈔京師蓋欲權鹽價飛錢於塞下而
出錢五百萬緡不能救其弊也朝廷措置經始所當謹重使
國者始安靜以持之○元豐元年從轉運使蹇周輔之請更
福建鹽法周輔言建劍汀邵武請罷去官賣稍減鹽價募上
戶爲鋪戶官給券定月所賣從官場買之於是歲課比舊額
增羨○四年更江西鹽法亦從蹇周輔之請也初歲運淮鹽

熙寧十年

十二緡至虔州及章貢奏劾湖南符本路提刑措置搬運廣
鹽添額出賣然未及行符既發攻打郝寶者迎合符意推倣
湖南之法請運廣鹽於江西詔周輔往江西相度遂奏通廣
鹽於虔州南安軍復均淮鹽於洪吉筠袁等州以補舊額立
法峻刻民被其害舊江西鹽
場許民買稅悉籍於官責之

夏四月河北京東盜起 遣使安撫

五月初給貧民粮 詔諸州檢籍老疾而貧不能自存者籍之日給粟豆自十一月至三月止

盜廖恩犯南劍秋七月命內侍王中正討之 初命劉定體量安撫尋以中正爲都大提舉福建捕捉盜賊應兵官及捕盜官並聽中正指揮凡劄下劉定並令中正處置

河大決北流繼絕 溢衛州王供及汲縣上下埽懷州黃沁滑州韓村決大決於澶州曹村澶淵北流斷絕河道南徙東匯於梁山張澤濼分爲二派一合南清河入于淮一合北清河入于海凡灌州縣四十五而濮齊鄆徐尤甚壞民田三十萬頃廬舍三十八萬家詔遣內侍張茂則同判都水監劉璯相度閉塞決口尋詔逐路民田官爲蠲賦被災州縣放賦稅老幼疾病不能自存者日給口食○知大名府文彥博言臣王月嘗奏德州河底淤澱出水稽緩上流必至壅遏若不預爲經制必溢魏博恩澶等州之境而都水略無施設止固護東流北岸而已今者果大決溢此非天災實人力不至也○十一月詔河北京東西淮南等路出夫赴河役者去役所七百里外願納免夫錢者聽每夫止三百五百

八月廖恩降○九月贈邵雍官 初朝廷授雍將作監簿雍辭之至是卒贈著作郎謚康節以河南府言雍行義

聞於鄉里乞贈卹也雍字堯夫衛州人刻厲爲學夜不就席
者數年有王豫者以師自居聞雍學易召而教之與語三日
躍然起拜少自雄其才慷慨有大志既學力慕高遠謂先王
之事爲以可致及其學益老德益邵玩心高明觀天地之運

化陰陽之消長以達乎萬物之變然後頹然其順浩然其歸
晉適吳楚過秦晉客晉梁後徙于洛在洛幾三十年蓬蓽環
堵不蔽風雨躬爨以養其父母居之裕如講學于家未嘗強
以語人而就問者日衆士人道洛者必過其廬與人言必依
孝悌忠信樂道人之善不及其惡故賢不肖無不親之每歲
春二月出四月止八月出十一月止每出人皆倒屣迎致爭
具酒饌不復呼姓名但云吾家先生至也鄉人如其所居安
樂窩起屋以待其來謂之行窩既沒有挽之云春風秋月嬉
遊處冬暮行窩十二家洛陽風俗之美如此雍之學得之
於李之才挺之挺之言得之於穆脩伯長推其源流遠有端
緒至於純一不雜汪洋高大乃其所自得者有書十二卷曰
皇極經世詩曰擊壤集歌程顥嘗語人曰顥接人多矣不雜
者三人張子厚邵堯夫司馬君實云

立義倉 自畿內始後徧行於諸路

冬十月罷鬻祭服 時三作坊退賣祭服言者謂祭祀之物轉移他用則非所以尊奉靈神也詔勿賣

十一月立內侍觀察使止法 詔兩省都知押班已至觀察使者如年勞及有功只許轉使額雖有特旨令樞臣執奏

甲戌郊○十一月張載卒

時同知太常禮院謁告西歸行次臨潼卒。康定用兵時載
方年十八慨然以功名自許上書謁范仲淹仲淹知其遠器
欲成就之反責之曰儒者自有名教何事於兵因勸讀中庸
載讀其書雖愛之猶以爲未足於是又訪諸釋老之書累年
盡究其說知無所得反而求之六經嘉祐初見二程于京師
共語道學之要乃渙然自信曰吾道自足何事旁求於是盡
棄異學淳如也爲雲巖令政事大抵以崇本善俗爲先每以
月吉具酒食召鄉人高年會于縣庭親爲勸酬使人知養老
事長之義因問民疾苦及其戒子弟之意上嗣位之二年
以呂公著薦召入見上問治道以漸復三代爲對上說曰卿
宜入見二府議事朕且將大用卿載它日見執政執政語曰
新政之更懼不能任事求助於子何如對曰朝廷將大有爲

天下之士願與下風若與人爲善則孰敢不盡力如教玉人
追琢則人亦固有不能執政默然所語多不合命校書崇文
辭未得謝復按獄浙東獄成還朝會弟戩以言得罪益不安
乃謁告西歸橫渠後復召還舊職會有言者欲講行冠昏喪
祭之禮詔下禮官禮官安習故常以古今異俗爲說載獨以
爲可行然議卒不決郊廟之禮禮官與焉載見禮不致嚴亟
欲正之而衆莫之助載益不說會有疾謁告而歸。載退居
橫渠也終日危坐一室左右簡編俯而讀仰而思有得則識
之或中夜起坐取燭以書其所立言謂之正蒙出示門人曰
此書予歷年致思之所得其殆與前聖合然大要發端示人
而已其觸類廣之則吾將有待於學者學者有問多告以知
禮成性變化氣質之道學必聖人而後已聞者莫不動心有
進近世治喪無法惟致隆三年自期以下未始有衰麻之變
祭先之禮亦用流俗節序爲享不嚴載始治喪服輕重如禮
家祭始行四時之薦曲盡誠絜嘗慨然有意三代之治曰仁
政必自經界始貧富不均教養無法雖欲言治皆苟而已世
之病難行者未始不以亟奪富民之田爲辭然茲法之行悅
之者衆苟處之有術期以數年不刑一人而可復所病者特
上之未行耳門人欲謚載爲明誠中子質於程顥顥疑之訪
於司馬光光荅書曰竊惟子厚平生用心欲率今世之人復
三代之禮者也其以陳文範陶靖節王文
中孟貞曜爲比曷若以孔子爲比乎遂已

(戊午)元豐元年春正月命官詳定郊廟禮文 置詳定禮文局命陳襄黃履等詳定

安燾使高麗 高麗比年遣使朝貢上嘉其勤誠遣燾使之

閏月曾公亮薨臨其喪 謚曰宣靖上篆其碑首曰兩朝顧命定策亞勳之碑及葬前一日車駕又臨之特恩非故事也上
嘗語輔臣曰公亮可方漢張安世公亮薦士多得人然性
吝嗇殖貨至鉅萬持祿固位爲世
所譏○舉詔以配享英宗廟庭

夏五月曹村決河

塞名其埽曰靈平河還北流凡用工一百九十餘萬材一千二百萬有奇錢米各三十萬堤長一百四十里六月癸卯朔日有食之太史言日當食驗之不食有大星裂于內階東南有光燭地大星出魏爪聲如雷治臺獄停陳安民等官安民及賣革皆停官大常博士吳安持大理評事文及甫前檢正刑房公事劉奉世論罰有差初上任王安石而吳充在政府數更間言政事非便安石罷充遂相充陰欲有所變更王珪忌之會堂後官周清駁相州殺賊徒三人為失入死罪大理斷相州斷是革白奉世奉世曰君為法官自圖之何必相示革曰然則不可為失入奉世曰君自當依法此豈必欲君為失入耶於是奏是相州斷清再駁大理不服安民為相州判官懼得罪求救於充之婿文及甫而充之子安持受其囑知諫院蔡確知安民與充有親乃密言事連大臣非開封可了移其獄於御史臺命鄧潤甫上官均與確雜治之事多不實潤甫均欲辨理於上前確劾潤甫均黨有罪未幾皆罷於是確專其獄凡朝士繫獄者令獄卒與之同室而處同席而寢飲食旋溷共在一室置大盆於前凡饋食者羹飯餅餌悉投其中以杓混攪之飼之如犬豕故繫者無罪不承獄成安民等皆坐罰確猶言罪安持太輕上曰子弟為親戚請託不得已而應之此亦常事何足深罪姻輩但欲共攻其充去之此何意也以確奏劄還之言者乃已瀘夷寇邊命韓存寶經制之瀘州納溪夷入寇秋九月交趾來貢且請還廣源蘇茂等州上賜李乾德詔俟邕欽廣三州人口歸復省地即以廣源等峒復還之。明年來歸所略三州人丁詔發順州以其地賜之初趙卨請弃與歲戍以三千人每十損五六上曰順州荒忽瘴癘之地朝廷得之未為利豈可驅戍兵投之瘴土一夫不獲朕尚憫之況十損五六乎。七年又詔以界外六縣三峒之地賜之冬十一月罷功臣號。十二月置大理獄上以國初廢大理獄非是又開封因猥多乃命復置輕復讎刑名初青州民王贇父九思為揚五兒毆迫自縊贇纔七歲常欲復讎而以幼未能至是十九歲以搶刺五兒斷其頭及手祭父墓乃自首法當斬上以贇殺讎祭父又自歸罪命末減之配隸鄰州置景福殿庫上每憤北虜倔強慨然有恢復幽燕之志即景福殿聚金帛為兵費是年始更庫名自製詩以揭之曰五季失圖獫狁孔熾藝祖造邦思有懲艾爰設內府基以募士曾孫保之敢忘厥志凡三十二庫複揭以詩曰每虔夕惕心妄意遵遺業顧予不武資何日成戎捷

乙未元豐二年春正月趙抃致仕自知杭州告老退居于衢有溪山松竹之勝後六年卒謚清獻賜其碑名愛直。王安石初參政事下視廟堂如無人一日爭新法怒目曰公輩坐不讀書耳抃折之曰君失言矣如皋夔稷契之時有何書可讀安石默然嘗兩知成都其始往也携一龜一鶴以行其再往也并去龜鶴止一蒼頭張公裕送以詩云馬諳舊路行來滑龜放長江不共來抃和易長厚氣貌清遠人不見其喜慍年四十九即居外寢自號知非子。熙寧中首知越州時兩浙旱蝗米價湧貴餓死十五六諸州皆榜通衢禁人增米價抃獨令有米者任增價糶之於是米商輻湊價為之賤民无餓死者三月給京畿貧民葬地貸以錢無主者官瘞之親試舉人賜時彥以下千三百餘人及第出身有差詔新進士依舊式賜錢五百千為宴集費外特賜千緡諸科三百千夏四月幸金明池觀水嬉燕射瓊林苑上射中的上自即位始再幸池苑後不獲至矣又奉太皇太后皇太后幸金明池上扶太皇大后登舊頂為百寶為船馳以上壽導洛通汴西頭供奉官張從惠言汴口歲開塞又修堤防

勞費因涉引洛入汴之利都水使者范子淵亦畫十利以獻上乃命內臣宋用臣往視用臣言其便乃命董役明年夏訖工尊博上記詔以元豐導洛記爲名刻石於洛口廟仍改導洛司爲汴河堤岸司

秋八月許二史直前奏事 修起居注王存乞復唐正觀二史之職執筆隨宰相入殿上是其言又欲事左右史雖日侍立而欲奏事必稟中書俟旨有與同修注王安禮因對及之乃詔許直前著爲令

九月陳世儒伏誅 幷妻李婢高張等十九人並處死世儒執中變從張所出執中死張氏爲尼世儒既長迎歸與妻李事之不謹李龍圖闕事上師中女其母呂夷簡孫也世儒知舒州太湖縣厭歡不樂爲外官與李謀諸婢謀殺張欲以憂去壽之不死以釘附其腦骨爲諸婢告發遂正典刑

冬十月置籍田 詳定禮文所請於京城東南度田千畝爲籍田置令一員從之

太皇太后曹氏崩 上事后誠孝后待上慈愛亦甚至每遇朝退后必親至寢殿候之或自持飲食以食上及后崩上哀慕毀瘠殆不勝喪初后既感疾以文字一函封鐍甚固付上曰吾死開之惟不可因此罪人上哭受右上仙上開函視之乃仁宗欲立英宗時臣寮異議之書上覩書痛哭以遺劄不能追咎其人故宮中服二年之喪以報慈德后臥內織封一匱上發視之則書合同實也仁宗時因火失寶更鑄之後周并得舊寶故后藏之匱中而人無知者

十一月貶黃履等官 初太學生虞蕃訟學官受賄不去事付開封推治詞連上舍生鄭通禮部試知貢許將奏無罪釋之蕃併指辨妻弟及鄉人爲不公乃移御史臺命中丞蔡確御史何正臣鞫治其獄由是追逮徧四方鍛鍊窮究連逮者甚衆皆確及實正臣實成之辭連判監黃履參政元絳於是絳罷知亳州履落職將知蘄州學官王沇之除名余中王沔之等黜責有差

兩士○十二月頒學令 太學置八十齋齋容三十人外舍生二千人內舍生三百人上舍生百人總二千四百月一私試歲一公試補內舍生間歲一舍試補上舍生封彌謄錄如貢舉法而上舍試則學官不與考校公試外舍生入第一第二等參以所書行藝與籍者升內舍內舍試入優平二等參以行藝升上舍上舍分三等俱優爲上一優一平爲中俱平若一優一否爲下上等命以官中等免禮部試下等免解學正增爲五人學錄增爲十人學諭參以學生爲之

竄蘇軾 貶黃州團副本州安置應天府判官蘇轍監筠州酒稅駙馬都尉王詵與軾遊屬禁中語亦停官秘書正字王鞏貴外州監當其餘坐受軾詩斷罰者張方平司馬光以下二十二人初軾知湖州中丞李定言軾自熙寧以來作爲文章怨謗君父交通戚里舒亶亦言軾上表煩譏時事且陛下發錢本以業貧民則曰贏得兒童語音好一年強半在城中陛下明法以課試羣吏則曰讀書萬卷不讀律致君堯舜終無術陛下興水利則曰東海若知明主意應教斥鹵變桑田陛下謹鹽禁則曰豈是聞韶解忘味邇來三月食無鹽其他觸物即事應口所言無一不以譏謗爲主小則鐫鏤大則刻石傳播中外自以爲能乃詔定與知諫院張璪推治時莫敢言者宰臣吳充見上曰魏武帝何如人上曰何足道充曰陛下以堯舜爲法薄魏武固宜然魏武猜忌如此而能容禰衡陛下法堯舜而不能容蘇軾何也上曰朕無他意只令覈是非爾行且釋之王安禮亦乘間進曰自古大度之主不以言語罪人軾文士本以才自奮謂爵位可立取顧碌碌如此其中不能無觖望今若實之於法後世必謂不能容才願陛下毋究其獄上曰朕固不深譴特欲申言者路爾即爲貸之至是獄成而有是命○七年正月徙汝州軾言汝州無田產乞居常州從之初軾繫御史獄上本無意罪之宰臣王珪忽言軾有不臣意上曰軾固有罪然於朕不應至是珪舉軾檜詩根到九泉無曲處世間惟有蟄龍知之句且曰陛下飛龍而軾欲求之地下之蟄龍非不臣而何上曰彼自詠檜何與朕事珪語塞上遂寬其罪然上每憐之一日上曰國史大事欲俾蘇軾成之執政有難色既而有旨起軾知江州蔡確張璪受

命王震鞫詞頗明日改江州太平觀又明日命格不下於是出手札徙軾汝州有黜居思咎閱歲滋深人才實難不忍終棄之語軾即上表謝前此京師盛傳軾已白日僊去上聞嗟惜久之故軾於此表有云疾病連年人皆相傳為已死飢寒并日臣亦自厭其餘生

忠州雨豆

庚申 元豐三年春正月嚴失入法 詔審刑部斷議官失入若歲其數罰之

三月吳充罷 充為中太一宮使踰月卒世譏充公正而力不足知不可而不能勇云

葬慈聖光獻皇后 祔永昭陵時推恩曹氏進官被賞者百四十餘人初欲以曹佾為中書令樞密呂公著言不中書令自宋興以來未嘗除人況不帶節度使即宰相也非所以寵外戚乃加佾司徒以盡國戚兼中書令公著因言自古士開亂家不過親小人任宦官通女謁寵外戚數事而已上深以為然時內侍王中正宋用臣等在事故公著假此以諷上既退同知薛向以公著為敢言○八月佾封濟陽郡王御史黃鍾言祖宗以來未有佾比不正乃所以保安曹氏不從

夏四月瀘夷寇邊 乞弟入寇戎州兵官王宣王愼言死之復命韓存寶經制

五月定國子生員 取青貢官鎖試為之以二百人為額

秋七月河決澶州○彗出太微垣 占者以為主京城有兵憂於是修京城置提舉保戶義馬趣其期限督訓保甲除軍器以備之

求直言 知制誥王安禮上疏曰和氣致祥乖氣致沴意者大臣是非好惡有不達諸道秉藉角利者不察主上惠養元元之意用力殫於叢聚取利究於閭夫殆有以召天變臣竊省不急之政作紓其弊之工力至於折獄小數根摭舊章悉非所及以質者上聽臨蒞數安禮他日進對上曰天理欲使卿修具所以取謂大臣當宣導下情以達於上不應凡格人言以壅蔽人主今以一指蔽耳目雖太華在前不之見也近習之蔽君何以異此哉今信卿卿第言之

九月正官名 國家建官多循唐制而閣有損益三省長官惟除侍中亦罕預政而以平章事為宰相之任六曹不釐本務給舍不領本職諫垣不專諫爭史館不修記注總計有使封駁有司而審官審刑各有院凡臺省寺監往往宅官兼領故議者多以正名為請知制誥李清臣亦言本朝官制蹈襲前代陳迹不究其實官與職不相準其遺與官職又不相準勳爵又皆不相準乞詔有司並加釐正以成一代之法上慨然從之乃置詳定官制所於中書命翰林學士張璪推掌劉承旨張誠一領之詔曰國家承平百年四海承德惟設官政尚沿前闕今欲推制作之原參酌損益使臺省寺監之官實領職事其餘空名者一切罷去而與之以階因此以制祿凡所恩數一如舊章至是頒以階易官寄祿新格改侍中中書令同平章事為開府儀同三司左右僕射為特進吏部尚書為金紫光祿大夫五尚書為銀青光祿大夫左右丞為光祿大夫六曹侍郎為正議大夫給事中為通議大夫左右諫議為太中大夫秘書監為中大夫光祿卿至少府監為中散大夫大常至司農少卿為朝議大夫六曹前行中行後行郎中為朝請朝散朝奉大夫凡三等前行中行後行員外郎為朝請朝散朝奉郎侍御史左右起居舍人司諫亦如之凡三等左右正言大常國子博士為承議郎大常秘書殿中丞著作郎為奉議郎太子中允贊善大夫中舍洗馬為通直郎著作佐郎大理寺丞為宣德郎光祿衛尉寺將作監丞為宣義郎大理評事為承事郎校書正字將作監主簿為承務郎開府儀同三司至通議大夫以上無磨勘法太中大夫至承務郎應磨勘待制以上六年遷兩官至大中大夫止承務郎以上四年遷一官至朝請大夫止候朝議大夫有闕次補其朝議大夫以七十員為額選人磨勘並依吏部法遷升朝官依今新定制○宣德郎後避宣德門改宣教郎

辛巳大饗明堂 惟以英宗配上帝悉罷從祀羣神○詔文彥博陪祠

冬十一月己丑朔日有食之 太史言當

食六分驗之不及所食分數

置元豐庫

本朝財用舊隸三司自熙寧改法王安石為相始拆冢宰掌邦計之說遂與三司分權凡貨賦在推常貢之利方歸三司而摘山煮海監場坑冶絕户没官茶軍關額之類皆號朝廷封椿法行既久儲積贏羨是年於司農寺南創元豐庫貯之三司不與焉及官制行户部歲入纔四百餘萬緡其它盡入元豐庫以待非常之用云應有所用必有司具數上之宰執聚議同奏降旨下庫始可支焉蓋雖天子不得而用其制之嚴如此自熙寧以前諸道推貼坊場率以酬衙前之陪備官費者至熙寧行役法乃罷酒場賦民增直以雇取其價以給衙前時有坊場錢至元豐初司農請發坊場百萬緡輸中都至是遂置庫貯之○五年十月詔户部右曹於京東淮浙江湖福建十二路發常平錢八百萬緡輸元豐庫○時知三班院曾鞏上疏論經費略曰宋興承五代之弊六聖相承與民休息故生齒既庶而財用有餘且以景德皇祐治平校之歲入皇祐治平皆一億萬以上歲費亦一億萬以上景德官一萬餘員治平二萬四千員景德郊費六百萬皇祐一千二百萬治平一千三百萬以二者校之官之衆郊之費皆一倍於景德願詔有司講求其故使官之數郊之費皆同於景德則所省蓋半矣又曰臣待罪三班據國初承舊以供奉官左右班殿直為三班立都知行首領之又有殿前承旨班院別立行首領之端拱以後分東西供奉又置左右侍禁及承旨借職皆領于三班三班之稱亦不改初三班吏員止於三百至天禧乃總四千餘員至于今乃總一萬一千餘員宗室又八百餘蓋景德員數已十倍於初而以今校之殆三倍於景德臣之所知者三班也吏部東西審官與他實尚以有加於此者推此加考察以類求之使天下歲入億萬而所省者什三計三十年之通當有十五年之蓄

皇朝編年　備要卷第二十

皇朝編年　備要卷第二十一　凡五年

神宗皇帝　起辛酉元豐四年止乙丑元豐八年

辛酉　元豐四年春正月命林廣經制瀘夷

代韓存寶明年春廣敗乞弟于納江乞弟遁去廣軍數萬進寨追踐越七日至白崖又五日次老大人山山形皆刀劍立又一月上老大人山又二日次黑崖明日遇鴉飛不到山又一日乃至歸徠州大小茅屋百餘間自發納江即入叢箐無日不雨雪兵夫凍墮指者十二三疾病死亡不可勝數往往取僵尸臠割食之留歸徠州四日求乞弟不獲先有詔不得賊而輒班師者斬廣軍皆懼走馬承受麥文昞乃白廣曰行日上付密詔戒不得稽封候事迫日始開今既進退不可遂相與開緘視之其詔云大兵深入討賊期在梟獲元惡如已破其巢穴雖未得乞弟亦聽班師軍中皆呼萬歲曰天子居九重明見萬里外乃以師還

令進士加試律○夏四月親閱保甲

保甲當教時月給錢三千日給食官與戎械戰袍又具賞物先教大保長藝成乃立團教法以大保長為教頭教保丁焉一都保分為五團即本團都副保正所居空地聚教之府界法成乃推之三路至是引呈府界藝成者○十月河北廬州保甲見於崇政殿召執政賜坐閱試官其優者三十六人餘賜金帛有差時府界及三路保丁凡六十九萬有奇○按兵志熙寧九年繫籍義勇保甲及民兵合七百一十八萬有奇

詔罷合祭親祠北郊

初張璪議親祠北郊上已從之既而又令禮官講求於是判太常寺陳薦言議者以天地合祭始於王莽故欲罷之臣按周頌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漢郊祀歌曰惟泰元尊媼神蕃釐泰元天也媼神地也又曰消遇休成天地並況此天地同祀可以舉見恐非自王莽始也議者又謂方丘之祀盛夏不躬行宜遣冢宰攝祀亦恐未必

合古然終不若天地合祭也乞且循舊例知禮院曾肇言今冬至若罷合祭而夏至又使有司攝事則於父母天地之義若有隆殺願陛下遇親祠南郊之歲以夏至日躬款北郊以合先王之制遂詔罷南郊合祭親祠北郊並依南郊儀如不親祠上公攝事

河決澶州復北流 決小吳埽初河雖復東流然水行地上下視州縣至是大決轉而北流既而提舉官蘇達言小吳故道斷新流難塞詔逵還上曰陵谷更變雖神禹復出亦不能強盡水之就下者性也今以州縣爲壑致遏水勢不由其性此乃治水之事非治水之道也若以道觀之則水未嘗爲患但州縣爲水之患耳又曰以天下觀之黃河一帶也以河北觀之則爲害極大順其所向徙城邑以避之復有河患雖神禹復生不過如此○史臣曰熙寧間專欲導東流閉北流元豐以後而議者乃始欲復禹故道上愛惜民力思順水性而水官難其人多宗蠱語過有勞費王安石力主程昉范子淵故二人尤以河事自任上雖藉其才然每抑之

六月命內侍李憲經制熙河 發殿前虎翼四指揮令憲將之以行又以王中正同簽書涇原經略總管

追封程嬰杵臼 嬰成信侯杵臼忠智侯初承議郎吳處厚言二人保全趙孤請訪其墓特加封爵至是訪得二墳在絳州故封之

河北蝗 詔捕之

秋七月

命李憲等分道伐夏國 初環慶經略使俞充知上有用兵意屢請西伐又言諜報云夏國母及梁相公者勸秉常不行漢禮秉常不從因囚之且秉常事大國有何可罪乃被幽囚此正興師問罪之時今若一舉而復漢唐兩河之地其費不過五年歲賜秉常之數蔡確之排吳充也充既罷相確指王珪爲充黨欲併逐之珪畏確引爲執政時珪獨相久上厭之不悟確一日乘閒謂珪曰上厭公矣珪曰爲之奈何確曰上久欲收復靈武患無任責者公能任責則相位可保也珪喜謝之適江東運判何琬有違法事上語珪欲遣官按治珪以上意告撿正俞充

元豐四年

充以書告琬琬上章自辨上詰珪謁言珪退朝甚憂召充問之充對以實珪曰與君俱得罪矣然有一策當除君帥環慶並上取靈武之策上喜罪可免乃除充環慶帥充至環慶議取靈武書奏而充暴卒乃以高遵裕代之鄜延總管种諤亦乞興師且言夏國無人秉常孺子臣往提其臂而來耳上壯之乃決意西伐方議出師知樞密院孫固曰舉兵易解禍難前後論之甚切上意益堅固曰然則孰爲陛下任此者上曰李憲固曰伐國大事而使宦官爲之誰肯爲用上不悅固請去不許它日又對誠以未有大帥爲言上諭以無其人副使呂公著曰既無人不若且已固曰公著言是也竟命高遵裕出環慶劉昌祚出涇原李憲出熙河种諤出鄜延王中正出河東分道並進憲攻克蘭州奏至上詔憲曰官軍未出境之際內外莫不以夏羌強銳爲憂今道逢堅屯而能一鼓蕩散自非將帥有略何以臻此憲以蘭州古金城地是爲河湟要害請城之仍建爲帥府○詔董氊會伐夏國董氊集六部族兵十二萬分三路與大兵會明年封爲武威郡王賞其功也

立吏部四選法 分左右曹判吏部蘇頌請以武選歸吏部也○八月罷中書堂選悉歸有司

韓存寶伏誅 斬于瀘州坐討乞弟失律也朝廷懲安南無功時方大舉伐夏故誅存寶以令諸將

九月續會要成 初仁宗時自建隆修至慶曆四年凡百五十卷熙寧初王珪請續之凡十二年乃成止熙寧十年通舊增益成三百卷

冬十一月癸未朔日有食之 大史言日當食驗之不食

罷樞密使副 上以樞密輔弼非出使之官乃詔置知院同知院餘悉罷

詔李憲等班師 初高遵裕以慶州蕃漢步騎八萬七千人民夫九萬五千人种諤以鄜延兵五萬四千人畿內七將兵三萬七千人分爲七軍方陣而進自綏德城出塞諤攻圍米脂寨遂乞不受王中正節度上以其有米脂之功詔從之諤入石夏銀三州遵裕援清遠軍入環韋二州中正入宥州劉

元豐四年

邑祚軍大敗夏人于磨哆隘乘勝至靈州城下奪門將入遵裕馳使止之遵裕繼至與諸軍合攻城凡十八日不下諤之師死者什二三又多潰而歸中正及他將之師亦以道遠乏糧多至逃死遂詔班師上諭孫固曰若用卿言必不至此又兵民疲弊如此惟呂公著爲朕言之。遵裕言涇原兵出塞者五萬一千有奇歸者萬三千人。高遵裕鄜州安置种諤王中正劉昌祚並降官而李憲獨免始議五路進討會于靈州憲輒不赴乃欲以開蘭會邀功彌責種咨孫固曰兵法期而後至者斬諸路皆赴而憲獨不行雖得蘭會罪不可赦言雖不用士論與之 十二月置抵當所 提舉市易貫者請在京置四抵當所委官任其事其後又行之畿縣及諸路焉

壬戌 元豐五年春正月以李憲爲涇原路制置等使 兼經略安撫知蘭州李浩副之种諤知渭州浩諤於制置司並用旨級法 三月

停劉誼官 誼爲江西提舉上疏論青苗免役保甲市易之弊及役法十害與賣鹽之患疏略云陛下立新法本以爲民爲民有倍稱之息故與之貸錢爲民有城産之患故與之免役爲民有斂疊之任故教俘伍爲民有耕貸之不售故設市易皆良法也行之數年法弊而民病邑色有之請試言其甚者夫庸錢既厚則取民不得不多兩折之民富溢其等者爲無比戶多者七八百千其次五百千竊以書法言之役之重者爲鄉戶衙前其大鹽秤子其次酒務使爲上戶者十年而一役費錢百萬則是年百千矣今上戶富者出八百千則是七倍昔日以一戶計之十年之出已八百萬矣如此則民家之錢安得不空天下財產安得不蹙哉臣向嘗過淮南淮南之民科黃河夫夫錢十千上戶有及六十夫者湖南買弩檮官估二十百姓爲費二千戶有及二十條者江西買軍須衲襖官估八百實費三千其他翎毛羽箭無不數倍甚可痛也又臣近巡歷洪筠撫百姓訴州縣抑令買鈔貫鹽竊詳蹇周輔元立鹽法以救淡食之民今民間積鹽

不售以致怨嗟賣既不售月錢欠負追呼刑責將萬江西上批劉誼既有所見自合公心陳露輒敢張皇上書惟舉一二偏僻不齊之事意欲毀壞大法宜加黜責以儆在位 親試舉人 賜黃裳以下千四百餘人及第出身有差 雨土。夏四月壬子朔日有食之 陰雲不見 官制成改平章事爲左右僕射以王珪蔡確爲之仍兼門下中書侍郎 改參知政事爲門下中書侍郎以章惇張璪爲之置左右丞以蒲宗孟王安禮爲之詔以五月朔行官制始改命百官以三省統領百職事無大小並中書取旨門下覆奏尚書施行。三省之制中書省掌進擬庶務宣奉命令中外無法式應取旨者凡命令之體有七曰冊書立后妃封親王皇子大長公主拜三師三公三省長官則用之曰制書處分軍國大事頒赦宥德音命尚書左右僕射開府儀同

三司節度使凡告廷除授則用之曰誥命應遷改職秩合命詞則用之曰詔書賜待制大卿監中大夫觀察使以上則用之曰敕書賜少卿監中散大夫防禦使以下則用之曰御札布告大號令則用之曰敕榜賜酺及戒勵百官曉諭軍民則用之大事奏稟得旨留所得旨爲底別以黃紙書中書令宣侍郎奉舍人行訖錄送門下爲畫黃小事受批降若覆請及入熟狀擬進得旨者亦以黃紙書宣奉行訖錄送門下爲錄黃樞密院掌軍國機務大事則稟奏其付授者用宣小事則擬進其付授者用劄先具所得旨關門下省審覆面得旨爲錄白批奏得畫者爲畫旨門下省掌受天下之成事審命令駁正違失凡受中書省畫黃錄黃樞密院錄白畫旨皆留爲底及尚書六曹所上有法式事皆奏覆審駁之給事中讀侍郎省侍中審進入被旨畫聞則授之尚書省樞密院即有舛誤應舉駁者大則論列小則改正凡吏部擬六品以下職事官則給事中校其仕歷功狀侍郎侍中引驗審其非其人則論奏省覆刑部大理寺所斷獄不當罪則以法駁正之尚書

省掌施行制命曰吏部曰户部曰禮部曰兵部曰刑部曰工部皆隸焉凡天下之務六曹所不能與奪者總而决之應取裁者隨所隸送中書省樞密院事有成法則六曹準式具鈔令僕射丞檢察簽書送門下省畫聞官制始行建尚書省爲三省各以其省長官爲宰相既以秩高不除故以尚書令之貳左右僕射爲宰相而左僕射兼門下侍郎以行侍中之職右僕射兼中書侍郎以行中書令之職而別置侍郎以佐之三省分班奏事獨中書取旨門下尚書不與元祐初始同取旨。尋詔門下有差除更改事更不關銀御史臺諫院。又詔秘書殿中內侍入內內侍省不隸臺察其尚書六曹分隸六察。八年十月以劉摯言差除更改事依舊於當日關諫官御史。○官制成以給舍爲門下中書外省元祐初改爲後省。元祐元年定郎官爲三十五員以主客兼膳部職方兼庫部都官兼司門屯田兼虞部又立磨勘止法待制太中以上止通議大夫餘官止中散大夫。四年詔以御史知雜事爲侍御史言事爲殿中侍御史六察官爲監察御史

曾鞏爲中書舍人

鞏嘗敘戰國策說苑諸子及梁陳書識者以爲可比劉向初與王安石善安石稱其文章謂世無有如水之江漢星之斗。上嘗問安石何如人鞏對曰安石文章行義甚以揚雄以吝故不及上曰安石輕富貴何吝耶曰臣所謂吝者謂其勇於有爲而吝於改過。呂公著謂鞏爲人不及議論議論不及文章

錄唐段秀實後。五月命內侍李舜舉同徐禧如鄜延議邊事

先是李憲欲塞前罪乃上再舉之策時朝廷已知陝西民困更不調夫憲乃牒鄜延轉運司調發以和雇爲名人給錢二百且云受密詔若違令斬鄜延轉運以下民間騷然相聚立柵於山澤不受調知通觀論之不聽巡邏之則執挺欲鬭州縣無如之何士卒前出塞死於凍餒者十五六存者皆憔行西京留守文彥博上言師不可再舉樞密呂公著亦力言不可秦鳳通判范純粹奏師出有期而器械匱乏芻糧未備今過關陝之力圖此一舉而事理如是無可濟之理關中必亂上始信之召公著慰勞知延州沈括請盡城橫山且云塞北烏延城正據山界東望夏州八十里西望宥州四十里下瞰平夏最當要衝乞移宥州於此使虜不得絕磧爲寇乃詔罷涇原之役命鄜延修六寨以包橫山之地遣舜舉同給事中徐禧往鄜延計議舜舉退詣執政王珪迎以好語曰朝廷以邊事屬押班及李留後無西顧之憂矣舜舉曰四郊多壘此卿大夫之辱也相公當國而以邊事屬二內臣可乎內臣止宜供禁廷洒掃之職豈可當將帥之任耶聞者代珪發赧

夏人寇邊

鄜延王英死之

六月召李憲赴闕罷西師再舉之議。詔三省各舉職

詔自今事無大小中書取旨門下覆奏尚書省奉行

秋七月決大吳埽堤

時河溢北京內黃埽決之以紓靈平下埽危急也

八月河決原武

命塞之至仲冬舉工

九月夏人陷永樂城

先是朝廷從徐禧之請命禧及李舜舉沈括發延州蕃漢軍八萬役夫荷糧者倍之即永樂小川築新城距故銀州二十五里城成賜名銀川寨夏人聞城永樂舉兵來争禧及舜舉亦自米脂引兵趨銀川寨禦之賊二十萬衆攻城高永能曰羌性如狗不意而輒加笞叱則氣折不能害人若遲疑不斷縱其度梁將無所不至今先至者皆精兵急與戰破之則駭散後雖有重兵亦不敢進此常勢也塵埃漲天以數十萬之衆使俱集則衆寡不支大事去矣禧岸然拊其劍謂永能曰爾何知王師不鼓不成列永能退拊膺謂人曰吾不知死所矣鄜延副總管曲珍出戰敗績將官寇偉死之永樂城依山無水將士渴死者太半至絞馬糞而飲之惟禧舜舉有水而壺一日忽有於城下呼曰漢人何不降聞無水已三日矣禧以壺水揚於外以示之曰無水此何物也虜笑曰止於此矣夜半城遂陷禧舜舉及陝西運判李稷俱死之曲珍及王湛李浦逃歸蕃漢官二百三十人兵萬二千三百

皆殁奮擧將死裂衣襟奏云臣死無所恨願朝廷勿輕此賊禧不知所終或云禧實不死有自虜還者嘗見之奏至上覧奏慟哭左右莫敢仰視既而嘆曰永樂之事無一人言不可者右丞蒲宗孟曰臣嘗言之上曰何嘗有言在内惟呂公著在外惟趙卨言用兵不是好事耳擧責沈括徹官安置隨州○知延州劉昌祚言永樂之敗一日失馬七千匹不知平時費幾何而致是寧不惜哉或言緣是役而死者亦十餘萬人云

安化蠻寇邊 宜州守臣王奇將費萬死之時蠻以歲飢擾省地廣西轉運使馬默上平蠻方略以爲勝負不在兵而在將富良宿負郭逵怯懦邕城陷没蘇緘老謬歸仁鋪覆軍陳宗儀先走崑崙關喪師張守節不戰儂智高破亡因狄青之智勇掩襲誅滅乃杜杞之方略此足以驗矣今安化州蠻依遏而宜融土丁萬人素號得力其中必有二三千人可以重賞使之上謂宰執曰默意欲用兵謂其爲人麄踈付之未必辦事且所言本路兵丁足用若用之便言不足正如匠人造屋小計之既興功乃見材費浸多用兵大事極須謹重向者郭逵安南與昨來西師兵夫死傷皆不下二十萬有司失入一死罪其責不輕今無罪置數十萬人於死地朝廷不得不任其咎又曰事之將然天常見象但人不能知熙寧八年十月彗見軫軫長沙星朕以安南爲憂王安石以爲不足覆不閱月安南報前年彗出郎位没於翼去歲興西師乃去郎位示事由朝廷本非夷狄起事之象王珪曰天象既如此以至於用兵此亦數也上曰天下事莫重於兵社稷安危所係措兵既定則其他皆潤澤而已上又曰前世亂者皆無賴不逞之人藝祖平定天下悉聚四方無賴不逞之人刺以爲兵連營以居之什伍相制節以軍法厚祿其長使自愛重付以生殺寓威於階級之間使不得動無賴不逞之人既聚而爲兵有以制之無敢爲非因取其力以衛養良民使各安田里所以太平之業定而無叛民自古未有及此者藝祖養兵止二十三萬京師十萬餘諸道十餘萬使京師之兵足以制諸道則無外亂合諸道之兵足以當京師則無内變外内相制無偏重之患天下承平百餘年

元豐五年

蓋因於此王珪曰會要言國初兵制雖詳然莫能推明其意張璪曰非陛下神聖孰能知之

冬十一月以李憲爲熙河秦鳳路制置等使 兼經略安撫其經制邊防財用依舊

賜緡錢助邊 內藏錢百萬賜熙河戶部右曹錢百萬賜鄜延陜西諸司及封樁錢三百萬分賜涇原環慶秦鳳三路

除川峽官携家禁○景靈宮殿成初行酌獻禮 初詔景靈宮作十一殿以時王禮祀祖宗至是殿成告遷神御○尋又詔以四孟月朝獻景靈宮○紹聖三年四月詔自今景靈宮朝獻分兩日

大赦 官繪像景靈宮臣僚子若孫一人

(癸亥) **元豐六年春正月朔御大慶殿用劉几新樂** 初上以朝儀物數當改製詔閤門御史臺詳定朝會儀更造仗衛與輅冠服至是始陳於殿庭羊儀鸞司徹寶輅簾屋壞毀新玉輅上不懌久之上自即位於禮節之事未皇制作間從言者請正一二知禮院楊傑條上舊樂之失大臣有言秘書監致仕劉几知樂者乃召几赴京議樂判太常寺王存又乞召禮部侍郎范鎮參議既而几等言太常鐘磬凡三等王朴樂一也李照樂二也胡瑗阮逸樂三也王朴樂太祖嘗言其聲太高雖李照胡瑗再定比王朴樂微下及鑄大鐘或譏其聲弇瘖亦不用郊廟依舊用朴樂今請遵祖訓下朴樂二律用仁宗所製編鐘追考成周分樂之序辨正二舞容節及范鎮召對爲上言定樂當先正律鎮依律尺龠合升豆區鬴斛欲圖上之又乞訪求一稃二米真黍以定黃鍾而几即用李照樂加四清聲而奏樂成時去冬十二月也鎮曰此劉几樂也臣何與焉初傑欲銷朴舊鍾意新樂成雖不善更無舊鍾可校乃詔許借朴鍾爲清声不得銷毀後輔臣至太常按試前一夕傑乃陳朴鍾已弊者

元豐六年

一時樂工不平夜易之而僕不知明日輔臣至僕厲聲云朴鍾甚不諧美使樂工叩之韻更佳僕大沮

修前代陵廟。夏人寇邊將官揚定死之虜衆數十萬奄至知蘭州李浩閉城距守鈐轄王文郁請擊之浩曰城中騎兵不滿數百安可戰文郁曰賊衆我寡正當折其鋒以安衆心然後可守此張巡所以全合淝也乃募死士百餘夜縋而下持短刃突之賊衆驚潰時以文郁方尉遲敬德既而除詔擢文郁知州事。尋又入寇麟府將郭忠紹敗之寇麟州知州訾虎敗之

夏四月雨土。五月兩朝寶訓成先是王珪言天聖中真宗正史成別錄三朝寶訓今當修兩朝寶訓乃詔林希修進至是上之

旌孝子支漸漸資陽人也年七十持母喪既葬廬墓側三時號泣負土培墳哀毀瘠甚白蛇貍兎擾其旁白雀白烏日集于隴木五色雀至萬餘回翔悲鳴若助哀者其鄰勾氏子自娶妻即弃其親不養觀漸行因爲感動迎其親還舍同時又有簡州鄭宗古汝州沈宣皆以孝行蒙褒賜束帛。自熙寧以來迄靖康以孝義著於傳者自朱壽昌至張晉卿妻丁氏凡十四人

閏六月富弼薨遺表大略言忠詞甚純韵謹曰聞去歲大事而我無有諫者又言輔弼之任論議之臣皆當擇天下之選彼貪寵患失柔從順媚之徒豈可利而使之又言天下之大衆智力可周惟誠意可通也則山海遐僻莫不感動而況朝廷之上乎今上下情意否塞不通百姓愁怨失其所者無由上達願推本忠厚之教以至誠通達天下又言宮闈之臣不可專委兵柄統制方面蓋挾權怙寵陵轢上下人心不服易以敗事又言興利之臣爲國斂怨又言西事大爲可憂若再犯邊則關陝震蕩願遠下明詔許其改心效順又言前舉秦晉之民肝腦塗地哭聲相聞窮而無歸恐生他變願擇循良之吏賑貸存恤若夫要道則在陛下聖心之所存與所用之人君子小人之辨耳望陛下詳覽臣奏特留聖念弼早有公輔之望名聞夷狄遼使每至必問其出處安否

臨事周慮不爲全不發當其敢言審不顧身忠義之性老而彌篤家居一紀斯須未嘗忘朝廷訃聞輟視朝二日發哀于後苑贈太尉謚文忠哲宗篆其碑首曰顯忠尚德之碑元祐初配享神宗廟庭

秋七月祔孝惠孝章淑德章懷四后于太廟孝惠皇后賀氏孝章皇后宋氏太祖之元妃及繼后也淑德皇后尹氏太宗之元妃章懷皇后潘氏真宗之元妃也初議更不發冊太常博士王古言徽號之與升祔禮均也發冊難爲祔廟之節文而升祔之重乃由發冊而後顯今既行升祔則冊禮不可廢乃詔升祔比太廟親祠用竹冊焉祔太祖太宗真宗室

以安燾同知樞密院西邊用兵日久上益厭之乃不次用燾燾力辭上曰西鄙未寧今日重事正欲賴卿謀漢耳時夏人數寇塞燾言宜遂撫納且戒邊臣毋爲兵端既又請還其七寨言此所得有非要害處固宜予以示恩然羞情無厭今則未可當使知吾有過而罷兵不可使知吾厭兵之意。先是齊宮上諸司敕式上諭燾曰設於此而逆彼之至曰格設於此而使彼之效曰式著其未然之謂令治其已然之謂敕修書者要當如此有典有則貽厥子孫今之格式令敕即典則也若其書乎具政府總之有司守之斯無事矣

八月蒲宗孟罷時爲尚書右丞坐違法繕治府第知汝州先是宰執同對上有無人材之嘆宗孟對曰人才半爲司馬光以邪說壞之上不語視宗孟久之宗孟懼無以自容上復曰蒲宗孟乃不取司馬光耶若光者未論別事只辭樞密使自朕即位惟見此一人他人則雖迫之不肯去矣又泛論古今人物宗孟盛稱揚雄之賢上作色曰揚雄著劇秦美新豈佳士也王安禮嘗戲宗孟曰揚雄爲公坐罪

九月癸卯朔日有食之。冬十月夏人納款仍乞還侵地撤邊戍長爲分藩乃賜乘常詔略曰當服不恭削地示過咨於故實匪朕所私其地界已令鄜延經略司指揮保安軍牒宥州施行候疆界

了日歲賜依舊。限度牒額歲以一萬爲額每道爲錢百三十千。孟軻封鄒國公明年夏詔以軻配食文宣王封荀況揚雄韓愈爲伯並從祀

十一月丙午郊罷合祭。幸新尚書省去年詔建尚書省至是成車駕臨幸官僕射丞家一人進尚書以下官一等

文彥博致仕時判河南府彥博之在河南也與富弼等用白居易故事就弼第致酒相樂尚齒不尚官洛陽多名園古刹諸老鬚眉皓白衣冠甚偉都人常隨觀之已而圖形妙覺僧舍謂之洛陽耆英會司馬光年未六十以狄兼謨故事與焉

十二月夏人冠邊初經制李憲以夏人數至蘭州河外而翱翔不進意以大舉乃增城守之備按古步法以計戍卒復募游兵隨方應禦至是果大舉入冠步騎號八十萬圍蘭州意在必取晝夜急攻矢如雨雹雲梯革洞百道並進凡十晝夜不克糧盡引去城外得賊尸五萬

是歲高麗王徽卒上憫焉遣官祭弔前此未之有也。徽在位三十八年治尚仁恕爲東夷良主徽子順王勳嗣百日卒弟宣王運嗣運仁賢好文內行修飭每貢客市書至則潔服焚香對之。其國東西二千里南北千五百里王居開州蜀莫郡號曰開成府依大山置宮室立城壁名其山曰神嵩民居皆茅茨覆以瓦者纔十二以新羅爲東州樂浪府號東京百濟爲金州金馬郡號南京平壤爲鎮州號西京西京最盛凡二京四府八牧郡百有十八縣鎮三百九十洲島三千郡邑之小者或只百家西北接契丹恃鴨綠江以爲固江廣三百步其東海水清澈下視十丈可鑑凡海至高麗即清入登州舼千里長沙即濁東南望明州數日水皆絕碧至洋中則黑海人謂此無底之谷也官有中書省中樞院平章事參知政事中樞使翰林學士知制誥大抵倣中朝國子監有四門學學者至六千餘人二歲一貢士百官以米爲俸兵出於民番衛王府國人崇儒尚釋仁柔而惡殺其刑無慘酷惟殺人者死溺人及盜抵罪皆近古也

甲子 元豐七年春二月宗暉封嗣濮王嗣讓王自宗讓始

夏四月夏人冠邊延州將官呂真敗之。六月冠德順軍巡檢王友死之。九月冠定西城將秦貴敗之。十月冠靜邊寨鈐轄彭孫敗之又冠涇原又冠熙州。十一月冠會遼寨將白玉李貴死之

秋七月伊洛溢。河決元城淩北京遣使振䘏賜溺死者家錢

冬十一月夏人來貢表略云歷世以來貢奉朝廷無所虧怠至於近歲尤甚歡和不意憸人誣間朝廷遂起大兵侵奪土地今乞陛下特還疆土通遐域之貢輸用息干戈庶生民之康泰上令錄本付李憲

十二月資治通鑑成檢司馬光資政殿學士仍降詔獎諭上嘗謂輔臣曰前代未有此書過荀悅漢紀遠矣初官制之將行也上於禁中自爲圖帖定未出先詔輔臣曰官制將行欲取新舊人兩用之又曰御史大夫非司馬光不可蔡確進曰國是方定願少遲之王珪亦助確乃已及除光等四任提舉崇福宮詔滿三十箇月即不候替人發來赴闕蓋將復用光也是歲秋燕上感疾始有建儲意又謂輔臣曰來春建儲以司馬光及呂公著爲師保蔡確知光必大用乃謂邢恕曰上以君實爲資政殿學士異禮也君實好辭官曉之不敢通書和叔門下士宜以書言不可辭之故恕但與光子康書致確語康以白光光笑而不荅亦再辭而後受之

更茶鹽法五年權淮西鹽是歲七月河北路始併大名府澶恩等十州鹽皆官榷。九月通廣鹽於郴全道三州亦從蹇周輔之請也額利增加一方騷然。十月榷建劍州茶二州茶自熙寧二年後許通商至是復榷。明年二月惟在京府界及陝西路許通茶商餘路並行榷法從福建路轉運使王子奇之請也

乙丑 元豐八年 三月哲宗皇帝即位○遼大安元年 春正月上不豫○大赦○三月朔立皇子傭爲皇太子 賜名 大赦 上既不豫宰執入問疾至朝堂議建儲蔡確章惇欲勾致王珪語知開封蔡京陰戒人執刀幷斬珪珪曰上自有子何議之有入對珪言去冬奉聖旨皇子延安郡王來春出閤願早建東宮凡三奏上首肯珪書皇太子名進上頷之珪等又奏請皇太后權同聽政上首肯太后辭避珪等請至再三太后泣許又曰去歲皇子侍宴羣臣皆嘗見之乞再瞻覩太后垂簾于福寧殿上皇子立簾外太后諭珪曰皇子精俊好學略不好弄已誦論語七卷自皇帝服藥手寫佛經祈福因出示珪等所書字極端正珪等拜賀是日立爲皇太子○初岐王顥嘉王頵日詣寢殿問起居至是太后諭王非宣詔毋得入○初蔡確遣邢恕要太后姪向公繪等辭不往明日又遣人招置東府確曰宜往見邢舍人恕且言恕家有桃著白花可愈人主疾其說出道藏經幸留一觀及入中庭紅桃花也驚曰白花安在恕執公繪手曰右相令布腹心上疾未損延安冲幼宜早定議岐嘉皆賢王也公繪懼曰公欲禍吾家竟去已而恕反謂后與珪爲表裏欲捨延安而立其子顥賴已及惇確得無變且稍播其說於士大夫間矣 上崩于福寧殿 壽三十八在位十九年謚曰英文烈武聖孝廟號神宗○上在東宮素聞王安石有重名熙寧初擢輔政虛己以聽之安石更定法令中外爭言不便上亦疑之安石堅持之不肯變其後天下終以爲不便上亦不專信任安石不自得求引去後八年不復召勵精求治如恐不及總攬萬務小大必親或日旰不暇食至兩宮遣人趣之侍臣有以爲言者上曰朕享天下之奉非喜勞惡佚誠欲以此勤報之也憤北狄倔強慨然有恢復幽燕之志聚金帛內府欲先取靈夏滅西羌乃圖北伐及安南失律喟然歎曰使赤子無罪死朝廷當執其咎永樂之敗益知用兵之難於是息意征伐矣孝友仁儉根於至誠慈聖光獻之喪既除而慕不已待岐嘉二王如布衣歡終上之世乃出外邸平生不御畋游不治宮室雖青城小苑跬步弗幸謙冲退託去華務實終身不受尊號誠帝王之盛德也史臣云視其建禮樂正官名學經術肅武備省州縣抑僥倖以策問取士以常平養民以原廟奉祖宗以官使勸宗室經制一定至于今賴之豈不信然 皇太子即皇帝位○大赦○尊皇太后爲太皇太后 宮曰崇慶 皇后爲皇太后 宮曰隆祐後改寶慈 德妃朱氏爲皇太妃 上生母也宮曰端聖 太皇太后同聽政 尋以太皇太后生辰爲坤成節○上甫十歲臨朝莊嚴左右僕御莫窺其喜慍 詔緣邊守疆場 尋又赦辰州蠻納土罷沅州儂等堡寨 罷京城邏卒 放開河役夫及造軍器兵匠○十二月罷後苑作坊務 詔樞密三省同議邊事 尋又詔樞密院中書通赴都堂議事 夏四月罷戶馬寬保馬限法有未便者以次罷復之 罷京東戶馬又詔京東西路保馬法元定年限極寬民間易以應辦而有司不務循守期限迫急遂致騷擾先帝已嘗降詔詰責至今未能奉行其兩路保馬令依年限收買其剩買數目以充次歲之數尋詔罷之以其馬給陝西騎軍及馬遞鋪納太僕寺罷府界新劃牧馬監及提舉經制牧馬司罷成都府利路買馬○罷在京東西四州物貨場罷諸鎮寨州縣市易抵當汴河堤岸司地課放市易常平免役息錢買撲場務佃賃田宅空地出限罰錢罷在京免行錢罷提舉保甲錢穀官提舉保甲官諸縣巡教保甲官每歲農隙只赴縣教閱一月尋又詔自十月至正月分四番教第五等兩丁之家放免○罷鄜延圖冊○罷增置鑄錢十四監○罷方田○復府界三路巡教弓兵○罷水磨

裕○初召司馬光呂公著于外未至遣中使迎勞太皇手書
問以今日設施所當先光未及條上已有旨散遣修京城役
夫罷減皇城內覘者止御前工作出近侍之無狀者三十餘
人敕中外無敢苛刻暴斂廢導洛司物貨場及民所養戶馬
寬保馬限皆從
中出大臣不與

嚴內降覆奏法

詔傳宣內降並由中
書樞密院覆奏○元
祐初諫官王巖叟奏云今日所急在人才須營勸有人以為
備則朝廷多正論然正直者小人所憚朝廷常有可畏憚之
人則朝廷安又奏聖人不以無過為美而以改過為美不以
無諫為美而以從諫為美又奏臣節以不回為忠主意以易
回為聖又奏兩宮垂簾杜絕內降更乞陛下照管大皇曰甚
言語試問官家上曰無之巖叟曰如此幸甚蓋斜封墨敕不
宜於今日有之自古此事盡出於外交結宦官女謁遠貴官
覈從無所不至不可不防微不可不奏知太皇曰卿言極是
決然不至有
此不須憂也

出內侍宋用臣等十三人

以改轄
法出之
手
外

遣使察舉監司

詔舉行當法分遣郎官
御史察舉諸道監司

召呂公著侍讀

公著時知揚州遣先帝意召用之入見奏陳十
事一日畏天二日愛民三日修身四日講學五
日任賢六日納諫七日薄斂八
日省刑九日去奢十日無逆

五月京師地震。王珪薨

珪輔政至宰相凡十六年無所建明守成而已時號
為三旨宰相以其上殿進呈云取聖旨上可否訖云
領聖旨既退諭稟
事者云已得聖旨

賜舉人第

以亮陰不親策其應省赴
庭試舊已奏名者皆同場
別號試策一道賜劉逵等千
四百餘人及第出身有差

以蔡確韓縝為左右僕射章惇知樞密院司馬光門下侍郎

光
居
洛十五年天下以為真宰相田夫野老皆號為司馬相公婦
人孺子亦知其為君實也神宗崩赴闕入臨衛士望見皆以

手加額曰此司馬相公也爭擁馬首呼曰公無歸洛留相天
子活百姓所在數千人聚觀之光懼歸洛太皇聞之詰問主
者遣內侍梁惟簡勞光問為政所當先者光言宜開言路尋
上疏略曰人君之德三曰仁曰明曰武致治之道三曰任官
曰信賞曰必罰且言臣昔以此事仁宗又以此事英宗又以
此事神宗今以此事陛下既而復上疏曰臣竊見先帝聰明
睿智勵精求理思用賢輔以致太平不幸所委之人於人情
物理多不通曉足己自是不知擇祖宗之令典合天下之嘉
謀以啓迪清衷佐佑鴻業而多以己意輕改舊章謂之新法
其人素之所蓄為人主不能奪天下莫能移與之同者援引登
青雲與之異者擯斥沈淪變事欲遂其狠心不顧國家大體
人之常情誰不愛富貴而畏刑禍於是搢紳士大夫望風承
流競獻策畫作青苗免役市易賒貸等法又有邊鄙之臣行
險僥倖大言罔欺輕動干戈深入敵境坐守孤城糧運鏖竭
狼狽奔竄使兵夫數十萬暴骸於曠野資仗巨億弃捐於異
域又有生事之臣欲乘時干進建議置保甲戶馬以資武備
興茶鹽鐵冶等法增家業侵街商稅錢以供軍須遣使九土
之民失業困窮如在水火此皆群臣躁於進取誤先帝使
利歸於身怨歸於上非先帝之本志也比聞有旨罷修城役
夫撤巡邏之卒止御前造作斥退近習之無狀者戒勸有司
奉法失當過為煩擾者罷物貨等場及民所養戶馬又寬保
馬年限四方之人無不鼓舞聖德夫為政在順民心苟民之
所欲者與之所惡者去之如決水於高原之上以注川谷無
不行者苟或不然如逆阪走丸雖竭力以進之其復走而下
可必也今新法之弊天下之人無貴賤愚知之是以陛下
微有所改而遠近皆相賀也保甲免役錢將官三事皆當今
之急務釐革所宜先者伏願早賜施行昔文帝除肉刑斬右
趾者棄市笞五百者多死景帝元年即改之笞者始得全武
帝作鹽鐵榷酤均輸等法天下困弊盜賊羣起昭帝用賢良
文學之議而罷後世稱明唐代宗縱宦官求賂遺置客省拘
滯四方之人德宗立未三年悉禁止罷遣時人望致太平德
宗晚年有宮市五坊小兒暴橫為民害鹽鐵日進羨餘順宗

即位皆罷中外欣悅是皆改父之政而當者人誰非之切不可泥三年不改父道之說也其乞罷保甲略曰兵出民間雖云古法然古者八百家纔出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閒民甚多三時務農一時講武不妨稼穡自司馬以上皆選賢士大夫爲之無侵漁之患故卒乘輯睦動則有功今籍鄉村之民二丁取一以爲保甲授以弓弩教之戰陣是農民半爲兵也近年又令河北河東陝西置都教場無問四時每五日一教特置使者比監司專切提舉州縣不得關預每一丁教閱一丁供送雖云五日保正以泥堋除草爲名日聚教場得賂則縱之不則留之是三路耕耘收穫稼穡之業幾盡廢也又朝廷時遣使者徧行按閱所至犒設賞賚糜費金帛以鉅萬計此皆鞭撻平民銖兩丈尺而斂之一旦用之如糞土而鄉村之民但苦勞役不感恩澤臣不知設保甲於農民之勞既如彼國家之費又如此終將何所用哉又乞罷三路巡檢下兵士及諸縣弓手皆易以保甲令主簿兼縣尉但主管市以裏其鄉村盜賊委巡檢而巡檢兼掌巡按保甲教閱朝夕奔走猶恐不辦何暇追捕盜賊哉又保甲中往往有自爲盜者亦有乘保馬行劫者然則設保甲保馬本以除盜乃更資盜也臣愚以爲宜悉罷保甲使歸農召提舉官還朝量逐縣戶口每五十戶置弓手一人其節巡檢兵士縣尉弓手耆長壯丁逐捕盜賊並乞依祖宗舊法又乞罷免役略曰百姓出力以供在上之役蓋自古及今未之或改熙寧中執政者謂百姓惟苦差役破產不憚增稅乃請據高下各令出錢雇人充役按因差役破產者惟鄉戶衙前有之自餘散從承符弓手手力耆長戶長壯丁未聞破產者也其鄉戶衙前所以破產者蓋由田野愚戇之人不能幹事主掌官物或因水火損敗或爲上下侵漁欠折備償不足有破產者至於長名衙前久在公庭勾當精熟每經重難差遣積累分數別得優輕場務獎借往往致富何破產之有又向者役人皆出等戶爲之其下等單丁女戶及品官僧道本來無役今更使之一槩輸錢則是賦斂愈重非所以寬之也故自行免役法以來富室差得自寬而貧者困窮日甚殆非所以抑兼并哀惸獨均

賦役也而又監司守令之不仁者於雇役人之外多取羨餘或一縣至數萬貫以冀恩賞規進取又國家舊制所以必差青苗戶充役人者爲其莊田家屬有累難以逃亡故頗自重惜今僱浮浪之人充役常自恣爲不法一旦事發單身竄匿則何處不可投名也又農家所有不過穀帛與力自古賦役無出錢者行新法以來青苗免役及賦斂多責見錢錢非私家所鑄要須貿易外求豐歲穀賤已自傷農況迫於期限不得半價盡糶所收未能充數家之糧積未暇更留若值凶年則又無穀可糶人人賣田無所可售遂至殺牛賣肉伐桑鬻薪來年生計不敢復議此農民所以重困也臣愚以爲宜悉罷免役錢其州縣諸色人並依舊制委本縣令佐揭簿定差替見雇役人其衙前先召募人投充長名召募不足然後差鄉村人戶每經歷重難差遣依舊以優輕場務充酬賞所有見在免役錢撥充州縣常平本錢以戶口爲率存二年之蓄有餘則歸轉運司其乞罷將官略曰州縣者百姓之根本根本危則枝葉何以得安故自古以來凡置州郡必嚴其武備設長吏必盛其侍衛非以重其權寵其人也乃所以安百姓衛朝廷也國朝以來置總管鈐轄都監爲將帥之官凡州縣有兵馬者其長吏未嘗不兼同管轄蓋知州即一州之將知縣即一縣之將故也先帝欲征伐四夷患諸州兵官不精勤訓練士卒難於是有建議者別置將官使之專切訓練其逐州總管以下皆不得關預及有差使量留羸弱下軍及剩員以充本州官白直及諸般差使其餘禁軍皆制在將官專事教閱臣愚以爲職在修舉在於擇人不在於設官苟不得人雖將官亦何所爲況今之將官即向之總管等官也豈爲總管時則不能舉職爲將官乃能舉職乎此徒變易其名無益事實非徒無益兼亦有害凡設官分職當上下相維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綱紀乃立今爲州縣之吏及總管等官而於所部士卒有不相統攝不得差使殆如路人者至於倉庫守宿街市巡邏亦皆乏人雖於條許差將下兵士而州縣不得直差須牒將官將官往往占護不肯差撥萬一有非常之變州縣長吏何以號令其眾制禦姦宄臣略舉目覩一事以

證其餘先帝敕西京留守觀諸嵩山起建道場其將下禁軍兗白直者於將皆不得出城經宿所留者剩員七八人而已西京天子別都也其守衛不固如此留守前宰相重官也其行衛單寡如此況僻小州縣其守禦之備侍衛之眾可知矣今獨緣邊州軍城隍守固士卒眾多可以守禦自餘州縣既無深溝高城又乏士卒羣盜猝至何以責其竭節守義臣愚以為河北陝西河東京西事路腹內州縣宜以漸修築所治之城州城稍高縣城次之不必廣大所以然者高則難踰小則易守故也屯駐兵士大藩常留千餘人小州亦留數百人悉罷將官其逐州縣禁軍並委長吏與總管等同共提轄教閱仍令逐州各選有勇力武藝之人充弓手以衛守城邑討捕盜賊其州縣吏所給白直迎送之人皆如嘉祐編敕以前名數如此則力可以守然後遇寇盜之至責其棄城等罪而誅之彼亦甘心矣起先知陳州過闕留之而有是命先上疏辭免略云先帝以睿智之性切於求治而王安石不達政體專用私見變亂舊章誤先帝任使陛下深知其弊御政之初變其一二歡呼之聲已洋溢乎四表則人情所苦所願灼然可知陛下何憚而不悉更張哉譬如人有誤飲毒藥致成大病苟知其毒斯勿飲而已矣豈可云姑少減之猶以歲月然後盡捨之哉臣向言保甲免役將官此皆所害者大所及者眾宜先變更何為不可太皇遣中使諭令供職口嗣君年德未高吾當同處萬幾所賴方正之士贊佐邦家切欲與君商量政事卿又何辭可降詔開言路須卿供職施行光乃受命

求直言

先是五月詔略曰為治之要納諫為先有能以正論啓沃者豈特受之而已且不愛高爵重祿以獎其忠若乃陰有所懷犯非其分或窺搖機事或迎合已行上則觀望朝廷徼倖希進下則衒惑流俗干取虛譽審出於此而不懲艾必能亂俗害治然則黜罰之行是亦不得已也司馬光上疏略曰臣伏讀詔書固盡善矣中間逆以六事防之臣以為人臣惟不上言上言則可以六事罪之矣其所言或於羣臣有所褒貶則可以謂之陰有所懷本職之外微有所涉則可以謂之犯非其分陳國家安危大計則可以謂之窺搖機事或與朝旨暗合則可以謂之迎合已行言新法之不便當改則可以謂之觀望朝廷言民間愁苦可憫則可以謂之衒惑流俗然則天下之事無復可言者矣是始於求諫而終於拒諫也望於詔書中刪去中間一節使天下曉然知陛下務在求諫不要黜罰則中外之情遠近之事如指諸掌矣凡三奏乞改前詔乃更下詔許中外實封言事○知慶州范純仁言向來朝廷修立法度付之有司固欲便民益國也如慈父寄食哺兒意豈有不善哉而哺者無愛兒之心不量飢飽多少之節惟曰哺之而已不恤其他則兒不病而死者幾希矣今吏之行法者不卹民之利害惡欲曰惟知行法而已不卹其他則宜其百姓疲弊無告也然則郡縣之弊守令知之一路之弊職司知之茶鹽利局民兵刑法差役之弊提舉司及受其寄者知之軍政之弊三帥與將領者知之邊防之弊守邊者知之伏望各使條陳無或隱蔽某事利人益國可以興行某事勞擾煩費可以簡省某事蠹害公私可以釐革天下幸甚○呂公著既上十事太皇遣中使獎諭且曰當此擾民疾苦更張何者為先具悉以聞公著上奏略曰自王安石秉政青苗免役之法行而取民之財盡保甲保馬之法行而用民之力竭市易茶鹽之法行而奪民之利悉若此之類甚衆今陛下既已深知其弊更張之際當須有術不在倉卒且如青苗之法但罷逐年比較則官司既不邀功百姓自免抑勒之患免役之法當少取寬剩之數度其差僱所宜無令下戶虛有輸納上戶取其財中戶取其力則公私自然均齊保甲之法只令秋冬月農隙教習仍只委本路監司提按既不至妨農則眾庶稍得安業無轉為盜賊之患如此三事並須別定良法以為長久之利至於保馬之法先朝已知有司奉行之謬市易之法先帝尤覺其有害而無利福建江南等路配賣茶鹽過多彼方之民殆不聊生俱非朝廷本意恐當一切罷去而南方鹽法三路保甲尤宜先革者也又曰必欲實利及民莫若任人為急同日又上奏曰臣乞陛下廣開言路登用正人恐陛下深居九重未能盡知人才於是爲孫覺方正有學識范純仁勁挺有風力皆可充諫議大夫

等官李常清直有守可備御史中丞劉摯性資端厚可充侍御史蘇轍王巖叟並有才氣可充諫官言事御史太皇封公著劄子付司馬光詳所陳當與未當光奏公著所陳無有不當惟有保甲一事欲就農隙教習臣謂既知其為害於民無益於國便當廢罷更安用教習於是光又薦劉摯公忠剛正終始不變趙彥若博學有父風內行修飭傅堯俞清立安恬淹滯歲久范純仁臨事明敏不畏強禦唐淑問行己有恥難進易退范祖禹溫良端厚修身無闕此六人或處臺諫或侍講讀必有裨益○九月侍御史劉摯言侍講陸佃蔡卞皆新進少年越次暴起論德業則未試語公望則素輕乞罷其兼職別選通經術有行義忠信孝弟淳茂老成之人以充講讀從之命趙彥若傅堯俞兼侍讀

秋七月嚴奏讞法

先是有以強盜及故殺鬪殺情可矜者讞于朝法官援例貸免刑部郎杜紘以為多不實請勿貸於是司馬光主之乃詔奏讞不當者獲罪起居郎范百祿監察御史鄧綰皆爭之不從死者甚眾皆自紘發之其後范純仁亦以為非先王寧失不經之意乃詔大辟刑名疑慮情理可憫公案令刑部看詳不得致有枉濫

冬十月詔舉諫官

初詔倣唐六典致諫官舉又詔待制以上舉堪充諫官二員時已除范純仁唐淑問朱光庭蘇轍范祖禹為諫官太皇問執政曰此五人何如章惇曰故事諫官皆兩制以上舉然後執政擬除今除自中出臣不知陛下何從知之得非左右所薦此門不可啓后曰此大臣所薦非左右也惇曰大臣當明揚何以密啓由是韓縝司馬光以純仁呂公著以祖禹親嫌為言惇曰臺諫所以糾繩執政之不法故事執政初除親戚及所舉之人見為臺諫皆徙他官今當循故事不可違祖宗法光曰純仁祖禹作諫官誠協眾望不可以臣故妨賢者進臣寧避位惇曰縝光公著必不至有私萬一他日姦臣執政援此為例非國之福純仁祖禹請除他官仍令兩制以上奏舉故有是詔淑問光庭職除命如故改純仁兼侍講祖禹著作佐郎○尋又詔監察御史兼言事殿中侍御史兼察事

罷義倉

○河決大名○葬神宗于永裕陵

先是九月朔范祖禹言先王制禮以君服同於父故皆斬衰自漢以來不惟人臣無服而人君遂不為三年之喪惟國朝祖宗外庭雖有易月之制而宮中實行三年之服且易月之制前世所以難改者以人君自不為服也今君上已如古典而臣下猶依漢制故以大行在殯而百官有司容觀衣服與異於行路之人豈人之性如此其薄哉由上不為之制禮也今群臣易月而人主實行三年之喪故十二日而小祥期而又小祥二十四日而大祥再期而又大祥夫練祥不可以有二也既以日而為之又以月而為之此禮之無據者也古者大祥中月而禫禫者祭之名非服之色也今乃為之禫服三日此禮之不經者也既除服矣至葬而又服之祔廟而後即吉纔八月耳而遽純吉無所不佩此又禮之無漸者也易月之制因襲故事已行之禮既不可追且衰裳不可以廢勤則斷以日月而易朝服以視事亦是也臣愚以為宜令群臣朝服止如今日而未除衰至朞而服之輕除其重者再朞而又服之乃釋衰其餘則君服斯服可也至於禫不必為服惟未純吉至大祥然後無所不佩則三年之制略如古矣又奏曰天子者天下之共主故其喪使天下共服之今朔望之禮群臣朝服以造殯宮是以吉服臨喪也人主獨以喪服在上是以先帝之服為人主之私喪也凡此皆禮之所不安也今欲風天下以忠者莫如先正此禮然古者君臣居喪而行吉禮則服冕弁畢禮則服喪今人主素服以聽親而人臣朝服以治事亦古之遺法也唯群臣燕飲當為之制朞年之內純用縞素小祥可以有色而漸加以緣使脫去朝服而猶知有喪則人情不可得而忘矣書曰三載四海遏密八音古者禮不下庶人亦遏密三年所以為君服也今祔廟之後群臣不樂而百姓無禁是殺禮以姑息習為俗樂之淳民而使人不知君臣之義也彼不為樂必有他業以養其生豈遽至於困窮禁之令於禮而無傷於俗請禁之便司馬光主其說下禮官議而禮部尚書韓忠彥等言喪祭從先祖且遺制不可改也乃止

募耆

戶長壯丁知吉州安福縣上官公穎奏曰耆壯戶長法之始行皆出於雇及其久也耆壯之役則歸於保甲之正長戶長之役則歸於催稅甲頭其日所募之錢除承帖人及刑法司人吏許用外其餘一切封樁若以爲耆壯戶長誠可以廢也則所用之錢自當與百姓均裁元額今則錢不爲之裁又使保正長爲耆壯之事催稅甲頭任戶長之責是何異使民出錢免役而又使之執役也乃詔並募充仍等第給雇錢其舊以保正代耆長催稅甲頭代戶長承帖人代壯丁並罷諸路所撥耆戶長壯丁錢數撥入役錢內一處支用通寬剩並不得過二分有剩即行均減

復坊正並募人充給雇錢

十一月祔神宗祧翼祖○以鮮于侁爲京東轉運熙寧末侁嘗爲是官至是復除之司馬光語人曰今復以子駿爲轉運使誠非所宜然朝廷欲救東土之弊非子駿不可此一路福星也可以爲諸路模範矣又曰安得百子駿布在天下乎

十二月于闐進獅子却之○是歲六月程顥卒顥嘗云一命之士苟有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嘗令澤之晉城在縣三歲民愛之如父母熙寧初除監察裏行神宗素知其名數召見前後進說甚多大要以正心窒慾求賢育才爲先上嘗使推擇人才顥所薦者數十人而以父表弟張載弟頤爲首每勸上防未萌之欲及勿輕天下士時王安石日益信用顥每進見必爲上言君道以至誠仁愛爲本而未嘗及功利一日極陳治道上曰此堯舜之事朕何敢當顥愀然曰陛下此言非天下之福也安石與顥雖道不同而嘗謂顥忠信嘗被旨赴中書議事安石方怒言者厲色待之顥徐曰天下之事非一家私議願公平氣以聽之安石愧屈顥每論事心平氣和安石多爲之動嘗謂安石曰當沖戰者之任也猶能言出令當如流水以順人心今參政苦要作不順人心事何耶但作順人心事人誰不願從也安石曰此則感賢誠意既而有於中書大悖著安石大怒從以死力爭之而黨與分矣顥居職數月章疏十上其尤繫教化之本原者則論王霸等篇是也其論王霸曰得天理之正極人倫之至者堯舜之道也用其私心依仁義之偏者霸者之事也王道坦然本乎人情出乎禮義若履大路而行無復回曲霸者崎嶇反側於曲徑之中而卒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誠心而王則王矣假之而霸則霸矣二者其道不同在審其初而已故治天下者必先立其志正心先立則邪說不能移異端不能惑故力進於道而莫之禦也陛下躬堯舜之資處堯舜之位必以堯舜之道自任然後爲能充其道漢唐之君有可稱者論其人則非先王之學致其時則皆駁雜之政乃以一曲之見幸致小康則創法垂統非可繼於後世者皆不足爲也然欲行仁政苟不素講其具使其道大明而後行則或出或入終莫有所至也惟陛下稽先聖之言察人事之理知堯舜之道備於已反身而誠之推之以及四海擇同心一德之臣與之共成天下之務則天下幸甚其論正學禮賢曰君道之大在乎稽古正學明善惡之歸辨忠邪之分曉然趨道之正故在乎君志先定君志定而天下之治成矣所謂定志者正心誠意擇善而固執之者也夫義理不先盡則多聽而易惑志意不先定則守善而或移惟在以聖人之訓爲必當從先王之治爲必可法不爲後世駁雜之政所牽滯不爲流俗因循之論所遷惑信道極於篤自知極於明必期致治如三代之隆而後已也然天下之事患常生於忽微而志亦戒乎漸習故古之人君雖出入從容閒燕必有誦訓箴諫之臣左右前後無非正人所以成其德業伏願陛下禮命老臣賢儒不必勞以職事俾日親便坐講論道義以輔養聖德又擇天下賢俊使得陪侍法從朝夕進見開陳善道講磨治體以廣聞聽如此則聖知益明王猷允塞矣其論養賢曰臣歷觀古先哲王所以虛己求治何嘗不盡天下之才以成己之德也故曰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樂取於人以爲善今天下之大豈爲乏賢而朝廷無養賢之地以容之徐察其器能高下而進退之也臣今欲乞朝廷設延英院以待四方之賢凡公論推薦及巖穴之士必招致優禮視品給俸而不

可遷進以官凡有政治則委之詳定凡有典禮則使之討論經畫得以奏陳而治亂得以講究也俾羣居切磨日盡其才使政府及近侍之臣互與相接陛下時賜召對訪以治道可觀其才識器能也察之以累歲人品益分然後使賢者就位能者任職或委付郡縣或師表士儒其德業尤異漸進以師臣職司之任為輔弼為公卿無施之不稱也若是則引彙並進野無遺賢陛下尊賢待士之心可無負於天下矣竟以言常平法不便出提點京西刑獄顥固辭改鎮寧軍判官顥復求對上曰有甚文字顥曰今咫尺天顏尚不能少回天意文字更復何用欲去而上問者數四顥每以陛下不宜輕用兵為言尋監洛河竹木務神宗命之欲召使脩三經義顥攻不可命知扶溝縣扶溝地卑歲有水旱為經畫溝洫之法未及興工而去官他日顥語人曰以扶溝之地盡為溝洫必數歲乃成吾為經畫十里之地開其端使後人知其利必有繼之者。為令必使境內之民凶年飢歲免於死亡平居無事服禮義之訓然後為盡故吾於扶溝興設學校聚邑人子弟教之亦幾成而廢夫百里之施至狹也而道之廢興繫焉是數事皆不及成豈非命哉然知而不為徒責命之廢興則非矣此吾所以不敢不盡心也除判武學李定劾其新法之初首為異論罷歸故官又坐獄逸囚責監汝州酒稅上即位召為宗正丞未行而卒顥與弟頤少聞汝南周敦頤論學遂厭科舉之習慨然有求道之志謂孟軻沒而聖學不傳以興起斯文為己任其言曰道之不明異端害之也昔之害近而易知今之害深而難辯昔之惑人也乘其迷暗今之惑人也因其高明自謂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言為無不周徧實則外於倫理窮深極微而不可入堯舜之道天下之學非淺陋固滯則必入於此塗生民耳目雖高才明智膠於見聞醉生夢死不自覺也是皆正路之蓁蕪聖門之蔽塞闢之而後可入道其教人自致知至于知止誠意至于平天下洒掃應對至於窮理盡性循循有序病世之學者捨近而趨遠處下而窺高所以輕自大而卒無得也其死也識與不識莫不哀傷文彥博采衆論表其墓曰明道先生而其弟頤序之曰周公沒而聖人之道不行孟軻死而聖人之學不傳道不行百世無善治學不傳千載無真儒無善治士猶得以明夫善治之道以淑諸人以傳諸後無真儒則天下貿貿焉莫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滅矣先生生乎千四百年之後得不傳之學於遺經以興起斯文為己任辨異端闢邪說使聖人之道煥然復明於世蓋自孟子之後一人而已然學者於學不知所向則孰知斯人之為功不知所至則孰知斯名之稱情也哉。顥嘗論熙寧初張戩爭新法不可行遂以語觸王安石因曰新法之行乃吾黨激成之當時自悔不能以誠感悟上心遂成今日之禍吾黨當與安石分其罪也

皇朝編年　備要卷第二十一

皇朝編年備要卷第二十二

哲宗皇帝 起丙寅元祐元年盡戊辰元祐三年

丙寅 **元祐元年春二月授阿里骨節度** 時董氈已死養子阿里骨代立授河西節度

閏月蔡確罷 確與章惇黃履邢恕相交結確恃倡之於內惇與恕屬和之於外恕往來傳送自以爲有定策之功右正言王覿首論人主所與共理天下者執政大臣而治亂安危之所係也今執政纔八人而姦邪害政者相半一二元老安得盡行其政因極言惇確及韓縝張璪朋邪害正劉摯朱光庭蘇轍等累數十疏論劾命知陳州

以司馬光爲左僕射 光之初相也王安石已病其弟安禮以邸吏狀示安石安石曰司馬十二作相矣悵然久之安石以行新法作相光以不行新法辭樞副退居西洛負天下重望十五年上即位太皇太后聽政遂起光而用之然當是時進說者以爲三年無改於父之道欲稍損其甚者毛舉數事以塞人言光慨然爭之曰先帝之法其善者雖百世不可變若安石惠卿等所建爲天下害非先帝本意者改之當如救焚拯溺猶恐不及況太皇太后以母改子非子改父衆議乃定光以爲治亂之機在於用人邪正一分則消長之勢自定每論事必以人物爲先凡所進退俱天下所當然者然後朝廷清明人主始得聞利害之實或謂光曰元豐舊臣如章惇呂惠卿輩俱小人它日有以父子之議間於上則朋黨之禍作矣光起立拱手厲聲曰天若祚宋必無此事遂改之不疑安石嘗歎曰終始謂新法爲不便者司馬君實獨爲鳴呼若曰常參用元豐舊臣共變其法實光之所不取也自國朝治亂論之曰元祐黨者豈非天哉後世聞光之言可以流涕痛哭矣

立三省同取旨法 元豐官制行三省並建而中書獨爲取旨之地門下尚書奉行而已至是左丞呂公著以爲言乃詔事干三省者執政並同取旨而各行之仍著爲令

立戶部總財用法 司馬光言戶部尚書舊三司使之任也左曹隸尚書右曹不隸尚書天下之財分而爲二視彼有餘視此不足不得移用欲乞令尚書兼領左右曹侍郎分職而治其右曹所掌錢物尚書非奏侍旨不得擅支諸州錢穀金帛隸提舉常平司者每月具文帳申戶部六曹及寺監欲支用錢物皆須先關戶部舊三司所管財穀事有散在五曹及寺監者並收歸戶部詔尚書省立法○三月以李常爲戶書或疑常文士少吏幹以問司馬光光曰使此人掌邦計則天下知朝廷非急於征利掊斂之風庶幾少息

罷提舉常平官 用司馬光之請也其累年積蓄錢穀委提刑交割主管依舊常平倉法時天下常平免役坊場積剩錢凡五千餘萬貫穀帛二千八百餘萬石疋云

復差役法 詳定役法所以差役爲便惟衙前一役欲用坊場河渡錢依舊法募人不足方許揭簿定差詔從之○初免役青苗將官之法猶在而西戎之議未決司馬光始得疾嘆曰四患未除吾死不瞑目矣乃力疾上免役五害云上戶充役有所陪備年滿後卻得休息今年年出錢而出數多於陪備一也舊時下戶不充役今一例出免役錢二也舊所差皆土著良民今募浮浪之人恣爲姦欺三也農民所有惟穀帛與力今使出錢而錢非民間所鑄四也提舉司皆務多斂役錢積貯剩以爲功五也今許罷天下免役錢其役人並依舊法定差惟衙前役重難向有因是破家者朝廷爲此始作助役法若衙前力難獨任仍依舊法令官戶寺觀出助役錢助衙前重難差遣即行支給詔付三省蔡確曰此大事也當與樞密同之樞密章惇上疏駁光奏復差役以爲甚疏略於是呂公著言惇上疏出於不平實欲求勝臣竊恐朝廷有大議論多選近臣定奪乃擬上數人詔以韓維呂大防張永范純仁置局詳定不復令樞密院與議矣○光議凡役人皆不許雇代獨東南及西蜀諸路民有高貲或子弟業儒皆當爲弓手執賤役既不許雇代人甚苦之呂公著聞其弊即令一聽雇募民情甚悅

○蘇軾亦言免役差役各有利害免役掊斂民財而下有錢荒之患差役民常在官而貪吏猾胥得緣爲姦先帝本意使民戶率出錢專力於農雖有貪吏猾胥無所施其廛坊場河渡官自出賣而以其錢雇募衙前民不知倉庫綱運破家之禍此萬世之利也決不可變獨有三弊多取寬剩役錢以供他用實封爭買坊場河渡以長不實之價此乃王安石呂惠卿之陰謀非先帝本意也光不悅軾曰日者韓魏公刺陝西義勇公爲諫官言之甚力韓公不樂公亦不顧軾嘗聞公道其詳豈今日作相不許軾盡言耶○蘇轍亦言罷差役已二十年免役法千涉衆事根芽盤錯若不究首尾遽使行之恐別生諸弊今州縣役錢約支數年若且依舊雇役仍督有司審議趁今冬成法來年役使進退亦皆便也○光又召問司農掾馬默復差衙前法如何默曰常平自漢良法不可盡廢去其害民者可也其役人立爲一州一縣法而常平提舉者歸提刑者自默發之○初范純仁自慶州召入純仁與光素厚善聞光議復行差役法純仁曰法固有不便然亦有不可暴革蓋治道惟去泰甚者耳乃言于光且欲緩議先行於一州然見其利害可否漸推之一路庶民不擾而法可久行光不從純仁歎曰是又一王介甫矣復折柬遺之略曰此法若緩行而熟議則不擾急行而疎略則擾今公宰欲擾民而且將疎略之法使縣吏遽行則其擾民又在公意料之外今純仁盡計不改公之法只欲京師推行使不擾一人而公法可成光亦弗聽○光既復差役舊法蔡京知開封府即用五日限令開封祥符兩縣如舊役人數差一千餘人充役亟詣東府白光光喜曰使人人如待制何患法不行乎議者謂京但希望風旨苟欲媚光非事實也故蘇轍首以爲言臺諫亦累疏請罷京遂出京知真定府○王安石在金陵聞金陵變其法夷然不以爲意及聞罷役法愕然失聲曰亦罷至此乎良久曰此法終不可罷安石與先帝議之二年乃行無不曲盡後果如其言○差役行於治平之前法久而弊編戶不習官府吏虐使之多以破產神宗知其然故爲免役使民以戶高下出錢而無執役之苦行法者不循上意於雇役實費之外取錢過多民遂以病

章惇罷 惇與司馬光爭論役法惇謂光曰後日安得奉陪喫劍於是中丞劉摯諫官王巖叟朱光庭言惇凶險乞行顯黜韓維素切齒惇等誣定策事至於簾前白之太皇與外廷始知其詐大皇怒遂罷惇樞密院事知汝州制詞有曰鞅鞅非少主之臣硜硜非大臣之節

三月罷熙河經制財用司○貶王得君 是春諫官蘇轍上疏言京城四門外白骨如丘多是昔日築城開壕死損人夫其間雖已埋瘞者土薄水淺亦皆發露狼籍臭穢不忍見聞諸路久旱未必非冤氣所致乞差一二廉幹內臣與赤縣官吏計會相度如法葬掩或能感召和氣詔開封府選官瘞埋並支常平錢得君時爲軍器監丞上書曰近日言事之臣以先帝之法一切爲非指斥舉措無所不至雖京城四門未瘞白骨亦云多是昔日築城開壕死損人夫臣讀此章不勝感憤伏望特降旨揮應臣僚上章與議改法但許建明事情不得輒指斥內出手詔曰予方開廣言路得君乃欲杜塞人言無狀若此可與監當遂命監永城縣倉

安燾仍同知樞密院 先是燾升知院給事中王巖叟以爲燾附章惇不當躐遷詔令不過門下省書讀凡八疏力爭臺諫官孫覺劉摯交章論奏燾亦力辭特依所乞依舊同知樞密院

以程頤爲崇政殿說書 初司馬光薦頤學行命爲汝州團練推官充西京國子監教授尋除校書郎至是上殿遂列經筵頤面辭不許退上三劄其一略曰自古人君守成而致盛治者莫如周成王成王所以成德由周公之輔養昔者周公傳成王幼而習之所見必正事所聞必正言左右前後皆正人故習與智長化與心成陛下春秋方富在涵養薰陶而已大率一日之中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寺人宮女之時少則自然氣質變化德器成就乞選賢德之士以備勸講講讀畢常留二人直日夜則一人直宿以備訪問皇帝講習之暇游息之間時於內殿召見從容宴語不獨漸摩道義至於人情物態稼

獨艱難積久自然通達竊聞閒日一開經筵講讀數行羣官列侍儼然而退情意略不相接如此則責輔養之功難矣其二曰臣聞三代之時人君必有師傅之官師道之教訓傅傅其德義保保其身體後世作事無本知求賢而不知正君知規過而不知養德傅德義之道固已疎矣保身體之法無復存焉臣謂傅德義者在乎防見聞之非節嗜好之過保身體者在乎適起居之宜存畏謹之心抵應宮人內臣並選年四十五以上厚重小心之人服用器玩皆須質朴奢靡之物不接於目淺俗之言不入於耳及乞擇內臣十人充經筵祗應以侯皇帝起居凡動息必使經筵官知之有剪桐之戲則隨事箴規違持養之方則應時諫止調護聖躬莫過於此今不設保傅之官傅德義保身體之責皆在經筵其三曰陛下未親庶政方專務學臣以爲輔養聖德莫先寅畏動容周旋當主於此歲月積習自成聖性臣竊見經筵臣僚侍者坐而講者立於禮爲悖欲乞特令坐講以養主上崇儒重道之心竊聞講官在御案傍以手指書所以不坐欲別令一人指書講官稍遠御案坐講意朝廷循習舊體又以經筵爲一美事臣以爲天下重任惟宰相與經筵天下治亂係宰相君德成就責經筵安得不以爲重中丞劉摯言頤以節行自守不介意於仕陛下高其風故以汝州推官西京教授起之頤旣赴召陛下又以校書郎待之今又官之以通籍置之於經筵頤之遜避不已陛下之恩命每加臣恐頤於出處辭受之際義有難安者也況紛紛之論致疑於頤者非特如臣之言也直以爲先生處士皆益虛名無益於用若頤者特迂闊之學要君索價而已天下節義之士樂道不出如頤等輩蓋亦不少伏願陛下依頤所乞成就其節止授以初命之官庶幾成頤之志全頤之節以息羣議而亦不害異日擢用也廉耻不立於天下久矣今幸有一人焉若授受不當於義則使天下廉然益不以廉隅爲事豈不重哉頤卒留經筵摯所言不用頤每以師道自居其侍講色甚莊言多諷諫聞上宮中盥而避蟻因講畢請曰有是乎上曰然誠恐傷之耳頤曰推此心以及四海帝王之要道也上稱善○頤在講筵常典質供用或錢積傳問知乃自供職後不曾請俸尋詰戶部戶部索前任曆子頤言起自草萊無前任曆子乃令戶部出給頤之意蓋以爲朝廷待士便當知有廩人繼粟庖人繼肉之意

置理訴所 許熙寧以來得罪者自言

夏

四月韓縝罷 中丞劉摯諫官孫覺蘇轍王覿等相繼論縝之也言縝才鄙望輕士大夫初不以輔相期之在先朝奉使割地七百餘里以遺北虜邊人怨之切骨章數十上卒以縝自請命知穎昌府內批縝自以爲不才恐妨賢路故乞出視矜功要名而去者爲得進退之體宜於制詞及此意矜功要名蓋指蔡確也

振淮南饑 賜上供米十萬石減價糶給飢民

蠲旱傷租 詔旱傷即蠲其租勿檢覆仍勿問限內外

曾未拔謝

王安石薨 司馬光於病中聞之簡呂公著曰介甫文章節義過人處甚多但性不曉事而喜遂非致忠直疎遠讒佞輻湊敗壞百度以至于此今方矯其失革其弊不幸介甫謝世反覆之徒必詆毀百端光意以爲朝廷宜加厚禮以振起浮薄之風不識晦叔以爲如何更不須合以奏札來前力主張則全仗晦叔也詔再輟視朝贈太傅與官表恩七人命所在應副葬事○初安石提舉修撰經義訓釋詩書周官旣成頒之學官天下號曰新義晚歲爲字說學者爭傳習之凡試有司者必宗其說先儒傳注盡廢士亦無自得之學故當時議者謂王氏之患在好使人同己安石又著日錄七十卷如韓琦富弼文彥博司馬光呂公著范鎭呂誨蘇軾及一時之賢者重爲詆毀而安石不恤也

黜內侍四人 中丞劉摯論之也摯言陛下臨御以來分別邪正而天地之和氣未應其故何也蓋元惡大憝猶有漏網前日之三四宦者是也王中正昨將兵二十萬由河東出界逗遛違詔坐失興靈會師之約精兵勁騎死亡殆盡李憲於熙河生事盡用縣官財賦漁斂生民膏血興靈之役首違師期乃頓兵以城蘭州遺患今日永樂之圍又不赴救宋用臣誅求小民奪其衣食之路擅作威福侵陵官司石得一領皇城司縱邏伺者朝士都民若飛書

朝上則暮入狴犴上下惴惴不敢自保相顧以目者殆十年是四人者權勢烽焰張灼中外奉而先帝神武英氣足以鎮壓之不然其爲禍豈減漢唐之宦者哉殿中侍御史林旦以亦言其姦詔並降官中正得一奉祠用臣監太平州稅務

呂公著爲右僕射 先是執政官每三五日一聚都堂堂吏日抱文書歷諸廳白之故爲長者得以專決同列難盡爭也司馬光奮懸蔡確欲數會議庶各盡所見而確終不許公著既秉政乃日聚都堂遂成故事○越明年公著言近以經筵講畢論語賜燕内出皇帝御書唐賢律詩分賜臣等伏惟皇帝陛下睿哲之性本出於天縱而復内稟慈訓日新典學今來論語終帙進講尚書二書皆聖人之格言爲君之要道輒於尚書論語及孝經中節取要語共百段進呈聖人之言本無可去取臣今惟取明白切於治道者庶便省覽或游意筆硯之間以備揮染亦日就月將之一助也

文彥博平章軍國重事 序宰臣之上一月兩赴經筵六日一朝因赴都堂議事

五月贈呂誨官 先是劉摯言先帝擧天下任王安石士民指期以望太平呂誨獨以爲不然屢有奏論其略曰安石居廟堂之上必無安靜之理又曰誤天下蒼生必此人誨坐是貶外未幾而殁其後安石造端興利四海困擾一如誨言誨可謂有先知之明矣陛下臨御以來凡臣子在前日稍忠獻見者有一言於朝者靡不褒用而誨不幸既亡不見遇於今日望賜贈卹錄其諸孤弟純仁亦以爲言遂贈誨通議大夫男由庚與堂除差遣

六月授陳烈官 特授宣德郎致仕烈福州候官人性介特篤於孝友力學不事平居端嚴從學者數百人嘗與鄉薦黜于禮部自此不應場屋或勸之仕則曰伊尹守道成湯三聘以幣呂望持竿文王載之俱歸今天子仁聖好賢豈無如伊呂者乎仁宗屢詔不起嘉祐中以近臣薦授州學教授方辭避間福建提刑王陶奏烈以妻林氏疾病瘦醜遣歸其家十年不視烈貪詐人也頒賜削奪司馬光言臣不識烈不知其人果如何惟見國家常患士人不修名檢故擧烈以厲風俗若烈平生操守出於誠實雖有迂闊之行不合於中道猶爲守節之士亦當保全之願委官覆實以明至公縱不行然後以矯僞識之上即位詢防爲福建提刑薦烈行義詔以列名在仕版自仁祖每以學官命之而棲遲衡門不起宜從其所尚故有是命未幾落致仕授福州州學教授

禁科擧用字說 ○ **置春秋博士** 令國子監長貳擧奏

竄呂惠卿 先是惠卿落職分司南京蘇州居住諫官王巖叟等四人論列不已遂責授建寧軍節副本州安置蘇軾草制詞曰凶人在位民不奠居司寇失刑士有異論稍正滔天之罪永爲垂世之規呂惠卿以斗筲之才穿窬之智諂事宰輔同升廟堂樂禍貪功好兵喜殺以聚斂爲仁義以法律爲詩書首建青苗次行助役均輸之政自同商賈手實之禍下及雞豚苟可蠹國害民率皆攘臂稱首先皇帝求賢如不及從善如轉圜始以帝堯之心姑試伯鯀終然孔子之聖不信宰予發其積惡謫之輔郡尚期改過稍畀重權復陳罔上之言繼有碭山之貶反覆教戒惡心不悛躁輕矯誣德音猶在始與知己共欺其君喜則摩足以相歡怒則反目而相噬連起大獄發其私書黨與交攻幾半天下姦贓狼藉横彼江東至其復用之年始倡西戎之隙妄出新意變亂舊章力引狂生之謀馴致永樂之禍興言及此流涕何追迨予踐祚之初首發安邊之詔假我號令成汝詐謀不圖渙汗之文止爲款賊之具迨國不道從古罕聞尚寬兩觀之誅薄示三苗之竄國有常典朕不敢私

貶鄧綰 知滁州言者未已或謂呂公著曰今除惡不盡將貽患他日公著曰治道去泰甚耳文景之世網漏吞舟且人才實難宜使自新豈宜使自棄同知樞純仁亦以爲言上納之

詔言事務存大體 略曰先帝謂求法變務從寬厚而搢紳之間不能推原本意希旨掊克妄生邊事連起犴獄此群言所以未息也救正風俗脩振紀綱茲出大公蓋不得已況罪顯著已正惡鉅者已斥則宜蕩滌隱疵闊略細故務在

大體以示寬恩

秋七月立十科舉士法

從司馬光之請也曰行義純固可爲師表曰節操方正可備獻納曰智勇過人可備將帥曰公正聰明可備監司曰經術精通可備講讀曰學問該博可備顧問曰文章典麗可備著述曰善聽獄訟盡公得實曰善治財賦公私俱便曰練習法令能斷請讞應侍從以上歲舉三人從之

夏人來議疆事

初神宗於熙河路增置蘭州鄜延路增置塞門安疆米脂浮圖葭蘆五寨上即位夏國遣使來賀登極還未出境又遣使入界朝廷知其有請地之意欲棄守之議未決使人至見於延和殿輒妄奏曰神宗自知錯上起立怒久之內侍張茂則曰與押伴理會移時方退於是孫覺首議棄蘭州而司馬光謂此數寨者田非肥良不可以耕墾地非險要不可以守禦欲因天子繼統悉加毀撤歸其侵地劉摯謂供億戍守窮竭財力其最大者莫如蘭州不若捐一空城與之至於鄜延河東新置堡寨願深詔大臣早有定計鄜延帥趙卨欲留塞門安遠

二寨其餘或存或廢乞密降付臣遵守呂陶謂實於邊防無分毫之益環慶安撫范純粹謂取復廢州略無所利乞令虜以所陷官吏丁夫悉歸朝廷而所削之地並從給賜范純仁之論亦然蘇轍謂增置州寨坐困中國願決計棄之王存謂夏國疆界終難久守王巖叟謂守之無所得棄之不足惜文彥博謂邊臣欺罔生事寨恐不能持久知須自棄不若推恩賜予惟上官均孫路以爲不如治兵積穀畫地而守前熙河機宜穆衍亦言蘭州棄則熙河危熙河棄則關中搖動唐自失河湟吐蕃回鶻一有不順則警及國門逮今二百餘年非先帝英武孰能克復今一旦委之恐滋後患詔除元係中國及西蕃舊地外候送到陷沒人口委邊臣給賜○先是太皇太后手詔賜呂大防范純仁略曰夏國自神宗升遐後遣使弔慰祭奠繼告國母喪進遺物今又復遣使入謝外示恭順然戎情狡獪未測其心如向者所得邊地雖建立城寨亦慮孤僻不易應援棄之則弱國守之則終恐戎人在念爲久任西塞深曉邊情可條具聞奏大防以爲不可棄純仁上對略曰臣竊見夏國自朝廷用兵以來近漢之民頻失生業並塞二百餘里不敢耕種其國上下之人皆欲講和又自陛下臨御以來聖政鼎新凡有不便於民者悉議蠲除每詔令一下民間歡呼鼓舞以至印賣傳播謂之快活條貫此事即時聞於夷狄又邊上臣寮亦多體朝廷意不欲侵擾以此夏國必謂朝廷待之異於前時所以遣使入覲探朝廷之意朝廷待其初來之使禮意既厚是以接續肯來至於累次不失恭順今夏人又將到闕願選擇押伴臣僚使與推誠語論因而誘美聖政及陛下好生惡殺舍己從人之意彼亦有所對答亦可粗見願和之意則可令自作意度說與自用兵以來其有陷蕃官吏軍民見在西界者盡底納與朝廷問朝廷乞將虜到生口賜還夏國所有邊上之事亦可因而陳請又曰若將所得邊地換得陷蕃生靈不惟無損國威兼和氣充塞陛下聖德超越古今爲中國無窮之利矣

八月

復常平法罷青苗錢

初同知范純仁以國用不足建請復散青苗錢時司馬光方以疾在告不與也已而臺諫共言其非皆不報光奏具劄子乞約束州縣抑配者蘇軾又繳奏乞盡罷之光始大悟遂力疾入對於簾前爭曰不知是何姦邪勸陛下復行此事純仁改色却立不敢對青苗錢遂罷不復散

罷成都茶場○九月司馬光薨○辛卯大饗明堂奉神宗配○臨司馬光喪

光爲政踰年病居其半每欲以身徇下躬親庶務不舍晝夜賓客見其體羸曰諸葛孔明罰二十以上皆親之以此致病公不可以不戒光曰死生命也爲之益力諸書呂公著曰光自病以來悉以身付醫家事付康惟國事未有所付今日屬於晦叔矣病革諄諄不復自覺如夢中語然皆朝廷大事也太皇太后聞哭之慟上亦感涕不已明堂禮畢皆臨奠贈太師溫國公官親族十人謚文正表其墓曰清忠粹德○光在相位遼人夏人遣使入朝必問光起居而遼人勑其邊吏曰中國相司馬矣切無生事開邊隙及

卒京師之民罷市畫其像印鬻之畫工有致富者及葬四方來會者哭之如哭其親嶺南封州父老亦相率具祭蘇軾嘗論光所以感人心動天地者二曰誠曰一君子謂軾知言又嘗載光語晁无咎曰吾無過人但平生所爲未嘗有不可對人言耳

冬十月改衍聖公爲奉聖公 鴻臚卿孔宗翰奏言先臣孔子之後世襲封爵元差灑掃戶五十人看林戶五人熙寧中議者欲役錢寬剩遂減三十人其看林戶只有三人昔慶曆中知兗州梁適乞以廂軍代灑戶并裁減人數執政欲從適請獨范仲淹曰此與尋常利害不同仁義可惜則此人可減遂已今乞裁酌施行尋詔令襲封專主祠事添賜田百頃供祭祀外許均贍族人差洒掃戶看林戶如舊人數改衍聖公爲奉聖公仍賜書置教授一員教孔氏子弟

十一月詔監司分巡州縣 二年編

十二月詔蘇軾傅堯俞等供職 軾爲翰林學士撰試館職策題略曰欲師仁祖之忠厚而患百官有司不舉其職或至於偷欲法神考之勵精而恐監司守令不識其意流入於刻又獨慶文寬大長者不聞有怠廢不舉之病宣帝總核名實不聞有督責過甚之失初軾與崇政說書程頤同在經筵軾喜諧謔而頤以禮法自持軾每對之左司諫朱光庭及御史賈易皆頤門人積不能平乃力攻軾光庭言軾不識大體以仁宗難名之盛德神考有爲之善志反以偷刻爲議論獨稱漢文宣之全美不忠莫大焉望正其罪詔軾放罪軾自辯甚力詔追放罪旨揮中丞傅堯俞御史王巖叟呂陶諫官王覿相繼論列堯俞巖叟右光庭陶右軾推覿之論頗得其平謂同異之因不足致也陛下若悉攻同異深究嫌疑則兩歧遂分而朋黨之論起且學士命詞失當有罪無罪小事也使士大夫有朋黨之名大患也范純仁亦言策題文意是指今日非譏詞祖宗不須彈奏軾抗章乞罷堯俞等並不供職遂有是命○邵伯溫曰哲宗即位宣仁同聽政群賢畢集于朝賢者不免以類相從故當時有洛黨川黨朔黨之語洛黨以程頤爲領袖朱光庭賈易爲羽翼川黨以蘇軾爲領袖呂陶等爲羽翼朔黨以劉摯梁燾王巖叟劉安世爲領袖而羽翼尤衆諸黨相攻擊不已頤多用古禮軾謂其不近人情深疾之或加玩侮故光庭易不平皆以誘訕言軾執政兩平之是時既退元豊大臣於散地皆銜怨入骨陰伺間隙而諸賢者不悟自分黨相毀惟呂大防秦人戇直無黨范祖禹蜀人師司馬光不立黨至紹聖間以爲元祐黨盡竄之嶺外可哀也哉

起免役錢赴京 詔免役錢三路全留諸路留一半餘召人入便置場和買物貨發赴元豊庫送納

是歲復茶鹽法許通商 江西河北解鹽許通商湖南鹽法福建茶鹽法並復舊先是王巖叟上言河北二年以來新行鹽法鹽價增貴三倍斷復如故又言慶曆六年臣寮掌畫鹽法一歲之間比舊致可增錢五十九萬餘貫利之所得可謂厚矣而人乃不以爲意又言慶曆六年鹽稅歲額止一十九萬餘緡今若依元豊八年未推行榷法以前歲收鹽稅爲額自己三十三萬餘緡矣又言財利得之易人心得之難又言江西湖南鹽法爲害之深請罷之

高麗王運卒 子堯立未幾病卒其叔父熙立尋改名顒

丁卯 **元祐二年春正月冊李乾順爲夏國主** 秉常死於去秋乾順繼立故有是命

程文禁用申韓釋氏 詔舉人並許用古今諸儒之說或出己見毋雜以申韓釋氏考官勿於老莊列子出題先是蘇軾請科舉一切如舊但所對經義兼注疏及諸家議論或出己見不專用王氏之學仍罷律義從之

二月河北災遣使振之○定選人改官員 每歲百人

代州地震○

三月罷營繕 以雨雪不時止天下營繕三年散遣兵匠

定內侍員 詔內

侍省供奉官至黃門以百人爲額

分畫西夏地界 宥州送到陷蕃人三百十八口詔鄜延經略司候到日葭蘆米脂浮圖安疆四寨並特行給賜其餘不係可還城寨地土各委官畫定界至開立壕堠

夏四月旱○授陳師道官 徐州人侍從合薦授本州教授遷太學博士言者謂其當官私至宋謁蘇軾改教授潁川未幾罷居彭城家益貧至累日不炊妻子慍見不恤也久之召爲秘書省正字適與郊祀行禮寒甚妻以其衣無重綿假於友壻趙挺之家問所從來妻以實告師道素惡挺之之爲人卻去不肯服遂以寒疾死○初遊京師吏部侍郎傅堯俞聞其賢欲與相見先以問秦覯覯曰是人可就見不可屈致也堯俞曰非也吾將見之懼其不吾見也子能介我於陳君乎知其貧甚因懷金欲餽之及觀其貌聽其議論竟不敢出居鄆下逾年章惇欲一見之終不可得

復制科○解張舜民等言職 初李乾順既立遣起居郎劉奉世爲奉冊使舜民以爲夏人政亂權歸梁氏乾順有亡尚未可知未宜遽加爵命冊大臣有欲優假奉世者大臣謂彥博也太皇以其語侵彥博且惡其有用兵之意罷舜民御史左遷監登聞鼓院於是中丞傅堯俞右司諫朱光庭御史上官均皆言舜民不當罷乞還舊職右諫議梁燾及御史王巖叟韓川等七人並爭之燾至上十疏不從堯俞等因家居待罪詔宰執召赴都堂宣諭堯俞等不受命後上疏極言之於是皆相繼罷言職燾出知潞州巖叟知齊州堯俞知陳州○初新法之行舜民上書云裕民所以窮民強內所以弱內闢國所以蹙國以堂堂之天下不當與小民爭利可謂也時人壯之

五月阿里骨及夏人寇邊 都監吳猛死之

六月罷開樂宴 侍講范祖禹上疏曰祥禫既即吉奢侈之端皆始於此臣以爲珠璣金玉之飾錦繡纂組之工凡可以蕩心悅目者不宜有加於舊近聞奉宸庫已取珠子六十斤戶部已用金至三千六百兩不思不

元祐二年

多矣願預爲之防又言君子之於喪服以爲至痛之極不得已而除之若以聞樂故特設宴則似除服而慶賀非不得已而除之意也惟因事則聽樂無合先王禮意有詔寢罷

有星如瓜出文昌○

復府界河陝路馬步軍 府界六指揮河東五指揮陝西十指揮河北十一指揮各以五百人爲額先是樞密范純仁請罷畿內保甲右丞王存言今京師兵籍益削又廢保甲不教非爲國家根本長久之計且先帝爲之已就緒無故廢之不可純仁與存同執政難向多合而此議獨異蓋不苟相比也

秋七月庚戌朔日有食之 陰雲不見

出張商英 商英爲開封府推官上書言三年無改於父之道今先帝陵土未乾奈何輕議變更又斥蘇軾曰老僧欲住烏寺呵佛罵祖一廻其意欲作言事官執政以告呂公著公著不悅故出商英爲江東提刑

韓維罷 自門下侍郎出知鄧州維面奏范百祿所爲不正及非理事十餘條簾中怒甚以爲不公具章疏何異讒毀御史呂陶先嘗劾維挾勢徇私百祿至晝五服闋以進以其多用親戚作美官也詔分司南京左丞王存連章論救中書舍人曾肇不草制呂公著亦言維有人望

八月賈易罷 以右司諫出知懷州自洛蜀黨分易言呂陶黨助蘇軾兄弟而文彥博主之語侵彥博及范純仁太皇欲峻責易呂公著言易言頗直惟詆大臣太甚不可勵諫列耳退語同列曰諫官所言未論得失顧主上方富於春秋異時有導諛惑上心者正賴左右力諫不可使人主輕厭言者呂大防劉摯王存私相顧而歎曰呂公可謂仁者之勇

程頤罷 初頤嘗赴講會上瘡疹不御殿累日頤詣宰相問知否且曰上不御殿太皇不當獨坐人主有疾而大臣可不知乎翌日宰相以頤言奏請問疾頤又往見諫議大夫孔文仲賀其與賈易同官告以易攻陶數日矣今陶司諫之命已聞後下易畏義知恥必不安職欲文仲助易攻陶文仲奏其言且云臣居京師二年頤未

元祐二年

寄過臣門臣比除臺諫顒即來訪臣又以非意相干說論如此方陛下請明而顒乃鼓騰利口間諜群臣紛紛擾擾無有定日縱未誅戮且當放還田里乃命同管勾西京國子監○文仲疏又言程頤乃五鬼之魁都丁指為老鬼頭孫扑為小鬼尾呂公著諸子與事而小子希純尤甚其婿范祖禹外甥楊國寶引黃庭堅畢仲遊輩日夕聚論進退人物一言之出朝暮即應識者比之八關五鬼。頤在講筵嘗上疏曰臣本山野之人性稟朴直言辭鄙拙則有之至於愛君之心事君之禮告君之道敢有不盡伏以太皇太后陛下心存至公躬行大道開納忠言委用耆德不止維持大業且欲興致太平前代英主之所不及也但能日謹一日天下之事不足慮也臣以為今日至大至急為宗社生靈長久之計惟是輔養上德而已譬覩前古輔養幼主之道莫備於周公周公可為萬世之法也臣願陛下廣高世之見以聖人之言為可必行勿且滯於近規勿惑於衆口古人所謂周公豈欺我哉周公作立政之書舉常伯至於綴衣虎賁以為知恤者鮮一篇之中丁寧重複惟在此一事而已書又曰僕臣正厥后克正又曰后德惟臣又曰侍御僕從罔匪正人出入起居罔有不欽是古人之意謂人主跬步不可離正人也蓋所以涵養氣質薰陶德性故能習與智長化與心成後世不復知此謂人主就學所以涉書史覽古今也不知涉書史覽古今乃一端耳若止如是則能文宮人可以備勸講知書內侍可以充輔導何用置官設職精求賢德哉大抵人主受天之命禀賦自殊歷攷前史帝王才質鮮不過人然而全德有道之君至少其故何哉皆輔導不得其道而位勢使之然也伏惟皇帝陛下天資粹美德性仁厚必為有宋之令主但恨輔導之道有未至爾臣供職以來六侍講筵但見諸臣拱手默坐當講者立案旁解釋數行而退如此雖彌年積歲所益幾何與周公輔成王之道殊不同矣或以為主上方幼且當如此此不知之論也古之生子能食能言而教之大學之道以豫為先人之幼也知思未有所主便以格言至論日陳於前雖未曉知且當薰聒使盈耳充腹久自安習若固有之雖以它言惑之

不能入也若為之不豫及乎稍長私意偏好生於內衆言辨口鑠於外欲其純全不可得也故所急在先入豈有太早者乎又以為人主天姿至美自無違道不須過慮且尤非至論夫聖莫聖於舜而禹皋陶未嘗忘規戒至曰無若丹朱好慢遊作傲虐且舜之不為慢遊傲虐雖至愚亦當知之豈禹而不知乎蓋處崇高之位儆戒之道不得不如是也且人心豈有常哉以唐太宗之英睿躬歷艱難力平禍亂年亦長矣始惡隋煬侈靡毀其層觀廣殿不六七年復欲治乾陽殿是人心果可常乎所以聖賢雖明盛之際不廢規戒為慮豈不深遠也況幼沖之君閑邪拂違之道可少懈乎又曰開發之道蓋自有方則習之益嚴為至切故周公輔成王使伯禽與之處聖人所為必無不當真廟使蔡伯希侍仁宗乃師古也臣欲擇臣僚家子弟十歲以上十二以下端謹穎悟者三人侍上左右所讀之書亦使之讀辨色則入昏而罷歸常令二人入侍一人更休每人擇有年宮人內臣二人隨逐看承不得暫離常情笑語亦勿禁止惟須言語必正舉動必莊仍使日至資善堂呈所習事講官常加勸教使知畏懼方年十三便令罷去歲月之間自覺其益又曰今講讀共五人四人皆兼要職獨臣不領別官近差兼國子監大學條例是亦兼也乃無一人專職輔導者執政之意可見也蓋安措人才不欲使之閒耳又以為雖兼它職不妨講讀此尤不思之甚也不知言告君之道只以告衆人言之夫告於人者非積其誠意不能感人也故聖人以蓄薰諭政謂以誠化之也今夫鐘怒而擊之則武悲而擊之則哀誠意之感人也告於人亦如是古人所以齋戒而告君者何謂也臣前後兩得進講未嘗敢不宿齋豫戒潛思存誠覬感動於上心若使營營於職事紛紛其思慮待至上前然後善其辭說徒以頰舌感人不亦淺乎此理非知學者不能曉也又曰竊以為聖人之學不傳久矣臣幸得之於遺經不自度量以身任道天下駭笑者雖多而近年信從者亦衆方將區區駕其說以示學者覬得傳於後不虞天幸之至得備講說於人主之側識使得以聖人之學上沃聖聰則聖人之道有可行之望豈特臣之幸哉如陛

下未以臣言為信何不一賜訪問臣當陳聖學之端緒發至道之淵微陛下聖鑒高明必蒙照納如其妄偽願從誅殛是疏去年六月也○七年夏頤以服闋除直秘閣西京國子監上表辭略曰臣力學有年以身任道惟知耕食以求志不希利達以干時陛下詔起臣於草萊之中面授臣以講說之職臣竊思之得以講學侍人主苟能致人主以堯舜禹湯之道則天下事唐虞夏商之治儒者逢時孰過於此臣於是幡然有許國之心在職歲餘畢精竭慮方進沃心之論賓觀不傳之學後明於今日作聖之功遠繼於先王不思道大則難容跡孤則易蹶入朝見嫉世俗之常態高名毀甚史冊之名言如臣之愚豈免衆口不能取信於上而欲為曠古之事成希世之功人皆知其難也臣何狂簡敢爾覬幸志既乖於往道義當致於為臣屢懇請而未從遭憂而罷去衔恤既終於表制退休當遂於初心豈捨王哉忠愿之誠不得已也去就之義當然監察御史董敦逸遂摘頤辭表中語上疏言頤狂傲逞跋妄自尊大肆為狂言至引孔孟伊周自比又自謂得儒者進退之義咸氣慢上無甚於此望寢新命頤亦累奏辭免遂命管勾崇福宮頤即承領勅牒但稱疾不拜假滿百日竟以尋醫而歸

詔西邊嚴備 詔夏國政亂主幼失蕃臣禮皆強臣乙逋之故其君民非有罪也興師討伐有所未忍諸路帥臣宜嚴兵自備如能洗心効順與之自新

復洮州 西蕃大將頃鬼章董氊別將也桀黠有謀所部兵銳數為邊患熙寧中誘殺景思立先帝屢欲生致之至是聞朝廷罷兵又知夏人之怨失蘭州也遂合從寇邊呂公著建議遣軍器監游師雄諭旨諸將便宜出師時夏人聚兵于天都山前鋒已屯通遠境上鬼章駐常家山大城洮州以待師期師雄將先發以制之告熙河帥劉舜卿舜卿曰彼衆我寡奈何師雄曰此機不可失儻不濟願為首戮舜卿乃召將佐議三夕乃從總管姚兕种誼請分兵兩路急裝輕齎並洮水而進兕部洮西誼部洮東黎明至洮州城下版築未就一鼓破之斬首七百級斧溺者數千遂擒鬼章及大首領青宜結等九人捷奏范純仁請誅鬼章奏上以謝邊人而議者欲致其子於河南故赦而不誅諫官王覿言鬼章之子既未聽命則檻車致之闕下者將遂執之耶獻之廟社而後赦之耶臣竊以為非計也莫若被檻車處之洮岷秦雍間不惟示聖朝含容亦所以懷其死黨也不從鬼章至闕下呂公著等質責使告裕陵獻俘上御殿詰問聽招其子及部屬以自贖貸命為陪戎校尉

九月

太皇太后御崇政殿受冊 初有請后御文德殿服冠冕受冊曾肇言天聖二年兩制議皇太后受冊於崇政殿仁宗特詔於文德殿今皇帝述仁宗故事以極崇奉之禮臣謂大皇太后儻於此時於崇政受冊則皇帝之孝愈彰太皇太后之德愈尊矣后欣納從數日執政奏事后諭曰吾本好靜昨緣主上幼沖暫聽政事蓋非得已况母后臨朝非國家盛事文德殿天子正朝豈女主所當御呂公著等曰陛下思慮精深非臣等所能及

夏人寇邊 寇鎮戎軍鄜延去時西邊稍寧而近塞時苦寇掠摇竄安燾謂為國者不可好用兵亦不可畏用兵好則疲民畏則取侮今朝廷每戒邊吏力守閩入寇不得應之則固畏用兵矣然屢數犯邊亦未免疲民雖堅保城壘適墮其計願擇講攻擾之策如左氏所謂用三師以疲其之者此計之上也

禁造箔金

○**冬十一月更科舉法** 進士分四場以經義詩賦論策通定去留高下新科明法會論語孝經義分五場○四年夏詔進士不兼詩賦人許依舊法取應於本經外增治一經續禮部奏詩賦進士聽習一經第一場試本經義二道論語及孟子義各一道第二場賦及律詩一首第三場論一首第四場子史時務策二道經義進士並習兩經以詩禮記周禮左氏春秋為大經周易書公羊穀梁儀禮為中經願習二大經者聽不得偏占兩中經其治左氏春秋者不得以公羊穀梁為中經第一場試本經義三道論語義一道第二場本經義三道孟子義一道餘如前並以四場通定高下去留不以人數多寡各取五分即零分及元額解一人者聽取文理優長之人

罷武

臣換文法○命講讀官進故事過不講月輸其漢唐故事有㮣政體者二條進入蘇頌等尋編類賜名邇英要覽

十二月振饑窮以大寒出禁錢十萬緡賜貧民ㄅ明年又發京西穀五十餘萬石振糶

戊辰元祐三年春正月復廣惠倉○二月以豐稷為國子司業稷為左司諫言揚王顥荊王頵皆令成都路走馬承受官造錦地衣仰惟二聖節儉朴素欲化天下而近習僭侈乃至如此監察御史趙屼時與稷同進對謂稷曰聞君言使屼汗流浹背給事中趙君錫曰諫官如此天下必太平不數日稷遷司業

詔文臣繫銜分左右自朝議至金紫光祿進士為左餘人為右ㄅ明年冬又詔朝議大夫以下並分左右紹聖二年罷之惟朝議以上如故ㄅ崇寧四年又詔朝議中散正議光祿銀青光祿大夫分左右為兩資應轉者先右而後左

三月親試舉人賜李常寧以下及第出身有差增賜錢百萬酒五百壺為期集費

夏人寇邊德靖寨張誠敗之

夏四月以呂公著為司空同平章軍國事呂大防范純仁為左右僕射三相制詞學士蘇軾所草也是夕軾對於內東門小殿既承旨太皇太后曰有一事問內翰前年何官何以至此軾曰遭遇陛下與官家太皇曰不關老身及官家事軾曰豈大臣論薦耶太皇曰不關大臣事此是神宗之意當其飲食而停筯看文字則內人必曰此蘇軾文字也神宗忽時稱曰奇才奇才但未及用內翰而上仙耳軾哭失聲太皇與上左右皆泣已而命坐賜茶撤內翰直須盡心事官家以報先帝知遇軾拜出ㄅ宋興以來以三公平章軍國事者四人二人公著父子也

議考宗之

夏人寇邊塞門寨朱獄都音等死之

五月寬奏讞法詔奏讞不當者勿按罪

六月嚴選用臺諫法初太皇太后諭宰執曰近臺諫官多新進未更事所論不知大體近於求名詔自今司諫正言殿中監察可依祖宗故事以升朝官通判資序及一年者為之

秋八月渠陽蠻寇邊○九月策制科謝悰孝以純繆

冬十月廢渠陽軍去秋改誠州為渠陽軍至是詔曰頃以荊湖諸蠻請吏置城以撫之而希功者輒侵周宄致生疑懼其罷新割堡寨廢渠陽軍ㄅ五年冬湖北路奏渠陽蠻酋楊晟秀請降復渠陽寨為誠州隸沅州舊族楊氏之子昌達為刺史紹聖元年九月議弁渠陽官吏罪集賢殿撰唐義問等並黜為散官

邢恕罷知汝州初太皇太后姪公繪上書太皇太后請尊禮太妃為高氏異日之福太皇詰公繪誰為作此書公繪對以起居舍人邢恕時恕方召試中書舍人因是遂補外

復南北宣徽使視書樞密院

議回河令吏部侍郎范百祿給事中趙君錫相視初大河東流元豐中小吳決河流還北先帝知故道不可復還因導之北流水性已順惟河道未寧隄防未立歲有決溢之患本非深害其後朝廷用王令圖請將復大河故道詔李常視之常言不可役已興旋罷時元祐元年也尋又詔張問同令圖相度開孫村口河以分減水勢朝廷既從之後亦中輟二年令圖死王孝先代領都水亦欲開孫村減水河如令圖議太師文彥博以河為重事與中書侍郎呂大防樞密副使安燾從而和之謂濁河流入界河久之必淤虜若河流犀直抵北界則河朔全失險阻無以禦戎故主其議同列莫能奪惟范純仁堅執以為不可回中書舍人蘇轍見右僕射呂公著秉間問曰公自視智勇孰與先帝勢力權重能鼓舞天下孰與先帝公著驚曰君何言轍曰河決而北自先帝不能回而諸公欲回之是自謂智勇勢力過先帝也

且河決自元豐導之北流亦自元豐是非得失今日無所與諸公不能因其舊而修其未備乃欲取而回之其爲力也勤而其爲責也重矣左丞王存亦主新道之議竟莫奪也回河之議遂興時河北運使兼外都水使者謝卿材亦言近歲河流稍行无可回之理上河議一編召至政事堂會議持論不屈忤大臣之意

十一月減蔭補恩

閏十二月太皇太后諭宰執曰本家恩澤亦當先減裁省要自上始則均一矣已而下詔定四分減一

損吏額

從省定吏額以范百祿蘇轍領之呂大防欲驟其半百祿曰失職者衆法必不行莫若以漸去自今犯罪及死者勿補大防不從會百祿出使轍專領其事吏有白中丞者告轍曰吏額不難定昔之流內銓今侍郎左選也事之劇莫過此矣昔銓吏止十數而今左選吏至數十事不加舊而用吏至數倍何也昔無重法重祿吏通賕賂則不欲人多以分所得今行重法給重祿賕賂比舊爲少則不患人多而幸於少者此吏額多少之大情也舊法日生事以難易分七等重者至一分輕者至一釐以下積若干分而爲一人今若取諸司兩月事定其分數則吏額多少之限無所逃乃具白宰相請據實立額遂自尚書省取諸司兩月生事諸司吏皆懼莫肯供再申乞榜示使知立額後它日見闕不補非今即損也榜出文字即具大防得之喜以聞三省吏皆莫能曉有諸司吏任永壽者精悍而猾與三省吏不相能具以諸吏姦告大防深然之乃取其事致吏額房於都省召永壽領之一日內降畫可六曹吏額房吏請封送尚書省中書侍郎劉摯曰錄黃當送門下今封送何也吏言尚書以吏額事每奏入必徑下本省已久今根至此摯曰中書不知其他當如法令遂作錄黃永壽見錄黃愕曰兩省初不與今安得此即禀大防命兩省各選吏與其事以是語摯摯曰中書用法行錄黃非有意與吏爲道地也今乃使吏就都省分功何耶它日大防又持奏藁示摯曰省吏額事欲謹密而速故徑行下然未經立法欲三省同奏依致仕官法摯曰如非其類也當聚議明日大防復出奏藁示摯曰不可不爾摯茫之其

事遂罷以上額裁損吏員永壽績勞補官銓吏遷轉有差於是外議洶洶臺諫交論以論事者後省久永壽攘去纔兩月而都司擬撥優例冒賞章數十上永壽以贓刺配大防不懌未幾摯遷門下侍郎及臺諫共攻大防大防稱疾不出摯每於上前開陳吏額本末曰此皆被減兢怨言路風聞過實不足深究大防它日語人曰使上意不疑劉門下之力居多然而士大夫趨利者交鬬其間而朋黨之論起寔摯自除門下衆諸外不允久之始復視事

閏十二月范鎮卒

贈右金紫光祿大夫謚曰忠文○[illegible]元豐閒士大夫論天下賢者必曰君實景仁其道德風烈足以師表當世其議論可否足以榮辱天下○鎮始以詩賦爲名進士及爲館職侍從以文學稱雖屢諫諍及論儲嗣事朝廷信其忠然事類秘世莫盡知也其後議濮安懿王稱號守禮不回而名益重及論熙寧新法與王安石呂惠卿辯論至廢黜不用然後天下翕然師尊之與責賢愚謂之景仁而不敢名有爲不義必畏鎮知之○元豐末鎮會葬永裕陵丁蔡京謂鎮曰朝廷將起公矣鎮變色曰鎮以論新法合得罪先帝一旦棄天下其可因以爲利乎元祐初詔落致仕除侍讀固辭又降詔曰西伯善養二老歸來漢室卑詞四臣入侍爲我強起無或憚勞朝廷之起鎮蓋欲授以門下侍郎鎮固不起又遣書問其從孫祖禹亦勸之鎮大喜曰是吾心也凡吾所欲爲者司馬君實已爲之何用復出也

裁省冗費自宮掖始

三省言宮俸比舊制以月雖減而公使增多治乎支一十六萬緡今支七十五萬緡乞比舊例裁減戶部亦請裁節浮費於是置司於戶部檢實元慶曆嘉祐故事擇近臣共議仍詔諸班軍人依舊外餘並裁省戶部又言宮掖之費有司不得而見乞詔內侍省裁省禁中之費以報有司從之

皇朝編年備要卷第二十二

哲宗皇帝　起己巳元祐四年止癸酉元祐八年

己巳元祐四年春正月罷回河及修減水河

范百祿趙君錫行視東北二河見東流高北流下知河決不可回且奏曰元豐以前未嘗有回河之說八年以後王孝先俞瑾乃敢妄議回河於是范純仁請罷之

二月呂公著薨臨其喪

贈申國公諡正獻公著識慮深敏量閎而學粹苟便於國不以私利害動其心與人至誠不事表襮其好士樂善出於天性士大夫有以人物爲意者必問其所知與其所聞相參覈以待上求神宗嘗曰呂公著之於人才其言不欺如權衡之稱物上前議政事盡誠去飾博取衆人之善以爲善至其所守毅然不可回奪也上題其碑曰純誠厚德○初神宗朝有

欲復肉刑者詔輔臣議公著曰後世礼教隳而刑獄繁肉辟不可遽復將有踊貴屨賤之譏竽臣吳充議復圜土泉亦以爲難行參政王珪欲取天府死囚試劓刖之公著曰不可刖而不死則此法遂行矣議遂寢

三月作渾天儀象　七年六月成

晝有流星出東北○蘇軾罷

從所請自翰林學士知杭州既辭月軾上疏曰臣以胃疾乞郡蒙恩差知杭州但謂朝廷哀矜衰疾許從私便及出朝參乃聞臺官論動甚多陛下庇臣不肯降出故許其去臣平生愚拙罪戾不少至於非義之事自保必無夫君子所重者名節也故有捨生取義殺身成仁可殺不可奪之語而爵位利祿蓋古者有志之士所謂鴻毛弊屣也人臣知此輕重然後可以事君父言忠孝矣今陛下不肯降出臺官章疏不過爲愛惜臣子恐其或有此事不免降黜而不知臣之無事空受誣衊給事中趙君錫亦言軾文追六經詞籍爲中間爲李定輩中傷幾踣不測二聖臨朝首加拔擢軾知無

不言言之可行所補非一故壬人畏憚爲之銷縮公論倚重隱如長城誠耕俊之寶臣也今飄然去國實係邪正消長之機乞寢新除復賓其林侍經幄　先是

夏五月竄蔡確李常等坐黜

知漢陽軍吳處厚言朝廷寧復知鄧州蔡確觀文殿學士此則朝廷念舊推恩無負於確矣然確昨謫安州不自循省包藏怨心實有負於朝廷作夏中登車蓋亭十詩五涉譏訕而二篇尤甚上及君親忠憤所激須至冒瀆天聽確詩云矯矯名臣郝甑山忠言直節上元間釣臺蕪沒知何處嘆息思君倒碧灣此篇譏謗朝廷情理切害臣按唐郝處俊封甑山公上元初曾事高宗時高宗多疾欲遜位武后處俊諫曰天子治陽道后治陰德然則帝與后猶日之與月陽之與陰各有所主不相奪也昔魏文帝著令不許皇后臨朝陛下奈何欲傳位天后乎由是事沮臣竊以太皇太后垂簾聽用章獻故事不似前朝荒亂之政而確公肆譏謗形於篇什處今之世思古之人不思於他而思處俊此其意何也又云夐砥六月

告無津打兒沙溯來兩岸如帶溪流何足道沉沉滄海會揚塵此篇謂沈沈滄海會揚塵言海會有揚塵時人壽幾何尤非佳語詔確開具因依仍令安州繳進元題詩本安州事言確詩初題於牌及移漢州行一驛復取牌去盡劃其詩以牌還公使庫確亦上疏辯列自陳太皇懇甚貶確分司南京臺諫論確不已遂責授英州別駕新州安置呂大防劉摯等皆以確母老不欲令過嶺太皇曰山可移州不可移大防等遂不敢言范純仁復留身擔左丞王存進說以爲不宜置確死地不聽純仁退謂大防曰此路荊棘八十年矣奈何開之吾曹政恐不免耳退又上疏略曰陛下臨御以來庶政清明如青天白日與輕刑薄賦德純備如精金美玉無纖瑕小疵今以一蔡確傾朝廷行稀闊之刑天下又安人所罕見必生疑駭乞付師臣以下商量○常坐爲御史中丞不言確爲諫官所攻罷新除兵部尚書之命知鄧州彭汝礪坐營救確并不草確責詞出知徐州曾肇除給事中辭請補外從之命知潁州坐與安詩論肇不自救確教彭汝礪使言也邢恕僕服

閱日降官先是恕自襄州移河陽李詰確詩定兄巽事及司
馬康赴闕恕招康過河陽勸康作書稱確以為它日全身保
家計康恕同年登科恕又出光門下作書如恕言蓋以康為
光之言確有定策功世必見信既而涉飛以諫議召恕亦要
壽至河陽連日夜論確功不休且以康書為證壽不悅會吳
處厚奏確詩壽遂與劉安世共擊確確既貶恕服闋落職
降官監永州鹽倉康初欲從恕招邵雍之子伯溫謂康曰公
休除喪未見君不宜枉道先見朋友康曰已諾之伯溫曰恕
傾巧或以事要公休若從之必為異日之悔公休
康字也及壽論確恕罪亦命康分析康乃悔之　范純仁
罷　知潁昌府司諫吳安詩正言劉安世交章攻純仁黨蔡
確太皇曰人言純仁黨確恐不然但所見偏僻耳○邵
伯溫論曰公卿大夫當知國體以蔡確姦邪投之死地何足
惜然嘗為宰相當以宰相待之范忠宣公有文正公餘風知
國體者也故欲薄確之罪言既不用退而行確詞命盡力求
去君子長者仁人用心也確死南荒豈獨有傷國體哉劉摯
梁燾王巖叟劉安世忠直有餘然疾惡已甚不知國體以貽
後日縉紳之禍不能無過也蓋君子小人相為消長能使君
子在上小人在下君子在內小人在外各安其分足矣豈可
殺而絕之哉一吳處厚以前宰相詩為讒謗非所以厚風俗
罪之可也蔡確故大臣不問以懷其心可也朝廷當治處厚及
其黨妄貪定策之功今同時執政各其立皇太子事伸証因
之逆曉然以詔天下後世罪其造謀者可也而不當罪也嗚
呼恕聖初所賢者可以有為之時也而用事者乃以慕蔡卞
之姦邪一時輕躁險薄之徒皆進使宣仁被謗哲宗致
疑離間骨肉禍患幾五十年不解卒致夷虜之亂悲夫　六
月夏人來貢　初朝議以米脂等四寨與夏人權俘虜
經略劉昌祚力陳不可以為夷狄無厭
夏人素與西蕃不協今解仇結好往來不已其志豈淺異日
請蘭州亦從之乎不報既而夏國宥州牒已刷到陷沒人口
尋有旨給四寨仍約以委官畫地界至是夏國遣使入貢樞
密院擬答曰蘭州塞門兩處地前已明言毋復更請將來遣

永樂人口邊落又亦壬與元報人數不同亦許口支給償紬
仍將四寨給賜詔鄜延趙卨主分畫之議既河師范育請先
畫疆界後歸四　秋八月復修河司　范純仁既罷相都
寨為不以為然　水監用其幹當公
事李偉之言復興河議云已開發孫村口故道通行請乘勢
閉塞北流乃置司差都水使者吳安持措置外都水使者范
子奇同提舉而以偉為常切回河等事范祖禹傳堯俞力諫
不聽○是役也罪蓋劉安世初主東流之說後不堅王巖叟
則終以東　立縣令課績法　以德義有聞清謹明著公
成為是　平可稱恪勤匪懈為四善
以獄訟無冤催科不擾水利興修為勸課之最屏除姦盜賑
恤貧困為撫養之最分為三等及七事為上五事為中餘為
下知通考察申　九月辛巳大饗明堂○冬十一
監司類聚考覆
月權罷講　毓月諫議大夫劉安世言前月末有旨權罷
講筵時近興龍節意謂對有所妨是以暫輟
爾夾之幸用成慶禮今復半月列無政事亦非有大寒苦雪
而講筵之臣不得望見清光臣聞已疑之矣乃者民間喧傳
禁中見求乳母臣竊謂陛下尚未納后未敢輕信近日傳者
益衆頗有實狀臣忝備言職當廣其漸理為宗廟社稷大計
請閑之燕暇御經筵仍引近臣與之論議觀古治亂之要覽
今政事之宜庶俾聞陳以助聖學無耽所愛而忘所戒先
是安世呼牙媼為娘求乳母踰月無所得曰累日內東門司
要乳母十人今日方了安世不信媼具言東門司指揮用司
責軍令狀無漏泄任府司者遇安世故人妻以手擔問之非
妄安世遂抗章論列它日呂大防對太皇諭曰劉安世有文
字言禁中求乳母事意則甚善但原不知耳此非官家所要
乃先帝一二小公主尚飲乳也官家常在老身榻前閤內寢
處可說與安世令休入文字○給事中范祖禹亦上疏太皇
略云皇帝今年十四其實猶十三歲千金之家有十三歲子
猶不肯使近女色而況於萬乘之主乎陛下愛子孫而不留
意於此非愛子孫之道也譬如美材方長正當封植愛以

衍其蔽日凌雲若非伐其根豈不害哉其後章惇爲相上語惇曰元祐中大皇太后遣宮嬪在朕左右者凡二十人皆年長一日覺十人者并青使令頃之十人還者皆色慘沮若嘗涕泣者朕甚駭不敢問後乃知因劉安世等上疏太皇太后詰之惇與蔡卞謀誣元祐大臣嘗有廢立議指安世祖禹言爲根二人遂得罪幾死 十二月修減水河

庚午 元祐五年春正月録石介後 以其子師中爲郊社齋郎 二月文彥博致仕 元豐中王堯臣之子同老上其父所撰立英宗爲皇子詔且言彥博與富弼等皆有議立儲功府彥博自大名移判河陽適入覲上問之對曰至和以來中外之臣獻言者甚衆臣等雖嘗有請并果行其後韓琦等謀就大功蓋琦功也上以發端爲難是時仁宗意已定嘉祐之末止申前詔爾如丙吉霍光功不相掩也遂加彥博兩鎮節度彥博辭不拜劉摯王巖叟在臺亦嘗申明韓琦立英宗之功踰三年矣有言者毀中侍御史賈易先以譏切彥博被逐至是韓忠彥執政因言彥博在元豐中録進立英宗本末多不可信且富弼治平中辭官表嘗云竊覩制詞叙臣在中書亦嘗議建儲以此推恩臣雖忝議建儲然未見形象安得如韓琦功深切耆明如弼所言則何有彥博等堅請之事太皇乃出易疏宣示大臣叙琦定策本末甚詳忠彥即拜於簾前并摯巖叟三疏付實録院於是彥博不安于位累章求去乃命彥博爲開府儀同三司以兩鎮節度致仕彥博力辭只帶河東一鎮從之 夏四月詔經筵官留奏對 詔自今講讀官經筵退留二人奏對邇英閣 孫固薨臨其喪 時知樞密院賻其碑曰純亮 五月雨 自去冬無雪至是始雨 六月夏人寇邊 質姑勝如二堡 秋八月解梁燾等職 初翰林承旨鄧溫伯以母喪去終制去秋除吏部尚書燾獨給事中駮之改知亳州至是復以承旨召燾爲中丞與左司諫劉安世右諫議朱光庭交章論之不聽改除燾權戶部尚書安世中書舍人光庭給事中並辭不受求去益堅乃出燾知鄭州光庭知亳州安世提舉崇福宮○中丞蘇轍及御史孫升言伏見梁燾朱光庭劉安世並從外補三人極言切諫者意亦憂國事君明至公人義於天下後世而已臣不量螻蟻之力冒瀆天聽至於再三與三人無異也今三人既去獨臣豈能自安望罷言職少慰公議不報○時呂大防與中書侍郎劉摯建言欲引用元豐舊人以平舊怨謂之調亭大皇頗疑之蘇轍上疏略曰東晉桓溫之亂諸桓親黨布列中外及溫死謝安代之爲政以三桓分治三州彼此無怨江左遂安故晉史稱安有經遠無競之美然竊謂安之於諸桓亦用之於外而已未嘗引之於內與之共政也臣願陛下謹守元祐之初政久而彌堅擇用左右之近臣無雜邪正至於在外臣子以恩意待之使嫌隙無自而生則垂拱無爲安恬爲善愈久而愈無患矣未幾復力陳其不可略曰今者政令已孚事勢大定而議者惑於浮說乃欲招納已去之人興之共事謂之調亭臣竊謂此人若返豈肯徒然而已哉必將戕害正人漸復舊事以快私忿人臣被禍蓋不足言而臣所惜者宗廟朝廷也臣願陛下斷自聖心不爲流言所惑毋使小人一進後有噬臍之悔則天下幸甚既奏太皇命宰執於簾前讀之仍宣諭曰蘇轍疑吾君臣兼用邪正其言極中理宰執從而和之自是兼用邪正之說稍息是年六月也○侍讀范百祿亦奏上言乞分別邪正略云自古所難推察言觀行考其事實凡導人主以質實使之虛中聽納則爲公正導人主以詐諛使之諱過拒諫則爲姦邪導人主以德義則爲公正導人主以術數則爲姦邪導人主以尊宗廟敬祭祀則爲公正導人主以簡宗廟略神祇則爲姦邪導人主以敦睦九族惠養耆老則爲公正導人主以疎薄骨肉棄老遺年則爲姦邪導人主以恭儉清靜奉循典法則爲公正導人主以驕侈放肆不顧舊章則爲姦邪導人主以稼穡艱難惠及

鮮寡則爲公正導人主以輕邵農事不恤惸獨則爲姦邪導人主以務遠息兵則爲公正導人主以用兵攻戰則爲姦邪導人主以原情審罰則爲公正導人主以峻法立威則爲姦邪導人主以安民利衆則爲公正導人主以勞民動衆則爲姦邪導人主以進君子用善良則爲公正導人主以近小人用惡德則爲姦邪伏望特留聖意推此事類以觀人情則邪正分而聰明無惑矣

九月復集賢院學士 紹聖二年改爲集賢殿修撰直集賢院爲直秘閣集賢校理爲秘閣校理

冬十月罷修河司 時范祖禹除給事中愈力言回河之害知潁昌府范純仁亦馳奏謂河無可回之理呂大防堅主河議收之不行一日簾中忽宣諭純仁之言有理宜從其請遂又罷河役及蘇轍爲御史中丞乃請併罷修河司流竄李偉以正國法

辛未 元祐六年春正月詔祠祭游幸毋用羔○開分水河 吳安持請播引漲水納之故道役之御史中丞蘇轍上疏略云大河行流自來東西移徙皆有常理蓋河水重濁所至輒淤淤填既高必就下而決以往事驗之皆東行至泰山之麓則決而西西行至西山之麓則決而東向者天禧中河至泰山決而西行於今僅八十年矣自是以來避高就下至今屢決始決天臺次決龍門次決王楚次決橫隴次決商胡至元豐中決於大吳每其始決朝廷多議閉塞令復行故道故道既行不久輒又衝決要之水性潤下導之下流河乃得安雖先帝天錫聖勇尊立事功亦導之使行不敢復塞茲實至當之舉也今河本無事而生事之人公然欺罔坐使公私俱弊臣實痛之且自置修河司以來使得朝廷應副見錢四十九萬餘貫其他公私所費猶不在此今歲春夫共役一十萬人而北流止得三萬東流獨占七萬蓋自河北只管一河東西兩岸而已今爲分水之故添爲兩河東西四岸內北流橫添四十五埽使臣三十四員清河兵士三千六百餘人物料七百十六萬餘束其爲耗蠹何可勝言蓋都水官吏專欲成就決不可行之故道而疵病已行之北流其欲成就故道則孫村開河馬頭等役當罷而不罷其欲疵病北流則深州武強等患當講而不講建議分水之人利在深州危急以顯北流可廢而東流當開其爲不忠莫甚於此北京靈平陽武諸處危急實由分水所致則諱而不言深瀛恩冀去歲無害實由北流隄防稍立之功則指爲分水之勞其爲罔上衆所憤嘆今河上夫役不過二月半下手乞急差官前去定奪所貴大役之前早見可否不誤興役○越明年十月安持以河復東流賜章服其後元符中東流竟廢李偉亦以貶云

二月以劉摯爲右僕射王巖叟簽書樞密院 巖叟曲謝因進曰或聞有以君子小人雜用之說告陛下者不知果否此乃深欲誤陛下者也自古君子小人無參用之理聖人惟說君子在內小人在外則成泰小人在內君子在外則成否小人既進君子不肯與小人爭進 然引去不可不察願陛下當用心於此太皇曰會得○巖叟嘗從容勸上讀書上曰如何得入道深對曰要入道深自有訣須將先聖之言一一著心承當便如先聖專爲陛下說此事則承當得有力讀書方濟事其善者受之以爲法不善者受之以爲戒如此則便如終日與先聖先師說話聖學日新矣

三月親試舉人 賜馬涓以下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夏四月罷賞花燕 先是呂大防以御試妨春燕請爲賞花釣魚之會以備故事詔用三月二十六日而連陰不解天氣作寒未有花意別擇四月上旬及將改期寒益甚給事中朱光庭請罷燕大防意未然及對太皇諭曰天意不順宜罷燕衆皆竦服他日王巖叟言昨見有旨罷賞花釣魚此事甚善人以陛下敬天意極懽忻今又入夏猶寒天意不順陛下皆不忽大是好事太皇曰天道安敢忽巖叟曰自古人君常患上則忽天意下則忽人言今陛下乃上畏天意下畏人言此盛德之事願常以此存心天下幸甚

復開寶通禮科○

五月己未朔日有食之不及元奏分數呂大防等稱賀六月夏

人寇邊時知熙州范育言朝廷昨詔本路與夏國分畫自定西以北二十里與秦州隴諾堡界一抹取直及質孤勝如堡外亦打量二十里本路再陳女遮形勢及一抹取直等處各乞隨本路利害分畫亦蒙許令與夏國商量然夏國自去年舉兵攻質孤勝如二堡及指隴諾取直等事以為翻異又云南朝實有說和之意請勿再說及隴諾堡上取直及二堡之事其言詞簡慢不遜況無質孤勝如則金城必危無定西以北之地則定西必危金城危則熙州有脅衡之虞定西危則通遠有拖亢之患二州危則賊可據脅於中河岷為得而守也臣望朝廷無以今日之不用兵為可安而深為異日慮奏至執政會議蘇轍曰今日欲議此事須先定用兵不用兵大防曰如今用兵亦不得不用轍曰欲用兵先論理之曲直我若不直則兵決不可用朝廷頃與夏人商量地界欲用慶曆舊例以漢蕃見今住坐處當中為界此理最為簡直夏人不從朝廷遂不固執蓋朝廷臨事常患先易後難此所謂先易者也既而許於非所賜城寨依綏州例以一十里為界十里為堡鋪十里為草地非所賜城寨蓋指延州塞門義合石門吳堡蘭州諸城寨及通遠軍定西城要約纔定朝廷又要於兩寨界首相望侵佔蕃地一抹取直夏人黽勉見從要約未定朝廷又要蕃界草地更留十里通前三十里夏人亦又見許凡此所謂後難者也今者又欲於定西城與秦州隴諾堡一抹取直所侵蕃地凡百數十里則此不直致寇之大者也劉摯曰持不用兵之說雖然美事有須用兵者亦不可固執轍曰相公必欲用兵須道理十全敵人橫來相加勢不得已然後可耳今吾不直如此兵起之後三五年不得休將奈何乃定議不從育言明日面奏轍曰夏人引兵十萬直壓熙河不於他處作過專於所爭處殺人掘崖塹此意可見此非西人之罪皆朝廷不直之故大防曰朝廷指揮亦不到大段不直轍曰熙河帥臣輒敢生事奏乞不守誠信乘夏人抽兵之際積築堡寨臣以為方今堡寨雖或可築至秋深馬肥夏人復引大兵來爭此否大防等皆言今已不許之矣轍曰臣欲詰責帥臣皆曰俟其再請詰責未晚太皇曰邊防忌生事宜早約束大防等乃聽退執都堂行約束轍欲多為詰責語嚴叟曰當職官論列職事有何礙意強敵在境若重阻之教如何作事乃止增顯為生事一句嚴叟主育故也

以梁燾為禮部尚書燾奏疏太皇言日災之應主弱臣強下陵上陰侵陽之謂也宜舉三務以銷之願陛下外飭政事以明主道勸上進李以強君德早正中宮之位以為內助○是冬燾奏議論用人略曰臣等累曾奏聞以謂邪正不可並用陛下深以為然是知邪正之必相攻也今並用姦臣等又謂邪人在外正人在內則可治陛下亦以為然是知邪人在內則害正也今邪人在內矣臣等又謂使邪人少正人多則可治陛下亦以為然是知邪人之多則交相朋比指正人之道也今邪人多矣以在內眾多之邪人與寡少之正人並用勢自不敵宜能久安而終無憂悔乎奈何與前日之聖意不同耶有姦人移感聖意也又曰有向來姦黨已用之人今復在要路者又有其黨復進之人今在言路者又有奔競僥倖者雖素非姦而今日屈意求助以濟其謀為自進之計陰相交通以白為黑以是為非若專欲感聖聰明離間君臣傾害忠良不可不察也姦黨斬新進用在朝眾人皆知而無一人為陛下言之忠耶不忠耶公耶私耶曲耶直耶

浙西水杭州死者五十萬蘇州三十萬翰林學士承旨蘇軾奏陳浙西水災朝廷賜米百萬石錢二十萬緡賑給之侍御史賈易奏議考驗虛實於是詔本路具災傷分數賑濟次第以聞有不實則治其尤者給事中范祖禹封還錄黃曰唐大曆中霖雨損稼渭南令獨稱縣境不損後按實損三千餘頃代宗歎息久之曰縣令字人之官不損猶應言損何不仁如是乎貶渭南令為南浦尉德宗正元中江淮大水宰相陸贄請遣使賑恤帝曰聞所損殊少即議優卹恐生姦欺贄上疏曰所貴者財用所收者人心苟不失人何憂乏用乃遣使宣撫憲宗元和中南方旱饑遣使賑卹將行帝戒之曰朕宮中用帛一疋

皆籍其數皆賑救百姓則不計費御筆當體此意七年又謂宰相曰御筆曩言淮浙去歲水旱近有御史自彼還言不至為災事竟如何對曰按淮南浙東奏狀皆言水旱人多流亡求設法招撫其意自恐朝廷罪之者豈皆無災而妄言有災耶此蓋御史欲為姦欺以悅上意耳帝曰卿言是也朕蓋不晷而言命遂謫其粗賦此皆古之人君聞有災患惟恐不及然事之意也夫奏災傷分數過實賑濟用物稍廣此乃過之小者正當闊略不問以救人命若因此懲戒一人則自今官司將坐視百姓之死而不救夫易所言乞不施行從之

秋七月復制置解鹽使○八月蘇軾賈易罷 軾知潁州易廬州先是易上疏言右丞蘇轍厚貌深情險於山川詖言殄行甚於蛇豕其兄軾既立異以背先帝尚蒙恩宥全其首領先帝厭代軾乃作詩自慶曰山寺歸來聞好語野花啼鳥亦欣然書於揚州上方僧寺後不自安又增以別詩二首題以元豐八年五月一日既而語諸人曰軾

寄人置田書報已成故作此詩且置田極小事何至野花啼鳥亦欣然哉及作館職策題又形譏毀言者固嘗論之其作呂大防麻制尤更悖慢其辭曰民亦勞止庶臻康靖之期閭老爲之股慄先朝行免役則以差役爲良法及陛下復行差役則以免役爲便民其在杭州務以暴橫之威大配叔戶額章兄弟皆是無罪之人今則潮貲貸免專爲姑息以千小人之譽如累年災傷不過一二分軾張大其言以爲甚於熙寧七年之患又浚治西湖聞亦不免科借居民什器畚鍤之類虐使捍江廂卒築長堤於湖中以事游觀監司畏之無敢糾其錄者況敢檢按耶今既召還寢引貪利小人相與倡言以求外補非首相不可留伏望睿斷特行免罪疏奏帝前宣諭曰賈易排擊人太深須與責降呂大防對曰易誠過當今若早欲定疊不若併軾兩罷遂有是命○軾自辯云賈易等言臣元豐八年五月一日題詩揚州僧寺有欣幸先帝上僊之意臣今省憶自有因依是歲二月六日聞先帝遺詔于南京舉哀掛服了當迤邐往常州五月初至揚州竹西寺見百姓

父老十數人相與笑語其間有以兩手加額云見說好个少官家臣實聞百姓謳歌吾君之子又是時得請歸耕淮浙所在豐熟因作詩云此生已覺都無事今歲仍逢大有年山寺歸來聞好語野花啼鳥亦欣然蓋書聞此語記之以詩書之當塗僧舍臣若稍有它意豈敢復書壁上以示人乎

閏月夏人寇邊 寇蘭州及神木等寨衆十五萬諸將不敢與戰番漢居民爲所殺掠焚蕩廬舍驅虜畜產甚衆

九月定太學生員 上舍生一百人內舍生三百人外舍生二千人○越明年夏禮部言廣文館生員以一千四百人爲額

○策制科 得王普司馬樵二人

上清儲祥宮成○出內庫緡錢助邊 詔歲出五十萬緡赴元豐庫樁管助邊自後降賜不一不復盡錄

冬十月幸太學 詣至聖文宣王殿行釋奠禮一獻再拜御敦化堂召宰相親王以下賜坐三學生坐于東西廡國子祭酒

豐稷講尚書無逸終篇賜稷三品服學官賜帛有差或謂呂大防曰祖宗視學非有爵命之賞則有金帛之賜今皆無之何也大防曰古者天子視學蓋常事也德意在焉小惠何足道哉吾固欲天子時一幸學金爵之賚後日何可繼哉正恐惜費而止耳聞者乃服

建諸宮院小學○十一月劉摯罷 御史中丞鄭雍論摯威福自恣乞罷去以收主柄又論王巖叟等三十人皆爲摯黨與中侍御史楊畏亦論摯父死于衛委而不葬章十餘上初邢恕謫官過京師以書抵摯摯答有自愛以俟休復之語會排岸司茹東濟有求於摯不獲見其書陰錄以示雍畏二人方論摯得此乃釋其語上之曰俟休復者俟他日太后復辟也又章惇諸子故與摯游摯亦間與之接言者謂摯預交惇子爲牢籠以觀後福二聖不悅摯亦求去甚力遂命除職出知鄆州給事中朱光庭繳還摯麻詞光庭罷巖叟梁燾等累救摯以畏言先入不納然雍之攻摯人以爲附丞相呂大防云

傅堯俞

薨臨其喪 時爲中書侍郞司馬光嘗謂邵雍曰淸直勇三德人所難兼吾於欽之畏焉雍曰欽之淸而不耀直而不激勇而溫尤爲難太皇嘆曰傅侍郞淸直一節終始不變金玉君子人也兩宮臨其喪器之慟謚獻簡

行觀天曆

（壬申）元祐七年春正月○夏五月納皇后孟氏 故馬軍都虞候贈太尉元之孫女也太常修納后儀納采問名納吉納成告期發冊奉迎尙宮導皇帝詣福寧殿之大次日晡後后車入宣德門侍中奏中嚴內侍轉奏皇帝服通天冠絳紗袍御福寧殿尙宮引后出次詣殿庭之東西面立尙儀奏外辦請帝降坐行禮尙宮引詣庭中之西東面揖后以入帝導后升自西階入室各就榻前立尙食跪奏食具帝揖后皆坐向食以饌進帝及后皆食三飯尙食以酒進帝后俱受爵飮尙食以饌從再飮如初三飮用巹如再飮尙儀跪奏禮畢帝后俱興尙宮請帝御常服尙寢請后釋禮服入幄次日以禮見太皇太后皇太后參皇太妃如宮中之儀○初太皇太后因輔臣進呈景祐特支故事遂問富時晏娶大臣不言何也神宗亦嘗問此不知何故王巖叟具對以所聞於韓琦者太皇曰固疑其有以也忠彥曰應是妃嬪中有驟進者太皇曰此等宰議君臣事體巖叟曰須正后則事體自正太皇曰方當語皇帝選得賢后有內助之功此非細事巖叟曰內助則賴賢后其知正家須在皇帝聖人言正家而天下定當謹之於始太皇以巖叟言謂上曰正家須在皇帝如是者再巖叟退取歷代皇后事跡可以爲法者編成一書號中宮懿範上之○未幾梁燾上疏請太皇太后還政略曰太皇太后擁護聖躬夙夜不倦保佑之功永福宗社今來選正中宮已得賢淑冬至大禮自當郊見天地天意人事上下協應惟是政機之繁久勞同聽歸斷人主不可過時此陛下今日甚盛之擧也退託深宮頤神內典遠光前古垂法萬世豈不美哉○是冬吏部侍郞彭汝礪亦上疏略曰皇帝以盛德踐位今八年矣內無過行外無過擧非太皇太后扶持擁護何以至此然謙虛退託隱而未發於言也有所關而無所問於事也有所知而無所命臣聞詩曰弗躬弗親庶民不信弗問弗仕勿罔君子此言人君擅開闔予奪之權以制萬物之命而後能治其國家今其行則弗躬也其事則弗親也雖有至德民有所不信矣弗能問以盡其事弗能察以盡其物於是小人得以勿罔君子矣庶民不信則不能安民矣勿罔君子則不能知人矣夫人君之失不獨殘暴滅虐馳騁田獵而後爲之憂不能知人不能安民其憂莫大焉今則皆曰太皇太后興意於任天下且將還政臣謂太皇太后還政非難俾皇帝不失其道爲難其道無他在敎之知人安民而已臣願皇帝同御前殿召令近臣及知州職司入對處稱見人才資其邪正賢不肖之實遂聞知天下之事三者進呈公事以聽斷俾日見之行事進退道德忠信之士置之左右前後告其所已知規其所未至獲其所有餘補其所不足使一日畢政則利害不能惑君子小人不能蔽以事天地而饗以治萬物而安以承宗廟而固太皇太后所以擁護皇帝者至此乃可謂全矣

城定遠○罷侍從轉對 從吏部尙書王存之言專責以朝夕論思之效也

六月寬淮浙積逋 先是知揚州蘇軾上疏略曰方今民荷寬政無它疾苦但爲積欠所壓如負千鈞而行免於僵仆則幸矣何暇擧首奮臂以營求於一飽之外哉今大姓富家昔日號爲無比戶者皆爲市易所破十無一二其餘小民大率皆有積欠監司督守令守令督吏卒文符日至其門鞭笞日加其身雖有白圭猗頓亦化爲篳門圭竇矣於是詔云訪聞淮浙積欠最多累歲災荒人民流移相屬今淮東始得一麥浙西未保收成淮東西兩浙路諸般欠負不問新舊有無官本並特與權住催理一年內已有寬限者即依元降旨揮訖聞之即與呂大防書云頃者所論積欠蒙示諭已有定議此殆一洗天下瘡痏也

以蘇頌爲右僕射○秋七月復翰

林侍讀學士 以翰林學士范祖禹爲之祖禹尋上帝學說略曰學始於伏羲至于武王易詩書所稱聖人所述爲萬世法由秦以下其道不純故可稱者鮮自古以來治日常少亂日常多者推原其本由人君不學也本朝累聖相承百三十有三年四方無虞中外安寧動植之類蒙被涵養德澤深厚遠過前世皆由以道德仁義文治天下人主無不好學故也今人有寶器猶且愛惜之恐其傷闕況祖宗百三十有餘年全盛之天下可不務學以守之乎今臣所録八篇上起伏羲下訖神宗伏惟陛下寔道於三皇稽德於五帝執儀於三代法象以祖宗集群聖之所行體乾剛之不息則四海格於泰和矣○時侍讀顧臨因進讀仁宗寶訓至鈔法事呂大防奏曰臣欲陳鈔法本末仰祈陛下通知利害之詳國初輦運香藥茶帛犀象金銀等物赴陝西變易粮草歲計率不下二百四十萬自鈔法之行始許商賈於沿邊入中見錢糧草即於京師或解池請鹽赴沿邊出賣一則人戶無科買之擾二則商旅無折閲之弊三則邊儲無不足之患四則物貨無般運之勞實於官司爲利上甚喜之王巖叟奏曰陛下宮中何以消日上曰並無所好惟是好書巖叟曰大抵聖學要在專勤屏去他事則可以謂之專久而不倦則可以謂之勤如此天下幸甚

蠲綱舡征稅 舊發運司主東南漕其法聽操舟者載私貨征商不得留難故操舟者富厚以官舟爲家時補其弊而周船夫之乏凡所載率無虞而速達自導洛司置官舟載客貨而綱兵遂不許搭載比導洛司既廢然不忍征商之小失一切禁之故所過多濡舟弊人困即盜所載以濟饑寒公私皆病知揚州蘇軾奏乞復故詔從之

八月王存罷 自吏部尚書出知大名府時在廷朋黨之論寖熾存入對首言人臣朋黨誠不可長然不察則濫及善人東漢黨錮之獄是也慶曆中或指韓琦富弼范仲淹歐陽脩爲朋黨賴仁宗聖明不惑今日果有進此說者望陛下察之由是與用事者不合遂補外

九月永興軍等州地震 蘭州鎮戎軍環州

冬十月夏人寇邊 圍環州七日解去初知慶州章楶數遣輕兵出討斬獲甚衆楶策其必報乃取賊荒將以厚利苦而遣之若得罪而逸者因使事虜刺其舉兵所向即馳歸以告果知虜人將寇環州楶乃選精兵萬餘統以二雜將使營邊塞而授之策曰賊進一舍我退一舍彼以謂我怯爲自衛計不備吾壘乃銜枚由間道遠出其後或乘隙埋或伏山谷伺間以擊其歸又以境外皆沙磧近城百里有牛圈所儲水足以飲人馬乃夜寘毒藥虜圍環州數日無所獲而歸所遣裨將折可適屯師洪德城虜退識其母梁氏旗幟城中鼓譟而出縱突蹂躪虜大敗而去斬首千餘級獲牛馬橐駝鎧仗以萬計過牛圈飲其水且盡人馬被毒而奔逝蹂踐墮塹谷而死重傷而歸者不可勝計夜母幾不得脫盡棄其供帳擄掠之物而遁前此邊上功狀多虛或以易爲難或奪甲與乙康張偽叙習以爲常楶獨覈實矛旁無少欺僞者不悅頗有怨言楶弗恤也

十一月癸巳冬至郊復合祭 合祭之夕夜月蔭寒雲物要迎比還御樓肆赦是日和燠翌日風寒衆相賀時雪如期宰執侍從進詩御史請付史館從之上之在太廟也內中朱車子十餘兩爭道於乾明寺前有張紅蓋者內侍使蘇軾劾其不肅上亟遣人以疏白太皇有旨申飭仗司嚴整仗衛上自太廟還后以下皆不復迎謁中道矣○先是詔集議合祭議臣謂不可者二十二人謂可者八人進呈呂大防言先帝因禮文所議遂令諸儒定北郊之禮然未暇親行今來皇帝臨御之始當親見天地而地祇獨不設位恐亦未安今日宜勅行權制俟將來定議北郊制度及太廟享禮行之未晚遂詔宜依熙寧十年故事設皇地示位以嚴並況之報俟後郊行方澤之祀則修元豐六年五月之制依郊禮畢集官詳議○禮部尚書蘇軾爭上奏略曰議者欲變祖宗之舊圜丘祀天而不祀地不過以爲冬至祀天於南郊陽時陽位也夏至祀地於北郊陰時陰位也以類求神則陽位不可以陰求也是大不然秋分夕月於西郊亦可謂陰位至於從祀上帝則以冬至而祀月於

乃以不以爲疑今祭地祇於圜丘而獨以爲不可過矣詩之序曰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議者乃謂合祭天地始於王莽臣謂禮當論其是非不當以人廢光武親誅莽者也尚采用之三輔故事祭於圜丘上帝后土位皆南面則漢嘗合祭矣明皇天寶元年合祭天地於南郊則唐嘗合祭矣今議者欲冬至祀天夏至祀地蓋以爲周禮也自太祖受命建隆初郊先饗宗廟並祀天地真宗以來三歲一郊此國朝之禮也今所行皆非周禮而獨於地祇則曰周禮不當祭於圜丘此何義也議者必曰今之寒暑與古無異而宣王六月出師則夏至日何爲不可祭乎臣曰舜一歲巡狩四嶽五月方暑而南至衡山十一月方寒而北至常山後世人主能行之乎周所以十二歲一巡狩唯不能如舜也夫周已不能行舜之禮則後世豈必能行周禮乎議者必又曰夏至不能行禮則遣官攝祭亦有故事此非臣之所知也周禮王不與祭則攝位注曰王有故則代行其祭事疏曰有故謂王有疾及哀慘皆是也然則攝事非安吉之禮也議者必又曰省去繁文則一歲可以再郊臣曰古者以親郊爲常禮故無繁文今世以親郊爲大禮則繁文有不能省也國家三年一郊傾竭帑藏以賞軍猶恐不足若一年再賞國力何以給分而與之人情豈不失望議者必曰三年一祭天又三年一祭地三年一郊已爲疏闊若獨祭地而不祭天是因事地而愈疏於事天也議者必又曰郊之歲以十月神州之祭易夏至方澤之祀又非臣之所知也夫欲從周禮而以十月易夏至以神州易方澤此周禮耶十月親祭地十一月親祭天先地後天古無是禮議者必又曰郊之歲以夏至祀地示於方澤上不親郊而通權火天子於禁中望祀此又非臣之所知也書之望秩謂山川在境內故遙望而祭也今俛則見地而云望祭是爲京師不見地乎此六議者合祭可否之決也○按劉安世集云初詔議北郊與禮官蘇軾主合祭之議從之者五人安世主分祭從者四十人又有三人欲於十月以神州地祇之祭易夏至方丘之祀又有一人欲上不親祠而通權火天子於禁中望祀既而朝廷復送下三狀再令詳定安世復議略云蘇軾謂合祭圜丘於禮爲得不可復改臣等謹按周禮天子親祀上帝凡九國朝三歲一郊固已疏闊豈可因循謬誤不加考正古者求神以類天陽物也地陰物也歲月日時方位牲器樂舞皆從其類今議者於聖人成法則棄而不行假用王莽不經之說至引夫婦同牢私褻之語黷亂天地又引昊天有成命之詩以爲郊祀臣等竊詳此詩終篇未嘗有合祭之文序乃後儒之辭亦謂成周之世圜丘方澤各歌此詩以爲樂章耳如潛之序曰季冬薦魚春獻鮪也豐年之序曰豐年秋冬報也噫嘻之詩曰春夏祈穀于上帝也如此之類不知爲一祭邪抑二祭也若郊祀明堂乃五代姑息之弊法聖朝寬仁不欲真罪若分而爲二何所不可議者乃欲因此造爲險詖以動上聽又引禍福殃咎之說劫持朝廷必欲從己甚無謂也大抵臣等所守乃先王之正禮而蘇軾之議皆後世之便宜權之與正夫不可合伏望聖慈詳審其當上以體神考之志下以正千載之惑豈勝幸甚方遂同議官簽書其狀驟告軾曰若劉承旨議上大恐難荅宿蘇轍爲門下侍郎遂曰轍令請降旨罷議安世議狀竟不得上○越明年四月詔今後南郊合祭天地依元祐七年例施行

癸酉 元祐八年春正月范祖禹上仁皇訓典

其略曰本朝祖宗以聖繼聖其治尚仁而仁宗得其粹焉臣謹錄天禧以來訖于嘉祐五十年之事凡三百十有七篇爲六卷名其書曰仁皇訓典以助睿覽又奏云陛下近者郊見天地靈止風和景氣清霽神祇饗荅福應甚都城之人瞻望玉色歡呼洋溢皆云陛下克類仁宗臣觀天意人心如此實宗社無疆之福也然臣愚竊以爲聖人福至而益戒則能長饗其福譽美而副之以實則能永保其譽惟兢兢業業不自暇逸乃可以若天休衆之所欲因而從之乃可以副民望若一有滿假之意則今日之福乃他日危亂之基也不能副之以實則今日之譽乃他日怨謗之端也故臣願陛下既受天福又獲民譽益思戒謹惟勤修德修德之實惟法祖宗恭惟一祖五宗畏天愛民後嗣子孫皆當取法惟是

仁宗在位最久德澤深厚結於天下是以百姓思慕終古不忘陛下誠能上應天意下順民心專法仁宗則垂拱無爲海內安安成康之隆不難致也

蔡確卒于新州

三月蘇頌罷言者交論之遂命除職與宮觀楊畏先攻劉摯出之意謂必用蘇轍而朝廷乃相頌畏又與來之邵言頌留賈易諭命不下爲稽詔命中丞李之純疑畏者爲畏所劫亦上疏乞早行罷黜從之

夏五月董敦逸黃慶基罷時並爲監察御史言禮部尚書蘇軾爲舍人時因行呂惠卿等制詞指斥先帝而其承尚書右丞紛佶勢由法拇爲肘腋當正典刑宰相呂大防曰先帝欲富強中國嘗撻四夷而一時群臣奉承太過事或失當二聖臨御因民所欲隨事救改盡理之當然真宗即位弛逋欠以厚民財仁宗即位罷宮觀以息民力皆因時施宜以補先朝闕政未聞當時以爲謗先朝者也近來言官擊人多以謗先帝爲辭非惟中傷正人亦欲動搖朝廷言技不善若不禁止久遠不便轍亦爲其兄辯所撰呂惠卿謫詞初非譏訕太皇曰先帝追悔往事至於泣下大防曰聞永樂之敗先帝至曰而朝無一人相諫然則一時過舉非先帝本意明矣太皇曰此事官家宜深知大防曰皇帝聖明必能照察遂出敦逸爲湖北運判慶基爲福建運判未幾改敦逸知臨江軍慶基知南安軍

六月梁燾罷時爲尚書左丞以議邊事不合移疾求罷章累上遣使封還仍問所以求去密訪人才燾曰信任不篤言不見聽而詢人才之可用者非臣所敢當也使者再至乃奏陛下必欲知可用之人無過且周任舊人中堅正純厚有人望者既而授龍泉觀使又四上章求補外乃出知潁昌府遣內侍賜茶藥宣諭曰已用卿言復相范純仁矣

蘇軾等上陸贄奏議是夏軾同呂希哲吳安詩豐稷趙彥若范祖禹顧臨上陸贄奏議疏略曰人臣之納忠譬如醫者之用藥藥雖進於醫者方多傳於古人若已經効於世間不必皆從於己出伏見唐陸贄才本王佐學爲帝師論深切於事情言不離於道德用人聽言之法治邊御將之方罪己以收人心改過以應天道去小人以除民患惜名器以待有功如此之流未易悉數可謂進苦口之藥石鍼砭躬之膏肓使德宗盡用其言則正觀可得而復臣等私相告語以陛下聖明必喜贄論欲稍加校正繕寫進呈

秋七月令陝西沿邊專行鐵錢○以范純仁爲右僕射時知潁昌府遣內侍賚詔賜之令乘驛赴闕殿中侍御史來之邵論純仁師事程頤闇很不才於國無補不可復相侍御史楊畏亦攻純仁皆不報至是入對帝有是命純仁辭至六七不允又三遣中使促令就位既入謝太皇宣諭曰相公且與呂大防等同心協力他日又曰公父仲淹可謂忠臣在章獻垂簾時惟勸章獻盡母道及仁宗親政惟勸仁宗盡子道可謂忠臣相公名望衆人所歸必能繼紹前人純仁頓首謝曰臣不肖何足以當勸獎之意然不敢不勉

八月兩京河北淮南水分遣使者往振之

赦○九月太皇太后高氏崩先是太皇太后不豫呂大防范純仁蘇轍鄭雍韓忠彥劉奉世入崇慶殿後閤問聖體大皇諭曰今疾勢有加與相公等必不相見且善輔相官家爲朝廷社稷大防等欲退太皇獨留純仁意欲有所屬也上令大防以下皆往太皇曰老身受神宗顧託同官家御殿聽斷公等試言九年間曾施私恩於高氏否大防對曰陛下以至公御天下何嘗以私恩及外家太皇曰固然只爲至公一兒一女病且死皆不得見言訖泣下大防曰近聞聖體向安乞稍寬聖慮太皇曰不然政欲對官家說破老身沒後必多有調戲官家者宜勿聽之公等亦宜早退令官家別用一番人乃呼左右問曾賜出社飯否因曰公各去喫一匙社飯明年社飯時思量老身也

冬十月上始親政翰林學士兼侍讀范祖禹疏略曰陛下初攬庶政延見羣臣此乃宋室隆替之本社稷安危之基天下治亂之端生民休

戚之始君子小人消長進退之際天命人心去就離合之時不可不謹也太皇大后內定大策擁立陛下百姓呼舞未嘗有毫髮假借族人不惟族人而已徐王魏王皆親子也以朝廷之故疏遠隔絕魏王病既歿然後一往太皇太后疾已革然後徐王一入進退群臣必從天下之望不以己意爲喜怒賞罰至公無私焦勞刻苦凡皆爲趙氏社稷宗家天下專心一意保佑陛下也斥絕姦邪救抑僥倖九年之間始終如一故能德澤深厚結於百姓而小人怨者亦不少矣今必有小人進言曰太皇太后不當改先帝之政逐先帝之臣此乃離間之言不可不察也當陛下即位之初中外臣民上書言政令不便者以萬數太皇太后因天下人心之欲改與陛下同改之非以己之私而改也既改其法則作法之人及上其人者有罪當逐陛下與太皇太后亦以人言而逐之其所逐者皆上負先帝下負萬民天下之所讎疾而欲去之者也太皇太后豈有憎愛於其間哉顧不如此則天下不安耳惟陛下清心照理察其是非有以此言惑聖聽者宜正其罪痛懲一人以儆群邪則帖然無事矣陛下若稍入其語則姦言繼進不已萬一追報之禮少有不至此於太皇太后聖德無損而虧陛下孝道必有以大失人心人心離於下天變見於上陛下雖欲救之無及矣今乃小人乘間之時也此等既上誤先帝又欲復誤陛下天下事豈堪小人再破壞耶蘇軾先約祖禹皆上章論列軾章已就見祖禹章曰公之文經世之文也軾於朝廷文字失於過當不若公之言皆可行也頗附名上於臣下加一等字○中書舍人呂陶亦言大皇太后保佑聖躬于今九年屏出凶邪故小人不能無憾萬一姦言已惑聖聽謂陛下既親萬幾則某人當復用某事當復行此安危治亂之機在陛下察之而已明肅之政間有紕闕仁宗念其保護尚降詔書不容小人議論況太皇太后所行之政皆已使民所逐之臣各已當罪無可議論者乎○范祖禹懷不能已又上奏略曰自元豐之末時運艱厄先帝棄天下陛下嗣位幸賴先太皇太后以大公至正爲心罷王安石呂惠卿等所造新法而行祖宗舊政故社稷危而復安人心離而復合

乃至契丹主亦與其宰相議曰南朝專行仁宗皇帝政事可敕燕京留守使戒邊吏守約束無生事陛下觀戎狄之情如此則中國人心可知也先太皇太后日夜苦心勞力以爲陛下立太平之基九年之間安靜無事已有成功陛下但由此以持循之則成康之隆不難致也又曰陛下聖學稽古不必遠師前世之事唯是儀刑仁宗法則使天下熙熙然至於昆蟲草木莫不各安其生此則臣之至願也

召內侍劉援等十人 並爲入內供奉

官學又以內侍劉惟簡梁從政爲內侍省押班中書舍人呂希純封還詞頭呂大防等進呈上曰只爲禁中闕人兼有近例蘇轍曰此事非謂無例盡爲政之初先擢內臣故衆心驚疑耳劉奉世曰雖有近例外人不可戶曉上釋然曰除命且留俟祔廟取旨可也范祖禹言漢有天下四百年唐有天下三百年及其亡也皆由宦官同一轍蓋與亂同事未有不亡也漢自元帝任用石顯委以政事殺蕭望之周堪廢劉向等漢之基業壞於元帝唐自明皇使高力士省決章奏宦官始盛李林甫楊國忠皆自力士以進唐亡之禍基於開元熙寧元豐間內臣中李憲王中正宋用臣者三人最爲魁傑憲總兵熙河中正總兵河東其勢震動內外憲陳秉舉之策以至永樂陷沒用臣興土木之役爲國斂怨此三人者雖加誅戮未足以謝萬姓朝廷只從寬典量加黜責憲已死中正用臣猶存陛下近召內臣十人續又召數人而李憲王中正之子皆在其中又除押班二人帶御器械一人中外無不駭愕既而聞二人以執政言其有過先罷三人以舍人繳詞頭且歸然前來旨揮有違故事又李憲王中正之子既得入侍則中正用臣亦將進用人心不得不憂臣所以敢極言之陛下與太皇太后同聽政之初外逐蔡確章惇呂惠卿等及群小人故朝廷清肅內逐李憲王中正宋用臣等及群小人故宮禁清肅內外皆無凶人故天下安靜臣歷觀自古內外安靜未有如今日也陛下誠能聽臣之言悉追罷除戶內臣旨揮未到者別與差遣已入者復授外官則內外之人稱頌聖德萬口一辭矣上曰卿所論朕已曉祖禹曰陛下既以爲

臣乞携此章示執政且詰責之上曰且留此朕欲再看又曰所召内臣朕豈有意任用止欲各與差遣耳祖禹乃退

十一月楊畏入對 畏爲禮部侍郎首叛呂大防上疏言神宗更法立制以垂萬世乞賜講求以成繼述之道上即召對詢以先朝故臣孰可召用者畏即疏列章惇安燾呂惠卿鄧温伯李清臣等行義各加品題且言神宗所以建立法度之意乞召惇爲相上皆納焉

十二月復章惇呂惠卿王中正官 惇除資政殿學士惠卿復中大夫中正復遥郡團練使給事中吳安詩不書惇録黄中書舍人姚勔不草惠卿中正誥詞皆不聽

是歲河決内黃口

皇朝編年 卷第二十三

皇朝編年備要卷第二十四 凡四年

哲宗皇帝 起甲戌紹聖元年 止丁丑紹聖四年

甲戌 紹聖元年春正月貶韓嘉彦 駙馬都尉韓嘉彦責置蘄州以其於長公主虧禮不遜擅宿外第也吏部侍郎彭汝礪言周之王姬下嫁諸侯車服不係其夫猶執婦道以成肅雍之德今嘉彦以不能下長公主而廢是婦得以勝其夫矣婦得以勝夫是子可以勝父臣可以勝君其漸一開其流有不可禁不可不謹

除河東大銅錢禁〇二月以李清臣爲中書侍郎鄧温伯尚書左丞 清臣此時召自真定未至〇温伯請復名潤甫尋卒〇紹述之說清臣唱之温伯和之故二人由是並復柄用

葬宣仁聖烈皇后 附永厚陵

三月壬申朔日有食之 雲霧不見

宰執赴經筵 先是侍讀顧臨進讀寶訓至漢武帝籍提封爲上苑仁宗曰山澤之利當與衆共之何用此也丁度對曰臣事陛下二十年每蒙德音未嘗不本於憂勤此盖祖宗家法耳讀畢呂大防進曰祖宗家法甚多自漢五日一朝長樂宮祖宗以來母后皆朔夕見此事親之孝也前代大長公主用臣妾禮本朝必先致恭仁宗以姪事姑禮見獻穆大長公主此事長之法也上曰今宮中見行家人禮大防又言宮禁嚴密此治内之法母后之家不預事此待外戚之法宮殿無華侈之飾此尚儉之法宮中燕居冠服必以禮此尚禮之法臣下有罪無誅此寬仁之法此皆家法行之足以致太平上甚然之

呂大防罷 知潁昌府後二日改永興軍大防朴厚惷直不植黨與范純仁同心戮力以相王室立朝挺挺進退百官不可干以私不肖市恩嫁怨以邀聲譽輔政八年始終如一宣仁既

紹聖元年

州朝散中侍御史來之邵乞逐大防以破朋黨因疏神宗說薦拔之人章惇安燾呂惠卿以備進用大防亦自求去上頗從之

親試舉人

賜畢漸以下及第出身有差考官取答策者多主元祐楊畏覆考專取主熙寧者故黜爲之首時策問乃中書侍郎李清臣擬進其略有曰復詞賦之選而士不加勸罷常平之官而農不加富可差可募之說雜而役法病或東或北之論興而河患滋賜土以柔遠也而羌夷之侵未已弛利以便民也而商賈之路不通又曰可則因否則革惟當之爲貴聖人何有固必焉於是國論遂變清臣與僕射范純仁議不合士大夫爭陳紹述之策元祐之人皆相繼得罪矣

蘇轍罷

轍爲門下侍郎上疏略曰臣伏見御試策題有復熙豐故事之意臣竊料陛下本無此心其必有人妄意陛下牽於父子之恩不復深究是非遠慮安危故勸陛下復行此事此乃小人之愛君取快於一時而非忠臣之愛君以安社稷爲慮者也竊觀先帝在位近二十年而終身不受尊號裁損宗室恩止祖免減朝廷無窮之費出賣坊場雇募衙前免民間破家之患罷黜諸科誦數之學訓練諸將慵惰之兵置寄祿之官復六曹之舊嚴重祿之法禁交謁之私行淺攻之策以困西戎收六色之錢以寬雜役凡此皆先帝聖謨睿斷元祐以來上下奉行未嘗失墜至如事或失當何世無之父作之於前子救之於後前後相濟此則聖人之孝也漢武帝外事四夷內興宮室財賦匱竭於是修鹽鐵榷酤平準均輸之政民不堪命幾至大亂昭帝即位罷去煩苛漢室乃定光武顯宗以察爲明以讖決事上下恐懼不自安章帝代之以寬仁愷悌之政後世稱焉本朝真宗天書章獻藏之梓宮仁宗聽政絕口不言天下至今韙之英宗濮議朝廷爲之洶洶者數年先帝寢之遂以安靜豈其薄於孝愛輕事改易哉盡事有不可當以社稷爲重故也又言兩喜必有溢美之言兩怒必有溢惡之言書然不失於仁而以議天下之政必有過甚而不平者疏奏上已不悅李清臣鄧溫伯又先媒孽之及面論上益怒責轍曰人臣言事何所害今以漢武帝上比先帝引諭甚失當轍復曰漢武明主也上曰卿所奏稱漢武帝外事四夷內興宮室立鹽鐵榷酤均輸之法其意但謂武帝窮兵黷武末年下哀痛之詔此豈賢主乎轍恐懼下殿待罪上聲色甚厲范純仁獨進曰史稱武帝雄材大略爲漢七制之主轍果以比先帝非謗也陛下親政之初進退大臣當以禮不宜如此急暴上怒稍霽轍退舉笏謝純仁曰公佛地位人也歸丞具奏乞寬刑譴特賜屏逐詔轍除端明學士知汝州吳安詩草制略曰事有可否固宜指陳而言或失中引義非是朕雖曲爲含忍在廷自亦難安原誠雖是愛君薄責尚祈改過上批蘇轍引用漢武故事比擬先帝可止散官知汝州仍別撰詞進入未幾虞策請遠謫轍曰已謫矣可止也

夏四月蘇軾降知英州

侍御史虞策論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知定州蘇軾所作呂惠卿誥詞語涉譏訕來之邵亦言軾在元祐間凡作文字譏斥先朝呂惠卿制詞曰均輸之政自同商賈手實之法下及雞豚呂大防制詞則曰民亦勞止願聞休息之期司馬光神道碑則曰其退於洛如屈原之在陂澤凡此之類播在人口當原其所犯明正典刑有旨落職降知英州制詞略云軾行汙而醜正學僻而欺愚頃在先朝自取疏斥肆予纂服開以自新并詭爾心覆出爲惡輒於書命之職公肆誣實之辭凡茲立法遺令之大概皆曰蠹國害民之弊政頗威靈之如在豈神理之可容深推厥辜宜竄遠服祇奪近職尚臨一邦蔡卞所草也於是元祐諸人相繼黜責軾爲之首

詔改元

曾布爲翰林學士請復先帝政事且乞改元以順天意遂降御札略曰朕日膺外朝之治躬臨萬務之微凜若涉淵未知攸濟顧念丕承上帝誕保受民惟職東於先猷以續隆於下武乃稽仁祖之成憲思大文考之烈光其因盛夏之辰載誕元統之號宜改元祐九年爲紹聖元年於是天下曉然知上意所向矣○張商英自開封推官出五年不召及爲諫官故攻元祐大臣不遺餘力商英疏略曰我神考發明道德之意以作成人才同一風俗大志未集神靈在天宣仁太后保佑陛下託心腹於輔弼寄視聽於臺諫而勢利之下是

非復起阿諛門會一旦爲合上叛君親之恩下背師友之訓或以小合傳織白晝告急或手啟障面夜半造門或苞苴結子弟之歡或伏地發門下之欲於是浮言讒作誹謗交興川流異黨泰汝分朋攀而後動謂之天平予大而無見謂之盲丈出交通相紐謂之八關陰私構架謂之五鬼誰何門戶謂之約闕抱持其足謂之小鬼捨所親而去謂之過房失所合而還謂之歸宗伺候報探謂之滅門聯走馬醫勢盡相圖謂之徒中反告嗚呼學士大夫平日不素講聞師儒先生之高誼不自惜重身被譏議亦有足悲者若滋長不已則惜愛恩義未易改也臣願陛下以臣此章降手詔戒勵仍揭朝堂

范祖禹罷 出知陝州先是祖禹屢乞補外上曰不須入文字執政官有闕蓋上欲以代蘇轍也既而沮之者衆祖禹又固求出乃有是命

以王安石配饗神宗廟庭○

章惇爲右僕射 制詞曰方政令出於蹇惟操柄歸於宸衷蕃政良法多所紛更正色危言不懼強禦十年去國一德保躬雖風波並起於畏塗而金石不渝乎素履又曰四方之休戚蹙於上聞群臣之忠邪奪於公議眷求真宰秉我國成翰林學士曾布所草也於是禮部侍郎楊畏亟令人語惇曰畏前日度勢力之輕重遂因呂蘇以逐摯燾方欲逐呂蘇而二人竟罷畏言職畏雖在元祐心在熙寧首爲相公開路者畏擇闕立朝更元豐元祐紹聖每變其說以投時好人謂之楊三變云

范純仁罷 知潁昌府初純仁既爲右僕射於事無所私歷同列或病之呂大防引楊畏爲諫議大夫以自助純仁以畏不靖不可用大防曰豈以畏嘗言相公耶門下侍郎蘇轍從旁誦其彈文純仁遂力丐去故有是命

罷五路開寶通禮科○復元豐免役法 初役法差募二者俱有弊王安石主雇司馬光主差范純仁蘇軾俱光門下士亦以差役爲未便章惇安石門下士亦以雇役爲未便純仁軾惇雖賢否不同然悉瞭明曉事兼知南北風俗其所論甚公各不埜其所主元祐初光復差役惇議曰保甲保馬一日不罷有一日害如役法則熙寧初以雇役代差役講之不詳行之太速故後有弊今復以差役代雇役當詳議熟講庶幾可行而限止五日太速後必有弊光不以爲然惇對太皇太后簾下與光爭辨語不遜太皇怒惇以罪去蔡京時知開封府用五日限改畿縣雇役之法至是惇入相復議以雇役改差役置司講議除京爲戶部尚書兼提舉於是京狀揮盖元祐迎合之迹乃白惇曰取熙寧元豐法施行之耳尚何議爲惇信之遂請人額雇直一從元豐舊法

閏月復提舉常平等官 以陸師閔等二十三人爲之時左右相虛位章惇自有所覬覦乘章未至亟除師閔等

罷十科○復義倉 除二廣外復置之

復元豐改官員 每歲毋過一百四十人

以朱服爲中書舍人彭汝礪罷 自上親政推復元豐故事士大夫爭獻所聞吏部尚書彭汝礪一無所論而知壽州朱服賀改元表力詆元祐變法時章惇初專黜陟之柄乃出汝礪爲寶文閣直學士知成都府而召服爲中書舍人於是上官均言汝礪行義高潔今雖除美職實善郡其實疏之非所以進正人也服奔佞傾險今自外擢爲從官非所以遠佞人也不從汝礪堅辭行章累上言以爲倖當論上不許除寶文閣待制知江州尋又以都承旨之命未下而卒

五月罷進士習賦 令專治經術各專大經一中經一願專二大經者聽

立宏詞科 明年禮部立試格除詔誥赦勅不試外章表依見體式賦如唐人斬白蛇幽蘭涯涘馬賦之類頌如韓愈元和聖德詩柳宗元平淮夷雅之類箴如揚雄官箴九州箴之類銘如柳宗元尊山張孟陽劍閣銘之類戒諭如近體戒諭風俗戒百官之類序如顏延之王融曲水詩序之類記亦用四六詞理俱優者爲上等次優者爲次等詞格超異者取旨上等循兩資次等循一資承務郎以上比類推恩

重修神宗實録

翰林承旨修國史曾布言乞詔重行修定神宗實錄請取王安石日錄參照編修

六月貶黜呂大防等有差

大防自永興知隨州劉摯知黃州蘇轍知袁州軾安置惠州呂希純自崇政說書知亳州。中丞黃履言大防劉摯梁燾當垂簾日俱爲柄臣燾先倡邪言其變厚繼陳請誣劉安世等遂共攻之乃投蔡確于外竟不得見慈親而死陛下躬臨機務宴復確官而陰確者宜加顯黜左司諫翟思言大防等擅作威福誣貶呂惠卿蔡確乞各正其罪右正言上官均言大防及蘇轍擅權欺君竊弄威福及前中丞李之純朋邪相濟又引楊畏虞策來之邵等在言路其所彈擊皆受大防轍密諭范祖禹執中吳安詩呂希純爲給舍亦附會大防與轍之意所繳駁者其所惡也所擢薦者其所愛也今之純雖貴而畏爲吏部侍郎策爲起居郎之邵爲侍御史執中爲給事中祖禹希純雖出守尚除學士待制未伏士論左正言張商英言先帝厭代之後司馬光呂公著呂大防劉摯等援引朋黨肆行譏議凡詳定局之建明中書省之勘會戶部之行遣言官之論列詞臣之誥命皆指譏嗤笑當垂簾之際密除陛下之羽翼於內擊逐陛下之腹心於外天下之勢殆哉岌岌乎今天清日明當動風行而誅賞未正臣竊疑之望與大臣斟酌而可否焉又言朝廷叙呂惠卿蔡確以常法則罪猶以爲負有罪皆惠卿幸而不死偶沾恩叙當顧命之際確何負於陛下而殺確者以美官要職布列中外曾無曲直之辨哉侍御史來之邵言司馬光之秉政羅摯爲侍御史摯首引王巖叟朱光庭布列言路凡欲施設摯等言之於下光等行之於上是時先帝陵土未乾而光等更唱迭和剗革稀除忠臣義士熟視而吞聲光與巖叟光庭相繼已死獨摯未即罹者此天以遺陛下也又言蘇軾蘇轍未厭衆論於是並行責降之商英又言梁燾范祖禹吳安詩劉安世劉唐老孫升韓川等當呂大防擅權時或在臺諫或在給舍並以觀望相爲表裏通傳指意鼓動輒毀攀援飛語中傷無罪今首惡雖已貶黜而燾等猶未明示竄殛傳曰去惡如農夫之務去草芟夷蘊崇之勿使滋蔓願陛下亟圖之於是除燾知鄂州安世知南安軍川知坊州升知房州安詩監光州鹽酒稅

除字說

禁○周秩罷

時爲監察御史上言元祐黨人之言曰向有御批欲增陛皇太妃儀物又如台平中議濮廟今呂大防如何住得所以求去且大防與司馬光等向議濮廟事以歐陽脩議爲非當而朝廷惑於邪說至今英宗所生母任氏猶爲仙遊縣君嗚呼邪說盛行使天子不得尊其母可不恨哉上讀至呂大防如何住得所以求去曰大防何嘗有言且儀物事未付外非有司所當與今秩越次及之是迎合也又讀至使天子不得尊其母上曰此言激怒也又言垂簾日燾臣謀害蔡確引鄭雍等自王府官爲侍從使親王狎於權臣上曰此是何言使親王聞之且不自安如秩實之言識朝廷與安靜之理遂以秩知廣德軍

秋七月追奪司馬光等贈謚貶呂大防等於諸州

以黃履周秩張商英等交章論之也追奪光及呂公著贈謚及所賜神道碑額撤樓毀碑王巖叟追所贈官貶大防劉摯蘇轍梁燾劉安世官分郢蘄筠鄂南安軍居住初章惇欲用蔡卞議光及公著乞發冢斲棺上不聽

下申儆詔

詔曰朕纘禮之初宜仁聖烈皇后以太母之尊權同聽政自以簾帷之間聞見不能周及故不次以用大臣推心以委政事而司馬光呂公著忘累朝之舊恩懷平時之觖望幸國家之變故逞姦邪之深謀引劉大防劉摯等周旋欺蔽表裏符同宗廟神靈忘行詆毀朝廷號令輒肆紛更首信偏詞輕改役法開訴理之局使有罪者僥倖丁疾苦之詔使羣小人競言訕讟欲則濫錫苟免之過誣厚藏則妄耗常平之積崇黌律以輕薄巡術任穿鑿以紊亂官儀棄境土則謬謂和戎弛邊備則歸過黷武城陘保民而亂增虛籍職舍用而試繁僭凡屬紀綱一皆毀壞人才殽混眞偽於品流黨與纖摘迭分於勝負務決乘時之憤鄙忘差閹之謀古判先后之不言殊匪慈闈之本意十年同惡四海承聲屢計得行邊民受害其司馬光以下各已經重譴罰至

紹聖元年

於財利之徒會有成市盡從中斂以華回邪推予不忍之仁猜僭自新之路布告天下宜一切不問○先是周秩等又言文彥博背負國恩詆毀先朝詔彥博等及董期四朝舊相先帝待遇恩禮至優宜加闊略以優老臣可特置不問

復免行錢上謂章惇曰須從民便不願者勿強也又曰如寬剩錢亦何須取之朝廷安待此以佐用耶乃詔開封不得抑勒及取寬剩毋過一分

置府界孳生監○八月開洛口新河吳安持言廣武埽危迫請開木河導洛南流遂詔安持提舉開修洛口新河

九月罷制科考官上張咸吳傳陳贈各六論上謂章惇曰制科所試策與進士策無異先朝嘗罷此科何爲復置曰元祐初復置李清臣曰漢亦不設此科上曰進士策亦可言時政闕失因詔罷制科

廢廣惠倉其戶絕田土並行出賣本倉見管錢斛撥入常平倉所有賑濟合行事令戶部檢舉元豐勅令立法以聞

冬十月呂惠卿徙知大名府自江寧改除擢臣辭忠彥曾布曰惠卿在朝善人君子何以自立上曰只令知北京豈可留也又曰王安禮勝惠卿又曰呂嘉問吳居厚皆刻薄布因言章惇事推日甚一日若以舊恩欲保全之則不若制之於初先帝體貌王安石言聽計從亦未嘗敢爾也布又曰除臣與忠彥曾稍開陳他人有敢言其非者否此不可不察時布已有傾惇之意矣

以常安民爲監察御史用中丞黃履薦自開封推官有足命安民入對上問曰聞卿嘗致仕安民曰臣元祐七年丁母憂疾篤致仕服除范祖禹蔡君錫以臣年齒未老聞于朝廷遂再有旨上又問元祐任何官安民具以實對且言鄧溫伯劉拯蔡楙皆嘗爲臣爲臺官以指於賓擠不除因奏曰祖宗置臺諫官乃好惡之意天下事付與執政使行之行不當則臺諫言之天子推擇執政與臺諫而已自可無爲而治故臺諫官人君當自擇近歲多由執政度其附已然後除授故名爲天子耳目其實執政私人上曰今日如何安民對曰今日之患莫大於上下不知恥人苟無恥則擇利而趨見害而避無事之時惟狐任所諸奔走循伏供爲臣職一旦投之患難之地則掉臂而去矣今之大臣所提撕者皆無恥之人當元祐中進言則以熙豐之政爲非而當時爲是及今日進言則以元祐之政爲非而熙豐爲是皆偏論臣嘗謂先帝以天下不無積弊故須變革然末年已有欲趨安靜之意陛下即位之初亦因時之宜務以寬仁鎮靜稍更作爲之政今進言者一切以爲非願陛下公聽並觀是者行之非者改之無問新舊惟歸於當上深然之謂執政曰安民議論公正無所阿附○安民奏上疏略曰大臣不和於上朋黨交惡於下紛擎詆訐斲損風俗陛下姑務兼容不明邪正曲直則紀綱豈不日就陵遲昔唐文宗初亦恢然有意於治史稱儒雅恭儉出於天性故太和之後朝廷號爲清明惟以牛僧孺李德裕二黨相攻異同不分德裕之黨有鄭覃陳夷行僧孺之黨有楊嗣復李珏同時並用紛爭于前唐祚遂衰陛下若不能辨邪正則朋黨何時可破牛李之禍可不戒哉

河盡復東流初吳安持乞於北流作軟堰蘇轍以爲不可遂罷之中丞李之純言大河東流已漸深快宜及時閉塞北流高其隄防使一向東行安持奏乞塞梁村口縷張包口開內黃決口仍於東流多疏口地及開雞爪河遂詔安持速往河上同河北諸監司按視是春中書舍人呂希純侍御史井亮采行河希純言東流雖深本自人力北流雖淺而水勢極順都水監所請五事惟撞斷張包等河門恐堙遏北流之勢不可施行從之於是用希純等言詔曾治北流堤岸開內黃決口塞閉九里堤東河亦疏口地開雞爪河以助其勢既又遣都水使者王宗望速往措置及是奏言河悉已東還故道北流斷絕

十一月復八路差官法熙寧七年立七路注官法元祐七年詔八路官並歸吏部差注至是復之八路當考

錄周後○振河北饑○十二月河東鹽復官賣法

轉運司言本路塩課以一年最多之數比元豐最少之年損未及三分之二請罷去客人筭請官自賣從之○明年春判置解塩司言同華解耀州河中陝府出産私塩盜販公行乞許本司立額官自出賣從之

嚴銅錢出界禁 奉使鄭价言北界支到撫庶人例物見錢七十餘貫並是國朝新鑄錢寶遂詔增重其禁

論修史罪范祖禹等並竄黜 祖禹永州趙彥若澧州黃庭堅黔州並安置坐修神宗實錄誣詆也○言者論所撰實錄矣意良法極敢隱没而微言譏刺者凡數十事詔祖禹等供答至是國史院會到祖禹彥若庭堅各稱別無按據得之傳聞上曰史官敢如此誣漫不恭遂有是命○明年正月右正言劉拯等言祖禹等纂修先帝實錄摭敢增損厚加誣毀爲臣不忠不可赦止以散官安置善地恩法多矣呂大防實董其事書成則冒賞轉官罪敗則責罰不及非所以正賞罰示勸懲也望先追奪所轉官仍正誣毀之罪竄廢朝廷以寵救措爲靠況救措未出已有

臣寧論列大防罪惡無所蔽詔大防追奪兩官趙彥若范祖禹陸佃曾肇林希並追奪兩官除林希在職日淺外曾肇與小郡陸佃候服闋與小郡黃庭堅特追一官○未幾拯等復論大防詔降官分司南京安州居住○三年八月范祖禹自永州安置賀州劉安世自南安軍安置英州坐元祐中同上疏論禁中覓乳母事意惟發之故再謫

（乙亥）**紹聖二年春二月振河北饑** 以內庫錢帛各十萬賜河北東西兩路提舉司惟備振濟

夏四月以邢恕知青州 恕入對泣涕曰臣不謂今日復得見陛下以至泱㵼御袍上不悟遂令赴青州初恕請入覲上謂韓忠彥曾布曰李清臣言恕有八劉子常在懷袖此必會以示人布曰臣不聞此因言恕人才文采皆不可得但多言耳上曰政爲此上殿必亂道忠彥曰所言必有以惑聖聽上曰恕自謂有定策功布曰此豈惟恕狂妄而劉安世等指爲四凶乃摘蔡確章惇等恕小官何得與此忠彥曰衆常亦以此攻之布曰恕嘗謁元祐執政云恕雙手分付與箇太平天下却遂恕在外聞者皆笑之上亦笑及是忠彥問恕對甚久上曰恕但說與蔡確議事云王珪有邪心會云但以家事歸之太母大臣不須與議布言臣亦曾見恕言珪以語清臣清臣以告蔡確上曰珪果何如布曰珪柄邪何所不至不足怪忠彥曰當時緣公繪及確故貶上曰確之禍由恕恕渠云嘗自辯於太母太母亦欲召還恐與此事云是公繪報之布曰未必不爲公繪所紿忠彥曰恕當時言太母待遇太妃事上曰渠亦自言布曰亦聞其數公繪云非高氏之福太母尤怒此語上曰此語誠非理布曰此人學識以至盡心公家誠不可得但多犯分如欲調一摧與司馬光令新舊人同力此豈可得上亦笑之

置律學博士○秋八月錄趙普後○罷熙河等路分畫地界 時章惇曾布方謀用兵故先勸上罷分畫開邊自此始○元祐間孫路爲徐王侍講開朝

廷議棄地即上書言自通遠至熙河兩州纔一經兩熙河北關巳接夏境東自開闢地百八十里類大河而城蘭州然後熙州有屏蔽使夏虜北趨蘭州南蹤故境熙河固巳迫矣出而左則通遠絶出而右則河州斷熙州孤寄一川中豈不殆哉恐有不測則岷州亦不守而階成遂失蜀道甚可憂也撫山一帶地險阻而肥沃人強悍而善戰謂之山界部落勁兵之處此元昊所以渡砂磧而肆猖狂者恃大兵一出而城壁峙立雖未盡橫山之實已裂其腹心而城其要害矣今若委而與之其衆後集其地復守且相牽而南下則環慶而東鄜州以西塞邊之人豈得安枕是蘭州橫山未可輕議也不報於是朝廷知路有前日之議命爲陝西轉運使歲正月遷環慶經略安撫

九月范純仁降知隨州 純仁知陳州上疏言望陛下於日近進擬赦文之際特降御批令添入昨來呂大防等坐貶謫各指定州軍居住及安置者並特許於外州軍取便居住如此則澤及幽隱和氣充盈太皇太后神靈在天亦當欣懌凡

五上奏上有從意章惇力主前議且謂純仁同罪未歸乞并
責之於是御批純仁立異邀名阻抑朝廷已行之政可落職
改隨州越明年以
武安節副貶永州
辛亥大饗明堂
先是曾布獨言大禮恩宥在近去歲
貶竄人不知何以處之上應聲曰莫不可牽復布曰誠如聖
諭蔡確五年不移呂惠卿十年上得移居住劉昊居厚等十
年不與知州軍此皆元祐起例自可休此兼蔡京曾為臣言
錢勰已曾來京處探問謫降人牽復消息京但答以不知布
又曰如梁惟簡近方押送峽州九月中未知到否豈可便移
上曰豈有此理因問惟簡此行衆頗喜否布曰此衆固足以
警兩端之人然亦有喜有不喜者元祐之人未
免以為過也遂有呂大防等永不叙復指揮
常安民罷
安民為監察御史上疏言蔡京之姦足以惑衆辯足以
飾非巧足以移奪人主之視聽力足以顛倒天下之是
非内結中官外連臺諫今在朝之臣京黨過半陛下若不早
覺悟逐去它日羽翼已成雖欲去之無及矣又言今大臣
為紹述之説者其實皆借此名以報私怨一時朋附之人從
而和之遂至已甚張商英在元祐時上呂公著詩求進其言
諛佞無恥士大夫皆傳笑之及近為諫官則上疏乞毀司馬
光呂公著神道碑周秩在元祐間為太常博士親定司馬光
謚為文正及近為正言則上疏論司馬光呂公著乞斵棺鞭
尸陛下察此輩之言果出於公論乎朝廷凡事不用元祐例
至王珪家蔭孫五人皆珪身後所生乃引元祐例許奏為近
日請復官制職事官不帶職寄祿不帶左右至於權尚書侍
郎獨以林希事府之故不復改易如此等事謂之公心可乎
故凡謂紹述先帝者皆欲託先帝以行姦謀謂它事難以惑
陛下若聞先帝則易為感動故欲快恩讎陷良善者須假此
以移陛下之意不可不察又言宣仁太后甚得人心前日陛
下驚幸奉安國大長公主第燒黄及緞胡并命救焚諸書從
官給人人無不歡呼權臣横恣朋黨猖獗言官未嘗一言及
之惟知論元祐舊事力攻已去臣寮臣荷陛下奬拔不敢負
恩推枯拉朽之事臣實耻為之舉朝姦臣誣陷非一臣賦性
愚直終恐不能勝朋黨之論願乞外以避之上開慰而已未
幾命與安民知軍惇乃進擬遞吏部降監當明年董必逆論
瑶華事上怒欲殿之謂執政曰依常安民例與
知軍惇擬之乃知上初不知安民降監當也
冬十月河南府地震○十一月安燾罷
出知河南府燾與章惇舊相好
及為門下侍郎惇意燾必助己而燾寖多駁議惇憚而惡之
所以排陷燾者無所不至上祠明堂齋于太廟燾為儀仗使
後宮有絶馳道穿仗而過者燾具彈劾已而常安民諫劉美
人侍祠語尤詆上怒欲逐之燾言安民以言為職雖過當願
少寬假惇因是白上曰燾與安民相表裏今安民狂妄如此
而燾力救解其意可見安民既責燾不自安遂求去位上從
之
追贈蔡確
贈太師謚忠懷用左司諫劉拯之言也
十二月詔察官免言事舉臺諫毋限資
元豐末裁察官二員令殿中侍御史兼領
而察官亦許言事至是命復置三員分領六
察不許言事又詔奏舉臺諫官毋限資序
編元祐章疏
尋詔崇政説書沈銖赴樞密院編類銖以進講在近求
免宰執進呈曾布曰此事外議多不以為然故銖亦不
願且元祐中臣論者非一此令一行則人不安豈有朝廷行
一令而使天下之人皆不自安之理然業已行則止於兩府
侍從臺諫可也其他且已上以為然布又言銖恐難強遂命
考功郎中余中代之○越四年春正月樞密副承旨宋球等
編成一百四十三册詔録本進入御史陳次升言陛下即位
之初詔令天下直言親政以來又揭榜許其自新今若考一
言之失置於有過之地則前之詔令適所以誤天下後
之赦榜適所以疑天下非示天下大信也願寢勿治
蘇州地震
自夏涉秋方止
丙子 紹聖三年春正月以楊畏知虢州
時知

彰德軍改河中府右正言孫諤言畏任元豐間爲御史論
皆與朝廷合元祐末呂大防蘇轍用事則盡變而從之紹聖
初陛下親政則又偷合譏誚締交執政天下之人謂之三出
變望顯黜之有詔落職中書舍人盛陶繳詞頭遂改虢州

內庫金帛助邊 出內庫金帛六十五萬赴五路經略司封樁自後降賜非一不盡錄

二月罷冨弼配饗○三月以禁中婁火罷春燕○尚書省火○劍南東川地震○夏四月命河東鑄當三鐵錢○復罷宣徽使○

五月孫諤罷 出知廣德軍時爲左正言上疏略曰免役者一代之大法在官之數元豐多元祐省
雖省未嘗廢事也則多不若省撤役人之直元豐重元祐輕
雖輕未嘗廢役也則重不若輕大綱立矣隨時不能無損益
者衆目也數省而直輕則民之出泉者易矣出泉之法四方
不同有計錢之多寡而輸之者其弊在於富乎官所賦輕重
之不均有計田之厚薄而輸之者其弊在於元差官所定美
惡之不平若使輕重均美惡平而後行焉則民之出錢者易
而法可久也今役法優下戶使弗輸所取併歸上戶意則美
矣而法未善也願陛下博採群言無以元豐元祐爲間要以
使元元無不均之患豈不盛哉蔡京力攻其說且謂劉摯於
熙寧四年言役法十害內摯一害謂紛錯不均曾布以爲均
摯二害劉摯以爲貧富多少不平曾布以爲乎不均不平之
辨已判一十年矣諤於二十年後竊取其說言於陛下追復
之日臣愚不知諤果何心也上以諭曾布曰孫諤論役法却
云元祐輕元豐重乃與劉摯之說同布曰恐不同方今言路
中正直惟諤一二人願更賜察上頗欣納時陳次升擊蹇序
辰章惇蔡卞共加庇護進呈次升章不行而折諤甚急布即
奏云惇卞欲因此罷諤言職而庇序辰等邪正顛倒是非貿
亂有誤聖政明日又言之上諦聽而已然終以諤爲助元祐
者詔罷言職補外

秋九月滁沂州地震○廢皇后孟氏 初后朝謁景靈宮訖事就坐諸嬪御侍立劉婕妤獨背立簾下后閤中陳迎兒喝曰婕妤皆立如故由此
閤中皆忿冬至朝隆祐宮後見后所御坐朱髹金飾婕妤願
恆從行者爲易坐製與后等衆皆不平故傳唱曰皇太后出
后去所婕妤亦起立或已撤婕妤坐卑後所遂頓于地婕妤
不復朝泣而去遂訴于上時內侍郝隨用事謂婕妤曰毋以
此戚戚爲大家生子此坐正當爲婕妤有耳會福慶公主
病后有姊頗知醫嘗已后危疾以故出入掖庭投公主藥不
效乃取道家治病符水以入宮燈以示后后變色問曰此何
從來據對以實后曰六姊寧知中禁嚴密與外舍異邪戒令
存之俟上至言所以既而上過視公主疾后持以告上上曰
此乃人情之常耳后即取符焚於前宮禁相傳厭魅之端作
矣未幾后養母聽宣夫人燕氏尼法端與內侍省官王堅以
左道爲后禱祠事聞上召宰相謀之章惇請禮官共議蔡卞
曰既犯法何用禮官乞掖庭置獄差官推治遂詔內侍梁
從政蘇珪即皇城司鞫之御史陳次升言廢后事重且自古
鞫獄皆付外庭未有宮禁自治付之閹官者萬一冤濫貽後
世譏乞選侍從臺諫置獄庶獲情實不報獄具堅坐以家藏
雷公式示法端又以南方所得楓木同法端即先教院造式
作后禱祠有所厭者伏所求者得等語式成恐門戶鍵察以
生象震之而入法端坐與堅造式又嘗令堅求閭巷間所謂
驢駒媚蛇霧叩頭蟲者以進后令佩往上寢殿燕氏坐上過
后閤燒歡喜字作符取灰將置茶中以進會上不欲茶而止
又燒符和水以灑御路巽上數來又令堅繪劉婕妤像以大
釘釘其心又欲取五月中蔡死宮人燒屍灰致劉寢覘其亦
以此疾惡死又取七家針各一燒符灰致劉閤中皆以厭呪
卒無驗承命侍御史董敦逵錄問逵詔發后遷居瑤華宮王
堅法端燕氏皆處斬凡所連逮以等第定罪經由失幾察等
官貶秩罰金有差陳迎兒因始造爲語言激怒中宮杖脊配
出詔獄初起禁中捕逮幾三十輩楚甚峻皆宦官宮妾柔弱

紹聖三年

之人既録問罪人過庭下者氣息僅屬或肢體已毀折至有無舌者無一人能聲敦逸秉筆疑未下郝隨從旁脅之敦逸畏禍不能剛决乃以奏牘上蓋宰相章惇迎合於外而郝隨搆擠於內莫有敢異議者上曰朕待后有禮不意其所爲如此今日之事誠出於不得已上言及此惻怛見於顔色敦逸奏曰廢后大事也陛下誠出於不得已願少寬聖心敦逸復奏言中宮之廢事有所因情有可察詔下之日天爲之陰翳是天不欲廢之也人爲之流涕是人不欲廢之也且言當録問獄事恐得罪天下後世上曰敦逸不可更在言路曾布曰陛下本以皇城獄出於近習推治故命敦逸録問今乃貶録問官何以取信中外上然之

冬十月夏人大舉入寇 鄜延經略使呂惠卿諜知之乃制爲前後左右中及前左前右後左後右九軍及東西兩壁爲奕凡十一軍而自行主將專分據府城外北山及賈家山嘉嶺山宅子谷諸處而使圍在府後之三川亭建帥纛外又周立十一軍旗帥司有令則舉諸軍旗而進軍以旗應逐軍有號亦舉旗而帥司以本軍旗應又爲之開門河道使相通以便出入爲援應賊併兵以攻一軍乃制策應十一軍悉屯於城裏與外軍相近部分既定李乾順與其母梁氏率衆自河至烏延口分爲三路晝夜攻駐至青龍平距府城五里盡圍諸寨而以輕兵與諸將戰賊亦爲十一寨其二在金明北其九在金明南云初賊欲以重兵圍延州而後南掠鄜州及至延州見有備欲攻則城不可近欲掠則野無所有欲戰則諸將按兵不動欲南則有腹背受敵之患留二日即拔寨北去攻陷金明寨盡燬遣將追之賊以精騎殿而不奔第四將張興及李備戰死諸將不敢擊奏聞章惇怒張興軍失主將欲誅四千人中書侍郎李清臣曰將校亦多端或先登爭利輕身入敵今全軍盡誅異時主將全軍皆降虜矣於是詔惠卿隨宜裁處所誅牙兵纔十六人而已

雷大雨雹○城安西 寨故遮城賜名安西自後進築城寨共一不盡録

十二月宗正宗景罷 宗景要楊氏爲實詔許之矣已而聞實妄也詔落開府罷宗正

〔丁丑〕紹聖四年春正月田嗣宗坐指斥抵死李清臣罷 嗣宗清臣之表弟清臣出知河南府

授瞎征節度 使去秋阿里骨卒子瞎征嗣立至是加封

二月追貶司馬光等奪贈有差 光追貶清海節副公著建武節副王巖叟傅堯俞趙瞻並奪所贈官追韓維致仕及孫固范百禄胡宗愈遺表恩三省言光公著唱爲姦謀誣毀先帝變易法度罪惡至深當時凶黨雖已死及告老亦宜尊示懲沮故有是命○是夏復追貶光朱崖軍公著昌化軍並司戶先是邢恕嘗謂章惇言神宗晏駕時光祖禹赴召光送別謂祖禹曰方今主少國疑宜訓事不可不慮宣訓者北齊武明婁太后宮名也后廢其孫少主殷立其子常山王演恕常誣宣仁有廢立意故造爲此說惇雖知其妄但借此以罪光謂光志在傾搖援以武明事擬宣仁并公著追貶之

詔給舍舉職 給事中葉祖洽言先帝修復官制其意蓋欲使之更相檢察而不得混亂也故中書省置中書舍人以行爲職其不可行則繳之門下省置給事中以讀爲事其不可讀則駁之意以爲廟堂之上議論設施或有差誤人主有所不知則給舍得舉其職上聞如此則政事之闕常救於未然而朝廷無過舉今使中書舍人兼權給事中又令凡有書讀文字並不回避如此則中書舍人即是給事中給事中即是中書舍人不惟名實混殽而給事中職事遂廢當其職事者自行自讀或有阿附可以蕩然肆志無所忌憚命令既出雖有言者亦無及矣詔特旨書讀不回避外餘令互書

夜有紅光出西北 繼得亳州奏其夕紅光自太清宮老君兩眉起遍燭北連洞霄如兩紅橋中有白光二鼓後散歸西北天門人皆以爲火視則赤雲成片四散後東方亦然或謂蚩尤旗長竟天者是也

罷

紹聖四年

春秋科○再竄呂大防等三十餘人 三省言大防等爲臣不忠罪與司馬光等無異頃朝廷雖嘗懲責而罰不稱愆內范純仁又自因別過落職於本罪未正典刑生死異罰無以垂示萬世遂貶大防劉摯蘇轍梁燾范純仁爲散官安置于循新雷化永五州劉奉世郴州居住韓維落職致仕王覿通州韓川隨州孫升峽州呂陶衡州范純禮蔡州趙君錫亳州馬默單州顧臨饒州范純粹均州孔武仲池州王欽臣信州呂希哲和州希純金州希績光州姚勔潘州並居住吳安詩連州安置王汾落職致仕張耒晁補之賈易並監當程頤追毀出身以來文字秦觀移橫州編管並依紹聖二年八月二十一日指揮永不收敘朱光庭孫覺趙卨李之純杜純李周並追奪大防等制詞皆葉濤所撰極其醜詆秦降文彥博太子太保諸子並勒解官司馬康奪贈官○去秋七月將知渭州呂大忠在元祐中堅持邊議不爲黨人所回加寶文閣直學士知秦州大忠因言臣弟大防自權論籍流落累年南北安殊山川脩阻既衰且病來日幾何一旦不虞恐先朝露溘死牛陽絕銜恨無窮望賜哀憐許臣已除職名乞行追寢只量移大防陝西州郡居住所貴聲問稍近少慰然難急難之情不報先是大忠自涇原入對上語大忠曰曾得大防信否對曰近得之上曰安否又曰初議令過嶺朕獨處之安州知否對曰舉族荷陛下厚恩上曰有書再三說與凡將息忍耐大防朴爲人所賣候三二年可復相見大忠拜謝以告章惇其請大防量移蓋惇前日上語也大忠既以所得上語告惇及惡因爲通判潘適言之適歎曰公失言矣必爲眾悔於是大防再責或曰循州之行上語實激之蓋章惇等疑上意復欲用元祐人故再行貶竄○是歲蘇軾自惠州移昌化軍范祖禹自賀州移賓州劉安世自英州移高州並安置○明年知雷州張逢周郴流人蘇轍兄弟同官吏門迎轍轍且館轍於州民吳國鑑家每月移具及差借包直董必奏之轍徙循州逢停官范祖禹徙化州劉安世徙梅州秦觀徙雷州

閏月上書人張天說抵死 上批天說所進書觀其立意狂妄詆訕之言上及先帝下及朝廷可送開封府取勘其後開封府言天說秘表薦福禧應太一殊靈及上書詆訕先朝情不可恕特貶死自是言者莫不誅死

以曾布知樞密院林希同知 章惇之拜相也布在翰林草制極其稱美望惇用爲同省執政惇忌之止拜同知樞密院於是又遷知樞密院樞密院日得獨對惇疑布更引希同知使察之希專爲布所誘亦背惇布與惇益不合卒傾惇奪其位

大雨雹○三月親試舉人 賜何昌言以下及諸科六百餘人及第出身有差

幸金明池 風甚虐浪如山新作龍舟維於水心殿東不復登水嬉等船皆罷殿中侍御史陳次升上疏略曰伏聞金明池新造龍船費用萬貫肆爲修廣窮極工巧必來陛下意也陛下躬不世之資纂祖宗之業勤儉過於夏禹天下之所共仰有司乃不能宣明德意所造不乘之舟其費如此而進幸之日天乃大風豈非變異警陛下而使覺悟有司之罪乎茲事既往雖不可救亦足以爲來者之戒○先是以修龍船了畢特支度牒十五道賜楊琰御史蔡蹈言楊琰者本木工止緣技巧劇致使名祿豐厚所有加賜近代以來以工巧被寵遇者未有如琰比也龍舟之役其費不貲朝廷不責其過侈而反以度牒賜之甚無謂也若謂其功可賞不過百千之事何足多尚今賞之過厚無不議論凡賞罰所以示勸沮也今以一龍舟而命賞過厚不知勸何在耶若謂其勞可賞則邊陲用命國爾忘家之人不知何以爲賜兼臣竊見諸路每有興修于乞度牒詰問勘當十不得五其重惜如此而獨於賞琰不以爲意何耶

夏四月陳瓘罷 初太學博士林自用蔡卞之意唱言於太學曰神考知王安石不盡尚不及滕文公之知孟子也士大夫皆駭其說校書郎陳瓘謂章惇求外任因具以告惇太怒召自而罵之章蔡由是不滅瓘自爲小官時即特立敢言紹聖初惇以宰相召道過山陽瓘適相遇隨衆謁之惇素聞瓘名獨請登舟共載而

紹聖四年

行訪以當世之務曰封疆安出瓘曰請以所乘舟爲喻偏重其可行乎或左或右其偏一也明此則可行矣惇默然瓘復曰上方虛心以待公公必有以副上意者敢問將欲施行之叙以何事爲先何事爲後何事當緩何事當急誰爲君子誰爲小人惇良久曰司馬光姦邪所當先辨瓘曰相公誤矣此猶欲平舟勢而移左以置右也果然將失天下之望惇厲聲視瓘曰光輔母后獨專政柄不務纂紹先烈大改成緒誤國如此非姦邪而何瓘曰不察其心而疑其迹則不爲無罪若以爲姦邪而欲大改其已行則誤國益甚矣乃爲之極論熙豐元祐之事以爲元豐之政多異熙寧則先志固已變矣溫公不明先志而用母改子之說行之太驟所以紛紛至於今日爲今之計惟當絶臣下之私情融祖宗之善意消朋黨持中道庶乎可以救弊若又以熙豐元祐爲說無以厭服公論恐紛紛未艾瓘辭辯縱橫議論勁正惇雖意亦頗驚異遂有兼取元祐之語留瓘共飯而別惇到闕召瓘爲太學博士瓘聞其與蔡卞方合知必害正論遂以婚嫁爲辭久而赴官於是三年不遷至是出爲滄州通判當瓘爲博士薛昂林自之徒爲正錄皆卞黨也欲尊安石而排元祐卞方議毀資治通鑑板瓘聞之因策士題特引序文以明神考有訓自駭愕遽以告卞密令置板高閣不復敢議毀矣 呂大防卒于虔州上始聞之曰大防何以至虔州及請歸葬卽許之議者由是知痛貶元祐黨人皆非上意也紹興初追封宣國公謚正愍

成都路復搉茶○以西邊進築赦陝西河東 制曰朕紹御九有懷柔四夷蠢茲西戎蕞爾小國弗茹其力敢拒大邦申命邊臣奉辭伐罪方共武服已奏膚功斯闢疆役境者九城盡要害當敵之地折馘執俘者萬計皆精銳驍勇之人在不庭旬捷經歷月而財靡殫衆力來調民困其天士之時咸是席捲之勢然今士卒有暴露之苦雖嘗有頒賚之勞宜覃庶恩以慰邊俗應陝西河東州縣罪人流以下並釋之於戲武之所加者廣則澤之所及者深尚登乃心克平茲土 追貶王珪萬安軍司戶 三省言元豐末珪府大臣嘗議奏請皇太子就傳建儲事王珪輒語李清臣云他自家事外庭不當管蔡確章惇聞之對衆窮其所立珪不得已方云上自有子確惇宣言於衆其議遂定給事中葉祖洽言若以珪之罪無實跡則當時二三執政尚在見今侍從間甚有知其詳者皆可考況臺官黄履論之於前諫官劉拯論之於後近日高士京又神陳其狀望陛下決於獨斷以慰中外遂有是命遣表恩例並追奪○上之初嗣位也邢恕蔡確自謂有定策功欲而懼死獄所怨亦斥不用心恨之其後恕黜中山會高遵裕子士京爲西京副將士京庸暗恕一日置酒訪士京曰公知元祐間獨不與先公推恩否士京曰不知又問有兄弟無曰有兄士充已死恕曰此乃傳王珪語言之人也當是時王珪爲相欲立徐王遣公兄士充傳達言語於禁中知否士京曰不知恕因唱士京以官爵曰不可言不知爲公作此事第勿以語人因令王棫爲士京作奏上之珪由是得罪○先是上謂輔臣曰黄履三月末已有章論珪事欲以宣仁聖烈於社稷大計聖意素定自是內外群小妄有窺度騃害語惇等先后乃婦人之見舜也 復侍從轉對○五月文彥博薨 彥博僞簡爽重顧盼有威達事四朝荐更二府七換節鉞爲將相五十餘年雖以太師致仕英躁奇萬名聞四夷契丹使者嘗在都府見老意嘗以妖妄獄遠有司奏捃紳所與簡牘一時公卿多有之獨彥博與有神宗問其故對曰臣但不知耳如知之亦當有書時人美其分謗云謚忠烈 復潞洛通汴○六月癸未朔日有食之 陰晦不見群臣表賀 太原府地震○秋七月大內火○火入鬼輿 太史奏主賊在君側宜備上召太史詰之對曰譏應之人皆賊也惟親近正人修德乃所以備之 八月治同文館獄 太府寺主簿蔡渭奏臣叔父碩嘗於邢恕處見文及甫元祐中所寄恕書

其迹爲臣大逆不道之謀及甫言博子也必知姦狀詔翰林承旨蔡京吏侍安惇同究問劾及甫與恕書自謂畢搏當求外入朝之計未可以聞已逆爲擴穿以鎭塞其塗又謂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又云濟之以粉昆朋類錯之欲以眇躬爲甘心快意之地及甫嘗語蔡碩謂司馬昭指劉摯粉昆指韓忠彥眇躬及甫自謂蓋俗稱駙馬都尉爲粉侯人以王師約故呼其父克臣爲粉父忠彥乃嘉彥之兄也及甫除都司爲劉摯論列又摯嘗論彥博不可除三省長官故止爲平章重事及彥博致仕及甫自權侍郎以修撰守郡母喪除與恕書請補外因爲詆毀之辭及置對則以昭比摯如舊說乃以指上而粉昆乃謂指王巖叟面如傅粉故曰粉昆字兄之以況爲兄故曰昆所擊將謀廢立不利於上躬京厚言事涉不順及甫止聞其父言無他證佐望別差官審問乃詔中書舍人蹇序辰審問仍差内侍一員同往

彗出氐刹指天市垣光芒三尺餘越三夕長丈餘掃巴星未幾犯宦者復犯帝座

九月大赦○

求直言批旨付三省天垂變異彗出西方災譴爲大戾實惟爲可避正殿減常膳罷秋燕許内外臣僚直言朝廷闕失○曾布言與蔡卞乙卯歲十月彗在翼軫吳楚分野之外尋有交州之變陷邕欽廉三州尤芒掃長沙明年春長沙民大饑疫死者相枕藉自丙辰春出師討交趾丁巳春師還死者數十萬今掃巴星則巴蜀不可不慮臣等更當講求邊備兼星在氐先邊事誠不可不戒臣素言巫原難落未葺須至營築僅僅其完版築當且休息未可舉動上皆然之布又言陛下以天變恐懼祇畏如此然政事有未安刑罰有未當大臣還肯因天變爲陛下改更否正人端士天下之所欲進而大臣素所不悅還肯因天變爲陛下收用否讒邪不正之人正在要路衆人所惡而大臣之所喜與還肯因天變爲陛下斥逐否以臣觀之必無此理恐未有以稱陛下畏省之意也上矍然變色○通判通遠軍李深上書曰當今之闕失莫大於主道太弱而臣道太盛陛下柄用大臣委信御史未嘗數載愛臣之心至矣盡矣取臣之義似未盡也祖宗進退言事官雖執政不得與聞蓋以杜絕臺諫私於宰執今蔡卞執政其兄京得爲臺官被其兄之薦者恍不私其弟乎況陛下命曹輔蔡京各爲御史而復所薦了召京所薦用者二人四方瞻望類於蔡氏之門者惟恐不及然則執政過盛陛下安從而聞乎陛下遣監司按察諸路欲知下民之疾苦官吏之美惡故審令職事相統屬者回避蓋欲監司於所部無斯嫌也今章楶爲涇原帥乃用其婿劉何攝漕事應副軍須前日築平夏城爲賊所抄而奏報不到陛下安得聞之乎陛下賞功罰罪進退群臣以勸沮天下宜無毫釐失實也然今之邊帥如鄜延以一路事力進築三城而每賞不過進官一等涇原章楶以四路兵勢三路民力失亡甚衆纔築安西城一寨而賞則官自朝散而遷朝議職自修撰而加密直於鄜延何薄於涇原何厚無乃以楶爲宰相章惇兄故而優之乎陛下分命監司歷副糴粟如邵鎮於鄜延親臨飛鶴至於功成賞止一官張詢於熙河來始一至治邊而全城之賞乃自權運副一進而爲都轉運使又加秘閣之直於鄜延何踈而於熙河何親細乃以詢爲章惇妹夫而特異之乎陛下鼓舞人物爲之以名引之以美是謂日新之政也呂嘉問移發運使未數月不終奏計登對不終六曹貳卿遂除待制天下皆謂嘉問之子娶王旁之女蔡卞娶雱之妹又嘉問蔡卞結爲死黨去年與故出戶部郎何玩者蔡卞爲嘉問報仇也臣不知嘉問職爲兩制果出陛下聖意乎臣又見張赴近自左藏庫副使不因賞功又無他長以閤門副使爲雄州帥天下皆謂赴乃章惇妻弟臣不知張赴之超爲橫行邊帥果出陛下聖意乎章惇爲小官有李參者嘗爲帥今參之子孫李仲先以不職罷遷除可也運判李延嗣方在監當遽除淮東提擧官此人人知惇報私恩也蔡卞爲王安石婿有鄧綰者爲卞於先帝欲以婚安石先帝斥其邪怒而逐之至今天下傳誦今綰之子洵仁洵武一爲校書郎一爲提擧官洵武又兼爲修史檢討此人人知卞之報私恩也陛下復行免役本以寬民而取於民者不輕陛下留神安邊本以養民而害於民者先至原其所以然皆以用蔡京爲詳定章楶爲帥臣也

只為役法罪人遂為邊防罪人天下共知朝野共怒而人不敢言者特以卞惇之兄執肯言之以取禍乎臣聞衆賢和於朝則萬物和於野今大臣論事於簾座之前有至喧鬨不已時於政事堂中或以惡語相侵陛下未加誅責固為大變然朝廷紀綱不肅為之奈何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比年邊陲興兵乃征伐大事也陛下不自專可乎論邊城之要兵權之重則河北莫如雄州陝西莫如涇原熙河今雄州用宰相之妻弟涇原用宰相之兄熙河用宰相之妹夫凡指揮邊事但用私書而已陛下獨不為萬世慮患乎祖宗故事有一於此乎一歲之內春則熙河地震秋則彗中火災又彗出西方皆陰極之異陛下不可不慮也若夫王旁心疾而為館職邵材病忘而知越州梁子美之為提點刑獄周之道為刑部侍郎似此之類莫非宰相私意此皆陛下待御大臣過於仁柔反為所制也願陛下上念祖宗之艱難親攬人主威福大柄選擇正直之賢士以備諫諍委任公忠之賢佐以為贊襄駕馭英雄使之各盡其力屏斥邪佞使之無所施巧則天地和應災害不作符瑞荐至年穀豐登天文之變有不足患惟陛下留意

冬十月以邢恕為御史中丞以權吏部尚書遷章惇實啓上此恕嘗謂惇有定策功而惇每疑元祐人復用謀誅絕之知恕肯任此事故不以次遷改蔡卞請用安惇上不許時章惇與卞已不咸

十一月梁燾卒于化州乞歸葬不許○先是蔡確母明氏訴嘗私語懷州致仕官李詢云朝廷若存蔡確則不利於徐郎詢密疾之以告邢恕詔恕詳具以聞又詔三省詰詢及滄州推官尚洙蓋元祐中詢嘗對洙言之三省言詢所供不殊詔以何正臣副呂升卿湖南提舉常平董必並為廣東西採訪時蔡京等究治同文館獄卒不得要領乃遣使嶺外謀盡殺元祐人會劉摯及燾已前死朝廷未知也曾布言竊聞欲遣升卿按問梁燾之所言證佐已具想必不虛若更遣升卿輩按問豈免有鍛鍊之嫌若萬一燾不肯承必須置獄若置獄而後承則天下後世以為鍛鍊無疑矣何以釋此謗兄祖宗以來未嘗誅殺大臣縱燾更有罪惡亦不還殺海外上曰祖宗未嘗誅殺大臣今豈有此布曰然則何必遣使也況升卿兄弟與蘇軾兄弟切骨仇讎天下所知萬一鍛鍊聞其來望風引決豈不傷仁政兼升卿凶暴可畏又濟之以蕫必此人情所以尤驚駭也上改容曰甚好陳次升亦言元祐臣僚陛下本無殺之之意而遣升卿為使理無全者升卿昔以贓敗太皇上升自真州泛小舟隱姓名七日至京師投匭上書貪性慘刻專求人過失今將使指投隙釋憾何所不至有旨升卿察訪指揮更不施行而必亦自東路改西路○必至廣西所為多刻薄遂劾昌化軍使張中役兵修驛以舍蘇軾而監司失覺有詔廣西鈐轄程節提刑梁子美並降官與而必除工部郎官中書舍人郭知章論必前按衡州守起獄受冤繳必詞頭遂命趙挺之命辭於是給事中陳次升封駁以為不當必乃罷知章大升皆為元祐臺諫上怒必輒詆言者詔遞吏部

寘程頤編管涪州以其與司馬光相學也黃庭堅尋自涪移戎

十二月劉摯卒先是蔡京安惇共治文及甫等所告事將大有所誅戮會星變上怒漸息然京惇極力鍛煉不少置已而梁燾先卒于化州後七日摯亦卒于新州衆皆疑兩人不得其死明年二月朝廷乃聞摯死不許歸葬家屬令於英州居住其五月獄乃罷

復市易務許用見錢交易收息不過二分不許賒請

兩浙旱

皇朝編年備要卷第二十四

皇朝編年備要卷第二十五　凡三年

哲宗皇帝　起戊寅元符元年止庚辰元符三年

戊寅元符元年春二月罷翰林侍講侍讀學士○三月建懿親宅以處五王　内臣陳衍抵死　紹聖初追貶司馬光等張商英又言内臣陳衍乃陛下家奴敢與宰臣交通干預大政劉摯未除相蘇頌未罷相前十日人已知之其姦狀明白乞流配海島詔除名白州編管三年又以其與州官往來配朱崖軍至是蔡京安惇究治到前皇城使張士良所言陳衍事狀乃奏云司馬光忘先帝厚恩弃君臣大義乘時伺便冒利無耻交通中人躐取高位姦黨交結蹤跡詭秘又曰其無君之惡同司馬昭之心擅事之迹過趙高指鹿之罪蓋至今日其惡遂家大逆不道死有餘責所有陳衍罪不在赦上曰陳衍朕親見之不可貸乃詔衍處死士良先已竄雷州至是徙白州　章惇蔡卞請追廢宣仁聖烈皇后　先是惇卞恐元祐舊臣一旦復起日夜與邢恕謀所以排陷之計既再追貶呂公著司馬光及謫呂大防等過嶺意猶未快仍用黄履疏高士京狀追貶王珪皆誣以圖危上躬其言寖及宣仁上頗惑之最後起同文館獄將悉誅元祐舊臣内結宦者郝隨爲助專媒孽垂簾事欲追廢宣仁惇卞自作詔書請上詣靈殿宣讀皇太后方寢聞之遽起不及納履號謂上曰吾日侍崇慶天日在上此語曷從出且上必如此亦何有於我皇太妃同皇太后諫上語極悲切上感悟取惇卞奏就燭焚之禁中相慶郝隨覘知以語惇卞明日再具奏堅乞施行上怒曰卿等不欲朕入英宗廟乎抵其奏於地張士良者前竄雷州惇卞遽起詔獄欲使誣宣仁果有廢立意及士良至既以舊御藥告復列鼎鑊刀鋸置前謂曰言有即還舊官言無則死士良仰天哭曰太皇不可誣天地神祇不可欺乞就戮京惇無如之何但以陳衍罪狀塞詔宣仁追廢之議由是得息而惇卞終不釋然○蔡京安惇進呈劉摯等事上曰元祐人果如此乎京惇曰誠有是心然反形未具上曰摯等已責遐方朕遵祖宗遺志未嘗殺大臣其釋勿治　夏四月邢恕罷　自中丞出知汝州恕每登對必發時章惇疑其傾巳排而出之○十月中書言恕元祐初上書言王安石呂惠卿之姦又稱宣仁后有宗廟大計旬日固已先定之語於是徙知南安軍　建顯謨閣　藏神宗御集○崇寧元年置學士直學士待制等官　復汴河堤岸司○五月朔御殿受傳國寶　初咸陽民段義郊居因造墓斸地得玉璽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玉甚瑩色正緑御史臺主簿李公麟以爲璽文乃小篆爲鳥魚狀蓋李斯所篆又云初學記云藍田之王如藍故謂之藍田此真秦寶也蔡京等欲以五月朔大朝會受傳國璽上許之三省未知也及詔如所請章惇大駭然不復敢言聞者哂之　六月改元　初議改元上詔輔臣曰前代元鼎之類皆明白如何章惇曰元符最好其次有真符寶符皆不及兼寶字皆先世未識所稱如天寶皆是上曰如此即且作元符曾布以爲昔天書降嘗於承天門裏作元符觀後以火廢則元符亦不甚佳上默然　置看詳元祐訴理局　元祐初嘗置訴理所申理冤濫至是中丞安惇言陛下未親政時姦臣置訴理所凡得罪於熙豐之間者咸爲除雪歸怨先朝收恩私室乞取公案看詳從初加罪之意復依元斷施行時章惇猶豫未應蔡卞即以相公二心之言迫之惇懼即日置局命蹇序辰同安惇看詳案内文狀陳述及訴理所看詳於先朝言語不順者具名以聞自是已伸雪復改正或重得罪者八百三十家　秋七月地震○八月嚴選用召對法　詔自今三省樞密院擬進在京文臣及武官橫班使副諸路監司帥守並召對

元符元年

元符元年

嚴起復命 詔非管軍邊任不許起復三省言駙馬都尉郭獻卿卒哭當起復上曰不以金革從事而起復雖有故事非古也其除之

九月復竄鄭俠 看詳訴理所言尤小司法監安上門鄭俠上言誣訕朝政并王安國非毀兄安石等罪名元祐元年附雪不當及王荊王存進狀內言父安國究抑未除又云先臣不幸不得出於此時詔元祐旨揮更不施行並令改正俠追毀出身以來文字除名勒停依舊英州編管荊存並降監當

賜故相王安石第 就京師賜第百間

冬十月夏人寇邊 渭川之西地數百里而平夏處其中初呂原經畧章楶謂諸將曰新邊控扼雖可付者皆曰非郭成不可楶辟成為第十一將以成平夏西賊自失地之後朝夕憤恚至是以兵號三十萬犯塞國主與其母自將攻平夏城自己卯至壬辰晝夜疾攻成等城守益堅寇乃造高車以臨城載數百人填壕而進俄有大風震折寇一夕遁去○寇名阿理妹勒都遣二人乃西羌之將皆勇悍善戰屢為邊患章楶諜知其虜可襲十二月遣折可適等間以輕騎二千出塞羌六道分進寇不及知夜入其室執之盡得其家屬仔畜三千餘人獲牛羊不啻十萬嘗布白上此非常之功可賀也上曰可賀否布曰鬼章亦賀及告陵廟此功不在鬼章下悖等皆曰此可功也上乃御紫宸殿受百官賀方正言鄒浩言涇原擒到西夷統軍等人數不稱賀然兵家未勝則以決勝為難既勝則以持勝為難知決勝於前而不知持勝於後將有棄前功而招後患矣明年遂冢等族其餘賞賚有差嵬名阿里等詔送闕下既至並貸其命

范祖禹卒 于化州祖禹平居恂恂口不言人過至遇事則白是非不少借隱在邇英守經據正獻納尤多嘗講尚書至內作色荒外作禽荒之語拱手再誦却立云願陛下留聽上首肯再三乃退每當講前夕必正衣冠儼如在上側命子弟侍先按講其說及講聞列古義參之時事言簡而當無一長語義理明白粲然成文蘇軾稱為講官第一自以為不及也

十一月甲子冬至郊罷合祭 先是紹聖三年春詔復罷合祭大禮之歲親祀地祇於北郊其年六月詔立北郊齋宮

十二月澶州河溢

己卯 元符二年春三月遼人請緩夏師 遼使蕭德崇等見上遂言北朝皇帝于告南朝皇帝西夏事早休得即甚好上令客之曰西人累年犯順理須討伐何煩遣使德崇等唯唯而退其國書畧云粵惟夏臺實乃藩輔累承尚主迭受封王近歲以來連表馳奏稱南兵之大舉入西界以深圖懇求援之師用濟攻伐之難理當依允事貴解和蓋遼之於宋情重祖孫夏之於遼義隆甥舅必欲兩全於保合豈知一失於綏存而況于彼慶曆元豐中曾有披聞皆為止退寧謂輒違先旨仍事遠征儻或議以無從慮造端而有自報書云惟西夏之小邦乃本朝之藩鎮曲加封植俾獲安全雖於北當興婚姻之親而在南全居臣子之分含容寖久寖詐多端爰自累歲以來無復事上之禮賜以金繒而不足遣之封爵而命騎殺掠吏民圍犯城邑推原罪惡在所討除鄉因邊防稍修武備爭據要害控扼奔衝輒於去歲之冬復驅竭國之衆來攻近塞凡十五旬自取死傷數以萬計報盡力舉衆潰歸更為詭誕之辭往求救之力援藉之甚於此可知采聽之間固應洞曉必謂深加沮抑乃煩曲為勸和于以華緘將之聘幣懇形於厚意事實見於前聞緬料雅懷誠非得已顧於信誓殊不相關惟昔興宗致書仁祖諭協力蕩平之意深同謀外禦之情至欲全除使無噍類謂有稽於一舉誠無益於兩朝祖宗貽謀斯為善美子孫繼志其可強忘今者詳味縟辭有所未諭輒亦先旨諒不在茲又回白劄子畧云夏國犯順罪惡如此北朝所當共怒兼慶曆皇祐間興宗屢曾致書仁廟至有勢料必須然合乎蕩等語且言北朝興宗數篤勸和情義兼至方夏人有罪則欲協力討除及西征勝捷則特書相慶應彼稱臣於貢則欲當朝勿賜允從今來兩朝歡好加於前日乃以夏人窮變之故叢辭干告既

移文計會又遣使勸和恐與昔日興宗皇帝之意稍異爲辯北朝臣僚不曾檢會往日書詞及所立誓約聞達仍詔遣郭知章報聘初德崇堅乞於國書內增休退兵馬還復土疆等語往復議論卒不從之德崇留京師凡三十七日乃歸

夏

五月以進築畢功赦陝西河東

宰相章惇以涇原路建西安州及天都等寨諸路築據要害邊面各拓直相通率百官賀於紫宸殿制答曰夏羌弗庭命將進討復我境土據城要衝道阻懸通邊防永固與卿等內外同慶德音降陝西河東路死罪囚流以下釋之差官奏告永裕陵○先是曾布言西安建州包括天都自天都至秦州甘谷城南北一直五百里幅員近千餘里當時熙河山是本征地今開拓乃夏國地兼據險要並河從以制其死命西人當恭順則已更作過則趁靈夏不遠矣此功非熙河可比然不得熙河涇原亦無由開拓今徑據天都涇原自此遂建城寨至會州故兩道邊面相通接而秦州遂在腹裏兼先帝建熙河蘭會路今日方得會

州乃成先帝之志上喜曰蘭會方爲漢地如此固當稱賀布又曰興寧建熙河路以熙洮岷通遠軍爲一路此時尚未得河州至今未有洮州此故事也上然之又曰西安會州皆黄地亦當告陵廟又曰諸路所築凡四十餘壘皆畢未論諸路只天都與熙河邊面相接所包括幅員甚千里河東鄜延環慶邊面亦各相通此誠非常不世之功此番赦詞當從政府草定恐學士命詞不能盡朝廷意又當明示以休息兵民之意不推赦安民心亦是以釋二虜之疑也上許之赦文有討叛興師蓋非得已息民偃革將自于今之語布所草也章惇進官五等曾布三等許將蔡卞王履皆二等○先是夏人三遣使至闕廷而謙言梁氏之死乃北虜遣人酖殺之使乾順自營國事呂惠卿以謂若誠有之則北虜欲西人之歸已可知我若應答太迂所求難與則是怒彼以堅之北歸而盡河爲界必無聽從之理乃上疏曰兩人之所以有河外者以有河南爲之限所以有河南者以有橫山爲之阻今若盡河爲界則皆失之彼豈不思一葦可渡而據山之險他路臣不能

知如本路所築九寨與勝泉金湯二寨幸皆就緒東西若千里而新築之外更拓二三十里以爲堡鋪則形勢高峻占據始盡乾順因其母死歸咎嘉臣殺之以謝罪而請入貢則我雖未能一舉而覆巢穴然自有國以來用兵西方未有如今日之盛也并春夏人又因遼使來其辭恭朝廷亦得其近上首領道其密謀以爲急則納土北歸是命惠卿密諭深示接納之意

六月河決內黄口東流斷絶

於是吳安持等三十人降責有差以元祐間主回河東流之議也

秋七月置湟水軍

初吐蕃酋長瞎征隴拶爭國於是籛羅結奔河州說權知州王贍以取青唐熙河經略司幹官王厚乃與贍同畫策遣客詣章惇得惇下其事於經略使孫路路因言青唐必可取遂大發府庫招徠羌人厚賂子也既而河南酋長邊廝波結以講朱一公錯鑿當標四城來降贍奏乞進取青唐朝廷許之曾布對上曰先帝初以熙河洮岷爲一路今方得此又以熙河蘭會爲一路今方得會州

下成蓋所及遠成先帝之志非天時人事符合何以至此於是贍等師遂出塞自密章渡河趨邈川孫路知贍狡猾難制使總管王愍爲將而以贍副之故其渡河贍爲前鋒愍策應然後贍將趨邈川恐愍分其功紿愍明朝食畢乃發愍以爲然贍夜半忽傳發平明入邈川愍始覺之整陣而行日午始至贍已據府庫舍愍於佛寺贍得上捷書不復由帥府矣邈川古湟中之地部族繁盛形勢險要南拒河州東拒蘭州皆二百里於是孫路請建爲湟水軍路既怒贍而愍又以贍擅府庫事訴於路故路專右愍而奪贍兵權屬之而贍所請輒又抑不與章惇怒至河州又與同惡熙河而留贍屯邈川○史臣曰吐蕃之裔守護西塞爲不侵不叛之臣固嘗宣力王家書擊夏虜而熙寧元符崇寧間三用師於其國蓋其始也王安石主王韶取熙河中而章惇主王贍以青唐來而蔡京主王厚復湟鄯遂建熙河一道郡縣而置之功罪說成邊患不息前民子孫無罪而就覆亡及金戎得秦隴乃能求其後而續其血食孰謂夷無人哉

八月太原

地震○復會州 修復會州以知鎮戎軍姚雄爲知州 **安化蠻寇邊○瞎征降隴拶入居青唐** 瞎征爲其下所逐徙居青唐新城尋削髮爲僧至是領衆趨宗哥城王贍受其降瞎征既降其首領篯羅結與心牟欽氈迎立董氊疏族溪巴溫次子隴拶爲主入居青唐城 **九月立賢妃劉氏爲皇后** 時中宮久虛上屬意賢妃劉氏令左僕射章惇以兩宮意擬一詔進入惇即擬皇太后手詔有非此人誰可當等語內作劉友端書之於是三省樞密院上奏乞立中宮上遂出惇所擬太后手札以賢妃爲皇后 **隴拶以青唐降尋改爲鄯州** 心牟欽氈篯羅結幽隴拶於別室遣使詣王贍通款贍挈兵至青唐隴拶出降贍引兵入城○閏月改青唐爲鄯州邈川爲湟州宗哥城爲龍支城並隸隴右以廓州爲寧塞城 **毀元祐碑刻** 從道判鄆州畢漸論也 **竄鄒浩** 時爲右正言上疏曰天子之與后猶日之與月陰之與陽相須而成者也然則立后以配天子安得不謹今陛下爲天下擇母而所立乃賢妃劉氏一時公議莫不疑惑誠以國家自有仁祖故事不可不遵用之耳蓋皇后郭氏與美人爭寵致罪仁祖既廢后不旋踵并斥美人所以示公也陛下以罪廢孟氏與郭氏實無以異然孟氏之罪未嘗付外推治天下至今疑之以爲與賢妃爭寵而廢若果與賢妃爭寵而致罪則不立妃嬪以遠嫌亦有仁祖故事存焉況孟氏罪廢之初天下皆料必以賢妃爲后及讀詔書有別選賢族之語又聞陛下臨朝惟歎以廢后爲國家不幸又見宗景有立妾之請陛下怒而黜之於是天下始釋然不疑今竟立之則不免上累聖德豈不惜哉乞追停冊禮別選賢族詔除名勒停送新州羈管○初浩過穎昌見其友田晝言得罪之由留二日臨別浩出涕晝正色曰使君隱默官京師遇寒疾不汗五日死矣豈獨嶺海之外能死人哉願君無以此舉自足士所當爲者

未止此也亦茫然自失浩曰君之贈我厚矣編修官張庭堅見曾布極言浩事無罪而稱浩之直且曰今日朝廷逐諫官樞密何不力救布但惜其事覆參駁告○十一月蔣之奇等論林攄吕嘉問落待制葉祖洽罷吏部尚書並補外王回特除名勒停坐與鄒浩語言交通也王琳吳師禮李友諒陳瓘朱紱傅楫胡安修宋致君王虞勒停白時中岑穰張庭堅畢漸發翁范致虛蔣米巢永各衝有坐以錢銀資浩且致簡叙別也 **冬十月諸羌復叛立小隴拶** 時心牟欽氈結山南諸羌爲叛圍鄯州部將李忠擊敗之王贍戮心牟欽氈等九人及城中諸羌甚衆某人又圍廓州王贍擊敗之又圍宗哥城凡十日而解是月洮河總管苗履秦鳳總管姚雄及將高永年破篯羅結于青唐諸羌人常濩爲羌郎阿章因河外叛事畏罪族拒官軍熙河經略胡宗回遣河州都監王吉將五百騎討阿章全軍陷沒又遣開封第八將魏釗討之釗亦敗死种朴時守鎮戎軍宗回請以朴知河州朴到州方三日宗回檄朴討阿章朴以賊鋒方銳且盛寒欲徐之而宗回檄日五七下朴不得已而行羌知朴來設伏以待朴逾一公城塹羌伏中羌望見朴中軍旗幟自高岡以勁騎橫突之山間路狹首尾莫相應朴爲羌刺死以馬負尸去羌乘勝追北我師還路不可兼行羌以萬騎來薄有王舜臣者善射以弓捍特獨立有六七羌人厚甲驍騎而來舜臣曰此必羌酋之尤桀黠者今不先殪吾軍咸死於此矣乃宣言曰今取最先行者引弓一發矢中其面三發殪三人餘三四人遂走皆貫其背萬騎爲懼不敢前舜臣因得整軍向敵須臾羌復至舜臣自申及酉發矢千餘無虛發者而舜臣亦血殷至肘矣一公緒羅講朱當標四城咸在重山複嶺中崖壁阻峻惟鐵燈通人行羌既反乃於阻峻處以水潑道滑不可登故漢兵三入三敗熙河將士奪氣無敢復言戰者河岷及諸城寨壁日圍羌至於是青唐道路復不通篯羅結等共立小隴拶爲主溪巴溫第三子也先是朝廷已受賀章惇白上將乘兵勢滅夏國而廓州告急惇抑寢又云當復以青唐畀溪巴溫既又

鄜朴死上下憧駭自經營鄯湟死傷又倍於安西之役關中
民由此大困而湟州歲費三百餘萬緡。涇原經畧章楶既
應詔發兵將起熙河即具奏曰苗履姚雄等統兵在邈川等
處已五十日兵士暴露未有解嚴之期如李忠傑之子世恭
知河州种朴皆已陷沒其它所聞甚多不得不詳悉逐項開
說一曰聞青唐道路山谷險峻或言有至險處爲拔道通行
自河州至青唐約四五百里此後屯戍兵馬既多不知用何
人般運糧草應副歲計乞詔有司約計彼處屯戍人馬數目
并計道路遠近般運合用脚乘雇賃錢物及如何措置經營
般運并歲計合用若干錢帛糧斛指畫處所應副見今有備
與未有備每歲朝廷合添賜若干錢帛一曰伏見興兵以來
陝西府庫倉廩備當一空前後撥賜內藏金帛不知幾千萬
數而陝西自今處處闕乏糧草轉運司亦無從出推是行移
公文指空畫虛臣竊恐內帑金帛亦自有限今又收復青唐
等處大興工役恐非陛下意一曰紹聖四年以後諸路興兵
更出迭入未嘗休息臣不知它路且以本路言之開春即經
營進築三月末調發兵馬四月初築西安州天都臨羌等寨
五月半間分屯六月又調發進築定戎寨七月下手工役未
了又殺兵應副進築會州至八月二十間方回至閏九月又
修置正原等處堡子及日近隨宗律等移置堡鋪指立界堠
連綿興役未嘗休息今又差發五千人赴熙河救援臣勘會
每一出師士卒病患死亡及將帶衣甲逃走數目不少臣爲
邊臣實難言之然皆係
邊防利害願陛下深察

十一月立州學三舍法

諸州致教授處依太學選補學生歲貢上舍一人內舍二人
又詔諸路各選監司一員提舉學事仍令逐郡知通專一掌
管

十二月夏人納款

先是西方之力已疲而其母梁氏死乾順乃遣人欵塞告哀謝
罪請和涇原言西人近寇涇原狼狽遁歸計窮請命理難
便收假令異日背和亦當畫河爲界既而遣使三至乃詔呂
惠卿諭以毀表止是匿文答將首謀二人先執以獻方敢安
表。未幾復上表謝罪略曰伏念臣起國禍之基由祖母之
世盡大臣專擅竊之事故中朝興平伐之師今母氏殞殂
人誅竄故得因馳哀使附上謝章願追烈祖之前猷特賜曲
全之大造深過常貢攬紹先盟詔答曰省所上表具悉爾國
亂常歷年于此迨爾母氏復聽姦謀屢與甲兵擾我疆場大
計有罪義何可容今姦黨殄除爾既親事而能抗章引愆冀
得自新朕嘉爾改圖姑從矜貸已指揮諸路令各據巡綽所
至處明立界至并約束城寨兵將官如西人不來侵犯不得
出兵過界爾亦嚴戒國遵首領毋得侵犯邊境恢逞行詭遺
使進結誓表當議許令收接之至是來上誓表有飾辭吏而
求絕爭端識因人而常事變化君違盟約國以再降懲昔
此盟則甚綿延有語詔答略曰嘉爾自新何從厥考爾母
愛約朕不食言宜諭國人永遵信誓所有疆界並依已降詔旨兼
邈川青唐已係納土歸順各有久來界至今並依漢地及本
處部族有迯歔入夏國者即係漢人其餘一應約束事件並
依慶曆五年正月一十二日書詔施
行自今以後恩賜歲賜並如舊例。

庚辰　元符三年春正月上不豫○大赦

皇上崩于福寧殿壽二十五在位十五年諡曰欽文睿武昭孝廟號哲宗　皇弟

端王即皇帝位皇太后權同聽政

神宗第十一子母曰
陳氏紹聖三年進封端王哲宗崩太后哭謂宰執曰皇帝無
子事須早定章惇厲聲曰在禮律當立母弟簡王太后曰神
宗諸子申王長有目疾次即端王當立惇又曰以年則申王
爲長論禮律則同母之弟簡王當立太后曰俱是神宗子豈
容如此分別兼先帝嘗言端王有福壽又仁孝知樞密院曾
布進曰章惇未嘗與衆商量太后聖諭極當左丞蔡卞亦曰
當依聖旨中書侍郎許將亦聲布惇默然既承命都知梁從
政內召五王詣曰且召五王來看諸王尋至端王是日在假
太后再遣使召且戒使者王若辭卻扶持上馬以來既頃
王至獨召入太后諭曰先帝無子端王當立王對曰申王兄

也固辭太后曰申王有目疾王不須辭王又辭再三太后再
三申諭惇等進曰天命所屬大王當爲宗廟社稷計上遂即
位○初梁從政給事皇太妃閤陰以簡王屬章惇至是太后
以問從政從政云第問章惇后疑之問曰即惇言非宗何從
政曰惇宰相其言安可不從后黜之去○上請太后權同處
分軍國事太后曰皇帝年長聰明不須如此輔臣皆曰願爲
國計勉從
皇帝所請
大赦○尊皇后爲元符皇后
尋又尊
皇太妃
朱氏爲聖
瑞皇太妃
追尊母貴儀陳氏爲皇太妃○罷
增邏卒
知開封府吳居厚奏言陛下即位之初京城有
妄議朝政者當行止絕乞增置八廂邏卒上曰
及朕躬否居厚曰雖不敢指斥然傳播朝廷陛下糾大有
更張其語不根上曰如及朕躬容朕徐省居厚慚謝而退
二月立夫人王氏爲皇后○復鄒浩等官
同時
坐累者王回等二十六人悉牽叙有差先是曾布言嘗極大
赦非常赦之比竄謫之人延頸以望生還方春夏瘴癘之時
早得還從爲賜實大兼臣嘗蒙聖諭謂鄒浩豈可置之死地
如浩萬一不得生還於先朝亦非美事上曰浩擧惇甚力章
疏具在惇以未肯便與移叙布曰不若就付三省不必指名
但以大赦恩牽復移叙之人連具姓名取旨則以不敢缺也
上欣納之於是詔浩復官監袁州酒稅回監泉
州商稅晉或復官或除落差替或與堂除差遣
斥內侍
郝隨劉友端
上曾諭曾布曰禁中修造華侈太過殿
宇梁柱塗金翠毛一如首飾又作玉虛
華侈尤甚布曰禁中地窄玉虛誠不須作其它多不知但曾
從駕至北郊宣入賜茶次日大行宣諭曰昨日盡見北郊宮
殿只是綠繪外面人言使了多少金也上曰不然賜茶處是
寢殿前後殿有流杯曲水亭榭無非金翠未幾遂隨與友端
布因問故上曰彼自乞宮觀因言營造過當曾見西北角上
月榭否布曰亦見之既而開承極殿後有水心殿地步極窄
友端等造作奇巧皇太后太妃皆不曾到上一日令就彼作
道場因往燒香斥隨友端不使從行既至見其修麗可驚柱
梁椽桷皆作花卉龍鳳之類塗以金翠環繞其上去梁柱皆
數寸若飛動狀上令築墻隔出後苑門外仍令毀撤又詔太
常少卿孫傑同內侍李彀磨勘隨友端等所領後苑造作前
生活所翰林書藝局造作前生活所修萬壽觀本命等殿所
收支官物仍令微先詣逐處對鑽見在官物簿曆及拘收干
係人蓋此三所前後所費尤不貲友端嘗作一屏風至用象
牙二百株後苑作計料一物用金百兩却取千兩以九百兩
爲隨諸皆類此○月臺者隨友端等所劄也在大內西北隅
下瞰水門上初以其華麗詔令毀撤後用日官言但改爲奉
仙佛像之所云○崇寧元年五月提舉後苑修造所言內中
殿宇修造合用金箔五十六萬七千片上曰用金箔以飾土
不一經雖壞不可復收甚亡謂也其請支金箔內臣令內侍
省重行
責罰
以韓忠彥爲門下侍郎
給事中劉拯言本
朝不任外戚以政
事誠防微杜漸萬世之長策也今忠彥除門下雖非其它比
臣恐政府援以爲例非國之福詔韓琦定策元勳忠彥純厚
舊德不可以嘉彥故廢宜速書讀行下○忠彥見上陳四事
以裨政其一廣仁恩曰本朝自祖宗以仁德固結人心四方
如泰山之安近年執政務於功利以苛察相高政太急刑太
峻豈社稷之福故願陛下以仁安天下之心其二開言路曰
諫官御史人主之耳目願陛下來忠直厚重之士親加識擢
若敢言有補則行其言用其人其三去疑似曰法無舊新便
民則爲利人無彼此當材則可用自紹聖以來凡曰元祐之
人大則投竄小則退斥願陛下推是之從惟材之用其四重
用兵曰先帝於陝西河東進築城砦數十得地雖廣而不可
耕皆求與等路鄰之虛內實外民力大困願陛下考用兵以
來費幾千萬而所建之地收以爲用者其數幾何而邊民父
子肝腦塗地與官軍物故者其數又幾何則進築利害皎然
見矣謂宜亟罷以惠邊民於是上數下詔蠲天下
逋責甄敘人忠藎敢言及知名之士稍見敘用矣
范純仁

等並收叙凡二十餘人悉牽復有差純仁劉奉世呂希純王覿吳安詩韓川唐義問並分司鄧光庭和濟隨安州居住呂希哲希績呂陶鄭佑並宮觀任便居住蘇軾蘇轍劉安世秦觀程頤移廉永衡英峽等州王古楊畏毛欽臣范純禮純粹知唐襄兖壽信等州晁補之張耒河中府黃州通判劉唐老武勝軍判官鄒浩黃隱黃庭堅賈易王回並與監當差遣〇尋詔劉摯梁燾許歸葬摯燾王珪呂大防范祖禹王巖叟劉安世朱光庭諸子並許叙復

三月以龔夬為殿中侍御史陳瓘鄒浩左右正言以曾布韓忠彥等薦也上極稱浩且謂布曰浩擊章惇文字待降出翌日乃曰撿尋未見亦有燒毀者矣布因言亨路得人政事之首孰不鼓舞但章惇蔡卞不樂耳上曰卞今日殊無人色布曰瓘夬等又當進爲惇等所抑十無它見人不附己者便惡之上曰所謂媢賢嫉能也又曰浩來必與惇理會皇太后亦諭忠彥等甚以夬瓘差除爲得人翌日布對上謂布曰安惇昨言鄒浩不可用恐形迹先帝非孝也朕答云先朝言事官未嘗論事而浩獨敢言其用不妨惇與以對面發赤而退又曰王祖道言不當差官驗實後死遣作等勘官韵京以爲形迹先帝朕答云亡掌財物不明理須究治何與先帝事布曰小人不欲者多此等語不足信更望深察上曰不足信不足信

瞎征隴拶入見初詔隴拶爲河西節度知鄯州如府州折氏世世承襲補瓌義爲團練使同知湟州瓌義乃木征之子瞎氈之孫角廝羅之嫡曾孫也木征熙寧間來降賜姓名趙思忠至是隴拶與瞎征俱來朝以隴拶爲懷遠節度趙令之鄯州瞎征爲寧遠節度〇上之召對二人也因從容問隴拶以何術招溪巴温隴拶云溪巴温亦欲繼來但爲郎阿章所制若赦阿章之罪招之必易上曰已赦其罪矣隴拶曰臣到鄯州當遣人諭之若不從即以兵取其首來上曰招諭爲善不須殺也尋賜隴拶姓趙名懷德陝西運判秦希甫奏云熙河旣受瞎征之降以兵至青唐即求唃氏之後或以令隴拶承襲方合人心據地理從河州至湟州二百四十五里道路險隘不通車乘惟是頭口馱載人夫擔負尾吹峽中多遇寇掠道無宿頓人無飲食畜無芻秣往到頭馱及管押之人如赴死地即令欲全而歸已是難事鄯州招下羌蕃人若一離本處皆爲讎敵欲望朝廷早追隴拶及三偽公主入鄯州分付降羌令自擇擁求故主溪巴溫心之後守湟州餘議引去尚爲小全之計三省進呈曾布請錄送胡宗愈及希甫體度可守可棄聞奏布因言青唐本以國人不平河里骨父子篡位故迎瞎征而立隴拶邊臣因而欲有其地臣自初事即力爭以爲不可及瞎征隴拶相繼出降宰相率百官稱賀建置鄯州臣不復容口然西蕃尋叛亦累於大行前數陳此事料不可爲但業已建置州郡頒告天下百官四方上表稱賀一旦棄之取笑中外今於不得已之中但當盡力營治援救若鄯州不可守猶當西守湟州東建邈州以相維持且以成神宗以熙河服爲一路部首其後賊愈猖獗至覆軍殺將遂降旨以隴拶爲河西節度使知鄯州與王贍同爲隴右都護然議者尚以鄯拶父子怨未肯聽命亦累丁胡宗愈奏希今具鄯州合棄守利害聞奏今更責以果決指定棄守事上曰如此行遣亦已盡矣布又曰自紹聖以來經營邊事遣禁兵寨五十餘所無不如意臨末作此一事至今狼狽又當不下無如之何

求直言以太史奏言四月日食故也奉議郎鍾世美應詔上書乞復熙寧紹聖故事以爲神考道邁百王庶事具舉設猶未久而四夫之臣相與詆毀傳播當年曾不及中材庸主哲宗振起斯文六七年間天下大治復見熙豐之盛不折尺箠而西羌納土不勤師旅而盡復故疆若謂神考不當創法先帝不當追述則何以致[illegible]敵之功若謂元祐改更而當則何以致官府蠹壞財用匱乏京師累月氷蟄河朔連年災荒西賊長驅寇邊如入無人之境臣嘗至西塞備見元祐削弱之患直可痛傷而太息也奉議郎范柔中上書言亦多詆紹聖併及熙豐之政云

却玉器永興民王懷所進也詔却之

振河北饑詔常平司先撥賜米四十五萬石給水災

川郡若有餘數民食闕即令本價出糶並依二麥成熟日罷

夏四月丁酉朔日有食之○棄鄯州

初瞎征徙居青唐新城為其下所逐削髮為僧及其子來降子宗哥城首領心牟欽氈遣迎溪巴溫次子也迎隴拶入居之隴拶尋以青唐來降至是路梗羌酋復共立小隴拶為主詔王贍棄鄯州引兵歸湟州仍諭溪巴溫戍小隴拶依舊主青唐當議授以河西留後尋又詔熙河經略胡宗回追還王贍宗回遣知河州姚雄發兵往鄯州四戰獲捷與贍拔軍還河州詔加雄防禦使兼熙河蘭會路鈐轄依前知河州仍令招諭鄯阿章溪巴溫等早令歸順方雄之出師也議者謂本路精兵悉在鄯州雄所將兵不過二萬太半老弱創病加以种朴親創敗亡之後兵將氣奪其勢難用羣頤吐蕃出何等耳若塞省章之險於要害處立壘以斷我路則雄雖有韓白之略師莫能前更以兵守青唐宗哥安兒則贍軍無由得出以堅守以待外援不至城中食盡則不戰自斃上策也若從雄軍來入然後扼省章之險復於安兒青唐兩路以兵據險遮絕軍路雄前不能進青唐而後無援兵繼續雄變無計必轉戰以求生此中策也若不守省章之險於平原邀戰則雄軍得出矣此下策也然吐蕃衆黠之酋已盡新用人無遠慮其策必出中下後五日湟州報雄已度省章羌無一人守隘止於峽外川水邀截我軍既出峽自擂鼓譟馳下一擊而潰羌以前軍既敗悉撤諸城圍併兵迎我軍我諸城聞援兵來亦城中即相應羌人腹背受敵於是雄每戰必捷直抵青唐合王贍軍棄鄯州而歸也河州自省章峽以西皆捐之諸羌遂奉小隴拶入青唐居之

蔡京復翰林承旨

京自承旨出知太原未赴有旨復職曾布力言京下攘姦害政善類義不與之並立上欲諭同太后欲令了神宗史事及至簾前具以京事聞陳太后不納布曰如此臣不敢安位太后曰干樞密甚事布曰君子小人不可同處臣在先朝嘗有去意今日以太后聽政皇帝踐祚政事皆合人心以此亦欲自竭事既一變臣何可安太后曰不變只是教他做翰林學士了卻神宗史布力陳不已太后曰且李辛吉乃遣之之語也布曰臣為朝廷分別邪正此事所係不細既而報辰正牌太后又曰日色已晚遂退○時中書舍人徐勣亦與脩史乃言正史久未成書良由元祐紹聖史官好惡不同范祖禹等專主司馬光家藏記事蔡京兄弟又用王安石日錄各為之說以致紛紛不已宜盡取大臣家藏記錄考按是非以成一朝大典從之○初命京校五朝寶訓以備經筵殿中侍御史龔夬言祖宗寶訓已嘗進讀臣慮京增以己意必毀聖學乃詔前旨京奏言非敢有所改也但欲增神宗故事為六朝寶訓詔從之時上未有逐京意而京因草制得進見數為上言繼述事上嘗搖手示京曰朕盡解此獨母后之意未聽卿姑待焉

以韓忠彥為右僕射

兼中書侍郎李清臣門下侍郎

大赦

以皇長子生也事賜名栢綾書有解綱郎章何俟終日之語范純仁等二十五人並叙復純仁宮觀許歸潁昌劉奉世宮觀許歸陳州王覿韓川呂希純吳安詩唐義問並宮觀任便居住王欽臣知潁昌府楊畏復官依舊知襄州呂陶張耒劉當時並與知州呂希哲希績賈易並與小郡劉唐老黃隱並與堂除知軍晁補之與堂除通判黃庭堅與宮祠簽判蘇軾蘇轍劉安世秦觀移永岳鼎衡州居住程頤復官任便居住鄭俠放逐便

安惇罷

自中丞出知潭州以其嘗論鄒浩罪惡及言浩不可用故也先是左正言陳瓘言陛下欲開言路首還鄒浩取其有既往之善可謂得已試之才允合人心無可正救而嘗御史中丞安惇尚緣往事論浩罪惡欲綴已成之命自明前舉之當又言惇奏浩是先朝所罪不當復用國是所係不可輕改臣竊惟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古聖王以百姓之心為心故朝廷之所謂是非者乃天下之公是非也是以國是之說其文不載於二典其事不出於三代惟楚莊王之所以問叔孫敖者乃戰國一時之事非堯舜之法也然其言曰夏桀商紂不定國是而合其取舍者為是不合其取舍者為非則是叔孫敖之意亦不敢以取舍之私而害天下之公是非也若是

非敢舍簡擇一以私意合我者是異我者非此莊所不敢也豈聖時所宜用哉因錄國是故事上之又言鄒浩盡忠之言以愛君憂國爲心先帝一時之怒與終絕言者之意博爲風憲理當助浩默而坐視姚責已多况如前日之所爲若乎極天下公議所非以爲國是極人臣不改之孝以爲善述昔以誤朝令以非上原情定罪實可已乎伏望撫會前奏早賜施行惇聞權章已出亦自請去故有是命○是秋瓘遺言錄正甫頃爲廣東運判親往新州追攝本州羈管人前諫官鄒浩就獄根勘賓客往來饋遺等事偶會大赦釋免竊惟浩以言事得罪於親戚故舊往來賙恤之義朝廷未嘗有旨禁絕而新州所劾與御史臺羅織之獄萬里相應欲置浩於必死其爲忍酷不已甚乎然議者以爲造意爲重者非正甫也欲望令正甫供承所承受御史臺文移如何指揮本路如何奉承但考兩處行遣文筆則造意爲重者得其人矣詔安惇落待制依舊知潭州正甫與御史左膚石豫並送吏部與合入差遣

罷編類局 右僕射韓忠彥言先帝即位嘗詔天下實封言事者以千百計章惇既相乃置局編類摘取其語以爲謗訕今陛下又求直言若復編類之則士必懷懼臣願陛下亟詔罷局於是詔取以入且面諭忠彥等曰已焚之矣

賜舉人第 賜李釜以下五百餘人及第出身有差

五月竄王贍 于房州姚雄奏稱青唐邈川始因王贍貪功生事招誘羌酋叛復寇逢之地費財勞師連歲不解幾陷兩路軍馬頃朝廷遣兵救應僅能全師而還按鞫究勘會王贍前後徹復專輒情實難恕兼累據臣寮奏王贍王厚自據青唐邈州其董氈贍徵珍寶及府庫錢物並不即時起置文曆心年欽氈等九人既已處置其送家財產亦不見下落以此斷見二人各有侵盜迹狀分明緣事千人衆更不欲置獄推究但貶贍及厚仍告諭將士咸使知之遂有是命○歲

太原府地震

○復廢后孟氏爲元祐皇后 初孟氏之廢也哲宗有悔悟意嘗曰章惇壞我名節至是朝廷推行遺意遂有布衣上書請復瑤華者遂命以官上因韓忠彥曲謝乃諭以復瑤華之事又諭宰執欲召入禁中卻降麻免令張皇衆聽善遂詔瑤華廢后累經大霈其議復位號於是左正言陳瓘言紹聖大臣以繼述神考爲說以離毀宣仁爲心而瑤華乃宣仁所厚又於先帝本無間隙萬一瑤華有預政之時則元祐之事必復是以過爲之慮若刈草而去其根則孟氏安得不廢朝廷赦宥爲累人而設掖庭祕獄治出所無今若以爲過而均之赦宥以是發興動靜與衆同科慢而不嚴於禮未順且瑤華前日得罪而外議藉藉皆以爲先帝有悔悟之言審如此則皇太后下一詔書明白其事陛下付外庭使議與禮繼今遂非之人自謾其短安敢以先帝之言爲不然乎不報既而瑤華廢后用犢車還宮中太后遣人以冠服易去道衣乃入中外聞者歎呼○初上命蔣之奇進入所受太后立元符皇后手詔太后謂輔臣曰此乃劉友端所書當時主不知其後輔臣復對曾布曰臣聞章惇懷云是惇撰進衆皆聞之今若處元符因有名無上則章先帝之短久則主上以叔嫂未順臣等議皆以兩存爲便太后亦以爲然制詞略曰雖元符建號已正位於中宮然永泰上賓固無嫌於竝后

置平準務 改市易務爲之

蔡卞罷 出知江寧府臺諫官龔夬陳瓘任伯雨皆言尚書左丞蔡卞過惡夬曰卞爲安石之壻妻謂盡得其學以欺朝廷而一時嗜利者助成其說今乃參預政機清議沸騰豈重黑之權曰章惇前日所爲皆卞發之卞以繼述神宗爲名以纂紹安石爲主立私門之所好以爲國是奪宗廟之大美以歸私史又曰惇迹易明卞心難見春秋責意則難見之罪安所逃乎伯雨曰卞之惡有過於惇如誣罔宣仁聖烈保祐之功傳致元祐皇后疑似之罪安惇作理訴所而士大夫得罪者八百三十家蹇序辰編排章疏而語言被罪者數千人先帝親政六年未嘗有失獨此數事皆卞爲之一日宰執奏事上曰臺諫攻卞已十餘章何以使卞知之衆未對上曰只說與章惇則卞自知矣惇令吳伯舉諭旨於卞卞乃請去遂

有除職與鄯之命 築寧川堡 時熙河方修湟州瘢哥一帶堡寨曾布曰外議多謂湟州鄯州守臣謂若併棄之則必為夏賊所有兼得鄯湟皆不能守豈不取輕夷狄自紹聖進築邊城深入賊巢穴如會州正扼其右脅兵馬道路及天都茂井之類亦使賊不得點集而制其死命今新疆正宜固守若破壞一要則邊計可憂上然之既而賜哥成賜以今名自後進築不盡錄 增太廟為九室○祔哲宗不祧宣祖初翰林學士曾肇等議祧宣祖禮部侍郎趙挺之言有天下者事七世謂考廟而上本朝至英宗始備七廟之數以僖祖為太祖順祖下六廟為三昭三穆太祖之廟百世不毀昭穆親盡則遷故神宗即位則遷順祖哲宗即位則迁翼祖今上與哲宗皆神考之子豈復可遷門下侍郎李清臣以挺之言為是詔從之 追復文彥博司馬光等官 凡三十三人右僕射韓忠彥白上以元祐生者已被恩而死者殊未霑復此當出自上意而曾肇亦言元祐人存者蒙恩已厚惟是游魂枯骸尚未被澤已賜叙復乃詔元臣故老尚結貶中啟澤之頒豈容獨後不有追復執政斜龍故文彥博王珪呂大防劉摯韓維梁燾司馬光呂公著孫固傅堯俞戴瞻鄭雍王岩叟范祖禹趙彥若錢勰顧臨趙君錫李之純呂大忠鮮于侁孔武仲姚勔盛陶趙高孫覺杜純孔文仲朱光庭李周張茂則高士英孫升並追復內彥博維惡後官職光公著大防等止復官壽摯比舊猶降一官 罷權廣西茶○六月

詔以坊場錢輸內藏 歲以百萬緡為額 貶邢恕 均州居住 左正言陳瓘言新知荊南邢恕頃誣司馬光劉摯梁燾等幾至赤族公議不容久矣宜定其罪及是韓忠彥請改撰司馬光等誥命上曰但於貶恕告詞中載此意則天下皆知之矣責詞略曰忠佞辨則內外肅是非公則勸沮行爾操心傾危雅意附會造為飛語上累宣仁擬爾於光公著二人實門下士一旦下石孰謂虛言先是曾布嘗奏云紹聖中以光謀廢立天下皆以為冤至於變亂神宗法度豈得為無罪臣嘗謂熙之言頗公上因言大臣中及論事者各有所偏布又言元祐人偵熙豐之人一切指為已失之偏紹聖人病元祐之人故竄斥廢黜其偏益甚矣今陛下方欲調一兩黨但當區別邪正使之各得其所否但知復元祐黜紹聖則不免又偏矣如是則與元祐紹聖何以異然臣累聞聖訓謂有甚熙豐元祐紹聖但是者則用不是者不用更不分彼此若人臣能體此意無不當者 秋七月朔太后還政○召范純仁 純仁初有分司之命太后遣中使撫永州賜銀合茶藥宣諭慰勞甚渥行次鄧州又復故官宮觀於是召令赴闕盡將以為相也然純仁時已病矣未幾聽歸潁昌 熒惑犯房心 左正言陳瓘言咸平元年二月熒出營室其真宗謂宰臣曰其祥安在呂端等曰變在齊魯之分真宗曰朕以天下為憂豈獨一方耶其年十月遂用李沆為相王旦參政此二人天下所謂賢也舉天下之賢而用之則可以銷天下之變真宗銷變之道如此而已所陛下大正從事所用所棄皆合人心則合天心矣漢元之時蕭望之周堪張猛與石顯許史之徒議論交戰邪正未決當此之時有貢寒曰青之變而許史之徒以為堪猛用事之咎於是勢孤者危有力者勝臣嘗以謂天下大器也譬如一舟舟平則安舟偏則危自紹聖以來宰舟之人實右而虛左舟勢不平幾於傾覆觀者膽落亦已久矣陛下即位以來好平惡偏損諸右而廷諸左十損一二舟勢尚偏臣願陛下察用偏同濟之人深考觀膽落之語廣詢博訪而審其所以然也且星文之變昭示天下已數日矣惟京師陰雨見之最晚則是遠方之所知而陛下有所未知也況房心為宋之分野大星乃天房之位前星乃太子之位今未立紀嗣陛下須思所以銷弭之○右正言鄒浩言神宗嘗謂輔臣曰事之將兆天常見象又曰事將萌而天象先見蓋人事在下氣積於一積衆人之氣而先見猶人之五臟有病而氣色見於面矣弄神宗神聖豈能及此此人主所當遵用也 八月作

景靈西宮 初景靈宮神宗未有館御而居英宗之後殁及哲宗崩又無以處之蔡京言若謂宮東迫民居難展宜即其西對御道立西宮首奉神宗館御而哲宗次之右僕射韓忠彥以下亦請立西宮以奉神宗詔恭依且命戶部尚書李南公總其役右正言陳瓘言其不可者五蓋國之神位左宗廟故神宗建原廟于左今乃在西不合禮經一也唐徐嶠言大理寺殺氣盛而鳥雀不敢棲今仰其基則非吉地二也雖移官舍不動民居而大理寺與軍器監又元豐庫儀鸞司皆遷於它處則彼亦有居民不知遷幾家而後可就三也神考以祖宗神御散在寺觀故合于一宮今乃析為兩處則鑾輿酌獻必詣禮繁四也夫孝貴寧神自奉安於顯慶殿既安且久不宜輕動五也瓘章累上且論京之矯誣卒不能易

出內庫金帛助邊 出內庫金帛二百萬緡助陝西糴軍儲自後不復盡錄

葬哲宗于永泰陵○九月幸龍德宮觀芝 初端邸觀宅潛邸名曰龍德宮至是臨幸中丞豐稷言未入宗廟不當先有臨幸上指御袍曰服色如此可入廟即左正言陳瓘言伏聞車駕將幸蔡京外第都下之人是勿相傳歡呼鼓舞頤聽天表人心所歸於此可見然聞欲因幸龍德宮而傳者以為欲觀芝草竊惟陛下即位以來天下豐稔屢瑞已多芝草雖異臣知不足以動聖意也況自祖宗以來乘輿初出必正其名若為民祈禱即因謁見宗廟今乘輿之出固有名矣因幸潛宮何為不可然而觀芝之嫌亦不可不恤也此而不恤則流傳寖廣天下之人將有不遠萬里而獻芝者矣殿中侍御史陳師錫亦以為言並不報

章惇罷 先是哲宗靈駕發引至鞏縣遇雨山陵使章惇先就幕次大昇輿陷于濘中臣僚不復隨從自旦至夜二鼓不時進竟露宿野次時元祐皇后從行惇請先往宿頓府不從亦暴露雨中竟久侍御史陳次升言惇自恣挾路任私害物奉使山陵措置乖謬左正言陳瓘言惇獨相八年迷國誤朝罪不可掩奉使失職事于泰陵於是惇乞罷政上謂宰執曰

章惇來去乞越州當與之朕不以定策貶惇只緣奉移靈駕不職累有彈章朕不敢已從命以特進知越州

詔仁宗神宗廟永不祧○貶蔡卞 太平州居住初中丞豐稷入對學士承旨蔡京於殿陛間稷因天子自外服詔公為中司今日必有高論稷正色答曰行自知之至是與殿中侍御史陳師錫共言京奸惡稷曰京身為侍從外結后族交結東朝伏望竭斷出之於外師錫曰若果用京則治亂自此分矣祖宗基業自此壞矣師錫又言實政殿學士知江寧府蔡卞與京兄弟同惡迷國誤朝為害甚大乞正典刑又言向宗良宗回方除為京游揚進列要路是皆國之深患豈非自愛而憂之蓋為陛下憂為宗廟憂為天下賢人君子憂若黜京等於外則間言不入於慈闈聖慮可忘於憂患實宗社之福也稷與師錫嘗對上曰事繫東朝為當熟慮稷云臣請自奏東朝遂云自古母后臨朝未有手書還政如皇太后之盛德可為萬世法今外則惟聞向宗良宗回輩交通內則惟聞張琳裴彥臣等交結然而蔡京交通其間臣愚欲乞戒外家逐琳等而黜京于外師錫亦奏疏東朝委曲陳論皆不報未幾而有是命殿中侍御史龔夬言臣伏聞蔡卞落職太平州居住天下之士共仰聖斷然臣竊見京卞表裏相濟天下共知其惡民謠有云二蔡一惇必定沙門籍沒家財禁錮子孫又曰大惇小惇入地無門大蔡小蔡還他命債夫民至愚而神其不可欺如此又言京在元祐初朝廷推行差役事問到府率先差撥數日而辦又紹聖講復免役復與討論又昨者卞在朝廷與京表裏相濟而今自謂趨向不同此尤可據盡其為人反覆趨利姦為難察復善權數以傾陷言官自須議者敢有論列即被排逐此天下所共知也伏願博加採訪以辨忠邪

陳瓘罷 瓘除右司諫上言云皇太后不待附廟果於還政事光前古名垂後世陛下所以報皇太后者宜如何哉臣恐假借外家不足為報也又曰宗良兄弟依倚國恩憑藉慈蔭所與游者連及侍從希寵之士願出其門裴彥臣無甚幹才但能交通內外漏洩機密遂使物議藉藉

以爲萬機之事黜陟差除皇太后至今與也良由中外關通未有禁戒故好事之人得以益傳耳上批陳瓘累言太后尚與國事言多虛誕不根可送吏部與合入差遣三省請以瓘爲郡上不可添差監揚州糧料院瓘初不知被責復求見上閤門不許瓘即具以劄子繳進其一再論景靈西宮其二論章惇罷相制所稱國是其三其四皆指陳蔡京罪惡其言京云國之大事無過宗廟可傳萬世無過信史今京以矯誣之言唱西宮之事衰託先訓以惑上下自改日錄以實其誣朝廷遂信其語欲遷神考于西宮豈非朝廷大政委曲遷就爲一亨也于京在紹聖觀入文字請裁劉摯等家族其言所以不行者哲宗之大惠也今哲宗之大惠不聞於天下而京使自謂有究治平反之功欲使天下皆謂哲宗有盡誅之意而京有及物之仁始則爲國生事以復私讎今則嫁過先朝自圖身利前言既效今計亦行豈非以朝廷大政委曲遷就爲二亨也于陛下善述神宗欲承哲宗至德美意達于天下而京乃矯誣兩朝上累聖政如此二事不免委曲遷就

京地况其他乎前日緘口之人今欲有於陛下京在朝廷則笑不以言爲戒矣前日阻隱之士今欲有望於陛下京在朝廷則莫不以進爲懼矣以言爲戒則依舊箝默以進爲懼則甘於沉廢天下公議與親政之初漸不侔矣京之計策沮就之盛自此而漸地蒙蔽之患自此而漸成安危治亂行人之向背斷一爲京之羽翼者斷多爲陛下之耳目者斷斷可卜矣又言昔唐明皇欲用牛仙客爲尚書而張九齡以爲不可明皇曰但加實封可乎九齡又以爲不可明皇變色曰事皆由卿耶李林甫曰仙客宰相才也何有尚書九齡書生不達大體由是明皇悅林甫之言卒相仙客而九齡自此寢疎終見黜罷今忠彥及布無九齡之望而京之氣焰過於仙客因勢觀望而爲林甫之言者不知幾何人摧群讒害之治亂在林甫九齡進退之時今京輕欺先帝與卞無異而又歸過於先烈賣禍於惇卞曲爲自安之計而陛下果留之也今說可以復留後亦可以大用天下治亂之勢係於一京難群之言可不念耶臣恐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治乱之機

不可以不早辨也○翌日復有旨除瓘知無爲軍瓘即露章辭免云蔡京關通交結其勢益牢廣布心腹羽翼成就愚弄朝廷有如兒戲陛下若不早悟必成孤立後雖悔之亦無及矣陛下若以臣言爲是則當如臣所請按京之罪明正典刑然後改臣差遣以示聽納若以臣言爲非則是臣事發更爲其罪益大重加貶竄乃得允當詔不許辭免○上嘗諭宰執曰瓘言事極不可得嘗貶亦不久前日遣人送黃金百兩瓘受賜泣下布曰陛下待遇如此宜其感泣也○未幾翰林學士曾肇亦上書其略云臣近曾論貶逐諫官陳瓘乞太后特下手詔留瓘書職未蒙聽納臣竊以爲瓘言雖狂其意則忠何則瓘以疏遠小臣妄意宮闈之事披寫腹心無所顧忌此臣所謂狂也太后有援立聖明不世之大功有前期歸政過人之盛德退安房闥不與外事然後人無間言本末相稱萬一或有纖毫可　指議則於清躬不能無累故瓘以愛君之此陳漸防之誠　以關聽聖心保全盛美忠身爲國臣子所惟此臣所謂忠也內外之分不可相干家國之事各有攸主

詩書所戒非不丁寧恭惟以來得失可鑒伏望留神省覽○先是曾布言事娟　咨東朝今與政否上曰外間差除自不與惟禁中及內臣　必須關白凡章疏亦須呈畢子來取看稍不如意兩迫極甚已而陳瓘論襲彥臣等交通內外太后怒至哭泣不食上再拜乞貶瓘而怒猶不解左右近習或請擇蔡京執政庶可解太后之怒者群臣皆莫敢言肇既先上書與王覿俱入對初留身而上還及之且曰御文字但救陳瓘無補於事當更論東朝事乃有補耳又曰聞樞密又待看文字肇初不曉說曰得非曾布欲有所陳上曰然又謂肇曰東朝往往已有人覘伺於此矣曾布遂上疏太后聞陳甚至未幾布入對欲詢前所言未及啓口上遽曰前日文字極好太后亦不惱但曰巧歸語言只來說我不是文字且留待併肇文字總取却布因問近更與事否上曰如故又曰太后言待更來煎迫即不能管得布唯唯

冬十月

蔡京罷

知永興軍長安關帥上欲遣京韓忠彥以爲當遣曾布曰京之出天下所同欲自當河東太后

不勝其怒臣自此不敢復啓口垂意如此何幸如之上曰昨只是太后怒朕元不主張近日陳瓘有書因詢其交通近習之狀却有簡與襲夬臣云且須於太后前主張保全朕亦遂爲説亦只爲京布曰聞王詵嘗向人説既去知鴻論奈元長何今聞聖諭則此言不虚矣京立朝如此以理言之何可復之善去但以形迹東朝且令補外亦可也

竄章惇

惇既罷相知越州陳瓘論其責輕於是中書省檢會瓘并臣僚上言云惇編類章疏看詳訴理受禍千餘家凡上民皆咏言語加以刀鋸剗手足剥皮膚斬頸拔舌之刑責授武昌節度副使潭州安置責詞略曰先皇天資仁孝勤儉愛人每形德音具見聞但及臨輔政日肆誕謾凡所開道之言無非殺伐之事陰懷倖然妄肆中傷或謗圖危上躬或託謗訕宗廟宿除葉近視若孤豚肆斥縉紳棄如敝屣投之荒裔責使生還悉爲因徙死者不得歸葬援引姦黨布滿要路造作語言相唱和有司觀望濫刻成罪獄無辜逮路以同爭氣致異上天降凶水旱連年民靡寧止國有常典宜即嚴誅尚示寬恩俾之遠竄中書舍人徐勣爲之

以韓忠彦曾布爲左右僕射○豐稷爲工部尚書

曾布之相也御史中丞豐稷欲率臺屬論之遂遷稷尚書以王覿爲中丞稷力丐補外不允謝表有内侍已成於然府佞人方刻於奏章之語上問佞人爲誰曰曾布陛下斥布則天下事定矣

詔增損役法

先是鄒浩言臣近官廣東提舉公路見官吏多稱役法尚有不便望督宜修之王古亦言神宗創役法有未便者皆許陳述未嘗禁人議論而比年凡及役事必劾以試了更亂以故人莫敢言今乞下諸路具合增損事以聞庶全良法從之

下紹述詔

詔略曰朕惟神考新一代之典刑以遺我後人而聞者任事之臣用心或過朕所不取朕於爲政用人無彼此時之間斟酌損益惟義所在與有位共圖康功以成紹述之美自今有曲學偏見妄意改作規害國事當與衆棄之

罷平準務

尚書省言平準務見置官吏等糜費甚多兼差官出外市物騷擾自近年官賣石灰市價益增殊不便於細民詔罷平準務及官賣石灰

十一月貶蔡京蔡卞

御史陳次升等再言知江寧府蔡京落端明殿學士提舉洞霄宮蔡卞降爲太中大夫依舊太平州居住輔臣謂卞責太輕後十日再降官池州居住

以王覿爲翰林學士

覿以上方銳意圖治任事者不知以達孝之義開説因疏言堯舜禹相授一道考之方冊則四凶在朝堯未能去而舜去之元凱在下堯未能舉而舜舉之有苗弗率舜命禹徂征禹用益贊班師振旅事不必盡同也武王周公所謂達孝而繼志述事者也文王作豐邑武王不居豐而作鎬邑文王自岐關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周公相成王則關市有征澤梁有禁不害其爲達孝與善繼善述也神宗作法於前子孫守之於後不可失也至於時異事殊理須損益者損益之是亦神宗損益祖宗法度之意也願陛下堅所言勿聽聞士大夫

多以紹述爲勸陛下者臣恐復有營私之人欲主其言以自售願陛下先烈非臣等不可則引用私黨敷陽賓佞假名紹述而實以肆其姦爲

輕狂盜刑名

詔狂盜計贓應死者減數並增一倍贓滿不曾傷人而情理重者並奏裁

復春秋博士○陝西兼行銅鐵錢

皇朝編年備要卷第二十五

九朝編年備要卷第二十六

徽宗皇帝 起辛巳建中靖國元年止癸未崇寧二年

辛巳 建中靖國元年

初韓忠彦性柔懦天下事多決於曾布布乃議以元祐紹聖均爲有失欲以大公至正消釋朋黨乃詔改今元或以建中乃德宗奉天時號上曰太平乃梁末帝擇位時號太宗不以爲嫌詔下中丞王覿曰青雖取於皇極然襲前代之號乞以德宗爲戒左正言任伯雨亦曰人才固不爍分黨與然自古未有君子小人雜然並進可以致治者蓋君子易退而小人難退二者並用終於君子盡去小人獨留唐德宗坐此致播遷之禍建中乃其即位改元之號不可不戒

春正月朔有流星光燭地 自西南入尾抵距星是夕有赤氣起東北方亘西方中出白氣二將散復有黑氣在旁任伯雨言正歲之始建寅之月其卦爲泰年方改元時方孟春月居正首日爲壬戌是陛下本命而赤氣起於暮夜之幽以一日言之日爲陽夜爲陰以四方言之東南爲陽西北爲陰從五色推之赤爲陽黑與白爲陰從事推之朝廷爲陽宮禁爲陰中國爲陽夷狄爲陰君子爲陽小人爲陰德爲陽兵爲陰此宮禁陰謀下干上之證也漸衝正西散而爲白而白主兵此夷狄竊發之證也漢五行志云視之不明是爲不哲時則有赤眚赤祥又曰不明善惡親暱近習無功者受賞有罪者不殺時則有赤祥其說蓋出於洪範五事故唐世自大曆正元實曆開屢有赤氣之異惟文宗大和中爲多是時宦官用事朋黨交結今日陛下以堯舜之資當千載盛明之時固非唐世衰末之比然天心愛陛下以災異爲警戒不可不深思遠慮也願陛下收主柄抑臣下嚴勑宮禁以防慮幾微訓飭將帥以遏絕生事進忠良黜邪佞正名分擊姦惡事至必斷無以寬仁傷大義使邪佞小人無得生犯上之心則變異之起可變爲休祥矣

范純仁薨 時以觀文殿大學士爲中太一宮使口占遺表勸上清心寡慾約己便民絕朋黨之論察邪正之歸毋輕議邊事易逐言官辨明宣仁誣謗略曰若宣仁之誣謗未明至保祐之憂勤不顯皆權臣務快其私忿非泰陵實謂之當然上聞訃嗟悼贈賻有加書其碑首曰世濟忠直謚曰忠宣純仁賦性寬簡嘗曰吾平生所學得之忠恕二字而已自爲布衣至宰相勸儉如一俸賜悉以廣義莊前後任子恩多先疏族沒之日幼子五孫皆未官初貶永州諸子聞韓維謫均州其子告章惇以維執政日與司馬光議多不合得免行欲以純仁與司馬光議役法不同爲言純仁曰吾用君實薦以至宰相同朝論事不合即可汝輩以爲今日之言不可也有愧而生者不若無愧而死諸子遂止

皇太后向氏崩○追尊太妃陳氏爲欽慈皇后○以趙挺之爲御史中丞 時曾布爲皇太后山陵使挺之爲儀仗使布與宦官劉瑗交通知禁中密旨從陛下諭挺之建議紹述以合上意挺之自此擊元祐舊臣不遺餘力而國論一變矣於是任伯雨言挺之無素行且出入曾布之門恐其觀望宜加察焉

行入粟補官法 行於河東陝西路自奉職借職太朝奉郎其直各有差仍免試注官

二月以呂希純知瀛州 時賢士大夫經紹聖貶責者稍稍還朝而無所統一咸願推希純爲領袖至是復待制知瀛州上亦素聞希純名數與執政侍從道之曾布等忌希純因其請覲求及見亟說以秦新有除高陽關帥迫遣之其實邊郡未嘗有警也

雨雹○再貶章惇 任伯雨累疏言惇懷蔑前異議乞正典刑未蒙施行自古姦邪未有不先犯名分而能爲亂者也遂貶雷州司戶自雷三移睦越湖州卒於崇寧四年○初蘇轍責雷州不許占官舍遂僦民屋而惇以爲強奪民居下州追民究治及惇責雷州亦問舍于民民曰前蘇公來爲章丞相幾破我家今不可也○初天下苦王安石新法宣仁臨朝一切罷之而一時用事小人反側不自

安與造姦謀伺候事變而傳及蔡卞實爲之首及相謂他事不足移人主意若以先帝爲言則易於激怒可資以報復私怨由是紹述之論興焉知卞及林希張商英最怨元祐大臣故力引之以爲用與呂惠卿外相善而忌之不召也又深結中人藍從熙郝隨劉友端以自助將獨相八年事無不如意士大夫一語少異即以爲沮遏紹述動搖國是天下士皆結舌而元祐黨禍起矣傳以實錄誣斥熙寧政事由是前史官趙彥若等坐竄責章用商英等章呂大防劉摯蘇軾蘇轍等又再與司馬光呂公著已下皆貶使林希主行謫詞肯猶奏曰前日再責呂大防等罪成以爲寬哲宗不聽又請編類元豐八年五月以來至元祐九年四月臣僚章疏及申請事自等執侍從臺諫及職事兩省起居舍人以上并經筵史院帥臣監司邊名編錄識者知搢紳之禍未已尋又言司馬光呂公著誣毀先烈變更政事由是光以下再行追貶劉摯世等並皆惡譖其上書論及朝政者無不除名編管被罪者數千人自惇貶謫諸人悉以白帖子行之安燾李清臣與爭哲宗數之會鄭雍謂熙寧王安石嘗行之取案牘以白上乃止卞搢紳所及者未廣又請置局看詳取元祐初訴理所公案由是得罪甚衆惇等譖毀宣仁而所以釋誣於元祐者猶未已以孟后宣仁之所厚忌之一旦捕廷秘獄起惇即迎合與郝隨相表裏以擠后孟后既廢惇等念獨毀宣仁事未有實欲因追滅元祐數大臣召邢恕爲中丞與之誣造劉摯梁燾王巖叟謀爲廢立事以爲宣仁實屬意徐王又誣蔡確之子渭進文及甫疏語欲加摯等以大逆誣高遵裕之子士京言王珪遣士充問其父當誰立事又引劉安世范祖禹論顧乳媼謂上已親女寵欲有傾搖於是同文館之詔獄起矣又欲遣使嶺表置獄逮元祐之臣盡誅之又力請發司馬光墓上並不聽甚至請追廢宣仁上雖不從然猶遣使杖殺陳衍等于海島徙司馬光等家屬毀折宣仁故宮當時宮人皆逐出有誅者鄒浩之竄也惇以士大夫與浩語言交通或致簡餞別賂遺白上付獄劾治自京師至新州逮逮復數百人熙蔣之奇以下數十人天下之士益以冤憤初惇之經制南北江也定懿洽建沅州乘勢得梅山然二年之間死傷幾二十萬兵所至不以有無罪肆行誅戮無辜死者亦十八九南方兵禍自此始而所謂田畝租稅皆妄爲虛數所劫及爲相首以開邊勸上因言元祐臣僚棄國棄地之罪論降之外欲誅范純粹以行法絕夏人歲賜不通和市遣使議畫地界使孫路王贍張詢等再造青唐邈川邊事而安兩渠陽等事皆起贍等進築城寨至五十所不復計地勢遠近險易汝遮城本元豐欲築而未敢者至是遂築猶越汝遮二百五十里外頃之贍等妄言克復青唐邈川宗哥城地惇不及告同列即入奏請率百官賀且白上將乘兵勢滅夏國四方賀表繼至而湟州已告急熙河帥种朴敗死上爲之罷戰遂復棄鄯州關中由此大困開封民有因醉狂語者惇請論如指斥乘輿法上特貸死惇再取旨不已自是妄言者莫不誅死然雖多殺不禁也初卞清臣希皆與惇比而爲惡惇疑清臣嘗圖相位起田嗣宗獄寘之極刑清臣由此遂去惇卞亦意好聽乖二人始終各立黨與政以此日亂矣

三月以江公望爲左司諫公望言人主寡欲以養心則心常虛而踐道端意以寧神則神常靜而淵默道之所集理之所會雖一日二日萬幾若乾坤自然之運豈勞弊然以事爲哉又言天下大器置諸安則安置諸危則危此知置之之地未知運之之手天下神器爲者敗之執者失之此知運之之手未知藏之之道藏天下於天下而不得遯此所以爲道也天下有常安之理聖人操妙用之手至人藏不動之道不動常動動常不動運常不運不運常運安常不安不安常安此秦制天下之妙理嗟夫戰國之縱橫秦漢之吞并有爲之之敗執之之失矣故其妙不知所以藏其拙不知所以置天下無事亦幸爾今有器焉蠱而不飭傷而不綱敝而不平漏而不苴置之能安以否身坐其中雖巨有力焉能運行以否一日爲有力者負之以去謂之善藏以否器既如是天下亦然陛下以仁爲擇以義爲削以信爲繩以智爲巧以禮爲繪政以制其用刑以支其蠹喉咽萬鳴叢蠶舉動同在一器虛而不實故衆實之所會靜而不動故羣

動之所止止而無止則動亦寂矣會無所會故實亦空矣虛實一體動靜同役莫測其隱莫窺其用陛下以此藏之孰能發也得之於天人非容心也提之若將挺非有愛也承之於宗廟非有慮也行一不義殺一不辜非敢爲也人愛亦愛之人棄亦棄之示至公也上而公輔下而有司百執事或坐而論道或作而行之各當其力也不在一曲不滯一隅東顧西盼左提右挈有如掌握之上陛下以此運之孰能禦也不畏多難而以無難爲憂不矜盛道而以畋遊爲美居安慮危在治思亂以山河爲金湯以夷狄爲赤子外之郡國若犬牙之相制內之宗族若磐石之鎮安建極於四達之途濟民於仁壽之域陛下以此制之孰能非也藝祖神考能運而藏之者也仁宗能安而置之者也今衆以付陛下如之何而不思也

棄湟州 時既棄鄯州於是大首溪巴溫迪懷德之弟溪賒羅撒入居之言者又論知湟州王厚首建開邊之釁及盍責唐物上不欲竟其事姑從薄責而知河州姚雄又奏諸蕃悉聽等入青唐密院請斷以謝一方時議者又多請棄湟州朝廷問姚雄以棄守利害雄遣部將康迪諭意於知湟州雷秀秀以爲可棄無疑朝廷委雄措置雄命秀將湟州兵由京玉關以歸姚制官劉珍令居民商旅由安鄉關以歸遂以湟州畀趙懷德而瞎征與懷德俱送湟州於是懷德與溪巴溫溪賒羅撒合迎谿瞎征充牌瞎征不安求內徙谿瞎征居鄯州未幾卒

解任伯雨言職 時紹述之論已興伯雨居言職僅半載所上一百八疏皆係天下治亂安危宗廟宮禁者幽微不論曾布方用事伯雨欲擊之布覺乃先出伯雨知虔州

夏四月辛卯朔日有食之 陰雲不見

復宗學 元祐六年詔置未及成以賜蔡確至是復置○宣和二年賜宗學宗子及第出身有差

五月朔大雨雹○以徐勣爲翰林學士 時爲給事中直學士院上疏言六事曰持要任賢求諫遷用破朋黨明賞罰謂治國者未有用此而不治舍此而不亂大

孝皆指陳當時之弊上嘉納之曾布初以熙豐法行之歲久當補其弊已而布背前議以爲熙豐之法萬世不可改力陳紹述之說上久不決以問勣勣曰臣觀聖意所以未決得非欲兩有乎上曰然意正爾勣曰天下之事有是與非朝廷之人有忠與佞若不考其實茲務兩存臣未見其可也又問以棄湟州何如對曰青唐不毛之地自收復以來歲費億萬計皆仰給內郡是特有得地之名無獲地之實棄之便陛下以此爲鑒自今勿聽小人之言妄興邊事無邊事則朝廷之福有邊事則臣下之利上然之遂有是命

葬欽聖憲肅皇后欽慈皇后 祔永裕陵

六月集禧觀火 翰林學士王覿言臣聞漢史曰賢佞分別官人有序則火性得又京房易傳曰上不儉下不節則火數起臣望蓋留聖意正厥事以塞之則變可銷祥可兆矣

解陳祐言職 祐前後七章論曾布不從遂罷右司諫出通判徐州責辭略曰觀望以言意在推引豈不失厥用汝之本旨乎翌日宣押布視事布察上意恍因及祐章且言衆欲逐臣復行元祐之政則不由陛下聖意不回也上曰安有此理又言等衆來董揚言云實撤不相不已當并逐之○後兩日左諫議陳次升對有劄子數祐上不顧次升自袖去而左司諫江公望對請祐責詞所謂觀望推引之語上曰欲逐曾布引李清臣爲相且曰如此何可容又言曾布安可去公望遂曰陛下臨御以來易三言官逐七諫臣非天下所期望今祐言宰相遇失自其職也豈可便謫有他識人君之於諫臣養之不可不素用之不可不審遇之不可不厚聽之不可不察去之不可不謹如此數者則用諫官之道盡矣上然之又抗疏論主紹述分元豐元祐起禍亂之源言甚懇切○先是祐因進對上謂曰凡有公事宜與江公望議論可乃來祐見公望公望曰榻前一埠之地是人臣對君父極言天下事去處惟上不欺天中不欺君下不欺心則可免矣人見各有不同惟不可傅會祐他日爲上言之上以爲名言

范純禮罷 純禮奏言近見朝廷是元豐而

非元祐元豐之政盡出先帝規模宜無不善然官吏奉行未必一一皆如法意故民雖受賜亦或被害元祐之治其初執政者雖小有潤色亦多先帝法度今議論之官有不得志於元祐者以此藉口動陛下之心耳未必皆爲國事蓋乘時以邀利者也又言自古天下治亂顧用人如何耳今略陳祖宗用人之要呂餘慶有才行太祖自員郎擢爲諫議大夫王禹偁有文學太宗自大理評事擢爲直史館張知白屢上書言事真宗自河陽判官擢爲右正言遂大用夫人君欲得魁傑之才必出於非次擢用若唯持輔臣薦舉左右論列其間有孤寒寡援正直是守者則終身冥晦雖有忠赤報國之心何由而見之純禮履正數以言事忤上意而曾布憚之諭駙馬都尉王詵曰上欲除君都承旨范右丞不可先是詵實欲爲承旨然聖諭詵得詵遂以命王師約布妄言出於純禮以激怒詵詵信而恨之會詵館伴遼使辭純禮押宴席間語犯御名爲中丞趙挺之諫議陳次升所劾惟諫官江公望獨明其礼無過而純禮不免遂出知潁昌府自此韓忠彥之客相繼被逐矣

秋七月巖河東火葬禁轉運使孫貫言河東習俗偷薄死者焚之韓琦知太原官營墓域使葬其後寇竊發掘也我孫渢乞令三寺主之歲度一僧仁宗嘉從其請迨今歲久弊俗如故乞令守臣同運司官嘗加禁劾無廢前規應河東州縣依此從之

曾肇徙知應天府先是肇知太原府曾布言肇不習邊事乞別除一郡上許之且言肇性與卿迥然不同布曰肇性狷介自守但畏謹小心性頗執滯實與他也肇嘗以書責布曰兄方當國得君正宜引用善人扶持正道使小人道消邪說不作以杜絶章惇蔡卞復起之萌而數月以來世所謂善人端士者相繼去朝其在內者亦皆置之閒地而所進用以爲輔臣從官臺諫者皆惇卞之黨今日兄勢方盛彼固不敢言然其心豈忘惇卞哉一旦兄勢衰不如今日曾氏之禍其可逃耶思之可爲寒心可爲慟哭不知亦曾思之否況君臣忤合亦豈有常安可不先事而慮願兄虛心克己凡用人行事詢謀僉同然後爲

之必無過舉但使正人聚於本朝自然小人道消惇卞之黨無自入矣此乃安身保位全家族嬰子孫之長計此不爲而爲後曾氏禍至無日矣其可忽哉布答書略曰上興祚之初亦知前日之弊故收元祐竄斥之人而元祐之人持偏如故凡議論於上前無非譽元祐而非熙豐致上意浸浸日厭元祐之黨乃復歸咎於布必欲逐之上意益以不平上之所向未見其不當於理若使布偏順衆人共爲遂非則議所不敢也布每自謂有心無愧於天無負於人神之聽之介爾景福元祐及惇卞之黨亦何能禍加於我蓋恐不致家族之禍爲祖考之羞而累及親友也惇卞素與之異趣今日乃欲與之解仇皆使其愚甚於元祐之人亦或不至如此區區所以務順上德但欲置天下和平安靜之域爾使布且區區於此則元祐之人必未至受禍布朝去此則京輩暮至矣於斯時也元祐之人蹈覆轍而不已若其可爲之痛心懼畏也惇卞所以激元祐之禍者以其非毀先烈故加以無君之惡此禍奚爲至哉若自謂所引者皆正人所扶者皆正道以此杜塞惇卞復起之萌則元祐已試之效可見矣布則不然守常循理持平畏罪而無害物之心以保身而已安與莫不有命亦仇怨之本但當引避使京卞輩時至命遷非常安民所能除亦非義易之徒所能禦也此乃至理願味其言及蔡京既至布與肇皆不免

重修神宗實錄詔略曰日者史官或懷私見議論去取各有所偏參錯異同宜歸至當夫熙寧元豐事實具備元祐紹聖錄並存訂正討論其在今日筆削則宜公乃心是謂是非謂非無忝厥職其令史官取索元祐紹聖所修實錄聽于文字討論事迹參詳去取務不失實○初陳瓘言王安石日錄七十餘卷具載熙寧奏對論議之詞紹聖再修神宗實錄史官請以此書付史院專據此書追議刑賞遂使裕陵之美皆爲私史所據所有實錄願詔史臣別行刪修○十月以左正言范致虛言詔前降實錄參取元祐及陳瓘乞刪除王安石日錄等指揮勿行乃詔實錄院以朱墨本進朱墨本者紹聖初別修去取之事也在元祐所修則於墨本上以雌黃塗之謂之

墨本入紹聖所修則以朱修之謂之朱本

江公望朱紱罷

徽直劉吉 蔡王府一吏鄧錫去年九月曾寫云處龍人三班借職鄧錫辭下開封府命推官吳師禮按治上聞公望以師禮之爲人公望以實對遂擢師禮爲右司諫公望又言孝治之世豈容小人離間骨肉向章惇纂前妄議已有其迹蔡王年幼望陛下勿以無辜之言加諸至親只治府吏流之嶺表以示天倫之愛詔出公望知淮陽軍紱爲給事中亦坐繳奏出知壽州其後獄成錫伏誅蔡邸不掛吏議上顧以獄詞平反太過蓋法官不盡以指斥切害之罪罪之也○先是公望言增益過者過篤爲七十人夫婦離誑之言仇隙雖然之語增情釋非謂應狀伏豈清時美事又言陛下邇來喜能鳴善鬪之禽籠畜羽桂收之鳥夫志有欲而不禁則志荒志荒則政怠矣又言傳聞有姓賈中貴人買鷄鵪入後苑中逞禽爲臣未之信然鵪鶉而不釋也夫從禽乃少年諸王事以天子爲諸王少年事何自輕乃爾非萬乘取重於天下之道也上悉命縱之惟一鵰當久頗馴雖以麈杖逐之不去乃刻公望姓名於杖頭以志之及言鐸事竟坐罷黜

安燾罷

燾將請去密奏紹聖元符以來用事者持紹述之虛名以誑惑君父上則欲固位而快私隙下則欲希進而肆朋附幷爲一談牢不可破彼自爲謀則善矣未嘗有毫髮爲朝廷計也夫聽言之道必以事觀臣不敢遠引竊以神考之事切於今者爲證不知果爲紹述耶非耶當熙寧元豐間內外府庫無不充衍至小邑所積見錢穀粟不下一二十萬自紹聖元符以來傾府庫竭倉廩以供開邊之費大臣用以爲遷爽固寵之計故軍無見糧吏無月俸公私匱竭未有甚於今日而反謂紹述豈不厚誣哉今夷狄之情雖測水旱之變不常又盜賊潛謀承間竊發願陛下罷無益之人厚公私之蓄早訪而預圖之無使飭偏詞以爲身謀者得行其說則天下幸甚又論東京黨錮之禍唐末近習之患今皆有其漸履霜堅冰不可不戒其言甚切遂自知樞密院出知河陽府

蘇軾卒

于常州吳越之人識與不識皆咨嗟出涕太學之士數百人相率飯僧于佛舍軾哭慕誠懇蓋其天性見義勇爲不顧其害用此數困然終不以爲悔乾道間詔贈太師謚曰文忠

八月陳瓘罷

瓘奏言臣嘗乞別修神宗實錄以成一代之典而不聞施行蓋紹聖史臣今爲宰相故也不報時瓘兼權給事中曾布將爲之地真或以告瓘瓘曰吾與布議事不合是以官爵相餌也若受其薦進而後有異同則公議私恩兩有愧矣至是瓘詣政事堂以書見布據論之略曰尊私史而壓宗廟緣邊費而壞先政此二者閣下之過也瓘所據日錄辨所謂尊私史而壓宗廟者可見矣又以一年之內遂下五勅而諸路三十年之蓄皆運於西邊因此國用匱乏所謂緣邊費而壞先政者可見矣遂以副本納布布讀瓘所論爲元祐草見淺間之說又曰雖有十書布亦不動瓘遂申二省乞勅布言之罪早行竄黜宰相將上布云瓘責臣事私史壓宗廟緣邊費壞先政皆非是上令貴瓘蘇志孝陸佃曰瓘言誠過曾布當能容遂自左司員外郎出知泰州○瓘所奏五勅帖黃云朝廷應副邊事歷內事外非一日也故五勅之所取雖有別用之數然前後相因以致匱乏至于今日遂耗天下根本之財者初緣邊事也一元符三年九月勅府界諸路見管坊場錢留出本路一年合支外將剩數留一半准備支用餘一半特令起發上京一其年十一月勅起發見管常平免役錢如前勅一建中靖國元年二月勅諸路提舉司將見在抵當息錢並起發上京一其年三月勅起發諸路量添酒價抵當百撣一其年三月又勅諸路助役錢內將一半充常平糴本餘一半計置起發上京充那往三路添助常平糴本又曰自元豐七年以常平等積剩錢補助邊費歲取二百萬緡爲額只以三年爲期蓋不欲多費天下民財以資邊用神考愛民之慮可謂深矣豈宜取三十年肥根本蓄藏之物一旦大違成憲而偏用於一方乎西邊財貨竭則必取諸東南東南積剩之物今於無事之時既乃取而偏用之矣或東南有意外之患又將取之何地乎又曰五勅之後其年五月又降一勅以歲西鐵一百萬貫和預買紬絹其文曰人戶願請價錢若於年例外支數可以撥

濟其實則人戶不擾也且以無為軍言之民間買絹一疋須用一貫四五百文足人戶請常年錢一貫文省今於年例外創添支散之數此乃聚歛之術臣恐自此一㓕之後相繼無已又況侵削十路百姓以得絹一百萬疋未足以充陝西三兩月之費此豈神考接濟之法乎

九月傅楫晁補之罷 上以楫潛藩舊僚多所咨訪楫每以道祖宗法度安靜自然為獻曾布自以於楫有汲引恩冀其助己楫蹶然守正凡命令不當必極言之又嘗論救王古范純禮布故不悅至是楫以時事浸更數求去遂自中書舍人出知亳州○補之亦自吏部郎中出知河中府曾布自敘云補之等日與其黨計議傾搖必有達於上聽者又為管師仁所攻師仁謂軾轍皆詆毀先帝而補之庭堅輩皆其門下士不可聚於朝又自豐稷而下召還以來無不譽元祐而毀熙豐故上追省憤疾日甚一日自布在密院時上已嘗論布議毀神考第一是豐稷其次張舜民然元祐之人尚以為皆出於布本非上意至此上意已明而韓忠彥李清臣等猶欲同天衆莫不笑之忠彥嘗數陳實錄不當削韓琦章疏上數語人曰忠彥尚能主張韓琦朕豈不能主張神宗

冬十月李清臣罷 清臣與曾布有隙每於上前互相譖毀諫官陳祐論布過失上以祐與清臣交結欲黜布而援清臣御史彭汝霖遂承望風旨累論清臣之數又初議建景靈西宮清臣嘗諫止之又宮成清臣慚見疎斥求有以自固因奏西宮之成都人讙喜上不答清臣不自安且再為汝霖所劾遂自門下侍郎出知大名府

十一月復平準務 崇寧二年又分為南北兩務

庚辰郊罷合祭 奉太祖配詔改明年元○初詔以郊見天地之始冬祀權合祭圜丘而起居郎周常以合祭天地為非禮雖權舉於一時恐自今遂以為常且言臣須當備員禮職見當時議者以合祭為非礼神宗下礼文所詳定而臣寮所見不同或欲約儀衛均賜予而以乘輿躬行一至北郊者陳襄之議也或欲乘輿親行南郊七日戒之後三日宿

之時宿太廟以告祖宗宿北郊以祭地祇宿南郊以祭天神者李清臣之議也或欲用先朝躬耕拾享故事皆因三歲郊天之期齋郊祀而以孟冬之月有事於地郊者王存之議也或欲以冬至親郊祠上帝用至日報天之說因即圜丘之北別祠皇地祇者陸佃之議也或欲以郊之歲夏至之日盛禮容具樂舞遣冢宰攝事者張璪之議也神宗獨用璪議遂罷合祭陛下方欲繼述神宗要當一正舊典以為子孫長守之制乞下群臣更議而御史彭汝霖亦論合祭非禮上欲罷前命而韓忠彥陸佃以為疑忠彥曰神祇非差除比被臺諫攻便罷曾布進曰權合祭元祐七年旨揮乃以蘇轍之論而廢神宗之正論也且不畏炎熱而親祠北郊乃以盡誠以祀天地何疑之有忠彥堅持不可上意向布乃詔權罷

鄧洵武進愛莫助之圖 時為起居郎嘗因對言陛下乃先帝之子忠彥乃琦之子先帝行新法以利民琦嘗論其非今忠彥為相將先帝之法更張之是忠彥為能繼父志而陛下不能繼父志也陛下必欲繼志述事非用蔡京不可乃進此圖其說以為陛下方紹述先志羣臣無能助者其圖如史書年表別為旁通分為左右自宰相執政侍從臺諫郎官館閣學校分為七類左曰紹述右曰元祐左序助紹述者宰執中温益一人而已其餘每簡止三四人如趙挺之范致虛王能甫鄧洵是也右序舉朝輔相公卿百執事皆在其間至百餘人又於左序別立一項用小帖揭去曾布進呈因密稟臣寮姓名上曰洵武言非相蔡京不可以不與卿同故揭去布曰洵武所陳既與臣所見不同自不當與議乞留下明日遂付右丞温益欣然奉行乞籍記異論之人於是上大意用京矣

豐稷罷 稷言近日建宮以寧神營寺以崇孝復置御前生活以供內庭之用而外議不曉竊謂好修造尚華美稷所陳大抵以崇儉愛人為言至君子小人之際必反覆究切所以論事忤權近自禮書出知蘇州

十二月邢恕等敘復 恕知瀘州呂嘉問路昌衡知虢州滁州安惇蹇序辰蔡卞並復官宮觀聶興郡召張商英等赴

關
河東地震內權州權頌縣經半月震不已是歲遼主洪基
死孫延禧立洪基將殂戒其孫延禧曰南朝通好歲久汝性剛切勿生事又戒大臣曰嗣君若寔
動害力諫止延禧即天祚也是歲改
乾統政和初改天慶宣和三改保大女眞阿骨打立
女眞自大中祥符以後絶不與中國通元豐中嘗降詔高麗
令女眞職馬來市亦無至者○女眞凡數種有謂之生女眞
者其類尤繁而嚴版者其酋也有孫曰楊割號楊割太師遂
雄諸部楊割子曰阿骨打爲人沈毅而有大志初契丹國舅
帳蕭解里聚衆爲盜捕之不獲潜奔女眞因命楊割圖之楊
割遷延累月獨斬解里遣阿骨打獻首級餘悉留不遣識云
已誅絶契丹不得已反誅其父子官自是陰懷異志力農積
粟練兵牧馬多市金玉以賂契丹權貴如此十餘年未有以
發也是歲楊割
死阿骨打立

壬午崇寧元年春正月河東地震大原府潞晉隰代石
嵐岢嵐威勝保化寧遼等州軍地震彌旬晝夜不止壞城壁
屋宇人畜死者甚衆詔官給錢[illegible]死傷之家鄜州錄
參象肱言伏自陛下即位以來兩次日食在正陽之月河東
二十二郡而十一郡晝夜震動自古災異未有如此今錄所
上宰相曾布書疏狀進呈其書略曰比年以來日蝕者二地
震者一夫日食雖盛世不免然四月正陽之月也薄食正陽
異爲大河東二十二郡曉夜震動者凡十一郡不如相公
耳之也臺諫天子耳目之官必天子自擇今監察御史
相公門人右正言范致虛乃相公姪婿范致君親爭
舉秦言之則忘恩致虛爭之則忤親若皆不言則
此日月所以薄蝕天地所以震動也臺曆中杜
歐陽文忠公力辨較公不可去朝今安燾守西
安會稽守會稽賈易守南陽而鄒浩又乞東
宰執百官而正人端士相繼求去此日月

所以震動也紹聖初章惇爲宰相安燾在政
燾一出而惇遂無所顧忌時相公在樞府坐
何爲無過也若以西府不當與議則勝談侍從
思之職況執政乎再貶元祐臣寮范純仁能言
可責也臺元祐皇后廢大能言之相公未嘗救也
后鄒浩能言之相公未嘗救也置諫官於死黃履
相公未嘗擬也治欽聖付神器於陛下相公與聞策
在儋耶且意委重天下之士傾心翹首以觀考謙之效
天變見於上此理逆於下臥鼎鑊之伏惟相公遇實而權
然後可以弭天變聞善則遷然後可以來直言賊之匿匿所
望於相公者如此二月以蔡確配饗哲宗廟庭
而已詔付三省
時確之黨上書言元豐末確嘗密謀皇太后令勿從蜀馮保
佑者劉食以銅已著至於飲水亦必爲之覆蓋故也○五年
賜確墓碑曰元豐受遺定策宰臣蔡確之墓○宣和二年蔡
京引確之子懋上殿述其父有定策功詔追封汝南郡王

趙諗伏誅諗江津人少敏給紹聖初擢甲科教授成都因章惇逐元祐大臣不合人心欲以此爲名
起兵襄蜀與所親何訴王師直賈成時及日者羅京等同謀
借姓孟起兵以從蜀人之望爲上登極赦到諗請獎等曰章
惇必亂天下既安人心變動前事勿出口遂入京除太學
博士請假歸家欲面上諸人而黨中有欲其謀者獻具當族
有詔誅之家
屬分配湖廣太妃朱氏薨追謚欽成皇后○
三月命內侍童貫如杭州監製器製造御前生活○四
年九月詔兩浙漕運司並開江兵卒隸杭州
造作局御前生活物色自是權與始用事夏五月嚴
內降執奏法詔略曰應被受傳內降特旨並許三省密院與勘若有爽祖宗格法可明具奏更不
施行
韓忠彥罷忠彥主鄒浩左司諫吳材右正言王能甫以狀申忠彥云已具論奏乞罷免忠彥因

崇寧元年

狀繫曰又似李邦直矣徑歸避位村及能甫之言大略云哲宗踐阼之初退托不言大臣因緣爲姦變神考之法度逐神考之人才者司馬光呂公著陛下踐阼之初退托不言大臣因緣爲姦變神考之法度逐神考之人才韓忠彥李清臣此四人者罪同罰均難議差別光與公著已被追貶清臣已歿亡所有忠彥偃然據位若今善去何以爲姦邪之警材又言臣近三奏忠彥引用元祐姦黨盡變神考法度願陛下照見姦謀力持紹述之議而忠彥不知愧恥然無引去之意乞檢會臣前後章疏付外遂出忠彥知大名府○先是王能甫言知滁州劉安世曾解官爲司馬光持服知潁州呂希純當時言事呂公著多聽用之乞削職罷差遣遂並自待制除俟提而差遣如故

再奪司馬光等官

諫官吳材王能甫肇排元祐人不止諫議大夫彭汝霖與御史錢遹郭照等共爲以爲元祐人罪狀有紹聖貶謫具在於元符末而復太優如自朝廷檢舉蔽滅則數月可畢不須次第章人人指名然後行之於是曾布用其說悉具姓名以進乃詔司馬光呂公著文彥博呂大防梁燾范純仁劉摯王巖叟王存傅堯俞鄭雍以下四十有四人各奪官有差惟韓維孫固以神考潛邸舊人有旨特免奪詔毀范純仁神道碑議定謚官各罰金

籍黨人

詔元祐并元符末今來責降人除韓忠彥曾任宰臣安燾係前任執政官王觀曾任侍從官外蘇轍范純禮劉奉世范純粹劉安世賈易呂希純張舜民陳次升韓川呂仲甫張耒歐陽棐呂希哲劉唐老吳安詩黃庭堅黃隱畢仲游常安民劉當時孔平仲徐常王鞏張保源晁補之商倚張庭堅謝良佐韓跋馬琮陳彥默李祉陳祐任伯雨陳郛朱光裔蘇嘉鄭俠劉昱魯君貺陳瓘龔夬汪衍余爽湯馘程頤朱光庭張巽張士良曾燾趙約譚扆楊偉陳儈張琳裴彥臣凡五十餘人並令三省籍記不得與在京差遣○手下詔略曰昔在元符末姦臣擅邦倡率群朋誣詆先烈識者此說必欲一變熙豐之法度乃所論列深駭聽聞已擇其尤者事加裁削外一切釋而不問在言責者亦勿復言令榜朝堂○七月又詔知和州曾肇罷右丞陸佃知亳州王觀知常州豐稷知廣州王古宮觀李格非知潁州謝文瓘求州安置鄒浩八人並依五月乙亥詔籍記○尋又禁司馬光等二十一人子孫仕京○尋又禁元祐黨人入京及諸色人妄議宗廟指斥乘輿并許人告賞錢三十貫白身與三班借職有官人轉兩官

葬欽成皇后 附永裕陵

旌孝

潤守興州麗水人允處喪母則墳側二年有赤雀十數巢其傍可俯而窺詔旌以束帛○時又有仙井監民樊譚母組病割股以療母五月思慰譚泣立檢木下得貫以鑄有詔補秦州助教

閏六月曾布罷

布於元符末欲以元祐兼紹聖而行故力排蔡京逐出之至崇寧初知上意有所向又力排韓忠彥而專其政引京以自助復除京翰林承旨尋遷尚書左丞京大與布異會布擬河北轉運使陳祐甫爲戶部侍郎祐甫之子迪布之壻京奏曰爵祿者陛下之爵祿也奈何使宰執私其親布忿辨久之聲色少厲中書侍郎溫益叱布曰曾布於上前安得失禮上不悅於是殿中侍御史錢遹言布援元祐之姦黨擠紹聖之忠賢而布亦連章乞罷遂出知潤州尋落職太平州居住又以嘗爲趙諗貢舉官知衡州明年論奔還州罪責賀州別駕言者再攻布詔置潁開封而府尹呂嘉問使宿趙逮布諸子煅鍊窮治由是曾紆會緣等一百五十餘人坐責有差降布爲廉州司戶並依舊衡州安置卒於大觀元年○布初用王安石薦上前所言皆安石所欲建明也青苗助役市易保甲遣使四出興農田水利皆布與呂惠卿建議而士大夫多爭之布上書欲上專任安石以刑罰督制天下使毋敢言者哲宗親政宰相章惇托紹述以快私忿布贊之甚力惇興大獄布無能救解亦陰擠之然以士心不附惇乃請稍薦陳瓘張庭堅龔又請毋毀司馬公呂公著碑又言今自丞弼以至言者知畏宰相而不知畏陛下皆欲以傾惇而未能也會上即位惇逐而布總右揆乃議以元祐紹聖均爲有失欲消釋朋黨稍正譏用及韓忠彥罷布獨當國始進紹述之說崇寧初上意始專有所向於是京用而布得罪矣

竄

鄒浩

初劉后爲賢妃生子時中宮虛位后因是得立然維三月而薨謚獻愍太子后之立也浩三疏諫隨削其稾奉得罪貶上初即位召浩還朝首及諫立后事褒嘆再三詢諫藁安在對曰焚之矣退告陳瓘瓘曰禍其在此乎異時姦人妄出一緘不可辨矣及是蔡京用事素忌浩乃使其黨爲僞疏請本宮人卓氏生子后殺其母而取之其辭云殺卓氏而奪其子欺人可也詎可以欺天乎詔暴其事安置永州明年移昭州浩在昭州作青詞告上帝有追首當時奏御之三章初無殺母取子之一字蓋爲是云○浩母張氏許賢浩之爲諫官也恐貽親憂欲囘辭母曰兒能報國無愧於公議吾固何憂凡兩遷嶺表不易初意

追貶李清臣竄豐稷張舜民

中書檢會清臣嘗有劄子言哲宗天資仁厚自元豐八年歷元祐紹聖未嘗有過失及章惇爲相闢導以殺伐之事或託謗訕宗廟或籍謀危上躬受禍者一千餘家凡士民有曖昧語言加以拷訊手足刺劃皮膚斷頭拔舌之刑至於道路以目不敢偶語有誤聖時者傷和氣也詔貶武安軍節副○又以言者論褒及舜民在元祐時用事紹聖中行遣最邊至元符末首爲言官唱導姦謀殊無忌憚二人辭謝言官上表皆譏議先朝內舜民表云乃者藥石不進烏焉僅存仗馬一鳴茅茹未已南竄海表北流江湖既禁錮者何啻二千人計水陸則不止一萬里死者傷嗟之不及生者扶匐以來歸昔居輔弼之崇謀謨帝所然作蠻夷之鬼奔擲遐方古今未之或聞畢竟不知其罪敢望桑榆之晚景獲依日月之末光招魂於楚水之涯拭目於雲臺之表手遮西日口誦離騷等語於是並責授散官壁州商州安置○上即位擢舜民爲右諫議大夫在諫垣七日所上六十餘章其陳陝西之弊有曰以傭辦而御老師役饑民而爭瘠土時以爲名言

秋

七月行久任法

詔臺省寺監外監司郡守並三年成任宣和二年又詔內外官並以三年爲任以治績聞者再任永爲式

以蔡京爲右僕射

自曾布罷免而相位闕者踰月時叔樞密院蔣之奇門下侍郎許將皆罷次補京乃自尚書左丞超拜右相制下中外大駭賜京坐延和殿上命之曰昔神宗創法立制中道未究先帝繼之而兩遭簾帷變更國是未定朕欲上述父兄之志歷觀在廷無與爲治者今朕相卿其將何以教之京頓首謝願盡死云○時四方承平帑庾盈溢京倡爲豐亨豫大之說視官爵財物如糞土累朝所儲大抵掃地矣上嘗出玉琖玉卮以示輔臣曰朕此器久已就深懼人言故未用爾京曰事苟當於理多言不足畏也陛下當享太平之奉區區玉器何足道哉

置講議司命蔡京提舉

用條例司故事置於都省仍令遵求臣僚共議因革時京初得志天下仰其所爲乃托紹述之柄首置是司講議元豐已行法度及神宗所欲爲而未暇者京請以吳居厚張商英及劉賡充詳定官范致虛王漢之蔡珣梁楊充參詳官又奏臣伏讀手詔如宗室冗官國用商旅鹽澤賦調及尹牧事皆政之大者臣欲每事委官三員討論乞並差充檢討文字有見任者今兼領不可兼及在外者並令權罷見任此司供職又言熙寧條例司檢詳文字編修及編定并在司分書出外相度共十九人今事有多寡人力有餘或不足乞從本司隨事分委仍乞以喬方沈錫充尹牧檢討官強浚明李詩鮑貽慶充宗室檢討官李夔陶節夫吳儲充冗官檢討官家安國王覺崔鶠充國用檢討官安充虞防林箎充賦調檢討官韓敦立曾說余授充商旅檢討官馮澥李賓呂棕充鹽澤檢討官朱鄰樞密院亦立講議司請以曾諮爲詳定官曾孝蘊爲參詳官並從之○三年夏罷講議司密院之司亦隨罷○自京當國每除吏一啓擬毋慮數千人皆較閱張閣韓韶爲郎官皆資淺中書舍人吳伯厚繳詞頭京怒出伯厚知揚州

焚元祐法○竄張耒

耒以向者聞蘇軾身亡出己俸飯僧爲素而哭也言者謂三代而上教出於一而天下同歸乎至治未嘗有專門之學三代而下政教法度不自天子出故國異政家殊俗雖有專門之學未嘗爲師弟子之服若蘇軾張耒者適然相投遂爲門下死黨非古人比者

古之有道者猶且不爲之服而况率然相投之人耶兼秉素輕朝廷今又哆然無忌憚託爲門弟子之名而肆爲人臣所不敢爲之禮原其情意天下且得共誅之詔責房州别駕黄州安置 **罷春秋博士** 仍詔進士勿治春秋以臣寮言元符末范柔中置春秋博士非神考意故也元祐初置至紹聖廢之 **八月置安濟坊** 以處民之有疾病而無告者初令諸郡置之尋復推行於縣 **復令進士兼試律** 如元豐制 **置居養院** 以處鰥寡孤獨等詔以户絶財產給其費不限月數依乞丐法給米豆如不足即支常平司錢遺弃小兒仍雇人乳養 **復紹聖役法○論變法罪貶徐彥孚等官** 彥孚朱彥陳察向紳劉審老歐陽棐龔正甫許端卿李昭玘陳瓘周鼎臣十一人並坐爲户刑部官及尚書左右司日朋附柄臣倡爲從之說劃改元符勑條降官落職有差○十月劉奉世等二十七人皆坐垂簾之際黨與變法並罷所居官宮觀奉世及吕希純周常龔原范純粹劉安世王覿王古謝文瓘於沂汝婺和鄧光江台供州居住 **九月籍元符末上書人爲邪正等** 初上出其書付蔡京京以付其子攸與其客強浚明葉夢得看詳等爲正上正中正下邪等七甚邪上邪中邪下七等計五百八十二人詔中書省籍記姓名○先是鹿敏求等並坐上書追官有差○又詔進士劉復上書深詆哲宗政事以廢后爲威聰明以受璽爲妖妄以享叙元祐罪惡爲賢者不復案其寃以復用元祐姦黨爲苟老成而舉八凱至引嬴秦作豐世道短促欲恐曾厭聽又言哲宗罰及賢者子孫毁其碑碣生者飲恨于遐方死者銜寃於幽壤二省宜子細看詳送所司考正合得情罪昭示君臣分義以戒誣毁詆罔宗廟之人○十月詔元符末上書識論純正京朝官魯世材等九人令閤門引對選人八人令三省審驗在外者乘驛赴闕○十一月詔元符之末下詔求言

比以奇䟽付有司考其邪正其言當於理陳父子兄弟紹述安朴之義者爲正等三自鍾世美以下四十一人悉加旌擢其間會詆誣先帝政事者爲邪等四自范柔中以下總五百餘人内取其謗斥尤甚者柔中等三十八人責遂遠行次尋者柔覺等四十一人各與等第責降於是世美已卒贈諫議大夫餘人悉令擢用柔中等並特勒停羈管諸州柔覺等各降黜有差○初崔鶠應詔上書言故宰相司馬光陛下左右以爲姦而天下皆曰忠今宰相章惇陛下左右以爲忠而天下皆曰姦此何理也於是亦入邪等○知延安府范純粹坐欲害役法乞輪差鄉户充爲前與宮觀都水監丞李夷簡坐欲害經術乞兼詩賦取進士勒停○何執中言上書邪等不宜令到闕蔡京主之 **刻御書黨籍端禮門** 奉御筆批寫元祐姦黨籍并元符末叙復過當之人各具元籍定姓名人數進入仍常切覺察不得與在京差遣文臣曾任宰相執政官文彥博吕公著司馬光呂大防劉摯范純仁韓忠彥王珪梁燾王巖叟王存鄭雍傅堯俞趙瞻韓維孫固范百禄胡宗愈李清臣蘇轍劉奉世范純禮安燾陸佃曾任待制以上官蘇軾范祖禹王欽臣姚勔顧臨趙君錫馬默孔武仲王汾孔文仲朱光庭吳安持錢勰李之純孫覺鮮于侁趙彥若趙卨孫升李周劉安世韓川賈易呂希純曾肇王覿范純粹王畏呂陶王古陳次升豐稷謝文瓘鄧洵張舜民餘官秦觀湯馘杜純司馬康宋保國吳安詩張耒歐陽棐吕希哲劉唐老晁補之黃庭堅黃隱畢仲游常安民孔平仲王鞏張保源汪衍余爽鄭俠常立程頤唐義問余卞李格非商倚張庭堅李祉陳祐任伯雨朱光裔陳郛陳瓘蘇嘉龔夬呂希績歐陽中立吳儔呂仲甫徐常劉當時馬琮謝良佐陳彥默劉昱魯君貺韓跋内臣張士良魯燾趙約譚扆王偁陳詢張琳裴彥臣武臣王獻可張巽李備胡田凡一百一十九人御書刻石端禮門○尋詔黨人子孫有官無官並不許到闕明年又詔宗室不得與黨人子孫及有服親爲婚姻又詔應責降人子弟令參選人於家狀内開具父親兄弟係與不係黨籍之人○其後吕仲甫徐常劉當時

馬琮謝良佐陳彥默劉昱魯君貺蔣跋九人並出籍**招陝西河東弓箭手**陽景信等四人分使**陝西通行交子**蔡京言茶馬司將川交子通入陝西民已取信今欲造三百萬貫令陝西與見錢監鈔兼行仍撥成都常平司錢一百萬貫充本從之○四年四月詔淮南許通行交子大月又詔交子並依舊法路分兼通行諸路惟不入京**冬十月蔣之奇罷**初之奇奏河湟事蔡京曰棄之可惜之奇以爲當時兵敗糧乏其棄蓋不得已上入京語每對執政言之奇皆老且曰湟鄯雖未能復然須責當日議棄者意在之奇也之奇覺上眷衰上章求去遂自知樞密院出知杭州○之奇爲部使者十二任六典鄯府所至以治辦稱**置外學賜名辟雍**初蔡京言興學爲今日先務乞天下置學養士取解額三之一不入學者止許請解而在學者既許取解復得求貢充貢士儲大郡置教授歲太學三舍爲選補之法諸縣亦皆立學仿更置小學又建外學於國南待四方之士以國子祭酒總治內外學別置外學司業以下官與上舍內舍於太學與外舍於外學待其歲考行藝升之太學上舍三百人內舍六百外舍三千人至是詔賜外學名辟雍○宣和三年罷**復廢元祐皇后孟氏貶韓忠彥等二十餘人**時元符皇后閣官者郝隨諷蔡京再廢元祐皇后京未得間既而昌州判官馮澥上書論復皇后爲非於是臺臣錢遹石豫左膚等連章論韓忠彥李清臣黃履秉一布衣狂言復瑤華之廢右掠流俗之虛美罔考大臣斷以大義慰宗廟神明蔡京與執政許將溫益趙挺之張商英皆主臺臣之說上不得已從之詔罷元祐皇后之號復居瑤華宮且竄治忠彥清臣履曾布曾肇豐稷陳瓘龔夬等有差閤寺數以下編置者又十三人尋又責降任伯雨張庭堅曾布之子紆布壻吳則禮又及陳次升等**十一月置兩京宗正司**講議司奏宗室

量試法及置官莊贍給外戚陳爲宗室籍居兩京輔郡者各置敦宗院仍於西南兩京置外宗正司擇其賓之高者使一人掌焉從之**十二月論棄湟州罪再貶韓忠彥等九人**忠彥散官安置衡州曾布責官仍舊衡州安燾漢陽蔣之奇以下六人皆責降有差○明年八月再論棄湟州罪移張庭堅編管象州及安燾等十人黜徙有差○忠彥卒於大觀三年忠彥之去位也右相曾布實諧之諫官吳材王能甫助之初中外之試旨新政也上意欲以中道合異論以忠彥重厚和柔故相之忠彥亦承上意然是時紹聖用事之臣尚列要路陰得左右其黨及布之相復倡紹述說改元崇寧小人比肩而進忠彥黜而布亦爲蔡京所擠自是黨議復起議者以忠彥不能大有建明爲可恨云**更茶法**從蔡京之請也江淮等七路自乾德二年立榷法嘉祐初罷之京言十三山場茶歲售以前歲收五百餘萬嘉祐通商今歲入不過八十餘萬欲復行榷仍給緡錢三百萬充本官自置場市之令客人於在京榷貨入納請長短引赴諸場受茶販易乃分遣官四員往諸路措置他日就緒即總以都大提舉茶事一員餘並罷明年置淮浙路茶場○四年罷茶場併入市易務令客人赴官請引自於園戶買茶赴官盤稱納息批引販賣○重和元年御筆買茶引限滿並令拘收別買新引增私販法**行打套折鈔法**蔡京初拜相有巨商六七輩負官鈔至庭下投牒索債且曰此章相公開邊時此曾相公罷邊時所用合三百七十萬緡不能償者至會罷邊棄地之費乃過於開邊也京奏之上變動曰乖國且奈何京進曰臣請償之上喜曰卿果能爲朕償之耶時國用常置視三百七十餘萬緡爲未易償故京因創行打套折鈔之法命官對刷諸司庫務故弊之物若幕帟漆器牙扎錦段之屬及麤細色香藥皆入套爲錢其直若干等立字號而支焉套始出客猶不肯請有出而試者其間惟乳香一物足償其本而他物利又自倍於是欣然不半年盡償所責然打套有三或謂之折鈔套皆此也或謂之

乳香奩者皆乳香也或謂之
香藥奩者纔細色香藥也

長編 崇寧二年春正月辰沅州蠻納土 辰州故黔中地漢唐皆建郡縣五代弃而不通自熙寧始復置沅辰元祐又弃之猺人侍險作過去秋詔以知南康軍舒亶安荊南府又以荊南去辰州七百里非用兵應急之術令亶交府事與監司親往辰州措置至是奏知誠州楊晟臻等一千六百餘人及李閭奏知徽州楊昌蓁等六百餘人並納土詔奏告太廟及永裕陵加恩侍制舉臣表賀未幾曲赦兩路改誠州為靖州

論詆誣罪貶竄任伯雨等十四人 伯雨昌化軍陳瓘廉州龔夫象州馬涓澧州陳祐歸州李深復州張庭堅鼎州江公望南安軍並編管鄭浩昭州王覿臨江軍豐稷建州陳次升建昌軍謝文瓘郢州武軍張舜民房州並居住以知樞密院蔡卞追論元符末言者既已罪惡而伯雨論其欲追廢宣仁一事尤切至乃上疏自辯以伯雨為首於是三省檢會伯雨等前為諫官曹入章疏詆誣先烈故貶○伯雨居三年以星赦移居道州宣和初卒

以蔡京為左僕射○二月

尊元符皇后為太后 官名崇恩

置殿中監 初太府卿林顏因按內藏庫見乘輿御服飾羅紈百物之中乃乞復殿中監六尚官制以嚴奉至尊既而上出神宗所度殿中省圖命三省行之乃詔立殿中監尚食尚藥尚醞尚衣尚舍尚輦凡六局○自唐以來殿中內侍各自有省元豐官制雖未及新作殿中省及除人按本志監少丞皆與秘書省官相職則亦是文臣之職矣本志又云舊制判省事一人以無職事朝官充雖有六尚局名別而事存凡官隸局而務不領於本省而殿中監視秘監為寄祿官而已又長編載張誠一嘗請以內侍為殿中省官神宗不可或謂蓋不欲外官與宦官同處或然然蓋唐六尚之職今多屬宦者大抵元豐更制武官及內侍皆未暇及非獨此也崇寧監少丞亦用文臣推六尚乃用宦官其司之盛此亦一端

竄黃庭堅 湖北運判陳舉奏庭堅撰荊南承天院記言涉謗訕也其記略曰儒者嘗論一佛寺之費蓋中民萬家之產也實生民穀帛之蠹雖余亦謂之然然自余省事以來觀天下財力屈竭之端國家無大軍旅勤民丁賦之政則旱暵水溢或疾疫連數十州此豈生民之共業盈虛有數非人力所能勝者耶然天下之善人少而不善常多王者之刑賞以治其外佛者之禍福以治其內則於世教豈小補哉而儒者常欲合而鬭之是何理也羈管宜州

脩大內 內侍郝隨復以修內司逆用於是始繕修大內及諸官司屋宇并脩制景靈宮元符等十一殿及殿中監工役大作

三月親試舉人 賜霍端友以下五百餘人及第有差時李階為禮部進士第一深之子而陳瓘之甥也特奏名安惇對衆云使黨人之子階魁南宮多士與以示天下遂奪階出身而賜端友等十八人皆上書邪等上臨軒召諭之曰卿等攻擊短可也神宗哲宗何負於卿等亦並黜之後因失錄四年赦並與改官

復市易務抵當庫 諸州及萬戶縣並置官自後復罷不書

夏四月毀唐鑑蘇黃等集○詔景靈西宮元祐臣僚畫像 呂公著及司馬光呂大防范純仁劉摯范百祿梁燾鄭雍趙瞻王巖叟凡十人

大赦 以初謁景靈西宮故也

程頤除名 言者謂頤學術頗僻素行譎詭專以詖異聾眾俗頑在元祐中因姦黨薦引朝廷遂命以官勸講經筵則進迂闊不經之論有輕視人主之意議法入學則專出私見以變亂神考成憲為事紹聖中雖當明正罪罰而元符之末叙復過厚尚以通籍致仕田野出處自如朝廷有大政令則其徒更唱迭和指而議之壞風俗莫此之甚詔聞本人日近以入山著書為名未委所著書是何等文字竊恐如野史小說之類妄及朝政欺惑天下

後世不可不察詔除名所著當令監司嚴切覺察

更鹽法

舊法陝西諸路軍儲皆募商人入中以鈔給之令赴解池請鹽及在京榷貨務請錢復以都茶場引錢輸榷貨務故商至無滯先是蔡京欲變法乃取熙寧紹聖間酌中歲會諸路所得若干以數分之入納請劃歲終約若干分所入多寡殊絕始為新法鹽鈔以通泰海號東南鹽行之東南諸路濱滄真海號東北鹽行之東北及澶司諸處而畿甸諸處舊解鹽界也今以東北鹽充之而解鹽獨行於陝西與河東是以西鈔多滯兩池天產裕與土壤俱積而錢鈔至都又為榷貨務所阻故諸路軍須失備京乃請歲給陝西錢四百萬緡以代解鹽之課京意蓋欲盡括四方之錢實中都以誇富盛而固寵凡末鹽鈔盡令商人赴都市鈔法始行一日諸官中入納三百萬緡京以進呈上驚曰直有爾許耶左丞張商英曰此皆虛數京曰臣據有司申如此今商英以為虛錢乞各選郎官一員視其虛實纔下殿即差官視之果實有在庫翌日復奏商英自此為人所疑始不安于位○九月講議司言自去年九月十七日推行新法東北鹽十月九日客人入米算請至今年九月二日鈔收趁到錢一百六十四萬有奇本錢一十四萬緡有奇除官息錢遂詔施講議司官屬○四年敕詔自今以陝西舊鹽鈔易東南末鹽每百貫以見錢三分舊鈔七分方聽換易自新鹽鈔法行州縣假借商賈率用大舟載鹽雜販禁物推以貫賴所過關津皆莫敢問往往得志然見行之法纔通輒復變之凡舊鈔皆勿得用富商巨賈或至轉為流丐有赴水自縊死者提點淮東刑獄章縡見而哀之上言鈔法誤民請如舊以示大信蔡京怒奪縡官至是尚書省言新鹽鈔已及一千萬緡內外鈔價及東南鹽價皆增長乞立賞禁人扇搖鈔法詔從之○大觀四年詔曰東南鹽法大壞適時通變理合增損臺左司郎張察出使諸路講求聞奏以措置東南鹽事所為名於是復行熙豐舊鈔法○政和二年東南鹽罷官般官賣令客人以見錢算請已支舊鹽別納見錢三分仍以新鈔鹽帶賣○五年令客人舊搭帶剩鹽見在者沒入之正鹽限一月賣鈔帶賣違者亦沒入初蔡京榷故省吏魏伯芻提舉榷貨務令作料次關子百萬進入上大喜特以示左右曰此太師所與我俸料也是冬伯芻上言朝廷斂用沛然有餘者惟榷鹽之入厚也頃年未有定制茲弊百出買則輸重以困亭戶支則帶重以惠商人自政和立法頗革弊源蓋歸東南鹽一法用袋遠無夾帶請鹽支則置合同驗償而真偽自明榷貨務異時日收不及二萬緡今乃常及四五萬緡有一日而客鈔錢及五十萬貫者楚州是也有一倉而客請鹽及四十萬袋者泰州是也新法今纔二年而已收四千萬貫乞宣付史館從之後伯芻所進愈多不復由京而自以為功京不能平○七年詔東南東北鹽與解鹽地分並依政和鹽法

五月廢內侍寄資法

詔宣使以下正使以上各實真官請俸悉為恩例等並依本官無寄資內侍省掌此○按舊制內侍至東頭供奉官止一轉則大使臣若在內庭只許暗理資級恩數俸料並未該受謂之寄資轉出方正授以所寄之官今直轉正官不用寄理只於官上冠以入內內侍省若內侍省字恩數俸給皆得之此乃蔡京媚近習變亂法度之大者下府都知押官亦此意也○又按仁宗朝因建啟之請詔御藥院當轉出外而特留者毋得累寄所遷資序司馬光呂誨累英宗朝同論祖宗之制勾當御藥院常用供奉官以下至內殿崇班則出近歲居此皆暗理官資食其廩祿非祖宗本意則知寄資已是弊法況可盡廢之乎

置內侍知省同知簽書官

改都知為知入內內侍省事副都知為同知押班為簽書

鑄當五錢

去冬令陝西鑄折五銅錢至是戶部尚書吳居厚言江池饒建四監歲鑄緡錢一百三十餘萬近年寖少欲別定勸沮之格詔從之○又令江池饒建舒睦衢郛八州將每年上供小平錢縮減萬數增入料例鑄當五大錢以聖宋通寶為文其背鑄當五二字○三年春以陝西所鑄當十錢便於行使遂詔江淮荊浙路諸監以每年所鑄小平錢一百三十三萬四百貫文料例幷崇寧元年朝旨減退到銅五十萬斤依陝西樣制改鑄當

十大錢前鑄當五錢指揮遂罷○尋命韶州永豐監以歲鑄
當二錢二十萬緡改鑄當十錢十六萬五十緡又置京城外[illegible]
監并復徐州寶豐監衛州黎陽監並改當二錢作當十大錢
當二錢則通一年不用○明年六月詔福建廣南路更不行
使當十錢或言蔡京私其鄉故也○十一月又詔荊湖江浙
當十大錢並改作當五錢○十二月又詔淮南路重寶錢作
當五行使○五年春罷鑄當十錢改鑄小平錢○六月詔當
十錢惟京師陝西兩河許行餘路並罷令民於諸縣鎮寨送
納給以小鈔自一百至十貫止並令通用行使如川鈔引法
○東南十監歲鑄凡二百八十九萬緡而歲闕銅三百餘萬
斤詔尚書省措置○大觀初詔止令京城鑄當十大錢餘路
並用小平錢○政和初改當十爲當三○夾錫錢始於二年
河東運判洪中孚言二虜以中國銅鐵爲兵器若雜以鉛錫
則脆不可用請改鑄夾錫當二鐵錢詔從之尋又命陝西轉
運許天啓鑄夾錫當二又當十大錢○四年京西北路提刑
宋喬年請於汝州曹山縣興置錢監及河東京西陝西諸
路十八監與夾錫當二錢從之○尋詔夾錫錢
通行天下其後罷復不常不盡錄鐵錢亦然 **六月中**
太一宮火○復湟州 先是王厚童貫合諸道兵十餘萬奏乞進兵朝廷亦止之
既而蔡奏可保萬全速聽焉會禁中火上以手札止貫貫視
之還納靴中厚訪其故貫曰上趣成功尔遂遣統制官高永
年與番兵將新知熙州李忠權蘭州姚師閔及熙河諸將辛
叔獻等九人提兵分道並進溪巴溫溪賒羅撒諸酋拒我
師我師稍却厚等休士鼓行而前連日大捷巴溪溫等遁去
而羌令等二十一族及欽裴等皆來降既而大軍畢至王厚
率諸將盡銳攻城三日拔之并復管下城寨一十所厚論功
行賞蔡永等並進官曲赦熙河蘭會路○十月王厚奏銷懷
德卒河南大酋領出降○明年春上御端門納懷德降封安
化郡王蔡京言熙河措置邊事司奏收復西寧州招降到大
心年等族大首領青唐僞宰相帰兀耶等約千餘人自蘭州
至玉關公宗河而上取湟州臨宗寨亂洛河至西寧州管下

宣威城青海洗納木令波族東南直趍溪哥城至河州循化
城入兆川復自兆州取尾公原循山後出懷羌東羌城公黃
河至來賓城過乞令鎮南城南抵京玉關循負疆境五千餘
里計二十萬户今懷德將番界一帶人户并諸處城寨獻納
共二十七處各相去四五程或七八程並乞納土歸明寧百
官表賀○大觀二年春賜河南蕃酋緬什羅蒙姓趙名用忠
封丙使留後 **秋七月學士院火○詔毋以戚里充執政** 詔自今勿復援韓忠彥例以戚里宗屬爲三省執政官世世守之著爲令甲 **八月張商英罷** 初商英與蔡京在神宗朝同爲講官推相好及是言多不合商英言京姦邪有才爲相國志在
逢君等語中丞石豫御史朱紱余深以爲張商英非所宜言
且論商英元祐中嘗爲河東守臣奉詔作嘉禾篇又作宣
仁聖德頌及任開封推官日撰祭司馬光文并交通宮官圖
爲右相於是自左丞出知亳州入元祐黨籍未幾改蘄州
九月置醫官○定選階 從刑部尚書鄧洵武之請也改留守兩察判官爲承
直郎書記支使防團判官爲儒林郎留守節察推官軍監判
官爲文林郎防團推官爲從事郎令錄爲通仕郎知令錄爲
登仕郎判司簿尉爲將仕郎後改通
仕爲從事登仕爲修職將仕爲迪功 **詔諸州立黨碑**
詔以御書元祐姦黨姓名頒天下監司長吏大立石刊記○
時有長安石工安民當鐫字辭曰民愚人固不知立碑之意
但如司馬相公者海內稱其正直今謂之姦邪民不忍刻也
官府怒欲加罪泣曰被役不敢辭乞免山安民二字於石末
恐得罪於後世聞者愧之○尋又詔置
黨籍及上書邪等人姓名籍于州縣率 **置崇寧寺觀**
蔡京以聖節甫近乞令諸州置寺從之○尋又命節鎮州置
觀及至政和初寺觀並改天寧万壽觀尋又改神霄玉清万
壽宮 **立考課法** 凡三十條 **冬十月置湟州茶馬司○**

置都大軍器所 令諸路分造河北五十將器械於京城置都大提舉製造軍器所以領之○初知循州邢恕建兵車之議下諸路創造凡數千乘及是恕頌又請置河北兵器及兵車萬乘云

十二月

新法文字許徑上省 詔見行新法如茶塩香市易錢法等被邊事文字許直達尚書省

祧宣祖 及升欽聖皇后神主於西太室初有李沖元上書言元符末不祧宣祖爲不當又以哲宗不當爲一世詔下其議而侍從官皆是沖元之說至是三省奏本朝自僖祖至仁宗始備七世當英宗祔廟止祧順祖暨神宗祔廟又祧翼祖則哲宗祔廟父子相承當爲一世詔遷之序與禮可皆而太常寺亦言宣祖當祧故也

上措置邊事司以王厚及內侍童貫領之 上有意西邊嘗問知樞密院蔡卞鄯湟可復否曰可問誰可將曰王厚可爲大將高永年可統兵是春乃以厚爲洮西安撫知河州令措置招納事令權熙河蘭會經略永年爲統制官蔡京又言童貫頃十使陝右審五路利害與諸將之能否爲甚大力爲之遂用李憲故事命貫爲監軍專切往來於當至是置司專命二人主之○魏挺之云蔡京每以復湟鄯誘迪上上意向之京亦知緣邊之糧兵未可動乃起上手出金帛官爵厚誘其酋首來降挺之謂京切不習西事本末妄以爲湟鄯諸羌所知況及邵之屬嗜貪利長成相率歸順又以爲大酋撥既擒至中国可指呼而用之不知其大酋撥已擒有何南地豈復肯歸漢爲匹夫而多羅巴郡阿章方爲小酋撥謀主皆不可致但得其他近漢番族五七人或十數人出漢乞以白旗立要約名爲招納而已然所給錢朝廷之人已不可勝計至用貢云○熙河蘭會路事改爲熙河隴鄯路尋改爲熙河蘭湟路

閑遇明河 自真至湘二百餘里分五年畢

是歲高麗主顒死 子俁立顒在位十八年顒本名熙後避遼主諱改之

卷之二十六

九朝編年備要卷第二十七 凡七年

徽宗皇帝 起甲申崇寧三年 止庚寅大觀四年

甲申 崇寧三年春正月加邢恕官 國朝緣邊弓箭手乃守邊之藩籬無事則耕及戰則爲先鋒其鞍馬器械皆自備故邊臣每務恤爲至是因陝西行保甲之法恕爲涇原經略使加供俵之人極爲苦上一日諭宰執曰涇原弓箭手可指間恕歷用其人今逃者已千餘戶矣蔡京庇恕乃諭使者奏恕俵糴奉法可賞詔遷一秩

劉拯罷 拯爲兵部尚書有詔兩制同定元符姦黨拯上言漢唐失政皆自朋黨始今日指前日之人爲黨焉知後日不以今日爲黨乎大抵人之過惡自有公論因其論之輕重以正典刑誰不悅服何必悉拘於籍而禁錮之哉蔡京大不悅風臺臣劾之出知蘄州

鑄九鼎 時朝廷制禮作樂以文太平蜀人魏漢津者年九十餘獻樂議曰人君代天理物所寓以身爲度乃不用黍而用帝指三節爲三寸三寸爲九而黃鐘之律成請先鑄九鼎并帝坐次鑄帝坐大鐘次鑄四韻清聲鐘次鑄二十四氣鐘然後均調絃管爲一代之樂上從之禮樂房楊傑陳暘曰五聲十二律樂之正也二變四清樂之蠹也二變以變宮爲君四清以黃鐘爲君事以時作固可變也而君不可變太蔟大呂夾鐘或可分也而黃鐘不可分豈古人所謂尊無二上之旨哉議多不合遂還暘爲鴻臚少卿○冬十月帝鼎成○四年八月九鼎成立大角鼎星祠初漢津議制鼎名以莫八方曰蒼曰彤曰晶曰寶曰魁曰阜曰壯曰風凡八而中曰帝鼎皆以九州水土納鼎中及奉安翌日上幸九成宮酌獻至北方曰寶鼎者上方焚香再拜而鼎忽漏其中水流溢於外蔡京私怪之殊不樂於是劉炳曰鼎之水土皆取九州之地中獨寶鼎取水土於雄川界非燕之正方也或者其爲此乎當時尤以爲神然其後終於北方致亂○京爲定鼎禮儀使上言曰自定鼎於慢殿至奉安

五色雲見祥應會至史館仍率百官表賀詔許之二月置漏澤園中書省言元豐中詔以官地葬枯骨今欲推廣先志故也詔後殿許左右史分侍立○雨雹○三月置文繡院招刺繡工三百人從殿中少監張康伯之請也尋賜保義郎監文繡院陳夢文出身築圜土尚書省言強盜配流者歲以千計至配所則聚爲寇掠中道亡命者復暴擾閭閻爲良民害今欲倣周官司圜之法令諸州築圜土以居強盜貸死者晝則役夜則拘之視罪之輕重以爲久近之限充軍無過者縱釋之躋欽成皇后于欽慈皇后之上大內火○夏四月幸金明池賜所乘馬名龍驤將軍復鄯州廓州初王厚童貫統大軍出熙州歸金甲於是溪賒羅撒率衆六七萬逆官軍厚等諭以朝廷恩信招納之不從遂次湟州與高永年分三道進師鼓行直前至宗哥城下與賊戰破之溪賒羅撒單騎遁去偽公主等以城降既而勝宗首領率衆來降入安兒城尋至鄯州偽龜茲公主及其酋豪率回紇于闐諸族開門出降時溪賒羅撒遁走青海上鄯州平更名曰西平建爲隴右都護府不七日又復廓州○宰相並進秩曲赦熙河路五月置開封牧尹各一員少尹二員分左右廳知府等官以士戶儀兵刑工爲六曹增置司錄員分掌之童貫加留後初以貫爲景福殿使襄州觀察使尋遷延福宮使進定武留後內臣轉行兩使留後始此六月圖熙寧元豐功臣顯謨閣○以王安石配饗孔子辟雍初成詔荊國公王安石孟軻以來一人而已其以配享孔子於是吏部尚書何執中請開學殿使都人縱觀安石坐像增置諸州學詔諸路州軍未曾置

學處並置學○元年令頒蔡京所定學法於州縣是年五月置提舉學事官每路一員又詔知通衙並增主管學事○尋令州學隸養武士自後罷復不常不書置書畫筭學尋詔醫學罷之後罷置不書初與書畫學米芾方爲太常博士奉詔以黃庭小楷作千字文以獻繼上所藏法書名畫時禁中聚前代筆蹟號宣和御覽宸翰序之詔蔡京跋尾芾因上其子友仁楚山清曉圖賜御書畫扇尋除春官外郎重定黨人及上書邪等刻石文德殿門定元祐元符黨人宰執司馬光侍從蘇軾餘官秦觀以下及上書邪等者合爲一籍通三百九人書而刻諸石詔置文德殿門蔡京自書爲碑頒之天下命並出籍秋七月復方田蔡京言賦調之不平久矣自開阡陌使民得以田私相貿易富者貪於有餘厚立價以規利貧者追於不足薄移稅以速售神宗灼見此弊遂詔有司講究方田利害蓋以土色肥瘠別田之美惡定賦之多寡方爲之帳而步畝文尺無所隱戶給之帖而升合尺寸無所遺其爲法豈小補哉五路州縣有經方田者至今公私以爲利遭元祐紛更美意良法未徧於天下其文籍見在可舉而行乞檢會熙寧方田勅推其考法意刪去申復衙改取其應行者爲崇寧方田勅令格式乞頒行從之八月大雨壞民廬舍九月王厚童貫賜第京師○階州羌納土秦鳳招納司言階州生蕃納土得邦蕃曾三州計二千五百里大小首領一自一十人詔本路經略胡宗回加樞密直學士渭州郭景修爲西上閤門使所奏皆誕妄也罷轉般倉戶部尚書曾孝廣言東南六路歲漕六百萬石輸京師往來於真楚泗州置轉般倉又用運河糧船入汴天聖中發運使方仲荀改擇爲綱自是東南金帛皆至京師而六路上供米猶循用轉般之法非是欲乞依已降詩粟綱朝旨直截至京毋容侵盜詔從之○舊制發運司米六百萬石六路漕至

真揚楚泗轉般倉而上卸從通泰載鹽爲諸路漕司經費而發運司自以汴河綱運米入京每歲九月入發年計已足始次第起發乃一年之蓄也又有百餘萬緡在諸路作糴本如浙路水旱淮南大熟即以浙路合糴之數於淮南寄糴而淮南之錢却在浙路諸路通融皆倣此故發運司常有六百餘萬石米百餘萬緡之蓄迨改爲直達發運使胡師文作羨餘獻之除戶部侍郎而轉般一年之儲無有矣○大觀三年冬詔罷直達復轉般法○政和六年罷轉般許第三等以下土人管押不差衙前軍○宣和四年又詔復轉般自轉般之法壞廢爲直達每歲運糧纔足本年支用先是譚積出使上令其詢訪止言立倉本意一以備中都緩急二以防漕渠阻節三則廣收裝運無虛日今泗真楚三處倉不可復置請以淮浙學事司寄并沿流貢院樁收俟豐歲立法轉般從之乃詔以推貨務香藥計一百萬緡付發運使呂宗和糴宗私謂人曰今欲復之非千萬緡不可蓋真楚泗須先備米二百萬石已費六百萬緡而三州七倉及七百轉之舟皆壞難四百萬緡未必足用也

夏人寇邊 先犯鄜延又犯涇原至是又引大軍直犯鎮戎趨渭州略數萬口而去既而又遣渭州蕃落兵士齎牒持檄抵鎮戎軍城下自稱詰斥蔡京蔡京王權故京卞必欲舉兵討之實因此撤也四年林攄使遼陳夏國之罪亦舉此爲詞

冬十月朔大雨雹○置崇銳崇威軍 詔於京東西河東北開封府界置馬步兵一百七指揮凡五萬人馬以崇銳名步以崇威名

定廟制復翼祖宣祖 初詔有天下者祀七世古之道也去古既遠禮文殘缺鄭氏謂不祧之宗在七世之內王氏謂不祧之宗在七世之外惟我祖考功隆德大萬世不祧若今已五廟當祧若二宗而已迁毀之禮近及祖考殆非先王之意可令有司集議以聞於是用禮部尚書徐鐸議增立九廟議者或疑已祧不可復袝鐸言唐獻祖中宗代宗與本朝僖祖皆嘗祧而復入宜存宣祖於當祧之際復翼祖於已祧之後禮無不稱遂如鐸議詔曰朔鄭氏四親之論取王肅九廟之規自我作古垂之將來乃奉翼祖宣祖咸復本室於是太廟十室

十一月幸太學及辟雍 館論定之士十六人○尋置大司成官○明年冬進士三十五人賜及第後不復錄

更科舉法 罷發解省試除將來科場一次外即罷之取士並由學校升貢

丙申郊 大赦應貶謫人惟元祐姦黨不赦

十二月行察官課最賞 尚書省言監察御史宋聖寵糾劾開封府一百九事除發外並合爲最特轉一官言官賞課最始此

諸路蝗

（乙酉）崇寧四年春正月以童貫爲熙河等路經略安撫制置使 先是蔡京以請童貫爲帥蔡卞沮止之京堅請不已內批除貫熙河節鉞兼制秦鳳京又撿元豐李憲例與樞密同呈下於上前作色曰內臣爲帥非盛世事貫聞臣此言必不喜然朝廷事體可惜上曰可罷貫秦鳳卞曰若此甚善卞退京以執政又居學張康國鄧洵武學崇之下乃求去命知河南府未幾除貫熙河蘭湟秦鳳路帥

二月置三衛郎 中書省請擇公卿子弟執戟以衛軒陛庶幾先王宿衛之意遂命置三衛郎中郎親衛郎中郎勳衛郎中郎翊衛郎中郎親勳衛各二十翊衛倍之以勳戚及近臣親兄弟子孫有官者試充置三衛郎一員中郎二員掾七二員主簿二員命精選博士以教習之既又改三衛郎爲三衛侍郎

雨雹○閏月詔河陝諸路各置招納司○三月置青海馬監 時馬政不修河東轉運使洪中孚請於三路餘地養馬於是令青海之側置監畜牧其後馬漸蕃息及童貫出師一舉而盡之

以趙挺之爲右

僕射 時蔡京為相，懷姦植黨，託紹述為名，紛更祖宗法令。人有獻言于上者，則指為異論，又加竄斥。挺之為門下侍郎，奏曰：今內外皆大臣之黨，若以忠告於陛下者，乃指為懷異議、沮法度，此大臣恐人議己之私，欲以杜天下之言爾。然則事有大者，孰敢啓口以獻人主？則上下之情隔矣。京又以私恩陰結衛士，既增侍立食錢，因禁中有盜，環皇城置邏鋪，卒日給錢一百五十。挺之奏：邏鋪卒祖宗以來月給錢五百，今乃頓增四千五百，比前幾加十倍。又因小飃撥降，請上御樓受之，如南交例支賞，此皆京用私恩以年饑士卒爾，顧陛下深察之。遂有是命。

竄曾孝序 孝序察訪湖北，蔡京畏孝序見上重言錢寶事，乃密遣官勞孝序甚渥，因召見私第，且曰：朝廷當以宗正卿相處。孝序曰：太常宗正，唐以宰相處之，祖宗故事設而不除，久虛之遠，豈敢冒處？京又與孝序語講議司事，京曰：天下之財，但如一州公使，爵書用之者無不足，而常有餘。孝序曰：取若邑鬻錢助一州公帑，不無幸發害政。若天下之財，貴於流通，竭取生靈膏血以聚京師，恐非太平法。又論明堂辟雍等事，孝序曰：相公命講筵不得進，諸漢史蓋欲舉明主於三代之隆，今乃術王莽已行之迹，而欲蹈商周，盧名可乎？京勃然曰：京所行無一毫是乎？自是始有撼孝序意，遂命孝序知慶州。孝序入見，白上曰：臣與蔡京論事不合，今乃當帥事，臣不知死所矣。孝序至環慶，京首行結糴法，盡括民財以充數，孝序疏其弊，且曰：既結又俵，民力殫矣。民為邦本，一有轉移，誰與守邦？京益怒，乃欲以危法中之，遣御史宋聖寵置司鄜州，劾以私事，其家下至奴婢皆鞫勘，卒無所得，乃以違奏詔旨不與諸路約日出兵，除名勒停，窜之嶺表。

西羌夏人寇邊 溪除羅撒居臨哥城，誘夏國入寇，迫宣威城下，秦隴右都護高永年用知河州劉仲武違節制，發五萬人禦之，出西寧城未三十里而賊至，仲武欲持重，永年易賊迎戰，遂大敗。永年帳下親兵皆所招納番部熟戶也，遂執永年以叛，為多羅巴所殺。羌人遂乘勝犯熙河，城中羸卒僅四千，城主楊惟忠以便宜發常平錢募敢死士，得有膂砲者，所擊樓櫓摧折。惟忠以一矢殪之，賊大駭，乃開門出敢死士接戰，殺其首而還。初，王厚之功多出永年，至是乃奏永年不稟約束，專任新羌，既坐受詐，又不能死，乞寢贈典。上以永年死棄怒，親書仲武及五路帥臣十八人命侍御史侯蒙制勘於秦州。厚亦罷職聽命於秦，起元祐黨籍人姚雄權熙河蘭會路帥。蒙至秦州，上言曰：漢武之殺王恢，不如秦穆之赦孟明。蓋子玉縊而晉侯喜，孔明斃而蜀國輕。虜既殺吾一都護，而將臣十八人由之以死，是虜得志也。夫人自戕其支體，欲身之不病，得乎？上即日赦仲武等，詔蒙還朝。厚亦上疏自劾，羅坐棄城故，諸將使立功自贖。上三詔厚入朝，未幾，厚至，即召見。厚謝罪，請為吏，上慰喻之，厚辭所復官未受，命遣使就第賜告命，提舉醴泉觀，奉朝請。

呂惠卿致仕 惠卿弟溫卿以元符末上書名在籍中，惠卿上表乞出，京卿諂而表有明昭先烈，必推美於泰陵，闕略微文，用保全於蔡郎之語，坐此引失當職奉祠，尋令守本官致仕。

夏四月遼使來言夏國疆事 時西邊罷兵，遼人遣其簽書樞密院蕭良來為之使，言朝廷出兵侵夏國，今大遼以帝妹嫁夏國主，請還所侵地。蔡京謂虜書辭慢，京草答書言甚峻，上令易之，曰：夷狄當示包容，今西邊方用兵，此虜不宜開隙。諭挺之曰：陛下信所謂以大事小，樂天保天下者也。

五月林攄使遼 蔡京欲開邊釁，乃以龍圖閣直學士林攄報聘。攄于遼，京密諭攄令激怒之。入境即盛氣而往，及見虜主，跪上國書，仰首曰：夏人數寇邊，朝廷興師問罪，以北朝遣諭和之使，故務含容。今踰年不遵誓表，不遣使賀天寧節，又茅廬、祖嶺、馬練川兩堡侵寇不已，北朝若不窮詰，恐非所以踐勸和之意也。虜主出不意，為愕眙久之。及歸奏，朝論皆非之。

六月陶節夫罷經略五路 蔡京任節夫帥鄜延，節夫諛妄特甚，每進築一城寨，即奏云此西人要害必爭之地，未一年，自常調遷至樞密直學士，然未嘗遣一騎一卒出塞，蓋與虜戰則有勝負，獨進築則無虞，又皆遙畫武數百里之

地屬所不爭故皆得就功論賞而京力主之俄京奏使節夫經制五路節夫盡檄諸路兵將以城本路城寨人率不平會上意厭兵宜諭曰北戎遣使和解西邊用兵朝廷既許其扣關請命矣宜用經制五路爲乃罷節夫五路之命○上既許還西人侵地詔廢銀州爲銀川城威德軍爲石堡寨節夫奏言既城銀州又得石堡而夏洪宥皆在吾頗郎中矣橫山之地十有七八興靈巢穴籠罩淺露皆可以計取此豈可弃也又陳旲日取興靈之策甚備章屢上知樞密院張康國因力陳節夫之奏爲是趙挺之曰節夫狠戾無比專爲蔡京用若使節夫在樞廷必須百端沮抑西人無由扣關請命明年夏上乃發節夫熙州未數日康國再陳鄉挺非節夫不可爲遂令節夫依舊在任

趙挺之罷 蔡京與挺之爭權挺之屢陳京姦惡力請補外詔與宮觀

秋七月置三京國子監司業○以梁子美爲戶部尙書 子美將漕河北傾漕計以市寵至用三百萬緡市北珠以進北珠者皆自虜中來虜人始欲禁絕或曰中國傾府庫以事無用之物此爲我利而中國可困矣因聽之虜酋後益驕遂叛而虜尙爲至虐女眞捕海東青以求珠女眞不勝其求遂叛而子美在部五年竟以戶部尙書召還○御發運使首以羨餘進者崇寧間自梁子美胡師文始監司郡守不待詔命首以土物進者政和間自盛章宋昇始

行御筆手詔 御筆手詔放上書見羅管編管人還鄉御筆手詔始此

置四輔郡 蔡京謂汴都池平無險阻以兵爲險請依漢三輔置京畿四郡以時從官爲之其意將以付其親密如宋喬年胡師文輩於是以潁昌府爲南輔以襄邑縣名輔州爲東輔以鄭州爲西輔以澶州爲北輔各屯兵二萬人積貯糧草五百萬未幾名東輔爲拱州自後罷復不書

八月作大晟樂 初蔡京用魏漢津鑄鼎作樂漢津取尙書身爲度之義以上年二十四當四六之數取上中指爲黃鍾之寸而生度量權衡以作樂京爲

緣飾之劉炳請改定二舞名仍分九成每三成爲一變執籥秉翟揚戈持盾改象治功既成賜名大晟樂置府建官舊制樂掌于太常至是大晟府以大司樂及典樂爲長貳復置樂令協律禮樂始分爲二上問中書舍人張閣曰新樂如何對曰大晟樂非特八音克諧盡善盡美至於樂器莫不皆應古制竊聞初按時已有雙鶴之瑞與簫韶九成鳳皇來儀亦何以異臣無知識但同奏聞蹈舞而已○大觀初嘗新樂于天下先是端州忽上銅器驗其款識乃宋成公之時物而端州上興王之地故詔文有曰獲英莖之器于受命之邦初京令其子攸提舉大晟府而父子自爲異論各引曉樂音之士朝奉大夫任宗堯京客也進士田爲攸客也並爲典樂大晟樂儒用中上聲若每月初氣即用中聲正氣即用正聲爲謂中聲非是當去中聲於正聲中分太少二音宗堯謂六律爲大六呂爲少爲又謂非是蓋律呂各有大少攸主爲之說以奏於上重和秋送蔡京止用正聲已猿中聲樂並納禮制局改正爲新典所傳授樂遂大壞始成蔵于政事堂執政心知其非然不敢言既不用之於明堂而其聲益散矣○大觀四年給事中蔡薿言崇寧以身爲度因帝指之尺規矩律之制奏之郊廟八音克諧劉須指尺以同五度五量五權之法從之

置蕃學於熙河蘭湟路

劉正夫使遼 材攝使遼而先需情故事吏繼來至界遺禮部侍郎劉正夫圖對敏博與北人議皆如約上嘉之遂有大用之意

御筆更制軍政 御筆付三省樞密院更制陝西河東軍政六事三省樞密院同奉御筆始此○十月中書省言御筆手詔已刊石亦用金填毋得僭越自是而後御筆之行浩密

九月赦 郤除元祐籍黃表者徙出郡餘以差依此

自七月雨至冬十月○是歲西木場火 焚防城具以億萬計

〔丙戌〕崇寧五年春正月彗出西方 其長竟天 求

直言大赦○毀黨碑 劉逵爲中書侍郎勸上碎元祐黨碑寬上書偽籍人禁及叅罷蔡京所造乃詔中外直言闕政夜半遣黃門至朝堂毀石刻翌日京見之厲聲曰石可毀名不可滅

罷方田等法 除黨人一切之禁罷方田又諸州歲貢六尚物尋又罷緣邊諸路科歛罷鑄當十錢并封樁要廢新置市易務罷諸路提舉鹽香礬茶事買木水利等司市易官罷提舉保甲文臣差武臣提舉仍兼提刑復左降人官諸徙者盡還之圖上書書籍罰等三衛官以次進罷其後罷復不書

二月蔡京罷以趙挺之爲右僕射 挺之請歸青州私第詔許之已辦舟裝矣上忽召挺之入對謂曰蔡京所爲皆如卿言挺之因言京援引私黨布滿朝廷又建四輔州國家之利祖宗以來兵重在京師今乃可藉兵襄邑陳留三縣公蔡河成平尉氏兩縣皆列營起取其糧漕路之便至神考即其所分隸諸將而教習之士皆精銳若有所用虎符朝出而夕至矣今置四輔不惟有建營壘之勞且不通水運何以給餉上曰行且罷矣又言今諸營之兵等尺高所請衣糧依久例又更戍四方使皆銳而京立法募四輔新軍減等尺增利物添月給且免出戍小人之情惟利是從若見新軍如此則陛下所聚舊兵皆不可用矣又言神考建都省規模宏壯一旦京因妄人家安國獻言以爲不利宰相而毀之深可痛惜上皆以爲是且曰天久旱今京去而雨可喜又曰京以韓仕郎使爲郎官京又令其子儵作親衛郎欲日伺朕動作今已罷之未幾授京安遠節度中太一宮使挺之再相或云始華初見上震動責己深察京之姦由是旬日之間凡京所爲者一切罷去京今其黨進言於上以爲京改法度者皆稟上旨非私爲之若學校大學等數事皆是紹述神考美意今一切皆罷恐非紹述之意於是上乃復學校教官及香礬司官又復大晟府復有用京之意矣

三月罷求言 詔昨以星變許直言闕政闕失今已消伏可罷收捲

親試舉人 賜蔡薿以下六百七十餘人及第出身有差○是冬詔今舉取士科場三分季校七分其貢額乃分年

遼使來 契丹復遣泛使同平章事蕭保先牛溫舒來爲夏人請地時遼報稱北虜點集甚急泛使至館人情洶洶張康國吳居厚何執中鄧洵武皆謂勢須與北虜交戰趙挺之獨曰吾觀虜辭且遜且遣二相臣爲使乃所以尊中國況所求但云元符講和已後所侵西界地上曰先帝已畫封疆今不復議若自崇寧以來侵地可與之

命蔡卞兼侍讀 詔以卞深得王安石淵源之學加醴泉觀使仍兼侍讀○紹聖以來蔡卞善類皆卞密進箚請哲宗親批付外○元符中爲左丞託繼述之說迷國主聽○卞卒於政和七年○高宗即位追卞所贈太師衛國公責授節副尋又貶團練副使

夏五月行紀元曆○立監司互察法

○六月詹丕遠罷 時爲右正言上疏乞謹天戒上曰龍變豈能當天變丕遠不諭上曰彗爲也一夕無病而死或者乃謂星孛之致應天止如是耶丕遠曰此語欺甚陛下何從得之上曰得之蔡京丕遠曰大臣宜省愆引慝京非昌言上曰非欺則佞丕遠乞罷營造止浮費上曰趙挺之累有此請嘗造已罷它費當一遵祖宗規範京於財用未嘗以不足告唯引周官唯王不會之說欺丕遠曰不過欲悅陛下耳上曰悅之不以道不悅也未何意丕遠又論家安國不當獻議毀尚書省人言蔡京欲作第上曰寧有此耶然鄭居中久中半嘗請留京賜第久中且云彗特礼荒亦而以罷京不早選相天將動威當復有大雷霆之怒此語殆脅朕覓其請之以從朕容以天變未久遽復相京天下謂何賜第當議上又曰比聞中外有三不可之說謂法度不可變劉逵不可用蔡京不可罷朕得之惟惕不寐者數夕丕遠曰京之罪固陛下所知也逵不知何故不可用上曰如碎黨人石刻寬上書係籍人禁皆逵首陳有何不可用丕遠曰必有嫉逵者逵用在陛下若京不可不去上默然尋詔丕遠皆綠迁闕差知興化軍

秋七月

庚寅朔日當食不虧○夏人納款 李乾順奉表謝罪辭極恭順若認喀曰除先朝所畫之疆捐崇寧新取之地時知樞密院張康國奏都內難爲帶北朝遣使和解之語上曰比朝於夏國以此爲恩若不言及即疑中國不信趙挺之曰陛下之言神人咸悅大哉王言今眞見之矣乃詔夏國其城壁誓表至則賜之夏人言故事地界先定載於誓言所以守之也未肯進誓表 八月竄馮澥 澥爲太常少卿言湟鄯西寧本不毛小聚陛下空數路兵內帑竭生靈膏血而取之何嘗得一金一錢入府庫一馬一甲備行陣而三州歲用以億萬計有司束手莫知所爲願捐前世羈縻之義以恩結其酋授之節鉞則藩籬永固矣詔降監當尋安置道州 冬十二月戊午朔日當食不虧 群臣稱賀 劉逵罷 初上懼星變委政於趙挺之挺之多智而逵甚專事或不出於上挺之慮有後患每陰攻其短而使逵終行之逵欲取以爲功亦不悟挺之之計故直前不遂上始覺其非事星既沒上意稍怠亦悔更張之暴外未有知者學士鄭居中往來貴妃父鄭紳家多聞禁中事故先知之因乘間言今所建立皆學校禮樂以文致太平居養安濟等法乃率下裕民何所逆天而致譴怒挺之所更張不當上大以爲然居中退語禮部侍郎劉正夫未幾正夫請對如居中言上遂外挺之逵而復向京時京雖罷相退居賜第然政令大綱皆與聞之於是御史余深石公弼等劾奏逵懷姦徇私愚視一相乘間抵巇取崇寧以來良法美意而盡廢之陛下息邪說以正人心而逵取爲元祐學術者陛下斥朋黨以示好惡而逵進用黨人之子孫陛下罪誣詆以尊宗廟而逵擢上書邪等者陛下勤繼述以紹先烈而逵用更改熙豐法令者惟欲擢出於己引致朋邪呼吸羣小如毛滂程放文之徒朝夕造請豈容尚執政柄遂罷逵自中書侍郎出知亳州

丁亥 大觀元年春正月朔大赦○以蔡京爲左僕射○二月頒州縣學升舍法 御筆以學校三舍升貢次第著爲令諸生自縣學教升之州學州學教養分爲三舍自外舍升爲內舍自內舍升爲上舍自上舍貢之辟雍自辟雍登太學俟殿試命以官○宣和四年立小學三舍法○宣和三年詔太學以三舍考選開封府及諸路以科舉取士罷宗學辟雍官并諸路提舉學事官尋又罷見任官帶管勾學事 三月趙挺之罷 上意復向於京故挺之罷後五月卒○始京既罷上嘗諭輔臣曰朝廷不可與夷狄生隙隙端一開兵連禍結生民肝腦塗地豈人君愛民之意哉挺之退語同列曰主上志在愛民息兵吾等義當將順執政皆蔡京黨但唯笑而已 立八行舉士科 并定八刑 夏五月張懷素伏誅 懷素自稱落魄野人挾左道游公卿間元祐中見朝散郎吳儲因道儲之祖以謂與當爲關中主崇寧中到京又於承議吳侔驗其言星變至是有范寥者知其謀將入京上變而貧不能舟陽進士湯東野資遣之寥告懷素謀反命中丞余深開封尹林攄及內侍官同鞫治而蔡京與懷素遊甚密深攄皆爲京地深恐毀京簡札仍奏乞盡焚往還書疏以安反側蓋以滅迹也獄具懷素坐與儲侔結連謀反皆伏誅尋賞寥功以供備庫使而授東野宣義郎衛尉寺主簿 四川改行錢引法 自取湟鄯西寧通行交子以助兵費由是比天聖一界逾二十倍至換界年分新交子一千乃當舊會子四千故更張之 六月建禧祖殿于景靈宮 九月上禧祖徽號三年五月罷 京師大水河北京西河決○秋七月伊洛溢○九月竄章綖 蔡京再相恩有以中傷劉逵而言官與京爲地因論其妻兄章綖在澱敗官倚逵勢盜鑄往來貿易而以官舟挾帶蠲婦說言中書侍郎家屬官司不敢誰何

咸謂陛下某令其甚嚴而縱鄰敢冒法無忌者遂滋之也又言章氏公然聚工鑄錢無慮萬斛以三四坐舟浩載入京遂既出知亳州京從中下其章時與方乘舟抵水門捕捕搜索與遂往來尺牘執赴平江制獄遣開封尹李孝壽監察御史張茂直同鞫遠繫千數方緊拷掠手足指脫落者不可勝計死則投之墻外其面目姓名偶同者入獄則死生未可知株連猶延京以孝壽等制鞫淺裂未究事實讒刻遣吏鍛鍊而御史沈畸曾論述議意時欲實其言必曲成其獄乃白遣畸往時被命不五日遷左正言時乞乘舟往來夜過堰閘並許過放乃差監察御史蕭服同往召孝壽茂直赴闕畸行未決日又遣侍御史京將誘之以利為已用也時疾馳至姑蘇值春疾命洒掃獄具迄平反以聞京大怒更用知蘇州孫傑鞫劾獄具縱竟寘海島畸服削官羈管

論上書觀望罪黨責李景直等四人 中書省言崇寧五年上書觀望者五百餘人禁中悉以焚毀內二十人情重令釋其尤甚者李景直曾誕黃寀方軫四人詔景直除名編管新州誕依前勒停寀以他罪鞫治未竟勒停編管嶺南

程頤卒 頤崇寧中遷居龍門之南止四方學者曰尊所聞行所知可矣不必及吾門時易傳成書已久學者莫得傳授頤曰自量精力未衰尚冀有少進耳其後寢疾始以授尹焞張繹頤既沒昔之門人高第多已先亡無有能形容其德美者然宿謂張繹曰我昔狀明道先生之行我之道蓋與明道同異時欲知我者求之於此文可也頤兄顥嘗言異日能使尊嚴師道者吾弟也若接引後學隨人才成就則予不得讓焉其後朱熹論之曰明道德性寬大規模廣闊伊川氣質剛方文理密察其道雖同而造德各異○史臣謂學者出其門最多淵源所漸皆為名士劉絢李籲張繹蘇昞呂大鈞皆班班可書而謝良佐游酢呂大臨楊時在其門號四先生

辛亥大饗明堂奉神宗配

○冬十月蘇州地震○大雨雹○閏月以

鄭居中同知樞密院 蔡京之再相也居中有力焉居中責報京為之拜同知樞密鄭貴妃以親嫌辭改太一宮使於是居中鼓京援已不力頗怏怏望遂陰與知樞密院事張康國合二人間京日急上寖入其言京方以祥瑞事媚上都水使者趙霆行河得龜兩首以為瑞京信之曰此齊小白所謂象罔見之而伯者也居中曰首豈容有二人方以為異而京獨主之意殆難測上乃出龜棄金明池以居中為愛己自韓忠彥罷相降手詔自今毋仕外戚為三省執政至是康國言辭執政官者專指三省而樞密無與居中遂申前命貴妃鄭氏亦不復辭矣

竄方軫 太廟齋郎方軫上書言左僕射蔡京睥睨社稷內懷不道專以紹述熙豐之說為自謀之計內而執政侍從外而帥臣監司無非其門人親戚京每有奏請盡作御筆行出又語人曰京會啓之也善則稱己過則稱君必欲陛下歛天下之怨而後已尚書省元豐所造京惡其也不利宰相盡命毀之是之謂紹述可乎又建四輔郡屯兵數十萬遣門人為四輔管及以宋喬年為京畿轉運察訪兗州父老請闕請登封意在為東京留守乘輿一動投間竊發呼吸舉動不知宗廟何所依倚乎京又建方田法欲擾百姓而臨法朝行夕改客游道為故鐵逐水自溢不知幾千萬人自元符末陛下嗣服忠義之士投匭者無日無之京分為邪等竄配編置不盡仕籍則請皆為陛下言哉又遣子攸日與陛下遊戲以花石禽鳥為獻則曰臣攸上達欲愚陛下使不知天下治亂也臣與京皆臺山人讖云水連臺公山此時方好看京謂部使者鑿渠以達山臣是以知京必反也陛下安可愛一國賊而忘社稷之重乎詔宜示京京言人臣無將有必誅之刑告言不實有反坐之罪望付有司於是命御史臺鞫治獄具詔貸命流嶺南

禁用翡翠○十一月壬子朔日有食之○十二月置黔南路 廣西經略王祖道說誘王古江三州酋首楊晟免等納土降城之為平允從三州又措置南海諸寨城之為黔

州蔡京言祖道所奏牂牁夜郎納土周二千餘里又有文地蘭那安外習等七州亦納土七千餘里計三十縣八十餘洞戶四萬二千率百官賀由叔廣西蔡京以下進官有差及延祖道又奏收南丹州遂以丹州爲觀州又建庭孚二州拓地數千里塞外諸蠻悉已納土時雖建城寨而其地荒瘠遣兵守戍歲有死亡無賦入皆輦內地金帛輸之○二年并黔南路入廣西仍治廣西開邊拓地妄誕之罪追貶前知桂州王祖道散官今知桂州張莊散官安置永州

開渠 入蔡河

黃河清 明年三月詔曰國家承平百五十年三有河清之應而乾寧軍河清踰八百里凡七晝夜上天眷祐敢不敢承其以乾寧軍爲清州

置東南帥府望郡 以揚江寧杭越洪荊南潭福及廣桂爲帥府真鎮江潤明愛靖邵永封邕爲望郡帥府仍兼總管用侍從官望郡以郎官以上爲之既又詔於見兵類外帥府別差二千望郡一千尋復罷之

走馬承受許風聞奏事○廬州雨豆

戊子 大觀二年春正月朔御大慶殿受八寶 古制六璽唐始名寶紹聖末得秦傳國璽崇寧中又得小玉璽其文曰承天福延萬億永無極皆魚鳥篆也至是覓傳國璽曰受命寶九字璽曰鎮國寶通天子之寶天子信寶皇帝行寶爲八寶置符寶郎隸門下省受命鎮國二寶非常之器臨幸則從六寶朝會則陳之

赦○蔡京表賀符瑞 京言天下郡國所上符瑞八十七所拜表稱賀自後言祥瑞及稱賀不可勝紀不復錄

蔡京進太師○加童貫節度仍宣撫 武康軍節度提舉龍德宮熙河蘭湟秦鳳路宣撫使內臣建節始此其後楊戩藍從熙譚稹梁師成皆踵之凡內侍寄資一切轉行祖宗之法蕩然無餘矣

河東北盜起 殺巡檢趙貴馬珪及兵官甚衆

二月置諸州曹掾官○建徽猷閣 藏哲宗御集

三月遣內侍譚稹使舒江滁揚等州○夏五月庚戌朔日有食之○以復洮州功賜蔡京玉帶 宣撫使童貫駐河州遣統制官辛叔獻領大兵自岷州入賊兵遂遁遂復洮州又遣蕃兵將劉法楊德領兵擒猾藏征撲哥由鄯州分兩路進至溪哥城臧征撲哥等懼不敢迎敵而降遂撫之以爲積石軍奏至百官表賀進執政官一等以玉帶賜京京請佩金魚遂爲故事○尋升湟州爲嚮德軍西寧州爲寶德軍廓州爲防禦州洮州爲團練州

加童貫檢校司空仍宣撫 易鎮泰寧貫由此恃功稍專軍政選置將吏皆取中旨不復關朝廷矣

六月瀘南夷納土 瀘南夷人大駱解納土詔以爲珍州

增文資六階 改寄祿官有左右者光祿大夫易右銀青宣奉易左光祿易右光祿通奉易右正議中奉易右中散奉直易右朝議正奉

秋八月置保州敦宗院 以處畢祖後宗室也

九月安化諸夷納土 黔南安化上三州及南思州諸峒并附北辰靖州諸蠻及涪州夔州南平軍夷人並納土幅員二萬九千餘里蔡京表賀

旌節婦 任氏爲昌州盧氏婦夫死十年夫之別居親兄撫道之任不能割自破其陰以死獄上封遂徙縣君

皇后王氏崩○冬十月以石公弼爲御史中丞 公弼自左史遷蔡京曰國朝未有以左史除中丞者上曰公弼嘗爲御史矣蓋是時有旨斥賣元豐庫物帛有司以朽蠹賤估許百官分買公弼得分券論罷之宰相已取萬匹即日繳納故京於

公弼除命非所欲也○先是吳執中為御史中丞論兩浙漕臣毛注堪任臺察詔令召見未及對而執中罷注乞免對上非可及注上殿論抑奔競勵名節去姦慝來規諫數事上大喜曰方今士大夫鮮廉寡恥鮮知分義故有此召即日除主客郎中

十二月葬靖和皇后 祔永裕陵四年改謚惠恭紹興七年改謚顯恭

【己丑】**大觀三年春三月親試舉人** 賜賈安宅等七百餘人及第出身有差上製七言八句詩賜安宅等○先是小璫梁師成慧黠稍知書得為睿思殿文字外庫事主傳上旨於外至是亦竄名進士籍中在第一甲第十一○中書侍郎林攄唱進士第有姓甄而呼堅名盎而呼怏於是言者論其不學傳笑中外

夏五月制違御筆法 詔中外官司輒敢申明衝改御筆處分者以大不恭論○政和三年詔應承受御筆處分無故違限一時者徒二年一日加一等三日以大不恭論○舊制凡詔令

皆中書門下議而後命學士為之至熙寧間有內降手詔作御筆手詔違御筆以違制坐之事無巨細皆託而行焉有不類上札者而學下皆莫敢言也

竄孟翊 翊為學官有古學而精於易蔡京重之翊嘗為京言本朝火德應卜衰有再受命之象宜更年號官名一變應之以厭當之不然期將近矣不可忽京聞之不樂且戒以勿狂未幾上視朔文德殿百官班欲退翊忽出一軸所畫卦象赤白辭釋如平日所言唐突以獻上大不樂詔編管遠方後死貶所

六月蔡京罷 京專國日久石公弼等交論其姦上亦厭京遂罷為太一宮使初上為端王時有郭天信者隸太史局元符末嘗以事出入禁中上退朝天信必遮白曰王當有天下蓋數數言之上即位恩澤皆俾視隨龍人得親近天信氣直敢言深以京為非每奏天文必指陳以撼京嘗白日中有黑子上為之恐屢白不已至三四上始疑京故罷於是殿中侍御史毛注論京毀文昌舊省建臨平新塔交推黨與陰結姦謀及勸葉夢得為京腹心乃先罷夢得翰林學士而京亦罷

以何執中為左僕射 太學生陳朝老上書言陛下即位以來五命相矣有若韓忠彥之庸懦曾布之■贓趙挺之之惷愚蔡京之跋扈今復相執中執中何為者耶是猶以蚊負山也初徐勣與執中俱為諸王記室勣持正尤見禮重然不至大用日嘗入元祐黨籍至是錄復集賢殿修撰召對上勞問甚渥曰卿久于外下民疾苦嘗盡言之勣曰事固未易勝言唯茶鹽法為最甚奔走取息太重故私販者十百為羣被甲荷戈白晝公行若聚而為盜未易支吾舊法官推鹽州縣常有三年之積客人公運入中糧草鈔法既行今許通商州縣無積鈔法變壞有誤邊計又網運船米無欠折以般鹽酬之今無般鹽則米綱亦壞上曰為國用不足故行此法勣曰生財有道理財有義用財有法今國用不足在陛下明詔有司推講而力行之上曰久不聞卿有言欲復用勣勣不願留以顯謨閣學士留守南京

秋江淮大旱 自六月不雨至十月

冬十月大雨震電○甘露降尚書省 上作詩賜執政以下

蔡京致仕仍朝朔望 提舉編修哲宗實錄大朝會許立宰相班初石公弼為中丞時論京姦狀侍御史毛注初擢亦言京輔政已久罪惡非一孟翊妖姦而京受其書張懷素逆黨而京與之游林攄跋扈之黨而置之政府宋喬年姦雄之親而置之尹京其門人傳播謂陛下恩禮優異即復相陰毒慘烈睚眦必報士大夫重足側立莫敢正視京既罷相且致仕矣未幾往復遣京留居賜第不自循省增飾臺池外示閒暇執政大臣多出其門謀議日聞牽制不攻乞降前後章記京之罪俾速去國而給事中何昌言又奏大臣被罪須有章疏合過門下省閣報四方披京須居相位擅作威福濫賜予以蠹國用輕爵祿以示私恩謂財貴皆誕謾務興工為援援古人有一於此必加嚴刑而京兼有之自京再罷相士民以為京去可必既而又以哲廟實錄未竟而留今既成書去計杳然若非天變屢見有以警陛下人力

大觀三年

其如之何上始下公謝前所上章降京太子少保致仕居于
外而中丞吳執中乃上疏論進退大臣當全體貌於是為京
降詔略曰尚慮仇怨挖摭舊事下石傾擠彈用不已故京得
不重貶而且知京將復用矣時四方承平帑庾盈溢京倡為
豐亨豫大之說視財物如糞土累朝所
儲竭矣○京於明年四月進哲宗實録

庚寅 大觀四年春二月禁燃頂煉臂自毀

者 刺血斷指之類 張商英入對 商英知杭州過闕入對上問向來黨籍之由對曰臣
嘗作嘉禾頌大臣以此指媒孽若非陛下洞究本末臣何由
出黨籍上因語及蔡京亂紀綱事商英曰蔡京自來專恣任
意不知御省批狀使是條貫入狀請寶便是聖旨若前後失
序安得不亂上曰京多引用親黨商英曰京舊居兩浙既貴
浙人之高貲巧宦者皆宜結托今皆為其腹心耳目上又曰
近來風俗甚不美商英曰此政今日之大患也上曰已逐三
十餘輩矣商英曰餘黨尚多上曰百姓聞卿來皆鼓舞欣悅
商英曰何干臣事是日商英初見聖躬徵興遂留商英為中
大一宮使 竄陳瓘陳正彙 初瓘之子正彙聞承議郎蔡盛稱太師蔡京福厚陰有搖動
中宮之迹丞詣杭州告京有反狀知杭州蔡薿執正彙送京
師上命中丞吳執中鞫之瓘自明州逮入開封制獄獄推尹李
孝壽使吏脅瓘使承教正彙妄訴瓘語吏曰正彙安能知之
顧得筆札悉以聞吏恐瓘不敢與獄具瓘安置通州正彙流
沙門島 夏五月停給僧牒 毛注言天下僧尼猶積十倍凡數十萬人祠部歲給
度牒幾三萬乞權住三年從之 立詞學兼茂科 改宏詞科為之明年一月詔世勳以試中
除館職後不書初歲一試或言
不與辛中宣和五年部附省試 有星孛于奎婁犯帝
座者再 有星孛于中宮長數丈始出王良造父閣道歷閣道逆行入紫宮幾遍掃垣內外彗已退微又進掃

不問墳墓之間盡皆發掘石巨者高廣數丈載以巨艦輓以千夫鑿河斷橋毀堰拆閘數月方至京師一花費數千緡一石費數萬緡勔又即所居創一園林擬之勝冠於二浙後促取旨建神霄殿塑青華帝君像其中監司郡守初到必朝謁焉

九月丙寅朔日有食之○罷新增寺觀額○冬十月立貴妃鄭氏為皇后 后有異寵上多賚以詞章天下歌之 ○十一月丁卯郊○置編政典局 張商英請編熙寧元豐事蹟皇宋政典其目曰原廟新省差除三舍導洛斷例回河保甲將兵免役青苗吏祿守具禮樂營造茶馬大略如此詔就尚書省置局差編修檢閱官商英蓋謂蔡京以紹述為名但劫制人主禁錮士大夫爾故作政典以黜其妄時商英稍事更革省六路上供錢鈔罷東北鹽復行解鹽又罷內庫出剩鈔鹽歸之有司亦不以少裁而報私怨且裁抑僥倖然性頗踈凡所欲為必先誦言於廣坐人皆得預為計而左僕射何執中陰患之又鄭居中雖以外戚嫌罷樞密而猶黨翼何商英惡之居中乃與蔡薿劉嗣明之徒共陷商英又內侍楊戩提舉後苑作有勞除節度使商英執不可言曰祖宗法內侍皆寄資無至團練使者大有勳勞則別立宣慰等使以寵之未聞除節鉞也戩益銜之○商英既置政典局久之又降旨使通州安置人陳瓘上所著尊堯集於是瓘具奏且申政典局請於御前開拆有詔瓘當詣商英書瓘曰商英為相有所施為不於三省公行乃置局建官若自私者正恐尊堯集至而彼已動搖丞遠其迹猶恐不免況以書乎時中丞張克公等阿附蔡京亦論上旨向京數條奏京政事且劾商英明年秋詔神宗德業具在信史其政典無用可罷局

九朝編年備要卷第二十七

九朝編年備要卷第二十八 凡八年

徽宗皇帝 起辛卯政和元年止己亥宣和元年

(辛卯)政和元年春正月毀京師淫祠 凡一千三百餘區 夏四月張商英罷 大觀間天文屢變上意恐甚遂黜蔡京于杭州四方相賀及商英相不知平心用人故侍從臺諫官爭設智以陷之會上眷亦衰言者乞逐商英愈急蓋上必有所主不知商英既去而京復來矣中丞張克公又言商英嘗毀譏先烈比中宮建立陰懷異意又引黨人陳瓘龔夬鄒浩之徒使上書且以己意令其客唐庚謀畫諫書善良給中書吏漏泄命令結近臣務欲更革以鼓動天下凡數罪而給事中蔡薿亦助克公排之乃除商英觀文殿大學士知河南府尋落職知鄧州 秋九月鄭允中童貫使遼得李良嗣來歸獻取燕策詔賜姓趙 貫既得志於西[illegible]謂北邊亦可圖穿自請覘虜又託虜使賀至忠言虜主欲識其面上信以為然故特命允中以端明充使往賀生辰而貫以節度使副之皆非故事也蔡京時在杭州聞貫出使亟附奏曰貫前日克敵蓋成算耳貫威名既傳宜深藏之使莫測可也柰何遽遣出疆上報京曰虜主欲此彼既來要我因遣覘之不亦可乎貫至虜庭其君臣相聚指笑曰南朝人才如此然虜主方縱肆貪得中國玉帛玩好而貫所賫皆極珍奇至遼二浙發運之具火閤青欏床褥等往遺之虜主所以遺貫者亦稱是蓋互相誇尚寵侈而已貫使歸至盧溝河有燕人馬植者得罪于燕無所容遂見貫侍者陳有嶷燕之黃貫大奇之因攜歸改姓李名良嗣薦于上遂賜姓趙後遼人數稽檄索之貫諱不與後燕之變蓋始此○去歲給事中王漢之使遼歸言戎主不恤其民而推諸剝是嗜上下荒淫其相李儼亦怙於目前不為遠計

政和元年

其亡可待遂除吏部侍郎

再竄陳瓘

王安石嘗著日錄八十卷瓘初謂安石此書詆訕宗廟說薄神考蓋書撰在退居鍾山燬上熱中之時請其書論其事不考其時可乎及瓘貶廉州乃著合浦尊堯集以日錄詆誣之罪歸于蔡卞其後比歸頒劉安世曰昨在諫省嘗以王荊公比伊尹伊尹未嘗誣湯胡可比也又嘗以為神考之師神考用其公止九載何嘗師以其人為是乎瓘之前言可謂過矣於是復著四明尊堯集痛絕王氏以發揚熙寧用舍宰臣本末之緒而自明區區改過之心尊堯所以立名者蓋以神考為堯以主上為舜而助舜尊堯也書成焚之于家及是奏御商英已罷何執中乃請治尊堯集詆誣羣物停台州羈管尋移楚州

冬十月竄張商英

初商英有時望而武安節度使郭天信於上前稱道之商英亦陰借助遂相結納使將仕郎僧德洪達其語言時商英稍稍抑宦寺間言浸入蔡京之黨乘上意於商英浸衰因論商英與天信交通漏泄省中語且言天信先闚其端於內侍上旨動息以報乃從外庭決之果不如意商英既罷郭君中等恐商英請推究之張克公亦亟論商英與天信交通獄事下開封獄具商英衡州安置天信貶新州僧德洪皆遠竄商英在元祐時作嘉禾頌以文彥博呂公著比周公又作文祭司馬光極其稱美後乃追論其罪至以宣仁比呂武蔡京強置黨籍中天下既共惡京而商英與京異論以故天下反翕然歸重云宣和三年冬卒于京師時陳瓘寓山陽方與客會食聞之遽止酒而起歎傷久之客有以為疑者瓘曰張固非粹德且後有疏然時人歸向之今其云亡絕人望矣近觀天時人事必有變革正賴有盛德未必爭上下之際殆難濟也

（壬辰）政和二年春二月蔡京復太師賜第京師○三月親試舉人

賜莫儔以下七百餘人進士及第出身有差罷賜詩致賜燕云○初御史李彥言作詩害經術自陶潛至李杜皆遭譏詆詔送敕局立法宰臣何執中遂請禁人習詩賦至是故賜燕未幾知樞密院吳居厚侍御筵進詩改為口號從聖作覺出士大夫亦不復守禁矣○先是御筆付知舉蔡嶷士人程文有識詆先烈動搖國是以害紹述丞嶷貼其卷進入當痛懲戒尋編批湖州貢士林伯遠試策雖已黜落議論不正有害學術屏出學編管承州知舉蔡嶷以下降黜有差

夏四月燕蔡京內苑

輔臣親王皆與上親爲之記略曰詔有司掃除內苑太清樓滌內府所藏珍用之器集四方之美味前期閱集觀李其所用宮中女樂列奏于庭命子楷侍側勸勞又出嬪女鼓琴玩爵勸以觀環瑤白玉之盃京亦上記略曰太清之燕上曰此跬步至宣和令子攸被入觀焉東入小花逕南度碧蘆叢又東入便門至宣和殿只三楹左右挾亦三楹中置圖書筆硯古鼎彝罍洗陳几案檯榻東西廡側各有殿亦三楹東曰瓊蘭積石為山峯巒間出有泉出石竇注于沼北有御札靜宇榛櫕間以洗心滌慮西曰凝芳後曰積翠南曰瓊林北有洞曰玉宇石自壁隱出蕭叢峻立奇花異木扶疎茂密後有沼曰環碧兩旁有亭曰臨漪華渚沼次有山殿曰雲華閣曰太寧左右躡道以登中道有亭曰琳霄垂雲騫鳳層巒百尺高峻俯視峭壁橫峯如深山大壑次曰會春閣下有殿曰玉華前殿之側有御筆榜曰三洞瓊文之殿以奉高真有種玉綠雲軒相峙日午謁者引宰執以下入女童四百靴袍玉帶列侍殿下肅然無敢謦欬者宮人珠籠巾玉束帶秉扇拂壺巾盆鐵持香毬擁御座以次立亦無敢亂行失次者上顧謂羣臣承平無事君臣同樂宜略去苛禮飲食坐起當自便無間執事者以寶器進上酌酒以賜命皇子嘉王楷宣勸又以惠山泉建溪異毫盞烹新貢太平嘉瑞茶飲之上曰日未晡可令奏樂殿上笙竽琵琶箜篌方響箏簫登陛合奏宮娥妙舞上又曰可起觀羣臣凭欄以觀又命宮娥撫琴擘阮已而羣臣皆盡醉

禁史學

從監察御史李彥章之請也詔士毋得兼習史學初翰林學士慕蕘等請令今

後武時務策並隨事參以漢唐歷代爲問至是令竊前詔勿行

罷營官田 范坦舉坐獻營田之策安置黃州

五月却羨餘貢 利州路轉運副使張巨獻羨餘三十萬緡爲言者所論詔特罷之尋除名編管池州

蔡京落致仕赴都堂議事 三日一至都堂

罷科舉○秋八月焚元祐制詞○九月改官名以太宰少宰易左右僕射 詔以太師太傅太保爲三公少師少傅少保爲三孤以左輔右弼太宰少宰易侍中中書令左右僕射之名舊以太尉司徒司空爲三公及尚書置令丞罷又詔武選官稱以通侍正侍中侍中亮中衛左武右武大夫易內客省延福宮景福殿殿客省引進四方館東西上閤門使凡七階中亮中衛郎易客省引進副使左武右武郎易東西上閤門副使凡四階並爲横行以武功武德武顯武節武略武經武義武翼大夫易皇城至供備庫使凡八階以武功武德武顯武節武經武略武義武翼郎易副使亦八階爲大使臣改內殿承制至三班借職爲數武修武從義秉義忠訓忠翊成忠保義承節承信郎進武進義校尉凡十二階爲小使臣軍將等爲進武進義副尉守闕進義副尉凡三階殿侍爲下班祗應○醫官亦易爲成全保和保安大夫成全保和保安郎又詔太尉古官名掌武事名雖已改改爲武選一品位在節度使之上其儀物班序居執政之次○尋又罷婦人封郡縣君立夫人至孺人凡八等○六年詔假將仕郎去假字假承務郎爲登仕郎假承奉承事爲通仕舊將仕爲迪功舊登仕爲修職舊通仕爲從政餘並仍舊通爲十階又詔於武臣横行內增親衛翊衛拱衛協忠翊正宣正大夫通書爲十三階郎亦如之惟不置通侍○改諸州幕職判司置六曹參軍并掾以郡大小事繁簡而定其員數凡添五百四十一員以革員多闕少之弊○時四選官凡四萬三千有奇而闕止一萬四千有奇

冬十一月戊寅日南至御大慶殿受元圭大赦 內臣譚稹經營河東路事至晉州得異物於民間似石非石似銅非銅長尺餘闊寸餘厚二三分色赤黑首末黃質中有古篆籀文其上兩傍横出兩尖如雲氣之狀莫知何物也稹歸以此物進蔡京見之謂此爲元圭即天錫禹者晉書所謂也遂令守臣呂公雅奏陳公雅又尋得石文黑的四字曰天正貴端於是行大朝會禮受圭於正衙大赦天下赦文云錫乃元圭肇時大寶內赤外黑上銳下方應陰陽之全體乾坤之盛德溫潤而澤有雲行雨施之文追琢其章著地平天成之象或言此圭乃關德府通判王景文家藏舊物獻之子朝景文遂有增秩與郡之命

蔡京進封魯國公何執中進少傅改太宰仍兼門下侍郎○行給地牧馬法 初熙寧中嘗詔給地牧馬總行於陝西未幾而止是年詔復行之先自京東河北以舊牧地募人養馬然後推之於諸路受田一頃仍蠲其稅令牧馬一匹諸路至九萬匹○宣和二年罷之以民戶所養馬填闕馬禁軍○五年復給地牧馬法

（癸巳）政和三年春正月王安石追封舒王 尋詔封其子雱爲臨川伯配享文宣王廟使從祀

二月崇恩太后劉氏暴崩 后負其才每曰章獻明肅大讓矣何不衆起帳頭出臨百官上嘗謂蔡京曰朕前日大病那箇便有垂簾意耶簡者謂后也又曰朕不得不閑防使人當殿門與之劍若非宣召勿問何人入門者便斬之至是后以不謹無疾而崩死之日天爲黃霧異常始事覺上諭輔臣以后不謹且重曰不幸京曰宮禁比修造多凡事失防護宜有此等且古今自有故事不足煩聖心憂問何執中忽擢進曰太后左右顧陛下多置人侍奉以婦人女子加之媚慢萬一不虞則陛下不可

預殺娘名也上憚然因曰不欲即此決之晚當召卿來議曉果促召輔臣既入殿嶽將發之而太后已崩蓋爲左右所遏自即蔡鈞而縊焉上曰孟后已廢今崇恩又廢則奉陵無祀矣會其已崩故掩其事云**罷勳官**○**三月壬子朔日有食之**○**夏四月玉清和陽宮成**即福寧殿東興聖之地作宮至是成奉安道像上詣宮行禮○七年改爲玉清神霄宮○時道教之盛自道士徐知常始賜號冲虛先生徐守信賜虛靜先生劉混康賜葆真觀妙冲和先生後並贈大中大夫**置俊選士**改內外舍爲之**赦梓夔路**以蔡溱播等八州畢也○是歲南平夷敘州保州夷各納土**頒五禮新儀**大觀初詔置議禮局於尚書省二年詔訪求古禮器又詔討論臣庶祭禮又詔言禮當追述三代之意開元禮不足法今親制冠禮沿革付議禮局餘五禮視此編次至是書成局罷○又置禮制局討論古今宮室車服冠冕之度冠昏喪祭之節○詔中丞王甫亦乞頒宣和殿博古圖命儒臣考古以正今之失乃詔改造禮器自是鼎俎豆之屬精巧殆與古埒○六年編類臣祭器○初以士民吉凶多用委巷之禮乃頒新儀吏奉行甚嚴民更苦之宣和元年詔罷○二年禮制局與大晟府製造所協聲律官並罷**閏月改公主號**改公主爲帝姬易國號以美名二字兩國者以四字郡縣主爲宗姬族姬**五月葬昭懷皇后**祔永泰陵**定宮閫內省官制**置尚書內省以掌外省六曹所上之事有內宰副宰治中等官內史及都事以下吏員**秋七月頒新燕樂**此樂乃古徵角招君臣相說之樂也先是并製徵聲填荒八聲始備詔頒焉**貴妃劉氏薨追諡明達皇后**尋祔神主于惠恭皇后別廟**九月保和殿成**上自記之有曰乃部

有司從也營於宮垣之外移百官舍宇俾就便利得其地遷延福宮于宮城之北即延福舊址作保和殿五楹挾三東側殿曰出光西側殿曰凝光保和之後有殿曰燕頤兩旁有殿曰怡神曰凝神其楹數如保和總爲屋七十五間工致其巧人致其力始於四月癸巳至九月丙午殿成上飾純綠下漆以朱無文藻繪畫五采垣牆無粉澤淺墨作寒林平遠禽竹而已前種松竹木犀海桐橙橘蘭蕙有歲寒秋香洞庭吳會之趣後列太湖之石引滄浪之水陂池連綿若起若伏支流派別縈紆清泚有瀛州方壺長江遠渚之興左實典謨訓誥經史以憲章古始有典有則右藏三代鼎彝俎豆敦盤尊罍以省象制器參于神明薦于郊廟東序置古今書畫第其品秩玩心游思可喜可愕西挾收琴阮筆硯以揮毫灑墨放懷適情等語**冬十一月癸未郊**上搢大圭執元圭以道士百人執儀衛前導蔡攸爲執綏官玉輅出南薰門至玉津園上忽曰玉津園東若有樓殿重複是何處也攸即奏見雲間樓殿臺閣隱隱數重既而審視皆去地數十丈頃之上又曰見人物否攸即奏若有道流童子持幡節蓋相繼而出雲間衣服眉目歷歷可識攸遂請付史館京率百官稱賀

甲午

政和四年春正月置道階凡二十六等先生處士八字六字四字二字視中大夫至將仕郎而不給俸○重和初別置道官自太虛大夫至金壇郎凡十六等同文臣中大夫至迪功郎道職自冲和殿侍晨至凝神殿校經凡十一等侍晨同待制檢籍同修撰校經同直閣皆給告身印紙經道籙院磨勘功過注授加官差遣入品用蔭如命官法**夏四月閱雅樂**初閱宗子雅樂有官者並還秩無官者二百八十人並與承信郎次閱太學辟雍諸生雅樂大司成以下並遷秩諸生量與推恩**五月丙戌祭地奉太祖配赦**蔡京奏祭之日城中大雨幾尺而鑾輅自

宮至夘日光照耀又太史奏是夕五緯循軌典掌官吏拜有豫仗風雨之聲鬼神之狀又有黑氣數十丈貫於壇壝皆陛下嚴恭之應乞宣付史館從之

内侍楊戩加節度 賞製奏傳宣之勞也

秋八月宣和殿檜生玉芝 又詔有鶴三萬餘隻盤旋雲霄之上並許稱賀云

延福宮成 上親記之略曰延福宮舊占京城之西北隅連禁籞通仙韶瞰城堙背班直下宿衛棚欂足待風雨晏甚晏閒詢于師言克協朕志合於大同乃外禁旅乃撤永巷城之西亭大興營造增光前烈而徙延福於拱宸之北宮爲兩向適得地中殿因宮名次曰蘂珠又爲之書其亭曰碧琅玕晨暉擁於春路霏澤揭于秋方綺以脩廊連亘千柱聲以翔閣增置面勢宮之左爲位二其殿則有穆清成平會寧叡謨凝和崑玉羣玉而蕙馥報瓊蟠桃春錦疊瓊芬芳麗玉寒香拂雲偃蓋翠保鉛英雲錦蘭薰摘金之閣居其東棠英芳雪鉛華瓊華文綺絳萼穠華綠綺瑤碧清陰秋香叢最玉扶玉絳雲之閣居其北會寧之北疊石爲山而上起殿曰翠微旁爲二亭曰雲歸曰層巒凝和之次閣曰明春高爲重層自下而屛睨之百一十丈有奇俓量之七楹而衆閣之側爲殿二曰玉英曰玉瀾其背則附城築土植杏名岡覆茅爲亭脩竹萬竿引流其下羣幹碧闘交相隱映宮之右爲位二閣曰宴春自方取之凡十二又舞臺四列三亭三峙爲圓池以名海列二亭以跨海架石梁以升山亭曰飛華橫僭之四百尺而贏縱數之二百六十七尺而嵌叢石爲基跳泉爲澗閼之中作堤以接亭提之中作梁以通湖梁之上爲茅亭以待遊賞松怪石嘉花異木鬬奇而爭妍鶴亭鶴莊鹿柴蓮像孔雀之柵棣漆杏花之園西抵麗澤不類塵境●舊有延福宮祖宗以爲燕會之所而制不甚廣時蔡京欲以宮室媚上一日召内侍童貫楊戩賈詳何訢藍從熙諷以禁中逼窄之狀五人聽命乃盡從内酒坊諸司又遷二僧寺并軍營於他所五人者既有分地因各出新意故號延福五位五位既成樓閣相望引金水天源河築土山其間奇花怪石巖壑幽勝宛若生成

置延康述古殿學士 改端明殿學士爲延康殿學士樞密直學士爲述古殿直學士

冬十月○是歲女真陷遼國寧江府

初遼主天祚賞刑僭濫色禽俱荒女真東北與五國爲鄰五國之東接大海出名鷹自海東來者謂之海東青小而俊健能擒鵝鶩爪白者尤以爲異遼人酷愛之歲歲求之女真女真至五國戰鬬而後得女真不勝其擾又沿遼諸帥如東京留守黃龍府尹等每到官各遣女真體物銀帶求是諸部皆潜附阿骨打謀舉兵以拒遼人二年春天祚如混同江鈎魚界外生女真酋長在千里内者以故事皆來會酒酣天祚使諸酋歌舞爲樂阿骨打獨不從天祚謂樞密使蕭奉先曰阿骨打意氣雄豪顧視不常當以事誅之奉先曰小人何知殺之傷向化心阿骨打既歸疑天祚知其意即先謀併兵吞併鄰近部落天祚雖憂遼人呼之不至旲於是用粘罕胡捨等爲謀主銀朮割移烈婁宿闍母等爲將帥糾集女真諸部甲馬二千犯混同江東之寧江州時天祚射鹿慶州秋山聞之不以介意遣海州刺史高仙壽討之爲女真所敗失寧江州先是州有榷場女真以北珠生金人參蜜蠟白附子松實麻布之類爲市州人低其直且拘辱之謂之打女真州既陷殺之無遺類獲遼兵甲馬三千選保長白山之阿朮火阿朮火者女真所居之地以河爲名也是時天祚出秋山趨顯州木山射虎聞警不行以蕭奉先弟嗣先帥奚契丹五千人屯出河店臨白江與寧江州女真對壘女真潛渡混同江擊之嗣先兵潰屬肉輜重牛羊金帛悉爲女真所得復以兵追殺又獲甲馬四千女真皆騎兵剡小木牌係人馬爲號五十人爲一隊前二十人重甲持戈矛後三十人輕甲操弓矢每遇敵必二人躍馬而出先觀陣之虛實四面結隊而馳擊百步之外弓矢齊發無不中者其分合出入應變周旋人自爲戰所以勝也○契丹故事軍國大議漢人無與天祚自兩敗後詔奉先不知兵召宰相張琳吳庸付兵十萬人使討之即降宣制中京上京長春西遼四路計人戶家資備

一軍富人有出一二百軍者富産殆竭殊難又非國濟才能
御無法器甲盡人從便往往以槍刀摠甲充數弓弩鐵甲百
無一二於是分四路並進獨碌流河路一軍深入遇女真交
鋒稍卻走還其壘都統爲斡離不者以爲護軍追即領與丹兵
奔營而奔潰兵尚三萬餘推將作沙撒武朝肖爲都統再興
女真戰遂大敗餘三路聞之各退則其城既而盡爲女真所
攻陷千里蕭然丁壯斷戮殘盡壘爲財貫 聚上爲蕨應遼
東界熱女真阿骨打悉虜之爲用至有鐵騎萬餘○初出河
之敗兵多逃竄蕭奉先懼其爭觸先獲罪妄云潰兵擄諸苦
不一散將爲蕨心患天祚從之自是人皆曰戰則有死而無
功退則有生而無罪每遇敵輒
奔女真遂有輕天祚之心矣

乙未 政和五年春正月瀘南晏夷叛尋討
平之 瀘南熟夷晏州六縣其東縣勇善鬪爲諸夷所畏瀘
南安撫賈宗諒掌以竿竹木幕之至是以非罪繫其
首長夷人憤怒大酋卜漏結諸夏爲亂凡十萬餘人分兵四
出攻圍數共城及長寧武寧二縣遂陷梅嶺保并爲轉運判
官趙遹提刑賈若水急奏宗諒遣兵江安縣以當賊分三路入晏
州賊守隘甚嚴累石拒谷伏左右遹前知賊謀即以兵反掩
賊伏賊與官軍壘戰連日未解遹遣偏將自間道出賊不意
賊敗背受擊大潰悉破其巢擒賊退夷遂平之生擒卜漏拓
地千里十二月捷書至御殿受
賀宰執等各進一秩曲赦四川
二月立定王桓爲
皇太子○赦○以童貫領六路邊事 以永秦鳳鄜興分邊防司爲名
三月親試舉人 賜何㮚以下六百九十二人及第出身有差 夏
人寇邊○夏四月建葆真宮○置右文殿 改集賢殿爲之
置宣和殿學士 以蔡攸爲之後以犯紀年改保和殿 六月天

成聖功二橋成 都水使者孟昌齡請開鑿大伾三山西河因引河流於河陽作浮梁二至
是畢工賜名彌總會子河北京東西時諸路皆調夫赴役
凡數十萬人兩河之人愁困殆不聊生未幾水漲橋壞 秋
七月戊辰朔日有食之○八月建明堂 詔立
明堂於大內丙地命蔡京爲明堂使蔡攸討論指畫制度蔡
絛等編類與殿中監宋昇參詳梁師成爲都監童師敏爲承受
分置官屬日役工萬人於是徙內藏左藏諸庫及秘書省於
外即其地建焉內出小樣示百官其制兼取夏世室商重屋
周九尺之筵而黜諸儒臆說內立四柱爲太室外立八柱爲
四室并太室而五上八窗爲圓屋下四隅爲方屋而堂之頂
則用唐太后故事以塗金雲龍爲之故詔書有於古皆合其
制大備等語時秘書省移於宣德門之東亦類古之東觀云
竄陳邦光 居池州先是邦光爲太子詹事會蔡京獻太
子以大食國琉璃酒器羅列宮庭太子怒曰
天子大臣不聞以道德相誠乃持玩好之具蕩吾志
邪命左右碎之京聞邦光實激太子語言者擊逐之 流星
出柳 泉流至濁沒赤黃色有尾跡照地古者以爲天子
宗廟有事國家建造宮室之象蔡京率百官表賀 浙
西水○冬十一月高麗遣士入學 凡五人明
年親策賜
四人上舍及 天
第遣歸其國 是歲女真敗遼師于混同江 祚
下詔親征女真率蕃漢兵十餘萬出長春路命蕭奉先爲御
營都統耶律章奴副之以精兵二萬爲先鋒餘分五部比出
駱駝口車騎亘百里別以漢軍步騎三萬人命蕭胡覩姑爲
都統蕭道副之南出寧江州齎數月之糧期必滅女真兵至
鴨綠江人心疑懼阿骨打以刀剺面仰天大哭謂其部落曰
不若殺我以降諸酋皆拜曰事至此當誓死一戰乃與延禧
遇乘其未陳三面急擊之天祚大敗女真亦不急進徐收所
棄輜重而已天祚晝夜馳五百里遁保長春女真乘勝遂并

尚海遼陽等五十四州時朝廷遣使
益使速留兩月竟不及見遼主而還
（丙申）政和六年 遼天慶六年 春正月以童貫為
陝西兩河宣撫○閏月置道學 重和元年詔州縣學兼養
道流曾置士名自元士至志士凡十三品 二月上清寶
歲大比許襴襆就試宣和二年罷道學
籙宮成 蔡京命童貫等廣延福宮以翊上宮成既跨舊城
取城外地又自名第六位跨城之外浚濠深者水
三丈東則景龍門橋西則天波門橋二橋之下壘石為固引
舟相通而橋上人物自通行不覺也名曰景龍江江之外為
鶴莊鹿砦文禽孔雀諸禽多聚遠方珍怪蹄尾動數千實之
又為村居野店酒肆青帘於其間每歲冬至後即放燈自東
華門以北並不禁夜徙市民行鋪夾道以居縱博羣飲至上
元後乃罷謂之先賞後又闢之東過景龍門至封丘門時溫
州林靈素因徐知常得幸於上詭言有天人降云天上有神
霄玉清府長生大帝君及其弟清華大帝君皆玉帝之子又
有左元仙伯書罰仙吏褚慧等八百餘官乃謂上為長生大
帝君蔡京為左元仙伯而已即褚慧也上喜又於景龍門對
晨暉門作上清寶籙宮宮中山包平地環以佳木清流列諸
館舍臺閣多以美材為楹棟不施五采有自然之勝上下立
亭宇不可勝計若江南康後主三品之石姑蘇白樂手植之
檜皆取以實之又於宮前作仁濟輔政二亭命道士施水藥
於民上時登皇城下視之由是開景龍門城上作複道通寶
籙宮以便齋醮之路上數從複道上往來未幾則有期門之
事矣○明年又詔創神霄玉清萬壽宮於天下以舊天寧觀
為之無觀則以寺充仍設長生大帝君青華大帝君像○尋
詔以宰執蕤宮使副 脩御河新隄科免夫錢 詔罷役所一百五十里以
上州軍合起夫並許納錢免役 廣京城 朕荷天佑序男女僅五十人可令有司展築京城錫諸王外第

與帝姬下嫁仍不得移民居 夏四月何執中致仕 以太傅就第朝朔望恩數
如舊上曰自相位得謝古難其人奉朝數十年
無此事執中曰惟張士遜以太傅鄧國公就第 以蔡京
總治三省事 三日一朝仍赴都堂及輪往逐省治事未幾又令朝朔望三日一知印當筆
五月鄭居中劉正夫為太少宰兼門下中
書侍郎 初哲宗實錄蔡京專一編修政和三年成及上用
居中而京懼乃收用蔡確子懋為兩制討論其
父確元豐間策立功遂以王珪為不忠以沮居中居中若珪
婿也遂誣詆宣仁尤甚乞改修哲宗實錄尚未為快又乞悉
改哲宗正史作哲宗紀及列傳皆
加以御製之目使人不得擬議 六月皇太子納妃
朱氏 伯材之女也 秋七月沅州土豪叛討平之 先是
沅州得明堂巨木於盧陽縣調丁夫入水挽之水漲木
重陽挽折其一舟吏以為罪羅織著姓衆懼欲歸縣吏吏不
許於是土豪黃安俊遂挈衆叛知州張莊俟知縣江憲出兵
討之皆遇害進圍沅州湖北都鈐轄劉亞遣兵擊之安俊為
其黨所殺餘衆悉平由敵溯比 築震武城 尋升為軍童貫以進築功加
開府自崇寧初用王厚之議
開邊湟鄯至是唃廝囉之地悉為郡縣矣 詔豐豫盛時毋為裁損
計 詔戒羣臣挾蓄罔上當豐亨豫大極盛之時毋為五季變亂裁損之計榜朝堂刻石尚書省 八月
修玉牒屬籍 宗正寺奏脩玉牒屬籍太祖下以德惟從世令子伯師太宗下以元允宗仲士不善
汝魏王下以德承克叔之公彥夫以昭祥分世 置廉訪使者 改走馬承受為之靖康初復舊
尋罷 兩浙水○九月詣和陽宮上玉皇徽號

○大赦○赦京西路 以修京西大內成也 置荊南及[illegible]
澧路 分湖北路置之 增貼職 詔舊貼職惟直秘閣直龍圖閣右文殿修撰不足以待多士可增置直徽猷顯謨寶文天章閣秘閣集英殿修撰并舊爲九等 冬十一月詔樞密
事令童貫與議 須面議者許赴院面議當同進呈者許同進呈 己亥郊
○置提舉坑冶官 提舉東南九道坑冶其後罷復不常不盡錄○宣和初蔡京言臣自
崇寧初承乏宰事識不自揆行其所知而陛下以堯爲自任
幸聽其說故得施一二永推理財之源當不取於民國用自
富故取貨於地而修坑冶之官復鼓鑄之法自崇寧迄政和
五年在京椎貨與庫務所儲一千三百餘萬諸監所鑄九百
餘萬諸路所儲三千餘萬通內外所有凡五千萬有奇未嘗
有不足之憂既而邪人在位肆行更革坑冶官除撥編置千
里乃罷鑄錢監既無地寶又無泉貨遂括天下白地增四方
酒價取其毫末以爲足國之計今京師鋪復鹽法權足日用
以方漕計闕乏見侵常平錢米及用諸司封樁迄今迨盡前
日改法之人罷黜雖追乃倡爲浮言曰自崇寧以前失於措
置以至於此臣不敢坐受暗默故輒具本末臣竊技已窮無
以上助萬一數及茲時內委宰執六曹外付諸路監司講求
措置庶無後時之悔明年詔罷豐諸路錢監十九處歲鑄錢
僅六百萬今東南惟存饒贛利源既失公私困之宜復其舊
令復提舉坑冶官鑄錢監 十二月劉正夫致仕 自張商英罷相蔡京益變法度
居中在右府每爲上言之及爲相四方欣然望治託不能制
京至是以疾致仕正夫既罷後王黼謀國召亂余深白時
中李邦彥童貫皆鄙
夫患失之徒云 創公田所 京西舊多曠土寶元康定間特輕其賦募民墾闢地
無遺利政和初始議增稅民已不能支未幾後兆作使臣杜
公才獻言汝州有地可爲稻田乃置稻田務主以內侍楊戩

皆按民契券而以樂尺打量其贏則拘入官而創立租課謂
之公田錢是歲始改爲公田所既而又并河東北三路皆括
之於是大擾農民困弊僅能輸公田錢而正稅不充矣時內
侍張佑主營繕所亦倣後苑公田所爲取足無算及戩死而
公田營繕事皆併入西城所以內侍
李彥主之其織累病民又甚於前矣 是歲女眞陷遼
渤海軍 遼渤海人高永昌殺其東京留守蕭保先自稱大渤海國皇帝據遼東五十餘州遼主遣其宰相張
琳討之至瀋州女眞遣兵來援渤海琳敗績乃以燕王淳爲
都元帥仍募遼東人號怨軍者二萬以行淳至乾州武朝彥
等謀殺淳不克復召淳還遣蕭德恭耶律余覩等屯田爲備
既而女眞擊破渤海軍斬高永昌其衆散爲盜所至虜掠而
遼不能制

丁酉 政和七年 遼天慶七年 春二月以童貫權
領樞密院事 初命貫帶行同簽書樞密院事尋以元豐官制不置簽書遂改命焉時邊臣屢奏遼
無故興兵易州恐有他意詔諸路調兵起
治邊鄙以邊事付童命督師以駐寺落職 茂州夷寇邊
祈官李泳等死之 夏四月羣臣冊上爲教主道君皇
帝 詔道院略曰朕乃上帝元子爲太霄帝君憫中華被金狄之教遂懇上帝願爲人主令天下歸於正道卿等可
上表章冊朕爲教主道君皇帝止用於教門○尋詔翰林學
士承旨王黼宣和殿學士蔡攸盛章等至宣和殿觀神霄降
臨觀作記上之自後神怪之事不悉書 五月祭地 先詣玉虛殿上皇地示徽號至是祭地于方澤
降德音 六月置承宣使 改節度觀察留後爲之 是月大雨雹 大如拳或似一升器物兩時而止先
是夏雨有二魚落殿中省聽事屋上 秋七月熙河環

慶源地震○旬日不止壞城壁廬舍居民壓死者甚衆時上以旱乾災異爲念侍御史黃葆光上疏言今之所以致陰陽之變者蓋陛下恭儉躬行以先天下而蔡京侈大過甚陛下以紹述爲心而京所行乃背元豐之法陛下謂宜增益追崇先烈而京強愎自專不肯上承德意兼鄭居中余深依違畏避不能任天下之責此天氣下而地不應也疏入不報

置提舉御前人船所 時東南監司郡守二廣市舶率有應奉又有不待旨但送物至都計會宦者以獻大率靈璧太湖慈溪武康諸石二浙奇竹異花海錯福建荔枝橄欖龍眼南海椰實登萊文石湖湘文竹四川佳果木皆越海度江鑿橋梁壞城郭而至植之皆生而異味珍苞則以健步捷走雖甚遠數日即達色香未變也至是蔡京言陛下無聲色犬馬之奉所尚者山林間物乃人之所棄但有司奉行之過因以致擾願節其浮濫乃請作提舉淮浙人船所命內侍鄧文誥領之京以羨餘東封船二千艘及廣濟兵士四營又增制作牽駕人乞詔人船所比直達綱法自後所用即從御前降下使傅鹿奉人如數貢入餘皆不許妄進上又詔不許用糧綱船及役百姓且戒毀人墳墓廬舍及黃封拘掌人園圃所指凡十餘事獨令朱勔等六人任事由是稍戢不兩歲愈甚於舊勔由此援節鉞諸路大擾以至於亂

八月鄭居中罷 毋喪去位

九月辛卯大饗明堂 初禮部尚書孔光顯等言月令季秋大享帝說者謂徧祭五帝也曲禮大享不問卜說者謂祭五帝於明堂莫適卜也周官太宰祀五帝則掌百官誓戒說者謂祀五帝於四郊及明堂而王安石以謂五帝者五精之君昊天之佐也惟其爲五精之君故分位於五室惟其爲昊天之佐故與享於明堂自神宗下詔惟以英宗配上帝而悉去從祀羣神陛下肇祀宏規季秋大享位五帝於其室既無此以祈神之嫌止祀五帝又無羣神從祀之瀆則神宗黜六天於前陛下正五室於後其揆一也從之乃詔併祀五帝

盜起淮西命內侍

譚積討平之○是月初約宗室科條 徒以下宗正訓治徒以上制勅

冬十月初御明堂 以是月天運正治布告天下又頒來歲運曆自是月朔布政孟春頒曆率推致氣運具之文辭而以爲常

十一月詔蔡京五日一朝 時童貫欲生北邊爭端遣人使海上約女真而京不能遏因上章劾貫且謂貫本臣薦他日恐累臣況與臣同列臣實恥之上欲寵貫所領改爲司空令致仕時官制無司空將特命之會京子攸救止於是京告老詔罷省細務五日一朝赴都堂治事而貫遂日赴朝班若京是日入則貫避不出朝他日則如故此乃蔡絛別錄之語恐未必然姑存之

鄭居中起復太宰余深少宰○有星如月 徐徐南行而沒光照人物與月無異

十二月天神降坤寧殿 上自作記

修神保觀 神保觀者俗謂二郎神也都人素畏之自春及夏傾城男女負土以獻名曰獻土又有飾作鬼使巡門催納土者人物絡繹數萬亦微幸以觀之或謂蔡京曰獻土納土非佳語也後數日有旨禁絕

作萬歲山 上之初即位也皇嗣未廣道士劉混康以法籙符水出入禁中建言京城西北隅地協堪輿但形勢加以少高當有多男之祥始命爲數仞崗阜已而後宮占熊不絕上甚喜於是崇信道教土木之工興矣一時佞倖因而逢迎遂竭國力而經營之至是命戶部侍郎孟揆築土增高以象餘杭之鳳凰山號萬歲山後因神降有艮岳排空之語因名艮岳宣和四年始告成御製記文凡數千言六年有金芝產于萬歲峯改名壽岳門號陽華入門兩旁有丹荔八十株大石曰神運昭功者立其中旁有兩檜一夭矯者名曰朝日升龍之檜一偃蹇者名曰卧雲伏龍之檜皆玉牌填金字書之岩曰玉京獨秀太平岩峯曰卿雲萬態奇峯又有蘇實攢金碧相間勢極高峻在雲表盡工藝之巧無以出此運四方花竹奇

石積累二十餘年山林高深千巖萬壑麗麗成羣樓觀臺殿不可勝計

(戊戌)重和元年春正月御大慶殿受定命寶大赦 初八寶旣備上曰八寶者國之神器也今再朝乃我受命者也因詔于闐國上美玉久而得之爲璽九寸用魚蟲篆其文曰範圍天地幽贊神明保合大和萬壽無疆號定命寶至是御殿受之百官稱賀

二月夏人寇邊 將官張迪死之

初通使女眞約夾攻遼 建隆以來女眞嘗自其國之蘇州泛海至登州賣馬故道猶存去夏有漢兒高藥師者泛海來具言女眞攻遼國事登州守臣王師中以聞乃詔蔡京童貫共議命師中募人同藥師等齎市馬詔以往而不能達至是上乃復委貫選人使之遂遣馬政同藥師講買馬者好由海道入蘇州至其國阿骨打所居阿芝川來流河其長男曰阿忽及粘罕兀室等皆用事呼郎君聞遣使之由政對以貴朝在大宋太祖皇帝建隆二年時遣使來賣馬今主上聞貴朝攻陷契丹五十餘城欲與貴朝復通前好兼聞契丹天怒人怨本朝欲與貴朝共行弔伐以救生靈塗炭雖本朝未有書來特遣政等軍前共議若允許後必有國使來也阿骨打與粘罕等共議數日遂留登州小校六人遣渤海人李善慶生熟女眞二人齎國書并北珠生金貂子等來○是春正月遼燕王淳將討怨軍而女眞遣至淳與之遇于徽州未陣而潰淳與麾下五百餘騎退保長伯魚務於是女眞度遼西太掠錦新城懿濠衞五州皆降之別遣闍母王攻怨軍亦敗之天祚在中京聞報震懼令內庫泉珠玉珍玩五百餘囊擇駿馬二千匹夜謂左右曰若女眞必來吾與南宋爲兄弟夏國爲甥舅何憂哉及女眞歸邊備稍寬天祚益自肆矣○貫嘗與熙河鈐轄趙隆議燕雲事隆揚言不可貫曰君與此當有異拜隆曰隆武夫豈敢干賞以敗祖宗二百年之好異時釁生雖萬死不足以謝天下貫不能奪

三月赦四川 以城石泉軍壤鄰九堡畢工又綿茂州夷平也知成都府劉戩吏言綿茂開拓甚廣自唐以來入國棄冗已空尋詔許百僚稱賀

以蔡絛爲宣和殿待制 絛京之子選尚康福帝姬駙馬都尉帶文階自絛始

親試舉人 賜王昂以下七百八十人及第出身有差○勑令皇子嘉王楷赴廷對有司考爲第一上不欲令魁多士升昂爲榜首

夏四月竄張根 根時爲淮南運使坐論東南諸路鹽乏之由淮及修造之侈賜第錫帶之濫又言花石綱搔擾之害大忤權貴由是落職監信州商稅尋又責置郴州

五月壬午朔日有食之○置經制司 尚書省置司講畫諸路財賦

六月王寀劉昺坐妖訕誅竄 詔朝奉大夫前知峽州王寀寶政殿學士劉昺酬倡詩歌謗訕悖逆妖訛不道寀伏誅劉昺長流瓊州

赦陝西河東 以童貫奏攻破夏人建築城寨也宰執並進官

秋七月東南大水遣使振之 米四十萬賑濟 九月又詔截上供

八月童貫進太保 領樞密院事三路宣撫使以夏秋以來進築靖夏制戎制羌三城之功也

九月辛巳大饗明堂 去年已行是夏詔曰自今每歲季秋親祠明堂如孟月行饗禮與三年當郊之歲行明堂之禮後不錄

閏月罷白地等錢 初鄭居中置講畫經費局使戶部尚書高伸推行之諸路有僦房廊爲浮造警夏侵官地者則會其丈尺令輸錢謂之白地錢又添酒價取醋息及榷場等事給事中吳敏駁之以爲白地錢何異於德宗之稅間架至是上詔曰自頃庶事大臣以爲可行朕采諸民多不謂便如拘白地與禁榷貨增方田增酒價取醋息河北加折耗米東南水災強糴皆掊克苛削可即日罷諸害民蠹國如上比者三省悉以聞朕不憚改

鄭居中

罷乞持餘服詔從之

行鹽鈔對帶法時國用日廣而經費多仰於摧貨務先是鄭居中再相與童貫相表裏貫主解鹽欲以實陝西而擅其利故居中爲罷東北鹽而利入頗虧至是上悟乃詔聽有司言解鹽便於焚海故用之而商販無利塗糴不行其復行末鹽於是蔡京私語人曰我作鹽法尚未盡也上知之詢其所未盡京請改袋鹽且許所過指其稅袋鈔既與昔不同以使更買新鈔方帶給舊鈔號對帶法亦曰帶搭指揮既出一日間入納者三十餘萬緡上大駭而後知搭帶之利也不一二歲以復爲之商人每晝鈔行畧滯則貯積以待改法謂之越新鈔自是鹽商大困○宣和三年詔河北京東兩路稅鹽與鈔鹽並行故商旅不通可並行鈔鹽許客人任便通販○四年春詔曰末鹽顆鹽祖宗以來並行不廢崇寧中以解池顆鹽不多止行本路而燕海甚溥行於數路各不相妨政和稍錢至二千萬貫而有司狃情議改雖已復舊商旅疑惑可下諸路諭以今來更不改鈔法秋七月又詔解鹽已罷而東南末鹽通商法備數有刷撥以達御筆論時鹽法已壞而歲給陝西錢四百萬緡以代解鹽課又河朔府賜亦不下三百萬緡皆自摧貨務出見錢以寄外郡而後給關子付諸路糴買俟商賈來請故謂之轉廊錢王黼秉政用日益窘既無見錢但虛出關子付外路商賈已納糧草得關子赴京務請錢率不能給則以急緩新舊次爲七等商賈莫能久俟因賤貨之於交引鋪時上自督諸茶鹽日令具奏比較纔不及數必加峻責提舉摧貨務伯舅乃與交引鋪以四六爲約若請萬緡則留四千緡入納乃得之故日有四五萬緡所入若真入納則無幾蓋徒以眛上應課實非所贏既鹽鈔猥多故客貨不行伯舅乃獻言於黼設限立額重爲賞罰始者歲校假至月校法令苛峻州縣官懼罪遂以鈔數上戶始一戶數十鈔則貼錢若干與鹽鋪戶歲中有至數次科者又爭邀客販所至則以鹽詣官復科之於民其後遂至於計口而給家至戶到雖嬰兒不能免矣○七年春詔崇寧初罷官賣以通商賈至收億萬之利比歲變法遂分配民戶可修復新鈔務通財貨

以復舊制

大內火大火自甲夜達曉燕五十餘閣後苑廣聖宮及宮人所居幾盡被焚死者甚多時天大雨火發兩如傾略不少止而火益熾或傳上是夜擁宿于外然事秘不可得知

錄周後除封崇義公外以五長世爲宜義郎監周陵廟與知縣請給爲三恪

冬十月御寶籙宮

度籙聽王清神霄秘籙會者八百人凡天神降臨事蓋發端於王老志而極於林靈素於是官官道士有所不快必托爲帝誥則莫不如志及爲大會引羣臣士庶入殿聽靈素講經上爲設幄其側靈素據高坐使人於下請問然靈素所言無殊絶者雜以滑稽媟語上下爲大鬨笑莫有君臣之禮矣時道士有俸每一齋施動獲數十萬每一宮觀給田亦不下數百千頃皆外蓄妻子置姬媵以膠青刷鬢美衣玉食者幾二萬人一會殆費數萬緡貧下之人多買青布幅巾以赴日得一飫餐而襯施錢三百謂之千道

十一月朔會云○宣和四年冬御殿慶王黼等秘籙

改元大赦○安堯臣補官堯臣於去年夏上言陛下臨御之初嘗下詔求言於是譁士效忠而愉人乃誤陛下加以誣謗之罪使陛下負拒諫之譏故比年天下杜口以言爲諱乃者官寺交結權臣共唱北伐而宰執以下無一人肯爲陛下言者臣謂啓燕雲之役異時啓亡國寇振于野心必伺吾隙而逞其所大欲矣臣謹按童貫起自卑微本無智謀陛下付以兵柄俾典機密事務欺罔虛立戰功以奏捷易置將吏以植其黨通儼爲當官爵超躐階級等亂與常巧媚者登擢忤者斥山西勁卒盡選爲親兵戰則他兵臨陣賞則親兵冒功意果安在每得內帑以濟軍需乃盜充私藏而立軍期之法取償於州縣民不堪命士爲解體而貫方且兇焰勃然臺諫之臣間有一議已中危法使天下不敢言而歸怨陛下矣成謂貫深結蔡京同納趙良嗣之謀經營既久國用匱乏乃方田以增稅均糴以充儲革鹽之法朝行夕改加之以饑饉迫之以重斂事勢必無自全而患有至於不可勝者陛下倘優游不斷異

時雖悔何及臣非不知計行身戮蓋忠憤所激有不能自已者至是上丁詔略曰比大臣建議欲復燕雲而堯臣以遠方孤生獨陳不可言者謂其首沮大事請置諸法朕以言路久壅敢諫之士宜導以賞令吏部先次補堯臣承務郎堯臣杭族子也就以博選澤授之

十二月置裕民局以延康殿學士徐處仁言科歛折變支用坐倉之為害民故也仍設五事命蔡京提舉處仁為詳定官於是用事者恐其淌有裁損不悅之矣○時京欲復行夾錫錢於中州處仁言錫錢但可行於關陝耳京怒其不附已欲去之風侍御史張樸劾處仁罪出知揚州而局亦尋罷○是月聞耀府慶州諸縣皆納農器以避科斂上聞之惻然詔罪其官吏

是歲女真阿骨打稱帝國號金女真其初酋長本新羅人號完顏氏完顏猶漢言王女真書之以女生二子其長即胡來也自此傳三人至楊哥太師以至阿骨打身長八尺狀兒雄偉沉毅寡言笑顧視不常而有大志能用其人是時女真超遼中京天祚恐其叛已遷于雲中有楊朴者遼東人也勸阿骨打稱皇帝以王為姓以旻為名以其國產金故稱大金改元天輔皆從之朴又勸阿骨打遣人請天祚求封冊天祚付南北面大臣議蕭奉先等喜以為自此可無患矣請許之天祚遂遣使備衮冕之服冊阿骨打為東懷皇帝阿骨打召楊朴等觀驗以儀物不純用天子之制大怒欲斬其使諸酋爲請乃解尚人笞百餘尋遣還要其稱大金皇帝兄不然則提兵取上京天祚聞女真事蕭奉先揣其意不以聞明年上京破和議遂格

己亥 宣和元年春正月改佛號詔改佛號大覺金仙餘爲仙人大士僧稱德士行者稱德童而冠服之但道冠有徽德冠無徽又以寺為宮院為觀尋改女冠為女道尼為女德○明年詔復舊

金使來女真使李善慶入國門詔蔡京童貫及鄧文誥見之諭以夾攻取燕之意善慶等唯唯居十餘日遣趙有開馬政齎詔及禮物與善慶等渡海聘之初議報阿骨打儀趙良嗣欲以國書用國信禮有開曰女真之酋止節度使常慕中國恨不得臣屬止用詔足矣問善慶何如善慶曰皆可於是從有開言有開與善慶等行至登州而死會諜者言契丹已割遼東封女真爲東懷皇帝乃詔政勿行止差平海軍校呼慶持登州牒送善慶等歸呼慶至阿骨打軍前阿骨打及粘罕等責以中輟且云登州不當行牒留半年始遣之臨行語之曰跨海求好非吾家事吾已獲大遼數路其他可以俯拾故歸見皇帝果欲結好請早示國書若仍用詔決難從也○初高麗來求醫上遣二醫往是秋還以其事及語錄奏聞歛後知實非求醫乃彼知中國將與女真圖契丹因是勸止中國謂苟存契丹猶足爲中國捍邊女真虎狼不可交也宜早爲之備上聞之不樂後三年遣使往聘欲促其共舉高麗辭恭順終不得其要領而歸

以余深爲太宰王黼少宰黼即甫也上賜今名初上訪大臣以取遼之策太宰鄭居中及知樞密院鄧洵武皆以爲不可獨黼是其計以身任之曰中國與遼雖爲兄弟之邦然百餘年間彼之所以開邊慢我者多矣且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今而勿取女真即強吾不免事之中原故地恐非復我有於是上向其言左司員外郎侃濟獨以爲非且曰景德以來虜守約不敢犯邊盟誓固在不可渝也天下久安士不習戰軍儲又屈無輕議論以爲後患黼怒曰左司敢沮軍耶○顯謨閣待制知湖州葛勝仲與黼連姻亦與書曰天下無事則宰相安宰相生事則天下危願公享宰相之安無使天下至於危也○時諜者云天祚有亡國之相或言陳堯臣者善丹青精人倫登科爲畫學正黼聞之具喜薦堯臣以將使事堯臣即挾畫學生二人俱行同繪天祚像以歸入對即云虜主望之不似人君臣謹畫其容以進若以相法言之亡在旦夕幸速進兵兼弱攻昧此其時也并圖其山川險易以上上大喜即擢堯臣右司諫賜予鉅萬燕雲之役遂决堯臣後遷至侍御史

躬耕籍田後不書

二月朔

改元上之改元重和也左丞范致虛言此號契丹嘗稱之蓋虜先有重熙年後主名隆禧其國中因避熙而稱重和遂後改焉三月皇后親蠶於延福宮後不書○政和初詔建蠶宮親蠶殿以典蠶為名劉法敗師于統安城熙河經略童貫迫法令進師攻城法不得已引軍出塞夏人伏兵擊之士卒陷沒者數十萬貫更以捷聞百官入賀議者切齒而不敢言夏人寇邊貫以鄜延環慶兵入西界大破夏人平其三城既又破之於震威軍夏四月丙子朔日有食之○赦陝西河東○五月有物如龍形見京師民家大水犯都城西北赤氣亙天忽有水高十餘丈犯都城水未作前雨數日如傾及霽開封縣前茶肆人晨起拭床榻睹若有大犬蹲其傍側明視之龍也其人驚呼而倒茶肆適與軍器作坊近遂為作坊兵衆取而食之不敢以聞都人皆圖畫傳玩身僅六七尺若世所繪龍鱗蒼黑色驢首而兩頰如魚頭色正綠頂有角尾極長於其際始分兩歧有聲如牛後十日而水至○初龍降後一夕五鼓西北有赤氣數十道亙天犯紫宮北斗仰視星皆若隔絳紗方起時折裂有声然後大發後數夕又作声益大格格且久其發更猛而赤氣出西北數十百道其中又間以白黑二氣然赤氣為多自西北俄入東北又延及東南其聲亦不絕迨曉乃止○水之作也宰執相率出郭視之水已破汴隄諸内侍以役夫擔草運土障之不能禦上憂甚命戶部侍郎唐恪治之或請決汴南河以護宮城者恪曰水怒而決是無可柰何今決而侵之是棄民也乃止詔府界監司募人決水下流遂由城北五丈河以洩○起居郎李綱言國家都汴百六十載未嘗有變今城西巨浸湍悍峻激東南而流其勢未艾或淹旬時因以風雨不可不慮夫變不虛生必有感召之災災非易禦必有消弭之塑陛下斷自宸衷詔廷

臣各具所見而條行其說濟危圖安以荅天戒又乞直前奏事庶及任譬詔都城外積水緣有司失職隄防不備即非災冀忠言讜論未始不求當假天災然後降詔綱挾姦賣直送吏部與監當事又降一官與遠小處○時上命唐恪決水恪即日乘小舟覽水之勢而求所以導之上登樓遙見問之乃恪也為之出涕未幾水平恪入對上勞之曰宗社獲安卿之功也恪懷出詔曰水陰類也至犯城闕天其或者以陰盛之警告陛下乎願垂意於馭臣詔遂安寵去小人備夷狄以益謹天戒上嘉納之六月夏人納款詔六路罷兵○初夏國恃橫山諸族帳強勁善戰故用以抗中國熙寧間姚嗣宗首發收橫山之議范仲淹用之既而元昊納款元豐中种諤亦以為言故興靈州之師及王師失利李憲始獻進築之議神宗厭兵不克行童貫本出李憲之門於成憲志政和以來合諸路兵出塞進築遂得橫山之地夏國失所恃乃因漢人納款請和且以誓表進許之前所未有也已而夏使來賀生辰授以誓詔辭不受強之使去及境擲棄之延安帥取以上貫始大沮○祖宗法勇戶不授學官有功只於當官上遷轉而俸祿不甚增弓箭手有定田得以保其鄉里墳墓禁軍逃亡並誅戮而不敢避難至童貫為宣撫引屬戶至有為節度使者舊弓箭手皆徙居新邊禁軍逃亡者許改刺別軍又擇諸路精兵刺勝捷軍以官衛夏人納款而邊備軍法自貫壞矣秋八月復鈔旁定帖錢初元豐中議者謂民之貿易輸納輒官為之據官司亦利其入遂有所謂鈔旁定帖錢後數用數止至是諸路爭為應奉事兩浙轉運李祉乃請復其法然息不得過三分而朝廷許之祉言本路所收約數十萬貫以此給應奉自可足用今為蘇杭兩處守臣以御筆拘去而本司所置花木井御前物色須上項錢庶不侵經費從之明年七月詔江浙湖廣福建鈔旁定帖錢並令漕臣拘充糴本錢輒乞撥者以違御筆論○靖康初罷之九月燕蔡京保和新殿蔡京等請見安妃許之京作記以進略曰皇帝召臣

京臣黼臣俁臣攸臣楷臣貫臣仲忽臣熙載臣茂與保和新殿臣脩臣脩臣偉臣行臣微臣術侍賜食文字庫於是由臨華殿門入侍班東曲水朝於玉華殿上步至西曲水循酴醾洞至太寧閣登層巒琳霄褰風垂雲亭至保和層三楹時落成於八月而高竹崇檜已森陰蓊鬱中楹置御榻東西二間列寶玩與古鼎彝玉芝左挾閣曰妙有右挾閣曰宣道上御步前行至稽古閣有宣王石鼓歷邃古尚古鑑古作古訪古博古秘古諸閣上親指示為言其槩抵玉林軒過宣和殿列岫軒太真閣凝真殿殿東崇巖峭壁高百尺林壑茂密倍於昔見過翠翹燕處閣賜茶全真殿乃出瓊林殿中使傳旨留題乃題曰瓊瑤錯落密成林檜竹交加午有陰恩許塵凡時縱步不知身在五雲深頃之就坐女童樂作坐間香圓荔子黃橙金柑相間布列前後命邸文諧剖橙分賜衆五行少休詔至玉真軒軒在保和殿西南廡即妝閣命使傳旨曰雅燕酒酣添逸興玉真軒內見安妃且詔臣賡補成篇臣即題曰保和新殿麗秋暉詔許塵凡到綺闈是人人自濃得見矣既而但掛畫像西垣臣即以詩謝奏曰玉真軒檻暖如春即見丹青未見人月裏嫦娥終有恨鑑中姑射未應真須臾中使傳旨至玉華閣上持詩曰因卿有詩姻家自應相見臣曰頃緣葭莩已得拜望故敢以詩請上大笑上持大觥酌酒命勸太師臣因進曰禮無不報於是持瓶注酒授使以進再坐撤女童去羯鼓御侍奏細樂作蘭陵王揚州教水調勸酬交錯日且暮臣奏曰久勤聖躬不敢安上曰更勸迭進酒行無算上忽憶紹聖春燕口號二句問曰卿所作否餘句云何臣曰臣所進也歲久不記上曰朕是時以疾告假哲宗召至宣和閣因問所以告假對曰臣有負薪之疾不果奉清燕哲宗曰蔡承旨有佳句云紅蠟青煙寒食後翠華黃屋太微間不可不赴臣謝曰臣操筆注恩於今二十年陛下語及方省然歸然不記一字陛下潛邸已知臣蓋非今日臣豈勝榮幸上輸指曰二十四年矣臣曰臣左右兩朝老無毫髮報稱上曰屢見哲宗道卿但為章惇輩沮忌朕時年八歲垂髫侍側一日哲宗頗疑焉然若有所思問曰大臣以為不可紹述朕思疑之對曰臣聞子紹父業不當問人何故之有哲宗駭曰是見大相如此由是劉摯呂大防排紹述紹述自此而始臣奏曰陛下曲燕而追惟紹述非特臣幸天下社稷之幸臣請存其事以示後世知今日宴樂非酒勸而已二鼓臣醉衆前奏曰請罷始退

幸道德院觀金芝遂幸蔡京第 時道德院生金芝上幸觀焉遂由景龍江泛舟至京第烏鸞堂淑妃從上曰今歲四幸鳴鑾矣賜京酒於是京作鳴鑾記以進初京侍上每進君臣相悅之說於是以倡尚主而收最親幸上時輕車小輦幸京第命坐賜酒略用家人禮表謝有云主婦上壽請酬而肯從稚子牽衣挽留而不却○攸嘗勸上曰所謂人主當以四海為家太平為娛歲月能幾何豈徒自勞苦上深其言遂微行都市○上方為期門之事故苑囿皆仿江浙為白屋不施五采多為村居野店及聚珍禽異獸動數千百以實其中每秋風夜靜禽獸之聲四徹宛若山林陂澤之間識者以為不祥

蔡攸加開府 攸進見無時便辟走或塗抹青紅優雜侏儒多道市井淫媟褻之語以蠱上心妻宋氏出入宮掖子行領樞中監寵信傾其父京矣

冬十一月乙卯郊○屏太學生鄧肅 時朱勔以花石綱媚上東南騷動肅進十詩諷諫末句云但願君王安百姓圃中何日不春風上即宣取時皇太子在側上曰此氏臣也蔡京奏曰今不殺肅恐浮言天下上不答即詔放歸田里蓋保全之也靖康初以承務郎召為鴻臚簿高宗中興遂除右正言

十二月寬曹輔 初上之微行也外人尚未知因蔡京表有曰輕車小輦七賜臨幸自是邸報傳之四方盡知之時上下俱溺於宴安天下病焉無敢言者輔時為正字獻書極論上優容之初不加怒有旨赴都堂問狀余深曰小官何敢言大事輔曰大臣不言故小臣言之王黼以京表有輕車小輦之語詰輔所從覓欲中京而輔辭不酬遂編管郴州人皆為輔危

宣和元年

而輔獨怡然自若
自是清議翕歸之　大雨雹

九朝編年備要卷第二十八

九朝編年備要卷第二十九

徽宗皇帝　起庚子宣和二年　止乙巳宣和七年

庚子　**宣和二年春二月趙良嗣使金**　女真使同呼慶持其國書來請別遣使通好因遣良嗣往猶以買馬爲名其實約夾攻契丹取燕雲舊地也第面約不賚國書○時女真出師三路攻遼國上京是夏良嗣等靑牛山追及阿骨打遂共至上京觀攻城不拔臨而旋

唐恪罷　時王黼奪上供錢爲應奉之用漕運不至者累月恪爲戶部尚書上言曰國家定都於梁非有山河形勢以臨天下也直仰汴渠之運以養百萬之師而錢運自去秋絕不至將有匱乏之憂且以天下奉一人臣子不敢憚今珍異之物充於大臣之家而奉上者曾未十一是傾天下之財爲國斂怨上以諭黼黼取下御司運數以進且請洽恪面詰之罪恪復言黼所進御運數盡併應奉司錢在其中屬戶部皆十之一二黼詘恪罷知滁州

夏五月祭地

○**竄朱夢說**　編管池州夢說以布衣上書論宦寺之權太重也

六月蔡京致仕仍朝朔望　時京子攸儵翛孫行皆至大學士視執政而鞗尚帝女他至侍從者二十餘人尚方賚予無虛日廝役皆至大官嬖妾至封夫人然公論益不與而上厭之至是請老詔京致仕依舊神霄玉京萬壽宮使仍朝朔望

復元豐保甲舊制　罷京東西保甲餘路並依元豐舊制

秋七月嚴文臣起復法　詔非邊防勿起復

九月金使來　趙良嗣至上京與阿骨打議約大抵以燕本漢地欲夾攻契丹使女真取中京大朝取燕京許之遂議歲幣良嗣初許三十萬而卒與契丹舊數良嗣曰燕京一帶則并西京是也阿骨打亦許之遂以手札付良嗣約以女真兵自平地松林趨

古北江南朝兵自白溝夾攻不然即約依已許之約仍還燕借來止作亂羅人來朝見其國書略曰大金皇帝謹致書于大宋皇帝闕下蓋緣素昧來儀式容酌以權宜交馳使傳始良嗣等言燕京本是漢地若許復舊將自來與契丹銀絹轉交與燕國信諒不妄言若將來有朝不爲夾攻即不依得已許爲定具形繳幅蔚蒲 **馬政使金**國書略曰大宋皇帝謹致書于大金皇帝遠承信介特示函書致罰契丹逖聞爲慰確示同心之好共圖問罪之師誠意不渝義當如約已差童貫勒兵相應彼此兵不得過關城帶依與契丹舊數仍約毋廢與丹講和差攻之子廣殺行 **燕童貫第○冬十月戊辰朔日有食之○加梁師成太尉** 師成累遷河東節度拜太尉提舉明堂時上留意禮樂符瑞事師成特以儀禮善逢迎貫恩寵上實以隸人畜之凡御筆號令皆主於師成於是入內處中多擇善書吏習仿奎書雜詔旨以出外庭莫能辨陰切用人之柄權勢熏灼一時皆趨之彼爭先趍抱之王黼以父事之執政侍從出其門者不可勝計師成自謂爲蘇軾出子詠于上曰先臣軾何罪時天下禁誦軾文其尺牘在人間皆深藏至是始復出 **十一月余深罷** 深嘗諫上以禁闈中花草之費王黼曰此太平末事不足罷又嘗輔初得館職乃深除之而黼兄弟有爲深門客者至是言者詔黼爲深所使深遂求退出知福州 **以王黼爲太宰○方臘反陷睦歙等州命譚稹討之** 睦州青溪有洞曰幫源廣四十里羣不逞往往窶寠其間方臘家有漆園時造作局多取諸臘初臘而兩浙皆苦花石綱之擾臘以妖術誘之數日之間嘯聚響應者至數萬人遂以誅朱勔爲名殺人大掠聚其黨四出兩浙都監蔡遵顏坦擊賊敗死遂陷睦州殺官兵千人於是壽昌分水桐廬等縣皆爲賊所據僭號改元永樂○陷休寧縣執知縣麴嗣復責之使降面斬二士以恐嗣復嗣復罵

曰自古妖賊無長久者爾當舍逆以從順因我以歸朝廷朝廷必宥爾余何使我降賊何不速殺我賊曰我休寧人也公宰邑有善政前後官無及公者我忍殺公乎委之而去未幾命嗣復知睦州進官二等○陷歙州將官郭師中士曹掾栗才守城諸賊遇害○陷杭州守臣趙霆遁廉訪趙約死之○陷衢州彭汝方死之○陷處州郡靈尉詹良臣與賊爲所執欲降之良臣罵曰往年王倫反我於淮南王則反漢於河北同惡無少長皆棄市今不鑒前禍敢猖獗至此旦暮官軍至爾肉脯狗鼠矣賊怒割其肉使自啗之且吐且罵死不絕聲良臣既以恩得官時年七十上聞而憫之官其二子○陷剡縣知縣宋旅死之○犯杭州王禀敗之于城外又敗之于桐廬○犯越州守臣劉韐敗之○青溪令陳光以棄邑先遁毒伏誅 **十二月以陳過庭爲御史中丞** 時賊寇猖獗過庭言致寇者蔡京養寇者王黼竄二人則寇自平又言朱勔父子本刑餘小人交結權近竊取名器斛路狼籍罪惡數著宜正典刑以謝天下時論韙之 **盜宋江平** 江北淮陽及京西河北至是入海州界知州張叔夜設方略討捕招降之

(辛丑)宣和三年春正月改譚稹爲兩浙制置使以童貫爲江浙淮南宣撫討方臘 初臘之亂王黼方諭張太平惡聞有外寇且畏責浙西提刑張苑匆張皇生事因不敢實奏賊遂不可制至連陷數州上大恐中詔爲震始遣譚稹邀留不時進及賊入杭乃遣貫行時此征事起陝西勁兵多聚輦下盡發以往上微行送之握貫手曰東南事盡付汝有不得已者竟以御筆行之 **大赦** 以復燕雲稽制也 **罷蘇杭造作局** 先是二州置局造作器用曲盡其巧牙角犀玉金銀竹藤裝畫糊抹雕刻織繡諸色匠人日役數千而財

物所須悉科於民民力困重上奮罷之詔謫人猶責其工二程淮奉不絕未幾復置至是以方臘亂浙西悉詔罷之

二月罷御前綱運 禁船載花石入京初江淮發運司於真揚楚泗各有轉般倉綱運兵士各有地分不相交越每舟盡二分容私商以利舟人又載鹽回運兵士稍溫之後因內侍何訢以宿州靈璧縣山石進御前又朱勔以江浙奇花異木起綱發運司新製舟船擬充御前綱以載花石其餘舊舟皆以載綱運直達京師而轉般倉廢矣綱多重載不容私商又鹽法變改無回運舟兵苦之多逃亡而爲盜糧運不繼至是罷花石綱使之搬運糧道

三月親試舉人 賜何渙以下六百餘人及第出身有差。詔梁師成下使臣劉宏曹組特令就殿試賜同進士出身

是春日有眚 忽青黑無光其中洶洶而動若鉦金而湧沸狀日旁有青黑正如水波周回旋轉將暮而稍止是時睦賊未平人多憂之以謂禍難必未已也

夏四月貴妃劉氏薨追謚明節皇后 劉氏本酒家保女也性頴悟能迎旨合意林靈素以左道得幸謂上爲長生帝君謂妃爲九華玉真安妃每神霄降必別寘安妃位

方臘平 童貫與王禀劉延慶兩路軍預約會於睦歙間包幫源洞表裏夾攻至是鎮與楊可世馬公直率勁騎從間道奪賊門嶺平旦入洞賊二十餘萬衆腹背抗拒轉戰至晚完夜糜爛流血丹地入其壘萬閻禀以奇兵斬賊五千餘級鎮所斬亦如之積賊屍若數萬宗尋及辛嗣宗楊惟忠生擒方臘於幫源山東北隅石澗中并其妻孥兄弟偽相侯王共三十九人振旅凱還奏捷于朝其表有曰執渠魁之已老尚甚李倩之一行又曰遂成希世之功等語識者笑之。臘破六州五十二縣殺平民二百餘萬王師自出至凱旋凡四百五十日臘至八月始伏誅。尋改江浙淮南等路改睦歙二州爲嚴州徽州

五月金使來 詔國子司業權邦彥內侍童師禮館之未幾師禮傳旨邦彥曰大遼已知金人海上往還難以復如前議諭金使令歸邦彥驚曰如此則失其歡心曲在朝廷矣師禮入奏復傳旨依童貫回議之二使留闕下凡三月餘方遣人送歸國書只付其使回不復遣使復曷魯等自海上歸至其國阿骨打得書意朝廷絕之乃命其弟國相勃極烈并粘罕兀室等悉師渡遼而西用遼降人余覩爲先鋒趨中京

竄陳過庭張汝霖 初過庭爲中丞日乞罷冗官之以御前使喚爲名者汝霖爲京西轉運請罷進花菓上既嘉納矣至是王黼露章劾之以爲爵祿之濫政事猥并極天下賦入給不能支而議者輒爲此圖乃敢除落與落每於奉上之事動欲侵損如過庭欲罷御前使喚之人汝霖違令更不容進花菓伏望留神自今有此以正典刑於是過庭自知蘄州累黃州汝霖貶均州

閏月置應奉司命王黼及內侍梁師成領之 初方臘之亂黼表上意罷蘇杭造作局及諸所局而內侍復以言動黼黼大悔悟且懼失權勢乃乞創應奉局于私第而自領之黼言臣累奏士大夫懷姦弗悛指損應奉意在妄爲幾謗望特置應奉一司臣專總領以杜姦謀從之仍令梁師成總領於內於是右司周武仲見黼論其不可黼變色曰九式九貢正周官太宰所職由是不悅武仲黼自蔡京致仕悉反其所爲當時稱舞翕然而黼既得位乘高勢而爲邪多蓄子女玉帛以自奉稍襲京迹及應奉司之置黼爲上宰而親領之奪發運漕輓之卒以爲用戶部不敢詰四方珍異之物充牣二人之家而入尚方者纔什一每陪邑曲燕至爲俳優鄙賤之技以獻笑取容。時鄆王楷有寵或妄傳有奪立意黼知中外嫉已不自安欲以是爲奇貨東宮長子諶已除節度使封國公黼言於上以爲皇孫始封但當爲觀察使召宮臣耿南仲至第令代東宮奏辭謀官竟奪節度使而童貫亦陰附之謀搖東宮矣

六月河決恩州 ○**黑眚出** 洛陽京畿忽有物如人或如犬其色黑不能辨眉目夜出掠小兒傷食之盡黑眚云如是二歲乃息

秋八月

童貫進太師譚稹加節度○冬十月童貫
復領陝西兩河宣撫○諸路蝗
（壬寅）宣和四年春正月加梁師成開府 内侍
宦謂之家臣自古無賜坐者其在禁中則不可知外庭未嘗
見也時童貫爲太師領樞密院視宰相師成爲開府亦視宰
相每春秋大燕巍然坐於執政之上與人主講勸酬之禮且
家臣爲師傅於義尤悖貫以領樞密日與宰相同班進呈畢
即自屏後入内復易紫衫與羣閹爲伍出則爲大臣
當弊褻之禮入則爲近侍執使令之役古所未有也 二月
雨雹○三月幸秘書省太學 命祭酒韋壽隆講書司業權邦彦講詩下武
遼王天祚奔夾山耶律淳立 金人攻陷遼中京中京奚
國也遼引兵至松亭關以與我有各不過關之約止引兵由
其西而過遼主天祚先已引避又聞女真用余覩爲前鋒蕭
奉先曰余覩宗支也豈欲亡遼不過求立其甥晉王耳何惜
一子伐其姦謀遂賜晉王死晉王賢而死非其罪聞者揮涕
自此人心益攜有言余覩將至者天祚震驚率騎兵五千奔
雲中留宰相張琳李處溫與燕王淳守燕天祚至雲中遂取
馬三千疋入夾山因謂蕭奉先曰使我至此皆汝之由汝急
去人不汝咎奉先慟哭辭去行二十里爲左右所殺淳守燕
二十年得人心天祚既奔夾山李處溫與其弟處能及子奭
及都統蕭幹挾怨軍謀立淳乃率燕京數萬人勸進淳慟哭
不得已即位改怨軍爲常勝軍自號天錫皇帝改元建福降
天祚爲湘陰王淳王燕雲平上中京遼西六路而沙漠以北
諸蕃部天祚主之猶稱保大二年遼國自此分矣金人追至
雲中蕭查剌降進追天祚幾及凡行帳輜重寶貨及其妃女
盡俘獲之○天祚有四子長趙王次晉王次秦王次許王晉
王有人望秦王母元妃之兄蕭奉先慮秦王不得立密圖之

會晉王母文妃姊適耶律撻曷里妹適余覩撻曷里妻嘗過
余覩家奉先密告其結余覩將立晉王尊天祚爲太上皇撻
曷里妻等皆伏誅文妃亦死獨留晉王余覩聞之懼遂擁千
餘騎并骨肉叛歸女真天祚遣追之及於閭山衆議若擒余
覩送奉先則吾曹皆余覩也不若縱之爲利皆曰諾於是紿
云追之不及余覩既亡奉先懼諸將皆叛乃峻加爵賞以慰
其心 夏四月命童貫蔡攸帥師巡邊 耶律淳既立遣使來
告謂上以天祚在夾山淳實特權立令雄州却之遼遣貫勒
兵十五萬巡邊攸副之下詔俟幽燕故地仍以三策付貫如
燕人悅而取之因復舊疆上也耶律淳納欵稱藩次也燕人
未復按兵巡邊下也貫啓行上幾出比郊餞之○貫之遣也
鄭居中力陳不可又謂蔡京曰使百萬生靈肝腦塗地公實
爲之貫遣張寳趙忠諭耶律淳舉國内附淳執二人斬之
加高俅開府 舊制殿帥早朝退至殿門於宰執閤子階下相揖稍遠二三尺以爲禮俅以隨龍人
不敢爭至太尉至是又加開府恩比宰相每遇王黼於路則分道而行傳呼相揖故事盡廢矣 五月我
師與遼人遇戰失利六月退保雄州 童貫至高陽關
駐軍用知雄州和詵計降黄榜及旗述弔民伐罪出於不得
已之意如敢殺人並從軍法若有豪傑以燕京來獻除節度
使遂命种師道盡護諸將分西兵爲兩路師道總東路之兵
屯白溝辛興宗總西路之兵屯范村又分麾下兵授詵從師
道行耶律淳遣大石林牙領一千五百餘騎屯涿之新城貫
遣馬擴賚軍書入燕大石林牙謂其使人王介儒曰過河語
童貫欲和即還依舊鄰不和請以兵相見毋令諸軍指苦也
前軍統制楊可世信詵言謂燕人久欲附必迎王師止將輕
騎數千過界趨蘭溝甸先遣人以旗榜渡河播開示大石林
牙見之曰有死而已可世爲所掩被傷而退淳益兵二萬遣
蕭幹統之將渡白溝諸將皆欲迎戰師道如貫約曰不可妄
殺諸將憮然翌日虜亟來攻我堅壁不動虜羣怒蕭幹迎戰

於泥村甚力與宗遣楊可弼救之仍自督戰虜乃却北駐十二日師道與宗以賊勢尚熾乃議還師退保雄州其日北風大雨雹虜兵大至以背盟詰我淳暮始還營於界河虜遂至城下使來曰女真之叛本朝亦南朝之所甚惡也今此不圖而欲射利棄好結讎援之濟基他日之禍謂爲得計可乎貫遣參議官劉鞈與虜使介儕議再脩好○始和詵贊取燕及見事寖異又使其子藻詣蔡京以爲不宜取其反覆類此○於是童貫以爲契丹尚盛和詵俟益探報不實妄請興師乞行軍法上聞師敗懼甚遂詔班師

耶律淳死遼人立其妻蕭氏爲太后 蕭幹與大石林牙立淳妻蕭氏爲太后改元德興○八月阿骨打追襲天祚于國崖擒其都統蕭規天祚脫身去及夏國引兵數萬援天祚軍阿骨打遣偏師七千擊破之於是秉勝遂因秋成並遣牧馬休兵屯奉聖州之東

秋七月初收經制錢 去夏命陳遘經制江淮荊浙福建七路諸司財計置司杭州至是遘請七路與貴田宅契錢每一貫足增收二十文通舊毋過一百文省充經制移用經制錢始此

九月竄宋昭 上書極言遼國不可攻金人不可鄰異時金人必先敗盟爲中國患乞誅王黼童貫趙良嗣等言極激切至謂兩國之誓敗盟者禍及九族陛下以孝理天下其忍忘列聖之靈乎陛下以仁覆天下其忍置河北之民於塗炭之中而使肝腦塗地乎仍乞親自奉使以和解其事詔朝散郎宋昭上書狂妄除名勒停編管海州初師行即詔妄議此事者即罰無赦執政廷臣時無一言獨昭上書言其事遂坐之○龍圖閣直學士任諒亦諂時相書論耶律氏不當滅絕人初以爲狂也

金使來 孛堇烏歇高慶裔等來和朝廷同書附其使還不遣報使金人疑吾有謀欲又未嘗先報師期輒進兵取中京移軍白水泊襲破天祚行帳既占雲中府山後州縣忽聞童貫舉兵阿骨打與羣酋議恐與約自我或南朝便取燕則歲幣不可得遂等遣使來烏歇等奏如聞貴朝遣童貫舉大兵壓境不報本國故遣臣來聘館伴趙良嗣答曰聞貴朝取西京雖不得報已令童貫舉兵以應夾攻之約彼此不報不在較也上待烏歇等甚厚賜予不貲至輟御茗調膏賜之引登明堂入龍德宮蕃衍宅別館離宮無所不至禮過契丹數倍而慶裔海人猜黠知書雖外爲恭順稱臣頌德而肯胥求故例不已烏歇等又詣王黼第計事面授回書略曰所有漢地及夾攻並如昔議貫高曰夾攻一段且莫是依本國兵來否良嗣曰縱本朝乘勝下燕亦與已許歲幣初不以計先後也

趙良嗣報使 馬擴副之

我師再舉遼高鳳郭藥師以易州涿州來降 自耶律淳死蕭后專政契丹恐漢人遼南軍將謀殺之時管常勝軍郭藥師有意歸明而四軍蕭幹聞我師再壓境忽自燕來涿州藥師以爲圖己乃召蕭幹問燕救害說其歸我幹不從而去藥師以幹嘗爲己不救害之即召所部說曰天祚失國女政不綱宋天子重兵壓境此男兒取金印之時於是萬口響應因監軍蕭餘慶遣使奉表來降時高鳳亦以易州來歸童貫自河間徙回雄州時已在道藥師至受之以其軍八千并易州義兵五千並隸劉延慶爲鄉導軍聲大振○初貫傲回軍至河間二人亂政事相持而哭但招集王清與保雄州而已忽知中山府詹度奏耶律淳死燕人有越境而至者於是王黼復有覬倖之心鄭居中又以爲不可不應詔貫傲無歸罪議者斬召諸道兵三十萬復欲用种師道爲師師道力辯又造堂曰太祖嘗出收燕山圖示趙普普曰此必曹翰所爲然翰能取之陛下使誰守之太祖遂寢圖而入如師道非才豈敢望翰今朝廷謀師設有如翰者又使誰守之於是師道以避事落節度而更以劉延慶爲都統制約九月會三關屬蕭后遣蕭容韓昉來奉表稱藩貫傲視副本止云納款稱臣揮之而去曰須納土乃受昉笑曰納款即納土也

冬十月我師潰于盧溝河 劉延慶郭藥師等自雄州趨新城劉光世楊可世自安肅軍出易州遂會于涿州時兵衆五十萬進駐盧溝河

契丹四軍蕭幹亦於燕城十里外與我師相拒日遣騎度河擊我糧餉兵犯中軍藥師言四軍者既以全師抗我則燕城必虛宜遣輕騎襲之延慶即用其策遣常勝軍并西兵五千騎間道襲燕夜半渡河銜枚而進質明常勝軍五十騎雜鄉人奪迎春門以入大軍繼至燕城七門各以二百騎守之下令曰燕人盡降契丹盡殺不意契丹兵尚多而我師已驕所至參然肆掠藥師遣人諭蕭氏使降不從我師與薄合戰至晚不解蕭幹知我師入燕亟來救或告藥師城外塵起必有救兵至諸將皆謂延慶遣兵來助登高望之則燕王冢上立四軍旗矣四軍兵自南門入人皆死鬬藥師憂敗奔門不得出盡棄馬縋城而下死傷過半還者數百騎而已時大軍屯盧溝河者未動蕭幹兵纔數千得漢兩人留帳中夜半偽相語曰聞漢十萬吾師三倍當分左右翼以精兵衝其中舉火爲應殲之無遺陰遣其一入歸報既夕而遣報軍遽潰自相蹂踐而死者遺騎來追至涿水北乃回自熙寧以來所積軍實略盡矣上始知藥師但跳入燕城事已退遁而延慶師潰手詔責貫俅等曰吾今不復信汝矣

十一月庚午郊 王黼言郊日陰雲解剝陽景來臨瑩月垂耀信星麗列非霧非煙旁矚飛霧已事而退雲靄四委乞拜表稱賀從之

金使來議割燕山地 初朝廷與女眞約但求石晉故地初不思平營灤三州乃劉仁恭以遺契丹故女眞不肯割盡王黼求緣如此至是趙良嗣馬擴見阿骨打於奉聖州金主令其爭國相撒母與計事蒲結奴以往歲不遣報使今歲出兵失期爲言云今更不論元約特與燕京六州二十四縣六州謂薊景檀順涿易也良嗣答以兩朝皆以信義爲主元約山前山後十七州今乃如此信義安在與之辨論數四卒不從於是以國書付良嗣等使與其使偕來仍留馬擴於軍前

趙良嗣報使 送金使還且求營平灤三州

十二月金人入燕 初童貫蔡攸再擧不能下燕懼無功援累遣其客王瓌由飛狐路詣阿骨打令圖之瓌見阿骨打具言貫兵已壓燕境乞如約夾攻阿骨打遣瓌先歸遂分三道進兵粘罕趨南暗口撻懶駙馬趨北牛口阿骨打趨居庸關時馬擴隨軍行阿骨打謂擴曰我初聞南軍到盧溝有入燕者我心甚喜將欲班師歸國却聞劉延慶一夜燒營而遁何至此耶一兩日間到關次觀我家用兵有走者否契丹聞阿骨打至居庸關而潰遂入燕居關軍皆奪食時到燕蕭氏閉居庸失守夜率蕭幹等出奔行五十里金人追騎及城統軍蕭乙信開門納之於是宰相以下皆望阿骨打遣五百騎護送馬擴歸朝叙捷

遼蕭氏奔夾山 金人之入燕也大石林牙以蕭氏歸遼主延禧于夾山延禧殺蕭氏蕭幹以奚渤海人入奚

是歲高麗王俁死 子楷嗣俁在位三十八年

癸卯

宣和五年春正月金使來趙良嗣報使 先是良嗣至軍前阿骨打曰平灤等州若必欲取并燕京不與女家矣以國書副本示良嗣讀至燕京用本朝兵力攻下其租稅當輸本朝良嗣曰租稅隨地豈有與其地而不與其租稅者粘罕曰燕京自我得之則當歸我大國熟計若不早見與請速退涿易之師無留我疆於是遣李靖王度刺撒母與良嗣偕來靖既對遼見王黼黼謂靖曰租稅非約也上意以交好之故姑以銀絹充之靖復請去年歲幣上亦特許遂命良嗣與靖再使良嗣偕靖抵燕京見阿骨打曰本朝徇大國多矣豈平灤一事不能相從耶阿骨打曰平灤欲作邊鎮不可得也遂議租稅阿骨打曰歲租六百萬止取一百萬不然還我涿易舊疆常勝軍亦當還我吾且提兵按邊良嗣曰本朝自以兵下涿易今乃云耳豈無曲直耶且言御筆許十萬至二十萬不敢擅增乃令良嗣歸報過半月不至吾提兵往矣時左企弓爲金人謀嘗以詩獻之曰君王莫聽捐燕議一寸山河一寸金故金人要我不已然金人自以分軍護送燕民東歸又山後告急以天祚謀復故地而張瑴據平州不能無慮自南使過盧溝悉斷橋梁焚次舍亦恐我不從而自防也良嗣等留雄州以國書遞奏其略云貴朝兵不

克契丹特因己力下燕所以物稅合據燕管內每年租六百萬貫良嗣等稱御筆許二十万以上不敢自專其平灤等州不在許限儻務假求雖終信義仍遣追退過界之兵詔復遣良嗣自雄州再使金國國書略曰本朝與貴朝通和每曲從所欲以成交契今代稅之物悉如來諭阿骨打大喜遂議雲中地兀室曰皇帝言趙皇大度我增百萬一言不辭今求西京何辭以拒然其民却待遷去良嗣曰若止空城安用之兀室笑曰此無他皇帝意欲南朝犒賞諸軍爾 三月

金使來盧益報使 寧朮割王度剌撒母盧持誓書草同良嗣來求西京犒賞金帛引對上許以二十萬乃遣兵部侍郎盧益等持國書及誓書議交燕京日子良嗣與寧朮割皆言當許還西京且求犒軍物二十萬而國書并誓書乃無一語及西京者 夏四月金人

蓋良嗣與寧朮割共爲欺罔卒爭兵端

來歸燕京六州 先是盧益與金使寧朮割至燕山金人止之以俟犒師金帛已乃得見兀室等先索誓書觀之斥字畫不謹要却回令至京師易之益等諭以主上親御翰墨示尊崇大國之意猶不聽凡改更三四朝廷皆曲意從之且言近有燕人趙溫訊李處能等逃去南朝須先見還方可議交燕地趙良嗣奏宣撫司將溫訊與之既至粘罕得其縛以爲用遂遣揚樸以誓書及燕京涿易檀順景薊六州來歸且索米二十萬石○初祖宗時虜使至待遇之禮有限不示以華侈且以河朔甫近都邑故迂其途多其里堠大率爲之燕禍而後至皆防微杜漸意也及王黼之遣趙良嗣推務速以擅其功與其使人限以七日自燕山至闕下凡四五往返然每至輒漸加豐誇之以富盛金人因是自負要索不已黼遂許以遼人舊歲幣四十萬之數外每歲更添燕山涿易檀順景薊六州代稅錢一百萬緡金人既得所欲乃許我又索營平二州則曰海上所取係元約石晉所獻之地當如元約於是我無辭又索雲中一路則曰雲中又爲我有中國安得之中國亦無如之何苟欲得燕山且掩挫敗之醜以塞中外之議因割燕山府涿易檀順薊景爲一路而歸其代稅錢一百萬緡又議折中國貨物以補其闕於是又遣良嗣議抑物凡緡三十萬疋絲錦稱是虜人每喜南貨故雖末綿亦二萬段香藥果帽攏撲匙筯皆折閱倍償之至如龍腦每兩折八貫則皆良嗣其中爲姦也約既定復索禮數因盡還其待大遼敵國之禮唯不稱兄弟而已燕山之地易州西北乃金坡關昌平之西乃居庸關順州之北乃古北關景州東北乃松亭關平州之東乃榆關榆關之東乃金人之來路凡此數關蓋天所以限蕃漢也一夫守之可以當百朝廷之割地若得諸關則燕山之境可保矣然關內之地平灤營三州自後唐爲契丹阿保機陷之後改平州爲遼興府以營灤二州隸之號爲平州路至石晉之初阿保機子耶律德光又得燕山檀順景薊涿易諸郡建燕山爲燕京以轄六郡號爲燕京路而與平州自成兩路始朝廷自海上議割地但云燕雲兩路而已蓋初謂燕山之路盡得關內之地殊不知關內之地平州與燕山異路也由是破遼之後金人復得平州路金人既據平州則關內之地皆漢雜處我無藩籬不至自平州入寇此當時議割燕雲不明地里之誤也

童貫蔡攸入燕 貫攸部師入燕先日交割後日撫定燕之金帛子女職官民戶爲金人席卷而東朝廷捐歲幣數百萬所得空城而已粘罕猶欲止割涿易阿骨打曰海上之盟不可忘也我死汝則爲之海上初約燕人歸南朝契丹渤海人皆屬金國而郭藥師等渤海人上下方以爲撓議欲對換宣撫司撥燕文字李宗振謂不若取燕地富戶爲之却收其田宅既可贍常勝一軍爲用又不須朝廷錢糧童貫然之遂亟奏京王黼許焉蓋獨以常勝軍爲童貫而已

赦兩河燕雲路 童貫蔡攸奏撫定燕城燕城老幼懽呼迎謁南向焚香上祝聖壽又言燕山父老皆謂自冬至春不雨昨日王師撫定兩澤隨至王黼即率百僚表賀遂降曲赦○初盧益與金使寧朮割等來具言金人許西京及益與揚樸復來國書始載交西京邊界等路而誓書不及西京朝廷惟信趙良嗣等虛辭謂虜識許歸我雲中故曲赦并及山後然當時實未始得山後土

地也真後城得武朔蔚三州拔復失之

五月王黼加太傅總治三省事詔黼已除三公依蔡京例總治三省事祭地○金阿骨打死弟吳乞買立改元天會號阿骨打爲太祖大聖武元皇帝吳乞買改名晟遼張瑴以平州來降瑴燕人仕遼知契丹必亡盡籍丁壯得五萬潛練兵爲備金人既下燕粘罕謂參政康公弼曰我欲遣兵擒張瑴何如公弼曰若加之兵是趣之叛也公弼昔居此州願往伺而圖之遂見瑴諭金人之意瑴曰契丹八路今特平州有耳敢有異志所以未釋甲者防蕭幹耳厚賂公弼公弼還其語於粘罕粘罕信之改平州爲南京加瑴同平章事至是吳乞買新立遂遣左企弓等歸時燕人患遠徙私訴於瑴曰企弓不能守燕而使吾民流離至此近聞天祚復振若明公仗義首倡興復先責企弓等罪而殺之縱燕人歸南朝宜無不納如金人復來內用平州之兵外借南朝之援何懼乎瑴召翰林學士李石問之石以爲然遂拘企弓數其罪殺之石與三司使高履因請燕山說王安中曰平州形勝之地張瑴驍練之才足以禦金人安燕境幸招致之毋令西迎天祚北合蕭幹爲我患安中入其語送石還奏聞改石名安弼履名黨又延康殿學士趙敏脩者乃遼相李處能也於是敏脩安弼黨三人日請王黼白事朝廷多從其說瑴遂竟以平州來附金人聞瑴叛遣闍母國王將騎二千討之瑴率兵迎拒金人以兵少不交鋒而退大書州門有今冬復來之語瑴即妄以大捷聞于宣撫

六月加朱勔節度以燕山之役勔馳驛傳命有勞故也

秋七月童貫致仕初貫上表告功落節鉞爲真太師徐乞加上尊號不許及與蔡攸歸自燕山頗失上意王黼乘隙成其薦譚稹爲宣撫副使交雲中之地貫奉命致仕稹遂爲宣撫仍駐河東然金人以燕山地要害實不我與但浮沈其辭而我之使人昧利貪寵欺誑朝廷因是日生希覬稹出師至太原會吳乞買初立朔未嘗治山後故朔州韓正應州蘇京蔚州陳翊皆通款于我稹即除官因任朝廷謂稹有嘉靖之功尋遷少保云

禁元祐學術中書省言福建路印造蘇軾司馬光文集詔令毀板今後舉人傳習元祐學術者以違制論○明年又申嚴之冬又詔曰朕自初服廢元祐學術比歲至復尊事蘇軾黃庭堅軾庭堅獲罪宗廟義不戴天片文隻字並令焚毀勿存違者以大不恭論靖康初罷之

八月辛巳朔日當食不見陰雲蔽之王黼乞付史館

遼將夔離不犯燕山我師敗之夔離不者蕭幹也金人既陷燕京幹挾奚王府自立爲神聖皇帝國號大奚改元天嗣時奚人飢幹出盧龍嶺攻破景州又敗常勝軍於石門鎮陷薊州寇掠燕城其鋒甚銳有涉河犯京師之意人情洶洶頗有謀棄燕者童貫自京師移文王安中詹度郭藥師等切責之已而安中命藥師大破其衆乘勝追過盧龍嶺殺傷過半幹遁去尋爲其下所殺傳首京師○初燕既以王安中知燕山府詹度郭藥師同知藥師以節鉞寵若度上疏辭御筆所書有序藥師不從兼常勝軍驕甚度不能制朝廷恐其交惡九月以度爲知河間府蔡靖爲易其任靖有城府至則開懷待藥師藥師亦重靖然爲靖然不得其柄也藥師在燕山凡有所請朝廷無不從又遣部曲商販納奇巧之物以奉權貴下及小宦無不喜之者時常勝軍及義軍號三十萬戍兵惟九千人無能爲也藥師及燕人終不改左衽時人比之祿山○明年春童貫自真定入燕山藥師等軍來謁河北置四總管中山辛興宗真定王元河中楊惟忠大名王育令招選卒及刺游手之人爲軍又請專委蔡靖知燕山召王安中還朝皆從之貫尋入京

冬十月雨木冰○十一月班御註列子莊子詔國子監刊御註沖虛至德真經南華真經頒之學者

幸王黼第觀芝黼事結梁師成既爲相爲鄰於城西開

便門與師成宅對街以相往來及蹤山告功黼益得落乃妄言家之得周生五芝請上臨幸上既幸黼第又自便門過師成復來黼家置酒因 黼自出傳旨夫賜命放散侍從百官於是其衛諸班直爭願見上始謝恩不皆散因大詬詢師成譚稹乃扶持上出撫諭之 已而復入夜漏上五刻乃開通葆德復道小當所謂鹿寨門者以還內官者十餘人執兵衛之而去三衙衛士無一人得入者是夜諸班禁從皆集教場備不虞 殆幸日入心始少安祖宗以來臨幸未之有也

金人陷平州 張瑴又遣其弟來通款朝廷拒毀數萬度出發平州令李安弼奉詔仍以金花箋御筆付其弟教瑴時外廷莫知其端燕山路轉運趙良嗣力爭以爲不可恐必招女真之兵朝廷不從數閱安弼至李官史郊迎金人謀知之以千騎襲破平州得朝廷所賜敕詔瑴挺身走燕山其弟懷御筆以走又爲金人所得自是歸曲朝廷累檄宣撫司取瑴朝廷不得已命王安中縊殺函首送之未幾金太子寓里孛由平州路寇入寇矣

十二月金使初來賀正 初賀正旦也

招河東義勝軍 譚稹奏常勝軍恣橫乞於河東別招一軍分其權詔從其請原號義勝軍凡五萬人多燕雲降卒也

甲辰 **宣和六年春正月御樓觀燈** 上元節也故事天子御樓觀燈則開封尹設次以彈壓於西觀下上時從六宮於其上以觀天府之斷決者簾幕深密下無由知衆中忽有人躍出墨色布衣若寺僧童行狀以手畫簾出指斥言乘輿子觀下上怒甚令中使傳旨治之箠掠亂下又加炮烙詢其誰何略不一語亦無痛楚之狀又斷其足筋俄施刀臠血肉狼藉上大不懌爲罷一夕之懽至暮竟不得其何人付獄盡之○明年八月有都城東門外鬻菜夫至宣德門下忽若迷罔釋荷擔向門戟手而言曰 太祖皇帝神宗皇帝使我來道尚宜速改也邏卒捕之下開封獄一夕方省則不知向所云爲者乃於獄中盡之

置措置書藝所 生徒以五百人爲額

二月陳瓘卒 于楚州范純仁晚年益以天下自任尤留意人才或問其所儲人才可爲今日用者答曰陳瓘又問其次曰陳瓘自好也蓋言瓘可以獨當天下之重也宣和之末人憂大廈之將顛或問將孰以當今可以濟世之人蘇曰四海人才不能周知以所識知陳了翁其人也睢陽劉安世亦嘗因瓘病使人勉瓘以醫藥自輔云天下將有賴於公當力加保養以待時用○瓘彈蔡京疏謂重南輕北分裂有萌論者推其先見○瓘嘗爲別試主文蔡卞聞瓘欲取史學將因此害瓘而是黜絕史學瓘乃於五名前悉取談經及純用王氏之學者卞無以發然五名之下往往皆博學稽古之士瓘嘗曰蘭將所以救時不及自快目前也○蔡京知瓘才待之加禮瓘不肯附麗恬於進取雖諸公交薦速居言職所論益惡鉅死不避也嘗曰我則寡爾所知此則爲七由己○靖康初贈諫議大夫官其一子

三月金人來匄糧 金人遣詣宣撫司索所許糧二十萬斛譚稹曰二十萬斛豈易致耶蓋宣撫司未嘗有片紙隻字許糧之文其使曰去年四月間趙良嗣已許矣稹曰良嗣口許豈足憑耶竟不之與金人怒及舉兵以此爲辭云

閏月京師河東陝西地大震 去冬及正月地震至是又震宮中殿門皆搖動且有聲河東陝西尤甚蘭州地及諸山草木悉沒入而山下麥苗乃在山上朝廷遣右司郎官黃潛善爲察訪因按視焉及歸潛進曰震而已所傳則非也上意遂安潛善又以迎合錫賚事除戶部侍郎

夏四月親試舉人 賜沈晦以下八百人及第出身有差時內侍梁師成益通賓客招賄賂士人納錢數千緡即令赴廷試以獻頌上書爲名而官之至百餘人及唱第日侍於上前奏請升降皆出其口其小史儲宏者亦登第而執厮養之役如初

五月金使來 告嗣位也

六月科免夫錢燕地雖號沃壤而金人席卷一空特常勝軍五萬與戍兵九千月給糧已十餘萬石而他軍及官吏不與焉故悉出河北河東山東之力以饋給之纔一年而三路皆困蓋科配既大道阻且長率費十餘石至二十石始能致一石於燕山民力不堪上殊不樂欲罷王黼黼懼計無從出黼與曹吏謀作免夫之令冀得少久其權乃下詔曰自燕雲之後兩河京東屢經調發民力已疲若不假諸路之力其何以濟可措置調夫京西八萬淮南四萬兩浙六萬五千江南九萬七千福建三萬五千荊湖八萬八千廣南八萬三千四川十七萬八千並納免夫錢每夫三十貫委漕臣限兩月足違依軍法尋降御筆諸路調夫以供邊計應宗室后妃戚里宰執之家及宮觀寺院並特旨免科者一例均輸於是徧率天下所得緡二千萬緡而結怨四海矣○先是殿中侍御史許景衡言財匱民困元豐左藏庫月約支三十六萬緡今月支一百二十萬緡不急之務若營繕諸役及花石綱與吏員猥多軍額冗濫又無名功賞柴常賜予皆緣請謁僥倖千請無厭宜節以祖宗之制而省去之近年常賦之外歲常別有和買法買有常平司和買應副燕山和買米穀則有和糴均糴有補上供和糴應副軍糧和糴轉運司和糴州縣復辦府庫空匱無以償其直民間歲擾盡輸諸官而猶不足則破產鬻之見行鹽法名曰招誘商販其實抑配諸民況茶鹽祖宗舊法並從歲較第其增虧今鹽法乃逐季比較官吏畏罪希賞急行科敷故每田一畝有歲買鹽八斤者若此之類民猶不堪曾未聞以實告朝廷者惟知奉行符檄以徼寵耳不報禁輒改元豐法制犯者以大不恭論許亢宗使金以著作郎為賀嗣位使亢宗至金國來流河阿骨打所居館燕悉用契丹舊禮如結綵山作倡樂尋幢角抵之技鬭雞擊鞠之戲與中國同但於衆樂後飾舞女數人兩手持鏡上下類神祠中電母所為者莫知其說其國初無城郭四顧莽然皆茇舍以居至是方營大屋數千間日役萬人規模亦宏侈矣秋七月置製

璣衡所以王黼提領梁師成副之衛膚敏再使不至而復以秘書郎為賀生辰使膚敏言虜生辰後天寧節五日今未聞遣使吾反先之於威重已損萬一彼不至為朝廷羞請至燕山俟之彼若不來則以幣置諸境上上以為然至燕山金人果不來遂置幣而返金人攻陷應蔚等州○八月童貫落致仕兩河燕山路宣撫初金人納夏毳之請割拓跋故地雲中二千里遺之止以朔武二州歸我至是夏人舉兵侵朔武地界譚稹遣李嗣本禦之兵數交夏人未即退又金人以朝廷納張覺屢出怨言及責首糧既許之矣稹不時給金人愈怨遂攻應蔚逐守臣蘇京數陳利害又沿飛狐靈丘兩縣越山後交割之意朝廷罪稹措置乖方詔以太尉致仕除貫落致仕仍領樞密院事河東北燕山路宣撫使是時遼主天祚在夾山上欲詔致之始遣一番僧齎御筆絹書遺貫及天祚許歸則易書為詔待以皇弟之禮位燕越二王上築第千間女樂三百人天祚大喜貫之是行名為代稹交割山後土地其實已約天祚來降自往迎之也是冬貫遣馬擴辛興宗使粘罕軍至雲中會粘罕已歸國留兀室權元帥責以庭參禮擴辛不相見等使高慶裔傳言以朝廷先違誓書招納叛亡雖山後亦許難以便交擴歸告貫以虜情不測乞速修邊備貫不能用大赦以復燕雲兩路之故九月以白時中為太宰李邦彥少宰先是上待王黼異於他相名其所居閣為得賢治定且為書敬賢堂以下凡九榜黼以父事梁師成稱恩府先生黼第側有複道通師成家上因覩之故詰之始悟其交結狀歸而大怒乃拔時中邦彥並政以分其權而師成由此亦絀初上欲大用蔡攸既而悔之至是宣制罷因曰蔡攸嘗作相彼遽誘御筆仍領樞密院事翊對左丞宇文粹中右丞蔡懋同知樞密院事冬十一月王黼致仕○罷應

奉司○置講議局十二月命蔡京兼領以詔法式滋多流品猥衆僥倖路啓民力匱乏令尚書省置司講議命蔡京兼領蔡京落致仕領三省事五日一朝至都堂視事時河朔青齊間盜賊日熾動數十萬人内外官匱莫能支吾上竟大不樂上曰崇寧間實至是哉又上意深勸于勤與中宮數有盗議然無人敢當其事中宮贊上召故老大臣分付上以爲然遂决意起京上又恐京年高不能朝參遂命其子絛以時入對傳道君臣之意○先是蔡攸以茅絛鍾愛於其父因絛私撰西清詩話專宗蘇黄爲言者所論攸白上請致之上閲京老不許止落職勒停仍詔毀板○攸擢翰日與父相軋輕薄者至煽搖以立門户由是父子遂爲仇敵攸累遷至太保燕國公○童貫欲収復雲中以奏議來上京主其説右丞宇文粹中對以唐普書有從擊天祚五七年後徐議之説恐今興兵則釁端啓其議遂已兩京河浙路水時災異屢見都城有賣青菓男子孕而生子蓐母不能收易七人始免而逃去又有酒肆瓶豐樂樓酒保朱氏子其妻年四十餘忽生髭鬚長僅六七寸疏美甚美宛然一男子詔度爲女道士是歲河北山東盜起命内侍梁方平討之時歳饑以給燕山民力疲困重以鹽鈔科欽加之連歲凶荒民食榆皮野菜不給至自相食於是飢民並起爲盜山東有張仙者衆十萬號敢戰張迪者衆五萬圍濬州五日而去濬州去京師纔一百六十里而初不知河北有高托山者號三十萬自餘一二萬者不可勝計也遣方平率兵討捕之

乙巳 宣和七年春正月遣使撫諭河北京東持親書手詔撫諭詔略云諭告河北河東盜賊脅從潁流移人戸方春田蠶宜使復業言念良民皆吾赤子比緣用非其人政失厥中不能撫御安集使飢寒流離扶老携幼動以萬計轉而爲盜非其本心爲之惻然其赦厥罪仍放未納税租以禮部尚書洪中孚爲宣諭使詔許招降中孚急於成功奏請出降者齊民復當年賦役軍士依元額收領削兵籍者聽由是鄕黨子弟競爲盜以免抗卒伍有過賞名賊中皆得所欲大名尹徐處仁極言其弊中孚罷爲宮觀處仁又移書宰相曰人窮爲盜理之必至昔谷永有言諸夏舉兵萌於民飢而吏不恤興於百姓困而賦斂重起於下怨離而上不知齊和帝時蜀有齊狗兒之役或嘗羅研曰蜀人貪亂一至於此研曰若令家畜五母之雞二母之彘床上有百錢布被甑中有數升麥飯雖蘇秦張儀巧説於前韓白按劍於後不能使一夫之爲盜況貪亂乎今朝下愉民之詔暮行害民之政丁寧懇惻之言未成匡文而望四民安業盜賊不作難矣金人滅遼遼主天祚竄入夾山金人以力不能入根其不出謂出必得之天祚亦以畏粘罕兵在雲中故不敢出至是聞粘罕歸其國以兀室代戍雲中乃率韃靼諸軍五萬并挈其后妃二子秦趙王及宗屬南來太石林牙諫之不聽遂越漁陽嶺而粘罕已回雲中故爲金人所敗又畏中國不可投乃謀奔西夏未至金人擒之削封海濱王送長白山東築城居之踰年而卒遼國遂亡○遼契丹蓋東胡之種在潢山之南本鮮卑舊地元魏時自號契丹初大賀氏有八子號八部其酋長稱大人推一人爲主得建旗鼓三歲一代至唐通天中附營州至開元十一年可突于奉赤心之弟邵固統衆詔許襲王梁正明間諸部以耶律韓里少子阿保機爲主阿保機并奚渤海諸國始建元神册不復受代自是常爲邊患自保機至天祚凡九代輸米于燕山以燕山饑匱自京師輸米五十萬斛以濟之罷京東西弓箭社宣和四年提刑梁揚祖請置社民而邀功者取五等之籍悉入之民不堪擾攘故爲盜故臣僚請罷之揚祖落職三月朔雨雹○夏四月蔡京致仕京自再領

三省未幾目昏不能視事事皆決於子絛絛威福自任同列不能堪一日京以竹紙批出十餘人令改入官與寺監簿或諸路監司屬官其間有不經選限者有未經任者有未曾試出官者及參選者仍令尚書省奏行右丞宇文粹中上殿進呈事畢出京所書竹紙奏云恥批得太師蔡京判筆不理選限某人未經任某人未曾試出官參選某人皆令以改合入官求差遣上曰此非蔡京批字乃京子第十三名絛者筆蹤京今次與事老耄無一能爲專聽此狂生之言遂先罷絛侍讀蓋將以是撼京而京略無引去意上乃召童貫使諭京諷之致仕貫旣宣旨京泣曰上何不容京數年必有讒譖者貫曰不知也京不得已引退○自京爲相不數年子六人孫四人爲執政從官嘗有謝表云奉觴在庭子孫並列叢盖滿第父子同堂又宰相鄭居中子脩年億年劉正夫子早民阜民余深子意王黼子閎孚白時中子身璩蔡卞子仍鄉洵仁子襄鄧洵武子雍並以曲恩列于侍從而阜民閎孚襄尤儒駿或始十餘歲時李會爲左司諫上疏略曰尚從竹馬之遊已

逵荷乘之列又曰未離襁褓已得任子天下以爲名言

詔三公毋領三省事

先是李邦彥爲右丞日言政和初蔡京改令僕之名冠以公相之號總領三省自治令廳自此尚書遂無長官及京致仕王黼奏改公相廳爲都廳旣還太傅則自領三省不遵皆自營事擅侵案官制乞釐正之故有是詔

更定折杖法

御筆除杖三年杖一百以下二年半杖九十可十七下二年杖八十十五下一年半杖七十十三下一年杖六十十二下笞五十可十下四十八下三十七下二十六下十可五下

五月赦山東河北

以累年應奉軍需盜賊劫掠流移頗衆故也

詔宗室復著姓

初宗正少卿趙子崧入對上疑宗室出仕者皆著姓子崧曰熙寧舊法也上曰然是相疎御筆令後內外宗室並不稱姓時五年六月也至是子崧出守淮寧陛辭日爲上言周曰姬氏漢曰劉氏唐曰李氏今熙故去國姓非所宜乃詔復熙寧舊法並書姓○

按江休復嘉祐雜志云於故書中見貞廟爲壽王時申奏文字皆用世

六月封童貫廣陽郡王

國朝異姓非外戚無封王者蔡京用事特紹述之說以貸爲謀遂贈王安石舒王其後何執中贈清河郡王鄭居中贈榮陽郡王及貫童貫典山功遂生封廣陽郡王王爵於是濫矣

劉安世卒

安世少從學於司馬光問行己之要光教之以誠且令自不妄語始初除諫官未拜命入白母曰朝廷不以安世不肖使在言路儻在言路須明目張膽以身任責脫有觸忤禍譴立至上方以孝治天下若以母老辭當可免母曰不然吾聞諫官爲天子諍臣汝父平生欲爲之而不得汝幸居此地當捐身以報國若得罪流竄毋問遠近吾當從汝所之於是受命在職累年正色立朝扶持公道其面折廷諍或逢盛怒則執簡却立俟天威稍霽復前抗辭旁觀者遠觀蓄縮聳汗目之曰殿上虎平居坐不傾倚不草書不好聲色貨利其忠孝正直皆取則司馬光爲人旣老羣賢凋喪略盡巋然獨存是以名望

益重梁師成用事能生死人心服其賢求得小吏吳默嘗趨走前後者使持書來啗以即大用寔國勸爲子孫計安世笑曰吾若爲子孫計不至是矣吾爲元祐全人見司馬光於地下又可做戒乎還其書而不答燕錢實評元祐人物曰器之貞鐵漢云

秋七月河東義勝軍叛

於恭城縣行官那琚戰死遂招安之其三下人奔金國

熙河河東路地震

有裂數十丈者蘭州尤甚倉庫皆沒河東諸郡或震或裂

九月童貫復宣撫

金國以天祚成擒遣李用和等來告慶其實覘我將卒兵權我爲備尚揣我決請雲中地乃餌以好言入我雖許言不一而舉小欲雲中不以爲信殷方預擇雲中守臣做舊雷山立召之用和之來實使覘我且給言于上曰願詔童貫至河東當授以雲中之地信之不疑詔貫再行宣撫

有狐升御榻而坐

是月有狐由艮嶽直入中禁據御榻而坐詔毀狐王廟

冬十一月

丙戌郊上鑾下豐而務擬虜牆紀界左右從之曰恐妨卻恭謝等相亦不知也及恭謝畢宰執又共匿之不以聞

十二月金虜斡離不粘罕分道入寇

東路之軍斡離不主之建樞密院於燕山以劉彥宗主院事西路之軍粘罕主之建樞密院於雲中以時立愛主院事虜人呼為東朝廷西朝廷於是斡離不之軍自燕山直犯河北粘罕之軍寇河東陷朔武代忻等州直趨太原

斡離不殺伴使傅察陷檀州薊州

先是金人既獲天祚連遣三使來聘初曰報謝通好也次曰告慶得天祚也又次曰賀天寧節也使傳雖來河朔至京不推供頓疲弊而虜亦因以覘我道路使我不疑及三使者歸虜部郎中傅察為送伴使至境上虜人已宣言大舉公為援奪無常或相懼馳還時粘罕已蓄南侵之謀會義勝軍三千叛奔之具言中國虛實又易州常勝軍五百人亦叛歸粘罕由是劉彥宗余覩蕭慶力勸粘罕言南朝可圖仍不必衆因糧就兵可也粘罕從之遂決入寇然尚未顯然渝盟朝廷以故事命吏部員外郎傅察為接伴賀正旦使行至境上值斡離不入寇遂執察等責令投拜自副使蔣噩以下皆羅拜臣服察獨不屈虜以兵脅之察亦不顧虜酋曰我以南朝天子失德故來弔伐察曰胡欲敗盟以此為兵端爾然自古之戰以曲直為勝負南北與國亦安知國非送死哉我惟有死而已虜不可屈也虜酋大怒執而殺之察堯俞從孫也

童貫自太原逃歸

先是貫至太原乃遣保州路廉訪使者馬擴知保州辛興宗使粘罕軍前諭以交割應州及飛狐靈丘縣餘未還金國且審窺其意擴等至境粘罕嚴兵以待卻吏李與越境趨擴等庭參擴等力爭不可皆拜之如見阿骨打禮自識山後事粘罕曰大聖皇帝初興趙皇踏海交好各立誓書萬世無毀不謂貴朝違約陰納張瑴收燕京逃去官民本朝累牒追還第以虛文見紿今當略辨是非擴曰本朝緣譚稹昧大計輒從張瑴之請上深悔之罷相國存藉好不以前事置留中乞且交蔚應兩州飛狐靈丘兩縣粘罕笑云爾尚欲兩州兩縣耶山前山後我家地尚復爭論汝家別削數城來可贖罪也汝等可即辭我自遣人如宣撫司矣擴自雲中回至太原具以粘罕所言告貫貫駭曰金人初立國邊陲寧有幾許兵馬讓敢作如此事耶擴曰此虜深恨本朝結納張瑴又為契丹亡國之臣所教必謀報復擴固嘗以白貫勸未蒙聽信耳今猶可速作堤防然貫已陰懷遁歸之意矣粘罕繼遣王介儒撒離拇齎書至太原貫軍中言納張瑴渝盟事且言其國已興兵分諸路甚貫亦厚待之曰如此大事何不素告我撒離拇曰兵已興何告為相國軍自河東入太子軍自燕京路入不戮一人止傳檄而定耳馬擴曰兵凶器天道厭之貴朝自平積累之國若稍飭邊備安能遽侵撒離拇曰國家若以貴朝為可懼則不長驅矣後牒且來公必見之莫若勸童大王速割河東河北以大河為界用存宋朝宗社乃報國也貫聞之驚駭不知所為即與參謀官宇文虛中范訥機宜王雲宋伯通謀赴闕稟議。貫將遁歸諸太原帥張孝純論之以京孝純愕曰金人渝盟大王當會諸路將士極力支吾今大王去人心搖是將河東與賊河東失河北亦豈能保耶願少留共圖報國事太原地險城堅人亦習戰未必便能攻也貫怒目曰貫受命宣撫非守土臣必欲留貫置帥臣何為孝純撫掌嘆曰平時童太師作多少威重臨事乃畏怯如此身為大臣不能以死捍難止欲奉頭鼠竄何面目見天下士乎貫翌日遂行用九日至京師

斡離不陷燕山府郭藥師叛降之

知府蔡靖以斡離不軍壓境命藥師張令徽出門為備其久今擬迎路未幾斡離不至藥師帥兵迎降金人執靖及都轉運使呂頤浩至軍中以行。頤浩嘗奏燕山闕邊其勢難守雖窮天下之力竭天下之財以撫以養其後上怒諸檀浩特制領職如故謂又詔王安中以頤浩抑離事皆不可守之說以疑衆心陳不可行之事以沮朝論可以詔書面詰頤浩此後凡副有缺或為國生事者當坐以軍法。初

宗收童貫力主藥師謂可倚任治遼地撫燕府罷得其遺金人書繳上之亦輩有告■者皆不省及藥至京師上左右不欲人聞之乃共匿其報但曰藥師拔國耳方議封藥師燕王張瑴令郡王割燕地與之使之世守○斡離不留蕭守燕引兵向關以藥師爲先驅

粘罕陷朔武代忻等州圍太原府

朔州守將孫翊者勇而忠出戰勝負未决義軍開門獻其城進至武州義軍亦爲內應遂失朔武長驅至代州守將李嗣本率兵拒守義軍又擒嗣本以降遂陷代州嘗入城安撫使史抗父子三人力戰死之家人皆遇害西路都巡檢李翼屯崞縣嘗遣嗣本降之翼射却敵本帥衆堅守義勝統領崔忠殺都監張洪輔引賊入城翼與其子閣達巳力不敵被執虜於臣之翼怒罵不屈與將吏皆遇害翼臨死呼官家數聲乃絶金人至忻州守臣賀權開門張樂以迎之粘罕大喜下令兵不入城遂拒石嶺關關尤險隘太原帥張孝純謀守關之人或曰冀景可命景素辭又命耿守忠以八千人助景景復辭孝純曰第如我語景不得已而往使守忠當關守忠至關啓而殺之虜景奔還○粘罕遂引兵圍太原知朔寧府孫翊來救兵不滿二千與金人戰于城下張孝純曰賊已在近不敢開門觀察可盡忠報國翊曰但恨兵少乃復戰數日其兵皆盡爲金人所殺

罷花石綱 及非泛上供并延福宮西城租課內外製造局

斡離不犯中山府 詹度禦之

詔罪己求言 童貫初得虜牒及開拆乃繳書其言不遜貫與大臣及左右匿不以奏及議下詔求言而詔本數改易未欲下也李邦彥謂不若以檄書進呈庶動上心冀求言詔亟下大臣遂於宣和殿以檄書進上

即下詔罪己求言手詔略曰朕獲承祖宗休德託于士民君王之上二紀于茲雖兢業存于中心而過咎形於天下蓋以寡昧之資藉盈成之業言路壅蔽導諛日聞恩倖持權貪饕得志搢紳賢能陷於黨籍政事興廢拘於紀年賦斂竭生民之財戍役困軍旅之力多作無益侈靡成風利源酤榷已盡而牟利者尚肆誅求諸軍衣糧不時而冗食者坐享富貴災異謫見而朕不寤衆怨載而朕不知追惟已愆悔之何及應天下方鎮郡縣守令各帥師募衆勤王捍邊能立奇功者並優加獎異不限常制草澤之中懷抱異材能爲國家建大計定大業或出使疆外者並不次任用其尤異者以將相待之中外臣寮士庶並許直言極論實封投進雖有失當亦不加罪

尋下詔內禪

李鄴使金虜 告內禪且求和

庚申上內禪以道君號退居龍德宮皇太子即皇帝位○大赦○立妃朱氏爲皇后○斡離不犯慶源府信德府

初祖宗以梁門遂城二縣爲安肅保信軍所謂銅梁門鐵遂城者也自童貫蔡攸既得燕山罷安肅保信在內地皆廢爲縣移軍營廢據增至是詔復爲軍而虜已大入遂犯慶源其太史占帝星復明大驚欲留郭藥師曰南朝未必有備不如姑行○道出陽武縣或勸知縣蔣興祖避之興祖曰吾世爲國恩當死於是與妻子俱留不肯從賊兵有與賊遇者斬以徇虜騎數百來攻不能去明日益濟師力不敵遂遇害妻與長子以憂悸亦相繼而死尋賜旌詔贈官錄其二子○虜之攻信德也不移時遂陷執守臣楊信功斡離不登門撫諭居民

太學生伏闕請誅六賊

時天下皆知義臣誤國而用事者多受其薦引莫肯爲上明言於是陳東率在學諸生伏闕上書數蔡京童貫王黼梁師成李彥朱勔之罪指爲六賊乞誅之以謝天下其書略曰臣等聞自古帝王之盛莫盛於堯舜堯舜之盛莫大於嘗著四惡克之時有入元八凱而未暇用有四凶而未暇去堯非不知其可用可去也意謂我將勤於勤必以天下授舜特留以遺之使大明誅賞以示天下耳故傳曰舜有大功二十而爲天子天下誦之至今不息臣竊謂在道君皇帝時非無賢才如入元入凱而未用者非無姦臣賊子如四凶而未去者

宣和七年

道君亦非不知之特留以遺陛下陛下欲知姦臣賊子如四凶者乎曰蔡京曰王黼曰童貫曰梁師成曰李彥曰朱勔是也臣等謹按蔡京罪惡最大崇寧初道君皇帝方恭默聽斷起京散地寘之宰司京天資兇悖專權跋扈首為亂階陷害忠良進用險佞引置子孫盡居要塗變亂祖宗法度快其私忿竊弄朝廷賞罰因其黨與蠹害國用殘暴生民交結宦官姑息堂吏盤根錯節牢不可破京乃懼變自肆無復忌憚包藏禍心實有異志方熾之上比之王莽所幸宗廟之靈社稷之福道君皇帝聰明睿智洞照其姦嘉許撤去併得發使京若輔少主其禍奪復何疑哉此非特臣等知之天下共知之臣等聞陳瓘任伯雨何昌言江公望皆嘗論京姦狀故嚴人者一旦不復再用至有飲恨而死者天下冤之緣京用事姦人並進王黼相繼為相位至公傅驕奢罪惡之著實非僅之行欺君罔上蠹國害民無所不至假應奉之名置局私家四方珍貢盡入黼室自奉之餘始以進御貴為宰輔貪鄙無厭姦贓狼籍措神不悔觀其所為大抵效京朔方之禍黼實啓之童貫佐之貫因京黼遂握兵權至為太師封王左右指使官至承宣國人危人防閑是任自古之宦官之盛未有其比貫貪庸鄙初無智謀每一出師必數十萬隨軍金帛動億萬計比其還歸兵失太半金帛所餘盡歸私家臣等聞之邊人貫之用兵紀律不明賞罰不公身冒矢石未必獲賞而親暱先及夫以師之耳目在大將旗鼓進退從之勝負係焉貫身去敵常數百里是致將不先敵士不用命動輒敗衂挫辱國威士卒陷亡不以實奏所獲首級增數上聞祖宗軍政壞亂掃地而又貪功冒賞不察事機朔方之兵遂致輕舉敗我國盟失我鄰好今日之事咎將誰執貫之所恃者師成實聯婚姻以相救援師成之惡抑又可言外示恭謹中存險詐假忠行佞籍聖學以盜我儒名高自標榜妄立名號兼握隱相欲攬國家大柄盡歸諸己欲使天下士夫盡出其門正人端士往往望風疾避亦有不幸遭其點汙者一時苟賤無恥之人爭往從之旋致顯位王黼之進實賴師成與黼如貫與京內外相應挾其影響黼為相臣事東國政事行師成之意而已

不聞天子之命也朝廷執政侍從天下監司郡守往往師成門生蔡京父子事之不暇至如去歲道君皇帝一日相二人師成自謂皆出己意聞者駭恨不已夫論相者天子之職也宦官招權以為己力浸淫不已事必有大於此者可勝寒心頃歲李彥以根括民田按行河北京東西威赫三路所至州郡倨坐黃堂使監司郡守列侍其傍而列侍之輩咸籍彥以進不敢輒違臣等聞嘗有詣道君皇帝論列此事者師成時適在側抗聲言曰王人在古諸侯之上使其人不肯盡言彥之兇焰由此益熾毒民常產奪數殺官吏稍有違忤即誣監司挫抑他故無辜坐獄士大夫往往憤憤而死三路百姓破家流蕩愁然滿路去年京東河北以租錢及燕山免夫之征起剝太甚盜賊四起正如兩浙當時青溪之寇實由朱勔父子為亂東南之民怨結數路方臘一呼四境響應暴害州縣數十殺戮吏民動以萬計天下騷然彌歲不已皆勔父子之所致朱冲無事狀勔父子皆曾犯徒杖者始因蔡京實緣交結閹寺遂致超躐招權怙勢恣縱可出入禁闥無時而衛士莫敢呵止侵移內帑無數而有司莫能計會其所請經號為收買花石進奉之物其實盡以入己自初至今不知其幾千萬數父子每以幹當公事為名多破官舟往來淮浙與販百貨騷動數路蔑視官司僅同奴僕所貢物色盡取於民擬民屋廬剗民冢墓幽明受禍所在皆然甚者深山大澤窮崖斷谷江湖危險人迹所不到之地苟有一花一石擅作威福逼脅州縣期於必取間有不可力致而官吏申白者輒大怒詈以不恭上之名歸之官吏畏懼此名不免驅動百姓極力攻鑿得而後已往往顛踣陷溺以隕其身東南之民怨入骨髓欲食其肉而勔之父子方且炎炎未艾天下扼腕此六賊者前後相繼誤我國家離我民心天下困弊盜賊滋起東北交侵危我社稷致道君皇帝哀痛罪己之詔播告四方而京等罪狀未白典刑未正天下無不歸怨上皇若不誅京等將何以慰道君皇帝之心雪道君皇帝之謗以解天下之疑耶況今日之事蔡京壞亂於前梁師成陰賊於內李彥結怨於西北朱勔結怨於東南王黼童貫又從而結怨於二

虜敗祖宗之盟失中國之信創開邊隙使天下勢危如絲髮此六賊者異名同罪伏願陛下擒此六賊肆諸市朝傳首四方以謝天下庶幾道君皇帝之志果成於陛下豈不偉哉

李綱入對

門下侍郎吳敏為之也綱時為太常少卿對于延和殿上迎謂之曰卿頃論水災疏在東宮見之今猶能誦憶綱謝奏曰金人先聲雖若可畏然聞有內禪之事勢必沮縮請和厚有所邀求臣竊料之大槩有五欲稱尊號一也欲得歸朝人二也欲增歲幣三也欲求犒師之物四也欲割疆土五也欲稱尊號如契丹故事當法以大事小之義不足惜欲得歸朝人當盡以與之以示大信不足惜欲增歲幣當告以舊約以燕山雲中歸中國故歲幣增於大遼者兩倍今既背約則歲幣當減然國家新示和好不較財貨姑如元數可也欲求犒師之物當量以與之至於疆土則祖宗之地子孫當以死守不可以尺寸與人願陛下留神於此數者執之堅確毋為浮議所搖可無後艱并陳所以禦敵固守之策上皆嘉納之除兵部侍郎

尊道君為太上皇帝皇后為太上皇后

九朝編年備要卷第二十九

九朝編年備要卷第三十

欽宗皇帝 起丙午靖康元年 止丁未年四月

(丙午) 靖康元年春正月朔詔求言

監察御史余應求先為校書郎嘗上奏略曰數言者皆曰夷狄外侵而邊鄙未寧為可慮百姓久困而財用日急為可慮兵革未弭而士馬不彊為可慮臣以為選將帥以守邊治險阻以固圉積粟治兵實之塞下則邊備何患乎不嚴罷不急之務減無名之費舉節用裕民之德去蠹國害財之政用計數之臣治轉運之法則財何患乎不足下募兵之令高賞馬之直明賞罰以收人心嚴軍政以勵士氣付之良將何往不克則士馬何患乎不彊又曰夫人君之所以維持天下者紀綱法度也所以勵世磨鈍者賞刑威也紀綱不立則國日削法度不更則弊日滋爵賞妄施則為善者不勸刑罰不當則為惡者不畏此誠治亂之原安危之機也今朝廷狃因循之易而重於變更務姑息之愛而憚於裁抑則以循常守故為中和以濟容養恩為得計紀綱弛而不振法度壞而不修進賢黜姦未當於人心發號施令未孚於天下冗濫至極而姦邪未盡退聽名器不惜而僥倖未盡革心權數不立廉恥尚寡誕謾未懲風俗尤薄臣恐國勢日以削弱政事日以紛亂內之不治矣暇治外夷之不能奚暇柔遠何以革前日之弊何以致中興之業也伏惟陛下益留聖心日思改政使人主之勢日隆朝廷之政日新威權尊而下莫敢撓紀綱立而人莫敢犯可以使小人不斥而自退可以使夷狄不戰而自伏矣詔特賜章服○自金人犯邊壘下求言之詔事稍緩則復沮抑言者故當時有城門閉言路開城門開言路閉之謠

斡離不陷相州濬州

內侍梁方平領兵在河北岸賊騎奄至倉卒奔潰時南面守橋者望見虜中旗幟燒斷橋纜陷沒凡數千人虜因不得濟方平既潰何灌軍亦望風奔散我師在河南者無一人虜遂取小舟以濟凡五日騎

兵方絶步兵猶未渡也初虜至鄗郭遣郭藥師爲前驅付以千騎藥師求益復以千騎與之藥師疾馳三百里質明達至濬州

己巳詔親征○竄殛王黼朱勔李彥

以黼胡騎犯京城載其孥東下詔竄永州籍其家金寶以萬計黼侍妾甚衆有封號者八令人十安人公然貴官取贓無厭京師爲之語曰三百貫且通判五百索直秘閣黼至雍丘縣南固村吳敏李綱指黼罪請誅之事下開封尹聶山山遣武吏尋蹤戕之民家取其首以獻議者謂黼罪固當誅朝廷不明寘于法而回枉若此爲失刑矣勔削官放歸田里繼而竄管循州籍其家尋賜死勔固寵二十年第舍擬宮省名園別墅甲吳郡服膳器用逼玉食而華麗過之輿臺賤隷牌金累使充物其門户以恩澤積官至承宣使宣和間括民田按行河北京東西所至州郡搢坐黃堂而使監司郡守列侍奪民常産重斂租課當時謂勔結怨於東南彥結怨於西北至是亦賜死籍其家

上皇如南京

令范訥統勝捷軍護從○時蔡京父子欲避難南奔以官司舟船皆隷發運司乃以宋煥爲江淮京浙等路發運使換做之東業也於是蔡氏宋氏皆傾家而南下矣

辛未定城守策以李綱爲親征行營使

白時中請上出狩襄鄧曰事有屈伸太王亦避狄居岐門下侍郎吳敏曰時中敢任出奔之責否時中無言敏曰京師百萬生靈柰何棄之臣願留守以敎一城上曰誰可副者同知李梲曰臣願留上即命梲爲副時從官以言邊事求見者皆非時賜對兵侍李綱待班延和殿下語知閤門朱孝莊曰有急切公事欲與宰執廷辨孝莊曰舊例未有宰執未退而從官求對者綱曰此何時而用例耶孝莊即具奏詔引綱立於執政之末因奏曰聞諸道路宰執欲奉陛下出狩避狄果有之宗社危矣且道君皇帝以宗社之故傳位陛下今捨之而去可乎上默然時中曰都城豈可以守綱曰天下城池豈復有如都城者且宗廟社稷百官萬民所在捨此欲將何之若能率勵將士慰安民心豈有不可守之理時內侍陳良弼領京城所自內殿出奏曰京城樓櫓創修百未及一二又城東樊家岡一帶濠水淺狹決難保守願詳議之上命綱同蔡懋及良弼往觀東壁而御延和殿俟之綱回曰城堅且高樓櫓誠未備然所以守不在此樊家岡雖淺可以勁兵強弩捍也上曰誰可將者時中曰非李綱莫能戰綱曰陛下命臣治兵願以死報上即除綱右丞命綱留守內侍王孝竭奏曰中宮國公已行上曰朕欲親往陝西治兵決不可留此綱以死請會燕越二王至亦以固守爲然乃俾中使追還中宮國公上顧謂綱曰治兵禦寇專以委卿中夜上諭宰執又欲詣旦決行是日質明綱入朝見禁衛擐甲矣綱厲曰汝等願守乎願從幸乎皆呼曰願死守綱入見曰六軍之情已變彼父母妻子在都城豈肯捨去萬一中道散歸陛下誰與爲衞且虜騎已逼彼以健馬疾追何以禦之上悟始命輟行以綱爲親征行營使馬軍都指揮使曹曚副之

白時中罷

坐主出奔議也

○李邦彥起復太宰張邦昌少宰

仍兼門下中書侍郎趙野王孝迪門下中書侍郎蔡楙尚書左丞耿南仲同知李邦彥美風姿善謳謔尤能市井鄙俚之語綴成小詞都人呼浪子宰相劇詞有曰盡忠而人絶聞言制勝而處無餘算謝安之矯情鎭物足抗符秦李靖之制勝臨機何憂突厥國威旣振民志以寧○時又以王宗濋主管殿前司公事宗濋上母王皇后之親屬也上欲寵異母黨故有是命自高俅領是職紀律廢弛至是以宗濋爲之識者寒心

壬申遣使分督援兵

上內侍一每路差近負

癸酉斡離不犯京師

初治京師四壁守具每壁正兵萬二千人而保甲廂兵之屬不與各以從官提舉又團馬步四萬人爲前後左右中五軍軍各八千人有統制等官時通津門外延豐倉積粟四十餘萬石以前軍護之勤王之師集城外者食焉後軍占樊家岡使虜不敢近而左右中軍居城中以備緩急凡四日

粘罕虜抵城下斡離不軍抵越牟駝岡天駟監獲馬二萬匹芻豆山積郭藥師嘗打毬於其間導之使據也金人曰南朝若以二千人守河我豈得渡哉○先是李鄴使于斡離不軍求和斡離不以鄴犯京攻城不克乃遣王汭偕來鄴盛誇虜彊我弱以濟和議大臣皆有懼意汭見上倨甚李邦彥等專主和范宗尹俯伏流涕乞割三關以安社稷趙野王孝迪蔡懋皆含糊其間不敢決惟李綱言擊之便上從邦彥計○鄴謂虜人如虎如馬如龍上山如猿入水如獺其勢如泰山中國如累卵時號六如給事○虜尋攻通天景陽門甚急李綱督將士拒之又攻陳橋封丘衛州門綱登城督戰自卯至申殺賊數千乃退何灌出戰敗績死之未幾馬忠以京西兵敗虜于順天門外於是王師稍振虜游騎不敢旁出京師以南民少安居

○鄭望之使金虜軍未至偕虜使來議和李棁 皇弟康王構相繼如虜營

初命望之為使高世則副之望之等縋城與金使二人遇其一吳孝民也遂偕入見孝民奏曰上皇朝皆已往事今少帝與大金別立誓書結為世歡好仍遣親王宰相詣軍前可也乃遣同知李棁奉使而改望之等為副以金一萬兩賜斡離不棁等至虜營斡離不盛兵南向坐棁望之北面再拜膝行而前恐怖喪膽失其所言良久遣王汭等云京城破在頃刻所以斂兵不攻者徒以上故所以存趙氏宗社恩莫大也今議和需犒師之物金五百萬兩銀五千萬兩牛馬萬頭表段百萬匹尊其主為伯父歸燕雲之人在漢者割中山太原河間三鎮之地且欲宰相親王為質乃退師出事目一紙付棁達朝廷棁等唯唯不能措一辭尋乃以書遣蕭三寶奴耶律忠王汭與棁來詔以皇弟康王為軍前計議使張邦昌副之時肅王及康王居京師康王毅然請行曰虜必欲親王臣為宗社大計豈應辭避上命引王詣殿廬見宰執李棁曰大金恐南朝失信固要親王送到河亦無他王正色云國家有急死亦何避聞者皆悚然李鄴高世則齎誓書與行時李綱力爭以尊號及歸朝官固無害犒師金帛太多當量與之三鎮不可割至於遣使即宰相當往親王不當往今更若擇使與之熟議彼以孤軍入重地勢不能久留宰相皆謂綱迂救在朝夕尚何有三鎮而金幣之數又不足較上默然綱求去上曰卿等出治兵固守恐金人紿我也於是朝廷以誓書往所求皆與之綱留三鎮詔書不遣○康王在虜營幾月斡離不憚之不肯留更請肅王代之康王還

○從臣衛仲達張勸坐貶逃

仲達時為工部尚書勸權禮部尚書虜兵將至及何太圭等五十餘人同日棄官而逃於是詔除名勒停

○种師道等帥師入衛

京畿河北路制置使种師道及統制官姚平仲以涇原秦鳳路兵至未幾熙河經略姚古秦鳳經略种師中及折彥質折可求等勤王兵並至號二十萬京師人心少安師道初置制置使聽用便宜檄取兵食師道聞命即發會平仲嘗以涇原騎兵二千步兵一千更戍燕山未行師道悉率與俱北至洛陽而斡離不兵已屯於城之北或止師道勿行曰賊勢方銳我以偏師先犯之勝負見矣四方勤王之師視此以為去就盍少駐汜水以謀萬全師道曰吾兵少若遲回不進形見情得秖取辱焉今鼓行而前虜安能知吾虛實都人知吾來士氣自振何憂賊哉上聞其至喜甚開安上門命李綱迎勞既入見時已與金人議和上曰今日之事卿意如何師道曰女真不知兵豈有孤軍深入人境而能善其歸乎上曰業已講好矣對曰臣以軍旅之事事陛下餘非所敢知也即拜同知樞密院事宣撫京畿河北河東路師道時被病特命毋拜許乘肩輿入朝家人挾升殿虜使王汭素頡頏方入對望見師道拜殿如禮上顧笑曰彼為卿故也自虜渡河京師諸門盡閉市無薪菜師道請啓西南壁聽民出入如平常又請緩與金幣禁游騎使不得遠掠俟彼惰歸扼而殲諸河執政聞其言止此皆易之○師道平仲既至李綱言於上曰勤王之師集者甚眾兵家忌分節制歸一乃克有濟願命師道平仲等聽臣節制上降御筆曰師道老而知兵職位已高與

鄉同官脅曹㬉可也上意蓋欲以師道爲親征行營副使而李綱間有密建白爲不可者上入其言於是別置宣撫司應西兵及四方勤王之師並隸之又撥前後軍之在城外者亦屬之而行營司所統獨左右中軍而已上屢申敕兩司不得侵紊節制既分不相統一宣撫司所欲行者托以機密往往不復關報○及勤王之師既集西將兵師日至上意方壯赫然有用兵之意綱贊上曰易謙之上六稱利用師征邑國師之上六稱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蓋謙之極非利用行師不足以濟功師之成非戒用小人不足以保治今陛下之於金人屈己講好其謙極矣而金人貪婪無厭兇悖愈甚其勢非用師不可然功成之後願陛下以用小人爲戒而已使金人有所懲創不敢有窺中國之心當數十年無夷狄之禍不然一日縱狄數世之患憂未艾也

括金銀時從王孝迪之議揭榜立賞括在京軍民官吏金銀違者斬之都城大擾限既滿得金二十餘萬銀四百餘萬兩而民間藏蓄爲之一空李綱因對奏曰收簇金銀限滿民力已竭復許告訐恐生內變外有大敵而民心內變不可不慮上曰卿可往收榜毋得告訐綱因起執傳聖旨收榜人情翕安

詔金國以大金爲稱○梁師成伏誅初道君東下舊臣多從行獨梁師成留京或言師成有保護東宮之功至是太學生陳東又言蔡京童貫朱勔父子挾道君南遊恐生變亂而師成當正典刑上迫於公議下詔暴其罪黜爲散官命開封吏押至八角鎮殺之

二月姚平仲宵攻虜營不克楊可勝死之上方倚种師道以謀國而种氏姚氏素爲山西巨室兩家子弟不相下時平仲之父古帥熙河以兵入勤王平仲恐功名之會獨歸於种氏忌之乃以士不得速戰有怨言達于上上一日遣使五輩趣師道進戰師道言過春分節可擊是時相距纔八日蓋遲其弟師中及姚古之至也平仲欲夜叩虜營生擒斡離不奉康王以歸故師道言不用既而平仲謀泄虜先事設備至是平仲率步騎萬人夜劫虜營反爲所敗而還李綱率行營左右軍又與虜戰於是宰相臺諫交言西兵及行營司兵爲虜所殲上大驚有詔不得進兵○种師道請簡料勤王之師分爲三等出戰餘皆守城先立理賞之格以示之還將分總距賊寨二三里環營守之絕其剽掠使其乏食○姚古以所領西師會何灌將兵還精銳五萬人自河陽駐滑州進屯賊營之後克日併力攻之此必勝之策也不聽平仲敗績師道復言劫寨已誤然兵家亦有出其不意者今夕再遣兵分道攻之亦一奇也如猶不勝然後每夕以數千人擾之不十日賊遁矣李邦彥等畏懦皆不果用

廢親征行營司罷李綱罷綱以謝虜也以左丞蔡懋爲京城守禦使○虜師復求遣宇文虛中齎李綱所留割三鎮詔書以往

○太學生都人伏闕請復用李綱太學生陳東及都人數萬人伏闕言李邦彥等疾綱恐其成功罷綱正墮虜計幸復綱及种師道舊職會邦彥入朝乃數其罪而罵且欲毆之吳敏傳宣不退遂撾登聞鼓山呼震地殿南仲丞入奏開封尹王時雍麾之不去殿帥王宗濋恐生變奏上勉從之於是遣南仲號於衆曰已得旨宣綱矣內侍朱拱之宣綱未到而後發之使先至衆取拱之臠而磔之并內侍數十衆擊無遺體領開封府聶山出諭乃皆相率聽命綱惶懼入對泣拜請死上即復綱右丞充京城守禦使而罷蔡懋衆遂散時師道未嘗去位蓋外議流傳之妄云

追封范仲淹贈司馬光張商英官仲淹魏國公光贈太師商英太保○或曰靖康初求治甚急徐吳當國有詔宰相范希文司馬光張商英皆贈太師希文乃仲淹字且未嘗任宰相蓋出後進耳剽上意以爲純仁也有司不能正乃取仲淹慶曆間乞修京城爲功應詔然仲淹贈太師久矣遂改封魏國公失於平昔不講也但是時徐吳猶未當國或者之說亦失之

除元祐黨籍學術禁○王孝迪罷以徐處仁爲中書

侍郎先是處仁知大名府建議乞下詔親征而實於王城為行營使處仁即移書於綱言備禦方略皆疑請所未決者綱以聞上嘉歎再三手詔褒諭略曰如首陳密論四鎮擇兵豈惟謀之其臧信矣仁者必勇事平當以宰相召卿至是遣使趣行

丙午虜退圍京城凡三十三日既得三鎮詔書及肅王至不俟金幣數足遣使告辭而去○种師道請臨河要擊之李綱亦謂金人兵不過六萬吾勤王之師二十餘萬今更若扼關津絕糧道且禁其抄掠吾堅壁勿戰俟其疲乏然後以將帥檄取誓書復三鎮縱其歸半渡而後擊之此必勝之計也上不從綱乃請遣大兵用澶淵故事護送之乃命姚古种師中折彥質范瓊等領兵十餘萬數道並進且戒渡便利可擊則擊之○李邦彥奏立大旗於河東河北有擅出兵者依軍法○綱奏曰金人退師交割三鎮官吏軍民不肯陷沒夷狄其勢必為朝廷堅守天時寖熱而虜有輜重之累必不能久留當即出疆臣恐敵高馬肥虜必再至以責前約及今宜飭武備備虜寇防勿恃其不來當恃吾有以待之於是為上條具所以備虜寇敵者凡八事其一謂唐之藩鎮所以拱衛京師故雖屢有變故卒賴其力而及其弊也有尾大不掉之患祖宗監之消藩鎮之權罷世襲之制施諸承平邊陲無事則手足不足以捍頭目為今之計莫若以太原真定中山河間建為藩鎮擇帥付之許之世襲收租賦以養將士習戰陣相為脣齒以捍金人可無深入之患又倉州與營平相直隔河下流及小海其勢易以侵犯宜分濱棣德博橫海軍為一道如諸鎮之制則帝都有藩籬之固其二謂自熙豐以來河北保甲凡五十餘萬河東保甲凡二十餘萬比年不復閱習又經燕山雲中之役調發科率逃亡流移散為盜賊今所存者猶及其半宜專遣使團結訓練令各置器甲官為收掌用即給之蠲免租賦以償其直武藝精者次第遷補或命之官以激勸之彼既自保鄉里親戚墳墓必無逃逸平時無養兵之費有事無調發之勞此最策之得者其三謂自祖宗以來養馬於監牧陝西河東河北美水草高宗之地廢之凡三十六所比年廢罷殆盡而更為給地牧馬民間飼養以充數官吏便文以塞責而馬無復有善者又況燕山悉為敵人所得今諸軍闕馬者太半宜復祖宗監牧之制權時之宜括天下馬量給其直則不旬月間數萬之馬可具也其四謂河北塘濼東距海西抵廣信安肅深不可涉淺不可以行舟所以限隔胡騎為險固之地而比年以來淤澱乾涸不復開濬官司利於稻田往往決去積水隄防弛壞又自安肅廣信以抵西山地形低下處可益增廣其為[illegible]即開乾濠及陷馬坑之類宜專遣使以督治之其五謂河北河東州縣城池類多隳圮塞且偏方修治而近京四輔郡諸畿邑皆當葺城措置樓櫓之屬使官吏兵民有所恃乃安萬一有賊騎深入虜掠無所得可以坐困其六謂河北河東州縣經戎馬殘破蹂踐去處宜優免租賦以撫綏之往年方臘擾東南猶免三年今三鎮之民為朝廷固守安可不議所以大慰其心者其七謂河東諸州最以儲峙[illegible]糧草為急務宜復祖宗加搉糧草鈔法一切以見緡走商賈而實塞下使沿邊諸郡積蓄豐衍則虜不敢動矣其八謂陝西解鹽無黃河之勞而省邊費及民食其利不資自行東南鹽法而解鹽地分並侵西邊並資蕃鹽復祖宗舊制以慰陝西民之心上俾宰執司議而其間所論異同唯橫海軍一道以安撫使總之而藩鎮之議寢雖嘗提舉官遺傳制教閱上戶保甲三分之一而遣使盡行團結置器甲之議不行雖嘗委諸路增修塘濼濬泄而補葺郡邑已降指揮旋即罷止雖嘗委諸路措置監牧而不復括馬雖放河東租稅而止及一年雖行加搉糧草鈔而貼以四分香藥雖復解鹽而其地分不如舊制綱力爭之不能得○于粟使司嘗奏稱建義當時二人御批付三省以為專權綱皇懼力求去不允徑出都門上遣使留之御史胡舜陟言大臣去不當義徒為紛紛殊責以大義使安職守○諫議大夫楊時言切惟河朔朝廷重地三鎮又河朔要藩自周世宗迄于藝祖太宗百戰而後得之其艱難甚矣一日棄之以紓目前之急則可矣以為經久之計則未也方虜騎之來士不素養欲戰則無其人擄掠未嘗欲守

則與其且割地賜金勢有不得已者臣故曰以紓目前之急則可矣河朔郡縣犬牙相錯今以三鎮二十州之地與之貫吾腹中則一方受面裂而為三建城壘備器械練兵待發未易以歲月討也其距京城與藩籬之固虜騎疾驅不數日而至其前日之患豈不殆哉臣故曰以為經久之計則未也四方勤王之師逾月而後集使之無功而去軍竭則損名不與則生然後有緩急召之宜有不受命者不可不慮也姚平仲之出設傷略相當未為大衄勝負兵家之常數未足為深戒傳聞三鎮欲以死拒之萬一不守則數十之衆肝腦塗地矣朝廷寧忍坐視而不救乎臣竊謂三鎮拒其前吾以重兵躡其後使之腹背受敵宜若可為臣本諸生軍旅之事未之學不敢自信其說然古种師中之徒皆一時名將始至而未用也乞召問以方略可否必有定論朝廷寧守和議以契丹百年之好猶不能保況此狂勇乎今朝廷許以金帛以千萬計秋高馬肥乘閒而來責其未償者彼不為無辭矣當時金銀不可復取之於民援兵不可以卒致其患有不可勝言者孔

子與蒲人盟曰要盟神不聽卒渝之不以為不可也今良將勁卒咸欲自効此而不為後將噬臍惟陛下留神而審處之尋又論言臣聞金人之去破大名成安一縣驅掠女子二千餘人殺令佐二人誓書之墨未乾而背不旋踵吾縱欲專守和議不可得也昔趙割六縣之地使趙郝約事之秦虞卿曰秦以其力攻其所不能取倦而歸王又以其力之所不能攻以送之是助秦自攻也今日之事正類於是夫去其巢穴越數千里之遠而犯人之國都是危道也使其力能攻之則城中之物皆其有也尚奚事求和哉彼見吾高城深池未易陵犯勤王之師四面而至能不忡固嘗與之交兵忍而不敢然怒請和而去則其情可見蓋亦懼而歸非愛我而不攻也朝廷割三鎮二十州之地而與之是亦助寇而自攻也聞肅王初與之約及河而返今挾而往此敗盟之大者臣竊謂朝廷宜以肅王為間責其敗盟必得肅王而後已三鎮之民以死拒之於前吾以重兵躡其後其勢必得所欲者若猶未從則聲其罪而討之夫師以直為壯是舉也直在我矣三鎮剛之士

氣以告此萬全之利不可失也臣竊聞出師之令廟算不一愛行而復反如是則士氣沮惰欲其成功難矣唐憲宗平淮西而韓愈謂凡此蔡功惟斷乃成未有舉大事不斷而能有成也惟斷自宸衷無惑於浮議則天下幸甚○中丞許翰言自金狄退師朝廷縉紳上恬下嬉幸於無事恃以為安而臣竊夜不寐獨以為憂夫以夷狄之性貪惏無厭而我既示之以弱開之以利不過一二歲勢必復來自所割三鎮疾驅三日則突騎犯都飛塵入關矣當此之時金帛不可復得地土不可復割邊鄙之師不可復召智能之士不可復圖萬世之憂可勝言哉今聞姚古引兵已次國郊竊謂陛下可以闑外之事制於將帥若遣一介之使可下下之使不可下則用兵不疑臣嘗熟計戰而勝則蒙福無窮戰而不勝則北扼井陘西斷大行內守太原固無患因陳可以決勝者五且曰今全軀保妻子之臣務在張虜勢虛喝恐動苟安目前為患萬世意亦無他不過謂戰勝則各歸議者使身不利今一主和身保無患明年盛秋胡騎復來則誑曰國家事狄不至不得

歸咎和者姦回自營孰便於此非真有為陛下宗廟社稷長慮卻顧夫一勝一負兵家常勢要觀大勢如何耳

詔遵祖宗舊制

詔自今並遵祖宗舊制選用大臣執政內侍不崇飾恩倖不聽用姦人不輕爵祿不濫賜予不奪民居以營燕游之地不竭民力以廣冗用之費凡蠹國害民之事一切寢罷

詔河北堅守

仍出奇擣擊時斡離不既還抵中山河間兩鎮兵民固守不肯下即以矢石及之而退沿邊諸郡亦然

李邦彥罷以張邦昌為太宰吳敏少宰

李綱知樞密耿南仲李梲左右丞中丞許翰上疏曰臣嘗學易考觀否泰之象則知君子小人未嘗相與於天下雖堯舜在上世以有小人雖桀紂在上世必有君子其所以更為治亂相反如此者堯舜措之得宜而桀紂置之失當也夫措之得宜則君子小人受其福是以皆謂之泰置之失當則君子小人各罹其禍是以同謂之否所謂當與不當要在內外之間而已矣泰

內君子而外小人則其象內健而外順否內小人而外君子則其象內柔而外剛君子之德柔者小人之德也使君子有爲於內則內健可以制天下使小人受聽於外則外順而天下從之何謂內外傳曰睽外也家人內也否泰反其類也故人君躬必與小人睽而以君子爲家人者類自相反難於人君以一人之明而欲盡知天下之君子親之使爲家人又欲盡察天下之小人睽而遠之且雖堯舜之聖猶難於此然固自易亦以有要矣舜選於衆舉皋陶則不仁者遠湯選於衆舉伊尹則不仁者遠故易曰君子有解小人退也前日君子小人上下倒植內外逆施蓋因充庭之臣未易遽辨而獨從陛下即位以來朝廷之間未見大家臣是以請先論之如近日王孝迪之昏庸已汙翰苑而擢中書蔡懋之頑固已敗樞府而復還右丞四方聞之悵然失望此則陛下既悟而罷之今又推邦昌於宰席則是古之所外今之所內其進之禍豈復勝言臣竊意陛下聖明豈不知前日之亂皆生於大臣姦諛不去此屬無以爲治而相邦昌者蓋或爲所推以靖胡騎既行未必遂用故臣未敢正擊而務其端以此他日果用之則臣請以死爭之臣以謂陛下正始之時置相不可不謹譬如植木始得嘉木而植之則嘉木有榮其後材將不可勝用始得惡木而植之則惡木日高其拔折至無復取材則君臣一體相待而成自昔未見有君與相而能成大業者也故陛下欲爲漢文帝則相必有陳平周勃欲爲唐太宗則相必有房元齡杜如晦欲爲堯舜三代之君則必有堯舜三代之佐而後紛與不解爲與不成將前卜天下之安危在始謂置相之得失故願陛下考而謹之先王知人之道要在公聽並觀驗左右之言於諸大夫驗諸大夫之言於國人驗國人之言於其人可見之迹灼知其賢而用之此孟子用人之法而易所謂泰者故臣輒敢論邦昌先之以爲治本上覽納之〇太學生吳若上書略曰自古人主急於擇相而於今尤難臣竊聞陛下之相張邦昌特因其面折童貫耳貫之奴材罪盈惡稔面折其短誰不能之則陛下論相之術疏矣今又相吳敏士論自敏爲蔡攸死黨前日建請上皇將位乃攸鉤探先旨擲敏爲之既敏立朝庇其宗黨又道路言蔡京嘗有保護邦本之策陛下不忘其恩欲全肯之且陛下之居儲位係於天人京父子乃欲倚此全宗害天下之公議矣惟陛下圖之

竄殛蔡京父子及童貫

京責授秘書監分司南京尋移德安府衡州安置正言崔鶠上言賊臣蔡京以姦邪之術詭譎人主大似王莽而朋黨之衆則尤倍於莽莽之姦邪制井田更錢幣設六筦造明堂起辟雍頌詩令築李含萬匯以誑罔其君於是據其國而有之京賊亦用此術其心安在莽之所爲不過王舜劉歆等數人豈如京賊收天下之士以爲腹心乎遂致賊盜蠭起夷狄亂華宗廟神靈爲之震驚陛下安得而赦之遂竄京儋州尋又竄京子孫三十三人遇赦不許量移京行至潭州而死年八十京天資凶譎舞智以御人在人主前左狙右伺專爲固位計子攸以太保賜玉帶金魚肩輿行殿至大學士視執政絛尚帝女他至侍從者又十餘人厮役取大官妾媵封夫人然公議益不與天子雖寵賞之而亦陰知其姦諛不可以託國故屢起屢仆當收其素所不合者如趙挺之張商英劉正夫鄭居中王黼之流迭居台司以抗之京每聞當罷輒入見天子叩頭祈哀無復有大臣廉恥事燕山之役起攸實在行京送以詩陽爲不可之言冀事之不成資以自解寡年即家爲府嚮利于進者趨赴其門輸貨僮奴以得美官者蹤相躡紀綱法度一切爲虛文識者切憂之而京患失之心無所不至根株結盤牢不可脫卒以召禍誤國爲宗社奇禍雖以譴死而海內以不及正刑誅爲恨〇攸從道君南下或云將遂復辟於鎮江尋責永州安置徙潯雷二州又移萬安上復命即所在斬之絛亦以復辟之謀被誅〇貫初貶池州居住移郴州尋下詔數其十罪追斬于南雄州貫狀魁梧偉瞻視皮骨如鐵略不類閹官有度量而疏財後庭自妃嬪而下及內侍與大小宦侶結納無虛日故左右交口稱譽一辭流燭赫然乃至陰謀搖東宮聲焰震天下服食華侈上逼乘輿珍玩瓌奇充牣于家其富擬國又招佝僂少年驍勝捷軍以爲親兵環列第舍持兵宿衛僭擬宮省一時冒利貪禍之

人趨附成市俠王黼呂多出其門厮臺賤役自承宣使而下凡數百人宦夫宦兵亦官至團練刺史惡於賈蠻卒以起戎階禍流毒四海雖臨其軀不足以謝天下云

种師道罷 罷爲中太一宮使中丞許翰言不當罷師道兵柄上曰師道老矣難用當使卿見之令相見於殿門外師道寂然不語翰因言平仲城下用師之失以感發之師道始言我衆彼寡當分兵結寨守要地使糧道不通持以持久可破也翰深歎息其言復上奏師道智慮未衰方時多故而虎臣置之散地非策也

以楊時兼國子祭酒 初李棁蔡懋王孝迪蒲野悉爲都人所詬棁懋大恨之言於上曰諸生率衆伏闕意在生變請寘于法又密奏國子司業黄哲令斥屏諸生諸生益憤責焉上聞而救止之上意少解學官亦連名露章待罪上乃詔學官安職仍曉諭諸生諸生既爲棁懋所嫉有不告而去者學官舉規矩之諸生鬩於諸同舍時言諸生欲忠於朝廷爾本無他意但擇老成有行義者爲之長貳即定矣上喜曰此無逾卿者遂有是命

粘罕陷隆德府 先是粘罕圍太原城中言朝廷已割此城與我矣亟開門張孝純王稟曰但奏云吾二人不肯堅守如初粘罕攻之不克會義勝軍將劉嗣初劫平陽府叛降於粘罕權威勝軍李植亦以城叛降粘罕遂留兵攻太原分兵而南既逾南北關仰而歎曰關險如此而使我過之南朝可謂無人矣遂至隆德城中素無備二日而陷守臣張確死之○自李綱建議盡遣城下兵追斡離不之師及於邢洺間相去二十餘里金人擺其行甚遠至是澤州奏粘罕兵次高平執政懼密啓於上以御前金字牌追兵還甚速綱力爭於上前得旨復遣而諸將逐已數程矣再進猶及金人於滹沱河然將士知朝論二三悉解體不復邀擊第遙護之而已

命种師道等援三鎮 粘罕之兵聞已和而退乃命師道爲河北宣撫駐滑州而命姚古爲河東制置种師中副之古總兵以援太原師中援中山河間諸郡時朝廷僉議以三鎮爲界不可割有如兵民爲國家堅守不下即遣使再議以租賦歸之求保祖宗之地故也尋命師道兼河東宣撫實無兵從行師道乃請合山東陝西京畿之兵屯於青滄滑衛河陽預爲防秋之計徐處仁等謂金人重載甫還豈能復來不宜先自擾費且示敵以弱議格不用

三月張邦昌罷以徐處仁爲太宰唐恪中書侍郎 先是處仁入見首論禦戎狄者不一而足朝廷甘言重幣僞好可也何至捐三鎮以與之陛下受祖宗之天下尺地豈可與人耶保塞奉二祖之陵寢中山爲陛下之始封夷狄詭而難測今要盟劫質侵侮萬甚但見其遣使而信之則過矣上矍然曰卿言是也吾意亦竊自是稍主禦戎而堅守三鎮處仁視事未旬日而有是除○時朝廷寵召處仁至未幾即拜太宰而復擢恪以是職人皆賀得人可以撥亂稱給事中謝克家曰州郡失一良守朝廷得一儉人其後附會耿南仲而專議有不可述者靖康之初首爲宰相而因循失措者莫敢與處仁也姦巧自售而廢國隄防者恪與焉

詔三鎮堅守 詔金人要盟終不可保今粘罕深入南陷隆德先敗元約欲夙夜追咎已黜元主和議之臣又詔种師道等往助三鎮播告中外使知朕意於是朝奉大夫晁說之著重地論略曰中山之地則保深祁廣信安肅順安永寧八州軍兵三萬六千有奇高陽則莫雄霸恩冀滄永靜保寧乾寧安信十一州軍兵則四萬二千有奇太原則忻代二州寧化岢嵐二軍控契丹之朔雲蔚府二州守河外嵐石隰三州火山保德二軍阻河并扞夏國之西州凡十有二州軍兵則七萬三千有奇嗚呼可謂重矣故曰瀛州若有瀛海之富富於天下也定州者可以大定天下也并州者可以并兼天下也名不虛得亦未可忽也若不保此三重鎮而棄之竊恐江介之民東晉之俗先叛而後服者足搖而心生矣且曰非我敢棄朝廷恐朝廷之我棄也故曰所憂不在河北而在京師也今日陛下赫然下明詔俾三鎮無棄其守如故且命四擊狂虜實天下幸甚

命李綱迎上皇于南京

上自負內禪吳敏輩以定策爲己功耿南仲挾師傅之舊左
擊右制使上不得有所爲道君旣渡江敏南仲言於上謂童
貫朱勔蔡攸備將邀道君復辟於鎭江或陳唐明皇與我劍
南一路自奉之語朝夕譖於上前上憂且疑之遣江淮發運
使宋㬇賫書至行宮具言思奉晨昏之意㬇至宿城之東迎
謁道君喜卽日北還又親書手詔以賜㬇爲內侍石如岡畏
罪不肯從道君還京道君亦以爲是乃批令吳敏李綱一人
前來敏綱俱請行詔遣綱奉迎綱至南京道君且曰屬旣退
師方渡河時何不邀擊綱曰朝廷以肅邸在軍中故不許道
君曰宗社計豈復論此語旣決洽乃曰行宮止逆角等三事
止緣都城被圍恐金人知我所在非有他也綱因奏皇帝仁
孝小心惟恐一有不當大敵入寇政事不綜小吏今宗社無
虞陛下回鑾勿問細故可也道君
曰朕已釋然矣因出玉帶以賜綱 ○太后至京師
上出迎初上慮后從端門入禁中而內侍輩頗有勸上嚴備
以待兩宮之至者吳敏秉聞言陛下但推誠盡孝上皇相見
當釋然至是兩宮情通
道君遂罷如洛之議 ○夏四月夏人寇邊 攻震威城
致香呼知城朱昭曰大金約我夾攻自河以北大金得之自
河以西我國得之今麟府諸壘悉已歸我公何恃而不降乎
昭答曰新君卽位聖政日新汝輩未知耶乃宜登埤詔書示
之衆皆眙睨然攻甚急城陷昭先自殺其妻子而後死之
上皇至京師 入居龍德宮初童貫部勝捷軍護道君
東 延貫貶軍士有惡言上以問[illegible]或
請城守徐處仁曰陛下仁孝宜郊迎稱賀何謂城守上大
喜以處仁爲龍德儀使道君至近郊 上出迎謁兩宮
甚懽無一間言 ○立皇子諶爲皇太子
○置詳議司尋罷
○復春秋學官
以宰執徐處仁吳敏李綱總領其事蓋三人所共奏也
之 又擇侍從參詳檢官檢討分六房期以半年去一切之

政協于祖宗成憲而廷臣附興者多不樂輒進說以爲是與
熙寧條例司崇寧講議司相似非當今所宜處仁謂熙寧條
例司欲變祖宗法今欲復祖宗法崇寧講議司欲制禮作樂
以文太平今欲破觚斲雕以濟艱難其相似者乃名也而不
相似者實也上方去名取實雖進說者百人上弗信 詔史
之矣然說者不已踰月以御史胡舜陟之言罷之
部考覈濫賞 稽考庶官凡由王黼李彥之公田王黼朱
勔之應奉[illegible]比之師孟昌齡
父子河防之役童貫湖南之[illegible]之改嘗吳越山
東恭盡放田之利宮觀池苑營繕之功後苑書藝局文書庫
等之賞又若近習所引獻頌可採效用宜力應奉有勞特赴
殿試之流所叨恩數不限高卑一切奪之 ○七月詔罷討論
左正言程瑀爭之以爲可痛
憤者三可深惜者二不聽 科舉復用詩賦 ○追
復呂公著等官 ○詔親擢臺諫 詔臺諫者天子耳目之官
宰執不當薦舉當
出親擢立爲定制 趙良嗣伏誅 先貫郴州就誅之 五月募
民輸財助軍 ○罷王安石配享孔子 從楊時之
請也詔安石合依鄭康成等例從祀孔子廟庭令禮部改正
施行而徽猷閣待制譚世勣又言亦不當以安石從祀不報
种師中擊虜于榆次死之姚古師潰于盤
陀退保隆德府 粘罕不之遇師也挺中山河間兩鎭
固守沿邊諸郡亦然師中因此進兵
遇逐金人出境兩鎭與夏粘罕之師至太原城下太原亦堅
壁粘罕屯兵圍之盡破諸縣爲鎖城法以困太原鎖城法者
於城外矢石不及之地築城環遶分人防守使內外不相通
鎖城古進師復隆德府威勝軍西南北關累出兵互有勝負
而不能解太原之圍於是詔師中率兵由井陘道與姚古相
掎角應援太原師中進次平定軍乘勝復壽陽榆次等縣有輕

金人之意又輸重賞軍之物悉留真定不以從行金人乘間衝
突諸軍以神臂弓射却之欲賞射者而隨行銀絹只數十故軍
吏告不足而罷於是士皆憤怨又嘗約姚古張灝兩軍同進
二人不至師中累戰力戰而死其餘將士退保平定軍金人
進兵迎古遇于盤陀王師皆潰○時种師道駐滑州以老病
丐罷○師中訃聞上震悼發文哭于禁中贈使相官其子孫
族爲二十人○當時行移文字出於密院者則令
追破賊出於三省者則令護出境諸將莫知適從救河北

○以李綱爲兩河宣撫

初朝廷聞种師中敗師道又以老病告歸乃別議遣
宣諭使代師道領兵再援太原門下侍郎耿南仲謂中國勢
弱矣狄方強用兵無益宜割三鎮以賂之綱奏祖宗之地不
可棄割之徒資敵勢生靈陷於夷狄豈爲民父母之道哉上
從綱議爲再援之計南仲等以綱堅執異議決於用兵乃曰
方今欲援太原非綱不可宜以綱爲宣撫使上欲用綱召對
睿思殿諭所以欲遣行者綱自陳書生不知兵在危城中不
得已爲陛下料理兵事實非所長今使爲大帥恐不勝任且
誤國事死不足以塞責上不許即命尚書省出敕令面受綱
奏曰借使臣不量力爲陛下行須擇日受敕今拜大將如呼
小兒可乎上乃許別日受敕綱退即稱疾入劄子乞致仕力
陳已之不可爲大帥且云此必有建議不容臣於朝者章十
餘上士批答不允且督令受命於是臺諫交章言綱儒者不
知兵將兵必敗又言綱忠鯁異衆爲大臣所陷他日成功
亦死敗事亦死不宜遣使綱出峒太原失守賂遺近旬禍生
不測非善計也上皆謂爲大臣游說罷不報先是上錄裴度
傳[illegible]綱入劄子具道吳元濟以區區環蔡之地抗唐室與
今日強弱固不相侔而臣曾不足以望裴度萬分之一以度
[illegible]實謂非倫且言諸葛亮出師表謂親賢人遠小人此先
漢之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之所以傾頹也夫
君子小人於用兵之間若不相及而亮深以爲言者蓋以冦
攘外[illegible]有可掃除之理而小人在朝蠹害本根復長難去其
患有不可勝言者是以吉甫贊周以北伐必有孝友之張仲
裴度相唐宗以東討必去姦邪之元稹君子小人之不兩立
從古以然臣切觀陛下即位之初適遭金人入寇宵旰憂勤
勵精圖治思刷前恥雖古帝王勤儉之德無以遠過然君子
小人尚猶混淆於朝論議成風殊未退聽謂宜留神照察在
於攘逐戎狄之先朝廷既正君子道長則所以扞禦外患者
有不難也今取裴度論元稹魏洪簡章疏節其要語錄陳天
聽上優詔答之○綱論旬不受命或謂綱曰公知上所以遣
行之意乎此非爲邊事乃欲緣此以去公則都人無辭耳公
堅卧不起讒者益得以行其說上怒且不測奈何詩翰又書
杜郵二字遺綱綱皇恐乃受命○宣撫司得兵三萬人而闕
馬綱白上曰戎事以馬爲先今之馬如此欲以書張軍容昔
天寶末封常清出師幽薊人見其軍容不整皆叛去今臣出
師安知無類此者所係國體非細故也事迫矣請括都城馬
倍償之可得數千匹上以爲然令條具以聞既而捞於閣
封府曰宣撫司括馬事傷國體可更不施行○綱以二萬人
分爲五軍時賊擁兵叛於河北遣左軍往招撫之又遣右軍
爲制幹時幹除宣撫副使乃唐恪所薦綱初不知也又以解
潛爲制置副使代姚古以折彥質爲河東勾當公事與潛治
兵於隆德府宣撫司兵兒萬二千人綱請銀絹錢於朝廷各
百萬才得二十萬期以六月二十二日啓行而庶事皆未辦
集乞量展行期上批曰遷延不行豈非拒命其日戊申也綱
惶懼入劄子辨所以未可以行者且曰陛下前以臣爲專權
今以臣爲拒命方遣大帥解重圍而以專權拒命人爲之無
乃不可乎願併罷樞密之任擇信臣委之願得乞骸骨因以
尚書右丞知樞密院事宣撫使告敕繳納上封還遣使趣召
數四綱入見上具道所以爲人中傷致上聽不能無惑者抵
以二月五日士庶伏闕事今奉命出使無以復望清光上驚
曰卿只爲朕延遠使可還闕綱奏曰臣之此行豈有復還之
理昔范仲淹自參知政事宣撫西邊過鄭州見呂夷簡語其
出之意夷簡曰參政豈復可還其後果然今臣以孤直不容
於朝使臣既行之後無沮難無譖讒無錢糧不足之患則進
而死敵臣之職也萬其有一朝議不堅臣自度不能有所爲

即須告陛下求代罷去陛下亦宜察臣孤忠以全君臣之義上頗感動乃以二十五日戒行前期錫宴紫宸殿及行又賜御筵於瓊林苑閤眷甚隆○綱先具奏略云深惟国家之大計非小己私智所能獨辦今其將行願受睿算與廟堂之成謀使臣得以遵稟奉行庶幾有濟夫用兵之道雖臨機制變不可預計然規摹大略當須先定今日之事莫大於防秋莫急於解太原之圍士大夫獻說者不過和與戰二策而已金人留吾親王宰相以為質屯重兵於太原已半年矣使者旁午欲得三鎮之意愈堅和果可恃乎种師中姚古以十萬之師相繼潰散戰果可必勝乎和不可恃則秋高馬肥賊騎侵軼議者必以臣今日出師爲致寇之端戰不可必勝則萬一將士或復有衄必又以臣爲輕率誤國不知陛下睿算與夫廟堂之謀所以授臣使防秋而解太原之圍者當決以何策而可也前日和議割三鎮之說至今爲梗今日之謀儻或更有差誤則天下之勢有不可勝慮者矣願陛下及臣之在疑與五六大臣熟議決策特降親書俾臣遵行臣非敢愛死蓋恐有誤國家大計○綱又自敘云七月初趨河陽入劄子言乞永關西都河陽皆形勢之地城壁廢圮當亟葺治今雖晚然併力爲之尚可及也又曰望拜諸陵具奏曰臣總師道出鞏洛望拜陵寢潸然流涕恭惟祖宗創業守成垂二百年聖聖傳授以至陛下適丁艱難之數戎狄內侵中國勢弱此誠陛下嘗膽思報厲精求治之日願深考祖宗之法一一推行之進君子退小人無以利口善諂言爲足信無以小有才未聞君子之大道爲足使益固邦本以圖中興上以慰安九廟之靈下以爲億兆蒼生之所依賴天下幸甚初綱陛辭日爲上道唐恪聶山之爲人陛下信任之篤且誤國故於此申言之上批荅有銘記于懷之語留河陽十餘日練士卒修整器甲之屬進次懷州自出師後禁士卒不得擾民有輒奪婦人釵子者立斬以徇拾遺棄物決脊黥配逃亡捕獲者皆斬以故軍律頗肅無敢犯者嘗謂步不勝騎騎不勝車金人以鐵騎奔衝非車不能制之有張中行者獻戰車制度兩竿雙輪前施笓籬運轉輕捷每車用甲士二十五人執弓弩槍牌之屬

以輔翼之結陣以行鐵騎遇之皆靡造千餘兩日肄習之俟防秋之兵集以謀大舉而朝廷降旨凡　所起之兵悉罷減之綱上疏力爭其大略曰臣昨待罪樞府伏蒙陛下委令措置防秋人兵臣意謂軍政不脩幾三十年矣闕額不補者過半其見存者皆潰散之餘不習戰陣故今金人得以窺伺既陷燕山長驅中原遂犯闕向來無藩籬之固去無邀擊之威廟堂失策又割三鎮質親王劫取金帛以億萬計驅虜士女害戮良民不可勝數誓書之言所不忍聞此誠宗社之羞而陛下嘗膽而思報者也今河北之寇雖退而中山河間之地不割賊馬出沒並邊諸郡寨栅相連兵不少休太原之圍未解而河東之勢危甚旁近縣鎮皆為賊兵所占據秋高馬肥虜騎憑陵決須深入以責三鎮之約及金帛之餘數儻非起天下之力解圍太原防拓河北則必復有今春之警宗社安危殆未可知　故臣輒不自揆為陛下措置降詔書以團結諸路防秋之兵大約不過十餘萬人而欲分布沿邊河北雄霸二十餘郡中山河間真定大名橫海五帥府腹中十餘州軍沿河一帶控扼地分捍衛王室隄防海道其甚急者解圍太原收復忻代以扞金人夏人連兵入寇不知此十數萬之衆一一皆到果能足用而無賊馬渡河之警乎今臣被命出使去清光之日未幾朝廷已盡改前日詔書調兵防秋之計既罷調丁又罷刀弩手又罷土兵又罷四川福建廣南東路將兵又罷荊湖南北路係將不係將而京西州郡又皆免起發是前日詔書所團結之兵罷去太半不知金人聚兵兩路入寇將何以支梧而朝廷何恃不留意於此也臣切思之以兵爲不須起者大槩有五川廣福建荊湖之地遠一也錢糧犒賞之費多二也河北寇退天下已無事三也太原之圍賊馬不多不攻自解四也探報有林牙高麗之師金人牽制未必深入五也昔以川廣福建荊湖之地遠則詔書之下已四月期天下兵以七月當時聞報三省何不卽止今已七月遠方之兵皆已在道始復約回是徒蹈今春勤王之師約回之弊也一歲兩起天下之兵中道而兩止之天下謂何臣恐朝廷自此不復能取信四方而將士解體矣國

之大事在戎宗廟安危所係而且行且止有同兒戲臣切痛之若謂錢糧犒賞多則今春無兵扞寇致令缺國土地寶貨人民皆爲所取今惜小費不爲之備臣恐後來所取又不止於前日也況元降指揮防秋人兵各令齎糧以行則錢糧犒賞之之自非所患廟堂不深思宗社大計而惜小費臣竊所不取也若以河北寇退天下無事則邊郡日報金人聚兵聲言某月入寇當取某地彊敵臨境非和則戰朝夕恐懼其後求天下果無事乎賈誼謂厝火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燃因謂之安以今日觀之何止於火未及燃殆處於烈焰之旁而言笑自若也若以謂太原之圍賊馬不多不攻自解則自春徂秋攻守半年曾不能得其實數姚种二帥以十萬之師一日皆潰敗未嘗有所傷衄不知何以必其兵之不多以爲何以不攻而自解者臣以謂非暴則極至林牙高慶裔制之報理或有之然不可恃彼之不來當恃我之有備則屯兵聚糧正今日之先務不可忽也今河北河東州郡日告危急乞兵皆以三五萬爲言而半年以來未有一人一騎可以副其求者防秋之兵甫集又皆遣罷不知此何理也若必以謂不須動天下之兵而自可無事則臣不足以任此責陛下胡不遣建議之人代臣坐致康平而重爲此騷擾也除范世雄所統湖北兵聞已至襄唐間臣已畋奉聖旨令疾速發赴宣撫司外所有餘路乞依元降詔書起發庶幾不誤國事未報間再具奏曰近降指揮減罷防秋之兵臣所以深惜此事一則河北防秋闕人恐有疏虞二則一歲之間再令起兵又再止之恐無以示四方大信防秋之計臣前奏論之已詳請爲陛下更論不可失信之意昔周爲犬戎所侵嘗以烽火召諸侯之兵恐諸侯之未必至也嘗烽火以試之諸侯之兵大集知其試己皆怒而歸其後真舉烽無復至者去冬金人將犯闕詔起勤王之師遠方之兵踴躍赴難至中途而寇已和有詔止之皆憤惋而反今以防秋之故又起天下之兵良非獲已遠方之兵率皆就道又復約回將士卒伍寧不解體夫以軍法勒諸路起兵而以寸紙罷之臣恐後時有所號召無復應者矣竟不報

○六月—貶陳公輔 公輔上言三事一請李綱書生不知軍旅遣援太原爲大臣所陷必致敗事一謂余應求不當以言遣謫三請方復祖宗舊制馮澥不宜更論熙豐之政此三者皆人腹心之病願急治之遂自左司諫降監合州酒稅

下戒厲詔 先是諫議大夫馮澥言有公論有中道公論天下所同而中道萬世不易近日朝論猶歸於元祐漸不可解夫祖宗之法與熙豐之法擇其可者行之足矣諸經古注與王安石新義擇其善者從之足矣何必此之是彼之非詔榜朝堂於是御史李光疏駁之不聽右正言崔鶠奏近日馮澥上章其言曰熙寧元豐之間士無異論太學之盛也此甚言也昔王安石用事除異己之人當時名臣如富弼韓琦司馬光呂公著呂誨呂大防范純仁等皆以異論斥逐布衣之士誰敢爲異乎士携策負笈不遠千里游于學校其意不過求仕宦耳安石著三經之說用其說者入官不用其說者黜落於是天下靡然雷同不敢可否陵夷以至于今大亂此無異論之大效也而尚敢爲此說以惑人主乎乞以澥所上言章并臣之章垂于象魏揭于通衢以驗國人之論而賞罰之以戒小人之欺罔君父者鶠又奏臣近上章論諫官馮澥未嘗施行澥復遷吏部侍郎此士論之所共憂臣適當言責不得而已也竊謂澥之意不過欲以熙寧元豐之法爲治緣澥乃熙豐人材之一也已之說行則身安已之說廢則身危非爲國家忠計此天地否泰所係國家治亂之所自分不可忽也昔在仁宗英宗時選天下敦朴敢言之士以遺子孫而王安石用事皆目爲流俗之人盡逐去之乃自爲新說以造士號爲新美人才充塞乎朝廷而人主不聞天下之安危元祐之初相司馬光收仁宗英宗時人材用之故宣仁聖烈皇后擁少主不出簾幃而天下治問其四夷則帥服矣問其盜賊則消弭矣問其軍士則豫附矣問其百姓則富樂矣當時天下之勢安於泰山及章惇蔡卞用事斥之於瘴海炎荒之外蔡京陰蓄異圖以謀益熾於是盡收熙寧元豐時人材用之誘以美官餌以厚祿於是海內小人波蕩而從之萬口一詞

迭相唱和爲紹述之論以誑惑人主紹述一道德而天下一
於諂佞矣紹述同風俗而天下同於欺罔矣紹述理財而公
私竭矣紹述造士而人才乏矣紹述開邊而四夷交侵矣此
熙寧元豐之效也且元符末以連年四月朔日食四月者正
陽之月古人所忌詔求直言應詔者數千人蔡京因此以除
去異已者乃遣腹心之黨考定之分邪正二等同已者爲正
異已者爲邪淵與京同者也故在正等凡異已者京皆指以
爲邪陷爲罪戾凡數千人近者上皇下責躬之詔其意以求
直言奪於權臣反歸私第議臣寒然則前日附會蔡京號爲
上書正等者皆今日之罪人也陛下嗣服之初天下觀陛下
好惡是非以卜世之興衰今用蔡京正等之人豈上皇悔過
之意天下之士聞之解體矣上召翰林李士其升至內東門
付以御封李光劉子羽馮澥尊推王安石之奉鼓惑衆心安
石置條例司專任已能斥逐名賢任用小人以馴致蔡京蔡
卞操紹述之說指除祖宗法度於光割子復御批祖宗之法
子孫當守之如蔡京首倡紹述變亂舊章馴基至于今日可
作一詔於是降詔略曰祖宗法度在於後人奉承之不敢有
毀遺者蔡京懷[illegible]慝妄作不靖凡舊章率與紛行變亂殃
紹述之言爲劫持之計比歲上皇深燭其姦咸与釐正尚慮
邪說波行習熟見聞動搖衆心害於國體明示厥指罔有不
享有一於斯
必罰無赦

丙辰太白熒惑歲鎮四星聚張

初古屯威勝
軍帳下統制

○壬戌彗出紫微垣○竄姚古

官焦安節妄傳虜至以動軍情古逗退至隆德安節又勸古
遁去故兩郡皆潰古及安節還闕李綱召安節斬於瓊材苑
中丞陳過庭奏云周世宗戮高平斬敗將何徽
等而軍声遂大振古罪不可恕詔安置廣州

廢置元帥府

初二酋入寇但稱都統府是夏金人用其臣劉彥宗
議始改元帥府且置官屬以諳版孛極烈斜也馬爲
都元帥粘罕斡離不爲左右副元帥撻懶兀室爲左右監軍
闍目及耶律余覩爲左右都監凡七人○粘罕兀室余覩自
太原斡離不撻懶闍目自燕山會於山後草地避暑且議事
及秋乃還議者謂粘罕兀室余覩三大酋棄太原北去往返
千有餘里避暑而我援兵雲集
不能解太原之圍失計甚矣

秋七月除元符上書邪等禁○彗出東北

長數丈北掃帝座埽文昌
大臣有謂此乃夷狄將衰
非中國憂也提舉醴泉觀譚世勣面奏垂象可畏常修德以
應天不宜惑其諛說○八月詔以垂文見異除民間疾苦十
七事

勝捷軍叛討平之

初勝捷軍統制官張師正與金
人遇於河北而潰至大名府宣
撫使李弥大斬師正以徇而不能撫其衆皆不自安又聞童
貫已誅死有大校李福者率以爲亂遂掠淄青間衆從至四
萬人所過無噍類至章丘縣臨城問罪令曰此朝廷勳分非
小邑罪也遣人以牛酒犒之乃舍去弥大遣裨將韓世忠以
所部五百襲擊之追至臨淄河臨陣斬福餘衆棄甲而遁衆猶
滿萬世忠單騎入其軍曰我輩皆西人平生惟殺番賊曾
作賊邪官家使我招汝若能降
悉赦汝罪皆拜而請命遂降之

詔改宣仁皇后謗史

諫議大夫楊時言臣切惟宣仁聖烈皇后保佑哲宗皇
帝在位十年奸臣誣謗久而未明臣謹條具本末于左昔
元豐末神宗皇帝不豫哲宗幼冲宣仁聖烈皇后有旨令二
王非宣召不得入內其周防之慮深矣是時王珪首建大議
請立延安郡王爲皇太子餘人無言者退批聖語在中書仍
関實錄院衆臣簽書本末詳具天地鬼神臨之在上質之在
旁不可誣也至元祐中蔡確以罪去其黨始造爲姦謗異[?]
異日之福紹聖初章惇蔡卞用事欲中傷舊臣擬僞私怨遂
實其說上誣聖母而以大逆之名加王珪以定策之功歸蔡
確而已亦與焉其爲此謀非私於蔡確其實自爲因以中傷
元祐之人耳天下銜冤積忿幾四十年伏遇陛下嗣守神器
如大明之升無隱不燭而臣幸得備員諫省不得不爲陛下
言之也凡元祐政事書在令甲者皆已焚毀則當時所批聖
語在中書者必無遺矣所幸紹聖中所修時政記具在秘書

省國史案猶可考也此天實存之以遺陛下乞案元祐時政記一賜覽觀庶以究竟事實昭洗王珪爲臣不忠之名追奪蔡確冒受封贈之典遣還所披悉行改正以稱天下憤鬱之氣中丞陳過庭吏部侍郎馮澥戶部侍郎邵溥相継論奏故有是命

是月解潛劉韐兵潰 李綱遣解潛屯威勝軍劉韐屯遼州幕官王以寧與都統制折可求張思正等皆屯汾州范瓊率山東兵屯南北關皆去太原五驛約以三道並進會城下時大雨連月或謂陰盛以語上上以綱握兵擬太重徐處仁曰綱書生耳夷狄中國之陰今太原兵圍未解不以此憂而憂綱乎然綱猶未進兵而河東七月旦暮已凉且多江浙閩蜀人皆弱不可戰至是劉韐兵先進金人併力禦之韐兵潰將領王淵戰死而解潛兵與敵遇于關南亦大敗

八月召李綱以种師道代之 時師道無兵發行及大河陽虜使王汭自燕來師道揣虜以大舉入寇亟拜疏請幸長安大臣以爲怯未幾召還命劉韐代之韐未及行復命范訥代韐○綱自序云初遣王雲曾曚使虜軍中議以三鎮軍民不肯割地願輸租賦代割地之約及雲曚回云虜有許意其實以款我師非誠言也朝廷信之耿南仲唐恪尤主其議意謂非歸租賦則割地以賂之和可以決成乃詔宣撫司不得輕易進兵而議和使紛然矣

斡離不復入寇張思正師潰 思正之兵在汾州十七萬號百萬未出戰金人相謂曰劉韐解潛既敗不足慮也乃敺老弱守壘寨以當平定威勝之路而併其兵以禦思正思正引兵出汾州執冀琛徇于衆曰此不堅守石嶺關遁還者斬之癸丑夜金人於文水縣張飲賞月諜者以告思正與張灝襲之斬首數百級獲李嗣本甲寅復出戰金人曰彼衆雖多而喧嚚不整無能爲也乃以鐵騎三千直突我師我師大奔相蹂踐而死者數萬人坑谷皆滿思正以敗卒數千奔汾州灝以牙兵數百趨礠隰於是威勝隆德汾晉絳澤之民扶老攜幼渡河南奔者以萬計州縣邑井皆空矣○李綱自序云上日以御批

促解太原之圍於是宣撫劉韐制置使解潛察訪使張灝勾當公事折彥質都統制王淵折可求等會議於隆德府期以七月二十七日諸路進兵平定軍遼州兩路劉韐王淵主之威勝軍路解潛折彥質主之而宣撫副使制置副使察訪使勾當公事皆承受御前處分事得專達進退自如宣撫司雖有節制之名特文具耳綱奏上以節制不專恐誤國事雖降指揮約束而承受專達自若也至期出師解潛與賊相遇於南北關轉戰四日殺傷相當金人增兵潛兵力不能勝而潰平定遼汾之師皆逗留不進其後張灝又違節制用統制官張思正復文水縣已而復爲賊所奪綱極爲上論節制不專之弊又分路進兵賊以全力制吾孤軍不若合大兵由一路進會范世雄以湖南兵至即薦爲宣撫判官方欲會合親率師以討賊而朝廷之議變矣

劉岑李若水分使虜軍 請緩師也使還言至欲歸不畢上索歸朝官所欠金銀見拘窘則深諱金銀專論三鎮○初若水名若冰上召見異其若稍弱也冰猶兵也兵不可弱改賜今名

徐處仁吳敏罷以唐恪爲少宰 何㮚中書侍郎陳過庭尚書右丞許翰罷同知以聶昌代之李回簽書樞密院事時門下侍郎耿南仲專主和議上是之處仁力爭南仲引王雲使虜索請遂兩相以藉口又譚世勣李熙靖同提舉龍德宮一日道君謂二人曰國有大故大臣定策古有之矣亦有羣臣擁請傳神者乎世勣曰古無有也道君正色曰內禪出於予意小臣竊謂已功以至將相等奏知熙靖畏懦不敢推世勣獨奏聖語又南仲欲擠聶昌爲執政於是御史中丞李回言處仁與少宰吳敏皆蔡京之黨而處仁與敏不和敏又貪天之功以爲己力望亟罷之時處仁與敏與他而言者以此藉口於是罷○先是左正言程瑀上言陛下即位以來功效不見以未得馭臣之方而今日大臣循苟且之術行姑息之政以節用則浮侈尚多以愛民則剝斂未息官冗而未知澄兵驕而不知制名曰斥逐姦臣而不示流竄名曰變措名器而不謹差除凡若此者遽數之不

能盡臣稱之於衆僉謂徐處仁庸常吳敏狀南仲昏孺唐恪
傾險此政事所以曠敗而不振陛下宜深推安危治亂之機
盡賜黜罷別選英賢共圖大計
庶幾尚可救藥惟陛下念之
福州軍亂 殺守臣李庭從 九
月粘罕陷太原 始粘罕久攻太原不下乃於城外築
舊城居之號元帥行府已而歸雲中
留銀朱大王攻城至是粘罕自雲中復至乘勝急攻丙寅城
陷金人盡殺勝捷軍帥臣張孝純被擒繼又釋而用之副總
管王稟負原廟太宗御容赴汾水而死轉運韓擢提舉單孝
忠三十六餘人皆被害太原自去年十二月乙卯受圍凡二
百六十日城中軍民餓死十
八九固守不下至是始破 吳革使粘罕軍 革以閤門舍人
充使見粘罕庭從不拜責其貪利敗約氣詞直勇相頤動
色愧張爲追回成勝軍等處人馬受書以歸備得其情狀報
宣撫折彥質請于朝急備河南及對上問割地事革曰金人
有吞噬之謀入寇必矣乞措置邊地起陝西兵馬爲京城援
不復議和乃遣革使陝西 置四道總管府 從何㮚之
請也分總
勾兵委諸帥臣講武備
四道兵以知大名府趙野總北道知河南府王襄總西道知
鄧州張叔夜總南道知應天府胡直孺總東道事得專決財
得通用官得辟置兵得誅賞緩急則以羽檄召之入衛京師
給事中譚世勣言裂天下付四人而王畿所自治纔十六縣
耳獨無不掉之慮乎中書舍人胡安國亦言一旦以數百州
之地分爲四道則權太重萬一跋扈召不至又何以待之臣欲
乞二十三路帥臣皆選重臣付以都總管之權有警則各帥
所屬守將應援則一舉而得矣安國世勣二人所言皆拂卓
意乃改世勣爲禮部侍郎安國又言野不才緩急恐誤事不
報初欲以宇文虛中當一面守執主之甚力中書舍人安扶
言其不可
乃罷之 冬十月貶李綱 安置建昌軍尋徙夔州綱
自叙云初唐恪謀黜綱則
徐處仁吳敏許翰皆可以計去數人者去則綱必不能留已
而處仁敏罷而恪相翰罷同知樞密而用聶山陳過庭李回

等皆如恪策言者復論敏承寀假旨建內禪議及和除門下
侍郎亦寀假矯制爲之責授散官安置涪州綱竊歎曰事士
可爲者矣遂句罷奏數上輒批答不允綱具奏力道所以材
能不勝任者且得罪積之疾決誤國事并叙累日偶前之語
於是上命种師道以同知樞密院事巡邊交割宣撫司職事
召綱赴闕且俾沿河巡視防守之具綱連章乞罷知樞密院
事致仕行至封丘縣有旨除觀文殿學士知揚州綱辭免不
敢當且以疏言所以力丐罷者非愛身怯敵之故待事有不
可爲者雖以盡受其責始宣撫司得兵若干并防秋兵若干
今見其數皆不曾用如朝廷濫賜銀絹錢若干又御前降
到若干除兵官兵食錢犒賞外今皆椿留懷州及在京降賜
庫具有籍可考按也臣既罷去恐不知者謂臣喪師費財惟
陛下遣使覆實雖臣自以不材丐罷願益擇辭帥撫馭士卒
與之捍敵金人狡獪謀意不淺和議未可專恃一失士卒之
心無以禦侮則天下之勢去矣臣自此不復與聞論敵昧死
以聞至是果有言綱專主戰議喪師費財者又指言十罪至
是落職宮觀責授節副建昌軍安置以綱上
疏辯論謂且有後言以惑衆聽再謫寧江 斡離不陷
真定府 執帥臣李邈劉鞈死之○初虜人以三鎮未
得復兩道入寇斡離不之師八月十四日入塞鐵
以衆攻廣信軍保州不克遂越中山攻真定邈措置乖謬闕
守禦晝夜搏戰城上虜人初攻北壁邈力拒之至是虜移攻
東城遂復趨鞈往應力攻兩日一夕潜移攻具東北城城
中不知也黎明虜人忽鼓衆蟻緣而上城陷李邈不能死爲
虜所擒鞈猶率衆巷戰虜下稍稍亡云鞈顧其衆曰我大將
也其可受賊戮乎因策馬挺刃潰圍欲出而諸門皆爲虜人
所守遂之孫氏園山亭中解條絕脰
而死邈被執至燕山亦不屈死之 虜使來 斡離不粘
罕同以書
來責問契丹梁王及余覩蠟書并元割三鎮先云乃者蕭
仲恭趙倫等賫書報後回日輒受間諜之語陰使構結之文
今差楊天吉王汭爲問罪使請速令皇叔越王皇弟肅王并
太少宰一員同詣行府賫書陳謝過愆仍據元割三鎮即行

靖康元年

誠諭並令開門以待先是斡離不軍既還粘罕尚留帝慮遣賫書路允迪等以和議之書止之粘罕聞斡離不援金帛不貲而已無所得於是遣使數輩求賂時勤王之師踵至大臣有輕敵意猥曰吾兵盛如此當與虜戰且使既領肅王過河吾盡留其使與之相當於是館其使踰月不遣有都堂倫者燕人狡獪懼不得歸乃許詐以情告館伴邢倞曰金國有余覩者領契丹精銳甚衆貳於金人願歸大國可結之以圖二酋倞遂以聞大臣信之即以詔書授倞陽余覩納衣巾中仍賜倫等綃各千疋白金千兩倫至粘罕所首以其書獻之粘罕大怒以倫書表聞其主其主報云宋入攻討婁元帥從長措置粘罕遂復提兵南下又麟府折可求來舉言夏國之北有大遼天祚梁王與林牙蕭太師出勝稱金人不道與南朝奸臣結約毀我宗廟今聞南朝天子遜位嗣君明聖如能合擊金人立我宗社則當修好如初吳敏以為然乃奏上令致書梁王由河東入麟府為粘罕遊兵所得故虜以為辭虜使之來也禮貌甚倨持其書於上前曰陛下既不割三鎮之地又安忍復欲立契丹之後上曰此乃奸人所為也虜使請必割三鎮要金帛車輅儀物及加其主徽號上乃卑辭深明其非朝廷之罪更書王時雍實館之時雍議盡以三鎮所入紐譜歲帝并祖宗內府珍玩悉歸二帥且厚犒河東之師虜使願領其說先取犒師絹十萬疋以行

粘罕陷汾澤等州　時虜勢甚張知州張克戩堅守以待救俄聞朝廷分河東為兩路隆德為東路平陽為西路各命守臣救汾兵未至而城陷克戩朝服南向焚香拜舞乃自引決其家死于難者凡八人詔與中贈忠曜○都監賈亶亦死之○陷威勝軍執守臣張堯佐○陷澤州守臣高世由降○陷隆德府執守臣張有極

陷平定軍　先是粘罕自太原東之平定軍窩里孛自真定西之平定會議再寇京闕右監軍兀室曰今河東已得太原河北已得真定二者乃兩河領袖也乘此之勢可先取兩河俟兩河既定徐圖過河以取東京不為晚也今若棄兩河先犯東京苟為不利則兩河非我之有也兼太子昨已到東京不能取之窩里孛未有語粘罕怫然而起以手去貂帽擲之於地謂諸酋曰東京中國之根本我謂不得東京兩河雖得而壹守苟得東京兩河不取可自下非東京不能得者以我不在彼也今若我行得之必矣又俯右手作取物之狀曰我今若取東京如運實取物回首得之矣窩里孛欣然稱善諸酋不敢沮之入寇之計遂決

○下哀痛詔

命兩河互相救援　命諸路合從連衡相為救援見便而動無拘一律初粘罕既陷太原乃縱兵汾晉之間攻下縣鎮寨壘十數汾雖糧乏兵疲獨不降併力攻逾月又陷之乃東攻太原之壽陽壽陽城小而百姓死守凡三受攻殺虜之衆萬人竟不能拔乃攻平定欲據井陘其始攻也喪士三千復與斡離不合兵攻平定亦喪萬人拔之斡離不自二月由燕甸歸燕至九月復入寇攻保塞中山不克進攻真定先是真定帥劉韐守備具人情以安總管王淵鈐轄李質訓練士卒數千人皆可用是時真定在河朔最為堅壘朝廷以太原危急恐虜東軼犯河朔命

韐為宣撫副使領兵五萬守遼州以援其險韐又辟淵質自隨乃以李邈代守真定邈新至拙於應變人心未附虜卒至圍城不旬日而陷○時新失太原又聞真定之報上大以為憂乃下哀痛之詔

雨木冰○粘罕陷平陽府　初金人犯汾州議者謂汾州之南有回牛嶺險峻如壘可以控扼於是命將以守朝廷又遣劉琬統衆屯平陽以扞北邊然閭用之蜀倉廩不足士之守回牛嶺者日給豌豆二升或陳麥而已上笑曰軍食如此而使我戰乎金人領精銳師冠回牛嶺於山下仰望官兵曰彼若以矢石自上而下吾曹病矣徘徊未敢前進俄而官軍潰散遂越嶺至平陽琬領兵遁去城遂陷凡官吏皆縋而出

斡離不犯慶源府　都統王淵遣將韓世忠遣兵三百人劫賊寨賊兵遂亂時宣撫范訥統兵五萬守滑濬斡離不知有備乃由恩州王榆渡而趨大名由李固渡濟河

高麗來貢　侍御史胡舜陟言自政和以來高麗使歲至淮浙之間不勝其擾今

高麗事金國以寬我之盡責以報虜望止令遁去以遲知其使還 追王安石所贈王爵

○十一月种師道薨 師道至懷州召還都城至是卒上臨其喪哭之甚哀後謚忠憲云

夏人寇邊 陷懷德軍守貳劉銓杜翊死之契丹故將小鞠蘇者自其國滅奔于西戎至是帥集叛亡雜胡羌數十萬攻麟府諸城至建寧寨兵撓百數知寨楊震與其子居中執中死之長子沂中從征河朔獨免

詔止援兵 時南道總管張叔夜陝西制置使錢蓋各統兵赴闕會唐恪耿南仲專主議和語同知聶昌曰今百姓困匱養數十萬兵於城下何以給之乃止兩道兵毋得動

○議棄守三鎮 太原之陷也乃命王雲使金虜議和許以三鎮稅租之數雲至軍前先遣從吏李裕回報已講和不復議三鎮止索五路袞冕及上尊號事且須康王親到講乃可成乃命康王出使左丞王寓副之既而寓託辭弗行詔追左丞誥責新州以同知馮澥代寓李若水副之雲回言事已中變必欲得地若二十日使不至即再犯闕時康王已出城戊辰王復入中外大駭已巳百官集議于廷和與言不可與者推梅執禮呂好問洪芻秦檜等三十六人自范宗尹以下七十餘人皆欲與之而范宗尹言最切至伏地流涕會李若水使歸亦慟哭于庭請與之以紓禍何㮚持之甚堅曰三鎮國家根本奈何棄之況虜情多變詐安可保其必信割之亦來不割亦來且河北之民皆爲赤子棄地則并其民棄之爲民父母而棄其子可乎上然其言唐恪密啓上請以親征爲名西幸洛京據秦雍以圖恢復而留太子居守上將從之會㮚入見力詆其不然上以足頓地曰今當以死守社稷㮚退謂恪曰割三鎮則河外之情不割則太原真定已失不若任之但飭備以待恪唯議遂定○梅執禮建議請野詔河東北京畿並清野命執禮爲清野使已而京畿民扶攜入城大擾遂罷之

折彥質等師潰粘罕陷西京及河陽府 金人既不得三鎮地乃率粘罕自澤潞至河陽宣撫副使折彥質領兵十二萬與之夾河而軍又簽書李回以萬騎行視黃河時亦至河上虜曰南兵亦衆與之戰勝負未可知不若加以虛聲遂取戰鼓擊之達旦王師潰散京西提刑許高河北提刑許亢各統兵防路口亦望風而潰虜衆悉渡自河東澤潞官吏多棄城走西道都總管王襄與河陽守臣燕瑛皆棄城去粘罕乘勝陷河陽及西京

康王請使斡離不軍許割三鎮 王雲言金人許割三鎮并奉袞冕車輅以行仍尊其主爲叔且上尊號十八字王請耿南仲偕行上曰南仲老矣令其子延禧爲參議官王既出城雲白王曰京城樓櫓天下所無然真定城高此數倍金人使雲等坐觀一晝夜破之此雖樓櫓亦高小不足恃也王不答初雲使還過磁相勸二郡爲清野計二郡從之撤近城民居令運穀入城磁人以是怨雲宗正少卿宗澤嘗論列宰相非其人宣撫副使提兵不進并劾雲使虜張皇賊勢及上疏乞邢洺磁趙相五州各蓄精兵二萬虜至一郡則四郡相應凡一路常有十万兵上嘉之官以一品康王其後澤卒不合王至磁澤出迎謁王問之澤曰兵皆在山村急則召至殊不費糧百姓遮王馬諫曰不可北去粘罕王已爲人誤因指雲曰清野之人皆姦細也雲遂被害時相州守臣汪伯彥領兵郊迎王入館于州治因言是日被朝旨二一令本路諸郡召上豪民兵禦賊節鉞而下皆先賞與一河北路諸郡不得鼓唱民間起兵生事有礙和議同時行下兼傳聞斡離不已於十四日由大名府魏縣李固渡過河今願大王暫留審議國計

何㮚罷以陳過庭爲中書侍郎孫傅尚書右丞 㮚持不割三鎮之議甚堅朝廷既定議割三鎮故㮚罷政先是傅嘗請復祖宗法度上問之對曰祖宗法惠民熙豐法惠國崇觀以來法惠姦○侍御史胡舜陟上言今日戎寇侵陵國勢危殆豈可坐以待亡昔湯武高光得賢爲輔故成帝王之業今陛下所用皆非其人唐恪俗吏耿南仲庸儒何㮚狂生聶昌凶

人李回差勝亦迂闊獨陳過庭孫傅忠直然又非經濟之手今欲轉敗爲功惟人才是先宜擇所任天下幸甚

耿南仲聶昌分使虜軍許畫河 金人欲割地須大臣報聘於是陳過庭以主憂臣辱首自請行南仲昌各以事辭詔免過庭而以南仲使粘罕軍割河東昌使斡離不軍割河北並爲告和使與王汭偕行南仲至衛州衛人欲殺同行金人王汭汭走南仲得脫遂如相州見康王王遂出榜召兵人情大悅昌至絳州諭令割地絳人不奉詔爲鈐轄趙子清所殺刳其目碎切之昌附南仲至顯仕每依傍其說以誤國論者至謂天下以此罪之

○**范致虛帥師入衛** 時知京兆府命爲陝西五路安撫使

○**乙酉斡離不犯京師** 朝廷以虜去歲駐牟駝岡乃决汴水灌其地且置塘濼斡離不軍至城下乃屯劉家寺自唐恪耿南仲等散西南兩道兵至是四方兵無一至者城中惟衛士上四軍及中軍效勇京東西弓手十萬餘人於是以萬人分作五軍備緩急救護命姚友仲辛永宗分領之以五萬七千人分四壁守禦京畿提刑秦元集保甲三萬請先出屯自當一面禮部侍郎譚世勣亦謂宜遣元以所統分四寨直固門使兵勢相屬則虜不敢逼城孫傅深然之而守禦使劉韐又奏悉取保甲自益乃謀遂塞凡四壁共十萬人○時有砲五百餘座存郊外皆弃不收兵部則曰屬朝廷係樞密院合收樞密院則曰自有所屬軍器監提舉官內侍也方以罪去京城所則曰本非寧守禦也未守禦何預於我或謂駕部當收駕部則曰庫部當收至是反爲賊用○吳革累乞出兵城外下寨使虜不敢近城且通東南道路及京城被圍又密具奏乞選日諸門併出分兵期會爲正兵爲牽制爲衝突爲尾躡爲應援出其不意可以制勝上感於衆議不果從之

大風拔木 ○ **張叔夜帥師入衛** 初上以手札趣叔夜提兵入衛叔夜即自將中軍二子伯奮仲熊將前後軍凡二萬人至尉氏遇賊遊騎轉鬪而前己丑至京城屯于玉津園至是勤王之師無一來者東道總管胡直孺爲虜生得以示城上都人益恐尋擢叔夜簽書樞密以其兵入城同孫傅措置四壁叔夜與范瓊同擊虜營不克

復左右僕射 ○ **滑州軍亂殺守臣**

閏月唐恪罷以何㮚爲右僕射 恪無經濟大略從上巡城都人聚譟之因求去遂罷明年二月以金人來取恪恐不免仰藥而死

粘罕陷鄭州 守臣宋伯友遁時河東諸郡或降或破殆盡惟河北猶有堅守不下者

陷懷州 守臣霍安國通判林淵鈐轄彭年都監趙士諳張謙張潛統制沈敦孫行中及部隊將五百人皆死之初城既陷粘罕引州官及鼎澧將分四行立其前使蕃人傳令問不肯降者爲誰安國曰安國是宋朝守臣事宋不降又問淵等同對云某等與知州一體皆不肯降於是引令東北望金國拜降皆不屈粘罕令解衣反縛之遂害十三人而釋其餘安國一門盡無噍類明年贈延康殿學士

粘罕犯京師 屯青城

召李綱 尋除領開封府

虜使來議和曹輔馮澥如虜營 粘罕復遣蕭慶等來議和且貸孫堅請上出城會盟乃詔都水監丞李處權等爲報謝使以書報之粘罕不受上以勤王之師不至時令挑戰以示敢敵然可用者獨有衛士三萬每出數百人歸多獲級然亦十失五六至是亡已數千虜遣使來請出郊不從復請以親王詣虜營王行將出虜具兵以迎又止之於是虜聲言失信攻城甚急乃遣簽書曹輔左丞馮澥詣虜營請和粘罕即送之歸不交一談已而虜使輻湊來者不絕

以康王構爲天下兵馬大元帥 初虜攻城日急殿中侍御史胡唐老言聞康邸奉使至磁相間爲士民所遏不得進此天意也乞就拜大元帥俾率天下兵入援宰臣視奏猶以大字爲難唐老力爭曰今社稷危矣仰其拯國顧惜一大字非計也於

是募敢死士得武學生蔡仔等四人皆假閤門祗候賫蠟詔
命康王為大元帥陳遘元帥宗澤汪伯彥副元帥速領兵入
衛己酉仔至相州王拜詔拜恩軍民感動是日開府○上密
遣閤門祗候侯章賫蠟書假大元帥勤王兵十二月甲子章
至相州白王曰陛辭日聖諭曰康王中書舍人宜行可令
以便宜草詔盡起河北兵入衛於是王命耿延禧草詔頒之
諸郡王在相州擢大名尹張慤力請王移行府以河冰方堅
自相至大名雖涉河而地里不遠密邇王室發勤王之兵為
便也時京城圍久王既渡河駐軍北岸天下中諸四集取決
於霸府矣河北守臣亦將兵漸至知磁州宗澤兵三千人知
洺州王麟兵一千知信德府梁揚祖兵幾萬人馬千疋張俊
苗傅楊沂中田師中皆在麾下王問揚祖以諸將孰優揚祖
以俊對王亦喜俊自是常在左右王留揚祖為隨軍轉運使
○澤在磁州晏乞會兵李固渡斷賊路衆議不可澤自遣
其將秦光弼張德領兵超渡至安城縣虜騎千餘人遇北城
二將出東西門夾擊之賊潰斬首數百級獲其器械會帥府
移文約赴大名遂運師先諸軍至王大悅澤乞進兵援京師
汪伯彥以澤為狂論不情澤亦識伯彥等為失策澤曰虜寇
我計百端豈可深信當速進兵直指都城第言兵民欲見君
父既兩國通和可坐退師如賊有詭謀即援兵已到無能為
也伯彥等執和議之說不可
破澤請自進兵至都城從之

大雨雪彗竟天○

丙辰京城守 自十一月二十五日被圍凡四十日 是日午時陷先是有卒郭京者都人
皆傳其能用六甲法可以生擒粘罕斡離不何㮚孫傅與內
侍董尤尊信傾心待之又有劉孝竭等各募衆或稱六丁力
士或稱北斗神兵或稱天闕大將大率效京有識者危之
是日大啓宣化門出去敵不百步時天已明京盡令守禦人
下城獨與張叔夜坐宣化門覆城樓上以觀兵數百自衛旋
頃賊兵分四翼鼓譟而進前軍擁為僵者墜堅河城門急閉
京白叔夜云須自下作法因下城引餘兵南遁賊兵登城者
纔數人衆皆披靡城遂陷王宗濋引殿班下城傳呼救駕

四壁兵大潰金人因而上城統制姚仲友為軍士所殺仲友
將種也自守禦以來往來東南兩壁策應夙夜勤勞在諸將
中最為有功初百姓毆殺東壁統制辛康宗朝廷縱而不問
仍放罪故軍士縱恣如此蓋京師升平之人游手浮浪最多
阡陌居外皆在火房浴堂櫃坊雜居里巷強梁乘此擾攘聚
衆作亂○初友仲欲於京城置巡檢十六員各一正一副每
員統兵五百人遇有警急則一正將帶二百五十人接應常
留二百五十人在地分或有細民乘勢作過以兵法從事仍
置都巡三員以總其事友仲之意以小人喜亂欲設此以防
發也而朝廷不從至是獨先被害何彥變力戰死于城上內
臣黃經國督視東壁亦不敢去望闕投火而死四壁守禦
使劉延慶與其子光國奪門出為追騎所殺○張叔夜言賊
鋒銳甚願駐蹕襄陽以圖幸雍上然之叔夜連四日大戰斬
其金環貴將二人城破叔夜被創猶父子力戰士皆殊死鬭
殺傷相當而諸將與一人至者○上聞城陷慟哭曰朕不用
种師道言以至於此春初虜之去也師道嘗勸上半渡擊之
不從曰異日必為後患至是果然○是日都人爭入都亭驛
取虜使劉晏殺之○時上四軍班直猶有萬餘馬亦數千及
護駕人馬等皆欲奪門而出指揮使蔣宣李福率衛士數百
人入祥曦殿欲請駕突圍而出上親撫諭之不退閤已和議
乃散

辛酉上如青城 何㮚陳過庭孫傅等從二酋相見粘罕應答狠然斡離不唯唯而已

初何㮚率都民欲巷戰聞若爭奮虜由是斂兵不下乃偽唱
和議人心稍安 時李若水以出使留軍中二酋急令若水
促何㮚來議事若水入見上曰二酋止欲得兩河地別無他
事乃遣㮚及濟王栩為請命使二酋曰自古有南即有北不
可相無也今之所議期在割地而已㮚栩回言二酋請與上
皇相見上曰朕當自往爾豈可使 哉辛未㮚又
至軍前二酋乃許上出是夜彗星竟天庚申日出赤如血而
金人自攻太原以來即以請和割地為言李邦彥吳敏耿南
仲唐恪皆墮其計時㮚為右丞孫傅為尚書每朝議及割地
必面折執政以為地不可割虜人志不在割地朝廷由是任

之初無奇策足以濟難城陷乃反傾意講和夫不信於造謀之始乃反信於破城之後辜天下之望致乘輿 由惑於和議而戰守不固也

十二月癸亥上至自青城○括金銀 金虜來索金三千萬鋌銀二千萬鋌縑帛如銀之數於是朝廷大括金銀命戶部尚書梅執禮提舉根括而監察御史胡舜陟胡唐老姚舜明王俁副之○自御馬而下在京共七千疋悉歸之

○遣使如兩河割地 陳過庭劉鞈折彥質三人其後過庭死於燕山

尚書省火 未幾天寶寺火延燒居民五百餘家

雨雹

丁未 靖康二年 五月高宗皇帝即位改建炎元年○金虜天會五年

春正月朔命親王二人如虜營賀正 粘罕遣其子真珠大王同虜使八人來舊制正旦朝會御大慶殿諸國使人賀殿前列法駕儀仗百官皆冠冕朝服諸路舉人解首亦士服立班其服二梁冠白袍青緣諸州進奏官各執方物入殿諸國使人大遼大使頂金冠後簷尖長如大蓮葉服紫窄袍金蹀躞副使展裹金帶如漢儀大使拜見立左足跪右足以兩手肴右肩為一拜如漢儀夏國副使皆金冠短小樣製服緋窄袍金蹀躞皮靴叉手展拜高麗與南番交州使人並如漢儀回紇皆長髯高鼻以疋帛纏頭散披其服于闐皆小金花氈笠金絲戰袍束帶并妻男同來乘駱駝氈兜銅鐸入貢三佛齊皆瘦瘠纏頭緋衣上織成佛面又有南蠻五姓番椎髻烏氈並如僧人禮拜入見旋賜漢裝錦襖之類更有真臘大理等國有時朝貢大遼使人在都亭驛高麗在梁門外安州巷同文館回紇于闐在禮賓院諸番國在瞻雲館懷遠驛惟大遼高麗就館賜宴是歲正旦乃命景王杞濟王栩如虜帳致賀都人傷感雖之以次

大風霾 是夜西北陰雲中有如火光

庚子上如青城 虜索金銀益急欲縱兵入城且遣使來曰農務方興將歸矣徽號事當面議

盜犯德安府 陳規敗之 推府事陳規率軍民固守先是規知安陸縣率民兵數千援京師路梗不能達還及境上會盜祁進攻德安守臣李公濟遁父老迎規攝府規率軍民禦盜進却之後又來攻圍凡十有七日而去

劉鞈死于虜營 鞈守真定有威名虜人知之欲用為尚書僕射許以家屬行鞈不可手書片紙遣人遺其子曰忠臣不事二君此予所以必死也乃以衣帶自經于城南寺僧院中與贈資政殿大學士謚忠顯鞈初在陝西爲童貫所知及是能以忠死議者不以前失所從爲累罪云

徐揆死于虜營 太學生徐揆及丁特起汪若海何猶等各為一書欲遺二酋留守司不許揆獨詣南薰門進言獻金銀虜遣騎取揆赴軍中揆出書略云以城金銀根括殆盡 錢以歲時使來之回方然後遣人入獻二酋見書詰難揆厲声抗論為所殺○黃時再繼亦貽粘罕書責其父留 且謂內侍監新醫官周道僅為倖盜等處今取過軍前坐席未煖乃去我宋前日因寵妄與謝謀者有金銀寶藏在家則是前日故違根括指揮若使未過軍前則人人蓄為私藏貪吝悖逆罪合誅戮賜乞行遣徇首京城○樞密院編修胡理亦為書貽粘罕曰 凡千餘言

虜犯蔡州 知鄂州崇陽縣李涓死之時以羽檄召天下兵入援鄂渚縣七當發三千人涓召募才六

為難意欲奪或謂消盍徐之以須衆集消曰事急矣當持一
信報天子爲東南倡即日引而東過蔡而前折通許二邑之
師至合而前天大雪蔡之保甲躁而奔曰虜至矣即整陳以
待少焉游騎鐵集消馳馬先犯其鋒下皆步卒衆鹵循徑進
頗殺其騎驍且走消乘勝追北約十里許大與虜遇飛矢蝟
集二邑亟引去吏士无人色視消獨留不忍舍之帰消創甚
猶被血大呼叱左右負己以戰逆遇害士死什七 明年虜退
蔡人以消尸帰朝廷録其忠贈朝奉郎官其三子云

二月朔上在青城○丁卯太上帝后如青城

辛未皇后皇太子如青城 初南壁統制官吳革聞上皇已出入白將

傳請乃留皇后皇太子且爲傳畫計乃於啓聖置寄名賑濟
所募士就食者至万計革悉以兵法部勒且告急於康王及
在外諸大臣約日入手至是革請以所募士職服潰圍以出
傳不許拜傳督責不已傳未聽傳在皇城司其子來省傳叱
之曰吾已分死国矣汝曹速去勿乱人意范瓊恐生変先以
危言懼吾傳士

按唐末五代国璽不存周廣順中造二寶一曰皇帝承天受
命之寶一曰皇帝神寶我太祖傳之太宗即位乃更製寶如
周承天之文真宗亦自作寶而更其文曰皇帝恭膺天命之
寶自此累朝即位皆仍此文作新寶仁宗明道元年以爲火
所焚又更製焉英宗之初命歐陽脩篆文以製新寶并鎮之
諸王珪等之議皆謂不當改作言輅不用因鎮之奏乃知累
朝此寶皆從葬也神宗哲宗亦循此制今虜所取白玉之寶
十有四其中有恭膺天命之寶二者即上皇與今上之所製
者也其他不復盡録

李若水王履死于虜營

獨吏部侍郎李若水大呼罵虜虜擊之面目爲傷若水氣結
仆地良久乃蘇虜使人監視日三餉飲之若水絶不食虜怒
囚之若水母張氏聞變哭且言曰吾子死難必矣至是粘罕
再召若水云云若水知虜不可以義動因歷數其失信五事
肆罵不已粘罕大怒即圍立下敲殺之若水將死奮罵愈切
胡相謂曰大遼之破死義者十數今南朝惟李郎者一人初

若水之出使出從武郎王履副之使還迁觀察使抗虜不回卒以供死履臨被害略無懼色且歌詩末章云矯首問天兮天卒無言忠臣效死兮死亦何恨人聞而悲之若水死年三十五中興贈觀文殿學士諡忠愍履贈武勝節度使

康王次濟州 元帥府官軍及羣盜來歸者凡八萬人分屯於河南諸郡而向子諲在宿何志同在許趙野范訥在宋趙子崧在陳皆圍繞京師未得進　先是王黼親伯彥變河北鹽鈔為鹽鈔法專置提舉官賣鈔於榷貨務及京師道梗商旅不能通張愨建議即元帥府印給鹽鈔許鹽商詣河北漕司大名安撫司輸錢取鹽於逐州鹽場不閡旬得緡錢五十萬佐軍興公私賴其利

虜犯雷澤縣尉宋拱敗之 虜將騎至縣尉宋拱禦之拱勇而有謀先詒紿衆下虜至挑戰已而偽遁虜追奔馬結而止悉殲之

大風拔木○金虜責金銀殺從臣梅執禮等四人 戶部侍郎梅執禮禮部侍郎陳知質刑部侍郎程振給事中安扶並坐根括金銀不登為金人敲殺　御史胡舜陟胡唐老姚舜明王俱各杖數百幾死於是再括○留守司差官百員分坊巷遍括左諫議大夫洪芻等分詣戚親蕃府宅

延寧宮火 元祐孟皇后　出居相國寺前之私第初上與李若水大更張幹政乃尊后為元祐皇太后已草詔書未及行也時六宮有位號者皆從二帝　惟后以廢得存

三月朔上在青城○金虜納張邦昌

吳革謀起兵范瓊誘殺之 初革既募兵後遷居同文館附者至數萬人又引太學生吳鉎朱夢說徐仁等數十人與參謀議革率衛士殺妻子以圖迎二帝欲奉九廟神主以從軍先誅范瓊等數十人乃命兵突出十八門期用三月八日舉事與謀者惟兵部尚書呂好問監察御史馬伸張所奉議郎致仕吳給等數人革將起兵其參謀吳鉎等曰事急矣緩則且泄有不測之禍是夜班直班廣等數百人排闥曰邦昌以明日受冊請李事革以衆不可奪披甲上馬時已黎明北行至咸豐門四面皆瓊兵瓊遂與權主管殿前司公事左言謀給革至帳下議事遂斬之其徒百餘人併戮河上革至死顏色猶不少變革為人天資忠勇天文地理人事兵機無不通死之日知與不知皆為泣下

丁酉金虜以張邦昌僭位僞號楚 是日風霾日色薄而有暈百官皆慘怛邦昌亦變色惟王時雍吳幵莫儔左言范瓊等欣然若有所得

邦昌不御正殿不受常朝不山呼及稱聖旨與執政侍從坐議必自稱名遇金人至則遽易服禁中諸門悉緘鎖題以臣邦昌謹封易詔曰手書○邦昌尋以胡思權戶部侍郎葉宗諤權司農少卿胡直孺戶部尚書前諫議范宗尹吏部侍郎謝克家落致仕中書舍人李擢並仍舊職李鄴靖巷義並權直學士院王時雍權樞密院兼領尚書省呂好問領門下省

徐秉哲領中書省尚書左丞馮澥守舊職李回權右丞吳幵同知樞密院事莫儔簽書樞密院事周懿文開封尹王及之權都水使者大抵往來議事者幵儔也還遂以下若時雍秉哲也邦闡老人若范瓊也遂皆擢用李回請康初簽書樞密院事及是首執政在城中者惟回一人馮澥曹輔留虜營邦昌素善澥將歸之而輔不在請中故以回補其處時雍既受命請用二府蓋覬計之時雍蜀人也在蜀為市伍處和人謂之三川牙郎至是都人又號為賣國牙郎幵儔為虜來頭索朝暮往還賊中有捷疾鬼王之號粘罕斡離不有了事官人之稱都人亦目之為賣國吳牙○時雍秉領三省事及郎官王及之王紹皆擅政每以佐命功臣自許士夫切齒因呼三王及之等又令有司籍廢後二宮寶貨賣鬻沿路以贍百官御史馬伸撰之曰古者大臣去國三年不反然後收其田里今行止未決爾等輒敢取兩宮物逆節甚矣力爭乃止○初有司趣百官入賀太學博士孫逢獨堅卧不屈吏既半同寮強起之不從至垂泣而與之訣事畢有同舍不至者欲以復于虜以逢及駕部員外郎喻汝礪為請邦昌以畢至告乃得免逢聞之曰是以將肆詆還官以汙汙我我其可復汙遂發疾而死○未幾考工員外郎虞暮太常博士朱震並致仕○工部侍郎何昌言請更名善言其從弟昌辰亦更名知言時徐俯爰仕居城中買一婢名之曰昌奴遇朝士至即呼前驅使之○李熙靖時以顯謨閣奉祠始邦昌與熙靖直學士院熙靖拒之因憂憤不食疾且篤謂友人曰百官何日再朝天乎泣數行下未幾卒中興贈延康殿學士○禮部侍郎譚世勣既得歸邦昌命權學士院而世勣稱疾堅目不起邦昌知不可奪遂已後贈延康殿學士諡端潔

宗澤敗虜于長垣

初朝廷得虜意遣曹輔往河北迎康王何㮚請上於衲衣背書詔以傳密旨輔言不見王而還金人又趣再遣中書舍人張澂以蠟封詔行澂至開德語諸將未可進兵澤怒命將士射之澂與同行金人俱遁澤約諸帥會兵五旬無一人至者澤奮厲擊虜引諸將議之都制陳淬曰虜方熾未可輕舉澤怒斬都之諸將羅拜乞貸淬效死乃命淬當先以贖過遂進兵未十里與虜遇出虜不意敗之于長垣澤既敗虜遂得韋城滁虜欲夜襲澤澤知之日暮移軍南華賊果夜至得空壁大驚自是不復出澤在軍中與士卒同甘苦故人樂為用澤移書與諸道勤王師勸督兵入援范訥皆以澤為狂言不答○澤自南華遣兵過大蕭河襲虜又敗之時四方勤王之師只留近甸惟澤力戰及知冀州權邦彥亦領兵與澤同把韋城○澤得事所掠人款引兵渡河據賊歸路而劉衛諸寨一夕解去澤號衛郎自臨濮引兵趨滑州把大名城而勤王之兵無一人至者又知張邦昌僭位擬先行誅討乃將所部復還屯衛南復以書遺康王言今日國之存亡在大王行之得其道與不得其道耳所謂道者其說有五一曰近剛正而遠柔邪二曰納諫諍而拒諂諛三曰尚恭儉而抑驕奢四曰體憂勤而忘逸樂五曰進公實而退私僞澤謂所親曰然皆王之左右矣不可也○時發運使翁彥國把東南兵數萬至泗州不行知洲事賈公望以京城望救責之彥國始引軍沿程復進而進○初金人以兵五萬守潼關杜西未之兵陝西制置使錢蓋統兵十萬至潁昌聞京城已破遂還幷大兵挈家往淮北由是襄鄧至荊門一路騷動○陝西宣撫使范致虛自長安領兵十萬勤王日與虜戰攻華潼關既得潼關乃引兵東去復至陝府粘罕遣將室撚擊致虛前軍敗之致虛不敢進止兵潼關以禦敵而已先是禅將李彥先說曰陝為軍後盡少遣之兵行者利速多為支軍則舍不至每敗不至覆不然眾屯報出殺阻一處於險則敗矣致虛不聽○有傳亮者同州人知古兵法抑師道嘗薦之召亮赴闕見閣命募兵得數千至陝聞賊登城即兼程而至陝蔡閒已登皆為亮所殺京西安撫使何志同以便宜假亮官為統制率之以行亮軍嚴整所至秋毫不犯自朱仙鎮直抵韋城粘罕後軍大驚狼狽而去遺尚數萬疋軍士畏亮不敢取

翟興復西京

新偽留守高世由范致虛既敗統制翟興與其弟進招兵數百潛入洛陽擒世由及偽留守轉運張友極斬之友極前為河東轉運世由

知澤州金人再入以城降爲虜用**虜置河北河東統軍**明珠孛堇爲河北統**斡離**軍屯睿州阿离孛孛堇爲河東統軍屯河陽

不退

夏四月庚申朔　粘罕退

○**江寧府軍亂**軍校周德等率衆叛執知府宇文粹中殺通判王導鈐轄王宗韓及曹掾官七人嬰城自守

張邦昌降僞赦赦與覃恩同但改赦字爲手書而已時四方勤王兵大集吳幵莫儔爲邦昌謀令散遣諸路故僞赦首及之其文著作郎顏博文所草也○邦昌又遣范訥范致虛錢蓋翁彥國劉光世等手書外題云付某人內云邦昌上昇官仍用內侍省印○發運副使向子諲在亳州邦昌遣其甥劉達賫手書以往子諲不啓封而焚之械繫達于獄遣使勸進于康王○邦昌手書至虹縣縣令以下迎拜宣讀如常式武尉徐端益獨不屈膝而走事聞子諲言於朝廷易文資○國學生游相上書請邦昌歸政康王不報

汪伯彥諧殺侯章先是黃潛善遣張宗至京知虜人立張邦昌事宗旣歸道逢侯章具以告之章夫濟州言曰事旣如此諸公別無措置柰何且以言侵伯彥等伯彥請誅之康王再三不可伯彥力請以其鼓惑三軍遂斬之

癸亥元祐皇后復居延福宮其策語有曰尚念宋氏之初首崇西宮之禮蓋用太祖即位迎周太后西宮故事識者有以覘邦昌之意非果真爲趙氏也○先是監察御史馬伸言於邦昌曰伏見逆胡犯順且逼立相公使主國事相公所以忍死就尊位者自信虜退必能復辟也忠臣義士不即就死城中之人不即生變亦以相公必立趙孤也今虜退多日吾君之子亦已知所在獄訟謳歌又皆歸往相公尚處禁中不反初服未就臣列以爲外挾強虜之威使人遊說康王且令南遊然後爲久假不歸之計一旦喧鬨孤負初心望速行改正易服歸省庶事取太后命而行仍速迎奉康王歸京日下開門撫勞勤王之師以示無間然內外赦書施恩惠收人心等事權行拘收俟立趙氏日然後施行庶幾中外釋疑轉禍而福不然伸有死而已必不敢輔相公爲宋朝叛臣也　自邦昌僭立凡言事者皆用君臣之禮至馬伸始貽書稱太宰相公書入邦昌命一切改正尋降手書迎后入居禁中

庚午垂簾聽政邦昌以大宰退處資善堂邦昌僭位至是凡三十三日

甲戌降手書迎康王手書曰比以敵國興師

乃眷賢王越居近服已徇群臣之請俾膺神器之歸由康邸之舊藩嗣宋朝之大統漢家之厄十世宜光武之中

與獻公之子九人惟重耳之尚在　茲惟天意夫豈人謀尚期中外之協心同定安危之至計庶臻小愒澈底不平用敷告於多方其深明於吾意○時侍御史胡舜陟上疏請后降詔諸路使知中國有主康王即位有日以破亂臣賊子之心呂好問言今日布告之書當令明白易曉不必須詞臣遂命太常少卿汪藻草書御封付御史臺看詳然後行下

王時雍徐秉哲奉乘輿服御來迎邦昌率百官上表勸進表略曰使生靈相顧以無歸雖溝瀆自經而奚益覲袁周勃安劉之計庶幾程嬰存趙之心其表亦汪藻爲之邦昌繼至伏地慟天請死王待以客禮且慰撫之

九朝編年備要卷第三十

陳平甫九朝編年備要三十卷不載於宋史藝文志唯直齋陳氏著於錄而又譏其去取無法近時秀水朱氏乃亟稱之予讀其書有大字有分注略仿紫陽綱目之例而以宋人述宋事不敢過爲褒貶之詞且書成於南渡之世故老舊聞未盡散失間有可補正史之闕者較之陳桱商輅輩識遠勝之矣至如唐主晉主漢主均同爲敵國而均書卒異書殂同一爲康王之所竊々逆書卒張々俱書叛此則義例之未盡一者不無函爲之辭也予初假張汴之手鈔本病其末卷多闕字茲見表又愷所藏宋槧本其闕處亦同而紙墨精好先得善本乙卯七夕後二日竹汀居士錢大昕書

續資治通鑑十五卷

(宋)劉時舉撰

元陳氏餘慶堂刻本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十五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宋劉時舉撰。時舉里貫無考。其結銜稱通直郎、戶部架閣、國史實錄院檢討、兼編修官。宋季三朝政要載史嵩之父喪去位、詔以右丞相起復。時舉爲庠學生、有與王元野、黃道等九十四人上疏力爭一事。其始末則未之詳也。是書所記、始高宗建炎元年、迄寧宗嘉定十七年。當成於理宗之世。而書末附論一條、稱理宗撫茲五十年而後亡、不可謂非幸云云。其言乃出於宋亡以後、似非時舉原文。案舊本目錄後有書坊題識一則、稱是編繫年有考、據載事有本末、增入諸儒集議、三復校正、一新刊行云云。則書中所附議論、又元時刊書者所增入、非其舊矣。其中紀載雖以簡約爲主、或首尾未具、於事蹟間有脫遺、然如論張浚不附和議而不諱其竄汪黃。攻李綱引秦檜之罪、辨李綱之被誣遠謫、而不諱其庇翁彥國陷宋齊愈之失。褒貶頗協至公、無講學家門戶之見。卷端有朱彝尊題詞、稱其過於王宗沐、薛應旂所撰、殆不誣云。

續宋中興編年資治通鑑

登仕郎吏部架閣國史實錄院檢討編修官劉

○卷之一
高宗
建炎元年　建炎二年

○卷之二
高宗
建炎三年　建炎四年

○卷之三
高宗
紹興元年　紹興二年　紹興三年
紹興四年

○卷之四
高宗
紹興五年　紹興六年　紹興七年
紹興八年

○卷之五
高宗
紹興九年　紹興十年　紹興十一年

○卷之六
高宗
紹興十二年　紹興十三年　紹興十四年
紹興十五年　紹興十六年　紹興十七年
紹興十八年　紹興十九年　紹興二十年
紹興廿一年　紹興廿二年　紹興廿三年
紹興廿四年　紹興廿五年　紹興廿六年
紹興廿七年　紹興廿八年　紹興廿九年
紹興卅年

○卷之七
高宗
紹興卅一年　紹興卅二年

○卷之八
孝宗
隆興元年　隆興二年　乾道元年
乾道二年　乾道三年　乾道四年

○卷之九
孝宗
乾道五年　乾道六年　乾道七年
乾道八年　乾道九年　淳熙元年
淳熙二年　淳熙三年　淳熙四年
淳熙五年　淳熙六年　淳熙七年

卷之十

孝宗

淳熙八年　淳熙九年　淳熙十年

淳熙十一年　淳熙十二年　淳熙十三年

淳熙十四年　淳熙十五年　淳熙十六年

淳熙十七年

卷之十一

光宗

紹熙元年　紹熙二年　紹熙三年

紹熙四年　紹熙五年

卷之十二

寧宗

慶元元年　慶元二年　慶元三年

慶元四年　慶元五年　慶元六年

嘉泰元年

卷之十三

寧宗

嘉泰二年　嘉泰三年　嘉泰四年

開禧元年　開禧二年　開禧三年

卷之十四

寧宗

卷之十五

寧宗

嘉定元年　嘉定二年　嘉定三年

嘉定四年　嘉定五年　嘉定六年

嘉定七年　嘉定八年　嘉定九年

嘉定十年　嘉定十一年　嘉定十二年

嘉定十三年　嘉定十四年　嘉定十五年

嘉定十六年　嘉定十七年

陳氏餘慶堂刊

是編繫年有考據識事有本末
增入諸儒集議三復校正一新
刊行宋朝中興高宗至於寧
宗四朝政治之詳失國勢之安
危一開卷間瞭然在目矣幸鑒

續宋中興編年資治通鑑目錄

續資治通鑑卷之八

高宗

建炎元年。夏五月，康王即位于南京，大赦改元。其詔略曰：惟孝弟可以動天地，惟憂勤可以成務，惟恭儉可以富民，惟寬以可以保國，惟大公可以悦人，惟信可以安衆，惟來諫諍，屏側言，可以[illegible]正人，遠邪佞，可以成治。庶幾降監俾後，父兄宗族，朕將[illegible]，衣章不以手筆，[illegible]令不以內侍典兵，[illegible]去浮靡，非事功無[illegible]，非戎備無[illegible]，尚為忠臣，[illegible]於故君，有以奇巧，有以祥瑞聞，大臣敢覺有疑，非祖宗法度，有言不盡，凡此之屬，必刑無赦。

回天下之勢，在人主一動念一轉手之間耳。觀此一詔，則高宗惻然之心，蓋然之政，其足以轉移天心而感動人心矣。而不以手筆廢詔令，不以內侍典兵，[illegible]足以變崇觀之積弊，而去靖康之亂根也。

又詔戒[illegible]欽[illegible]盜賊[illegible]實錄[illegible]昭哲勇。以汪伯彦同知樞密院，黄潛善為中書侍郎，以右僕射召李綱赴闕。汪黄自謂有攀附之勞，虚相位以自擬，及自外召綱，二人由此與綱忤。綱行至太平州，[illegible]於天下興衰撥亂之主，非英哲不足以當之，惟其英故用心剛足以決大事而不為小故之所撼，惟其哲故見善明足以任君子而不為小人之所間。

[illegible]嗚呼，天之愛人甚矣，而感於人事之變，而適於氣數屈伸消息之不齊，然往不得已而降戾於世，然甚之亂於此也，則必[illegible]以伸於後，其[illegible]於今也，必乃所以自於後，是以天將降非常之禍於斯世，則必為之預出非常之人以擬之，延夫國家猶有所依而立，生民之類不至於殄滅無餘，是則理勢之必然，而天之所以為天者，其心固如此也。若李公者，其天之所以以擬宣和靖康之禍，而開建炎紹興之業者歟。當上即位之初，誤國之臣不可用，偽命之臣不可用，張邦昌之黨望未孚，天下人望之所歸者，李公一人而已。上不自以用汪黄而自外召綱，則高宗之志主於恢復可見矣。設上未即位時，與公書云：王室多故，東南方今生民之命，[illegible]於卿，[illegible]以成叶[illegible]之功，則宗廟社稷於公久矣。遂為汪黄所擠，纔七十五日而去位，豈天未欲恢復耶。

尊元祐皇后孟氏為太后。

元祐皇后初無失德，哲宗廢於紹聖之時，徽宗復於元符之末，後群臣以元符元祐并后非制，又復廢居瑤華宮。及京城陷，乃正號位。[illegible]嘗權母后稱制，以朝高宗[illegible]之福，既當[illegible]以開元祐之治，復留元祐以開炎興之運，此固天意[illegible]之故也。

追上[illegible]聖[illegible]皇后[illegible]宣和皇后，立邢氏為后。[illegible]詔[illegible]告天下。

[illegible]是追取[illegible]耶。

[illegible]曰：當靖康元年二月虜退之後，[illegible]法[illegible]者[illegible]宗即位[illegible]曰不然，張[illegible]謂此[illegible]天下一家[illegible]人心之天理[illegible]

治[illegible]爲盛[illegible]之賢[illegible]爲[illegible]小人相繼用
事之後使非紹述元祐則中原之禍不[illegible]而後[illegible]
當京師失守之時使非元祐之治在人耳目又何以開
炎興之運哉此宣仁之功也章蔡初意不過欲去元祐
之人耳而終於變元祐之法又盡元祐之人復用也而
至誣以廢立之罪誘及宣仁一念之私[illegible]天可畏
哉
罷[illegible]南仲言者謂陛下欲進[illegible]爲南仲父子所沮上
曰南仲誤淵聖天下共知[illegible]命安置南雄
[illegible]主和誤國[illegible]
[illegible]嶺南[illegible]之割[illegible]割地者
[illegible]曰金人自攻陷太原以來所以講和割地
爭[illegible]皆[illegible]小人[illegible]以
拒[illegible]邀功又[illegible]我狄已入中國小人無功之可邀則惟幸
和之可成故[illegible]和之[illegible]官和求和之人而宣和
之求和者即[illegible]國之人也此小人以和誤國尤甚
於[illegible]之以和[illegible]我也耿南仲既以和誤淵聖猶以和
誤高宗[illegible]此小人之尤者[illegible]之比高宗之
初心未爲[illegible]黃[illegible]之時也觀此則後日遣使議和者
皆非其本心矣
罷御營司以黃潛善[illegible]
中興大事記曰[illegible]
發兵之權而無[illegible]之權而無發兵
之權[illegible]不使三衙[illegible]
營使[illegible]以本朝故事
分爲兩府又罷御營使[illegible]以
政[illegible]以正西府之權[illegible]所以[illegible]而罷御營
使[illegible]
置[illegible]○張叔夜從淵聖北遷道中[illegible]
不食[illegible]白溝河御者曰過界河矣乃仰天大呼明日[illegible]
克[illegible]不食而死[illegible]後不知所終
中興大事記曰[illegible]康之難能死者[illegible]有
張叔夜一人而已[illegible]至者[illegible]
[illegible]以[illegible]入[illegible]不[illegible]
不入[illegible]則[illegible]出城
者也[illegible]不死[illegible]一死之明白
昭[illegible]國之[illegible]何[illegible]
孫傅[illegible]爲大臣乃引其君以[illegible]
父無[illegible]大[illegible]使其[illegible]爲[illegible]水之死已不足以贖[illegible]國
之罪而乃死於虜廷則其死不足言矣[illegible]以二子
不[illegible]於[illegible]於大而不[illegible]於小不[illegible]於前猶
或[illegible]不[illegible]於後[illegible]何補哉
金人[illegible]河中府[illegible]及其子[illegible]死之○[illegible]所
言[illegible]還京城者有五利[illegible]朝[illegible]一也[illegible]安人心二
[illegible]四海之望三也[illegible]河北割地之[illegible]四也[illegible]自定[illegible]
一意於[illegible]五也又曰國家之[illegible]兵之強弱[illegible]將
相之賢不肖而不[illegible]之還與不還也誠使[illegible]將
相不肖[illegible]渡江而南安能自保[illegible]以此事付[illegible]所
言[illegible]不可用[illegible]所
于江州○六月[illegible]入見○置[illegible]
州[illegible]昌者[illegible]
[illegible]入[illegible]

〔發明〕曰李文公請斬邦昌入來方議斬邦昌者正此
此也公之十議一一施行而議者[illegible]數[illegible]
不下綱曰此刑政之大者[illegible]為臣之罪[illegible]
大於從僞此而不誅何以正朝廷何以示百官何以勵
天下何以懲[illegible]後世之事[illegible]若[illegible]遂行者以祖宗不
忍殺大臣也刑[illegible]於[illegible]姓[illegible]於[illegible]宗社王時雍之徒忍
於[illegible]國[illegible]於[illegible]異姓[illegible]無所不忍若使
[illegible]宗社而無諸宗社何罪焉[illegible]而無刑後[illegible]忠
守節者何[illegible]哉然綱之[illegible]行而公之[illegible]矣綱去
之後未聞非以[illegible]而[illegible]立邦昌[illegible]勝非[illegible]
友婿也不一二年間爲命之臣亦[illegible]用而爲宰相
臺諫者矣可勝嘆哉
復入[illegible]○宗澤[illegible]等復唱和議[illegible]上疏言河之東
北陝之蒲解此三路者祖宗基命之地奈何[illegible]附
賊者[illegible]白分裂今日之事不[illegible]天
弟[illegible]生今四十餘[illegible]有所號令但見刑部[illegible]指揮不得
[illegible]放文於河東河北陝之蒲解[illegible]斯人耳目也是欲
[illegible]東晉既遷之[illegible]一統之勢為偏霸自為是說
者不忠不孝之[illegible]大臣[illegible]為[illegible]將先[illegible]
之[illegible]以宗澤知開封府[illegible]京時[illegible]
橫溢下令曰爲盜者[illegible]由是[illegible]
人情相安[illegible]未行朝論遣重
臣以取[illegible]命[illegible]上言今日之
事[illegible]使[illegible]不復[illegible]而
自歸不然[illegible]
當[illegible]

[illegible]各一[illegible]自致書于[illegible]○每路
[illegible]一員○李綱[illegible]置沿河淮江帥府要郡以備[illegible]
帥府[illegible]安撫[illegible]要郡[illegible]兵馬[illegible]
[illegible]大率[illegible]川陝廣南外總分爲十九路自帥府外[illegible]要郡
三十九次要郡三十八[illegible]九十六萬七千五百人非
要郡不與[illegible]水軍[illegible]生賜名勇
李綱[illegible]上言[illegible]河東北而不及勤王之師乃大
救[illegible]龍[illegible]○封[illegible]二議一曰募兵
二曰買馬三曰[illegible]財[illegible]內外禁旅
五十[illegible]萬今[illegible]何以捍[illegible]而鎮四方故莫若取
財於東南而募師於西北若得數十萬付諸將以時練之
不久皆成精兵此最為急務於是詔陝西河北各募三萬
京東河東各募一[illegible]創號勝[illegible]虎威
折衝果毅[illegible]凡十號每號四軍每軍二千五百人
李綱又言[illegible]不足以[illegible]而騎不足以勝車乃請以車制
頒於京東西路使[illegible]而攻習之○諫議[illegible]入對以
[illegible]招事買馬[illegible]民出財助國[illegible]是[illegible]北遣[illegible]宮器
玩悉爲都監王球所[illegible]及是內侍陳烈以其餘[illegible]來上
皆選方[illegible]物李綱[illegible]命[illegible]之[illegible]氏女死于盜○秋七
月命王淵劉光世[illegible]分討[illegible]
時盜[illegible]起如淮寧之杜用山東之李昱河北之丁順
王善楊進皆擁衆數萬[illegible]而拱州之[illegible]
魚臺亦有[illegible]數千[illegible]淵殺杜用丁順
等皆[illegible]河北[illegible]自[illegible]
皇叔[illegible]○[illegible]官○[illegible]
六師以援[illegible]及河東河北諸[illegible]迎降[illegible]

六飛以久偷安于家僻在東南朕遇事未嘗不留宮中以修雅於宗
也澤乃修治樓櫓器具令留守司轉運之○東京留守
宗澤造戰車千二百乘又據形勝立二十四壁於城外駐
兵數萬沿大河鱗次為壘結連兩河山水寨渡河者十二里
命十六縣分守之上表曰今河東河北之民與比聯遠
近之藩傳已有東南巡幸之意增四海之疑心謂置兩河於
度外因成解體而不論人心之不報又上疏曰陛下回鑾汴京
是人心之所欲者鑾輿還京人心之所惡者又不報澤又抗
疏極言祖宗二百年基業陛下奈何棄之以遺狂寇今陛
下一歸王室再造中興之業復成如以臣為狂率願延左
右之將士試一詢之不獨謀之一二大臣陛下幸甚天下幸甚澤
每疏奏上以付中書省中諸臣皆笑以為狂張慤獨曰如
澤之忠義若得數人天下定矣二人語塞○李綱言今縱
未能入關猶當適襄鄧以示不忘中原之意今冬照候車
駕還闕天下之勢遂定而近議論紛紛請陛下將幸東南
然臣恐中原非復我有上曰但欲奉迎太后及太后往東
南耳朕當與卿留中原乃命綱草詔以諭之兩京○詔修鄧
州城綱臣皆以為不可中書舍人劉珏言臣聞近臣有欲
幸江淮者竊謂遽中原得以間為四方竊恐然今日兵弱財
竭陝留諸郡新經亂千乘萬騎何所取給南陽城惡亦不可
恃夫騎兵金之長技而不習水戰金陵天險前據大江可以
攻守東南久安民力富饒可以待敵時伯彥潛善皆主幸
東南故士大夫亦付其說

中興大事記曰李綱請營南陽宗澤請幸京城汪黃請
幸東南三者不同然京城之策為上况宗澤數月間城
築已增治兵已振飾兵已閱大勢綱已羅列戰士
已團結聚河南又河北皆已通流陝西京東京西河東北盜
賊皆已歸附又非倉卒戰守無備之比也此幾中原
絕望矣周之失計未有如東遷之甚也然李綱之請又
在宗澤規模未成之前故其謀請先幸襄鄧以係中原
之望西陲陝可以招兵北近京畿可以進援南通巴
蜀可以取財貨東達江淮可以運穀粟假兩河就緒即
還汴京亦可也而汪黃待高宗以薄待天下赤子之術曰
上皇之子孫將二十人今所存惟陛下不可不自愛重
故建為幸東南之策不知我往彼亦往如揚州而虜
亦至揚州如鎮江而虜亦至鎮江行在所至即為邊
面皆知泉流不知所底矣
以李綱黃潛善為左右僕射兼御營使以劉光
世為左司都統制
綱罷上謀以秋末幸南陽上許之黃潛善與汪伯彥乃
力請幸東南上意中變於是綱所建白上多不從數日
遂有此相之命自古君子小人並用其終也君子必去
小人必留蓋至是中興之規模一變矣
罷四道撫諭使府○宋齊愈抵死初齊愈在圍城中自外至
會所寫張邦昌三字至是黜于御史臺鞫其贓死或言齊愈
論李綱不已故綱以危法中之

中興大事記曰宋齊愈之罪在擬下時邦昌之制朕而
寬之可也何至是耶洪芻陳沖王及之死綱尚秋其死
而獨不救宋齊愈於是失政刑矣中興之初大臣有
一事不當則足以興起人心有一事之稍非亦足以
抑遏人心此所以來某議之端也況齊愈死而又
[illegible]也以此見某而已李綱是以小人而忘君子也以

張浚而攻李綱是以君子而攻君子其可乎哉張浚
初年之見耶
詔迎太廟神主赴行在仍命京城留守宗澤拘所拘虜使
于別館澤上奏曰臣不意陛下復聽姦臣之語浸漸望和
爲退走之計聲欲令奉元祐太后仍遣官奉迎太廟木主
棄河東河北淮南陝右七路生靈如糞土略不顧惜
又令遷虜使別館優加待遇不知二三大臣於賊虜情款
何如是之厚而於國家討讐何如是之薄也臣雖愚必不
敢奉詔○詔答曰知卿愛君憂國之誠然所尚仗但拘
留金使未達朕心澤猶不奉詔又請上回鑾詔雖不能從
金使○元祐太后發京師如揚州○河朔之民憤於賊
虐自結紅巾以河北忠義社法○召譙定伊川先生
之高弟也○張浚論李綱罷之擢殿中侍御史[illegible]
及更爲蔡乃落職奉祠
發明曰初詔求言於宣和之時而爲宣和大臣
所沮[illegible]靖康之時而爲靖康
大臣所沮建炎之初公爲首相慨然以修政攘夷爲己
任而黃潛善汪伯彥所沮一人之身一定大策而二受重
譖群讒之所至名亦隨之使公之言用於宣和之初則
外賊必無覆迫之憂用於靖康則國家必無顛覆之危
而後之用於建炎則中原不至於淪沒也以高宗則位
之初及於艱所而任以台衡人非不專而公亦以一
身任天下之重凡事既已畢就緒中興之功未成而
讒書已行公去一人而其所以開於天下之安危者甚
重綱去則招撫罷兩河之民失望綱去則兩河郡兵孤
矣此而綱在位則謀臣無所容正與用綱去則潛汪
相附而攻李綱者矣綱在位則必主幸襄鄧之策必從
澤浚之言綱去則潛善伯彥之謀皆得行
以靖康之禍建炎之禍皆出於綱小人之憂
己卯[illegible]
罷河北招撫河東經制司是所言當置司
以張所招撫河北傅亮經制河東而罷北京留守以爲招
撫不當罷置司[illegible]
之罷置司[illegible]潛善頗沮又以[illegible]不如勿遣罷之
潛善忌之二人乃所以沮臣使不安臣從靖康大臣
不和二人失臣事必與潛善之論而後行不謂彼乃設心如
此之齷齪四里○陳東上書言潛善伯彥不可任李綱不可
去歸附者亦上書用事者言潛善汪伯彥奏誅之並斬
往官軍市○詔如淮甸○冬十月乙巳如揚州○十一月張
浚論李綱招兵軍納之非宜及於易詔令以庇[illegible]
國之罪稱金帛以資強敵[illegible]鄂州
發明曰張浚平生忠肝義膽不與秦檜共事不
[illegible]初年之見及[illegible]攻李綱不已何哉
使[illegible]攻王黃[illegible]不快公義哉善乎胡安
國之論[illegible]政事之綱必[illegible]必自大臣
與[illegible]以前所[illegible]則付公論矣而言
若獨攻綱爲其一[illegible]而[illegible]而放
於邊鄙又[illegible]於綱者[illegible]矣然人
心不服則以所[illegible]而不校[illegible]江從令招刺
諸州勸納[illegible]招討司未有以爲其責在綱行之則謂失
人心[illegible]之則[illegible]以爲司[illegible]不校[illegible]
君大耳猶待三年[illegible]而乃責綱以一時未聞報攻孫

劉[illegible]敗績一[illegible]以[illegible]
其言曰此不[illegible]也[illegible]
若知[illegible]論[illegible]而[illegible]
進[illegible]此不[illegible]也[illegible]
乃河東[illegible]不用[illegible]之謀[illegible]
欲[illegible]回[illegible]以[illegible]此[illegible]四也[illegible]
本以建[illegible]之[illegible]市所[illegible]
而以為[illegible]之[illegible]力也[illegible]
事之以[illegible]所不[illegible]
不[illegible]綱[illegible]用[illegible]於河也[illegible]
此不[illegible]也[illegible]安國[illegible]
國之[illegible]以忿而[illegible]之北此[illegible]
鋒望甚矣大臣之用心不可不公如此

王倫使[illegible]中[illegible]不行○
十二月[illegible]官○上嘗取[illegible]論[illegible]之坐右
[illegible]以待[illegible]○以[illegible]時為工部侍郎時入對
[illegible]之君[illegible]以[illegible]以[illegible]在[illegible]故
也[illegible]入[illegible]太行將
由河[illegible]渡河攻[illegible]燕山內渡河
攻山東[illegible]自同州渡河[illegible]
關[illegible]有備[illegible]之地無[illegible]又[illegible]以
故大軍北渡[illegible]至河[illegible]
犯河[illegible]不[illegible]犯長[illegible]
犯河陽[illegible]京西中原
大[illegible]攻河[illegible]為[illegible]
害[illegible]之[illegible]剛之[illegible]

[illegible]又陷同州守[illegible]又陷長安師臣
[illegible]以[illegible]宗[illegible]死之[illegible]重慶[illegible]
以[illegible]日
[illegible]入[illegible]又
[illegible]州[illegible]死於陣[illegible]
丞[illegible]死之[illegible]州
亂[illegible]而去又陷[illegible]守臣孫
默死之又[illegible]又陷[illegible]州[illegible]其
城而去又[illegible]死之又陷[illegible]府守
臣向子[illegible]又陷均州
金人攻陷陝西京東陷同州[illegible]
均州入郡不能[illegible]京[illegible]州及[illegible]而去
[illegible]曰祖宗百年[illegible]之化其所以[illegible]
士大夫[illegible]然以[illegible]以[illegible]
欲六十年士大夫所為之[illegible]不可[illegible]
[illegible]而[illegible]不知以[illegible]而[illegible]不知以[illegible]
[illegible]君[illegible]父[illegible]而[illegible]不知以[illegible]也而[illegible]河之
帥守主將其為[illegible]其知者不可[illegible]人
之[illegible]不容[illegible]所以[illegible]之[illegible]也所可
惜者朝廷規[illegible]不[illegible]置[illegible]之初河北[illegible]失
真定等[illegible]郡[illegible]太原等六郡[illegible]
[illegible]四鎮之說不行[illegible]之[illegible]後
故當時[illegible]合從[illegible]之[illegible]又非一州之
[illegible]破一州又[illegible]一州[illegible]以待
盡非[illegible]之也[illegible]也[illegible]
故[illegible]之[illegible]而[illegible]之則[illegible]之計不行[illegible]

不恤哉
以劉珏爲吏部侍郎[illegible]中書舍人。○劉[illegible]給事中。○
是年八月杭州軍亂。九月建州軍亂。十一月[illegible]州軍亂。十
二月吉州軍亂。
戊申二年春正月，上在揚州。○金人[illegible]州安撫[illegible]敵
遣劉汲出戰死之。[illegible]民間[illegible]之法。又詔汝
金房四州之民以歸。○詔張[illegible]江王[illegible]招
呼之。○山東群盜[illegible]不以奏及[illegible]
眞州去行在六十里[illegible]不聞內侍[illegible]上號言二人
之罪。○詔[illegible]國[illegible]不守本職[illegible]言大臣[illegible]州。○
盜[illegible]進犯[illegible]府守臣[illegible]。○詔[illegible]
○太學生[illegible]上書[illegible]。○二月金人
犯東京，澤聞之曰：滑州衝要必爭之地，[illegible]則京城危矣
以兵五千[illegible]至滑州[illegible]遇敵[illegible]以五
千騎往援[illegible]戰死之後二日[illegible]至滑州[illegible]大戰
[illegible]河[illegible]殺傷甚衆[illegible]知[illegible]州[illegible]
其境。○金人遣[illegible]郎[illegible]
恐澤[illegible]與[illegible]之策[illegible]
部伍[illegible]之命解[illegible]
何事[illegible]將[illegible]在鄭[illegible]
精銳[illegible]下令張[illegible]如平時[illegible]。○又[illegible]
安[illegible]民[illegible]兵[illegible]
中[illegible]之[illegible]民[illegible]
與[illegible]
忠義[illegible]目[illegible]人[illegible]斬之[illegible]
曰[illegible]兵[illegible]有死而已何不以[illegible]

以[illegible]又斬之。○澤上表請[illegible]表曰：宗
師乃太祖太宗一統之本根，願以[illegible]百年[illegible]
[illegible]則天下皆知一人來歸[illegible]
國二子三孫甘被[illegible]。○[illegible]
傳[illegible]數百萬[illegible]南[illegible]
致兩[illegible]江[illegible]州[illegible]以
[illegible]以[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爲所入不[illegible]
[illegible]於河[illegible]
北[illegible]中[illegible]府自[illegible]未受[illegible]至是三
[illegible]呼[illegible]城中兵[illegible]
部[illegible]忠節。○三月以司
[illegible]宗。○石[illegible]州[illegible]知州
[illegible]金人[illegible]不克乃攻[illegible]州陷之。○金人犯[illegible]
之。○夏四月罷[illegible]。○金人[illegible]大名府
自[illegible]比[illegible]兩河州郡外[illegible]宋[illegible]所
[illegible]中山[illegible]而陷之
馬[illegible]五馬山[illegible]信王[illegible]以歸[illegible]
諸山[illegible]以奏[illegible]以聞[illegible]信王[illegible]
[illegible]兵馬都元帥[illegible]元帥[illegible]以爲
疑[illegible]從今[illegible]遂以其軍也[illegible]
○五月詔擇日還京。○正字馮[illegible]言[illegible]
[illegible]金人再來或不[illegible]。○宗澤招撫河南[illegible]城[illegible]
[illegible]士合[illegible]請上還京。又言丁進有[illegible]
十萬[illegible]渡河[illegible]
[illegible]百萬[illegible]請[illegible]以[illegible]

然不報已而請上還京書凡二十餘疏言皆切又請閒
兵參[illegible]大行山取以屏制置兩河[illegible]數而
制八字號八字軍[illegible]治兵約日[illegible]太原[illegible]合
諸將渡河皆[illegible]澤成功[illegible]中沮之因[illegible]
(史臣曰)自古未有內外不相應而成功者有張仲
孝友上於內而後吉甫得以專於外孔明欲出師於
外則必任禕允於內建炎之初綱在內澤在外此亦大
類二人以開中興之治也使二人得盡行其志必能攘
君父之讎[illegible]之[illegible]仲神人之[illegible]大綱則澤之
志行綱去則澤之計沮蓋汪黃二人雖用[illegible]中則宗
澤之策不能措手於外二人既主幸東南之議則宗澤
之請雖二十疏而何益然使澤渡河而北指日成功亦安
能免後東哉嗚呼東京之地宗廟在焉陵寢在焉爲人
子孫爲可置祖宗而不聞爲人父母爲可[illegible]而不
思且向也元帥府方開之始[illegible]京城之圍而汪
黃等則謂不可[illegible]知元帥所在今也還京之請[illegible]
而汪黃則謂[illegible]之子三[illegible]今所[illegible]若[illegible]耳自
外而觀[illegible]之計可謂忠矣[illegible]之計可謂危矣以義
而論則君父不可視之如路人中原不可棄之如土壤
天祐吾宋則有主[illegible]天所[illegible]敗之[illegible]
乳[illegible]之術所能[illegible]之志不[illegible]又不
還神於[illegible]後之人閒其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
[illegible]之[illegible]而爲之致[illegible]
科舉[illegible]賦[illegible]取○[illegible]
契[illegible]渡河可以[illegible]度河破
運[illegible]同華[illegible]以歸[illegible]斷河橋又請

[illegible]水[illegible]冀州[illegible]事[illegible]死之
先是將官[illegible]城[illegible]退金人[illegible]日[illegible]城火
其門政以重[illegible]死士[illegible]之代[illegible]數十人皆以[illegible]
罩火而進大呼力戰[illegible]以存政死而城失守
○劉韐死[illegible]八公原死之[illegible]州守臣[illegible]不試同家
[illegible]死又[illegible]州都監[illegible]死之又[illegible]南府守臣
[illegible]又[illegible]東平府[illegible]又[illegible]大名府守
臣張[illegible]城破乃降何也皆以提刑郭
永不從爲[illegible]入[illegible]曰[illegible]者[illegible]永曰[illegible]
者我[illegible]用之[illegible]以報國何說我以降
[illegible]延安[illegible]守[illegible]劉[illegible]通判
[illegible]明死之[illegible]城[illegible]守[illegible]知[illegible]
[illegible]王[illegible]不[illegible]州乃自[illegible]州[illegible]
[illegible]御下[illegible]用[illegible]
設[illegible]其[illegible]
連兵不動[illegible]延安○陷濮州守臣楊
粹中及[illegible]死之又[illegible]府守臣[illegible]及[illegible]死之
城中[illegible]可[illegible]副之[illegible]
丑[illegible]明年春金之[illegible]中[illegible]
請二帝二帝未還[illegible]中不可[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六月建
州[illegible]城[illegible]招降之
○秀州軍亂[illegible]平之○秋七月[illegible]黃潛
善所沮[illegible]
過河者[illegible]○召[illegible]家孫
觀○以[illegible]東[illegible]

〔大事記〕曰此澤去而東京之勢不□守也宗澤在
則盜可使爲兵用則兵皆爲盜矣[illegible]東京則[illegible]
維揚[illegible]守建康則[illegible]明州以[illegible]以淵代迪
以[illegible]孔明之事功[illegible]宗澤
死而杜充守之外天下事可知矣

[illegible]進在[illegible]與[illegible]河而戰[illegible]心不
[illegible]去判官
守禦請[illegible]
爲[illegible]書[illegible]天下
合[illegible]曰書[illegible]之寶〇趙子[illegible]得上皇御
書以進[illegible]和以用兵[illegible]以待和吾國與
金國勢不兩立其不可講和明矣[illegible]女真
用兵十餘年[illegible]今復[illegible]以肉餧
之食盡[illegible]於[illegible]設[illegible]以待之然後可以制虎矣
而賜[illegible]命知台州〇御史馬伸[illegible]不謹
詔令[illegible]市私恩[illegible]政令不一[illegible]法自忠
妨功害能過則稱君善則稱己[illegible]
詔伸言事不實[illegible]州監酒[illegible]天下寬
之〇親試舉人賜[illegible]以下四百五十人及第〇[illegible]
芝[illegible]詔[illegible]冬[illegible]月河北制置使[illegible]自東京赴行在
已召見[illegible]力陳兩河[illegible]上師
願因人心向順大舉北征[illegible]破賊[illegible]故批言[illegible]激
犬忤二人之意[illegible]降旨除閤門[illegible]知沛縣李
覆言昨來經制司酒[illegible]所收至微所得[illegible]
多[illegible]行之[illegible]其利不細乃復[illegible]十一月更四川茶
法初[illegible]令[illegible]馬朝

廷[illegible]陝[illegible]場法印給
茶引[illegible]使[illegible]之每[illegible]一錢[illegible]
長[illegible]商[illegible]以譏其出入[illegible]爲茶市
交易者必由市[illegible]至四年冬[illegible]
馬[illegible]二萬[illegible]至一百七十萬緡〇壬[illegible]
上[illegible]李太祖配[illegible]十二月金人陷梁
[illegible]以[illegible]善爲[illegible]僕射[illegible]伯
彥爲右僕射
是時李綱既[illegible]宗澤已死[illegible]小人爲相其事
可知[illegible]東南[illegible]經理[illegible]之意
〔大事記〕曰[illegible]獨[illegible]所不[illegible]而輕
[illegible]善同相則必[illegible]此時[illegible]宣和大臣
不和之[illegible]與潛善共事[illegible]小人[illegible]共事

之理[illegible]相[illegible]而[illegible]人之同
過同[illegible]大人主所[illegible]因[illegible]大臣
用舍有不與焉
品百官言事[illegible]十事

續資治通鑑卷之一

續資治通鑑卷之二

宋 國史院編修官劉[illegible]

宋高宗一

己酉建炎三年春正月上在揚州。詔[illegible]備禦之策。

[illegible]徐州守[illegible]下[illegible]閣門[illegible]

節又[illegible]淮揚[illegible]諸將會[illegible]東諸

[illegible]分[illegible]

入[illegible]楚州以[illegible]大軍[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上大驚[illegible]

[illegible]金人[illegible]淮[illegible]

以[illegible]城破[illegible]之[illegible]

[illegible]數百騎[illegible]至天長[illegible]

[illegible]揚州[illegible]

[illegible]建炎元年[illegible]如揚州[illegible]今凡一十六箇月。

上時[illegible]天長[illegible]內侍及

[illegible]而已[illegible]以不足

[illegible]門而

[illegible]之

[illegible]事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天而

[illegible]

[illegible]江陵[illegible]

[illegible]江[illegible]

二月上如杭州以州治為行宮。大赦[illegible]

[illegible]

大罪[illegible]

[illegible]知之[illegible]

[illegible]士民直言[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又[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可求[illegible]以招[illegible]

[illegible]城下[illegible]可求[illegible]

因[illegible]兵[illegible]

約以復故地則[illegible]朝廷[illegible]結好

[illegible]

以除[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州刺史[illegible]

不[illegible]

[illegible]

以□檢校太尉□□官□白□傳□□□入□宣制□通
傳與正彥叛□□□□傳□□者□□曰大臣□□淵□□上
者多自私門□□□□□□□能□□與刑大□□以□□民降
害□□大臣□□□□□□□□□行□□李為生□別
與所□以兵殺于淵□兵向闕□首於闕下乃分兵兜
捕□官□□之□□□□□□□□□□都□閣事急
復入請□□之門□□□□□中軍□制□□甲持
北門□□□□使臣奏□□□□不負國家□為天下
除□□□□知杭州康允之□□事急□請上御樓撫諭
之□□上御□□□□元大呼曰□□□□□□□□□□
刀見□□□黃□□呼萬歲□□□呼傳正彥問曰何故
此傳厲聲曰陛下信受中官賞罰不公□□黃潛善汪伯彥
誤國至此猶未遠竄王淵遇金人不戰首先過江因交□
康履□除樞密臣自陛下即位以來立功不少今□□□
作遙郡團練使臣已將王淵斬訖□首在此中官在外者
亦皆誅訖更請康履□□斬之以謝三軍□□□□□□
傳□已降□□□□□□與□責□等可□□傳曰君
不斬康履曾擇□□□得上曰待朝廷□□□□□□
已除傳承宣使御營都統制正彥□□觀察使御營副統制
一行軍士□□□□各令解□□□□傳曰感□□□□得
康履等方可□□□□□安撫□□文字□□□陛下
遣康履等□□□上曰朕左右□□□□□奏□陛下
何惜一康履以慰三軍上□□可□□□□何□使何
中官□之□□傳□不退□□□□□□□□不出□命
衛士□康履□□□清□□□□□以付傳□□腰斬之
梟其首上命傳等歸□□□□□□□□□□□□□諭

太后□康履□□等入奏□□□□□□□□□太后
權同聽政百官□□□□傳正彥不拜□□□□子可立
為君臣□□□□□□太子□□□□□□□□□民為貴
社稷次之君為輕今日之事當為百姓社稷又曰天無二
日□□□□□□□□□□□□□□□□□□語不可
□□此時無人死國難□□□復入見□□曰傳等不拜上
問何故□□□對□□□□□□□□□□□□□□
后乃命□□□□傳等曰已令□請太后□□□□□今□
入奏請太后御樓□□大亂□□□□□□□□坐竹椅無
屏□□請太后御樓上即□□□□□□□□□請上坐
上曰不當也此□太后御樓□□與□樓□□見傳等
之□□□□□□□□□□□□□□□□□□□□□
事所以□金人□成今日之□□□□□皇帝事上皇帝□
□□□□□□□□□□□□□令已□遂□□□統
制□不悅知此□□□□等□□□□可□□太后曰待
依統制所請太后□□與皇帝同聽□□□等又奏曰須
是立太子□太后同聽政太后曰立□□□不可正彥又
奏曰今日大計已定有死無二□太后□□□□行太后曰
今□□內□皇帝□□□□自□以□當□使幼主為
君□□□之□不□□□□□彥□□□眾曰太后不肯
從所請吾□□□□太后□□之曰不須如此□制當
各□名□□□□□□□不□□今日之□□□從
今皇太子□國家□□如何主張□社稷□史皇
□□□□□□三軍□七自早至今未□事□不決恐別
生變太后□□□□□□□太后□□□不移□□
之□□□□□□□□□□四□□不傳等□□皇帝

如道君之事淵聖以一經物議覆轍可鑒一日辭位之後
識者寒心太后反歸君奧有三可懼者一時
紹中翰苑以禁止其事恐以如此則來則
降詔遜位別第出皆曰宜遂下詔并改元天下祈祐太
后垂簾聽政以宗社爲重俾二聖歸皇東京乃大赦天下上徽號
曰宣仁聖烈皇后以應天順人監國以宗社爲重命朝廷
是引漢唐故事太后勉之明日遂以黃麾仗迎入禁中所求
不辭乃止以興復大勳付于宗廟社稷傳以天下之政
年號勝非以爲不可太后知之乃下詔曰自建炎元年然
不欲恐別生他事當以靖康二年五月一日改爲明受元
元年勝非以此修札來請曰今一既之言是何以從召除
之○以帝傳位太子遂命太后垂簾聽政並不得具進曾贍書子
勅前右文殿修撰曾傳言先是張邦昌之亂也又內侍有某洪適
昔爲張邦昌曾奉表稱臣至是錄外○降詔改元○上還春正
宮百官朝謁于宮庭召呂頤浩爲行在○以張浚知樞密
尚書知張俊以命萬俊取傳首之處斬○除諫議大夫鄭
瑴爲御史中丞鄭瑴言朝廷奉祭行事多出於統制官
與衰亦可知也望賜戒勅期望一二三大臣共以公心
維持綱紀熙以和請于朝廷更置國同休
孝宗之福也時一旦召以殺之○當時擅權者所宜
析之使宜止可代以爲紹興十二年又鄭瑴言朝所說非臣
得拜須其章上之其言鄭瑴無他見小戰○以苗傅爲武
當軍都統制使劉正彥副都統制王彥爲武成軍節度使
依前御營司都統制以書○以劉光世曰伊周之事非侍郎
張浚文夷復書時門下侍郎呂頤浩以書不順謂之指斥乘輿者

不順謂之叛臣反於從逆之罪必其子長而昏闇也
以攻便利於天下未然謂之廢立曰嗣性帝相大臣得
與之不然則謂之賊矣春秋鼎盛一旦遽位以非
光位也又以大臣不敢自宋所以宗社爲念者此所以異於
秀入以與皇不敢自專則自處以稽古而行公之所
非延朕之三逆俱書然其儀供至都皇自以以爲當
臣所不能堪而勝非爲人師秀資政殿大學士知州安置乃
政府以此二說也○苗傅劉正彥謂朝廷欲分兵入備禦
后私詔御營都統制劉光世爲太傅○張浚不受尚書之命移
言不當分兵後兵乘進○遷輔白勝非曰主上受淵聖詔
以資分兵與俊御史中丞鄭瑴正言呂頤浩知江陵
分兵馬大元帥淵聖皇帝太母垂簾聽政大
元帥征伐于外故爲得策召百官東省聽言請上書是
今弟天下兵馬大元帥康王嗣皇帝大位太母監國上
屬讚管皇帝承正統天位已二年矣一旦遽而爲太
上皇以太上嗣位太后垂簾同聽政出舍於理
朝翊今以上皇之尊降爲大元帥則宮禁而服紫
給而御樸如設鄉郭內外百官可以稱皆前日所臣事
者也今日欲比前事之於古無取法行之於
今實逆天背祥降令上爲皇太子是二十日內降二天子
矣自古未之有也○詔通問睿聖皇帝以太上皇聽
國之大事稱之古爲有法制之今爲得宜詔上尊號曰太
上睿聖仁孝皇帝風付天下兵馬詔嗣君依舊皇帝○
呂頤浩發江寧張浚張俊劉光世韓世忠諸軍會平江以用陽光
世自鎮江來會張俊自海道會于近勤王之師五萬

江□□究懷勤王師乃幾於州縣保伍良民潰散□門集司
道□十八事□宣□□志收□□不行[illegible]奏
請上親筆制以緩外[illegible]所以[illegible]以
且有[illegible]退外[illegible]不□國事□用[illegible]信自古
發[illegible]貴敢□與外事傳[illegible]有事
作[illegible]以□時□來[illegible]謝而出
○呂頤浩[illegible]韓世忠[illegible]周祀上
書言[illegible]傅劉正彥[illegible]以天步多
艱宜□防□之計[illegible]皇帝[illegible]尊位[illegible]從○
四月初一[illegible]大位於
右揆詔百官[illegible]中太后再降詔復
辟因上表[illegible]百官三
請上[illegible]上馬百官[illegible]以入[illegible]太后以前
殿垂簾[illegible]起居詔上太后尊號[illegible]皇太后嗣子立
為皇太子令有司擇日備禮冊命施行○□日以傅為淮
西路制置使劉正彥副之○以張浚知樞密院事以傅正
彥為[illegible]
從之○勤王兵至傅[illegible]韓世忠[illegible]
劉敗傅正彥[illegible]城門外○
傳正彥引兵[illegible]追
之至浦城獲劉正彥[illegible]
誅之○呂頤浩劉光世張俊韓世忠張浚[illegible]入城
頤浩等入見上[illegible]七騎
平苗劉□詔加韓世忠劉光世張俊等[illegible]御
殺[illegible]江言[illegible]
于市[illegible]

之亂也○大赦[illegible]
有與元豐不同者[illegible]尚書左
右僕射並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中書侍郎並改為參知政
事○朱勝非[illegible]以呂頤浩[illegible]右僕射
上知建康府改江寧府為建康[illegible]鎮江[illegible]張
浚[illegible]家○
皇子[illegible]太子[illegible]○金人以我
叛臣[illegible]東平府[illegible]取山東地惟
[illegible]首明
大義[illegible]知
順[illegible]官○五月以張浚為川陜宣撫處置
使以[illegible]時建[illegible]不可而有
其除○上以張浚[illegible]使宣[illegible]中書
錫使金[illegible]通問使上[illegible]用正朔比於藩
臣七月杜時亮使金[illegible]之有國家
於危亡者不過守與奔而已今以守則無人以奔則無地
[illegible]閤下之見哀而赦已故前者連奉書
願削[illegible]天地之間[illegible]大金之國而尊無二上亦何
必勞師[illegible]而後為快哉○[illegible]至
永安軍[illegible]○置江州路安撫制置使○六月淫雨
上以陰雨不止下[illegible]下詔求言○罷王
安石配享○罷[illegible]忠義[illegible]
罷司諫○以[illegible]為右正言○金人陷磁州守將[illegible]降
又陷單州又陷興仁府又陷[illegible]又陷沂
州○上以韓世忠[illegible]之功加[illegible]節度○王[illegible]
白[illegible]侍御史知[illegible]州○中丞張守亦以[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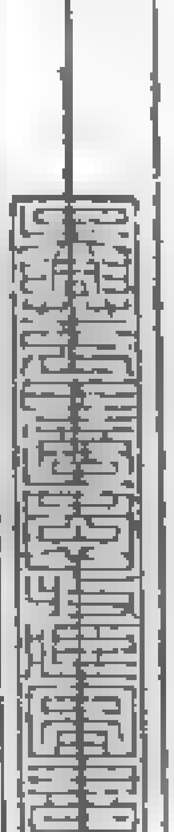
御[illegible]張浚不宜西行[illegible]禮部侍郎○右中自司[illegible]
奏曰朝廷今日綱論大臣移一官且明日[illegible]大臣至三一
責臣[illegible]後日大臣行事有失誰敢言者願陛下以言責之[illegible]
[illegible]自謂置身無過之地知或不然斷之[illegible]○詔
[illegible]自守近比之世以讀[illegible]行從進以制官[illegible]
[illegible]之以[illegible]參知政事[illegible]
[illegible]勿[illegible]後省[illegible]諫[illegible]東[illegible]
[illegible]至是召入見[illegible]除[illegible]刪[illegible]
[illegible]奏對大[illegible]上以其事付後省[illegible]堂曰有[illegible]
[illegible]不理[illegible]以後[illegible]付大理[illegible]
[illegible]不足○[illegible]使[illegible]
○[illegible]皇太后[illegible]局○以[illegible]
閏八月[illegible]
[illegible]防淮[illegible]○以[illegible]為[illegible]
年命充兼江淮宣撫[illegible]建康
上以三[illegible]月如建康是月九月
上發建康守杭州[illegible]○六月丙午朔日有
食之[illegible]
[illegible]之書此乃[illegible]
[illegible]斷而行之[illegible]
[illegible]不然則今[illegible]東[illegible]不能
[illegible]則執[illegible]於[illegible]
[illegible]加於異意[illegible]
[illegible]之所[illegible]無可成之理○張[illegible]
[illegible]知泗州[illegible]以知州事[illegible]
[illegible]入[illegible]金[illegible]求[illegible]

[illegible]以趙鼎為御史中丞○冬十月[illegible]
守臣陳邦光[illegible]降之
[illegible]
[illegible]自[illegible]江東[illegible]
和州無為軍[illegible]又[illegible]江西[illegible]金人犯[illegible]
[illegible]劉[illegible]撫州[illegible]
[illegible]建康[illegible]
之[illegible]又[illegible]
[illegible]見殺[illegible]金人犯建昌軍[illegible]
之○十一月增印四川[illegible]隆祐皇太后[illegible]
[illegible]加知政事[illegible]
[illegible]以[illegible]犯金州[illegible]
張浚至秦州置司節制五路○盜[illegible]四至[illegible]○
上自明州航海[illegible]各[illegible]上曰
士大夫[illegible]知義理豈可不[illegible]如此則[illegible]至[illegible]
[illegible]郎官已下或留或從[illegible]○金人[illegible]
[illegible]州○張[illegible]明州
四年春正月[illegible]台州[illegible]明州
[illegible]
其[illegible]以船[illegible]
引大船[illegible]陝州李彥[illegible]
[illegible]及城陷[illegible]五十一
人皆[illegible]死[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州[illegible]
[illegible]州[illegible]二日[illegible]

徂八市東京守臣上官悟遇害自是四京皆陷於金
上舟次台州松門寨呂頤浩奏駐蹕之所上曰會稽可暫駐
呂頤浩曰荊湖宜駐浙右餘寇入蜀近京尹曰江浙若失
入蜀然而失之據江表而徐圖關陝之事則兩得之決擇
取舍不可不審上以為然○兀术掠杭州北還秀州平之○兀
术自越州趣平江復還杭州縱火焚掠以舟載不可去遂自
遂由秀州平江取常州路以還臨安州守臣趙士鑑死之○
平江宣撫使周望及守臣湯東野皆遁金人城縱火人
焚掠死者甚衆又分兵攻陳思恭起潤○二月金人犯吳
縣統制陳思恭以舟師邀之太湖敗之金人度兀术○以
兵部尚書張浚爲宣撫處置使入衛至衛遂退而還之命
皇后等奉隆祐皇太后于虔州○大赦
夏四月上次明州○韓世忠邀兀术於鎮江之焦山寺以邀
其歸兀术遣人約日會戰世忠許之○初世忠觀形勢無如
金山龍王廟者曰敵必登此覘我虛實乃遣兵百人伏廟中又伏兵
百岸上約聞江中鼓聲岸兵先入廟兵繼出果有
五騎趨龍王廟廟中伏兵喜先鼓而出僅得
其二有一人紅袍玉帶既墜復跳馳而脫詰二人者即兀
术也既而戰數十合世忠妻梁氏親執桴鼓又獲兀术之婿龍虎
大王者兀术乞盡歸所掠假道不許復益以名
中益以名馬又不從時撻辣在濰州遣孛堇太一趨淮
東以爲兀术聲援兀术與世忠相持於黃天蕩世忠以
海艦進泊金山下將戰世忠預命工鍛鐵相連爲長綆貫
一大鉤以授士之驍健者平旦敵舟噪而前世忠分海
舟爲兩道出其背每縋一綆則曳一舟而入兀术窮蹙不得濟
兀术乃求假道甚恭世忠曰但還我兩宮復我疆土則可以
全也兀术欲自建康謀北歸或教以於蘆場地鑿大渠二十
餘里上接江口在世忠之上一夜渠成次早出船至江者
趙建康世忠絕擊敗之兀术竟不得濟乃揭榜募人獻所以
破海舟之策有閩人王某者教其舟中載土以平板鋪之穴
船板以棹槳俟風息則出江有風則勿出海舟無風不能動以火
箭射其篛篷則不攻自破矣兀术從之世忠軍亂焚溺死者甚衆世忠與
餘軍走至江口五月金人自六合渡江
化而去兀术既屯六合輜重自瓜步口渡江北歸
絕其糧兵以所部擊敗之兀术自六合趣真州至大
里岡湖又大敗之兀术既屯六合遂自河北歸
趙立在楚州屢敗金人兀术不得進兀术患之撫楚
州不從會兵攻楚州翌日雁鈍之約屢復屯仲邀擊至揚
州與金人戰仲敗走不至廟東其下支揚州仲閉
門不納乃與劉光世遣人犯
之勝遣古仲敗奔揚州○劉光世奏人犯
州刑曰門州北歸韓世忠敗之於大儀鎮五月以
刑尹充宣撫使劉光世收東西諸路兵書行府置使
荊郎○范宗尹爲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
機使○詔以翰林學士侍從時政記○七月復京
兆皇天○三省○減江東路招置安撫大使於鄂州江
浙地置司○六月復命宰臣兼提舉御營司○省
官員守令巳上入奏○罷許收使○秋七月復郭
昌府諸帥復鄭州○呂頤浩爲建康大帥○八月隆祐太
后至自虔州○九月至越州○罷鎮撫使○冊
陽州郡省敗之八以劉光世爲浙西安撫大使兼
劉光世入詣朝廷合奏命劉光世往援趙立於海州
以兵至淮河會不得進自中遣兵至揚州與戰敗績死
楚州畏勇驍敢不救刑立戰死城陷而受衆與兵都死

[illegible]城陷[illegible]復求[illegible]自京
西令宗[illegible]合[illegible]
[illegible]以[illegible]淮[illegible]出[illegible]
[illegible]得[illegible]
[illegible]乃[illegible]使[illegible]
經略使[illegible]以[illegible]七萬[illegible]
為統制[illegible]
其[illegible]可乘[illegible]不[illegible]行至[illegible]
[illegible]以利動[illegible]不利[illegible]見其可[illegible]
高[illegible]使[illegible]可[illegible]曰[illegible]
有騎不得[illegible]何用[illegible]
[illegible]曰[illegible]
行進[illegible]將[illegible]
分命[illegible]不意[illegible]
[illegible]軍見[illegible]軍[illegible]退[illegible]
冬十月[illegible]至[illegible]州[illegible]等[illegible]國[illegible]事[illegible]當任
其[illegible]言[illegible]先[illegible]命[illegible]不伏且
自言有[illegible]功[illegible]親[illegible]以[illegible]下軍[illegible]為之
[illegible]以[illegible]軍[illegible]命[illegible]自今[illegible]
[illegible]諸路[illegible]兵已[illegible]州[illegible]
[illegible]經略使或言[illegible]子[illegible]令[illegible]
將[illegible]統領[illegible]
遂以環州[illegible]入
[illegible]司[illegible]將[illegible]
[illegible]諸[illegible]州[illegible]
[illegible]不通[illegible]將[illegible]近[illegible]

[illegible]乃各[illegible]軍[illegible]復[illegible]自
[illegible]大散關[illegible]東[illegible]謂[illegible]以保
[illegible]賊不[illegible]我[illegible]
[illegible]乃服[illegible]經略
[illegible]路兵[illegible]收[illegible]
[illegible]可[illegible]之[illegible]而[illegible]
下可復[illegible]不能不[illegible]
[illegible]行[illegible]入[illegible]以[illegible]
[illegible]家[illegible]自[illegible]
[illegible]人之[illegible]家[illegible]
[illegible]故人皆知其非[illegible]也[illegible]來也朝士多[illegible]
之[illegible]言如欲[illegible]
下[illegible]和凡[illegible]上致書[illegible]
[illegible]以來好[illegible]輔[illegible]曰[illegible]可用[illegible]之[illegible]不[illegible]
[illegible]二帝母后[illegible]又得[illegible]以[illegible]尚書
○十二月，定四川[illegible]金[illegible]帝[illegible]
[illegible]大府都大名府[illegible]東[illegible]以[illegible]為[illegible]書[illegible]
[illegible]相[illegible]張[illegible]為左[illegible]北京留守[illegible]知
[illegible]府[illegible]自以[illegible]東[illegible]
[illegible]又[illegible]二[illegible]
[illegible]以[illegible]子為[illegible]年升一等
[illegible]則試以[illegible]合[illegible]官○[illegible]殺之



紹興元年春正月上在越州升越州為紹興府○大赦改元○
復制科○以[illegible]江淮六七州建言數事中外患之以頤
浩為江淮招討使討之○分荊湖為東西路○錄趙普後
封安定郡王○二[illegible]
○置秘書省[illegible]○三月[illegible]民[illegible]開田
○張浚復[illegible]州臨江軍[illegible]之後江州[illegible]
浚[illegible]山之號○[illegible]行[illegible]金人已破福
建[illegible]以張浚為四川制置使
參[illegible]不得
海[illegible]因[illegible]成州[illegible]而知[illegible]以城[illegible]歸於是
盡失陝西地但餘[illegible]成岷階洮五郡及鳳翔府之和尚原
隴州之方山原而已○[illegible]以王[illegible]知興元府○張榮
破金人於泰州水寨以榮知泰州○夏四月隆祐皇太后孟
氏崩○曲端為王庶所譖吳玠亦[illegible]之[illegible]兩端詩反四
字于手心因請浚召[illegible]以示浚浚素知端然不可並立且
方倚玠為用[illegible]等知之[illegible]言端嘗作詩[illegible]指斥乘輿
之意曰不向關中興事業却來江上泛漁舟此其罪也浚
乃送端恭州獄有武臣康隨者[illegible]鳳翔[illegible]以事忤端端鞭
其背[illegible]切齒恨浚以隨提點夔州路刑獄端聞之曰吾其
死矣呼天者數聲端有馬[illegible]鐵象[illegible]連呼
鐵象可惜者又數聲[illegible]糊其口
燎之以火端渴求飲[illegible]死[illegible]大夫[illegible]不惜之軍民亦皆悵恨
○五月[illegible]大敗[illegible]和尚原○[illegible]○收復
[illegible]○六月[illegible]○[illegible]孟氏[illegible]會稽[illegible]

七月罷范宗尹○侍御史沈與求言宗尹罪狀二十遂
罷宗尹奉祠○詔江東西路依舊以昇洪為帥府○八月以
秦檜為右僕射
范宗尹既免相位久虛檜揚言曰我有二策可以聳動
天下或問何以不言檜曰今無相不可行也語聞乃有
是命
九月癸亥大饗明堂[illegible]奉太祖太宗配○錄元祐黨
人[illegible]二十人[illegible]○以呂頤浩為
左僕射頤浩[illegible]然後可以禦外侮今李
成[illegible]破李允文[illegible]江淮[illegible]琪
[illegible]非久必[illegible]關中之[illegible]不一又孔彥舟據
[illegible]在湖南江西之間而[illegible]
[illegible]英[illegible]等然關中之冠最急[illegible]
之冠次之[illegible]中去行在不遠[illegible]殘破[illegible]速
剿除[illegible]○命[illegible]○冬十
月詔[illegible]舍人[illegible]營建康為
固守計○吳玠大敗[illegible]于和尚原○[illegible]法○范汝為
[illegible]命[illegible]為福建等路宣撫使[illegible]韓世忠副之大軍
至汝為[illegible]入[illegible]建州城[illegible]明年
正月世忠至福州[illegible]曰建城百姓多[illegible]下
建州民得全活汝為[illegible]○偽齊[illegible]守臣
[illegible]敗之[illegible]又[illegible]
戰却之[illegible]泰州張[illegible]州[illegible]以[illegible]州[illegible]○辭
[illegible]以海州[illegible]○十一月詔[illegible]官○行營[illegible]田民
兵法○十二月初除[illegible]為[illegible]○[illegible]日[illegible]州
衛[illegible]泉州[illegible]○[illegible]○詔

恤張昇純家○又賞從潰復分左右○劉光世守鎮江以
金銀銅爲三色泉貝文曰招納信寶[illegible]人則益錢而遣
之未幾遂至得數千衆皆給良馬利器用之如前人[illegible]
赤心[illegible]兵[illegible]宗弼[illegible]其用○是歲交趾李乾德死子陽煥

壬子紹興二年正月己[illegible]在紹興乃詔侍制以上舉人才不
拘已仕未仕各舉一人○上如臨安乃詔[illegible]事功勿
遷○二月[illegible]府[illegible]○以李綱爲湖廣宣撫使○
詔[illegible]監司[illegible]金人陷[illegible]久[illegible]至是復之
○董旼以[illegible]二州叛降爲[illegible]○金人陷慶陽府[illegible]揚可
昇降之○[illegible]劉豫復光州○三月罷發運司○虔
海李敦仁[illegible]四州[illegible]是平○[illegible]道用[illegible]
州岳飛擊敗之降[illegible]○[illegible]進[illegible]以
其衆附孔彥舟○[illegible]遣[illegible]江州李綱討降之○劉[illegible]
白面山韓世忠擊敗之○[illegible]退
保子城城外[illegible]之
而去○封李[illegible]郡王○[illegible]州[illegible]
政敗之[illegible]山[illegible]○[illegible]降偽齊○[illegible]人
賜張九成二百五十餘人[illegible]
二十人[illegible]
知政事○太平州[illegible]論二[illegible]
事[illegible]淮[illegible]
開府鎮江[illegible]
王[illegible]一萬三千[illegible]四萬又[illegible]一萬二千
[illegible]不下[illegible]等軍亦二
萬合[illegible]兵十六七萬[illegible]北向以復中原[illegible]

淵等以[illegible]州[illegible]延[illegible]劉光世討平之於是[illegible]
疾不進聽命也[illegible]管[illegible]事召[illegible]還○閏月詔臣
言[illegible]外[illegible]臨司[illegible]通判[illegible]自[illegible]
官尚書郎以上及[illegible]編修官外[illegible]監丞以下[illegible]令吏
部[illegible]○五月[illegible]○上嘗謂輔臣曰人
主[illegible]不可[illegible]而留之
[illegible]也○置修政局以秦檜[illegible]○是秋
因[illegible]見以言者請修政[illegible]矣人心致天變
罷之○詔內外官[illegible]○上欲[illegible]給事中程瑀
言[illegible]可[illegible]可復也乃
詔[illegible]前命○[illegible]以上日
輪一人[illegible]○六月[illegible]韓黃鎮撫
孔彥舟[illegible]降偽齊○詔川陝合[illegible]司[illegible]試
○復[illegible]官田○參知政事翟汝文罷○秋七月胡安國入對遂
進言曰臣聞保國必先定計定計必先定都建都擇地必
先設險分土必先遵制制國以守必先恤民夫國之有斯
民猶人之有元氣不可不恤也除亂賊選縣令輕賦斂更
弊法省官吏皆恤民之事也而行此有道必先立政立政
有經必先核實核實者是非毀譽各不亂實此致理之大
要也是非核實而後賞罰當賞罰當而後號令行人心順
從惟上所命以守則固以戰則勝以攻則服天下定矣然
欲致此顧人主志向何如向日志未立所以
決事也[illegible]所以制敵也[illegible]所以用人也賞罰所以明
德也[illegible]帝王之能事[illegible]以[illegible]而已十有五
篇[illegible]行[illegible]安國給事中仍命兼侍讀[illegible]○
起[illegible]王[illegible]見上曰[illegible]中國之人[illegible]

軍伏以圖中興臣時心服其言又自請使偽齊以謝數月公
從勸天下令為楫施設臣見頗然下以臣所言明備而行
於以鼈慨之乃出居正知婺州○詔呂頤浩赴都堂治事
○修工謙之以孟庾權同都督諸軍○張熙鈐轄司言江
池設防遂渉大江之滸既渡還一州并五鈐轄許之○詔
自今守臣除代非引對○八月同詔以大臣言大江之南
上自荊鄂下至潤州其之間要緊處七處上流最要者
三荊南之公安石首岳之北池中流最要者二鄂之武昌
太平之采石下流最緊者建康之宣化鎮江之瓜洲之也
宜擇官兵修器械宜兩將分定百里專令巡尉守之詔以
付江守節○訊為軍守臣王彥校言建康古都乃用武
之地欲保東南必以大江為之捍蔽以淮甸為之藩
籬又必措置兵食以護民畜然大江以南淮甸形勢決欲
從蒐非戰艦不可入江以北為隄岸遂欲還長驅非戰車
不可奇盧孫和良嘗言焉欲措置軍食非屯田不可詔彥
以氣下其措置○置公海制置司於浙西以仇念領之呂
頤浩言舟所自海道來者有二一自海北岸來至明之定海
一自海南岸來至秀之海鹽爲一有警逐不相及乞仇念
領官浙西別命人管浙東上從之○初仇念罷○黃龜年
勸檜專主和議沮北國家恢復遠圖且植黨專權漸不可
長檜上章辭位舉落職初檜嘗上二策大略欲以河北人
還金虜中原人還劉豫上怒曰檜言南人歸南北人歸北
朕北人將安歸檜既免上乃諭朝廷終不復用仍榜朝堂
於是給事中程瑀侍御史江躋右司諫吳表臣起居舍人
張壽並以檜黨罷六月出四日上憂之九月我求言○
王綸白北國王見入見上嘉其奏論言庶中去使自久守

方之任遂命其了所復添差福建路轉運判官乃命浚數
甫充秦表請附便爲知縉副之○以以勝非爲右僕射○
寘八部監門○以御史除官○又劉子羽為川陝東路安
撫使置司閬州○以吳玠為川陝等宣撫處置副使復用
文臣為都承旨張浚以閒所言以新集之軍出乃朱之
實參謀論輔以劉子羽為上賓任自閉為都運使開善理
財為參贊議為方用兵調度百出而民不加賦吳玠為
大將守鳳翔稍率戰敵勝先見其可以識速甚則下無不
聲之此又不受承制信斗之心其腹心張浚等降虜
端與知之後人嘗論死而後遺民閒說咸信附因目家
於是全蜀按堵且以牽制東南江淮亦賴以安會有言
浚殺趙哲曲端為無辜而任劉子羽與吳玠輩為非朝廷
疑之遣王似副浚浚聞之以本求解兵柄且追逐略曰臣
與知王似平生最詳欲往覓遂為民不撫以之所長至於
陰取將帥裁處機事若為自請以圖事功後害之除恐未
可使一也臣又伏思陛下之意欲委似以撫綏未附之人臣
竊惟天下之患端在金虜擁未退勝雖者不已向暇撫援
又況以任擇愛日當為措置使行欲諸路皆不奉從如諸
由今之道昔者有違際今又安能使之使來手二也臣於
川陝外而子羽吳玠之從浚以來之地與敵爲讎內
而諸將居日之所以事以待從爲已者可破靈之
功各望陛下天日照明遂加任使今事將就緒一旦以無
功侍從暨使副任人情謂何三也臣前為夔州知興元府
兼節制軍事與吳玠各有論列浚後以劉子羽代之
今似為副使必不安職四也臣最賢微獨荷陛下知遇
經大事兼詳備又凡所委任莫非親付以未當得其人

之素有此除擢忿曰此臣之過失日聞於陛下之前久矣
也然黃文示以所陳事理上干國家臣非不知今期而日
自爲此計者劉子羽張浚程唐吳玠王彥之徒必自引
去而似之才能獨從紀至敗事臣雖多亦無以塞責於事
之利害又有己功者伏見蜀之士夫及流寓侍從官以下
貽書至臣以劉廷此事件以自收所爲言設我爲陛下
國家計乃自爲家萬及一身計者也實不知將士所以持
僞從下數至十五餘萬設於臣何有哉特以上念祖宗積
德之厚次戴陛下恭行之仁各欲奮力以求平定今若授
我自固能保其不離散而爲用乎此特其一耳而況虜寇爲
不道必欲保我移所除我民人而我乃委棄困終
必爲虜所滅爲此說者盍不思之其也臣所與劉子羽吳
玠王彥等日夜治兵以保蜀貽備爲其一蓋欲張大聲勢
使虜知我必與爲敵不敢輕易而行其一亦欲藩蔽將士
講明戰陣爲陛下興大利除大害秦漢事業以恢中原而
或者區區獨爲自營遂起此紛紛相先朋黨未投從權任臣
去就利害甚輕而國家之計恐有未伏望陛下詳之於
心斷之於己以安天下臣之此言天日鬼神實所照知伏
望陛下留臣章疏于中恐人臣不安其職求爲進退益煩
聖慮○冬十月置飲州馬監○置九路都轉運江浙荆湖
閣置司湖州秦罷之進官如濕州郡○錄孔氏後以
孔端朝爲秘書省正字○十一月沈與求罷○上諭輔臣
曰朕觀周宣王復東萬備盟撫北方以後占一篇可見若
漢世祖起南陽初與尋邑之戰以少擊衆大敗昆陽其下
如鄧寇宗雖不足追凡用郭子儀李光弼以復王室所謂
中興之治無有不用兵者朕前此與田世宗爲至於復治時

禁其四更不敢可得從細民保將伍以爲萬
全○勘公據遇廷命李綱等收捕之以制人心胡家未
息明索訪徽宣二州諸縣又令以日令諸縣知縣實負責待
令民之射則縣令之避於民者以之必負收錢公小寂
法之人必須舊事如山林下往時以出退以間平反
投入湖頹附從事征書本職收行之此非尋常
遣使之比也○十二月禁貶全○李綱罷職李綱言荆湖之
地自晉號爲用武之國今朝廷保有東南制御此北當於
鼎澧荆鄂皆宿重兵使與四川襄漢相接乃有恢復中原
之漸不及行而罷○以真定宗爲安撫制置副使召張
浚劉子羽歸朝以盧法原代之以後爲宣撫使自揀擇○詔諸
路教習蕃軍○虜犯僞處置使相規秦屯田事請以兵爲農因農
寇竹部焚之○陷汝州○虜將李成在雲山使嚴爲兵衆五路
敗之與僞齊劉豫入寇陷鄧州○僞將李成寇汴州以月
是日大風拔木人人殞以爲凶以安之○金寇教
揚州以亡是歲寇還入京
癸丑紹興三年正月上在臨安時行宮又朝以數日見
群臣皆政事則謂之後殿御則謂之內殿雙日
講讀則謂之講殿河北鎮撫使翟琮入西京僞留守
孟邦雄以歸○罷總領財賦官○詔鼎州○修奉諸陵○
二月置營州買馬司○金嚴自鳳翔長安會言東大
其將用商于出漢陰自取金州鎮撫使王彥以二千人迎
敵敗走歸退保石泉縣金人遂入金州知興元府劉子羽
聞金州已守即率兵守饒風嶺且報宣撫使劉子羽召吳玠一
日遂馳三百里至饒風則虜已至關而隘道不能前募死士
由饒風之左間道據其後而上乘祖溪關繞出饒後金人遂

[illegible]人間道[illegible]二京路[illegible]統三百坊
[illegible]二京縣與子[illegible]統制[illegible]後又以五千人至
於[illegible]乃因[illegible]壽山[illegible]所得
殺馬而食自壽春殺兩河[illegible]遣人齎書招子
羽及[illegible]子羽斬之而織其　問[illegible]國[illegible]謂
劉益也子羽與[illegible]已
去審其後軍敗之○以[illegible]參[illegible]究
事○詔守臣[illegible]五事來上○知
[illegible]州[illegible]老[illegible]有覺[illegible]
合歸之有司[illegible]進納[illegible]降一官罷之○三月癸
[illegible]吏法[illegible]令[illegible]○以[illegible]
忠爲[illegible]宣撫使四州[illegible]使金乃
詔解元以二千人戍池州[illegible]江[illegible]請移屯饒
江○復兩浙監司命[illegible]淮西[illegible]○夏四月朱
勝非以[illegible]選入[illegible]使上納之
以規知池州○以劉光世爲[illegible]使池州[illegible]司時光
世與世忠[illegible]戍[illegible]江[illegible]入池州賊[illegible]
光世[illegible]之[illegible]言[illegible]光世[illegible]
上詔光世移司[illegible]遣使和解仍[illegible]漢寇[illegible]
事戒之○偽齊[illegible]制[illegible]死之○王彥[illegible]州
之敗[illegible]○[illegible]
肆赦立[illegible]子[illegible]爲大子[illegible]大聖天王[illegible]
石[illegible]
制置使○錄[illegible]後○五月[illegible]○
以[illegible]允本[illegible]
武科[illegible]今國[illegible]○[illegible]州吳璘以[illegible]小

[illegible]八[illegible]月[illegible]學士[illegible]詞
科[illegible]以[illegible]○大學
詔[illegible]言[illegible]以行之公則人樂而從之
行之重則人[illegible]小事論之近時監司守臣獻
議[illegible]則行之[illegible]及[illegible]遠之臣也
[illegible]事[illegible]入[illegible]矣[illegible]若
於院官[illegible]之官也推
[illegible]列
肆公行[illegible]之家也小事如
此推[illegible]言之[illegible]多而[illegible]可知矣[illegible]上嘉納之
○錄[illegible]右僕射○庚[illegible]雨○八月上
以兩[illegible]詔中外[illegible]言無隱○置史館○命
監司條上五事[illegible]便民或邊防五事如守臣例○九月吳
州大水詔[illegible]民[illegible]之[illegible]○呂頤浩罷○[illegible]○吳
勝[illegible]偽齊兵于黃[illegible]○以呂祉知建康府○詔[illegible]復
[illegible]前[illegible]事○以[illegible]爲江西[illegible]大使○詔[illegible]
[illegible]事仍命[illegible]○諸[illegible]分[illegible]路[illegible]分至是
知[illegible]江東淮南路劉光世[illegible]淮東路韓世忠
領之荊南[illegible]路[illegible]州
岳飛領之利州路吳玠領之明州[illegible]制置[illegible]
之○冬十[illegible]詔[illegible]成[illegible]令臺
諫察其[illegible]而劾之○[illegible]○
十一月[illegible]遂不
復除○[illegible]○[illegible]○御史[illegible]問
[illegible]何所憚
[illegible]不可[illegible]自今[illegible]除不得[illegible]有陳請更改○元

川陝分四都守

王似宣撫川陝

補密學士舟以澤人討秩令以從以下各與三人○十二
月韓肖胄[illegible]使來請還[illegible]舟之[illegible]小民[illegible]
者且欲畫江以益劉豫侍御史常同言此振國威則和戰
常在我若一意議和則和戰常在彼靖康以來分為[illegible]
可為鑒戒上因從容語武備[illegible]今[illegible]兵已二十萬有能同
曰未聞二十萬兵而畏人者也○復將作軍器監呂○金
人陷和尚原○宣撫司分川陝之地責守於諸將自秦鳳
至洋州以制置吳玠主之[illegible]以金房[illegible]達以鎮撫
王彥主之屯通川以熊[illegible]以統制劉錡主之屯巴西
洮岷至階成命[illegible]統制[illegible]主之屯武階
(甲寅)紹興四年正月上在臨安○韓肖胄充奉表通問使請
還兩宮及河南地○韓肖胄與和[illegible]不合力求罷○
以本職知溫州○責[illegible]仙人關[illegible]之○關師古深
入賊境[illegible]大敗師古[illegible]大[illegible]
身降賊[illegible]念其下忠義不從師古以劉豫[illegible]之師既併
其衆所欲[illegible]以精銳[illegible]自此遂失洮岷之地識有階成而
尋復秦鳳隴州○二月張浚入見遂赴樞密院治事○詔
州[illegible]吳仲[illegible]訟浚[illegible]大失地之
罪小使[illegible]罪去誰可[illegible]入不報○臺臣[illegible]
同列劾浚遂落職[illegible]復交論浚[illegible]不臣之罪大[illegible]
詔浚福州居住○王似[illegible]川陝宣撫使[illegible]之○夏
四月[illegible]以吳玠為副使○呂頤浩[illegible]同安置論子羽
[illegible]張浚遇[illegible]子羽助成之[illegible]安置[illegible]
兩鎮之節以贖子羽之罪[illegible]
○五月岳飛復襄陽等州○[illegible]言者論以中
書[illegible]歸六曹[illegible]一百[illegible]事歸[illegible]

六月復川陝類試○詔[illegible]兼[illegible]○秋七月[illegible]
昌[illegible]司遣[illegible]之○[illegible]使[illegible]書又約
以淮南[illegible]軍[illegible]畫江以[illegible]劉豫[illegible]○復[illegible]
[illegible]八月[illegible]入對[illegible]以[illegible]大典[illegible]
[illegible]以[illegible]知
[illegible]院[illegible]諸軍[illegible]言陛下建炎中
[illegible]張浚出使川陝[illegible]日之功陛
下有山河之[illegible]相[illegible]無二而[illegible]以被[illegible]
遂夫[illegible]如[illegible]大抵專
黜陟之典[illegible]御之[illegible]可以苟
求[illegible]不如[illegible]使生[illegible]時蜀士[illegible]人詣闕訟
之以無為有何以[illegible]事者毋以
浚為戒且浚有[illegible]之可也人主[illegible]今乃
于至尊[illegible]行伍尺有求於浚而不得者人人投[illegible]及
其[illegible]指為[illegible]功[illegible]此重
責去朝廷[illegible]紛紛於聰明之下矣伏望
[illegible]臣[illegible]忠[illegible]四[illegible]下[illegible]之憂○魏
良臣為奉表通問使[illegible]世忠奏[illegible]
復上謂大臣[illegible]貴[illegible]仍先開諭
二聖在遠當[illegible]使[illegible]十二月魏良臣使還[illegible]以[illegible]
事[illegible]臣謂[illegible]有[illegible]大[illegible]建州以[illegible]
爾家為小國[illegible]千萬[illegible]福建
史[illegible]言[illegible]以[illegible]
提刑[illegible]上疏[illegible]王[illegible]襄陽[illegible]
隨[illegible]○九月[illegible]明堂○侍御史[illegible]
言[illegible]不[illegible]

所下六部者紀綱[illegible]然以望新詔三省樞密院除[illegible]
機務與事外常切遵守得與從之○朱勝非請所在存恤
勝從之○以趙鼎[illegible]○偽齊遣人詣[illegible]
而[illegible]以[illegible]劉光世以應
豫遣其子麟[illegible]將[illegible]入[illegible]以攻滁
[illegible]是攻承楚州[illegible]承州退保鎮
江[illegible]○冬十月[illegible]江乃以淮
東為浙西江東宣撫使以[illegible]
大儀鎮[illegible]將[illegible]天長[illegible]
口[illegible]人又[illegible]成閔[illegible]于承州一日凡十
三戰[illegible]勇進[illegible]壽春[illegible]遂復[illegible]
豐○十一月[illegible]○[illegible]城○以
張浚[illegible]力[illegible]無[illegible]心[illegible]力[illegible]
東南上思其言[illegible]渡江入淮以窺荊襄
兵之在淮東者從之命張浚視師江上浚[illegible]臨江[illegible]
世忠劉光世[illegible]勇氣百倍○王
[illegible]于滁州○[illegible]求援[illegible]飛[illegible]援[illegible]
[illegible]于廬州又[illegible]宣撫司[illegible]復南壽春府○
[illegible]官 十一月[illegible]奏以為胡滅之勢○
[illegible]州[illegible]於竹[illegible]
遣[illegible]戰世忠[illegible]元帥[illegible]約戰[illegible]
不[illegible]以奏[illegible]旨[illegible]為世忠所[illegible]入[illegible]
報道不通[illegible]而食[illegible]
[illegible]東道[illegible]

[illegible]
乙卯 紹興[illegible]○上在平江[illegible]
將[illegible]下勿謂賊馬退遁[illegible]
為未[illegible]可[illegible]以[illegible]以中
原[illegible]可[illegible]以諸將[illegible]為可
賀[illegible]以[illegible]使[illegible]以[illegible]為可貴
則中興之功可指日[illegible]淮甸荊襄
以[illegible]東[illegible]以荊襄置三大帥屯重兵以臨
之東路以[illegible]以襄陽為帥府淮東路
則以江[illegible]路財用給之淮西路則以江西路財用給之荊
襄則以湖[illegible]路財用給之[illegible]使之[illegible]食[illegible]以歲月
[illegible]成[illegible]於是[illegible]後可以議攻戰之利
[illegible]分當[illegible]大帥[illegible]淮東[illegible]當[illegible]以收復
京東京西路荊襄之帥則當[illegible]以收復[illegible]川陝
之帥則當[illegible]收復[illegible]五路此事雖若[illegible]然在
陛下[illegible]先定[illegible]以至[illegible]不[illegible]行之[illegible]無不可
成之理[illegible]方治兵之[illegible]令賞
罰[illegible]戰陣之間[illegible]決勝
臨事[illegible]又不可[illegible]以為[illegible]
在[illegible]而已[illegible]之[illegible]則[illegible]先[illegible]之所
今[illegible]於建康[illegible]引[illegible]
帶江湖[illegible]不便[illegible]建[illegible]
為[illegible]建康為下[illegible]以天下[illegible]言之也然[illegible]南
有[illegible]然後建康為可都願陛下與一二大臣
熟計[illegible]自治自[illegible]之計使[illegible]之

民知所依若益堅戴宋之心○上問宰執曰恢復之圖所宜愛日仍先求人才有人才則天下之事無不舉然用人才要在進君子退小人趙鼎曰敢不奉詔○命以八月八日合比歸附復遣王進克之虞泉濱潰淮河而北又蹤德明敗之于盱眙○以韓世忠劉光世為淮東西江東宣撫使而劉光世遣酈瓊復光州○龍數官試○二月壬居正為兵部侍郎○岳飛入見以淮西功加鎮寧崇信節度○上如臨安詔臨安守臣仍舊無帝而安便○以趙鼎張浚為左右僕射兼樞密使諸路軍馬○以岳飛為荊湖襄陽路制置○以胡世將公□以□復泰州○命張浚視師江上至鎮江召韓世忠親諭上旨使舉軍屯楚州以撼山東至建康撫淮西軍至太平州撫劉光世軍軍士無不踴躍○命近臣論奏疏○詔□□信陽軍守臣□明死之岳飛至賊退命宰執知軍就戌之○修紹興會計錄凡天下賦入之數官吏之數養兵之數出納皆見焉○以參知政事孟庾沈與求兼樞密院事○撤劉豫與□敵□□消欲犯泰川與□書諸故分道伺戰牛□□□□□耳其谷死之○罷福建鑄錢○閏二月賞燕中□□□用命去[illegible]鎮二人其後東南諸路歲鑄總制錢七百八十餘萬緡而四川不與焉○上問宰執以宋齊□□與東海春秋序傳孫沂虔□仍叢論語孟子鄭淡胡安國條實之□□頁之上□以御書賜張浚為圖畫嘉殿又御書尚書賜趙鼎曰尚書所載君臣相戒敕之意故欲共由此道以成功耳上又書車攻詩賜韓世忠曰常與將帥日觀以修政事攘夷狄○趙鼎請二帝見任人數及修副立為帥貞之法時殿前司有兵九百餘人馬步司各六百餘人而已○韓世忠移屯

鎮淮以□以[illegible]上建炎時收復以令諸州[illegible]務後[illegible]一人[illegible]始改紹興[illegible]文靖[illegible]之子[illegible]川門人以[illegible]不進者[illegible]太上皇帝于□司[illegible]部侍郎[illegible]與通問副使[illegible]往[illegible]之服良朝夕哭愴人義[illegible]之而弗明[illegible]神主於溫州五月初[illegible]上皇太[illegible]置[illegible]○何蘚使[illegible]胡寅上疏言[illegible]宗朝[illegible]二帝[illegible]太祖宗之民乃陛下[illegible]自建炎[illegible]紹興[illegible]名[illegible]使者不[illegible]公天知[illegible]帝所在[illegible]見二帝之[illegible]文意之安[illegible]因講和而能自[illegible]見[illegible]而後通和以使歸未[illegible]而[illegible]可[illegible]大江[illegible]以失險矣[illegible]但聞去年冬使者[illegible]數月[illegible]中國[illegible]之端增吾[illegible]中國[illegible]既久而[illegible]如[illegible]

[illegible]以宋
[illegible]帝[illegible]實[illegible]不行中興可期宗社之福[illegible]
紹[illegible]臣[illegible]以爲今日[illegible]
至動[illegible]取[illegible]下[illegible]紹興[illegible]之霸[illegible]
爲之子[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如[illegible]朝廷[illegible]嗣
夫吏[illegible]曰有能[illegible]是飛[illegible]流
則入湖[illegible]之
下[illegible]將無以立國請自[illegible]湖[illegible]
[illegible]兵[illegible]以二千人降飛[illegible]
遣使[illegible]死[illegible]自湖南[illegible]
召[illegible]秋[illegible]太朝[illegible]
府○[illegible]宰[illegible]令○[illegible]
役○追[illegible]爲[illegible]光州[illegible]人[illegible]
甲午[illegible]宗故事不以[illegible]第一
○川陝[illegible]第[illegible]名[illegible]○九月[illegible]
神宗[illegible]遣[illegible]復光州○冬十月[illegible]
入見○以[illegible]爲四川制置使以李綱江西制置[illegible]以
立[illegible]北京[illegible]○[illegible]韓世忠[illegible]○論
百[illegible]○十一月令州縣[illegible]戶[illegible]閉[illegible]
[illegible]之數[illegible]
[illegible]人[illegible]始
[illegible]以[illegible]爲中書[illegible]
[illegible]選[illegible]使[illegible]權[illegible]用[illegible]
[illegible]其[illegible]而後不[illegible]

[illegible]癸丑[illegible]使[illegible]引勇入入國[illegible]日去
冬下詔[illegible]名[illegible]爲賊今[illegible]使[illegible]之於
[illegible]比[illegible]陛下[illegible]以二
[illegible]改[illegible]以[illegible]兩
[illegible]以勇爲[illegible]之[illegible]權
[illegible]勇[illegible]重
[illegible]歸[illegible]自[illegible]所
[illegible]帝[illegible]天下之
力以[illegible]何不可[illegible]理
[illegible]爲國
者必有[illegible]不可[illegible]其大義[illegible]以爲之今日
大計[illegible]明[illegible]之義用賢[illegible]政事[illegible]以[illegible]比
向更無[illegible]未可[illegible]天一[illegible]一定
[illegible]恐不能[illegible]爲[illegible]於何[illegible]之行[illegible]須[illegible]
[illegible]以此[illegible]得以[illegible]有言而自[illegible]異義
乃以[illegible]○十二月改
神武[illegible]行[illegible]○[illegible]使[illegible]請侍從官[illegible]面
[illegible]見[illegible]許[illegible]請[illegible]之○劉子羽[illegible]川
[illegible]使○[illegible]金[illegible]○[illegible]冬
[illegible]○[illegible]其在[illegible]爲[illegible]部[illegible]
[illegible]紹興八年[illegible]
復[illegible]師[illegible]韓世忠自[illegible]州以
招[illegible]爲[illegible]精[illegible]
爲後[illegible]飛[illegible]以[illegible]於[illegible]國大[illegible]○二月
罷[illegible]○[illegible]

偽齊兵于淮陽○三月初收復[illegible]以韓世忠
京東淮東宣撫處置使岳飛湖北京西宣撫副使張俊[illegible]
浙入覲[illegible]鎮撫[illegible]以大事[illegible]用之○[illegible]
入對[illegible]論中興[illegible]
戰[illegible]利害之大[illegible]
政[illegible]符令[illegible]官張[illegible]之
死之○賜功臣號○劉[illegible]○劉
光世破偽齊劉猊[illegible]○五月[illegible]
皇[illegible]邊有[illegible]以飛[illegible]
南州[illegible]詔[illegible]嚴[illegible]七月[illegible]
為[illegible]
乘[illegible]為中興根本[illegible]
之○九月[illegible]如平江[illegible]偽齊分道入寇[illegible]

立[illegible]而已[illegible]
襄[illegible]行而遣兀朮提兵黎陽以觀[illegible]州以
為[illegible]張浚駐泗州[illegible]以書戒[illegible]
又飛出曰賊豫之兵以逆犯順若不勦除何以立國平日
亦安用養兵今日之事有進擊無退保[illegible]上親書
付浚[illegible]入[illegible]略欲退師還江南為保江之計浚奏[illegible]江
則無淮南而長江之險與[illegible]共淮南之屯[illegible]以[illegible]大
江[illegible]淮南因[illegible]以為家計江南[illegible]今淮
西之[illegible]一有[illegible]
甚則入事去矣又[illegible]飛[illegible]動[illegible]何[illegible]
勿[illegible]中[illegible]不敢[illegible]
豪[illegible]何以[illegible]而還
勝負[illegible]一人渡江[illegible]

斬以徇仍[illegible]復[illegible]州○冬十月[illegible]
擒[illegible]賊將[illegible]
于前[illegible]劉猊[illegible]淮東[illegible]之兵[illegible]
還[illegible]乃從淮西[illegible]數十萬已
[illegible]以淮西[illegible]
揚[illegible]敗[illegible]
于越家坊[illegible]入[illegible]會[illegible]于[illegible]
後淮[illegible]戰[illegible]敗
[illegible]州[illegible]
力引去北[illegible]○十二
[illegible]○陳[illegible]州[illegible]
紹興七年春正月[illegible]平江[illegible]○何
[illegible]以奏

[illegible]使○[illegible]○一日[illegible]
[illegible]以[illegible]京西
宣撫使[illegible]皆已
功而飛[illegible]及飛以
列將拔起[illegible]皆不平及飛[illegible]於是
飛與[illegible]始深矣○二月[illegible]建康[illegible]以行[illegible]
疏論[illegible]成功[illegible]○
召[illegible]
浚以[illegible]統[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曰淮西之[illegible]以王[illegible]為都統制[illegible]以[illegible]
之如何飛曰[illegible]不相下[illegible]不
智軍[illegible]不足以服[illegible]飛[illegible]

[illegible]其人[illegible]比郵[illegible]之[illegible]所不[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以[illegible]不[illegible]

[illegible]以得[illegible]

[illegible]以[illegible]

乃命參議官[illegible]撫判官[illegible]

數路兵力[illegible]定之[illegible]

新見大師，乃命張浚視師淮西。○命呂祉撫諭淮西諸[illegible]

[illegible]

八月，以張浚為[illegible]使，置司[illegible]

劉琦副之，置司廬州。以杉松為校書郎。○九月[illegible]

永州。以趙鼎為左僕射。○大饗明堂。○冬十月，胡寅[illegible]

上曰：頃臺諫好以朋黨罪人，如罷一相，則於所薦不問才

否，一時俱黜，非所以惜人才、厚風俗也。○復四川茶馬司

○閏月，以尹焞為秘書郎。○詔舉監司郡守，言者謂江

西大旱，李綱修城，民不以為便，遂罷職。○十一月，張浚入

見。○十二月，詔韓世忠移屯鎮江[illegible]同淮泗[illegible]

之屯[illegible]敵而無故撤之，非計之得也。○王倫還言[illegible]

[illegible]宮及皇太后梓宮還，可[illegible]州上大臣[illegible]并用[illegible]

[illegible]附倫歸[illegible]以劉豫不能立國，廢之[illegible]八年而亡。

○[illegible]李陽[illegible]入作[illegible]

鎮有船四十[illegible]水鎮[illegible]廣州[illegible]

議官[illegible]所部兵補之，遂殺[illegible]尚補[illegible]

請以[illegible]知撫州。

戊午紹興八年[illegible]張[illegible]謂

比來自入朝[illegible]以續會要，以經理中原[illegible]

[illegible]不[illegible]又[illegible]自司入[illegible]劉之

[illegible]用[illegible]貴之憂[illegible]

鼎以為不可[illegible]

[illegible]正言[illegible]力言國事[illegible]

[illegible]不從，乃以母[illegible]

[illegible]使[illegible]金[illegible]許和，七月命[illegible]使詔曰[illegible]遣使[illegible]

[illegible]太后在[illegible]陵[illegible]

[illegible]不得[illegible]十餘年間不得休息[illegible]

[illegible]從之[illegible]上[illegible]官胡銓上

疏[illegible]陛下[illegible]則祖宗廟社[illegible]

[illegible]朝廷[illegible]

不如我以[illegible]大[illegible]

[illegible]使[illegible]則[illegible]天朝相率而[illegible]

[illegible]陛下忍為之耶[illegible]致[illegible]論[illegible]

[illegible]為[illegible]欲[illegible]我[illegible]秦檜[illegible]義不[illegible]

[illegible]入[illegible]之心[illegible]人[illegible]然[illegible]

以無[illegible]與[illegible]三軍之士不戰而氣自倍[illegible]

臣有赴東海而死耳[illegible]小朝廷[illegible]以[illegible]

[illegible]以[illegible]世將為[illegible]用[illegible]撫制置使。○[illegible]

可[illegible]進[illegible]曰今[illegible]

[illegible]不[illegible]和[illegible]可還之理[illegible]

○[illegible]月[illegible]部[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為[illegible]三月[illegible]

[illegible]人[illegible]○封[illegible]

後已而四月命王燕視師江淮燕素有威望敵頗畏之遣上白
大將二人副以下雖身任使相然以戎服步由轅門庭趨受
命拜跪[illegible]而出時爲[illegible]歎服焉[illegible]不果當紹節請
開禧[illegible]具朝觀○五月命[illegible]以張巖爲兵部
侍郎[illegible]六路經制[illegible]上以其陰不
論韓[illegible]以四川類試人賜爵八階[illegible]十人[illegible]○試
[illegible]詞科[illegible]出四方○八
八月修[illegible]宗實錄[illegible]以羽[illegible]欲精先
名以[illegible]劉[illegible]以[illegible]和戎
不可擅[illegible]言其罪[illegible]謂人曰[illegible]相
不以[illegible]論蓋欲其自爲去就也十月趙[illegible]罷出知紹興府○
王燕[illegible]論[illegible]不可和擅[illegible]乃[illegible]職[illegible]十一月[illegible]以
議和[illegible]事不使[illegible]禮部侍郎○以[illegible]和議
[illegible]御史中丞○施廷臣力贊和議[illegible]御史[illegible]使張
[illegible]古來議和以招諭江南爲名[illegible]
宮觀李綱上疏言臣切見朝[illegible]
往反屢矣今論之歸與[illegible]乃以詔諭江南爲名不著
國號而曰江南不云通問而曰詔諭此何禮也臣在[illegible]
雖不足以知其曲折然以愚意料之虜有此名以遣使其
邀求大略有五必降詔書欲陛下屈體降禮以聽受一也
必有赦文欲朝廷宣布頒示郡縣[illegible]也[illegible]欲陛下
奉藩稱臣[illegible]其號令二也必求我[illegible]國
四也必求割地以江南爲界淮南荊襄四川盡[illegible]五
也此五者朝廷從其一則大事去矣金人變詐不測貪婪
無厭縱使聽其詔令奉藩稱臣其志猶未已必繼有[illegible]
或使親迎於宮或使單車入覲或使移易將相或使改革

政事或竭取賦稅或朘削土宇從之則[illegible]有紀極一不從
則[illegible]功[illegible]之[illegible]之罪[illegible]可以興
後[illegible]則[illegible]書[illegible]入[illegible]金
人[illegible]至大河
返已而[illegible]議[illegible]初約[illegible]
勝[illegible]
又復[illegible]入朝[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則是金人所謂[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是以不覺[illegible]
知不[illegible]肯[illegible]其崇[illegible]所敗

續資治通鑑[illegible]卷之四

高宗五

己未　紹興九年春正月大赦赦文略曰上穹悔禍之期 [illegible]

[illegible] 事以為義者今日事 [illegible]

下紛雜之釁 [illegible]

[illegible] 理河南而有之臣知其無與於功而共守者也 [illegible]

以來人主奄有天下非兵無以立國未聞委質夷狄可以 [illegible]

削平禍難 [illegible]

[illegible]

南京○夏四月 [illegible]

南分三路 [illegible] 東京河南 [illegible]

二十 [illegible]

[illegible]

以[illegible]節○秋七月[illegible]近[illegible]
宗[illegible]大臣[illegible]所屯兵[illegible]
之上以金人方通好不從○九月[illegible]
輔之先[illegible]使父子[illegible]根
不得歸宋[illegible]欲歸朝
生兵來[illegible]父母與三子[illegible]
是之兵[illegible]陝西已還宋乃[illegible]而來上慰
勞遷加[illegible]宣撫副
使其[illegible]將[illegible]奉
朝請○冬十月詔中原士[illegible]以張燾知成都府○十二
月李光罷[illegible]未合於上[illegible]言檜之短御史
何鑄劾之[illegible]知紹興府○[illegible]一上[illegible]以
言[illegible]秦檜也○是冬大[illegible]一郎
事[illegible]之拜[illegible]
庚申 紹興十年[illegible]中定○
二月以[illegible]鎮[illegible]之軍以行[illegible]王定
等所[illegible]守東也[illegible]
能史[illegible]三月[illegible]
[illegible]○詔陝西[illegible]入蜀[illegible]
興[illegible]入[illegible]○
四月[illegible]
議以河南[illegible]歸我[illegible]兀朮[illegible]
以歸[illegible]敗盟乃[illegible]
董[illegible]東[illegible]兀朮[illegible]
環[illegible]東京[illegible]
以[illegible]河中

[illegible]長安[illegible]降[illegible]
與[illegible]○六月[illegible]○[illegible]援順
昌[illegible]以[illegible]不以
人心[illegible]之志○劉[illegible]
昌[illegible]入東[illegible]大議為
守[illegible]於城上督工設戰具
修[illegible]兀朮[illegible]其十七
人[illegible]遣子
餘[illegible]至城
下凡[illegible]及
兵[illegible]皆[illegible]
敗已[illegible]兀朮[illegible]四日乃[illegible]城東
錡[illegible]九[illegible]十八[illegible]之
[illegible]兀朮[illegible]
城[illegible]將用兵之失[illegible]
子[illegible]明[illegible]設城[illegible]十餘[illegible]錡
兵不[illegible]可出戰[illegible]東門[illegible]出兵
之[illegible]兀朮[illegible]兵一千[illegible]三人[illegible]
[illegible]一步則用[illegible]無
反[illegible]馬[illegible]子[illegible]女[illegible]
攻[illegible]下之[illegible]即[illegible]勝[illegible]
軍[illegible]可[illegible]
者[illegible]不[illegible]以[illegible]數百
人出西門[illegible]出南門[illegible]
入[illegible]城西
批[illegible]之計[illegible]大雨[illegible]

餘[illegible]之兀术不能支乃[illegible]

武大軍節度○向[illegible]

緩積守無[illegible]之[illegible]成得[illegible]○閏月[illegible]

宿州[illegible]

又張俊還[illegible]復[illegible]永安軍

[illegible]

[illegible]敵[illegible]

[illegible]取而北意[illegible]師[illegible]還[illegible]

[illegible]

可回[illegible]

[illegible]於宿州大[illegible]至[illegible]計以待

朝命○[illegible]

[illegible]乃令[illegible]

靖康時受[illegible]

[illegible]

子[illegible]城[illegible]兵以進[illegible]

軍[illegible]兀术有[illegible]

[illegible]以萬五千[illegible]以大刀入其師[illegible]

[illegible]馬[illegible]

山兀术大[illegible]

[illegible]○王俊敗[illegible]東[illegible]

却之[illegible]陝州[illegible]敗之○八月[illegible]

陽之[illegible]又敗[illegible]○[illegible]河中之[illegible]

[illegible]城○九月[illegible]知河南[illegible]

敗[illegible]于兀术[illegible]○[illegible]大[illegible]

[illegible]○岳飛[illegible]入[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師[illegible]

[illegible]師於[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召[illegible]

[illegible]

平州[illegible]不復[illegible]矣○冬十月[illegible]十一月[illegible]

[illegible]宗[illegible]文武七[illegible]○十一月[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辛酉[illegible]年[illegible]月金人[illegible]

諸[illegible]入[illegible]其城[illegible]不足守[illegible]

[illegible]以遏金人之[illegible]

守[illegible]○[illegible]月[illegible]

[illegible]敗之○兀术[illegible]

大[illegible]下[illegible]敗[illegible]

兵之[illegible]中[illegible]

軍[illegible]日[illegible]

[illegible]

待[illegible]即[illegible]上[illegible]

[illegible]

子[illegible]

[illegible]

○兀术之[illegible]

[illegible]以[illegible]本部軍[illegible]

[illegible]兀术[illegible]以[illegible]朝[illegible]

以[illegible]

化鎮[illegible]曰若[illegible]太平州○夏四月復召行在○
以韓世忠張俊為樞密使岳飛為副使○罷三宣撫司以其
兵隸御前遇出師臨時取旨○五月以胡昉等二人為統
領○命張俊岳飛如楚州撫軍○六月以秦檜為左僕射
○[illegible]韓世忠所部也○秋七月以劉錡知荊南府
先[illegible]州以撫[illegible]八月岳飛罷[illegible]
[illegible]之[illegible]命飛以[illegible]
[illegible]飛書以[illegible]
[illegible]歸朝反言飛逗留不進以[illegible]飛謂山陽
不可守[illegible]
飛家[illegible]有殺飛意矣○九月[illegible]使[illegible]○吳
[illegible]冬十月置[illegible]○
使[illegible]
鎮江初世忠不主和議[illegible]
其間豪[illegible]不延頸以[illegible]民[illegible]和日月
人[illegible]
意[illegible]十一月參知政事[illegible]
[illegible]
許[illegible]以[illegible]中[illegible]界○兀朮以[illegible]
曰爾朝夕以和請而[illegible]飛方[illegible]河北[illegible]必殺飛而後可和
於是檜[illegible]
[illegible]飛[illegible]
為得[illegible]
父子[illegible]
軍且謂其書已焚無可證者[illegible]以淮西[illegible]上[illegible]飛[illegible]所賜御
札則[illegible]道途日月[illegible]

[illegible]飛[illegible]服[illegible]
雜飛死矣[illegible]
六人大理[illegible]以飛[illegible]
尚[illegible]飛之[illegible]
州布衣劉允升上書訟飛冤下棘寺以死洪皓在虜中[illegible]
秦檜以父呼[illegible]所以[illegible]服[illegible]至[illegible]酒相[illegible]時韓世忠[illegible]
不平以問秦檜[illegible]雖不明其事體[illegible]
須有世忠[illegible]曰相公[illegible]莫須有三字何以服天下[illegible]
忠孝出於天性初從[illegible]
求訪凡十八往返而獲[illegible]
則飛家人[illegible]
而後起自有[illegible]
自[illegible]
乃可[illegible]酒[illegible]曰不敢[illegible]
長[illegible]
甘[illegible]訓練[illegible]明[illegible]
為[illegible]士且[illegible]之[illegible]取民
二[illegible]命[illegible]
[illegible]
壬戌 紹興十二年春正月[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西[illegible]二月[illegible]○夏四月
[illegible]
懷[illegible]
與[illegible]

闕○復教官科○召[illegible]入見[illegible]爲[illegible]經略
使○王燕不附和議[illegible]之說[illegible]往江川路等
氏田書[illegible]新制安置[illegible]州○秋七月[illegible]胡銓
文過[illegible]非用[illegible]名編置[illegible]州[illegible]之言[illegible]和議
議[illegible]往往出於[illegible]不足[illegible]開
李彌[illegible]四人[illegible]開與劉
[illegible]
金人遣使[illegible]入[illegible]○[illegible]
宗及皇后鄭氏[illegible]以[illegible]山頂入于
金所存[illegible]三邑及隴西成紀餘地[illegible]以
大散關[illegible]和尚原[illegible]
州陝地之要[illegible]川蜀[illegible]不[illegible]得之[illegible]
除[illegible]鄭剛中[illegible]其分畫○[illegible]
[illegible]使○大赦[illegible]上[illegible]
大國行[illegible]可謂[illegible]莫能
之[illegible]院[illegible]也○秦檜加太師○[illegible]
來[illegible]七夕日[illegible]兩[illegible]
[illegible]不知之[illegible]不欲兩[illegible]使[illegible]
[illegible]正[illegible]
○冬十月[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州○[illegible]
[illegible]○十一月[illegible]
[illegible]同主和議[illegible]
將已[illegible]居[illegible]求[illegible]論之
俊乃[illegible]○[illegible]中加[illegible]即[illegible]中[illegible]上[illegible]
今名[illegible]二[illegible]十一月[illegible]國子司業

○是月[illegible]其[illegible]大[illegible]
[illegible]以此[illegible]
[illegible]紹興十三年[illegible]月[illegible]國子監太學以[illegible]
○史科[illegible]法以[illegible]一場[illegible]論各一
[illegible]三場○[illegible]刑[illegible]○上[illegible]
[illegible]文[illegible]皇帝○[illegible]太
○[illegible]月[illegible]○辛[illegible]
金之[illegible]之[illegible]
司[illegible]其兄[illegible]人[illegible]
[illegible]二[illegible]○三月[illegible]太[illegible]○[illegible]○夏四月
[illegible]○上[illegible]
[illegible]○閏月[illegible]○五月[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大理寺[illegible]而死人[illegible]
[illegible]○秋七月[illegible]○八月[illegible]以
[illegible]大赦[illegible]三十人[illegible]
[illegible]而已[illegible]
[illegible]王事○九月[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在[illegible]者[illegible]以[illegible]和[illegible]
[illegible]州○冬十月[illegible]
一月[illegible]合祭天地于南郊○[illegible]
石于國子監[illegible]諸州[illegible]○十一月
癸未朔日有食之[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來賀正[illegible]金[illegible]三百[illegible]馬六匹○復
置三館[illegible]○中[illegible]

紹興十四年[illegible]月復[illegible]坊樂工凡四百十有六人
○減四川[illegible]○三月減統治[illegible]員○辛太學○上[illegible]
令[illegible]民[illegible]恤[illegible]可令有司申嚴行下
○夏四月禁私史○五月以李文會[illegible]樞密院事[illegible]知
政事○遣使[illegible]賀天申節○六月[illegible]右司郎○
[illegible]福建[illegible]命[illegible]之○七月辛秘書省○九月[illegible]中奏
以[illegible]興元府[illegible]
東[illegible]治興元[illegible]利文龍[illegible]七州[illegible]西路[illegible]興州
先是[illegible]分隸三大將[illegible]興州[illegible]
元府[illegible]南建[illegible]制官[illegible]
安撫[illegible]命[illegible]安撫使[illegible]金房開達[illegible]
[illegible]安撫[illegible]○中丞[illegible]論[illegible]
[illegible]遂自[illegible]○冬十
[illegible]永道等州丁賦[illegible]馬氏[illegible]增丁賦
除之○十一月[illegible]○言[illegible]
[illegible]州[illegible]州安置○詔如有州縣[illegible]可許[illegible]
○十二月戊子[illegible]諸路常平官以時[illegible]
之

續資治通鑑卷六五

續資治通鑑卷之六

[illegible]紹興[illegible]
[illegible]五[illegible]人[illegible]○試[illegible]詞科[illegible]
[illegible]進士[illegible]○[illegible]月[illegible]人[illegible]百人及第
出[illegible]五[illegible]
[illegible]六月[illegible]
[illegible]書[illegible]字[illegible]令監司[illegible]
秋七月[illegible]光州[illegible]○八月命[illegible]
[illegible]川[illegible]西以[illegible]京西以漕臣
[illegible]冬[illegible]四川[illegible]明月[illegible]諸路行
[illegible]
紹興十七年春[illegible]
次行[illegible]之[illegible]自今每歲
[illegible]春[illegible]○二月[illegible]明法科○三月建武
學○[illegible]張[illegible]及[illegible]修[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天子親祠[illegible]則用之○秋
○五月詔[illegible]司[illegible]
七月[illegible]如養[illegible]
[illegible]則禍[illegible]則[illegible]惟陛下[illegible]
[illegible]有安全之理[illegible]太平[illegible]
[illegible]事令中丞何[illegible]命○八月[illegible]○冬
十月[illegible]故事[illegible]○十一月
[illegible]西[illegible]○詔復先朝[illegible]
[illegible]制○置御書院[illegible]十二月[illegible]

紹興十七年春正月禁私鑄錢○詔近免耗米而所
增收之力勝錢並除之○遣官根刷經界○二月初尚循
○三月增收[illegible]國之○夏四月以王正吉罷仍兼崇政
殿說書自此臺諫與經筵相與表裏○五月詔舉制科○
詔[illegible]以中丞[illegible]甘不敢附秦檜令不惟月見排斥亡
大雨雹○六月詔[illegible]今後不許[illegible]○秋八月張鼎[illegible]
中尚書省自[illegible]之[illegible]食而死○詔以賞錢充月給○
九月[illegible]不以[illegible]台州[illegible]求[illegible]家[illegible]
事會[illegible]其罪[illegible]
一家被[illegible]○冬十一月辛卯朔日有食
之○建[illegible]平免役法○是歲[illegible]秦國議和
秦國[illegible]
戊辰紹興十八年春[illegible]月賜內門名南曰[illegible]北曰和寧
○以秦熺[illegible]院○夏四月戊子朔日有食之○賜進
士[illegible]以下三百三十人[illegible]第出身[illegible]○秦熺[illegible]
[illegible]○五月[illegible]功臣像
[illegible]
秦[illegible]十有六人
○[illegible]
止用[illegible]台州[illegible]○[illegible]四川宣撫司以[illegible]成
都[illegible]制置使○秋八月[illegible]
[illegible]○冬十[illegible]新州[illegible]
朝廷自新州徙吉陽○十二月振[illegible]民○[illegible]浙河
己巳紹興十九年春正月朔上皇太后壽○二月[illegible]吉陽
諸軍馬[illegible]川馬一百匹進御而以四千四付江上諸
軍[illegible]百五十江池[illegible]各五百又以秦

馬二千五百付三衙[illegible]千五百馬[illegible]司[illegible]又七
付[illegible]○三月癸未朔日
有食之○四川行經界法○召[illegible]○六月下[illegible]
[illegible]○秋七月詔[illegible]刑[illegible]部[illegible]○冬十月[illegible]
求[illegible]十一月壬[illegible]○以[illegible]上[illegible]著作佐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不附己也○金[illegible]
[illegible]第[illegible]
庚午紹興二十年春正月[illegible]
有[illegible]
司[illegible]天下皆欲
[illegible]三月秦[illegible]
[illegible]加大學[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者八人[illegible]
[illegible]
月[illegible]科[illegible]制科○[illegible]
宮○八月[illegible]
王[illegible]
辛未紹興二十一年春二月[illegible]
[illegible]○三月[illegible]使金國[illegible]
[illegible]○夏四月[illegible]
[illegible]四百人[illegible]○五月[illegible]

路[illegible]○秋七月[illegible]謂大臣曰[illegible]不[illegible]
[illegible]有[illegible]令[illegible]部[illegible]以[illegible]州[illegible]
[illegible]加凌[illegible]二月[illegible]
[illegible]二月[illegible]之[illegible]編[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四月[illegible]院[illegible]以[illegible]遣官[illegible]
[illegible]以[illegible]水[illegible]秋七日[illegible]
[illegible]五月[illegible]陽[illegible]
[illegible]八月[illegible]十一月戊申[illegible]以[illegible]
[illegible]部侍郎[illegible]日之[illegible]
紹興[illegible]年夏五月[illegible]六月以[illegible]
[illegible]上[illegible]自[illegible]可下[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自[illegible]
[illegible]又上書[illegible]月[illegible]以之[illegible]○冬十月
[illegible]
[illegible]仲[illegible]右[illegible]仲能[illegible]曹[illegible]上[illegible]
[illegible]言[illegible]仲熊[illegible]之[illegible]
[illegible]延官[illegible]秘書省[illegible]司[illegible]○閏十二月
[illegible]
紹興[illegible]春[illegible]月[illegible]○二月[illegible]
[illegible]一[illegible]入[illegible]以[illegible]
後[illegible]同[illegible]
[illegible]之[illegible]月[illegible]
丑朔日[illegible]
[illegible]用事[illegible]之[illegible]州[illegible]
月[illegible]上[illegible]○八月[illegible]
曰[illegible]未[illegible]令[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知政事[illegible]

[illegible]院事
自[illegible]國士大夫之有[illegible]
[illegible]之從[illegible]除一[illegible]謂之伴
[illegible]不畏[illegible]職[illegible]
[illegible]八
[illegible]二月[illegible]
[illegible]其[illegible]命[illegible]
[illegible]年春[illegible]月[illegible]
二月[illegible]參政[illegible]會[illegible]
[illegible]五月丁未朔日[illegible]
食[illegible]六月[illegible]郎[illegible]以[illegible]
[illegible]州[illegible]以[illegible]
[illegible]院事[illegible]七月召[illegible]是[illegible]
[illegible]中[illegible]以[illegible]不[illegible]
[illegible]三人而[illegible]召○[illegible]為
[illegible]○八月以[illegible]參知政事[illegible]
[illegible]○令四川[illegible]
[illegible]知[illegible]州[illegible]○九月
[illegible]之[illegible]○秦檜[illegible]
[illegible]少師[illegible]
[illegible]以後事[illegible]以[illegible]參知政事○秦檜
[illegible]
初[illegible]以抗[illegible]趙氏為[illegible]而去
天下[illegible]用為[illegible]一時[illegible]
[illegible]之[illegible]大夫[illegible]之未[illegible]
[illegible]所[illegible]用[illegible]

揭榜[illegible]以能[illegible]諸[illegible]破賊[illegible]而撫[illegible]而處置乖
乖[illegible]之金人渝盟軍民皆歸咎[illegible]傳致
然不肯退[illegible]以[illegible]奏留之[illegible]張俊[illegible]力遣
兵[illegible]與張俊[illegible]以[illegible]俊服[illegible]亦
罷俊兵[illegible]上[illegible]使[illegible]論羅之[illegible]人羅畫
歸[illegible]俊者[illegible]不得仕[illegible]止之
上[illegible]能[illegible]宗不能成中興之業
者[illegible]

十一月癸亥[illegible]濮王及安定郡王○以[illegible]
[illegible]安國[illegible]十二月嚴告訐罰○[illegible]鄭億
年[illegible]參知政事○
身右[illegible]
照行在百司[illegible]詔令[illegible]十人務要[illegible]
[illegible]不如[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金[illegible]之意[illegible]是成[illegible]長[illegible]
[illegible]大火[illegible]大[illegible]長[illegible]
[illegible]之說

丙寅紹興十六年春正月以張九成知温州○[illegible]
請用紹興元年[illegible]不[illegible]縣人不除監司不[illegible]人不
除侍從[illegible]○
三月[illegible]○[illegible]有是
不[illegible]
詔○[illegible]四川文字[illegible]
[illegible]五月[illegible]
[illegible]中書[illegible]不

[illegible]六月[illegible]
會○秋七月[illegible]下詔求言○兩[illegible]○八月加[illegible]天
[illegible]○[illegible]九月詔監司之
職[illegible]一路[illegible]○[illegible]院
[illegible]天下
事[illegible]已
騎[illegible]自以大臣[illegible]於去年遂
具[illegible]以[illegible]求直
言[illegible]年間[illegible]謂勇
可信[illegible]天下望
朝廷[illegible]不得[illegible]退
見之人[illegible]在年[illegible]者
或笑以為[illegible]
以[illegible]州○[illegible]十一月[illegible]郎
[illegible]十二月戊戌[illegible]○罷
[illegible]錢司○金國[illegible]京

丁卯紹興十七年春[illegible]文臣京官
[illegible]二月[illegible]○以
[illegible]為給事中[illegible]秘書省
○[illegible]二月[illegible]曰徽
宗[illegible]大臣[illegible]改
官人[illegible]○[illegible]出
身[illegible]召
對[illegible]天下多士故令
[illegible]意[illegible]○
六月[illegible]以[illegible]中書舍人○

以六月詔監司郡守[illegible]時[illegible]○[illegible]中書舍人
周[illegible]言及命令之[illegible]或無[illegible]即[illegible]將行
下以復祖宗之成憲從之○八月[illegible]給[illegible]行
佛法[illegible]則不[illegible]○九
月中[illegible]○冬十月以[illegible]進讀
三朝寶訓終篇[illegible]侍讀王[illegible]奏請進讀漢書以鑑得失
詔可

戊寅 紹興二十八年春正月[illegible]上曰
守令[illegible]職已許監司列薦而監司[illegible]使進察之
宜依守令[illegible]之法○二月[illegible]○王
綸薦[illegible]郎其所著
通志今有司[illegible]進○三月辛酉朔日有食之○神宗
寶訓成○立內外官[illegible]侍從有嗣
通選[illegible]郎[illegible]者[illegible]監郎
官[illegible]及[illegible]望
之人[illegible]郎官[illegible]若今更[illegible]在內官除
[illegible]臺[illegible]許[illegible]內外
適均[illegible]職[illegible]
之意[illegible]○[illegible]六月
[illegible]
有[illegible]○秋七月[illegible]中
為吏部[illegible]○三朝[illegible]江湖漕
米數○八月[illegible]○九月以[illegible]制置使
判中言[illegible]
所[illegible]
加我[illegible]太

宗[illegible]是命○詔[illegible]文[illegible]
繼[illegible]月平江常湖州水○己卯[illegible]
二章○知興元府[illegible]
有義[illegible]
粮[illegible]時[illegible]可

己卯 紹興二十九年春[illegible]八十行[illegible]○
詔[illegible]
東[illegible]禮部侍郎[illegible]
國[illegible]
校書郎[illegible]立國[illegible]文武二道而人才不
帥臣監司[illegible]大小使臣[illegible]可
到[illegible]
[illegible]
審行之[illegible]
貴今日急務[illegible]則不[illegible]則有餘[illegible]
閣[illegible]○三月[illegible]○夏四月
[illegible]江[illegible]秘書少監[illegible]
[illegible]生[illegible]
以[illegible]不可不早為之圖[illegible]
[illegible]備[illegible]
至[illegible]
[illegible]部侍郎[illegible]○五月[illegible]
錢五百[illegible]
頒[illegible]
四[illegible]元祐[illegible]司馬光[illegible]○
六月[illegible]入[illegible]

北七日[illegible]論[illegible]進取
之計前一標[illegible]可時而已思退[illegible]
冠江之計[illegible]
[illegible]
三試[illegible]
[illegible]八月[illegible]進奏[illegible]
[illegible]
武夷山公[illegible]
何為[illegible]僕射[illegible]皇太后韋氏不豫乃赦[illegible]太后[illegible]
冬十一月[illegible]皇后[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以[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建康[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起之[illegible]
一正[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冬十[illegible]月[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上[illegible]十一月[illegible]
[illegible]夫[illegible]

作當[illegible]其[illegible]者又觀本朝[illegible]八年京師一日無雲而
雷異[illegible]帝謂張大[illegible]曰[illegible]非大變如此亟命草
詔罷之[illegible]投巧詐之[illegible]邪之念[illegible]所為多效
秦[illegible]進[illegible]身[illegible]以崇文衛此意取
切[illegible]此[illegible]取[illegible]檜[illegible]遂而[illegible]為御史
二人表道[illegible]約[illegible]以[illegible]右秦[illegible]而
敢[illegible]陛下[illegible]之[illegible]以[illegible]大學士
秦檜[illegible]職○[illegible]臨安府[illegible]會于於城內外
[illegible]○以王之[illegible]財賦○荊
南[illegible]乃詔[illegible]之○
是冬[illegible]聖皇帝[illegible]

續資治通鑑卷之六

續資治通鑑卷之七

宋高宗七

辛未 紹興二十一年春正月甲戌日有食之○用[illegible]于社
○丁丑雷癸未夜風雷雨雪侍御史汪澈言春秋魯隱公
時大雨雷電繼以雨雪孔子以八日之間再有大變謹而
書之今一旬之間二異交至陰盛之證也今臣下無姦萌戚屬
無專刺而又無女謁之私意者殆為夷狄乎願陛下大
臣當思所以備邊也○丙申大雨詔賑給貧民○楊存中罷
[illegible]代之○復[illegible]鎮江都統制劉寶軍律不嚴
[illegible]乃責[illegible]○復給僧牒○二月秦檜[illegible]
○三月以[illegible]為翰林學士兼[illegible]尚書○以陳康伯為
[illegible]僕射[illegible]閏金人決欲敗盟乃令[illegible]將各[illegible]
[illegible]使[illegible]積聚以[illegible]武甲[illegible]
興元[illegible]成[illegible]荊南[illegible]成鄂諸軍[illegible]
[illegible]忠成[illegible]陽[illegible]建康[illegible]成鎮江[illegible]而
襄陽獨未有備[illegible]以[illegible]兵三千戍襄陽[illegible]
朝命[illegible]襄陽不能自保[illegible]退守荊者[illegible]以[illegible]荊
南為[illegible]荊州之[illegible]上流號為重地若
[illegible]是[illegible]山阻江[illegible]
設若[illegible]以為[illegible]其[illegible]則荊
州可以高枕而[illegible]守荊州當自襄陽為扞守之
計○詔求言○五月[illegible]司[illegible]議
罰○金[illegible]因[illegible]求[illegible]之地
[illegible]以九月[illegible]八月至其
國[illegible]以[illegible]聖[illegible]至[illegible]
[illegible]服[illegible]宗[illegible]○[illegible]用[illegible]

且陳退避之策或乞[illegible]有幸[illegible]蜀之計上意雅欲迎戰師陳
康伯奏曰敵國敗盟天人共憤今日之事有進無退若聖
意既決則將士之氣自倍願分三衙禁旅助襄漢兵力待其
先發然後應之復述言張浚爲國威望[illegible]又
曾爲張浚可用上曰陳俊卿敢言除兵部侍郎○六月中
丞汪澈言東南將起費用方殷宜條具不急以備今日之
務從之○以劉錡爲江淮浙西制置使節制逐路軍馬又
以汪澈爲湖北京西宣諭使置司鄂州又命劉寶以舟師
屯江陰防海道○以杜莘老爲殿中侍御史莘老入見上
曰知卿不畏強御朕有[illegible]拔自是用御史○[illegible]
出[illegible]行至南薰門外而雨暴至[illegible]
[illegible]以劉錡爲[illegible]統軍將[illegible]萬[illegible]
[illegible]以驗南襄又以吳拱中[illegible]爲西路道[illegible]軍王權[illegible]之將

五萬完顏亮[illegible]水軍[illegible]
之由海道[illegible]二浙餘兵皆自將[illegible]○八月[illegible]
其家○[illegible]亮母[illegible]視之[illegible]吾母曰吾[illegible]
以皇帝遠征江南是吾病也[illegible]大怒[illegible]
王之小妻也[illegible]○劉錡進屯揚州命諸
將王剛以五千人屯寶應又以[illegible]及王權[illegible]
各隨地分措置淮上[illegible]河口嚴爲備[illegible]
忠在池州方在江州○九月辛未[illegible]
宗閔[illegible]金人[illegible]五千餘騎入[illegible]
賞[illegible]於吳璘[illegible]遣將援之[illegible]用
弓射部員吳璘又遣別將[illegible]河[illegible]破
之乘勝破秦州[illegible]陝西河東招討使[illegible]
從軍趙[illegible]及部[illegible]數百[illegible]入城[illegible]

郡人[illegible]死者數十人乃引去○金人犯信陽軍告急
於德安府先是[illegible]趙撙[illegible]撙曰信陽德安之表
裏也[illegible]○金[illegible]通爲大
[illegible]
[illegible]
冬十月[illegible]
[illegible]及河北[illegible]東路等[illegible]
盟[illegible]揚州[illegible]尋自將前
[illegible]
[illegible]入淮[illegible]○[illegible]
任[illegible]
回軍[illegible]洪自[illegible]路渡大
江以[illegible]

敵方自[illegible]西[illegible]初劉錡遣[illegible]迎敵追留
不[illegible]保[illegible]故遣
得渡[illegible]以一旅
三千人力戰[illegible]自衛不前與殺傷數
百以無援而沒[illegible]和州尋又棄和州
走奔米石[illegible]道[illegible]既渡淮[illegible]
顧瑀以十萬[illegible]由定遠縣取滁陽路至揚州瑀
至[illegible]以百騎[illegible]清流關[illegible]敵者
遂[illegible]入[illegible]滁州守[illegible]自滁州
引[illegible]至[illegible]
紹興[illegible]
[illegible]
鎮[illegible]八合[illegible]從之[illegible]

猶民皆得江上舊路賊不入經白小路經揚州攻陷之初
濠州刺史胡閭揚州破以兼城為高郵遂還之自滁和移
泰城不保[illegible]舊道[illegible]自成青時吳挺任舊楚州
騎三千怒李[illegible]等[illegible]據泥丕城下張泇道以百騎邀紹殺
虜萬騎[illegible]成實不得進一將引兵出戰俱為所害
士卒半掩入江中全薩寡不敵其鋒遂潰三千擁之敗死
至中外大震乃召楊存中問守能對曰前以欲所
百官[illegible]不可存中亦請[illegible]先將士出首
死敵[illegible]將有欲遣使請虜以緩師者戰
文閣待制[illegible]跪曰書使請和增歲幣賊損小
益而和[illegible]好計自當臨敵[illegible]節倫旁經也
之外[illegible]如背雖犯殿中原可也[illegible]陛下降詔
師傳[illegible]金人君臣如罵讎爾何辭為和[illegible]乃命義問
師[illegible]
閱師以中書門下[illegible]奏重書[illegible]出[illegible]
善淵方進參議軍事義問至鎮江權宜行付以樞存中為
[illegible]殿前司使射陳康伯等時當兩淮戰守諸軍
議[illegible]乃詔總領所各支絹一匹家屬住營者
給以薪炭之直[illegible]伯等曰此誠受陛下賜之賜也[illegible]
表同起敗虜[illegible]德順軍[illegible]王師抵城下有劍
艱若[illegible]路虜[illegible]書招之[illegible]
亦死不還[illegible]不右答事遇天子[illegible]
不從也統制吾朱勇敗執不屈罵[illegible]力戰死之
尋又遣王中正敗虜于治中寨[illegible]
慮于定角林初金人自得楊州即遣[illegible]劉尚來爭成州
復紹命部將賈和仲以部[illegible]
下馬死戰數[illegible]部將[illegible]以步卒百有四人往林中[illegible]

[illegible]入張[illegible]人運河岸從兼騎兵之利[illegible]去
遂大敗之斬統軍高景[illegible]首數百人[illegible]四日樂不
敢銳意人[illegible]不[illegible]遣人自鎮江以[illegible]以安[illegible]是
有詔令錡專防江上會錡病已劇遂[illegible]渡[illegible]以
千九百人[illegible]劉錡[illegible]故本朝[illegible]其
下既敢當[illegible]姓名[illegible]者乃
已股自[illegible]收[illegible]時[illegible]萬戶[illegible]勝
淮水[illegible]敗[illegible]師[illegible]而[illegible]不果
[illegible]統[illegible]不肯[illegible]
之[illegible]內中[illegible]何不[illegible]
[illegible]不[illegible]
雜州[illegible]東海縣時[illegible]
意[illegible]引去於是[illegible]以城[illegible]四人招納降
附持山東[illegible]以[illegible]為接[illegible]
虜子[illegible]
泊[illegible]山[illegible]南不知王師之[illegible]
[illegible]石臼神祈[illegible]
南來[illegible]刃[illegible]過山[illegible]
失措[illegible]
[illegible]
百有不[illegible]三千餘人
殘之舟中[illegible]未發舟
其[illegible]等六人斬之[illegible]
不可復[illegible]自經死[illegible]淮浙義民
且為虜[illegible]統軍印[illegible]以
萬計[illegible]東海[illegible]

[illegible]接遣小舟奏捷既而[illegible]命降[illegible]節度
[illegible]貴使○兵部侍郎陳俊卿言虜犯淮甸幾兩月矣
前日瓜洲雖失[illegible]而有捷音既而[illegible]又大
捷此天[illegible]聖德[illegible]春
以[illegible]糧草於唐鄧修營壘於兩京[illegible]有備
[illegible]師所[illegible]恐
其知成閔之師順流東下必留[illegible]而出
吾不意復窺[illegible]所以守之又
王師分戍[illegible]宜於關陝
[illegible]是上[illegible]舟師
○十一月[illegible]殿中侍御史[illegible]進兵
退若爲[illegible]之計則大事去矣[illegible]忠
義且兼資文武可付以[illegible]不[illegible]其[illegible]矣
復歸淮師而許[illegible]門[illegible]練[illegible]
非前日[illegible]下[illegible]且與一近
郡以[illegible]可以[illegible]許[illegible]自便
俊卿又[illegible]可用[illegible]俊卿曰此任
陛下[illegible]才[illegible]使之[illegible]若再[illegible]必
敗事俊卿曰[illegible]可用[illegible]
肯之時[illegible]劉錡病篤[illegible]
以[illegible]瓜洲[illegible]
戰[illegible]
印而[illegible]
驕[illegible]敗不[illegible]敗○[illegible]所[illegible]
異親[illegible]細軍[illegible]和州之[illegible]山臨江[illegible]
肉[illegible]

[illegible]留水軍[illegible]
而[illegible]建康[illegible]使人[illegible]舟斬近
[illegible]不能[illegible]
[illegible]瓜洲[illegible]用之[illegible]
[illegible]之[illegible]山[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東[illegible]可東淮北[illegible]
[illegible]路[illegible]可使李
[illegible]已[illegible]
[illegible]入膠[illegible]東方[illegible]
[illegible]之[illegible]
[illegible]大[illegible]如張[illegible]
刑[illegible]國人莫有固志[illegible]又借民間[illegible]
[illegible]中[illegible]
[illegible]之[illegible]
[illegible]已有[illegible]軍中
[illegible]所謂
[illegible]細軍[illegible]東子女金帛
皆運在泰州我[illegible]渡江汝[illegible]往取之細軍
欣然[illegible]從之於是細軍[illegible]集兵萬
餘人控弦直入[illegible]諸首射帳中矢[illegible]
如雨[illegible]即死[illegible]十餘人[illegible]軍[illegible]
泰州[illegible]○十一月余人[illegible]
夫[illegible]與[illegible]兩國生靈[illegible]
[illegible]民
[illegible]不返然多殺
[illegible]足

吳璘遣[illegible]曰未[illegible]侯利[illegible]京與群臣
求援○大湖有漢江之南與我化[illegible]相對至見金人以舟
渡欲攻襄陽會風勢不利不得[illegible]先後史俊登用[illegible]却
之○李顯忠[illegible]之于全椒楊[illegible]敗之于拱[illegible]而顯忠
又敗之于[illegible]日金人乃退戊申[illegible]江[illegible]
行宮留守[illegible]見[illegible]北行中宮及內人不往[illegible]與建王行
頒令編[illegible]教[illegible]州軍[illegible]自便[illegible]院
劉錡草制略曰[illegible]之于[illegible]天之[illegible]羅征
之旅[illegible]揚[illegible]之[illegible]念中原之衆
又論左[illegible]於[illegible]推
在有[illegible]一時[illegible]多忙
其手[illegible]秦淮東[illegible]
人已[illegible]淮西[illegible]二[illegible]化等[illegible]旨[illegible]
招安[illegible]之人[illegible]亦[illegible]與補官[illegible]曰
[illegible]人也[illegible]引見[illegible]到金人[illegible]
[illegible]一人耳若[illegible]不[illegible]也○是[illegible]
兵於是[illegible]南[illegible]民[illegible]其法取於主戶之
雙丁每十[illegible]為甲五甲為[illegible]皆有長又[illegible]
[illegible]以武[illegible]
七八[illegible]人又武[illegible]河北[illegible]
保甲[illegible]法五[illegible]為保[illegible]甲[illegible]形便則[illegible]
[illegible]首[illegible]
[illegible]
興[illegible]五日更[illegible]
[illegible]其尤[illegible]首[illegible]
[illegible]以相[illegible]燕京[illegible]

[illegible]於遼陽[illegible]遂入燕京[illegible]以[illegible]
海陵王[illegible]曰煬
辛巳 紹興三十一年春正月朔戊辰日有食之○上在建
[illegible]守[illegible]道[illegible]上見[illegible]至以手加額[illegible]見上言
[illegible]曰[illegible]元氣充則外邪[illegible]元氣也用人[illegible]事
[illegible]其[illegible]用[illegible]元氣之[illegible]之○[illegible]淮[illegible]
[illegible]宗[illegible]○二月
以[illegible]又[illegible]川[illegible]又奏[illegible]今防秋在近而官軍
分戍[illegible]一帶[illegible]入[illegible]之路不一如官軍在德
順守七[illegible]一帶通[illegible]不 見今
仙人[illegible]軍[illegible]官軍任[illegible]守散關和尚之
險而[illegible]子午谷一[illegible]不一見今南山亦[illegible]
官[illegible]見[illegible]置○御史[illegible]言建康可以
[illegible]中原[illegible]
[illegible]則[illegible]之勢不能[illegible]時以[illegible]安○金
人[illegible]州[illegible]七[illegible]又敗之于[illegible]東○言
[illegible]揚合肥[illegible]陽[illegible]四[illegible]以在[illegible]
招弓箭手二萬人人[illegible]白[illegible]增城[illegible]
陝西沿邊故事行之又京口建康九江[illegible]五
帥各屯[illegible]萬人[illegible]以天險[illegible]阻此為
[illegible]閏二月[illegible]復入散關先見金
人既失秦河[illegible]乃[illegible]大散關[illegible]王[illegible]從[illegible]
[illegible]下之[illegible]和尚原[illegible]又[illegible]
[illegible]攻[illegible]數[illegible]
[illegible]中之人[illegible]不[illegible]
又為我軍所敗[illegible]入城[illegible]首[illegible]不可行

三人將之于止與州路得奏[illegible]可[illegible]北州績
名領[illegible]郡金川路[illegible]州以[illegible]居
羅[illegible]以重兵抗[illegible]敗[illegible]未得[illegible]河
州[illegible]書[illegible]之選[illegible]數[illegible]充軍[illegible]成[illegible]
祔欽宗于太廟[illegible]室[illegible]〇三月遣使措置[illegible]寨
屯田[illegible]以中書舍人[illegible]學士[illegible]賀[illegible]使〇金
人[illegible]陳[illegible]中流[illegible]家
五十餘人皆死之[illegible]春[illegible]如[illegible]血〇[illegible]
四月詔近臣陳[illegible]事[illegible]〇詔以楊存中為兩淮宣撫使
以劉錡[illegible]命張浚措置江淮浚出入將相
三十[illegible]
淵[illegible]還除參知政事[illegible]張震為殿中侍御史〇張
[illegible]敗金[illegible]中[illegible]法〇
時陳議和以二[illegible]司而命[illegible]
[illegible]司[illegible]軍司[illegible]〇[illegible]州〇六月
陽郡王為皇太子[illegible]名眘[illegible]為皇太子[illegible]為秀王〇
丙子上內禪皇太子即皇帝位太上皇帝居德壽宮〇大
赦赦文云凡今者[illegible]政施仁之日[illegible]得之間[illegible]之餘
[illegible]以龍大淵[illegible]樞密副都承旨〇求直言[illegible]
[illegible]輪對〇召張浚[illegible]江淮[illegible]
張震奏[illegible]江東入湖州[illegible]敵
人來[illegible]則不[illegible]不從則[illegible]
正人[illegible]則東南方不能[illegible]則[illegible]
宰執[illegible]以[illegible]汪[illegible]湖北
丙〇洪[illegible]張[illegible]具言金[illegible]禮[illegible]使狀[illegible]
稱[illegible]不[illegible]

浚[illegible]追[illegible]行[illegible]不納而還〇戊
[illegible]皇[illegible]為[illegible]皇帝皇
后[illegible]皇后[illegible]九月[illegible]皇子愭
部[illegible]上初御[illegible]書周禮[illegible]
[illegible]監司郡守[illegible]部侍郎[illegible]言[illegible]
閏[illegible]仁宗[illegible]年命王[illegible]得一百
[illegible]家徽宗[illegible]入元祐
靖康建炎以來[illegible]有[illegible]詔
[illegible]川[illegible]使〇詔
[illegible]職[illegible]人才朕[illegible]待方來之秀不可
貧〇[illegible]出身[illegible]十[illegible]月限內侍
員以二百人為額〇十二月令諸路帥臣監司具部內知
州識[illegible]運[illegible]奏〇[illegible]院令[illegible]使事乃
以陳康伯[illegible]使命近臣[illegible]務[illegible]金人以[illegible]精
兵[illegible]攻之[illegible]張浚[illegible]江淮將命諸將
出師[illegible]海道[illegible]山東[illegible]分其勢[illegible]朝論
主和[illegible]命[illegible]曰奈何退師
[illegible]以[illegible]不[illegible]金人[illegible]
三[illegible]得還者僅十[illegible]人偏裨將佐所存無[illegible]悔之
[illegible]

[illegible]

癸未隆興元年春正月壬申朔改元。○詔觀察使以上各舉二人令三省樞密院詳立格式[illegible]
猛通曉可使御衆臨陣驍勇可鼓士氣威信[illegible]可[illegible]
郡忠智材明可治兵撫民已上五等令曾立軍功觀察使以
上不以在任閑居並聽類指陳[illegible]曲章可堪
朝儀陳達民事可任郡守[illegible]財計可裕民力將身廉[illegible]
可律貪鄙詞辯不屈可備奉使已上五等令非軍功觀察
使以上薦舉。○以史浩爲右僕射同平章事兼樞密使。
[illegible]浚都督江淮軍馬。陳俊卿改都督府參贊軍事仍
知建康府。○時驍勇將請築[illegible]紅縣新城[illegible]
爲邊患當及時備禦[illegible]

[illegible]陸一年[illegible]以[illegible]副使[illegible]
[illegible]紹續[illegible]五月史浩罷以不與師[illegible]議。○詔親征命
[illegible]
[illegible]陳貫統軍[illegible]及同[illegible]大周
東勝克宿州[illegible]元帥紇石烈
志寧率兵至[illegible]金人死亡者[illegible]
金人大與河南之兵將[illegible]不相能[illegible]
又私其金[illegible]不以[illegible]而歸金人亦退浚時
在盱眙[illegible]宿州[illegible]四百里[illegible]傳金人將至乃從往入泗州撫
將士已乃還揚州上疏待罪六月[illegible]
[illegible]宣撫使[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以待師之復改都
督爲宣撫使浚恨言恐人情觀望號令不行。○八月仍復
都督上有意恢復[illegible]不利乃[illegible]和
呂中曰建炎以來十四處戰功皆未有特難之一舉者
蓋向者因其來而後與之戰今則[illegible]之陣正正之旅
往而征之所謂先人有奪人之心非不得已而後戰也
孝宗謂數十年無此克捷胡銓謂[illegible]十年未有此舉[illegible]
人緣此震懼知吾亦有大有爲之志[illegible]廟謨有出不意
之奇知邊[illegible]有折衝[illegible]之將[illegible]十朋又謂陛下用
[illegible]爲祖宗[illegible]而[illegible]爲[illegible]宗欽宗復讎而[illegible]爲中
原民伐罪而舉[illegible]向王師偶失小利而[illegible]
議紛起矣[illegible]自宣和靖康以來爲[illegible]和[illegible]
好[illegible]所圖曾不一悔[illegible]下

以[illegible]危亡[illegible]至不[illegible]
議又爲之一變[illegible]爲都督[illegible]韓[illegible]張[illegible]
重兵劉光世一軍本皆[illegible]因罷[illegible]而叛[illegible]今[illegible]
[illegible]不可爲[illegible]而[illegible]已如無一兵之可恃今[illegible]
[illegible]淮北[illegible]不過失其所[illegible]
城邑而[illegible]已如強寇之將[illegible]今言戰之失謀[illegible]
此[illegible]口浚[illegible]以此退於當時甚哉任責之難而得謗之
易也

嚴[illegible]更[illegible]一月[illegible]貪贓[illegible]夏四月
詔[illegible]張[illegible]自[illegible]中[illegible]御史[illegible]郎
上曰[illegible]
[illegible]十負[illegible]上舉進士[illegible]以下五百餘人及
[illegible]五月[illegible]以王

刊明合侍御史劉錡入蜀宣撫司得人矣○辛亥
次甲節詣德壽宮上壽六月庚申朔日有食之○秋七
月以虞允文爲湖北京西制置使允文言荊襄之地平原
曠衍無山水之限昔故三國之後以至南北之分皆以兵
爲守道路錯出不可以數計宜益兵以重荊襄爲根本之基
湯思退爲右僕射同平章事兼樞密使○太白晝見○
旱蝗詔近臣條陳闕政許自今郡守貢以二年爲任許移易
詔[illegible]以飛蝗益多又聞諸路州縣尉求爲守嚴避匹
毀歲常膳一二三天下[illegible]各務身率戢安
撫其[illegible]以花又爲依條振卹檢放如有不以聞皆
重寘典憲以鎮大淵曾覿爲閤門事大淵爲樞密承旨
錫御器械去冬[illegible]議[illegible]特小人不可無罰
[illegible]三名當有待[illegible]諸一[illegible]
[illegible]
議成寄[illegible]除二人閤[illegible]七月
詔議應敵守論先[illegible]廣道[illegible]義與紹[illegible]經略
四川地爲我師所扼[illegible]於是撥則[illegible]不既有通和之意自
宜各守元立封疆[illegible]臣以爲張[illegible]同列論奏人必將尺土
山頭讓使我失諸[illegible]心盡取舊人使我失中原之望盡
如故禮使我退義士之氣罷兵屯使我壞兵屯之業也
乃下詔略曰敵人求索故疆從之則不恤屈辱不從則[illegible]
是未已中原歸正之源不絕納之則重南力不能給否
則絕向化之心[illegible]侍從臺諫各條指陳以聞於是
翰林學士洪遵給事中金安節中書舍人唐文若起居郎
洪适以大共義謂[illegible]還余綰如[illegible]數歸附及如海
泗之類毀中侍御史張震以爲海外[illegible]海道陝西地多
險要不可棄受冊[illegible]權下[illegible]史陳

良翰以爲不用[illegible]然後可和其餘亦有論列而宰執
獨無去就[illegible]見謂良規議戰議和在彼不
在此[illegible]師懼人則論貴以選功
寇至則斂兵[illegible]使彼無[illegible]之赤子[illegible]爲橫死[illegible]
取快[illegible]朝會定[illegible]復[illegible]三帶一謂并[illegible]名
二謂含近而謀遠二謂見利而忘害[illegible]許之
呂中曰此壬午[illegible]之議也[illegible]則議和戊午
之[illegible]和已定也壬午之議[illegible]未定也[illegible]則文
秀[illegible]則要君其[illegible]二曰思[illegible]時既定而猶議
之[illegible]人之口耳今[illegible]獨取舊人事無
強兵從與不來[illegible]世然和議已定一時上自宰執下至
有司各至諸將[illegible]不可是當時人倫尚明人心
尚正也今[illegible]未定也[illegible]大義[illegible]而洪
[illegible]
遵金安節唐文若[illegible]同以大共爲一議張震[illegible]爲一議張
闡自爲一議陳[illegible]自爲一議言[illegible]多言不可和者
少豈非士大夫[illegible]所[illegible]其議論反不如前日之正也
春秋許九世復讎而再世遣[illegible]不問乎今不過論禮之輕
[illegible]取予[illegible]之[illegible]以爲和議之成[illegible]而君父不
共戴天之讎[illegible]不問[illegible]論近正而
守[illegible]以議和議[illegible]自成[illegible]
不過遷延以就和耳此張浚之志所以不獲伸也
九月[illegible]使金先是八月金副元帥[illegible]以書
三書[illegible]和好[illegible]以付密
府[illegible]唐[illegible]後本朝未遣
使之[illegible]至於歲幣[illegible]淮[illegible]之餘[illegible]未
能如[illegible]許四州[illegible]敢命

聞敵騎至泗州要懼之以威乃言歸當還所許四郡遂以盧仲賢往議四事一叔姪通書之式二唐鄧海泗之地三歲幣銀絹之數四叛臣俘虜之人自切于七大以敵謀并是汝累疏言蕃強則求弱則止不在和與不和在我自當為攻守之計可也而康伯湯思退等以四州罷兵等議以謂虜意欲和以是實我我後軍民以氣休息然後為自治之計以待中原之變而恢之是乃全之計也若實為弱示強我詐虜強何求不得而靈壽今議論紛然力詆臣等事敵求和以苟目前之安於是侍從之間以至百執事上書者事分上請今日之事只當用兵不當言和至於皆以為量事力事勢交兵攻以利害不切於己敢為大言遂其說則將去之兩山之南北山之北淮幸和議或變乃首鼠兩端而言事者以曹補此以為高論皆美名不思社稷之重宜同殿衛而

生民肝膽塗地誰與任其咎哉執政急於求和遂遣盧仲賢持書報使復言仲賢小人多妄不可委信已而仲賢果以許四州辱命上怒仲賢下大理寺議罪思退等乃大沮和議十一月宰臣陳康伯等言金人來通和朝廷遣仲賢持書報之其所論最大者二事我所欲者削去舊禮彼亦肯從彼所欲者歲幣如數我不深較其未決者彼欲得唐鄧海泗四州而我以祖宗陵寢欽宗梓宮為言未之與也今欲遣王之望龍大淵為通問使副令其上日議論涌乞召張浚歸國待其答訪乃命侍從臺諫集議上從之○詔議和吏部尚書凌景夏與□□□言路將同議以為名分既正則當講和當遣使當與城帶而四時彊土當與祖宗陵寢及欽宗梓宮都要之○蓋中金字節同議以為如世稱姪國皆之亦大字又用再拜二字未得稱當

四州不可與歲幣可增於舊彼欲得和當先遣使歸我彼以不肯歸我且因毋遣使入國恭謁陵寢一次周提舉良翰同議以為名分既正則叔姪之類不必校惟疆土不可與歸正人不可遣邊備不可撤及每歲恭謁陵寢皆當預約敘用村馬騏同議以為我當稱大宋謂如與大遼之禮唯充文力謂不可與和四州之地臣本前言於一帶之險不可以盡棄果疏爭之召良起行於淮甸途復上疏爭之且曰今朝廷河南數以將十萬今歲蓋欲迫我以和我謂十萬之師以可當臣竊疑未論人根且以馬草料論之而歲所費自十萬計月用草一百一十萬束料二十一萬斛今茲大雪連旬稱至春之濟道有可必者臣所以累具奏陳未須遣使正欲坐觀其變使命一下則必墮我將之氣使士卒之心失中原之望絕契丹之衆利害

至重而朝廷易為之又曰自秦檜主和陰懷他志卒成逆亮之禍檜之大罪未正於朝故使其黨復出為惡臣聞立大事者以人心為本今內外之議未決而遣使之詔已下失中原之心失將士之心夫四海傾慕陛下之心他日誰復為陛下出力用命哉人心既失如水之覆難以復收而況於天則不順於義則未安臣竊為陛下憂之又曰遣使之論臣身在外初不預聞臣竊惟欽宗不幸不返此亙古非常之巨變凡在臣庶不如無生且以陵寢赤子之於國家於禮大義若何況夫逆亮還陵寢欽宗梓宮求大位半哀從地其事近在荊襄今議者不務為自強之計因虜帥一紙書遽遣朝士再走虜庭由聘書則又欲遣侍從近臣甚見聽命猶將謂吾民之血以奉歸人欺陛下以數之之名而共為和之之資臣故曰吾將殺之而投

復吾兵政不知使命一浚威略一此國書一正將上謗
忠義解射人心憤怨何兵政之可修又不過曰吾將欽之
而理吾財用不知今雖淺淺而兵不可省備不可撤重之
以歲幣之費虜使之來復何財用之可理此可見
其欺陛下以敗之之冬而實欲行其宿志彼方惟憚浚之
是立淮置貴之是會盟復以國事為心議又言臣見王之
肅大淵之望者言守備不至臣竊以為虜以大兵臨我
自秋及春凡餘貴我一徒以虛聲迫脅
而必往皆固不以論今歲必其來破之必矣
○浚入見又力陳和議之失上使人而令通
事官胡昉先往論虜以四州不可割之是於是思退大淵
待命境上虜拘胡昉待已歸之乃諭浚曰和議不成天也
○十二月陳康伯奉祠知信州○以湯思退張浚為左
右僕射浚仍都督○自今上供足之餘行進獻
按劾以聞
隆興二年春正月初會行使已是追
收之禮部降空名度牒收本錢從之○
立賢妃夏氏為皇后○詔諸路監司
專恤軍民便宜○二月詔戒將帥以充路
遺○兩○三月張浚視師浚受任督府招來山
東淮北忠義之士以實建康鎮江兩軍凡萬二千餘人萬
弩營所招淮南壯士及江西羣盜又萬餘人城
械悉備兩年冬虜重兵萬于河南和約日
決勝之語以四月思退不與
浚計而退其之請以重兵來撤州
之兵歸南京四月命兩淮仍張浚罷

上言論浚可
特升之望諫議大夫一言
浚亦請解督府言者浚不已浚留平江乞致仕者八上
方許之除少師判福州
臣曰此將雖既敗之後而復用浚也人之情一舉而
無功則疑再則倦三則去之矣而有當王之敗
再出而有今也又有貴自
不敢復用浚矣不敢復言兵矣而我孝宗復之志
通於天不以一敗而少沮不以其初年
羣臣論天下事則曰當如曰當以治
曰其事當俟恢復後為之
然曰四十年矣又浚曰和議之不其志將
何為哉而浚受任督府招徠山東淮北忠義之士
二千餘人招淮南壯士及江西羣盜人
之而浚是自後其
如此也然浚權在史浩沮於
湯思退之徒至其陳康伯和議矣豈非天乎
五月復環衛官以儲材而均
任也可依舊制以材略任將帥及久勤歸
休逸之人並為環衛官更不除授只令兼領以節度使即
領左右金吾衛將軍承宣使即領左右衛上將軍又有左
右驍衛武衛屯衛領軍監門衛千牛衛上將軍左右
吾以下諸衛大將軍諸衛將軍
室不在此制仍不非戰功之人○上幸大教場
犒賞成還諸軍○六月秋七月江東
折西水命振之○西江淮水潦

撫令劉岳趙陳胡矣。八月。翻把以宗不止少御允為問使
先是上命湯思退與秦檜諸劉四郡求接岐撤之行在是
命把再使虜以責不如式卻之又求劉豫秦地及歸正人
且求歲幣二十萬把以聞上命只依初式而易言歲幣亦
加其數。

呂中曰壬午之議和之未成者也癸未之議和之已成
者也和議之未成則諸臣當論和與不和之是非而當
符離方潰張浚兩人不主和亦今和議既成之後所
以集議者但論歲幣之增不增地之割不割歸正人之
遣不遣海泗之撤不撤耳而諸臣猶有守之者幣與之
割地許之歸正人皆其所出誠不可和者惟有張闡
胡銓二人而已張闡之論曰遣日以奏檜之每日
又日流後主既事不念[illegible]以東南為正統之如以
忍恥事讎為理義之當得乎二聖之痛今四十年矣
平王東遷四十九年春秋之義此吾之所由作也以
理之公是非論則固決不可和矣以事之實利害論則
和有害而無一利歲幣所費養兵之外又增歲幣民力
益困一也虜得海泗之人一旦與之是致之死地二也
海泗今日之藩籬夫則兩淮不可保大江不可守三也
絕中原之望四也將吾官血以奉虜五也秦檜力排不
附和議之士九十餘人或死瘴海或死謫籍今日和議
成則不附時議者或陷前日之禍六也前日之和卒有
逆亮之變虜不可信七也虜必後如前日需索歸正人
與之則反覆生變不與則虜不肯但已八也秦檜當國
二十年迄今府庫無旬月之儲自此復和殆有甚焉九
也李文會輩王曰切勿與虜講和况今[illegible]而

使謂和議使上下解體以和為挾十也前日之議以人
見非一言之也今日和決有十之理又以實利害言之也
斷以是非之公參以利害之實是和無一事可者當時
不得何哉。

張浚費湖洲之心白首不渝終身不主和議遺命付二
子曰吾嘗相國不能恢復中原盡雪祖宗之恥即死不當
葬我先人墓左葬我衡山足矣疾革呼樞密等前問國事
得無棄四郡乎且命作奏乞致仕而卒後五年贈太師謚
忠獻。

魏公之忠貫日月既有議之者然況識高雅有不可不
若二方攻奪顛而寧與淮蕃同朝離猜之樂則疑危矣
曾微一言學時宰之發一不可曉也力引好檜史主得
政而宰與相元語不相下二不可曉也湯思退指[illegible]
梅福曰丙吉奏戒諸州之不若斯二者之為重矣

呂中曰當觀國家自有中原之禍以來無如主和者
內也及始主和者檜也以後主其識而不免有爭之說
鄙意之執存亂之責以檜主和而江左小康二十年豈
以當時主議者尊之為檜而不為濟若謂善蒸檜而不
善淵源也檜之所為英人之私心合也然則敢而下言
及論則人皆思食其肉以快天地神人之憤言及皇則
人主不以手加額故秋示而嘉其誠者以此見人心之為
者人心之所同治之所為則之之公心合也彼為書責
利達觀風過目而端人正士之蓋爲奇者淵之心雖死
而淵之心未當不行於後世也

九月以王之望參知政事[illegible]令後命官把
自盜打還職罪北還除[illegible]以[illegible]和

金人以未如所欲為詞，[illegible]入寇，乃命湯思
退督師江淮，[illegible]對，為上言曰：屬不
可戰，[illegible]不已必至稱臣，稱臣不已必至請降，請降
不已必至納土，納土不已必至輿櫬，輿櫬不已必至如晉
帝青衣行酒，而後為快。今日舉動，[illegible]既得
四郡，專事戰[illegible]意中悔，思退陰諭以重兵脅和，上
聞，有旨督師，乃命建康都督王彥[illegible]路勝[illegible]防備，推李寶[illegible]備
江。又命思退往督，思退辭不行。○冬十月，詔諭臣久矣，一
十一月，詔諭將士曰：朕紹承丕緒，[illegible]有[illegible]未嘗忘
祖宗陵寢[illegible]紀[illegible]元年[illegible]成，未[illegible]為人之後而
不能報亡世之憤，為人之君而不能撫斯民之[illegible]，故食不
知味，寢不安枕，未嘗以尊位為樂也。[illegible]于胸
塗地，不忍南北之人社稷[illegible]命，朕自即位以來，兩[illegible]
壁[illegible]都統制王友直[illegible]速行人，[illegible]如[illegible]則立式
要求，從則迫脅，因循朕以兵[illegible]，仍遣魏杞
銜命，復行不投[illegible]書[illegible]不受四郡以與之，乃論元
約之[illegible]商州，且[illegible]俘[illegible]之人[illegible]無[illegible]欲[illegible]
無休兵結好之意。今使命逗留，議論不決[illegible]出船[illegible]
固測。朕以太上聖意，不敢[illegible]違，而[illegible]前後[illegible]已
盡依初式，再易國書，歲幣之數亦如其請，[illegible]從，無一
願[illegible]若[illegible]欲[illegible]泰之地，俘降之人，則[illegible]不能
從也。將[illegible]清河口渡[illegible]劉
寶自楚州[illegible]自[illegible]中道[illegible]知也[illegible]降[illegible]矣
○詔前歸正官民[illegible]朕遣使約和[illegible]一[illegible]日[illegible]好戰
要執不同，自[illegible]初議則有[illegible]定四事，叔姪通書之式，
唐鄧海泗之地，歲幣銀絹之數，及元[illegible]叛將之人，朕志在

[illegible]土地一一曲從，唯[illegible]名將貢臣皆北
去之人[illegible]中國之臣[illegible]則夫[illegible]歸[illegible]東土
人民[illegible]朕[illegible]朕知[illegible]斷之於
中，決不[illegible]後[illegible]
竟[illegible]成[illegible]
迫北歸，則[illegible]民同為魚肉矣[illegible]
職。此[illegible]爲高官厚賜，付有明科，傳之
子孫，永保寧泰，天地鑒照，朕不食言。○侍御史尹穡之罷
獄，取不肯備[illegible]其罪，朕[illegible]成所指凡二
十餘人[illegible]諫議大夫。○言者論湯思退急於和
好之成[illegible]春[illegible]修海船，毀
拆[illegible]不[illegible]海泗唐鄧之戍，又言思退密
有[illegible]
[illegible]者奏[illegible]典憲
[illegible]太學生[illegible]等七十餘人上書言湯思
退、王之望、尹穡[illegible]天下。○[illegible]
事[illegible]人[illegible]不[illegible]目[illegible]
紹興[illegible]叔姪之國[illegible]歲幣銀絹[illegible]萬[illegible]
聽許。○詔[illegible]已[illegible]
曰中議曰：[illegible]戰而實則和也，不惟[illegible]於和
而[illegible]亦[illegible]和[illegible]
速於和[illegible]不[illegible]但一於
和而已[illegible]
戰勝而後和[illegible]
思退乃[illegible]
論[illegible]以兵而[illegible]

與大僚約二十八不主和之罪以成見識皆比之因恭
檜和之之以而使之一也夫明當天陰州白猿異而之公好
不得以遂行其志矣然以事勢觀之其因之一切皆有所
息之時也尚可急趁之以所當用之機會因之請半財
已非其有之故言和不可言戰亦不可魔已定則將至
於此時已過則遂至於改非有已成之規事不可為也
故嘗謂於與之慮奉辭以討之可也隆興之處主和名以
絕之可也至名矣而又務實則大讎可復而成本高宗
所未為之志矣
以陳俊卿為右僕射○劉珙禮賜出身兼書院○閏
月詔節職出求負○宋皇敗金人於六合十二月放淮浙
諸州○兩浙遣發運使施大猷討之○雨雹
乙酉乾道元年春正月辛亥合祀天地於南郊用冬至冬至近
郊改用上月辛亥行事也○罷陳康伯○二月賑浙
西飢○以湖水溢避殿減膳○陳康伯薨康伯之初相也已
旦書論司以見陳於中外會朝以照付旦公晒御靜重明敏
語不妄發自拜相也謚文恭議謚文正三月令公還持
賓也田○詔舉制科○四月金使來賀首始稱上為宋皇
帝云先是國書大宋去大字皇帝書名再拜用君臣之禮
有稱拜字之語今金使至則起立問金主起居陳康伯受書
者自同時之館伴之屬以拜其使至是始用
帝上為求好之國而殺負歲幣減十萬
典之時而歸地陳不能改之終身恨之
陵寢地以定金人終不從
志者○呉璘薨朝廷賜貴又判興元府○五月錫
任○以荊川使金充賀正旦使及以陳俊卿為官○
秋七月詔州縣監司郡守各以所部訪知縣以階
○論當錢○八月立王愭為皇太子大赦○文武
官各進秩一等殿前都指揮使同
樞密○九月立太妃錢氏○冬十月以使金
賀正旦使○金使來賀會慶節○十一月以洪适為僕
射兼樞密使○江淮荊襄招討使
丙戌乾道二年春正月限軍額三衙江上四川大軍
新額四十一萬八千人殿前司七萬三千人馬司二萬
步司二萬一千建康五萬池州一萬二千鎮江四萬七千
江州一萬楚州武鋒一萬一千平江許浦水軍七千鄂
州四萬九千荊南二萬興州六萬興元一萬七千金州一
萬一千
一兵是歲省錢八千萬緡○二月振兩浙江東饑○三月
臨安府以身有差○僕射洪适罷○四月
兩水之際浙民○參政葉顒罷○六月兩浙
官吏請給通於所收遂罷○詔舉制科
秋八月兵桂安宅○九月地震○以
司農少卿少監大猷請
時覽○詔舉將帥之有智勇材能者○冬
州巻貢金銅○命諸進言○雨雹○十一月
縣老弱
丁亥 養兵以自困多以自糧不以自
錢之兵有
養天下之兵固前
養天下之兵又祖
養大兵而諸郡又自用度又盡以養

撫[illegible]之[illegible]兵未嘗有一日
之用。[illegible]形勢不當有難敗之驗而後以
已用於[illegible]觀漢也
閱[illegible]四年而後出師者[illegible]之規模
[illegible]不用兵則
[illegible]之兵矣
十二月以[illegible]左僕射[illegible]參知政
事○陳俊卿同知樞密[illegible]參政○詔宰相兼制國用使參政
同知國用事[illegible]三省所先[illegible]中書[illegible]宰執
書[illegible]舍人[illegible]然後過門下而給事中書讀[illegible]
給舍有所駁則封黃具奏以聽上旨[illegible]樞密院既得旨
即書門過門下而中書不[illegible]則具駁[illegible]有所[illegible]
樞密院凡已被旨文書並關中書門下[illegible]
以示[illegible]重出命之意[illegible]樞密院[illegible]中書
直閣門下有謂之[illegible]曰
丁亥乾道三年[illegible]不行給[illegible]
度牒及勘[illegible]召人作價[illegible]以會子進[illegible]○令[illegible]通行
部[illegible]二月[illegible]利州東西路[illegible]
一[illegible]以[illegible]與元府[illegible]
遣[illegible]陛下[illegible]川[illegible]不[illegible]事人[illegible]
遣[illegible]信[illegible]武[illegible]九月[illegible]泉州水災○安奉[illegible]宗
五[illegible]六月[illegible]四川[illegible]
州[illegible]七[illegible]明年[illegible]元[illegible]川[illegible]萬三
千有[illegible]而[illegible]
壯[illegible]○[illegible]文[illegible]秋七月[illegible]
文[illegible]閣[illegible]○以[illegible]○

八月[illegible]官文[illegible]大霖雨○冬十月成都[illegible]旱○
十一月[illegible]以雨[illegible]宗于[illegible]○金使[illegible]
○詔[illegible]以陳俊卿參知政事[illegible]同知樞密院
[illegible]
○令近臣[illegible]得失
戊子乾道四年春正月[illegible]八千四百有奇
每歲[illegible]時教閱一月○二月[illegible]給僧牒
助四川[illegible]以[illegible]右僕射[illegible]月以[illegible]去位
○王[illegible]○雨[illegible]大雪○三月詔宰
制科[illegible]四月[illegible]州饑○進[illegible]並[illegible]起
○五月[illegible]諸路[illegible]所用[illegible]
[illegible]六月[illegible]秋七月[illegible]
王[illegible]知[illegible]州[illegible]中[illegible]三日[illegible]
[illegible]十年之[illegible]以[illegible]之[illegible]
○八月[illegible]冬十月[illegible]右僕射[illegible]之終
[illegible]陳俊卿[illegible]僕射○十一月大閱于[illegible]止視
御甲[illegible]三司合[illegible]甲[illegible]日[illegible]
天[illegible]十二月[illegible]之入[illegible]上曰
[illegible]以何者[illegible]陛下[illegible]爲要[illegible]之
議[illegible]可[illegible]

續資治通鑑卷之八

資治通鑑卷之九

孝宗三

己丑乾道五年春正月以徐子寅充措置兩淮屯田官○罷制兩川司○中書舍人汪涓言按中書舍人次御駁有誤許其論奏而給事中又所以駁正中書違失近年給舍列銜同奏非祖宗分制之意詔御劄盡兩省書讀不行○三月賜新偷以下及第出身有差○命參政王剛中宣撫四川○夏四月詔逋流移○五月置言事籍○詔有司讞獄以法不得作情重奏裁○六月戊戌亡御使殿○錄孔氏後賜孔琛官○八月朔日有食之○以陳俊卿虞允文為左右僕射允文嘗有恢復中原之議而俊卿持重卒與允文不合人有議允文所為虛誕者亦必○九月復監司郡守貴法○令諸路監司分上下半年巡按所部○冬十月振溫台水○十一月詔州通判許監司訪察○監司郡守令侍從舉諫所省各舉京朝官以上二人○十二月張栻入對時虞允文以恢復自任栻言欲復中原之地必先收中原百姓之心欲得中原百姓之心當先有以得吾境內百姓之心○降會子收兩淮銅錢

庚寅乾道六年春正月上以御史中入見因侯以正心誠意致知格物為上精言之又言比年以來言和者忘不共戴天之讎圖戰者又徒為無顧忌之大言又無必勝之策必也暫與之和而陰為之備問時以理而外觀時變則無平其可上皆聽納除為吏部侍書兼侍講○括兌丁錢○二月詔均役法嚴限田抑遊手務農桑○三月省諸司吏員○罷淮東總領所以淮兩口以史正志為戶部侍郎江浙京湖淮廣福建等路都大發運使置司江州

○罷四川安撫制置司歸宣撫司○夏五月進呈四朝會要上皇玉牒○僕射陳俊卿罷時虞允文始相建議使金以陵寢為請俊卿面奏以為未可又上疏曰陵寢誠臣子之痛憤然在今日彼方以本朝意在用兵多方為備若更為此以速之彼或先動則吾之事力不辦不知何以待之況使者既行中外疑惑果得所請猶為有名苟或不從殊失國體上意為釋而允文復申前議俊卿即杜門上疏以必去爭請出知福州陛辭猶勸上遠佞親賢修政事以攘夷狄泛使未可輕遣允文遂遣使竟不獲其要領○詔草苟且誕謾等官○詔給舍臺諫言事○閏月行錢會各半法○遣范成大使金祈請山陵及受書二事虜復書略云好再成界山河而如舊城音塵至指陳洛以為言既云廢祀欲伸追遠之懷止可奉遷即俟到期之報於士□歸之孩柩亦當並發於行金抑閣附請之辭欲襲前日之礼於尊卑之分何如頗信誓之誠安在自紹興和戎受書之礼虜使捧書升殿北面立榻前跪進上降榻受書以授內侍元顏褒初立宰相陳康伯與爭遂令伴使取書以進及孝宗道再知請舊例上意頗悔之明年遣姚雄賀虜生辰附國書云推列聖久安之陵寢既難一旦而驟遷則靖康未返之衣冠豈敢先期而獨請載提詳諭之旨詳及今受書之儀蓋今叔姪之情親與昔尊卑之體異屬使其臣言諭宋朝初講和日宋朝來請淵聖欽宗梓宮今講和自當求請欽宗梓宮父子同葬以時奉祀夫既使求切至請歸洛山陵上國止許奉遷今因聘使幾欲備久安陵寢以眾遷請鳳靈柩亦難獨請向來已許奉遷以未議以為難以義安在無一語及受書事○六月張栻入對上曰卿知我中事乎對

亡不知也已曰審中飢饉連年盜賊日熾曰審中之事
皆離不知然後內之事則知之詳矣比年諸道飢饉民
食[illegible]不足何役之使
伏[illegible]可[illegible]以圖彼也役發跡日[illegible]
寂閒紀言之乎前然今不能奉辭以討之又不能正名以
紀之乃欲卑詞厚禮以求於彼則於大義為已非而變之
事勢我亦未有必勝之形夫必勝之形當在於蚤正素定
之時而不在於兩軍決戰之日今日但當下哀痛之詔明
復讎之義[illegible]選將帥練甲兵以修外
攘進戰[illegible]之事則是而為一且必治其實而不為虛文則
必勝之形當然可見矣上為之太息
呂中曰孝宗有恢復之志置恢復局曹大國遷國用
使開督府立奏使司自偏裨而下各有人記將白
[illegible]
準備而上又有揭貼江北諸城沒[illegible]分戍者
畢達于四兩蓋無一日不為恢復之事實以乾淳之時
與紹興之時不同紹興復讎之時以義而行可也然幾
豈謂不戰以吾之事力十倍於紹興而後可開邊不知
此所以有浪戰之失也
○九月又復太[illegible]○復置武臣提刑○十一月壬午郊○十
二月大閱於白石○罷發運司○復淮東總領所
【辛卯】乾道七年春正月朔加上太上帝后尊號帝曰光堯
壽聖[illegible]太上皇帝后曰壽聖明慈太上皇后○上
取尚書中所載敬天事編為兩圖以[illegible]○上敬天○復
籍錢司○二月立皇子恭王惇為皇太子大赦○以皇子
愷判臨安府進封魏王○張栻入對[illegible]○三月皇
太子納妃[illegible]氏○張栻作[illegible]○[illegible]禁○夏四月詔

[illegible]○振荊州饑○[illegible]知[illegible]院安撫制置
[illegible]○以[illegible]為[illegible]安府○秋七月振兩浙江西饑
○[illegible]○冬十月罷利州路[illegible]宗正行司○十
一月罷利州○十二月復閤門官輪對[illegible]臣籍職輪對
【壬辰】乾道八年春二月改僕射為左右丞相以虞允文
梁克家為之以曾懷參知政事以張說王之奇並簽書樞
密院事○三月賜黃定以下及第出身有差○夏五月福建鹽
行鈔法[illegible]○罷福建鹽上四州官售
其[illegible]不使[illegible]立宗室銓試法○秋七月罷廬州屯
田兵○八月[illegible]○九月定江西四路鹽錢額○命蜀
州[illegible]四川○冬十一月詔[illegible]諡法
【癸巳】乾道九年春正月以[illegible]南[illegible]使○
詔監司[illegible]朋比為且之[illegible]○福建[illegible]法○二
月命監司條便民事○夏五月朔日有食之○[illegible]太子為
尹[illegible]○江西湖吉饒信等五郡[illegible]命朱熹之○詔朱熹
安[illegible]道[illegible]○秋八月詔興水利○
九月進呈[illegible]會要太上今上玉牒○賑台州饑○冬十
月[illegible]知建[illegible]以曾懷為右丞相以張說
知院[illegible]參政以[illegible]同知[illegible]以姚憲為簽書○[illegible]一
月[illegible]日有食之○陳升卿賜出身除監察御史○戊[illegible]郊
[illegible]明年改元淳熙○[illegible]行漢州什邡縣[illegible]五世同
居[illegible]表門閭○十二月廣西[illegible]
【甲午】淳熙元年春二月交趾來貢[illegible]安南[illegible]天祚
南平國王○三月[illegible]文武[illegible]振濟○
夏四月[illegible]宗室名○[illegible]六月詔議[illegible]東[illegible]之
後○右丞相[illegible]宗[illegible]於王宗

已而中懷慊遂求退其之判則誣諒大理寺根究無實乃
貶責陳宗及崇而後推懷紹言者又論參政姚憲欲為宗
等遊說陷懷以取相位乃罷憲十一月以疾辭職
奉祠○九月曾覿開府儀同三司○幸玉津園宴射○冬
十一月甲申朔日有食之○以龔茂良參知政事以梁克家
為丞相○十二月修吏部七司法○是歲淮南復分為東
西路

乙未 淳熙二年春三月親試舉人以詹騤為首有蜀人
甲對策有欲復之志不堅者二事其一謂始如箭削聖意
幾於戢刃其一謂東士之始其及兵者不過一二言耳以
兵革為諱論兵革為迂也上覽對策第五○夏四
月降曾才付兩淮總司○五月與輔臣宴于玉津園上曰朕
嘗觀無逸篇見周公為成王歷數商周之君享國久遠皆
後世龜鑑葉衡等奏曰陛下能以無逸為龜鑑則社稷宗
廟無窮之福也○六月定補外帶職格○罷四川宣撫司復
制置使○茶寇張說○秋七月彗出西方○詔四
川制置司存撫關外四州及金州上津公邀諸郡歸正等
人○八月湯邦彥使金請河南陵寢地明年春四月邦彥
使金至其金人拒不納留館餘月乃命引見皆控弦露刃
之士邦彥懼不能措一詞而出上大怒詔流新州自是河
南之議遂息不復言遣使矣

呂中曰今世士大夫識
王術阿諛等說士大夫諱言恢復不知其家有田百畝
內五十畝為人所強占亦投牒理索不少士大夫於家事
則人人能理會得國事則讓之不肯理士大夫重於
和議之一十一年於此獨處文雅便以陵寢故地
為請其議壯矣以八陵之久置其之
至痛決不可和矣不幸而奸臣已許之和則請陵寢
故地當爭於講和之中不當爭於和議已定數年之後
彼雖仁義不足而狡有餘豈可以區區言動哉求之不
已以至用兵屢敗事勢則我未有勝彼之實其患有不
可勝言者況中原之地吾不能正大義以取之乃卑辭
厚禮以求之其於大義已乖矣此虜之所以反得以義
責我也越之行成於吳也豈忍恥以忘仇雖之復而非
恃和以自固也早以三十年新嘗膽未嘗
一日忘會稽之恥故雖忍辱於一時終能伸其志於後
日今屈體之事而不能為臥薪嘗膽之規模
隆興以來稱叔姪之國則朝廷動色相賀而自壬午至
丙寅四十五年之間所爭者受書之儀而已此我朝廬
文之弊也

○九月丞相葉衡罷○閏月撤兩淮鐵○嚴任法○詔
宗室每歲奏所部以獄○冬十一月朔加上太上尊號
曰性仁誠德經武緯文太上皇帝慈太上皇后○
十二月上為太上皇帝七十立春日詣德壽宮行
壽禮○大赦○詔盜贓法比舊法增一倍定罪○併左
庫封椿庫

丙申 淳熙三年春三月丙午朔日有食之○進呈上皇日
曆○郴州言
者任宰輔不能正身
替公之郴州○五月以中侍御史○以
不至○ 上聞
已物秘書郎

○詔[illegible]劉[illegible]職有方○八月詔御史六察各
揚乃職臺諫並振可否特近兩宮○九月遣官點歷三[illegible]
所財計以是利[illegible]安川等水○冬十月[illegible]立貴妃
[illegible]氏為皇后○上謂執政曰若要革弊當從[illegible]○上
[illegible]自今除[illegible]民[illegible]取言補
宮外其餘任罷○十一月癸丑朔○言[illegible]州[illegible]守[illegible]文
武臣內選差○十二月以[illegible]所編通鑑[illegible]令
皇陛[illegible]奏議[illegible]曰治道[illegible]出矣○[illegible]司[illegible]諸
[illegible]所[illegible]以賑論○安南李天祚死子龍翰嗣
[丁酉]淳熙四年春正月行[illegible]○令諸州置[illegible]用都[illegible]
○雨雹○二月辛未[illegible]行[illegible]禮○[illegible]
祀文宣王[illegible]歷代之名[illegible]可議[illegible]
[illegible]所從祀者[illegible]開元[illegible]失於[illegible]曰越
之[illegible]宣宗[illegible]韓信而[illegible]
[illegible]所以示臣子之大節也[illegible]曰[illegible]臣節
不[illegible]同[illegible]信[illegible]王[illegible]及連和于[illegible]明[illegible]
[illegible]河南[illegible]所[illegible]不能死[illegible]
[illegible]宗[illegible]文[illegible]
戎[illegible]之[illegible]豈足[illegible]夫[illegible]之伐[illegible]
之平[illegible]皆有周之名[illegible]之斬[illegible]
[illegible]奉世之平莎車班超之[illegible]西域[illegible]
謝安石[illegible]在唐則[illegible]
討論使知夫[illegible]夷狄之[illegible]所以尊[illegible]
所以正君臣去[illegible]所以[illegible]
兵[illegible]武成王廟升[illegible]
以曹彬[illegible]○辛[illegible]七言律[illegible]

[illegible]○給[illegible]四川[illegible]○三月以史
[illegible]○[illegible]夏五月福州
[illegible]命[illegible]中侍御史○龔茂
良罷先是[illegible]茂良奏曰臣聞不可
道所惜[illegible]茂良[illegible]其
真[illegible]施行[illegible]奏不[illegible]言
補[illegible]茂良[illegible]御史中書舍人
[illegible]工部侍郎[illegible]
州光[illegible]自引[illegible]知建康府[illegible]
事手[illegible]六事[illegible]曰[illegible]
而所以用之[illegible]曰[illegible]
親[illegible]以[illegible]
四事[illegible]茂良[illegible]英州[illegible]
○立三[illegible]法○秋七月[illegible]○[illegible]補太
[illegible]一名取[illegible]補五名○九月丁酉朔日有食
之○[illegible]○詔[illegible]○冬十二月大閱[illegible]
[戊戌]淳熙五年春二月丙[illegible]○三月以史浩為右丞相[illegible]
一月罷○[illegible]親試[illegible]以[illegible]第一○夏四月[illegible]○
詔今後[illegible]給事中[illegible]同[illegible]○五月[illegible]
[illegible]○六月詔[illegible]御史○[illegible]州[illegible]
[illegible]高[illegible]觀察使[illegible]西[illegible]
司[illegible]利州[illegible]東[illegible]
兼知[illegible]州[illegible]○秋八月[illegible]
[illegible]以重[illegible]
[illegible]有[illegible]○[illegible]

可嘗試以使相領京祠主刑知閣張説爲[illegible]冀

爲入内押班二人小[illegible]結士大夫爭附之於是鄭鑑爲

館職[illegible]宗[illegible]因劉[illegible]爲[illegible]入對

因論[illegible]鑑[illegible]人才[illegible]以中批行之[illegible]朝廷

之紀綱[illegible]今敗天下之風俗[illegible]附下之[illegible]

國[illegible]七年[illegible]

呂中曰[illegible]與龍大淵[illegible]用事也[illegible]爭之矣胡沂

爭之矣張[illegible]周[illegible]以太[illegible]又爭之[illegible]以[illegible]又顯

後[illegible]一言而[illegible]二人於外矣後[illegible]

[illegible]父言之張栻大言[illegible]

王[illegible]甘昇之[illegible]若也又[illegible]一言而[illegible]曾覿而棄

之矣於是見君子退則小人進君子盛則小人衰也於

此見大人能格君心之非而人主之[illegible]當[illegible]

不當求其過[illegible]求其[illegible]不[illegible]

孝宗之英明[illegible]之[illegible]不能[illegible]太清[illegible]

[illegible]以趙雄爲[illegible]○[illegible]十二

月[illegible]

己亥淳熙六年春正月[illegible]社令[illegible]内侍[illegible]

[illegible]物[illegible]以合同[illegible]由[illegible]上曰此[illegible]可

依○四川制[illegible]

大[illegible]

從之[illegible]

失[illegible]以[illegible]乃欲

以身行[illegible]民[illegible]朕不敢[illegible]上

幸佑聖觀皇太子[illegible]入侍佑

神觀[illegible]太

子[illegible]二臣[illegible]朕[illegible]皇太子曰近

日[illegible]以[illegible]不可

[illegible]天下之大務[illegible]

恤民恤民之本[illegible]今日民間

[illegible]入朝[illegible]而州縣

復[illegible]取於民今民貧

[illegible]不可[illegible]惟有選

將吏[illegible]民

[illegible]可以[illegible]今日[illegible]役[illegible]

所[illegible]以[illegible]

備[illegible]任者[illegible]其所[illegible]

東南數十州之[illegible]以[illegible]之

門者不可以數[illegible]力必[illegible]

所爲[illegible]乃可[illegible]一[illegible]

則[illegible]可[illegible]

[illegible]之人則可以[illegible]而[illegible]士[illegible]

[illegible]以[illegible]者不得[illegible]

曉[illegible]之[illegible]田之事[illegible]以[illegible]任則可

以[illegible]

[illegible]成[illegible]可以[illegible]責

其[illegible]矣

○三月[illegible]淮東[illegible]夏[illegible]

平○六月[illegible]四川[illegible]以其[illegible]也

○秋九月[illegible]太祖太宗[illegible]○冬十

月[illegible]十一月[illegible]

庚子淳熙七年春[illegible]

失告以孔門論仁之旨惓惓之言曰聖人之於義利之辨義
者本心之所當為非有為而為也私循者之要也初熹在
朝乃對六七札所言大抵皆修身恤民務李畏天奠天乎
循修明護使不悅者眾故將及兆作遺表曰雨以殄恩一
心報國大命竟止此死將無以報陛下料君小遂日以仁化
成一日之治對惠公大下之理求清明澹泊帶不闕四方
賢士大夫往往出涕○詔禁洛學秘書郎趙彥中疏略云
士風之盛衰風俗之樞機係焉且以科舉之文言之儒宗
文師成式具於今乃祖性理之說以浮言游詞相高士之
信道自守以六經聖賢為師可矣今乃別為洛學飾詐盜
畏外假誠敬之名以濟虛偽之實士風日弊人材日偷望
詔執事使明知聖朝好惡所在以變士風從之○三月詔
舉制科○迎太上帝后宴大內○夏五月頒淳熙
六月令試刑法科兼經史○秋八月湖南帥臣辛棄疾
置飛虎軍帥司○旱○九月詔常朝等臣免宣
名○詔印會子百萬給均給江浙代納旱傷州縣月樁錢
○冬十二月黎州五部蠻犯邊

續資治通鑑卷之八九

續資治通鑑卷之十 宋孝宗三

辛丑 淳熙八年春正月下詔李洗曰陳蓋聖提舉浙東常
浙西副總管趙汝愚謂內侍不當預軍政遂罷太上亦以
為然並改內祠○遂詔自今內侍不得兼兵職永為定制
三月親試舉人以黃由為第一○廬陵安府及諸路官私
房航下限貫百十分減三○閏月臟罪部守法五
月燕講筵官○六月賑紹興府嚴等州水災○知處州
李士龍納錢多取加耗詔降一官○錄范質後○呂祖謙
以疾奉祠卒于家祖謙五世祖公著以經學著聞四世祖
希哲自從程氏游淵源所漸尤為深遠資稟特異聞蓋甚
早其學本於累世家庭之所傳博諸四方師友之所講至
今學者知所向正學而尊前輩則其啓迪之效功實深
潭州卹死八年謚曰成○八月知潭州龍出知處州
姐名私罪名者於是命大臣進擬皆於姓名下注本貫封
令隨為故事○以王淮為右丞相○梁克家見任
孫並真宗觀之祠理為資善堂京父子共政奏請
之由典刑大壞孝宗然之○九月江浙湖北旱出身
民艱窘○冬十月遣使命經三省法國子監
進士義所頌之武學○詔以重賦括設推罷
十一月詔諸路賑饑○浙東提舉朱熹以所奏論浙東救
荒事分敷稱淮賞又乞撥賜米斛求年上
皆從之又奏推行建寧府社倉之乞復白鹿書
院洞本唐朝李渤所居右以流水閑植於本為一
時之勝南唐昇元中學作頁田以給諸生學徒大集
後經兵火字煨燼至是復之

甲用曰我朝京師有學諸州有學下至一邑亦有學其
制備矣然古人比閭族黨莫不有學則復有所謂書院其
亦鄉學之意歟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蓋三千焉則
俾有才者不在辟雍泮水而在杏壇之上洙泗之間於
此見鄉學之有功也國家肇造之初爲書院者有五曰
嵩陽書院曰石鼓書院曰嶽麓書院曰應天府書院曰
白鹿書院今嵩陽應天二書院不可考而石鼓書院淳
熙中得潘侯畤而復興嶽麓書院又得張朱二先生主
之同視州縣之學不過世俗之書進取之業其相去豈
數百驛而已哉當文公之復書院時朝野喧鬨州縣已
有學校不必煩費文公之議曰先王禮義之宮與異端
鬼道之居孰正孰邪三綱五常之教與無父無君之教
孰利孰害今佛老之宮大郡以千計中郡而下數十容
校教養郡縣僅一置焉而附郭之縣或不復有其盛衰
多寡相絕如此則其邪正利害之際亦已明矣今有司
不能正於彼反疑其有所請於此不知其何說也

○十二月雨雹

（壬寅）淳熙九年春正月賑兩浙饑○池州石首坐盜發逋
負誅後他卒事覺知州以下皆推勘官吏趙粹中落職除
責罰有差責授之給五年七月五日奏陛下念一夫之冤存恤
其家恩及幽明矣○詔勸民種麥○夏六月設法禁臺
諫察官與元監司者各一二名○秋八月詔任子恩試
之法申立爲定數宰相十人開封以上同執政八人太尉
同侍從六人觀察使至節度侍御史同中散大夫至中大
夫四人右武大夫至通侍大夫同帶職朝奉郎至朝議大
夫三人職卿監官寺長貳監長至左右司諫開封少尹屬務

及一年須官至朝奉郎并朝奉郎元帶職人因除在京職
事官而帶職者同武翼大夫至武功大夫同亦侍從之無
遺表外見行條格數仕遺表通減三分之一餘分不減紹
興初中書舍人趙思誠言任子限員之議詔從官討論至
是始用其議行之○淮東蝗○辛巳大饗明堂○九
月以王淮梁克家爲左右丞相○冬十一月婺州路饑

（癸卯）淳熙十年春正月上曰養兵費財國用十分幾八分
養兵周必大奏尚不止八分上曰今民間未裕江東浙西
路州軍寄招鎮江諸軍及武鋒軍收額人數可權免三年
所有諸州未足之數特與蠲免○以黃洽爲御史中丞
三月詔舉制科○夏六月兩浙水命賑之○監察御史陳賈請
禁僞學奏略曰臣竊謂天下之士所學於聖人之道者未
始不同既同矣而謂己之學獨異於人是必假其名以濟
其僞者也邪正之辨誠與僞而已表裏相副是之謂誠言
行相違是之謂僞臣伏見近世士大夫有所謂道學者其
說以謹獨爲能以踐履爲高以正心誠意克己復禮爲事
若此之類皆學者所共學也而其以謂諸己獨能之實考
其所爲則又大不然不幾於假其名以濟其僞者耶臣願
陛下明詔中外痛革此習每於聽納除授之間擯棄勿用
以示好惡之所在庶幾多士靡然向風言行表裏一出於
正無或假爲說異以干治體實宗社無疆之福從之○廣
西運司申昭州金坑五處遞年所入不多若行廢罷以給
民間甚便上從之○詔監司帥臣歲舉廉吏一二人○詔
經理屯田和州屯田五百餘頃廬州管下三十六處建康
府上元縣五百餘頃又襄陽府宜城縣荒熟田七百五十
頃令各覈其田畝實數以聞○詔命官犯自盜枉法贓罪

早詔求言　助役聽從民便　李椿卒

抵苦者甚衆致家財取旨決配及無辜者○秋七月廣西鹽復鈔法先是官利其贏而自賣之久為民病至是詔罷官般官賣通行客鈔○早詔求言上謂輔臣曰朕心未嘗放下一日之間天下事行一兩道又謂數日羣臣應詔言事並無及朕過失多言刑獄事刑獄自有成法王淮對曰陛下憂勤如此更有何過失可指○詔助役聽從民便先是處州守臣范成大於本州令民間出田助役謂之義役行之十六年後有右正言蔣繼周言范成大唱為義役之說擾民壞法乞降睿旨將處州及兩浙有見行差役去處聽從民便令官司不得干預其間民自難久行或不能息爭訟仰州縣照應物力資次差募從之監察御史謝諤言蔣繼周所奏係是兩項見行義役所從民便是行義役法也民間自難久行不能息訟依次差募是行差役法也是欲差役義役並行不曾名言罷義役訪聞江東西諸路吏此有搔動蓋民間舊因差役吏緣為姦當差之時拔率數名廣行追擾望其脫免激求貨賂使之爭訟至有累月而不定者所以吏人自為謗曰衆人出錢一戶入役民間因此多有困竭緣行義役遂頗使之胥吏束手無措日夕伺隙以敗其謀近有饒州吉州人戶赴臺陳訴端有可憫乞下諸路應有義役當從民便其不願義役及自有爭訟乃行差役上曰前日蔣繼周言處州守臣專行義役之弊今諤欲義役差役各從民便令照前降旨揮施行○十一月朔日有食之○大閱於龍山○李椿卒椿為吏部侍郎極言宦官之盛衰係有國之興亡靖康明受其禍有以裁制之則國家免於前日之禍宦官亦保其富貴又門禁宜戒之嚴勿使預於人材政事又願士大夫與將官無交通

之[illegible]又言淮浙江以東茶法之弊[illegible]廣州縣[illegible]鋪戶於民民[illegible]自給之後收鈔[illegible]計太倉以一路出租二十[illegible]萬[illegible]民[illegible]而輸錢至於吏稱其[illegible]無所給則又[illegible]於民[illegible]和糴曰[illegible]權請除民和糴折納官民兩便椿所言皆憂國利民之實及卒人皆為之流涕

甲辰淳熙十一年春正月壬申朔詔[illegible]免[illegible]貧○甲寅雨土○二月令湖南京西湖北路監司[illegible]民兵[illegible]拘集比試每州解一二名赴樞密院依四川義士[illegible]以示激勸○二月[illegible]武舉人以[illegible]言第一[illegible]太湖知縣[illegible]有[illegible]其不了雖[illegible]書上謂宰臣王淮曰士大夫一被出名出身不可贖不可[illegible]忠厚如此○夏五月秘書郎[illegible]請[illegible]配刑部[illegible]不可不[illegible]逃亡之[illegible]不可[illegible]司將[illegible]行劄刑配情[illegible]令[illegible]配[illegible]九年旨揮[illegible]其強壯者[illegible]配至[illegible]少不至於[illegible]十四年[illegible]言刺配之法始於晉天福間國初加杖用貸死[illegible]後創立配條若止令居役不[illegible]則[illegible]盡用配法不出於[illegible]制則[illegible]目[illegible]強民[illegible]有過[illegible]自新[illegible]刑部[illegible]配[illegible]有不[illegible]不放又移[illegible]條限政和編配格又有情重稍重情輕[illegible]若依[illegible]其[illegible]全其面目[illegible]猶可以自新[illegible]從[illegible]下之[illegible]部有司[illegible]行○建寧府太平[illegible]六月詔[illegible]部不拘二[illegible]之[illegible]入[illegible]明[illegible]

與其免出試論。秋七月以泉福興化軍地震。冬十二月
頒[illegible]曆。

乙巳淳熙十二年春正月知平江府[illegible]以旱災祈禱監
司催頭劉[illegible]大[illegible]。上論輔臣曰獄案多積滯
其間又不決者更取一二件將上乃命留之。二月雨雹。
三月台臣上言[illegible]中禁胡服蕃樂。五月地震。
秋九月湖州台州水。冬十月詔戒將帥曰[illegible]推將帥之
職每任成功而忌能專己而自用故下有沈抑之歎而上
無勝算之助朕不[illegible]兼收衆善不[illegible]其[illegible]者有其言
當責其力以成大效則[illegible]主帥之功也昔趙奢解閼與
之圍始令軍中有諫者死及許歷進北山之策而奢許諾
卒敗秦師奢為封君與廉頗同仕果何害焉卿當以奢為
法毋[illegible]刻石給賜諸將。十一月辛丑朔。十二
月庚戌朔太上皇帝尊號加紹業興統明謨盛烈八字太
上皇后加備德二字。

丙午淳熙十三年春正月庚辰朔慶太上皇聖壽八十行慶
壽禮乃大赦。夏四月詔以沒官田産入常平。五月置
經筵官以進讀[illegible]御筵及金
器錢馬[illegible]執賜酒[illegible]自[illegible]書少有知
道知之亦[illegible]能行之且如[illegible]人不[illegible]備[illegible]不盡一句
人君豈不[illegible]自是不能[illegible]君覺
亦何補[illegible]不知書[illegible]所[illegible]不[illegible]不
已者[illegible]宗[illegible]而[illegible]如[illegible]言不[illegible]
[illegible]何[illegible]使中人傳
上曰[illegible]非[illegible]反[illegible]得自[illegible]安
能[illegible]命[illegible]不[illegible]中人傳旨[illegible]以

[illegible]宗[illegible]。秋閏七月雨雹。八月[illegible]日月
五星[illegible]。九月[illegible]書。户部言江西[illegible]司[illegible]以上供
和糴折價錢上曰[illegible]不同[illegible]
以病民也不可也。冬十二月四朝國史成。[illegible]能
胡與[illegible]明年六月[illegible]文靖。十二月[illegible]路[illegible]命
振之。

丁未淳熙十四年春二月以樞密使周必大為右丞相。
以參政施師點知樞密院事。三月封[illegible]婦[illegible]氏墓。親
試舉人賜王容以下[illegible]出身有差。夏六月旱詔求言。
[illegible]州[illegible]秋七[illegible]府等州
旱災。九月[illegible]湖[illegible]京西[illegible]民兵以三丁取一五丁取
二十丁取三。冬十月大赦。乙亥太上皇帝[illegible]遺詔太
上皇后[illegible]太后[illegible]宮名曰慈福。上[illegible]

等欲不用易月之制[illegible]首[illegible]文[illegible]行三年[illegible]服自
不[illegible]所政司馬光通鑑[illegible]載其詳[illegible]等奏通[illegible]晉武雖
有此意然後來只是宮中深衣練冠上曰當時群臣不能
將順其美光所[illegible]之後來武帝竟欲行[illegible]等奏記得不
下[illegible]行上曰自我作古何害。十一月詔皇太子參決庶
務。[illegible]改曆差

戊申淳熙十五年春正月[illegible]拾遺。[illegible]會學[illegible]進奉
三月[illegible]宗[illegible]。夏四月[illegible]宗以[illegible]
[illegible]世[illegible]服[illegible]降旨[illegible]三年[illegible]
[illegible]服故以[illegible]事[illegible]
從所[illegible]禮典[illegible]貴未[illegible]制[illegible]為近[illegible]
[illegible]勿復有請[illegible]三年之制斷自[illegible]
之典不[illegible]所[illegible]亦宜乎。

呂中曰此高宗配享之儀從其最盛之請也然以公論
觀之當以張趙二公配饗而呂頤浩不與人望張俊附
檜主和誣殺岳飛不復預配饗之列故當時九廷之言
皆彰之配食太祖之議於二十餘年之後今乃寂寂於
一日之間乞別集議其後楊萬里亦上書爭其事謂今
建議之臣曰欺曰專曰私而已又論張公有社稷大功
者五建復辟之勳一也發端嗣之議二也誅范瓊以立
國基三也用吳玠以保全蜀四也却劉麟以定江左五
也蓋畧盡其平生忠義之風概而欲於魏公故以復
辟之功歸之呂頤浩也其後孝廟配饗議者推陳康伯公
而魏公終不得預蓋但以富平符離之過而不考其魏公
岐溝之敗其喪師辱國亦不下於富平符離豈可以一眚
而掩其大德乎

三月大享明堂自乾道以後議者以德壽宮存遂止行郊
祀淳熙六年用李燾等議行明堂之祭燾言近世祀明堂
者皆以其父配五帝此乃誤認孝經之意也孝經曰嚴父
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下乃曰郊祀后稷以配天宗
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夫者謂郊而配天也帝者五帝
之神也故上云嚴父配天下乃云郊祀后稷以配天則父
者尊謂后稷也祖爲王父則父不專謂考也至是周必大
言高宗几筵未除未遑配坐且當以太祖太宗配孝經自
周公言之故曰嚴父留正言嚴父專指周公而言若成
王則其祖也○五月丞相王淮罷爲判衢州八日○留
○朱熹入對○振臨安饑○京鏜使金爲異稱賀不
肯應樂至京鏜等禮一切裁抑以入對擢爲工部侍郎○
秋七月振常州水災○八月甲申朔日有食之詔避殿上

亮上言曰秦檜以和誤國二十餘年而天下之氣已索
然猶餘矣陛下有削平宇內之志又二十餘年而天下之
士始知所向其有功於社稷宗廟非陛下之所能誦也高
宗皇帝春秋既高陛下不欲大舉以驚動慈顏抑心俯首
以致色養聖孝之盛書冊之所未有也今者高宗既已祔
廟天下之英雄豪傑皆仰首而觀陛下之舉動其忍使二十
年間所以作天下之氣者一日而復索然乎天下不可以
坐取也兵不可以常勝也驅馳運動又非年高德尊者之
所宜也東宮居曰監國行曰撫軍陛下何不於此時命東
宮爲撫軍大將軍歲巡建業使之兼統諸司長史司馬以專其勞
此肅宗命廣平王之故事也兵雖未出而聖意振動天下
之英雄豪傑靡然知所向矣天下知所向而吾之驅馳運
動亦有所憑藉矣陛下倘以書生之言爲可行則當先理
建鄴而後臨之以今歲爲北伐之舉而分經理建鄴之計
以震動天下而與虜絕陛下即位之志既少伸矣○九月
辛丑大享明堂上曰配位如何周必大言禮官亦已申請
高宗几筵未除用徽宗故事未應配坐且當以太祖太宗
並配○祀日高宗几筵尚除自當別議○錢中興節蕭後○
冬十月以黃洽同知院事施師點罷知樞密院事○以鄭僑使金賀正旦張時
修副之金主雍殂使傳言其朝見令並見東上閤門進書傳與
時修抗辭詣閤門者以受告
館伴此報乃令見於館元日遣使明日金主告哀使
遇未至會孝宗受禪遂給事中十二月以尤袤掌
曰自以天下之大本與今日之急務如陛下之蓋大本
者陛下之心急務則輔翼太子選任大臣振舉綱紀變化
風俗愛養民力修明軍政六者是也

淳熙十六年春正月以周必大留正為左右丞相
尚中曰相位之所以最易名善始者難其人之賢也然
二十八年命相十有七人歷文東三朝月而罷張魏公
蔣子禮皆以時月罷鍚一歲月湯岐公葉正簡魏文
節皆一歲有半陳魏公一年七閱月趙魏公二年九閱月
惟虞雍公滿三年而于魯公六年九閱月此其最久也
若葛益公之相三年有餘未幾而梁竊期月則已逆內禪矣
此外再入陳魯公事止五一年九閱月史部于曾習公
名不當時惟梁鄭公再相僅五年以久稱而罷此甘最
久也淳熙十五年尤袤言天下之事有八一曰論相
以天下之賢相陛下知之故老重臣既而取之者
議論陳或取之詞臣雅望或取之時望名流或取之司
法能吏或取之刀筆討曲或取之張軍或取之行
實自將或取之邊鄙新進或取之言語以為能或取之不
滑俗吏或取之勾稽小才如也取之妍美說評然卒
之人而卒也任之柔懦者莽無可言之志聞有應者
靜而經書治體之右者而才者多其跡表裏之所
剛良挾其他則以空疎敗以繁碎敗以簡疏敗以
敗以貪墨敗以苛刻敗以多欲則可用
納用哉

二月壬午朔日有食之○壬戌上內禪於皇太
子即皇帝位是為光宗尊上為至尊壽皇聖帝是為光統○
設文言○翰林學士書郎權侍
郎尚書官首言三代以還本朝家法最正一曰
事親二曰齊家三曰教子
有天下以孝而不以天下奉其親天下之

以匹夫天子之尊二十有七年人無間言此聖賢之所難也
陛下當而行之必如壽皇然後無愧也本朝歷世以來未
有不賢之后蓋由宗家法最嚴子孫持守最謹也后家待
遇有節故無恩寵踰溢之過妃嬪進御有序故無忌妒專
恣之行宮禁不與外事故無斜封請謁之私此三者漢唐
所不及也陛下能察閨門之義不忘女子之戒則齊家之道
得矣皇子岐穎之性過人遠甚然在王所者左右前後皆
善士也正誼與為不善講讀之官進見有時志意不通休
沐之日或多於講讀若使左右前後之人與王親狎
朝夕無間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之物也願陛下
盡事親之道以全帝王之大孝嚴家法之義以正內治之
紀綱明教子之規以壽萬世之基本○三月皇子擴進封
嘉王○夏五月詔沿大嚴和○秋九月起自庚申定以二
月一日引試○冬十月詔大臣裁節冗費○十一月詔遵
祖宗成憲○是歲金主雍死孫璟立

續資治通鑑卷之十一

庚戌紹熙元年春二月申明御史彈奏二十條御史臺彈
奏格三百五條本[illegible]熙所定至是劉光祖論其有淺者中
外臣僚[illegible]以侍[illegible]失禮樂亂風俗等條之
事凡二十條奏之[illegible]上從之○[illegible]
法度[illegible]編成書[illegible]而行之○以趙汝愚知貢舉而宗室
知貢舉自此始[illegible]少除[illegible]之○
[illegible]時侍立[illegible]以春坊舊人得幸特立除知閣
門事留正為右[illegible]參尚閣特[illegible]忽見正[illegible]上以正為相
在位久欲迂左揆而兼張[illegible]尚書[illegible]一人誰[illegible]之明
日正奏且論其招權納賄之狀上大怒[illegible]特[illegible]與外國官
○夏五月親試舉人賜余復以下五百五十八人及第出身
有差○罷劉光祖言職是春潛同知貢舉光祖[illegible]侍
御史會上客[illegible]鄭[illegible]之章及奏[illegible]光祖[illegible]入院[illegible]
潛[illegible]潛曰近日風采一新光祖曰[illegible]相[illegible]立異也
但常日為大諫所言者則自言之耳既而同院請光祖曰
何自然見公所上章數日為之[illegible]可能定志[illegible]他可知
也未幾[illegible]言至是光祖[illegible]
此[illegible]川府轉運判官[illegible]御史中丞[illegible]自此[illegible]
端者[illegible]以正[illegible]業[illegible]是上[illegible]不能
療[illegible]有功上既受禪[illegible]閣門宣贊[illegible]
器械[illegible]三[illegible]疏論之不報[illegible]
止之[illegible]上疏言小人[illegible]
關[illegible]器[illegible]主[illegible]一日[illegible]今大
臣今[illegible]光祖[illegible]上不[illegible]府少

卿[illegible]是[illegible]○[illegible]銀[illegible]錢○秋八月詔[illegible]
○冬十月改左藏西[illegible]封[illegible]事○[illegible]五州鹽
[illegible]命[illegible]○命[illegible]後不克行
○[illegible]曹子初行[illegible]
辛亥紹熙二年春[illegible]曹言錢[illegible]
自今[illegible]
推之之[illegible]
考其後[illegible]四月[illegible]
筆[illegible]部侍[illegible]言[illegible]不[illegible]
置詳[illegible]一員為[illegible]一員○五月太常生
[illegible]上書言[illegible]不時[illegible]人
出入無[illegible]官侵奪[illegible]政[illegible]更[illegible]
不[illegible]陛下[illegible]奏[illegible]
使[illegible]以侵人聚[illegible]
[illegible]以致[illegible]上[illegible]書[illegible]古[illegible]
乞[illegible]州[illegible]○[illegible]上曰
伏[illegible]亦欲少緩○六
院[illegible]入[illegible]有[illegible]之喪請解官
時服○冬十一月[illegible]六至上[illegible]
[illegible]而
[illegible]有[illegible]語
[illegible]及問[illegible]死者上
[illegible]
壬子紹熙三年[illegible]月上[illegible]是重華
宮[illegible]以及[illegible]而[illegible]輔郡
臣[illegible]上[illegible]言臣[illegible]陛下[illegible]心[illegible]

欲紹……大臣藏匿……上自朝廷下至郡縣
所一切曾奏……其不當……其大過○令人……州永年……
官至武功大夫遙郡……任子史部……安……永年……
藝出身……以任子轉……為……月……吳
綱守九……語……以壽……承務郎○
宰……拜……節○……曰……
置……翰……○贈……兩淮……○秋七月廬州……○講
成當……建……

【癸丑】紹熙四年春正月詔江上諸軍……至……備將
者令主帥擧發三人赴總領所選擇一名事既行諸將皆
不以爲便○三月趙汝愚同知樞密院……
言高宗聖訓不用宗室爲宰執……復命當……學士
中……意汝愚乃受命○……旨以

三考爲一任今以三考之外未照奇零……此等于
請已用法意恐未成考人於後任接……改官職
者爲令○夏五月左丞相留正以論著特立于……○親試
擧人賜陳亮以下三百九十人及第……部擧人以亮冠多
士朝野相賀○李衛年五十四調成……司戶參軍自以
祿不及養乞以一官回贈父母……嘉其志特詔以本官致
仕父母皆予初品官封……益異數也○錄先聖後詔以……遠
孫……爲承奉郎○冬十一月戊寅上朝重華宮○……
正復視事○十二月布衣王孝禮言今年冬至日影表當
在十九日壬午而會元曆乃在二十日癸未……差一日乞
……內作所掌銅表……太史局則驗說之○以朱熹
爲湖南安撫……使人自……朱先生安在
皆以見存……除○……十法

【甲寅】紹熙五年春正月……皇不豫○夏四月朱熹始拜命
赴潭州○五月壽皇疾浸棘上不能視疾人情洶洶……至
貴請……過重華宮問疾甲申……重
華宮……以壽皇……大漸○六月
丁酉夜壽皇崩于重華宮上稱疾未能……入其中
請來遂……外訛言籍籍不……曰……太皇太后
御札付宰執曰……安……表左丞相
留正樞密……汝愚……參政陳騤同知……札……官……文德
殿拜表……殿……唐肅宗朝
群臣發哀太極殿故事附……入奏是日以皇太
后有旨……以疾聽就內中成服……太后垂簾不許
○丁未留正等奏嘉王仁孝夙成宜早正儲位
以安人心○乙卯再擬旨揮進入……書八字云……久
念欲退閑而以手札付留正其議遂寢未決也○利州西路
帥吳挺卒○……擧○秋七月壬戌左丞相留正
逃歸○辛酉上正朝臨……都人大駭工部尚書趙彥
逾見汝愚白事汝愚……告以內禪之議遣中郎將范仲壬
以告殿帥郭杲汝愚……太皇太后……以宗社爲憂將白事
馮而難其人有知閤門事韓侂胄者太皇太后女弟之子……
宗尹同在閤門……以內禪事附宗尹入奏……
門宣贊舍人傅昌朝密製黃袍時王在……
子……步帥王仲先分兵衛南北內太皇太后垂簾……
札引嘉王先入汝愚出入皇太后……皇帝以疾至今
未能執喪曾有親筆自欲退閑皇子嘉王可即皇帝位尊
皇帝爲太上皇帝皇后爲太上皇后王固辭且顧汝愚曰
恐負不孝之名……等以爲……汝

[illegible]請遂邸皇帝旋於東[illegible]之基[illegible]人間
之始安乃[illegible]敕天下勅[illegible]有[illegible]中[illegible]
頌於沂輔先[illegible]詔郵亂京[illegible]
[illegible]謀為[illegible]事刪[illegible]省極敘書[illegible]開
議論[illegible]表事[illegible]故及之[illegible]之語
風亦可以息[illegible]言[illegible]人[illegible]今[illegible]乃[illegible]福不可
至今傳勅
呂[illegible]光宗[illegible]以今[illegible]受內
禪未幾[illegible]不求[illegible]能以神[illegible]授之聖子付
托得人豈不美哉
○詔建[illegible]宮以奉[illegible]上皇[illegible]太上皇后[illegible]詔[illegible]日一號
百[illegible]○立崇國夫人韓氏為皇后○上[illegible]立趙汝
愚矣[illegible]之禮[illegible]從之而[illegible]去
相位乃[illegible]部侍郎而[illegible]正復相○戊[illegible]詔求言○
以章[illegible]為侍御史[illegible]左司諫○劉[illegible]使金告登位[illegible]
御史[illegible]已[illegible]汝愚兼參知政事○庚午[illegible]自胡
[illegible]召赴行在[illegible]是[illegible]嘉王府[illegible]善光宗[illegible]嘉王
進[illegible]之功[illegible]進[illegible]若[illegible]進使[illegible]古先哲
下[illegible]則[illegible]舉天下第一等人乃可[illegible]問曰誰以[illegible]對[illegible]年
[illegible]侍御[illegible]此說之說對曰宋[illegible]之許[illegible]必
繼為[illegible]不能[illegible]其母云母不可制[illegible]其
[illegible]之說如何[illegible]○[illegible]為給事中
[illegible]傳[illegible]年[illegible]中書舍人黃[illegible]為起居[illegible]為
起居[illegible]乙亥以趙汝愚為右丞相[illegible]
密院事[illegible]參知政事[illegible]院事○[illegible]侍
從說[illegible]以得失○[illegible]大[illegible]○戊寅賞[illegible]功以郡[illegible]除

武[illegible]節度使○韓[illegible]
已功所望不過節鉞[illegible]閣[illegible]省[illegible]以[illegible]不
[illegible]不滿所望[illegible]有邪謀○辛巳趙汝愚[illegible]樞密
院○壬午[illegible]侍[illegible]以光宗[illegible]不能
時過宮[illegible]院事
○甲申[illegible]院事 詔[illegible]要
切者以聞○[illegible]詔[illegible]旨日輪一員面[illegible]○八月辛卯[illegible]
[illegible]行宮[illegible]行[illegible]○辛巳除朱熹[illegible]○甲午增
置[illegible]官以黃[illegible]傳良彭龜年[illegible]為[illegible]
詔乙巳[illegible]官生[illegible]尋[illegible]○詔以生日為天[illegible]○詔
諸[illegible]更[illegible]使○皇子擴進封嘉國公○[illegible]寺卿
上[illegible]泰安宮○[illegible]祖廟而[illegible]皇
詔侍從[illegible]集議○是年趙汝愚[illegible]二廟而
正太祖東嚮之位朱熹[illegible]爭不[illegible]○丁[illegible]
○乙卯[illegible]封[illegible]功臣○[illegible]
○[illegible]黃文[illegible]○[illegible]為御史中丞先是[illegible]侍
[illegible]有[illegible]言[illegible]京[illegible]勸汝愚
以節度使[illegible]遺人[illegible]語不[illegible]日
夜謀[illegible]以[illegible]除劉光祖侍御
史陳騤[illegible]光祖入[illegible]
汝愚[illegible]然而[illegible]
已又[illegible]
論[illegible]之奸[illegible]位
於[illegible]
勒[illegible]去[illegible]位詔[illegible]正觀文殿學士[illegible]
古[illegible]○詔侍從兩省臺諫各[illegible]

任知縣者二人○丁卯劉德秀爲監察御史時[illegible]
乞令近臣薦御史許之於是除內人[illegible]者最多
乃召在其首[illegible]汝[illegible]上疏論侂胄[illegible]
侂胄乃諭中司令薦德秀因以內批令[illegible]中司薦者一
人德秀遂與[illegible]其黨以次[illegible]侂胄之
人[illegible]善於排斥無餘蓋[illegible]餘年[illegible]○庚午[illegible]書
獨[illegible]未合祭天地于明堂[illegible]之[illegible]令[illegible]州
縣朝獻景靈宮命嗣秀王伯[illegible]學大[illegible]而親祀明堂乃
大赦天下趙汝愚[illegible]以故[illegible]多[illegible]者自祖
宗以來人主登極[illegible]列郡守臣率得任子恩[illegible]守臣
而以[illegible]行[illegible]之者亦官之如例英宗即位[illegible]公時
知諫院言以爲言不聽上受禪肆赦汝愚因推恩[illegible]命臨
司郡守許上表進貢推恩以守臣係推[illegible]免進貢[illegible]未
[illegible]附[illegible]是歲五月以孝宗大[illegible]上登極九月
宗祀明堂尚書省契勘一歲之間三行赦恩有[illegible]
犯之人指恩作過內曹犯徒流罪已經登極赦[illegible]後
再犯徒流以情理深重者未得[illegible]別聽朝廷指揮其猶
運與[illegible]文同降但以白紙[illegible]二事[illegible]前所
未有也○京鏜[illegible]吳
[illegible]先後去[illegible]附[illegible]正士[illegible]之
禍自此始矣○壬午[illegible]相繼[illegible]汝愚
之勢益孤○甲申韓侂胄爲宜州觀察使[illegible]除防禦使
不滿上疏力辭乃止遷一官[illegible]○冬十
月辛卯[illegible]四川守臣○朱熹[illegible]奏[illegible]事於行宮便殿○乙
未以雷雨詔求言○辛丑減兩浙江東西路和買折帛錢
蠲兩浙路丁錢[illegible]一年○雅州[illegible]○是日命朱

熹講大學○除朱熹國史實錄院同修撰辭不允○甲辰
[illegible]後[illegible]省[illegible]封事[illegible]其善者條上○乙巳上大行至尊壽皇
聖帝謚曰哲文神武成孝皇帝廟號孝宗○壽成皇后謚
曰大倫[illegible]○詔建孝宗[illegible]於永阜陵之東南以十一月乙
卯[illegible]孝宗於永阜陵○丙午[illegible]賀表○壬
申[illegible]三[illegible]使[illegible]○是日[illegible]與朱熹彭龜年
[illegible]○閏十月癸亥[illegible]○辛未以[illegible]
乙亥趙彥逾知建康府彥逾初[illegible]汝愚引[illegible]同升已而[illegible]
除端明知建康[illegible]以除四川制
置彥逾[illegible]入辭[illegible]廷[illegible]名于上指爲汝愚之黨曰老
奴今去不惜爲陛下言之於是上亦疑汝愚矣○詔提舉
太史局官○兩[illegible]
人○詔改明年元曰慶元[illegible]十一月戊子
上欲[illegible]朱熹乃降內批[illegible]
已除熹宮觀可知是趙汝愚袖內批還上且諫[illegible]
既[illegible]欲出之汝愚退求去不許侂胄使中使王德謙
內批以授熹[illegible]即附奏謝遂行給事中樓鑰封[illegible]
人鄧驛面奏乞留熹上許[illegible]已而不下起居郎劉光
祖又言之[illegible]再封還錄黃有旨除熹[illegible]文
閣待制與郡[illegible]中有[illegible]論事頻[illegible]
胄嘗言陛下[illegible]乃欲[illegible]一日一朝[illegible]
故時人[illegible]不合陰肆中傷去[illegible]
黃[illegible]上曰始除熹經筵耳今乃事事欲
與[illegible]於禁中[illegible]止爲[illegible]上
[illegible]乃止[illegible]
[illegible]名儒[illegible]天下大

老歸之綫四十餘日後於宮闕之命遂近相君以爲天下大老去之則人誰不欲去若君近人盡去陛下何以爲國願亟還朱熹無使小人得志成亂階侂胄乃方命人皆爲仲湖倘

曰甚矣君子之道難行而小人之好易售也昔哲宗初年伊川先生入在講筵未幾[illegible]臨之際[illegible]宗新政臨[illegible]先生入[illegible]幾權倖媢嫉遂有宮觀之命嗚呼此小人排擯道學之漸自是而後臺諫糾彈一則曰偽學二則曰偽黨[illegible]於此時矣

甲午復加安南國王李龍榦功臣○丙午韓侂胄兼[illegible]都承旨○彭龜年論韓侂胄竊弄威柄爲中外所附[illegible]貽患又奏[illegible]陛下近日逐得朱熹大臣故欲陛下亦逐去此小人毋使天下之人謂上[illegible]小人如此[illegible]之難上初欲兩罷之[illegible]內批[illegible]龜年與郡侂胄罷留[illegible]張矣侂胄因此[illegible]其名或[illegible]之曰彼宗姓[illegible]以謀危社稷則一網打盡矣侂胄然之○詔均內外任[illegible]當國言者以爲今賢士大夫往往不樂爲外官蓋外權太輕雖欲有所施設而不得騁故也今日之勢莫若稍重外事[illegible]之權治使帥漕總領可以馴致於從官而後可以任可以任而後可以責事功詔[illegible]未幾[illegible]位亦不克行○辛亥雨木冰○詔[illegible]年[illegible]制○以明州潛邸改慶元府○十二月乙巳朔[illegible]閏[illegible]言宮[illegible]事○戊辰以陳康伯配[illegible]宗廟庭[illegible]陳[illegible]罷○庚午余端禮知樞密院事京鏜參知政事鄭僑同知樞密院事皆侂胄引進將以助己彭龜年[illegible]以侂胄乃罷趙汝愚請留彭龜年而上不允○陳傅良爲[illegible]而所劾

劉光祖爲德秀所劾坐留[illegible]之罪傅良罷中書舍人光祖罷起居郎○是歲詔[illegible]諸路水旱○桑詔[illegible]淮東提舉陳損之以淮田多沮洳因[illegible]數百里捍之得良田數百頃[illegible]名紹[illegible]

續資治通鑑卷之十一

學不幸之甚矣自今以固逐之狀猶當國家多難汲然者任
權以來兵柄播禍於行而不可尚不於此時爲利今朝
廷清明上下安安有異意者願陛下念及爲之忠勤榮
群臣之非議以李沫之回邪貪饕竄沫以謝天下選太學能以
汲士心以咨民以等壹意上書翁揭國是各流五百里中書
舍人鄧驥言臣仰惟國家開設學校教養士類將以生全也
自建太學以來上書言事者無時無之累聖仁覆未嘗加罪天
覆海涵不加之罪其者得罪亦不過或已州能謫而已紹興
間有布衣余尹上書狂悖其以布衣之罪坐士誠不爲過
太上皇帝猶有容恕降旨編管亦而已寢論奏竟從寬典
陛下今日編管陳宜中等六人若以翁揭國是非之則未
若布衣秉要之罪大也以大罪已宥則一夫爲至寡也聖
明初政仁厚播聞曾所過發人中言教所有錄黃未敢書
行是日有旨李沫除右諫議大夫劉黻奏以所言者罪臨
安府發遣祖通諸生押送賦所未幾劉黻出知泉州侂胄
既誅有旨褒錄上書六士黼以尚書郎首備一資隨朝伸解各
免文解一次儒已死以束帛賜其家
呂中曰公論有天下所恃以存者也古今之常也後世以人
臣往往貪天之功以爲己力卒小人之尤者乎嘗聞昔
廟之立本宜仁保佑之勳因諸大臣建請之功吾以獨
誣乃以安業歸功於確而上誣宣仁下累王陞遂爲元
祐大臣不可解之禍其在錄可鑒矣今我寧宗纂承大
統蓋慈福以定計於內韓忠定請以功諉於外侂胄何
人竊綠慈福里家戚閣功輒妄貪其功掩爲己有稍見附
會言章皆坐之於必死之地亦獨何心哉然則薦與侂胄
其罪俱不可勝誅矣

余[illegible]禮[illegible]參知政事。四月[illegible]右丞相京鏜知樞密院事。
○己卯，雨土。○三月戊戌朔，日有食之。○庚寅，太白經天。
○命侍從、臺諫、兩省、諸路[illegible]行[illegible]利害條具以
聞。○夏四月[illegible]太府寺丞呂祖儉上疏乞留[illegible]併論
[illegible]韶州安置[illegible]當論語侵韓侂胄也。○[illegible]舍人鄧驛封
還錄黃，謂祖儉忠[illegible]無罪，其罪當[illegible]乃安置筠
州，尋改吉州。○[illegible]城[illegible]將[illegible]侍御史[illegible]人士[illegible]
[illegible]相[illegible]入[illegible]侍御史[illegible]正言劉
德秀乃言[illegible]以君中道[illegible]勸在[illegible]不如
詔書重言[illegible]直學士院傅伯壽所草[illegible]則叔
事[illegible]錄入。○劉德秀[illegible]曰致身通籍[illegible]以益善類。○丙
午，詔省[illegible]諸路提舉司[illegible]。○劉德秀上言
邪正之辨，無過於真與偽而已。彼以道先王[illegible]行亦市
人所不為，在[illegible]之所必斥也。昔孝宗垂意[illegible]自務核
實，凡虛偽之徒言行相違者，未嘗不深知其[illegible]陛下
以孝宗為法，考核真偽以辨邪正。詔下其章。○[illegible]
又劾國子博士孫元卿、太學博士[illegible]國子正陳武皆
去。[illegible]主司[illegible]入[illegible]子[illegible]之徒[illegible]以為[illegible]。○己未[illegible]
[illegible]吏[illegible]部三衙[illegible]
代二人[illegible]一人[illegible]
同辭乃拜[illegible]
以御[illegible]使[illegible]不[illegible]是[illegible]
吏部尚書何澹[illegible]
[illegible]
七日，吏部郎官[illegible]
員外郎[illegible]

在朝之臣，大臣[illegible]邪正之迹，無不敢[illegible]以報
復之禍。望明詔大臣[illegible]所當去者。
呂中曰：我朝自王安石以新經[illegible]說，凡學校科舉之
間，皆以王氏之經從事。自新進[illegible]人而天下[illegible]
是多事矣。[illegible]宗皇帝崇尚伊洛之學，一[illegible]人[illegible]相
繼而[illegible]栻在湘，朱熹在閩，[illegible]明是學
以續孔孟正脈之傳，天下學者翕然從之，[illegible]統者立
以為[illegible]於巖谷草野之間，皆出一轍。學校科舉取人，士
大夫立身事君，無不源流於是學之[illegible]陶成士習
將美，自小人[illegible]推[illegible]道學而名之以偽，海內之士[illegible]
[illegible]風從，不[illegible]有所不顧，而學士大夫之衣冠
亦更變以[illegible]時，未幾異論[illegible]起，非朝廷[illegible]然
鋤去大奸以復正學，幾為東南不可解之禍，[illegible]道不立。
其流弊乃至[illegible]之前一時風俗之好尚[illegible]
士者皆言[illegible]立功名，誠不能無所偏而執
事[illegible]之[illegible]一舉而[illegible]之稱自好者以偽學[illegible]自
立[illegible]以朋黨[illegible]是此[illegible]方[illegible]而流風
之弊，有不可勝言者矣。
○[illegible]十一月[illegible]
度副使永州安置[illegible]
卒于永州[illegible]
[illegible]天下[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亥，太白晝見。○八月己[illegible]

舟楫船艦可用與不及經畫防守之策以聞○都大水○
以久雨決繫囚○冬十一月乙丑升潛藩諸州為府以秀州為嘉興
府舒州為安慶府嘉州為嘉定府英州為英德府○十一
月己酉雨土○戊戌加上帝后尊號壽聖隆慈備福太皇
太后尊號加光祐太上皇帝聖號至聖安壽仁太上
皇后尊號曰壽仁○命京鏜大閱○庚戌判潭州□為梁將
○是月詔趙汝愚迎諸為興○十二月朱熹上疏辭職名詔
依舊秘閣修撰仍舊宮觀
丙辰慶元二年春正月戊子朔○甲辰余端禮為左丞相
京鏜為右丞相謝深甫知樞密院事鄭僑參知政事何澹
同知樞密院事京鏜自上登極與侂胄深交遂為執政○
劉德秀論留正四大罪其首云已招引偽學以危社稷乃
落職罷祠侂胄本武人志在招權納賄除不附己者而已
不能巧為說以鋤善類也而士大夫嗜利無恥或素為清
議所擯者乃教侂胄凡相與為異者皆道學人也陰嗾
姓名投之俾以次斥逐或又為言道學何罪當名曰
偽學蓋謂貪嗜放肆乃人真情其潔身好修者皆偽也於
是險忮很褻無行之徒利其說之便於己□以攻
偽于進者咸摯於之禍以萌矣○二月知貢舉葉翥倪思劉德秀
秀奏論文弊上言偽學之魁以匹夫竊人主之柄鼓動天
下故文風未能丕變乞將語錄之類盡行除毀是科取士
稍涉義理者見黜落六經語孟中庸大學之書為世大禁
矣六月張釜請申嚴偽學之禁令人人遂以為小人之黨
故事以為寧宗之黨令將附之一時攻為君子無不以為入
學太后閣而非之乃劉德秀復奏論其中事務在平
正以劉光祖編進出入□□□□□□□□□□

十聖朝立國之長也□等上疏言黜自今□□
術邪者皆是不悛乃著之則望陛下之進用言之則疑有
今以之術利於後其敗壞政事必所日而後進言則被有
之戒之悔二者相與一而可望下此章播告中外令舊臣
知朝廷紀綱尚在不至於權移於下必改不必更及舊事
為不必紛紛然責其是非謂其黨以治之志愈急矣
臣小所以偽與中侍之言治道在於其自惡
以任其責使才者不失其職不得而何故仁宗嘗
已厭不欲由人過失於此至極之道也至於前事有
劉□□□明禍不敢□□□□□□不敢以不可之勢論奏
語弟□□官未幾罷去□□□□侍御史八月丙寅
太常少卿胡紘建言比年偽學猖獗圖為不軌近元惡殞
命群邪屏迹者見識取前日偽學之黨以為之
劉德秀勸侂胄任道擬後一日與知進居令八十一月監察御
史沈繼祖劾朱熹剽竊張載程頤之餘論以為專屬之
於身以簧鼓後進張浮駕誕私立名字以為四方之義
之徒以致其黨五相推譽遂致騰沸或會於廣
信飛朝之奇或呈身於爭以濟潛形匿迹如鬼如
魅又不忠不孝不仁不恭不公不廉等之罪職罷祠其徒
蔡元定佐熹為妖乞送別州編管詔朱熹落職罷祠蔡元定
□□元定于道州使朝廷論朱熹與張栻□□
仕青物色無所得經□□□□成會是兼□議□
太常少卿胡紘遂以熹狀上之
□中曰若平以劉德秀□之□□□□與□□□□□豈
以後學誅之乃禁□□不□□□用其□所惡
者蘇□□□□□□□□□□為□文章□□□□

其所短者不掩其實[illegible]故張浚胡安國之徒[illegible]
秦檜專國其所短者[illegible]張浚也[illegible]何其易之
僞大命所當[illegible]命其所[illegible]若非道學之名[illegible]而求
治綱紀[illegible]所謂[illegible]曰僞學二則曰僞黨之所從
[illegible]人[illegible]
復置編修官[illegible]所撰[illegible]　三月己亥以皇太子[illegible]封其與郡
王。孝宗之喪上實以縞[illegible]行三年[illegible]御史胡紘言
皇帝為孝宗服當[illegible]從百官[illegible]服吏部尚書葉
翥等言請以六月六日[illegible]皇帝[illegible]百官[illegible]吉服
七月一日皇帝御正殿[illegible]將來[illegible]
朝典則施行。四月庚戌[illegible]
注纂之意。丙午上覽元[illegible]會計錄。[illegible]國子生員
[illegible]職事官[illegible]子孫[illegible]補從之[illegible]
[illegible]
夏四月甲子命端禮[illegible]何澹參知[illegible]
政[illegible]院事。丁亥[illegible]御史[illegible]不[illegible]辛
卯[illegible]舉人劉應龍四百[illegible]十有九人。甲午[illegible]帛
和買錢三年。建華文閣奉[illegible]皇帝御[illegible]改
慈福[illegible]六月[illegible]以
所部縣令分賦[illegible]七次春[illegible]奏領
之[illegible]功與旨[illegible]。丙子皇子[illegible]八月[illegible]
謚曰沖惠。秋七月丙戌以生皇子[illegible]罪[illegible]
以[illegible]人[illegible]太學生[illegible]
胥[illegible]。戊子[illegible]正部[illegible]所求便
民[illegible]事取其近情合理者以聞。八月戊戌[illegible]特加
開府儀同三司[illegible]九月丁亥復分利州為東西
路。冬十月戊申[illegible]慈福壽慈宮。辛亥冊皇后

[illegible]之人[illegible]姓名頒
[illegible]僞學逆黨[illegible]有九人
宰執四人[illegible]以下三人
朱熹[illegible]林大
中[illegible]劉光祖呂祖
儉[illegible]項安世[illegible]吳獵李祥
楊簡[illegible]孫元卿袁燮陳
武[illegible]王
厚之[illegible]三人[illegible]孫
逢士人八人[illegible]周端朝[illegible]蔡
元定呂祖泰
太學生[illegible]何澹[illegible]。冬十一月[illegible]雷。丙[illegible]
。十一月辛丑上孝宗[illegible]
[illegible]
。是日太皇太后崩于慈福宮[illegible]
冊皇子。癸卯日南至[illegible]大赦天下。壬子
[illegible]。丁丑
紹興府[illegible]。甲申
兩[illegible]二人而取一。[illegible]
補官。
戊午慶元四年春正月[illegible]除工部侍郎[illegible]妻
早死有[illegible]大人其次[illegible]有獻
北珠冠四枚[illegible]四夫人[illegible]之
師[illegible]北珠[illegible]入
朝[illegible]人[illegible]者
歲來[illegible]明日
[illegible]門[illegible]

郡王吉何不以進大願封官亦宜引又言之故有是命仍
[illegible]
田舍人[illegible]
之[illegible]
事[illegible]
○[illegible]
湖四川民流[illegible]
侍從臺諫各舉所知一人[illegible]○三月
[illegible]
讀二朝寶訓○夏五月己亥[illegible]
[illegible]入大內[illegible]七月
[illegible]
之言[illegible]

遂有是言[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之同知[illegible]
[illegible]
癸卯太白經天○[illegible]明詔頒天下
○是月[illegible]○冬十二月丙戌[illegible]臨安府[illegible]
○是歲[illegible]
己亥六年春正月[illegible]
乃議[illegible]
[illegible]
議者以[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庚午雪○癸酉白氣亘天○乙酉[illegible]張[illegible]劉光祖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於一時是非[illegible]入以
侍從臺諫[illegible]
郡守之制○戊申[illegible]川行[illegible]○夏四月[illegible]院
[illegible]大理[illegible]
為令○五月壬辰朔[illegible]○戊戌[illegible]舉人[illegible]
[illegible]百十有二人[illegible]○丁酉以久雨[illegible]臨安
府[illegible]○壬子[illegible]○六月丁[illegible]羅
○是夏[illegible]○秋七月癸丑[illegible]

禁高麗日本商[illegible]○八月癸亥[illegible]氣亘天[illegible]
[illegible]太祖[illegible]○上[illegible]太上皇帝壽
○[illegible]
[illegible]
右司一員○十二月庚午[illegible]
士[illegible]州以給士大夫之[illegible]而不能歸者○是冬[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州水災
[illegible]六年春正月己亥皇子[illegible]○二月[illegible]
犯死罪以下[illegible]杖以下以皇子生[illegible]○
戊寅[illegible]太上皇[illegible]○乙酉[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參知政事○乙巳[illegible]致仕○[illegible]
[illegible]

待執政之子弟焉○三月甲[illegible]以夫子四月[illegible]
乃至是卒年[illegible]建陽之考平章[illegible]居[illegible]焉一命[illegible]任於國
朝時政之失則敘然有不[illegible]請以國[illegible]之未振則戚
然以至泣下然謹於進之禮則一官之拜必再辭而力辭
屬易退之節則一語不合必奉身而退[illegible]君也不貶
道以求售其愛民也不循俗以苟安或其與[illegible]
自筮仕以至屬纊五十年[illegible]九考
字於朝者四十[illegible]道之難行也如此然後自[illegible]立人極者
萬[illegible]宗師[illegible]而加損也自[illegible]而命
彰其實[illegible]亦可[illegible]此理之在人[illegible]未嘗泯也○
[illegible]○夏四月[illegible]請毋用[illegible]
府[illegible]官○初置[illegible]教授○五月[illegible]言[illegible]申
兩○丁丑詔[illegible]

丁亥詔[illegible]太上皇[illegible]諡曰[illegible]○七[illegible]
僉[illegible]使○戊申[illegible]以[illegible]位○秋七月
丁[illegible]陳[illegible]入[illegible]官[illegible]
不遂居[illegible]其[illegible]自強因曰[illegible]同
先生主人曰官人求闕不遂蓋[illegible]曰吾[illegible]
自[illegible]同所[illegible]之主人曰[illegible]
為[illegible]出自[illegible]日自[illegible]來
者約[illegible]日[illegible]後[illegible]見自[illegible]所[illegible]行則行從官
以次[illegible]集[illegible]入[illegible]之
再拜[illegible]同[illegible]
先生[illegible]可念[illegible]太
實錄未[illegible]年[illegible]書[illegible]史[illegible]入[illegible]
月[illegible]政○八月庚寅太上皇帝[illegible]乃赦天下丁亥

太上皇帝[illegible]白[illegible]
[illegible]常以[illegible]事[illegible]
侍郎[illegible]請[illegible]官以日[illegible]以
[illegible]事[illegible]○乙未日[illegible]有[illegible]丁酉[illegible]
[illegible]文[illegible]定
之[illegible]劉[illegible]之[illegible]及用
事[illegible]二人[illegible]
封[illegible]○九月[illegible]○辛未[illegible]天地不明
陛[illegible]○[illegible]天下[illegible]進士[illegible]上書論[illegible]道
[illegible]今之[illegible]大[illegible]者也
[illegible]下之國[illegible]陛下不之
悟[illegible]陳自[illegible]何人也[illegible]以[illegible]之師[illegible]
下[illegible]今[illegible]

[illegible]之[illegible]役人[illegible]之今師[illegible]以[illegible]
石[illegible]俱至大官不知[illegible]下[illegible]時[illegible]
[illegible]之[illegible]有[illegible]役之[illegible]大[illegible]陵
朝廷一[illegible]此也願陛下[illegible]
遂陳自強之徒故大臣[illegible]入可[illegible]以代其任
不然事將不[illegible]外[illegible]會[illegible]行[illegible]故
未幾聞後五日以[illegible]上書[illegible]州○冬十
月以[illegible]為太傅[illegible]侍郎[illegible]十五
者以上[illegible]一[illegible]之○辛丑
兩上○十一月癸[illegible]使[illegible]名[illegible]
今[illegible]書○乙未[illegible]○癸亥[illegible]生○
西[illegible]上太上皇帝[illegible]皇帝[illegible]宗
○庚戌[illegible]震○十二月[illegible]未朔[illegible]○乙酉日中有

初改元

宋主至乙巳乃殂○辛卯權攢光宗于永崇陵○後加諡
宗于太廟○詔改明年為慶元元年○乙卯詔定宗紹
宋則紛然攢宮之役也○己酉契丹人來○是冬校
尹會口租不足○是歲封倚道以首絹○蠲諸州水
災。

有書言德孝之出為史

乙卯寧宗慶元元年春正月戊午中外議建科學之禁○壬戌
以丞相趙汝愚等為士二十有五人以補中書以待選
擇○丁卯景祐詔按閱受戒○戊辰雪○庚午以翰卿范
雍為光宗陵使○二月壬辰開青堂○癸卯監察御史林
孔言為禍又戒選擇自以大臣加州以尉以大降官爲
以宗依舊職致仕自外書從求言○常衛辨畫類行遂
無武士薦舉考校皆為所擇要○攢宮遷陵卒之故
出此遷選讀書要建士知攢攢經御對以判湖海成

禍一時從游得并不戰者而伏己營通而是懷著為名他
卒過門不入其之實易不知科○緯以今外仍科禁
詔修光宗實錄○乙未德潔吏部上日法○乙亥四川初
試教官○辛丑雨土○三月戊寅雨雹○庚寅臨安大火
以姜特立為慶遠軍節度使○夏四月辛巳下詔自責○
辛卯龍州蕃部寇邊○成風俗○戊戌以嗣秀王為開元
宮○五月旱求言○監太平惠民局夏允中者請建皇當
令倪思等奏事臧書事如文成前代史閣之○上論之致
壮○丙子雨○丁丑雨雹○六月丙午太白經天○乙卯
何澹罷○甲子陳自強參知政事兼同知樞密院事張釜
簽書樞密院事八月令罷之又賜龍圖閣學士出知○己巳
以吳曦為興州都統制知興州兼利西路安撫使陳賈
聖旨從其子說○十月錄倪思所建言之請○從熙○命

仕亡一監宮

觀已○甲戌大雨○十一月庚戌詔宰執進太上皇
帝尊號為令○壬辰以御史葉翥言禁偽學○黃度罷
以為其以轉徙前議論乃沖淡不仁在論史官學
歸省陳行承良輔未得由野事生所持道見於考功郎言其
下可因求左丞命館職官一台以言官獲罪以道為識
字○三月伊宗正卿黃度實錄成○大理司直邵褒然
通慶元二年正月壬寅以京鏜為左丞相兼知樞密院事
然清議之大臣自今從此○大臣以學為可○不得為不悟者
詔下其議○復發熙寧舊制從以上至元帥臣樞密使
○二月建寧府以夏秋水寄○從熙寧以即位後謙讓
言其是春德謙丞建節上命一總戎○應宗曰為所部
侍郎旨暫上言宗曰可也○乙未宗以三引天寶也事為
比臺東宗宗章論罷其命以付己丞統之以一寶生道官

又勅德謙為人少日城以許爲詩爲學世賦以上以服
食擬宋與樂未成降爲團練使仍賜婢以安置汀
州○考所丙子州以○詔有司糾劾浮費如律○
夏四月丙午雨土○旱○二月丙電○閏六月甲戌朔
鋼學行以上各○論論以旨下實○甲子論劾人
引偽學之黨○趙汝愚大參文知亂○秋八月戊午
州以寧國○甲午以兵部尚書等○九月壬寅以寧國州
太學生以次同民賦○乙丑太師為樞密同城是則守
以說以判知事為樂改官從以學之能以偽學
之人秋以大比進司則以以宗以以學力
學將有以中行爲撫州人以其之以官以
以身以不奏以大安以以以學以爲以不以以以論
之十一月以以以州以以以以學之以以自今以以

月，言者以官冗恩濫，請自宰執以下各具官吏有欲傳子孫終身上任一子，兩府使相不得以恩奏門客，文學醫工官不許承蔭，堂選初官不許求辟，大使臣非遇軍功不得注授寄居。從之。○陳自強兼知樞密院事，張孝伯參知政事，程松同知樞密院事。先是，松知錢塘縣，侂胄有愛姬小故而出，松聞之，召女儈以八百千市之，既而供饋之禮甚薄。一日侂胄意稍解，召之，則已為松取矣。侂胄怒，松聞之亟上謁曰：「頃聞有郡守赴調者，欲得斯人，懼遠方小吏不識事體，他日有誤，謹額其為王取之。」姬既入，具言松所以華衍之禮，侂胄大喜，即日擢除太府寺丞，遂遷諫議大夫。松尤無恥，又市一妾，獻之，名松壽。侂胄訝之，曰：「奈何與大諫同名？」答曰：「欲使疏賤姓名常達鈞聽。」侂胄益喜之，遂除同知樞密院事。○丙戌，設言官錢引。○九月，宣。○己卯，雨土。○戊戌，祭宗朝典禮。○冬十月，以光宗憂免瑞慶入貢。○丙戌，宜。葉適史館。○丙寅，太白晝見。○十一月，始命刑部得與梁任人。○十二月，府錢。○是歲，諸路旱，賑之。○里國入貢象二。

續資治通鑑卷之十二

[seal]

續資治通鑑卷之十三　寧宗一

宋　嘉泰二年春正月癸亥，蘇師旦兼樞密院都承旨。師旦，本平江府書佐，韓侂胄賓客為本府吏時，馬從侂胄吏，吏以其吟局卑師旦行輯滿歸，後還府下，為前冀守當以事從師旦，編管。韓門事師旦，依之。而下大登以師旦為吏士內遂用龍得韓以為文實錄。○己巳，雷。二月，秀四，八首具侂胄之，至不可破。慶元五年二月，提點吏部侍。七月，德秀吏部尚書出知婺州，六年八月，以左相死于位。去年七月，除龍知樞密院，盡去侂胄事，故稍示更改，以消中外意。時亦有勸以開黨禁，以收人望，後之禍者。侂胄以為然。甲申，追復趙汝愚資政殿學士。○戊子，頒治縣十二事，以風厲縣令。○癸巳，禁行私史。○二月辛亥，詔宰邊郡守。○己未，初命提刑以五月按部理囚。○詔薦舉除陞改，自代十科外，悉罷。○夏四月庚寅，雨雹。○辛卯，禁經營當關者。○復大字混補試。○五月甲辰朔，日有食之。○己巳，賜傅行簡四百九十有七人及第出身有差。○六月己卯，臨安府火。○壬寅，浚浙西運河。○己亥，禁冒法充軍。○秋七月，不雨。○八月，袁說友同知樞密院事。○癸未，建寶謨閣，奉藏光宗御集。○己丑，詔作壽慈宮，請太皇太后徙內。○甲午，慶元條法事例成。○九月己酉，上朝壽慈宮。○甲寅，皇帝會要。○丙戌，王伯圭薨。○庚午，臨安府奏野蠶成繭。○冬十月壬申，以通判主管總所財賦。○

殿中侍御史職名以煥章閣待制致仕。○十一月丙子陳自
強知樞密院事許及之參知政事。○丁卯皇帝日曆成。○
庚午命贓吏毋使子祠。○十二月甲戌日中有黑子。○甲
申立貴妃楊氏為皇后。○韓侂胄為太師。
呂中曰外戚不得預政此祖宗家法也自建隆至紹興
列聖相承不敢失墜雖以曹偉之賢數帝憑之重神宗
皇帝以太后之親為中書令而呂公力言其不可聖君賢
相所以防微杜漸之意益可見矣惟政和六年鄭居中
由藉椒房之親拜為太宰此已往之失不可效尤也
侂胄何人乃能以戚里干預朝政且躐取平章之任是祖
宗三百年之家法至侂胄而盡壞之矣他日兩觀之誅
其能免乎。
○庚辰大閱。○閏十二月乙未詔講官開陳經義。○宗室
嚴挾戚以寧武節度使封衛國公。○復以少傅觀文殿
大學士○以皇子坰生未踰月薨追封邠王諡沖穆
○詔修孝宗光宗實錄。○臺諫侍從紹興末年臺諫每月
必一請對從官每月必一言事從官兩月必一對否則
謂之失職自淳熙後臺諫言路從官既不言事而臺諫亦多
虛設至月終以舉按小吏一二人謂之月課凡鉅務官州郡
曹掾得罪皆在此列又何以論君德時政皆以陳說
繕漫言之或問之則謂月課以塞責以捷于而已
習苟且。○賑諸州水旱。

癸亥嘉泰三年春正月丞相謝深甫罷。○壬午置湖南漕
洞總首。○戊子龍州蕃部寇邊。○甲午參政張釜罷。○丙
申陳自強以樞密兼參知政事。○丁酉雨雹。○戊戌京大辛
謂太公以御化原堂命國子祭酒…

謂…戊殿…官…秩一等許生推恩賜帛有差。○袁說
友參知政事是春謝深甫初免相許及之為參知政事既
命陳自強以資政兼樞又命說友蓋三員也嘉定初命雷
孝友為…三員遂為故事。○九月許及之罷政事。○
傅伯壽以…事以老病除…知…州。○
…推…事。○二月乙巳冊皇后楊氏。○乙丑
兩以…下…州。○三月久雨詔大理三衙臨安府決
繫囚。○乙酉…袁景園。○夏四月己亥朔日有食之。○壬
寅福州言…李…言兩淮…錢…利…戶部
相度至…封椿庫…子一百…錢…以…鐵錢
乙卯陳自強等進…宗孝宗光宗寶錄。○五月戊
寅陳自強為右丞相以許及之知樞密兼參知政事
○不雨…杖以下囚。○秋七月辛…禁…鐵錢過江…
○壬午…安…監…三監罷鑄錢。○白虹貫日。○癸未
禁…鄉…。○九月壬申立宗子…為…宗長子…王
之後。○癸酉…鑄…司…錢為銅。○冬十月庚子
呂祖泰…便居住。○丙午命兩淮諸州以…戶
…手。○丁未大風。○戊申龍州蕃部寇…。○十一月甲戌
詔南郊加祀感生帝太子…宋星。○赦天下。○癸未大
風。○己丑…還…。○庚…置…田…
十二月辛酉…師…克。○金國…遣…
且…陽府…宋…其…乃以參
政張巖…東…部…淮西以侍郎…守四明防
海道以大…浙東…武…在…力求去
以李…荊…陽…文…
辭以…不…行…侍郎…文…

疾以次對守京口趙彥逾守四明出知院許及之守金陵及之不欲行乃命當以直學士代[illegible]其開禧還又自此始○御史臺監司互送之禁○命監司郡守申交割數○殿中侍御史以安撫司財賦除放州後以諸司屬官還不得[illegible]理通判任一次自此始

甲子嘉泰四年春正月丁亥大風○庚辰貶內侍甘昺[illegible]癸未日中有黑子辛卯還皇后雨雹○[illegible]步帥何[illegible]軍[illegible]○鑄量比漫積禮○辛亥[illegible]入見言夷狄必亂必亡願付之元老大臣宿備兵為倉猝應變之計侂胄大喜[illegible]壬子[illegible]府軍貧酒錢○己未立試刑法[illegible]寅辰夜有赤黑白天○二月丁卯臨安府災○壬申[illegible]鑄重器○辛巳立[illegible]及司[illegible]○夏四月命內外諸軍[illegible]○甲辰以樞院許及之[illegible]師言不行而罷○江西州縣水旱○己巳[illegible]兼知樞密院事[illegible]參知政事錢象祖[illegible]同知樞密院事○[illegible]選舉[illegible]私書之弊○[illegible]月乙亥詔[illegible]將[illegible]追封岳飛為鄂王○六月丙[illegible]綸侂胄生日[illegible]謂大臣如四方之[illegible]未有自奏[illegible]行[illegible]諸路[illegible]時士大夫或紅錦[illegible]承[illegible]高下[illegible]旨與[illegible]其度而為之文[illegible]果[illegible]侂胄其後[illegible]大臣以[illegible]天變翻之廉下都人[illegible]○己[illegible]明年[illegible]壬午禁州縣[illegible]民產○甲辰[illegible]身丁錢○六部架閣[illegible]○[illegible]臨[illegible]運

乙丑開禧元年春正月[illegible]水陳○壬午兩浙[illegible]○賜蘇洵諡曰文○二月丙午[illegible]稅錢○乙卯[illegible]雪○[illegible]新州先是有旨召點赴行在御史徐楫劾點貪[illegible]進[illegible]事[illegible]命點[illegible]章自[illegible]察官為內臺刑獄之官為外臺[illegible]論事[illegible]得其[illegible]外臺[illegible]得[illegible]沒而不與之[illegible]次論[illegible]私[illegible]不行[illegible]以[illegible]者數事其末云揚翻[illegible]細乃今之[illegible]人一旦[illegible]論[illegible]中外失望侂胄怒[illegible]有是責○三月甲申太白[illegible]○[illegible]生子[illegible]之禁仍令諸路文官常平[illegible]月[illegible]錢米以養之○韓侂冑欲用兵以復中原乃出封樁庫金一萬兩以待賞功侂冑欲以貴[illegible]鎮[illegible]元[illegible]且[illegible]以定中原[illegible]侂冑大喜用兵之意遂決四月[illegible]生華岳上書言朝廷未宜用兵恐[illegible]侂冑[illegible]建寧行金人何知朝廷有用兵意五月[illegible]安[illegible]諡以學[illegible]及[illegible][illegible]遣[illegible]忠義人[illegible]結[illegible]小軍弓手李[illegible]其後侍郎李壁[illegible]斬[illegible]首境上人[illegible]以諸[illegible]內外諸事[illegible]行事[illegible]制[illegible]使[illegible]大夫李[illegible]以諫止開邊同日補外是月命[illegible]八月命興元都統[illegible]兵[illegible]侍從兩省臺諫在外待制學士以上及[illegible]帥各舉[illegible]守一二人侂胄欲風厲諸將乃封贈[illegible]光州[illegible]少保岳飛為鄂王[illegible]是[illegible]又命浙[illegible]安撫司增招神勁軍又以[illegible]前[illegible]指揮使[illegible]守揚州十月[illegible]使還[illegible]不聽十一月置殿前司神武軍五千人[illegible]十一月增刺馬軍司弩手[illegible]什方[illegible]軍九[illegible]弩夫[illegible]罷去[illegible]之用

戰軍敗虜于清水鎮時軍政修明人心大喜以爲恢復之
期可以指日朝臣議論不一不能成功天也○夏四月戊子
謝鍔[illegible]參知政事兼同知樞密院事[illegible]簽書樞密
院事○丁卯皇甫[illegible]兼知襄陽府○辛丑日中有黑子○
乙卯大風○五月己巳[illegible]舉人[illegible]知[illegible]百三十有三人
○復[illegible]爲[illegible]○乙亥[illegible]以[illegible]爲[illegible]子進封[illegible]王
○六月罷[illegible]東[illegible]務場○[illegible]○壬寅天
鳴有聲○[illegible]同[illegible]春三監○乙巳陳自強上吏部
七司法○秋七月庚申[illegible]平章軍國事[illegible]
立班[illegible]三日一朝[illegible]六月陳自強[illegible]請用
本朝故事以[illegible]平章軍國事乃有是命
呂中曰國朝故事如仁宗朝呂夷簡[illegible]司空平章軍國
重事[illegible]宗朝[illegible]以太師[illegible]三人
者皆累朝元老德望隆[illegible]
檢閱[illegible]比[illegible]至其是之[illegible]
節師[illegible]安遠軍節度使在京宮觀領閤門事○贈[illegible]
愚少保[illegible]不雨○[illegible]書[illegible]各一員○八
月癸巳雨○[illegible]宗[illegible]九月[illegible]簽書[illegible]○
庚子[illegible]○庚戌大風○冬十月甲子[illegible]
州[illegible]史[illegible]一官○[illegible]知[illegible]
○十一月[illegible]十二月[illegible]宗光宗御集○
詔兩浙[illegible]二年以後[illegible]之○戊寅
金[illegible]書[illegible]正旦[illegible]入見容止
倨[illegible]以
進[illegible]不[illegible]父[illegible]宗[illegible]允
[illegible]不[illegible]

[illegible]以正旦[illegible]見○[illegible]國來貢○賜[illegible]
[illegible]二年[illegible]正月[illegible]○乙[illegible]增太學[illegible]爲首二
十人○辛丑[illegible]國用司參計官○[illegible]京湖
○己酉[illegible]雨[illegible]○是月[illegible]
[illegible]三月[illegible]四月[illegible]
[illegible]
討之[illegible]宣撫司[illegible]
七千人以[illegible]元統領[illegible]
往軍前[illegible]師至[illegible]師出[illegible]六十三人誅之
○二月[illegible]火○久雨○己卯[illegible]正殿○三
月癸巳[illegible]四川[illegible]副之仍有[illegible]財賦[illegible]
[illegible]四川[illegible]
[illegible]
自是三司[illegible]宣撫司節制[illegible]
上章抗論[illegible]不允○甲午以[illegible]
詔[illegible]司[illegible]○乙亥[illegible]太皇太后遊幸○
[illegible]信州○張[illegible]
[illegible]院事○己酉[illegible]州[illegible]入[illegible]立太子[illegible]
彈兵侍御史[illegible]
呂中曰[illegible]天子耳目爲朝廷爭是非[illegible]
宗[illegible]正名[illegible]有識大體者有風采動朝端者有[illegible]
鐵面御史者[illegible]勁往往合於[illegible]之公[illegible]
朝廷[illegible]用[illegible]君子以不合去位而
[illegible]用[illegible]當[illegible]
而[illegible]正
[illegible]二[illegible]

相與更為恣方且誠懇不言陸及直臣有言又從而劾
罷之是果何心哉觀其本情不過迎合權倖而已嗚呼
鄙夫真有負祖宗設官之意哉
○夏四月甲子以[illegible]淮北忠武[illegible]宣撫[illegible]宣諭使鄧
友龍改除宣撫使○下詔[illegible]○戊辰[illegible]以後
[illegible]丙午[illegible]○四川宣撫副使吳曦兼陝
西河東路招撫使[illegible]江都統郭倪兼山東京東路招撫使
鎮江都統趙淳兼京西北路招撫使江陵副都統皇甫斌
兼京西北路招撫副使
呂中曰[illegible]人[illegible]朝欲為[illegible]之計[illegible]用兵
[illegible]主事於燕河[illegible]武雖是則
[illegible]遣[illegible]都[illegible]前後一
律今[illegible]海內切齒而[illegible]不[illegible]事[illegible]
路兵端二邊[illegible]生靈[illegible]內雖握[illegible]不足[illegible]
嘆[illegible]泗州又復虹縣[illegible]進復新息[illegible]
四川總領所奏[illegible]以進[illegible]
月[illegible]復虹縣[illegible]已得泗州乃[illegible]降詔乃調泉州
兵赴山東[illegible]合丙戌上內批云[illegible]出[illegible]久稽報復
遵先志[illegible]除官[illegible]書[illegible]海內翌日乃下北伐之
詔[illegible]天道好還[illegible]有必伸之理人心[illegible]
不報之仇[illegible]醜[illegible]生靈之[illegible]
遂其不恭[illegible]致[illegible]入塞而[illegible]
[illegible]之[illegible]
已[illegible]
述[illegible]無忠義之心[illegible]人臣[illegible]念祖宗之[illegible]
○十[illegible]以北伐告于天地宗廟社稷○四川宣撫程松[illegible]

中[illegible]江州都統王大節攻蔡州不克[illegible]統皇甫斌引
兵攻唐州不克興元都統秦世輔至城固[illegible]大亂○
池州副都統郭倬馬軍行司李汝翼[illegible]宿州不克建康都
統李爽攻壽州敗績後王大節[illegible]郭倬李汝翼皇甫
斌李爽等各降官
呂中曰[illegible]大計當以人才為先真宗之[illegible]必有
李繼隆石保吉然後成澶淵之動仁宗之制夏[illegible]
也必有韓琦范仲淹然後[illegible]之績高宗之[illegible]
女真[illegible]然後[illegible]今則總戎二邊[illegible]
誰[illegible]之子弟郭倪郭倬李汝翼[illegible]
[illegible]人又皆[illegible]之庸才平居[illegible]不過[illegible]
[illegible]進身之[illegible]甚者[illegible]
之動靜[illegible]以[illegible]制閫之[illegible]以委之帥[illegible]
境而[illegible]大者[illegible]小者[illegible]
[illegible]
一二而[illegible]國之[illegible]失[illegible]不可勝計矣[illegible]
之寧不笑人於此乎
六月金人封吳曦為蜀王先是四月[illegible]四川之地
求封於金十二月[illegible]
金平[illegible]
口[illegible]州[illegible]
地如[illegible]白川[illegible]日相[illegible]之[illegible]
○[illegible]○戊申
安丙[illegible]
甲[illegible]以[illegible]
[illegible]一千四百[illegible]山東京東招撫[illegible]○

淮諸將用兵皆敗唯扈再興數有功金人常以水櫃敗
我再興遣夜縛葦人數千衣以甲胄持旗幟戈矛儼立成
行昧爽鳴鼓金人驚亟放水櫃然知其非人也水既泄
乃出兵攻之金人大敗又嘗引金人與戰且前且却至
于數四視日已昃乃以香料煑黑豆布地上復前搏戰
人佯爲敗走金人乘勝追逐其馬已饑聞豆香皆就食
鞭之不前我師反攻之金人馬以皆不可勝計又嘗與
金人對壘度金兵至者已衆雖與爭鋒一夕拔營去慮
金人來追乃留旗幟於營并縛生羊置其前二足於鼓
上擊鼓有聲金人不覺爲空營相持數日始覺欲追
則已遠矣

田琳復壽春府○戊辰[illegible]州[illegible]遂升爲管軍[illegible]殺高
吟[illegible]官軍欲深入夷界會有爲石[illegible]所擊者乃遣土丁先
往攻之提刑督捕司知縣任[illegible]將在[illegible]以狀白提
刑督捕司欲致其罪提刑除[illegible]遂[illegible]夷人[illegible]官軍不備
殺傷甚衆與元將張全[illegible]一軍盡没即自丑
而死王好謙與王全共謀[illegible]與之和壬午夷酋高[illegible]等
出降○韓侂胄以安師[illegible]蘇師旦所[illegible]乃奏勒師旦除名
安置○籍其家○秋七月梁[illegible]義士統制毋思[illegible]和州
[illegible]九月復[illegible]權都統制范仲壬出師[illegible]小捷未幾楊輔
遣書韓侂胄言蜀兵[illegible]以與休息以規後圖遂班師○
張巖知樞密院事李璧參知政事○[illegible]郭倪[illegible]○
置御前強勇軍以淮東安撫司所招者爲之○九月戊子
雷○辛卯合祭天地于明堂赦天下○乙巳賞復泗州功
○冬十月詔內外重[illegible]各舉智勇可爲將帥者二人○辛
巳以將帥[illegible]○丙子金人自清河口渡淮

守將郭[illegible]失利遂圍楚州○十一月庚辰以[illegible]書樞
公事郭杲領兵駐眞州以援兩淮辛巳金人犯襄陽軍[illegible]
北來韓元靚者至眞州言金人有私意在宗遣人護送北
還丙申元靚入還得金人[illegible]文字盡以聞于朝○甲申
命丘崈督視江淮軍馬金人犯神馬坡江陵副都統魏友
諒突圍趨襄陽忠勇軍[illegible]孫欲圖友諒友諒捕殺之○
戊子金人犯廬州[illegible]田琳引戰拒却之眞州援兵
至後八日而圍解田琳[illegible]之金人大敗而還○乙未以[illegible]
[illegible]總領陳[illegible]爲湖北京西宣撫副使○韓侂胄獻家財二
十萬以助軍[illegible]○金人[illegible]○丁酉金人犯信
陽[illegible]州[illegible]統制王喜[illegible]戊戌金人圍和州守將周
虎引軍[illegible]部之[illegible]辛丑圍襄陽府先是虜
將至趙淳焚樊城而退[illegible]以衆[illegible]諸將協力守禦城得以
完時蜀漢路斷金人圍[illegible]不下[illegible]天水縣壬寅陷隨
州守臣雷[illegible]州人迎拜金人人斂兵不殺遂去○癸卯太
皇太后撥犒軍錢一百萬緡詔諸路招[illegible]以待調遣
○甲辰金人犯眞州士民奔逃渡江者十餘萬鎮江守臣
宇文紹節具舟以濟且[illegible]食之於是淮梁安豐及並邊
諸戍皆没矣○乙巳[illegible]和州後八日闈[illegible]師至而遁○
十二月戊申金人圍[illegible]守將李師尹拒之再攻襄陽
東南門爲[illegible]兵所敗[illegible]癸[illegible]陷成州守[illegible]
師攻城不下明年二月[illegible]圍去○甲寅金人攻六合縣
郭倪遣前軍統制郭[illegible]救之[illegible]四千[illegible]河橋[illegible]大敗倪奔揚
州走瓜州渡○督府[illegible]丘崈[illegible]帳言和好[illegible]是[illegible]靚人
還金[illegible]以文字來言和事[illegible]得[illegible]小吏[illegible]文持書往
金[illegible]以[illegible]用兵乃[illegible]所爲非朝

廷本意，文等遂令人齎書與丘崈，辭多所貶損，且謂侂胄無意
於用兵，則師旦等敢專擅，侂胄又遣書請以劉遂往北議
移人及今年成兵金人有許意，朝廷乃以報書俾陳璧持
第二書以往，會六合之兵，第三書犯金人廟諱，金人以用
兵詰來使，劫其書而還。○丁巳，金人陷大散關，都統制毋
思遁，以總管孫忠銳權都統制。○癸亥，趙淳焚樊城，遣軍于拒
泉，安撫使趙淳退江陵。○己卯，金人犯七方關，興州中軍正將李
好義拒卻之。○甲寅，遣持節...擊金人，累克捷。曹
朝廷論兵事，集已於金人...淮...退...推留一統制
淳州。○新知襄陽府...鎮使送南某軍安置。○庚
午，薛叔似以陳謙...以兵...北京...撫使，仍知江陵
府。○復兩淮...田...民耕種。○四川宣撫程松自
米倉山出閬州，順流以歸，時吳曦已有逆謀矣。

開禧三年春正月，以張巖督視江淮軍馬。先
是，丘崈知朝廷決意...而...金人指侂胄為首謀
乞先罷...侂胄怒...回...奏...行省
...副...節度使...都堂。
...○丁亥，吳曦...○甲午，吳
曦僭位于興州，...行都省
事...而死
利州路轉運判官...四川總
...入利
州...
錢引大書...
命...
陽...○甲...

丙戌，中雪。○甲寅，以...已未，...以
為四川制置使。○...淮...制置使。○不雨。○安丙
諸路添差兄弟。○戊辰，皇子垍生。○庚午，金人...襄陽
中，已以金人退，始御正殿，復膳。○安丙誅吳曦，四川平。先
是正月，興州中軍正將李好義與其徒謀舉義。二月甲與
州合江倉楊巨源...興州與安丙...明日...出視事。與
州進士楊君玉...以...等...議
君玉與白子申共...
吳曦之戚...大馬...其...乃...
不赦。二十九日...
君玉...安丙推宣撫使...首
將安丙...以...報國，當不次推賞，雖二府之崇
亦所不...朝廷未知也。○三月丁丑，詔受
偽命人...○丁亥，...于興州，庚子
誅吳...在朝廷大...由...四川，以...制
置使...四川宣撫使安丙...興州兼四川
宣撫副使...安丙...入利西
路...有才略...通判...
大安軍...以...
夫吳曦僭位...為丞相...於不疑之地，其謀
深矣。○四月，曦函首至行在...獻于廟社，
其首三日。五月，賞誅曦功...二十萬...
以償...興州...
受偽命人張...傳...不...以
為疑...以...地...解紛之
舉...可

堅若恩自上出增光新列于孫之傳與蜀山同其永久
豈不美歟僕家世詔當即奏聞繼領事上封蜀侯
書至而曦已誅矣○詔復沔州興元府利州復以和州爲
復黃牛堡○五月復大散關○以丘崧爲兩
制置使○五月召吳獵爲四川制置使○錢象祖參
知政事○不雨○詔內外湖北京西被兵諸州除新租罷
閏月免今年租賦○方信孺以朝奉使金國通謝國信所參
議往金國議和○以宇文紹節爲京湖宣撫使○五月李好
義爲沔州副都統制分沔州都統制十軍爲兩都統司○安
丙殺楊巨源先是巨源與孫忠銳于鳳州既而與金人
戰遂有長橋之敗安丙遣將殺巨源于大安之舟中
○赦天下○太白晝見○辛丑李好義復秦州敗而還
復選至死○六月甲寅黃庭堅孫○癸亥林拱辰使
○秋七月丁亥詔曰朕德不類致天之災比者淫雨
敕大水加以飛蝗爲孽二三大臣其助朕
與上下私試之風外無急之政其有災傷者行賑恤
○九月丁丑詔以和議未可就令諸大帥嚴備○侂
冑有用兵意乃召辛棄疾赴行在會棄疾病死乃已○辛
巳召張巖○壬午以方信孺○甲申遣使金
丁亥葉適罷江淮制置使以丘崧代之○辛丑王柟使
○冬十月乙巳詔有司有賑賦○丙辰以邊事詔諭軍
民○十一月侂冑欲用
兵金人憚之丘崧奏兵賊臣之請時朝廷幸安
以用兵爲非侂冑其事甚秘
告參政錢象祖李璧欲奏
錢象祖三百侂冑別二百其

數日侂冑在都堂忽謂參政李璧曰對求人欲發此局
面選知否璧答曰那有此至二日甲戌侂冑與其愛
姬飲酒侂冑至曰事發
曰誰敢爾不懼而去乙亥侂冑入朝至太廟前
止之其從者下卒三十
以人擁侂冑以出至玉津園側殛殺之部兵三百
送侂冑至玉津園側殛殺之日新除右諫
議林行可諸同列曰太城今日
上殿參政行程不知所爲
冑已
中丞帖授白撰曰有旨丞相罷政日御上
參政錢象祖陳自強于雷州仍籍其家
丸後臺諫六章除名勒停
府方以侂冑身殁五月安未之
知也侂冑用事十四年天下好
邪不能與兵於無謀卒以不
之說侂冑其明正典刑籍外○詔以
奸臣當首以來忠讜參知政事錢象祖兼
知樞密院事兼同知樞密院事禮部尚
書十一月同知樞密院事
以立武知建康府○乙酉○丙戌
書樞密院事參知政事○丁亥詔立皇太子
○戊子郭倪之罪也○癸巳張巖○己
亥以立皇太子赦天下○十二月乙巳
大使使金○乙巳太白晝見○庚戌
叔○癸丑金人○辛

右丞衛涇兼樞密使○衛涇爲參知政事林大中簽
書樞密院事○甲子皇后兄楊次山除使州○丙寅贈呂
祖儉朝奉郎直秘閣官其子一人○丁卯詔改明年元○
四川宣撫司科羅糴米○是歲以陸東鄭江三務場隸
提領○四川初行小會子

續資治通鑑卷之十三

續資治通鑑卷之十四

寧宗三

嘉定元年春正月[illegible]侍[illegible]等言侂胄[illegible]政[illegible]君作
上不道[illegible]其首[illegible]置之[illegible]家之[illegible]以謝天下
上不欲[illegible]侂胄[illegible]首[illegible]是詔[illegible]樞密院
[illegible]詔[illegible]奉言○壬
辰史彌遠知樞密院事[illegible]通[illegible]○戊申追
復趙汝愚[illegible]大學士[illegible]忠定○[illegible]民○甲
寅[illegible]以年[illegible]○甲子罷[illegible]遺[illegible]贈官○[illegible]
[illegible]二月詔[illegible]相同[illegible]下
交利[illegible]通行監司郡守[illegible]無[illegible]
[illegible]各務精[illegible]其[illegible]尚爲[illegible]
[illegible]○復秦檜王爵[illegible]
侂胄首[illegible]前[illegible]
首[illegible]諸司[illegible]詳議[illegible]
此而[illegible]又何[illegible]臨安府[illegible]
尹明斷[illegible]首[illegible]制司[illegible]諸[illegible]制置司以[illegible]
首事
議曰[illegible]之[illegible]若滿可[illegible]有天下者[illegible]
[illegible]九世之[illegible]春秋大之[illegible]天之
[illegible]侂胄[illegible]戰[illegible]然乃[illegible]知何
也當時太[illegible]曰[illegible]既誅[illegible]已入
[illegible]此但以利害言耳[illegible]以[illegible]義言[illegible]如人
家子孫其祖父爲人所殺[illegible]人所[illegible]有一狂僕
[illegible]謀[illegible]不能[illegible]乃歸[illegible]之[illegible]人
使之[illegible]焉可乎哉

丁酉，詔[illegible]使[illegible]淮軍[illegible]。是春[illegible]子[illegible]生
○利州[illegible]兵老小喧鬧。○夏四月[illegible]科[illegible]行者
以聞。[illegible]守當[illegible]用[illegible]之[illegible]自能折其[illegible]可
贈龍圖閣[illegible]。又以呂祖[illegible]上書忤侂胄[illegible]
州[illegible]罪名特授迪功郎。○壬申，雨雹。○[illegible]詔決繫囚。
○甲戌，詔[illegible]侍[illegible]詔求言。○五月，親試舉
人，賜鄭[illegible]成等四百二十有六人及第。○甲午，太白經天。○蝗。
○六月庚午，金人歸大散關。○辛未[illegible]州。○[illegible]
[illegible]。○甲[illegible]青林大中完[illegible]。○丙[illegible]守。○秋七
月癸丑[illegible]同知樞密院事。○甲寅，許奕使回。○八月辛
[illegible]同知[illegible]。○侍從臺諫兩省官[illegible]會子折閱利害。○
辛巳，婁機同知樞密院事，樓鑰簽書樞密院事。○丙戌，詔
考訂監司守令[illegible]民間利害[illegible]其行可者以聞。○甲午，
賑江淮流民。○九月，金和議成，使完顏[illegible]學士[illegible]見。詔曰
和議成，諭天下。
曰：中國和戎，國家之不得已也。然必有折其[illegible]而後可
以要其成。[illegible]侂胄[illegible]者我，是以有[illegible]因之
和。今此嘉定之和[illegible]我[illegible]彼[illegible]
得[illegible]之[illegible]增[illegible]則[illegible]之[illegible]而
和皆由於我[illegible]易[illegible]未[illegible]
盟[illegible]二邊[illegible]生[illegible]則和議[illegible]時[illegible]是以
有以任其責者矣。
乙丑[illegible]軍[illegible]為[illegible]人誅
之。○冬十月，錢象祖為左丞相，史彌遠為右丞相[illegible]知
樞密院事[illegible]參知政事[illegible]同知樞密院
事。○己卯[illegible]錄慶元上書[illegible]等六人。○[illegible]

[illegible]以[illegible]事[illegible]除名加[illegible]。○十一月[illegible]
川[illegible]九十界錢引。○庚子[illegible]行[illegible]。○戊午[illegible]
[illegible]皇太子[illegible]賜[illegible]行在[illegible]許
之。○乙丑[illegible]用[illegible]不克[illegible]。○丙[illegible]錢象祖罷。○[illegible]
[illegible]。○己卯[illegible]州[illegible]。○金主璟死，允濟
立。

己巳 嘉定二年春正月，詔內外[illegible]用事。○丁巳，樓鑰
參知政事[illegible]同知樞密院事[illegible]簽書樞密院
事。○庚申[illegible]。○二月庚午[illegible]州[illegible]下[illegible]
○壬午，詔[illegible]。○丁亥，罷法科試經義。○戊子，
大風。○[illegible]入大[illegible]。○三月丙申，雨雹。○庚申[illegible]流民。
○[illegible]日[illegible]。○戊辰[illegible]。○辛未，詔[illegible]
明堂[illegible]。○[illegible]子[illegible]曰[illegible]。○五月
史[illegible]復右丞相[illegible]因。○侂胄黨人[illegible]
[illegible]市。○侍[illegible]才望者二
人，以補[illegible]之闕。○[illegible]。○癸丑，詔以戶[illegible]為[illegible]最。○甲寅
[illegible]會。○旱。○秋八月甲子[illegible]於[illegible]江八州。○乙
丑[illegible]為四川制置大使[illegible]罷宣撫司[illegible]置司。○甲戌，冊
皇太子。○己卯[illegible]。○丙戌[illegible]淮[illegible]民。○九月
辛丑，合祭天地于明堂，大赦天下。○[illegible]贈太[illegible]內舍生十
貧。○冬十月[illegible]。○十一月，張林等謀作
亂，不克。○甲午[illegible]水利。○乙未，雪，以歲飢罷宴。○郴
州黑風峒[illegible]作亂。○十二月，賜李[illegible]謚曰忠[illegible]。
○賜[illegible]文
[illegible]以[illegible]天下之[illegible]以[illegible]天下
[illegible]人心[illegible]天[illegible]

首以撤誹新之化[illegible]則惠[illegible]典於文公一時
學者知所趨向象賢於吾道之力哉。
○乙亥詔諸州毋秦職田租。○是歳諸路旱蝗。○揚楚衢
州吉州南安軍盜起。○閫外諸將私役錯軍。
寧宗嘉定二年春正月詔[illegible]。詔戒監司守令。○
丙午[illegible]○癸丑雨雹。○二月[illegible]
兄結之[illegible]失宗降。○丁卯[illegible]○壬午命王居安
督捕洞寇。○三月丁酉[illegible]
夕雨。○夏四月李元礪[illegible]郴州十一月[illegible]
十二月[illegible]破州縣。○戊辰[illegible]
○五月詔[illegible]百官[illegible]可行者以聞
○乙巳命官捕海寇。○戊[illegible]理兩淮田。○庚戌以江
陵史[illegible]○久雨命賑貧民。○朱熹贈中大夫寶
謨閣直學士。○贈[illegible]士之遇不遇
入也與夫[illegible]後天理昭昭未有久
而不定者[illegible]杜門著書[illegible]於世
者不幸見[illegible]尔則但[illegible]其贈以官
慰尔泉下[illegible]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己卯詔[illegible]○秋[illegible]田。○癸卯
定[illegible]八月[illegible]是月臨安府蝗
○詔三衙江[illegible]以材[illegible]○冬十月
乙丑詔四川[illegible]又置撫司節制。○壬申雷。○十一
月癸巳[illegible]○乙巳[illegible]十二月丙辰
詔安[illegible]○戊午[illegible]時有武宰
半非[illegible]
[illegible]嘉定四年春正月叙州蠻[illegible]○[illegible]

叙諸州。○二月乙卯詔[illegible]元勳功授道真
郎之[illegible]授通直郎。○丙子雪。○辛[illegible]
斗秘。○閏二月丁未大風。○三月[illegible]劉[illegible]
州[illegible]叙州[illegible]
夏人[illegible]金[illegible]
[illegible]
入貢金國[illegible]
[illegible]
不進。○[illegible]月[illegible]福建[illegible]
○[illegible]○四川[illegible]以經
[illegible]之。○五月戊辰[illegible]
大四百六十有[illegible]人[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月壬戌[illegible]四川
[illegible]與金人戰[illegible]三日[illegible]未決
成吉思皇帝[illegible]二千[illegible]金人大敗[illegible]中以
百[illegible]金人又大敗九月攻[illegible]
州後一日破[illegible]金人又敗十月[illegible]兵至晉安
[illegible]八[illegible]里。○八月[illegible]○九月[illegible]
州[illegible]○乙亥[illegible]○冬[illegible]
東[illegible]凡例[illegible]十一月己酉朔日有食之。○癸丑[illegible]
[illegible]寇功。○十二月[illegible]○是月[illegible]
[illegible]嘉定九年春正月[illegible]○壬申
[illegible]以[illegible]國兵至[illegible]
[illegible]五千自[illegible]
[illegible]兵。○一

月壬午詔龍興以來省補官○三月庚戌敘州亦蠻米
在降○以雨暘不時決繫囚○丙子申嚴銷金之禁○六月庚
午詔諸路以治州縣通判縣以令丞主之○癸亥安南國
王李龍翰卒子昊旵嗣之○詔州縣見役人毋納免役錢
○六月己酉罷銷錢過江○秋七月庚申西南蕃降敘州亦動
○戊辰雷以淮東大水命發廪賑贍○九月丙午太白晝
見○己酉[illegible]小吏成次以使過義參其揭帖束試
馬丁亥未羅沿海諸州沙隰減賦○是歲四川沿邊推石脚舊
塩○冬十月詔諸路總領官歲舉將帥二人以充提刑幕
將材二人○詔依慶元淳熙故事議定光宗配饗功臣
○戊戌雷○十一月壬戌朔日南至祀天地于圜丘大赦天
下○十二月減諸州稅一年○壬午詔諸路監司運司參考
州縣新舊稅籍及其增減之數○復從事方某等官

癸酉嘉定六年春正月辛丑詔侍從臺諫兩省
官帥守監司各舉人才一二人○二月丁丑太白晝見○
丙戌令吏部條法總類○丁亥雷○乙未詔宗室毋與僧
吏圖姻○十月參政樓鑰罷○夏四月丙子章良能參知
政事○甲午復以科試經義○五月不雨詔釋繫囚○丁
卯措置四川支移折變○戊辰以久旱命大○六月詔諸州
未決獄訟詔刑部歲終上于尚書省擇其最久者罪之○
丁丑重居臣僚言金國亂兩河○丁亥省尚司歲考守
令及監司郡守臺諫吏所知法○丙申詔守帥各舉
其為將帥若二三人○秋八月詔諸路監司帥臣各舉所
部官吏才行卓絕績用彰著者○庚午知思州田宗範卒
作亂寇州安撫司討平之○金人弑其主允濟胡沙虎立
從人攻金金亂詔四川京湖邊備[illegible]使金中道而

回九月遣使賀金國文至是金國殘破距燕京二百里大金副元帥
烈執中欲敗其兵以至涿易乃縱兵擊之甲辰破涿易至
皇河之內[illegible]方命之兼軍督戰雖矣大敗至月
再戰執中責其不能[illegible]乞以兵軍五千拒之失期不
至執中欲斬之金主[illegible]以其有功詔令免死執中益其兵
令出曰勝則已不勝則誅[illegible]自夕至曉忽北
風大作吹石揚沙不能[illegible]軍大潰自慶欲為執中
所殺遂引兵[illegible]之府突入其門殺之於是
成吉思皇帝留其兵攻燕京而自將所降楊伯遇
劉伯林漢軍四十六都統同韃靼大軍分為三路攻取河
北河東諸州郡[illegible]諸路[illegible]山後一帶防
遏兵可守者[illegible]其家屬
來歸父子兄弟[illegible]至是人無固志所至郡邑
望風而降自冬至明年春破金人九十餘郡[illegible]京
兩河[illegible]○三省樞密院舊以小使臣為之監門官[illegible]是命
京朝官為之○閏九月戊辰詔[illegible]監司○湖北
路旱[illegible]監司守令賑卹○癸巳乙未凡二日大雷乃下
郡已詔○十一月[illegible]○十二月[illegible]州丁
[illegible]○是歲[illegible]

甲戌嘉定七年春正月丁卯朔何九[illegible]州[illegible]泗州
都統王大才[illegible]甲戌夜[illegible]縣北岸
有二騎[illegible]渡淮而南出文書[illegible]
聞[illegible]守[illegible]朝[illegible]之時[illegible]國勢實
已[illegible]大[illegible]其地[illegible]行省命其大臣[illegible]
領其事焉○丁丑雷○參政章良能[illegible]○乙未黎州蠻下
熊士[illegible]降○三月丁卯[illegible]同知樞密院事[illegible]下

發北沉北事。六月癸丑，安同知自顏女順水赴行在奏事
聚除翻文殿，差主知潼川府，丙知朝辭已，乃上疏力辭不
允，乃遣官齎告冊赴行在。○董居誼為四川制置使。○
庚辰，金人來賀會一年節。○壬辰，詔利路安撫制司本路
軍馬。○夏四月癸卯，詔侶侍經筵。○癸丑，馬祖將兵校使侍
於濂旂等上王西路三衙江上四川兵取馬□□以
開。○五月丁丑，太白晝見。○乙酉，揭□□人賜表甫等五十
一百四人，以無出身者差。○壬辰，有司□□□□制舉
書以為法式。○六月甲□□，己巳，罷□□遷□二千人。乙
□七月□□□□□□□□事。○乙亥□□
京之報，金主遷於南京。○夏人以□□攻金人□□
□□□劍入蜀不之報。○八月癸卯□□四川□
贖乃田稅。○癸外□□□□○金人□來□□□○□□

秀論：金虜□□□□□閒女真以韃靼□□□陵拔巢于
於此吾國之至要也。若義□之圖，則女真□□之志在
將貴虜之所去，撫□之既能□□關之明，以□□宜以
能抗□河一帶之限，以□□□臣□□一主梁宋之郊，已
為戰場矣，使□□□如□□不□之在中原，則□□相
望，便為□□國非我之利也。威如□□□光之不能□
土則□□以□□□而取之，元非我之福也。今□□□之
耕已而□□自立之業，乎李虜之未亡，而□為自安之
司乎。夫用□□□□□□□□心□自立之本也。而
文戎□□□□□□□□□之□也，以思取和戎
為福，以息兵□□為常積，今□之□□□行人之玉帛女
貢尚存，則用之於□□□□則□之於強敵，此苟安
之計也。陛下以自立為□□□□□□□□□□人以日為□強

□□□□□不能□我。陛下以□□□□□□□□□削人
心。日□□□□□不能無外憂。○九月壬戌朔，日有食
之。○太白晝見，□□□□□兩□□□○冬十月癸卯
加□□□。○命□四川□□□□□□□○十一月□
□□□□□□□○□□□□□□□
乙亥 嘉定八年春正月□□□□□□□□□金□禁。○
二月丙午□□□□□□□□□□□□□□□□
○三月□□□□□□□□□□□□□□土。
五月辛□□□□□□□□□□□□□□□一人。○旱。○
東平□□□□□□□□□□□□□□□□名之兵八
千至□□□□□□□□之兵四□□□□兵一萬至□
風□□□□□凡二日，報□而敗，□□□□破之□
京□□□兵所□，火月餘不滅。○辛未□○己卯，命利
出招□□義人。○甲申，詔□東□□□□□秋七月庚
申，置□□□□□□□□□○辛酉□□□參知政事，責從
龍□□□□□□□□□□壬戌□□□□□□□□□
識之功也。○八月己丑，□□□□□□□□□○甲子
則名法。○□□□□□□□□□四川制置使董居誼却
之。○九月辛□□□□□□□□明□赦天下。○乙亥，申□□
西□□□□○甲申□四川□□□□□□□□□□
兵自河東□□□□□不能□□□小路趁汝州
山□□以□□□□□□□□□□□□□金主
急□□□□□□東□月□□至□□□□□里
乾□□□□□□□□□□□□□東□水合布
反引□□而□自是，不□□□人□□□□□□諸□□
亦有為所□□□□□□□□□□一關□□□□阻

觀其不能入又有遼東宣撫司簽廳擣遼東七路轄兵不
能下金主南遷之後累遣使詣[illegible]國求和而
帝欲許之謂曰昔如圍場中獐鹿吾已取之矣獨許一兔
汝數年不能收而遽捨之耶[illegible]不從遂入論金主
曰汝欲講和可[illegible]汝為王金之群臣不從有
言於其主[illegible]以死守國[illegible]者命自稱帝至是九十有八
年而失國西河殘破[illegible]河西阻潼關以
殘[illegible]遠而[illegible]淮漢[illegible]是歲兩浙江東西旱蝗
嘉定九年春正月乙丑[illegible]同[illegible]○命諸州
置[illegible]水軍○三月甲申朔日有食之○丙申雪○辛
亥東西兩川地凡四日大震○三月丁丑詔[illegible]司○夏
四月戊戌秦州[illegible]引兵十萬來歸四川制置使董居誼
却之○五月癸酉太白晝見○六月戊申朔浙西水○西
川凡三日地震黎州山崩○秋七月己巳以邊郡擇才不拘
常法其餘亦越二年之制[illegible]○冬十一月
癸亥命利路備邊○十二月癸丑以宗室[illegible]宗正寺○丁
巳雪[illegible]諸軍錢○乙丑遷天水軍于[illegible]置知軍以
下官○江東[illegible]運副使真德秀奏[illegible]事臣切見
金虜自失燕南遷[illegible]日蹙比者[illegible]與西夏并兵東出
潼關深入許鄭[illegible]危迫之狀見於偽詔所云近復淪關
敵兵[illegible]山東雖[illegible]之餘不無同昇要
其大勢以河南數州僅有之地而抗西北二國方張之師
加以群盜縱橫殺掠四起危急如此[illegible]何待[illegible]按國
史女真[illegible]宣和之四年[illegible]其[illegible]在宣和之
七年乙巳[illegible]切謂今日天下之勢與
以異[illegible]下亦宜以[illegible]以皇皇[illegible]八

燕雲先至于山東[illegible]一足以待本
根既撥[illegible]於是女[illegible]得入[illegible]代都城
傾覆[illegible]以來矣
之禍未有若是之酷也臣愚[illegible]之甚其目有
十失[illegible]之門事
以從後[illegible]心者[illegible]之
[illegible]江南[illegible]巨大臣入侍
節宋[illegible]以供[illegible]夫[illegible]其失一
也自[illegible]上下皆縱
之法不行[illegible]而[illegible]以
逃亡[illegible]也
[illegible]見大星如月[illegible]河[illegible]
犯斗[illegible]官部城當[illegible]以[illegible]
變[illegible]上不[illegible]失二也[illegible]以言為
諱[illegible]之[illegible]監
任於是[illegible]不敢言[illegible]附以進[illegible]
[illegible]以[illegible]言[illegible]不敢言矣[illegible]成風
馴致[illegible]此下不[illegible]言[illegible]以[illegible]用[illegible]之臣專以
[illegible]之材不以[illegible]
望[illegible]則以[illegible]之
[illegible]國[illegible]君子[illegible]其失五也[illegible]小
人[illegible]服[illegible]貴
使[illegible]者[illegible]
子弟[illegible]事[illegible]小人矣
雖欲[illegible]危[illegible]之
[illegible]民之[illegible]西

強而謂[illegible]以遽[illegible]開方鎮[illegible]郡而并隸不以告
郭[illegible]反[illegible]已[illegible]而邊[illegible]外[illegible]則入[illegible]而大
臣詳明於中上下相蒙[illegible]而朝廷[illegible]
末之[illegible]其失七也昔[illegible]惟邪[illegible]周邦[illegible]小人[illegible]
務[illegible]以括根本[illegible]以責奉[illegible]以括田[illegible]
東[illegible]京[illegible]錢而諸路[illegible]
動人[illegible]賦[illegible]東[illegible]必有[illegible]要其失
八也詩曰[illegible]方[illegible]亂之[illegible]者以一士[illegible]片
言折[illegible]初[illegible]使[illegible]國而[illegible]行[illegible]之君臣[illegible]
切笑已有南朝無人之譏[illegible]既[illegible]付[illegible]以[illegible]之
材當元[illegible]之任[illegible]制不明[illegible]東[illegible]師
得以[illegible]未[illegible]之以[illegible]
甚焉於是如[illegible]知中國之無人[illegible]任[illegible]

其失九也昔[illegible]以[illegible]之[illegible]則[illegible]强国[illegible]一環宜
無[illegible]於晉而[illegible]則曰大国之人令於小国而[illegible]求
[illegible]何以給之[illegible]大一不[illegible]国之求無[illegible]以[illegible]之
何[illegible]之[illegible]不[illegible]秦[illegible]之[illegible]之財
有盡而秦之求無已以有[illegible]之[illegible]而給無已之求其勢必
無趙矣趙用其計而秦[illegible]加[illegible]有国者不幸與強[illegible]為
鄰[illegible]當有以服其心而不[illegible]其欲方女真[illegible]
[illegible]每戰[illegible]中[illegible]如[illegible]山大[illegible]其雄
深何敢遽[illegible]以[illegible]順
逼其意彼方邀吾[illegible]則[illegible]以[illegible]吾[illegible]
既[illegible]以銀絹百万而不斷[illegible]則[illegible]以[illegible]
師欲貸糧則許以貸[illegible]一事[illegible]而一事[illegible]前請未[illegible]
而後請復[illegible]一切順[illegible]而[illegible]已侵尋於

[illegible]失[illegible]財[illegible]無以服其
[illegible]其禍[illegible]以[illegible]之由
而不知[illegible]取[illegible]其[illegible]之[illegible]約
之不[illegible]此[illegible]失[illegible]今[illegible]下[illegible]明[illegible]無
此失[illegible]一人[illegible]而[illegible]
[illegible]乃有[illegible]之習[illegible]者十八而士
[illegible]常有不[illegible]之[illegible]未[illegible]言路[illegible]
[illegible]首之上[illegible]用而[illegible]論[illegible]小人
非不欲[illegible]得[illegible]日[illegible]之政日
[illegible]此失未[illegible]臣[illegible]後[illegible]之[illegible]昔[illegible]外有
司也[illegible]事不敢[illegible]言[illegible]所以待[illegible]
者臣[illegible]之[illegible]今日[illegible]昔者[illegible]之時一旦與
吾為鄰亦必祖[illegible]女真已行之[illegible]女真[illegible]以燕城歸

我矣今獨[illegible]吾河南之地以[illegible]之所[illegible]之則
[illegible]不[illegible]則[illegible]以[illegible]大義以見
[illegible]吾[illegible]今[illegible]遣使以[illegible]吾之所
合乎從之則[illegible]其[illegible]之欲[illegible]從則彼得
[illegible]以[illegible]之情以出於[illegible]不可不[illegible]國所以[illegible]
之也自[illegible]年來[illegible]長[illegible]而一切[illegible]者[illegible]
在[illegible]吾以[illegible]已非[illegible]彼既[illegible]而[illegible]不可
[illegible]其[illegible]後[illegible]往來如故[illegible]使[illegible]臣子
拜犬羊[illegible]祖宗[illegible]庭之下[illegible]一[illegible]之[illegible]然
不以[illegible]詞而[illegible]以[illegible]貴
中原[illegible]不以[illegible]民
皆吾[illegible]而歸[illegible]人有[illegible]已
[illegible]中原[illegible]視[illegible]明

揭大旗來者即行勦殺西川總戎之亂殺將屠戮一家骨
肉於黑夜之中叢積之人莫不切齒於鄰國之侮辱邊部之
擾結道路之怨違上者之心拂逆以此其誤三也積此三
誤而吾國之威靈盡喪殊不知天災時沴有言事會之來寧
有終窮之誤於敵者不可悔而推於後者猶可爲所顧朝
廷於再誤而已厥今庸人之論有二不曰譬未遂亡無可
倚爲身敵則曰也庶可俟未暇窺我江淮凡此皆誤國之
言不可不察也夫之心何慨恩智者知之矣不復重累其
昔五胡之亂江左興復者蓋以羣雄並起未有所補一故吾
江表得以偷安之久而敵國疏則夏然氣分出吞噬之謀
元魏已併諸國遂南飲江之上今虜一歲兩斃益猶河朔而
揭劉豫姦人皆往服從吳楚子明角勢殊未可
爲江左而不言也或又以爲安樂所備時日費以此
鎮蔽何患方涵臣切謂不然夫金虜之勇銳後世雖兵暴
民人雖然其之於國勢未有則過以寡而不足
示遠宜和之事是也倘不思自強民國而倚宣道以幸一
日之安臣知其非策也金虜猶以渭之上而常強大之
勢若未易爲力者然其君臣洞與覽勵遂能吐書公虎視
之敵當以東征至岀也從以荊州打人處分得收[illegible]
破符秦傾國之師今虜[illegible]橫貫萬里貢賦[illegible]
江南[illegible]爲池豈下[illegible]中外有司[illegible]
靡頹偏者多一旦[illegible]則指[illegible]不知所爲必定
則又帖然失國家[illegible]時不[illegible]以寵士大夫一旦
有急[illegible]有[illegible]以戰[illegible]此臣之所以大懼
也天下之[illegible]江大河[illegible]下流[illegible]
揮今荊淮以指數百里間干戈[illegible]

秀闘便在掌握之外而或者乃曰戎吾畜[illegible]彼此中心實
不謂然姑就[illegible]涵且前擒取名將[illegible]而去至於宗社生
靈之憂則使陛下獨當之且使羣臣爲一身計可也陛下
爲人子孫任九廟之託柰何[illegible]安危[illegible]度外乎伏陛下誠欲
專國勢以弱外寇則政宣之士失必當懲近日之三誤必
當戒庸人之論必當發自強之計必當立至誠一心對越
上帝廣求羣聽出令下情以收天人之心以合中外之助
感天下豪傑有可爲者若或上下偷偷養成泄泄恬習食浸
尖事變日殊臣實不知所終也

續資治通鑑卷七之十四

寧宗四

丁丑嘉定十年春正月辛巳雷○癸巳雨土○乙未大風拔木○二月庚申地震○壬戌雪○夏四月金人犯光州中渡鎮執榷場官盛允升殺之犯樊城都統王守忠引兵戰却之金人遂分兵圍棗陽光化隨州鈐轄王辛敗遽于光山縣之安邑鎮殺其統軍完顏掩隨州光化軍皆以捷聞金人皆歸○詔江淮制置使趙方京湖制置使部將會開遣使聽其便宜詔四川制置使命部將急便宜行事○久雨詔釋罪○五月甲申御試舉人賜吳潛五百二十三人及第出身有差○癸卯趙方請下詔北伐遂傳檄招諭官吏軍民○六月庚戌太白晝見○八月詔諸將士勠力略曰限萬精更化一意息兵大攻略我中原天厭久矣孤兇失其故巢人殘逐今豈不能抵會可乘機進師未復念甫伸於化導賞重於兵端儻能立非常之勳則亦有不次之賞尚其戮力命戰不食言○辛未東川大水○癸酉太白經天○秋七月丙子朔日有食之○不雨釋諸路杖以下囚○甲申雅州蠻寇邊發兵討之○庚子詔禁淫刑○八月乙丑詔監司郡守各舉戰勇才略可任將帥者二人○冬十月久雨○十一月丁丑大風○庚辰太白晝見○甲申詔浙東提舉司出米一萬石賑給貧民○戊戌太白經天○十二月戊申以軍興故募民納粟補官○乙卯詔武舉人毋應文舉○金人犯四川追激池韓天水軍守臣黃炎孫遁金人破之追黃牟保至大散關統制劉雄棄關遁金人據關

戊寅嘉定十一年春正月京東忠義人李全率衆來歸以為京東路總管○戊子金人圍皂郊堡二月陷皂郊王師與戰死者半之死者五萬人四川制置司招忠義復皂郊三月利州統制王逸等率官軍及忠義人收復○利州麻仲率忠義人焚秦州永寧寨詔四川忠義人立功其賞視官軍○金人犯隴州黃牛關與元都統李貴遁而軍大潰○二月金人攻大散關而去○金人攻隨州圍隨州守許國陽軍遣將至之東城走金人聚舟駐大清河甚州鈐轄渠成焚其舟京東忠義副都統沈鐸遣兵助之金副統帥完顏賽不包長壽見江州軍郭逆戰賓首而還長壽僅以身免○丙辰白虹貫日○三月忠義人士萬出攻秦州官軍繼之王逸谷口忽王逸傳檄高祖之命滅廓而忠義軍遂潰○癸巳金人包長壽合長安鳳翔之衆復攻皂郊不克引去遂西和州西和州而遁守臣楊克家棄城走宕昌又棄成州守臣羅仲甲亦棄城去戊戌金人陷西和州○四月金人去成州又去西和州○夏四月鎮江忠義統制彭惟城等敗於泗州○命四川增印錢引五百萬以給軍費○階州守臣侯頫遁○戊午金人犯大散關守將王立遁與元都統吳政至大散關執立斬之○乙未犯黃牛堡吳政引兵與戰金人遁東督大振是役也黃牛政張威功各進三官仲甲楊克家以正棄城之罪○五月乙亥命四川制置司招集忠義人○癸未安丙旗見其長竟天○壬辰祀試官七等之制○六月湖州水詔賑貧民○秋七月乙酉修孝宗實訓○辛卯以四川關外諸州移役○甲午賜光州民兵戰死者家復役○九月辛巳合祭天地于明堂赦天下○冬十月戊午大風○壬申金人犯安豐軍瀆口鎮○人

張羽來歸。

己卯 嘉定十二年春正月戊辰朔，召董居誼赴行在，以聶子述為四川制置使。○庚辰，金人犯成州，守將羅仲甲宣戰卻之。甲申，攻白環堡，守將黃琮拒戰卻之。戊子，犯成州，越四日焚成州而去。沔州都統張威自西和州退守仙人原。庚寅，犯[illegible]州、[illegible]軍，破信陽軍[illegible]，京西諸將引兵拒之。辛卯，犯西和州，守臣趙彥吶設伏待之，金人大敗而遁。犯安豐軍[illegible]，[illegible]許俊遣將拒之。犯河池，守將張威遣去。癸巳，攻光化軍，破[illegible]山，將追通均州。[illegible]安豐軍及滁濠二州。江淮制置使李珏命池州都統武師道、忠義軍都統制陳孝忠等連兵如援，金人不能進。甲午，陷興州，守臣[illegible]棄城去，州民與金人巷戰，乃去其城。乙未，犯黃牛堡，吳政戰卻金人，東勝攻武休關。○二月戊戌朔，金人破兜山縣。○太白晝見。○壬寅，[illegible]京湖制置使趙方遣統制孟宗政援棗陽，金人乃解圍。○癸卯，破[illegible]，[illegible]與元都統李貴追[illegible]與元府事，[illegible]棄城去。丁未，陷興元府。○己酉，遣殿前司軍凡八千人防捍江西。○庚戌，曾從龍除同知樞密院事兼江淮宣撫使，以任希夷簽書樞密院事。○辛亥，金人陷大安軍，守臣[illegible]棄城去。又分兵犯洋州，守臣[illegible]遣兵拒之，不克，而城陷。沔州統制石宣擊金人于大安軍，大破之。金帥巴土魯[illegible]，所獲金人聞之，遂潰去。三月，金人焚洋州城而歸。○壬子，四川制置董居誼自利州遁，[illegible]州居住。○丁巳，京湖制置使趙方遣統制扈再興等引兵三萬分道出攻唐、鄧州，隨州[illegible]，[illegible]州都統[illegible]各以兵來會。○己丑，西夏來請夾攻金人，利路安撫丁焴許之。

乃以事聞。六月丁未，以[illegible]與夏人定約。○三月己巳，鄭昭先[illegible]樞密院事，曾從龍參知政事。○乙亥，興元軍士[illegible]等作亂，[illegible]州守臣[illegible]道凡十三日而興降。○丁亥，太白晝見。○甲午，金人自盱眙退師。○四月己未，雷震[illegible]城[illegible]州。○[illegible]，[illegible]知興州制使。○壬戌，詔[illegible]四川忠義人。○癸亥，興元軍士張福、莫簡等作亂，以紅巾為號，四月入利州，制置使聶子述遁，總領楊九鼎為亂兵所殺。[illegible]閬州及果州。五月，遣[illegible]府事[illegible]遂[illegible]其城。四川宣撫司[illegible]州都統張威招之，福入普州，守臣張已之棄城去，[illegible]州入石山。庚子，威引兵圍山凡十四日，[illegible]殺福[illegible]以歸。子宣撫[illegible]誅之。金人[illegible]安豐軍[illegible]，乃分兵自光州犯黃州之麻城，自濠州犯和州[illegible]至滁州之全椒，東往揚州之天長，[illegible]州之[illegible]，[illegible]渡江[illegible]。[illegible]金人[illegible]命京東[illegible]總管李全自[illegible]州[illegible]，[illegible]兵來[illegible]金人乃遁去。[illegible]曹家莊，斬其首數千，獲其貴將[illegible]女婿[illegible]。[illegible]鄭昭先兼參知政事。○安丙[illegible]為四川宣撫使。○五月，召聶子述[illegible]淮南[illegible]北利[illegible]路[illegible]利州[illegible]耗。○太[illegible]以謝天下。○詔[illegible]文武可用之才。○六月丙子，太白晝見。辛巳，太白又晝見[illegible]。○丁亥[illegible]邵其書[illegible]城[illegible]十一月，京東[illegible]河北[illegible]九州四十縣。○八月[illegible]西為一路。○九月丙午，以[illegible]大東

爲沿江制置使兼淮西制置司公事趙方主管
淮東制置司公事兼節制京東河北軍馬○十一月己
亥，楚州興元府城○丁丑，雅州蠻人寇山賊○己卯，四川宣
撫司議出師取沈州，招諭中原豪傑官民，將以歸附會乙
酉，金人犯鳳州之長橋，乃引兵出攘命統沈州之師○己
丑，京湖制置司遣統制扈再興等引兵六萬人分三道取
中原，八東與當者以捕賊故
嘉定十二年春正月，京湖制置司統制扈再興引兵
攻鄧州，鄧州都統制□攻唐州，不克，四退，金人追之，遂寇
安城，京湖制置者乃□兵之金人遁○己亥，雅州
蠻復寇邊山賊○戊午，□□□援，以書來，四川□攻○三
月辛卯，雨土○丁巳，秦州士丁叛，以□夏四月，淮東制置賈
涉招□山東西河北□□，以京東路○戊戌，史彌遠上三祖
下第七世宗室□□□○六月□□□□□□□□以
下四百七十五人及第出身□□□□○丙子，以李
全爲左武衛大將軍○李先□□□□副都統命赴
樞密院奏事，未至殺之○秋七月，以京東河北諸州守臣
姓名告身付京東河北節制司，以□□□來歸者○丙
午，任希夷兼參知政事○癸丑，皇太子□□□○八
月壬申，四川宣撫使安丙遣夏人書，約夾攻金人○甲
申，復海州，以徐晞稷知海州事○□□□石珪叛，入漣水軍
詔即以石珪爲漣水軍忠義統轄○九月辛卯，夏人引兵
圍鞏州，且來趣師，王仕信引兵發宕昌，□午，太白晝見，乙
未，四川宣撫司統制質俊李□引兵發下城，戊戌，四川宣
撫司命諸將分道進兵，沔州都統張威出天水，利州副都
統程信出長道，興元都統陳□出大散關，興元統制田

冒出子午谷，金州副都統陳昱出上津，己亥，張威下令所
部諸將毋得擅進兵，而諸將遂頓不進，□□□□等敗金
人於□□，遂城之，己巳，程信□王仕信引兵與夏人會于鞏州城
下，攻城不克，九月，信引兵趨秦州，丙辰，□□□□遂還師
十月丁巳，程信邀夏人引兵共攻秦州，不聽，遂自伏羌
城引軍還，諸將皆罷兵○九月甲午，太白晝見○金人犯
皂郊堡，沔州統制□□□□戰敗績○冬十月，斬王仕信，罷
張威職名，以不進兵故也○十一月，詔刊正皇帝日曆○
庚戌，大風○壬子，臨安火○十二月壬申，石珪□□□
嘉定十四年春正月丙戌，□□○乙未，雷○地震○
二十□□山東遣乃犒師○庚子，□四川□□□○二月
戊辰，金人圍光州，己巳，犯五關□□□□□扈再興克□
金人圍黃州，分兵□□□□□□軍，丁丑，李全□泗州□
還，甲申□□□□□□□□□□□□□□□□□軍事
□□□□□□□□□□□□□□□□唐州不
□□□□□趙蘄州李全□□州引兵來援淮西○長星
見○金人圍黃州，守臣何大節棄城遁，沉于江，金人犯
蘄州，守臣李誠之戰敗，城陷，□□□子奴婢然後自殺，官
屬多死之，金人退□□□□□□天長鎮，金人大敗，次
日大戰，斬□□□□，四月□□□臨淮追擊之，殲其太半○四
月乙卯，復置諸□□□小學教授○乙丑，命□□□□於
御史臺○五月甲申朔，日有食之○史彌遠上孝宗皇帝
實錄、皇帝會要○丙申，西川地震○六月□□□□□沿江制
置司置副使於鄂州○丙寅□□□□□□□□□封祁
國公□○□□□大風○秋七月□□□□□大將□□□本朝
皇帝□□□大命□□□□□□論□□□□以聞詔以來

年元日受寶于大慶殿。○辛丑，[illegible]制置大使賈
涉為淮東制置使。○丁未，復光宗舊制。○六月，趙方卒。○
參政任希夷罷。○壬戌，宣繒同知樞密院事。○甲子，立貴
誠為沂王後，賜名貴誠。○九月辛卯，[illegible]天
[illegible]天下。○冬十月，京東河北節制司奏復[illegible]州，
以趙[illegible]為河北東路鈐轄，知州事。○甲寅，以齊州為[illegible]府，
兗州為襲慶府。○丙戌，夏人復以書來四川，[illegible]夾攻金。
○庚午，[illegible]。○十一月癸未，[illegible]受泉州節制。○己亥，
少保安丙薨。○京東安撫張林叛，以京東諸郡降于[illegible]
○[illegible]遣使[illegible]來計事。○十二月庚申，[illegible]
知院罷。○閏十二月辛巳朔，宣繒兼參知政事，俞應符兼權
參知政事。○殺[illegible]。先是[illegible]宿政[illegible]時[illegible]以[illegible]司
正將[illegible]後[illegible]殺之。○賑[illegible]州[illegible]。

壬午 嘉定十五年春正月[illegible]天下。
○褒錄[illegible]死事官[illegible]死節立
廟[illegible]州。○丁巳，招諭山東河北。○甲戌，[illegible]武昌縣名
壽昌軍。○三月，賑江西旱傷。○夏五月庚戌，太白晝見。○
甲寅，崇州[illegible]。○丁巳，皇子[illegible]封齊國公。○己未，皇
姪[illegible]邵州防禦使。○壬戌，[illegible]將
張林於[illegible]。○[illegible]武要略。○六月辛
卯，[illegible]參政[illegible]。○[illegible]月甲子[illegible]司。○八月
己卯，命[illegible]役。九月辛亥[illegible]事[illegible]
同知樞密院事[illegible]出身[illegible]。○[illegible]雷大
雨雹。○壬戌，彗星見。○辛未，太白晝見。○冬十月丙子，[illegible]
義人收復京東州郡[illegible]。○十一月戊午，令京東河
北路[illegible]除之。○十二月[illegible]賑[illegible]貧民。○

丁亥，[illegible]保寧軍節度使、京東河北鎮撫副使
癸未 嘉定十六年春正月[illegible]。○己酉，皇子[illegible]生，踰
月而薨。○丁巳，[illegible]。○辛酉，命淮東制置司賑濟山東流民。
○二月戊子[illegible]。三月，京東河北路[illegible]言[illegible]
邳州[illegible]來歸[illegible]京東路副總管。○丁卯，賑[illegible]
飢。○夏五月戊[illegible]將[illegible]等五百四十九人及第出身
有差。○六月壬子[illegible]。○丁酉，同知程卓[illegible]
○秋八月辛巳[illegible]。○癸未[illegible]
所[illegible]。○九月庚子朔，日有食之。○冬十一月辛亥，
賑太平州水。○十二月辛巳，[illegible]民入宋[illegible]
○壬辰，雷。

甲申 嘉定十七年春正月[illegible]。○命淮東[illegible]
淮北路[illegible]提[illegible]。○二
月癸丑，雪。○[illegible]
還。○夏四月辛卯，賑[illegible]
[illegible]全彭義斌[illegible]三十萬[illegible]。○五月[illegible]
賞兩淮京湖四川江上[illegible]。○六月丁卯朔，太白晝
見經天。○辛未，皇孫[illegible]。○[illegible]知西和州尚[illegible]
[illegible]州。○大名府[illegible]歸，詔知大名府。○丁
酉，[illegible]水。○[illegible]場。○[illegible]
[illegible]八月丁[illegible]年五十七[illegible]
[illegible]皇子
進封成國公[illegible]皇太后[illegible]皇
子[illegible]陽郡王[illegible]。
立理宗[illegible]之意也。先是[illegible]書于[illegible]
上明[illegible]八千[illegible]以告

彌遠彌遠懼之時真西山兼王宮教數聞其事遂力辭去
臨行謂王曰大王若能孝於慈母而敬於大臣則即位
之除必矣寧宗疾革乃廢竑而立其弟貴誠楊后亦遂專之
吁宋一代家法最正諸后最賢傳授最明至寧宗之末
楊后彌遠之謀濟邸之死理宗之立而後世所謂家法之
正后德之賢遂掃地矣使當日楊后執不肯之說成則彌遠將
何所容其身哉然理宗之立猶能享國五十年而後亡
不可謂非幸也

續資治通鑑卷之十五

宋季三朝政要六卷

元皇慶元年陳氏餘慶堂刻本

宋季三朝政要六卷（編修汪如藻家藏本）

不著撰人名氏。卷首題詞，稱理宗國史爲元載入北都，無復可考，故纂集理度二朝及幼主本末，附以廣益二王事。其體亦編年之流，蓋宋之遺老所爲也。然理宗以後國史修宋史者實見之，故本紀所載反詳於是書。又是書得於傳聞，不無舛誤。其最甚者，謂寶慶元年趙葵、趙范、全子才建守河據關之議，遣楊誼、張迪據洛陽，與北兵戰，潰歸。案寶慶元年葵、范名位猶微。其後五年，范始爲安撫副使，葵始爲淮東提刑，討李全。子才乃爲參議官。至端平元年滅金，子才乃爲關陝制置使、知河南府、西京留守，有洛陽潰敗之事。上距寶慶元年九年矣。所紀非實也。其餘敘次亦乏體要。然宋末軼事頗詳，多有史所不載者，存之亦可備參考也。其以理宗、度宗、瀛國公稱爲三朝，而廣益二王則從附錄，體例頗公。卷末論宋之亡，謂君無失德，歸咎權相，持論亦頗正。而忽推演命數，兼陳因果，轉置人事爲固然，殊乖勸戒之旨。殆欲附徐鉉作李煜墓誌之義而失之者歟。

理宗

乙酉寶慶元年春正月壬戌朔詔舉賢良。上初即位與楊太后垂簾同聽政。上曰傅伯成楊簡先朝耆舊朕所簡記可召赴行在詔除寶學奉朝請。湖州潘壬潘丙謀立濟王竑遣書李全約以二月望日舉事為選卒將其人并書以白彌遠彌遠改作三月且許行人以美官重賞令其以書達全至二月晦壬潘丙率太湖亡命數十人各以紅半袖為號乘夜踰城而入至邸索王言推戴意王聞變易服不匿水竇中久而得王擁至州治以黃袍加身王號泣不從不獲已與之約曰汝能勿傷太后官家否衆許諾遂發軍資庫金帛楮券犒軍命守臣謝周卿率見任寄居官入賀而揭李全榜于州門言史彌遠廢立等罪且稱見率精兵二十萬水陸並進人皆聳動以為山東從其所乃觀王視其士卒則太湖漁人巡尉司弓卒而已王知其謀不成乃與郡將州兵戰之其數元不滿百也王元春以輕舟告變于朝史彌遠欲召殿司將彭任赴之兵至而事已平矣乃班師時全守淮安知所約失時遂叛歸北彌遠謀害濟王遣其客秦天錫來且頒宣醫視疾之命時王本無疾天錫諭上意逼王就死遂縊于州治奏下詔貶王為巴陵郡公其後魏了翁真德秀洪咨夔潘枋相繼上疏或言其冤大理評事胡夢昱應詔上書言濟王不當廢引用晉太子申生漢戾太子及秦王廷美之事凡百餘言訐直無忌彌遠怒竄夢昱于象州紹定壬辰赦恩宥過夢昱已死贈朝奉郎剛簡仍官其子。詔取士先器識。真德秀上殿奏事勸上容受直言祈天永命用賢臣結人心為自立根本又言三綱五常者扶持宇宙之棟幹奠安生民之柱石人而无此冠裳而禽犢矣國而無此中夏而爵夷矣晉廢三綱而劉石之變興唐廢三綱而五胡之難作我朝立國根本仁義先正名臣或以為家法最善或以為大綱甚正陛下初膺大寶不幸與人倫之變有所未盡流聞四方所損非淺霅川之變非濟邸本志前有避匿之迹後聞捕討之謀情狀灼然本末可考原詔有司討論雍熙追封秦邸舍罪恤孤故事斟酌而行之雖濟王未有子息興滅繼絕在陛下爾上曰朝廷待濟王可謂至矣德秀又奏陛下友愛之心可謂無所不至但謂此事處置者盡臣未敢仰承聖訓觀舜所以處象則陛下不及舜明甚大抵人主當以二帝三王為師秦漢而下人君舉動不皆合理雖以為法上曰亦是一時倉猝德秀又奏此已往之咎臣所以奏者欲陛下益進德修學以掩前失二乞收人心略曰太平興國中秦邸事作太子太師王溥等議于朝堂者七十有四人然後有詔裁決以大事不可輕也康定慶曆間求西師必取當世第一流宰相呂夷簡至忘讎薦進以重任不可輕也往者霅川之獄未聞有參聽于槐棘之下者又如淮蜀二閫之除皆出僉論所期之外天下之事非一家之私何惜不與衆共此收人心之一事也賞罰適平則人莫得而議今有功罪同而賞罰異者朝廷之於天下當如天地之於萬物或培傾覆付之無心可使一毫私意於其間哉此收人心之二事也當乾淳間有位于朝以饋遺及門為恥受任于外以苞苴入都為羞今薰染成風恬不之怪果欲息天下之謗莫若反其物罪其人則心迹暴白此收人心之三事也治世氣象欲其寬裕不欲其迫蹙奏者以訛言之籍

稍有識何之令焉識何則已過矣甚至於流竄焉殺戮焉都城之民搖手相戒宜解密綱達下情此收人心之四事也三言朝廷之上緘默之士多於老成政事之才留於經術雖嘗以黃叟獎傳伯成楊晦以儒學褒崇中行以恬退用趙蕃劉宰然前之三臣止加異數未聞賜召至於亮直敢言如陳宓徐僑皆未蒙記錄願褒伯成簡於內祠置中行於經幄擢宓僑於言地德秀又奏華髮稽德之臣不獨人主顧其益朝列新進之士亦有所矜式伯成簡皆年踰八十幾使召之不至必能因彙封以進忠言又奏長人之官拊字不聞叨憤日甚上曰如何無一廉者又問何以華之德秀奏此在朝廷用舍黜陟之間示人以意上又問御曾見有何廉吏德秀以袁守趙鈞夫對御筆擢鈞夫直祕閣與臨司善遣德秀手劄謝上因言往與之帥蜀楊長孺師閩皆有廉聲臣一時不能悉數以對乞廣加咨訪。德秀在道猶未聞濟邸之訃以書遺時相謂必有寡聞淺見之人托納忠除患之說以誤朝廷者不可不致察時相既惡聞其語至范村使左史楊適來見問所欲言又遣所親諭以勿及甲申之事德秀但唯唯泊入國門都人聚觀皆以手加額益見忌矣辭內制者四從之。○帝考小祥詔群臣服純吉真德秀言自漢文短喪至我阜陵獨出宸斷衰服三年阜陵上賓羅點建議乞令群臣易日之後朝會權用公服黑帶朔望奉慰皆衰服行事大祥始除光宗之喪後以小祥從吉後易以朴衫紹興易以小祥甲寅易以大祥二百餘年之間其制四變皆由近而之遠非自遠而之近也佗胄變甲寅之制是自遠而之近自厚而之薄可乎哉上即詔行在職事官俟大祥從吉諸路依已降行。○五

月趙范趙葵全子才用降人谷用安之言欲乘時撫定中原建守河據關之議以聞于朝乃命趙范開閫於光黃之間杜杲力陳出師之害大略曰權衡於和戰之間無已則及守之一策焉則深溝高壘之謂守非清野閉門謂之守也又策自治有備無患俟時而動之謂守也選將材擇練軍實積芻粟儲食糧備舟車修全器械愛養民力懷來北人示以恩信順吾之力已全吾之氣已盛以之而戰士長驅萬里兵不留行以之而和行李一通盟不暇臣備員邊臣切見公淮旱蝗連歲薄收加以調遣無度漕運不時生聚未備雜行征役中原版蕩多年不耕無粮可因千里饋餉師不宿飽若處內以事外移南以實北腹心之地豈不可慮時在外諫北伐者惟公一人及師潰洛陽退師保境兵釁遂開如伏公先見。○六月全子才合淮西兵萬餘人赴汴以十二日離合肥七月二日抵東京城二十里駐兵五日整兵入城行省李伯淵先期以書來降願與谷用安范用吉等結約乃殺所立崔立率父老來降元是黃河南舊有寸金淀乃為金人所決河水淤自壽至汴水深並腰行役良苦子才駐汴以俟糧餉之不肯運糧至致誤事。○南滁州路鈐樊辛路分王以偏師下鄭州己卯趙葵以淮西兵五萬取泗州由泗至汴與子才軍會葵謂子才曰我輩始謀據關守河今已抵汴半月不急攻洛陽潼關何待耶子才以糧餉未集對趙葵益督趨之遂檄范用吉樊辛李先胡顯等提軍一萬三千人命淮西帥徐敏子為監軍先令西上且命楊誼以廬州強勇軍一萬五千繼之各給五日糧諸軍以糧少為辭決不敏子啓行乙酉遣和州寧淮軍正將張迪以二百人抵洛陽至夜踰城而入

城中寂然無應者蓋北軍以洛陽若皆空城而誘我矣及晚有民庶三百餘家登城投降迪等遂入洛陽次日軍食已竭乃采蒿和麵作餅而食之楊義至洛東三十里方散坐蓐食忽數百步外有立紅黃涼繖者衆方駭異而伏兵突起深蒿中義倉猝無備大潰擁入洛水者甚衆義僅以身免是晚有潰軍奔迸而至云楊義一軍已為金人大陣衝散今北兵已據北岸矣於是在洛之師聞而奪氣八月一日北軍已行近城下罪者敏子與戰勝負乎之士卒乏糧遂殺馬而食軍衆不至遂班師○改湖州為安吉州○

丙戌 寶慶二年春詔長吏勸農桑○親製絲褐軍士○詔增價招糴○詔州縣舉遺逸之士補陳均陳文蔚官○戒州縣毋得苛取於民○贓吏經赦不許改正○戒飭省闈精考擇○上試進士賜王會龍等及第出身有差○詔作新士風○梁成大劾真德秀降三官初彌遠欲去之魏了翁真德秀論意有人敢言真德秀者即除察院無人忍言之適梁成大參部聞之日坐茶肆中聞其公不直一錢或以告彌遠彌遠喜遂擢用之自小邑令除察院首劾真德秀尋以成大守建寧毀其所建室祠坊可以搖撼者無所不至遂擯取禁從為彌遠嘗大書於靜曰真德秀乃真小人魏了翁乃偽君子此舉大快公論中外籍籍目之為梁成犬識者非之魏了翁貶靖州六年閉戶讀書自如也

丁亥 寶慶三年春正月詔州縣勸農桑○朱熹贈太師追封信國公○雪寒上命出米以濟飢民○賑濟嚴州水災○洪咨夔召為禮部郎官尋除監察御史升殿中侍御史彈監察御史王定定在選嬰已出臺改中書舍人王定若附史彌遠為右司郎官背胜胡夢昱寫怪敢死若在臺與公異論公與其為邪故彈去之朝野驚歎咨嗟除端明學士薨于位○救荒宜令有司申明遏米之禁○明堂詔百郊祀貴○韃兵破關外四州制置鄭損棄三關三守

戊子 紹定元年春正月詔諸州貢舉以得士為先○太白經天○兩雹○知潭州曾從龍置惠民倉○嚴飭和糴官吏○上命儒臣日侍經筵講經○湖南江西福建盜起○申嚴舉主舉人才悔舉法○韃靼寇兵長驅西南金自宣宗時凡大河以北東至于山東西至于關陝不一二年陷沒殆盡金人併力守黃河保潼關自黃河洛陽三門折津東至邳州之濟雀鎮東西長二千餘里差四行院分地界守禦精兵不下二十萬民兵不在其數如是者十有五年金人不勝其擾朝廷議諸部謹邊備上然之

己丑 紹定二年春以程珌等知貢舉○上親試舉人賜黃朴以下及第出身有差○申嚴科場之禁○台州水○給諸軍薪炭錢○申明太學舍法○度正奏節儉事○臧論人經筵方許判部參注○禁苞苴干請○詔民間二稅依時過割稅賦不許抑令折納○汀邵寇發陳韡平之晏頭陀名彪嘯聚汀邵境上殘破寧化清流將樂諸邑迫南劍帥府請于朝詔以陳韡莫破此賊時韡丁父憂詔起復知南劍州韡至州籍峒寨民兵申乞調淮西精兵五千人救援淮西制置曾式中遣將陳萬以三千五百人來朝廷遂除韡提刑招捕使擊破潭飛磜諭降連城七十二寨賊潰晏彪降誅之○論鄭損防遏無道○桂如琥奏屯田

庚寅 紹定三年春正月詔勸農桑令有司興水利○三月丁酉雨土○行在會子庫置監官○蠲貫二廣丁錢○四川旱命州縣賑恤○減圍田稅○招瀕海漁業人充水軍

熙明殿出緡錢犒諸軍。鄧武冠扒建寧府劉純擊敗之。詔被盜州縣租稅一半。江西瑞州禾稼秀而不實民間乏食。九月信国公宋赦改封衛国公。明堂。上飲宴過度史彌遠卧病中時人譏之曰陰陽眼燮理天地醉經綸

【辛卯】紹定四年春二月詔録舉術深遠之賢。李全弟先是京東忠義軍都統制李先昔亦歸朝人為楊州都統制史彌遠以事誅之李全懼有異志使其弟李福賞為謀於都堂朝議以文臣不知兵選武臣制之乃以許国撫棟太府卿揚州制置使移司楚州既至全入謁国與客杜杲議延見之禮杲曰彼狼子野心宜責其横逆庭參全怨殺許国暑其家国被執瘠曰杜杲教我乃以棄東杲而生殺之遂叛後全圍揚州時趙葵守城因元宵放燈全移營灣頭亦放燈趙葵掛榜城曰許百騎入城觀燈聞李全喜着白袍一夕八十騎皆皂袍遂城出去一夕百騎皆紅袍又次夕百騎皆白袍葵設伏閉城盡殺之至第三年修城見金甲一帶方知全死於此。韓鉝自山東通好欲假淮東以趍河南羣臣議不許。度正奏韃靼兵入蜀詔諸州守臣嚴守備兵退曲赦四川軍民。襄帥陳垓奏韃靼国遣使約夾攻金詔羣臣議。追毀趙汝騤出身文字。眞德秀以慶壽恩復寶謨閣待制。飭州縣科糴之弊。秋成覈實災傷蠲減。詔紹興被水民戸折麥。都城大火延燒太廟三省六部御史臺秘書玉牒所詔求言耤田令徐清叟上疏乞為濟王立後其略曰巴陵有過固宜繼統陛下手足之愛可謂甚至不幸狂寇猝發陷巴陵於不義服御僭擬死有餘罪然在彼纖芥在我不容不厚奪爵廢祀皆弗猶可久而不赦厥罰為甚今火延太室由陛下一念之偏忍加同氣傷和召異疏上不報辛卯之火比辛酉之火加五分之二然太廟亦不免惟史丞相府獨存洪舜俞有詩云殿前將軍猛如虎救得汾陽令公府祖宗神靈飛上天可憐九廟成焦土時學師乃鴻嘏也人言藉藉迄不免責

【壬辰】紹定五年春詔知舉陳貴誼等先留識後詞藻。二月太白經天。始試定在四月。上親試舉人賜徐元杰以下及第出身有差。陰雨出米給民食。籴竹木之征三月。詔諸路監司減放旱歉。陳貴誼乞革文弊。国兵與韃靼国兵合圍燕京金哀宗自汴京突圍出奔歸德府。李日遇詔舉廉去貪。赦盱眙改為招信軍。韃靼国遣使來議夾攻金人史嵩之以鄒伸之奉使至地報聘北朝伸之曰本朝與貴国素無嫌隙寧宗皇帝遣使臣苟夢玉通和自後山東為李全所據河南又被殘金所隔貴国今上順天心下順人心遣王宣撫來通好所以伸之等前來北朝從之仍許以河南歸本国

【癸巳】紹定六年詔郡縣禁銷。李日遇乞詔諸道隨有無勸分。置密拈江口防海道。戒飭坑冶司納新錢毋許截錢納券。二廣數盜之害。六月金主歸德從根奔蔡州金主自歸德連日暴雨平地水數尺軍士漂沒甚衆及蔡始晴復數月大旱識者以為不祥。趙葵乞經理營田。趙至道奏民間賦稅宜選擇鄉司以革違錢私支之弊。賜史宇之宅之出身。秤提見錢流通。十月史彌遠死彌遠開禧丁卯為禮部侍郎白楊太后誅侂胄事甚秘侂胄死而寧宗不知早數日上顧問侂胄安在否左右乃

以彌遠對上深悼之彌遠為相十七年寧宗崩廢濟王立理
宗又獨相九年用余天錫梁成大李知孝等列布于朝最
用事者薛極胡榘聶子述趙汝述時號四木彌遠出入禁
苑擅權用事臺諫爭言其非上思其功不忘復進其姪嵩
之。史嵩之為京湖制置使置司襄陽。十一月遣襄陽
太尉江海襄陽帥孟珙以兵四萬人至蔡州滅金兵駐城
南帥臣史嵩之運糧十萬給南北軍
甲午端平元年春正月改元詔曰春秋正王道之端式嚴
謹始聖德開太平之路尤貴更新。元旦詔求言舉賢。
十月孟珙兵先薄蔡州城下時韃靼國兵未至珙攻城甚
急金主知城必破乃傳位後主閉閤自縊後主為亂軍所
害。鄭清之除左相喬行簡除右相收召人才如真德秀
魏了翁諸賢時論以端平比之元祐。優恤兩淮運米人
夫。賑恤三京降附。夏除真德秀吏部尚書。史嵩之
上露布以八陵圖守緒骨函及參政張天綱都尉完顏好
海玉帶金銀牌等來獻除知樞密院事都督軍馬。嵩之
奏乞經理四京有詔集議真德秀洪咨夔趙范等爭之
惟鄭相主其說。洪咨夔奏金亡而有興者。高全奏邊事
四弊四憂。詔集議和戰攻守。趙汝談奏黃州六關。
詔歲除主帥主兵官揀汰諸軍。諸路縣錄人押赴淮袞
充軍。趙立夫奏和糴利病。禁銅錢下海。袁甫奏鑄
漳泉興化丁錢。詔李心傳修國朝會要。詔措置楮幣
。秋除真德秀翰林學士知制誥兼侍讀。魏了翁除權
部尚書兼侍讀尋除端明同簽書樞密院督視京湖軍馬
。出內帑緡錢充糴。知歸正蕃臣獻馬。[illegible]放仁和地
稅。冬以趙范為荆湖制置使鎮襄陽。九月真德秀進

對上曰卿去国十年每切思賢時襄閫代去江淮出師取
三京王師果潰于洛陽退守泗州公奏三劄一言今中原
無主政是上天監觀四方為民擇主之時若能修德格天
天必命陛下為中原之主不然則天命將歸之它人臣向
為先帝陳祈天永命之說其說出於召公然反覆召誥一
篇綱目曰敬德曰小民而已傳曰敬者德之聚儀狄之酒
南威之色盤游弋射之娛禽獸狗馬之玩有一於此皆足
害敬其可不戒此祈天永命之一也天之視聽因民視聽
民心之向背即天心之向背權臣之末貪賄公行誅求既
廣民不堪命大盜相挺而起賴陛下布端平之詔一洗而
新之然窒賄道而賄進者尚存糾贓吏而贓多者漏網江
淮軍興調度驟煞宜戒郡邑掊刻停邊隨科調此祈天永
命之二也易曰天之所助者順人之所助者信天厭虜德
久矣陛下儻能敬德以迓續休命中原終為吾有若徒以
力求之而不反其本天意難測臣實憂之二言進取有二
難用兵莫急於人才今舉世所屬曾不數人一難也臣嘗
定中嘗乞經理兩淮墾田積穀而權臣視以迂闊塞下之
備蕩然一旦舉兵乃漕浙米由江入淮汴既久湮又須陸
運勞費甚於登天二難也夫此二難皆權臣玩愒之罪非
今日措置之失然承三十年之弊欲整治之非十年不能
此正諸葛亮閉關息民之時也願以[illegible]斂藏蓄為主又言
今日事勢猶以和為經備為作壤之後一棄之說代為庸
醫受責矣戒業戒謹尤當百倍三言戰守之論不同同於
為国元祐中廣漢向治推舉賢自相矛盾小人得以乘之
願平心商推以前事為戒上輒稱善又言士大夫紐於積
習上曰往往華而不實心乞選監司郡守上曰聞卿所

至視民如子朕甚嘉之德秀又言恢復名義甚正但故相不曾做得工夫上曰昨讀卿所上封事可見忠誠○魏了翁奏劄曰陛下以聖智之資而爲權臣所挾者十年幾無以自白於天下今幸居可爲之勢外而百官奔走效職內而嬪御使令取怜或者視之必曰今乃知爲皇帝之貴也今天下太平及時爲樂也臣以古今禍福觀之則陛下難曰勢重形佚其實巍然孤立居至艱至危之地而不自覺也陛下試思之獨居深宮之中可託者誰故當事變遝來之時可以保天下之重者誰詩曰价人維藩大師維垣大邦維屏大宗維翰懷德維寧宗子維城此六者守邦之要道也又曰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也今日之疆事天下之存亡係焉陛下其忍以祖宗天下存亡之機而付之二三邊臣听其自爲而畧不加之意乎其忍以私恩意而用之私情暱而比之乎今秋防正急國家將事閫國家日夜痛心若一敗塗地而歸罪於儒生之誤國雖身膏鈇鉞死無所益是以及今爲三言之以望聖慈見之施行不然臣之言未肯已也兵威所加凶醜言服則有之矣今敗於鄧城而李全降敗於朐山而胡義降此豈人情也哉儒生與戎寇不兩立而用儒受言與聲音酒色亦異途此重則彼輕勢使然也及督視京湖又曰臣仰躰國家之急不待文檄星馳就道既而祈請錢物辟置屬官皆不能盡如初意臣之處此進退維谷矧又有難於此者乎竊意廟堂之上必以房黃賊首多難賊未退而荊襄淮西之事方棘也今巳赤地千里往往行十日無炊煙以千卒張張乎舒蘄之南窮日之力奔持六十里未明而行或遇鼓而閉壁報一夜就寢或推枕而行文移猶慮其不及可也○眞德秀進

大學衍義其書首之以帝王爲治之序次之以帝王爲學之本莫不自心身始也此所謂綱也首之以明道術辨人才審治體察民情者格物致知之要也次之以崇敬畏戒逸欲者誠意正心之要也又次之以謹言行正威儀者修身之要也又次之以重妃匹嚴內治定國本教戚屬者齊家之要也此所謂目也首之以聖賢之訓典次之以古今之事迹人君所當知之理所當爲之事粗見於此凡四十三卷次月後殿聚講上曰卿所進大學衍義一書有補治道朕朝夕觀覽德秀輪當進讀大學章句畢上諭卿所進大學衍義便合就今日進讀○蒙國使人入朝

乙未端平二年春以眞德秀知貢舉○天狗星墜淮安軍金壇縣其聲如雷三州之人皆聞之及相與觀則化爲碎石其色紅或若以爲兵戈之兆○三月以眞德秀參知政事以疾辭除資政大學士提舉萬壽觀德秀奏請息民講武上嘉納之未數日薨謚文忠○安南國進方物○四月上試進士賜吳叔告等及第出身有差○詔邊臣整備○臣寮奏乞以保蜀爲念○五月唐州守楊俊至襄陽稟議因言本州統制郭勝有異志趙范先置勘院將召郭勝以鞫之會將懸分司唐州以泄其事郭閉城拏衆射死俊於凉蒿中且密遣人求北援反報至襄趙范乃命忠衛都統江海領兵號二萬又命隨州守臣全子才御前諸項軍馬總襄陽軍劉子澄策應趙楷監軍三人皆以西師之敗威願自奮七月三日北兵至唐州棗林子才子澄聞之而遁十一月北兵至襄陽約六七千人下寨于恒溪山趙范出師戰于上閘口余哲軍敗喪數千人而戰勝之北兵退乃班師○臨安軍民交關俞元慶奏軍無紀律詔閫率並添

軍制。詔集議楮幣。忠度牒收兩界會子。節用以利提楮價。詔行覆試法。陳均進長編綱目。遣使蒙古國

丙申 端平三年春正月詔勸農桑。蠲興國軍秤尺牙稅錢。賜安南國王封爵米金帶。駁發豪民出貢。楮幣宜造十八界降黄榜措置會子。賑昭州英德府水賑襄漢水詔蠲被水州郡税。明堂行禮之夕大雨震電人以爲變理非人之咎鄭清之喬行簡並罷相尋有旨留行簡侍經筵乂再相進平章軍國重事封益國公行簡論九有人望者寘于位。十二月韃靼以兵入晉州順慶潼川府破成都府將眉州一月五十四州俱陷破獨夔州一路及瀘果合數州僅存蜀將曹友聞死蜀破而淮甸有警。王埜奏備邊之計。孟珙任四川宣撫使兼京湖制帥創南陽書院以處襄漢流寓之士竹林書院以處四川流寓之士射軍中而亦讀書頗能文尤多著述

丁酉 嘉熙元年詔趙葵措置邊事。開邊復下詔悔過。詔沿邊帥守議和戰攻守之策。詔安集淮蜀民衆。給犒沿邊將士。詔國子監刊文公通鑑綱目。許應龍除端明殿大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六月行都大火由巳至酉延燒居民五十三萬家士民上書咸訴濟王冤者侍御史蔣峴史黨獨唱邪說謂火災天數何預故王事遂劾方大琮王邁劉克莊皷扇異論同日去國并斥進士潘昉姓同逆賊語涉不順皆論以漢法自後羣臣無敢言者。臨簿徐鹿卿向對其畧曰臣聞至不可玩者上天之怒心尤不可忽者斯心之疑心知所以解人心之疑則可以息天地之怒矣陛下嗣承丕緒十有四年其間災異何所不有三變爲尤大辛卯之災人以爲權臣專擅之應陛下方且念其殺身之勞潛脇泰重於是天怒未息而益之以襄師失地之變三京之敗人以爲諸臣狂易之致顚乃委曲諱護三年而始下哀痛之詔於是天怒未息而益之以自雷之威明禋之異人以爲變理非人之咎陛下雖能逐一宰臣然外戚宦寺大半多仍其故於是天怒不息而彗孛之變至於再矣火迫於開元陽德之宮獨不之爕豈非天以彰我寧宗盛德以警動陛下之心乎衆心之所疑也椒房之親富貴之可也節鉞之寵不以待有功而汲汲及此恩寵先之火亦先之衆心之所以重疑貴親戚人頗議其干請之數火越兩河而徑趨之所以愈疑也兆揭四疑又有三謗政令出於朝廷是矣然御筆時至於中書宣諭或及於要地事關封駁不免留中名在白簡附煩貼方面置司以行賄託毋有科降椿留供奉此錢此物歸之誰乎朝廷每一舉措今未至而彼亦知之每一議論未決而彼亦聞之臣以爲不塞交通之路則謗不解除授出於公朝是矣然除目未頒已有謂某爲某郎之客某登某人之門既而有脗合者矣除目既下則又曰某出於某璫之所薦某出於御札之訓諭雖軍官小職有不能不然者矣伴食故臣生無鍼縷之勞沒乃論定策之功潛邸外姻他豈不可薄加恩數而參錯於邊方守倖之任臣以爲不杜僥倖之門則謗不解天之所以怒也佚樂不足以奪憂勤足矣邊風緩急而增置嬪妃之閑錫宴雖罷而未徹排當之常名稱不正之人得以出入宮掖臣以爲不絕逸豫之謀則謗不解天之所以怒也因疑生謗因謗生疑陛下欲回天意則凡羣言之所指不必校曲直不必論是非痛自刻厲而速改之人心悅而天意解矣。十月北兵犯安豐軍知軍

杜杲亦備北兵至以火砲焚樓櫓隨陷隨補以八都硬軍所牌杖八都皆署皆死因為之攻城以自贖取敗甲以生革十餘重為之設面簾以障矢公募善射者用小箭專射其目盡中之北兵填壕為二十七壩杲分兵挖壩北兵來南風縱燎杲俟至風雨雪雹至乃募壯士奪壩路士皆踴躍死戰北兵退遁帥呂文德突圍入城協力捍禦淮右以安文德安豐人與杜杲甞守新城中道其道傍見其遺種長尺有咫訝之或云安豐新人也道吏訪其家值文德出獵暮留廄各一而歸留吏一宿備見趙留之帳前在邊立功遂至顯官

嘉熙二年詔三衙及諸軍統制舉堪充將才二人。詔舉通曉兵財人才。春安豐軍捷書至杜杲進三秩授特作監兼淮西安撫參除知廬州。浙江水災遣使賑恤。閩雨為災。赦宥淮蜀。四月上親試舉人賜周坦以下及第出身有差時邵澤同廷對有中貴人緣赦見邵澤所售京畢甚佳擬求之澤與無吝色中貴曰主上三日前御苑中方建一亭命名曰定一上以諸人用此立論取為狀元邵得其論擬策殊中貴見其文字回奏曰陛下三日前方建定一亭一士人用此立說上大喜於是搜求此卷遂得邵澤欲寘首選時已取周坦為狀元羣臣賀曰喜陛下今日得周邵於吳是為榜眼。九月蔡擇擁北兵八十萬圍廬州約先破廬後造舟巢湖以窺江於城外築土城周圍六十里穿兩壕攻具皆數倍於犯公安者杜杲與客登城四望鐵騎極目無際北兵日夕用擂砲攻打杲持串樓為固北兵築壩几高於樓城杲以油灌草即壩下焚之皆為煨燼又於串樓內立雁翅七層俄砲中壩上撥盤杲乘勝出戰追躡數十里北兵遁去杲又練舟師扼淮河遣其子庶監呂文德聶斌軍伏精銳於要害兵遇伏不能進或曰公何以知其必勝杲曰力守淮河以遏其道也。舉遺逸補錢時兵如恩官。拔行混補。命王埜察訪江面。郎將擺鋪軍。戴則用司農最。趙康奏會計州縣財賦。喬行簡奏兵財分委執政。置國用房。申飭監課。出祠牒會子給四川軍人生券。罔旱賑濟貸減。冬除杜杲兵部侍郎淮西制置使。蒙古國遣使來乃遣使報聘曹豳奏以為和議不可信

理宗

己亥嘉熙三年詔數州縣義倉以備賑濟。旱因旱賑卹
寬減。詔蠲民三年零租。詔兩司策境捍禦。喬行簡
用元祐故事平章軍國重事李宗勉左丞相史嵩之入奏
就拜右丞相嵩之獨當國一時正人如杜範游似劉應起
李韶趙汝騰等皆以不合逐去三相當國時論謂喬之泛
李失之狹史失之專然宗勉清謹守法號賢相薨于位。
陳韡爲建康留守斬興司侯福福從趙葵收李全名重江
淮後爲路鈐奪統制呂王明馬又追逐總所甜監酒親
隨韡委會懸戒諭然終不悛值王步帥統師過淮乞侯福
軍協力因厚遣之福遇賊不擊托言奔女而歸更不中聞
大閫主帥亦無如之何韡以爲從本司調遣而戕視軍法
如此若不明正典刑則更相倣效遂斬之既而自劾朝廷
獎諭放罪時論以良將難得而韡以私忿殺之。十月虹
見。蜀靈泉火。杜杲被察罪八十万除權刑部尚書
庚子嘉熙四年春正月詔貢舉崇學班齊道真。地震。
星變下詔罪己。白氣亘天。江浙福建旱傷。紹興府
荐饑蠲紹興府夏稅。按蜀州荒。都城大荒饑者奪食
於路盜於隱處掠賣人以徼利市中殺人以賣日未晡路
無行人。北使王檝來先是檝議北朝與本國和好嵩之
遣使至草地與檝偕來議歲幣。彭大雅使北。詔賦稅
苗米毋得多科取於民。秤提會子史嵩之以五折一千
七界會子五道准十八界一道
辛丑淳祐元年正月朔詔舉文武才。降詔幸李。上幸
太學詔周敦頤張載程顥程頤朱熹從祀夫子廟廷黜王安
石從祀御書白鹿洞規賜諸生。以杜範知貢舉。戒飭
殿試選識治敢言之士。四月上試進士賜徐儼夫等及
第出身有差。撫州火。詔飭監司嚴禁贓吏。詔高定
子修四朝國史。詔別之傑措置戰艦。詔補三衙闕額
。申明常平義倉。杜範拜右相范性剛介以不阿附時
相去位。曹豳奏三閫和戰之議不同
壬寅淳祐二年賞趙武救夔城。雨雹。詔六曹寺監錢
穀並上籍于朝。別之傑入覲言邊事。旌王定棄武子
恬退。賜趙葵出身同知樞密院事。詔軍功就鄉舉者
聽。賑濟紹興府發水澇。劉漢弼言条法十六事。李
曾伯乞主守視。徐榮叟參知政事李公韶與宰相議不
合求去清叟曰韶議論無阿附朝行如此士夫絕少安可
去言不聽而榮叟求去。杜杲將復圃功進數事。給
諸軍雪寒錢。出米賑令安豐脩武備。趙時季奏蜀事
癸卯淳祐三年春詔科舉求有用之學。高郵創收牛
租。賦稅詔用十八界會折錢。賦稅詔用十八界會折
錢。賞王福等築安豐城。中嚴社倉科配之禁。召趙
葵欲除右丞相葵到京言者謂宰相須讀書人葵知之乃
徑出國門上表辭相位曰羅光不孝無術每思張詠之語
以自慚后稷所讀何書敢以迂拘之言而自解歸領鄉郡
。詔撥弓箭給招信軍。賞策應軍屯京口。賞何舜臣
舟師策應之功。命余玠宣諭蜀。劉晉之言蜀當置閫
重慶。彭大雅守重慶時蜀已殘破大雅披荊棘冒矢石
竟築重慶城以禦利閬兵變峽爲蜀之根抵自此支吾二
十年大雅之功也然取辦促迫人多怨之大雅微時有富
民資以金穀待以飲餞隨其所需略無厭倦一日富民歟

死一鄉人大雅奮然以身當之自入詞千官云此事是某
願下獄供析當受顯之光適其年大比太守憐其才俾之
就試是秋領鄉薦明年之次年登科官至朝郎出為四川制
置甚有威名識者謂其義氣滿胸前程遠大已於此矣其
築重慶也大暮僚為說不愜意乃自作之曰某年某月某
日守臣彭大雅築此為國西門蜀武侯廟自為祝文曰大
國之卿不拜小國之大夫今大雅拜矣非拜公也拜公之
八陣圖拜公之出師表也其文老成簡捷如此聞者莫不
服之後不幸遭貶而卒蜀人憐其忠為之立廟。蜀自丁
亥失關外丙申殘破之餘所存僅數州蜀中財賦入戶部
五司者五百餘萬緡入四總領所者二千五百餘萬緡金
銀錢錦絲綿之類不與焉既失蜀國用愈窘鄭損既罷朝
廷用余玠彭大雅余玠者不數人士上於布衣中擢用之
入蜀作經理四蜀圖奏曰願假十年手挈四蜀之地還之
朝廷然後歸老山林臣之願也上許之於是悉遷蜀郡平
曠之地分治險要如合州治釣魚山之類是也在蜀十年
有經理功大雅亦有勞績玠大雅死用余晦等曾伯皆以
貪黷罔功朝廷亦視蜀為墮甑矣。呂文德總統兩淮出
戰軍馬。令淮東提刑節制推鋒軍

甲辰淳祐四年春以金淵知貢舉。賞曹致包砌山城。
建龍翔宮於中尾奉祀感生帝君折居民屋宇三除之二
中嚴州縣受租苛取之禁。四月上試進士賜留夢炎
等及第出身有差。五月劉晉之除諫議大夫呂午除起
居郎趙綸除起居舍人王瓚殿中侍御史龔基先胡清獻
除察院。六月呂文德依前侍衛馬軍副都指揮使兼淮
西路招撫使節制濠豐宿亳等軍兼知濠州。命許春城梁
甫畢北兵突至趙葵遣楊綖迎以遏捷師王鑑等首謁制
領袁應亭。八月曾宗參酌天地差官奏告。察院龔基
甚奏川蜀京襄兩淮守備及擇將選兵事。劉大諫奏措
功賞以勵軍心明分義以定人心寬征賦以悅民心。鄭
起潛除權兵部尚書。戒邊將毋擅興戎。孟珙造戰車
招河南八郡來歸。招江淮失業人置武勝軍。詔瑞安
春辦國安豐應避將士。李曾伯為荊湖制置使。賞遣
春等招遊擊軍。史嵩之進四朝中興史。詔兩浙郡邑
夏稅折帛並以楮幣輸。范知院再乞歸田里不允。九
月項容孫除吏部侍郎葉賁起居郎陳埴權工部侍郎陳
一薦兼權禮部侍郎韓祥起居舍人。命御史監銓試。
察院胡清獻奏之蘇戴兩浙和買江西運綱福建和糴廣
南丁錢擾民四弊。史彌忠薨上遣表特贈少師保寧軍
節度使鄭國公仍令有司定諡以聞。史嵩之丁父彌忠
憂詔起復右丞相兼樞密使永國公令學士院降制先是
黃濤上書乞斷嵩之以謝天下劉應起上疏謂嵩之宰龍
既密則陛下之國府省元徐霖上書言其姦深擅權上不
之悟至是侍郎徐元杰上疏令其終喪史臧之上亦不聽
太學生黃愷伯金九萬孫翼鳳等百四十四人上書曰臣
等恭覩御筆起復右丞相史嵩之令學士院擇日降制臣
等有以見陛下念時事之多艱重大臣之去也臣等切謂
君親等天地忠孝無古今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自古求
忠臣必於孝子之門未有不孝而可望其忠也宰我問三
年之喪於夫子亦曰期可已矣其意欲以期年之近而易
三年之喪夫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
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有三年愛於父母

乎夫宰予期年之請夫子猶以不仁斥之未聞有聞父母垂亡之病而不之問聞父母已亡之訃而不之奔有人心天理者固如是乎是不特無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且無一日之愛於其父母矣宰予得罪於聖門而若人者則又宰予之罪人也此天地所不覆載日月所不照臨鬼神之所共殛天下萬世公論之所共誅其去夷狄禽獸不遠矣起復之說聖經所宜而權宜變禮衰世始有之我朝大臣若當國一身係社稷安危進退係天下重輕所謂國家重臣不可一日無者也起復之詔九五遣使致以金革變禮不可用於平世卒不從命天下至今稱焉至若鄭居中王黼輩頑忍無恥固持祿位甘心起復紀滅天理卒以釀成靖康之禍往事可覆也彼嵩之何人哉心術回邪蹤跡詭祕褻者聞皆有以和議擠將士心以陳貴誼輩相位羅天下之小人為之私黨奪天下之利權歸之私室者謀積累險不可測在朝廷一日則貽一日之禍在朝廷一歲則貽一歲之憂萬口一辭惟恐其去之不亟也嵩之亡父以速嵩之之去中外方以為快而陛下起復之命已下矣陛下始曰大臣之去不可不留也嵩之不聞訃不行乃徘徊數日牽引姦邪布置要地彌縫貴戚買囑貂璫轉移上心表私御筆以得起復之禮然後徐徐引去大臣居天子之下位百官之上佐天子以孝治天下者也孝不行於大臣是率天下而為無父之國矣鼎鉉尚有耳嵩之豈不聞富公不受起復之事乎而乃忍為鄭居中王黼輩之所為耶臣謹按古禮親有疾飲藥子先嘗之嵩之於其父之病也盡津泣以告陛下曰臣父年八十餘矣恐朝夕不相見留陛下春秋鼎盛臣事陛下之日長而事父之日短願陛下

哀而賜之歸使臣一見老父終天何憾陛下以孝教天下未必不可其請也今嵩之視父病如路人方我冠整佩洋洋入政事堂鼎食談笑無異平昔昔李密有言臣無祖母無以至今日祖母無臣無以終餘年烏鳥私情願乞終養密之於祖父猶爾嵩之之於父獨不然乎臣又按禮經父母之喪見星而行見星而舍嵩之於父之死也盡頸泣於昊天曰某不孝父病不及藥是罪大矣今父死不及殮欲與俱殯不可得也星馳奔赴雖日行百里可也今嵩之視父死如路人方經營內引搖尾乞憐作飛鳥依人之態又擺布私人以為去後之地蛀姦謀已遂乃始從容就道初不見其有憂戚之容也晉顧和喪母其君欲起之和曰古者固有釋衰絰從王事者以其才足濟時也如和不才祇以傷孝道壞風俗爾時人高之和在衰世猶能盡其孝道以厲澆俗嵩之身為台輔曾一顧和之不若乎且陛下所以起復嵩之者為其有折衝萬里之才歟嵩之本無捍衛封疆之能徒有招制朝廷之術彼國內亂骨肉相殘天使之也嵩之貪天之功以欺陛下其意以為三邊雲擾非我不足以制彼也殊不知敵情叵測非嵩之之所能制嵩之徒欲以制敵之名以制陛下爾陛下所以起復嵩之者謂其有經理才用之才歟嵩之本無足國裕民之能徒有私自豐殖之計且國之利源鹽筴為重今鈔法屢更利之歸於國者十無一二而聚之於私帑者已無遺算國家之土壤日削而嵩之田宅益廣國家之帑藏日虛而嵩之之囊橐日厚陛下眷留嵩之將以利吾國也殊不知適以貽吾國無窮之害爾嵩之敢於無忌憚而經營起復為有彌遠故智可以效尤然彌遠所喪者庶母也嵩之所喪者父也

彌遠奔喪而後起復嵩之起復之後而後奔喪以彌遠貪戀固位猶有觀藉丁艱於嘉定改元十一月之戊午起復於次年五月之丙申未有如嵩之匿喪罔上殄滅天常如此其慘也且嵩之之爲計亦姦矣自入相以來固知二親耄矣爲有不測旦夕以思無一事不爲起復張本當其父未死之前已預爲必死之地近畿總餉本不乏人而起復未卒哭之馬光祖京口守臣豈無勝任而起復未經哀之許堪故里巷爲十七字之謠也曰光祖做總領許堪爲節制丞相要起復援例夫以里巷之小民猶知其姦陛下獨不知之乎臺諫不敢言臺諫嵩之爪牙也給舍不敢言給舍嵩之腹心也侍從不敢言侍從嵩之朋黨也執政不敢言執政嵩之羽翼也嵩之當五內分裂之時方且擢姦臣以司喉舌謂其必無陽城毁麻之事也植私黨以據要津謂其必無思犻反汗之虞也自古大臣不出忠孝之門嵩寵怙勢至于三世未有不亡人之國者漢之王氏魏之司馬是也史氏秉鈞今三世矣軍旅將校惟知有史氏天下士大夫惟知有史氏而陛下之左右前後亦惟知有史氏陛下之勢孤立於上甚可懼也天欲去之而陛下留之堂堂中國豈無君子徇信一小人而不悟是陛下欲藝祖三百年之天下壞於史氏之手而後已臣方泣裁書適觀麻制有曰趙普當乾德開創之初勝非於紹興艱難之際皆從變禮迄定武功夫擬人必於其倫曾於姦深之嵩之而可與趙普諸賢同日語耶趙普勝非在相位也忠肝貫日一德享天生靈倚之以爲命宗社賴之以爲安我太祖高宗奪其孝思俾之勉承王事所以爲生靈宗社計也嵩之自視器局何如勝非其不能企其萬一況可匹休趙普

耶臣愚所謂擢姦臣以喉舌者此其驗也臣又讀麻制有曰謀謨拱兵之深邊傳哨騎之馳況秋高而馬肥近冬寒而地凍方嵩之飛蹈祖位之時諱言邊事通川失守至踰月而後聞警者有警至危急而後告今圖起復乃密諭詞臣且言邊塞若張皇事勢以恐陛下蓋欲行其劫制之謀也臣愚所謂擢姦臣以喉舌者又其驗也切觀嵩之自爲宰相動欲守法至於身乃跌蕩於禮法之外五刑之屬三千其罪莫大於不孝若以法繩之雖置之鈇鉞猶不足謝天下況復置諸岩右具瞻之位其何訓天下後世耶臣等於嵩之本無宿怨私忿所以爭進闕下爲陛下言者亦欲扶綱常於日月重名教於泰山使天下後世爲人臣爲人子者死忠死孝以全立身之大節而已孟軻有言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臣等久被教育此而不言則人倫掃地將與嵩之俱爲喪矣惟陛下裁幸。武學生翁日善六十七人上書言史嵩之畧曰天下不幸有無父之人不可使有無父之國父年高而不之懼父疾篤而不之省父身殁而不之戚此市井小人不顧廉恥不恤物議者容或有之世所指目爲無父之人也以而爲無父之人其禍特止於一身國而爲無父之國其禍將及於天下陛下爲綱常之主正當以仁孝治天下以忠義律臣子乃以不忠不孝之人位之父兄百官之上其何以爲訓耶。京學生劉時舉王元野黃道等九十四人上書畧曰天下有一日不可廢之人倫人心有一日不可泯之公論大倫之盡廢固不足爲亂臣賊子蓋公論之不泯所以爲宗廟社稷慮先儒謂事親之情可奪則事君之情亦可奪政以不忠實原於不孝無父必至於無君此理之必然也陛下奉孝於

嵩之之不忍釋者豈以秋風向深冬寒又迫非嵩之素諳
敵情熟識邊事莫能當此寄耶然臣等不憂敵國之勢盛
而憂陛下之勢孤昔者金人之盛十倍韃人吾國之專政
者秦檜爾檜死而逆亮南牧號百萬孰不束手無策時
宰臣陳康伯以靜定運謀詞臣虞允文以忠義鼓士氣
竟能成釆石之捷成誅亮之功檜之死而有陳康伯虞允
文孰謂嵩之之去而無如陳伯允文者耶推是陛下所進
今不知其士凡當世傑特之士皆銷落於嵩之排擯之餘
如王萬謝方叔以爭不勝最先去游侶以大政不使聞而
激之去劉應起以轉對直言去張蟠以轉對辭諱去劉漢
弼以臺論攻嵩之之黨去趙與權以才名軋己而嗾逐去
去李韶以侍從數嵩之之專柄去王伯大以意向不合去
趙汝騰以承詔無復語陰擿其小疵而遣去徐榮叟趙葵
皆陰貫凌奪其去別之僚號為長厚又以每事必問本末假
托而擠之去杜範尤為簡聖眷負人望上前敢論諍竭事
有分決則又用李鳴復而逆其去竊聞壬正月乙卯太學
九士扣閽上疏乞罷鳴復而留範九士章封未徹於宸旒
之聽而嵩館之門生已入臺端矣嗚耶小人奉承唯謹即
[illegible]同僚交章論說陛下所籍以為耳目心腹者皆盡空於
嵩之之一網陛下雖身居九重自覺從諭旁無可謀之人
外無入告之益是以獨善之清躬游於史氏之黨為君父
至此天下謂何。宗學生與寅等三十四人上書略曰嵩
誠厥制私切有疑陛下謂其修法度能制夷狄能運掉三
邊能統御百將又謂嵩之可以慰中外之望凡此數者以
非陛下之意為陛下之喉舌乃嵩之之腹心小人之無忌
彈者也嵩之不奇上欺于天君者在門賀者在閣即欲拾

苫塊而坐廟堂脫衰絰而被公袞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縱使陛下為念史氏則公主旌節與緋羅錦陛下之恩亦
至矣而嵩之今乃一日不肯釋相位者其意將安底止耶
惟陛下決大義則社稷幸甚建昌軍教授盧鉞與太學生
同日上書皆不報太學武學宗學并伏闕上書劉鎮又上
封事上意頗悟嵩之乃奏劄辭免武學劉耐激四學上書
略曰嘗觀秦人焚坑之禍漢末黨錮之獄使名士淪喪典
籍消滅以貽千百年不可追之恨者其端始於一二愚士
橫議爵春秋戰國之士振于鄉校以議執政之然否或請
毀鄉校而子產不許蓋不以是賢子產也臣猶根子產不
此時無以變士習淑人心而付之自然陛下尊若天陛置
輔相於左右蓋將以立國也而輕儇浮薄者乃指名大罵
自輔相至於臺諫侍從而下咸目之以奸或指之以鬼
魅或斥之以盜賊然則朝廷何以為朝廷中國何以為中
國信斯言也生人之類滅久矣若使嵩之真要取起復而
後去真匿喪旬餘而後發固無逃天下後世之議若嵩之
聞訃未嘗匿喪而起復之命真出陛下愛時之本心亦當
亦當痛告天下下臣此章揭示四學輕儇浮薄者有所警
戒於此道寧非小補。太學生黃愷伯等云丞相朝入諸生夕
出諸生夕出丞相夕入時相惡京學生言事謂皆游士鼓
倡之諷宗尹趙與籌逐游士諸生聞之作捲堂文辭先聖
以出曰天之將喪斯文實係興衰之運士亦何負於國遽
罹斥逐之辜猶言忠之良可醜也惟祖宗之立國廣學校
以儲才升推衍賢已以遺後人抑亦隆漢都而尊國士建
惟皇上克廣前猷炳炳家奎發為四季炎炎東京例以諸
生蒙教育以如天根補報之無地但思物只宣惠解目出

言安石之奸共惜元城之去實惟公議不利小人始陰飆
其三綱終尽打於一網不任其咎欲歸於君是誠何心空
人之國昔鄭僑且謂毀校不可而李斯尚知逐客為非彼
既便已行之吾亦何顏居此危哉吾道告尔同盟見義而
不為當行已而有恥苟為飽暖是貪周粟之羞用與兼持
毋蹈秦坑之慘斯言既出明日遂行京尹遂盡削游士籍
乙巳淳祐五年春詔求通天文曆筭之人。閏雨日食降
詔。申嚴從賊重催抑勒之禁。築泗州城出楮米為泗
州城跑費。杜範再入相堯子位刘漢弼以腫疾死徐元
杰暴卒時謂諸公皆中毒受食无敢下筋自淳祐至寶祐
正人指邪為邪邪人指正為邪互為消長。詔抚𢚩中原
遺民。出楮付殿司造軍器。史嵩之以永国公致仕。
范鍾等上玉牒等書。趙葵乞造戰船以備緩急。
海圍諸三郡民船。出楮百万犒水陸戰守諸軍。以
參知政事同知樞密院事。范鍾罷相時游佀與鍾並在
不恊鍾以臺諫罷鍾方坐都堂臺吏以牒呼而出之
丙午淳祐六年春詔三學薦經明行修氣節之士。張磻
言治兵理財。賜刘克莊出身領史事。賞萌達辰買焉
修城。詔賈似道任責山寨城築。召鄭清之侍講經筵
。置国用所。趙林公遇恬退詢所欲言。胡穎有威名
每見淫祠即毀之人呼曰胡打鬼丙寅為廣東經略廣州
僧寺佛像中有巨蛇藏於内時出享人祭祀僧托之題疏
得錢數千緡穎至毀其佛擧死巨蛇而投諸江正僧人之
罪籍其錢以没官其怪遂息奏請禁淫祠上從之。作集
慶宮以祈福。詔李閤臣討臣。章鑑疏乞儲才
丁未淳祐七年春以吴潜知貢舉。游佀罷相。鄭清之

再入相時清之昏老政出子姪。雨雹。四月上試進士
賜張淵微等及第出身有差。改官田所為田事所。旱
詔求言。詔諸統制各聽所屬節制。置計議房。勅守
臣害科舉法。黃洪奏修四明史。削會累史官。津遣
三邊士人歸里。削遂寧府監試鏁舉官。文會付淮西
造艦艘舡以備攻守。賜曾經北兵入地田租。蠲两浙
租七萬有奇。福建水詔發運司出米賑之
戊申淳祐八年春正月勸課農桑。工部尚書趙汝騰言
黃濤阿婿僞刑濤申省辨白司諫陳垓御史蔡榮連章劾
汝騰以為過言二人俱黜。夏徐清叟除端明學士僉書
樞密院事。申嚴太学規矩。秋飭武臣守邊備。科提
會子十七界十八界两界會子永遠行用
己酉淳祐九年詔礼部貢舉精加考校。詔增两淮六州
解額。賞陳紀仁興水利。詔封安南國王。賈似道為
荊湖制置使代馬光祖。吴潛帥越。綦綱不振時變寵
于政彈文及其私黨則内降聖旨宣諭删去謂之節貼臺
諫不敢與爭。上命儒臣二人日侍經筵督府結局
庚戌淳祐十年春申警省闈求實才。以董槐知貢舉。
殿試改用八月十五日。詔淮西帥提舉山寨。鄭清之
入相。褒余玠八年守蜀之功玠字義夫有才畧帥蜀八
年邊庭寧肅人賴以安。八月上試進士賜方夢魁等及
第出身有差。立科提會子殿最之法。詔郡邑出義倉
賑水災。詔舉閫臣討臣。上為閻貴妃建功德寺於九
里松名顯慶寺殿宇壯麗甲於靈隱天竺臺臣交章請與
土木之工費國家財用請節浮費以備軍儲。嚴州水。
十二月丁巳虹

辛亥淳祐十一年春申明游士貢舉法。求遺書及名儒著述。吳潛謝方叔入相時二揆屢爲之貢游士上書薦己喧傳麻制已下衆心洶洶及聽宣制則吳潛謝方叔也始上欲相嵩之中夜忽悟召學士改相二人焉。陳垓奏立紹興書堂。余玠獻捷先是玠帥蜀慷慨自許有挈故地還天子之語上嘉之玠在蜀創建城壁修築関隘增屯堡冊數年之間邊塵不驚浸以驕恣而清之冊相因須吏其進兵於是一意出師雖有小捷後至興元無功而還。劉克莊趙以夫同修纂國史。詔賑濟流民。詔兩淮京襄沿江團結保伍。浚合肥濠。立郡庠校課廷上庠補試法。鄭清之薨于位上臨其喪哭之甚哀。劉漢弼奏襄閫當在江陵。詔殺封司發故者其子第填刺

壬子淳祐十二年春新曆成則名會天。中嚴諸郡教閱。宰執奏儲邊面之才。廢江濟等五酒庫。拜提會子以吳潛專任其責。詔諸路帥臣沿邊武備宜爲經久規模。復閏二月省試四月殿試。罷諸郡經界。六月嚴衢婺信台處建劍邵同日大水冒城郭漂室廬人民死者以萬數徐清叟奏曰唐五行志曰取財過度則陰失其節而水溢今日國課所入未免增直取贏而商賈告病此又水之所由應也漢閩中大水翼奉以爲親貴后之故故今日少抑宦官戚畹亦可以回天意矣。籍新復州縣稅三年。論輔臣變文躰。籍臨安府稅征。詔舟師各分地面。詔立江淮遊擊軍。詔襄樊措置屯田。臨安府部求書。追錄彭大雅創築渝城功。州縣折納全用楮。給度牒下臨安府易兩界破會。冬十月韃靼兵掠成都薄嘉定四川大震皆玠出師之誤有以召之。余玠斬王變人皆寃之。徐清叟參知政事時余玠專制於蜀毋交結權要及中外用事者奏玠擁蜀桀驁悖慢示敢專制之狀上意不平之徐清叟奏云余玠不知事君之禮陛下何不出其不意而召之上不答清叟留身奏云陛下豈以玠握大權召之或不至耶臣度玠素失士心必不敢上乃從其言

癸丑寶祐元年徐清叟奏當守東海漣水。賈似道海州獻捷。四月士人太學補試士人入試蹂踐而死者衆。溫台處大水。申嚴廷試挾書之禁。比使到瀘州。召余玠以本職奏事催牌到蜀而玠以憂中[illegible]而歸蓋規飲藥而死。十一月大閱。上試進士賜姚勉以下及第出身有差。上問邊報如何忽奏閫奏捷上大喜

甲寅寶祐二年以余晦宣撫西蜀道而行奏云晦非其才乞收回差遣上不報徐清叟奏云朝廷命令不甚行於西蜀者十有二年矣今若天幾此玠乃祖宗在天之靈社稷無疆之福陛下大有爲之機也今乃以秦無行檢輕儇浮薄不堪任重如晦者當之臣恐五十四州軍民不特望而中部之夷狄聞之亦且竊笑中國之無人矣所有除晦內批乞賜收回上責清叟曰數十年來未見執政繳回成命者卿若固執則廟堂之間同列之義皆有不安召命已頒大難反汗其後晦果敗蜀失紫金山要地爲其城之。錄余玠家財助蜀。詔撫諭四川官吏軍民。比兵築利州閬州。收復安西堡奏捷上大喜乃賞將士之有功者。賈似道城東海。上問淮哨退否詔呂文德應援上下。謝方叔等進經武要略等書。徐清叟除知院兼參知政事清叟奏蜀置四帥。拼保甲行守實法。安南國王加封奉正功臣。措置[illegible]推忠與晦俱

浙東人少殿貽腡小名余再五以余天錫之薦為四川制
置使時淮忠為利路安撫閬除日笑曰余再五來也腡閬
之怨經奏淮忠潛通北境下大理寺勘官陳大方承旨煅
成之淮忠斬於市血流而上淮忠色不變謂大方曰吾死
訴於天未幾大方朝恍惚與淮忠還遂卒
乙卯寶祐三年春正月詔郡國取典推閬閣之才○謝方
叔罷相言者謂方叔之政皆出子弟故罷相制云政權皆
由漏出人謂斯何國事乖當出言父訓安在以董槐為右
丞相○三月巳未雨土○雲南有北兵思播當嚴為備○
詔海寧許盡言不許傳播○賈似道與禮復陵塋城○蜀
郡地震○均州察演龍山○四川兵財並聽宣司○詔沿
和守易放堡以守光化○巴州獻捷○諸州禁兵不得差
借○教閱精加選擇○六月丁大全除司諫陳大方除正
言胡大昌除侍御時目大全大方大昌為三不吠犬○令
諸路自實田畝以蘇豪猾徐清叟曰自實乃秦之弊法不
可再復數月內浙江東西民甚苦之上一日臨朝曰自實
擾民可且住行○御史洪天錫劾內官盧允升董宋臣跋
不行而去國巨璫董宋臣迎逢上意起梅堂芙蓉閣香蘭
民田引倡優宮入招權納賄無所不至人以董閻羅目之時
閻妃怙寵馬天驥丁大全用事有無名子書八字於朝門
云閻馬丁當國勢將亡兩淮奏擒舊海偽元帥
丙辰寶祐四年詔舉廉吏○選補合加申嚴○立安邊太
平局○董槐罷相時丁大全為監察御史奏槐章未下先
調臨安府隅兵百餘人挺刃圍其第以臺牒驅迫出之時
有詩云空使蜀人思董永恨無漢劍斬丁公○程元鳳為
右丞相○太學生陳宜中等上書攻丁大全大全怒取旨

陳宜中黃鏞林則祖曾唯劉黼並削籍編置下臨安府押
出國門祭酒司業率二十齋學生冠帶送出國橋府大全
愈怒立碑三學戒勵諸生毋得議張嘆吻妄議國政又令
今後諸生上書須前廊學官看詳牒報檢院方許聞奏○
四月上試進士賜文天祥等及第出身有差○樓官諸祠
牒收換擊楮並從燒毀○出庫錢究使○出新川會收換
川引○賈似道參知政事兩淮大使○下詔訓貪○詔戒
括克○定規與鬼招軍名遊散 ○蜀中淂捷奏加警備因
勸撥趣上功血流離優恤援蜀戍兵○韃靼兵築襄陽冬
犯襄陽為援郢計○獎諭李曾伯復襄樊 覆加老鼠隘
○韃靼兵留大理國○浙江堤成○賜安南國獎諭○上
欲擢用萬之詔除觀文殿大學士落致仕與前執政恩數
舉抗奏乞收回恩命三學上書攻之遂依前致仕卒○上
以御賓黃册催內藏坊場錢如嚴州吳燦奏言內庫理財
太急督促大峻龍章鳳篆抛於帑藏之儀科賓冊泥封下
同官吏之文擾居萬乘之崇高而商財賄之有無事雖至
細關係甚大宅時青史書之曰以節賓督坊場錢自今日
始何以為萬世法董宋臣諷臺諫邵澤劾之
丁巳寶祐五年詔以新美士習為先○趙葵乞招軍十萬
○趙葵水陸並進大捷○兩淮閫獻捷○姚永慶言蜀中
便宜○蜀中之捷○築宜州城防禦何邕宜分洲兵控扼黔
置襄樊堡塞○詔安集蜀民○蜀報北兵犯嚴州○
○吳淵乞萬兵備瀘敘思播○劉蒲擇之措置鹽井等隘
○賈似道奏荊州城○謀收復光州○丁大全入相大
全得寵在宮掖其家執畏之依憑二監竟羅遂掌相柄樓
兵位○程元鳳進王牒等史○十月虹見○臨安火○中

儆邊備。詔壁州師之備。禁逃亡軍請。飭州郡文內郡項目。督責鄭迎稽滯。黜吏周福孫貸命流二千里

戊午寶祐六年春正月元旦赤。飭措名器。程元鳳罷相。詔帥臣謹邊備毋恃其不來。馬光祖向士璧自措軍費。詔諸閫招塡軍額。北兵窺苦竹隘。渝潘擇之守苦竹隘。韃靼兵窺劍門又窺東川令蜀將各分地分防禦。劉雄飛捷于横山隘飛本陸只府犯事人解至鄂州收繫一日得脫宿荒沙埧中夜半見天門開心切自誓遂投充揚州制司敢勇軍出軍有功似道辟差權知州不數日除知州遷四川制置使。韃靼兵犯安南田旺寅乞出溪峒援思播乃修築思播隘調兵防播州文往差官相度置黄平屯趣徐敏子防邕宜。韃靼兵侵羅氏鬼國乞兵爲交人聲援。長寧軍修築凌霄城。監司郡守不許擅支官錢。楊禮堅守安豐淮管。詔督府江淮制置進援上流。分遣舟師防拒。趙葵中隨州之捷。光化之捷。襄樊解圍。賑卹過江轉徙淮民。出米賑糶收弊楮。徐涇孫除給事中。韃靼兵哨通泰又哨安豐守臣迎敵却之繼而復遂運水皆奏捷詔嚴備上流。杜庶除刑部郎辭兇陛奉督府閣仍措淮西兵兼知廬州安撫司公事

宋季三朝政要卷之二

宋季三朝政要卷之三

理宗

己未開慶元年春正月朔戒中外奉公行實政。鑄開慶錢。三月辛酉雨土。修築江塘。賑滁州水災。四月上試進士賜周震炎等及第出身有差時公主方選尚丁大全欲用新進士爲駙馬因命考官私實震炎爲第一倡太平狀元之說以媚上震炎草芥士年幾三十矣恭謝日公主於內窺之不悅事遂寢丁大全貶震炎降第五甲出身。新築黄平隘賜名鎮遠州戍兵守備以防雲南。王登提兵入蜀。更蜀戍兵增蜀戍兵券。賞龍州守城禁功。詔蜀許便宜行事。勅廣帥李曾伯備廣西行廣郡守賞罰。秋九月

韃靼國憲宗皇帝親師大軍入蜀勢欲順流東下一軍自大理國斡腹南來歷邕桂之境南至靜江府廣帥李曾伯閉門自守一軍渡江圍鄂州時相匿報若罔聞知吳潛涕泣入奏上以賈似道爲宣撫視師江上。呂文德提兵援蜀蜀人稍安。催蜀漕運。十月丁大全罷吳潛入相。上以賈似道爲右相兼湖宣撫策應大使進兵援鄂州趙葵爲樞密使江東西宣撫策應大使屯兵信州還廣右斡腹之師。北兵陷漣水軍維揚大震。杜庶除大理卿制置兩淮知揚州上諭庶曰前守合肥淮右賴以奠安今畀以全淮之寄尤藉賢父子家傳可謂無忝。監察御史饒應子言今之精兵徒馬咸在閫外湖南江西地僻兵稀雖老臣宿將可以鎮壓然無兵何以運掉敵之來當自內托出不當自外趕入上然之。韃兵破江州瑞州衡州圍潭州邊報時急都城團結義勇招募新兵築平江紹興慶

元城壁議遷都謝皇后請留蹕以安人心上乃止。謝枋得率鄧傳二社二千餘人舉義權兵部架閣。攻斷遼州浮橋呂文德東風戰勝。向士壁帥潭北兵至向親帥軍民且戰且守既置飛江軍又募斗弩社朝夕親自登城慰勞潭城固守斗弩之力居多會南來二哥元帥卒潭圍先解。北兵至鄂州都統張勝權州事城危在傾刻勝登城諭之曰城子已是你底但子女金帛皆在將臺可從彼去北兵退焚燒城外民居蕭然一空未幾高達功應引兵來似道駐漢陽軍為聲援而鄂州固守不下。幾司崔彥良援隆興彥良崔福子也以兵三千援隆興時趙葵督視江淮退保隆興閉門自守崔兵至城下不得入即報北兵至生米市距城三十里彥良渡江迎敵北兵退而保隆興者彥良之功居多。十一月下詔罪己求言。詔賈似道移司黃州黃在鄂下流中間乃韃騎往來之衝孫虎臣將精騎七百護送至青草坪候騎白前有兵似道愕曰柰何虎臣匿似道出戰似道歎曰死矣惜不光明俊偉爾既而韃兵乃老弱部所掠金帛子女而回江西叛將儲再興騎牛先之虎臣擒再興遂入黃州。召徐清叟赴闕力辭薨贈憲宗皇帝晏駕於釣魚城下似道乘機遣使約和並許歲幣兵解而去。潭州捷書至上曰向士壁忠赤可尚下詔褒賞。雪寒犒海道戍兵。出內庫銀絹付宣司支賚景定元年春三月三日鄂渚北兵退。夏貴總領舟師五奏捷及新生洲之捷。命夏貴總領諸將貴資精悍能夜視工刼寨累有戰功軍中謂之夏爺爺少時以罪刺雙旗故又謂之夏旗兒理宗嘗圖其形觀之。白氣如疋練亘天。催造戰舡。蠲放北兵所踐州縣稅。四月韃

粗國

薛禪皇帝即位五月十九日改元中統。兵退行打算法賈似道忌害一時之閫臣故欲以此污之向士壁守潭城費用委浙西閫打算趙葵守淮則委建康閫馬光祖打算江閫史巖之淮閫杜庶廣西帥皆受監錢之苦累及妻子徐李杜治繫獄杜死後追錢猶未已也謝枋得舉民義科降招軍錢給義兵米及行打算枋得曰不可以罪趙宣撫也自償萬楮餘無所償乃上書賈相云千金而募徙木將取信於市人二卵而棄干城豈可聞於鄰國乃得免焉。賈似道入朝以右相兼太子太師。賈似道入相理宗之季官以賄成宦官外戚用事似道為相年深逐巨璫董宋臣李忠輔勒戚畹歸班不得任監司郡守百官守法門客子弟斂迹不敢干政人頗稱其能然天資奸邪陰設置錄壓招又告訐立七司法令煩碎議者不以為便。賈似道奏使守令暗收楮券乃援見會收舊會。招捕浙西鹽子。詔陞巢縣為鎮巢軍使。建寧府產嘉禾于建陽改嘉禾縣。李松壽犯淮安。寬太學進取之法。錄用枯退消奔競。蠲放北兵所踐州縣稅。禁獻羨餘。修京城。鑄景定元寶錢。呂文德制置荆湖知鄂州。李庭芝安撫兩淮。閫復漣水。瀘州漣水之捷。北使郝京來尋盟先是似道出師陰許北朝歲幣大兵退自詭有再造功諱言前事拘留于真州不遣。七月貶吳潛建昌軍尋徙潮州潛為人豪雋其第兄亦無不附驥有讖于土者曰外閒童謠云大蜈蚣小蜈蚣盡是人間業毒蟲賈緣攀附有百尺若使飛天能食龍此語既聞國不可解而用之不堅亦以此也上以寧宗正史未畢令陳宜中等修撰。

兖蜀郡聖節銀。八月兩淮制置李庭芝奏李全子璮歸
國。。丁大全論貴州大全鎮江人臨邑鬼𤨏小官時為
戚里婢婿貴緣以取寵位事內侍盧允昇董宋臣上信任
之擢監察御史遷正言在臺横甚引臺小人沈翁方大猷
為羽翼鞭笞相位北兵渡江大全匿報幾誤國事遂罷相
尋謫貴州與州將游翁明失色盃酒贈游詛告丁相有異
謀陰造弓矢將通蠻為不軌朱禩孫以聞于朝加竄新州
土軍拘管日具存亡申遣將官畢遷護送舟過藤州擠之
於水而死。十月以弟嗣榮王與芮之子禥為皇太子封
忠王賜名䄎納妃全氏全氏乃理宗母慈憲夫人姪孫女
度宗為忠王時議納妃丁大全 聘知臨安府顧嵒女
從已未已納聘而謝后意不悅又會有江上之警乃幾其
事至是改聘全昭孫女全氏為妃。竄方大猷于嶺南新
丁大全強幹高僑。夔路奏捷。上言廣西宜預防
辛酉景定二年春正月癸亥朔申飭百官盡言。京湖制
司言呂文德報發勸正張子光張定國龐仲周仲張善張
先以蒲擇之黨從在任贓狀繫黥配船造橋不調援兵攻
擊設意降北乞明正典刑乃詔子光定國追毀除名龐仲
等四人並流斷。七月辛未月犯斗。上曰米舟雖至價
猶未平似道奏已將豐儲米五萬石賑糶又借本市糴以
平其直。上曰外郡楮幣如何似道奏乞詔諸路桩賦見
錢許用各處楮幣的例折納起解諸州縣奉行不虔重寘
于罰。上曰借粮之風未戢可申嚴懲治以警其餘似道
奏此事當恩威並舉已誦明賑邮之政又令團結保伍俾
富者賓給之苟復不悛當懲其無良者。壬午陳韡薨輟
視朝謚忠肅。吳潛責授化州團練使循州安置。詔賜

呂文德方團一字金帶。八月詔令戶部嚴州縣增收秈
米斛面之弊。癸巳以久雨出封樁庫楮上二十萬賑三
衙諸軍史尚倉米濟都民。上曰蜀事可慮似道奏俞興
攻取瀘城壞於垂得臣累疏自請一行或可上寬憂顧上
曰廟謀事體至重豈宜輕動又奏共文德入蜀則荊湖與
江面閑緊尤重臣不容不往上又曰此未可輕。奪向士
壁從官因數令臨安府追究侵盜樁隱借節從侍御史孫
附鳳之言也士璧帥長沙北兵已圍鄂岳方措置間皮象
深家居訪之問所以為城守之計士璧曰正為眼中無可
用之人皮寔之北兵退皮入朝百計毀短似道忌其成功
竟坐遷謫至今邦人言之有垂涕者。賜皇女周國公主
第于安濟橋。江萬里除端明殿大學士同簽書樞密院
事兼太子賓客。湖右水澇令朝臣分往各郡商確出粟
勸分蠲租賦招勇壯為軍凡救荒之政可逐舉行。詔詞
學科照嘉熙二年例。申嚴貿舉改官之罰。孫虎臣邳
州之捷。夏貴知淮安兼安撫賜金幣田。北使來。上
太學生張栻呂祖謙從祀夫子廟庭。朱禩孫獻捷
壬戌景定三年春楊棟知貢舉。徐逕孫等為殿試官。
詔三學免解一次。朱禩孫申創南城書院。四月上試
進士賜方山京等及第出身有差。太學生陳宜中等六
人並賜廷對。李璮以漣海四州來歸授璮保信武寧軍
節度使督視京東河北等路軍馬齊郡王復其父李全官
爵璮在北朝授以行臺都督之任及已未退師之後
薛禪皇帝北歸璮獨不至其子居簡給事宮中婿居相府
私相逗引不告而去及濟南等處假築城壁差軍把隘又
殺遣達軍人遂叛歸南。賈似道為相欲行富國強兵之

業時劉良貴爲都曹綫尹天府吳勢卿餉淮東入爲浙漕遂交贊公田之事殿院陳堯道正言曹孝慶迎合似道之意合奏限田之法自昔有之置官户踰限之田嚴歸併飛走之弊回買官田可得一千萬畝每歲則有六七百萬之入其於軍餉沛然有餘可免和糴可以餉軍可以住造楮幣可平物價可安富室一事行而五利興實爲無窮之利上然之似道欲用劉良貴吳勢卿專任公田時勢卿已死乃以良貴爲提領陳訔爲檢閲官以副之良貴請下都省嚴立賞罰究歸併之弊上曰永免和糴無如買逾限之田爲良法然東作方興權俟秋成續議施行似道憤然求去上曰買田永免和糴自然良法美意要當始於浙西視諸路爲則此所在利病各有不同行移難於一律可令三省熟此施行。似道內引入劉力言其便上從其言三省奉行催督似道遂以自己浙西萬畝爲公田倡嗣榮王繼之趙立奎自陳投賣自是朝野無敢言者獨禮部尚書徐經孫疏言買田之害以言不行乞致仕公田初議以官品逾限田外買官田猶有抑強嫉富之意繼而敷派除二百畝以下者免餘各買三分之一其後雖百畝之家亦不免立價以租一石者償十八界會四十楮不及者減買數稍多則銀絹各半又多則以度牒告身准直登仕三千楮將仕千楮許赴漕試校尉萬楮承信萬五千楮承節二萬楮則理爲進納安人四千楮孺人二千楮。督催公田以府丞陳訔任湖秀以將作丞廖邦傑任常潤六郡有專官平江則包恢成公策嘉興則潘墀李補焦焕炎安吉則謝奕趙與訔王唐珪馬元演常州則洪穮劉子庚鎮江則章𡌴郭夢熊江陰則楊班黃伸並俟竣事各轉一官選人減一削

守臣並以上賞公田畢辦。提領劉良貴劾奏嘉興守潘墀任以不即奉行之罪又劾長洲宰何九齡追毀出身永不收叙以不合出給官田令田主抱納失田業租離之初意。五月公田以江陰軍平江府隸浙西憲司安吉嘉興隸兩浙運司常州鎮江隸總所每歲秋租輸之官者特與減饒二分或水旱則別議放數遂立四分司主大呂平江方變宗嘉興黃揩安吉黃震鎮江常州江陰三郡初以選人爲之任滿則理爲入班州縣郡都則分差京官以富饒者充遞兩年一替擬鄉倉官莊一所每租一石明減二斗不許多收其間毗陵澄江一時迎合止欲買數之多凡六七斗者皆作一石及收租之際元額有虧則取足於田主以爲無窮之害或內有硗瘠及租佃頑惡之處又從而責換於田主其禍尤慘。詔改漣水軍爲安東州。詔升東海縣爲東海軍。評事四員用諸科人充。吳潛卒潛初入相以方甫胡易簡爲腹心劾簡方上議立度宗爲太子潛欲緩其事上不悅北兵退即罷政而似道入相諷臺臣劾其罪貶循州先是詔似道移司黃州黃在鄂上流中間乃北騎往來之衝要似道聞命以足頓地曰吳潛殺我矣疑移司出潛意故深憾之選武人劉宗申爲循守以毒潛潛鑿井卧榻下自作井銘毒無從入一日宗申開宴以招潛辭再開宴又辭不數日移庖不得辭遂得疾以五月卒于循州似道選宗申毒潛潛死即歸罪宗申貶死以塞外議。擬俞馬光祖城安慶功。定御史臺覆試之制。賞青新縣之捷。螟蝻得雨不爲災。蠲四川鹹酤榷利三年。申嚴僞會賞罰之令。詔兩淮不可不守。詔州縣除許用各處楮價折納。詔提刑劾所部州縣違戾。

安南國進貢禮物。詔臨安府抑平物價。十月知院徐清叟薨贈少師謚忠簡。給諸軍雪寒錢。京城大饑馬光祖尹京知榮王府積粟一日往見辭以故次日往亦如之三日又往臥於客次榮王不得已見焉焉厲聲云天下誰不知儲君為大王子今民饑欲死大王不亦此時收人心乎王以無粟為辭光祖探懷出片紙曰某倉幾十萬石王辭塞遂許三十萬石光祖即令都吏籍數批支米活饑民甚衆

癸亥景定四年春正月元旦詔舉所知。詔呂師夔閱視發堡招募新軍。詔襃呂文德淩築四州城池。成都奏藝祖皇帝廟柟一合抱木久矣仆地今歲夏五忽立起而生三芽上製詩以賜羣臣。發福建義米賑泉貧民。申嚴私鑄偽造。呂文德獻家財。詔紹興延燎居民償錢。以包恢簽書樞密院事恢學師朱陸以道德儀表當世性疾惡所至嚴姦禁暴有政聲尤善平寇平江前為海寇擾命恢往平之時行公田恢奉行稍過頗違公論。瀘州太守劉整叛先是北兵渡江鄂渚之戰吳潛督遣守城之力者向士璧也奏諸將之功者曹世雄其一而整次之似道功賞不明殺潛殺士璧殺世雄懼禍及己遂有叛意會俞興為蜀帥而瀘州乃其舊部興守嘉定時被兵整自瀘州赴援興不送迎亦不宴犒興遣吏以羊酒餽之整燒杖吏百而去興有宿憾乃遣吏至瀘州打算軍前錢糧整懼賂以金瓶興不受復至江陵求興母書囑之亦不納整懼以城降北及北軍壓境整集官吏諭以故曰為南者立東廡為北者立西廡官吏皆西立惟户曹東立殺之與西立二十七人歸北。呂文德復瀘州文德號黑灰團整叛遂獻言曰南人惟恃一黑灰團可以利誘也乃遣使獻玉帶于文德求置榷場於襄城外文德許之使曰南人無信安豐等處榷場每為盜所掠願築土墻以護貨物文德不許使辭去或謂文德曰榷場成我之利也且可因以通和好文德以為然追使者不及矣既而使者至復申前議文德遂許焉為請于朝開榷場於樊城外築土墻於鹿門山外通互市內築堡文煥知彼詐欲聞于制置司為親吏陳文彬匿之北人又於白鶴城增築第二堡文煥再申方達文德大悔頓足曰誤朝廷者我也即自請赴援會病卒

甲子景定五年春正月元旦詔崇經術考德行。造金銀見錢關子以一準十八界會之三出奉宸庫珍貨收弊楮罷十七界不用其關子之制上黑印如西字中紅印三相連如目字下兩傍各一小長黑印宛然一賈字也關子行物價頓踴。詔舉內外官堪充監司郡守者。二月辛未雨土。行都大火。詔資善尚導學收純雅。戒飭百司盡公守法。蠲臨安府征二月。申嚴戒飭縣吏之制。詔嚴關節懲偽手之防。禁戢國子監試冒牒之弊。出會賑軍民及犒宿衛。詔除義倉陳腐。邊郡樁積二年軍餉。却安南國進貢。湖北寇至不禦罷職降官。秋七月甲戌彗星出柳芒角燭天長十數丈自四更從東方見日高方斂如是者月餘楊棟謂是蚩尤旗非彗也遭論去國。己卯丞相賈似道參政楊棟同知葉夢鼎僉書姚希得奏事上曰彗出於柳朕彰不德夙夜疚心惟切危懼夢鼎奏陛下勤於求治有年于茲寧有闕失臣等輔政無狀所致上貽聖憂臣見其疏乞罷免庶可以上弭天災上曰正當相與補救闕失上回天意。臺臣交章言星變

灾異皆公田不便民間愁嘆不平之所致乞罷公田以荅天意似道力辨人言乞辭相位上曰言事易任事難自古然也使公田之議不可行則卿建議之始朕已沮之矣惟其上可免朝廷造楮之費下可免浙西和糴之擾公私兼濟所以舉意命公行之今業已成矣一歲之軍餉仰給於此若遽因人言而罷之雖可以快一時之異議如國計何如軍餉何卿既任事亦當任怨禮義不愆何恤人言卿宜安心毋孤朕倚毗之意自此公論頓沮矣。劉良貴以人言藉藉遂陳括田之勞乞從罷免不允。謝枋得校文宣城及建康漕闈發策凡十問言權奸誤國趙氏必亡似道聞興國軍守將遷得知信州捕其家枋得謫其自赴貶所三年遇赦得還似道奇其才欲牢籠之使余安裕諭意枋得不肯阿附賈敗為江東制置參兵撫饒州戰于安仁敗績又敗于信州軍潰并家入閩程御史文海留承旨夢炎交薦力辭不就至元以子槑參政天祐執拘北行不食而死。冬十月上崩在位四十一年壽六十一上初名與莒福州古田縣宗室又為山陰尉縣人全氏以女妻之遂為越人生理宗資貌龐厚號為大偉寧宗先以濟王為皇太子嘗謂史彌遠出入禁闈專權非善彌遠聞之懼陰謀代之屬其客余天錫以二宗子告即理宗及福王也史請以參自牖間竊視之自旦至暮福王不能堪理宗凝然無惰容史出延以飯理宗不顧食之盡史以為有德量立為沂靖惠王後寧宗崩史矯詔廢濟王立理宗端平初屬精為治信向理學端平為元祐在位久嬖寵浸盛宮中排擯賢類倡優俳偶得入應奉端平之政衰矣上自臨御以終始宗奬周程張朱義理之學故得廟號曰理陵曰穆陵御書閣曰顯文殿曰華熙。皇子忠王即皇帝位尊謝皇后曰壽和聖福皇太后宫曰慈福詔以明年改為咸淳元年。賈似道為山陵使自上即位解相印歸越州。太后兄謝奕封郡王姪堂奕暨序皆節度使

宋季三朝政要卷之三

度宗

乙丑咸淳元年春詔郡國長吏勸課農桑。錄先儒後除徐直方爲史館校勘直方之父元杰爲史相所毒直方以是不肯出仕時人高之至有是除。榮王與芮進封福王黃氏封隆國夫人已即位稱之寂賜詔書不名。上以諒陰命宰臣類試院試然姊以丁依廷試例出身。命儒臣日侍經筵。賈似道再入相。上即位察知巴陵之事非其本心贈太師保靜鎮潼軍節度使濟王封鎮王賜謚昭肅。上幸太學陞邵雍司馬光從祀。參政皮龍榮上東宮舊僚也居潭州知似道忌之杜門不預人事一日上偶問龍榮安在似道恐其再相時李雷應憲湖南陰諷雷應劾之雷應至潭訪龍榮龍榮托故不出既退以小鬼斥之或以語雷應雷應不能平遂疏其貪利營私之罪又謂每對人言有吾擁至尊於勝上之語蓋龍榮曾爲東宮官也有旨謫衡州衡州乃雷應治所皮懼自鴆死。冬十月飭諸路帥臣儆邊備

丙寅咸淳二年春詔舉廉吏。陞泗水侯從祀。臨安府士人葉李蕭至等上書詆似道專權害民誤國似道怒嗾林德夫告李等泥金飾齋扁不法京尹劉良貴以聞加李等罪黥竄遠州。以李可爲察院賈相當國益忌臺諫言事悉用庸懦易制者爲之彈劾不敢自由惟取遠州太守及州縣小官毛舉細過應故事而已。謝方叔罷相歸謙章一日以琴一張用環一爐獻上蓋以舊學故也賈似道疑其有覬望再相之意令全臺劾之以爲不當謁人主爲聲色之玩欲勒還郡贖邑文襟以己官贓贖丞相之罪遂得免論者曰昇權忌能實國不能無罪居閑貢獻謝亦有以取之也。襄陽自開互市以來北兵因互市築城置堡江心起萬人臺立撒星橋以遏南兵之援乙丑丙寅年間時出師哨掠襄樊城外兵威漸振未幾文德死而以文煥代守襄陽

丁卯咸淳三年春詔貢舉以識治體爲先。封曾參郕國公孔伋沂國公配享先聖顏孫封隆國公升十哲之位。賈似道平章軍國重事魏國公葉夢鼎爲右丞相時似道專政夢鼎充位而已似道一月三赴經筵三日一朝赴中書堂治事上初政一委大臣似道益自專上稱之曰師臣通國稱之曰師相曰元老居西湖葛嶺賜第五日一乘湖船入朝不赴都堂治事吏抱文書就第呈署宰執書紙尾而已朝夕謀議內則館客廖瑩中外則堂吏翁應龍凡臺諫彈劾諸司薦辟舉削及京尹浙漕與斷公事非關白不敢自擅在朝之士忤意者輒斥去。趙葵上疏告老還鄉冬十月卒

戊辰咸淳四年春正月初六天明大風雷雨居民屋瓦皆動日午楊美人降生皇子。北兵圍襄陽呂文煥告急乃遣高達范文虎赴援北兵於要害處連珠劄寨圍數十里不得通達與文虎亦不用命。賈似道請出督而陰又嗾臺臣以留之實無意於出也。冬十月朔日蝕是日不視事夫人俞氏降生太子。三學士人上書乞調諸路兵併力救襄不報。賜武夷書院額仍設山長一員。汪立信以書抵賈似道陳三策一謂內地何所用乎多兵宜盡抽之以過江可得六十萬百里或二百里置一屯皆設都統七千里江面總三四十屯設兩大藩府以總統連掉之權

急上下流相應必無能破吾聯落之勢者又之日益進亦可一謂又拘使者在京湖何不議遣使偕行啗以厚利縱其歸期年歲間我江外之藩垣成氣象而江南之生兵益增矣三謂兩說不可行惟有準備拔拜其意蓋以激賈行第二策也賈得書大怒曰聵賊敢爾妄語迄諷臺諫罷之立信歸金陵不數月北師渡江九江以下皆失守乃以端明招討起公則已無地焉矣立信過淮時賈相出督相遇撫立信背而哭曰端明端明似道不用公言遂至此立信劉云平章平章賠賊今日更說一句不得今江南無一寸乾淨地立信去尋一片趙家土上死也要死得分明後捷高郵何諫承相聞其名欲迎取之立信得報拊案大哭曰吾備幸得在趙家地上死也竟大慟而絕時高郵未歸附云。上試進士賜陳文龍以下及第出身有差文龍元名子龍唱第日賜今名。李雷發第自念祿不及親援淳熙王昴紹興李僑嘉定史公亮史天應納祿封父母故事以其官回授其父乃掛冠而歸。十一月皇后全氏降生皇子羣臣稱賀。寶武妖寇數千人破新陽縣羅廷諫殲其首餘出降

己巳咸淳五年春詔舉人才。葉夢鼎解位不允徑去。。上在經筵令儒臣講周易。江萬里左相馬廷鸞右相輪日知印。禁珠翠都人以碾玉為首飾宮中禁琉璃花都下人爭效之時有詩云京城禁珠翠天下盡琉璃識者以為流離之兆。明堂大赦。北兵哨濠州。常州鷄翼生爪

庚午咸淳六年春詔貢舉務於擇人為先。江萬里請投兵救襄似道不答竟以議事不合乃罷去。詔諸郎闕舉堪將材者各二人。馬廷鸞得中書舍人請置士籍時賈相患舉人猥衆御史陳伯大請置士籍開具鄉貫姓名年甲三代所習經賦娶妻姓氏令士人書之鄉鄰著押保結於科舉條制並與違礙方許納卷議者謂士而有牒與甚何異又嚴後省覆試法比校中省奎人元卷字蹟文異者黜之覆試之日露索懷挾至未字欽孫者少時戲雕摩睺羅於股間懼搜者之見蒙絏其上搜者視之以問此文身者專聞被黜當此邊事危急之際束手無策而以科舉苦舉子何其繆耶。上一日問似道曰襄陽之圍三年矣李何對曰北兵已退去陛下得臣下何人之言上曰適有女嬪言之似道詰問其人無以他事賜死自是邊事無人敢對上言者

辛未咸淳七年上試進士賜張鎮孫以下及第出身有差國朝廷試始於開寶癸酉終於咸淳辛未廷試之日天必開霽是歲大雨如注天不言以象示之而已。趙嗣惠登第乞援李璀等乞回本身官致仕恩例封贈父母上從之。陳仲微為侍左郎官以言事切直罷。王唐珪為司農簿以輪對言天下守令不得人忤似道罷。淮西制置司申襄圍不解乞調兵增戍。催造戰舡以備江面。是歲韃靼國建國號曰大元取易經乾元之義以明資始之功冬出師咱揆淮甸邊報愈急似道占湖山之勝作半閑堂延羽流塑已像其中內殖貨利聲色寵妾葉氏本淑妃閤宮人也潘氏倪氏妓也取而有之令陳振譚王趙與揣等廣收奇器異貨築閣余玠有玉帶發塚取之劉震孫有玉鉤桶本安丙家物不獻罷去建多寶閣日一登玩其間門客朝士稱功頌德誦說太平諛咸淳為元祐尊似道曰周公諫言溢耳不復加意邊事

壬申咸淳八年春詔舉廉律貪。馬廷鸞罷相葉夢鼎相

○夏五月張順張貴赴援襄陽襄樊自丁卯以來被圍日久生兵日增既築鹿門之役水陸之防日密築白河虎頭及思関以襟出入之道自是孤臣門守者凡四五歲援兵往往扼関不克進所幸城中有伯儲可然所乏者鹽薪布帛爾張漢英守樊城募善泅者賫蠟書於髻中藏積草下浮水而出謂鹿門既築勢須自荊郢救援既至隘口守者見積草多鈎致欲爲焚爨焦遂爲所得於是郢鄧之道復絶矣既而荊閫移屯郢州而諸帥重兵皆駐新郢及均州河口以扼要津又重賞募屯士得三千人皆襄郢山西民兵之驍捍善戰者求將誰其人得民兵部轄張順張貴軍號張貴爲矮張所謂大張都統小張都統者其智勇爲諸軍所服先於均州上流名中水立便寨造水哨輕舟百艘每艘三十人鹽袋布二百且令之曰此行有死而已至是漢水方生於二十二日稍進團山下越二日又進高頭港口結方陣各船置火槍火炮熾炭巨斧夜漏下三刻起碇出江以紅燈爲識貴先登順爲殿乘風破浪經犯重圍至洪磨灘以上敵舟布滿江面無罅可入鼓勇乘銳凡斷綆橫筏數百屯衆皆披靡以避其鋒轉戰一百二十餘里二十五日黎明抵襄城城中絶援久救至大喜及收軍點視乃失張順軍中之短氣數月有浮屍而上被甲冑執弓矢者乃張順也。○九月祀明堂賈似道爲大禮使駕幸景靈宮回宿太廟質明有司奏中嚴外辦請升玉輅大雨如注胡貴嬪之兄帶御器械胡顯祖檢討開禧登輅遇雨乘逍遙子故事面奏上曰賈貴欲俟雨止登輅顯祖回奏平章已允上遂冒雨乘逍遙子直入和寧門百官愕然莫知所以禮成肆赦似道奏臣充大禮使而陛下舉動不得預聞之罷政即出嘉會門三降御筆勉留乃還朝鎸罷胡顯祖出胡貴嬪爲尼上爲之泣下

癸酉咸淳九年春正月詔舉士以明體適用之學。○平地産白毛臨安尤多如銀絲棗以根續但挺直爾或者謂白眚白祥之類是也。葉夢鼎罷相。○二月

大元破樊城下襄陽文煥捍禦應酬備殫甚力糧食雖可支吾而衣裝薪芻斷絶不至文煥徹屋爲薪緝関爲衣每一巡城南望慟哭城破遂以城降文煥獨守孤城似道坐視而不救降於六年之後豈得已哉。○御史陳伯大奏言科場弊倖百出有發解還省而筆跡不同者有冒已死人解帖免舉者請今後應舉及免舉人各於所屬州縣給曆一道親書曆首將來赴舉過省參對筆跡異同以防僞濫

○賈似道奏自襄樊敗後累章乞出視師而陛下不許臣出令事勢如此非臣上下驅馳經絡氣勢作急奔赴則大可慮者上曰師相不可一日離左右似道陽請出督陰諷朝廷留行但於中書省置機速房司且條邊瑣而已。○文天祥知贛州兼江西提刑。○樊城陷牛富范天順張漢英死之

甲戌咸淳十年正月己卯朔有氣如虹蜺自東門江中起横貫一邑須臾變作錦紋狀遮蓋四門。○省試士人各給一號書就省人姓名印押如衛士直入宮門之狀於門下兩廂辨驗。○不許登仕免舉至乙亥仍許登士免舉

○賈似道丁母憂歸越治喪。○陳宜中簽書樞密院。○詔賈似道起復。○秋七月上崩上自爲皇太子時以好内聞既立耽于酒色賈似道以策立功制國命上拱手而已初理宗議建東宮夢若有人告曰此十年太平天子上即位至崩正十年壽三十五上廟號曰度宗上崩議立長益王

是宰相請立嫡遂以長子㬎即位太皇太后垂簾聽政改
明年爲德祐元年。是歲殿試度宗以疾未及臨軒而崩
上諒陰類試王龍澤等比廷試出身策問求賢時似道方
惡言者吉州人胡幼黄以含和召氣爲說而榜第三士論
恥之。冬詔天下勤王。九月
大元丞相伯顔大會兵于襄陽丁亥沿漢江而下前後延
袤旗幟數百里水陸並進用我降人爲向導呂文煥等舟
師出襄陽劉整等騎兵出淮泗万户武秀等前鋒趣郢州
至漂水時值雨淋漲溢無舟可渡遂駐兵于漂水之濱伯
顔大軍繼至武秀趁迎馬首告曰漂水泛溢軍馬懼其漂
没以故待之伯顔曰此水小不敢度設渡大江耶竚應軍
中召一壯士負甲使渡水而軍馬爲之繼渡遂至郢州軍
于郢城之西郢城在江北岸以石爲之高接山形矢石莫
能近新城在江水中密布椿木以鎖舟楫往來下流黄家
㵎置城守禦備具攻之不下郢人堅守以戰舟横截江面
不得渡文煥觀郢之形勢其黄家㵎堡西有溝渠深闊數
丈霖雨月餘其水漲溢南通一湖至江甚近可令戰艦乎
達大江以避郢軍伯顔諸將告曰郢城乃我之咽襟今不
取而過後爲歸路患伯顔不聽忽報黄家㵎堡已克而分
兵圍郢不能下伯顔遣兵治平江堰破竹爲席地盪舟而
過郢城遂入漢江白陸地牽舟迂行凡百餘里然後至水
十一月戊子伯顔大軍發郢城阿朮及諸將帥不滿百騎
殿後而進郢州都統趙文義帥精兵數千騎追之伯顔阿
朮回渡迎敵文勝凡二十餘戰久而敗績文義死之伯顔
舟師忽自上而下遂至沙洋守將串樓王等堅壁不降伯
顔軍中有相七李國用者能祭風風遂大起伯顔令砲手

張元帥順風以火砲攻之煙焰漲天俄而城陷守將串樓
王爲其所獲伯顔大軍由沙洋五里地遂至新城伯顔令
其軍衆以沙洋殺戮軍人首級列于城下執縛沙洋將串
樓王等四人至城呼曰邊都統宜速歸降如其不然禍在
目前都統邊居誼堅壁不降伯顔累遣人招諭居誼索文
煥來打話文煥單騎至城下城上弓矢如雨文煥中其右
臂抵城避之居誼率所部三千人盡力死戰竟無一人歸
附。伯顔大兵至復州守臣程賓曰汝曹知幾而降有
官者仍居其官吏民按堵如故衣冠仍舊市肆不易秋毫
無犯閱會鋼錢依例打用安撫翟貴以城降。伯顔大會
諸將議渡江事淮西總管劉深千户馬福觀沙湖水勢令諸
將皆趁漢口渡江諸將以漢江水急且有守禦伯顔不聽
抑遣淪河祭店去漢口甚近是日圍漢陽軍取漢口渡江
夏貴併力守禦伯顔軍夜回淪河。太皇有旨國步多艱
沿江青野避三學及京學流寓遊學士人權與放散各令
逐便。十二月辛亥伯顔自漢口開壩引舡入淪河轉至
沙武口達于大江壬子伯顔以戰艦捎尾而至夏貴帥漢
鄂州師上流迎敵夜襲北營不克而還沙武口南岸防禦
甚至伯顔遂趁陽羅堡。癸丑夏貴以戰艦數千列于大
江之下横其江面伯顔軍不敢近乃遣人招諭諸將發言
我蕃累受大宋重恩政當戮力死鬭報功此其時也安有
叛逆歸降之理備吾甲兵決之今日我宋之天下賭博孤
注輸贏在此一擲爾伯顔進兵攻陽羅堡城竟日不克伯
顔與阿朮謀謂宋將之心謂我必拔此陽羅堡可以渡江
況此堡堅攻之不克若今夜令汝以鐵騎三千汎舟泝流
而上趁視其陣料彼上流雖有溝而不堅常爲擣虚之計

以來日詰旦且渡江與南岸是夜阿朮統軍遂行於上流
二十里泊於青山磯中夜鄉舟戰於江中已登南岸伯顏
乃遣兵攻陽羅堡以舟師直衝我軍大戰江中夏貴敗績
順流而下沿西南岸放火歸廬州是時其心已無國矣守
將閭池王都統與所部八千人死戰中流矢而死陽羅堡
乃江鄂咽喉一帶有七百物風起則多利北舟糾守江鄂
當守此堡此堡既失則鄂危矣伯顏遣兵自陽羅堡攻鄂
州。戊寅下鄂州守臣張晏然降先是李雷應為守十月
以臺論罷至是無正官張晏然守鄂所恃者朱禩孫之援
朱禩孫提重兵至鄂退歸江陵晏然失助鄂遂降矣。夏
貴為江面遊擊策應大使朱禩孫為宣撫制置使夏貴與
朱禩孫通任長江之責夏歸廬州朱歸荊湖一上一下中
流蕩然全無備禦哀哉。癸巳上以賈似道為都督軍馬
黃萬石李珏參賛軍事檄召諸路軍馬聽督府調遣於封
樁軍撥金十萬兩銀五十萬兩關子一千萬貫充都督公
用時邊報轉急似道猶未有行意至德祐二年正月劉整
死乃議出師。保康軍承宣使閻珪獻銀一萬兩充招軍費
王侯郎第輸助軍錢穀有差。天目山崩天目為杭之主
山山崩則王氣歇矣。辛未度宗皇帝梓宮發引文武百
官衰服出城奉辭靈駕。揚州阮克己糾集民兵義兵三
萬勤王。分兵九路會合端明黃萬石屯兵江西侍郎趙
溍屯兵金陵江□開府夏貴屯兵淮西即使督萬壽屯兵
京湖擬帥張彥賡總招討孫虎臣屯兵采石都統仇子眞
屯兵宜城總使張世傑屯兵海道貴克恭阮克己屯平江

少帝

乙亥德祐元年春正月癸酉朔詔求言。張仲微兵部侍
郎修國史。常楙權晉太子中事乞為濟王立後不報。
大元國兵順流而下沿江諸將多呂氏部曲望風降附至
黃州陳奕以城降至蘄州管景謨以城降至南康軍葉閶
以城降下江州錢眞孫以師兼守舉城降九江為江西屏
蔽陷則江西如破竹矣至安慶府范文虎乃呂氏之婿遂
以城降。劉整死初整與文煥分攻南襄及襄壘無功欲
憤死於無為軍城下。丁丑賈似道出師建督戊子離京
城以王鑰為左丞相以章鑑為右丞相陳宜中知樞密院
當國小事專決大事則督府遙制之似道集諸路兵共十
三萬金帛輜重舳艫相銜百餘里由新安池口江道而行
數日始至蕪湖而舒泚已降矣傳者以謂似道護駕入海
以致諸郡先降二月戊午似道遣宋京使軍前請與北
使來要似道自往似道遣阮思聰以元嘉代行及至思聰
回知事不就悍掃失據實備快船為走計辛酉屯丁家洲
時大軍大勢衝下南北兩岸立砲座設刻車中流數千艘
乘風直進我師不敵諸軍有反噬之意似道遂許唱轄管
資諸軍詣曰卑官賞微甚已未庚申官資何在似道不能
荅癸亥三鼓孫虎臣告急至似道册中泣告曰追兵已迫
夏貴亦曰彼衆我寡勢難抵當垂泣而去似道鳴鑼一聲
退兵于珠金砂十三萬衆一時潰散督府之印已失乃奔
入揚州。徐直方除右正言
大元國兵破饒州守臣唐震為兵所害死於州治之玉芝
堂前丞相江萬里寄居饒州州人皆道萬里坐守以為民

望兵入其第，赴水而死。萬頃自南康來省兄，遇兵不屈，遂以隙死。○破池州，趙昂發遣人以倅權守，兵至，與妻子訣。其妻曰：爾能盡忠，吾獨不能爲忠臣之婦乎？寧相從於地下。昂發大喜，具冠裳，大書十六字於倅廳書臺上曰：君不可負，臣不可降，夫妻俱死，節義成雙。遂俱縊而死。學有二士，寔其弟曰：生爲大宋人，死爲大宋鬼，何以洗此汚？清溪一泓水。明日伯顏丞相領兵入城，見而憐之，具衣衾葬焉。大元國兵乘勢順流至瓜洲，揚州都統姜才領兵二萬，大戰揚子橋，勝負相乘，北兵益增，遂退師。○入太平州，守臣趙之消遁。○入建康府，沿江制置知建康府趙溍遁。大兵方入城，時察院潘文卿按趙溍取行宮公帑所積金帛，棄城而遁。建康爲江東重鎮，則江東之勢去矣。大兵駐建康不進，遣哨騎四出。○趙淮，趙葵子也，君建康起兵於溧陽，城破被執，不降死之。○張世傑帥舟師赴金山，約殿帥張彥等，竟不出。世傑多海舟，泛風不能動，江面水平，北兵以水哨馬往來如飛，世傑孤軍無援，戰敗於金山，人艦皆沒，哀哉。○入鎮江府，守臣洪起畏遁。京口行都第一重門戶而失之，行闕岌岌乎危矣。統制石祖忠以城降。○入寧國府，守臣趙與可遁。言者謂與可爲宋宗臣，望風奔潰，除名勒停，以爲不守封疆者之戒。○下徽州。○韓震議遷都。先是賈似道奏請遷都，太皇太后不許。及是韓震復申前議。左丞相王爚議堅蹕未決，求罷不允，徑去。宗學生上書言：陛下移蹕不於慶元，則於平江，事勢危急則航海。閩不思我能往，彼亦能往，縱使兵或可守，豈能奔竄求活，作一路茲國耶？今勤王之兵不下二十萬，猶堪一戰，豈束手待斃而已哉。○卅日夜，右丞相章鑑遁。○三月壬申朔，誅韓震。

時震提兵入禁，謀遷蹕，自爲殿岩，陰懷異志。宜中與客潘希仁議請討，事伏甲士於樞密府擊殺之，以步軍指揮使領其衆。震部曲百餘人聞變，大鬨而出，射火箭入大內，又以火刀斫嘉會門。宜中遣兵逐之，奔建康府。大元國兵至常州，守臣王宗洙遁，權守王良臣以城降。知江陰軍鄭濡遁。○知廣德軍令狐降。○京師戒嚴，朝臣接踵宵遁。北兵已迫，畿甸人情洶洶。知臨安府曾淵子、兩浙運副皆遁，浙東提舉王霖龍遁。簽政文及翁、倪普，臺諫潘文卿、季可、陳過、徐卿孫，侍從以下陳堅、何夢桂、曾希顏數十人並遁，朝中爲之空踈。○朝堂榜云：孟軻謂君視臣如草芥，則臣視君如國人。又謂諫於其君而不聽，去則窮其力而後止，識者猶以爲非君臣之正誼。我朝三百餘年，待士大夫以禮，吾與嗣君遭家多難，爾小大臣未嘗有出一言以救國者，吾何負於汝哉。今內而庶僚畔官離次，外而守令委印棄城，耳目之司既不能爲吾糾擊，二三執政又不能倡率羣工，方且表裏合謀，接踵宵遁。平日讀聖賢書，自負謂何，乃於此時作此舉措，或偷生田里，何面目對人言語，他日死亦何以見先帝。天命未改，國法尚在，可令尚書省別具在朝文武官，並與特轉二資；其負國棄予者，令御史臺覺察以聞，具榜朝堂，明吾之意。○癸酉，陳宜中奏罷浙西公田，給還元主。○甲戌，賈似道罷平章、都督，予祠。似道遣翁應龍以都督印歸朝，上表自劾。太后有旨令淮東帥李庭芝津遣賈似道歸里終喪，似道留維揚不行。王爚奏似道既不成忠，又不死孝，乞下切責。太后降詔畧云：卿亟其歸哉，次以盡臣子之道，當曲示保全，否則衆論紛甚，忠若康谷，吾雖欲屈法伸恩而不可得，卿其明聽

吾言善始以終亦有辭於永世六月似道歸紹興紹興府閉城不納七月王爚奏乞正似道罪臺臣交章言似道喪師誤國之罪乞追竄嶺南方回言似道恃詐貪淫偏驕吝專忍繆十罪乞賜死乃降三官婺州居住家鉉中王廷除名勒停部州羈管王廷曹澥守戍潮州言者不已似道陝送建寧居住翁合奏似道以奸邪無比之林甫趙自托於伊周以不學無術之霍光敢效尤於莽操其總權罔上負國召兵專利虐民滔天之罪人人能言臺諫交章乞行遂竄斥於衆怒僅謫建寧切惟建寧實朱熹講道之闕里雖三尺童子粗知向方聞似道且嘔惡唾去況可見其面如熹釋大學一章曰放惡不遠彼且愁惡所伏之地其民何罪必以禦魑魅而後已夫與之同中國且不可而可一日與之同此鄉必放之此鄉此鄉亦獨何罪巷伯惡罪之詩曰投畀有北有北不受而終曰投畀有昊蓋有此決所不受則付與昊天惟天得制短長六合曠此則陛下事乞將似道遠竄瘴廣以伸國法以謝公論有旨責授高州團練副使循州居住下臨安台州籍錄其家似道寓建之開元寺欲俟發深入南朝廷遣鄭虎臣監押至則拘似道行李制其出入奪其飲食凌辱百端似道不勝甚苦舟次南劍黯淡灘虎臣曰水清甚何不死於此曰太皇許我以不死候有詔即死冬十月至漳州木綿菴虎臣必拘其子與妾於別館即廁上拉其胸殺之瘞於菴側。辛巳張世傑入衛京師內空賴張世傑一軍萬人自荊湖至世傑本信安歸正人權承宣使宜中疑世傑易其所部之軍世傑不得以盡其力。陳宜中拜右相似道出督以宜中受知翼之恩且柔順易制委以國事敗宜中首劾賈罪以自解

拜右丞相宜中當國首誅韓震沮遷之議差強人意然書生不知兵張世傑步將也使提舟師劉師勇水軍將也使提步卒用非其才卒致誤國

大元國兵至平江府守臣潛說友通判胡玉以城降。

至安吉州守臣趙與立降江上列城或降或遁無一人堅守。四月王爚平章軍國重事性剛介似道當國獨不阿附再召入朝累疏乞正賈罪其他無所建明八月力請致仕尋卒。陳宜中都督軍馬奉旨建督于京撒召諸路軍馬勤王并令潰軍各歸所部淮東隸李庭芝淮西隸夏貴沿江隸汪立信京湖四川隸朱禩孫江西隸黃萬石節制團結內外兵十七萬五千人分隸諸寄居官為總督給一兵赴教場教閱。司馬夢求監江陵沙市鎮鎮在江陵江陵之外城也夢求諭沙市戍兵以沙市鎮統領程文亮降夢求戰死夢求漢州人溫公五世孫也

大元國兵至江陵府高達以城降高達京湖名將也已未解圍鄂州似道許以建節後竟不與達怨望久矣至是翕京湖制置遂降全閫不能制城初陷朱禩孫仰藥不得死既而亦降焉乃令朱禩孫移文諸路歸附。鼎州澧州常德府壽昌軍並下。至湖南圍潭州安撫李芾與大兵戰于醴陵得提守城攻之不克。五月太皇太后詔諭呂文煥等轉達軍前息兵通好。張彥劉師勇復常州王良臣敗走。復廣德軍。徵諸帥入衛夏貴昝萬壽黃萬石並不至呂文福先於四月間請提兵入衛行人失辭文福自疑亦不至。有司議建藩屏以益王室詔以福王與芮判紹興府浙東安撫大使置長史司馬。六月庚申朔日有食之既晝晦天地晦冥咫尺不辨人雞鶩歸棲如暮夜自

巳至午其明始復太皇太后下詔求言去聖福二字用昭
戒謹恐懼之意。陳宜中左丞相留夢炎右丞相陳文龍
黃鏞僉書樞密院事謝堂鎮撫使家鉉翁知臨安府。文
天祥刑部尚書趣赴行在。夏貴淮東制置知揚州朱煥
淮西制置知廬州召李庭芝赴行在夏貴不受代李庭芝
閉門自守。九月明堂。文天祥入衛先是四月間天祥
募兵於贛州天祥時為江西提刑台州杜滸將吉贛千人
從之至是將民兵又倜丁二萬人至京表裝甚械盡具時
宜中去位夢炎獨相意不相能乃以天祥守吳門除江浙
制置使知平江府。張濡守獨松關殺萬戶希賢
大元用我叛將王良臣以兵攻常州知府姚訔統制劉師
勇王安節守城不克十月常州告急文天祥遣將尹玉朱
華張全麻士龍赴援戰于五木敗績張全不發一矢尹玉
麻士龍死之尹玉江西將也與良臣戰殺數千人後收殘
兵五百與北兵相持又一夕手殺七八十人遂死麾下無
一肯降朝廷贈濠州團練使廟食贛州官其二子常州不
下士良役城外居民運土築堡土至併人填陷其中又殺
常州之民數百人煎膏取油作砲擲於牌杈上以火箭射
之其火自發十一月常州糧盡劉師勇以八騎突圍出奔平
江遂破常州屠其城知州姚訔死之生擒將軍王安節不
屈而死訔乃姚希得之子安節乃節度使王堅之子。十
月陳宜中冊祖團結京城民丁及招年十五以上者為軍
號武定軍長不滿四尺觀者寒心宜中本無經綸之才八
月以母老為辭竟回永嘉忠孝之誼兩無所據九月詔趣
入朝至是國事已去不可為矣。家鉉翁同簽書樞密院
事謝堂知臨安府。賜太學生張景忠等並出身。瑞州

先下遣姚計議來隆興說降劉槃拒之十一月壬午
大元國兵至隆興府劉槃引兵出城累戰不利乃以城降
下撫州時制置黃萬石開閫撫州聞兵至遁入閩都統密
佑迎敵就擒嚼舌罵聲不絕而死師至道以城降建昌相
繼而下破廣德軍攻平江府通判王矩之以城降至桐關
去杭百里我師敗績。獨松關告急召文天祥入衛天祥
自吳門還遣守獨松關時天祥軍二萬張世傑五萬諸路
勤王師猶有四十餘萬天祥與世傑密議今兩淮堅壁閩
廣全城王師與之血戰萬一得捷則盡兩淮之兵以截其
後國事猶可為也世傑大喜遂議出師獨宜中沮之白太
皇降詔以王師務宜持重某議遂止。十二月
大元伯顏丞相領兵屯平江進屯長堰宜中遣使議和見
伯顏于長堰已而不如約故大兵逕至高亭山宜中蒙蔽
外庭而三宮若罔聞知。遣使納降表直學士高應松乃
以京局官劉褒然直學士院草之自似道喪師後至今十
餘月國事危急將士離心兵出屢衄朝廷方且理會科場
明堂等事士大夫陳乞差遣士人覬覦恩例一籌不畫及
是束手無措乃議納土求封為小國齎降表奉使燕京哀
哉。詔文天祥罷兵。太皇詔南北講和京城內外民兵
罷團結。柳誥奉降表至高郵軍稽家莊為稽聳所殺
丙子德祐二年正月謝堂僉書樞密院事文天祥浙西制
置知臨安府。十二日秀王與擇奉皇兄廣王昰皇弟益
王昺出宮航海。張世傑欲護駕入海乃去朝
大元丞相伯顏領兵進高亭山去城三十里札使請執政
軍前議事文天祥請行陳宜中夜遁十九日除文天祥右
丞相兼樞密院天祥辭不拜乃以賈餘慶為右丞相吳堅

爲左丞相謝堂樞密院家鉉翁參知政事劉岊同知樞密
院事侍從交贊公出天祥曰國事至此吾不得愛身卽日
以資政殿大學士行至高亭山見伯顏丞相天祥抗辭慷
慨議論不屈遂留之不使歸南。北兵進屯北關門外呂
文煥范文虎九騎入城謁太皇太后。是月鎮巢軍[illegible]
二十日伯顏丞相入臨安府請太皇太后降令太皇降詔
江南諸郡歸附各郡付一省劄吳堅一如賈餘慶之命惟
家鉉翁不書名程雄飛作色欲縛鉉翁鉉翁叱曰中書無
縛執政之理遂止。遣使祈請朝廷自十二月至二月信
使往來和議未決北使請宰執親往燕京朝覲乃以吳堅
賈餘慶謝堂家鉉翁劉岊五人詣大都爲祈請使二月初
九日賈餘慶等登舟是日吳堅出北關門外送諸州登舟
時傳伯顏丞相命留吳相登舟偕行是日會文天祥於軍
前詞氣益壯。初十謝堂納賂還十一文天祥自北寨登
舟同鎮目兒万戶至廿九日舟次鎮江文天祥乘間逸去
三月初一日早方知文丞相脫閑城三日索之不見收從
人幹僕并所差留從者因之閏三月初十日至燕京宿會
同館十四日賈餘慶竟。二月朔丙申伯顏丞相傳旨收
城軍器。北使請傳國璽以監察御史楊應奎除丞趙若
秀爲押璽使。丁未索宮女內侍樂官諸色人等宮人守
節而死者甚衆。乙卯北使請三宮北遷丁巳宋少帝全
太后出宮太皇太后以疾留太內隆國夫人黃氏朱美人
王夫人以下百餘人從行福王與芮參政謝堂高應松駙
馬都尉楊鎮臺諫阮登炳鄒珙陳秀伯知臨安府翁仲德
等以下數千人太學宗學生數百人皆在遣中三宮過眞
州苗再成奪駕幾奪去閏三月廿四日至燕京吳堅等出

迎居會同館四月己丑朔吳堅等先赴上都十五三宮赴
上都丁巳沂王薨五月丙申見
大元皇帝於行宮焉。太皇太后卧病扶者自宮中舁其
床以出衛者七十人從行八月乃行降封爲壽春郡夫人
至燕七年而崩。全皇后爲尼於正智寺。少帝降封瀛
國公
臨江軍陷權守滕岩瞻遁。潭州陷李芾守潭竭力備禦
凡八九月其間出戰屢捷而大兵之攻日增芾不能支是
歲正月城破芾命積薪樓下於是其家人盡登樓大宴積
金銀於兩畔芾與諸客坐中其餘列坐左右酒半酣命吳
二劊子來既至則令將此金銀去與你家口取法刀來一
不肯受一會意徑受之將去分付家人畢須臾將法刀至
芾呼之至前分付先從頭殺入到尾殺我待我點頭時下
手復飲酒良久點頭推館賓與一妾墜樓而妾折一足
最後李帥伸頸受刃此劊子遂四面放火自刎其腹而死
從死者七十餘人劊子姓沈名忠亦可謂烈丈夫矣。尹
穀潭州人除知衡州未之任潭州陷自火其廬舉家赴火
死。宋都多元帥至吉州權守周天驥以城降。循浙東
至嚴州知州方回降。至處州知州梁信降衢婺等州並
下。夏貴亦入燕京獻淮西諸郡貴既失長江惟恐督府
有成罪無所逃又恐孫虎臣以後進爲將有功總統出已
上日夜幸其敗覆督府既潰貴歸廬州不出朝廷累詔不
出若罔聞知國亡乃以淮西全境歸附爲己功焉。李庭
芝守揚州廣王登極除庭芝爲右相棄揚州引兵輕出至
泰州欲航海至海州大兵追及阿朮元帥斬于軍前朱煥以
揚州城獻姜才死之才淮之猛將前後出師屢收大功乙

亥昝戰于瓜州不利丙子二月太皇差吳琛朔孫道直領北兵數千至揚州行至揚子橋砲聲連發雖至城下一砲震天城上旌旗雲擁軍馬屯集被劉車督箭如雨再一砲響雲氣四合冷風大作驟雨隨至遂回三月三日三宮過揚州才統軍數千奪駕繼以兵馬相詐而退初四日才出揚州北門領軍擁出分陣殺奪交傷不少波羅相公親臨陣大戰方退才意欲奪駕不知乃諸將之過北也至八月大軍圍揚州大戰之日才身生九疽不可掛甲遂敗被執臨刑含血罵聲不絕而死。苗再成守真州部將有趙孟錦者為將領北軍攻真州每戰輒先士卒苗再成倚之嘗乘大霧襲北營霧解北軍見其軍少逐之登舟失足墮水中甲重遂溺城破再成死之。泰州陷孫虎臣死。良臣降虎臣死之通州相繼而陷。建德府陷方回降

大元改臨安府為杭州

宋季三朝政要卷之五

宋季三朝政要附錄卷之六

廣王本末

陳仲微　錄

陳仲微咸淳為侍左郎官以言事切直罷乙亥除兵部侍郎修國史丙子從二王入廣目擊當時之事逐日抄錄崖山敗流落安南臨殁有詩曰死為異國他鄉鬼生是江南直諫臣安南國主以詩挽之曰痛哭江南老鉅臣春風揾淚為傷情無端天上編年月不管人間有死生萬疊白雲遮故國一堆黃壤覆香名回天力量隨流水流水灘頭共不平壬午歲安南國使入覲因言仲微之事而得仲微所著二王首末重加編次以廣其傳

丙子正月戊寅廣王益王航海。二月廣王益王由海道趨溫州二王駐溫州之江心寺蘇劉義陸秀夫來會時陳宜中海舡泊清澳門諸人往見之共議興復張世傑自定海至同趨三山。三月甲戌二王至福州宣太皇太后手詔廣王昰為天下兵馬都元帥益王昺為副元帥檄召天下諸路忠義同獎王室。五月一日廣王登極于福州升福州為福安府改威武軍為行都之門大都督府為垂拱殿便聽為延和殿。詔改元以德祐二年為景炎元年。遵上尊號太皇太后曰聖壽和福至仁太皇太后全太后曰仁安皇太后少帝曰孝恭懿聖皇帝進冊母淑妃為皇太妃封皇弟益王昺為衛王妹壽和公主為晉國公主以九月二十八日為天瑞節。陳宜中左丞相張世傑少保樞密副使陳文龍劉黻參知政事蘇劉義開府儀同三司殿前指揮使司馬王剛中知福安府事是日百官侍漏門外門未啓有物嘷吼聲朝士有驚仆者。黃萬石以北命諭

福建歸附邵武降建劍守臣拒之督府遣兵復邵武黃萬石
遁○壬戌文天祥至自行都除右丞相時國方草創陳宜
中專制於張世傑議論不合遂不肯拜議出督○六月以
趙溍為江西制置使進兵邵武謝枋得江東制置使進兵
饒州李師夔方興張德分道進兵浙東吳浚江西招諭使
毛統由海道至淮約兵會合先是文天祥自通州歸具言
太守楊思復欲得海舟數百艘可以直趨勤王陳宜中不
以為信乃遣毛統之汀州而不以告天祥統至通州守問
文丞相何以無書守怒統縱不竟統出而通州降矣○七
月文天祥開督于南劍時林琦自杭來監丞鄒㵯自衛來
一時忠義之士莫不翕集○鄒㵯江西招諭副使○分上
下三郡備守以王積翁為福建提刑招捕使知南劍州任
責上三郡備守黃佺同提刑招捕知漳州任責下三郡備
守○九月文天祥進兵汀州十月行十一月至汀州而行
都隨陷矣○十月大元國兵三道趨福州董右丞奧魯赤
杜古歹都督唆都元帥張弘範萬戶等兵出江西浙東阿
罕元帥王世強招討舟師出福州○大兵直至處州守臣
李珏遁○十一月董右丞至瑞安府趙與擇李世達等與
之敗績世達遁趙與擇退屯福安城遂降○奧魯赤軍至
邵武朱浚趙時賞遁至建寧府執趙崇礈張彭老至南劍
州王積翁遁○大元兵逼行都陳宜中張世傑備海舟于
岸乙巳奉景炎帝益王楊淑妃登舟戊申發舟入海是
時正軍十七萬民兵三十萬内有淮兵一萬由東港入
海與北舟相遇值天霧晦冥不辨舟得以進至泉州閩蒲
壽庚索軍糧不及應副遂趨潮州至惠州之甲子門駐焉
○癸丑阿剌罕王世強舟師至福安府王積翁為内應王

剛中以城降○朱浚仰藥死○文天祥引兵趨廣東入淅
○十二月景炎帝至廣州守臣薛雁龍遣使姚良臣迎入
州治作行營○張鎮孫除廣東經略使後死於難○大元
董右丞軍至福安縣趙與擇拒戰敗績死之○己丑大元
兵攻興化軍知軍趙文龍不降被執至泉州蒲壽庚降李
漳州知州黃佺通判楊丙以城降至惠州文璧降璧天祥
弟也○徐直諒遁○景炎帝趨于富場
丁丑正月文天祥引兵趨漳州謀入衛道阻不通○二月
大元國兵擒代段福安府為福州置宣撫司以潰越支王
積翁為副使李雄統領諸部軍後李雄作亂殺潰越支大
兵皆去不留一騎○三月文天祥入梅州○四月蘇劉義
至蘇京湖老將雖出呂氏乃心在王室永嘉推戴實建大
功後世傑用事志鬱鬱不得展其人闊疎不可近然能服
衆始終不失大節而廣中變亂傳梁而死哀哉○五月文
天祥兵出梅嶺吉贛兵皆來會六月大捷于雩都復興國
縣於是駐化遣兵攻贛州諸縣皆復唯城不下龍泉縣孫
㮚以邑歸正遇害永新縣令彭震龍以邑歸正遇害架閣
蕭明以贛縣義兵收復萬安縣被執死于洪督幹陳子敬
招集義兵屯皂旗嶺下流吉水永豐以次皆復前京尹兵
淩以北兵誑降天祥集將吏責以大義斬之○淮西兵復
黃州復壽昌軍○六月文天祥兵至吉州戰于鍾步不利
戰于永豐又不利戰于空坑大敗未幾攻贛之兵又敗行
府孤立空坑之敗全軍陷沒天祥妻歐陽氏男佛生環生
女柳娘環娘妾黃氏顏氏被執幕僚張汴等皆死江西招
討趙時賞寺簿劉洙閣具文福督幹林棟皆遇害天祥
與長子道生客杜滸以數騎免時勛置安撫聚兵救萬在

永豐境天祥引兵就之會其軍亦潰收散兵復入汀而南劍建寧邵武多有歸正者諸禽軍皆驛動爲　大兵收復天祥兵出會昌趨循州是冬天祥兵屯南嶺是月○大元兵撤戍張世傑回潮州以圖興復○七月壬申張世傑圍泉州將淮軍及畲眼許夫人諸洞畲軍兵威稍振蒲壽庚閉城拒守興化陳瓚起家丁民義五百人應世傑八月謝洪永任進攻泉州南門不克而蒲壽庚陰賂畲軍攻城不力而求救於唆都元帥王續翁亦遣人至唆都趣兵○十一月丙申唆都元帥大兵至福州甲戌至興化守臣陳瓚不降城陷大軍屠城三時乃止血流有聲車裂瓚五門以徇至泉州張世傑解圍去至潮州守臣馬發堅守不下唆都元帥棄而之惠州與西省呂師夔軍會合攻廣州城陷張鎮孫死之　大軍至吹仙澳與戰得利尋望南去止碙川碙川屬廣之東莞縣與州治相對但隔一水○十二月景炎帝舟還于謝女峽陳宜中挾挽之占城○

戊寅正月遣舟師防過海道○巳酉唆都元帥自廣州回再攻潮州馬發固守凡半月至二月癸亥城陷馬發死之屠其城○二月　大軍撤戍景炎帝由海道再回廣○三月文天祥兵出惠州海豐縣駐麗江○四月戊辰景炎帝崩于碙川

衛王本末

戊寅四月庚午衛王即位于碙川景炎帝既崩官將欲散獨尚書陸秀夫不可曰諸君散去可也度宗一子尚在將焉寘此古人有一城一旅興者今百官有司軍士亦且萬餘人若天道未絕趙祀此豈不可爲國耶乃相與奉衛王即位于櫃前○改元祥興時有黃龍升天○以陸秀夫爲丞相張世傑太傅文天祥少保○六月祥興帝遷于崖山崖山在海中兩山相對勢頗寬廣中有一港其口如門可以藏舟世傑以爲形勝之地乃屯駐於此○造行宮六月入山伐木造軍屋千間起行宮三十間內正殿以楊太妃故立名慈元殿時官民兵除逃竄死亡外猶計二十萬多於船上住坐資粮取辦廣右諸郡海外四州○抅刷人匠蓋海院造船隻治兵器自六月至十月始罷○十月文天祥引兵至潮陽平羣盜人心翕然○大兵至崖山張萬戶舟師自海道入廣過崖山有龍横海舟不得前射之雲霧晝晦遂退攻潮陽○姚良臣爲右丞相愛士林參知政事王德同知樞密院孫德爲殿前都點檢○十一月文天祥兵潰被執時元帥張弘範以水陸兵奄至潮陽天祥引遁山谷行且數日弘範以輕騎直趨奄其不備天祥被執腦子二兩昏眩久之竟不死越七日至帥營天祥踴躍請劍曰此吾死所也元帥必欲以禮見天祥曰吾不能跪吾嘗見伯顏阿木長揖而已或曰柰何不拜天祥曰吾爲國死何拜爾爲哉知不能屈遂以平揖相見蓋歲除前三日也明年正月二日張元帥脅天祥下海舟十日至崖山元帥令天祥以書招世傑天祥曰我不能救父母乃教人背父母得乎有死而已不能從也乃作詩復命云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聲名照汗青忠國之心終始弗替元帥又謂天祥曰國亡矣政使殺身以忠誰復書之天祥曰商非不亡夷齊自不食周粟人臣自盡其心何論書與不書元帥爲之改容乃驅之過北道經吉州痛憤不食八日不死乃復食十月至樞密院引問天祥酬對不屈繫獄月餘再引問愈不屈留燕經年至至元壬午

朝廷賜死猶南面而跪念念不忘君父若是耶張毅甫負
公骨殖歸葬至之日母夫人之柩同日至自廣州人謂忠
孝所感天祥年四十七而殁爲人豐下兩目炯然善談論
有忠孝大節自起兵勤王以至高耳引見議論不屈忠肝
義膽出於至誠聞之莫不興起驅之北行京口得脫間關
萬死由海道還國赤手起兵又經三年江西之役大事幾
集英雄無用武之地卒以困敗或謂子明知其不可爲而
爲之譬猶父母有病證已難療豈可聽其自斃而不求醫
投之匕劑猶望其可以更生是爲可以成敗論哉所居對
文筆峯自號文山爲文章未嘗屬藁引筆滔滔不竭尤長
於詩有指南吟嘯集行妻歐陽氏亦守節而死天祥爲祭
文曰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更二夫天上地下惟汝與吾
天祥弟璧知惠州奉母夫人就養歸附後歷廣西宣慰使
天祥歎曰兄爲國弟爲家各行其志云○丁未葬景炎帝
于崖山
己卯正月辛酉　大兵攻崖山張世傑不守山門集舟千
餘作一字陣禦之而大兵入山門作長蛇陣對之崖山有
船千餘艘内大舡極多張元帥大小舡五百而二百舟失
道久而方至行朝依山作一陣幇縛不可復動於是不可
以攻人而專受攻矣張元帥至崖山港外俾舟啖張世傑
打話不從又令文天祥以書諭世傑天祥不從時陳宜中
如占城乞師久不還張元帥語崖山人曰汝陳丞相已去
文丞相且爲我所執汝何戰云約二月初六日大戰○二
月癸未我師敗績大元軍絶其薪水道崖山人食乾飲鹹
者十餘日皆疲乏不能戰大元軍乘潮而進兩軍大戰半
日南軍大敗世傑乘霧雨昏冥擁祥興帝及楊太妃脫去

○丞相陸秀夫抱宋衛王赴海死陸秀夫字君實文筆英
妙自維揚幕入朝京師求書推戴有力及駐崖山左朝廷
事皆秀夫潤色綱紀之秀夫至此知無可柰何乃取舟中
物悉沉之仗劍驅其妻子赴水妻挽舟不可迸水秀夫曰
而去怕我不來於是登御舟啓曰國事至此陛下當爲
國死太皇后辱已甚陛下不可以再辱抱宋衛王俱投水
中御舟一白鷴奮擊躑躅哀鳴良久竟與籠俱墜水中内
翰劉鼎孫侍郎茅湘吏部趙樵等溺者數萬張世傑奉楊
太后以小舟奔四日遇大風舟將及岸矣舟人催舟師疾
進世傑曰無以爲也爲我取瓣香來香至仰天呼曰我者
以爲趙氏者亦已至矣一君亡復立一君今又亡矣我奉
皇太后走者冀幾彼其退別求趙氏立之以存趙祀耳今
若此天意果何如耶若天不欲我復存趙氏祀者則大風
覆吾舟遂覆
宋得天下以仁而國勢常病於不振孝宗自謂我朝家
法遠過漢唐惟用兵一事不及蘇洵論勢亦謂東數而
威不振賞數加於無功敗軍之罰不加裁弱勢浸淫其
來非一日然渡江以來君無失德理宗朝四川殘害三
面被兵淮甸擾攘雲南有警左支右吾猶能扶持四十
二年之天下度宗嗣位一國之事權委賈似道賈專之
度宗崩太皇太后興幼君不過建空名於六服之上且
如已未庚申渡江東南之危如一髮之引千鈞似道在
鄂城下之盟許納歲幣而
大元之師始歸似道乃欺理宗詭曰戰勝而歲幣又食前
言及
大元遣使責償拘留真州不報又遣使向湖而似道又留

漢陽之紀口始則請盟終則背盟似道知之天下知
之獨朝廷不之知爾宋太祖嘗曰宰相須用讀書人似
道以寵妃之弟不學無術勵非其據怵怵有容之量恩
讎之念橫於胸臆好腴惡直進讒退賢粉飾太平諱言
邊事殺功臣以失士大夫之心行公田以斂江淅之怨
主推排以騷動東南之民造士籍以鉗制東南之士庶
敗將則將校之心離各軍劵則軍旅之心叛日積月累
無非失人心之事人謀之不臧如此雖然國之興亡亦
有天數與天理存焉爾邵雍著皇極經世書推明皇帝
王伯之數有元會運世之說謂冬復爲春世復爲元今
大元混一揭宋之土地而歸職方國號曰元年號曰元豈
非世復爲元之數乎宋以周顯德七年受禪至十六傳
而幼君名顯改元德祐合顯德二字彰著於命名改號
之間人不之覺豈非數之終於此乎前宋以丙午丁未
而遺金禍推論五行者謂宋以火德王故能水勝火其
後丙午丁未則上下兢兢以度厄運今以丙子丁丑歸
大元亦子者午之對丑者未之對而納音亦有水勝火
之義乎宋有天下圖讖父有過唐不及漢之說漢四百
一十一年唐二百八十六年宋自建隆庚申開基至德
祐乙亥凡三百一十六年豈非過唐不及漢之應乎此
天數之應如此宋太祖受周太后恭帝禪杜太后將終
召太祖曰汝自知所以得天下乎政由柴氏使幼兒主
天下羣心不附若周有長君汝安得至此豈料三百年
後似道貪權利於立幼卒至覆國是亦其初取於孤臣
寡婦之報也宋待柴氏最厚事太后如母撫幼君如子
恭惟

大元待宋后幼君禮意猶篤其亦其初待柴氏之報也固
既爲宋柴氏族屬並無誅戮崇義之封終三百年如一
日今
大元於趙氏族屬一無所間亦其初不殺柴氏之報也太
祖之入京城兵不血刃市不易肆列國諸郡聞風而降
今
大元兵鋒所至降者不殺過江以來迎降恐後郡縣城邑
市井依然是亦其初不妄殺人之報也此天理之報者
如此宋太祖生於丁亥以庚申歲建國命曹彬平江南
王師係甲戌歲渡江以乙亥丙子而平江南丙子歲是
爲開寶九年今
大元太祖聖武皇帝亦生於乙亥以庚申歲即位命伯顏
平江南大軍亦係甲戌歲渡江以乙亥丙子而平江南
丙子歲是爲至元十三年宋太祖得國之時有讖云十
一卜人小下月十五團貟十六缺至幼君恰十六傳亦
非偶然國之興亡係乎天數而亦關於人才之盛衰太
祖開基人才輩出列聖相承國致平治自王呂擅權章
蔡用事小人夤緣爲姦或爲爪牙或爲鷹犬或竄傳法
沙門或稱護法善神釀成靖康之禍高宗中興倘無張
韓劉岳之徒幾不可爲國矣而時有中興之臣而無中
興之君惜哉度宗以來內無賢相外無良將雖有忠良
之臣反擯弃而不用束手待斃可爲長大惜可爲流涕
者也然忠節之士何代不有疾風知勁草板蕩識純臣
語曰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而成仁孟子曰捨生而取
義信哉蓋死者人之所難而得其死者尤難也主憂臣
辱義在必死夫食君之祿死君之難不以生死易其節

此誠烈丈夫也嗚呼故臨難守節者常足以動敵國之
敬嘆蓋忠義亦人心所固有也昔秦之攻趙也嘗歎曰
周孟威不屈於前丁彦遠潔己於後吾祖沖閉口而死
何晉氏之多忠臣也金人攻宋見李若水死節歎曰南
朝惟李侍郎一人然靖康之難死節五十餘人忠義
蒐至今耿耿斗牛間史為直筆安能為斯人隱今
大元混一識天時而歸附者固
皇帝之所嘉盡臣道而死節者亦
皇帝之所重豈可弃而不録哉其間死城郭封疆者固不
能盡知其所知者若李芾死於潭天祥死於北庭之死
於兵唐震易發死於鄱陽江萬里徐應鑣鄧得遇[illegible]
赴水死謝枋得不食死朱浚仰藥死其他如姜才孫虎
臣邊居誼牛富范天順張漢英趙文義王安節馬堅萬
明宋文趙孟頫言 其有益其中寓
在人耳目間歐陽修作五代史謂吾
人焉今數人者史氏亦當以歐陽之筆表而出之 五下
發潛德之幽光云云

宋季三朝政要附録卷之六